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〇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四〇册）

中華書局編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影印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 60・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62）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六（起彊圉作噩盡屠維大淵獻正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下

元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貶袁滋爲撫州刺史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喪息浪翻嚴綬慈丘之敗山南東道未分爲二帥也既分爲二帥而高霞寓敗於鐵城袁滋代之又敗）士卒皆憚戰愬知之有出迓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行下孟翻）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易弋豉翻）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懈古隘翻）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袁二帥（敗補邁翻帥所類翻）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爲備（爲愬乘虛取蔡張本考異曰舊傳曰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鄭澥平蔡錄曰正月二十四日甲申公至所部先是士卒經萬勝蕭陂鐵城之敗人心皆惴恐不敢言戰公佯曰戰爭非吾所能既而陰召大將計其事是時公以表請徑襲元濟人皆笑其說乃使觀察判官王擬請師闕下詔徵義成河中鄜坊馬步共二千以補其闕據此則是始至便請益兵又二月即擒丁士良降吳秀琳是不待半歲然後知人可用舊傳恐誤然愬密謀襲蔡豈可先洩之而云以表請襲元濟人皆笑其說則是人人知之恐非也今不取）遣鹽鐵副使程异督財賦於江淮 回鶻屢請尚公主有司計其費近五百萬緡（近其靳翻）時中原方用兵故上未之許二月辛卯朔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摩尼來見二百二十七卷元和元年史炤曰元和初回鶻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師歲往來西市商賈頗與囊橐爲姦至是遣歸國也）命宗正少卿李誠使回鶻諭意以緩其期 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鄜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十將軍中小校也邏郎佐翻）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言唐鄧之東邊也）衆請刳其心愬許之既而召詰之士良無懼色愬曰真丈夫也命釋其縛士良乃自言本非淮西士貞元中隸安州與吳氏戰爲其所擒自分死矣（分扶問翻）吳氏釋我而用之我因吳氏而再生故爲吳氏父子竭力（爲于僞翻）昨日力屈復爲公所擒（復扶又翻）亦分死矣今公又生之請盡死以報德愬乃給其衣服器械署爲捉生將己亥淮西行營奏克蔡州古葛伯城（漢書陳留寧陵縣孟康注曰古葛伯國今葛鄉是此以韓弘奏捷也）丁士良言於李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文城柵在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按通典柵在吳房縣界）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近其靳翻）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輕牽正翻）好自出戰請爲公先擒光洽（好呼到翻爲于僞翻下同）則秀琳自降矣（降戶江翻）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 鄂岳觀察使李道古引兵出穆陵關（黃州麻城縣西北有穆陵關在穆陵山上）甲寅攻申州克其外郭進攻子城城中守將夜出兵擊之道古之衆驚亂死者甚衆道古皐之子也（曹成王皐歷江西山南等鎮著功名） 淮西被兵數年（被皮義翻）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芡巨儉翻今謂之雞頭）相帥歸官軍者前後五千餘戶（帥讀曰率）賊亦患其耗糧食不復禁（復扶又翻）庚申敕置行縣以處之（未能得其縣故權置行縣以處來歸之民處昌呂翻）爲擇縣令使之撫養幷置兵以衛之 三月乙丑李愬自唐州徙屯宜陽柵 郗士美敗於柏鄉拔營而歸士卒死者

千餘人 戊辰賜程執恭名權 戊寅王承宗遣兵二萬入東光斷白橋路 東光縣屬景州宋白曰東光漢舊縣也故城在縣東二十里齊天保七年移於今縣東南二十里陶氏故城隋開皇三年又移於後魏廢勃海郡城縣西四里有永濟渠渠上有橋當自縣通弓高之路白橋跨永濟渠在德州長河縣斷音短 程權不能禦以衆歸滄州 渾鎬既敗鄃士美又敗程權又退歸王承宗之才非諸帥所能制也 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 戊子愬引兵至文城西五里遣唐州刺史李進誠將甲士八千至城下召秀琳城中矢石如雨衆不得前進誠還報賊偽降未可信也愬曰此待我至耳即前至城下秀琳束兵投身馬足下愬撫其背慰勞之 勞力到翻 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 更工衡翻 悉遷婦女於唐州 質其家於唐州則文城之士心不敢懷反側 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於道隨其所便而置之聞有父母者給粟帛遣之曰汝曹皆王人勿棄親戚衆皆感泣 自此已上李愬事 官軍與淮西兵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溵水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溵水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 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郾城 按宋白續通典郾城在蔡州西平縣北五十里敗補邁翻 走其將張伯良殺士卒什二三 自此以上攻郾城事 己丑李愬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柵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柵 時都畿及唐鄧皆募土人之材勇者為兵以討蔡號為山河子弟置十將以領之玢府巾翻按唐蔡交兵凡境上要地處處置守所謂馬鞍山路口柵固不可盡詳其處而強為之注也 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嵖岈山 嵖鋤加翻岈虛加翻 擒淮西將柳子野 此以上又李愬事 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為郾城令質其母楊氏 質音致 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 順死謂歸順而死逆生謂從逆而生 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郾城歸路 青陵在郾城西南 郾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昌齡勸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來攻城吾舉烽求救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 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 吳元濟聞郾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 據新書李光顏傳洄曲即時曲蓋溵水至此回曲因以為名 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 此以上又李光顏事 李愬山河十將媯雅田智榮下冶爐城 媯居為翻姓也九域志曰蔡州冶爐城韓國鑄劍之地時當在西平界按新書冶爐城在嵖岈山東 丙申十將閻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柵 白狗汶港二柵皆在蔡州真陽縣界蕭梁置西淮州於真陽白狗堆後齊廢州為齊興郡尋廢郡為白狗縣隋開皇初改為真陽縣大業初省入真陽隋志真陽有汶水 癸卯媯雅田智榮破西平 西平春秋柏國漢為西平縣屬汝南郡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里 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 楚城在汝陽縣西南蕭梁置西楚州及汝陽郡於此 五月辛酉李愬遣柳子野李忠義襲朗山擒其守將梁希果 六鎮討王承宗者 事見上卷十一年 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千里饋運牛驢死者什四五劉總既得武彊引兵出境纔五里 出境謂出武強之境 留屯不進月給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勝勢回取恆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 李逢吉等之言即韋貫之等之言也然憲宗有用不用者前此兵勢未屈今則兵勢已屈不得不從也 丙子罷河北行營各使還鎮 丁丑李愬遣方城鎮遏使李榮宗擊青喜城拔之 方城縣本漢堵陽縣地後漢改為順陽隋改為方城縣唐屬唐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六十里縣有青臺鎮此作青喜筆誤也 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 易以豉翻平易也 愬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秀琳無能

爲也。祐者，淮西騎將，有勇略，守興橋柵，(興橋柵在張柴村東。)常陵暴官軍。(陵者，加之以氣；暴者，虐之以威。)庚辰，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張柴村在文城柵東六十里。帥，讀曰率。)愬召廂虞候史用誠(廂虞候，掌左右廂之兵。)戒之曰：「爾以三百騎伏彼林中，又使人搖幟於前，(幟，昌志翻。)若將焚其麥積者，祐素易官軍，(易，弋豉翻，輕之也。)必輕騎來逐之，爾乃發騎掩之，必擒之。」用誠如言而往，生擒祐以歸。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爭請殺之，愬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時愬欲襲蔡，而更密其謀，獨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或至夜分，(夜半爲夜分。)它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有牒稱祐爲賊內應，且言得賊諜者具言其事。(此行營諸軍移文之言。諜，徒協翻。)愬恐謗先達於上，己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因謂衆曰：「諸君既以祐爲疑，請令歸死於天子。」(歸死，猶言致死也。左傳，楚歸曰：請歸死於司敗；杜預注云：致死於司寇，使戮之。)乃械祐送京師，先密表其狀，(密表言與祐謀襲蔡之狀。)且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釋之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李愬之期待祐者如此，祐安得不力。)乃署散兵馬使，(散員兵馬使，未得統兵。散，悉但翻。)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之同宿，密語不寐達曙，有竊聽於帳外者，但聞祐感泣聲。時唐、隨牙隊三千人，(牙隊者，節度使牙衛從之隊，猶今之帳前部。)號六院兵馬，皆山南東道之精銳也。(時山南東道分爲兩鎮，八州精銳盡抽選赴唐州使之攻戰。)愬又以祐爲六院兵馬使。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舊軍令，先時之軍令也。舍者，停藏之於家也。)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乙酉，愬遣兵攻朗山，淮西兵救之，官軍不利，衆皆悵恨，愬獨歡然曰：「此吾計也。」(賊恃勝而不備，愬則得以成入蔡之功，其計出此。)乃募敢

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突，陀骨翻。)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欲以襲蔡。會久雨，所在積水，未果。閏月己亥，程异還自江淮，得供軍錢百八十五萬緡。(是年春，程异督財賦於江淮。)　諫議大夫韋綬兼太子侍讀，每以珍膳餉太子，又悅太子以諧謔，(諧，戶皆翻。謔，香略翻。)上聞之，丁未，罷綬侍讀，(觀憲宗之罷韋綬，亦知所謂論教者矣，然穆宗之荒敗也，習與性成，得非所急者固在於選左右歟。)尋出爲虔州刺史。(舊志：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綬，京兆人。(史著綬京兆人，以言其生長京邑，習見淫侈，非能以德義輔衛儲貳者，古言沃土之民不才，良有以也。)　吳元濟見其下數叛，(數，所角翻。)兵勢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謝罪，願束身自歸。上遣中使賜詔，許以不死，而爲左右及大將董重質所制，不得出。(史言董重質之情。)　秋七月，大水，或平地二丈。　初，國子祭酒孔戣爲華州刺史，(戣，巨龜翻。華，戶化翻。)明州歲貢蚶、蛤、淡菜，(蚶，呼甘翻。蚶，陸也，橫從其理，五味自充，殼如瓦壠者謂之瓦壠蚶。蛤，葛合翻，蛤小於蚶，蚶殼厚，其理如瓦壠；蛤殼薄，其文如貝。呂令云：雀入大水化爲蛤，說文云：百歲燕所化；又云：老伏翼所化，皆非也。蚶、蛤皆生於海瀕潮汐往來鳥鹵之地。淡菜，狀如蟶而小，黑殼，唇有毛如茸，肉甘脆。蟶，丑貞翻。)水陸遞夫勞費，戣奏疏罷之。(華州，京畿輔郡，自東南來者，水陸遞夫咸經焉，故得言其勞費而罷之。)甲辰，嶺南節度使崔詠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者爲誰？可求其人與之。」庚戌，以戣爲嶺南節度使。　諸軍討淮蔡，四年不克，(九年冬，始討淮西。)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牛盡於運轉，民至無以耕。)上亦病之，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乙卯，上復謂度曰：(復，扶又翻。)「卿真能爲朕行乎？」(爲，于僞翻。)對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臣比觀吳元濟表，(比，毗至翻。)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丙戌，以度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

宣慰招討處置使觀裴度不附羣議請身督戰則韓愈平淮西碑推功於度有以也處昌呂翻又以戶部侍郎崔羣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制下度以韓弘已爲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但稱宣慰處置使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涕他計翻爲于僞翻下爲鄉同八月庚申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右神武將軍張茂和茂昭弟也嘗以膽略自衒於度衒熒絹翻度表爲都押牙茂和辭以疾度奏請斬之上曰此忠順之門茂和父孝忠兄茂昭鎮易定比河朔諸鎮爲忠順爲鄉遠貶辛酉貶茂和永州司馬以嘉王傅高承簡爲都押牙高承簡爲嘉王傅蓋嘉王運之子嗣爲嘉王故置府官承簡崇文之子也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翰林學士居禁中宰相在外朝恐其中外相應以上罷兵之議沮在呂翻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壬戌罷楚爲中書舍人李光顏烏重胤與淮西戰癸亥敗于賈店裴度過襄城南白草原淮西人以驍騎七百邀之鎮將楚丘曹華知而爲備擊却之楚丘古己氏縣隋開皇六年改曰楚丘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七十里度雖辭招討名實行元帥事以郾城爲治所甲申至郾城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軍事戰多有功去羌呂翻

九月庚子淮西兵寇溵水鎮殺三將焚芻藁而去

初上爲廣陵王布衣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累官至比部員外郎唐比部郎屬刑部掌句諸司百僚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句之句古侯翻宿招權受賂於外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惡之惡烏路翻上欲以宿爲諫議大夫逢吉曰諫議重任必能可否朝政始宜爲之朝直遙翻宿小人豈得竊賢者之位必欲用宿請去臣乃可上由是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丁未罷逢吉爲東川節度使

甲寅李愬將攻吳房吳房漢縣屬汝南郡孟康曰本房子國楚靈王遷房於楚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楚封之于此爲棠谿氏故曰吳房今吳房城堂谿亭是唐吳房縣屬蔡州平蔡後改爲遂平縣諸將曰今日往亡陰陽家之說八月以白露後十八日爲往亡九月以寒露後第二十七日爲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愬引兵還以誘之還音旋又如字淮西將孫獻忠果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胡牀今謂之交牀其制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曰交牀唐猶謂之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獻忠死考異曰舊傳作孫忠憲今從平蔡錄淮西兵乃退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定計入蔡不在取吳房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考異曰舊元濟傳李祐曰元濟勁軍多在時曲按李光顏傳曰董重質守洄曲軍李愬傳云分五百人斷洄曲路又云洄曲子弟歸來案衣然則元濟傳誤當爲洄曲余意洄曲蓋即時曲也及四境拒守守音狩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比必利翻及也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甲子遣掌書記鄭澥至郾城密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澥胡買翻李愬時以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唐鄧隨故裴度稱之

上竟用張宿爲諫議大夫崔羣王涯固諫不聽乃請以爲權知諫議大夫許之宿由是怨執政及端方之士與皇甫鎛相表裏譖去之去羌呂翻

裴度帥僚佐觀築城於沱口九域志郾城縣有沱口鎮沱徒河翻董重質帥騎出五溝邀之五溝在洄曲之北帥讀曰率大呼而進呼火故翻注弩挺刃挺徒鼎翻拔也勢將及度李光顏與田布力戰拒之度僅得入城

賊退布扼其溝中歸路賊下馬踰溝墜壓死者千餘人辛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隨州刺史史旻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命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殿丁練翻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唐凡烽候之所有烽帥烽副烽子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據其柵命士少休少詩沼翻食乾糒整羈靮糒音備羈馬絡頭也靮馬韁也靮丁歷翻留義成軍五百人鎮之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斷丁管翻復夜引兵出門復扶又翻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州城蔡州城下也近城有鵝鴨池愬令擊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钁居縛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裏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外宅節度使外宅也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盡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曰此必洄曲子弟就吾求寒衣也起聽於廷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元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帥讀曰率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

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愬遣李進誠攻牙城毀其外門得甲庫取器械癸酉復攻之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城上矢如蝟毛矢集城上如蝟毛言其多也晡時門壞元濟於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檻車送元濟詣京師德宗貞元二年吳少誠據蔡州至是三十二年而滅考異曰舊裴度傳曰其月七日使判官[illegible]告期於裴度十日夜以李祐率突將三千為先鋒自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元濟傳曰十月[illegible]夜出軍令李祐為前鋒其十日夜至蔡州城下實錄曰愬以十月[illegible]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illegible]告期於裴度按先七日即是平蔡所云八日甲子也而[illegible]云七日而又云十日夜師軍行亦誤元濟傳十一月愬出軍尤誤舊傳云傳十月十一日李愬襲破蔡城擒元濟亦誤按十月戊午朔平淮西碑云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illegible]卯十五日也又曰十六日也實錄己卯獻元濟乃奏到日也今從平蔡錄且告于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推赤心置人腹中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鞠蹋毬場也以淮南節度使李鄘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己卯淮西行營奏獲吳元濟光祿少卿楊元卿言於上曰淮西大有珍寶臣能知之往取必得元和九年楊元卿以淮西判官入奏[illegible]於朝其[illegible]吳元濟屠其家今請命往取淮西珍寶其情可知也上曰朕討淮西為人除害為于偽翻珍寶非所求也董重質之去洄曲軍也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庚辰裴度遣馬揔先入蔡州慰撫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櫜姑勞翻鞬居言翻以櫜弓以鞬[illegible]鄭玄曰道左道東也余按古者乘車尚左故迎拜於車下者皆拜於道左蓋自北而來者以道東為左自南而來者以道西為左自東西而來者亦隨所向而分左右也[illegible]一[illegible]耳故孔穎達正義曰凡言左右據南鄉西鄉為正董南鄉君道也西鄉主道也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悖蒲妹翻又分扶問翻數所角翻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史言李愬讓度非書時諸帥所及李愬還軍文城[illegible]

欲專地爲私利者比也。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事並見上。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卒，子恤翻。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而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詳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余按李愬入蔡，識者爲奇功，史家稱述其與諸將揚推用兵方略，所以取勝之由，遣文命意，實祖史漢韓信破趙井陘事，所書者然。愬平蔡之事，猶可以爲將者法；若唐末王式平裘甫事，則又祖李家述平蔡之功者也。若其所叙之堅壁所規之廣狹，固不可以毀譽術論者又之通實者多華者其於是察之役叙錄。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斷，丁亂翻。此其所以成功也。裴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裴度平蔡，蔡人不復叛矣，識者知其所以然乎。先是吳氏父子阻兵，吳氏父子，謂少陽、元濟也。先，悉薦翻。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盜亦有道，此其以法束下，所以自防也。過，工禾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解人之束縛，使得舒展四體，長欠大伸，豈不快哉。甲申，詔韓弘、裴度條列平蔡將士功狀及蔡之將士降者，皆差第以聞。史炤曰：謂將士有功者，等差而次第之。余謂當時詔旨，既令弘、度差第平蔡將士之功狀，而蔡之將士降者，有降於元濟未就擒之前者，有降於元濟既就擒之後者；有先嘗拒殺官軍勢窮力屈而降者，有先通誠款欲降而未能自致者，亦令弘、度差第其狀以聞。史炤之說，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也。淮西州縣百姓，給復二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二年，以慰新附之民。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近賊四州，謂唐、鄧、許、潁也。與蔡人交戰，又供億官軍，故免來年夏稅，亦以優之。官軍戰亡者，皆爲收葬，爲，于僞翻。給其家衣糧五年；其因戰傷殘廢者，勿停衣糧。死者葬其尸，又贍其家；殘廢者養之終其身。殘廢，謂因戰傷折、廢，體手足不復爲完人堪世用者。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大明宮南面五門，興安門最在其西。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束以示衆曰：此皆公卿屬全義書，屬，之欲翻，託也。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考之漢志，汝南戶口爲百郡之最，古人謂汝潁多奇士；至唐而獷戾乃爾，習俗之移人也。過於夷貊。嗚呼！吾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獷，古猛翻，悍也。貊，莫百翻。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環，音宦。四年然後克之。官軍之攻元濟也，李師道募人通使於蔡，察其形勢。牙前虞候劉晏平應募，出汴、宋間，潛行至蔡。元濟大喜，厚禮而遣之。晏平還至鄆，師道屏人而問之。還，音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晏平曰：元濟暴兵數萬於外，阽危如此，阽，余廉翻，臨危也。而日與僕妾遊戲博弈於內，弈當作奕，奕，棋也。晏然曾無憂色。以愚觀之，殆必亡，不久矣。師道素倚淮西爲援，聞之驚怒，尋誣以他過，杖殺之。以劉晏平之言觀之，其智識必有過人者。李師道不能委心聽計，以求自安之術，乃怒而殺之，其亦必亡而已矣。戊子，以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烏重胤等各遷官有差。舊制，御史二人知驛。開元中，令監察御史兼知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壬辰，詔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闕裴潾諫曰：潾，力珍翻。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分，扶問翻。切在塞侵官之源，塞，悉則翻。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甲午，恩王連薨。代宗子。辛丑，以唐隨兵馬使李祐爲神武將軍，知軍

事。（會要：乾元四年十月四日，勅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軍，文武官並昇同金吾四衛。唐制，諸衛將軍、大將軍、上將軍，類加以名號而不掌兵，知軍事則掌兵矣。唐隨謂當作唐節隨。）裴度以馬揔爲彰義留後。癸丑，發蔡州。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吳元濟舊將。度至郾城，遇之，復與俱入蔡州，量罪施刑，（量，音良。）不盡如詔旨，仍上疏言之。十二月壬戌，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揔爲淮西節度使。初，吐突承璀方貴寵用事，爲淮南監軍，李鄘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吐突承璀六年出爲淮南監軍。九年召還。）引鄘爲相。（是年十月相李鄘。）鄘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出城祖道，謂餞之也。）樂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鎮，宰相非吾任也。戊寅，鄘至京師，辭疾不入見，（見，賢遍翻。）不視事，百官到門皆辭不見。（史言李鄘知恥。）庚辰，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十三年春正月乙酉朔，赦天下。初，李師道謀逆命，判官高沐與同僚郭昈、李公度屢諫之。（昈，侯古翻。考異曰：新傳又有郭航名。按航乃牙將，昈所使詰李愿者，非幕僚同諫者也，今從河南記。）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涕泣言於師道曰：文會等盡心爲尚書憂家事，（爲，于僞翻。）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奈何不愛十二州之土地，（十二州：鄆、兗、曹、濮、淄、青、齊、海、登、萊、沂、密也。）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萊州，古萊子之國，後魏置光州，隋改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申師道云：沐潛輸款於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沐，并因郭昈。凡軍中勸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沐之黨而囚之。及淮西平，師道憂懼，不知所爲。李公度及牙將李英曇（曇，徒含翻。）因其懼而說之，使納質獻地以自贖。（說，式芮翻。質，音致。）師道從之，遣使奉表，請使長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乙巳，遣左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上命六軍修麟德殿，右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大將軍，右龍武大將軍。）以外寇初平，（謂淮西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國爲鴻臚卿，壬申，以文悅爲右武衛大將軍，（既出奉國於外朝，文悅又自北門諸衛遷南牙諸衛。臚，陵如翻。）充威遠營使。（威遠營亦非北軍也。）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大明宮東面有東內苑，苑中有龍首殿、龍首池，龍首渠水自城南而注入于此池。宋白曰：龍首殿在右軍。）

李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謂裴度曰：李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下，戶嫁翻。）李鄘固辭相位。戊戌，以鄘爲戶部尚書，以御史大夫李夷簡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渤海僖王言義卒，弟簡王明忠立，改元太始，一歲卒，從父仁秀立，改元建興。乙巳，遣使來告喪。橫海節度使程權自以世襲滄景，（德宗始命程日華爲橫海帥，傳子懷直，爲從兄懷信所逐，懷信死，子權嗣爲帥。）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己酉，遣使上表，請舉族入朝，許之。橫海將士樂自擅，（樂，音洛。）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蘊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蘊爲禮部員外郎。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說，式芮翻。）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爲質，（質，音致。）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爲之奏請，（爲，于僞翻。）上初不許，弘正上表相繼，（上表，時掌翻。）上重違弘正意，乃許之。夏四月甲寅朔，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說，式

（角翻。）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馮，讀曰憑。），自以爲深根固蔕（蔕，丁計翻。），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思，相吏翻。），縮衣節食（縮，斂也；短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國兵，謂王師也。駸駸，馬行疾貌。），趙人已獻城十二（德州領安德、長河、平原、平昌、將陵、安陵六縣；棣州領厭次、滴河、陽信、蒲臺、渤海五縣；程權之退承宗，又取景州之東光，今皆以歸朝廷，故曰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爲，于僞翻。）。」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戊辰，內出廢印二紐，賜左右三軍辟仗使（龍武、神武、羽林三軍。辟，讀如闢。）。舊制，以宦官爲六軍辟仗使，如方鎮之監軍，無印。（監軍有印，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一年。宋白曰：舊制，內官爲三軍辟仗使，靈瑕以刑賞委察，遣將猶方鎮之監軍使。）及張奉國得罪，至是始賜印，得糾繩軍政事，任專達矣。

庚戌，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削王承宗官爵，見上卷十一年。）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奴胡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質，音致。），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李正己初據有十五州，及李納拒命，徐州入于朝廷，傳至李師道有十二州而已。先司徒，謂李納也。），奈何無故割而獻之！今計境內之兵，不下數十萬，不獻三州，不過以兵相加（三州，謂沂、密、海。），若力戰不勝，獻之未晚。」師道乃大悔，欲殺李公度。幕僚賈直言謂其用事奴曰：「今大禍將至，豈非高沐冤氣所爲！若又殺公度，軍府其危哉！」乃因之遷李英曇於萊州，未至，縊殺之。

李遜至鄆州，師道大陳兵迎之，遜盛氣正色，爲陳禍福（爲，于僞翻。），責其決語（決語，謂一定之說，不依違持兩端。），欲白天子。師道退，與其黨謀之，皆曰：「弟許之（弟，與第同。），它日正煩一表解紛耳。」師道乃謝曰：「屬以父子之私，且迫於將士之情，故遷延未遣，今重煩朝使，豈敢復有二三！」（重，直用翻。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復，扶又翻。）（朝使，謂朝廷所遣使者。）遜察師道非實誠，歸言於上曰：「師道頑愚反覆，恐必須用兵。」既而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賈直言冒刃諫師道者二，輿櫬諫者一，又畫縛載檻車妻子係纍者以獻，師道怒，囚之。（史炤曰：孟子曰：係纍其子弟。趙氏注云：係纍猶縛結也。）

五月丙申，以忠武節度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自許州徙鎮滑州。），謀討師道也。以淮西節度使馬揔爲忠武節度使，陳、許、溵、蔡州觀察使。以申州隸鄂岳，光州隸淮南（不復以蔡州爲節鎮。）。

辛丑，以知勃海國務大仁秀爲勃海王。

以河陽都知兵馬使曹華爲棣州刺史，詔以河陽兵送至滴河（滴河，漢千乘、濕沃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濕沃入焉，唐屬棣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八十里。漢都尉許商鑿此通海，故以商河爲名，後人加水焉。宋白曰：縣南有滴河，因以爲名。）。會縣爲平盧兵所陷（平盧兵，李師道之兵也。），華擊却之，殺二千餘人，復其縣以聞。詔加橫海節度副使。

六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丁丑，復以烏重胤領懷州刺史，鎮河陽。（淮西已平，故烏重胤自汝州復還鎮河陽。）

秋七月癸未朔，徙李愬爲武寧節度使。

乙酉，下制罪狀李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兵共討之，以宣歙觀察使王遂爲供軍使。遂，方慶之孫也。（王方慶，武后聖曆中爲相。歙，書涉翻。）

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辛丑，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八月壬子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涯罷爲兵部侍郎。

吳元濟既平，韓弘懼。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鎛、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史言鎛、异逢君之惡。數，所角翻。）

（弋線翻。）由是有寵。鎛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甲辰，鎛以本官、异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皇甫鎛以戶部侍郎相，判度支如故；程异以工部以相，鹽鐵轉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井負販者亦嗤之。（下，戶稼翻。嗤，丑之翻，笑也。）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以爲：（爲，于僞翻。）「鎛、异皆錢穀吏，佞巧小人，陛下一旦寘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況鎛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仰，牛向翻。）比者裁損淮西糧料，（比，毗至翻，近也。謂討吳元濟時，裁損淮西行營諸軍糧料。）軍士怨怒，會臣至行營曉諭慰勉，僅無潰亂。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謂舊所遣討蔡之兵，悉遣之討李師道。）聞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言鎛在度支減刻糧賜，軍士猶可訴之於廟堂，今既爲相，無可訴之地矣。）程异雖人品庸下，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不宜爲相。（處，昌呂翻。下同。）至如鎛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言憲宗英明，且爲所惑，可以見其極姦邪。）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鏑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謂獻德、棣二州。）韓弘輿疾討賊，（謂自將討李師道。）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墮，讀曰隳。壞，音怪。）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省，悉景翻。）鎛自知不爲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植，祐甫之弟子也。（崔祐甫相德宗，有可稱者。）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繒，慈陵翻。）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引足於君前，不敬大矣；憲宗不寘之於刑，不惟不察其佞，又且然其言。）由是鎛益無所憚。（爲鎛得罪張本。）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時宰相更日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

五坊使楊朝汶（汶，音問。）妄捕繫人，迫以考捶，責其息錢，遂轉相誣引，所繫近千人。（捶，止橤翻。近，其靳翻。）中丞蕭俛劾奏其狀，（俛，音免。劾，漢書音義戶槩翻，今音戶得翻。）裴度、崔羣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姑，且也。）此小事，朕自處之。」（處，昌呂翻。）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橫，戶孟翻。史炤曰：輦轂者，輦所湊也。京都四方所輻湊，以輦轂取喻。余按漢書：京兆尹自言待罪輦轂下，謂京兆在天子輦轂之下耳。）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冬，十月，賜朝汶死，盡釋繫者。

上晚節好神仙，（好，呼到翻。）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先爲鄂岳觀察使，以貪暴聞，恐終獲罪，思所以自媚於上，乃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甲戌，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合，音閤。唐會要：興唐觀本司農園地，在長樂坊，開元十八年造。李道古薦柳泌以求媚免罪，不知適足以重罪也。泌竟誅，而道古亦貶矣。爲上服泌藥致疾張本。泌，兵媚翻。）

十一月辛巳朔，鹽州奏吐蕃寇河曲、夏州。靈武奏破吐蕃長樂州，克其外城。（吐蕃長樂州，當在靈州黃河外，定遠城之西。夏，戶雅翻。樂，音洛。）

柳泌言於上曰：「天台山神仙所聚，（新志：台州唐興縣有天台山。宋朝改唐興縣爲天台縣。天台山在縣西一百一十里。臨海記：天台山超然秀出，山有八重，視之如一，高一萬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多靈草，臣雖知之，力不能致，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信之。（長，知兩翻。幾，居希翻。）丁亥，以泌權知台州刺史，（台州，漢回浦縣地，會稽東部都尉所理。光武改回浦爲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唐武德四年置海州，五年改台州，因天台山爲名。）仍賜服金紫。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喜，許記翻。）未有使之臨民賦政者。（賦，布也。）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爲，于僞翻。）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言。

甲午，鹽州奏吐蕃遁去。壬寅，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丁未，以華州刺史令狐楚爲河陽節度使。重胤以河陽精兵三千赴鎮，河陽兵不樂去鄉里，（樂，音洛。）中道潰歸，又不敢入城，屯于城北，將大掠。令狐楚適至，單騎出慰撫之，與俱歸。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渡河，會義成節度使李光顏討李師道，（先，悉薦翻。）裴度曰：魏博軍既度河，不可復退，（復，扶又翻。）立須進擊，方有成功。既至滑州，卽仰給度支，（義成節度使治滑州，魏博與滑州以河爲界。兵至滑州爲已出界。唐中世以來，命藩鎮兵征討，已出境，芻糧皆仰給於度支，惟裴度用兵於東平，李德裕用兵於上黨，知其弊，有以制之。）徒有供餉之勞，更生觀望之勢，又或與李光顏互相疑阻，益致遷延，（一柄不兩雄，又有賓主之形，疑阻或生，何事不有，其患豈止於遷延之役哉。）與其度河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落，自楊劉度河，（楊劉鎮在鄆州東北，東阿縣臨河津。）直指鄆州，得至陽穀置營，（隋置陽穀縣，以陽穀臺爲名，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陽穀縣本漢須昌縣地，今縣界有須昌故城。）則兵勢自盛，賊衆搖心矣。（上文言得至，恐兵有利鈍也；此言賊衆搖心，指其成效也。）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此自楊劉直進，不復迂其路至陽穀也。舊史李師道傳曰：距鄆州九十里。田弘正傳曰：四十里。考異曰：河南記云：營於陽穀西北。今從實錄。）賊中大震。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法門寺在鳳翔府岐山縣。時功德使言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牟尼佛指骨一節。）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帥，讀曰率。）

戊辰，以春州司戶董重質爲試太子詹事，委武寧軍驅使，李愬請之也。（時徙李愬鎮武寧，以討李師道。）

戊寅，魏博、義成軍送所獲李師道都知兵馬使夏侯澄等四十七人，上皆釋弗誅，各付所獲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降，戶江翻。）

初，李文會與兄元規皆在李師古幕下，師古薨，師道立，（薨、立見二百三十七卷元年。）元規辭去，文會屬師道親黨請留。（屬，之欲翻。）元規將行，謂文會曰：我去，身退而安全；汝留，必驟貴而受禍。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喧然皆曰：高沐、郭昈、李存爲司空忠謀，（爲，于僞翻。下不爲同。師道檢校司空，故稱之。）李文會奸佞，殺沐，因昈、存以致此禍。師道不得已，出文會攝登州刺史，召昈、存還幕府。

上常語宰相：（語，牛倨翻。）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裴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大傳之言。）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

武寧節度使李愬與平盧兵十一戰，皆捷。乙卯晦，進攻金鄉，克之。（金鄉縣，唐屬兗州。宋白曰：金鄉縣本漢東緡縣，今縣理卽古緡國城。風俗傳云：東緡者，故陽武戶牖鄉。後漢於任城縣西南七十五里置金鄉縣，因穿山得金，故曰金鄉。）李師道性懦怯，自官軍致討，聞小敗及失城邑，輒憂悸成疾，（悸，其季翻。）由是左右皆蔽匿，不以實告。金鄉，兗州之要地也，既失之，其刺史驛騎告急，左右不爲通，（爲，于僞翻。）師道至死竟不知也。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韓弘拔考城，殺二千餘人。（考城，漢古縣，唐屬曹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丙戌，師道所署沭陽令梁洞以縣降于楚州刺史李聽。（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曰沭陽，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沭，食聿翻。）

吐蕃遣使者論短立藏等來修好，未返，（好，呼到翻。）入寇河曲。上曰：其國失信，其使何罪！庚寅，遣歸國。

壬辰，武寧節度使李愬拔魚臺。（魚臺，漢方與縣地，唐屬兗州，寶應元年改爲魚臺。以城北有魯公觀魚臺而名之。觀魚臺卽春秋魯隱公如棠觀魚之地。元和四年，李師道請移縣於黃臺市。）

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

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施，式智翻）有然香臂頂供養者（供，居用翻。養，余亮翻）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爲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樂，音洛）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見四十五卷永平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事並見前紀）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唐時四夷入朝貢者皆引見於宣政殿。見，賢遍翻）禮賓一設（唐有禮賓院，凡胡客入朝設宴于此。元和九年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之北。宋白曰屬鴻臚寺）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先以桃茢祓除不祥（記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桃，鬼所惡也。茢，萑苕，可掃除不祥。左傳魯襄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叔孫穆子曰祓殯而襚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韓愈正引此事。茢，音列，又音例。祓，敷勿翻，又音廢）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先，悉薦翻）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斷，丁亂翻，一音短）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殊死謂之極刑）裴度崔羣爲言愈雖狂發於忠懇（爲，于僞翻。懇，誠也）宜寬容以開言路癸巳貶愈爲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更，工衡翻）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好，呼到翻）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難，乃旦翻。釋氏之說談空以難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惡，烏路翻）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彊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原其所自，則聖人之所以垂世立教者也）丙申田弘正奏敗淄青兵於東阿（敗，蒲邁翻。東阿，漢古縣，唐屬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六十里）殺萬餘人滄州刺史李宗奭與橫海節度使鄭權不叶（程權既入朝，以鄭權代鎮橫海）不受其節制權奏之上遣中使追之宗奭使其軍中留己（此謂滄州本州之軍也）表稱懼亂未敢離州（離，力智翻）詔以烏重胤代權將吏懼逐宗奭（懼重胤討其黨惡）宗奭奔京師辛丑斬于獨柳之下丙午田弘正奏敗平盧兵於陽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廢郡及縣入廣饒縣隋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榆縣地今縣東北三十里贛榆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黃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黃郭城領義塘懷仁二縣高齊移義塘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爲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鄫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漢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鄫州及丞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鄫州故城中唐又改蘭陵爲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州城塹修守備治直之翻塹七豔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爲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爲用是自脫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爲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府員牙門下候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傔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傔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傔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使傔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傔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隸屬大軍鎮諸使已下傔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爲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爲備不可怱怱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爲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爲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爲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幷斬軍中素爲衆所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近其靳翻帑他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卽行

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報師道令執留之）城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為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二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廁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己得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直言被囚見上卷上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己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見上卷上年）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己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嗚呼兼并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盍亦知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上命楊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眾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於音烏）以鄆曹濮為一道（鄆音運濮音卜）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眾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更工衡翻）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復扶又翻下復須同）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徂臥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改謂除書改授它鎮）登即行矣（言登時即行也）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擾失守不知所為）明日遂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即驛亭迓迎使客之所）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盱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得鄆州使召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盱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怨乎（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載翔編遺錄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二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

漢祝阿故城在豐齊縣東北二里比還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及叩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爲人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爲戎州刺史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特爲此示鄆人以寬大耳案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蓋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幷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此注已見前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撓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撓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索山客翻然終不能絕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鄆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不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官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此事得爲君之體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揔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曹賜號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爲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爲患橫戶孟翻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爲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史言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翻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考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爲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掊克取媚掊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史館修撰李翺上言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爲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楊炎定兩稅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產而督錢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爲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爲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易以豉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

安逸。枕，職任翻。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使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恆鄆同謀遣客刺元衡，恆，戶登翻。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期，聞恆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己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度，徒洛翻。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不欲復辨正，復，扶又翻。悉殺之。

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鄆既平，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繒，慈陵翻。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完聚。

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狷，古掾翻。時軍府草創，是年二月，方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三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罵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衛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而亦翻。遂與監軍狼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數，所具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召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言元和進奉之弊。

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鎛引而相之，亦所以杜度之再入。

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弘靖，張延賞之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王鍔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兩鎮喜其廉謹寬大，故上下安之。張弘靖之鎮宣武，施之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餘戶，閿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閿，音旻。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鄰，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斂，力贍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戶之產，償稅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鎛。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為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郁郅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

朝廷議與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兗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導從尚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減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杻械，（杻，敕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此言鄆、青、沂分為三鎮之初。先，悉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聚處同。）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疑為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見昭十一年。般，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多見翻，鎮也。）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釁，隙也。）苟沂帥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盻盻，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愐音五禮翻，又普莧翻。）如寇讎聚處，（處，昌呂翻。）得間則更相魚肉，（間，古莧翻。更，工衡翻。）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皇甫鎛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黃洞蠻，（黃洞蠻即西原蠻，其屬黃氏者，謂之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黃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數，所角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徼，堅堯翻。）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被，皮義翻。勝，音升。）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劉昫曰：廣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瀧，渠龜翻。）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

是歲，吐蕃節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

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以為與鹽州俱沒)無何(言無何時也)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當日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為明暢) 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蕃憚之(新舊書皆作史敬奉) 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泌如台州見上卷上年)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躁則到翻)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樂音洛) 自黃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寖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眾者(伺相吏翻衒熒絹翻技渠綺翻)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藏徂浪翻勝音升)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記曲禮之言)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陳舊也)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流言放言也) 李光顏憂懼欲自殺(李光顏時帥邠寧) 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上聞時掌翻) 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小人去君子以為自安之謀不知適所以自危也)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呼到翻) 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沮在呂翻) 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行下孟翻) 癸亥擢兼謩左拾遺內供奉(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猶監察御史裏行也) 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事見武后紀) 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平一在武后時長齋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 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兗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兗州(自沂州徙治兗州) 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惲於粉翻) 上不許及上寖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釗音昭) 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 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考異曰實錄但云上崩於大明宮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內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弑逆事秘昧故不能測其虛實故但云暴崩) 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

緡。（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神策軍賜鐵既厚，而復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爲六軍也。威遠別是一軍。）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以嗣君即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下文輟西宮朝臨證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則在東內。）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公著，蘇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爲相，二人固辭。丁未，輟西宮朝臨。（西宮，即西內，大行在殯，臣子朝夕臨哭也。朝，如字。音陟遙翻。臨，力浸翻。）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俛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以其附吐突承璀，欲立澧王也。）俛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癸丑，以薛放爲工部侍郎，丁公著爲給事中。乙卯，尊郭貴妃爲皇太后。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倡，音昌。）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爲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趨，七喻翻。）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說，式芮翻。）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爲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立爲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爲桂管觀察使。丙申，貶仲武爲安州刺史。丹王逾薨。（逾，代宗子。）吐蕃寇靈武。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上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爲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也。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復以仲武爲安南都護。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爲江陵士曹，（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爲散郎。（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散，悉亶翻。）夏五月庚戌，以稹爲祠部郎中、知制誥。（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他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朝論鄙之。（朝，直遙翻。）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以蠅喻稹。）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廟號憲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爲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爲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爲法。）太后居興慶宮，每朔

輦上帥百官詣宮上壽。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上性侈，所以奉養太后尤爲華靡。淮西既平，憲宗之政衰矣，況穆宗欲有以加之邪。秋七月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爲天平軍。鄆，音運。濮，博木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二里。濮州，漢東郡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爲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爲山陵使部吏盜官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爲羨餘獻之，羨，弋面翻。怨訴盈路。丁卯，罷爲宣歙池觀察使。以史氏所書令狐楚此事言之，則罷相誠是也。以宣宗之用令狐綯言之，則罷楚爲非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鄣郡地，漢爲丹陽郡，順帝改爲宣城郡，隋爲宣州，京師東南二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爲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歙，書涉翻。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苑玄化門入禁苑，魚藻宮在其西。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己亥，再貶令狐楚衡州刺史。上甫過公除，遵漢制，二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公除，下所謂易月也。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云。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爲樂。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珏，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也。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謂公除易服，爲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內切於心，不可變也。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離，力智翻。告遠夷之使未復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遺詔於四夷，謂之告哀使。遏密弛禁，蓋爲齊人，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注：遏，絕也；密，靜也。齊人，猶言齊民。爲，于僞翻。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宗元和十三年，王承宗以二子爲質於朝，事見上卷。諸將欲取帥於屬內諸州，屬，之欲翻。帥，所類翻。下同。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蓋王武俊之妻。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大和七年卒，年三十二，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少，詩照翻。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王武俊封琅邪郡王，謚忠烈。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聽，讀曰廳。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令左右不得謂己爲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復，扶又翻。連營五十里。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是年改恒州爲鎮州，避上名也。壬午，羣臣入閤。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閤，宣政之右有西上閤，二閤在殿左右，而入閤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閤，閤門而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閤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閤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兩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閤門，後說較爲明白，而宣政殿入閤則東內也。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郾，音偃。樂，音洛。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謂吐蕃入寇也。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乘，繩證翻。又晨夕與倡優狎暱，倡，音昌。暱，尼質翻。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藏，徂浪翻。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復，扶又翻。斂，力贍翻。時久無閤中論事者，入閤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上始甚訝之，訝，驚疑也。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勞，力到翻。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考異曰：舊崔郾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郾與同列鄭覃等延

莫切諫上甚嘉之按舊稍簡杜牧鄭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繫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詞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衽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鄭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錄舊傳覃,珣瑜之子也。鄭珣瑜永貞間為相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樂音洛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沈持林翻樂記優雜子女鄭注曰優或為優孔穎達曰優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別也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書召公著問云云舊紀遂云其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覃等諫荒事言之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興平好時普潤郃陽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鄭王府長史邵同為大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答吐蕃請和好使。鄭王經順宗子也將即亮翻緡彌巾翻鄭音談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使疏吏翻初,祕書少監田洎入吐蕃為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即位遣田洎往告哀則以洎為告哀使非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洎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洎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洎郴州司戶。党底朗翻洎其冀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郴丑林翻

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使,李愬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寧徙昭義尋改魏博又以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

李光顏發邠寧兵救涇州,考異曰舊傳光顏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慍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鬭者,彼何人邪!謂上即位之賞也慍於問翻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冒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顏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為于偽翻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罷梁守謙之軍也西川奏吐蕃寇雅州。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尋亦皆退。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號戶刀翻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事見上卷元和十二年十四年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勝音升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從才用翻下同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謂延英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

明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帥讀曰率。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人圍烏白池。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蕃。癸未，容管奏破黃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謂貶潮州也。熟知黃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傍蒲浪翻。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比毗至翻。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言不能為大事也。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事見上十四年。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即位踰年改元，大赦天下。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有威信者為經略使，降戶江翻。為于偽翻。苟處置得宜，處昌呂翻。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諱恆，憲宗第三子。

長慶元年（辛丑，公元八二一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以河北諸鎮各奉圖請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俛音免。少詩沼翻。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詔徵播詣京師。俛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纖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汙台司。汙烏故翻，浼也。上不聽。俛遂辭位。己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數所角翻。祟雖遂翻。常於府舍飯僧數百，飯扶晚翻。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處昌呂翻。悸其季翻。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己卯，奏乞棄官為僧。考異曰：舊溫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己巳，以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三月己卯，劉總奏乞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已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為刑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穎，淹之六世孫也。杜淹，太宗朝為相。

回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玫莫杯翻。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軍士賜錢一百萬緡。戊午，立皇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惲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協為淄

王，憺為衢王，惋為澶王。（憬居永翻，[illegible]，憺徒覽翻，又徒濫翻，惋烏貫翻，澶時連翻。）皇子湛為景王，涵為江王，湊為漳王，溶為安王，瀍為潁王。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並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削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遮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者，作唱以帥眾。帥，讀曰率。）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皋，皋，玘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實錄，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皋也。）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德宗貞元元年，劉怦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屬，之欲翻。下屬書同。牓者，書取中進士姓名而揭示之。）及第者，（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殊，絕也。）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以關節得之。（唐人謂相屬請為關節，此語至今猶然。）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朐䏰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隋改曰盛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屬開州。）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喪，息浪翻。）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紳，敬玄之曾孫；（敬玄，高宗時為相。）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更，工衡翻。）　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為君登里囉羽錄沒蜜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囉，魯何翻。）　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為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斂之目，（橫，戶孟翻。斂，力贍翻。）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恪，上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新書吐蕃傳作清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嬀、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為名。幽、涿接境，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乎。平州西至薊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一十七里，檀州西至嬀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至莫州一百一十里。莫[illegible]。）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眾，（弘靖鎮河東，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一年。）總與之鄰境，（幽、并二鎮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於賢翻。）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薛嵩從史思明為將，代宗初來降。）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伉，口浪翻。無所卑屈曰伉。）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征馬，戰馬也。）然後削髮委去。（委，棄也。）克融，滔之孫也。（朱滔叛於德宗之時。）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

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劉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居大翻，乞也。省悉景翻，察也。及除弘靖幽州，勅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先悉薦翻。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翻，下同。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數所角翻。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撫柔荒獷，宜就[illegible]化導其俗，修其政者易爲功。驗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黓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召禍，與戎所居之地不同也。貫，讀曰慣。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因弘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考異曰：舊傳作張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塤、塤，許元翻。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後。帥，所類翻。將，即亮翻。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眾從之。或問：嘗亂軍相率詣館謝弘靖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者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貴，獸弘靖婦女為兵所掠，僚佐為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弘靖，亦徒擁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憑陵，無所不至，孤重辱而已。眾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眾共殺之。考異曰：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之它所，徹自疑，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鵶。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據舊傳，徹與弘靖同時被殺。實錄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二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今從實錄，參以墓誌。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錄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矣。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為賓客分司。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己未，再貶吉州刺史。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為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為昭義節度使。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冀。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糧賜。舊制，諸鎮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倰，力曾翻。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考異曰：舊弘正傳：七月，歸卒於魏州。王庭湊傳：六月，魏兵還鎮。崔倰傳曰：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倰，沔之孫也。崔沔，開元初名臣。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弘正兄弟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屬，之欲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鬭，王武俊養以為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種，章勇翻。性果悍陰狡，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抉，一決翻，挑也。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

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從、才用翻、下再從同。)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鎭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言以爲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鎭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爲涇原節度使。(楊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鎭州之亂者、古之賢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莫州北接幽薊、故先陷。)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樂、音洛。)田公之力也。今鎭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以爲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劍、玉帶遺之、(遺、唯季翻。)曰、昔吾先人以此劍立大勳、(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劍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使、令乘驛之鎭。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堊室、(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堊、遏各翻、白墻也。按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田布父爲鎭人所殺、當枕戈之時也、今居堊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以田布所爲、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

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湊執迷不復、宜卽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爲起居舍人、充鎭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溫大雅、高祖起兵、掌書翰。)己丑、以裴度爲幽、鎭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濋、音楚。)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爲吐蕃會盟使。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淶水縣、漢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爲遒、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爲淶水、周官職方其浸淶易、蓋因淶水以名縣也。淶、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一縣、後省併爲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廣信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州。)

自定兩稅以來、(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爲、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貿、音茂。流散、謂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稅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新志云、天寶末、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皆十、益、鄧、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賈、音古。)及流入四夷、又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焉、於虔翻。)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積、子賜翻。)及出塞者、(錢出塞則流入狄。)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稅皆輸布、絲、纊、

獨鹽酒課用錢。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爲相，專以承迎爲事，未嘗言國家安危。以裴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爲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爲杜叔良喪師張本。）以牛元翼爲成德節度使。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爲之，（先，悉薦翻。）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爲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本。）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即蘖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爲鎮，以并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爲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爲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談：鎮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恆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宋白曰：承天軍，太原東踰土門路所衝也。）朱克融遣兵寇蔚州。（嬀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蔚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敗，補邁翻。）殺千餘人。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元稹交結大閹，喪其素守，穆宗之過也。稹，止忍翻。）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復，扶又翻。）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沮，在呂翻。壞，音怪。比，毗至翻。）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逆豎指王庭湊等。）姦臣作朋，撓敗國政。（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教翻。敗，補邁翻。屈也。）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斷，丁亂翻。）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憤，房吻翻。忿，怒也。）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參，楚簪翻。差，楚宜翻。參差，不齊也。）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佞倖亦無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傳，株戀翻。乘傳，乘驛馬也。）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羈，馬絡頭也。牽，牛紖也。喻以馬牛動爲人所制。）意見悉遭蔽塞。（塞，悉則翻。）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時掌翻。）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爲弓箭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爲相稹及于方事張本。）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爲之請，（爲，于僞翻。）御史中丞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溫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橫海節

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橫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爲橫海節度使，徙重胤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敗，補邁翻。大石山在會州東南。會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薣作亂，伏誅。（薣魚音翻。）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薣爲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薣，其黨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召迫脅，北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爲，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續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碎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薣，舊傳作馬很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

橫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爲博野，唐屬深州，宋爲永寧軍治所。宋白曰：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喪，息浪翻。）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爲名。北齊併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爲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補邁翻。）斬獲萬餘人。

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虛，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爲平盧節度使。（平盧當作盧龍。）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柵，側革翻。）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弓高縣，宋朝爲永靜軍地。先，悉薦翻。）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賊諜知之，（諜，達協翻。）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內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史言唐宦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爲：「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深州，饑窮日急。（深州西南皆通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橫海之餉，弓高既陷，糧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州一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衄，女六翻。）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改張，猶更張也。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深邢，當作深州。重，直龍翻。）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壓鎮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降，戶江翻。）如此則夾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

謂賊之應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又請詔光顏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蓋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撓奴巧翻敗補邁翻陳讀曰陣今既祗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顏居東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讎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讎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言仰供給於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恆平蔡平鄆朝廷頻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爲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橫海既易支持易以豉翻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斂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憀落蕭翻無憀賴也自古安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白居易之論事李絳之流亞歟顧寵禄有用不用耳省悉景翻己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爲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翻在塗爲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爲魏將魏與幽鎭本相表裏及幽鎭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鎭軍于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鬭志又屬大雪屬之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也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己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以衆情譬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鞴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間古莧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復扶又翻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謂行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即就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號戶刀翻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刺七亦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鎭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爲橫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爲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顏以橫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遏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顏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陳舊也經年之米爲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餓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武成血流漂杵之辭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爲宣慰使上之

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爲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鎭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俛，音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呼，火故翻。）。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少，詩沼翻。），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衞，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洛翻。），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取間道而行，由驛路則馬爲所掠故也。），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鎭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幷朱克融、王庭湊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史極言唐再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須有先後。復，扶又翻。）

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去年七月，朱克融囚張弘靖；八月，囚盧士玫。）。丙寅，以牛元翼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營樂壽鎭兵馬使淸河傅良弼爲沂州刺史（樂壽鎭，卽置於深州樂壽縣。樂，音洛。），以瀛州博野鎭遏使李寰爲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鎭之閒，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誘，音酉。）

丙子，賜橫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爲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爲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爲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爲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恆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爲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揚歷淸要，非爲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橫海節度使李全略爲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爲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垂拱二年，分烏傷縣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鎭。裴度亦與幽、鎭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卽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廷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爲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爲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爲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爲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爲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爲相；蓋稹未爲相時勸上也。）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散，蘇但翻。）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爲河東節度使。初，聽爲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爲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帥，所類翻。），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特恩。），陵轢節度使劉悟（轢，郎狄翻。），數衆辱之（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汶，音

問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爲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李師道爲司空。賈直言書僚屬也。故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取師道而得節鉞。今悟効師道所爲。昭義軍中亦將有効悟所爲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因之府舍。考異曰。實錄。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爲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傔。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責悟。悟即擒兵退。匿承偕。囚之。舊傳。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因依承偕。謀殺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懼承偕必爲汶出。恐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衆所爲耳。今承偕名從實錄。汶名從杜書。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衞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由者。得官之由。歷者。所歷職任。量。音良。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賈。音古。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朝。直遙翻。唐末藩鎮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腕。烏貫翻。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卽用智興爲節度使。不則召詣闕。除以它官。不。讀曰否。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先。悉薦翻。勞。力到翻。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己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見。賢遍翻。拜伏曰。軍衆之情。不可如何。爲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爲。于僞翻。從。才用翻。下同。治。直之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衞從羣至埇橋而返。埇。余隴翻。考異曰。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寢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今兼取之。遂掠鹽鐵院錢帛。埇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并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一。史言唐下陵上替。無復紀綱。

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皆危之。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言止之勿使遽入鎮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興元元年。爲。于僞翻。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爲美官。田弘正之徙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爲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爲節度使。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劉悟。李祐今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恐其衆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郎來。韓愈時爲兵部侍郎。故稱之。欲使庭湊何爲。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爲圍之不置。庭湊曰。卽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幾。居豈翻。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處。昌呂翻。下同。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

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謂討王承宗在行營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奏不讀曰否上曰朕殊不知也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單辭一人之言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為于僞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茲囚縶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既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呼火故翻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　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盡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餘官如故也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謂鎮幽魏為河北三鎮招聚不逞不逞者欲為非而不得逞志者也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從才用翻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還音旋又如字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　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帥讀曰率王庭湊遣兵追之寰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　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己未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使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橫海節度使李光顏既還許州故全略復鎮橫海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糶他弔翻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殿丁練翻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少詩沼翻見賢遍翻下同糶鹽當屬上句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賒物而緩取直曰賒貸借也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列物而賣之謂之鋪鋪普故翻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下孟翻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雜以鹺務鹺才何翻記曲禮曰鹽曰鹹鹺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

錢穀爲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實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鎛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謂爲首告訴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其兩翻。）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錄因二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鹽法及韓愈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鎭州，猶未還，又壬寅二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是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爲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

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元和十五年。樂，音洛。）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以歸之也。酋，慈由翻。）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奔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和王綺，順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考異曰：實錄作于友明，後作于啓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今從實錄之初及新書。）閒說賊黨，使出元翼。（閒，古莧翻。說，式芮翻。）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僞爲之；武官告身，賂兵部令史僞爲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元稹方圖進取，而先賞兵、吏部令史爲僞，會是以爲相業乎！） 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爲，于僞翻。）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考異曰：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召逢吉！又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之，下御史按鞫，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丁巳，詔左僕射韓皋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以度爲右僕射，稹爲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爲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元稹以出刺，兼使，今削之。） 吐蕃寇靈武。 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党，底朗翻。拔跋，當作拓跋。降，戶江翻。）

壬午，吐蕃寇鹽州。 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復，扶又翻。）

初，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弘靖代韓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勞，力到翻。）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惡，烏路翻。）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呼，火故翻。）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汴州西至鄭州一百五十里。）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㝏爲留後。（㝏，古拜翻。考異曰：實錄：「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㝏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疑實錄「十」字誤爲「六」。舊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七月四日。） 丙申，宋王結薨。（結，順宗子。）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庚子，李㝏自奏已權知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三省官自遺補、舍人、丞郎以上。）皆以爲宜如河北故事，授李㝏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棄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穎、張平叔爭之曰：「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別命帥。（三州皆宣武巡屬。帥，所類翻。） 上大喜，以逢吉議爲然，遣中使詣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㝏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鎭宣武。充，弘之弟，素寬厚，得衆心。（韓弘鎭宣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寬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㝏。）脫㝏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

其北徐州王智興許州李光顏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爲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爲隨縣江左爲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二百八十八里以韓充爲宣武節度兼義成節度使徵李㝏爲右金吾將軍㝏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㝏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北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㝏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兗海節度使曹華聞㝏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㝏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敗補邁翻下同斬獲二千餘人八月辛酉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元鼎去年使吐蕃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鎮初李㝏既爲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爲腹心及㝏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顏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屬之欲翻臥於家丙子質與監軍姚文壽擒㝏殺之詐爲㝏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㝏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遺唯季翻帥所類翻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爲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爲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爲兗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爲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

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治直吏翻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易弋鼓翻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幷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爲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爲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德州刺史王稷承父鍔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李景略當作李全略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爲妾以軍亂聞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鍔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朝廷之討李㝏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㝏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爲度河之勢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㝏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捶止蘂翻離力智翻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丙子集王紬薨紬順宗子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見賢遍翻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胡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爲足足前後皆施橫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橫木而平其上橫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爲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摺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爲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悉去左右衞官去羌呂翻獨宦者十

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爲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旣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爲皇太子考異曰實錄牛羊日厤曰穆宗不悆宰臣議立敬宗爲皇太子時牛僧孺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倡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牓每於穆宗行幸處或傍或苑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此出於朋黨之言不足信也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厤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厤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發斂啓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厤紀乃詔日官改撰厤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五十九 起昭陽單閼，盡著雍涒灘，凡六年。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下

長慶三年春正月癸未，賜兩軍中尉以下錢。二月辛卯，賜統軍軍使等綿綵、銀器各有差。綿，當作錦。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之子右驍衛將軍公武為其父謀，以財結中外。為，于偽翻。及公武卒，弘繼薨，稚孫紹宗嗣，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藏，徂浪翻。上憐之，盡取弘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主權，謂中外官之有事權者。多納弘貨，獨朱句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句，古侯翻。上大喜，以示左右曰：「果然，吾不繆知人！」三月壬戌，以僧孺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繆，靡幼翻。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遷，至文宗大和二年，用裴度薦，始徵李德裕於浙西，又為李宗閔所排，出鎮滑。以為李逢吉排己，引僧孺為相，由是牛、李之怨愈深。考異曰：舊德裕傳曰：初，李逢吉自襄陽入朝，乃密賂纖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浙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由是交怨愈深。按德裕以此疑怨逢吉，未必皆出逢吉之意也。

夏四月甲午，安南奏陸州獠攻掠州縣。武德元年以寧越郡之安海、玉山置玉山州，貞觀元年州廢，隸欽州。高宗上元二年復置陸州，東至欽州界三百里。丙申，賜宣徽院供奉官錢，紫衣者百二十緡，下至承旨各有差。唐中世以後置宣徽院，以宦者主之。其大朝賀及聖節上壽，則宣徽使宣贊。度昇等皆曰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瑣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比北院資望尤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掌群臣■火及諸司使至崇班內侍供奉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遷補假故鞫劾，春秋及聖節大宴，節度迎授恩命，上元張燈，四時祠祭，契丹朝貢，內庭學士赴上，督其供帳，內外進奉名物，教坊伶人歲給衣帶，郊御殿，朝謁聖容，賜酺，國忌，諸司使下別籍分產，諸司工匠休假之類。今觀穆宗所賜，則宣徽院官員數多矣。

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翼城縣屬絳州，本漢絳縣地，隋改翼城縣，因古翼城為名。揣，初委翻。以醫遊四方，羈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為牙推，牙推在節度推官之下。浸預軍政，妄作威福，軍府患之。監軍王守澄以眾情白愬，請去之。去，羌呂翻。下同。愬曰：「注雖如是，然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時中官多加諸衛將軍，謂之內將軍。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往謁守澄。守澄初有難色，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守澄大喜，延之中堂，促膝笑語，恨相見之晚。明日，謂愬曰：「鄭生誠如公言。」自是又有寵於守澄，權勢益張。張，知亮翻。愬署為巡官，列於賓席。注既用事，恐牙將薦己者泄其本末，密以他罪譖之於愬，愬殺之。及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為立居宅，贍給之。為，于偽翻。遂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上有疾，去年冬十一月，上有疾，事見上卷。守澄專制國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語必通夕，關通賂遺，遺，唯季翻。人莫能窺其迹。始則有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求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為鄭注與李訓誅王守澄及甘露之禍張本。工部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己酉，以權為嶺南節度使。五月壬申，以尚書左丞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公綽過鄧縣，唐鄧縣屬襄州，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改為鄧城縣。古鄧城在州北二十里。有二吏，一犯贓，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贓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亂法，法

士竟誅舞文者。考異曰：柳氏敘訓曰：公為襄陽節度使，有名馬，人爭賣為圉人，潔其蹄尾，被鬣致龍，命斬於鞠場。賓吏請曰：圉人備之不至，良馬可惜。公曰：有良馬之貌，含駑馬之性，必殺之。有壽縱者，哭且毆，狀曰：遷三世十二喪于武昌，為律吏所過，不得出。公覽狀，召軍候擒之，破其十二柩，皆實以稻米。時歲儉饑，境尤甚，人以為神明之政。按韓愈與公綽書曰：殺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乃在鄂岳時事，敘訓書傳皆誤也。祭齊襄者，乃是閉糴，非美事，今不取。丙子，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以觀察使李寰為節度使。六月己丑，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四年。何可犯也。秋七月癸亥，嶺南奏黃洞蠻寇邕州，破左江鎮。邕州宣化縣有左江、右江二鎮。左江出七源州界，至合江鎮與右江水合為一水，流入橫州鬱水。右江源出峩利州界，與雲南大槃水通。左江道屬太平、永平寨，右江道屬橫山寨，各管羈縻州。丙寅，邕州奏黃洞蠻破欽州千金鎮，刺史楊嶼奔石南砦。千金鎮當在欽州西南。嶼，徐呂翻。砦，與寨同，音豺夬翻。南詔勸利卒。國人請立其弟豐祐。考異曰：實錄九月辛酉，南詔王立佺進其國信，歲末又云南詔請立蒙勸利之弟豐祐。云立佺者，蓋誤也，今從新傳。豐祐勇敢，善用其眾，始慕中國，不與父連名。南詔父子連名，其先細奴邏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炎閤死而立其弟盛邏皮，盛邏皮生皮邏閤，皮邏閤生閤邏鳳，閤邏鳳生鳳迦異，鳳迦異生異牟尋，異牟尋生尋閤勸，尋閤勸生勸龍晟、勸利，皆連名也。為南詔彊盛寇邊張本。八月癸巳，邕管奏破黃洞蠻。丙申，上自複道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雍錄：開元二十年，築夾城通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複道，由通化、安興門，次經春明門、延喜門，又可以達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按複道自大明宮至通化門，便可入興慶宮，若經春明、延興、延喜門，則至芙蓉園矣。投絹二百匹，施山僧。施，式豉翻。上之濫賜，皆此類，不可悉紀。

癸卯，以左僕射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兼平章事。李逢吉惡度，惡，烏路翻。右補闕張又新等附逢吉，競流謗毀傷度，竟出之。又新，薦之子也。張薦事德宗，屢使吐蕃、回鶻。

九月丙辰，加昭義節度使劉悟同平章事。李逢吉為相，內結知樞密王守澄，勢傾朝野。考異曰：李讓夷敬宗實錄曰：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鄭注與守澄潛結上於東宮，且言逢吉實立殿下。上深德之。又曰：張又新、李續之皆逢吉黨與，時又新為右補闕，續為度支員外郎，劉畋承之為逢吉傳，亦言逢吉令仲言賂注，求結於守澄，仲言辯譎多端，守澄見之甚悅，自是逢吉有助，事無違者。其李訓傳則云訓自流所還，丁母憂，居洛中，時逢吉為留守，思復為相，乃使訓因鄭注結王守澄。然則逢吉結守澄乃在文宗時，非穆宗時也。二傳自相違。逢吉結守澄要為不誣，然未必因鄭注、李訓，乃李德裕之黨惡逢吉，欲重其罪，使與李訓、鄭注皆有連結之迹，故云用訓謀，因注以交守澄耳。又張又新、李續之為逢吉黨據，乃在逢吉再鎮襄陽後，於此時未也，今不取。惟翰林學士李紳每承顧問，常排抑之，擬狀至內庭，紳多所臧否。擬狀，謂進狀所擬除目也。翰林學士院在內庭，蓋李逢吉所進擬者，穆宗訪其可否於李紳，故得言之。否，音鄙。逢吉患之，而上待遇方厚，不能遠也。遠，于願翻。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官，程大昌曰：德宗貞元七年，詔每御延英，令諸司長官二人奏本司事，俄又令常參官必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則是待制之外，又別有巡對也。蓋正謂待制者，諸司長官也。名為巡對者，未為長官而在常參之數，亦得更迭引對者也。其曰次對官者，即巡對官也，許亞次待制而俟對者也，則次對不得正為待制矣。今人作文凡言待制者，皆以次對名之，則恐未審也。然稱謂既熟，雖唐人亦自不辯。開成中，敕今後遇入閣日，次對官未要隨班出，並於東階松木下立，待宰臣奏事退，令齊至香案前，各奏本司公事，左右史待次對官奏事訖，同出。案此所言，蓋以諸司之長官待制者名為次對官矣，若究其制，實誤以待制為次對官也。余攷唐中世以後，宰相對延英既退，則待制官、巡對官皆得引對，總可謂之次對官。所謂次對官者，謂次宰相之後而得對也，非次待制官而入對也。唐人本不誤，程泰之自誤耳。據宋白所紀，貞元七年十一月，敕則次對官者，以常參官依次對為稱，詳已見前註。不疑而可之。會紳與京兆尹御史大夫韓愈爭臺參及他職事，文移往來，辭語不遜。故事：京尹新除，皆詣臺參。逢吉欲激二人使爭，以愈兼御史大夫，免臺參，而紳、愈果爭。不遜，謂不相遜也。逢吉奏二人不協。冬十月丙戌，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己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元穎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為杜元穎以刻削致寇張本。辛卯，安南奏黃洞蠻為寇。韓愈、李紳入謝，上各令自敘其事，乃深寤。壬辰，復以愈為吏部侍郎，紳為戶部侍郎。考異曰：穆宗實錄曰：紳性險果，交結權倖，自以望輕，頗忌朝廷有名之士，及居近署，封植己類，以構黨援，進修之士，懼為傷毒，疾之常指鉤衡，欲遲其報志，時宰病之，因以人情上論，謫官，歷數疏，方有江西之命，行有日矣，因延英對辭，又泣請留侍，故有是拜，人情憂駭。此蓋修穆宗實錄者惡紳，故毀之如是。今從敬宗實錄。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上始御含元殿朝會。上即位四年矣，是歲元正方御東內正牙大朝會。初，柳泌等既誅，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五年。方士稍復

因左右以進。(復，扶又翻。)上餌其金石之藥，有處士張皐者，上疏，以為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澹，徒覽翻。疹，丑刃翻。)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孫思邈，唐之名醫。)藥勢有所偏助，令人藏氣不平。(藏，徂浪翻。藏氣，五藏之氣也。)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庶人尚爾，況於天子！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復，扶又翻；下同。)今朝野之人，紛紜竊議，但畏忤旨，莫敢進言。臣生長蓬艾，(長，知兩翻。)麋鹿與遊，無所邀求，但粗知忠義，欲裨萬一耳。上甚善其言，使求之，不獲。丁卯，嶺南奏黃洞蠻寇欽州，殺將吏。(舊制：欽州至京師五千一百五十一里。)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事見武后紀。幾，居依翻。)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少，詩照翻。)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帥，讀曰率。)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年三十。)癸酉，以李逢吉攝冢宰。丙子，敬宗即位于太極東序。初，穆宗之立，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事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稱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屬，之欲翻。)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霑卹期於均濟，神策軍士人賜絹十匹、錢十千，畿內諸鎮又減五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時人善之。(李逢吉為相，時人之所惡也。一事之善，則時人善之，非是非之公歟？度，徒洛翻。)自戊寅至庚辰，上賜宦官服色及錦綵金銀甚眾，或今日賜綠，明日賜緋。(史言上寵近習，賜予無度。)

初，穆宗既留李紳，(事見上年。)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頗以文學知名，自言不樂仕進，(樂，音洛。)隱居華陽川。(華陽川在虢州華陽山南。華，戶化翻。)及從父耆為左拾遺，(從，才用翻；下從子同。)虞與耆書求薦，誤達於紳。紳以書誚之，且以語於眾人。(語，牛倨翻。誚，才笑翻。)虞深怨之，乃詣逢吉，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補闕張又新及從子前河陽掌書記仲言等伺求紳短，揚之於士大夫間。(伺，相吏翻。)且言紳潛察士大夫，有羣居議論者，輒指為朋黨，白之於上，由是士大夫多忌之。及敬宗即位，逢吉與其黨快紳失勢，又恐上復用之，(復，扶又翻。)日夜謀議，思所以害紳者。楚州刺史蘇遇(楚州，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隋為楚州。至京師二千五百一里。)謂逢吉之黨曰：主上初聽政，必開延英，有次對官，惟此可防。(恐紳因次對言事，而上復用之。)其黨以為然，亟白逢吉曰：事迫矣，若俟聽政，悔不可追。逢吉乃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所以為儲貳，臣備知之，皆逢吉之力也。如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深王察，後改名悰，憲宗之子，穆宗之弟也。)度支員外郎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吉亦有奏，言紳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上猶再三覆問，然後從之。二月，癸未，貶紳為端州司馬。(端州，隋置，取界內端溪為名。煬帝初置信安郡，武德又為端州，天寶改為高要郡，乾元復為端州。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五里。)逢吉仍帥百官表賀，(帥，讀曰率。)既退，百官復詣中書賀，(復，扶又翻；下同。)逢吉方與張又新語，門者弗內，良久，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端州謂之端溪。)眾駭愕辟易憚之。(辟，音闢；易，音亦。)右拾遺內供奉吳思獨不賀，逢吉怒，以思為吐蕃告哀使。丙戌，貶翰林學士龐嚴為信州刺史，蔣防為汀州刺史。(唐上元元年，割饒州之弋陽、衢州之玉山、建、撫二州

各三乾元置信州至京師東南三千八百里開元二十六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至京師六千一百七十三里嚴壽州人與防皆紳所引也給事中于敖素與嚴善封還敕書人為之懼為于偽翻曰于給事為龐蔣直冤犯宰相怒誠所難也及奏下乃言貶之太輕逢吉由是奬之張又新等猶忌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為于偽翻朝臣莫敢言獨翰林侍讀學士韋處厚上疏太宗選耆儒侍讀以質史籍疑義開元中集賢院置侍讀直學士時翰林有侍讀學士指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讒人情歎駭紳蒙先朝奬用借使有罪猶宜容假以成三年無改之孝論語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況無罪乎於是上稍開寤考異曰處厚傳曰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乃上疏云云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今從實錄處厚上疏在紳貶端州後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文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李紳疏請立上為太子上乃嗟歎悉焚人所上譖紳書所上時掌翻雖未即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己亥尊郭太后為太皇太后　乙巳尊上母王妃為皇太后太后越州人也　丁未上幸中和殿擊毬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數所角翻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紀　三月壬子赦天下諸道常貢之外毋得進奉　甲寅上始對宰相於延英殿　初牛元翼在襄陽牛元翼出深州鎮襄陽見上卷二年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數所角翻庭湊不與聞元翼薨甲子盡殺之

上視朝每晏戊辰日絕高尚未坐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踣僵居良翻踣蒲北翻諫議大夫李渤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論上坐朝之晚也今晨愈甚請出閤待罪於金吾仗金吾左右仗在宣政殿前既坐班退左拾遺劉栖楚獨留進言曰憲宗及先帝皆長君四方猶多叛亂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色宵衣未明而衣也理治也樂魚教翻日晏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吹尺偽翻令聞未彰聞音問下惡聞同惡聲遐布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閤外考異曰實錄曰莊周云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栖楚既能為近名之善即必忍為近刑之惡栖楚本王承宗小吏果敢有聞逢吉擢而用之蓋取其鷹犬之効耳夫諫諍之道是豈能知之乎即如比干剖心當文王與紂之事也朱雲折檻恐漢氏之為新室也時危事迫不得不然故忠臣有死諫之義至如上年少嗜欲坐朝稍晚蓋宰臣密勿諫臣封事而可止者也豈在暴揚面數徼訐於羽儀之前致使上疑死諫為不離諸細事皆當碎首從此遂不覺章疏卒有京師之難實栖楚光之充諫辭皆羣黨所作而使栖楚道之哉實前直而實後詐矣可數駭按李讓夷此論豈非惡栖楚而過毀之邪今所不取李逢吉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止程大昌曰奏對言取進止猶言此舉之或留或却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為進止而不曉文義者習而不察騶謂有旨為進止如玉堂宣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止此宰相宣上旨也言所奏知者謂所奏之事上已知之也栖楚乃出待罪於金吾仗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使就仗并李渤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仍賜緋栖楚辭疾不拜歸東都　庚午賜內教坊錢萬緡以備行幸武德後置內教坊於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於蓬萊宮側京都有左右教坊　夏四月甲午淮南節度使王播罷鹽鐵轉運使王播兼鹽鐵轉運見上卷二年　乙未以布衣姜洽為補闕試大理評事陸洿布衣李虞劉堅為拾遺六典注云隋置大理評事通典云唐置評事十人掌出使推覆後增為十二人新志評事八人從八品下陸洿特試官耳洿後五翻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又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洽及拾遺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惡逢吉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附依也麗著也自張又新至程昔範八人而附麗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目之為八關十六子關者要也考異曰按宰相之門何嘗無特所親愛之士數蒙引接諮訪得失否臧人物其間忠邪混殽固亦多矣其鐵遺不得志者則從而怨疾之巧立品目以相譏誚此乃古今常態非獨逢吉之門有八關十六子也舊逢吉傳以為有求於逢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亦恐未必然但逢吉之門險詖者為多耳此皆出於李讓夷敬宗實錄按栖楚

爲吏敢與王承宗爭事此乃正直之士何得爲佞邪之黨故蓋讒吏儀附之黨而栖楚爲逢吉所善故深詆之耳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染坊供人供役於染坊者也陸德明曰染如豔翻劉而險翻）玄明謂韶曰我爲子卜（爲于僞翻）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多不在宮中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餘人丙申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銀臺門（本草曰紫草出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或種蒔其根所以染紫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茈莨苗似蘭香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三月採根陰乾以下文清思殿徼之所入者左銀臺門也在大明宮東面又北則玄化門）伺夜作亂（伺相吏翻）未達所詣有疑其重載而詰之者（載才代翻）韶急即殺詰者與其徒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時在清思殿擊毬（自左銀臺門西入經太和殿至清思殿清思殿之南則宣徽殿北則珠鏡殿）諸宦者見之驚駭急入閉門走白上盜尋斬關而入先是右神策中尉梁守謙有寵於上每兩軍角伎藝（先悉薦翻伎渠綺翻）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左右曰右軍遠恐遇盜不若幸左軍近（唐左神策軍左龍武軍左羽林軍皆列屯東內苑直左銀臺門東北角）上從之左神策中尉河中馬存亮聞上至走出迎捧上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將即亮翻）上憂二太后隔絕（二太后太皇太后郭氏上母太后王氏也）存亮復以五百騎迎二太后至軍（復扶又翻）張韶升清思殿坐御榻與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會康藝全與右軍兵馬使尚國忠引兵至合擊之殺韶玄明及其黨死者狼藉逮夜始定餘黨猶散匿禁苑中明日悉擒獲之時宮門皆閉上宿於左軍中外不知上所在人情恇駭（恇去王翻）丁酉上還宮宰相帥百官詣延英門賀來者不過數十人（帥讀曰率）盜所歷諸門監門宦者三十五人法當死己亥詔並杖之仍不改職任（兩中尉及諸宦者右之也）壬寅厚

賞兩軍立功將士　五月乙卯以吏部侍郎李程戶部侍郎判度支竇易直並同平章事上問相於李逢吉逢吉列上當時大臣有資望者程爲之首（列上時掌翻）故用之上好治宮室（好呼到翻治直之翻）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　六月己卯朔以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爲鄜坊節度使（賞討張韶蘇玄明之功也）　上聞王庭湊屠牛元翼家歎宰輔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韋處厚因上疏言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算（夏戶雅翻朝直遙翻）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十四年）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散蘇但翻冗散也）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爲裴度無辜貶官（憲宗時韋處厚爲考功郎韋貫之罷相處厚坐與之善出刺開州）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羣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李逢吉排沮之狀上曰何至是邪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丙申加度同平章事　張韶之亂馬存亮功爲多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秋七月以存亮爲淮南監軍使　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夏戶雅翻）壬申進馬百五十匹上卻之甲戌侍御史溫造於閤內奏彈祐違敕進奉（因入閤而奏彈之祐違敕者謂違三月壬子敕也）請論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

史矣。八月丁卯朔，安南奏黄蠻入寇。黄蠻，即黄洞蠻。龍州
刺史尉遲銳上言：牛心山素稱神異，尉，紆勿翻。牛心山在龍州江油縣西一里。
道教靈驗記：李虎葬龍州之牛心山。又牛心山靈異記：梁武陵王紀理益州，使李龍遷築城於牛心山，龍遷既歿，即葬於山側，鄉里爲立
祠。武德中改爲觀。武氏革命，鑿斷山脈。明皇幸蜀，有老人蘇坦奏曰：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禍，乃則天掘鑿所致。明皇即命修塡
如舊。明年誅祿山，復宮闕。以二記考之，則李虎與龍遷即一人也，然虎仕西魏，未嘗仕梁。有掘斷處，請加補
塞。塞，悉則翻。從之。役數萬人於絶險之地，東川爲之疲弊。
爲，于僞翻。九月丁未，波斯李蘇沙獻沈香亭子材。左拾
遺李漢上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杜佑
曰：林邑出沈香，土人破斷其木，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沈香。諸蕃志：沈香所出非一，形多異而名亦不一，有如犀
角者謂之犀角沈，如燕口者謂之燕口沈，如附子者謂之附子沈，如梭者謂之梭沈，紋堅而理緻者謂之横膈沈。今其材可爲亭子，則條
段又非諸沈比矣。漢，道明之六世孫也。道明，淮陽王道玄之弟。冬十月戊
戌，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
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
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
百匹、銀器四。十一月戊午，安南奏黄蠻與環王合
兵攻陷陸州，殺刺史葛維。庚申，葬睿聖文惠孝皇
帝于光陵。光陵在同州奉先縣北十五里堯山。廟號穆宗。王播以錢十
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是年四月，王播罷鹽鐵轉運使。十二月癸
未，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
人宋申錫、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請開延英，論其奸邪。
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爭，讀曰諍。即日除劉栖楚諫議
大夫。景讓，憕之曾孫。李憕，天寶末守東都，死於安祿山之難。憕，直陵翻。廷老，河中
人也。十二月庚寅，加天平節度使烏重胤同平章
事。乙未，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按唐會要，上以元和四年
六月九日生。今王智興於十二月請置戒壇，預請之也。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
資福。釋氏之法，凡初度僧尼，皆詣戒壇受戒，其未受戒者謂之沙彌。無知及避征役者爭趨之。泗州有大聖塔，人敬事之，故王智興

請於此置戒壇。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
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江、淮尤甚。智興家貲由此累
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鈐，其廉翻。至降
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當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
之。是歲，回鶻崇德可汗卒，弟曷薩特勒立。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諱湛，穆宗長子也。諡法：夙夜警惕曰愍。

寶曆元年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還，御丹鳳樓，赦天
下，改元。先是，鄠令崔發聞外諠囂，問之，曰：五坊人毆
百姓。先，悉薦翻。鄠，音戶。囂，虛驕翻。毆，烏口翻。發怒，命擒以入，曳之於庭。時已
昏黑，良久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御史臺。是日
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唐制：凡國有赦宥，刑部先集囚徒於闕下，衛尉建金雞，置鼓宮城門之右，囚徒至則
擊之，宣制訖，乃釋其囚。忽有品官數十人，品官，玄宗天寶十三年，內侍省置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品官白
身一千九百二十二人，皆宦闈也。執梃亂捶發，破面折齒，梃，徒鼎翻，白木棓也。捶，止橤翻。折，而
設翻。絶氣乃去。數刻而蘇，復有繼來求擊之者。復，扶又翻。臺
吏以席蔽之，僅免。上命復繫發於臺獄。臺獄，御史臺獄也。而釋
諸囚。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以上荒淫，嬖幸
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乙卯，升鄂
岳爲武昌軍，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武昌節度使。考異曰：
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交惡黨，猜嫌森讒，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寵，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愍宗仙駕至上，
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其事，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鎮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
加飾。瑀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絶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
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
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
此乃無君甚矣。此朋黨之論，今不取。中旨復以王播兼鹽鐵轉運使。復，扶又翻。諫
官屢爭之，上皆不納。牛僧孺過襄陽，山南東道節度
使柳公綽服櫜鞬候於館舍。櫜，古勞翻。鞬，居言翻。將佐諫曰：襄陽

地高於夏口。鄂州，謂之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牛弘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也，故唐人以稱之。宰相之位，取象三台，故曰台席。離，力智翻。方鎮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上遊幸無常，昵比羣小，昵，尼質翻，親也，近也。比，毗至翻，黨也。視朝月不再三，朝，直遙翻；下同。大臣罕得進見。見，賢遍翻。二月，壬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扆，於豈翻。一曰宵衣，以諷視朝希晚；朝，直遙翻。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好，呼到翻。四曰納誨，以諷侮弃讜言；讜，音黨。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羣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略曰：漢驁流湎，舉白浮鍾；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二年。成帝諱驁，音五到翻。魏叡侈汰，陵霄作宮。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三年。明帝諱叡。忠雖不忤，善亦不從。忤，五故翻。以規爲瑱，是謂塞聰。左氏外傳：楚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曰：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瑱也？韋昭注曰：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爲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爲之乎？瑱，他甸翻。塞，悉則翻；下同。防微箴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漢宣帝時，霍氏外孫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亡在渭城界，夜玄服入廟，居郎間，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馬何羅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四年。柏谷微行，豺豕塞路；覩貌獻餐，斯可戒懼。事見十七卷漢武帝建元三年。上優詔答之。

上既復繫崔發於獄，復，扶又翻。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敕旨所囚繫者，謂之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橫，戶孟翻。一至於此，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方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易，以豉翻。諫議大夫張仲方上言，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被，皮義翻。自餘諫官論奏甚衆，上皆不聽。戊子，李逢吉等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律以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者爲大不敬。今崔發曳中使，故先以此罪坐之。然其母，故相韋貫之之姊也，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下，遐稼翻。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此所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此以母子天性感發上心，易所謂納約自牖者也。但逢吉以權數耳。比，毗至翻。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勞，力到翻。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三月，辛酉，遣司門郎中于人文冊回鶻曷薩特勒爲愛登里囉汨沒密施合毗伽昭禮可汗。囉，魯何翻。汨，越筆翻。

夏，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量，音良。處，昌呂翻。上即追赦文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長史。

秋，七月，甲辰，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播領鹽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正入，謂正額所入。有正入有羨餘者。羨，弋線翻。

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荊楚歲時記：屈原以五月五日死於汨羅，人傷其死，並以舟楫拯之，至今競渡是其遺俗。自唐以來，治競渡船，務爲輕駛，前建龍頭，後豎龍尾，船之兩旁，刻爲龍鱗而彩繪之，謂之龍舟。植標於中流，衆船鼓楫競進以爭錦標。有破舟折楫至於沉溺而不悔者。運材於京師造之，計用轉運半年之費。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

諫官言京兆尹崔元略以諸父事內常侍崔潭峻。丁卯，元略遷戶部侍郎。

昭義節度使劉悟之去鄆州也，以鄆兵二千自隨爲親兵。八月，庚戌，悟暴疾薨，子將作監主簿從諫匿其喪，考異曰：據李絳疏云：悟八月十五日得病，計是日便死，故置此。餘從杜牧書。與大將劉武德及親兵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謂殺李師道以鄆、青等州歸朝廷也。事見二百四十一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張汶事見上卷穆宗長慶二年。汶，音問。自謂不潔，淋頭，今人爲屎穢爲不潔。竟至羞死。爾孺子

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爲人從諫恐悚不能對乃發喪　初陳留人武昭罷石州刺史爲袁王府長史（石州漢離石縣地唐置石州京師東北一千二百九十一里袁王紳順宗子）鬱鬱怨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水部郎中李仍叔程之族人激怒之云程欲與昭官爲逢吉所沮昭因酒酣對左金吾兵曹茅彙言欲刺逢吉（刺七亦翻）爲人所告九月庚辰詔三司鞫之前河陽掌書記李仲言謂彙曰君言李程與昭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爲也獄成冬十月甲子武昭杖死李仍叔貶道州司馬李仲言流象州茅彙流崖州（彙于貴翻）　上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史記周幽王愛褒姒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西夷犬戎攻幽王王舉烽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事並見前紀）　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史言敬宗荒縱而愎諫）　丙申立皇子普爲晉王　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左僕射李絳上疏以爲兵機尚速威斷貴定（斷丁亂翻下裁斷同）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死已數月朝廷尚未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中外人意共惜事機今昭義兵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縱使其半叶同尚有其半效順從諫未嘗久典兵馬威惠未加於人又此道素貧（言昭義一道素來貧薄不比他道豐富）非時必無優賞今朝廷但速除近澤潞一將充昭義節度使令兼程赴鎮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所謂先人奪人之心也（先悉薦翻左傳趙宣子之言使疏吏翻下同）　新使既至軍心自有所繫從諫無位何名主張設使謀撓朝命（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其將士必不肯從今朝廷久無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彼軍不曉朝廷之意（彼軍謂昭義軍也）欲效順則恐忽授從諫欲同惡則恐別更除人猶豫之間若有姦人爲之畫策虛張賞設錢數軍士覬望尤難指揮（爲于僞翻賞設猶言賞犒也覬几利翻）　伏望速賜裁斷仍先下明敕（明敕猶言明詔斷丁亂翻下遐稼翻）宣示軍衆奬其從來忠節（言擇潞一軍自李抱真以來盡忠竭節於朝廷）賜新使繒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繒慈陵翻）續除劉從諫一刺史從諫既粗有所得必且擇利而行萬無違拒設不從命臣亦以爲不假攻討何則臣聞從諫已禁山東三州軍士不許自畜兵刃（昭義邢洺磁三州皆在山東）　足明羣心殊未得一帳下之事亦在不疑（言帳下必有圖從諫以爲功者）熟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考異曰實錄從諫以金幣賂當權者舊從諫傳曰李逢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事有無難明今不取）　十二月辛丑以從諫爲昭義留後劉悟煩苛從諫濟以寬厚衆頗附之　李絳好直言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上日（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上時掌翻）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牙牙參也）元和中伊愼爲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上言舊儀太重削去之（去羌呂翻）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塗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國初爲正宰相（唐初太宗爲尚書令羣臣不敢居其位自是不除授以左右僕射爲尚書省長官其任爲正宰相所謂參議朝政參知機務同平章事雖皆宰相之職然非正宰相也）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虧苦爲翻下遐稼翻）上聽行舊儀甲子以絳有足疾除太子少

師分司。言事者多稱裴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至興元勞問度，（數，所角翻；勞，力到翻。）密示以還期；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

二年春正月壬辰，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先，悉薦翻。）「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緋衣，裴字；天上有口，吳字；謂度能擒吳元濟，其才為可用也。）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乾象，（六岡橫亘，如乾卦六畫之象；裴度平樂里。）度宅偶居第五岡。（第偶居第五岡。程大昌曰：宇文愷之營隋都也，曰朱雀街南北盡郭，有六條高坡，象乾卦六爻，故於九二置宮殿，以當帝王之居；九三立百司，以應君子之數；九五貴位，不欲常人居之，故置玄都觀及興善寺以鎮其地。劉禹錫賦看花詩，即此也。裴度宅在朱雀街東，自北而南則為第四坊，名永樂坊，蓋與玄都觀東西相對，而其第之北觀基蓋邊北兩坊，不正相當也。唐實錄：裴度在興元，自請入觀，李逢吉之黨有張權輿者，排之，以為度名應圖讖，宅據乾岡，不召而來，其意可見。蓋權輿之所謂宅據乾岡者，即龍首第五坡之餘勢也。然度之所居，張說第在其西，尤與玄都觀相近，而張嘉貞之第正在坊北，何獨指度為占據乾岡也。小人挾私欺君者皆此類。）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考異曰：舊逢吉傳曰：寶曆初，度連上章請入覲，逢吉之黨坐不安席，如矢攢身，乃相與為謀，欲沮其來。張權輿撰非衣小兒之謠，傳於閭巷，言度相有天分，名應謠讖；而韋處厚於上前解析權輿所撰之言。按權輿若撰謠言，當更加以惡言，不止云天上有口被驅逐。此蓋民間先有此謠，權輿因言度名應圖讖，非撰之也。）上雖年少，（少，詩照翻。）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

度初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客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觴罰度曰：「丞相不應許所由官呫囁耳語。」（京尹任煩劇，故唐人謂府縣官為所由官。項安世家說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呫，叱涉翻；囁，而涉翻；呫囁，細語，口動而聲不遠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二月丁未，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度在中書，左右忽白失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之，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或問：當左右白得印之時，豈不可執詰其人以得印所自邪？答曰：昔人處此，必有說，請自解度。）人服其識量。

上自即位以來，欲幸東都，宰相及朝臣諫者甚眾，上皆不聽，決意必行，已令度支員外郎盧貞按視，修東都宮闕及道中行宮。（自長安歷華陝至洛，沿道皆有行宮，如華陰之瓊岳宮、金城宮，鄭縣之神臺宮，陝縣之繡嶺宮，澠池之芳桂宮，福昌之福昌宮，永寧之崎岫宮、蘭昌宮，壽安之連昌宮、興泰宮是也。）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從，千容翻；儻，他朗翻。）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阤，（阤，池是翻，廢也。）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朱克融、王庭湊皆請以兵匠助修東都，三月丁亥，敕以修東都煩擾，罷之。（史言修東都之役非以群臣論諫而罷，特畏幽鎮之請兵而罷耳。）召盧貞還。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先，悉薦翻。）克融以為疏惡，執留敕使；又奏「當道今歲將士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端匹」；又奏「欲將兵馬及丁匠五千助修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重臣宣慰，仍索敕使。（索，山客翻。）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踉，（咆，蒲交翻；哮，許交翻；咆哮，闞怒也；跳，徒彫翻；踉，呂張翻，又音郎。）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巢穴。（離，力智翻。）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敕使，旬日之後，徐賜詔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俟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將士春衣，從來非朝廷徵發，皆本道自備。朕不愛數十萬匹物，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范陽。』所稱助修宮闕，皆是虛語，若欲直挫其姦，宜云『丁匠宜速遣來，已令所在排比供擬。』（比，毗至翻。）彼得此詔，必蒼黃失圖。若且示含容，則云『修宮闕事在有司，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上悅，從之。

立才人郭氏為貴妃。妃，晉王普之母也。

橫海節度使李全略薨，其子副大使同捷擅領留後，重賂鄰道，以求

承繼（爲文宗討李同捷張本）夏四月戊申以昭義留後劉從諫爲節度使 五月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及其子延齡（果如裴度之言）軍中立其少子延嗣主軍務 六月甲子上御三殿令左右軍教坊內園爲擊毬手搏雜戲戲酣有斷臂碎首者夜漏數刻乃罷 己卯上幸興福寺（唐會要興福寺在修德坊本王君廓宅貞觀八年太宗爲太穆皇后追福立爲弘福寺神龍元年改名元和十二年築夾城自雲韶門過芳林門西至修德里以通於興福佛寺）觀沙門文溆俗講（釋氏講說類談空有而俗講者又不能演空有之義徒以悅俗邀布施而已溆象呂翻）癸未衡王絢薨（絢順宗子絢音翾縣翻）壬辰宣索左藏見在銀十萬兩金七千兩悉貯內藏以便賜與（索山客翻貯丁呂翻藏徂浪翻見賢遍翻）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僧惟貞齊賢正偏說上以禱祠求福（說式芮翻）皆出入宮禁上信用其言山人杜景先請徧歷江嶺求訪異人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壽數百歲上遣中使迎之八月乙巳息元至京師（潤州至京師二千八百二十一里）上館之禁中山亭（館古玩翻）朱延嗣既得幽州虐用其人都知兵馬使李載義與弟牙內兵馬使載寧共殺延嗣并屠其家三百餘人載義權知留後九月數延嗣之罪以聞（數所具翻）載義承乾之後也（承乾太宗長子以罪廢）庚申魏博節度使史憲誠妄奏李同捷爲軍士所逐走歸本道請束身歸朝尋奚同捷復歸滄州（史言史憲誠玩侮朝廷公肆欺罔）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程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冬十月己亥以李載義爲盧龍節度使 十一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逢吉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暱尼質翻）善擊毬好手搏（好呼到翻下同）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離力智翻）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復扶又翻）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王嘉憲石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更工衡翻）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年十八）劉克明等矯稱上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權句當軍國事（絳王悟憲宗子句古候翻當丁浪翻）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唐末謂兩樞密兩中尉爲四貴）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自十六宅迎入宮也）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時事起蒼猝守澄等以翰林學士韋處厚博通古今一夕處置皆與之共議（處昌呂翻）守澄等欲號令中外而疑所以爲辭處厚曰正名討罪於義何嫌安可依違有所諱避又問江王當如何踐阼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告中外以已平內難（詰去吉翻難乃旦翻）然後羣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令冊命即皇帝位當時皆從其言時不暇復問有司（復扶又翻）凡百儀法皆出於處厚無不叶宜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見江王於紫宸外廡（見賢遍翻）王素服涕泣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少陽院以地望推之當在宮城東北隅太子居之亦謂之東宮今按閣本大明宮圖少陽院在浴堂殿東其北又有溫室宣徽清思太和殊鏡等殿不正在宮城東北隅也 考異曰舊紀文宗實錄見軍使事承見百官下不云別日今從敬宗實錄）趙歸眞等諸術士及敬宗時佞幸者皆流嶺南或邊地乙巳文宗即位更名昂（更工衡翻）戊申尊母蕭氏爲皇太后王太后爲寶曆太后是時郭太后居興慶宮王太后居義安殿蕭太后居大內上

性孝謹，事三宮如一。（自此以後凡言上者皆文宗也。）每得珍異之物，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蕭太后，閩人也。庚戌，以翰林學士韋處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謂穆、敬兩朝也。朝，直遙翻，下同。）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治，直吏翻。去，羌呂翻。）詔宮女非有職掌者皆出之，出三千餘人；五坊鷹犬，準元和故事量留校獵外，悉放之；（量，音良。）有司供宮禁年支物，並準貞元故事；省教坊、翰林、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總監，總監苑也。）停諸司新加衣糧；（諸司，內諸司也。衣糧，敬宗濫恩所加也。）御馬坊場及近歲別貯錢穀所占陂田，（占，之贍翻。）悉歸之有司；先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鏤，郎豆翻。）敬宗之世，每月視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奇日未嘗不視朝，（奇，紀宜翻，隻也。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對宰相羣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其輟朝、放朝皆用偶日。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欲治之主不世出，人君初政，儻有一二足以新民視聽，天下之所望重矣，然卒無以副天下之望者，魏高貴鄉公、晉懷帝、唐德宗、文宗是也。）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上（本名涵，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二子。）

大和元年春二月乙巳，赦天下，改元。李同捷擅據滄景，朝廷經歲不問。（去年三月，李同捷擅領橫海留後。）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三月壬戌朔，遣掌書記崔從長奉表與其弟同志、同巽俱入見，（見，賢遍翻。）請遵朝旨。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復，扶又翻。）夏四月丙辰，韋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勞，力到翻。）忠武節度使王沛薨。庚申，以太僕卿高瑀為忠武節度使。（瑀，音禹。）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資高者，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倍者，子錢倍於本錢；稱者，子本相侔也。稱，尺證翻。）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斂，力贍翻。）及沛薨，裴度、韋處厚始奏以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帥，所類翻。鮮，息淺翻，少也。）五月丙子，以天平節度使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以前橫海節度副使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朝廷猶慮河南北節度使構扇同捷使拒命，乃加魏博史憲誠同平章事。丁丑，加盧龍李載義、平盧康志睦、成德王庭湊檢校官。鹽鐵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六月癸巳，以播為左僕射、同平章事。秋七月癸酉，葬睿武昭愍孝皇帝于莊陵，（莊陵在京兆三原縣西北五里。）廟號敬宗。李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乙酉，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奏請將本軍三萬人自備五月糧以討同捷，許之。八月庚子，削同捷官爵，命烏重胤、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與義成節度使李聽、義武節度使張璠各帥本軍討之。（璠，扶元翻。帥，讀曰率。）同捷遣其子弟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妓，渠綺翻。）戊午，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李全略為婚姻，及同捷叛，密以糧助之。裴度不知其所為，謂憲誠無貳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裴度封晉國公。節度使為一道之主，故對其屬吏稱之為使主。使，疏吏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讀史者以為裴度於是時耄及之矣，韋處厚較聰明，不惟不知度，亦不知處厚矣。一推心以待之，一明法以示之，此正寬嚴相濟，所以制御彊藩。復，扶又翻。）王庭湊為同捷求節鉞，不獲，（為，于偽翻。）乃助之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撓，奴教翻。）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冬十月，天

平橫海節度使烏重胤擊同捷，屢破之。十一月丙寅，重胤薨。庚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寰為橫海節度使。（穆宗長慶二年，以晉、慈二州為保義軍。）從王智興之請也。十二月庚戌，加王智興同平章事。

二年春三月己卯，王智興攻棣州，焚其三門。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橫，戶孟翻。）建置天子在其掌握，（穆宗及上，皆宦官所立。）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昌平劉蕡（蕡，符分翻。）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近，其靳翻。遠，于願翻。）輔相得以專其任，（相，息亮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揔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曹節、侯覽，見漢桓帝紀。復，扶又翻。）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持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謂宦者弒敬宗而立上也。春秋穀梁傳曰：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微，謂春秋之微指也。此二語，蕡蓋為大強藩首亂稱兵以逐君側惡臣為名者。）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昭宗之世，岐、汴交兵，以誅宦官為名，卒如劉蕡之言。）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塞，悉則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埽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治，直之翻。）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彊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高亦宦者也。）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蕡素專指宦官。）伏見敬宗皇帝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蕡蓋謂敬宗以荒暴喪身，又恐上以仁弱不能制宦官也。）則祖宗之鴻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追矣。（三五，謂三皇五帝。）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卽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略見二十八卷漢元帝初元元年、二年。）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紊，音問。）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引漢元以為戒者，蓋以帝之去奢從儉似漢元，而優遊不斷亦類漢元也。）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行，下孟翻。）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宦官列局於玄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于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朝，直遙翻。）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軼，徒結翻，又音逸，突也。紲，先列翻。）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朝，直遙翻。）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難，乃旦翻。）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授初品官為一命。）閏月丙戌朔，史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都知兵馬使亓志紹將兵二萬五千，趣德州討李同捷。（亓，苦堅翻。考異傳元會音渠。）

之翻。一音皆姓也。趣，七喻翻。考異曰：實錄或作于志紹，或作亓志紹，舊紀作亓志紹，新紀、傳作亓志沼，今從之。據考異，紹當作沼。時憲誠欲助同捷，唐泣諫，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違。甲午，賢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馬植、崔璵、王式、崔慎由等郃，曷閤翻。璵，音余。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囂，虛驕翻。諠也。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乃上疏，以為：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使府，節度使幕府也。御史，幕僚所帶寄祿官，亦謂之憲官。牧，佑之孫；植，勛之子；杜佑歷德、順、憲三朝，位至宰相。馬勛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元年。考異曰：舊傳，勛作曛，誤也。勛事見德宗實錄。式，起之孫；慎由，融之玄孫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崔融以文章顯於武后朝。夏六月，晉王普薨。辛酉，諡悼懷太子。初，蕭太后幼去鄉里，有弟一人，上即位，命福建觀察使求訪，莫知所在。有茶綱役人蕭洪，凡茶商販茶，各以若干為一綱，而輸稅于官。自言有姊流落，商人趙縝引之見太后近親呂璋之妻，縝，指忍翻。亦不能辯，與之俱見太后。太后上以為得真舅，甲子，以為太子洗馬。為蕭洪詐覺流死張本。洗，先禮翻。峯州刺史王升朝叛，庚辰，安南都護武陵韓約討斬之。舊志：峯州至京師一萬一千五百里。宋白曰：峯州治嘉寧縣，漢麊泠縣地。武陵，漢臨沅縣之地，隋置武陵縣，唐帶朗州。麊，直遙翻。

王庭湊陰以兵及鹽糧助李同捷，上欲討之。秋七月甲辰，詔中書集百官議其事。宰相以下莫敢違，衛尉卿殷侑獨以為廷湊雖附凶徒，事未甚露，宜且含容，專討同捷。己巳，下詔罪狀廷湊，命鄰道各嚴兵守備，聽其自新。九月丁亥，王智興奏拔棣州。李寰自晉州引兵赴鎮，不戢士卒，所過殘暴，至則擁兵不進，但坐索供饋。索，山客翻。庚寅，以寰為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甲午，詔削奪王庭湊官爵，命諸軍四面進討。加王智興守司徒，以前夏綏節度使傅良弼為橫海節度使。岳王緄薨。緄，順宗子。緄，音古本翻。庚戌，容管奏安南軍亂，逐都護韓約。冬十月，洋王忻薨。忻，憲宗子。魏博敗橫海兵於平原，遂拔之。敗，補邁翻。十一月癸未朔，易定節度使柳公濟奏攻李同捷堅固寨，拔之。同捷築寨於滄州西，以抗官軍，以堅固為名。又破其兵於寨東。時河南北諸軍討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厚賞，朝廷竭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傅良弼至陝而薨。陝，失冉翻。乙酉，以左金吾大將軍李祐為橫海節度使。甲辰，禁中昭德寺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延及宮人所居，燒死者數百人。十二月丁巳，王智興奏兵馬使李君謀將兵濟河，破無棣，無棣，古齊國之北境，周封太公，賜履所至也。漢為陽信縣界，有無棣溝通海，唐為無棣縣，屬滄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七里。壬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薨。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紹，說，式芮翻。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州。丁丑，命諫議大夫柏耆宣慰魏博，且發義成、河陽兵以討志紹。戊寅，以翰林學士路隋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巳，史憲誠奏亓志紹兵屯永濟，代宗大曆七年，田承嗣分魏州之臨清置永濟縣，屬貝州。告急求援，詔義成節度使李聽帥滄州行營諸軍以討志紹。帥，讀曰率。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 起屠維作噩盡昭陽赤奮若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上之下

太和三年春正月，亓志紹與成德合兵掠貝州。貝州在魏州北二百一十里。義成行營兵三千人先屯齊州，使之禹城。之往也。一作屯禹城。禹城漢祝阿縣地，天寶元年改爲禹城，以縣西有禹息古城也。屬齊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中道潰叛，橫海節度使李祐討誅之。李聽、史唐合兵擊亓志紹，破之。志紹將其衆五千奔鎮州。李載義奏攻滄州長蘆，拔之。滄州治清池縣。九域志長蘆鎮屬清池。甲辰，昭義奏亓志紹餘衆萬五千人詣本道降，寘之洛州。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帥讀曰率。進攻德州。九域志德州東北至滄州二百三十里。武寧捉生兵馬使石雄勇敢愛士卒，王智興殘虐，軍中欲逐智興而立雄，智興知之，因雄立功，奏請除刺史。丙辰，以雄爲壁州刺史。宋白曰：壁州本漢宕渠縣地，後魏大統中於今州理置諾水縣，唐武德八年立壁州，以縣西一里壁山爲名。京師西南一千八百二十二里。史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懼，其子唐勸之入朝。丙寅，憲誠使唐奉表請入朝，且請以所管聽命。石雄既去武寧，王智興悉殺軍中與雄善者百餘人。夏四月戊午，智興奏雄搖動軍情，請誅之。上知雄無罪，免死，長流白州。爲武宗復用石雄張本。武德二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白州，至京師六千七百一十五里。州縣皆因博白江爲名。戊辰，李載義奏攻滄州，破其羅城。羅城，外城也。李祐拔德州，城中將卒三千餘人奔鎮州。李同捷與祐書請降。降戶江翻。祐幷奏其書。諫議大夫柏耆受詔宣慰行營，好張大聲勢，以威制諸將，諸將已惡之矣。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及李同捷請降於祐，祐遣大將萬洪代守滄州。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及其家屬詣京師。乙亥，至將陵。將陵，漢安德縣地，隋分安德於將陵故城置縣，唐屬德州。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篡初患翻，奪也。乃斬同捷，傳首。滄景悉平。五月庚寅，加李載義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作庚寅，誤。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僅能下之。上初元卽位討同捷，至是三年。而柏耆徑入城，取爲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列。辛卯，貶耆爲循州司戶。循州，古龍川地，隋置循州。考異曰：實錄，四月李祐收德州，同捷請降于祐，祐疑其詐，柏耆請以騎兵三百入滄州，祐從之，耆徑入滄，收同捷與其家屬赴京師。又詔曰：假勢張皇，乘險恣忿，指揮彈壓，奏報甚聞，擅入滄州，專殺大將，補署逆校，潛送兇渠。舊傳曰：滄德平，諸將害耆功，爭上表論列，上不獲已，貶循州司戶。新傳曰：同捷請降，祐使萬洪代守滄州，同捷未出也，耆以三百騎馳入滄，以事誅洪，與同捷朝京師。既行，諸將言王庭湊欲以奇兵劫同捷者，遂斬其首以獻。諸將疾其功，比奏攢詆，文宗不獲已，貶耆循州司戶參軍。蓋耆張皇邀功則有之，然諸將疾之而論奏，文宗不得已而貶黜，亦其實也。至於賜死，則因馬國亮奏其受同捷奴婢珍絹故也。李祐尋薨。壬寅，擢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六月丙辰，詔鎮州四面行營各歸本道休息，但務保境，勿相往來，惟庭湊效順，爲達章表。爲于僞翻。餘皆勿受。辛酉，以史憲誠爲兼侍中、河中節度使，以李聽兼魏博節度使。李聽本帥義成，使兼魏博。分相、衛、澶三州，以史孝章爲節度使。澶時連翻。初，李祐聞柏耆殺萬洪，大驚，疾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癸酉，賜耆自盡。河東節度使李程奏得王庭湊書，請納景州。考異曰：按景州本隸橫海，蓋因李同捷之亂，庭湊據有之，同捷既平，庭湊懼而復進之也。又奏亓志紹自縊。縊於賜翻，又一計翻。上遣中使賜史憲誠旌節。癸酉，至魏州。時李聽自貝州還軍館陶，遷延未進。館陶在魏州北四十里。

五里。憲誠竭府庫以治行。治，直之翻。甲戌，軍亂，殺憲誠，奉牙內都知兵馬使靈武何進滔知留後。李聽進至魏州，進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進滔出兵擊李聽，聽不爲備，大敗潰走。考異曰：新進滔傳曰：進滔下令曰：公等旣迫我，當聽吾令。衆唯唯。執殺前使及監軍者，就出之，凡斬九十餘人。舞會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弔。詔拜留後。按進滔結王庭湊以拒李聽，又襲聽，聽大敗之，安能如是。新傳蓋據柳公權德政碑云：公謂將士曰：旣迫以爲長，當謹而聽承命。都將專事者論之曰：害前使與監軍兇黨，籍其姓名，仍集之於庭，無使漏網，卒獲九十二人。自黑既分，善惡無誤，會衆驍勁，共棄威悅。公於是素服而哭，將吏序弔。此恐涉溢美之辭耳。今從舊傳。晝夜兼行，趣淺口。九域志：魏州館陶縣有淺口鎮。趣，七喻翻。失亡過半，輜重兵械盡弃之。重，直用翻。昭義兵救之，聽僅而得免，歸于滑臺。李聽本鎮滑州。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朝廷厭苦之。八月壬子，以進滔爲魏博節度使。復以相、衛、澶三州歸之。滄州承喪亂之餘，喪，息浪翻。骸骨蔽地，城空野曠，戶口存者什無三四。癸丑，以衛尉卿殷侑爲齊德滄景節度使。是年始以齊州隸橫海。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百姓，勸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復業。先是本軍三萬人，皆仰給度支。先，悉薦翻。仰，牛向翻。侑至一年，租稅自能贍其半，二年，請悉罷度支給賜，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史言方鎮得其人，則可轉荒殘爲富實。　王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壬申，赦庭湊及將士，復其官爵。　徵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會吏部侍郎李宗閔有宦官之助，甲戌，以宗閔同平章事。　上性儉素，九月辛巳，命中尉以下毋得衣紗縠綾羅。衣，於既翻。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嘗著夾羅巾。處，昌呂翻。著，陟略翻。劉昫曰：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上平頭小樣者。則天時，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爲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以下內樣巾子。開元已來，文官士伍多以紫皁官絁爲頭巾、平頭巾子，相倣爲雅製。玄宗開元十九年十月，賜供奉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迄于今服之。　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處仁尚穆宗女衛豐公主。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壬辰，以李德裕爲義成節度使。李宗閔惡其逼己，惡，烏路翻。故出之。　冬十月丙辰，以李聽爲太子少師。　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爲，不足法也。上以爲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十一月甲午，上祀圜丘，赦天下。四方毋得獻奇巧之物，其纖麗布帛皆禁之，焚其機杼。　丙申，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奏南詔入寇。元穎以舊相，文雅自高，杜元穎長慶初相穆宗。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西南戍邊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蠻境鈔盜以自給。鈔，楚交翻。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自嵯顛謀大舉入寇。嵯顛弒君立君，遂專南詔之政。嵯，才何翻。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之信。嵯顛兵至，邊城一無備禦。蠻以蜀卒爲鄉導，鄉，讀曰嚮。襲陷巂、戎二州。甲辰，元穎遣兵與戰於邛州南，蜀兵大敗，蠻遂陷邛州。邛，渠容翻。　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入朝。　詔發東川、興元、荊南兵以救西川。十二月丁未朔，又發鄂岳、襄鄧、陳許等兵繼之。　以王智興爲忠武節度使。智興自徐徙陳。　己酉，以東川節度使郭釗爲西川節度使，兼權東川節度事。嵯顛自邛州引兵徑抵成都。九域志：自邛州東至成都一百六十里。　庚戌，陷其外郭。杜元穎帥衆保牙城以拒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寇及子城，元穎方覺。如按實錄，十一月丙申，元穎奏南詔入寇；乙巳，奏圍清溪關；十二月丙辰，奏官軍大利，蠻陷邛州；至此乃云寇及子城，元穎方覺，如此尤之太過，今不取。欲遁者數四。壬子，貶元穎爲邵州刺史。　己未，以右領軍大將軍董重質爲神策諸道西川行營節度使。又發太原、鳳翔兵赴西川。南詔寇東川，入梓州西郭。東川節度治梓州。　釗兵寡弱，不能戰。釗上當更有郭字，蜀本正如此。

以書責嵯顛嵯顛復書曰杜元穎侵擾我故興兵報之耳與劍修好而退 好呼到翻 蠻留成都西郭十日其始慰撫蜀人市肆安堵將行乃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蜀人恐懼往往赴江流尸塞江而下 塞悉則翻 嵯顛自爲軍殿 殿丁練翻 及大度水嵯顛謂蜀人曰此南吾境也聽汝哭別鄉國衆皆慟哭赴水死者以千計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埒龍輟翻等也 嵯顛遣使上表稱蠻比修職貢 比毗至翻 豈敢犯邊正以杜元穎不恤軍士怨苦元穎競爲鄉導祈我此行以誅虐帥 帥所類翻 誅之不遂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丁卯再貶元穎循州司馬詔董重質及諸道兵皆引還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詔遣中使以國信賜嵯顛

四年春正月辛巳武昌節度使牛僧孺入朝戊子立子永爲魯王 李宗閔引薦牛僧孺辛卯以僧孺爲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於是二人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 排擠也擯斥也 稍稍逐之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 事見上年 興元兵少 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府 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未至蠻退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興元兵有常額詔新募兵悉罷之二月乙卯絳悉召新軍諭以詔旨而遣之仍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 怏於兩翻 往辭監軍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使牙 惡烏路翻趨七喻翻節度使所居爲使宅治事之所爲使牙使疏吏翻 絳方與僚佐宴不爲備走登北城或勸縋而出 縋馳僞翻 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與賊力戰死絳存約及觀察判官薛齊皆爲亂兵所害賊遂屠絳家 考異曰新傳曰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遂遇害實錄絳召諸卒以詔旨諭而遣之賞以庫物皆怏怏而退出卽署門衆有謗辭監軍楊叔元貪財怙寵素怨絳之不奉己與絳爲隙久矣至是因以賞薄激之數卒遂作亂今從之 戊午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庚申以尚書右丞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時三省官上疏共論李絳之冤諫議大夫孔敏行具呈叔元激怒亂兵上始悟 三月乙亥朔以刑部尚書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 先悉薦翻 所過恐其爲變常嚴兵迎送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 勞力到翻 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在路不敢馳獵無所侵擾陘北沙陀素驍勇 沙陀保神武川在陘嶺之北陘音刑 爲九姓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代北行營招撫使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與諸酋長入謁公綽與之宴執宜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 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當丁浪翻朱邪讀曰朱耶 福祿人也執宜母妻入見公綽使夫人與之飲酒饋遺之 見賢遍翻遺唯季翻 執宜感恩爲之盡力 爲于僞翻 塞下舊有廢府十一 舊書作廢柵當從之晝考之唐志雲朔塞下無十一府也 執宜修之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自是雜虜不敢犯塞 雜虜謂退渾回鶻韃靼奚室韋之屬 溫造行至褒城 褒城漢褒中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褒城在府西北四十五里 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誅亂者以其兵八百人爲牙隊五百人爲前軍入府分守諸門己卯造視事饗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 勞力到翻 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 圍既合唱聲曰殺衆應聲而進殺之 新軍八百餘人皆死楊叔元

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因之其手殺絳者斬之百段餘皆斬首投尸漢水以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死事者具事以聞己丑流楊叔元於康州康州漢端溪縣地武德四年置南康州貞觀十二年去南字至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

癸卯加淮南節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爲荊南節度使

奚寇幽州夏四月丁未盧龍節度使李載義擊破之辛酉擒其王茹羯以獻羯居列翻

裴度以高年多疾懇辭機政六月丁未以度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平章軍國重事者平章大事不復煩以細務與同平章事之官不同　考異曰實錄二年度入相時猶守司空自後未嘗遷官至此實錄直言司徒裴度按制辭云遷秩上公式是殊寵又云宜其首贊機衡弘敷教典蓋此時方遷司徒實錄先云司徒裴度誤也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疾損猶言疾減也上患宦者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橫戶孟翻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欲以漸去其威權偪上者偪音逼　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爲尚書右丞七月癸未以申錫同平章事疑則勿任任則勿疑文宗爲負宋申錫矣爲申錫敗逐張本

初裴度征淮西謂元和討吳元濟時也奏李宗閔爲觀察判官由是漸獲進用至是怨度薦李德裕因其謝病九月壬午以度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西川節度使郭釗以疾求代冬十月戊申以義成節度使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郭釗多病未暇完補德裕至鎭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雖走卒蠻夷無所間蜀自清溪關則南入南詔踰西山則西達吐蕃間古莧翻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易以豉翻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塞悉則翻下同斷音短或無土則以石壘之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鎭守可保無虞但黎雅以來得萬人成都得二萬人精加訓練則蠻不敢動矣邊兵又不宜多須力可臨制崔旰之殺郭英乂見二百二十四卷代宗永泰元年張朏之逐張延賞見二百二十九卷德宗建中四年皆鎭兵也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三月亦歸蜀人忷懼忷許拱翻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鎭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爲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正謂此也脆此芮翻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蜀不可保恐議者云蜀經蠻寇以來已自增兵嚮者蠻寇已逼元穎始募市人爲兵得三千餘人徒有其數實不可用郭釗募北兵僅得百餘人臣復召募得二百餘人復扶又翻此外皆元穎舊兵也恐議者又聞一夫當關之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前前人所以言蜀之險也以爲清溪可塞臣訪之蜀中老將清溪之旁大路有三自餘小徑無數皆東蠻臨時爲之開通勿鄧豐琶兩林皆東蠻也爲于僞翻若言可塞則是欺罔朝廷要須大度水北更築一城迤邐接黎州九域志黎州南至大度河一百里宋白曰黎州古沉黎地迤以爾翻邐力紙翻以大兵守之方可況聞南詔以所掠蜀人二千及金帛賂遺吐蕃遺唯季翻若使二虜知蜀虛實連兵入寇誠可深憂其朝臣建言者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堂謂政事堂案文案也　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憲法也敗補邁翻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是歲勃海宣王仁秀卒子新德早死孫彝震立改元咸和

五年春正月丁巳賜滄齊德節度名義昌軍張孝忠以程日華爲滄州刺史朱滔之亂滄定隔絕日華以滄州自通於朝廷貞元二年以日華爲橫海軍節度領滄景二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二

州而橫海軍領滄景德棣四州長慶元年省景州明年復領景州大和元年增領齊州明年以棣州隸淄青平盧節度又明年以齊滄德節度更置齊德節度尋平李同捷得滄州更號滄齊德節度是年賜號義昌軍。庚申，盧龍監軍奏李載義與敕使宴於毬場後院，副兵馬使楊志誠與其徒呼噪作亂，載義與子正元奔易州；志誠又殺莫州刺史張慶初。宋白曰幽州南至莫州二百八十里。上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暫獻其地，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敬宗寶曆二年李載義得范陽事見上卷。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載義自易州赴京師，上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平滄景見上三年。且事朝廷恭順，二月壬辰，以載義為太保、同平章事如故，以楊志誠為盧龍留後。

臣光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治直之翻，下同。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自師長而上至天子，則所謂師長者近民之官也。長知丈翻。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扶弱，撫服而懲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率，循也；從，順也。一曰相率而從上之令也。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詩大雅棫樸之辭。載義藩屏大臣，屏必郢翻。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問，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殺生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何為哉！國家之有方鎮，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上與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璠孚袁翻。考異曰：舊傳曰：去年七月為京兆，十二月遷左丞，故申錫得罪時京兆尹乃璠也。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戊戌，守澄奏之，上以為信然，甚怒。漳王圖上之所忌，因其所忌而讒間之，此宋申錫之所以不免於罪也。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與議其事。」以馬存亮定張韶之難及爭宋申錫之事觀之，則溫公之取存亮固不特一事也。飛龍使掌飛龍廄。守澄乃止。是日旬休，一月三旬，遇旬則下直而休沐，謂之旬休，今謂之旬假是也。遣中使悉召宰相至中書東門。中使曰：「所召無宋公名。」申錫知獲罪，望延英以笏扣頭而退。按閣本大明宮圖，中書省與延英殿其間僅隔殿中外院、殿中內院耳。宰相至延英，上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眙丑吏翻。上命守澄捕豆盧著所告十六宅宮市品官晏敬則及申錫親事王師文等，於禁中鞫之。親事，常在左右者，今宰執僚佐猶有親事官。師文亡命。三月庚子，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鞫於禁中，故曰內獄。由是獄稍緩。正雅，翃之子也。王翃見德宗紀。晏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壬寅，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午際，午際方交午漏初刻，非正午時也。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蔣係、裴休、韋溫等復請對於延英，復扶又翻，下同。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屢遣之出，不退。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重慎，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為宰相，假使如所謀，復欲何求！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癸卯，貶漳王

湊爲巢縣公宋申錫爲開州司馬存亮卽日請致仕存亮之上更有一馬字姓名數則白按馬存亮自以知宋申錫之冤而不能救惡王守澄之橫而不能退卽日乞身致事雖宦者而有古人之風玄亮磁州人質通五世孫王通見一百七十九卷隋文帝仁壽三年號文中子係乂之子蔣乂見二百二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元褒江州人也晏敬則等坐死及流竄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夏四月己丑以李載義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志誠爲幽州節度使 五月辛丑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年不葺罰將作監度支判官宗正卿俸將作監掌土木工匠度支掌支調宗正卿掌太廟寢郎宗廟不修故皆罰俸俸扶用翻亟命中使帥工徒輟禁中營繕之材以葺之帥讀曰率左補闕韋溫諫以爲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爲墮曠墮讀曰隳宜黜其人更擇能者代之更工衡翻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憂軫所切卽委內臣是以宗廟爲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爲虛設也上嘉其言卽追止中使命有司葺之 丙辰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遣使詣南詔索所掠百姓索山客翻前年寇蜀所掠者也得四千人而還考異曰德裕西南備邊錄曰南詔以所虜男女五千三百六十四人歸于我舊傳曰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按實錄云約四千人今從之 秋八月戊寅以陝虢觀察使崔鄲爲鄂岳觀察使陝式冉翻鄲多寒翻鄂岳地囊山帶江處百越巴蜀荊漢之會處昌呂翻土多羣盜剽行舟剽匹妙翻無老幼必盡殺乃已鄲至訓卒治兵作蒙衝追討蒙衝戰船也治直之翻歲中悉誅之鄲在陝以寬仁爲治治直吏翻下同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鄲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夷俗慓狡爲姦慓匹妙翻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治直吏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奏蜀兵羸疾老弱者從來終身不簡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簡選也去羌呂翻復簡募少壯者千人以慰其心復扶又翻少詩照翻所募北兵已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參倉含翻閒廁也轉相訓習日益精練又蜀工所作兵器徒務華飾不堪用臣今取工於別道以治之無不堅利治直之翻 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怛當割翻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庚申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是韋皋沒身恨不能致者也德宗之時韋皋屢出兵攻維州不能取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下戶嫁翻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比毗至翻好呼到翻考異曰舊僧孺傳載僧孺語曰今吐蕃論董勃藏還劉元鼎未至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八月大理卿劉元鼎使吐蕃回文宗實錄大和六年三月吐蕃遣論董勃藏入見不言元鼎再奉使杜牧僧孺墓誌亦無董勃等名蓋舊傳誤也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原州蕭關縣有蔚茹水水西卽白草軍蔚紆勿翻上平涼阪上時掌翻阪音反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爲況天子乎上以爲然詔德裕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爲武宗朝李德裕追論維州事張本 冬十月戊寅李德裕奏南詔寇嶲州陷三縣嶲音髓

六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水旱降繫囚羣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稱尺證翻上善之辭不受 三月辛丑以武寧節度使王智興兼侍中充忠武節度使以邠寧節度使李聽爲武寧節度使 回鶻昭禮

可汗爲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從才用翻考異曰舊傳云七年三月回鶻李義節等將驍馬到且報可汗二月二十七日薨已冊親弟薩特勒嗣三日今從新傳李聽之前鎮武寧也有蒼頭爲牙將考新舊書李聽前此未嘗鎮武寧切意此蒼頭蓋從聽兄愿素鎮武寧遂得爲牙將也至是聽先遣親吏至徐州慰勞將士勞力到翻蒼頭不欲聽復來說軍士復扶又翻說式芮翻殺其親吏臠食之聽懼以疾固辭辛酉以前忠武節度使高瑀爲武寧節度使

夏五月甲辰李德裕奏修邛崍關及移巂州理臺登城邛崍關或作邛峽關誤也邛崍關在雅州榮經縣所謂邛崍九折坂王尊叱馭處也祝穆曰邛崍關在巂州北九十里巂州先治越巂縣宋白曰越巂漢邛都地臺登漢旄牛地李心傳曰邛崍關近榮經去黎州六十里秋七月原王逵薨逵代宗子冬十月甲子立魯王永爲太子初上以晉王普敬宗長子性謹愿欲以爲嗣會薨晉王普大和二年薨見上卷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十一月乙卯以荊南節度使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言數所角翻爲于僞翻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後來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附李德裕者因言僧孺與德裕有隙害其功上益疏之尤者以爲愆過也疏者情不相親也僧孺內不自安會上御延英謂宰相曰天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責其尸位素餐無佐理興化之心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至理猶言至治也亦謂小康康安也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請罷十二月乙丑以僧孺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臣光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消伏宄音軌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閹寺專權脅君於內弗能遠也遠于願翻藩鎮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詰去吉翻軍旅歲興賦斂日急斂力贍翻骨血縱橫於原野縱子容翻杼軸空竭於里閭而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按書冏命曰夕承弼厥辟本不專指宰相溫公取弼輔之義蓋以爲宰相之任又公以進退之道責牛僧孺亦有見於後之竊位盜名如僧孺者治直吏翻

珍王誠薨新書誠作諴誠德宗子也乙亥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丁未以前西川節度使李德裕爲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事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爲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沮在呂翻悰徂宗翻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以大戎乎兵部掌戎政尚書其長也故悰隱語謂之大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爲慊慊慊苦簟翻慊慊不快之意若使之知舉必喜矣知舉知貢舉也宗閔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爲御史大夫不讀曰否宗閔曰此則可矣悰再三與約乃詣德裕德裕迎揖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後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爲光德劉公之類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唐制大朝會御史大夫帥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遷取列於兩觀故以爲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重直龍翻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復扶又翻事遂中止牛僧孺患失之心重李德裕進取之心銳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虞卿汝士之從弟也楊汝士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

七年春正月甲午加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

朝廷事柄不一，又士大夫多請託，心輕朝廷。考異曰：補國史曰：文宗朝，劉從諫朝覲，擢其厚自封殖，河朔近無比倫，賜臣節，文武百辟靈請其門，從諫廣行金帛，賂諸權要，求登台席，人情多可相國。李公固言獨無一言，從諫欲市其歡，玉不可染，欲諫其意，永不可守，門館不敢導其誠，惡還休假謁於私第，投誠懇懇至於再三，相公正色謂曰：僕射先君以東平之功，纘承二十餘年，及即世之後，僕射擅領戎務，坐邀朝命，朝廷以先君勳績不絕賞延，任居藩閫，位崇南宮，豈是恩澤降於等倫，欲以何事效忠報國，僕射若請還一鎮，大展籌謀，拓境復疆，乃為勳業，朝廷豈不以袞職之重，命賞封功，區區躁求一何容易，某比謂僕射英雄忠義，首冠藩臣，今求佩相印，擁節旄榮歸舊藩，亦河朔尋常僵獲之臣所措履也，忠節安在，深為解體，從諫慚懼，然默口無辭，再拜趨出，然從諫厚賂倖臣，旬日間果以本官加平章事，還歸鎮，宰相餞於郵亭，李相公謂曰：相公少年昌盛，宜思報國恩，幸望保家，勿為後悔，從諫以笏扣頭，灑淚而辭，及至本鎮，諸從事將校問昨者入覲朝廷，廟堂還觀朝儀，唯李公峻直貞明，凜然可懼，真社稷之重臣也。按固言此年未為相，其說妄也，今從實錄。故歸而益驕，為劉從諫偃蹇張本。徐州承王智興之後，士卒驕悖，節度使高瑀不能制。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考異曰：杜牧上崔相公書曰：高僕射實厚聞名，不能治軍事，舉動汗流，拜于堂下，此蓋文士筆快耳，未必然也。上以為憂。甲寅，以嶺南節度使崔珙為武寧節度使。珙至鎮，寬猛適宜，徐人安之。珙，琯之弟也。崔琯見上五年。珙，居竦翻。二月，癸亥，加盧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楊志誠檢校吏部尚書，進奏官徐迪徐迪，盧龍進奏官也。宋白曰：大曆十二年正月，敕諸道先置上都留後使，宜並改充諸道都知進奏官。詣宰相言：軍中不識朝廷之制，唯知尚書改僕射為遷，不知工部改吏部為美，敕使往，恐不得出。晉宋以來，以吏部尚書為大尚書，諸部尚書莫敢比焉，唐諸藩進奏官豈不知之。徐迪敢詣宰相出是言者，直以下陵上替，無所忌憚耳。敕使不得出，言必將拘留之也。辭氣甚慢，宰相不以為意。丙戌，以兵部尚書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對曰：方今朝士三分之一為朋黨。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弟戶部郎中漢公、中書舍人張元夫、給事中蕭澣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干執政，下撓有司，為士人求官及科第，無不如志。上聞而惡之，撓，奴巧翻，又奴高翻。為，于偽翻。惡，烏路翻。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昔人有評牛李事者，謂德裕以燕伐燕，有味乎其言也。初，左散騎常侍張仲方嘗駁李吉甫謚，李吉甫薨，有司謚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駁其太優，憲宗以是貶仲方，賜謚曰忠懿。宋白曰：唐制，諸職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佐吏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覆申考功，都堂集省內官議定，然後奏聞，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謚，神至翻。及德裕為相，仲方稱疾不出。三月，壬辰，以仲方為賓客分司。楊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魏寶義并春衣使焦奉鸞、送奚契丹使尹士恭，唐中世已後，凡藩鎮加官，率遣中使奉命謂之官告使。焦奉鸞以賜春衣，尹士恭以送兩蕃使者，同時至幽州，故皆為所留。甲午，遣牙將王文穎來謝恩，并讓官。丙申，復以告身并批答賜之，自唐以來，凡讓官者皆有批答，不允。復，扶又翻，下同。文穎不受而去。和王綺薨。綺，順宗子。庚戌，以楊虞卿為常州刺史，張元夫為汝州刺史。唐以隋毗陵郡置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三里。隋置伊州於襄城郡，後改汝州，京師東九百八十二里。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李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宗閔失色。丁巳，以蕭澣為鄭州刺史。鄭州至京師一千一百五里。夏四月，丙戌，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囉汨沒蜜施合句祿毗伽彰信可汗。六月，乙巳，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先，悉薦翻。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唐公主出嫁，回鶻與為舅甥之國。好，呼到翻。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踐，慈演翻。戢，疾立翻。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壬申，以工部尚書鄭覃為御史大夫。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惡，烏路翻。數，所角翻。奏罷其侍講。覃自工部侍郎進尚書，皆兼翰林侍講學士。上從容謂宰相曰：從，千容翻。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

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
出除覃御史大夫。不由宰相進擬，出宣命而除之。宗閔謂樞密使崔潭
峻曰：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上即位至是八年矣。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愀，七小翻。乙
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同平章事，充山南
西道節度使。 秋七月壬寅，以右僕射王涯同平章
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宣武節度使楊元卿有疾，
朝廷議除代。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因拔出上
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癸丑，以左僕射李
程為宣武節度使。 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
裕請依楊綰議，進士試論議，不試詩賦。楊綰議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德裕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事見二百九卷睿宗景雲元年。難，乃旦翻。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閤。天下議皆以為幽閉
骨肉，虧傷人倫。嚮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
方州，處，昌呂翻。雖未能安定王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
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事並見前紀。陛
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閤，且除
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
旦因陛下去之。去，羌呂翻。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久
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八月庚寅，
冊命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閤，授緊望州刺
史、上佐。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諸都督都護府外，以近畿同華岐蒲為四輔，鄭陝汴懷衛絳為六雄，宋亳滑許汝晉洺虢魏相為十望，又有十緊。其後入緊望者浸多，凡商青汾貝趙襄常宣皆望州也，蔡徐鄆楚鄂彭蜀為緊州，不及十數，又以汝虢鄭汴[illegible]為雄，[illegible]升為望者既多，所以緊不及十。十六宅縣主以時出適。出閤而適人，使有配偶。
進士停試詩賦。諸王出閤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考異曰：舊傳曰……
壬寅，加幽州節度使楊志誠檢校右僕射。其朝裴度言請以含垢，下詔諭之，因再遣使加尚書右僕射。按此時度為襄陽節度使，恐誤，今從實錄。仍別遣使
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驁，五到翻。而朝廷議者
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為：國家自天寶
盜起，河北百餘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無
敢窺者。齊、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齊，李正己；梁，李靈曜；蔡，李希烈、吳氏。被，皮義翻。未嘗五年間不戰，焦焦然七十餘年矣。今上策
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
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以為：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
其十六衛平時本原事迹，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唐承隋制，開十六衛：改左右翊衛曰左右衛府，左右驍騎衛曰左右驍衛府，左右屯衛曰左右威衛府，左右禦衛曰左右領軍衛府，左右備身府曰左右領左右府，唯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府、左右候衛府仍隋不改。顯慶五年，改左右府曰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左右衛府、驍衛府、武衛府皆省府字，左右威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戎衛，左右候衛曰左右金吾衛，左右監門府曰左右監門衛，左右千牛府曰左右奉宸衛，後復曰左右千牛衛。咸亨元年，復改左右戎衛曰領軍衛。武后光宅元年，改左右驍衛曰左右武威衛，左右武衛曰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曰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曰左右玉鈐衛。唐初，十六衛置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二人，從三品。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人，從二品。雖設官而無兵可掌，故當時以為無謂。貞觀中，內以十六衛蓄養武臣，
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諸府每府折衝都尉一人，上府正四品上，中府從四品下，下府正五品下；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上府從五品下，中府正六品上，下府正六品下。以儲兵伍；有事
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富貴
恩澤，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諸府，散者分散之散，舍者居舍之舍。上
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藏將府，治，直之翻；將，即亮翻。
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蚩尤為
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帥，所類翻，下同。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
被檄乃來，被，皮義翻。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飄暴交捽，豈暇
異略，飄，卑遙翻；捽，昨沒翻。雖有蚩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此所謂實天下之大命也。
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

篡此大聖人所以能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彊矣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剷(字書無剷字今以類求之音楚限翻)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尾大中乾(乾音干)成燕偏重(謂成安祿山偏重之勢也燕於賢翻)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七聖旰食(七聖謂肅代德順憲穆敬)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鈐鍵哉然為國者不能無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古今以還法術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為甚(將即亮翻復扶又翻下同)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謂負倚宦官行貨賂以進取也)折券交貨所能致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彊傑愎悖者(愎蒲力翻)則撓削法制(撓奴教翻)不使縛己斬族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泥恐當作昵)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卿市公去郡得都(郡謂列郡都謂五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左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注云履所踐履之界後人言賜履者本此此四履謂四境所至)或一夫不幸而壽則戛割生人略帀天下(帀作答翻周也)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乾音干)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六衛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文皇帝太宗)又作戰論以為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言河北不資天下所產以為富)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息生也)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處昌呂翻)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利刃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河東太原之全軍盟津河陽軍滑臺義成軍大梁宣武軍彭城武寧軍東平天平軍盟讀曰孟塞音悉則翻)六鎮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仰牛向翻)橫拱不為(橫拱者言橫其兩肱拱立而事其帥他無所為也)則沿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才能之才即纔字漢書作財後人從省便又去貝作才)咸陽西北戎夷大屯(謂自咸陽西北列大屯以防戎夷也)盡剷吳越荊楚之饒以啖兵戎(啖徒濫翻)是四支財去矣天下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殿寄大臣謂受殿邦之寄者牧盡謂當時節度使也詩采菽殿天子之邦毛氏注云殿鎮也音丁練翻)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荷下可翻)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小裨謂裨將操七刀翻)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縻食常多此不責實料食之過其敗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或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戰勝則奏凱歌而還書品謂書其官品也還音旋)爵命極矣田宮廣矣(田宮猶言田宅也)金繒溢矣(繒慈陵翻)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於我矣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焉於虔翻)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跳身而來謂逃至于京師也刺邦而去謂敗為刺史也喪息浪翻)回視刀鋸氣色甚安一歲未更(更工衡翻)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立壇墀之上謂復登大將之壇也)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之(恩臣亦指宦官之怙恩者)堂然將陳殿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陳讀曰陣麗力知翻偃月魚麗皆陣名偃月陣中軍偃居其中張兩角向前左傳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三軍萬夫環旋翔羊愰駭之間(翔羊猶云徜佯徘徊也愰呼廣翻)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

五也。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又作守論，以為今之議皆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兵為銜策，（倔，渠勿翻。彊，其兩翻。銜策，所以馭馬。）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撓，奴巧翻，又火高翻。）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豢，養也。擾，馴也。拂，讀曰咈。）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歷、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別待之，貸以法度。於是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凡賞功者，錄其功而加之封爵；無功而超越錄之以爵，是謂越錄。受，讀曰授。）覲聘不來，几杖扶之，（言不朝覲者，則賜之几杖以安其心。）逆息虜胥，皇子嬪之，（息，子也。胥，謂婿也。河北諸將之子率多尚主。）裝緣采飾，無不備之，（緣，以絹翻。）是以地益廣，兵益彊，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劃殆盡，（劃，呼麥翻，又音畫。）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詛，莊助翻。）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齊卓起大唱，梁、蔡、吳、蜀躡而和之，（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相立為王，李希烈、李錡、劉闢亂蜀也。和，戶臥翻。）其餘混澒軒囂，（澒，戶孔翻。）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謂憲宗。）宵旰不忘，（宵，夜也，謂未明求衣也。旰，日晚也，謂日旰而食也。）前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周秦之郊，謂河南、關內也。）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而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區區之有，謂朝廷爵命。塞，悉則翻。）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幾，居希翻。掉，徒弔翻。）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經，常也。）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大歷、貞元守邦之術，永戒之哉！又注孫子為之序，以為兵者，刑也；（大刑用甲兵。）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為二道，曰文、武，離而俱行，因使縉紳之士不敢言兵，或恥言之；苟有言者，世以為麤暴異人，人不比數。嗚呼！亡失根本，斯最為甚。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記曲禮之言。）歷觀自古，樹立其國，滅亡其國，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聖賢材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將，即亮翻。）漢祖言指蹤者人也，（指蹤，謂指示獸處。此漢書因文取義，小不同。）獲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觀溫公取杜牧此語，則其平時講明相業，可以見矣。）前邠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惡，烏路翻。）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兩地往來，（兩地，謂往來南牙、北司間也。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卜射財賄，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請付法司，旬日之間，章數十上。（上，時掌翻。）守澄匿注於右軍。（王守澄時為右軍中尉，故得以匿注。）左軍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惡，烏路翻。）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說，式芮翻。）鄭注姦猾無雙，卵鷇不除，（鷇，苦角翻。鳥子未出者。）使成羽翼，必為國患。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為有疾，召使治之，來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擒出杖殺之。（伺，相吏翻。）中尉因見上叩頭請罪，具言其奸，楊王必助中尉進言。（楊王，謂楊承和、王踐言也。）況中尉有翼戴之功，（元和末，穆宗立，韋元素亦以預有定策之功。）夫豈以除奸而獲罪乎！元素以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蠖，烏郭翻。易大傳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爾雅注：蠖，行若今以指步尺，屈而後伸。）佞辭泉涌，元素不

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諦，都計翻，審也。弘楚詗伺再三，元素不顧，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詗，火迥翻，又翾正翻。遺，唯季翻。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斷，丁亂翻。為元素為注所去張本。因解軍職去，頃之，疽發背卒。王涯之為相，注有力焉，是以因注以結王守澄也。且畏王守澄，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考異曰：開成紀事曰：五年，金吾將軍孟文亮出鎮邠郊，以與注姻熟之故，奏為軍司馬。路經奉天，防禦使御史大夫王從亮薄其為人，不為之禮，注毀從亮於守澄，責為守澄誣構，決杖投荒。未幾，文亮罷職還城，守澄潛置為軍畫。時澤潞劉從諫本欲誅注，忌其權勢，因辟為節度副使，纔至潞州，涉旬之間，會上乖愈。大和七年十一月，驛徵之赴闕，偶遇其時聖體復愈，上悅之，自此恩寵漸隆，凡臺省府縣軍戎，莫不從風。七年九月十二日，侍御史李款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臣，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晝伏夜動，干竊化權，人不敢言，道路以目，城社轉固，恐為禍胎，罪不容誅，理合顯戮，其鄭注請付有司。時王涯重處合司注之所致，又慮守澄黨援，遂寢不行。注潛遁軍司。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曰：八年春暮，上對宰相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置於翰林伎術院，或欲令為左神策判官，注自稱衣冠，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許從諫奏為行軍司馬，及赴職，宗閔又自山南令判官楊儉至澤潞諭意從諫，要約令却薦入。今從實錄。朝野駭歎。

甲寅，以前忠武節度使王智興為河中節度使。

羣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號，冬，十二月，甲午，上尊號曰太和文武仁聖皇帝。會有五坊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同華，同州、華州。華，戶化翻。還，音旋。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比，毗至翻。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通天犀帶也。羣臣凡四上表，竟不受。庚子，上始得風疾，不能言。於是王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徵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甘露之禍胎成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一 起閼逢攝提格盡疆圉大荒落凡四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中

大和八年春正月上疾小瘳丁巳御太和殿按閣本大明宮圖入左銀臺門北即太和殿又西即清思殿見近臣然神識耗減不能復故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夏六月丙戌莒王紓薨紓順宗子紓山於翻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以爲仍歲大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寃濫宋申錫事見上卷五年鄭注之姦邪今致雨之方莫若斬注而雪申錫表留中中敏謝病歸東都考異曰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據開成紀事大和權寃記皆云八年六月又中敏疏言申錫溘終按申錫去年七月卒若六年則申錫尚在今從開成紀事

鄜王經薨經亦順宗子

初李仲言流象州事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復扶又翻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云仲言善易上召見之時仲言有母服難入禁中乃使衣民服衣於既翻號王山人仲言儀狀秀偉倜儻尚氣倜他歷翻儻他朗翻倜儻不羈也史炤曰卓異貌頗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以爲奇士待遇日隆李訓初名仲言考異曰舊傳居洛中李逢吉爲留守思入相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密諭樞密使曰勸知有善和端公無數京兆尹懦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會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乏逢吉以之下顧會鄭注實副上黨路經東都于道投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衷款注本兇邪遂面附之自此歡然相然諾情契稠疊及注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因薦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召之大和八年三月以布衣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爲人長大美貌口辯無前嘗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世操權力者齷齪苟綱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士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結爲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爲卜居供給日夕往來奏聞於上按實錄去年九月李款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獻替記八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寘於侍衛或欲令爲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言藥母已潛入城稱王山人兩度對於含元殿今年八月十二日欲寘諫官至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十一月徵注於潞州又非訓薦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仲言既除服秋八月辛卯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嚮所爲計陛下必盡知之豈宜寘之近侍兩省官皆近侍也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耳至於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著直略翻悛丑緣翻心本猶言心根也上曰李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爲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色殊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中變

尋以仲言爲四門助教四門助教從八品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佽七四翻德裕將出中書謂涯曰且喜給事中封敕涯即召肅佽謂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留語謂將出之時所留下之言兩省官相呼曰閣老二人即行下書讀而行下之也下戶稼翻明日以白德裕德裕驚曰德裕不欲封還當面聞何必使人傳言且有司封駮駮北角翻豈復稟宰相意邪復扶又翻二人悵恨而去九月辛亥徵昭義節度副使鄭注至京師去年鄭注出佐昭義軍事見上卷王守澄李仲言鄭注皆惡李德裕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壬戌詔徵宗閔於興元惡烏路翻李宗閔出帥興元見上卷元年興元府至京師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冬十月辛巳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及監軍李懷仵仵疑古翻推兵馬使史元忠主留務庚寅以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是日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郭承嘏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承嘏晞之孫晞郭子儀之子璩德輿之子也權德輿元和初爲相璩求於翻

乙巳貢院奏進士復試詩賦從之唐尚書省在朱雀門北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大部附麗其旁省前一坊別有禮部南院即貢院也罷詩賦見上卷上年李德裕罷相故復之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丙午以德裕爲兵部尚書楊志誠過太原李載義自毆擊欲殺之楊志誠逐載義見上卷五年毆烏口翻幕僚諫救得免殺其妻子及從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李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將卽亮翻載義母死葬幽州志誠發取其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祭母不許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薨軍中奉其子都知兵馬使元逵知留後元逵改父所爲事朝廷禮甚謹史元忠獻楊志誠所造衮衣及諸僭物丁卯流志誠於嶺南道殺之李宗閔言李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以德裕自請留京師也

乙亥復以德裕爲鎮海節度使不復兼平章事復扶又翻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非其黨則相擠同黨則相援擠子西翻又子細翻援于元翻又于眷翻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去羌呂翻下同

臣光曰夫君子小人之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處昌呂翻譽音余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處心也私其指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辯之耳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敘位量能而授官荀卿子之言度徒洛翻量音良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彊不能斷斷丁亂翻邪正並進毀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潛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集蜹而銳翻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毀譽者爲實爲誣譽音余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驅之使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治直之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溫公此論爲熙豐發也

丙子李仲言請改名訓

幽州奏莫州軍亂刺史張元汎不知所在 十二月己卯以昭義節度副使鄭注爲太僕卿郭承嘏累上疏言其不可上不聽於是注詐上表固辭上遣中使再以告身賜之不受史極言鄭注之姦狀癸未以史元忠爲盧龍留後考異曰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爲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有詔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初宋申錫與御史中丞宇文鼎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帖由政事堂出故謂之堂帖璠孚袁翻注由是得免深德璠璠又與李訓善於是訓注共薦之自浙西觀察使徵爲尚

書左丞王璠之陰險躁自可以得禍史言其預甘露之難亦有所自來

九年春正月乙卯以王元逵爲成德節度使 巢公湊薨追贈齊王漳王湊貶巢公事見上卷五年 鄭注上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辛卯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曲江及昆明池雍錄唐曲江本秦隑州至漢爲樂遊苑基地最高四望寬敞隋營京城宇文愷以其地在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闕此地不爲居人坊巷而鑿爲池以厭勝之又會黃渠水自城外南來故隋因之也遂從城外包之入城爲芙蓉池且爲芙蓉園也漢武帝時池周回六里餘唐周七里占地三十頃又加展拓矣其地在城東南昇道坊龍華寺之南昆明池漢武帝所鑿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三輔故事云池周三百三十二頃長安志曰今爲民田夫既可以爲民田則非有水之地矣然則漢於何取水也長安志引水經曰交水西至石堨武帝穿昆明池所造有石闥堰在縣西南三十二里則昆明之周三百餘頃者用此堰之水也昆明基高故其下流尚可壅遏以爲都城之用於是並城疏別三派城內外皆賴之此池仍在括地志曰豐鎬二水皆已堰入昆明池無復流派括地志作於太宗之世則唐初仍自壅遏不廢至文宗而猶嘗加濬也然則圖經之作當在文宗後故竭而爲田也 三月冀王綵薨綵順宗子 丙辰以史元忠爲盧龍節度使 初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已離浙西傅母女師也處昌呂翻離力智翻牒留後李蟾使如詔旨德裕自浙西徵見上卷二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繫年差殊當考至是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爲不軌上怒甚召宰相及璠漢鄭注等面質之璠漢等極口誣之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言者稍息夏四月以德裕爲賓客分司 癸巳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始受之仍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款奏注見上卷上年考異記曰時論或云款外沽直名而陰事注按款彈注之文皆訐其隱慝豈有是人如此而能陰事之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舉款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時人皆哂之笑不壞顏爲哂 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隋充鎮海節度使趣之赴鎮趣讀曰促不得面辭坐救李德裕故也考異曰舊隋傳曰德裕貶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爲鄭注所忌出鎮浙西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初京兆尹河南賈餗性褊躁輕率餗桑谷翻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注上巳賜百官宴於曲江古者上巳正用三月之上巳日自魏以後但用三月三日不復用巳唐貞元間置三令節使百官選勝行樂三月三日其一也故事尹於外門下馬揖御史餗恃其貴勢乘馬直入殿中侍御史楊儉蘇特與之爭餗罵曰黃面兒敢爾坐罰俸餗恥之求出詔以爲浙西觀察使尚未行戊戌以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庚子制以鄭日上初得疾謂七年冬也王涯呼李德裕奔問起居德裕竟不至又在西蜀徵逋懸錢三十萬緡百姓愁困貶德裕袁州長史 初宋申錫獲罪事見上卷五年宦官益橫橫戶孟翻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李訓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揣初委翻數所角翻訓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己任考異曰舊傳以爲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閽弑吳子餘祭事康佐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問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未萌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五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烜許遠翻一作烜況晚翻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遺唯季翻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興寧仇士良有功興寧漢龍川縣地江左置興寧縣唐屬循州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爲上謀爲于僞翻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乙丑以士良爲左神策中尉出韋元素以士良代之守澄不悅 戊辰以左丞王璠爲戶部尚書判度支 京城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

閤（合音）須小兒心肝，民間驚懼。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下同）。鄭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李訓共構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人。上怒，六月，下虞卿御史獄（下，戶嫁翻）。注求為兩省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救楊虞卿，上怒，叱出之。壬寅，貶明州刺史（明州，後漢鄮縣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京師東南四千三百里）。左神策中尉韋元素、樞密使楊承和、王踐言居中用事，與王守澄爭權不叶。李訓、鄭注因之出承和於西川，元素於淮南，踐言於河東，皆為監軍。秋，七月，甲辰朔，貶楊虞卿虔州司馬（虔州，漢贛縣，晉置南康郡，隋為虔州，京師東南四千一十七里）。庚戌，作紫雲樓於曲江（紫雲樓在曲江之南，游經喪亂，頹圮不修，今再作之）。辛亥，以御史大夫李固言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訓、鄭注為上畫太平之策（為，于偽翻），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略，如指諸掌。上以為信然，寵任日隆。初，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因駙馬都尉沈𫊸結女學士宋若憲知樞密楊承和，得為相（𫊸，宜寄翻。宋若憲姊妹皆善屬文，德宗召入宮，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及貶明州，鄭注發其事。壬子，再貶處州長史（代宗大曆十四年，改括州為處州，京師東南四千二百七十八里）。著作郎、分司舒元輿與李訓善，訓用事，召為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鞫楊虞卿獄（唐制：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知雜）。癸丑，擢為御史中丞。元輿，元褒之兄也（舒元褒見上卷五年）。貶吏部侍郎李漢為汾州刺史，刑部侍郎蕭澣為遂州刺史（汾州，漢文帝封代王，都中都，即其地，去京師一千二百六十里。遂州，本漢德陽縣之舊壘，東晉置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去京師二千三百二十九里）。皆坐李宗閔之黨。是時，李訓、鄭注連逐三相（三相，李德裕、路隋、李宗閔），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李訓奏僧尼猥多，耗蠹公私。丁巳，詔所在試僧尼誦經，不中格者皆勒歸俗（中，竹仲翻）。禁置寺及私度人。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壞，音怪）癸亥，貶甘封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輿未作相，舊傳誤也）。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甲子，以國子博士李訓為兵部郎中、知制誥，依前侍講學士。貶左金吾大將軍沈𫊸為邵州刺史。八月，丙子，又貶李宗閔潮州司戶，賜宋若憲死。丁丑，以太僕卿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講學士。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處，昌呂翻）。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亦嘗與之言乎？」對曰：「臣豈特知其姓名，兼深知其為人。其人姦邪，陛下寵之，恐無益聖德。臣忝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戊寅，貶玨江州刺史，再貶沈𫊸柳州司戶（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丙申，詔以楊承和庇護宋申錫，韋元素、王踐言與李宗閔、李德裕中外連結，受其賂遺（遺，唯季翻），承和可驩州安置，元素可象州安置，踐言可恩州安置，令所在錮送（錮送者，禁錮而防送之。象州至京師四千九百八十九里；恩州至京師六千五百里）。楊虞卿、李漢、蕭澣為朋黨之首，貶虞卿虔州司戶，漢汾州司馬，澣遂州司馬。尋遣使追賜承和、元素、踐言死（韋元素卒如李弘楚之言）。時崔潭峻已卒，亦剖棺鞭尸。己亥，以前廬州刺史羅立言為司農少卿。立言贓吏，以賂結鄭注而得之。鄭注之入翰林也，中書舍人高元裕草制，言以醫藥奉君親，注銜之，奏元裕嘗出郊送李宗閔。壬寅，貶元裕閬州刺史（閬州，古巴子國，秦為閬中縣，西魏為隆州，唐先天中避諱改閬州，至京師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元裕，士廉之六世孫也（高士廉，長孫無忌之舅，事高祖、太宗）。時注與李訓所惡朝士，皆指目為二李之黨（惡，烏路翻。二李，德裕、宗閔）。貶逐

無虛日，班列殆空，廷中恟恟。上亦知之，訓、注恐爲人所搖，九月，癸卯朔，勸上下詔，應與德裕、宗閔親舊及門生故吏，今日以前貶黜之外，餘皆不問。人情稍安。

鹽鐵使王涯奏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德宗貞元九年初稅茶。唐志：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奏茶稅一百增之五十；今又改法而增其稅，愈重矣。

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爲忠武節度使，代杜悰。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爲。見二百四十一卷元和十五年。時弘志爲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爲上謀，召之至青泥驛，爲，于僞翻。青泥驛在藍關南。癸亥，封杖殺之。考異曰：舊傳曰：李訓既秉權，衛尉卿謀誅內豎，陳弘志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遣人封杖決殺。按此時李訓未爲相，今從實錄。

鄭注求爲鳳翔節度使，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不可。丁卯，以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考異曰：宋敏求宣宗實錄曰：固言性狷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爲黨，乃出爲興元節度。按固言鞫楊虞卿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爲宗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注爲鳳翔節度使。考異曰：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輿、李訓俱擢相，庭注自請宰臣李固言求鳳翔節度使，固言剛勁不許，惟王涯實贊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李訓雖因注得進，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注欲取名家才望之士爲參佐，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爲副使。節度副使也。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爲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卒，子恤翻。

戊辰，以右神策中尉行右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王守澄爲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唐因隋制，置十六衛，以十二衛統諸府之兵，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領軍衛，曰左右候衛。開元間府兵之法壞，乃募彍騎十二萬，分隸十二衛，每衛萬人。其後寇盜又起，置十二衛之軍，蓋復承平之舊。李訓、鄭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爲，于僞翻。下同。

己巳，以御史中丞兼刑部侍郎舒元輿爲刑部侍郎，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侍講學士李訓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元輿爲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惡，烏路翻。由是得爲相。又上懲李宗閔、李德裕多朋黨，以賈餗及元輿皆孤寒新進，賈餗少孤，客江淮間。元輿地寒，不與士齒。故擢爲相，庶其無黨耳。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期，讀曰朞。天子傾意任之。訓或在中書，或在翰林，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自中尉、樞密、禁衛諸將，見訓皆震慴，迎拜叩首。慴，之涉翻。

壬申，以刑部郎中兼御史知雜李孝本權知御史中丞。孝本，宗室之子，依訓、注得進。

李聽自恃勳舊，不禮於鄭注。注代聽鎮鳳翔，先遣牙將丹駿至軍中慰勞。丹，姓；駿，名。姓譜：丹姓，丹朱之後。勞，力到翻。誣奏聽在鎮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爲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爲忠武節度使。

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略，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於是以王涯兼榷茶使。榷，古岳翻。涯知不可而不敢違，人甚苦之。

鄭注欲收僧尼之譽，固請罷沙汰，從之。是年七月，李訓乞沙汰僧尼。

李訓、鄭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好，呼到翻。贈揚州大都督。訓、注本因守澄進，注事見二百四十三卷穆宗長慶二年，訓事見上八年。卒謀而殺之，卒，子恤翻。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略盡矣。

乙酉，鄭注赴鎮。

庚子，以東都留守、司徒兼侍中裴度兼中書令，餘如故。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爲當路所軋，耆，渠脂翻。軋，乙轄翻。置之散地。散，悉。但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橫，戶孟翻。知將

敗矣。十一月丙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癸丑，以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李載義兼侍中。丁巳，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戊午，以京兆尹李石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以京兆少尹羅立言權知府事。石，神符之五世孫也。襄邑王神符，淮安王神通之弟。己未，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梧，懷其斧，以爲親兵。梧，蒲項翻。白梧，猶言白梃也。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滻水源出藍田縣境之西，稍北行，至白鹿原西，郎趨京城。王守澄蓋葬於白鹿原西南。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幷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先，悉薦翻。已而幷注去之。去，羌呂翻。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不報平安。唐制，凡朝，皇帝既升御座，金吾將軍奏左右廂內外平安。奏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臣遞門奏訖。言夜中聞奏，禁門已扃，於隔門遞入以奏也。因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下同。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紫宸，內殿也；含元，前殿也。上欲往觀甘露，故百官自紫宸退而出，立班於含元殿，以左右金吾仗在含元殿前左右也。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軟輿，蓋以襉褥襯而爲之，下施網，令人舉之。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還，音旋。又如字。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未可遽宣布，考異曰：按訓與韓約共謀詐爲甘露，而自言非真瑞者，蓋欲使宦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兆衆仍請其覆視」，今從實錄。恐天下稱賀。」上曰：「豈有是邪！」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之。帥，讀曰率。宦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入受敕。獨東兵入，河東兵也。東上逸河字。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關，門牡也。上，時掌翻。下來上同。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即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北出。唐宮殿中罘罳以絲爲之，狀如網，以捍燕雀，非如漢宮闕之罘罳也。今諸宦者能決之而出，則可知矣。程大昌曰：罘罳者，鏤木爲之，其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鎖，其狀扶疎，故曰罘罳。讀如浮思，猶曰髣髴也。因其形似而想其本狀，自可見矣。罘罳之名既立，於是隨其所施而附著以爲之名，其在宮闕，則爲闕上罘罳，臣朝於君，至闕下，復思所奏，是也。在陵垣，則爲陵上罘罳，王莽斫去陵上罘罳，而曰使人無復思漢者，是也。却而求之上古，則禮記疏屏，亦其物也。疏者，刻爲雲氣而中空玲瓏也。又有網戶，刻爲連文，遞爲綴屬，其形如網也。宋玉曰：網戶朱綴，刻方連，是也。既曰刻，則是雕木爲之，其狀如網耳，後人因此遂有直織絲網而張之簷窗以護禽雀者。文宗甘露之變，出殿北門，裂斷罘罳而去，是真網也。此又於放楚辭而施網焉者也。元微之爲承旨時，詩曰：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沿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自注云：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予案網索乃是無壁，或有窗處以索掛網，遮護飛雀，故云網索，猶掛鈴之索爲鈴索也。宋元獻喜子京召還爲學士，詩曰：網索軒窗邃，鑾坡羽衛重。用微之句也。若並今世俗語求之，則門屏鏤明格子，是也。其制與青瑣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耳。訓攀輿呼曰：呼，火故翻。「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自東來，邏，郎佐翻。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自西來，從，才用翻。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迤邐入宣政門，迤，移爾翻。邐，力爾翻。宣政門，宣政殿門也。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者郗志榮奮拳毆其胷，偃於地。郗，丑之翻。毆，烏口翻。偃者，偃仰而仆也。乘輿既入門，隨闔，宦者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

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衣於既翻。走馬而出，揚言於道曰：我何罪而竄謫！人不之疑。王涯、賈餗、舒元輿還中書，相謂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請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自便！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慙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等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討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王涯等將會食，諸宰相每日會食於政事堂。吏白有兵自內出，逢人輒殺。涯等狼狽步走，兩省及金吾吏卒千餘人填門爭出，門尋闔，其不得出者六百餘人皆死。士良等分兵閉宮門，索諸司捕賊黨。索山客翻，下同。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死者又千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諸司印及圖籍、帷幕、器皿俱盡。又遣騎各千餘出城追亡者，又遣兵大索城中。舒元輿易服單騎出安化門，安化門，長安南面西頭第一門。禁兵追擒之。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涯時年七十餘，被以桎梏，掠治不勝苦，被皮義翻。桎之日翻。梏古沃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勝音升。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王璠歸長興里私第，閉門，以其兵自防。河東節度之兵也。神策將至門，呼曰：王涯等謀反，欲起尚書為相，魚護軍令致意！魚弘志時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將即亮翻。璠喜，出見之。將趨賀再三，將即亮翻。璠知見紿，涕泣而行。至左軍，見王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於王守澄，王涯第二十，王璠第五。漏言事見上卷五年。豈有今日邪！璠俛首不言。又收羅立言於太平里，及涯等親屬奴婢，皆入兩軍繫之。戶部員外郎李元皐，訓之再從弟也，訓實與之無恩，亦執而殺之。故嶺南節度使胡証，家鉅富，証音正。禁兵利其財，託以搜賈餗入其家，執其子溉殺之。溉音概。又入左常侍羅讓、詹事渾鐬、翰林學士黎埴等家，左常侍，左散騎常侍也。鐬火外翻。掠其貲財，掃地無遺。鐬，瑊之子也。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剽匹妙翻。互相攻劫，塵埃蔽天。癸亥，百官入朝，朝直遙翻。日出，始開建福門，建福門在大明宮丹鳳門之右。惟聽以從者一人自隨。從才用翻。禁兵露刃夾道。至宣政門，尚未開。時無宰相，御史知班，百官無復班列。新書儀衛志曰：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熏鑪、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兩觀。監察御史二人立于東西朝堂甎道以涖之。平明，傳點畢，內門開。監察御史領百官入，夾階，監門校尉二人執門籍，曰唱籍；既視籍，曰在。入畢而止。次門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觀象門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門，文班自東門而入，武班自西門而入，至閤門亦如之。夾階校尉十人同唱，入畢而止。宰相、兩省官對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鍾鼓樓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書省官為首。武班供奉者立于橫街之北，次千牛中郎將，次千牛將軍，次過狀中郎將一人，次接狀中郎將一人，次押柱中郎將一人，次排階中郎將一人，次押散手仗中郎將一人，次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凡殿中省監、少監，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分左右隨繖扇而立。東宮官居上臺之次，王府官又次之，唯三太、三少、賓客、庶子、王傅隨本品。侍中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留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觀此可以知甘露之亂蕩無朝儀矣。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召左僕射令狐楚、右僕射鄭覃等升殿示之。上悲憤不自勝，勝音升。謂楚等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誠如此，罪不容誅！因命楚、覃留宿中書，參決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敘王涯、賈餗反事浮汎，其紀事浮汎，書以王涯等非實反也。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時坊市剽掠者猶未止，命左右神策將楊鎮、靳遂良等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衢其俱翻。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賈餗變服潛民間經宿，自知無所逃，素服乘驢詣興安門，自言：我宰相賈餗也，為姦人所汚，興安門，大明宮南面西來第一門。汚烏故翻。可送我詣兩軍！門者執送西軍。西軍，右神策軍也，在大明宮西。

(西內苑中)李孝本改衣綠(衣於既翻)猶服金帶以帽障面單騎奔鳳翔(欲依鄭注也)至咸陽西追擒之甲子以右僕射鄭覃同平章事李訓素與終南僧宗密善往投之宗密欲剃其髮而匿之其徒不可訓出山(剃他計翻山即謂終南山)將奔鳳翔為盩厔鎮遏使宋楚所擒(盩厔音舟窒)械送京師至昆明池訓恐至軍中更受酷辱謂送者曰得我則富貴矣聞禁兵所在搜捕汝必為所奪不若取我首送之送者從之斬其首以來乙丑以戶部侍郎判度支李石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前河東節度使李載義復舊任(王璠得罪故載義復舊任)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于廟社徇于兩市(唐太廟在朱雀街東第一街之東北來第二坊太社在街西第一街之西北來第二坊兩市長安城中東市西市也)命百官臨視腰斬于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穉直利翻)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百姓觀者怨王涯榷茶或詬詈或投瓦礫擊之(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詈力智翻擊郎狄翻) 臣光曰論者皆謂涯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橫罹覆族之禍(橫戶孟翻)臣獨以為不然夫顛危不扶焉用彼相(論語載孔子之言焉於虔翻)涯餗安高位飽重祿訓注小人窮奸究險(究極也)力取將相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為恥國家危殆不以為憂偷合苟容日復一日(復扶又翻)自謂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願之哉一旦禍生不虞足折刑剭(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剭音屋剭者誅殺不於市周制誅大臣適甸師謂之剭折而設翻)蓋天誅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涯有再從弟沐(從才用翻)家於江南老且貧聞涯為相跨驢詣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落猶落也莫薄也落莫唐人常語)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命(造七到翻)及涯家被收(被皮義翻)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輿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獨免(王沐之弃命躁之禍也舒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也禍福之應天豈爽哉)是日以令狐楚為鹽鐵轉運使左散騎常侍張仲方權知京兆尹(考異曰實錄乙丑閣門使馬元贄已宣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止是口宣至此乃降敕耳)時數日之間生殺除拜皆決於兩中尉(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己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搢紳兄弟甥姪僅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廣默然無以為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曰不為此物木柎措大不合更在此坐夫街談以好物為物木柎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藩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胤故胤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胤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太中初始入朝為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為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上不豫知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等(惡烏路翻似先姓義逸名誗直嚴翻)李訓鄭注因之遣分詣鹽州靈武涇原夏州振武鳳翔巡邊(夏戶雅翻)命翰林學士顧師邕為詔書賜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六道即謂鹽靈夏涇原振武鳳翔也)丙寅以師邕為矯詔下御史獄(下遐稼翻)先是鄭注將親兵五百已發鳳翔至扶風(宋白曰扶風縣本漢美陽縣地今京兆府武功縣北美陽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今岐陽縣置岐山縣武德三年分岐山縣於圍川城置圍川縣貞觀八年改扶風縣九域志鳳翔府東至扶風八十里先悉薦翻)扶風令韓遼知其謀不供具攜印及

吏卒奔武功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仇士良等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張仲清令取注仲清惶惑不知所爲押牙李叔和說仲清曰叔和爲公以好召注說式芮翻爲于僞翻好如字以好召之言示之以無猜忌意也屏其從兵於坐取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才用翻坐徂臥翻事立定矣仲清從之伏甲以待注注恃其兵衞遂詣仲清叔和稍引其從兵享之於外注獨與數人入既啜茶啜樞悅翻飲也叔和抽刀斬注因閉外門悉誅其親兵乃出密敕宣示將士遂滅注家并殺副使錢可復節度判官盧簡能觀察判官蕭傑掌書記盧弘茂等及其枝黨死者千餘人可復徽之子錢徽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簡能綸之子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以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傑俛之弟也蕭俛事穆宗位至宰相史言錢可復等皆名家子以託身非人并命朝廷未知注死丁卯詔削奪注官爵令鄰道按兵觀變以左神策大將軍陳君奕爲鳳翔節度使戊辰夜張仲清遣李叔和等以注首入獻考異曰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誘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奏朝觀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鄜十九日也至扶風聞訓敗乃還似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不書日以傳疑梟於興安門人情稍安京師諸軍始各還營詔將士討賊有功及娖隊者官爵賜賚各有差娖側角翻右神策軍獲韓約於崇義坊己巳斬之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折之舌翻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分扶問翻從才用翻下導從同辛未李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內懷姦罔雖兵衞甚設鬼得而誅之臣願竭赤心以報國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足矣從才用翻其兩道所獻衣糧並乞停寢從之十二月壬申朔顧師邕流儋州至商山賜死儋都甘翻儋州漢儋耳郡至京師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商山即商嶺也所謂繞霤七盤是也貞元七年商州刺史李西華患此路之險自藍田至內鄉開新道七百餘里迴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行旅便之榷茶使令狐楚奏罷榷茶從之王涯誅乃罷榷茶度支奏籍鄭注家貲得絹百餘萬匹它物稱是稱尺證翻庚辰上問宰相坊市安未李石對曰漸安然比日寒冽特甚比毗至翻蓋刑殺太過所致鄭覃曰罪人周親前已皆死周親孔安國曰周至也其餘殆不足問時宦官深怨李訓等凡與之有瓜葛親瓜葛有所附麗言非至親或牽從中表相附麗以叙親好若瓜葛然或蹔蒙獎引者誅貶不已故二相言之李訓鄭注既誅召六道巡邊使田全操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無貴賤當盡殺之癸未全操等乘驛疾驅入金光門金光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二門京城訛言有寇至士民驚譟縱橫走縱子容翻塵埃四起兩省諸司官聞之皆奔散有不及束帶韈而乘馬者韈勿發翻鄭覃李石在中書顧吏卒稍稍逃去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且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屬之欲翻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六典唐都城三重外一重名京城內一重名皇城又內一重名宮城亦名子城左金吾大將軍陳君賞帥其衆立望仙門下大明宮城南面五門望仙門在丹鳳門之左帥讀曰率謂敕使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後乃定是日

坊市惡少年皆衣緋皂衣於旣翻皂在早翻持弓刀北望見皇城門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剽匹妙翻幾居衣翻時兩省官應入直者皆與其家人辭訣甲申敕罷修曲江亭館以鄭注之言而修之注誅乃罷丁亥詔逆人親黨自非前已就戮及指名收捕者餘一切不問諸司官雖爲所脅從涉於詿誤詿古賣翻又戶卦翻皆赦之他人無得相告言及相恐愒愒許葛翻見亡匿者勿復追捕見賢遍翻復扶又翻三日內各聽自歸本司時禁軍暴橫橫戶孟翻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勝音升出爲華州刺史華戶化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諠元賞使覘之覘丑廉翻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閣本大明宮圖下馬橋在建福門北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跽其几翻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屬之欲翻行當繼至遂杖殺之考異曰開成紀事以祕書少監王會爲京兆尹按薛元賞已爲京兆尹紀事誤乃白服見士良白服即待罪之素服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爲于僞翻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初武元衡之死詔出內庫弓矢陌刀給金吾仗使衛從宰相事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從才用翻至建福門而退至是悉罷之

開成元年春正月辛丑朔上御宣政殿赦天下改元

仇士良請以神策仗衛殿門諫議大夫馮定言其不可南牙十六衛之兵至此雖名存實亡然以北軍衛南牙則外朝亦將聽命於北司旣紊太宗之紀綱又增宦官之勢焰故馮定言其不可乃止定宿之弟也馮宿穆宗長慶初知制誥二月癸未上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國榮寵荷下可翻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訓等實欲討除內臣兩中尉自爲救死之謀遂致相殺誣以反逆誠恐非辜設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剽匹妙翻橫戶孟翻流血千門漢武帝起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後世遂謂宮門爲千門僵尸萬計搜羅枝蔓中外恫疑恫音通痛也又敕動翻臣欲身詣闕庭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否音鄙孥音奴子也孥戮戮及子也事亦無成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丙申加從諫檢校司徒天德軍奏吐谷渾三千帳詣豐州降三月壬寅以袁州長史李德裕爲滁州刺史袁州漢宜春縣地隋置袁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八十里滁州二千五百六十四里左僕射令狐楚從容奏王涯等既伏辜從千容翻其家夷滅遺骸弃捐請官爲收瘞以順陽和之氣爲于僞翻瘞於計翻呂令孟春掩骼埋胔以死氣逆生也上慘然久之命京兆收葬涯等十一人於城西各賜一襲考異曰開成紀事云京兆尹薛元賞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仇士良潛使人發之弃骨於渭水丁未皇城留守郭皎按舊制車駕行幸則京城置留守今天子在上京而皇城置留守當考觀下奏則知置皇城留守宦官之意也奏諸司儀仗有鋒刃者請皆輸軍器使軍器使即軍器庫使內諸司使之一也遇立仗別給儀刀從之儀刀以木爲之以銀裝之具刀之儀而已劉從諫復遣牙將焦楚長上表讓官讓檢校司徒復扶又翻稱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

聽則涯等宜蒙湔洗（湔則前翻）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祿（荷下可翻）因暴揚仇士良等罪惡辛酉上召見楚長慰諭遣之時士良等恣橫（橫戶孟翻）朝臣日憂破家及從諫表至士良等憚之由是鄭覃李石粗能秉政（粗坐伍翻）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　夏四月乙卯以澧州司戶李宗閔爲衡州司馬凡李訓指爲李德裕宗閔黨者稍收復之　淄王協薨（協憲宗子）

甲午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固言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左僕射令狐楚代之　戊戌上與宰相從容論詩之工拙（從千容翻）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史言鄭覃能守經學以輔其君）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　己酉上御紫宸殿宰相因奏事拜謝外間因訛言天子欲令宰相掌禁兵已拜恩矣由是中外復有猜阻（復扶又翻）人情恟恟士民不敢解衣寢者數日乙丑李石奏請召仇士良等面釋其疑上爲召士良等出（爲于僞翻）上及石等共諭釋之使毋疑懼然後事解　閏月乙酉以太子太保分司李聽爲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散蘇旱翻）惟聽爲可以然　乙未李固言薦崔球爲起居舍人鄭覃再三以爲不可上曰公事勿相違覃曰若宰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右軍右神策軍）上取之入宮秋七月右拾遺魏謩上疏以爲陛下不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爲之）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光武時宋弘爲大司空嘗讌見御座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爲撤之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可乎對曰陛下進德臣不勝其喜）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上即出孝本女（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謩疏云取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謩不之知又取次女謩乃知之上疏故也）擢謩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髫齔孤露（髫徒聊翻小兒垂髮也齔初覲翻小兒毀齒也）故收養宮中謩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謩徵之五世孫也（魏徵以直事太宗）鄜坊節度使蕭洪詐稱太后弟（事始二百四十二卷大和二年）事覺八月甲辰流驩州於道賜死趙縝呂璋等皆流嶺南（縝止忍翻）初李訓知洪之詐洪懼辟訓兄仲京置幕府先是自神策軍出爲節度使者軍中皆資其行裝至鎭三倍償之有自左軍出鎭鄜坊（左軍左神策軍）未償而死者軍中徵之於洪洪恃訓之勢不與又徵於死者之子洪教其子遮宰相自言訓判絕之仇士良由是恨洪太后有異母弟在閩中孱弱不能自達（孱鉏山翻）有閩人蕭本從之得其內外族諱因士良進達於上且發洪之詐洪由是得罪上以本爲眞太后弟戊申擢爲右贊善大夫　九月丁丑李石爲上言宋申錫忠直（爲于僞翻）爲讒人所誣竄死遐荒未蒙昭雪上俛首久之既而流涕泫然（俛美辨翻俯也泫胡犬翻）曰茲事朕久知其誤奸人逼我以社稷大計兄弟幾不能保（謂漳王湊也幾居衣翻）況申錫僅全腰領耳非獨內臣外廷亦有助之者皆由朕之不明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謂漢昭帝知燕蓋上官之詐也）鄭覃

李固言亦共言其冤上深痛恨有慙色庚辰詔悉復申錫官爵以其子慎微爲成固尉（成固縣屬興元府）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桉（桉與案同又桉也句斷）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易以豉翻）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冬十一月丁巳貶益梧州司戶（梧州因蒼梧郡而名至京師五千五百里好呼到翻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樂音洛史炤曰鞠以皮爲之今通謂之毬）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遝達合翻）未嘗解顏閒居或徘徊眺望（眺他弔翻）或獨語歎息壬午上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爲理者不可以速成（爲理猶言爲治也）上曰朕每讀書恥爲凡主李石曰方今內外之臣其間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遵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爲善甲申上復謂宰相曰（復扶又翻）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對曰此皆臣等之罪也　有司以左藏積弊日久（藏徂浪翻）請行檢勘且言官典罪在赦前者請宥之上許之既而果得繒帛妄稱漬污者（漬疾智翻污烏故翻）敕赦之給事中狄兼謩封還敕書曰官典犯贓理不可赦上諭之曰有司請檢之初朕既許之矣與其失信寧失罪人卿能奉職朕甚嘉之　十二月庚戌以華州刺史盧鈞爲嶺南節度使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爲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撓奴巧翻又奴教翻）陛下亦宜有以褒之庶幾內外奉遵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鈞至鎮以清惠著名　己未淑王縱薨（縱順宗子）

二年春二月己未上謂宰相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爲相（竇易直爲相於長慶寶曆）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弃之是亦不爲至公也　均王緯薨（緯順宗子）　三月有彗星出於張（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八丈餘（長直亮翻）壬申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甲辰上對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兼侍書柳公權於便殿（柳公權先除翰林侍書學士今以翰林學士兼侍書）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澣戶管翻）衆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爲諫議（杜佑通典曰中書舍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得比）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爲之乙巳以公權爲諫議大夫餘如故

戊戌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節度使李泳奔懷州軍士焚府署殺泳二子大掠數日方止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恃所交結貪殘不遵其下不堪命故作亂丁未貶泳澧州長史（澧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澧音禮）戊申以左金吾將軍李執方爲河陽節度使　秋七月癸亥振武奏党項三百餘帳剽掠逃去（剽匹妙翻下同）　給事中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記文王之爲世子也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史炤曰膳食曰養具食曰膳膳之爲言善也）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爲太子不令設）溫乃辭侍讀辛未罷守本官（考異曰舊傳曰累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太子）

温二五太子不能行其言温稍疎上不悅乃以温為太常少卿未幾拜給事中按温已為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振武突厥百五十帳叛剽掠營田戊寅節度使劉沔擊破之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立敬宗之子休復為梁王執中為襄王言楊為杞王成美為陳王癸丑立皇子宗儉為蔣王蔣古國名左傳凡蔣邢茅胙祭河陽軍士既逐李泳日相扇欲為亂九月李執方索得首亂者七十餘人山客翻悉斬之餘黨分隸外鎮然後定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劉昫曰時上好文鄭覃以宰臣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福建奏晉江百姓蕭弘稱太后族人晉江故晉安郡晉安縣地吳置東安縣晉改曰晉安隋改曰南安開元八年分南安置晉江縣帶泉州詔御史臺按之戊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固言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甲寅御史臺奏蕭弘詐妄詔遞歸鄉里令所過給食而遞歸也不之罪冀得其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二（起著雍敦牂，盡玄黓閹茂，凡五年。）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下

開成三年春正月甲子，李石入朝，中塗有盜射之，（射，食亦翻。）微傷，左右奔散，石馬驚，馳歸第。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唐諸坊之南北皆有門，以時啓閉。斷，音短。）僅而得免。上聞之，大驚，命神策六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乙丑，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京城數日方安。丁卯，追贈故齊王湊為懷懿太子。（知湊之冤也。湊廢枉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

戊申，以鹽鐵轉運使、戶部尚書楊嗣復，戶部侍郎、判戶部李珏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云二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按珏與嗣復並命，今從實錄。）判、使如故。（判，謂判戶部；使，謂鹽鐵轉運使。）嗣復，於陵之子也。（楊於陵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二年。於，音烏。）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橫，（橫，戶孟翻。）忘身徇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粗，坐五翻。惡，烏路翻；下同。）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累表稱疾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丙子，以石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陳夷行性介直，惡楊嗣復為人，每議政事，多相詆斥。壬辰，夷行以足疾辭位，不許。

上命起居舍人魏謩獻其祖文貞公笏。（魏徵謚曰文貞。）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而不敢翦伐；今思魏徵之正直，則亦當寶愛其故笏。）

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復，扶又翻。援，于元翻；下同。）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宦官諷上。上臨朝，謂宰相曰：「宗閔積年在外，宜與一官。」（李宗閔貶見上卷大和九年。）鄭覃曰：「陛下若憐宗閔之遠，止可移近北數百里，（近，其靳翻。）不宜再用；用之，臣請先避位。」陳夷行曰：「宗閔曏以朋黨亂政，陛下何愛此纖人！」（纖人，猶言小人也。）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洪州，京師東南三千九十里。）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訐，居謁翻。）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每仗下，天子與宰相議政事，郎、舍人亦分侍左右；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覃等皆爭，既退，故上因問之。）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丁酉，以衡州司馬李宗閔為杭州刺史。（唐制：衡州中，洪州上都督府，杭州上。中州司馬從五品下，大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下，上州刺史從三品。）

李固言與楊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史言文宗明不足以燭理。）

三月，牂柯寇涪州清溪鎮，（牂柯蠻在涪州東九百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涪，音浮。）鎮兵擊卻之。

初，大和之末，杜悰為鳳翔節度使，有詔沙汰僧尼。（事見上卷大和八年。）時有五色雲見于岐山，（見，賢遍翻；下同。）近灋門寺，民間訛言佛骨降祥，（佛骨在法門寺，故云然。）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佛若果愛僧尼，當見於京師。」未幾，獲白兔，（幾，居豈翻。未幾，言未得幾何時也。）監軍又欲奏之，曰：「此西方之瑞也。」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馴，松倫翻。畜，吁玉翻。）旬日而斃。監軍不悅，以為掩蔽聖德，獨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鎮鳳翔，（按通鑑上卷大和八年九月庚申，以鳳翔節度使李聽為忠武節度使，代杜悰；丁卯，以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注誣奏聽在鳳翔貪虐，冬十月乙亥，以聽為太子太保分司，復以杜悰為忠武節度使。若如上卷所書，則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八月，有甘露降於紫

宸殿前櫻桃之上上親采而嘗之百官稱賀其十一月遂有金吾甘露之變及悰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詩注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司馬相如封禪書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謂騶虞也山海經騶虞如虎五色尾長於身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前在鳳翔不奏白兔眞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敘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石季龍暴虐得蒼麟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石虎字季龍唐避廟諱故稱其字以是觀之瑞豈在德玄宗嘗爲潞州別駕中宗時玄宗爲潞州別駕及即位潞州奏十九瑞玄宗曰朕在潞州惟知勤職業此等瑞物皆不知也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爲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它日謂宰相曰時和年豐是爲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意必此鄭覃之言夏五月乙亥詔諸道有瑞皆無得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臘饗太廟唐制四孟及臘享于太廟唐臘用寅及饗太淸宮玄宗天寶二年以西京玄元皇帝廟爲太淸宮元日受朝奏祥瑞皆停六典凡大祥瑞隨即表奏文武百寮詣闕奉賀其它並年終具表以聞有司告廟百寮詣闕奉賀又儀制令大瑞即隨表奏聞中瑞下瑞申報有司元日聞奏今皆停罷考異曰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爲因杜悰進言今兼取之

初靈武節度使王晏平自盜贓七千餘緡上以其父智興有功王智興有討横海之功免死長流康州晏平密請於魏鎭幽三節度使魏帥何進滔鎭帥王元逵幽帥史元忠使上表雪己上不得已六月壬寅改永州司戶

八月己亥嘉王運薨運代宗子

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爲楊賢妃所譖而死唐因隋制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爲夫人正一品開元中玄宗以后妃四星一爲后有后而復置四妃非典法乃置惠妃麗妃華妃以代三夫人其後復置貴妃蓋復唐初四妃之制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好呼到翻昵尼質翻近其靳翻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曰是宜爲天子乎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少詩照翻下同容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御史中丞狄兼謩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癸亥翰林學士六人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復上表論之復扶又翻上意稍解是夕太子始得歸少陽院如京使王少華等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爲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及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

義武節度使張璠在鎭十五年穆宗長慶三年璠代陳楚鎭義武爲幽鎭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朝廷未及制置疾甚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效河北故事及薨軍中欲立元益觀察留後李士季不可衆殺之又殺大將十餘人壬申以易州刺史李仲遷爲義武節度使義武馬軍都虞候何淸朝自拔歸朝癸酉以爲儀州刺史宋白曰遼州樂平郡唐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爲箕州先天二年以玄宗嫌名改爲儀州

朝廷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在鎭久大和六年李彥佐代殷侑鎭義昌甲戌以德州刺史劉約爲節度副使欲以代之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日甘露之變之後宦官專横遂至於此癸未始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狀至中書然後檢勘施行先奏聞於上得旨中書以其狀付中書方與檢勘由歷而施行之

冬十月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爲留後

太子永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庚子暴薨考異曰按文宗後見緣橦者而泣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祕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以不悛過是日暴薨諡曰莊恪

乙巳以左金吾大將軍郭旼爲邠寧節度使旼眉貧翻柳公權傳作敏考異曰舊傳子儀

子姪名皆連日旁。今從實錄。）宰相議發兵討易定。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仰，牛向翻。）急之則靡所不為，緩之則自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張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乃上表以不便李仲遷為辭，朝廷為之罷仲遷。（為，于偽翻。）十一月，詔俟元益出定州，其義武將士始謀立元益者，皆赦不問。以義昌節度使李彥佐為天平節度使，以劉約為義昌節度使。丁卯，張元益出定州。（考異曰：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請公璠子元益纘統軍務。公璠乃孝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誡元益歸闕。三軍復劫幽、鎮、魏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伐而克之，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討之不遲。上前互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益詔意云：敕張元益：爾太祖孝忠功烈鼎彝，垂於不朽；斷乃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士南向稽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苫廬，請監軍使、幕府進諸道例各知留後。公璠遂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穆公者，李珏也。按實錄，璠定州牙將，非孝忠孫；又李德裕此年不為相。補國史蓋傳聞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庚午，上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頗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德宗以郭子儀為尚父。）太后叔父，（太后，即謂太皇郭太后。）在官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俛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是日，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旼家。（太皇太后居興慶宮，興慶宮謂之南內。使，疏吏翻。還，如字。）

上好詩，（好，呼到翻。）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今之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

甲戌，以蔡州刺史韓威為義武節度使。（張元益既出定州，乃除韓威。）

河東節度使司徒中書令裴度以疾求歸東都。（裴度治第東都集賢里，號綠野堂。）十二月辛丑，詔度入知政事，遣中使敦諭上道。（上，時掌翻。）

鄭覃累表辭位。丙午，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是歲，吐蕃彝泰贊普卒，弟達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僅能自守，久不為邊患。達磨荒淫殘虐，國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按吐蕃衰，回鶻衰，而唐亦衰矣。考異曰：彝泰卒及達磨立，實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四年春閏正月己亥，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此長安平樂里第也。）不能入見。（見，賢遍翻。）上勞問賜賚使者旁午。（勞，力到翻。）三月丙戌，薨。諡曰文忠。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少，詩照翻。）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四月戊辰，上稱判度支杜悰之才，楊嗣復、李珏因請除悰戶部尚書。陳夷行曰：恩旨當由上出，自古失其國，未始不由權在臣下也。珏曰：陛下嘗語臣云，（語，牛倨翻。）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

五月丁亥，上與宰相論政事，陳夷行復言不宜使威福在下。（復，扶又翻。）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也。（王傅散地，自宰執以下貶官者居之。）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政事堂在中書省。）遂趨出。上遣使召還，勞之，（勞，力到翻。）曰：鄭覃失言，卿何遽爾！覃起謝曰：臣愚拙，意亦不屬嗣復。（屬，之欲翻。）而遽如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累，良瑞翻。）退，三上表辭位，上遣中使召出之。癸巳，始入朝。丙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

等深疾之（史言小人排君子不遺餘力）

上以鹽鐵推官檢校禮部員外郎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温不聽上奏稱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依前鹽鐵推官（姚勗權知職方員外郎而韋温爭之檢校禮部郎中而温不復言者蓋唐制藩鎮及諸使僚屬率帶檢校官而權知則為職事官故也）

六月丁丑上以其事問宰相楊嗣復對曰温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為于偽翻）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温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癸未以張元益為左驍衛將軍以其母侯莫陳氏為趙國太夫人賜絹二百匹易定之亂侯莫陳氏說諭將士（說式芮翻）且戒元益以順朝命故賞之

甲辰以太常卿崔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鄲郾之弟也（鄲多寒翻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

八月辛亥鄜王憬薨（憬憲宗子）

癸酉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言蕭本詐稱太后弟上下皆稱蕭弘是真以本來自左軍故弘為臺司所抑（蕭本事見上卷元年蕭弘事見二年臺司謂御史臺官吏主案驗蕭弘者）今弘詣臣求臣上聞（上時掌翻）乞追弘赴闕與本對推以正真偽詔三司鞫之

冬十月乙卯上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記注起居注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惟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郎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敢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因制敕稍稍筆削以廣國史之闕起居舍人本記言之職惟編詔書不及它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大和九年詔起居郎舍人凡入閤日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觀故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鄉嘗觀之對曰此鄉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珏非之丙寅立敬宗少子陳王成美為皇太子（為楊妃及成美見殺張本）

丁卯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橦傳容翻字樣曰本音同今借為木橦字唐有都盧緣橦伎即此伎也）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泫胡犬翻以太子永死於非命也）召教坊劉楚材等四人宮人張十十等十人責之曰構會太子皆爾曹也今更立太子（更工衡翻）復欲爾邪（復扶又翻）執以付吏己巳皆殺之上因是感傷舊疾遂增

十一月三司按蕭本蕭弘皆非真太后弟本除名流愛州弘流儋州（愛州漢九真郡梁置愛州至京師八千八百里）而太后真弟在閩中終不能自達

乙亥上疾少閒（閒讀如字）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赧奴版翻）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考異曰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鬱鬱不樂五年春風痺稍間坐思政殿問周墀云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汝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不復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四日帝崩恐非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是歲天下戶口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回鶻相安允合特勒柴革謀作亂彰信可汗殺之相掘羅勿將兵在外以馬三百賂沙陀朱邪赤心借其兵共攻可汗可汗兵敗自殺國人立𩢍馺特勒為可汗（𩢍安盍翻馺先合翻　考異曰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飢族帳離散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磧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温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嗢沒斯為陳利害云云嗢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援帝自天德引軍至磧口援之為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攻可汗牙帳胡特勒

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爲署颯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卽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披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爲可汗安得因溶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級特勒爲可汗新傳亦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爲可汗今從之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赤心執宜之子也

五年春正月己卯詔立潁王瀍爲皇太弟瀍直連翻應軍國事權令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且言太子成美年尚沖幼未漸師資漸子廉翻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可復封陳王時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己乃言太子幼且有疾更議所立更工衡翻李珏曰太子位已定豈得中變士良弘志遂矯詔立瀍爲太弟考異曰唐闕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宗爲潁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潁王瀍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卽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者數四意以安王爲兄卽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知安潁孰爲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褰裙走出犄言曰大者潁王也大家左右以王魁梧頎長皆呼爲大王且與中尉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亦其次第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潁王神氣抑揚隱于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擁前至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尋下詔以潁王瀍立爲皇太弟權句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蓋亦取於闕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繆誤闕史雜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是日士良弘志將兵詣十六宅迎潁王至少陽院百官謁見於思賢殿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見賢遍翻沈持林翻斷丁亂翻慍於問翻與安王溶皆素爲上所厚異於諸王辛巳上崩于太和殿年三十二以楊嗣復攝冢宰癸未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說式芮翻考異曰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武宗卽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實錄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考異曰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日攢歛成服按文宗以二日崩豈得二日遽有此敕必誤也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以甘露之事也凡樂工及內侍得幸於文宗者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藩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記檀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曰儼然在憂服之中詩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注疚病也在憂病之中復扶又翻以哀慕爲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彼已在天網之內無所逃伏旬日之外行之何晚不聽辛卯文宗始大斂大行十一日而始大斂非禮也斂力贍翻武宗卽位甲午追尊上母韋妃爲皇太后二月乙卯赦天下丙寅謚韋太后曰宣懿夏五月己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嗣復罷爲吏部尚書以刑部尚書崔珙同平章事兼鹽鐵轉運使珙居竦翻秋八月壬戌葬元聖昭獻孝皇帝于章陵章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二十里廟號文宗庚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珏坐爲山陵使龍輴陷輴敕倫翻記天子龍輴註載柩車也畫龍於轅罷爲太常卿貶京兆尹敬昕爲郴州司馬郴丑林翻義武軍亂逐節度使陳君賞君賞募勇士數百人復入軍城誅亂者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入朝九月甲戌朔至京師丁丑以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庚辰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致理猶言致治也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黨先帝深知朋黨

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卒，子恤翻。戾由執心不定，故姦人得乘間而入也。間，古莧翻；下疑間同。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去，羌呂翻。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好，呼到翻。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累，魯水翻。以至禍敗。茲事大誤，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陛下當面詰之，詰，去吉翻。事苟無實，得以辯明；若其有實，辭理自窮。小過則容其悛改，悛，丑緣翻。大罪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心銜之。一旦獨延欽義，置酒中堂，情禮極厚，陳珍玩數牀，罷酒，皆以贈之。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敕復還淮南，復，扶又翻。欽義盡以所餉歸之。德裕曰：「此何直！」言此物所直能幾何也。卒以與之。卒，子恤翻。其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欽義頗有力焉。史言李德裕亦不免由宦官以入相。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黠，下八翻。戛，訖黠翻。即古之堅昆，唐初結骨也，後更號黠戛斯。結骨入貢，見一百九十八卷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考異曰：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扢斯。今從會昌伐叛記、杜牧樊川集、新舊傳、實錄。乾元中為回鶻所破，自是隔閡不通中國。閡，牛代翻。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回鶻牙橐駝行四十日。青山在劍河西。其人悍勇，悍，戶旰翻；又侯旰翻。吐蕃、回鶻常賂遺之，遺，唯季翻。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遣相國將兵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黠戛斯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詈回鶻曰：詈，力智翻。「汝運盡矣，我必取汝金帳！」金帳者，回鶻可汗所居帳也。及掘羅勿殺彰信，立𥁞馺，事見上年。回鶻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回鶻，大破之，殺𥁞馺及掘羅勿，考異曰：舊傳作句錄末賀，今從新傳。焚其牙帳蕩盡。回鶻諸部逃散。其相馺職特勒厖等十五部西奔葛邏祿，邏，郎佐翻。一支奔吐蕃，一支奔安西。可汗兄弟嗢沒斯等，嗢，烏沒翻。及其相赤心、僕固、特勒那頡啜，啜，樞悅翻。各帥其眾抵天德塞下，就雜虜貿易穀食，帥，讀曰率。貿，音茂。且求內附。冬，十月，丙辰，天德軍使溫德彝奏回鶻潰兵侵逼西城，西城，朔方西受降城也。亘六十里，不見其後，亘，橫亘也。邊人以回鶻猥至，恐懼不安。詔振武節度使劉沔屯雲迦關以備之。新志：單于府有雲伽關。振武節度治單于府。迦，古牙翻；又居伽翻。考異曰：新傳、實錄作雲伽關，今從一品集。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薨，軍中推其子都知兵馬使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興慶宮，積慶殿號積慶太后。蕭太后，文宗之母。

十一月，癸酉朔，上幸雲陽校獵。

故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諫議大夫裴夷直漏名，由是出為杭州刺史。考異曰：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唐制，千牛備身掌執御刀，服花鈿繡衣綠，執象笏，宿衛侍從。宋白曰：唐制，千牛進馬並以資蔭補。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蔭子，唐制，從五品以上皆得蔭子。開府從一品，宜得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恚，於避翻。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惡之，惡，烏路翻。出為婺州刺史。婺州，春秋越之西界，漢為會稽郡烏傷縣地，吳置東陽郡，陳置縉州，隋平陳為婺州，其地於天文為婺女之分。京師東南四千七百里。婺，亡遇翻。

十二月，庚申，以何重順知魏博留後事。

立皇子峻為杞王。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 諱瀍，穆宗第五子。

會昌元年春，正月，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劉

沔奏回鶻已退，詔沔還鎮。自雲迦關還鎮。二月，回鶻十三部近牙帳者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新志：鸊鵜泉北十里入磧，經麚鹿山、鹿耳山至錯甲山。據李德裕言，錯子山東距釋迦泊三百里。考異曰：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二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壬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為黠戛斯所迫，帥衆來歸，至錯子山，乃自立為可汗。二年七月，冊為烏介可汗。三月，甲戌，以御史大夫陳夷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楊嗣復出為湖南觀察使，李珏出為桂管觀察使。士良屢譖弘逸等於上，勸上除之。乙未，賜弘逸、季稜死，遣中使就潭、桂州誅嗣復及珏。湖南觀察使治潭州，桂管觀察使治桂州。潭州，古長沙郡，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桂州，秦取陸梁地，為桂林郡；吳分桂林置始安郡；梁置桂州，至京師水陸路四千七百六十里。杜悰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少，詩照翻。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丙申，德裕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又邀樞密使至中書，使入奏，以為：「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冤，兩河不臣者由茲恐懼，得以為辭；德宗後悔，錄其子孫。劉晏之死，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李正己等請晏罪，見二年。貞元初，帝寤，許晏歸葬。貞元五年，擢晏子執經太常博士，宗經秘書郎。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宋申錫事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五年。追悔事見上卷開成元年。為，于偽翻。嗣復、珏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泣涕極言：「陛下宜重慎此舉，毋致後悔！」上曰：「朕不悔。」三命之坐，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冤。今未奉聖旨，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特為卿等釋之。」為，于偽翻。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坐，徂臥翻。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陳王，成美也。嗣復、弘逸志在安王。安王，溶也。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楊妃請立安王，故云然。嗣復仍與妃書云：『姑何不效則天臨朝！』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復，扶又翻。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上曰：「楊妃嘗有疾，文宗聽其弟玄思入侍月餘，以此得通指意。朕細詢內人，情狀皎然，非虛也。」遂追還二使，二使，一往潭，一往桂。更貶嗣復為潮州刺史，李珏為昭州刺史，昭州，至京師四千四百三十六里。裴夷直為驩州司戶。考異曰：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二人素為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鄲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為湖南觀察使，李珏為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為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及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立，賴山陵使崔鄲、鹵簿使王起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立，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貶湖南。明年，誅季稜、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逸、季稜，不當至此月始再貶嗣復等。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實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勸帝意者，帝恭欲殺之，中使發，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延英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靈鑒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尹，皆云聞有使去，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鄲次至，陳相最後至，已巳時。奏，余令三相會食，自寫狀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問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既知，只是一二人嗣復、李珏。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去，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遣貶，推此一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徽得丞相兩省官不諸日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閤，必不捨衆容德裕，方數解以扣頭流血，裕數不得，它人固不可。衆及召入延英，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前奏事，竭懇流涕云云。上既搖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實錄，亦采獻替記。宋白曰：天福六年，修撰起居注賈緯奏：伏睹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惟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采訪遺文及耆舊傳說，編六十五卷，目為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館修述。詔褒賞，付史館。

夏，六月，乙巳，詔：「自今臣下論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

譏邪。以魏博留後何重順爲節度使。上命道士趙歸眞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授法籙。道家符籙起於張道陵，盛於寇謙之；崇而信之，則後魏世祖、唐武宗也。授，當作受。右拾遺王哲上疏切諫，坐貶河南府士曹。考異曰：實錄：道士趙歸眞等八十一人於三殿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籙。右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爲道士，不從；又上書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令與道士趙歸眞於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實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眞建道場，親受法籙，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崇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蓋舊紀誤。劉彥謨事相類，今從實錄。秋，八月，加仇士良觀軍容使。

天德軍使田牟、監軍韋仲平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嗢，烏沒翻。塞下，吐谷渾、沙陀、党項皆世與爲仇，請自出兵驅逐。党，底朗翻。上命朝臣議之。議者皆以爲嗢沒斯叛可汗而來，不可受，宜如牟等所請，擊之便。上以問宰相李德裕，以爲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謂助收兩京，平安史之亂也。今爲鄰國所破，部落離散，窮無所歸，遠依天子，無秋毫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運糧食以賜之，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邪也。呼韓邪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之甘露二年。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史記秦李斯之言。不如擊之。德裕曰：彼吐谷渾等各有部落，見利則銳敏爭進，不利則鳥驚魚散，各走巢穴，走，音奏。安肯守死爲國家用！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爲患。縱使侵暴邊境，亦須徵諸道大兵討之，豈可獨使天德擊之乎！時詔以鴻臚卿張賈爲巡邊使，使察回鶻情僞。臚，陵如翻。使，疏吏翻。考異曰：一品集賜嗢沒斯等詔曰：天德軍遷至，覽所奏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臣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沮。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未還，上問德裕曰：嗢沒斯等請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謂之叛將，則恐不可。若可汗在國，嗢沒斯等帥衆而來，則於體固不可受。今聞其國敗亂無主，將相逃散，或奔吐蕃，或奔葛邏祿，惟此一支遠依大國。觀其表辭危迫懇切，豈可謂之叛將乎！降，戶江翻。朝，直遙翻。將，即亮翻。況嗢沒斯等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始立烏介，自無君臣之分。分，扶問翻。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俟其攻犯城鎮，然後以武力驅除，或於吐谷渾等部中少有抄掠，聽自讎報，亦未可助以官軍。先鬪之以離其交，此在兵法，害者不察耳。抄，楚交翻。仍詔田牟、仲平毋得邀功生事，常令不失大信，懷柔得宜，彼雖戎狄，必知感恩。辛酉，詔田牟約勒將士及雜虜，雜虜，即吐谷渾、沙陀、党項等部落。毋得先犯回鶻。考異曰：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死，部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嗢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率數千帳近西城。田牟以聞。烏介又令其相頡干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偃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末，回鶻爲黠戛斯所破，部族離散，烏介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云云，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饑饉尤甚，漸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糴糧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擄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仲平上表，請退渾、党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又居其半。上令宰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會要集奏狀中。按舊紀、實錄皆采集衆書爲之，事前後多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九月，戊辰朔，詔河東、振武嚴兵以備之。牟，布之弟也。田布，弘正之子，死於史憲誠之亂。

癸巳，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陳行泰主留務。李德裕請遣使慰撫回鶻，且運糧三萬斛以賜之。上以爲疑。閏月，己亥，開延英，召宰相議之。陳夷行於候對之所唐自德宗以後，宰臣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閤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閤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召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屢言資盜糧不可。德裕曰：今徵兵未集，天德孤危，儻不以此糧啗飢

虜嚃徒濫翻且使安靜萬一天德陷沒咎將誰歸李德裕之本謀是也至於此言特以韜陳夷行之喙耳若以用兵大勢言之固將不計一城得失也此弊自唐及宋皆然嗚呼可易言哉夷行至上前遂不敢言上乃許以穀二萬斛賑之賑止忍翻考異曰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二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實錄十一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縝至嗢沒斯處詰問月末始云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仍賑米二萬斛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嗢沒斯等耳上雖許賜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王會併賜之二萬斛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并以閏九月中卹降使賜米也以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牛僧孺為太子太師先是漢水溢壞襄州民居先悉薦翻壞音怪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廢之者使居散地也史言李德裕以私怨而廢牛僧孺盧龍軍復亂復扶又翻下同殺陳行泰立牙將張絳考異曰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泰慘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詔以絳知兵馬事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為一人誤也今從舊仲武傳伐叛傳實錄初陳行泰逐史元忠遣監軍傔傔苦念翻監軍傔監軍之傔從也以軍中大將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賜詔常太速諳烏含翻比毗至翻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留監軍傔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雄武軍在薊州廣漢川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詣京師稱絳慘虐請以本軍討之冬十月仲舒至京師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仲武范陽舊將張光朝之子性忠義通書習戎事人心嚮之鄉者張絳初殺行泰召仲武欲以留務讓之牙中一二百人不可仲武行至昌平絳復却之今計仲武纔發雄武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八百外有土團五百人團結土人為兵故謂之土團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苟人心不從兵三萬何益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嬀州南至幽州二百九十里東至檀州二百五十里檀州有大王北來保要鹿固赤城邀虜石子龍七鎮嬀居為翻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幽州昌平縣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按今居庸關在燕京之北一百二十里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李德裕因吳仲舒之言固心服張仲武之方略矣命掌燕留務豈徒然哉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先自發兵為朝廷討亂為于偽翻與之則似有名德裕既未敢保張仲武又恐與其初論河朔事勢者相違故然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上校獵咸陽

十一月李德裕上言今回鶻破亡大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通事舍人苗縝齎詔詣嗢沒斯縝止忍翻令轉達公主兼可卜嗢沒斯逆順之情從之

上頗好田獵及武戲武戲謂毬鞠騎射手搏等好呼到翻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郭太后妃憲宗於上為祖母時居興慶宮以養從容問為天子之道從千容翻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上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橫賜橫下孟翻

癸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鄲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初黠戛斯既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自謂李陵之後唐書曰黠戛斯人皆長大赤髮皙面綠瞳以黑髮者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與唐同姓遣達干十人奉公主歸之於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達干盡殺之質公主南度磧質音致磧七迹翻屯天德軍境上天德軍境北至磧口三百里公主遣使上表言可汗已立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頡干伽斯等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公主可汗考異曰新傳曰達干奉主來歸烏介怒擊達干殺之南度磧進攻天德城劉沔屯雲伽關拒却之按烏介方倚唐為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十二月庚辰制遣右金吾大將軍王會等慰問回鶻仍賑

米二萬斛，又賜烏介可汗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讀曰飄。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欲借振武一城，前代未有此比，比，毗至翻，例也。或欲別遷善地，求大國聲援，亦須於漢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

二年春正月，以張仲武爲盧龍節度使。朝廷以回鶻屯天德、振武北境，以兵部郎中李拭爲巡邊使，察將帥能否。拭，鄘之子也。李鄘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二年。二月，淮南節度使李紳入朝。丁丑，以紳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河東節度使苻澈修杷頭烽舊戍以備回鶻。杷頭烽北臨大磧，東望雲州，西望振武。杷，蒲巴翻。李德裕奏請增兵鎮守，及修東中二受降城以壯天德形勢，從之。右散騎常侍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判院事。玄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元和四年，集賢御書院學士、直學士皆用五品，如開元故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德裕以恩非己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此德裕所以不能免朋黨之譏也。回鶻復奏求糧，復，扶又翻。及尋勘吐谷渾、党項所掠，又借振武城。詔遣內使楊觀賜可汗書，諭以城不可借，餘當應接處置。處，昌呂翻。三月，李拭巡邊還，稱振武節度使劉沔有威略，可任大事。時河東節度使苻澈疾病，疾甚曰病。庚申，以沔代之；以金吾上將軍李忠順爲振武節度使。遣將作少監苗縝冊命烏介可汗，使徐行駐於河東，俟可汗位定，然後進。既而可汗屢侵擾邊境，縝竟不行。回鶻嗢沒斯以赤心桀黠難知，黠，下八翻。先告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赤心并僕固殺之，那頡啜收赤心之衆七千帳東走。考異曰：伐叛記曰：赤心宰相欲謀犯塞，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可汗帳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赤心怙力負氣，潛圖厲階，爲嗢沒斯所紿，誘以俱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與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勒那頡啜擁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嗢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戮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頡戰勝，全占赤心下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軍西北界。新傳曰：嗢沒斯以赤心姦桀難得要領，即密約田牟，誘赤心斬帳下。按一品集賜可汗敕書雖云去歲嗢沒斯已至近界，今可汗既立，彼又降附，然賜可汗書意又云嗢沒斯自本國破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公主已是二年，是則嗢沒斯自有部衆，雖遙降烏介，身未嘗往也，安得斬赤心、僕固於帳下乎！且赤心若不賓烏介，又安肯隨嗢沒斯同謁烏介乎！蓋嗢沒斯自惡赤心桀黠，誘至己之帳下而殺之耳。今從新傳。又伐叛記嗢沒斯殺赤心於烏介至天德下連言之，舊傳亦然，新傳在召諸道兵討烏介下。按一品集據回鶻到橫水柵，未知是那頡特下，爲復是可汗遣來。蓋那頡特下脫勒字，即那頡啜也。然則虜犯橫水在赤心死後，故置於此。河東奏回鶻兵至橫水，考異曰：實錄，苻澈奏回鶻掠橫水事在正月李拭巡邊前。按一品集此狀云宜密詔劉沔、忠順，則狀必在李忠順鎮振武之後也。蓋澈在太原時奏之，沔除河東後德裕方有此奏，故置於此。殺掠兵民，今退屯釋迦泊東。李德裕上言：釋迦泊西距可汗帳三百里，烏介時移帳保錯子山。未知此兵爲那頡所部，爲可汗遣來。宜且指此兵云不受可汗指揮，擅掠邊鄙，密詔劉沔、仲武仲武，張仲武也。先經略此兵，如可以討逐，事亦有名，摧此一支，可汗必自知懼。夏四月庚辰，天德都防禦使田牟奏回鶻侵擾不已，不俟朝旨，已出兵三千拒之。壬午，李德裕奏：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道兵集，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雲、朔、天德以來羌、渾各出兵奮擊回鶻，凡所虜獲，並令自取。回鶻羈旅二年，糧食乏絕，人心易動，易，以豉翻。宜詔田牟招誘降者，給糧轉致太原，不可留於天德。嗢沒斯情僞雖未可知，然要早加官賞。考異曰：一品集異域歸忠傳序云：二年四月甲申，回鶻大特勒嗢沒斯率其國特勒、宰相等內附。而此四月十八日狀已言嗢沒斯從款者，蓋嗢沒斯自欲誅赤心之時已從款於田牟，至二十日乃帥衆至天德軍。故其授左金吾大將軍制云：屬歲款誠，布于邊將，尋執反虜，不遺君親，其餘孽之徒，曾靡秋毫之犯，旋屬回鶻所履大節甚明。蓋回鶻亂亡，嗢沒

（斯本與赤心等來歸唐，而邊吏疑阻，故赤心等叛，欲犯塞，而嗢沒斯先告邊吏，誘赤心之衆東走，而嗢沒斯帥其衆降唐也。）縱使不誠，亦足爲反閒。（閒，古莧翻。）且欲擬其忠義，爲討伐之名，令遠近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爲天德都團練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其言。初，大和中，河西党項擾邊，文宗召石雄於白州，（雄流白州，見二百四十四卷大和二年。）隸振武軍爲裨將，屢立戰功，以王智興故，未甚進擢，至是德裕舉用之。甲申，嗢沒斯帥其國特勒宰相等二千二百餘人來降。（考異曰：一品集，嗢沒斯特勒等狀，五月四日上；實錄在五月丙申，蓋據奏到之日也。今從歸忠傳序。）

上信任李德裕，觀軍容使仇士良惡之。（惡，烏路翻。）會上將受尊號，御丹鳳樓宣赦，或告士良：宰相與度支議草制，減禁軍衣糧及馬芻粟。士良揚言於衆曰：如此，至日，軍士必於樓前誼譁。德裕聞之，乙酉，乞開延英自訴。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赦書初無此事，且赦書皆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言！士良乃惶愧稱謝。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赦天下。

五月，戊申，遣鴻臚卿張賈安撫嗢沒斯等，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懷化郡王；其次酋長，官賞有差。（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賜其部衆米五千斛，絹三千匹。那頡啜帥其衆自振武、大同，東因室韋、黑沙，南趣雄武軍，窺幽州。（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張仲武遣其弟仲至將兵三萬迎擊，大破之，斬首捕虜不可勝計，（勝音升。）悉收降其七千帳，分配諸道。那頡啜走，烏介可汗獲而殺之。（考異曰：伐叛記曰：仲武招降赤心下潰兵及可汗下部落，前後三萬餘人，分配諸道，回鶻種族遂至寡弱。新、舊紀皆無仲武破回鶻事。舊回紇傳曰：仲武大破那頡之衆，全收七千帳，殺戮收擒老小共九萬人，那頡中箭，透駝羣潛脫，烏介獲而殺之。一品集幽州紀聖功碑曰：公前後受降二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大都督外宰相四人，其他裨王騎將不可備載。諸書皆不言仲武破那頡啜月日，故附於此。）

時烏介衆雖衰減，尚號十萬，駐牙於大同軍北閭門山。楊觀自回鶻還，（還，音旋。）可汗表求糧食、牛羊，（因楊觀之還而上表。）且請執送嗢沒斯等。詔報以糧食聽自以馬價於振武糴三千石。（回鶻自唐代以來，以馬與中國互市，隨其直而償其價。）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羊，中國所鮮，（鮮，息淺翻。）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科調，（調，徒弔翻。）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不隨可汗已及二年，慮彼猜嫌，（彼謂烏介。）窮迫歸命，前可汗正以猜虐無親，致內離外叛，今可汗失地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殘，（復，扶又翻；下同。）則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務在兼愛，已受其降，（謂受嗢沒斯降也。）於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

嗢沒斯入朝。六月，甲申，以嗢沒斯所部爲歸義軍，以嗢沒斯爲左金吾大將軍，充軍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陳夷行罷爲左僕射。秋，七月，以尚書右丞李讓夷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嵐州人田滿川據州城作亂，劉沔討誅之。

嗢沒斯請置家太原，與諸弟竭力扞邊；詔劉沔存撫其家。烏介可汗復遣其相上表借兵助復國，又借天德城，詔不許。初，可汗往來天德、振武之間，剽掠羌、渾，（剽，匹妙翻。）又屯杷頭烽北。（宋白曰：杷頭烽在朔川。）朝廷屢遣使諭之，使還漠南；可汗不奉詔。李德裕以爲那頡啜屯於山北，烏介恐其與奚、契丹連謀邀遮，故不敢遠離塞下。（離，力智翻。）望敕張仲武諭奚、契丹與回鶻共滅那頡啜，使得北還。及那頡啜死，可汗猶不去，議者又以爲回鶻待馬價，詔盡以馬價給之，又不去。八月，可汗帥衆過杷頭烽南，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鬭至雲州城門。（宋白曰：雲州，古平城之地，北至長城三百里，至蕃界。今大元大同府治大同縣，領雲中、白登二

（縣又有雲內州領柔服蠻川二縣）刺史張獻節閉城自守。吐谷渾党項皆挈家入山避之。庚午，詔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屯太原及振武、天德，俟來春驅逐回鶻。（考異曰實錄六月回鶻寇雲州劉沔出太原兵禦之又云劉沔救雲州為回鶻所敗七月又云烏介過天德至杷頭烽突入大同川驅太原部落牛馬數萬轉戰至雲州新紀正月回鶻寇橫水柵略天德振武軍三月回鶻寇雲朔六月劉沔及回鶻戰于雲州敗績按一品集奏回鶻事宜狀臣等見楊觀說緣回鶻赤心下兵馬多散在山北恐其與奚契丹室韋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遠去今因賜仲武詔令諭以朝旨緣回鶻曾有忠効又因可汗殘破歸附國家朝廷事體須有存恤今奚契丹等與其同力討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南出漢界免有滯留此狀雖無月日約須在楊觀自回鶻還赤心死那頡啜未敗前也又賜可汗書云一昨數使却回皆言可汗只待馬價及令交付之次又聞所止屢遷則是可汗邀求馬價而朝廷於此盡以給之也又七月十九日狀云望賜可汗書得嗢沒斯表稱在本國之時各有本分馬其馬價絹並合落下請汗充遣奉以可汗本國殘破久在邊陲此已量與嗢沒斯優賞其嗢沒斯以下本分馬價絹便賜可汗然則給其馬價必在七月十九日前當是時回鶻必未寇雲州敗劉沔突入大同川掠太原牛馬故朝廷曲徇所求欲其早離塞下北去尚未有攻討之意也又實錄八月壬戌朔李德裕奏請遣石雄所管取公主擒可汗戊辰又奏斫營事令且任辛未詔發陳許徐汝襄陽兵屯太原振武天德救援按一品集德裕論討襲回紇狀云臣頻奉聖旨緣回鶻漸逼杷頭烽早須討襲臣比知戎虜不解攻城只知馬上馳突臣料必無遊奕伏道又不會斫營必令石雄以義武馬軍兼選渾馬驍精選步卒以為羽翼銜枚夜襲必易成功狀無月日實錄據七日狀云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故置之朔日耳此時猶云漸逼杷頭烽則是尚未知已過杷頭烽南也又八月七日論回鶻事宜狀云回鶻自至杷頭烽北已是數旬奏報寂然更無侵軼察其情狀只與在天德振武界首不殊臣等今月一日所商量石雄斫營事望且令住更審候事勢據此狀意則是緣未知可汗深入犯雲州也又八月十日請發陳許等兵狀云臣等昨日已於延英面奏請太原振武天德各加兵備請更徵發陳許徐汝襄陽等兵至河冰合時深慮可汗突出過河緣與吐蕃連結則為患不細深要防虞其所徵諸道兵恐不可停須令及冰未合各到所在然則回鶻突入大同川犯雲州必在八月之初一日七日猶未知九日始奏到故詔發兵守備驅逐實錄新紀皆誤今從舊紀）丁丑，賜嗢沒斯與其弟阿歷支、習勿啜、烏羅思皆姓李氏，名思忠、思貞、思義、思禮。（嗢沒斯曰思忠阿歷支曰思貞習勿啜曰思義烏羅思曰思禮考異曰舊紀六月嗢沒斯等至京師制以嗢沒斯充歸義軍使賜姓名李思忠以回鶻宰相愛邪勿為歸義軍副使賜姓名李弘順回鶻傳曰二年冬三年春回鶻七部共三萬衆相次降於幽州詔配諸道有嗢沒斯愛邪勿等諸部降振武皆賜姓李氏及名思忠思貞思義今從實錄）國相愛邪勿姓愛名弘順，仍以弘順為歸義軍副使。上遣回鶻石戒直還其國，賜可汗書，（考異曰舊紀此詔在劉沔張仲武招討使下按一品集八月十八日狀稱日來臣等聞外議云石誠直久在京城事無巨細靡不諳遠非緣收入[illegible]其處置因求奉使意在脫身又云石誠直先有兩男逃走必是已入回鶻料其此去豈肯盡心伏望速詔劉沔所在勒迴然則遣石誠直賜可汗書必在此狀之前未知後來果曾勒回否也）諭以自彼國為紇吃斯所破，（紇吃斯即黠戛斯一名紇吃斯蓋語音相近）來投邊境，撫納無所不至。今可汗尚此近塞，（近其靳翻）未議還蕃，或侵掠雲朔等州，或鈔擊羌渾諸部。（鈔楚交翻）遙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謂恃大和公主以邀中國揣初委翻好呼到翻）每觀蹤由，實懷馳突之計。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己，未忍幸災。可汗宜速擇良圖，無貽後悔。上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頡干迦斯書，以為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呼韓邪事見漢宣帝紀）及今大和公主入謁太皇太后，求哀乞憐，則我之救卹無所愧懷。（言無所愧於懷也）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睥匹詣翻睨研計翻驁五到翻）邀求過望，如在本蕃，又深入邊境，侵暴不已，求援繼好，（好呼到翻）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忿怒，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回鶻為紇吃斯所破，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回鶻忿怒之心，不施於彼，（彼謂紇吃斯）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如此！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事見漢宣元帝紀）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戊子，李德裕等上言：若如前詔河東等三道嚴兵守備，（三道河東盧龍振武也）俟來春驅逐，乘回鶻人困馬羸之時，（羸倫為翻）又官軍免盛寒之苦，則幽州兵宜令止屯本道，以俟詔命。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月之間，以河朔兵益河東兵，必令收功於兩月之內。今聞外議紛紜，互有異同，儻不一詢群情，終為浮辭所撓，（撓奴教翻又奴巧翻）望令公卿集議。詔從之。時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九月，以劉沔兼招撫回鶻使，如須驅

逐其諸道行營兵，權令指揮，以張仲武爲東面招撫
回鶻使，其當道行營兵及奚、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
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回鶻西南面招討使，（此河西謂北河之西。）皆會軍于太原。令沔屯鴈門關。（鴈門關在代州鴈門縣，即陘嶺關。）
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歲督其貢賦，且詷唐
事。（監，古銜翻。使，疏吏翻。詷，火迥翻，又翻正翻。）張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盡
殺回鶻監使等八百餘人。仲武破那頡啜，得室韋酋
長妻子，（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室韋以金帛羊馬贖之，仲武不受，曰：
但殺監使則歸之！癸卯，李德裕等奏：河東奏事官孫
儔適至，云回鶻移營近南四十里。（近，其靳翻。）劉沔以爲此
必契丹不與之同，恐爲其掩襲故也。據此事勢，正堪
驅除，臣等問孫儔，若與幽州合勢，迫逐回鶻，更須益
幾兵，儔言不須多益兵，唯大同兵少，得易定千人助
之足矣。上皆從之。詔河東、幽州、振武、天德各出大兵，
移營稍前，以迫回鶻。　上聞太子少傅白居易名，欲
相之，（易，以豉翻。相，息亮翻。）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惡，烏路翻。）乃言
居易衰病，不任朝謁，（任，音壬。）其從父弟左司員外郎敏
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甲辰，以敏中爲翰林學
士。（爲敏中排德裕張本。）李思忠請與契苾、沙陀、吐谷渾六千騎
合勢擊回鶻。乙巳，以銀州刺史何清朝、蔚州刺史契
苾通分將河東蕃兵詣振武，受李思忠指揮。通，何力
之五世孫。（契苾種帳，大和中附於振武。契苾何力，太宗時來朝，遂留宿衛。蔚，紆勿翻。契，欺訖翻。）　冬，十月，
丁卯，立皇子峴爲益王，岐爲兗王。　黠戛斯遣將軍
踏布合祖等至天德軍，言先遣都呂施合等奉公主
歸之大唐，至今無聲問，不知得達，或爲姦人所隔。今
出兵求索，（索，山客翻。）上天入地，期於必得。（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又言將
徙就合羅川，居回鶻故國，（回鶻舊居薛延陀北娑陵水上，去長安七千里。開元中，破突厥，徙牙烏德鞬山、昆河之間，南距漢高闕塞一千七百里。）兼已得安西、北庭、達靼等五部
落。（李心傳曰：達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靺鞨之後也。靺鞨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勃海，惟黑水完疆。及勃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爲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達靼。達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達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達靼，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貫骨鏃而已。余謂李心傳，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傳聞書之。）　十一月，辛卯朔，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
言，請出部兵五千討回鶻，詔不許。　上遣使賜大和
公主冬衣，命李德裕爲書賜公主，略曰：先朝割愛降
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今回鶻所
爲甚不循理，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
靈！欲侵擾邊疆，豈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爲其國母，
足得指揮；若回鶻不能稟命，則是棄絕姻好，今日已
後，不得以姑爲詞。（大和公主，憲宗女也，於上爲姑。）　上幸涇陽校獵。乙
卯，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閤中諫曰：陛下比來遊
獵稍頻，（比，毗志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上改容
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
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己未，以少逸爲給事中，朗爲
左諫議大夫。　劉沔、張仲武固稱盛寒，未可進兵，請
待歲首，（唐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欲待來春進兵。）李忠順獨請與李思忠俱進。
十二月，丙寅，李德裕奏請遣思忠進屯保大柵，從之。
丁卯，吐蕃遣其臣論普熱來告達磨贊普之喪。（會要：會昌二年，贊普卒。至十二月，遣論贊等來告喪。考異曰：實錄，丁卯，吐蕃贊普卒，遣使告喪，廢朝三日。贊普立僅三十餘年，有心疾，不知國事，委政大臣焉。命將作少監李景爲弔祭使。據補國史，彝泰卒後又有達磨贊普，此年卒者達磨也。文宗實錄不書彝泰贊普卒，舊傳及續會要亦皆無達磨。新書據補國史，疑文宗實錄闕略，故它書皆因而誤。彝泰以元和十一年立，至此二十七年，然開成三年已卒，達磨立至此五年，而實錄云僅三十年，亦是誤以達磨爲彝泰也。）命將作少監李璟爲弔祭使。
劉沔奏移軍雲州。　李忠順奏擊回鶻，破之。　丙

戊戌立皇子嶧爲德王嵯爲昌王嶧音亦嵯才何翻初吐蕃達磨贊普有佞幸之臣以爲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離胡爲贊普綝丑林翻纔三歲佞相與妃共制國事吐蕃老臣數十人皆不得預政事首相結都那見乞離胡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比年災異之多乃爲此也比毗至翻爲于僞翻老夫無權不得正其亂以報先贊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𠠎面慟哭而出佞相殺之滅其族國人憤怒又不遣使詣唐求冊立洛門川討擊使論恐熱洛門川在渭州隴西縣東南漢來歙破隗純於落門即此考異曰補國史曰恐熱姓末名農力吐蕃國法不呼本姓但王族則曰論宰相族則曰尚其中字即蕃號也熱者例皆言之如中華呼郎性悍忍多詐謀乃屬其徒告之曰屬之欲翻聚會其徒也賊捨國族立綝氏專害忠良以脅衆臣且無大唐冊命何名贊普吾當與汝屬舉義兵入誅綝妃及用事者以正國家天道助順功無不成遂說三部落得萬騎三部落吐蕃渾末之分居河隴者或云吐渾党項渾末說式芮翻是歲與青海節度使同盟舉兵自稱國相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之思羅棄輜重西奔松州王珪曰從隴州青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之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恐熱遂屠渭州思羅發蘇毗吐谷渾羊同等兵合八萬保洮水焚橋拒之洮土刀翻恐熱至隔水語蘇毗等曰語牛倨翻賊臣亂國天遣我來誅之汝曹奈何助逆我今已爲宰相國內兵我皆得制之汝不從將滅汝部落蘇毗等疑不戰恐熱引驍騎涉水蘇毗等皆降思羅西走追獲殺之恐熱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川至松州所過殘滅尸相枕藉枕職任翻藉慈夜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三 起昭陽大淵獻盡閼逢困敦七月凡一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中

會昌三年春正月，回鶻烏介可汗帥衆侵逼振武，劉沔遣麟州刺史石雄、都知兵馬使王逢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及契苾、拓跋三千騎襲其牙帳，拓跋即党項部落也帥讀曰率契欺訖翻 考異曰舊回鶻傳云豐州刺史石雄後唐獻祖紀年錄云石州刺史石雄按是時田牟爲豐州刺史今從實錄 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望回鶻之衆寡，見氈車數十乘，氈車以氈爲車屋乘繩證翻 從者皆衣朱碧，類華人，從才用翻下侍從同衣於既翻華人謂中國人也 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諜達協翻間也 公主至此，家也，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潛與侍從相保，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爲十餘穴，引兵夜出，直攻可汗牙帳，至其帳下，虜乃覺之。可汗大驚，不知所爲，棄輜重走，重直用翻 雄追擊之。庚子，大破回鶻於殺胡山，殺胡山即黑山 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去。雄迎大和公主以歸。考異曰舊石雄傳曰二年回鶻大略雲朔劉沔以太原之師屯於雲州沔謂雄曰國家以公主之故不欲急攻我輩捍邊但能除患專之可也雄受教自選勁騎得沙陀部落兼契苾拓跋雜虜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時虜帳逼振武雄既入城登堞視其衆寡見氈車數十云云遂迎公主還太原回鶻傳烏介去幽州八十里下營是夜河東劉沔帥兵奄至烏介驚走東北依和解室韋下營不及將大和公主同走石雄兵遇公主帳因迎歸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沔表帝爲前鋒回鶻可汗樹牙於殺胡山帝寅石雄銜枚夜進圍其牙帳烏介可汗輕騎而遁帝於牙帳謁見大和公主奉而歸國授一品集會昌二年十月十七日狀訪聞劉沔頗練邊事唯臨機決策不免遲疑深恐遇事慎重常失事機望賜劉沔詔比緣回鶻未爲侵擾且務綏懷今既殺[illegible]邊人[illegible]劫牛[illegible]已有詔達令[illegible]除自度便宜臨機[illegible]變不得過[illegible]虜皆得[illegible]指揮[illegible]假以使名令諸軍節制邊境之事皆以[illegible]向後或[illegible]一切自取機便不必皆候進止實錄戊寅詔劉沔云云如[illegible]裕此狀則沔嘗取不俟詔旨擅遣石雄襲擊可汗牙帳況已有不[illegible]奏之詔也[illegible]裕日[illegible]北便是沙[illegible]中野[illegible]用[illegible]兵若以步卒[illegible]之理[illegible]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騎[illegible]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制虜分役散記曰上問討襲之計德裕奏若以步兵與回鶻野戰必無勝理回鶻恃[illegible]公主同行臣思得一計料回鶻必未知有所警石雄驍勇無敵若令揀蕃渾及漢兵銳卒銜枚夜進必取得公主可汗可擒上從之遂令石雄領蕃渾及漢兵夜進回鶻果無備遂奔伏道宜至[illegible]帳幕方覺遂取得公主惟可汗輕騎而遁按德裕專自請兵所營事而石雄於城上見公主牙帳迎得之非因德裕之策今不取 斬首萬級，降其部落二萬餘人。丙午，劉沔捷奏至。

李思忠入朝，自以回鶻降將，懼邊將猜忌，降戶江翻猜即亮翻 乞并弟思貞等及愛弘順皆歸闕庭。

庚戌，以石雄爲豐州都防禦使。賞破回鶻之功也

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胡嶠曰黠戛之北黑車子突厥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詳考新舊書黑車子即室韋之一種按是時黠戛斯詔云黑車子去漢界一千餘里 考異曰舊回鶻傳云烏介部[illegible]走東北約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韋下營聚妹與室韋依附之今從伐叛記實錄新傳舊張仲武傳又云烏介既敗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黑車子蓋以李德裕紀聖功碑云烏介并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種屬意黑車彼所謂康居用郅支故事耳致此誤也 其潰兵多詣幽州降。

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詔停歸義軍，置歸義軍見上卷上年 以其士卒分隸諸道爲騎兵，優給糧賜。

辛未，黠戛斯遣使者注吾合索獻名馬二。新書曰注吾虜姓也合言猛也索者左也謂武猛善左射者索作素宋白曰素上聲 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飲於禁翻勞力到翻 甲戌，上引對，班在勃海使之上。上欲令趙蕃就頡戛斯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上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復扶又翻 以唐兵萬人戍之，不知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通！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考異曰德裕傳曰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辭與此同獻替記曰三年二月十一日延英德裕奏九日奉宣令臣等問趙蕃討黠戛斯求安西北庭恐不可其下辭亦與此同按實錄辛未注吾合索始至命趙蕃飲勞之丙子中書門下奏九日奉宣其辭亦與獻替記同不知宋敏求何書得此辛未及丙子日也今且從其日繫於注吾合索入對之下以傳疑 上乃止。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珙罷爲右僕射。黠戛斯求冊命，李德裕奏宜與之結歡，令自將兵求殺使者罪人黠戛斯遣使者送大和公主，爲回鶻所殺，事見上卷上年。及討黑車子。上恐加可汗之名，即不脩臣禮，踵回鶻故事，求歲遺及賣馬，遺，唯季翻。下同。猶豫未決。德裕奏：「黠戛斯已自稱可汗，今欲藉其力，恐不可吝此名。回鶻有平安史之功，故歲賜絹二萬匹，且與之和市。黠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遽求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如回鶻稱臣，乃行冊命；又當敘同姓以親之，使執子孫之禮。」上從之。

庚寅，太和公主至京師，改封安定大長公主；大和公主。以長慶元年嫁回鶻，至此得還。安定，新書作定安。長，知丈翻。詔宰相帥百官迎謁於章敬寺前。帥，讀曰率。公主詣光順門，去盛服，脫簪珥，謝回鶻負恩、和蕃無狀之罪。唐公主入蕃者謂之和蕃公主，今大和公主以回鶻犯邊，故自謝和蕃無狀。去，羌呂翻。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陽安等六公主不來慰問安定公主，各罰俸物及封絹。陽安公主，順宗之女。宋白曰：不至者陽安、宣城、真寧、義寧、臨真、真源、義昌六公主。賜魏博節度使何重順名弘敬。

三月，以太僕卿趙蕃爲安撫黠戛斯使。上命李德裕草賜黠戛斯可汗書，諭以「貞觀二十一年，黠戛斯先君身自入朝，二十一年，當作二十二年。授左屯衛將軍、堅昆都督，迄于天寶朝貢不絕。比爲回鶻所隔，比，毗至翻。回鶻凌虐諸蕃。可汗能復讎雪怨，茂功壯節，近古無儔。今回鶻殘兵不滿千人，散投山谷，可汗既與爲怨，須盡殲夷；殲，子廉翻，滅也。儻留餘燼，必生後患。又聞可汗受氏之源，與我同族，孔穎達曰：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得賜氏，不得賜姓，降於天子也。故隱八年左傳云：無駭卒，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注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爲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如鄭此言，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氏，大夫以氏，若同姓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爲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爲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爲氏，若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爲氏，以官爲氏者，則司馬、司城是也；若以邑爲氏者，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此爲卿乃賜，有大功者，生賜以族，若叔孫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爲族，若襄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若爲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爲族也。氏族對文爲別，散則通也。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云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北平太守之後，可汗乃都尉苗裔。北平太守，謂李廣；都尉，謂李陵。以此合族，尊卑可知。今欲冊命可汗，特加美號，緣未知可汗之意，且遣諭懷，待趙蕃回日，別命使展禮。」自回鶻至塞上及黠戛斯入貢，每有詔敕，上多命德裕草之。德裕請委翰林學士，上曰：「學士不能盡人意，須卿自爲之。」

劉沔奏歸義軍回鶻三千餘人及酋長四十三人準詔分隸諸道，皆大呼，連營據滹沱河，酋，慈由翻。長，知丈翻。呼，火故翻。章懷太子後漢書注曰：山海經注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入定州深澤縣界。九域志：忻、代二州注皆有滹沱水。不肯從命，已盡誅之。回鶻降幽州者前後三萬餘人，皆散隸諸道。

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並沒，唯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長，知兩翻。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爲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併力於西邊，謂吐蕃併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關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嶲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朝，直遙翻。旰，古案翻。貞元中，韋皋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爲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還，從宣翻。城堅卒不可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貞元十七十八年。卒，子恤翻。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

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豈顧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寧忍以三百餘人命，棄信偷安！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畚，（畚，布忖翻。）及將就路，冤叫嗚嗚，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已降彼，（此言吐蕃謂中國為彼也。帥，所類翻。）何用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復，扶又翻。）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謂戎蠻有攜離內向之心者，畏吐蕃屠戮之慘，不敢復懷反側，以威虐固制之。）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已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更，工衡翻。十二年為一紀。大和五年悉怛謀死，至是年適十二年。）而運屬千年，（謂千載一遇之運也。屬，之欲翻。）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臣光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惡，烏路翻。好，呼到翻。下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見春秋左氏傳。）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畜，許救翻。）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元祐之初，棄米脂等四寨以與西夏，蓋當時國論大指如此。）

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初，昭義節度使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伺，相吏翻。）及上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上不受。（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馬高九尺，蓋稀有也。高，古報翻。）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為之備。從諫榷馬牧及商旅，歲入錢五萬緡，（榷，古岳翻。）又賣鐵、煮鹽亦數萬緡。大商皆假以牙職，（牙職，牙前將校之職。）使通好諸道，因為販易。商人倚從諫勢，所至多陵轢將吏，諸道皆惡之。（好，呼到翻。轢，郎狄翻。惡，烏路翻。）

從諫疾病，謂妻裴氏曰：「吾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諸道皆不我與。我死，他人主此軍，則吾家無炊火矣。」乃與幕客張谷、陳揚庭謀，效河北諸鎮，以弟右驍衛將軍從素之子稹為牙內都知兵馬使，從子匡周為中軍兵馬使，（稹，止忍翻。考異曰：實錄作莊周，今從一品集。）孔目官王協為押牙親事兵馬使，以奴李士貴為使宅十將兵馬使，劉守義、劉守忠、董可武、崔玄度分將牙兵。谷，鄆州人，（鄆，音運。）揚庭，洪州人也。從諫尋薨，稹祕不發喪，王協為稹謀曰：（為，于偽翻。）「正當如寶曆年樣為之，（敬宗寶曆元年，劉悟死，從諫得襲事，見二百四十三卷。）不出百日，旌節自至。但嚴奉監軍，厚遺敕使，（遺，唯季翻。）四境勿出兵，城中暗為備而已。」使押牙姜崟奏求國醫。上遣中使解朝政以醫問疾，（崟，魚音翻。解，戶買翻，姓也。）稹又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

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指云，恐從諫疾未平，宜且就東都療之，俟稍瘳，別有任使，仍遣稹入朝，必厚加官爵。(供奉官亦宦者也。)上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復，扶又翻。)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心腹，(處，昌呂翻。)一軍素稱忠義，嘗破走朱滔，(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元年。擒盧從史，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二年。)擒盧從史。頃時多用儒臣為帥，(帥，所類翻。)如李抱真成立此軍，(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永泰元年。)德宗猶不許承襲，使李緘護喪歸東都。(見二百三十五卷貞元十年。)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從諫跋扈難制，累上表迫脅朝廷，(事見文宗紀。)今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誰不思效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復，扶又翻。)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河朔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王元逵，鎮帥；何弘敬，魏帥也。)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其山東三州隸昭義者，委兩鎮攻之，(山東三州，謂邢、洺、磁也。)兼令遍諭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沮，在呂翻。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考異曰：按舊紀、傳及實錄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錄置此，誤也。)羣臣言者不復入矣。(復，扶又翻。下同。)上命德裕草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古語云：輔車相依。車，尺遮翻。)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上臨朝稱其語要切，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塞上多虞，專委卿禦侮。(以烏介可汗尚在黑車子也。)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解朝政至上黨，(考異曰：實錄云：時從諫死一十日矣。按姜崟等云自四月六日後不見本使，而辛巳為從諫輟朝，自六日至辛巳纔十八日耳。實錄自相違，今不取。)劉稹見朝政曰：相公危困，不任拜詔。(任，音壬。)朝政欲突入，兵馬使劉武德、董可武躡簾而立，朝政恐有他變，遽走出。稹贈賮直數千緡，(賮，徐刃翻。)復遣牙將梁叔文入謝。薛士幹入境，俱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乃大出軍，至龍泉驛迎候敕使，請用河朔事體；又見監軍言之。崔士康懦怯，不敢違。於是將吏扶稹出見士衆，發喪。士幹竟不得入牙門，稹亦不受敕命。誼，兗州人也。解朝政復命，上怒，杖之，配恭陵，囚姜崟、梁叔文。辛巳，始為從諫輟朝，(為，于偽翻。)贈太傅，詔劉稹護喪歸東都。又召見劉從素，令以書諭稹，(令父以書諭其子也。從素時在朝，為右驍衛將軍。見，賢遍翻。)稹不從。丁亥，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為河陽節度使，邠寧節度使王宰為忠武節度使。茂元，栖曜之子；宰，智興之子也。(王栖曜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興元元年，王智興始見二百二十七卷建中二年。)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自言：嘗問淮西將董重質以三州之衆四歲不破之由，重質以為由朝廷徵兵太雜，客軍數少，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付地主，勢羸力弱，心志不一，多致敗亡。故初戰二年，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殫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搏。(陳許謂李光顏之兵，河陽謂烏重胤之兵。)縱使唐州兵不能因虛取城，(唐州

（謂李翺之兵）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只保境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帖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復扶又翻）淮西為寇僅五十歲其人味為寇之腴見為寇之利風俗益固氣燄已成自以為天下之兵莫與我敵根深源闊取之固難夫上黨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肅宗時蔡希德攻上黨不能克）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鄭公李抱真封鄭公窘田悅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三年）常以孤窮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彊梁之衆（折之舌翻）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劉悟卒從諫求繼與扶同者只鄆州隨來中軍二千耳（扶同猶今俗言扶合也劉悟自鄆帥滑自滑徙潞鄆兵二千實從之唐末所謂元從也）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按寶曆元年以昭義節授劉從諫至是正纔十九年）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今成德魏博雖盡節效順亦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稺老而已（纍倫追翻稺直二翻）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天井關在澤州晉城縣南亦名太行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故名杜牧此論欲杜潞人之南窺懷洛也）高壁深壍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忠武陳許兵武寧徐州兵）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手徑擣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采牧言 上雖外尊寵仇士良內實忌惡之（惡烏路翻）士良頗覺之遂以老病求散秩詔以左衛上將軍兼內侍監知省事（知內侍省事）

李德裕言於上曰議者皆云劉悟有功（劉悟以誅李師道為功）稹未可亟誅宜全恩禮請下百官議（下戶稼翻）以盡人情上曰悟亦何功當時迫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復扶又翻）朕以為凡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曰陛下之言誠得理國之要 五月李德裕言太子賓客分司李宗閔與劉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戊戌以宗閔為湖州刺史（史言李德裕脩怨考異曰獻替記曰四月十九日上言東都李宗閔我聞比與從諫交通今澤潞事如何可別與一官不要令在東都德裕曰臣等續商量上又云不可與方鎮只與一遠郡德裕又奏云須與一郡此蓋德裕自以宿憾因劉稹事害宗閔長人讒譏故於獻替記載此語以隱其跡耳今從實錄）

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三千守萬善（九域志懷州河內縣有萬善鎮）河東節度使劉沔步騎二千守芒車關（芒車關卽昂車關魏收地形志上黨郡沾縣有昂車關其地當在唐儀州東南界石會關之西新唐志遼州武鄉縣北有昂車關）步兵一千五百軍榆社（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宋白曰榆社縣隋開皇十六年置今潞州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為名）成德節度使王元逵以步騎三千守臨洺掠堯山（堯山本柏人縣天寶元年更名屬邢州宋白曰以唐堯大麓之地名之洺音名）河中節度使陳夷行以步騎一千守翼城步兵五百益冀氏（冀氏本漢猗氏縣地後魏於古猗氏縣城南置冀氏郡及冀氏縣隋廢郡存縣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辛丑制削奪劉從諫及子稹官爵以元逵為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為南面招討使與夷行劉沔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朔諸鎮有自立者（先悉薦翻）朝廷必先有弔祭使次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軍情（度徒洛翻）必不可與節則別除一官俟軍中不聽出然後始用兵故常及半歲軍中得繕完為備至是宰相亦欲且遣使開諭上卽命下詔討之（考異曰獻替記曰五月十一日德裕疾病先請假在宅李相紳其日亦請假李相讓夷獨對上便決攻討之意李相歸中書後錄聖意四紙令德裕草制至薄晚封進明日遂降麻處分舊本紀下制討稹今從實錄）王元逵受詔之日出師屯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翰林學士第一廳為承旨廳以翰林學士久次者為之考異曰實錄李讓夷引鉉為相今從實錄）鉉元略之子也（元略見二百四十三卷敬宗寶曆元年）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

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慤讀曰愨。墮，敗補邁翻。）琮，乾度之子也。（韋乾度，憲宗朝為吏部郎中。）以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為晉絳行營諸軍節度招討使。劉沔自代州還太原。（以回鶻已破走也。）築望仙觀於禁中。（會要：是年修望仙樓及廊舍共五百三十九間。觀，古玩翻。）六月，王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科斗店，劉稹遣衙內十將薛茂卿將親軍二千拒之。黠戛斯可汗遣將軍溫仵合入貢。（仵，音午。）上賜之書，諭以速平回鶻、黑車子，乃遣使行冊命。癸酉，仇士良以左衞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近，其靳翻。）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觀仇士良之教其黨，則閹寺豈可親近哉！）丙子，詔王元逵、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何弘敬以七月中旬五道齊進，劉稹求降，皆不得受。又詔劉沔自將兵取仰車關路，以臨賊境。（仰車關，即昂車關。）吐蕃鄯州節度使尚婢婢，世為吐蕃相，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好，呼到翻。樂，音洛。）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彊起之，使鎮鄯州。（彝泰，達磨之兄，文宗開成三年卒。彊，其兩翻。）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略，（沈，持林翻。）訓練士卒，多精勇。論恐熱雖名義兵，實謀篡國，（論恐熱起兵事始上卷二年。）忌婢婢恐襲其後，欲先滅之。是月，大舉兵擊婢婢，旌旗雜畜，千里不絕。至鎮西，（鎮西軍在河州西一百八十里。畜，許救翻。）大風震電，天火燒殺裨將十餘人，雜畜以百數，恐熱惡之，（惡，烏路翻。）盤桓不進。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視我如螻蟻，以為不足屠也。今遇天災，猶豫不進，吾不如迎伏以卻之，使其志益驕，而不為備，然後可圖也。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師，且致書言：相公舉義兵以匡國難，（難，乃旦翻。）闔境之內，孰不向風！苟遣一介賜之折簡，敢不承命！何必遠辱士眾，親臨下藩！婢婢資性愚僻，惟嗜讀書，先贊普授以藩維，誠為非據，夙夜慙惕，惟求退居。相公若賜以骸骨，聽歸田里，乃愜平生之素願也。（愜，詰叶翻。）恐熱得書喜，偏示諸將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之於家，亦無所用也。乃復為書勤厚荅之，引兵歸。婢婢聞之，撫髀笑曰：我國無主，則歸大唐，豈能事此犬鼠乎！秋，七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鈞為昭義節度招撫使。朝廷以鈞在襄陽寬厚有惠政，得眾心，故使領昭義以招懷之。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鎮、魏早平澤潞。回，太祖之八世孫也。（太祖第六子禕，生[illegible]良，六世至回。）甲辰，李德裕言於上曰：臣見鄉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出境仰給度支，（仰，牛向翻。）或陰與賊通，借一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輸，舂遇翻。）延引歲時。今請賜諸軍詔指，令王元逵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晉絳行營節度使李彥佐自發徐州，行甚緩，又請休兵於絳州，兼請益兵。李德裕言於上曰：彥佐逗遛顧望，殊無討賊之意，所請皆不可許，宜賜詔切責，令進軍翼城。（九域志：翼城縣在絳州東北一百里。宋白曰：翼城本晉絳縣地，後魏明帝置北絳縣於曲沃縣東，隋改為翼城縣，因縣東古翼城而名。）上從之。德裕因請以天德防禦使石雄為彥佐之副，俟至軍中，令代之。乙巳，以雄為晉絳行營節

度副使仍詔彥佐進屯翼城劉稹上表自陳亡父從諫爲李訓雪冤言仇士良罪惡(事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開成元年爲于僞翻)由此爲權倖所疾謂臣父潛懷異志臣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乞陛下稍垂寬察活臣一方何弘敬亦爲之奏雪(爲于僞翻)皆不報李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櫜姑勞翻鞬居言翻)立於道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口制使以別京官之敕使)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兵興以來謂天寶之後)回明辯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王元逵奏拔宣務柵(宣務柵在堯山縣東北)擊堯山劉稹遣兵救堯山元逵擊敗之(敗補邁翻)詔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逼賊境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加元逵同平章事八月乙丑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言於上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上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從千容翻好呼到翻著陟略翻)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德裕謂大和間己爲相時文宗猶不如此)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九域志趙州南至邢州境七十四里)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屢有密表稱弘敬懷兩端丁卯李德裕上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略可稱(自曲環李光顏以來忠武軍屢立戰功王宰智興之子於當時諸帥蓋少年中之翹楚者)請賜弘敬詔以河陽河東皆閡山險未能進軍(河陽閡太行之險河東閡石會昂車之險閡牛代翻)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直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詔宰悉選步騎精兵自相魏趣磁州(趣七喻翻下同磁疾之翻相州東至魏州百八十里北至磁州六十里)甲戌薛茂卿破科斗寨擒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十七距懷州纔十餘里茂卿以無劉稹之命故不敢入(言不敢入懷州)時議者鼎沸以爲劉悟有功不可絕其嗣又從諫養精兵十萬糧支十年如何可取上亦疑之以問李德裕對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矣上乃謂宰相曰爲我語朝士(爲于僞翻語牛倨翻朝直遙翻)有上疏沮議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沮在呂翻)何弘敬聞王宰將至恐忠武兵入魏境軍中有變蒼黃出師丙子弘敬奏已自將全軍度漳水趣磁州庚辰李德裕上言河陽兵力寡弱自科斗店之敗賊勢愈熾王茂元復有疾(復扶又翻)人情危怯欲退保懷州臣竊見元和以來諸賊常視官軍寡弱之處併力攻之一軍不支然後更攻他處今魏博未與賊戰西軍閡險不進(西軍謂河東晉絳兵也)故賊得併兵南下(自太行南趣懷州謂之下)若河陽退縮不惟虧沮軍聲兼恐震驚洛師(東都謂之洛師書洛誥曰朝至于洛師)望詔王宰更不之磁州(魏博既出師攻磁州故請詔王宰移軍之往也)亟以忠武軍應援河陽不惟扞蔽東都兼可臨制魏博若令全軍供餉難給且令發先鋒五千人赴河陽亦足張聲勢(張知亮翻)甲申又奏請敕王宰以全軍繼進仍急以器械繒帛助河陽窘乏上皆從之(繒慈陵翻)王茂元軍萬善劉稹遣牙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乙酉公直等潛師先過萬善南五里焚雍店巨引兵繼之過萬善覘知城中守備單弱(覘丑廉翻)欲專有功遂攻之日昃城且拔乃使人告公直等時義成軍適至(時以河陽兵寡令王宰以

（忠武軍合義成兵援之。義成軍，滑州兵。）茂元困急，欲帥衆棄城走。（帥讀曰率。）都虞候孟章諫曰：「賊衆自有前却，半在雍店，半在此，乃亂兵耳。今義成軍纔至，尚未食，聞僕射走，則自潰矣。願且強留。」（強，其兩翻。）茂元乃止。會日暮，公直等不至巨引兵退，始登山，（登太行阪也。）微雨晦黑，自相驚曰：「追兵近矣！」皆走，人馬相踐，墜崖谷死者甚衆。（踐，慈演翻。）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處，昌呂翻。）庚寅，李德裕等奏：「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將，即亮翻。）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何弘敬奏拔肥鄉、平恩，（肥鄉，漢邯溝縣地，曹魏置肥鄉縣，至唐與平恩皆屬洺州。九域志：肥鄉在州東二十五里，平恩在州東九十里。）殺傷甚衆，得劉稹牓帖，皆謂官軍爲賊，云遇之即須痛殺。癸巳，上謂宰相：「何弘敬已克兩縣，可釋前疑。（謂王元逵密奏弘敬持兩端也。）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乃加弘敬檢校左僕射。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李德裕奏：「王宰止可令以忠武節度使將萬善營兵，不可使兼領河陽，恐其不愛河陽州縣，恣爲侵擾。又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見二百二十有七卷德宗建中二年。）不若遂置孟州，（始置孟州，因孟津爲名也。）其懷州別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節度，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爲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戊申，以河南尹敬昕爲河陽節度、懷孟觀察使。王宰將行營，以扞敵，昕供饋餉而已。（昕，許斤翻。）庚戌，以石雄代李彥佐爲晉絳行營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召彥佐入奉朝請，以罷兵日赴鎮。按彥佐前已罷武寧，今又罷晉絳，復赴何鎮？實錄誤也。）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備侵軼。（軼，徒結翻，突也。）是月，吐蕃論恐熱屯大夏川。（大夏川在河州大夏縣西，有大夏水。大夏，漢古縣也。夏，戶雅翻。）尚婢婢遣其將厖結心及莽羅薛呂將精兵五萬擊之。至河州南，莽羅薛呂伏兵四萬於險阻，厖結心伏萬人於柳林中，以千騎登山，飛矢繫書罵之。恐熱怒，將兵數萬追之。厖結心陽敗走，時爲馬乏不進之狀，恐熱追之益急，不覺行數十里，伏兵發，斷其歸路，（斷，音短。）夾擊之。會大風飛沙，溪谷皆溢，恐熱大敗，伏尸五十里，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恐熱單騎遁歸。石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五代志：翼城縣有烏嶺山。）破五寨，殺獲千計。時王宰軍萬善，劉沔軍石會，皆顧望未進，上得雄捷書，喜甚。冬，十月，庚申，臨朝，謂宰相曰：「雄真良將。」（考異曰：獻替記皆云十月五日，上言石雄破賊，而實錄己巳奏到，庚午對宰臣言，乃是十五日，恐誤。）李德裕因言：「比年前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比，毗至翻。磬折，言屈折其身如磬之形。折，之舌翻。）『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爲妖言，斬之。（妖，於驕翻。）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爲優賞。雄悉置軍門，自依士卒例，先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爲之致死。（樂，音洛。爲，于僞翻。）初，劉沔破回鶻，得大和公主，（見上會昌三年。）張仲武疾之，由是有隙。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仲武意終不平，朝廷恐其以私憾敗事，（敗，補邁翻。）辛未，徙沔爲義成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李石爲河東節度使。党項寇鹽州，以前武寧節度使李彥佐爲朔方靈鹽節度使。十一月，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党項愈熾，不可不爲區處。（處，昌呂翻。）聞党項分隸諸鎮，（綏、銀、靈、鹽、夏、邠、寧、延、麟、勝、慶等州皆有党項，諸鎮分領之。）剽掠於此則亡逃歸彼，（剽，匹妙翻。）節度使各利其駝馬，不爲擒送，（爲，于僞翻。）以此無由禁戢。臣屢奏不若使一鎮統之，陛下以爲一鎮專領党項，權太重。臣今請以皇子兼統

諸道擇中朝廉幹之臣爲之副，居於夏州，理其辭訟，庶爲得宜。乃以兗王岐爲靈夏等六道元帥（岐，皇子也。夏，戶雅翻。）兼安撫党項大使，又以御史中丞李回爲安撫党項副使，史館修撰鄭亞爲元帥判官，令齎詔往安撫党項及六鎮百姓。（六鎮，鹽州、夏州、靈武、涇原、及振武、邠寧也。）安南經略使武渾役將士治城（治，直之翻。），將士作亂，燒城樓，劫府庫。渾奔廣州。監軍段士則撫安亂衆。忠武軍素號精勇，王宰治軍嚴整，昭義人甚憚之。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太深入，多殺官軍，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愠，於問翻。懟，直類翻。），密與王宰通謀。十二月丁巳，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寨聞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澤州，當爲內應。宰疑不敢進，失期不至。茂卿拊膺頓足而已。稹知之，誘茂卿至潞州，殺之，幷其族。（誘，音酉。）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郭誼守石會，康良佺守武鄉。（武鄉，漢涅縣，後魏改曰鄉縣，移治於南亭川，武后加武字，屬潞州。）僚，誼之姪也。戊辰，王宰進攻澤州，（考異曰：一品集，十二月二十三日狀，緣王宰兵已深入，須取澤州。按此月二日宰始得天井關，於十月之末，豈能深入取澤州？蓋十二月十二日狀，二字誤在月下耳。）與劉公直戰，不利。公直乘勝復天井關。甲戌，宰進擊公直，大破之，遂圍陵川，克之。（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陵川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五里。）河東奏克石會關。洛州刺史李恬，石之從兄也。石至太原，劉稹遣軍將賈羣詣石，以恬書與石，云：「稹願舉族歸命相公，奉從諫喪歸葬東都。」石囚羣，以其書聞。李德裕上言：「今官軍四合，捷書日至，賊勢窮蹙，故僞輸誠款，冀以緩師，稍得自完，復來侵軼。（軼，徒結翻。）望詔石答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舉族面縛，待罪境上，則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爲誠款，先求解兵，次望洗雪，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考異曰：一品集，正月四日狀，曰：「臣等得李石狀，報劉稹潛有款誠。」又曰：「今鎮運之費，計至春末，並足，如二月已來尚未殄滅，然議納降，亦未爲晚。」又草詔賜石曰：「必不得因此遷延，令其得計，仍不得先受章表，便爲奏聞。」實錄上貶崔碣，仍詔敢言罷兵者，送賊境戮之。德裕狀正月四日上，然石發奏必在楊弁未亂前，故置於此。）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不過旬朔，必內自生變。」上從之。右拾遺崔碣上疏請受其降（碣，渠列翻。），上怒，貶碣鄧城令。初，劉沔破回鶻，留兵三千戍橫水柵，河東行營都知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王逢時以河東兵屯榆社。），詔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守倉庫者及工匠皆出從軍。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都將楊弁將之詣逢。壬午，戍卒至太原。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先，悉薦翻。）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己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已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累牒趣之（趣，讀曰促。），楊弁因衆心之怒，又知城中空虛，遂作亂。

四年春正月乙酉朔，楊弁帥其衆剽剠城市，殺都頭梁季叶（叶，讀曰協。），李石奔汾州。（太原府西南至汾州二百餘里。）弁據軍府，釋賈羣之囚，使其姪與之俱詣劉稹，約爲兄弟。稹大喜。石會關守將楊珍聞太原亂，復以關降於稹。戊子，呂義忠遣使言狀。朝議喧然，或言兩地皆應罷兵。（兩地謂澤潞、并州也。）王宰又上言遊弈將得劉稹表（將，即亮翻。），臣近遣人至澤潞，賊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上言：「宰擅受稹表，遣人入賊中，曾不聞奏，觀宰意似欲擅招

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榮當作橫。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三年、四年。李靖擒頡利，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供奉官至行營，督其進兵，掩其無備，必須劉稹與諸將皆舉族面縛，方可受納。考異曰：一品集奏狀云，如劉稹自來，却令送入，輒不得受，按稹若自來，豈有却送入之理！恐是稹下脫不字。兼遣供奉官至晉絳行營，密諭石雄以王宰若納劉稹，則雄無功可紀，雄於垂成之際，須自取奇功，勿失此便。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弟承恭奉表詣張相祈哀，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憲宗猶未之許；見二百四十卷元和十三年。今劉稹不詣尚書面縛，又不遣血屬祈哀，血屬，謂父子兄弟至親同出於一氣者。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弈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大臣容受其詐，是私惠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貧虛，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姑息寬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頃張延賞為張朏所逐，逃奔漢州，還入成都。事見德宗紀。朏，敷尾翻。望詔李石、義忠還赴太原行營，召旁近之兵討除亂者。上皆從之。是時李石已至晉州，詔復還太原。辛卯，詔王逢悉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千騎、宣武、兗海步兵三千討楊弁。又詔王元逵以步騎五千自土門入應接逢軍。考異曰：實錄，詔側近行營量抽兵赴援。又詔王元逵以兵五千振土門，張仲武把鴈門，以為聲援。今從伐叛記。忻州刺史李丕奏：楊弁遣人來為遊說，說，式芮翻。臣已斬之，兼斷其北出之路，斷，音短。恐楊弁之軍北出，扇動雜虜與回鶻餘眾合，故斷其路。發兵

討之。辛丑，上與宰相議太原事。李德裕曰：今太原兵皆在外，為亂者止千餘人，諸州鎮必無應者，計不日誅翦。惟應速詔王逢進軍至城下，必自有變。上曰：仲武見鎮魏討澤潞有功，必有慕羨之心，使之討太原何如？德裕對曰：鎮州趣太原路最便近。九域志：鎮州西至太原府四百二十里。武宗之意，蓋欲使張仲武出兵道鎮州趣太原耳。趣，七喻翻。仲武去年討回鶻，與太原爭功，恐其不戢士卒，平人受害。乃止。上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亂兵，且覘其彊弱。楊弁與之酣飲三日，且賂之。戊申，元實自太原還，上遣詣宰相議之。元實於眾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李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柳子列，因其地列植柳樹而名。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太原無兵，李石，舊相也，故呼為李相。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庫中之甲，盡在行營，弁何能遽致如此之眾乎？元實曰：太原人勁悍，皆可為兵，弁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貨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無從可得，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稱：楊弁微賊，決不可恕，以其起於卒伍而逐節帥也。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當時君相志叶，議從劉稹勢已窮蹙，必不肯捨之而不討。德裕此言，蓋深激武宗以明楊弁之決不可恕耳。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壬子，克之，生擒楊弁，盡誅亂卒。三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呂義忠奏克太原。丙辰，李德裕言於上曰：王宰久應取澤州，今已遷延兩月。蓋宰與石雄素不相叶，王宰父智興奏石雄罪，流白州，故不叶。今得澤州，距上黨猶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黨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澤州，綴昭義大軍，而雄得

乘虛入上黨，獨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晏實今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質，音致。），宰之顧望不敢進，或爲此也。（爲，于僞翻。）上命德裕草詔賜宰，督其進兵，且曰：朕顧茲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愛弟，將申大義，在抑私懷。丁巳，以李石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河中節度使崔元式爲河東節度使，石雄爲河中節度使。元式，元略之弟也。（元略，時宰崔鉉之父。） 己未，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初，退渾李萬江歸李抱玉於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謂之津梁種。良馬寨蓋置於其地。） 辛酉，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京城東市。） 壬申，李德裕言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趣，七喻翻。）而何弘敬出師，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兵先取楊弁。今王宰久不進軍，請徙劉沔鎮河陽，仍令以義成精兵二千直抵萬善，處宰肘腋之下。（處，昌呂翻。）若宰識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聲勢亦壯。上曰：善。戊寅，以義成節度使劉沔爲河陽節度使。 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敗，補邁翻。）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佺，丑緣翻。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考異曰：實錄，王宰奏敗賊將康良佺，敗棄石會關，移軍入二十里守鼓腰嶺。按石會關在潞州北，與河東接，宰時在澤州南，何以得敗良佺？蓋逢字誤爲宰耳。） 黠戛斯遣將軍諦德伊斯難珠等入貢，（諦，音帝。）言欲徙居回鶻牙帳，請發兵之期，集會之地。上賜詔，諭以今秋可汗擊回鶻黑車子之時，當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四鎮出兵要路，邀其亡逸，便申冊命，並依回鶻故事。 朝廷以回鶻衰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州，（開元之盛，隴右、河西分爲兩鎮而已，蓋淪陷之後，吐蕃分爲四鎮也。十八州，秦、原、河、渭、蘭、鄯、階、成、洮、岷、臨、廓、疊、宕、甘、涼、瓜、沙也。）乃以給事中劉濛爲巡邊使。（考異曰：實錄，以濛爲巡邊使在明年二月壬寅。壬寅，二十五日也。按一品集會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奏狀曰：緣李回等齎黠戛斯使云，今冬必欲就黑車子收回鶻可汗餘燼，切望國家兵馬應接。黠戛斯使回日，已賜敕書，許令幽州、太原、振武、天德各於要路出兵邀截。又曰：仍令代北諸軍嚴備排比。又曰：其幽州兵馬至多，不必先令排比，待至冬初續降中使賜詔。黠戛斯使來在四年二月，德裕奏狀所謂今冬防秋初者，皆四年事也，不容至五年二月始以濛爲巡邊使，濛之奉使要在今年春夏，不知的何月日，且附於此。）使之先備器械糗糧，及詗吐蕃守兵衆寡。（糗，去久翻。詗，火正翻，又火迥翻。）又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礪兵，以俟今秋黠戛斯擊回鶻，邀其潰敗之衆南來者。皆委濛與節度團練使詳議以聞。濛，晏之孫也。（劉晏以讒死於建中之初。）

以道士趙歸眞爲右街道門教授先生。 吐蕃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忍，降於尚婢婢。（惡，烏路翻。降，戶江翻。）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爲五道拒之。恐熱退保東谷。（九域志：河州東南一十五里有東谷堡，宋熙寧七年置。） 婢婢爲木柵圍之，絕其水原。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夏，四月，壬寅，王宰進攻澤州。 上好神仙，（好，呼到翻。）道士趙歸眞得幸，諫官屢以爲言。丙子，李德裕亦諫曰：歸眞，敬宗朝罪人，（見二百四十三卷寶曆二年。）不宜親近。（近，其靳翻。）上曰：朕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眞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利所在，則奔趣之，如夜蛾之投燭。聞旬日以來，歸眞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戊寅，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起以文臣未嘗執政，直除使相，前無此比，固辭。（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同平章事者，則謂之使相。比，例也。）上曰：宰相無內外之異，朕有闕失，卿飛表以聞。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六月，仲郢奏減一千二百一十四員。（考異曰：獻替記曰：減得二千一員。新傳曰：罷二千餘員。舊柳仲郢傳曰：減一千二百員。今從之。）仲郢，公綽之子也。（柳公綽事憲、穆、敬，歷方鎮、京尹，有聲績。） 宦官有發仇士良宿惡於其

家得兵仗數千。詔削其官爵，籍沒家貲。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德裕因言劉稹不可赦，上曰：「固然。」德裕曰：「昔李懷光未平，京師蝗旱，米斗千錢，太倉米供天子及六宮無數旬之儲。德宗集百官，遣中使馬欽緒詢之，左散騎常侍李泌取桐葉，擣破以授欽緒獻之。德宗召問其故，對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如此葉不可復合矣。』分扶問翻，或讀如字。復扶又翻。由是德宗意定。既破懷光，遂用爲相，獨任數年。」見德宗紀。上曰：「亦大是奇士。」李泌相業卓有可觀，此則可以傳信，唐人毀之者皆妄也。

上聞揚州倡女善爲酒令，倡音昌。酒令者，行令而飲酒也。唐人多好爲之。抑揚編曰：皇甫松著醉鄉日月，載骰子令，又有旗旛令、閃壓令、抛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惟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爲戲云。敕淮南監軍選十七人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同選，且欲更擇良家美女，教而獻之。悰曰：「監軍自受敕，悰不敢預聞。」監軍再三請之，不從。監軍怒，具表其狀。上覽表默然。左右請并敕節度使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爲！杜悰不狥監軍意，得大臣體，眞宰相才也。朕甚愧之。」遽敕監軍勿復選。甲辰，以悰同平章事，考異曰：新表悰入相在閏月壬戌，今從實錄。兼度支、鹽鐵轉運使。及悰中謝，既受命入謝，謂之中謝。上勞之曰：勞力到翻。「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武宗之期望杜悰者如此，然悰在相位，其所論諫，史無稱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四 起閼逢困敦閏月盡屠維大荒落凡五年有奇

武宗至道昭肅孝皇帝下

會昌四年閏月壬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紳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李德裕奏鎮州奏事官高迪方鎮遣牙職入奏事因謂之奏事官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好呼到翻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偷兵詣它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喪息浪翻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其二鎮魏屯兵雖多終不能分賊勢何則下營不離故處離力智翻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若止如今日賊中殊不以為懼望詔諸將各使知之劉稹腹心將高文端降言賊中乏食令婦人挼穗舂之以給軍挼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德裕訪文端破賊之策文端以為官軍今直攻澤州恐多殺士卒城未易得易以豉翻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伺相吏翻今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乾音干自寨城連延築為夾城環繞澤州環音宦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陳讀曰陣賊見圍城將合必出大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德裕奏請詔示王宰文端又言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九域志磁州武安縣有固鎮鎮武安西北至遼州三百餘里然寨中無水皆飲澗水在寨東約一里許宜令王逢進兵逼之絕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棄寨遁去官軍即可追躡前十五里至青龍寨亦四崖懸絕水在寨外可以前法取也其東十五里則沁州城沁州治沁源縣漢上黨穀遠縣地沁七鴆翻德裕奏請詔示王逢文端又言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劉稹既族薛茂卿又誅邢洺救援兵馬使談朝義兄弟三人釗自是疑懼稹遣使召之釗不肯入士卒皆譁譟釗必不為稹用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又士卒恐已降為官軍所殺招之必不肯來惟有諭意於釗使引兵入潞州取稹事成之日許除別道節度使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幾居依翻德裕奏請詔何弘敬潛遣人諭以此意劉稹年少懦弱少詩照翻押牙王協宅內兵馬使李士貴用事專聚貨財府庫充溢而將士有功無賞由是人心離怨劉從諫妻裴氏冕之支孫也裴冕相肅代兩朝憂稹將敗其弟問典兵在山東欲召之使掌軍政士貴恐問至奪己權且泄其奸狀乃曰山東之事仰於五舅仰牛向翻裴問第五若召之是無三州也乃止三州邢洺磁王協薦王釗為洺州都知兵馬使釗得眾心而多不遵使府約束同列高元武安玉言其有貳心稹召之釗辭以到洺州未立少功實所慙恨乞留數月然後詣府許之王協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名為稅商實籍編戶家貲編戶猶言編民也貲即亮翻至於什器無所遺皆估

爲絹匹。十分取其二。率高其估。民竭浮財及糗糧輸之。不能充。皆悩悩不安。（民財非地著者。轉易以致利者。爲浮財。糗，去久翻。悩，許拱翻。）軍將劉溪尤貪殘。劉從諫棄不用。溪厚賂王協。協以邢州富商最多。命溪主之。裴問所將兵號夜飛。多富商子弟。溪至。悉拘其父兄。軍士訴於問。問爲之請。（爲，于僞翻。）溪不許。以不遜語答之。問怒。密與麾下謀殺溪。歸國。弁告刺史崔嘏。嘏從之。丙子。嘏問閉城。斬城中大將四人。請降於王元逵。時高元武在党山。聞之亦降。（党山，當作兗山。）先是。使府賜洛州軍士布人一端。尋有帖以折冬賜。（先，悉薦翻。以前所賜布折充冬賜。折，之舌翻。）會稅商軍將至洛州。王釗因人不安。謂軍士曰。留後年少。（少，詩照翻。）政非己出。今倉庫充實。足支十年。豈可不少散之。（少，詩沼翻。）以慰勞苦之士。使帖不可用也。乃擅開倉庫。給士卒人絹一匹。穀十二石。士卒大喜。釗遂閉城請降於何弘敬。安玉在磁州。聞二州降。亦降於弘敬。堯山都知兵馬使魏元談等降於王元逵。元逵以其久不下。皆殺之。八月。辛卯。鎮魏奏邢洺磁三州降。宰相入賀。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處，昌呂翻。）德裕請以盧弘止爲三州留後。（考異曰。舊紀傳皆作弘正。實錄新紀傳皆作弘止。今從之。）曰。萬一鎮魏請占三州。（占，之贍翻。）朝廷難於可否。上從之。詔山南東道兼昭義節度使盧鈞乘驛赴鎮。潞人聞三州降。大懼。郭誼王協謀殺劉稹以自贖。稹再從兄中軍使匡周兼押牙。（再從兄，同曾祖從兄也。從，才用翻。）誼患之。言於稹曰。十三郎在牙院。（劉匡周第十三。牙院，押牙治事之所。）諸將皆莫敢言事。恐爲十三郎所疑而獲罪。以此失山東。

今誠得十三郎不入。則諸將始敢盡言。采於衆人。必獲長策。稹召匡周諭之。使稱疾不入。匡周怒曰。我在院中。故諸將不敢有異圖。我出院。家必滅矣。稹固請之。匡周不得已。彈指而出。誼令稹所親董可武說稹曰。（說，式芮翻。）山東之叛。事由五舅。城中人人誰敢相保。留後今欲何如。（五舅，謂裴問。劉稹自爲留後，故稱之。）稹曰。今城中尚有五萬人。且當閉門堅守耳。可武曰。非良策也。留後不若束身歸朝。如張元益。（元益事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三年。）不失作刺史。且以郭誼爲留後。俟得節之日。徐奉太夫人及室家金帛歸之東都。不亦善乎。（太夫人，謂從諫妻裴氏。）稹曰。誼安肯如是。可武曰。可武已與之重誓。必不負也。乃引誼入。稹與之密約既定。乃白其母。母曰。歸朝誠爲佳事。但恨已晚。吾有弟不能保。（謂裴問以邢州降也。）安能保郭誼。汝自圖之。稹乃素服出門。以母命署誼都知兵馬使。王協已戒諸將列於外廳。誼拜謝稹已。（已，猶畢也。）出見諸將。稹治裝於內廳。（治，直之翻。）李士貴聞之。帥後院兵數千攻誼。（帥，讀曰率。）誼叱之曰。何不自取賞物。乃欲與李士貴同死乎。軍士乃退。共殺士貴。誼易置將吏。部署軍士。一夕俱定。明日。使董可武入謁稹曰。請議公事。稹曰。何不言之。可武曰。恐驚太夫人。乃引稹步出牙門。至北宅。（北宅，昭義節度使別宅也。在使宅之北。故曰北宅。）置酒作樂。酒酣。乃言今日之事。欲全太尉一家。（劉悟贈太尉。）須留後自圖去就。則朝廷必垂矜閔。稹曰。如所言。稹之心也。可武遂前執其手。崔玄度自後斬之。因收稹宗族。匡周以下至襁褓中子。皆殺之。（襁，居兩翻。褓，音保。穆宗長慶初，劉悟始帥昭義，三世二十六年而滅。）又殺劉從諫父子所厚善者張谷陳揚庭李仲京郭台王羽韓茂章茂實王渥賈

庠等凡十二家幷其子姪甥壻無遺仲京訓之兄台行餘之子羽涯之從孫茂章茂實約之子渥璠之子庠鍊之子也甘露之亂仲京等亡歸從諫從諫撫養之（李仲京等僅脫甘露之禍卒與劉從諫之族俱屠蓋天聚而殲之也）凡軍中有小嫌者誼日有所誅流血成泥乃函積首遣使奉表及書降於王宰首過澤州劉公直舉營慟哭亦降於宰乙未宰以狀聞丙申宰相入賀李德裕奏今不須復置邢洺磁留後（復扶又翻下同）但遣盧弘止宣慰三州及成德魏博兩道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騃昌吕翻騃五駭翻癡也）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幷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入潞州以應謠言（謠言見上卷三年）杜悰以饋運不給謂誼等可赦上熟視不應德裕曰今春澤潞未平太原復擾自非聖斷堅定（斷丁亂翻）二寇何由可平外議以爲若在先朝赦之久矣上曰卿不知文宗心地不與卿合安能議乎罷盧鈞山南東道專爲昭義節度使戊戌劉稹傳首至京師詔昭義五州給復一年（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軍行所過州縣免今年秋稅昭義自劉從諫以來橫增賦斂（橫戶孟翻斂力贍翻）悉從蠲免所籍土團並縱遣歸農諸道將士有功者等級加賞郭誼既殺劉稹日望旌節既久不聞問乃曰必移他鎮於是閱鞍馬治行裝（治直之翻）及聞石雄將至懼失色雄至誼等參賀畢敕使張仲清曰郭都知告身來日當至（郭誼爲昭義都知兵馬使故稱之）諸高班告身在此晚牙來受之（諸高班謂諸將凡方鎮及州縣率早晚兩牙將校吏卒皆集）乃以河中兵環毬場（河中兵石雄所統入潞州者環讀如宦）晚牙誼等至唱名引入

凡諸將桀黠拒官軍者（黠下八翻）悉執送京師加何弘敬同平章事丁未詔發劉從諫尸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尸置毬場斬剉之戊申加李德裕太尉趙國公德裕固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卿若不應得朕必不與卿初李德裕以韓全義以來（德宗遣韓全義討吳少誠敗於溵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日有三四（下戶嫁翻）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陳戰鬬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信旗者別爲一旗軍中視之以爲進退監古銜翻使疏吏翻）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衞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陳讀曰陣）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衞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它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略故所向有功（史因李德裕之事而敘之以見唐中世之所以敗武宗之所以勝）自用兵以來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李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歸語汝使（語牛倨翻使疏吏翻）與其使大將邀宣慰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使恩出朝廷不亦榮乎且以耳目所及者言之李載義在幽州爲國家盡忠平滄景（爲于僞翻）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後鎮太原位至宰相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事並見前紀）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德裕復以其言白上（復扶又翻）上曰要當如此明告

之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用李德裕三年之議也)丁巳，盧鈞入潞州。鈞素寬厚愛人，劉稹未平，鈞已領昭義節度，(事見上卷三年)襄州士卒在行營者與潞人戰，常對陳揚鈞之美；(陳讀曰陣)及赴鎮，入天井關，昭義散卒歸之者，鈞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劉稹將郭誼、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至京師，皆斬之。臣光曰：董重質之在淮西，(事見憲宗紀)郭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耳。(伎渠綺翻)彼二人始則勸人為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以為皆失之。何則？賞姦，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與信，何以為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不殺。(事並見光武紀)蓋以既受其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既赦而復逃亡叛亂，(復扶又翻下同)則其死固無辭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矣。殺之，非也。王羽、賈庠等已為誼所殺，李德裕復下詔稱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王涯賈餗非為逆也以其附麗非人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罪亦不至於殄滅而無遺育李德裕明底其罪若真假手於郭誼而致天誅者宜識者之非之也)劉從諫妻裴氏亦賜死。又令昭義降將李丕、高文端、王釗等疏昭義將士與劉稹同惡者，悉誅之，死者甚衆。盧鈞疑其枉濫，奏請寬之，不從。昭義屬城有嘗無禮於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餘人，斬之；餘衆懼，復閉城自守。戊辰，李德裕等奏：「寇孽既平，盡為國家城鎮，豈可令元逵窮兵攻討！望遣中使賜城內將士敕，招安之，

仍詔元逵引兵歸鎮，幷詔盧鈞自遣使安撫。」從之。乙亥，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成大功必告天地；又宣懿太后祔廟，(上初即位追諡母韋妃曰宣懿太后)陛下未嘗親謁。」上瞿然曰：「郊廟之禮誠宜亟行，至於徽稱，非所敢當。」凡五上表，乃許之。(瞿紀具翻瞿然失其常度之貌徽美也徽許歸翻)李德裕奏：「據幽州奏事官言，詗知回鶻上下離心，(詗火迥翻又翻正翻)可汗欲之安西，其部落言親戚皆在唐，不如歸唐；又與室韋已相失，計其不日來降，或自相殘滅。望遣識事中使(欲遣識事宦者出使)賜仲武詔，諭以鎮、魏已平，昭義惟回鶻未滅，仲武猶帶北面招討使，宜早思立功。」李德裕怨太子太傅、東都留守牛僧孺、湖州刺史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事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七年)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德裕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疏，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僧孺、宗閔書疏，皆自焚毀。詔追慶下御史臺按問，(下遐稼翻)中丞李回、知雜鄭亞以為信然。(唐制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稹破報至，僧孺出聲歎恨。(此希德裕意而誣僧孺也)德裕奏述書，上大怒，以僧孺為太子少保、分司，宗閔為漳州刺史。戊子，再貶僧孺汀州刺史，宗閔漳州長史。(垂拱元年分福州西南境置漳州以南有漳水為名舊志京師東南七千二百里)上幸鄠校獵。(鄠音戶)

十一月，復貶牛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州。(復扶又翻)

十二月，以忠武節度使王宰為河東節度使，河中節度使石雄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實錄九月盧鈞奏十七日石雄回軍赴孟州按雄赴時未為河陽節度使實錄誤也)上幸雲陽校獵。

五年春正月己酉朔，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尊號始無道字，中旨令加之。（是時帝崇信道士趙歸真等，至觀受道籙，故旨令羣臣於尊號中加道字，而不知其所謂道者，非吾之所謂道也。）庚戌，上謁太廟；辛亥，祀昊天上帝，赦天下。築望仙臺於南郊。庚申，義安太后王氏崩。（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為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以祕書監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弘宣性寬厚而難犯，為政簡易，（易，以豉翻。）其下便之。河北之法，軍中偶語者斬；弘宣至，除其法。（河北諸鎮防其下相與聚謀以圖不軌，故嚴軍中偶語之法，以剛制之。盧弘宣至中山，乃除其法。）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自往取之，粟皆入境，約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定之境無害。淮南節度使李紳按江都令吳湘盜用程糧錢，（新書百官志：主客郎中主蕃客。東南蕃使還者，給入海程糧；西北蕃使還者，給度磧程糧。至於官吏以公事有遠行，則須計程以給糧，而糧重不可遠致，則以錢準估，故有程糧錢。）強娶所部百姓顏悅女，估其資裝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兄子也。（吳武陵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李德裕素惡武陵，（惡，烏路翻。）議者多言其冤，諫官請覆按，詔遣監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還，言湘盜程糧錢有實；顏悅本衢州人，嘗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與前獄異。德裕以為無與奪，二月，貶元藻端州司戶，稠汀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湘死。（復，扶又翻。斷，丁亂翻。處，昌呂翻。）諫議大夫柳仲郢、敬晦皆上疏爭之，不納。（為德裕以吳湘獄致禍張本。）稠，晉江人。（宋白曰：泉州治晉江縣，晉為晉安縣地，隋屬晉安郡，為邑。）晦，昕之弟也。（敬昕見上卷三年。）

李德裕以柳仲郢為京兆尹。素與牛僧孺善，謝德裕曰：「不意太尉恩獎及此，仰報厚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德裕不以為嫌。（隋封牛弘為奇章公，僧孺蓋其後也，故時人亦呼之為奇章公。宋白曰：奇章縣屬巴州，本漢宕渠縣地，梁置奇章縣，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

夏四月壬寅，以陝虢觀察使李拭為冊黠戛斯可汗使。（陝，失冉翻。）五月壬戌，葬恭僖皇后于光陵柏城之外。（義安太后諡曰恭僖。后於穆宗非伉儷，故陪葬光陵而不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罷為右僕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鉉罷為戶部尚書。乙丑，以戶部侍郎李回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戶部如故。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僧尼二十六萬五百。（祠部掌僧尼，故使括之。若，人者翻。釋氏要覽曰：蘭若者，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也。四方律云空靜處，智度經云遠離處，大悲經云離諸忿。）

冊黠戛斯可汗為宗英雄武誠明可汗。秋七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釋書曰：招提者，梵音，皆僧名，故號寺或謂之招提。增輝記曰：招提者，梵言招鬭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寫之訛，以拓為招，又省去鬭奢二字，只稱招提，即今十方寺院是也。要覽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為一弓，去村五百弓，不遠不近以為靜處，蘭若。史炤曰：今若以唐尺計之，度二里許。）敕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洛陽，謂長安曰上都。時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及同、華、商、汝州各留一寺，（華，戶化翻。）分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考異曰：實錄：中書門下奏請上都、東都兩街各留寺十所，每寺留僧十人。大藩鎮各一所，僧不依前詔數。上都、東都每街各留寺兩所，每寺僧各留三十人。中書門下奏：奉敕，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僧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景、易定、福建、同華州，望令每道許留十人；夏、桂、邕管、黔中、安南、汝金、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一道河中已敕下留十三人。按鎮州凡五十六州四十一道，今云五十處四十六道，誤也。杜牧杭州南亭記曰：武宗即位，始去其山臺野邑四萬所，冠其徒幾至十萬人。後至會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惟十人；東都二寺；天下所謂節度觀察同華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準西京數；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萬五百。實錄注又云：按唐時石刻云，兩都留寺，僧各十人，壽圖留寺二，僧各三人。數皆不同，今從實錄前文。）餘僧及尼并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大秦穆護，又釋氏之外教，如回鶻摩尼之類。是時敕曰：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

我戶如外國人送遠處收管祆呼煙翻胡神也唐制祠部歲再祀磧西諸州火祆而禁民祈祭官品令有祆正蓋主祆僧也寺非
應留者立期令所在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
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廨古隘翻銅像鍾磬以
鑄錢以山南東道節度使鄭肅檢校右僕射同平
章事詔發昭義騎兵五百步兵千五百戍振武節
度使盧鈞出至裴村餞之潞卒素驕憚於遠戍乘醉
回旗入城閉門大譟鈞奔潞城以避之宋白曰潞城縣春秋潞子嬰兒
之國漢為潞縣十三州志云潞水出焉後魏太武改為刈陵縣隋開皇十三年置潞城縣九域志潞城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監軍
王惟直自出曉諭亂兵擊之傷旬日而卒李德裕奏
請詔河東節度使王宰以步騎一千守石會關三千
自儀州路據武安以斷邢洛之路斷音短又令河陽節
度使石雄引兵守澤州河中節度使韋恭甫發步騎
千人戍晉州如此賊必無能為分守四境使潞之亂卒不得越逸而奔他鎮皆
從之八月李德裕等奏東都九廟神主二十六今
貯於太微宮小屋玄宗天寶二年改東都玄元皇帝廟曰太微宮劉昫曰東都太微宮本武后家廟神龍初
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主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為馬廄棄其神主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
失賊平東都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貯丁呂翻請以廢寺材復修太
廟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
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
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考異曰會要元和二年
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為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為寺私造者為招提蘭若杜牧所謂山臺野邑是也收良田數千
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時中
書門下奏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
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非中國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
寺至為允當從之百官奉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
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減三人留五人

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五臺在代州五臺縣山形五峙相傳以為文殊示現
之地華嚴經疏云清涼山者即代州鴈門五臺山也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
曰五臺古傳云山在長安東北一千六百餘里代州之所管山頂至州城一百餘里其山左鄰恒山右接天池南屬五臺縣北至繁畤縣
環基所至五百餘里靈記云五臺山有四埵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據古經所載今北臺即是中臺中臺即是南臺大黃尖即是北臺棲賢
山即是西臺浸天石即是東臺惟北臺中臺古時無異東臺西臺古今無別無恤臺恆山頂是也昔趙襄子名無恤曾登此山觀代國下
瞰東海西瞻臺山有宮池古廟隋煬帝避暑於此而居因天池造立宮室龍樓鳳閣遍滿池邊號為西埵南繫舟山上有銅環船軸猶在
昔帝堯遭水繫舟於此世傳文殊見於南臺號為南埵北有覆宿堆即夏屋山也後魏孝文皇帝避暑往復宿此下見雲州謂之北埵中
臺稍近西北有太華泉有古寺二十餘處東臺去太華泉四十二里臺上遙見滄瀛諸州日出時下視大海猶陂澤焉有古寺十五處西
臺去太華泉四里危磴干雲喬林拂日有古寺十一處南臺去太華泉八十里最為幽寂有古寺九處北臺去太華泉十二里有古寺八
處唐末所添寺不在其數五臺縣本漢慮虒縣慮虒音驢夷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縣
謂曰汝趣白本使趣讀曰促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
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
將即亮翻染如豔翻又而險翻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
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
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太過李德裕惡
之惡烏路翻出為靈武節度副使昭義亂兵奉都將李文
矩為帥帥所類翻文矩不從亂兵亦不敢害文矩稍以禍
福諭之亂兵漸聽命乃遣人謝盧鈞於潞城鈞還入
上黨復遣之戍振武行一驛乃潛選兵追之明日及
於太平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太平驛在潞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盡殺之考
異曰獻替記上信任宰臣無不先訪問無獨斷之事唯誅討澤潞不肯捨赴振武官健及誅覃党項此二事並禁中發詔處分更不顧問
振武官健回旗不肯進發先害監軍一人監軍王惟直自出曉諭又被傷數旬日而卒禁中兩軍樞密已下恨其不殺節將唯害中人
所以激上之怒盡須勦戮上問宰臣曰我送石雄領兵至澤潞令盧鈞不誅討罪人如何德裕曰盧鈞已失律性又寬慢以恐自誅不
得若便替却盧鈞亂卒罪惡轉大須與兵討伐恐不如先除替令新帥誅翦上謂德裕曰勿惜盧鈞本非材將教澤潞叛兵疑李丕報嫌
往劉稹平後處置澤潞與劉稹同惡僅五千餘人皆是取得高文端王釗狀通姓名勒李丕狀同然後處分其間有三兩人或王釗狀無
名並不更問足明是李丕不能還其讎又云惟務苟安因循為政凡方鎮發兵只合不出軍城嚴兵自衛於城門閱過部伍更令軍將慰

安豈有自出送兵馬又令家口觀事同兒戲實不足憑據大兵之後須有防虞臣不敢隱默由是中詔處分不復顧問按盧鈞遣入潞州請戍兵使赴振武尋遣兵追擊盡殺之非上不肯捨也既云不可便替又云不如先除替語自相違上云勿惜盧鈞是上語下云臣不敢隱默乃是德裕語獻替記至此甚明不可復據又處置澤潞五千餘人太多必是五十字誤耳具以狀聞且請罷河東河陽兵在境上者從之。九月詔修東都太廟如李德裕所奏也李德裕請置備邊庫令戶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明年減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王才人寵冠後庭冠古玩翻上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才人寒族且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厭益涉翻伏合也乃止。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冬十月上問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斷丁亂翻外人頗驚懼曏者寇逆暴橫橫戶孟翻固宜以威制之今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但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為寬矣。以衡山道士劉玄靜為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學士賜號廣成先生為之治崇玄館置吏鑄印唐有崇玄署令掌僧道屬宗正寺又有崇玄學博士掌教玄學生玄宗天寶二年改崇玄學曰崇玄館改博士曰學士為之治直之翻玄靜固辭乞還山許之。李德裕秉政日久好徇愛憎好呼到翻人多怨之自杜悰崔鉉罷相宦官左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悅給事中韋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三司錢穀德裕奏稱制置職業人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圖柄臣傳曰下輕其上爵賤臣圖柄臣則國家動搖而人不靜非所宜言十二月弘質坐貶官由是眾怒愈甚史言李德裕以自專自用速禍。上自秋冬以來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遊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詔罷來年正旦朝會以有疾也復扶又翻下同。吐蕃論恐熱復糾合諸部擊尚婢婢婢婢遣厖結藏將兵五千拒之恐熱大敗與數十騎遁去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殘虐之罪數所具翻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毋為恐熱所獵如狐兔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是歲天下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朝廷雖為党項置使帝以侍御史為使分三部招定党項以邠寧延屬崔彥曾靈夏長澤屬李鄴鹽夏武麟勝屬鄭賀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屯叱利寨宰相請遣使宣慰上決意討之。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夏州節度使米暨為東北道招討党項使米姓出於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後入中國子孫遂以為姓。上疾久未平以為漢火德改洛為雒漢光武改洛陽為雒陽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三月下詔改名炎王于況翻唐以土德王而帝名瀍瀍旁從水土勝水故言以王氣勝君名今改名炎炎從火火能生土取以君名土王氣也帝未幾而晏駕厭勝果何益哉。上自正月乙卯不視朝考異曰實錄作十五日按獻替記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時見中詔處分莫得預焉今從之宰相請見不許見賢遍翻中外憂懼。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群居遊處處昌呂翻未嘗發言文宗幸十六宅宴集好誘其言以為戲笑好呼到翻上性豪邁尤所不禮考異曰韋昭度續皇王寶運錄曰宣宗即憲皇第四子自憲皇崩便合紹位乃與姪文宗文宗崩武皇繼有他謀乃密令中常侍四人擒宣宗於永巷幽之數日沉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愍之乃奏武宗曰前者王子不宜久於宮廁誅之武宗曰唯唯仇公武取出於車中以糞土雜物覆之將別路歸家密養之三年後武宗宮車晏駕百官奉迎於玉宸殿立之尋擢仇公武為軍容使尉遲偓中朝故事曰敬宗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遙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云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為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令狐澄貞陵遺事曰上在藩時嘗從駕迴而上誤墜馬人不之覺比二更方能興時天大雪四顧悄無人聲上寒甚會巡警者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不幸至此方困且渴若為我求水警者即於旁近得水以進遂委而去上良久起舉甌將飲顧甌中水盡為芳醪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已而體微暖有力遂步歸藩邸此三事皆鄙妄無稽今不取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

於禁中定策。辛酉，下詔稱皇子沖幼，須選賢德，光王怡可立為皇太叔，考異曰：舊紀，三月一日立為皇太叔。武宗實錄云壬戌，宣宗實錄云辛酉。按獻替記云：自正月十三日後至三月二十日，更不開延英，蓋二十一日則宣宗見百寮也。今從宣宗實錄。更名忱，更，工衡翻。忱，時壬翻。應軍國政事令權句當。以武宗之英達，李德裕之得君，而不能定後嗣，卒制命於宦豎，北司掌兵，且專宮禁之權也。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下咸當同。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當，丁浪翻。甲子，上崩。年三十三。以李德裕攝冢宰。丁卯，宣宗即位。宣宗素惡李德裕之專，惡，烏路翻。即位之日，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使我毛髮洒淅。」近，其靳翻。洒淅，肅然之意，言可畏憚也。夏四月辛未朔，上始聽政。尊母鄭氏為皇太后。壬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德裕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新表、傳皆云德裕自守太尉、檢校司徒。今從舊紀。又貞陵遺事曰：上初即位於太極殿，時宰相李德裕行冊禮，及退，上謂宦侍云云。聽政之二日，遂出為荊門。舊德裕傳曰：五年，武宗上尊號，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數月，追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按舊紀、新表及諸書，武宗朝德裕未嘗罷免，此年九月方自江陵除東都留守，舊傳謬誤。今從實錄。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眾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甲戌，貶工部尚書、判鹽鐵轉運使薛元賞為忠州刺史，弟京兆少尹、權知府事元龜為崖州司戶，皆德裕之黨也。　杖殺道士趙歸真等數人，流羅浮山人軒轅集于嶺南。五月乙巳，赦天下。上京兩街先聽留兩寺外，更各增置八寺；左街先留慈恩、薦福，今增置興唐、保壽二寺，寶應寺改為資聖寺，青龍寺改為護國寺，菩提寺改為保唐寺，清禪寺改為安國寺，尼寺二所，法雲寺改為唐安寺，崇敬寺改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為福壽寺，莊嚴寺改為聖壽寺，添置僧寺一所千福寺，尼寺一所興聖寺，依舊名；化度寺改為崇福寺，永泰寺改為萬壽寺，溫國寺改為崇聖寺，經行寺改為龍興寺，奉恩寺改為興福寺，尼寺一所萬善寺改為延唐寺。考異曰：杭州南亭記曰：今天子即位，天下州率與二寺，用齒衰男女為其徒，各止三十人，兩京數倍其四五焉。實錄：五月五日，敕兩街先留寺兩所外，更添八所。唐石刻云：京師兩街各置十寺，寺僧五十人。蓋謂二年正月敕後，非今赦也。僧尼依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官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官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修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官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改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以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白敏中同平章事。

辛酉，立皇子溫為鄆王，渼為雍王，渼，音美。涇為雅王，滋為夔王，沂為慶王。　六月，禮儀使奏請復代宗神主於太廟。開成五年，文宗升祔，代宗神主以親盡祧遷，今請復之。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於廟東增置兩室，為九代十一室。從之。

秋七月壬寅，淮南節度使李紳薨。　回鶻烏介可汗之眾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逸隱啜殺烏介於金山，烏介可汗自殺胡山之敗，竄於黑車子族，今為其下所殺。立其弟特勒遏捻為可汗。捻，奴協翻。　八月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端陵在京兆三原縣東十里。廟號武宗。初，武宗疾困，顧王才人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武宗之死，王才人之縊，懲楊妃之禍也。上聞而矜之，贈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內。考異曰：蔡京王貴妃傳曰：帝疾亟，才人久視帝而歸燕息處，羅列服御如常日，乃取所常用物，散與內家，淨盡。侍帝所，持巾至帝前，已見升遐，容易自縊，而仆於御座下。以縊為名而得卒。舊紀：武宗葬端陵，德妃王氏祔焉。李德裕獻替記：自上臨御，王妃有專房之寵，至是以嬌妒忤旨，一夕而殞，群情無不驚懼，以謂上成功之後，喜怒不測。德裕因以進諫，在五年十月。與王貴妃傳不同，恐獻替記誤。康駢劇談錄曰：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屬一日聖體不豫，召而問之曰：「我或不諱，汝將何之？」對曰：「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為。」是日，令於御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咽，聞者涕零。及宮車晏駕，哀慟數日而殞，後葬於端陵之側。此事恐正是王才人，傳聞不同。以循州司馬牛僧孺為衡州長史，封州流人李宗閔為郴州司馬，恩州司馬崔珙為安州長史，安州，漢安陸縣地，京師東南二千五十一里。潮州刺史楊嗣復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為郴州刺史。僧孺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楊嗣復貶見二百四十六卷元年。三年，崔珙罷相，崔鉉代之，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其與劉從諫厚，數讓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僧孺、宗閔貶見上四年。至是同日北

還宗閔未離封州而卒。離力智翻 九月以荊南節度使
李德裕爲東都留守解平章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鄭肅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 以兵部侍郎判
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商翰之族孫也 盧翰
相德宗於興元貞元之間 冊黠戛斯可汗使者以國喪未行或以
爲僻遠小國不足與之抗衡回鶻未平不應遽有建
置詔百官集議事遂寢 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
帥鄰道兵討之 帥讀曰率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
察使 右常侍右散騎常侍也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
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隤陷 隤杜
回翻下墜也 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
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
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
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
第景讓官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捶楚 捶止橤翻 景讓
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迕景讓意 迕五故翻 景讓杖之而斃
軍中憤怒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
聽讀曰廳 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
刑法豈得以爲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
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
垂末垂也垂年猶言末垂之年 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
之 褫丑豸翻 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 爲于僞翻 拜且泣久乃釋
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場屋 唐人謂貢院爲場屋至今猶然 每被
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 屬之欲翻主司校文主司也禮
部侍郎知貢舉者是也 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
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

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禮院奏禘祭
祝文於穆敬文武四室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從之
太常有禮院帝於穆宗弟也於敬文武叔也 甲申上受三洞法籙於衡山道
士劉玄靜 既杖殺趙歸真而復受法籙所謂尤而效之會昌五年劉玄靜還衡山 十二月戊
辰朔日有食之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
大孝皇帝上 諱怡即位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按通鑑書唐諸帝號自玄宗以後皆以葬陵謚冊爲正
宣宗謚聖武獻文孝皇帝若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則咸通十二年追崇之號也

大中元年春正月甲寅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 二
月加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同平章事賞其破回鶻也
石雄獨非破回鶻者乎 癸未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
隼 隼聳尹翻 止營繕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
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
務行寬宥凡抵極法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
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
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昔
周饑克殷而年豐 左傳甯莊子之言爲討邢發也 衛旱討邢而雨降是
則誅罪戮姦式合天意雪冤決滯乃副聖心也乞再
加裁定詔兩省五品以上議之 兩省五品以上官自給事中中書舍人以上也
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 見二百四十六卷會昌二年
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
其黨李咸訟德裕罪 考異曰實錄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
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爲相鉉在中書乃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罷德裕
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按舊傳綯以大中二年自湖州刺史入知制誥鉉以三年自河中節度使入爲相此時未也實錄誤 今按
通鑑所書令狐綯知制誥在是年大七月之間湖州刺史有闕字 德裕由是自東都留守以
太子少保分司 分司東都也 左諫議大夫張鷟等上言陛

下以旱理繫囚。慮有冤滯。今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爲災。宜如馬植所奏。詔從之。皆論如法。以植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以盧商爲武昌節度使。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閏月。敕應會昌五年所廢寺。有僧能營葺者。聽自居之。有司毋得禁止。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相。息亮翻）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觀通鑑所書。則會昌大中之是非可見矣）己酉。積慶太后蕭氏崩。（蕭后。文宗之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五月。幽州節度使張仲武大破諸奚。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寇河西。（誘音酉）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代北諸軍擊之。（代北諸軍。謂陘嶺以北諸軍也）宰以沙陀朱邪赤心爲前鋒。自麟州濟河。與恐熱戰於鹽州。破走之。六月。以鴻臚卿李業爲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使。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四散避去。惟山陵使長而多髯。（髯。如占翻）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緒少病風痹。（痹。必至翻。詩疏。痹。冷濕病也）次子綯前湖州刺史。有才器。上卽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綯。徒刀翻。悉。詳也）上悅。遂有大用之意。（爲令狐綯柄用張本）秋八月丙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回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葬貞獻皇后于光陵之側。（積慶太后。謚貞獻）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會要。是年。勅親親樓號雍和殿。別造屋宇廊舍七百間。宋白曰。雍和殿在睦親院）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數。所角翻）諸王有疾。常親至臥內存問。憂形於色。突厥掠漕米及行商。振武節度使史憲忠擊破之。（考異曰。按突厥亡已久。蓋猶有餘種在振武之北者。余謂此突厥餘種。保塞內屬者也）九月丁卯。以金吾大將軍鄭光爲平盧節度使。光。潤州人。太后之弟也。乙酉。前永寧尉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乞召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辨。（吳湘死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丁亥。敕御史臺鞫實以聞。（鞫實。謂鞫治其實也）冬十二月庚戌。御史臺奏。據崔元藻所列吳湘冤狀。如吳汝納之言。戊午。貶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爲潮州司馬。吏部奏。會昌四年所減州縣官。內復增三百八十三員。（議者至此。以減者爲是邪。以冗旣減之後而復增者爲是邪）

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思。相吏翻）赦天下。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淸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上卽位。柔立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上疏訟其冤。丙寅。坐阿附。貶南陽尉。（史言丁柔立有是非之心。南陽縣。漢南陽郡所治宛縣地也。隋改爲南陽縣。唐屬鄧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坐前不能直吳湘冤。乙酉。回左遷湖南觀察使。亞貶循州刺史。李紳追奪三任告身。（李紳已薨。故追奪）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回鶻遏捻可汗仰給於奚王石舍朗。（仰。牛向翻）及張仲武大破奚衆。（見去年五月）回鶻無所得食。日益耗散。至是所存貴人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此回鶻使者也）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葛祿。子特勒毒斯等九騎西走。餘衆追之不及。相與大哭。室韋分回

鶻餘衆爲七。七姓共分之。（室韋有嶺西部、山北部、黄頭部、如者部、婆萵部、訥北部、駱丹部，凡七姓；柳城東北近者三千里，遠者六千里而贏。）居二日。黠戛斯遣其相阿播帥諸胡兵號七萬來取回鶻。（帥，讀曰率。）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猶有數帳。潛竄山林。鈔盜諸胡。（鈔，楚交翻。）其別部厖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獻見。（見，賢遍翻。回鶻至五季時入獻見者，皆厖勒種類也。種，章勇翻。）

二月庚子。以知制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金鏡書，太宗所著也。）授綯。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至治未嘗不任忠賢。（治，直吏翻。）上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觀，古玩翻。）上欲知百官名數。令狐綯曰。六品已下。官卑數多。皆吏部注擬。五品以上。則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上之。（上，時掌翻。）常寘於案上。

立皇子澤爲濮王。上欲作五王院於大明宮。以處皇子之幼者。（處，昌呂翻。）召術士柴岳明使相其地。岳明對曰。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刑克禍福。師有其說。（陰陽家所謂三刑：寅刑巳，巳刑申，申刑寅，丑刑戌，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卯刑子，辰刑辰，午刑午，酉刑酉，亥刑亥；克，謂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今陛下深拱法宮。（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萬神擁衛。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上善其言。賜束帛遣之。

夏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元式罷爲戶部尚書。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戶部周墀。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馬植。并同平章事。（并，當作並。）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官。及爲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澳。貫之之子也。（澳，烏到翻。貫之，元和中爲相。）

己卯。太皇太后郭氏崩于興慶宮。六月。禮院檢討官王皞貶句容令。（唐太常寺有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宋白曰：貞元九年四月，敕太常寺宜置禮院修撰、檢討官各一員，使爲定額。句容縣屬昇州。宋白曰：句容縣本漢縣，以界內茅山本名句曲山，因立名。）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卽玄宗所起勤政務本之樓，在興慶宮。）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后祔憲宗。有司請葬景陵外園。皞奏宜合葬景陵。神主配憲宗室。奏入。上大怒。白敏中召皞詰之。皞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郭子儀封汾陽王。）憲宗在東宮爲正妃。逮事順宗爲婦。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皇太后母天下。歷五朝。（五朝，穆、敬、文、武、宣。）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皞辭氣愈厲。諸相會食。周墀立於敏中之門以俟之。敏中使謝曰。方爲一書生所苦。公第先行。（第，與弟同。）墀入至敏中廳。問其事。見皞爭辨方急。墀舉手加額。歎皞孤直。明日。皞坐貶官。（考異曰：實錄：五月戊寅，以太皇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臣帥百寮問太后起居。己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篡位，以憲宗遇弑，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帝之志也。甲申，自敏中帥百寮上表請聽政，不許。乙酉，又上表，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禮院檢討官王皞爲潤州句容令。舊傳曰：宣宗繼統，卽后之諸子也，恩禮愈異於前朝。大中年，崩於興慶宮。后歷位七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議者以爲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裴廷裕東觀奏記曰：憲宗皇帝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郎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郭太后以上英察孝果，且懷慙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一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卽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又曰：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皞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饗憲宗廟室。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皞詰其事，皞對云云。翌日，皞貶潤州句容縣令，周墀亦免相。按實錄所言暴崩事，皆出於東觀奏記。若實有此事，則既云是夕暴崩，何得前一日先下詔云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若無此事，則廷裕豈敢輒誣宣宗。或者郭后實以病終，而宣宗以平日疑忿之心，欲黜其禮，故皞爭之歟。以傳疑，今參取之。東觀奏記又曰：杜悰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姓李，悰任西川

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西川，李衛士一見植，謂悰曰：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厚遇之。悰未之信。衛士一日密言於悰曰：相公將有甚禍，非馬中丞不能救。乞厚結之。悰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男吏爲植買宅，生生之費無闕焉。植至兩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尋除光祿，對報狀至蜀，悰謂衛士曰：貴人到闕，作光祿勳矣。衛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悰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悰以安子壻也，忽一日內榜子索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辯，能回上旨，事遂中寢。按植會昌中已自黔中入爲大理卿，悰今年二月始爲西川節度，今不取。按裴廷裕後作其裕必有一誤。秋九月甲子，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爲崖州司戶，湖南觀察使李回爲賀州刺史。崖州去京師七千四百六十里，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二十里。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政府，即謂政事堂。黑山烏嶺功並見上卷武宗會昌三年。考異曰：此出范攄雲谿友議，彼以烏嶺爲天井，誤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曰：「曏日之功，朝廷以蒲、孟、岐三鎮酬之足矣。」蒲河中，孟河陽，岐鳳翔。除左龍武統軍。雄怏怏而薨。

十一月庚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絪之孫，鄭絪爲相於元和之初。登進士第，爲校書郎、右拾遺內供奉，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顥尙之。有司循舊制請用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唐制：公主乘厭翟車，外命婦一品乘白銅飾厭翟車。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毋得預時事。又申以手詔曰：「苟違吾戒，必有太平、安樂之禍。」樂，音洛。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昏，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自晉以來，嫂謂叔爲小郎。省，悉景翻。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壬午，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非禮也。憲宗不爲正其始，以致宣宗不爲正其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

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清水先隸秦州，宋白曰：清水縣，漢舊縣，其地即秦仲始所封。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九十里。宋白曰：長興中移清水縣於上邽鎮。九域志之清水，長興所移也。詔以本州未復，權隸鳳翔。上見憲宗朝公卿子孫，多擢用之。刑部員外郎杜勝次對，上問其家世，對曰：「臣父黃裳，首請憲宗監國。」事見二百三十六卷永貞元年。朝，直遙翻。即除給事中。翰林學士裴諗，度之子也。上幸翰林，面除承旨。諗，式荏翻。以裴度相元和之功，自宜以賞延于世。但翰林學士承旨非賞功之官耳。吐蕃論恐熱遣其將莽羅急藏將兵二萬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將拓拔懷光擊之於南谷，大破之，急藏降。降，戶江翻。

三年春正月，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爲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被，皮義翻。八州：洪、江、鄂、岳、虔、吉、袁、撫也。沒四十年，老稚歌思，稚，直利翻。如丹尚存。」乙亥，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以紀之，仍擢其子河陽觀察判官宙爲御史。

二月，吐蕃論恐熱軍于河州，尚婢婢軍于河源軍。河源軍在鄯州東。宋白曰：河源軍置在湟州東西，本趙充國亭堠也。婢婢諸將欲擊恐熱，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婢婢知其必敗，據河橋以待之。諸將果敗。婢婢收餘衆，焚橋歸鄯州。據河橋則兵敗而退者有歸路，敗兵既度，焚橋阻河則可以截論恐熱之追。據史言尚婢婢善用兵。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來降。高宗時，吐谷渾爲吐蕃所逼，徙于鄯州，不安其居，又徙于靈州之境，咸亨三年，以靈州故鳴沙縣地置安樂州以居之。安史之亂，吐蕃取安樂州，吐谷渾又徙朔方、河東之境。原州界有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木靖、木峽、六盤七關。考異曰：實錄：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殺東道節度使，奉表以三州七關來降。據補紀年錄亦云殺東道節度使奉表。國史敘論恐熱事甚詳，至五年五月始來降，此際未降也，又不云殺東道節度使；且恐熱若以三州七關來降，朝廷必官賞之，何故但賞季榮而不及恐熱？蓋三州七關以吐蕃國亂自來降，唐朝廷遣諸道應接之，非恐熱帥以來，實錄誤耳。以太僕卿陸耽爲宣諭使，詔涇原、靈武、鳳翔、邠寧、振武皆出兵應接。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

權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爲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開邊謂經略河西也）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夏四月以墀爲東川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兵部侍郎判戶部魏扶同平章事　癸巳盧龍奏節度使張仲武薨軍中立其子節度押牙直方　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相上深感悟甲午墀入謝加檢校右僕射　戊戌以張直方爲盧龍留後　五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李廓廓程之子也（李程見二百四十三卷長慶四年）在鎮不治（治直之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帥所類翻）上未之省（省悉景翻）徐州果亂上思魯言擢爲起居舍人以義成節度使盧弘止爲武寧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復謀作亂（復扶又翻）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由是獲安　六月戊申以張直方爲盧龍節度使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原州本治高平安史亂後沒於吐蕃）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磐石峽六關　秋七月丁巳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長樂州（長樂當作安樂宋白曰安樂州置於靈州鳴沙縣樂音洛下同）甲子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蕭關縣舊志屬原州）甲戌鳳翔節度使李玭取秦州（玭蒲眠翻凡取言易也秦州本治上邽宋白曰時治成紀在舊州南一百里）詔邠寧節度權移軍於寧州以應接河西八月乙酉改長樂州爲威州（宋白曰靈州鳴沙縣本漢富平縣地後周立會州隋立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唐神龍中默啜寇掠移縣於廢豐安城咸通三年歸復以舊縣基置安樂州大中三年改爲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考異曰實錄云數千人今從舊傳）己丑上御延喜門樓

見之（延喜門在皇城東北角大興皇城東面二門北曰延喜南曰景風延喜門則承天門外橫街東直通化門）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租稅自今京城罪人應配流者皆配十處（十處三州七關也）四道將吏能於鎮戍之地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四道涇原邠寧靈武鳳翔宋白曰吏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興民戶減耗野多閑田而治財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沒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諸道皆有營田務種章勇翻）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神龍元年置溫池縣屬靈州是年度屬威州縣有鹽池）其三州七關鎮戍之卒皆倍給衣糧（言衣糧倍於其他戍卒）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柵有商旅往來販易及戍卒子弟通傳家信關鎮毋得留難其山南劍南邊境有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廣德以來西羌內侵山南巡內階成階沒文州縣治劍南西山諸州亦多有沒於吐蕃者按階州時爲武州宋白曰階州漢武都之地後魏平武都築城於仙陵山置武都鎮西魏始置武州大曆初與秦州俱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復立武州景福元年改階州）冬十月改備邊庫爲延資庫（備邊庫初置見上武宗會昌五年）西川節度使杜悰奏取維州　閏十一月丁酉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常有志復河湟（見二百三十八卷元和五年）以中原方用兵（謂方用兵於兩河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盧龍節度使張直方暴忍喜遊獵（喜許記翻）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託言出獵遂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爲留後（綝丑林翻　考異曰舊紀十一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軍人推周綝爲留後四年九月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爲留後直方傳曰直方多不法虞爲將卒所圖三年冬託以遊獵奔赴闕其後張允伸傳曰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爲留後新紀四年八月幽州軍亂逐張直方張允伸自稱留後實錄亦言直方出奔即以允伸爲留後實錄直方赴闕亦在去年八月至九月又云張允伸知留後皆無周綝姓名今從舊書）直方至京師拜金吾大將軍　甲戌追上順宗謚曰至德弘道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謚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仍改題神主（自天寶已來加上諸

帝謚號陵中玉冊及神主未嘗改題。己未，崖州司戶李德裕卒。山南西道節度使鄭涯奏取扶州。劉昫曰：扶州治同昌縣，歷代吐谷渾所據，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蓋以平定鄧至羌爲名。隋初改置扶州及同昌縣，在長安西南一千六百九十里。廣德後沒於吐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八

[seal stamp]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五 起上章敦牂，盡屠維單閼，凡十年。

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下

大中四年春正月庚辰朔，赦天下。 二月，以秦州隸鳳翔。秦州本屬隴右節度，是時新復，以屬鳳翔。 夏四月庚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植為天平節度使。上之立也，左軍中尉馬元贄有力焉，武宗之大漸也，馬元贄為左神策護軍中尉，立上為皇太叔。 由是恩遇冠諸宦者。冠，古玩翻。 植與之敘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遺，唯季翻。 植服之以朝，朝，直遙翻。 上見而識之，植變色，不敢隱。明日，罷相，收植親吏董侔，下御史臺鞫之，盡得植與元贄交通之狀，下，戶嫁翻。 再貶常州刺史。常州，古延陵，季子之邑，後為毗陵，晉為晉陵，唐為常州，京師東南二千八百四十二里。 六月戊申，以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魏扶薨。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以白敏中判延資庫。去年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盧龍節度使周綝薨，軍中表請以押牙兼馬步都知兵馬使張允伸為留後。九月丁酉，從之。考異曰：四年七月，周綝薨，張允伸為留後。狂曰舊紀亦無朝廷命綝為節度使年月，至此但云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張允伸為留後。實錄：九月，幽州大將表請押衙張允伸知留後事。舊允伸傳曰：大中四年，戎帥周綝寢疾，表允伸為留後，朝廷可其奏。今從之。八月周綝薨，考異以為七月。 党項為邊患，發諸道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右補闕孔溫裕上疏切諫，上怒，貶柳州司馬。溫裕，戣之兄子也。孔戣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

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水經注：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 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榻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復，扶又翻。 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眾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羆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帥，讀曰率。宋白曰：甘州西南至肅州福祿縣界赤柳澗二百三十里，肅州南至吐蕃界四百里。 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宋白曰：瓜州東南至肅州三百四十里。 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宋白曰：廓州北至鄯州百八十里，東南至河州鳳林縣二百八十里。 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劓，魚器翻。刖，魚厥翻。羸，倫為翻。 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里間，赤地殆盡。 冬十月辛未，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紀在十一月，今從實錄、新紀。 十一月壬寅，以翰林學士劉瑑為京西招討党項行營宣慰使。瑑，持兗翻。 以盧龍留後張允伸為節度使。 十二月，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並兼招討党項使。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官，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溫業，戣之弟子也。孔溫業之操行，不見於史，時人蓋以其家世而敬之。

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攝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 義潮，沙州人也。時吐蕃大亂，義潮陰結豪傑，謀自拔歸唐。一旦，帥眾被甲譟於州門，帥，讀曰率。被，皮義翻。 唐人皆應之。吐蕃守將驚走，義潮

遂攝州事，奉表來降。考異曰：補國史作「議潮」，今從實錄、新舊紀傳。以義潮爲沙州防禦使。以兵部侍郎裴休爲鹽鐵轉運使。休，肅之子也。裴肅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自大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沒，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𨻶劉晏之法。沈，持林翻。𨻶，讀曰墮。劉晏法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米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之，或妄誅殺，党項不勝憤怨，故反。帥，所類翻。數，所角翻。勝，音升。乃以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綏節度使，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復，扶又翻。党項由是遂安。福，石之弟也。上以南山、平夏党項久未平，党項居慶州者號東山部，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其竄居南山者爲南山党項。趙珣聚米圖經：党項部落在銀夏以北，居川澤者謂之平夏党項；在安鹽以南，居山谷者謂之南山党項。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松州南有雪山，故曰南山。平夏，川名也。余按唐年補錄乃末學膚受者之爲耳，今不欲復言地理，姑以通鑑義例言之。考異者，考羣書之同異而審其是，訓釋其義，付之後學。南山之說既無同異之可考，今而引之，疑非考異本指也。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三月，以白敏中爲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爲源曰：制置使始此。南北兩路供軍使兼邠寧節度使。敏中請用裴度故事，擇廷臣爲將佐，許之。裴度故事見二百四十卷憲宗元和十二年。夏四月，以左諫議大夫孫景商爲左庶子，充邠寧行軍司馬，知制誥蔣伸爲右庶子，充節度副使。伸，係之弟也。蔣係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太和五年。初，上令白敏中爲萬壽公主選佳壻，爲，于僞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昏盧氏，行至鄭州，堂帖追還。萬壽公主適鄭顥見上卷上年。鄭州去京師一千一百五里。顥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於上。數，所角翻。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樂，音洛。怨臣入骨髓。臣在政府，無如臣何；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中，竹仲翻。上曰：「朕知之久矣，卿何言之晚邪！」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歸，置檉函於佛前，焚香事之。檉，丑貞翻。說文曰：河柳也。敏中軍於寧州。壬子，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於三交谷，三交谷在夏州界。敏中奏党項平。辛未，詔：「平夏党項，已就安帖。平夏，地名，在夏州界。宋朝李繼遷之叛也，徙綏州吏民之半置平夏，以爲巢穴，蓋銀夏之要地也。南山党項，聞出山者迫於饑寒，猶行鈔掠，鈔，楚交翻。平夏不容，窮無所歸，宜委李福存諭，於銀夏境內授以閑田。如能革心向化，則撫如赤子，從前爲惡，一切不問，或有抑屈，聽於本鎮投牒自訴。若再犯疆場，或復入山林，復，扶又翻。下同。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將吏有功者甄獎，甄，稽延翻。死傷者優恤，靈夏邠鄜四道百姓，給復三年，鄰道量免租稅。鄜，音膚。復，方目翻。量，音良。鄜由邊將貪鄙，致其怨叛，自今當更擇廉良撫之。若復致侵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寇虜。」吐蕃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拓跋懷光使人說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久翻，導引也。其衆或散居部落，或降於懷光。恐熱勢孤，乃揚言於衆曰：「吾今入朝於唐，借兵五十萬來誅不服者，然後以渭州爲國城，請唐冊我爲贊普，誰敢不從！」五月，恐熱入朝，上遣左丞李景讓就禮賓院問所欲。恐熱氣色驕倨，語言荒誕，誕，徒旱翻，誇大也。求爲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三殿，如常日胡客，勞賜遣還。勞，力到翻。還，從宣翻。恐熱怏怏而去，復歸落門川，聚其舊衆，恐熱本吐蕃落門川討擊使。欲爲邊患，會久雨乏食，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于廓州。六月，立皇子潤爲鄂王。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饌，雛皖翻。又雛戀翻。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憤其然，猶言憤其如此也。

髮十七萬僧。言使僧長髮復爲齊民也。是天下一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幾，居依翻。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日者陛下欲修國東門，諫官上言，遽爲罷役。爲，于僞翻。今所復之寺，豈若東門之急乎。所役之功，豈若東門之勞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秋七月，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所在長吏量加撙節。撙，慈損翻。所度僧亦委選擇有行業者。行，下孟翻。若容凶麤之人，則更非敬道也。鄉村佛舍，請罷兵日修。時用兵以復河湟。從之。八月，白敏中奏南山党項亦請降。時用兵歲久，國用頗乏，詔并赦南山党項，使之安業。冬十月乙卯，中書門下奏：今邊事已息，而州府諸寺尚未畢功，望且令成之；其大縣遠於州府者，聽置一寺；其鄉村毋得更置佛舍。從之。戊辰，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仍判戶部。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爲憂。且泣。時人重之。重之者，以其能言人所不敢言也。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雞山在蓬、果二州之界，而羣盜依阻以寇掠三川，則其結根也廣矣。三川，謂東西川及山南西道也。以果州刺史王贄弘充三川行營都知兵馬使以討之。制以党項既平，罷白敏中都統，但以司空平章事充邠寧節度使。張義潮發兵略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十一州圖籍入見。十州并沙州爲十一州。見，賢遍翻。宋白曰：瓜州西至沙州二百八十里，西北至伊州九百里，西州東至伊州七百五十里，甘州西至肅州四百二十里，肅州南至瓜州五百二十六里，蘭州西至鄯州四百九十里，鄯州西至廓州一百八十里，河州東北至蘭州二百里，岷州北至蘭州狄道縣五百三十四里，西北至河州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十一月，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爲節度使。考異曰：唐年補錄、舊紀，義潮降在五年八月；獻祖紀年錄及新紀在十月。按實錄，五年二月壬戌，天德軍奏沙州刺史張義潮、安景旻及部落使閻英達等差使上表，請以沙州降。十月，義潮遣弟義澤以本道瓜、沙、伊、肅等十一州地圖戶籍來獻，河隴陷沒百餘年，至是悉復故地。十一月，建沙州爲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河沙等十一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新紀：五年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新傳：三州七關降之明年，沙州首領張義潮奉十一州地圖以獻，擢義潮沙州防禦使，俄號歸義軍，遂爲節度使。今考諸書，蓋二月義潮使者始以得沙州來告，除防禦使；十月，又遣義澤以十一州圖籍來上，除節度使也。今從實錄。新傳云三州降之明年，誤也。十一州觀察使。又以義潮判官曹義金爲歸義軍長史。按新書百官志，節度使有行軍司馬、節度副使、判官、支使等，其兼都督、都護，則有長史。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坐出獵累日不還宿衞，貶左驍衞將軍。

六年春二月，王贄弘討雞山賊，平之。是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妖，於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陛下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詣果州招諭之。潼上言請不發兵攻討，且曰：今以日月之明，燭愚迷之衆，使之稽顙歸命，其勢甚易。稽，音啓。易，以豉翻。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屏左右直前，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今我去汝十步，汝真欲反者，可射我。射，而亦翻。賊皆投弓列拜請降。降，戶江翻。潼歸館，而王贄弘與中使似先義逸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三月，敕先賜右衞大將軍鄭光鄠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爲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

使中外畫一。（漢書，蕭何為法，顜若畫一。師古注曰：畫一，言整齊也。）今獨免鄭光，似稍乖前意。事雖至細，繫體則多。敕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卒，子恤翻。）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四月，甲辰，以邠寧節度使白敏中為西川節度使。湖南奏團練副使馮少端討衡州賊帥鄧裴，平之。（帥，所類翻；下同。）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可為邠寧帥者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須昌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略。（從，千容翻。諴，戶嵒翻。援，于元翻。）上悅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上欲重其資履，（為，于偽翻。資以序進，履所歷之官也。）六月，壬申，先以諴為刑部侍郎；癸酉，乃除邠寧節度使。（考異曰：舊傳：懿宗召問邊事，今從實錄。）　雍王渼薨，追謚靖懷太子。（渼，音美。）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閏月，庚子，以太子少師盧鈞為河東節度使。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盧鈞奏度支郎中韋宙為副使，宙徧詣塞下，悉召酋長，諭以禍福，（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禁唐民毋得入虜境侵掠，犯者必死，雜虜由是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餘皆罰之，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橫訴，（橫，戶孟翻。）不可不抑。璋，絳之子也。（李絳相憲宗，以直諒聞，為亂卒所殺。）　八月，甲子，以禮部尚書裴休同平章事。　獠寇昌、資二州。（獠，魯晧翻。昌州，[illegible]資中縣地，宋為資陽戍，西魏置資州，至京師三千五百六十里。）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畢諴奏招諭党項皆降。　驍衛將軍張直方坐以小過屢殺奴婢，貶恩州司戶。　十一月，立憲宗子惴為棣王。（惴，之睡翻。）　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墮，讀曰隳。）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准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跡許修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繁會，謂人物浩繁，舟車所會之地。）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此今所謂度牒者。）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公驗者，自本州給公文，所至以為照驗。）

七年春，正月，戊申，上祀圓丘，赦天下。　夏，四月，丙寅，敕：自今法司處罪，（處，昌呂翻。）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法杖，謂常行杖也。脊，資昔翻。折，之設翻。）杖臀一，折笞五。（臀，徒渾翻。）使吏用法有常準。　冬，十二月，左補闕趙璘請罷來年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奏有賊光火劫下邽，（明火行劫，言盜無所憚。華，戶化翻。）關中少雪，（少，詩沼翻。）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養，余亮翻。）舅鄭光歷平盧、河中節度使，上與之論為政，光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右羽林統軍，使奉朝請。太后數言其貧，（數，所角翻。）上輒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復，扶又翻。民官，謂治民之官。）　度支奏：自河、湟平，每歲天下所納錢九百二十五萬餘緡，內五百五十萬餘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榷，古岳翻。酤，工護翻。考異曰：續皇王寶運錄具載是歲度支支收之數，舛錯不可曉，今特存其可曉者。溫公拳拳於史之闕文，蓋其所重者制國用也。）

八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罷元會。　上自即位以來，治弒憲宗之黨，宦官外戚，乃至東宮官屬，誅竄甚衆。（宣宗追怨郭后晏駕之事，并誅元和東宮之官屬，則以為穆宗母子與陳弘志之謀者歟！然文宗於穆宗父子也，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父果為弒逆，子必不[illegible]從誅矣。）慮人情不安，丙申，詔長

慶之初，亂臣賊子，頃搜擿餘黨，流竄已盡。(溫公正書鄭后之黨王暉之賊既詳書之矣復書此詔然王暉之黨卒伸於咸通之初通鑑又書之憲宗以子繼父而天理所在者人之義所在不可得而違也不可得而辨也讀通鑑者宜以是觀之)其餘族從疏遠者，一切不問。(從一從再從三從兄之親族袒免以外之親也從才用翻)二月，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員，請更增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叢，僧孺之子也。(李德裕排牛僧孺上惡德裕故親僧孺之子)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睦州吳置新都郡隋置睦州取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為義京師東南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入謝，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謝恩之後前進而言)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丙戌，以右散騎常侍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硤石隋之崤縣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改名硤石屬陝州陝失冉翻)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還音旋又如字)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易以豉翻)謫配恭陵。

立皇子洽為懷王，汭為昭王，汶為康王。(汶音閔)

(考異曰唐年補錄五年正月甲戌朔封三王今從實錄新紀)

上獵於苑北，(此又出苑城而北獵)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軍家謂北司諸軍也唐人謂諸道節度及觀察為使家諸州為州家諸縣為縣家索山客翻)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冬，十月，行言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衣於既翻下至衣紫衣黃並同)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上以甘露之變，(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九年)惟李訓、鄭注當死，自餘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

上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與之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澳音奧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句斷)卿謂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大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唐自上元以後三品已上服紫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流外官及庶人服黃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內侍是長官階四品其職但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已至玄宗宦官至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得衣紫矣衣於既翻)上又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九年春，正月，甲申，成德軍奏節度使王元逵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癸卯，以紹鼎為成德留後。

二月，以醴泉令李君奭為懷州刺史。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之，(以所得於父老之言獎厲)眾始知之。

三月，詔邠寧節度使畢諴還邠州。先是以河湟初附，党項未平，移邠寧軍於寧州，(事見上卷三年先悉薦翻)至是南山平夏皆安，威、鹽、武三州軍食足，(五年以原州之蕭關置武州)故令還理所。(理所猶言治所邠寧軍本理邠州北至寧州一百二十五里)

夏，閏四月，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鏁蘇果翻令廳縣令廳事也)每有役事，委令據簿定差。(今之差役簿始此)

五月，丙寅，以王紹鼎為成德節度使。

上聽察彊記，宮中廝役給灑掃者，(廝音斯灑所買翻又所賣翻)

翻，擣蘇老翻，又素報翻。皆能識其姓名，識，職吏翻。才性所任，任音壬。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漬汚帛，汚，烏故翻。誤書漬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上不之見，輒足成之。唐末，樞密承旨以院吏充，五代以諸衞將軍充，宋朝以士人充，遂爲清選。及中書覆入，內出度支奏付中書，中書宣署申覆，還而奏之，謂之覆入。上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諸州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爲一書，自寫而上之，而上，時掌翻；下上疏同。雖子弟不知也，號曰處分語。它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鄧州，京師東南九百二十里。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澳在翰林，上或遣中使宣旨草詔，事有不可者，澳輒曰：「茲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淹留至旦，上疏論之，上多從之。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訥，遜之弟子也。李遜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年。性卞急，杜預曰：卞，躁疾也。音皮彥翻。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甲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丁酉，以悰爲太子太傅、分司。

九月，乙亥，貶李訥爲朗州刺史，監軍王宗景杖四十，配恭陵，仍詔自今戎臣失律，幷坐監軍。以禮部侍郎沈詢爲浙東觀察使。詢，傳師之子也。傳師者，沈既濟之子。

冬，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有閭閻醫工劉集，醫工，無職於尚藥局，不待詔於翰林院，但以醫術自售於閭閻之間，故謂之閭閻醫工。因緣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凡銅鐵鹽場皆有官主之。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殿，丁練翻。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臣未敢奉詔。」上遽批：「劉集宜賜絹百匹，遣之。」它日，見仲郢，勞之曰：勞，力到翻。「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苦不能食，召醫工梁新診脈，診，止忍翻；切脈以候病之原。治之，數日良已。治，直之翻。新因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千緡而已。

右威衞大將軍康季榮前爲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二百萬緡，事覺，季榮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季榮有功見上卷二年。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唐制，凡詔敕有不便者，給事中塗竄而奏還之，謂之塗歸。諫官亦上言。十二月，庚辰，貶季榮夔州長史。夔州，京師南一千二百四十二里。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散，悉但翻。甲午，以祗德爲賓客分司。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十年春，正月，丁巳，以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

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閑人。」執謂唐宣宗明察，吾不信也。休不敢復言。復，扶又翻。二月，丙戌，休以疾辭位，不許。

三月，辛亥，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爲昏姻，有功於國，謂討安史；世爲婚姻，謂世尚公主。稱臣奉貢，北邊無警。會昌中虜廷喪亂，喪，息浪翻。可汗奔亡，屬姦臣當軸，屬，之欲翻。姦臣，謂李德裕。此大中君臣愛憎之論也。遽加殄滅。近有降者云已厖歷今爲可汗，尚寓安西，已厖歷，即厖勒，以華言譯夷言，語轉耳。厖勒立見上卷二年。俟其歸復牙帳，當加冊命。

上以京兆久不理，夏，五月，丁卯，以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考異曰：貞陵遺事、東觀記皆曰：帝以崔罕、崔郢併敗官，面除澳京兆尹。按大中制集，澳代罕，郢代澳。云罕、郢併敗官，誤也。今從實錄、新紀、舊紀、新傳。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橫，戶孟翻。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其狀。上曰：「卿何以處之？」處，昌呂翻。澳曰：「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翰林學士院在內庭。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辟，辟，毗亦翻。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臣

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言章澳所奏誠合於理）但鄭光殢我不置（此實言奉於母黨之愛殢它計翻）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言章澳之言灼然可行也）朕為鄭光故撓卿法（為于偽翻撓奴巧翻又奴教翻）殊以為愧澳歸府（府謂京兆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以吏歸光（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太后為上言之上於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澳曰尚在限內明日則不得矣上入奏太后曰章澳不可犯也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入今從柳玭續貞陵遺事）六月戊寅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休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司農卿韋廑欲求夏州節度使（廑渠遴翻夏戶雅翻）有術士知之詣廑門曰吾善醮星辰求官無不如意廑信之夜設醮具於庭術士曰請公自書官階一通既得之仰天大呼曰（呼火故翻）韋廑有異志令我祭天廑舉家拜泣曰願山人賜百口之命家之貨財珍玩盡與之邏者怪術士服鮮衣（邏郎佐翻）執以為盜術士急乃曰韋廑令我祭天我欲告之彼以家財求我耳事上聞（上時掌翻）秋九月上召廑面詰之具知其冤謂宰相曰韋廑城南甲族（京城之南韋杜二族居之謂之韋曲杜曲語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為姦人所誣勿使獄吏辱之立以術士付京兆杖死貶廑永州司馬（考異曰東觀奏記實錄貶司農卿韋廑為永州司馬廑夜令術士為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故也范攄雲谿友議曰大僕卿韋廑汲求夏州節度使云云貶潘州司馬今官名從東觀奏記及實錄事取雲谿友議）戶部侍郎判戶部駙馬都尉鄭顥（唐自中世以後天下財賦皆屬戶部度支鹽鐵率以它官分判戶部侍郎判戶部乃得知戶部一司錢貨穀帛出入之事駙馬都尉尚主者為之）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雜編顥既判戶部馳逐台司甚切時家君猶鎮山東聞之遺書謂顥云云按實錄九年十二月顥父祗德以賓客分司金華子云鎮山東誤也）顥懼累表辭劇務（戶部之務繁劇）冬十月乙酉以顥為祕書監上遣使詣安西鎮撫回鶻使者至

靈武會回鶻可汗遣使入貢十一月辛亥冊拜為嗢祿登里羅日沒密施合俱錄毗伽懷建可汗以衞尉少卿王端章充使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廟也宜遷四主出太廟（四主謂穆敬文武四宗神主）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其事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薄其逢君之惡也）敕於靈感會善二寺置戒壇僧尼應填闕者委長老僧選擇給公憑赴兩壇受戒兩京各選大德十人主其事（僧之能持戒行者謂之大德宋白曰唐制諸寺有綱維有大德大德主教授）有不堪者罷之堪者給牒遣歸本州不見戒壇公牒毋得私容仍先選舊僧尼舊僧尼無堪者乃選外人壬辰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為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佑助也）即手書慎由名及新命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鄴明之八世孫也（明梁貞陽侯蕭淵明也唐諱淵故止曰明）內園使李敬寔（內園使亦內諸司之一五代時有內園栽接使）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寔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橫戶孟翻橫度曰絕）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褫其本色使配役南牙也）十一年春正月丙午以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夏侯孜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先是判戶部有缺（先悉薦翻）京兆尹韋澳奏事上欲以澳補之辭曰臣比年心力衰耗難以處繁劇（比毗至翻處昌呂翻）屢就陛下乞小鎮聖恩未許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玭蒲田翻又蒲賓翻）澳曰主上不與

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岐，路也。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丙辰，以澳為河陽節度使。考異曰：舊傳云十二年，誤也，今從實錄。玭，仲郢之子也。柳仲郢見上卷武宗會昌五年。上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上為之止。為，于偽翻。上樂聞規諫，樂，音洛。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駮，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史炤曰：盥，手澡手也。二月，辛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為相，議事於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獨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謂有魏徵之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令狐綯所忌而出之。嶺南溪洞蠻屢為侵盜。夏，四月，壬申，以右千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邕管宣慰使。五月，乙巳，以涯為安南經略使。容州軍亂，逐經略使王球。六月，癸巳，以涯為容管經略使。甲午，立皇子灌為衛王，灉為廣王。灉，紆容翻，又紆用翻。秋，七月，庚子，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仍判度支。教坊祝漢貞滑稽敏給，史記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辭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是也。又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捷出，故云滑稽也。上或指物使之口占摹詠，有如宿構，由是寵冠諸優。冠，古玩翻。一日，在上前抵掌詼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正供戲笑耳，畜，吁玉翻。豈得輒預朝政邪！自是疏之。會其子坐贓杖死，流漢貞於天德軍。考異曰：實錄：大中十一年七月，貶嗣韓王乾裕於嶺外。初，伶人祝漢貞寵冠諸優，復出入宮邸，乾裕以金帛結之，求刺史，雖已納賂而未敢言。至是為御史臺劾奏，故貶。杖漢貞，流天德軍。今從貞陵遺事。樂工羅程善琵琶，自武宗朝已得幸。上素曉音律，尤有寵。程恃恩暴橫，以睚眦殺人。橫，戶孟翻。睚，五懈翻，又五隘翻。眦，士懈翻，又士賣翻。睚眦，恨視也。又睚，目貌。顏師古曰：睚，舉眼也；眦，即眥字。謂目匡睚眦，言舉目相斥也。繫京兆獄。諸樂工欲為之請，為，于偽翻。因上幸後苑奏樂，乃設虛坐，坐，徂臥翻。置琵琶，而羅拜於庭，且泣。上問其故，對曰：羅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天下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復，扶又翻。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八月，成德節度使王紹鼎薨。紹鼎沈湎無度，沈，持林翻。湎，面善翻。飲酒齊色曰湎。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湎。好登樓彈射人以為樂，好，呼到翻。彈，徒案翻，又徒丹翻。射，而亦翻。樂，音洛。眾欲逐之，會病薨。軍中立其弟節度副使紹懿，戊寅，以紹懿為成德留後。九月，辛酉，以太子太師盧鈞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己巳，以秦成防禦使李承勛為涇原節度使。承勛，光弼之孫也。勛，與勳同。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拜武衛將軍。先，悉薦翻。酋，慈由翻。長，知丈翻。承勛利其羊馬之富，誘之入鳳林關，河州鳳林縣北有鳳林關。鳳林縣，漢白石縣地，天寶元年以關名縣。誘，音酉。居秦州之西。承勛與諸將謀執延心，誣云謀叛，盡掠其財，徙其眾於荒遠。延心知之，因承勛軍宴，坐中謂承勛曰：宴於軍中，日軍宴。坐，徂臥翻。河、渭二州，土曠人稀，因以饑疫，唐人多內徙三川，三川：平涼川、蔚茹川、落門川也。吐蕃皆遠遁於疊宕之西，宕，徒浪翻。二千里間寂無人煙。延心欲入見天子，見，賢遍翻。請盡帥部眾分徙內地，為唐百姓，帥，讀曰率。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其功亦不愧於張義潮矣。張義潮以沙、瓜等州歸唐。承勛欲自有其功，猶豫未許。延心復曰：延心既入朝，部落內徙，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復，扶又翻；下同。承勛與諸將相顧默然。明日，諸將言於承勛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使府，謂秦成防禦使府。仰，牛向翻。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耕，謂營田之利；市，謂互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

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爲然卽奏延心爲河渭都遊弈使使統其衆居之（史言唐之邊鎮自將帥至於偏裨詳於身謀略於國事故蕃人窺見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謀 考異曰此事出補國史按張義潮以十一州降河渭已在其間今延心復以河渭降者義潮所帥者漢民延心所帥者蕃族也又補國史不云延心以何年月降新傳但云張義潮降其後河渭州虜將尚延心以國破亦歸款秦州刺史高駢誘降延心及渾末部萬帳遂收二州拜延心武衛將軍駢收鳳林關以延心爲河渭等州都遊弈使按舊傳高駢懿宗時始爲秦州刺史新傳誤也今從補國史因承勛移鎮涇原幷延心事置於此）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朗以疾辭位壬申以朗爲太子太師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軒轅集見上卷會昌六年羅浮山在循州博羅縣西北三十里漢志曰浮山自會稽浮來傅於羅山故曰博羅山亦曰羅浮山）

王端章冊立回鶻可汗道爲黑車子所塞不至而還（王端章去年十一月使回鶻還從宣翻又如字）辛卯貶端章賀州司馬　十一月壬寅以成德軍留後王紹懿爲節度使　十二月蕭鄴罷判度支

十二年春正月以康王傅分司王式爲安南都護經略使（康王汶上子也　考異曰舊紀式爲安南在二月今從實錄）式有才略至交趾樹芀木爲柵可支數十年（史炤曰芀都聊切又音調余按廣韻芀都聊切又音調者葦華也其字從草從刀又類篇有從艸從力者香菜也歷得切昔嘗見一書從艸從力者讀與棘同棘羊矢棗也此木可以支久）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寇不能冐（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勞竹刺竹也芒刺森然廣東新州素無城桂林人黃齊守郡始以此竹植之羔豚不能徑號竹城至今以爲利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也勞盧得翻）選教士卒甚銳頃之南蠻大至（南蠻謂南詔蠻也）去交趾半日程（唐制凡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日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式意思安閑（思相吏翻）遣譯諭之中其要害（中竹仲翻要害謂諭之以守禦之事於我爲要於彼爲害者）蠻一夕引去遣人謝曰我自執叛獠耳非爲寇也安南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都校猶言都將也擅時戰翻校戶教翻）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至杖其背黜於邊徼（羸倫爲翻徼吉弔翻）

初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瑑柱兗翻）爲翰林學士上器重之時爲河東節度使手詔徵入朝瑑奏發河東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考異曰東觀奏記曰十一年上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歷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上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卽時瑑跪奏二十五日其日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爲相瑑世集知者高遲翔從事遲卽瑑舊僚也二十四日詣瑑於宣平里私第遲曰翰度旬時以副具瞻之望矣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遲不敢詰曰果爰立矣始以此畢洩於遲實錄瑑傳曰明年正月十七日大對帝以曆日付瑑令擇吉日瑑跪奏二十五日今從之）瑑仁軌之五世孫也（劉仁軌事高宗武后出入將相）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甄稽延翻別彼列翻）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華（晉王衍字夷甫）妄分流品致中原丘墟今盛明之朝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稱尺證翻）而遽以品流爲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軒轅集至長安上召入禁中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屛欲而崇德（屛必郢翻）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堅求還山乃遣之（軒轅集之來還會昌末年之事也）

二月甲子朔罷公卿朝拜光陵及忌日行香悉移宮人於諸陵（以陳弘志弒逆之罪歸穆宗也唐初皇帝有謁陵之禮天子不躬謁則以太常卿行陵高宗顯慶五年詔歲春秋季一巡宜以三公行陵太常少卿貳之太常給鹵簿仍著於令始貞觀禮歲以春秋仲月巡陵至武后時乃以四季月生日忌日遣使詣陵起居貞元四年國子祭酒包佶言歲二月八月公卿朝拜諸陵陵臺所由導至陵下禮略無以盡恭於是太常約舊禮草定其儀公卿衆官以次奉行朝拜而還忌日行香卽詣陵起居之禮也又有忌日詣僧寺行香之禮宋白曰唐制國忌行香初只行於京城寺觀貞元五年八月勅天下諸上州並宜國忌日准式行香之禮凡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遣詣山陵供奉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事生朝直遙翻）

戊辰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考異曰唐闕史曰丞相太保崔公一日備顧問於便殿上欲御樓肆赦太保奏云云後旬日罷知政事舊傳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度支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瑑同知政事遂出慎由東川東觀奏記劉瑑既入相與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唯當甄別品流瑑云云慎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尋罷相爲東川節度使創平章事今從唐闕史）上欲御樓肆赦（唐初天子居西內肆赦率御承天門樓自高宗以後天子居東內肆赦率御丹鳳門樓）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

可數。唐制，凡御樓肆赦，六軍十二衛皆有恩賚，故云所費甚廣。劉溫叟曰：故事非肆大眚不御樓，軍庶皆有恩給。數，所角翻。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屬望。屬，之欲翻。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史言宣宗不早定國本，使王宗實得以立長而竊定策之功。復，扶又翻。旬日，慎由罷相。

勃海王彝震卒，癸未，立其弟虔晃為勃海王。

夏四月，以右街使駙馬都尉劉異為邠寧節度使。左右街使與左右金吾將軍掌分察六街徼巡。異尚安平公主，上妹也。庚子，嶺南都將王令寰作亂，囚節度使楊發。發，蘇州人也。

戊申，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丙寅，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劉瑑薨。瑑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為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考異曰：此出東觀奏記，而燧不知以何時除嶺南。按實錄，大中九年，韋曙除嶺南節度使，今年正月以楊發代之，三月，蕭倣言柳玭，四月，燧自司農卿為右金吾大將軍，五月，聞嶺南亂，蓋於此除燧嶺南，而倣封還，以燧為非定亂之才故也。今置於此。倣，俛之從父弟也。蕭俛，穆宗長慶初為相。辛巳，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為嶺南節度使，發鄰道兵討亂者，平之。是日，湖南軍亂，都將石載順等逐觀察使韓悰，殺都押牙王桂直。悰待將士不以禮，故及於難。難，乃旦翻。

六月丙申，江西軍亂，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

初，安南都護李涿考異曰：實錄或作琢，或作涿，樊綽蠻書亦作涿。實錄及新書皆有李琢傳，聽之子也，大中二年自洛州刺史除義昌節度使，九年九月自金吾將軍除平盧節度使，不云曾為安南都護。按都護位卑，琢既為義昌節度使，不應為都護，疑作都護者別一李涿，非聽子也。為政貪暴，強市蠻中馬牛，一頭止與鹽一斗；又殺蠻酋杜存誠。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考異曰：舊紀，琢侵刻獠民，羣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按蠻書，寇安南者南詔，非林邑也。峯州有林西原，峯州在安南西北，林西原當又在峯州西。舊有防冬兵六千。南方炎瘴，至冬瘴輕，蠻乘此時為寇，故置防冬兵。其旁七綰洞蠻，其酋長曰李由獨，常助中國戍守，輸租賦。酋，慈由翻。長，知丈翻。知峯州者言於涿，請罷戍兵，專委由獨防遏。於是由獨勢孤，不能自立，南詔拓東節度使以書誘之，以甥妻其子，補拓東押牙。妻，七細翻。交趾在南詔東南詔於東境置拓東節度，言將開拓東境也。又新志：自戎州開邊縣七十里至曲州，又一千九百七十五里至拓東城。拓，從木。又曰：拓東城有諸葛亮石刻，文曰：碑即仆，蠻為漢奴。夷畏誓，常以石搘梧。由獨遂帥其衆臣於南詔。帥，讀曰率。自是安南始有蠻患。是月，蠻寇安南。考異曰：實錄無涿除安南年月。蠻書云：大中八年，安南都護擅罷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獨等七綰首領被蠻誘引，復為親情，日往月來，漸遺侵軼。又曰：桃花蠻本屬由獨管轄，亦為界上戍卒，自大中八年被峯州知州官申文狀與李涿，請罷防冬將健六千人，不要味真登等州界上防遏，其由獨兄弟力不禁，被蠻拓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由獨小男，補拓東押衙，自此後七綰洞悉為蠻收管。舊紀：咸通四年十一月，劉蛻等言令狐綯受李涿賄，除安南，生蠻寇。實錄：咸通二年六月，詔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貪殘頗甚，致令溪洞懷怨。據此則本因李涿貪暴無謀，以致蠻寇明矣。然則大中八年至十一年，舊紀、實錄不言蠻為邊患，蓋但時於邊境小有鈔盜，未敢犯州縣，至此寇安南，而舊紀、實錄始載之。又不知此寇安南即鄭言平剡錄所謂王錦田步時，非也。

秋七月丙寅，宣州都將康全泰作亂，逐觀察使鄭薰。薰奔揚州。

丁卯，右補闕內供奉張潛上疏，以為：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蓄積之數，以羨餘多為課績，羨，弋線翻。朝廷亦因而甄獎。甄，稽延翻。竊惟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剽，匹妙翻。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容管奏都虞候來正謀叛，經略使宋涯捕斬之。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

海求襲我矣求當作來相與夜圍交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擐音宦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誅之有杜守澄者自齊梁以來擁衆據溪洞不可制言杜守澄自齊梁以來不可制也式離間其親黨守澄走死間古莧翻參考本末則杜守澄杜存誠之子也安南饑亂相繼六年無上供[illegible]軍中無犒賞式始修貢賦饗將士占城真臘皆復通使占城在大海中西直二僞齋南與崖州對岸一名吉蔑本扶南屬國去長安二萬七百里東距車渠西屬驃南濱海北與道明接東北抵驩州淮南節度使崔鉉奏已出兵討宣州賊八月甲午以鉉兼宣歙觀察使己亥以宋州刺史溫璋爲宣州團練使璋造之子也溫造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四年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家冬十月建州刺史于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舊志建州在長安東南四千九百三十九里上曰卿到彼爲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遠于願翻卿知之乎延陵悸懾失緒悸其季翻懾之涉翻緒端也言延陵悸懾失其端緒上撫而遣之到官竟以不職貶復州司馬復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里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吳分錢唐立臨水縣晉改爲臨安隋廢臨安錢唐移州治柳浦西依山築城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六里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興許應翻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謝上時掌翻令諸州守臣有謝到任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格音閣宰相可畏有權如令狐綯之數薦罷其相而罪之可也若任之爲相而畏其有權則宰相取充位而已時方寒綯汗透重裘重直龍翻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朝直遙翻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漏上一刻許也復整容曰卿輩善爲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相見復扶又翻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大中四年令狐綯爲相至懿宗即位方罷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霑衣也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事見上五月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崔鉉奏克宣州斬康全泰及其黨四百餘人上以光祿卿韋宙父丹有惠政於江西事見上卷三年以宙爲江西觀察使發鄰道兵以討毛鶴崔鉉以宣州已平辭宣歙觀察使十一月戊寅以溫璋爲宣歙觀察使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幸從千容翻易以豉翻徼堅堯翻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幸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伸起上三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文對官獨坐宰相皆同入對復扶又翻伸不諭不諭者不解上旨十二月甲寅以伸同平章事韋宙奏克洪州斬毛鶴及其黨五百餘人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宙至江州季友請夜帥其衆自陸道間行比明至洪州帥讀曰率間古莧翻比必利翻及也江州西南至洪州一百九十五里州人不知即日討平之宙奏留捕盜將二百人於

江西，以季友爲都虞候。

十三年春正月戊午朔，赦天下。三月，割河東雲、蔚、朔三州隸大同軍。（時置大同軍節度，治雲州。宋白曰：朔州東至蔚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故雲州二百六十里。今雲州治雲中，本古平城地。）夏四月辛卯，以校書郎于琮爲左拾遺內供奉。初，上欲以悰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箸，性情如是，豈可爲士大夫妻！」乃更命悰尚廣德公主。（折，而設翻。更，工衡翻。）二公主皆上女，琮，敖之子也。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左金吾大將軍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新書曰：牟三爲武寧帥，皆有能名。按武宗會昌四年，田牟方爲天德軍使，則其初除武寧必在會昌之間，而史不記其歲月。）復以爲武寧節度使，一方遂安。貶季榮於嶺南。六月癸巳，封憲宗子惕爲彭王。（惕，它歷翻。）

初，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居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夔王滋，第三子也，上愛之，欲以爲嗣，爲其非次，（爲其，于僞翻。）故久不建東宮。上餌醫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八月，疽甚，宰相及朝士皆不得見。（見，賢遍翻。）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使立之。（屬，之欲翻。）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皆上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亓元實（考異曰：或作邢元實，今從東觀奏記、宗實錄。亓，吉堅翻，海陵本作亓，渠之切，姓也。）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中尉謂王宗實。）今日除改，未可辨也，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踵故事增人守捉矣。亓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崩，（年五十。）東首環泣矣。（首，式又翻。環，音宦。）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壬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句，古侯翻。當，丁浪翻。鄆，音運。）仍更名漼。（更，工衡翻。漼，七罪翻。）收歸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宰。

宣宗性明察沈斷，（沈，持林翻。斷，丁管翻。考異曰：續貞陵遺事曰：越守嘗進女樂，有絕色者，上初悅之，數月，錫賚盈積。一日晨興，忽不樂曰：「玄宗只一楊妃，天下至今未平，我豈敢忘！」乃召美人曰：「應留汝不得。」左右或奏可以放還，上曰：「放還，我必思之，可命賜酒一盃。」此太不近人情，恐譽之太過，今不取。）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衛闕君之聰察[illegible]延衛唐宣宗[illegible]足以延唐。）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以王宗實爲驃騎上將軍。李玄伯、虞紫芝、王樂皆伏誅。（考異曰：東觀奏記：畢諴在翰林，上恩顧特異，許用爲相，深爲丞相令狐綯所忌。其入相之謀，諴恩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有，盛飾珠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畢太原於吾無分，今以是餌吾，將傾吾家族也。」諴又遣血輸啓事於綯，綯不納，乃命即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其歡心，乃進于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連進，以市恩澤，致上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今從實錄。）九月，追尊上母晁昭容爲元昭皇太后。加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兼中書令。（考異曰：東觀奏記：大中十三年，魏博何弘敬就加中書令。據實錄，二月弘敬加太傅，此月乃加中書令，在懿宗即位後，東觀奏記誤也。）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同平章事。冬十月辛卯，赦天下。十一月戊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鄴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十二月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杜審權同平章事。審權，元穎之弟子也。（杜元穎相穆宗，長慶初爲相，後以帥西川致寇敗。）

浙東賊帥裘甫攻陷象山，（孫愐曰：裘，本仇氏，避仇改作裘。或曰：衛大夫柳莊邑於裘，氏焉。神龍二年，分寧海及鄮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二年廢，屬明州。帥，所類翻。考異曰：實錄作仇甫，按平剡錄作裘甫，今從之。）官軍屢敗，明州城門晝閉，進逼剡縣，（剡縣，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有衆百人，浙東騷動。觀察使鄭祇德遣討擊副使劉勍、（勍，渠京翻。）副將范居植將兵三百，合台州軍共討之。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滈，胡老翻。宣宗既崩，言事者競攻其短。丁酉，以綯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羣蠻，青溪道，即清溪關路。使由蜀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以慰悅羈縻之。業成則去，復以它子弟繼之。復，扶又翻。如是五十年，羣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傔，苦念翻。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其賀冬使者留表付巂州而還。又索習學子弟，移牒不遜。遜，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索，山客翻。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遣中使告哀，時南詔豐祐適卒，子酋龍立，酋，慈秋翻。怒曰：「我國亦有喪，朝廷不弔祭。又詔書乃賜故王。」遂置使者於外館，禮遇甚薄。使者還，具以狀聞。上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龍字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國號大禮，至今雲南國號大理。改元建極，遣兵陷播州。為南詔攻蜀、攻交阯張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今年皆無陷播州事，惟新紀有之。實錄咸通六年三月盧潘奏云：「大中十三年，南蠻陷播州。」補國史曰：「雲南自大中初朝貢使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減省，有詔許之。錄詔報雲南，雲南回牒不遜。」新南詔傳曰：「朝貢歲至，從者多，杜悰自西川入朝，表無多內蠻傔，豐祐怒，即慢言索質子。」蓋謂蠻子弟學成都者也。按杜悰以咸通二年十月入朝，而豐祐大中十三年已死，則建議減蠻傔者必非悰入朝後事，新傳誤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四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六（起上章執徐，盡重光大淵獻，凡八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上（諱漼，宣宗長子也，初諱溫，嗣位更名。）

咸通元年（是年十一月，始改元咸通。）春，正月，乙卯，浙東軍與裘甫戰於桐柏觀前，（桐柏觀在台州唐興縣天台山。宋改唐興縣為天台縣。桐柏觀賜額崇道觀。觀，古玩翻。）范居植死，劉勍僅以身免。乙丑，甫帥其徒千餘人陷剡縣，（帥，讀曰率。）開府庫，募壯士，眾至數千人；越州大恐。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見，賢遍翻。）鄭祗德更募新卒以益之。軍吏受賂，率皆得孱弱者。（孱，鉏山翻。）祗德遣子將沈君縱、副將張公署、望海鎮將李珪（子將，小將也。望海鎮在明州界，今定海縣即其地。元和十四年，浙東觀察使薛戎奏，望海鎮去明州七十餘里，俯臨大海，與新羅、日本諸蕃接界。將，即亮翻；下同。）將新卒五百擊裘甫。二月，辛卯，與甫戰於剡西，賊設伏於三溪之南，而陳於三溪之北，（三溪在今嵊縣西南。一溪自新昌縣東來，一溪自磴下山南來，與新昌溪會於湖潯，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謂之三溪。）壅溪上流，使可涉；既戰，陽敗走，官軍追之，半涉，決壅，水大至，官軍大敗，三將皆死，官軍幾盡。（幾，居依翻。）於是山海諸盜及它道無賴亡命之徒，四面雲集，眾至三萬，分為三十二隊。其小帥有謀略者推劉暀，（帥，所類翻。暀，于放翻，又乎曠翻。）勇力推劉慶、劉從簡。群盜皆遙通書幣，求屬麾下。甫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曰羅平，鑄印曰天平。大聚資糧，購良工，治器械，聲震中原。（治，直之翻。）丙申，葬聖武獻文孝皇帝于貞陵，（此謚正葬貞陵中書譔也。貞陵在京兆雲陽縣西北四十里。）廟號宣宗。丙午，白敏中入朝，墜陛，傷腰膂，輿以歸。鄭祗德累表告急，且求救於鄰道；浙西遣牙將凌茂貞將四百人、宣歙遣牙將白琮將三百人赴之。（歙，書涉翻。）祗德始令屯郭門及東小江，（越州有東小江、西小江。東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東入海；西小江出諸暨，至錢清渡而東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為大江也。）尋復召還府中以自衛。（復，扶又翻。）祗德饋之比度支常饋多十三倍，而宣、潤將士猶以為不足。（史言元帥威令不振，則惠而將士不以為德。度，徒洛翻。）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以與賊戰；諸將或稱病，或陽墜馬，其肯行者必先邀職級，（職者，軍職；級者，勳級。）竟不果遣。賊遊騎至平水東小江，（越州會稽縣東南有平水鎮，又東踰山即小江也；北又一小江，源出大木山，南流合于剡江，故係平水東以別東小江。）城中士民儲舟裹糧，夜坐待旦，各謀逃潰。朝廷知祗德懦怯，議選武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唐凡朝會，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故謂武臣為西班。）前安南都護王式，雖儒家子，（王式，王播弟起之子也；舊史以為播子。）在安南威服華夷，名聞遠近，（聞，音問。）可任也。」諸相皆以為然。（相，息亮翻。）遂以式為觀察使，徵祗德為賓客。（太子賓客，閒慢局員也。）三月，辛亥朔，式入對，上問以討賊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臣為國家惜費則不然。（為，于偽翻。）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賊，延引歲月，賊勢益張，（張，知亮翻。）則江、淮群盜將蜂起應之。國家用度盡仰江、淮，（仰，牛向翻。）若阻絕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肅宗以後，羽林、龍武、神武、神威、神策皆分左右，號北衙十軍。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省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而猶存十軍之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勝，音升。）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忠武、義成、淮南等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州。婺州押牙房郅、散將樓曾

(散將者牙將之散員也散悉但翻將鄭尭翻下同)衢州十將方景深將兵拒險賊不得入又分兵掠明州明州之民相與謀曰賊若入城妻子皆爲葅醢況貨財能保之乎乃自相帥出財募勇士(帥讀曰率)治器械樹柵浚溝斷橋爲固守之備(治直之翻斷丁管翻)賊又遣兵掠台州破唐興(吳分章安之西界置始平縣晉改爲始豐縣宋廢唐武德初分臨海置唐興縣宋改曰天台九域志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己巳甫自將萬餘人掠上虞焚之(上虞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癸酉入餘姚殺丞尉(餘姚漢古縣唐屬越州九城志在州東一百四十七里宋白曰餘姚舊縣在餘姚山西風土記云舜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東破慈溪入奉化抵寧海殺其令而據之(開元二十六年分明州之鄮縣置慈溪縣在州西三十七里又分鄮縣置奉化縣在州南八十里武德四年分臨海縣置寧海縣屬台州九城志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分兵圍象山所過俘其少壯(少詩照翻)餘老弱者蹂踐殺之(蹂忍久翻踐慈演翻)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下遐稼翻)裘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聞王式來心有所懼樂音洛)劉晊歎曰有如此之衆而策畫未定良可惜也今朝廷遣王中丞將兵來(王式蓋檢校御史中丞)聞其人智勇無敵不四十日必至兵馬使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五千守西陵循浙江築壘以拒之(西陵渡在越州西一百二十里今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惡西陵之名改曰西興)大集舟艦得間則長驅進取浙西(間古莧翻)過大江掠揚州貨財以自實(揚州江淮之都會也轉運鹽鐵使及度支之貨財聚焉故劉晊眷顧)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故云然)但恐子孫不能守耳終吾身保無憂也(觀劉晊策畫豈可以小盜待之乎)甫曰醉矣明日議之晊以甫不用其言怒陽醉而出有進士王輅在賊中賊客之輅說甫曰如劉副使之謀乃孫權所爲也彼乘天下大亂故能據有江東今中國無事此功未易成也

(說式芮翻易以豉翻)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畏式猶豫未決夏四月式行至柿口義成軍不整式欲斬其將久乃釋之(將即亮翻)自是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裘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無降心直欲窺吾所爲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而汝也)乙未式入越州既交政爲鄭祗德置酒(爲于僞翻)曰式主軍政不可以飲監軍但與衆賓盡醉迨夜繼以燭曰式在此賊安能妨人樂飲(樂音洛下同)丙申餞祗德于遠郊復樂飲而歸(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以今地里考之越州百里至蕭山縣王式豈能送鄭祗德至此耶記事者華言耳復扶又翻)於是始修軍令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還職者默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別帥所類翻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立效謂立功也)使帥其徒爲前鋒(帥讀曰率)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先悉薦翻諜徒協翻飲於禁翻食祥吏翻)文武將吏往往潛與賊通求城破之日免死及全妻子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城中密謀屏語(屏必郢翻)賊皆知之式陰察知悉捕索斬之刑將吏尤橫猾者(索山客翻橫戶孟翻)嚴門禁無驗者不得出入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爲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賊未滅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少詩沼翻)或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比毗至翻)其人習險阻便鞍馬可用也舉籍府中得驍健者百餘人(凡吐蕃回鶻之配隸浙東觀察府者舉其籍而取之)虜久羈旅所部遇之無狀(無善狀也)困餒甚(餧與餒同)式既犒飲又賙其父母妻子皆泣拜讙呼(讙與喧同)願效死悉以爲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凡在管內者皆視此籍

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龍陂，漢潁川郟縣之摩陂也。唐在汝州界，置馬監。宋白曰：元和十三年十一月，賜蔡州羣牧號龍陂牧。）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遠近眾寡，（詗，翾正翻，又火迥翻。）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與之兵，以為候騎，（少，詩沼翻。）眾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見，賢遍翻。）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軍分路討賊。府下無守兵，更籍土團千人以補之。乃命宣歙將白琮、浙西將凌茂貞帥本軍北來，將韓宗政等帥土團合千人，石宗本帥騎兵為前鋒，自上虞趨奉化，解象山之圍，號東路軍。（將，即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又以義成將白宗建、忠武將游君楚、（唐無建忠軍。按此時發忠武軍從王式，史逸武字也。白宗建，人姓名。）淮南將萬璘帥本軍與台州唐興軍合，號南路軍，令之曰：毋爭險易，（易，以豉翻。）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平民脅從者，募降之。（降，戶江翻。）得賊金帛，官無所問。俘獲者皆越人也，釋之。癸卯，南路軍拔賊沃洲寨。（沃洲山，今越州新昌縣東南。）甲辰，拔新昌寨，（新昌，本剡縣界，今置新昌縣，在越州東南二百二十里。）破賊將毛應天，進拔唐興。

白敏中三表辭位，上不許。右補闕王譜上疏，以為：陛下致理之初，乃宰相盡心之日，不可暫闕。敏中自正月臥疾，今四月矣，陛下雖與宅相坐語，未嘗三刻，天下之事，陛下嘗暇與之講論乎！（暇，胡駕翻。）願聽敏中罷去，延訪碩德，以資聰明。己酉，貶譜為陽翟令。譜，珪之六世孫也。（王珪事太宗，以直諫稱。翟，音狄。）五月庚戌朔，給事中鄭公輿封還貶譜敕書，上令宰相議之。宰相以為譜侵敏中，竟貶之。

辛亥，浙東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寧海。戊午，南路軍大破賊將劉暀、毛應天於唐興南谷，斬應天。先是，王式以兵少，奏更發忠武、義成軍及請昭義軍，詔從之。（先，悉薦翻。）三道兵至越州，式命忠武將張茵將三百人屯唐興，斷賊南出之道；（斷，音短。下同。）義成將高羅銳將三百人，益以台州土軍，徑趨寧海，（趨，七喻翻。）攻賊巢穴；昭義將跌跌戣將四百人，（跌，奚結翻，又徒結翻。戣，渠龜翻。）益東路軍，斷賊入明州之道。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游鎮，（海游鎮，在寧海南九十里。）賊入甬溪洞。（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唐興縣界，又西則楢溪、金華界。）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己巳，高羅銳襲賊別帥劉平天寨，破之。（帥，所類翻。）自是諸軍與賊十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嚮從吾謀入越州，寧有此困邪！王輅等進士數人在賊中，皆衣綠，（衣，於既翻。）暀悉斬之，曰：亂我謀者，此青蟲也。高羅銳克寧海，收其逃散之民，得七千餘人。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入海則歲月間未可擒也。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海口，在寧海東北四十餘里。）又命望海鎮將雲思益、浙西將王克容將水軍巡海澨。（澨，市制翻。水際曰澨。）思益等遇賊將劉巋於寧海東，賊不虞水軍遽至，（虞，度也。）皆棄船走山谷，（走，音奏。）得其船十七，盡焚之。式曰：賊無所逃矣，惟黃罕嶺可入剡，（黃罕嶺，在寧海縣西北，剡縣之東，其路深險。度黃罕嶺則平川四十里至剡。）恨無兵以守之，雖然，亦成擒矣。

裘甫既失寧海，乃帥其徒屯南陳館下，（南陳館，在寧海西南六十餘里。帥，讀曰率。）眾尚萬餘人。辛未，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寥村，（上寥村，在寧海西北。寥，力彫翻。）賊將王皋懼，請降。壬申，右拾遺內供奉薛調上言，以為：兵興以來，賦斂無度，（上，時掌翻。斂，力贍翻。）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固須翦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毋得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袁王紳薨。（紳，順宗子。）

戊寅，浙東東路軍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委，於偽翻。）以緩追者。跌跌戣令士卒敢顧者斬，毋敢犯者，賊果自黃罕

嶺遁去，六月，甲申，復入剡。復，扶又翻。下同。諸軍失甫，不知所在。義成將張茵在唐興，獲俘，將苦之，俘曰：「賊入剡矣。苟捨我，我請為軍導。」從之。茵後甫一日至剡，壁其東南。府中聞甫入剡，復大恐。王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東南兩路軍會於剡。趣，讀曰促。辛卯，圍之。賊城守甚堅，攻之不能拔。諸將議絕溪水以渴之。剡城東南臨溪，西北負山，城中多鑿井以引山泉，非絕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說耳。今浙東諸縣皆無城，獨剡縣有城，猶為完壯。賊知之，乃出戰。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敗，官軍亦疲。賊請降，諸將出白式。式曰：「賊欲少休耳，少，詩沼翻。益謹備之，功垂成矣。」賊果復出，又三戰。庚子夜，裘甫、劉暀、劉慶從百餘人出降，遙與諸將語，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離，力智翻。斷，音短。遂擒之。壬寅，甫等至越州，式腰斬暀、慶等二十餘人，械甫送京師。考異曰：平剡錄曰：諸軍圍賊於剡，賊悍甚，其所謂女軍者亦乘城擲礫以中人。三日凡八十三戰，賊雖困，官軍亦疲。仇甫佯言乞降，諸將使騎來白，公曰：「賊窮蹙休耳，謹備之，仍遣押牙薛致義謂諸將曰：『功成矣，勉之勿怠也。』」果復三戰。二十一日夜，甫與劉暀、劉慶十餘輩又從百餘人出，邀與諸將語，伺我軍之懈，將使勇者潰圍焉。諸將得公誡，夜皆設伏於營前。甫輩離城數十步，伏兵疾走以間之，銳卒數百復繼之，城中賊不出，甫遽甚，不知所為，遂成擒焉。至是用兵六十六日矣。二十三日，縛致府城，公於衙門陳兵以見，敎其徒劉暀、劉慶二十餘輩，三斬之，械裘甫獻闕下。玉泉子見聞錄曰：王式討裘甫，甫始起於剡，既為官軍所敗，復入于剡，城堅卒銳，不可遽拔，式乃納降，許奏以金吾將軍，甫許焉。其將劉暀獨以為不可。比及越城，左右則械手以木，曳頸以組。甫曰：「吾既已降，何用是為？」左右曰：「法也，到越則釋去。公且行有命矣。」既至，式登南樓俟之，曰：「裘甫何罪？罪皆劉暀輩。」命三斬之。暀顧謂甫曰：「君竟拜金吾乎？」斬甫于長安東市。初，甫之入剡也，雖已屢敗，向使城守，春歲未可平也。玉泉子曰：古人有言，殺降不祥，李廣所以不侯，良有以也。王公亦不聞大貴，鄭公述平剡錄，一何曲筆哉！雖驟壓清顯，而卒以喪明不復起，可不慎哉！按二書所言，莫知孰是。然仇甫在剡，城窮困已極，勢不能久，式不必更以詐誘之，或者諸將為之，不可知也。甫之出降也，或欲突走，或被誘而來，皆不可知。要之為出城乞降，官軍因邀斷其後，擒之耳。剡城猶未下，諸將已擒甫，不復設備，劉從簡帥壯士五百突圍走，諸將追至大蘭山。今明州奉化縣西北有大蘭山，山在越州分界。復，扶又翻。帥，讀曰率。從簡據險自守。秋，七月，丁巳，諸將共攻克之。台州刺史李師望募賊相捕斬之以自贖，所降數百人，得從簡首獻之。大蘭既破，劉從簡走入台州界，方為其黨所殺。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乃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長，知兩翻。更，工衡翻。行，戶剛翻。今年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以賑貧乏，何也？」式曰：「此易知耳。易，以豉翻。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又問：「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趣，讀曰促。兵盡行，城中無兵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又問：「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操，七高翻。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曰：「非所及也。」自至德以來，浙東盜起者再，袁晁、裘甫是也。裘甫之禍，不烈於袁晁。袁晁之難，張伯儀平之，通鑑所書數語而已。今王式之平裘甫，通鑑書之，視張伯儀平袁晁事為詳。蓋唐中世之後，家有私史，王式，儒家子也，成功之後，紀事者不無張大。通鑑因其文而序之，弗覺其煩耳。容齋隨筆曰：通鑑書討裘甫事，用平剡錄，蓋亦有見於此。考異三十卷，辨訂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封憲宗子憴為信王。憴，彌遺翻。八月，裘甫至京師，斬于東市。加王式檢校右散騎常侍，諸將官賞各有差。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先，悉薦翻。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孜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軍須，謂行軍所須糧仗衣物。悉力，謂盡力應辦也。故式所奏求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衛王灌薨。灌，上弟也。九月，白敏中五上表辭位。辛亥，以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右拾遺句容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李德裕父吉甫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勳勞在於王室，備著前紀。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閔，贈以一官。」冬，十月，丁亥，敕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左僕射。德裕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元年。考異曰裴曰李太尉南行錄載咸通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右拾遺內供奉劉鄴表略云：子燁貶立山尉，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縣尉，今已殁於貶所。又曰：血屬已盡，生涯悉空。又曰：枯骨未歸於塋域，一男又殞於江湘。又曰：其李德裕請特賜贈官。敕依奏。實錄注引東觀

奏記云令狐相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爲其子滈言之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相鉉魏相謩皆其故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復謂滈曰向見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既而於帝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尉曄護喪歸葬又是時柳仲郢鎭東蜀設奠於荊南命從事李商隱爲文曰恭承新渥言還舊止又云身留蜀郡路隔伊川鄭奏乃云孤骨未歸壘城曄懿宗初纔徙郴縣尉未詳或者後人僞作之非鄭本奏也實錄注又云白敏中爲中書令時與右丞于弟全緯書云故衛公太尉災與儋爲怨結江魚親交兩散於西園子弟蓬飄於南土嘗蒙一顧纔三台保持獲盡於天年論請褒崇於寵贈令緯嘗爲德裕西川從事故敏中語及云按此似緣敏中以昭發而教本追復贈官多連鄭奏德裕素有恩於敏中敏中前作相既逐貶之至此又掠其美歟按劉鄴表云去年獲遇陛下惟新之命章作解之恩則上此表在咸通元年非二年也舊傳鄴爲翰林學士首以李德裕貶死朱崖大中朝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鎭鄴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李太尉南行然之和此時未爲翰林學士因上此表救批便令內養宣喚入翰林充學士金華子雜編曰宣宗嘗私行經延資庫見廣廈連綿錢帛山積問左右曰誰爲此庫侍臣對曰宰相李德裕執政日以天下每歲備用之餘自是已來邊庭有急支備無乏者茲實有賴上曰今何在左右曰頃以坐吳湘獄貶于崖州上曰如有此功於國微罪豈合深譴由是劉公鄴得以進表乞追雪之上一覽表遂許其加贈歸葬焉按宣宗素惡德裕故始即位即逐之豈有不知其在崖州而云豈合深譴又劉鄴追雪在懿宗時此說殊爲淺陋今不取

己亥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畢諴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安南都護李鄠復取播州。播州屬黔中道大中十三年爲雲南所陷此非安南巡屬也李鄠越境收復欲以爲功而不知蠻兵乘虛已陷安南也鄠音戶復扶又翻

十一月丁丑上祀圜丘赦改元。

十二月戊申安南土蠻引南詔兵合三萬餘人乘虛攻交趾陷之。考異曰新南詔傳大中時李琢爲安南經略使苛暴自私以斗鹽易一牛夷人不堪結南詔將段酋遷陷安南都護府號白衣沒命軍懿宗絕其朝貢乃陷播州安南都護李鄠屯武州咸通元年爲蠻所攻弃州走天子斥鄠以王寬代之按宣宗時南詔未嘗陷安南據新傳則似大中時已陷安南咸通元年又陷武州也且李鄠安南失守然後奔武州非在武州而弃之新傳誤也今從實錄都護李鄠與監軍奔武州。新志邕管所領又有驩州武州沈州後皆廢省據此則武州當在宜州界

二年春正月詔發邕管及鄰道兵救安南擊南蠻。

二月以中書令白敏中兼中書令充鳳翔節度使以左僕射判度支杜悰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受宣受宣受宣命也三相起避之西軒。三相畢諴杜審權蔣伸也公慶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請鄆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反復讀處昌呂翻復音覆又如字良久曰聖主登極萬方欣戴今日此文書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復與兩樞密坐謂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宰相樞密共參國政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資內外裨補固當以仁愛爲先刑殺爲後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主上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權重禁闈時以兩中尉兩樞密爲四貴豈得不自憂乎。言殺宰相則上手滑矣中尉樞密亦將及禍豈得不自以爲憂悰受恩六朝六朝謂憲穆敬文武宣所望致君堯舜不欲朝廷以愛憎行法。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復來見悰微請宣意悰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爲它慮。既而寂然無復宣命。及延英開上色甚悅。意此亦是據杜悰家傳書之其辭旨抑揚容有過其實者洪邁隨筆曰按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綯曰蕭鄴曰夏侯孜曰蔣伸至是惟有伸在三人者罷去矣諴及審權乃懿宗自用者無有斯事蓋野史之妄溫公以唐事屬之范祖禹其審取可謂詳盡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難哉　考異曰新傳云宣宗大漸樞密使王歸長等矯詔迎鄆王立之懿宗即位欲罪大臣悰解之按立鄆王者王宗實新傳云歸長謀也今從補國史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弃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在長安與同年出遊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東漢黨錮之禍蓋亦如此但李杜諸公風節凜凜千載之下讀其事者猶使人心神肅然唐詩人不能企其萬一也而亦以貽淪沈之禍哀哉沈持林翻

福王綰薨。綰順宗子

夏六月癸丑以鹽州防禦使王寬爲安南經略使時李鄠自武州收集土軍

攻羣蠻復取安南朝廷責其失守貶儋州司戶鄠初至安南殺蠻酋杜守澄其宗黨遂誘道羣蠻陷交趾道讀曰導朝廷以杜氏彊盛務在姑息冀收其力用乃贈守澄父存誠金吾將軍再舉鄠殺守澄之罪長流崖州劉昫曰唐武德四年以隋朱崖郡爲崖州自雷州徐聞縣南舟行四百三十里度大海達崖州宋白曰宋開寶六年割舊崖州之地屬瓊州却改振州爲崖州考異曰實錄又賜寬手詔云云如聞李琢在安南日殺害杜存誠李鄠又處置其子守澄使誘導羣蠻陷沒城邑鄠到鎮日於李鄠處索取前後敕詔一一參詳初李琢在鎮蠻首領愛州刺史兼土軍兵馬使杜存誠密誘溪洞夷獠爲之鄉導琢寃其不中毀死焉及李鄠至鎮蠻陷安南鄠走武州召土軍收復城邑而存誠家兵其衆朝廷務姑息乃贈存誠金吾將軍鄠以失備貶儋州補國史蠻陷安南李鄠投武州召土軍收復頗有功績殺首領杜存誠以捍禦蠻桓不戮力盡敵兼洞夷獠爲鄉導之罪也鄠貶儋州後以存誠谿洞强獷家兵數多子弟繼總軍旅皆輸忠勇軍府倚賴方甚朝廷亦加姑息乃再舉憲章長流鄠崖州贈存誠金吾將軍以誘其竭力命前邕州刺史王宙爲都護按鄠所殺存誠之子守澄已爲王式所逐鄠至旬日殺之非因扞禦不戮力也代鄠者乃王寬非王宙補國史誤也今獨取鄠克復安南一事餘皆從平剡錄實錄按唐朝若以杜守澄之戮爲李鄠罪則當贈守澄官不當贈其父官此余所以致疑於前也秋七月南詔攻邕州陷之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先悉薦翻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以代之朝廷許之所募纔得五百許人文楚入爲金吾將軍經略使李蒙利其闕額衣糧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時蒙已卒經略使李弘源至鎮纔十日無兵以禦之城陷弘源與監軍脫身奔巒州宋白曰邕州古南越城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爲宣化縣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貞觀六年改邕州至長安五千六百里巒州秦桂林郡地唐置淳州後改巒州至京師五千三百里西至邕州三百里二十餘日蠻去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弘源坐貶建州司戶文楚時爲殿中監復以爲邕管經略使至鎮城邑居人什不存一文楚秀實之孫也段秀實死於朱泚之難杜悰上言南詔向化七十年貞元閒南詔復向化蜀中寢兵無事羣蠻率服率服謂相率而服從也今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曉諭清平官等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事始見上卷大中十三年待其更名謝恩更工衡翻然後遣使冊命庶全大體上從之命左司郎中孟穆爲弔祭使未發會南詔寇巂州攻邛崍關穆遂不行考異曰實錄在此年十二月按補國史杜邠公再入輔政議遣使弔祭令其改名繼命使臣已破越巂城池攻邛崍關鎮使臣逗留數月不發然則命穆充使當在寇巂州前實錄書於十二月誤也按南詔已稱帝陷安南豈可羈縻悰但欲姑息故賜不知其僭號及以陷安南者爲土蠻耳冬十月以御史大夫鄭涯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一月加同平章事

三年春正月庚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聖孝德皇帝赦天下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蔣伸同平章事充河中節度使二月棣王惴薨南詔復寇安南經略使王寬數來告急數所角翻復扶又翻朝廷以前湖南觀察使蔡襲代之考異曰補國史王宙有緝理撫衆才遠人懷惠總未周歲南蠻復侵封部請兵設備累以危急上聞乃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之實錄以前湖南觀察使爲安南經略等使王寬亦制置失宜諸部蠻相帥內寇故命襲往代焉今從之仍發許滑徐汴荊襄潭鄂等道兵各三萬人各三萬人則八道之兵爲二十四萬不旣多乎疑各字誤否則萬字誤蜀本作合三萬人良是授襲以禦之兵勢旣盛蠻遂引去考異曰實錄咸通三年二月以蔡襲爲安南經略招討處置等使二月以蔡京充荊襄以南宣慰安撫使五月以京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舊紀三年十一月遣蔡襲帥禁軍三千赴援安南按補國史云咸通三年使左庶子蔡京制置嶺南事又云命桂管都防禦使蔡襲代王宙然則襲除安南似在咸通二年也又按樊綽蠻書云臣咸通三年三月四日奉本使尚書蔡襲手示一密委臣深入賊帥朱道古營寨三月八日入賊重圍之中臣却回白於都護王寬領得臣書牒全無指揮擅放軍回苟求朝獎致襲一枉傷矢石陷失城池徽之其由莫非蔡京王寬之過綽旣謂襲爲本使爲之入蠻則是襲已到官又云回白都護王寬則是寬猶未去任也不知綽不白襲而白寬何故也又云襲將兵代寬寬爲已替之人安能擅放軍回令襲陷沒蠻書擅放軍回字上少蔡京二字襲除安南不知的在何年月今從實錄邕管經略使段文楚坐變更舊制謂募土軍以代廣桂容戍軍更工衡翻左遷威衛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文楚到後城邑年落人戶彫殘纔得數月朝廷責其更改舊制降授威衛分司蓋文楚旣之官而朝議責邕州陷沒由文楚請罷三道戍兵自募土軍故云更改舊制而實錄云及文楚再至城池圮廢人戶殘耗由是頗更舊制未數月朝廷虞致煩擾復改命懷玉爲新傳文楚數更條約衆不悅以胡懷玉代之蓋

因補國史改更舊制之語相承致誤也。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詐，時相以爲有吏才，相息亮翻。奏遣制置嶺南事。三月，京還，奏事稱旨，稱尺證翻。復以京權知太僕卿，充荆襄以南宣慰安撫使。爲蔡京不奔敗張本。復，扶又翻。 夏四月己亥朔，敕於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度人三七日。兩街四寺謂慈恩、薦福、西明、莊嚴也。三七，二十一日。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嘗於咸泰殿築壇，爲內寺尼受戒，內寺尼，蓋宮人捨俗者居禁中爲寺以處之，非外寺也。兩街僧尼皆入預；又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梵夾者，貝葉經也，以板夾之，謂之梵夾。段成式曰：貝多葉出摩伽陀西國土用以寫經，其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數，所角翻。施，式豉翻。吏部侍郎蕭倣上疏，以爲：「玄祖之道，慈儉爲先，素王之風，仁義爲首，玄祖謂唐祖老子，尊爲玄元皇帝；素王謂孔子也。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者棄位出家，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人情莫不愛其親，莫不愛富貴。佛者弃父母之親，捨王子之貴，而出家，是割愛中之至難。又釋氏爲宏闊勝大之言，以爲佛滅度後，諸天神王供養莊嚴，皆人世所希有。後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是取滅後之殊勝也。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瘼，音莫，病也。虔奉宗祧，思繆賞與濫刑，其殃必至；知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罷去講筵，繆，靡幼翻。勝，音升。去，羌呂翻。講筵，與僧尼講經之筵。躬勤政事。」上雖嘉獎，竟不能從。 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使。蔡京奏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從之。五月，敕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桂管龔、象二州，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尋以嶺南節度使韋宙爲東道節度使，以蔡京爲西道節度使。蔡襲將諸道兵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徼，吉弔翻。武夫邀功，妄占戍兵，占，之贍翻。虛費餽運，蓋以荒陬路遠，陬，將侯翻。難於覆驗，故得肆其姦詐。請罷戍兵，各還本道。朝廷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日久，不可無備，伺，相吏翻。乞留戍兵五千人，不聽。襲以蠻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闕，謀力兩窮，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京之言，終不之省。時相苟求省饋運之費，故京之言易入，襲之請不行。省，悉景翻。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考異曰：舊傳曰：璋咸通末爲徐泗節度使。徐州牙卒曰銀刀軍，頗驕橫，璋至，誅其凶惡者五百人，自是軍中畏法。按誅銀刀軍者王式也，舊傳誤。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雕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露刃坐於兩廡夾幕之下，每月一更。更，工衡翻。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呼，火故翻。其衆皆和之，和，戶臥翻。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節度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拊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爲，于僞翻。犒賜之費，日以萬計；風雨寒暑，復加勞來。復，扶又翻。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悍，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譟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乙亥，以璋爲邠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 以前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夏侯孜爲左僕射、同平章事。 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帥，讀曰率。驕兵聞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大彭館在徐州城外。大彭，即彭祖，所謂商有大彭，諸侯者也。一曰彭祖姓籛，名鏗，事帝堯，歷虞、夏，至商，年八百歲，封於彭城，故彭城人以名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鎮，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死。考異曰：舊傳曰：式至鎮，盡誅銀刀等七軍，徐方平定。金華子雜編曰：溫璋失律於徐州，自河陽移式往鎮之。式領河陽全軍赴任，徐州將士聞式到近境，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既而相次繼來，莫知前死者，首耗至則又斬之，亦無脫者，如是數日，銀刀都數千人垂盡。虎狼之衆，居常咸謂能吞噬於人，及于斯際，式衣褶子半臂，曳履危坐，逐人皆拱手就戮，無一敢旅拒者，其後觀感相誚，不能自會，譬若頓殺數千人，豈有人不知者。又式自浙東除武寧，非河陽也。今從實錄。甲子，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

歸始置徐海使額，見二百二十七卷德宗建中二年。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三卷貞元四年。當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寇孽消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兗海節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道，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憲宗元和四年，析徐州之符離、蘄，泗州之虹，置宿州，治埇橋，在徐州南界汴水上，當舟車之會。宋白曰：宿州取古宿國爲名。留將士三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兗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質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道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詣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首，手又翻。一切勿問。

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爲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遂爲邕州軍士所逐，嶺南分二節鎮，西道治邕州。奔藤州。藤州，漢猛陵縣地，唐置藤州，至京師五千六百里。詐爲敕書及攻討使印，募鄉丁及旁側土軍以攻邕州，衆既烏合，動輒潰敗，往依桂州，桂州人怨其分裂，以其割桂管巡屬隸西道節度也。不納。京無所自容，敕貶崖州司戶，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以桂管觀察使鄭愚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冬，十月，丙申朔，立皇子佾爲魏王，侹爲涼王，佶爲蜀王。侹，他鼎翻。佶，其吉翻。

十一月，立順宗子緝爲蘄王，憲宗子憒爲榮王。

南詔帥羣蠻五萬寇安南。帥，讀曰率。考異曰：補國史云：四年春，南蠻帥衆五萬攻安南。按蠻書：咸通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桃花人安南城西南角下營，茫蠻於蘇歷江岸屯聚，裸形蠻亦營陳面，二十七日，蠻賊逼交州城，則是今年冬末蠻已圍交州也，今從實錄。都護蔡襲告急，敕發荊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義征子弟，因其應募從軍名之。受鄭愚節度。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遽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敕蔡襲屯海門，考異曰：實錄，詔襲且住海門，是令弃交趾退屯海門也。按襲死時猶在交趾，蓋詔書到時襲已被圍，不得還也。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襲又求益兵，敕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之。時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翼王綽薨。綽，順宗子。音昌約翻。

是歲，嗢末始入貢。嗢末者，吐蕃之奴號也。嗢，烏沒翻。吐蕃每發兵，其富室多以奴從，從，才用翻。往往一家至十數人，由是吐蕃之衆多。及論恐熱作亂，奴多無主，遂相糾合爲部落，散在甘、肅、瓜、沙、河、渭、岷、廓、疊、宕之間，宕，徒浪翻。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

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祀圜丘，赦天下。是日，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趣，七喻翻。船已離岸，遂溺海死，離，力智翻。蔡襲死矣，而十必死之狀，實無朝臣一人爲之申理，自是之後，唐之紀綱大壞，死節藩鎮有片言隻字則朝廷聳動，雖兇悖如其意，朝臣反奧之，關通依以爲外主矣。幕僚樊綽攜其印浮度江。自白州博白縣西南百里下北戍灘出馬門江，度海抵安南界。樊綽攜印度處即此江。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荊南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向城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爲有利。」遂還向城，入東羅門，東羅門，安南羅城東門也。蠻不爲備，惟德等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考異曰：實錄，一月，安南經略使蔡襲奏：蠻賊楊思縉、羅伏州扶邪縣令麻光高部領其衆於城西角下營搆。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賊去十二月二十七日逼安南城池，經略使檢校工部尚書蔡襲出兵格鬬，殺傷相當，正月三日，賊衆圍城進攻甚急，蔡襲於城上以車弩射之，至七日城陷，襲左膊中弩箭死，家口并元從七千餘人並陷於賊，從事樊綽攜印度江，其荊南、江西、鄂岳、襄州兵突到城東水際，無船，却回相率入東羅門，殺蠻僅二千人，至夜賊救兵至，遂屠其城。按此二奏似後人采集蠻書爲之，其中又多差舛，如楊思縉，蠻書中兩處有之，皆作楊思縉，蓋草書誤爲縉耳。彼雖蠻夷，豈肯名思縉也。張彰錄里者舊傳載高駢與雲南牒亦云楊思縉等節度，新書亦承此誤爲傳。又蠻書所云思縉、光高部領者，桃花蠻五六千人耳，非謂蠻將羣蠻也。補國史云蠻衆五萬攻安南，非止五六千人也。又十二月二十一日，裸形蠻、茫蠻、桃花人已在城下營，至二十七日始逼安南也。蠻書言二十七日逼城者，但說見在河蠻尋傳蠻之日耳。又言正月二日三日者，但記以車弩射傷首子之日耳，非其日始圍城也。且城陷奔迸之際，非樊綽身在其間，豈知其詳悉四道兵所殺人數，猶固僭無早說始知之？韋宙身在廣州，何得所奏一一如樊綽之書，其偽明矣。新傳曰：是夜蠻遂屠城，亦因實錄而

獠。）遠夜，蠻將楊思縉始自子城出救之，（子城，牙城內小城也。）惟德等皆死。南詔兩陷交趾，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思縉據交趾城，谿洞夷獠無遠近皆降之。（獠，魯皓翻。降，戶江翻。）詔諸道兵赴安南者悉召還，分保嶺南西道。

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蛻，輸芮翻。）「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奪；（西涼，即涼州，蓋此時謀進築也。）南蠻侵軼，（軼，徒結翻，突也。）干戈悉在於道途；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言待遠人乂安之後，然後娛遊，尚未為晚。）弗聽。

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十六陵，謂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豐陵、景陵、光陵、莊陵、章陵、端陵、貞陵。考異曰：拜十六陵，非一日可了。而舊史無還宮之日，唐年補錄云二月庚子一日拜十六陵，尤難信也。）

置天雄軍於秦州，（代宗姑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魏博，尋以其悖亂削之，今復於秦州置天雄軍，至於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秦州不復號天雄矣。）以成、河、渭三州隸焉，以前左金吾將軍王晏實為天雄觀察使。（晏實，宰之子，宰父智興子之。見二百四十七卷會昌四年。）

三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自將蕃、漢兵七千克復涼州。（將，即亮翻；下同。）

南蠻寇左右江，浸逼邕州。鄭愚懼，自言儒臣無將略，請任武臣。朝廷召義武節度使康承訓詣闕，欲使之代愚。仍詔選軍校數人、士卒數百人自隨。（就義武軍中選之也。校，戶教翻。）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畢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夏四月，罷為兵部尚書。

庚戌，羣盜入徐州，殺官吏；刺史曹慶討平之。

康承訓至京師，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發荊、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

五月戊辰，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楊收同平章事。收，發之弟也。（宣宗以開河湟道，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主，署新謚。發以為作主求古無其文，義不可。知禮者韙之。由是知名。）與左軍中尉楊玄价敘同宗，相結，故得為相。（价，音介。為楊收與玄价交惡張本。）

乙亥，廢容管，隸嶺南西道，復以龔、象二州隸桂管。（去年以龔、象隸嶺南西道。）

戊子，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審權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

六月，廢安南都護府，置行交州於海門鎮，以右監門將軍宋戎為行交州刺史，以康承訓兼領安南及諸軍行營。

閏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悰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以兵部侍郎、判度支、河南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復置安南都護府於行交州。（考異曰：實錄以鄆州為交州。補國史亦同。又云夏侯貞孝公請用高駢為鄆州進討使。按地理志無鄆州，補國史又云海門，今晏州。地理志晏州乃屬瀘州都督府，嶺南亦無之。）以宋戎為經略使，發山東兵萬人鎮之。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句斷。）江西、湖南（此西字衍。）江西、湖南餽運者皆泝湘江入澪渠、灕水。（酈道元曰：湘、灕同源，分為二水，南則灕水，北則湘川。湘、灕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漢伐南越，出零陵，下灕水，即此路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自零陵西南謂之澪渠。新書曰：桂州有灕水，出海陽山。世言秦命史祿伐越，鑿為澪渠，馬援討徵側，復治以通餽，後為江水潰毀，渠遂廢。唐李渤復浚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灕二水皆出靈川之海陽，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灕灘急瀧，又二千里至長沙；水始嬰南下曰灕，名灘三百六十，又千二百里至番禺以入海。又曰：靈渠在桂之興安縣，秦始皇戍嶺時，史祿鑿此以運之遺迹。湘水源於雲泉之陽海山，在此下灕江，牂牁下流，本南下廣西興安，水行其間，地勢最高，二水遠不相謀，祿始作此渠，派湘之流而注之灕，使北水南合，北舟踰嶺。其作渠之法，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嘴，銳其前，逆分湘流為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灕江，與俱南。渠繞興安界，深不數尺，廣丈餘，六十里間，置斗門三十六，土人但謂之斗，舟入一斗，則復閘斗，伺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千斛之舟亦可往來。治水巧妙，無如靈渠者。澪，音零。灕，音离。）勞費艱澀，諸軍乏食。潤州人陳磻石上言：（磻，蒲官翻。）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泛海，不一月至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委其貨於岸側，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八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必向邕州，請分兵屯容、藤州。」（容、藤二州相去二百七十里。）

夔王滋薨。（滋，上弟也。）

敕以閤門使吳德應等為館驛使。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唐中世置閤門使，以宦者為之，掌供奉朝會贊引親

王宰相百官藩客朝見辭唐初中書通事舍人之職也玄宗開元中以監察御史兼巡傳驛至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館驛號館驛使宋白曰元和初征劉闢鄭傳多事憲宗命中人爲館驛使監察御史韓存誠及諫官相繼論之奏罷之不應忽以內人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昔楚子縣陳得申叔一言而復封之左傳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不賀楚子問其故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乃復封陳太宗發卒修乾元殿聞張玄素諫即日罷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爲不可弗聽 黠戛斯遣其臣合伊難支表求經籍及每年遣使走馬請曆又欲討回鶻使安西以來悉歸唐不許 冬十月甲戌以長安尉集賢校理令狐滈爲左拾遺乙亥左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相息亮翻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涿爲安南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致南蠻至今爲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十一月丁酉雲復上言滈父綯執政之時復扶又翻人號白衣宰相滈亦上表引避乃改詹事府司直唐太子詹事府有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掌糾劾宮寮及率府之兵 辛巳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去年八月廢徐州軍額

十二月南詔寇西川 昭義節度使沈詢奴歸秦與詢侍婢通詢欲殺之未果乙酉歸秦結牙將作亂攻府第殺詢

五年春正月以京兆尹李蠙爲昭義節度使蠙部田翻取歸秦心肝以祭沈詢 淮南節度使令狐綯爲其子滈訟冤爲于僞翻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華戶化翻敕曰雖嘉謇諤之忠難逃疏易之責易以豉翻 丙午西川奏南詔寇嶲州刺史喻士珍破之獲千餘人觀明年喻士珍以貪獪而失守則此捷虛張功狀也詔發右神策兵五千及諸道兵戍之 忠武大將顏慶復請築新安遏戎二城從之二城蓋築於嶲州界 以容管經略使張茵兼句當交州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時交州寄治海門欲使張茵進取益海門鎮兵滿二萬五千人令茵進取安南

二月己巳以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李福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 甲申前西川節度使蕭鄴左遷山南西道觀察使 三月丁酉彗星出於婁長三尺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長直亮翻 己亥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唐司天監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歷數史言唐末司天官昏迷天象以妖爲祥請宣示中外編諸史策從之 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授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帥讀曰率近其靳翻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紿之熾昌志翻獠音老紿徒亥翻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天平軍鄆兵也承訓聞之惶怖不知所爲怖普布翻節度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留四日治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小校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縋馳僞翻散燒蠻營斬首五百餘級蠻大驚間一日解圍去承訓乃遣諸軍數千追之所殺虜不滿三百級皆溪獠脅從者承訓騰奏告捷云大破蠻賊中外皆賀 夏四月以兵部侍郎判戶部蕭寘同平章事寘復之孫也蕭復相德宗 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賞破蠻之功也自餘奏功受賞者皆承訓子弟親昵昵尼質翻燒營將校不還一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五月敕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比毗至翻

（四年罷徐州武寧節度）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選募軍士三千人，赴邕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秋七月，西川奏兩林鬼主邀南詔蠻敗之。（史炤曰：兩林部落，東蠻國也，去勿鄧國七十里，地雖狹而諸部推爲長，號大鬼主。敗，補邁翻。）殺獲甚衆。保塞城使杜守連不從南詔，帥衆詣黎州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具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考異曰：補國史：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兼領供軍使，將吏在邕州者，潛令申報，事無巨細，莫不知之，復究尋克捷事多虛妄，具所聞啓於丞相，承訓已自懷疑懼，辭疾免，責授右武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傳宗實錄承訓傳曰：南蠻陷交阯，以承訓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踰歲討平之，加檢校右僕射，與鄰帥不叶，以右武衛大將軍罷歸。蓋其家行狀云爾。今從補國史、懿宗實錄、新傳。）以容管經略使張茵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新書方鎭表：咸通元年，罷容管，以所管州隸邕管。）時南詔知邕州空竭，不復入寇。茵久之不敢進軍取安南，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考異曰：補國史：茵驍將，無遠略，經年不敢進軍。丞相夏侯貞孝公獨獻密疏，請用驍衛將軍高駢，有制以本官充郡州進討使，旋拜安南節度使，其茵所領兵並付高公指揮。按今年正月詔茵進軍收復安南，若經年，則孜已罷相。今從實錄，附於此。實錄駢官爲右領軍上將軍，太高。今從補國史。舊紀：五年四月，南蠻寇邕管，以秦州經略使高駢率禁軍五千，會諸道之師禦之。今不取。）乃以駢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招討使，茵所將兵悉以授之。駢，崇文之孫也，（崇文，憲宗朝高崇文，有定蜀之功。）世在禁軍。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好，呼到翻。）兩軍宦官多譽之，（兩軍謂左右神策兩軍也。譽，音余。）累遷右神策都虞候。党項叛，將禁兵萬人戍長武，屢有功，遷秦州防禦使，復有功，故委以安南。（復，扶又翻。）冬十一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夏侯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壬寅，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路巖同平章事，時年三十六。（爲路巖以高位疾僨張本。）

六年春正月丁巳，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室。時王皞復爲禮院檢討官，更申前議，朝廷竟從之。（王皞議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諸道進私白者，（唐時諸道歲進閹兒，號曰私白。）閩中爲多，故宦官多閩人。福建觀察使杜宣猷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庚申，以宣猷爲宣歙觀察使。時人謂之敕使墓戶。三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寘薨。夏四月，以前東川節度使高璩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璩，元裕之子也。（璩，其於翻。元裕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八年。）楊收建議，以蠻寇積年未平，兩河兵戍嶺南冒瘴霧物故者什六七，請於江西積粟，募彊弩三萬人，以應接嶺南，道近便，仍建節以重其權。從之。五月辛丑，置鎭南軍於洪州。嶲州刺史喻士珍貪獪，（獪，古外翻。）掠兩林蠻以易金。南詔復寇嶲州，（復，扶又翻。）兩林蠻開門納之，南詔盡殺戍卒，士珍降之。（降，戶江翻。）壬寅，以桂管觀察使嚴譔爲鎭南節度使。譔，震之從孫也。（譔，雛免翻。嚴震鎭興元，德宗播遷，震有迎奉之功。從，才用翻。）六月，高璩薨。以御史大夫徐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秋七月，立皇子侃爲郢王，儼爲普王。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治，直之翻。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趣，讀曰促。）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一卒以繼之。九月，駢至南定，（高祖武德四年，分交阯所管宋平縣置南定縣，時屬安南府。安南府，交阯。宋白曰：南定縣，漢日南郡西捲縣地。）峯州蠻衆近五萬，方穫田，（近，其靳翻。晉昫曰：峯州，隋交阯郡之嘉寧縣，唐武德四年置峯州。嘉寧，漢麋冷縣地。）駢掩擊，大破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九月駢奏於邕管大敗林邑蠻。按林邑在海南，自至德後號環王，於中國久絕，劉昫但見南蠻則謂之林邑，誤也。新南詔傳亦云駢以選士五千度江敗林邑兵於邕州，亦承此而誤也。舊紀又云是歲秋，高駢自海門進軍破蠻軍，收復安南府。蓋因駢今秋發海門，遂云復安南耳。復安南實在明年也。補國史云：五年九月，高公力戰破峯州蠻於南定縣。按張茵以五年正月句當交州，受詔收復安南。補國史云經年不進軍，乃以駢代之，則駢豈得以其年九月已破峯州蠻乎？補國史又云：駢破峯州蠻後，近四月餘日表報不至，朝廷以王晏權代之，六月，高公進軍收復安南。亦不云幾年六月。蓋駢以六年六月破峯州蠻，七年六月破安南耳。實錄又云：九月，駢奏破蠻龍州營寨，并燒食糧等事，詔駢令

於嘗界守備據近有赦文已許恩宥何其後改亦未要更深加討逐按赦在明年十一月此詔必在駢已平安南後實錄誤也新傳又云駢擊南詔龍州屯蠻皆棄貲畜走龍州即安南所管龍編縣也收其所穫以食軍。穫戶郭翻刈稻也食祥吏翻

冬十二月壬子，太皇太后鄭氏崩。考異曰舊傳大中末崩誤也今從實錄

七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奏北庭回鶻固俊克西州、北庭、輪臺、清鎮等城。北庭本貞觀所置之庭州長安二年置北庭都護府西七百里有清海鎮又西延城西行三百二十里至輪臺縣回鶻固俊新書及考異正文皆作僕固俊考異曰實錄義潮奏俊收西河及部落胡漢皆歸伏并表賀收西州等城事新吐蕃傳曰七年俊擊取西州收諸部按大中五年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上西州已在其中今始云收西州者蓋當時雖得其圖籍其地猶為吐蕃所據耳論恐熱寓居廓州，糾合旁側諸部，欲為邊患，皆不從；所向盡為仇敵，無所容。仇人以告拓拔懷光於鄯州，懷光引兵擊破之。宋白曰鄯州南至廓州一百八十里考異曰實錄義潮又奏鄯州城使張季顒押領拓跋懷光下使到尚恐熱將并隨身器甲等並以進奉新吐蕃傳曰鄯州城使張季顒與尚恐熱戰破之收器鎧以獻今從補國史實錄

三月戊寅，以河東節度使劉潼為西川節度使。初，南詔圍巂州，東蠻浪稽部竭力助之，遂屠其城。謂去年陷巂州也卑籠部怨南詔殺其父兄，導忠武戍兵襲浪稽，滅之。南詔由是怨唐。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南詔自尋夢湊以來自稱驃信夷語君也因僭號自謂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乃命捽而毆之，捽昨沒翻毆烏口翻因械繫於獄。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詔召成等至京師，見於別殿，厚賜，勞而遣之。見賢遍翻勞力到翻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在鎮十年，大中十一年紹懿嗣鎮為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紹鼎之子都知兵馬使景崇而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汝今長矣，長知兩翻我復以軍政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汝之功也。」言竟而薨。史言王紹懿垂歿精神不亂

閏月，吐蕃寇邠寧，節度使薛弘宗拒却之。

夏四月，貶前西川節度使李福為蘄王傅。以毆繫南詔使者也蘄王緝順宗子

五月，葬孝明皇后於景陵之側，主祔別廟。孝明皇后宣宗母鄭太后也懿安郭后憲宗之元妃也配食于太廟鄭后側室也故祔別廟禮也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薨，軍中立其子左司馬全皞為留後。

以王景崇為成德留後。

南詔酋龍遣善闡節度使楊緝助安南節度使段酋遷守交趾，善闡府南詔別都也在交趾西北以范昵些為安南都統，昵尼質翻些蘇个翻又音細趙諸眉為扶邪都統，按實錄扶邪縣屬羅伏州蓋南詔所置也監陳敕使韋仲宰將七千人至峯州。監古銜翻陳讀曰陣高駢得以益其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李維周皆匿之，數月無聲問。上怪之，以問維周，維周奏駢駐軍峯州，玩寇不進。上怒，以右武衛將軍王晏權代駢鎮安南，考異曰補國史謂駢及晏權皆云安南節度使按時安南止有都護經略招討使耳無節度使也舊王智興傳九子無晏權名實錄亦云命晏權代駢為節度而無月日蓋闕漏也召駢詣闕，欲重貶之。晏權，智興之從子也。王智興歷德順憲穆四朝後為武寧帥尤貪橫是月，駢大破南詔蠻於交趾，殺獲甚眾，遂圍交趾城。

秋七月，以何全皞為魏博留後。

冬十月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收為宣歙觀察使。收性侈靡，門吏僮奴多倚為姦利；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以為叛己，故出之。

拓跋懷光以五百騎入廓州，生擒論恐熱，先刖其足，數而斬之，數所具翻傳首京師。其部眾東奔秦州，尚延心邀擊破之，悉奏遷於嶺南。吐蕃自是衰絕，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乞離胡事始見二百四十六卷武宗會昌二年

高駢圍交趾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已與李維周將大軍發

海門，駢即以軍事授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仲宰遣小使王惠贊、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先，悉薦翻。）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問遊船，（遊船，遊弈之船。）云新經略使與監軍也。二人謀曰：維周必奪表留我。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即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王晏權闇懦，動稟李維周之命；維周凶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重，直龍翻。）蠻遁去者太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城，（復，扶又翻。）遂克之，殺段酋遷及土蠻為南詔鄉導者朱道古，（鄉，讀曰嚮。蠻居安南界內者為土蠻。）斬首三萬餘級。（考異曰：舊紀：十月，蠻寇悉平。實錄：九月，駢奏殺戮都蠻統帥首還、朱道古及斬首三千餘級；十月丙申日下又云：駢奏收復安南，蠻寇遁散；又云：敗楊緝思、段酋遷、朱道古，殺戮三萬餘級。新紀：十月，高駢克安南。按殺首還即段酋遷字之誤也。補國史收城與敗緝思等共是一事，實錄分在兩月，不知其何所據也。新南詔傳曰：七年六月，駢次交州，戰數勝，士酣鬭，斬其將張詮，李溠龍舉衆萬人降，拔波風三壁。緝思出戰，敗還走城，士乘之，超堞入，斬酋遷、昶、此三諸眉，上首三萬級，安南平。蓋因駢以六月至安南，終言之耳，安南實不以六月平也。今從新、舊紀。）南詔遁去，駢又破土蠻附南詔者二洞，誅其酋長，土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十一月，壬子，赦天下。詔安南、邕州、西川諸軍各保疆域，勿復進攻南詔；委劉潼曉諭，如能更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下同。）一切不問。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自此迄宋朝，安南遂為靜海軍節鎮。）自李涿侵擾安南，（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二年。）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駢築安南城，周三千步，造屋四十餘萬間。十二月，黠戛斯遣將軍乙支連幾入貢，奏遣鞍馬迎冊立使及請亥年曆日。（是年丙戌，亥年，明年也。）以成德留後王景崇為節度使。

上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近，其靳翻。）每月宴設不減十餘，（宴設，謂宮中置宴也，宋朝內臣謂之排當。）水陸皆備，（言殽膳備水陸之品。）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動及千緡。曲江、昆明、灞、滻、南宮、北苑，（南宮，即興慶宮。禁苑在皇城之北。）昭應、咸陽，（昭應有華清宮，咸陽有望賢樓。）所欲遊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幄帟，（帟，羊益翻。小幕曰帟。）諸王立馬以備陪從，（從，才用翻。下同。）每行幸，內外諸司扈從者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

八年春正月，以魏博留後何全皞為節度使。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宣宗大中五年，張義潮以沙州降，尋授以歸義節，至是入朝。）以為右神武統軍，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自安南至邕、廣，海路多潛石覆舟，靜海節度使高駢募工鑿之，漕運無滯。西川近邊六姓蠻，（六姓蠻：一曰蒙蠻，二曰夷蠻，三曰訛蠻，四曰狼蠻，五曰勿鄧蠻，六曰白蠻。近，其靳翻。）常持兩端，無寇則稱效順，有寇必為前鋒。卑籠部獨盡心於唐，與羣蠻為讎，朝廷賜姓李，除為刺史。節度使劉潼遣將將兵助之，（將，即亮翻。）討六姓蠻，焚其部落，斬首五千餘級。樂工李可及善為新聲，三月，上以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處，昌呂翻。）大和中，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尉，紆勿翻。東宮有十率，諸王有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及官。不從。夏四月，上不豫，羣臣希進見。（見，賢遍翻。）五月丙辰，疎理天下繫囚，非巨蠹不可赦者，皆遞降一等。秋七月壬寅，蘄王緝薨。（緝，順宗子。）懷州民訴旱，刺史劉仁規揭牓禁之，（揭，其列翻。）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仁規逃匿村舍，民入州宅，掠其家貲，登樓擊鼓，久之乃定。甲子，以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駙馬都尉于琮同平章事。宣歙觀察使楊收過華嶽廟，（華嶽廟在華州華陰縣。華，戶化翻。）施衣物，（施，式豉翻。）使巫祈禱。縣令誣以為收罪，右拾遺韋保衡復言收前

爲相除嚴譔江西節度使受錢百萬又置造船務人訟其侵隱（復扶又翻）八月庚寅貶收端州司馬（考異曰舊傳曰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貶爲端州司馬按是時保衡未作相舊傳誤今從實錄）九月上疾瘳 冬十二月信王憻薨（憻憲宗子憻音蟬充翻）加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七起著雍困敦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中

咸通九年夏六月鳳翔少尹李師望上言巂州控扼南詔爲其要衝成都道遠難以節制請建定邊軍屯重兵於巂州以邛州爲理所理所猶言治所也上時掌翻巂音髓邛渠容翻朝廷以爲信然以師望爲巂州刺史充定邊軍節度眉蜀邛雅嘉黎等州觀察統押諸蠻幷統領諸道行營制置等使師望利於專制方面故建此策其實邛距成都纔百六十里巂距邛千里其欺罔如此爲李師望以定邊軍致寇張本

初南詔陷安南見上卷四年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慎由之從子也崔慎由始見上卷宣宗大中十一年從才用翻下從孫同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教練使杜璋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帑空虛帑他朗翻發兵所費頗多請更留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佶其吉翻軍校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故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未至校戶教翻使疏吏翻秋七月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illegible]亮翻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唐制凡行軍置隨軍糧料使兵少者置糧料判官勛許云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劫桂州庫兵北歸徐州還音旋又如字剽匹妙翻州縣莫能禦朝廷聞之八月遣高品張敬思赦其罪新書百官志內侍省有高品一千六百九十六人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以前靜海節度使高駢爲右金吾大將軍駢請以從孫潯代鎮交趾從之潯徐林翻考異曰補國史曰高公姪孫潯將先鋒軍每遇陳敵身當矢石及高公內舉交代朝廷命潯節制交趾實錄但云高潯以下勤姓名於碑陰不云潯爲節度使新傳曰駢之戰其從孫潯常爲先鋒冒矢石以勸士駢徙天平薦潯自代詔拜交州節度使按駢爲金吾半歲始除天平今從補國史

九月戊戌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盧耽爲西川節度使以有定邊軍之故不領統押諸蠻安撫等使時分西川置定邊軍則諸蠻皆在定邊軍巡內龐勛等至湖南湖南觀察治潭州監軍以計誘之使悉輸其甲兵誘音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佶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銀刀見上卷三年朝廷所以赦之者慮緣道攻劫或潰散爲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幟昌志翻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勞力到翻芻以飼馬米以給軍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雖無敕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深狹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塞悉則翻以勁兵蹙其後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竄匿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丁巳至泗州泗州晉宋宿豫之地後魏置南徐州又置宿豫郡又改東徐州又改東楚州周大象二年改泗州開元二十四年移州治臨淮縣臨淮本漢徐城縣地當泗水口南北衝要之所刺史杜慆饗之於毬場慆他刀翻優人致辭致辭者今諸藩府有大宴則樂部頭當筵致辭稱頌賓主之美所謂致語者是也徐卒以

爲玩己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悟素爲之備徐卒不敢爲亂而止悟悰之弟也杜悰歷事穆文武宣懿入相位咸通初又爲相先是朝廷屢敕崔彥曾慰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先悉薦翻彥曾遣使以敕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戊午行及徐城徐城縣屬泗州宋朝省徐城爲鎮入臨淮縣在泗州北百餘里自此而西北則入徐州界然其道里迂遠故龐勛等西入宿州至符離則距徐州纔一百四十里耳勛與許佶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敕下本軍至則支分滅族矣下戶嫁翻支分謂被支解而支體異處也即咼刑丈夫與其自投網羅爲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況城中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吾輩一唱於外彼必響應於內矣然後遵王侍中故事王侍中謂王智興也事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二年五十萬賞錢可翹足待也衆皆呼躍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姦計將士誠知詿誤詿古賣翻敢避誅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冬十月甲子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因之丁卯勛復於遞中申狀復扶又翻遞中謂入鄆筒遞送使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符離漢古縣時屬宿州九域志宿州北至徐州一百二十里宋白曰爾雅莞苻離此地尤多此草故名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狡詐多疑必生釁隙乞且停此三人職任以安衆心仍乞戍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將並即亮翻時戍卒拒彭城止四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四驛百二十里闔城恟懼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比以銀刀兇悍比毗至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使一軍皆蒙惡名殲夷流竄不無枉濫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戍卒復爾猖狂復扶又翻下同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如此則闔境塗地矣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我逸彼勞往無不捷彥曾猶豫未決團練判官溫廷皓復言於彥曾曰安危之兆已在目前得失之機決於今日今擊之有三難而捨之有五害詔釋其罪而擅誅之一難也帥其父兄討其子弟二難也帥讀曰率枝黨鉤連刑戮必多三難也然當道戍卒擅歸不誅則諸道戍邊者皆效之無以制禦一害也將者一軍之首而輒敢害之謂戍卒殺都將王仲甫也則凡爲將者何以號令士卒二害也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自爲甲兵招納亡命此而不討何以懲惡三害也軍中將士皆其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支梧四害也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薛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逼脅軍府誅所忌三將又欲自爲一營三將謂尹戡杜璋徐行儉及乞別營事並見上從之則銀刀之患復起違之則託此爲作亂之端五害也惟明公去其三難去羌呂翻絕其五害早定大計以副衆望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以令士衆數所具翻且曰非惟塗炭平人實亦汙染將士汙烏故翻染如豔翻又如險翻儻國家發兵誅討則玉石俱焚矣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又曰凡彼親屬無用憂疑罪止一身必無連坐仍命宿州出兵符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虹漢古縣宋魏廢省古城在夏丘縣界武德置虹縣於古虹城貞觀八年移治夏丘故城時屬宿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顏師古曰虹音貢今音絳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時張敬思尚在勛等軍中戊辰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任山在彭城西南三十里頓兵不進共思所以奪敕使之計欲俟賊入館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詗賊詗古永翻又火迥翻日暮賊至任山館

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榜音彭)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列於山下而潛遁比夜官軍始覺之(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官軍比追及皆同音)恐賊潛伏山谷及間道來襲(間古莧翻)復引兵退宿於城南明旦乃進追之時賊已至符離宿州戍卒五百人出戰於濉水上(濉水在虹縣靈壁東)望風奔潰賊遂抵宿州時宿州闕刺史觀察副使焦璐攝州事城中無復餘兵庚午賊攻陷之璐走免(璐音路考異曰舊紀九月甲午勛陷宿州今從鄭樵彭門紀亂及新紀)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之中四遠雲集然後選募爲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旦至暮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龐勛自稱兵馬留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璐聞符離敗(先悉薦翻)決汴水以斷北路(斷音短)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軍至已深矣壬申元密引兵度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射而亦翻)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近其靳翻)元密等以爲賊必固守但爲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夜有五更使人各直一更擊鼓以警衆謂之持更顏之推曰一更二更三更四更皆以五爲節西都賦云衛以嚴更之署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然辰間遼闊盈不至六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曰五更更工衡翻)掠城中大船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爲盜(宿州古汴河之會漕運及商旅所經故城中有大船沿汴而下入淮則可以入江湖矣艘蘇遭翻)以千縑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此謂汴州東境也)縱使西歸(謂西歸長安)明旦官軍知賊已去狼狽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饑乏賊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陳讀曰陣下同)伏千人於舟中(艤魚豈翻)官軍將至陳者皆走入陂中密以爲異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渲(渲古九翻)賊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乙亥龐勛引兵北度濉水踰山趣彭城(趣七喻翻)其夕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牒鄰道求救明日塞門(塞悉則翻)選城中丁壯爲守備內外震恐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九域志徐州北至兗州三百六十里)彥曾怒曰吾爲元帥城陷而死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無所侵擾由是人爭歸之不移時克羅城彥曾退保子城(羅城外大城也子城內小城也)民助賊攻之推草車塞門而焚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城陷(考異曰舊紀九月乙未龐勛陷徐州殺節度使崔彥曾判官焦璐等賊令別將梁丕守宿州又遣劉行及丁景琮吳迥攻圍泗州今從彭門紀亂及新紀舊彥曾傳曰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日大霧十六日彥曾出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面斬關而入實錄自勛知徐州出兵退至符離已後皆置於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賊囚彥曾於大彭館執尹戡杜璋徐行儉刳而剉之(刳其腹而寸剉之)盡滅其族勛坐聽事(徐州觀察廳事也聽讀曰廳)盛陳兵衛文武將吏伏謁莫敢仰視即日城中願附從者萬餘人戊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求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趣讀曰促)庭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死邪龐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遂釋之有周重者每以才略自負勛迎爲上客重爲勛草表(重爲于僞翻)稱臣之一軍乃漢室興王之地(漢高帝起於沛唐沛縣屬徐州故稱之以自夸大)頃因節度使刻削軍府刑賞失中遂致迫逐(言士卒所以迫逐主帥者皆其所自致)陛下奪其節制翦滅一軍(見上卷三年)或死或流寃橫無數(橫戶孟翻)今聞本

道復欲誅夷將士不勝痛憤推臣權兵馬留後彈壓十萬之師撫有四州之地（勝音升四州謂徐宿濠泗）臣聞見利乘時帝王之資也臣見利不失遇時不疑伏乞聖慈復賜旌節不然揮戈曳戟詣闕非遲庚辰遣押牙張琯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佶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遊弈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遣舊將劉行及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圓將二千人屯泗州梁丕將千人屯宿州自餘要害縣鎮悉繕完戍守徐人謂旌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遠近輻湊乃至光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闐溢郛郭（闐徒年翻郛芳無翻）旬日間米斗直錢二百（人來從亂者多故米踊貴）勛詐為崔彥曾請翦滅徐州表其略曰一軍暴卒盡可翦除五縣愚民各宜配隸（五縣彭城蕭豐沛滕也）又作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曰微桂州將士回戈吾徒悉為魚肉矣劉行及引兵至渦口（渦口至濠州僅隔淮水耳渦音戈）道路附從者增倍濠州兵纔數百刺史盧望回素不設備不知所為乃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因望回自行刺史事（考異曰彭門紀亂實錄新紀濠州陷在十一月按濠本徐之屬郡勛始得徐州則遣行及取之望回猶未及為備豈得至十一月今從彭門紀亂）泗州刺史杜慆聞勛作亂完守備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圓遣精卒百人先入泗州封府庫慆遣人迎勞（勞力到翻）誘之入城悉誅之（誘音酉）明日圓至即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死者數百乃斂兵屯城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圓攻之眾至萬餘終不能克（史於此略言其終下文又始詳言其事）初朝廷聞龐勛自任山還趣宿州（趣七喻翻）遣高品康道偉齎敕書撫慰之十一月勛出郊迎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陳甲兵號令金鼓響震山谷城中丁壯悉驅使乘城宴道偉於毬場使人詐為羣盜降者數千人諸寨告捷者數十輩復作求節鉞表（復扶又翻）附道偉以聞初辛雲京之孫讜（辛雲京見二百二十二卷讜多曩翻）寓居廣陵喜任俠（喜許記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俠之為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年五十不仕與杜慆有舊聞龐勛作亂詣泗州勸慆挈家避之慆曰安平享其祿位危難棄其城池（難乃旦翻）吾不為也且人各有家誰不愛之我獨求生何以安眾誓與將士共死此城耳讜曰公能如是僕與公同死乃還廣陵與其家訣壬辰復如泗州（復扶又翻）時民避亂扶老攜幼塞塗而來（塞悉則翻）見讜皆止之曰人皆南走子獨北行取死何為讜不應至泗州賊已至城下讜急棹小舟得入慆即署團練判官城中危懼都押牙李雅有勇略為慆設守備帥眾鼓譟四出擊賊賊退屯徐城眾心稍安龐勛募人為兵人利於剽掠爭赴之（帥讀曰率剽匹妙翻）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據陸德明春秋左氏傳釋文斷音丁管翻讀如短齊景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請斷三尺而用之楚令尹圍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是也）鄰道聞勛據徐州各遣兵據要害而官軍尚少賊眾日滋官軍數不利（少詩沼翻數所角翻）賊遂破魚臺近十縣（近其靳翻）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圍之會旱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死或說勛曰（說式芮翻下同）留後止欲求節鉞當恭順盡禮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內撫百姓庶幾可得勛雖不能用然國忌猶行香（唐自中世以後每國忌日令天下州府悉於寺觀設齋焚香開成初禮部侍郎崔蠡以其事無經據奏罷之尋而復舊畢仲荀幕府燕閒錄曰國忌行香起於後魏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敕華同等州僧尼道士國忌日各就龍興寺行道散齋至貞元五年處州奏當州不在行香之數乞同衢婺等州行香有旨依注又見前）饗士卒必先西向拜謝（凡方鎮大饗將士必朝服）

帥將佐西向望闕謝恩言皆出於君賜也癸卯，勛聞敕使入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曾及監軍張道謹，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營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徐州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考異曰舊紀十年正月以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節度使晏權智興之從子也以右神策大將軍康承訓充徐泗行營都招討使凡十八將分董諸道之兵七萬三千一十五人又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又曰承訓大軍攻宿州賊將梁丕出戰屢敗乃授承訓義成節度使實錄九年十二月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充徐泗行營兵馬都招討使承訓不赴鎭以節度副使陳勛句當留後以王晏權爲徐泗濠宿等州觀察使充徐州北面行營招討等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等使彭門紀亂新紀承訓等除招討使皆在十一月唐年補錄十一月庚申以太原節度使康承訓爲都統討徐州按庚申乃十二月一日承訓舊官亦非太原節度使補錄誤也今從彭門紀亂新紀大發諸道兵以隸三帥。帥所類翻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沙陀薩葛安慶分爲三部及吐谷渾、達靼、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靼當割翻帥讀曰率詔許之。龐勛以李圓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迥代之。丙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厚本考異曰舊紀實錄作郗厚本今從彭門紀亂及舊傳將淮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九域志楚州淮陰縣有洪澤鎭畏賊彊，不敢進。辛讜請往求救，杜慆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淮，至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己酉，賊攻城益急，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說式芮翻比必利翻幾居依翻讜請復往求救，慆曰：「前往徒還，今往何益！」讜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死之。」慆與之泣別。讜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爲于僞翻下皆爲同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瞋昌眞翻「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厚本起，抱止之，公弁僅免。讜乃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爲于僞翻厚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讜舉身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帥讀曰率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已似入城，還去則便。」憚賊不敢進兵言還軍而去則於事爲便也讜逐之，攬得其髻，攬撮持也舉劍擊之，士卒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可殺也。」讜曰：「臨陳妄言惑衆，陳讀曰陣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乃共奪之。讜素多力，衆不能奪。讜曰：「將士但登舟，我則捨此人。」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慆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晡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龐勛遣其將劉佶將精兵數千助吳迥攻泗州。劉行及自濠州遣其將王弘立引兵會之。戊午，鎭海節度使杜審權鎭海軍治潤州遣都頭翟行約翟直格翻將四千人救泗州。己未，行約引兵至泗州，賊逆擊於淮南，圍之，城中兵少，不能救，行約及士卒盡死。先是，令狐綯遣李湘將兵數千救泗州，先悉薦翻與郭厚本、袁公弁合兵屯都梁城。都梁城在泗州盱眙縣北都梁山項安世曰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淸淺其山中悉產蘭草綠葉紫莖俗謂蘭爲都梁因以名縣與泗州隔淮相望。賊既破翟行約，乘勝圍之。十二月，甲子，李湘等引兵出戰，大敗，賊遂陷都梁城，執湘及郭厚本，送徐州。考異曰舊紀十月賊攻泗州勢急令狐綯慮失淮口乃令大將李湘赴援軍皆沒湘與都監郭厚本俱爲賊所執送徐州令狐綯傳曰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綯辭情遜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綯即奏聞請賜勛節鉞仍誡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縶送徐州爲賊烝而食之湘與監軍郭厚本爲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翟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湘軍敗賊乃分兵立淮南旗幟爲交鬬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趣之千人並爲賊

所綰送徐州綯既喪師朝廷以馬舉代綯爲淮南節度使辛讜傳曰湘率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彭門紀亂曰勛以泗州堅守遣劉佶共謀攻取時淮南宣潤三道發兵戍都梁山舊城與泗州隔淮而已賊衆乃夜潛師屯淮及明而逼城濠州賊帥劉行及亦遣王弘立侵掠淮南於是合衆急攻官軍遂弃城出戰十一月三十日賊乃大敗官軍殺害二千人生降七八百人并虜其將李湘等咸送於徐州賊遂據有淮口斷絕驛路又曰賊既破戴可師令狐綯懼乃遣使誘諭約爲奏請節旄續皇王寶運錄曰十一月二十九日浙西節度使杜審權差都頭翟行約將兵二千來救三十日行約領兵方欲入泗州又被賊奔來行約占山尋被圍合城中兵士無可出救賊又開圍行約不知是計便走欲去而策着山下伏兵須臾被殺匹馬不餘賊遂圍淮口鎮有淮南都押衙李湘鎮將袁公弁領馬步三千人被圍從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五日李湘東甲出軍被襲逐殺盡劫入鎮者使豎降旗鎮內兵士老小一萬餘人被劫驅從濠州郭厚本屯時遇害今從續寶運錄 據淮口，泗水入淮之口 漕驛路絕，謂東南漕驛入上都之路絕也 康承訓軍於新興；九域志宋州寧陵縣有新興鎮 賊將姚周屯柳子，九域志宿州臨渙縣有柳子鎮在今宿州北九十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自臨渙縣北行四十五里至柳子鎮張舜民郴行錄曰柳子鎮在永城縣南九域志永城屬亳州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烏江、巢縣，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下蔡漢古縣唐屬潁州烏江漢東城縣之烏江亭也隋置烏江縣唐屬和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三十五里巢漢居巢縣隋爲襄安縣武德七年改襄安爲巢縣屬廬州沭食聿翻 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和州，滁州南至和州百五十里 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所處。處昌呂翻 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考異曰彭門紀亂光蔡山中草賊數攻破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歸附龐勛舊紀十一月吳迥既執李湘乃令小將張行簡吳約攻滁州執刺史高錫望手刃之屠其城而去行簡又進攻和州刺史崔雍登城樓謂吳約云云遂劚城中居民殺判官張琢以琢浚城濠故也勛又令劉贊攻濠州陷之囚刺史盧望回於迴車館望回鬱憤而死實錄閏月賊陷和州濠州明年二月又云勛遣張行簡攻滁州入城害刺史高錫望新紀十二月賊陷滁和今陷濠州從彭門紀亂陷滁和置執李湘下 泗州援兵既絕，糧且盡，人食薄粥。閏月己亥，辛讜言於杜慆，請出求救於淮、浙，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柯斧柄也帥讀曰率 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讜舟輕行疾，力鬬三十餘里，乃得免。癸卯，至揚州，見令狐綯。甲辰，至潤州，見杜審權。揚州南至潤州五十餘里 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讜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州。戴可師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少詩沼翻 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爲于僞翻 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奄至，疾徑猶言捷徑也不由正路直徑而行取其便疾 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正月十八日戴可師陷失賊遂凶狂彭門紀亂曰可師引兵三萬欲先奪淮口遂救泗州十二月十三日至明圍賊於都梁山下賊已許降而可師自恃兵强不爲備賊將王弘立者將兵數萬人捷徑赴救奔突而前官軍潰亂遂爲所敗可師并監使將校已下咸沒於陣於是龐勛自謂前無强敵矣舊紀十一月可師與賊轉戰賊黨屢敗盡棄淮南之守十年正月以可師末曹州行營招討使時賊將劉行及吳迥攻圍泗州可師乘勝救之屯於石梁驛賊退去可師追擊生擒行及賊保都梁城登城拜曰見與都頭謀歸降可師既知其窘乃退軍五里其城西面有水三面大軍賊乃夜中涉水而遁明早開城門惟病嫗數人而已王師入壘未整翌日詰旦重霧賊軍大至可師方大醉單馬奔出爲虹縣人郭眞所殺一軍盡沒賊將吳迥進軍復圍泗州又曰龐勛奏當道先發戍嶺南兵士三千人春冬衣今欲差人送赴邕管鄂岳觀察使劉允章上書言龐勛聚徒十萬今若遣人齎賜表如戍卒與勛合勢則禍難非細尋詔龐勛止絕衆令江淮諸道紀綱捕之實錄可師敗繫於閏月下亦云十二月十三日新紀十二月壬申亦用紀亂之日也按紀亂上有臘月又云十二月十三日其下無閏月疑謂閏月十三日也然據續寶運錄閏月十一日辛讜離泗州十四日至揚州乞兵糧若於時可師在都梁則讜必不舍可師而詣揚潤也若讜出在可師敗後則令狐綯方自救不暇何暇救泗州若可師敗在正月則新紀十二月已除馬舉南面招討使要之必在辛讜適揚潤之後故置於此 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散示諸寨及鄉村。於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令狐綯畏其侵軼，軼徒結翻 遣使詣勛說諭，說式芮翻 許爲奏請節鉞，爲于僞翻 勛乃息兵

俟命由是淮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既絕江
淮往來者皆出壽州 自壽州泝淮即入潁汴路 賊既破戴可師乘勝
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商人貨其路復絕 復扶又翻 勛
益自驕日事遊宴周重諫曰自古驕滿奢逸得而復
失成而復敗多矣況未得未成而爲之者乎諸道兵
大集於宋州徐州始懼應募者益少而諸寨求益兵
者相繼勛乃使其黨散入鄉村驅人爲兵又見兵已
及數萬人 見賢遍翻 資糧匱竭乃斂富室及商旅財什取
其七八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同舉兵於桂
州者尤驕暴奪人資財掠人婦女勛不能制由是境
內之民皆厭苦之不聊生矣王晏權兵數退衂 數所角翻
朝廷命泰寧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
使 兖海號泰寧軍 考異：正文曰曹翔馬舉爲徐州南北招討使注曰彭門紀亂作馬士舉今從新紀紀亂曰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雖不敗傷亦時退縮朝廷復除龍州牧曹翔領兖海節度使充北面都統招討等使又魏博元帥何公遣行軍薛尤將兵三萬人掎角破賊曹翔軍於豐縣沛縣魏博軍於豐蕭其衆都六七萬人又言賊寇海州壽州皆敵之又言辛讜求泗州難繫正月之下蓋追敘以前之事實錄二月以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初康承訓率諸將正月一日進軍攻徐州不克賊圍壽州王晏權數爲賊所攻退縮不敢出戰乃以曹翔爲兖海節度使充北面招討使魏博遣將薛尤將兵三千掎角討賊賊衆攻海州戍兵擊之大敗康承訓率衆屯於柳子之西皆承此而誤也新紀翔舉除南北招討在十二月而無閏今因翔與魏博同討徐州而見之置於歲末據者晏及明年馬舉解泗州圍事則通鑑正文曹翔爲徐州北面招討使之下當有以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十四字傳寫遺之也 前天雄
節度使何全皥 按何全皥爲魏博節度使魏博本號天雄軍未嘗從他鎮疑史衍前字或曰是時秦州號天雄
軍罷魏博軍號故加前字 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 考異曰彭門
紀亂曰尤將三萬人并曹翔軍都六七萬人實錄魏博奏請出兵三千人助討徐泗舊紀魏博何弘敬奏當道點檢兵馬一萬三千赴行
營姓名雖誤今取其人數 翔軍於滕沛尤軍於豐蕭 四縣皆屬徐州滕春秋滕子之國隋置滕
縣宋白曰以縣西南四十里有滕城也豐漢古縣九域志滕在州北一百九十五里沛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豐在西北一百四十里蕭在
西五十里蕭縣本以古蕭國爲名 是歲江淮旱蝗
十年春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

西自新興至鹿塘三十里壁壘相屬 屬之欲翻 徐兵分戍
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龐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
勛遣人搜掘爲兵日不過得三二十人勛將孟敬文
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
魏博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助敬文守豐敬文與
之約共擊魏博軍且譽其勇 三千之下當有人字將將並即亮翻譽音余 使爲
前鋒新軍既與魏博戰 新軍謂龐勛新附之軍 敬文引兵退走新
軍盡沒勛乃遣使紿之曰 紿徒亥翻 王弘立已克淮南留
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可守徐州者敬
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
之丁卯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以保衡爲起
居郎駙馬都尉 同昌隋郡名唐爲疊州常芬縣 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
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
飾以雜寶井欄藥臼槽匱亦以金銀爲之編金縷以
爲箕筐賜錢五百萬緡他物稱是 稱尺證翻 徐賊寇海
州 徐賊者龐勛所遣兵也九域志徐州東至海州四百八十里 時諸道兵戍海州者已數
千人斷賊所過橋柱而弗殊 殊絕也斷橋柱而不使絕待賊過踐踏而自陷斷音短下鎖斷
斧斷同 仍伏兵要害以待之賊過橋崩蒼黃散亂伏兵
發盡殪之 殪壹計翻 其攻壽州者復爲南道軍所破斬獲
數千人 南道軍淮浙之兵也復扶又翻 辛讜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
張存誠以舟助之徐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
憚其彊不敢進讜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
走猶不可讜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牒補職名
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
矢著舟板如急雨 夾攻者兩岸賊兵也艘蘇遭翻著直略翻 及鎖讜帥衆死戰
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 帥讀曰率呼火故翻 杜慆及

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悟令讜帥死士出迎之。乘戰艦衝賊陳而過。（陳讀曰陣）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憚敵而不敢進故為之一前一却）僅得至此。今又不進。讜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所以作眾氣而使之進易以豉翻）帥眾揚旗鼓譟而前。（帥讀曰率下同）賊見其勢猛銳。避之。遂得入城。二月。端州司馬楊收長流驩州。尋賜死。其僚屬黨友坐長流嶺表者十餘人。初尚書右丞裴坦子娶收女。資送甚盛。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壞音怪）已而收竟以賄敗。康承訓使朱邪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陳讀曰陣）十鎮之兵伏其驍勇。（十鎮謂義成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橫海泰寧宣武忠武天平也）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渡渙水。（宿州臨渙縣以臨渙水得名南北對境圖渙水出亳州南流入淮正直五河口）賊伏兵圍之。赤心帥五百騎奮檛衝圍。拔出承訓。賊勢披靡。（檛側瓜翻披普彼翻）因合擊敗之。（敗補邁翻）承訓數與賊戰。（數所角翻）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謂破戴可師也）請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濉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避。沙陀縱騎蹂之。（蹂人九翻）寨中諸軍爭出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濉水。溺死者不可勝紀。（勝音升）自鹿塘至襄城。（此襄城非汝州之襄城蓋徐宿間別自有襄城也）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所驅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復還營。（復扶又翻）委棄資糧器械山積。時有敕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龐勛許佶以弘立驕惰致敗。欲斬之。周重為之說勛曰。（為于偽翻下為敵同說式芮翻）弘立再勝未賞。（再勝謂取濠州破戴可師）一敗而誅之。棄功錄過。為敵報讎。諸將咸懼矣。不若赦之。責其後效。勛乃釋之。弘立收散卒纔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辛未。以起居郎韋保衡為左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徙郢王侃為威王。（侃皇子也）康承訓既破王弘立。進逼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渡水。（謂渡渙水也）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逐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自柳子至芳城。（芳城新書作芳亭）死者相枕。（枕職任翻）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佶議自將出戰。（將即亮翻）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號。悉兵四出。決力死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術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帥所類翻）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興。賊黨皆以為然。夏四月壬辰。勛殺彥曾及監軍張道謹宣慰使仇大夫僚佐焦璐溫庭皓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死。斷淮南監軍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斷丁管翻）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眾揚言曰。（大言以播告曰揚言）勛始望國恩。（望國恩謂望旌節也）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君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為功耳。眾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毬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比毗必翻索山客翻）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更工衡翻幟昌志翻）給以精兵。許佶等共推勛為天冊將軍大會明王。勛辭王爵。

先是辛讜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先悉薦翻復扶又翻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乙未還至斗山斗山在今盱眙縣亦曰陡山臨淮流斗山之東則古盱眙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帥讀曰率塞悉則翻又縱火船逆之讜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艦戶黯翻旁出四五尺爲戰棚棚蒲庚翻讜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揭火牛焚之揭其謁翻火牛縛草爲之爇以燒敵今沿邊州郡防城庫積草謂之火牛戰艦既然然謂火燃也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二月七日辛讜揀點驍勇領空船十二隻般糧二十日卻到楚州四月六日離楚八日至斗山下是日二更後入泗州按正月二十七日讜迎米船九隻入泗州二月六日未應食盡復出又二十日卻到楚州不應住四十五日然後離彼又上有二月十日授讜御史不應下云二月七日讜出般糧疑是三月字也龐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佶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博屢圍豐縣龐勛欲先擊之丙申引兵發徐州　戊戌以前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令狐綯爲太保分司以綯在淮南失律命馬舉代之　龐勛夜至豐縣潛入城魏博軍皆不之知魏博分爲五寨其近城者屯數千人近其靳翻勛縱兵圍之諸寨救之勛伏兵要路殺官軍二千人餘皆返走賊攻寨不克至夜解圍去官軍畏其衆且聞勛自來諸寨皆宵潰曹翔方圍滕縣聞魏博敗引兵退保兗州曹翔泰寧帥本治兗州故退保之賊悉毀其城柵運其資糧傳檄徐州盛自誇大謂官軍爲國賊云　馬舉將精兵三萬救泗州乙巳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聞音問賊大驚不測衆寡斂兵屯城西寨舉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死吳迥退保徐城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泗州自去年九月末受圍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　龐勛留豐縣數日欲引兵西擊康承訓或曰天時向暑蠶麥方急不若且休兵聚食然後圖之或曰將軍出師數日摧七萬之衆謂破魏博之兵也西軍震恐西軍謂康承訓之軍也時屯柳子其地在豐縣之西乘此聲勢彼破走必矣時不可失龐舉直以書勸勛乘勝進軍勛意遂決丁未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遲明攻柳子遲直利翻待也淮南敗卒在賊中者李湘袁公弁之兵也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比必利翻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躡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藉慈夜翻僵居良翻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襦汝朱翻短衣也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考異曰實錄勛敗於柳子在五月蓋約奏到書之其他皆如此雖有月日不可用今從彭門紀亂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第城驛在宿州西勛初起下邳土豪鄭鎰鎰音逸聚衆三千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勛命鎰救之鎰帥所部來降帥讀曰率　六月陝民作亂逐觀察使崔蕘陝失冉翻蕘如招翻蕘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故逐之蕘逃於民舍渴求飲民以溺飲之溺奴弔翻飲於鴆翻坐貶昭州司馬　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商同

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癸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劉瞻同平章事。考異曰：玉泉子聞見錄曰：徐公商判鹺，以瞻爲從事。商拜相，命官，曾不及瞻。瞻出於羈旅，以楊玄翼樞密權重，可倚以圖事，而密謁閽者謁焉。瞻有儀表，加之詞辯俊利，元翼一見悅之，每玄翼歸第，瞻輒候之，由是日加親熟，遂許以內廷之拜。既有日矣，瞻卽復謁徐公曰：相公過聽，以某辱在門館，幸遇相公登庸，四海之人孰不受相公之惠，某故相公從事，窮餓日加，且環歲矣，相公曾不以下位處之，某雖不佞，亦相公之恩不終也。今已別有計矣，請從此辭。卽下拜焉。商初聞瞻言，徒唯唯而已；迨聞別有計，不覺愕然，方欲遜謝，瞻已疾趨出矣。明日，內牓子出，以瞻爲翰林學士。舊瞻傳：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按瞻素有清節，必不至如玉泉子所云，恐出於愛憎之說。聞見錄又云：玄翼爲鳳翔監軍，瞻卽出爲太原亞尹，鄭從讜爲節度使，殊不禮焉。洎復入翰林而作相也，常謂人曰：吾在北門，爲鄭尚書冷將息，不復病熱矣。從讜南海之命，瞻所致也。按舊傳，瞻自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瞻爲學士，若非罪譴，恐不爲少尹。又舊紀，咸通十二年十二月，鄭從讜自宣武節度使爲廣州，在瞻罷州後，故知玉泉子所記皆虛，今不取。瞻，桂州人也。馬舉自泗州引兵攻濠州，拔招義、鍾離、定遠。招義，漢睢陵縣地，宋置濟陰郡，隋爲化明縣，武德七年改爲招義。鍾離，漢古縣。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爲定遠。唐皆屬濠州。九域志：招義在州東一百二十四里，定遠在州南八十里。劉行及設寨於城外以拒守。舉先遣輕騎挑戰，挑，徒了翻。賊見其衆少，爭出寨西擊之，舉引大軍數萬自它道擊其東南，遂焚其寨。賊入固守，舉塹其三面而圍之，北面臨淮，賊猶得與徐州通。龐勛遣吳迥助行及守濠州，屯兵北津以相應。北津，淮水之北岸也。凡臨水濟渡之處謂之津。舉遣別將度淮擊之，斬獲數千，平其寨。曹翔之退屯兗州也，留滄州卒四千人戍魯橋。滄州卒，橫海之兵也。九域志：濟州任城縣有魯橋鎮。卒擅還，翔曰：以龐勛作亂，故討之。今滄卒不從約束，是自亂也。勒兵迎之，圍於兗州城外，擇違命者二千人，悉誅之。朝廷聞魏博軍敗，以將軍宋威爲徐州西北面招討使，將兵三萬屯於豐、蕭之間，翔復引兵會之。復，扶又翻。秋，七月，康承訓克臨渙，殺獲萬人，遂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拔滕縣，進擊豐、沛。賊諸寨戍兵多相帥逃匿，保據山林。帥，讀曰率。賊抄掠者過之，抄，楚交翻。輒爲所殺，而五八村尤甚，有陳全裕者爲之帥。帥，所類翻。凡叛勛者皆歸之，衆至數千人，戰守之具皆備，環地數千里。環，音宦。賊莫敢近。近，其靳翻。康承訓遣人招之，遂舉衆來降。賊黨益離。蘄縣土豪李袞殺賊守將，舉城降於承訓。蘄，漢古縣，唐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大里。沛縣守將李直詣彭城計事，裨將朱玫舉城降於曹翔。玫，莫杯翻。直自彭城還，玫逆擊走之。翔發兵戍沛。玫，邠州人也。勛遣其將孫章、許佶各將數千人攻陳全裕、朱玫，皆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康承訓乘勝長驅，拔第城，進抵宿州之西，築城而守之。龐勛憂懣，不知所爲，但禱神飯僧而已。懣，莫困翻，心煩也。飯，扶晚翻。初，龐勛怒梁丕專殺姚周，黜之，使徐州舊將張玄稔代之治州事。治，直之翻。以其黨張儒、張實等將城中兵數萬拒官軍，儒等列寨數重於城外，環水自固。重，直龍翻。環，音宦。康承訓圍之。張實夜遣人潛出，以書白勛曰：今國兵盡在城下，國兵，謂官軍也。西方必虛，將軍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圍而西，將軍設伏要害，迎擊其前，實等出城中兵躡其後，破之必矣。時曹翔使朱玫擊豐，破之，乘勝攻徐城下、邳，皆拔之，斬獲萬計。勛方憂懼，欲走，得實書，卽從其策，使龐舉直、許佶守徐州，引兵而西。八月，壬子，康承訓焚外寨，張儒等入保羅城。外寨，宿州城外之寨。羅城，宿州羅城也。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八月，康承訓攻柳子寨，垂克，而賊將王弘立救至，王師大敗，承訓退保宋州，龐勛乘勝自帥徐州驍卒併攻泗州，留其都將許佶守徐州，詔馬舉援泗州。按弘立拔柳子，爲承訓所敗衆，於時弘立已死於泗州，勛亦未嘗親攻泗州，舊紀、實錄誤也。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嘗戍邊有功，雖脅從於賊，心嘗憂憤。心嘗嘗作嘗。時將所部兵守子城，夜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稍令布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

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旗爲應使衆心無疑(木行色青木主生使立青旗以示不殺)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勒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呼火故翻僕射謂承訓也)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袒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勞力到翻下賞勞同)卽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遺唯季翻)玄稔復進言(復扶又翻)今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符離及徐州(趨七喻翻下同)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平安火如常日己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旣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復扶又翻)北趨徐州龐舉直許佶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唯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爲于僞翻)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弃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佶帥其黨保子城(帥讀曰率)日昃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佶首餘黨多赴水死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龐勛將兵二萬自石山西出所過焚掠無遺庚申承訓始知引步騎八萬西擊之使朱邪赤心將數千騎爲前鋒(考異曰彭門紀亂云沙陀都頭朱邪赤衷按獻祖紀年錄當作赤心紀亂誤也)勛襲宋州陷其南城刺史鄭處沖守其北城(處昌呂翻)賊知有備捨

去度汴南掠亳州(九域志宋州南至亳州一百二十里)沙陀追及之勛引兵循渙水而東將歸彭城爲沙陀所逼不暇飲食至蘄(蘄秦漢古縣宋置譙郡齊爲北譙郡時爲縣屬宿州九域志在州南三十六里)將濟水李袞發橋勒兵拒之賊惶惑不知所之至縣西官軍大集縱擊殺賊近萬人(近其靳翻)餘皆溺死降者纔及千人勛亦死而人莫之識數日乃獲其尸(考異曰彭門紀亂曰初龐勛閭里小兒競歌之曰得節不得節不過十二月勛之求節也必希歲內得之於是七日作亂十年九月十九日戮死其閏月計之正一歲而滅按六日承訓知勛掠亳宋卽追之至蘄縣得之恐未至十九日疑是九日也新紀九月癸酉龐勛伏誅用彭門紀亂也)賊宿遷等諸寨皆殺其守將而降(宿遷晉宿預縣也唐避代宗諱改曰宿遷屬徐州在下邳東南一百八十里)宋威亦取蕭縣吳迥獨守濠州不下冬十月以張玄稔爲右驍衛大將軍御史大夫馬舉攻濠州自夏及冬不克城中糧盡殺人而食之官軍深塹重圍以守之(重直龍翻)辛丑夜吳迥突圍走馬舉勒兵追之殺獲殆盡迥死於招義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慆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邪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會昌中已置大同軍團練使於雲州尋爲防禦今升爲節鎮)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其後李國昌父子以雲州起兵蓋尋遣之還鎮也薛史曰赤心賜姓名系鄭王房見賢遍翻)賞賚甚厚以辛讜爲亳州刺史讜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慆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以其開門延賊也考異曰舊紀八月和州防禦使行官石侔等訟雍罪其月賜自盡實錄訟在八月賜自盡在十月今從之)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上荒宴不親庶政委任路巖巖奢靡頗通賂遺(遺唯季翻)左右用事至德令陳蟠叟因上書召對(肅宗至德元載分鄱陽秋浦置至德縣屬饒州)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年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吏上怒流蟠叟於愛州自是無敢言者初南詔遣

使者楊酋慶來謝釋董成之因，(釋董成見上卷七年。)定邊節度使李師望欲激怒南詔以求功，遂殺酋慶。西川大將恨師望分裂巡屬，(謂分西川巡屬邛、嶲等州別立定邊軍也。事見上九年六月。)陰遣人致意南詔使入寇。師望貪殘，聚私貨以百萬計，戍卒怨怒，欲生食之。師望以計免，朝廷徵還，以太府少卿竇滂代之。滂貪殘又甚於師望，故蠻寇未至而定邊固已困矣。是月，南詔驃信酋龍傾國入寇，引數萬衆擊董春烏部，破之。(董春烏部，西川附塞蠻也。)十一月，蠻進寇嶲州，定邊都頭安再榮守清溪關，蠻攻之，再榮退屯大渡河北，與之隔水相射。(射，而亦翻。)九日八夜，蠻密分軍開道，逾雪坡，奄至沐源川。(雪坡，雪嶺之坡也。沐源川在嘉州羅目縣界。麟德二年開生獠置羅目縣及沐州，後廢沐州，以羅目屬嘉州。宋朝又廢羅目爲鎮，屬峨眉縣。又今嘉州犍爲縣有沐川鎮。)滂遣兗海將黃卓帥五百人拒之，舉軍覆沒。(帥，讀曰率。)十二月，丁酉，蠻衣兗海之衣，詐爲敗卒，至江岸呼船。(衣，於既翻。此江，青衣江也。)已濟，衆乃覺之，遂陷犍爲，縱兵焚掠陵、榮二州之境。(犍爲，漢郡名。後周置武陽縣，隋開皇初改名犍爲，因山爲名也。唐屬嘉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犍，居言翻。)後數日，蠻軍大集於陵雲寺，與嘉州對岸。(嘉州，漢犍爲郡南安縣地。梁武帝開通外徼，立青州，取青衣以爲名。西魏改青州爲眉州，取峨眉山以爲名。後周復曰青州，又改曰嘉州，取漢嘉郡以爲名。隋又改曰眉州。唐復曰嘉州，別置眉州於漢武陽縣地。陵雲寺在嘉州南山，開元中僧海通於瀆江、沫水、濛水三江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爲彌勒大像，高踰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以覆之。)刺史楊忞(忞，莫巾翻。)與定邊監軍張允瓊勒兵拒之，蠻潛遣奇兵自東津濟，夾擊官軍，殺忠武都將顏慶師，餘衆皆潰，忞、允瓊脫身走。壬子，陷嘉州。慶師，慶復之弟也。竇滂自將兵拒蠻於大渡河，驃信詐遣清平官數人詣滂結和，滂與語未畢，蠻乘船栰爭渡，忠武、徐宿兩軍結陳抗之。(徐宿，舊武寧軍，以其軍數亂逆，罷節鎮。陳，讀曰陣。)滂懼，自經於帳中，徐州將苗全緒解之曰：「都統何至於是！」全緒與安再榮及忠武將勒兵出戰，滂遂單騎宵遁。三將謀曰：「今衆寡不敵，明旦復戰，吾屬盡矣。(復，扶又翻。)不若乘夜攻之，使之驚亂，然後解去。」於是夜入蠻軍，弓弩亂發，蠻大驚，三將乃全軍引去。蠻進陷黎、雅，民竄匿山谷，敗軍所在焚掠。滂奔導江。(導江，本劉蜀所置都安縣，後周改爲汶山，唐改曰導江，屬彭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邛州軍資儲偫皆散於亂兵之手。(偫，丈里翻。)蠻至，城已空，通行無礙矣。(考異曰：張雲咸通解圍錄曰：「十年十月，南蠻衆擊董春烏部落，傾其巢窟，春烏以其衆保北欄，俄而蠻掩至沐源川，遂逼嘉州；南自清溪關寇黎、雅。」張彭錦里耆舊傳曰：「十一年庚寅，節度使盧僕射耽。冬，雲南蠻數萬寇邊，突破清溪關，犯大渡河，遂進陷沈黎，突邛峽，直雅、邛。」按解圍錄、新舊紀皆在十年冬，而彭獨以爲十一年冬，誤也。新傳曰：「十年，乃入寇，以兵綴清溪關，密引衆伐木開道，徑雪坡，盛夏卒凍死者二千人，出沐源，闚嘉州。」按蠻以十一月至沐源川，非盛夏，新傳誤也。實錄又曰：「驃信以十月三日離善闡，每人止將米炒一斗踰身，乃詔高駢乘其國內無兵備，進攻善闡以解衝突。」按駢特爲鄆州節度使，不在安南，恐實錄誤也。)詔左神武將軍顏慶復將兵赴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八（起上章攝提格，盡柔兆涒灘，凡七年。）

懿宗昭聖恭惠孝皇帝下

咸通十一年春正月甲寅朔，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赦天下。

西川之民聞蠻寇將至，爭走入成都。時成都但有子城，亦無壕，人所占地（占，之贍翻。）各不過一席許，雨則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訶池泥汁，澄而飲之。（成都記：摩訶池在張儀子城內。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為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毗羅。蓋胡僧謂摩訶為大，宮毗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耳，因名摩訶池。或曰蕭摩訶所開，非也。池今在成都縣東南十二里。）將士不習武備，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魯使攝參謀，與前瀘州刺史楊慶復（考異曰：新傳云瀘州刺史楊慶，錦里耆舊傳云嘉州，誤也。今從解圍錄。）共修守備，選將校分職事（將，即亮翻；下同。校，戶教翻。），立戰棚，具礮檑（棚，蒲庚翻。礮，普教翻。檑，盧對翻。檑木也，自城上下之，以壓敵。），造器備，嚴警邏。（邏，郎佐翻。）先是西川將士多虛職名，亦無稟給。（先，悉薦翻。）至是揭牓募驍勇之士（揭，丘傑翻。），補以實職，厚給糧賜，應募者雲集。慶復乃諭之曰：「汝曹皆軍中子弟，年少材勇，平居無由自進（少，詩照翻。），今蠻寇憑陵，乃汝曹取富貴之秋也，可不勉乎！」皆歡呼踊躍。於是列兵械於庭，使之各試所能，兩兩角勝，察其勇怯而進退之，得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行魯，彭州人也。戊午，蠻至眉州，耽遣同節度副使王偃等齎書見其用事之臣杜元忠，與之約和。蠻報曰：「我輩行止，只繫雅懷。」

路巖、韋保衡上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撓不進（上，時掌翻。逗，音豆。撓，奴教翻。），又不能盡其餘黨，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上，時掌翻。）。」辛酉，貶蜀王傅分司（蜀王佶，皇子也。考異曰：新傳曰：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按此時保衡未為相，蓋以尚主之故，上用其言，故得擠承訓也。），尋再貶恩州司馬。

南詔進軍新津（新津，漢武陽縣，後周改為新津，唐屬蜀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七十里。），定邊之北境也。盧耽遣同節度副使譚奉祀致書于杜元忠，問其所以來之意。蠻留之不還。耽遣使告急于朝（朝，直遙翻。），且請遣使與和，以紓一時之患。朝廷命知四方館事、太僕卿支詳為宣諭通和使（晏公類要曰：舊儀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而進之。唐自中世以後，始以他官判四方館事。）。蠻以耽待之恭，亦為之盤桓（為，于偽翻。），而成都守備由是粗完（粗，坐五翻。）。甲子，蠻長驅而北，陷雙流（雙流，漢廣都縣地，隋置雙流縣，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南四十里。）。庚午，耽遣節度副使柳槃往見之。杜元忠授槃書一通，曰：「此通和之後，驃信與軍府相見之儀也。」其儀以王者自處（處，昌呂翻。），語極驕慢。又遣人負綵幕至城南，云欲張陳蜀王廳以居驃信（隋蜀王秀鎮蜀，起聽事，極為宏壯。驃，匹妙翻。）。癸酉，廢定邊軍，復以七州歸西川（七州，邛、眉、蜀、雅、嘉、黎、嶲也。）。是日，蠻軍抵成都城下。前一日，盧耽遣先鋒遊弈使王晝至漢州詗援軍，且趣之（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趣，讀曰促。）。時興元六千人、鳳翔四千人已至漢州，會竇滂以忠武、義成、徐宿四千人自導江奔漢州，就援軍以自存。丁丑，王晝以興元、資、簡兵三千餘人軍於毗橋（毗橋在漢州南界。），遇蠻前鋒，與戰不利，退保漢州。時成都日望援軍之至，而竇滂自以失地（謂失定邊軍也。），欲西川相繼陷沒，以分其責，每援軍自北至，輒說之曰：「蠻眾多於官軍數十倍，官軍遠來疲弊，未易遽前。」（說，式芮翻。易，以豉翻。）諸將信

之皆狐疑不進。成都十將李自孝陰與蠻通，欲焚城東倉爲內應，城中執而殺之。後數日，蠻果攻城，久之，城中無應而止。二月，癸未朔，蠻合梯衝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繯挽之使近，（梯，雲梯。衝，衝車也。繯，于善翻，屈轉其索如環，鉤施於其端。）投火沃油焚之，攻者皆死。盧耽以楊慶復攝左都押牙，李驤各帥突將出戰，（帥讀曰率。）殺傷蠻二千餘人，會暮，焚其攻具三千餘物而還。蜀人素怯，其突將新爲慶復所獎拔，且利於厚賞，勇氣自倍，其不得出者皆憤鬱求奮。後數日，賊取民籬，重沓濕而屈之以爲蓬，（重，直龍翻。蓬當作篷。編竹以覆舟曰篷，言濕籬而屈之，狀如舟之眠篷也。）置人其下，舉以抵城而斸之，（斸，陟玉翻，斫也，掘也。）矢石不能入，火不能然。（然與燃同，燒也。）慶復鎔鐵汁以灌之，攻者又死。乙酉，支詳遣使與蠻約和。丁亥，蠻斂兵請和。戊子，遣使迎支詳。時顏慶復以援軍將至，詳謂蠻使曰：「受詔詣定邊約和，今雲南乃圍成都，則與曏日詔旨異矣。且朝廷所以和者，冀其不犯成都也。今矢石晝夜相交，何謂和乎！」蠻見和使不至，（使，疏吏翻。）庚寅，復進攻城，（復，扶又翻。）辛卯，城中出兵擊之，乃退。初，韋皐招南詔以破吐蕃，既而蠻訴以無甲弩，皐使匠教之，數歲，蠻中甲弩皆精利。又東蠻苴那時、勿鄧、夢衝三部助皐破吐蕃有功，（事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貞元五年。）其後邊吏遇之無狀，東蠻怨唐深，自附於南詔，每從南詔入寇，爲之盡力，（爲，于僞翻。）得唐人皆虐殺之。朝廷貶竇滂爲康州司戶，以顏慶復爲東川節度使，凡援蜀諸軍皆受慶復節制。癸巳，慶復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蠻分兵往拒之。甲午，與慶復遇，慶復大破蠻軍，殺二千餘人，蜀民數千人爭操芟刀、白棓以助官軍，（操，七刀翻。芟刀，農家所以芟草。棓，蒲項翻。）呼聲震野。（呼，火故翻。）乙未，蠻步騎數萬復至，（復，扶又翻。）會右武衞上將軍宋威以忠武二千人至，即與諸軍會戰，蠻軍大敗，死者五千餘人，退保星宿山。（宿音秀。）威進軍沱江驛，（沱江驛在成都府新繁縣。禹貢：岷山導江，別爲沱。沱，徒河翻。）距成都三十里。蠻遣其臣楊定保詣支詳請和，詳曰：「宜先解圍退軍。」定保還，蠻圍城如故。城中不知援軍之至，但見其數來請和，（數，所角翻。）知援軍必勝矣。戊戌，蠻復請和，使者十返，城中亦依違答之。蠻以援軍在近，攻城尤急，驃信以下親立矢石之間。庚子，官軍至城下，與蠻戰，奪其升遷橋。（升遷橋即升僊橋，秦時李冰所起，舊名七星橋。）是夕，蠻自燒攻具遁去，比明，官軍乃覺之。（比，必利翻，及也。）初，朝廷使顏慶復救成都，命宋威屯綿、漢爲後繼。（綿、漢，二州名。）威乘勝先至城下，破蠻軍，功居多，慶復疾之。威飯士欲追蠻軍，（飯，扶晚翻。）城中戰士亦欲與北軍合勢俱進，慶復牒威，奪其軍，勒歸漢州。蠻至雙流，阻新穿水，（九域志：蜀州新津縣有新穿鎮。）造橋未成，狼狽失度，（失度者，失其常度也。）三日橋成，乃得過，斷橋而去，（斷，丁管翻。）甲兵服物遺弃於路，蜀人甚恨之。黎州刺史嚴師本收散卒數千保邛州，蠻圍之二日，不克，亦捨去。顏慶復始教蜀人築壅門城，（城門之外，別築垣牆以遮城門，謂之壅門，今人謂之八卦牆者是也。）穿塹引水滿之，植鹿角，分營鋪，（斬木爲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拒枝者是。分立寨屋謂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鋪，普故翻。）蠻知有備，自是不復犯成都矣。（復，扶又翻。）先是，西川牙將有職無官，（先，悉薦翻。）及拒却南詔，四人以功授監察御史，（此所謂官也。）堂帖人輸堂例錢三百緡，貧者苦之。（有功授官而徵其輸錢，史言唐之紀綱大壞。）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曹確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夏，四月，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保衡同平章事。徐賊餘黨

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瞳徒紅翻）五月丁丑以邛州刺史吳行魯爲西川留後光州民逐刺史李弱翁弱翁奔新息（新息漢古縣唐屬蔡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五十五里去光州九十里）左補闕楊堪等上言刺史不道百姓負寃當訴於朝廷寘諸典刑豈得羣黨相聚擅自斥逐亂上下之分此風殆不可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宜加嚴誅以懲來者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處昌呂翻）六月丙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搆禍亂（謂銀刀及桂州戍卒也）未必比屋頑凶（比毗必翻）蓋由統御失人是致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謂降節度爲觀察使疏吏翻）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向因攻守結釁已深（事見上卷九年十年）宜有更張庶爲兩便（更工衡翻）詔從之徐州依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泗州爲團練使割隸淮南　加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兼侍中　秋八月乙未同昌公主薨上痛悼不已殺翰林醫官韓宗劭等二十餘人悉收捕其親族三百餘人繫京兆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劉瞻召諫官使言之諫官莫敢言者乃自上言（上時掌翻）以爲脩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劭等診療之時（診止忍翻候脈也療力照翻治疾也）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跌徒結翻）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繫老幼三百餘人物議沸騰道路嗟歎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蓋由安不慮危忿不思難之故也伏願少回聖慮寬釋繫者上覽疏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力諫於上前上大怒叱出之　魏博節度使何全皞年少驕暴好殺（好呼到翻少詩照翻）又減將士衣糧將士作亂全皞單騎走追殺之（何進滔得魏博傳三世四十二年而滅）推大將韓君雄爲留後成德節度使王景崇爲之請旌節（爲于僞翻）九月庚戌以君雄爲魏博留後　丙辰以劉瞻同平章事充荊南節度使貶溫璋振州司馬璋歎曰生不逢時死何足惜是夕仰藥卒（仰牛向翻）敕曰苟無蠹害何至於斯惡實貫盈死有餘責宜令三日內且於城外權瘞（瘞於計翻）俟經恩宥方許歸葬使中外快心姦邪知懼己巳貶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等於嶺南（比音毗簹都郎翻）皆坐與劉瞻親善爲韋保衡所逐也知至汝士之子（汝士虞卿從兄也見二百四十一卷穆宗長慶元年）簹扶之子也（魏扶見二百四十八卷宣宗大中二年）保衡又與路巖共奏劉瞻云與醫官通謀誤投毒藥（謂言誤投毒藥以致同昌公主於死然既言誤矣又安可以爲通謀邪）丙子貶瞻康州刺史（康州去京師五千七百五十里）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梧州漢蒼梧郡所治廣信縣地唐置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御史中丞孫瑝坐爲瞻所引用亦貶汀州刺史（瑝戶盲翻又音皇）路巖素與劉瞻論議多不叶瞻既貶康州巖猶不快閱十道圖以驩州去長安萬里再貶驩州司戶（驩州陸路至長安一萬二千四百五十二里水路一萬七千里考異曰實錄新傳皆云巖志欲殺之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表論瞻冤乃止按是時張允伸鎮幽州云公素恐誤也）冬十月癸卯以西川留後吳行魯爲節度使　十一月辛亥以兵部尚書鹽鐵轉運使王鐸爲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鐸起之兄子也（王起見二百四十一卷長慶元年鐸起兄炎之子）丁卯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徐州本武寧軍中有銀刀之亂罷節鎮爲觀察今復爲感化軍）十二月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同平章事以左金

吾上將軍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葬文懿公主同昌公主諡文懿韋氏之人
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謂祭之於韋氏之庭故曰庭祭汰淘也凡服玩每
物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衞明器輝煥三十
餘里記檀弓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何取於輝煥乎賜酒百斛
餅餤四十橐駝以飼体夫餤徒甘翻飼祥吏翻体蒲本翻体夫舉柩之夫也上
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歎百年曲其
聲悽惋歎百年曲歷敘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少時娟好壯時追歡極樂老時衰颯之狀其聲悽切感動人心惋烏貫翻
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其首飾以絁八百匹爲
地衣舞罷珠璣覆地絁式支翻覆敷救翻 以魏博留後韓君雄
爲節度使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路巖與韋保衡素
相表裏勢傾天下既而爭權浸有隙保衡遂短巖於
上夏四月癸卯以巖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巖出
城路人以瓦礫擲之礫郎狄翻 權京兆尹薛能巖所擢也
巖謂能曰臨行煩以瓦礫相餞能徐舉笏對曰鄉來
宰相出府司無例發人防衞府司謂京兆府所司巖甚慙能汾州
人也能音囊來切 五月上幸安國寺賜僧重謙僧澈沈
檀講座二各高二丈以沈香檀香爲講座也沈持林翻高古號翻設萬人齋
秋七月以兵部尚書盧耽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
度使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劉鄴爲禮
部尚書同平章事
十三年春正月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得風疾請委軍
政就醫許之以其子簡會知留後疾甚遣使上表納
旌節丙申薨允伸鎮幽州二十三年宣宗大中四年張允伸代周綝鎮幽州
勤儉恭謹邊鄙無警上下安之 二月丁巳以兵部
侍郎同平章事于琮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刑部侍

郎判戶部奉天趙隱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平州
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爲幽人所服張允伸薨公素
帥州兵來奔喪帥讀曰率 張簡會懼三月奔京師以爲諸
衞將軍洸言諸衞將軍不言何衞史略之也 夏四月立皇子保爲吉王
傑爲壽王倚爲睦王 以張公素爲平盧留後平盧當作
盧龍 五月國子司業韋殷裕詣閤門告郭淑妃弟內
作坊使敬述陰事內作坊使內諸司使之一掌造內庫軍器上大怒杖殺殷裕
籍沒其家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內作使郭敬述與宰臣韋保衡張能順頻於內宅飲酒潛通郭妃荒穢頗甚每封進文書於金合內詐稱果子內連郭妃郭敬述外結張能順國子司業韋殷裕擬傾皇祚別立太子事泄遽加貶降五月十四日內牓子貶工部尚書嚴祁郴州刺史給事中李貺勤州刺史給事中張鐸驩州刺史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儋州司戶國子司業韋殷裕敕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死家資妻女沒官又貶敘州刺史韋君卿愛州崇平縣尉右僕射右羽林統軍張直方康州司馬續又貶駙馬于琮並扶會與韋保衡同謀不軌事其月十七日又貶尚書左丞李當道州刺史吏部侍郎王渢建州刺史左常侍李都賀州刺史翰林承旨張裼封州司馬中書舍人封彥卿潮州司戶諫議大夫楊塾新州司戶駙馬韋保衡雷州刺史又貶儋州澄邁縣尉又貶驩州長流百姓又賜自盡家資沒官仍三族不許朝廷錄用其語雜亂無稽今從實錄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
橋陵使銛思廉翻以其受殷裕狀故也殷裕妻父太府少
卿崔元應妻從兄中書舍人崔沆從才用翻沆下黨翻季父君卿
皆貶嶺南官給事中杜裔休坐與殷裕善亦貶端州
司戶沆鉉之子也崔鉉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二年裔休悰之子也
丙子貶山南東道節度使于琮爲普王傅分司普王僖皇
子也後即位是爲僖宗韋保衡譖之也辛巳貶尚書左丞李當吏
部侍郎王渢渢房戎翻左散騎常侍李都翰林學士承旨
兵部侍郎張裼裼他計翻又先擊翻前中書舍人封彥卿左諫議
大夫楊塾癸未貶工部尚書嚴祁給事中李貺給事
中張鐸左金吾大將軍李敬仲起居舍人蕭遘李瀆
鄭彥特李藻皆處之湖嶺之南處昌呂翻不詳言各人所貶之地以其無異故略之
也坐與琮厚善故也貺漢之子遘寘之子也李漢見二百四十五

（考文宗大和九年蕭寘見二百五十卷五年）甲申貶前平盧節度使于琄爲涼王府長史分司（琄胡犬翻涼王侹皇子也）前湖南觀察使于瓌爲袁州刺史瓌琄皆琮之兄也尋再貶琮韶州刺史（唐於曲江縣置韶州以縣北八十里韶石爲名至京師四千九百三十二里）琮妻廣德公主上之妹也（廣德縣屬宣州）與琮偕之韶州行則肩輿門相對坐則執琮之帶琮由是獲全時諸公主多驕縱惟廣德動遵法度事于氏宗親尊卑無不如禮內外稱之六月以盧龍留後張公素爲節度使韋保衡欲以其黨裴條爲郎官憚左丞李璋方嚴恐其不放上（尚書左右丞分總六曹二十四司郎官有除授非其人左右丞得以糾劾之不令赴省供職上時掌翻）先遣人達意璋曰朝廷遷除不應見問秋七月乙未以璋爲宣歙觀察使（歙書涉翻）八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薨沙州長史曹義金代領軍府制以義金爲歸義節度使是後中原多故朝命不及回鶻陷甘州自餘諸州隸歸義者多爲羌胡所據（自唐末迄于宋朝河湟之地悉爲戎中國不能復取朝直遙翻）冬十二月追上宣宗謚曰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上時掌翻）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横（横戶孟翻）專殺長吏（長知文翻）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史言沙陀跋扈不待殺段文楚而後動於惡）

十四年春三月癸巳上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羣臣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事見憲宗紀元和十四年死者人所甚諱也況言之於人主之前乎言之至此人所難也）上曰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廣造浮圖寶帳香轝幡花幢蓋以迎之（幡孚袁翻幢傳江翻史炤曰幢童也其狀童童然）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間道路車馬晝夜不絕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兵仗公私音樂沸天燭地綿亘數十里儀衛之盛過於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爲綵樓及無遮會競爲侈靡上御安福門降樓膜拜（膜胡膜拜胡禮也膜平翻）流涕霑臆賜僧及京城耆老嘗見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國崇化寺宰相已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施式豉翻勝音升）因下德音降中外繫囚五月丁亥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中書令（考異曰錯里者舊傳十二年八月路公用邊咸郭籌策奏於邛州置定邊軍節度使復制扼大渡河猶邛峽關南路米點擅丁子弟教之斫刀稱義軍將主管教練兵士新傳巖至西川承變盜邊後巖力搦請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渡治故關取擅丁子弟教擊刺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還兼中書令按置定邊軍乃李師望者舊傳新傳皆誤也）南詔寇西川又寇黔南黔中經略使秦匡謀兵少不敵棄城奔荊南（黔渠今翻少詩沼翻）荊南節度使杜悰囚而奏之六月乙未敕斬匡謀籍沒其家貲親族應緣坐者令有司搜捕以聞匡謀鳳翔人也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鐸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時韋保衡挾恩弄權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王鐸保衡及第時主文也（唐禮部校文主司謂之主文）蕭遘同年進士也二人素薄保衡之爲人保衡皆擯斥之（考異曰舊傳曰保衡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按收貶時保衡未爲相蓋保衡雖爲學士懿宗寵任之故能譖收也又曰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按路巖于琮王鐸蕭遘被擯皆在公主薨後今從實錄）秋七月戊寅上疾大漸左軍中尉劉行深右軍中尉韓文約立少子普王儼（考異曰范質五代通錄梁李振謂陝州護軍韓彝範曰懿皇初升遐韓中尉殺長立少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即文約孫也按懿宗八子僖宗第五餘子新舊書不載長幼又不言所殺不言所殺者果何王也）庚辰制立儼爲皇太子（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其日宰臣蕭鄴等直至寢幄問疾上微道朕三字而止宰臣不覺號哭失聲中外亦皆垂泣按是時宰相韋保衡最在上蕭鄴不爲相今不取）權句當軍國政事（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辛巳上崩于咸寧殿（年四十一）遺詔以韋保衡攝冢宰僖宗即位八月丁未追尊母王貴妃爲皇太后劉行深韓文約皆封國公

關東、河南大水。九月，有司上先太后謚曰惠安。先太后謂上母王貴妃也。上，時掌翻。

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怨家告其陰事，貶保衡賀州刺史。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爲，于僞翻。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史言小人寵過而禍及。

以西川節度使路巖兼侍中，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中書令，魏博節度使韓君雄、盧龍節度使張公素、天平節度使高駢並同平章事。君雄仍賜名允中。考異曰：舊傳作允忠，實錄、新傳皆作允中，今從之。

冬，十月，乙未，以左僕射蕭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韋保衡再貶崖州澄邁令，澄邁，隋縣，唐屬瓊州。九域志：在州西五十五里。尋賜自盡。又貶其弟翰林學士、兵部侍郎保乂爲賓州司戶，所親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劉承雍爲涪州司馬。涪，音浮。承雍，禹錫之子也。劉禹錫見二百三十六卷順宗永貞元年。

癸卯，赦天下。

西川節度使路巖喜聲色遊宴，喜，許記翻。委軍府政事於親吏邊咸、郭籌，皆先行後申，上下畏之。嘗大閱，二人議事，默書紙相示而焚之，軍中以爲有異圖，驚懼不安。朝廷聞之，十一月，戊辰，徙巖荊南節度使。咸、籌潛知其故，遂亡命。以右僕射蕭鄴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十二月，己亥，詔送佛骨還法門寺。再貶路巖爲新州刺史。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上初名儼，改名儇，懿宗第五子。

乾符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上，時掌翻。以爲：「陛下初臨大寶，宜深念黎元。國家之有百姓，如草木之有根柢，柢，典禮翻，又丁計翻。若秋冬培溉，則春夏滋榮。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自虢州東至于海也。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齏；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幾，居依翻。少，詩沼翻。磑，五對翻。韲也。麪，眠見翻。齏，牋西翻。羸，倫爲翻。常年不稔，則散之鄰境；之，往也。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戶部、轉運、鹽鐵爲三司。督趣甚急，趣，讀曰促。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所由，謂催督租稅之吏卒。未得至於府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太宗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安史之亂，復廢。至文宗大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以備賑給。至深春之後，有菜葉木牙，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

路巖行至江陵，敕削官爵，長流儋州。儋，都甘翻。巖美姿儀，囚於江陵獄，再宿須髮皆白；尋賜自盡，籍沒其家。巖之爲相也，密奏「三品以上賜死，皆令使者剔取結喉三寸以進，結喉，喉嚨上下相接之處。驗其必死」。至是自罹其禍，所死之處，乃楊收賜死之榻也。史言天之報應不爽。楊收賜死見上卷咸通十年。邊咸、郭籌捕得，皆伏誅。初，巖佐崔鉉於淮南，爲支使，唐制，節度使幕屬有掌書記，觀察有支使，以掌表牋書翰，亦書記之任也。鉉知其必貴，曰：「路十終須作彼一官。」巖第十。作彼一官，謂作相也。既而入爲監察御史，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自監察入翰林也，鉉猶在淮南，聞之曰：「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皆如鉉言。

以太子少傅于琮同平章事，充山南東道節度使。

二月，甲

午葬昭聖恭惠孝皇帝于簡陵（簡陵在京兆富平縣西北四十五里）廟號懿宗。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隱同平章事充鎮海節度使。以華州刺史裴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華戶化翻）以虢州刺史劉瞻爲刑部尚書。瞻之貶也，（通鑑懿宗咸通十二年瞻貶）人無賢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長安城中分東西兩市）瞻聞之，改期由它道而入。（考異曰：玉泉子見聞錄曰：初瞻南遷，無問賢不肖，一口皆爲之痛惜。殆將至京，東西市豪俠共率泉帛募集百戲，將逆於城外。瞻知之，差期而易路焉。瞻爲相，亦無它才能，徒以路巖、韋保衡爲所排，而人心歸向耳，其實未足譚也。按瞻以清慎著聞，及懿宗暴怒，瞻獨能不顧其身，救數百人之死，而玉泉子以爲未足談，不亦誣乎！）

夏五月乙未，裴坦薨。以劉瞻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瞻南遷，劉鄴附於韋、路，共短之。（韋路謂韋保衡路巖）及瞻還爲相，鄴內懼。秋八月丁巳朔，鄴延瞻置酒於鹽鐵院，（劉鄴以鹽鐵轉運使爲相，故延劉瞻宴於鹽鐵院）瞻歸而遇疾，辛未薨，時人皆以爲鄴鴆之也。

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崔彥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彥昭，羣之從子也。（崔羣相憲穆。從才用翻）兵部侍郎王凝，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其母，彥昭之從母。（母之姊妹謂之從母）凝、彥昭同舉進士，凝先及第，嘗衩衣見彥昭，（衩差賣翻。衩衣，便服不具禮也）且戲之曰：「君不若舉明經。」彥昭怒，遂爲深仇。（唐世重進士而輕明經，故當時有焚香禮進士、設幕試明經之語。崔彥昭之仇怒王凝，蓋以此也）及彥昭爲相，其母謂侍婢曰：「爲我多作韈履，（爲我于僞翻）王侍郎母子必將竄逐，吾當與妹偕行。」彥昭拜且泣謝曰：「必不敢。」凝由是獲免。（考異曰：此出中朝故事，曰彥昭代凝判鹽鐵半載而入相。按實錄，彥昭不代凝爲鹽鐵，其餘則取之）

冬十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鄴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以吏部侍郎鄭畋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盧攜守本官，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畋傳曰：乾符四年還吏部侍郎，尋降制可本官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此年爲相）

十一月庚寅，日南至。（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羣臣上尊號曰聖神聰睿仁哲孝皇帝，改元。（改元乾符。上時掌翻）

魏博節度使韓允中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簡爲留後。

南詔寇西川，作浮梁濟大度河。防河都知兵馬使黎州刺史黃景復俟其半濟，擊之，蠻敗走，斷其浮梁。（斷丁管翻）蠻以中軍多張旗幟當其前，而分兵潛出上下流各二十里，夜作浮梁，詰朝俱濟，（詰其吉翻。朝陟遙翻。詰旦也）襲破諸城柵，夾攻景復。力戰三日，景復陽敗走，蠻盡銳追之，景復設三伏以待之，蠻過三分之二，乃發伏擊之，蠻兵大敗，殺二千餘人，追至大度河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復修完城柵而守之。蠻歸，至之羅谷，遇國中發兵繼至，新舊相合，（新者繼至之兵，舊者敗歸之兵）鉦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復寇大度河，（復扶又翻）與唐夾水而軍，詐云求和，又自上下流潛濟，與景復戰連日。西川援軍不至，而蠻衆日益，景復不能支，軍遂潰。

十二月，党項、回鶻寇天德軍。

感化軍奏羣盜寇掠，（感化軍治徐州。羣盜，龐勛餘黨也）州縣不能禁，敕兗、鄆等道出兵討之。

南詔乘勝陷黎州，入邛崍關，攻雅州。大度河潰兵奔入邛州，（九域志：雅州東北至邛州一百六十里。大度河潰兵，黃景復之軍也）成都驚擾，民爭入城，或北奔它州。城中大爲守備，而塹壘比鄉時嚴固。驃信使其坦綽遺節度使牛叢書云：（坦綽，南詔清平官之首也。遺唯季翻）「非敢爲寇也，欲入見天子，面訴數十年爲讒人離間寃抑之事。（見賢遍翻。間古莧翻）儻蒙聖恩矜恤，當還與尚書永敦鄰好。今假道貴府，欲借蜀王廳留止數日，卽東上。」（好呼到翻。上時掌翻。詐言將自成都而東上長安）叢素懦怯，欲許之，楊慶復以爲不可，斬其使者，留二人，授以書遣還。書辭極數其罪，詈辱之。（數所具翻）蠻兵及新津而還。（宋白曰：新津縣，本漢犍爲郡武陽縣地。李膺益州記云：縣南二里江津之所，因曰新津市。周北圖記云：周閔帝元年於此立新津縣。九域志：縣在蜀州東南七

十里。叢恐蠻至，豫焚城外民居蕩盡。考異曰：錦里耆舊傳：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五日，雲南蠻寇再犯大渡河，黃景復擊敗之。十二月二十五日，復攻大渡河。三十日，蠻乘勝進攻黎州。十二月二十八日，蠻來只到新津前後蜀州界，左右使退，竟不到城下。按咸通十四年南詔寇西川事，舊紀、南詔傳、唐年補錄、唐錄備闕、實運錄皆無之，獨耆舊傳載之甚詳，新書取之作南詔傳。而實錄但云十二月西川奏南蠻入寇黎州，刺史黃景復擊退之。新紀但云十二月雲南蠻寇黎州，蓋亦出於耆舊傳耳。舊紀：乾符元年冬，南詔蠻寇西蜀，詔河西、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徵兵赴援。實錄：乾符元年十一月，西川奏雲南蠻入寇。十二月，雲南蠻寇西川，坦綽致書於牛叢，欲求入覲。河東、山南西道及東川兵援之。月末又云：南蠻侵犯黎州，而成都守禦無備，殊不拒敵，踰河越嶲，洞無籬障，積雪丈餘，遂阻隔奔衝之勢。又邛、雅二州刺史望風奔遁，蠻燒劫一空。牛叢不曉兵，失於探候，而奏報差戾，詔切責之。蠻劫略黎、雅間，破黎州，入邛崍關，成都閉三日，蠻乃去。新紀：乾符元年十二月，雲南蠻寇黎、雅二州，河西、河東、山南東道、東川兵伐雲南。按實錄：咸通十四年十一月七日，路巖始移荊南；八日，牛叢始除西川。而耆舊傳蠻入寇皆叢任內事，恐誤先一年也。實錄、新紀因此差十四年十二月添雲南寇黎州事，實皆在乾符元年冬也。蜀人尤之。詔發河東、山南西道、東川兵援之，仍命天平節度使高駢詣西川制置蠻事。以韓簡為魏博留後。商州刺史王樞以軍州空窘，減折糴錢，窘，巨隕翻。德宗時，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給之，而繆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其後又以稅物折錢使輸米粟，謂之折糴。折，音之舌翻。民相帥以白梃毆之，帥讀曰率。梃，徒鼎翻，白棓也。毆，烏口翻。又毆殺官吏二人。朝廷更除刺史李誥到官，收捕民李叔汶等三十餘人斬之。汶音問。初，回鶻屢求冊命，詔遣冊立使郗宗莒詣其國。會回鶻為吐谷渾、嗢末所破，嗢末者，吐蕃奴部也。虜法出師必發豪室，皆以奴從，平居散處田牧。及論恐熱亂，無所歸，共相嘯合數千人，以嗢末自號，居甘、肅、河、沙、瓜、渭、岷、廓、疊、宕間，其近蕃牙者最勇，而馬尤良。嗢，烏沒翻。逃遁不知所之。詔宗莒以玉冊國信授靈鹽節度使唐弘夫掌之，還京師。上年少，少，詩照翻。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楯。自懿宗以來，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賦斂愈急。斂，力贍翻。關東連年水旱，州縣不以實聞，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流，散也。殍，餓死也，被表翻，音無所控訴，相聚為盜，所在蜂起。州縣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每與盜遇，官軍多敗。是後王仙芝、黃巢遂為大盜，先言唐末所以致盜之由。是歲，濮州人王仙芝始聚眾數千，起於長垣。滑州匡城縣，本後魏之長垣縣，隋開皇十六年改曰長城，是年又分韋城縣置長垣縣。新志，匡城有長垣縣。宋朝以長垣縣屬開封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一百五十里。考異曰：實錄：二年五月，仙芝反於長垣。按續寶運錄：濮州賊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兼海內諸豪都統，傳檄諸道，檄末稱乾符二年正月三日，則仙芝之起必在二年前，今置於歲末。

二年春，正月，丙戌，以高駢為西川節度使。辛巳，上祀圜丘，赦天下。高駢至劍州，先遣使走馬開成都門。開成都城諸門也。考異曰：錦里耆舊傳：鄆州節度使高相公駢乘急詔除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乾符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行李到劍州，先遣使走馬開城門，並令放出百姓，二月十六日至府。開城門並放人出，今從實錄。今年又劍州至成都上十二程，駢正月二十一日自劍州遣使走馬開城門，二月十六日始至府下。又云駢三十日到。上按長曆，二月小，無三十日，蓋二十六日誤為二月十六日也。或曰：「蠻寇逼近成都，相公尚遠，萬一豨突，奈何？」近，其靳翻。豨，香衣翻，又許豈翻。豨，豕也，豕健於突。駢曰：「吾在交趾，破蠻二十萬眾，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七年。蠻聞我來，逃竄不暇，何敢輒犯成都！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生死共處，汙穢鬱蒸，將成癘疫，不可緩也。」使者至成都，開城縱民出，各復常業，乘城者皆下城解甲，民大悅。蠻方攻雅州，聞之，遣使請和，引兵去。駢又奏：「南蠻小醜，易以枝梧，易，以豉翻。今西川新舊兵已多，所發長武、鄜坊、河東兵，徒有勞費，並乞勒還。」敕止河東兵而已。考異曰：舊紀此奏在元年十二月，今因駢開成都門言之。

上之為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小馬坊使，亦內諸司使之一。後梁改為天驥使，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改飛龍院為天廄坊，至雍熙二年又改左右天廄坊為左右騏驥院使。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為中尉。考異曰：舊本紀此年正月令孜為右軍中尉。新傳云帝即位擢為左神策中尉，舊傳但云神策中尉，今從之。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考異曰：續寶運錄曰上是年十五歲。中朝故事曰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年十二。按舊紀亦云咸通三年五月八日生於東內，即位年十二，今從之。據考異四當作二。政事一委令孜，呼為阿父。阿，烏葛翻，一讀如字。阿，保也。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每見，常自備果食兩盤，與上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見，賢遍翻。從，千容翻。上與內園

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昵，尼質翻。伎，渠綺翻。藏，徂浪翻。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說，式芮翻。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敢言。鉗，其廉翻。　高駢至成都，明日，發步騎五千追南詔，至大渡河，殺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至成都，斬之。酋，慈由翻。長，知丈翻。修復邛崍關、大渡河諸城柵，又築城於戎州馬湖鎮，號平夷軍，馬湖鎮當馬湖江之要。又築城於沐源川，皆蠻入蜀之要路也，各置兵數千戍之，自是蠻不復入寇。復，扶又翻。駢召黃景復，責以大渡河失守，腰斬之。考異曰：舊傳曰：乾符元年二月十五日，駢置前黎州刺史充大渡河把截制置土軍都知兵馬使黃景復。實錄：乾符二年三月，駢奏斬景復。今事從舊傳，年從實錄。駢又奏請自將本管本管謂西川兵。及天平、昭義、義成等軍共六萬人擊南詔，詔不許。先是，南詔督爽屢牒中書，南詔清平官坦綽、布燮、久贊之下，有慕爽主兵，琮爽主戶籍，慈爽主禮，罰爽主刑，勸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萬爽主財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賈，亦皆清平官；爽猶言省也。督爽總三省也。先，悉薦翻。辭語怨望，中書不荅。盧攜奏稱：「如此，則蠻益驕，謂唐無以荅。宜數其十代受恩以責之。」南詔之先曰細奴邏，高宗朝遣使入朝；生邏盛炎，邏盛炎生炎閤；炎閤死，弟盛邏皮立；盛邏皮生皮邏閤，玄宗賜名歸義；於開元間合六詔爲一，而國始強。歸義子曰閤羅鳳，閤羅鳳子曰鳳迦異，鳳迦異子曰異牟尋，異牟尋子曰尋閤勸，尋閤勸子曰勸龍晟；勸龍晟弟曰勸利；勸利弟曰豐祐；豐祐死而酋龍立，自細奴邏至酋龍十三代，中間鳳迦異未立而死，而豐祐、酋龍與唐爲敵，是受恩十代也。數，所具翻。然自中書發牒，則嫌於體敵，請賜高駢及嶺南節度使辛讜詔，使錄詔白牒與之。錄詔白，今謂之錄白是也。從之。　三月，以魏博留後韓簡爲節度使。　去歲，感化軍發兵詣靈武防秋，會南詔寇西川，敕往救援，蠻退，遣還，至鳳翔，不肯詣靈武，欲擅歸徐州。內養王裕本、都將劉逢搜擒唱帥者胡雄等八人，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下同。衆然後定。　初，南詔圍成都，楊慶復以右職優給募突將以禦之，事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將，即亮翻；下同。成都由是獲全。及高駢至，悉令納牒，牒，牒也。又託以蜀中屢遭蠻寇，人未復業，停其稟給，既奪其職牒，又停其優給。突將皆忿怨。駢好妖術，每發兵追蠻，皆夜張旗立隊，對將士焚紙畫人馬，好，呼到翻。妖，於驕翻。畫，讀曰畫。散小豆，曰：「蜀兵懦怯，今遣玄女神兵前行。」軍中壯士皆恥之。高駢之好妖術，以此敗。又索闔境官有出於胥吏者，皆停之，索，山客翻；下索之同。令民間皆用足陌錢，陌不足者皆執之，劾以行賂，取與皆死。劾，舊音戶槩翻，今紇得翻。刑罰嚴酷，由是蜀人皆不悅。夏，四月，突將作亂，大譟突入府廷，駢走匿於廁間，廁，初利翻。圊也；溷也。突將索之不獲。索，山客翻。天平都將張傑帥所部數百人被甲入府擊突將，高駢自天平徙西川，張傑蓋元從部曲將也。帥，讀曰率。被，皮義翻。突將撤牙前儀注兵仗，節度使牙前列兵仗以壯威容。無者奮梃揮拳，乘怒氣力鬭，天平軍不能敵，走歸營。突將追之，營門閉，不得入。監軍使人招諭，許以復職名稟給，久之乃肯還營。天平軍復開門出，爲追逐之勢，至城北，時方修毬場，役者數百人，天平軍悉取其首，還，詣府云已誅亂者。駢出見之，厚以金帛賞之。明日，牓謝突將，悉還其職名、衣糧，自是日令諸道將士從己來者更直府中，嚴兵自衞。備突將復爲亂也。更，工衡翻。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侍中。　浙西狼山鎮遏使王郢等六十九人有戰功，今通州靜海縣南有狼山、五山相連，上接大江，下達巨海，絕江南渡，抵蘇州常熟縣福山鎮，順江東至崇明，泛揚帆乘順，南抵明州定海縣，陶隱居所謂狼五山對句章岸者也。節度使趙隱賞以職名而不給衣糧，郢等論訴不獲，論，盧昆翻。遂劫庫兵作亂，行收黨衆近萬人，攻陷蘇、常，蘇、常二州名，相去一百八十里。乘舟往來，泛江入海，轉掠二浙，南及福建，大爲人患。考異曰：新紀：浙西突陳將王郢反，五月，遣右龍武大將軍宋皓討之。按四年郢執會，始命皓討之，置此誤也。程匡柔唐補記曰：浙西突將王郢反，聚黨萬衆，攻劫蘇、常三年，正月敗蘇州刺史李繪以郢亂弃城故也。舊紀：二年，海賊王郢攻剽浙西郡邑。實錄：乾符三年二月，浙西突陳將王郢等六十九人劫庫兵爲

（亂二月浙西奏王郢聚衆萬人攻陷州縣續寶運錄元年王郢於兩浙叛敕差山北兵士討之不逾月而討乃組頸于闕下今從舊紀）五月，以太傅分司令狐綯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司空同平章事蕭倣薨。（考異曰舊傳曰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遇亂不至京師而卒舊紀三年春正月己卯朔倣以病免罷為太子太傅新紀此月蕭倣薨新傳亦云卒于位為嶺南節度在前舊紀傳皆誤今從實錄）六月，以御史大夫李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蔚紆勿翻）辛未，高駢陰籍突將之名，使人夜掩捕之，圍其家，挑牆壞戶而入，（挑他凋翻蜀本作挑讀如字壞音怪）老幼孕病，悉驅去殺之，嬰兒或撲於階，（撲弼角翻）或擊於柱，流血成渠，號哭震天，（號戶高翻）死者數千人。夜以車載尸投之於江。有一婦人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名衣糧，激成衆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省悉景翻）乃更以詐殺無辜近萬人，（近其靳翻）天地鬼神豈容汝如此！我必訴汝於上帝，使汝它日舉家屠滅，如我今日；寃抑汙辱，如我今日；驚憂惴恐，如我今日！言畢，拜天，怫然就戮。（惴之睡翻怫扶弗翻觀異日高駢之禍則信如婦人之言矣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豈可多殺無辜以逞私忿）久之，突將有自戍役歸者，駢復欲盡族之，（復扶又翻下同）有元從親吏王殷諫曰：相公奉道，宜好生惡殺，（元從言從高駢歲久非新隸也從才用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此屬在外，初不同謀，若復誅之，則自危者多矣。駢乃止。

王仙芝及其黨尚君長攻陷濮州、曹州，（濮博木翻）衆至數萬。天平節度使薛崇出兵擊之，為仙芝所敗。（敗補邁翻）寃句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寃句縣屬曹州九域志在州西四十五里顏師古曰句音劬黃巢始此）巢少與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少詩照翻）巢善騎射，喜任俠，粗涉書傳，（喜許紀翻粗坐五翻傳柱戀翻）屢舉進士不第，遂為盜，與仙芝攻剽州縣，（剽匹妙翻）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斂力贍翻）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盧龍節度使張公素，性暴戾，不為軍士所附。大將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族，回鶻敗，降於張仲武。（李茂勳之降蓋在會昌間也）仲武使戍邊，屢有功，賜姓名。納降軍使陳貢言者，幽之宿將，為軍士所信服，（納降軍在幽州丁零川）茂勳潛殺貢言，聲云貢言舉兵向薊。公素出戰而敗，奔京師。茂勳入城，衆乃知非貢言也，不得已推而立之。朝廷因以為留後。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言蝗之多所過食草木葉及五穀皆盡）京兆尹楊知至奏：蝗入京畿，不食稼，皆抱荊棘而死。宰相皆賀。（楊國忠以霖雨不害稼韓晃以霖雨不敗鹽今楊知至以蝗不食稼抱荊棘而死唐之臣以蒙蔽人主而成害其來久矣）

八月，李茂勳為盧龍節度使。（八月之下當有以字）

九月，右補闕董禹諫上遊畋、乘驢、擊毬，上賜金帛以褒之。邠寧節度使李侃奏為假父華清宮使道雅求贈官，（李侃為宦者假子為于僞翻）禹上疏論之，語頗侵宦官。樞密使楊復恭等列訴於上。冬十月，禹坐貶郴州司馬。（谷永事攻上身不失為九卿王章斥言王鳳則死于牢獄嗚呼有以也哉）復恭，欽義之養孫也。（楊欽義見二百四十六卷文宗開成五年）

昭義軍亂，大將劉廣逐節度使高湜，（湜承職翻）自為留後。以左金吾大將軍曹翔為昭義節度使。

回鶻還至羅川。（唐寧州真寧縣隋羅川縣也其地即漢上郡陽周縣地宣宗大中二年回鶻西奔至是方還）十一月，遣使者同羅榆祿入貢，賜拯接絹萬匹。

羣盜侵淫，（侵當作浸）剽掠十餘州，至于淮南，多者千餘人，少者數百人。詔淮南、忠武、宣武、義成、天平五軍節度使、監軍亟加討捕及招懷。

十二月，王仙芝寇沂州。平盧節度使宋威表請以步騎五千別為一使，兼帥本道兵所在討賊。（帥讀曰率）仍以威為諸道行營招討草賊使，仍給禁兵三千、甲騎五百，（騎奇寄翻）因詔河南方鎮所遣討賊都頭並取威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春正月，天平軍奏遣將士張晏等救沂州，還至義橋，聞北境復有盜起，(復，扶又翻。)留使扞禦，晏等不從，喧譟趣鄆州，(趣，七喻翻。)都將張思泰、李承祐走馬出城，裂袖與盟，以俸錢備酒殽慰諭，然後定。詔本軍宣慰，一切無得窮詰。(詰，去吉翻。唐自中世以來，姑息藩鎮，至其末也，姑息亂軍，遂陵夷以至於亡。) 敕福建、江西、湖南諸道觀察、刺史皆訓練士卒，又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鼓板以備羣盜。 賜兗海節度使號泰寧軍。 三月，盧龍節度使李茂勳請以其子幽州左司馬可舉知留後，自求致仕，詔茂勳以左僕射致仕，以可舉為盧龍留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彥昭罷為太子太傅，以左僕射王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詔遣使者詣高駢求和，而盜邊不息，駢斬其使者。蠻之陷交趾也，(事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六年。) 虜安南經略判官杜驤妻李瑤。瑤，宗室之疏屬也。蠻遣瑤還，遞木夾以遺駢，(遞牒以木夾之，故云木夾。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通信問，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按宋白續通典，諸道州府巡院傳遞敕書，皆有木夾，是中國亦用木夾也。遺，唯季翻。) 稱督爽牒西川節度使，辭極驕慢，駢送瑤京師。甲辰，復牒南詔，數其負累聖恩德，暴犯邊境，殘賊欺詐之罪，安南、大度覆敗之狀，折辱之。(數，所角翻。懿宗咸通七年，高駢破蠻於安南；乾符二年，駢破蠻於大度河。折，之舌翻。)

原州刺史史懷操貪暴，夏四月，軍亂，逐之。 賜宣武、感化節度、泗州防禦使密詔，選精兵數百人於巡內遊奕，防衛綱船，五日一具上供錢米平安狀聞奏。(汴、徐、泗二鎮，汴水所經，東南綱運輸上都者皆由此道。羣盜從橫，恐為所掠，故密詔選兵遊奕防衛。) 五月，昭王汭薨。(汭，宣宗子。) 以盧龍留後李可舉為節度使。 六月，撫王紘薨。(紘，順宗子。) 雄州地震裂，水涌，壞州城及公私廬舍俱盡。(雄州在靈州西南百八十里。壞，音怪。) 秋七月，以前嚴州刺史高傑為左驍衛將軍，充沿海水軍都知兵馬使。(新志：調露二年，析睦、賞二州置嚴州，因嚴陵之北以為名。) 以討王郢。 鄂王潤薨。(潤，宣宗子。) 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同平章事。 宋威擊王仙芝於沂州城下，大破之。(考異曰：實錄，去年十二月，宋威自青州與副使曹全晸進軍擊王仙芝，仙芝敗走。按仙芝若以去年十一月敗走，中間半年，豈能覆盛若是！蓋實因威除招討使，連言之。其實仙芝敗在此月，不在十二月也。) 仙芝亡去，威奏仙芝已死，縱遣諸道兵，身還青州，百官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仙芝尚在，攻剽如故。(剽，匹妙翻。) 時兵始休，詔復發之，(復，扶又翻。) 士皆忿怨思亂。八月，仙芝陷陽翟、郟城。(郟，訖洽翻。) 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發兵擊之。安潛，慎由之弟也。(崔慎由相宣宗。) 又昭義節度使曹翔將步騎五千，及義成兵衛東都宮，以左散騎常侍曾元裕為招討副使，守東都。又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選步騎二千守汝、鄧要路。仙芝進逼汝州，詔邠寧節度使李侃、鳳翔節度使令狐綯選步兵一千、騎兵五百守陝州、潼關。(陝，失冉翻。)

加成德節度使王景崇兼中書令。 九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丙子，王仙芝陷汝州，執刺史王鐐。鐐，鐸之從父兄弟也。(鐐，力彫翻，又力弔翻。從，才用翻。) 東都大震，(九域志：汝州北至東都一百六十里。) 士民挈家逃出城。乙酉，赦王仙芝、尚君長罪，除官，以招諭之。仙芝陷陽武，攻鄭州，昭義監軍判官雷殷符屯中牟，(中牟，漢古縣，隋曰鄭城，大業元年改曰圃田，唐武德三年改曰中牟，屬鄭州。九域志：在汴州西七十里。) 擊仙芝，破走之。冬十月，仙芝南攻唐、鄧。 西川節度使高駢築成都羅城，使僧景仙規度，(度，徒洛翻。) 周二十五里，悉召縣令庀徒賦役，(成都府領成都、華陽、新都、犀浦、新繁、雙流、廣都、郫、溫江、靈池十縣。庀，匹婢翻，具也。賦，布也，分布使之就役也。) 吏受百錢以上皆死。蜀土疏惡，以甓甃之，環城十里內取土，皆剗丘垤平之。(甓，蒲力翻，甎也。甃，側救翻。環，音宦。剗，初限翻，剷也。垤，徒結翻。) 無得為坎埳，以害耕種。(埳，徒感翻，坎旁入也。) 役者不過十日

而代衆樂其均樂音洛不費扑撻而功辦扑普卜翻自八月癸丑築之至十一月戊子畢功役之始作也驃恐南詔揚聲入寇雖不敢決來役者必驚擾乃奏遣景仙託遊行入南詔說諭驃信使歸附中國仍許妻以公主新書曰浮屠景仙如此則文意明說輸芮翻妻七細翻因與議二國禮儀久之不決驃又聲言欲巡邊朝夕通烽火至大度河而實不行蠻中惴恐惴之睡翻由是訖於城成邊候無風塵之警先是西川將吏入南詔先悉薦翻將即亮翻驃信皆坐受其拜驃以其俗尚浮屠故遣景仙往驃信果帥其大臣迎拜帥讀曰率信用其言　王仙芝攻郢復二州陷之　王郢因温州刺史魯寔請降寔屢爲之論奏爲于僞翻敕郢詣闕郢擁兵遷延半年不至固求望海鎮使朝廷不許以郢爲右率府率唐有十率府率右率府率其一也仍令左神策軍補以重職其先所掠之財並令給與　十二月王仙芝攻申光盧壽舒通等州按唐書地理志通州屬山南東道宋之達州是也周世宗以南唐靜海軍置通州今淮東之通州是也其地在唐則爲揚州海陵縣之東境唐時淮南道未有通州此必誤考下文通當作蘄淮南節度使劉鄴奏求益兵敕感化節度使薛能選精兵數千助之鄭畋以言計不行稱疾遜位不許乃上言自沂州奏捷之後謂宋威奏破王仙芝於沂州城下時也上時掌翻仙芝愈肆猖狂屠陷五六州瘡痍數千里宋威衰老多病自妄奏以來諸道尤所不服妄奏謂奏仙芝已死今淹留亳州殊無進討之意曾元裕擁兵蘄黃專欲望風退縮若使賊陷揚州則江南亦非國有崔安潛威望過人張自勉驍雄良將宮苑使李瑑西平王晟之孫瑑柱兖翻言瑑奕世將家嚴而有勇請以安潛爲行營都統瑑爲招討使代威自勉爲副使代元裕考異曰實錄叢於此月載畋所上書亦不言行與不行新紀叢於此言安潛爲諸道行營都統李瑑爲招討草賊使張自勉副之按明年威元裕使副猶如故實錄誤也　上頗采其言　青滄軍士戍安南青州平盧軍滄州義昌軍還至桂州逐觀察使李瓚瓚才但翻考異曰新紀在四年十二月今從實錄瓚宗閔之子也李宗閔大和中爲相以右諫議大夫張禹謨爲桂州觀察使桂管監軍李維周驕橫橫戶孟翻瓚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禦使纔得百人餘皆屬監軍又預於逐帥之謀強取兩使印兩使謂觀察使及防禦使印也帥所類翻使疏吏翻下同擅補知州官奪昭州送使錢唐制諸州之稅分爲三一曰上供以輸京師二曰送使以輸本道三曰留州留充本州經費詔禹謨并按之禹謨徽之子也禹謨徽見二百四十二卷穆宗長慶元年　招討副使都監楊復光奏尚君長弟讓據查牙山查側加翻官軍退保鄧州復光玄价之養子也楊玄价見二百五十卷懿宗咸通四年　王仙芝攻蘄州蘄州刺史裴偓王鐸知舉時所擢進士也王鐸在賊中爲仙芝以書說偓爲于僞翻下同偓與仙芝約斂兵不戰許爲之奏官鐸亦說仙芝許以如約偓乃開城延仙芝及黃巢輩三十餘人入城置酒大陳貨賄以贈之表陳其狀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龐勛朞年卒誅之事見上卷咸通九年十年卒子恤翻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赦罪除官益長姦宄長知兩翻王鐸固請許之乃以仙芝爲左神策軍押牙兼監察御史遣中使以告身即蘄州授之仙芝得之甚喜鐸偓皆賀未退黃巢以官不及己大怒曰始者共立大誓橫行天下今獨取官赴左軍使此五千餘衆安所歸乎考異曰仙芝巢初起時云數月間衆至數萬至此纔有五千者蓋烏合之衆聚散無常耳因毆仙芝傷其首毆烏口翻其衆諠譟不已仙芝畏衆怒遂不受命大掠蘄州城中之人半驅半殺焚其廬舍偓奔鄂州敕使奔襄州敕使授告身之中使也鐸爲賊所拘賊乃分其軍三千餘人從仙芝及尚君長二千餘人從巢各

分道而去。考異曰：王坤驚聽錄曰：乾符四年丁酉仲夏，天示彗星，草寇黄巢、尚君長奔突。即五年戊戌之歲，狂寇王仙芝起自鄆，封而侵汝、鄭。即大寇黄巢、尚君長並賊帥之徒黨僅一千餘人攻陷汝州云云。又曰：黄巢坐閻廣而去，仙芝指鄆州南行，尚君長期陳、蔡、閭取罩凶之願。三千餘寇屬仙芝、君長，二千餘人屬黄巢所管。明年二月，仙芝陷鄂州，巢陷鄆州，則非巢趣閻廣、仙芝趣鄆也。王坤此書年月事迹差舛尤多，但擇其可信者取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六十九（起彊圉作噩，盡上章困敦十月，凡三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

乾符四年春正月，王郢誘魯寔入舟中，執之。（王郢因魯寔請降事見上年上卷。）將士從寔者皆奔潰。朝廷聞之，以右龍武大將軍宋皓為江南諸道招討使，先徵諸道兵，外更發忠武、宣武、感化三道（許州忠武軍，汴宋宣武軍，徐州感化軍。）宣、泗二州兵，新舊合萬五千餘人，並受皓節度。二月，郢攻陷望海鎮，掠明州，又攻台州，陷之，刺史王葆退守唐興。（唐興，即今天台縣，在台州西一百一十里。）詔二浙、福建各出舟師以討之。王仙芝陷鄂州。黃巢陷鄆州，殺節度使薛崇。南詔酋龍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宣宗大中十三年，酋龍立。酋，慈由翻。）中國為之虛耗，（為，于偽翻。）而其國中亦疲弊。酋龍卒，謚曰景莊皇帝。子法立，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亦號大封人。（考異曰：徐雲虔南詔錄曰：南詔別名鶴拓，其後亦自稱大封人。是以封為國號也。）法好畋獵酣飲，（好，呼到翻。）委國事於大臣。閏月，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奏南詔遣陁西段瑳寶等來請和，（南詔官有陁西，猶中國判官也。瑳，七何翻，又七可翻。）且言諸道兵戍邕州歲久，饋餉之費，疲弊中國，請許其和，使羸瘵息肩。（羸，倫為翻。瘵，側介翻。）詔許之。讜遣大將杜弘等齎書幣送瑳寶還南詔，但留荊南、宣歙數軍戍邕州，（歙，書涉翻。）自餘諸道兵什減其七。王郢橫行浙西，鎮海節度使裴璩嚴兵設備，（璩，求於翻。）不與之戰，密招其黨朱實降之，（降，戶江翻。）散其徒六七千人，輸器械二十餘萬，舟航、粟帛稱是。（稱，尺證翻。）敕以實為金吾將軍。於是郢黨離散，郢收餘眾東至明州，甬橋鎮遏使劉巨容以筒箭射殺之。（劉巨容以宿州甬橋鎮遏使將兵討王郢。筒箭，長尺餘，內之竹筒，挂之弦上，發竹筒於手，脫，彀弓既發，筒向後，矢射殺人。實詳見辯誤。乾符二年王郢反，至是而平。射，而亦翻。）餘黨皆平。璩，諝之從曾孫也。（裴諝見二百二十六卷代宗大曆十四年。從，才用翻。）三月，黃巢陷沂州。夏四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賊帥柳彥璋剽掠江西。（帥，所類翻。剽，匹妙翻。）陝州軍亂，逐觀察使崔碣，貶碣懷州司馬。（陝，失冉翻。碣，其謁翻。）黃巢與尚讓合兵保查牙山。（考異曰：舊紀：四年二月，巢陷鄆州；七月，入查牙山。寔王仙芝合五年二月，君長、仙芝皆死，尚讓以兄遇害，大掠淮南。舊傳：五年八月，王鐸斬王仙芝。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奉使見誅，歸部衆入查牙山，黃巢自據民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按實錄：乾符二年，仙芝陷曹州，黃巢已起兵應之；三年十二月，招討副都監楊復光奏草賊尚讓據查牙山，官軍退保鄧州；四年四月，黃巢引其衆保查牙山；其年冬，君長乃死。舊紀誤。巢與仙芝俱入蘄州，以仙芝獨受官而怒，毆仙芝傷面，由是分隊。時君長亦在，廷非仙芝死後巢方依讓也。又按舊紀，仙芝死後王鐸始為都統討賊，而舊傳云王鐸斬仙芝。又先云殺君長乃陷隨州，先云陷華州方攻潼關，敘事顛錯不倫。今從實錄。）陝虢觀察使損至官，誅首亂者。損，嗣復之子也。（嗣復事文宗。）初，桂管觀察使李瓚失政，支使薛堅石屢規正之；瓚不能從。及瓚被逐，（李瓚被逐見上卷上年。被，皮義翻。）堅石攝留務，移牒鄰道，禁遏亂兵，一方以安。詔擢堅石為國子博士。六月，柳彥璋襲陷江州，執刺史陶祥，使祥上表，彥璋亦自附降狀。（上，時掌翻。降，戶江翻。）敕以彥璋為右監門將軍，令散眾赴京師；以左武衛將軍劉秉仁為江州刺史。彥璋不從，以戰艦百餘固湓江為水寨，（湓江在江州城外，入于大江。湓，蒲奔翻。）剽掠如故。（剽，匹妙翻。）忠武都將李可封戍邊還，至邠州，迫脅主帥，索舊欠糧鹽，（帥，所類翻。索，山客翻。）留止四日，關境震驚。秋七月，還至許州，節度使崔安潛悉按誅之。

庚申，王仙芝、黃巢攻宋州，三道兵與戰不利。(三道兵，平盧、宣武、忠武也。)賊遂圍宋威於宋州。甲寅，左威衛上將軍張自勉將忠武兵七千救宋州，殺賊二千餘人，賊解圍遁去。王鐸、盧攜欲使張自勉以所將兵受宋威節度，鄭畋以為威與自勉已有疑忿，若在麾下，必為所殺，不肯署奏。八月辛未，鐸、攜訴於上，求罷免。庚辰，畋請歸滻川養疾，(滻川在長安東。滻，音產。)上皆不許。(史言僖宗不能定國是。)王仙芝陷安州。

鹽州軍亂，逐刺史王承顏，詔高品牛從珪往慰諭之，貶承顏象州司戶。承顏及崔碣素有政聲，以嚴肅為驕卒所逐，朝廷與貪暴致亂者同貶，時人惜之。(史言唐末賞罰失當，且言主昏政亂，能吏不惟不得展其才，亦不免於罪。)從珪自鹽州還，軍中請以大將王宗誠為刺史。詔宗誠詣闕，將士皆釋罪，仍加優給。

乙卯，王仙芝陷隨州，執刺史崔休徵。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遣其子將兵救隨州，戰死。福奏求援兵，遣左武衛大將軍李昌言將鳳翔五百騎赴之。仙芝遂轉掠復、郢。忠武大將張貫等四千人與宣武兵援襄州，自申、蔡間道逃歸。(間，古莧翻。)詔忠武節度使崔安潛、宣武節度使穆仁裕遣人約還，(約還者，戒約將士，使還赴援也。)

冬十月，邠寧節度使李侃奏遣兵討王宗誠，斬之，餘黨悉平。(遂王承顏之黨也。)

鄭畋與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不勝，退，復上奏，(復，扶又翻，下同。)以為自王仙芝俶擾，(孔安國尚書註：俶，始也。擾，亂也。俶，尺六翻。)崔安潛首請會兵討之，繼發士卒，罄竭資糧。(言竭本道所有，以供征行士卒資糧。)賊往來千里，塗炭諸州，獨不敢犯其境，又以本道兵授張自勉，解宋州圍，使江淮漕運流通，不輸寇手。今蒙盡以自勉所將七千兵令張貫將之，(將，即亮翻，下同。)隸宋威。(句斷。)自勉獨歸許州，威復奏加誣毀，因功受辱，臣竊痛之。安潛出師，前後克捷非一，一旦彊兵盡付他人，良將空還，若勍敵忽至，(勍，渠京翻。)何以枝梧？臣請以忠武四千人授威，餘三千人使自勉將之，守衛其境，既不侵宋威之功，又免使安潛愧恥。時盧攜不以為然，上不能決，畋復上言：宋威欺罔朝廷，敗衄狼籍，(衄，女六翻。籍，秦昔翻。)又聞王仙芝七狀請降，威不為聞奏，(為，于偽翻。)朝野切齒，以為宜正軍法。迹狀如此，不應復典兵權，願與內大臣參酌，(內大臣，謂兩中尉、兩樞密也。)早行罷黜。不從。

河中軍亂，逐節度使劉侔，縱兵焚掠。以京兆尹竇璟為河中宣慰制置使。(璟，俱永翻。)

黃巢寇掠蘄、黃，(蘄、黃相去一百六十五里。)曾元裕擊破之，斬首四千級，巢遁去。

十一月己酉，以竇璟為河中節度使。

招討副都監楊復光遣人說諭王仙芝，仙芝遣尚君長等請降於復光。(監，古銜翻。說，輸芮翻。降，戶江翻。楊復光時屯鄧州。)宋威遣兵於道中劫取君長等。十二月，威奏與君長等戰於潁州西南，生擒以獻。復光奏君長等實降，非威所擒。詔侍御史歸仁紹等鞫之，(姓譜：左傳胡子國，姓歸，為楚所滅，子孫或以國為氏，或以姓為氏。)竟不能明。斬君長等於狗脊嶺。

黃巢陷匡城，遂陷濮州。(匡城縣屬滑州，本漢長垣縣。宋白曰：隋開皇十六年於縣城置匡城縣，以縣南有故匡城為名，即孔子所畏之所。濮，博木翻。)詔潁州刺史張自勉將諸道兵擊之。

江州刺史劉秉仁乘驛之官，單舟入柳彥璋水寨，賊出不意，即迎拜，秉仁斬彥璋，散其眾。(柳彥璋為盜，九月而敗。)

王仙芝寇荊南。節度使楊知溫，知至之兄也。(楊知至見上卷懿宗咸通十一年。)以文學進，不知兵。或告賊至，知溫以為妄，不設備。時漢水淺狹，賊自賈塹度。(九域志：郢州長壽縣有賈塹鎮。塹，七豔翻。)

五年春正月丁酉朔，大雪。知溫方受賀，(凡元日、冬至，諸州鎮皆受將吏

牙賀下王縣邑亦然賊已至城下，遂陷羅城，將佐共治子城而守之。治直之翻及暮，知温猶不出，將佐請知温出撫士卒，知温紗帽皁裘而行，將佐請知温擐甲以備流矢，皁才早翻擐音宦知温見士卒拒戰，猶賦詩示幕僚，遣使告急於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福悉其衆自將救之。時有沙陀五百在襄陽，福與之俱，至荊門，遇賊，晉分編縣置長林縣，德宗貞元二十一年又分長林置荊門縣，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北二百六十許里沙陀縱騎奮擊，破之。仙芝聞之，焚掠江陵而去。江陵城下舊三十萬戶，至是死者什三四。

壬寅，招討副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於申州東，所殺萬人，招降散遣者亦萬人。敕以宋威久病，罷招討使，還青州，宋威本平盧帥，罷招討使還鎮以曾元裕為招討使，潁州刺史張自勉為副使。

庚戌，以西川節度使高駢為荊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使。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為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宋白曰：蔚州，秦漢間亦為代郡之地，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於此，東魏於此置北靈丘郡，後周大象二年置蔚州，唐開元初移郡治於靈丘西南一百二十里，西至朔州三百八十里時河南盜賊蠭起，謂王仙芝、黃巢等也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與牙將康君立、薛志勤、程懷信、李存璋等謀曰：今天下大亂，朝廷號令不復行於四方。復扶又翻此乃英雄立功名富貴之秋也。吾屬雖各擁兵衆，然李振武功大官高，名聞天下，言李國昌討平龐勛，於當時功為大，帥振武，於諸將官為高。聞音問其子勇冠諸軍，冠古玩翻若輔以舉事，代北不足平也。衆以為然。君立，興唐人，隋分靈丘縣置安邊縣，中廢，唐開元十二年復置，治橫野軍，至德三載更名興唐縣，屬蔚州存璋，雲州人，志勤，奉誠人也。貞觀二十二年以內屬奚可度者部落置饒樂都督府，開元二十三年更名奉誠都督府，薛志勤其府人也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兼水陸發運使，宋白曰：朔州馬邑縣，貞觀已來已為大同軍鎮，開元五年分鄯陽縣之東三十里置大同軍，以戍邊後於軍內置馬邑縣，據舊名也，建中間馬燧自鄯陽移朔州於馬邑縣代北荐饑，荐，才甸翻，再也，再歲五穀不熟曰荐饑漕運不繼，文楚頗減軍士衣米，又用法稍峻，軍士怨怒。盡忠遣君立潛詣蔚州說克用起兵除文楚而代之。說式芮翻克用曰：吾父在振武，俟我稟之。君立曰：今機事已泄，緩則生變，何暇千里稟命乎！言道里遼遠，使命往返則事必泄而害成於是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攻雲州牙城也。帥讀曰率，下同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等，繫獄，自知軍州事，遣召克用。克用帥其衆趣雲州，趣七喻翻行收兵，二月，庚午，至城下，衆且萬人，屯於鬬雞臺下。壬申，盡忠遣使送符印，請克用為防禦留後。癸酉，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下，克用令軍士冎而食之，以騎踐其骸。冎古瓦翻，踐慈演翻甲戌，克用入府舍視事。

考異曰：趙鳳後唐太祖紀年錄曰：乾符三年，河南水災，盜寇蜂起，朝廷以段文楚為代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以代支謨。時歲荐饑，文楚削軍人衣米，諸軍咸怨。太祖為雲中防邊督將，部下爭訴以軍食不充，請具聞奏。邊校程懷信、康君立等十餘人謀於太祖之門，請共除虐帥以謝邊人，衆因大譟，擁太祖上馬，比及雲中，衆且萬人，城中械文楚出以應太祖。後唐閔帝時史官張昭遠撰莊宗功臣列傳曰：康君立為雲中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文楚法令稍峻，軍食轉餉不給，戍兵咨怨。雲州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私謂君立等曰：段公儒者，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擁部衆，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李振武父子，官高功大，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時武皇為沙陀三部落副兵馬使，在蔚州，盡忠令君立私往圖之，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武皇曰：予家尊在振武，萬一相逼，俟予稟命。君立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咸通十三年十二月，盡忠夜帥牙兵攻牙城，執文楚及判官柳漢璋、陳韜等繫之於獄，遂自知軍州事，遣君立召太祖於蔚州。是月，太祖與退渾、突厥三部落衆萬人趨雲中，十四年正月六日至鬬雞臺，盡忠遣監軍判官符印，請太祖知留後事。七日，盡忠械文楚等五人送鬬雞臺，軍人亂食其肉。九日，太祖權知留後，府牙受上三軍表，請授太祖大同防禦使，懿宗不悅。時已除盧簡方代文楚，未至而文楚被害。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李克用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塞下之亂自茲始矣。薛居正五代史君立傳與莊宗列傳同，惟削去李盡忠名，但云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遂以盡忠語為君立之語，云云，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云云，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鬬雞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為大同防禦留後，衆狀以聞。舊紀：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李國昌小男李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防禦留後。乾符五年正月，沙陀首領李盡忠陷遮虜軍，[illegible]將遣康傳圭率土團二千屯代州，將發，求賞，呼譟，殺馬步軍使鄧虔。有唐末三

朝見聞錄者不著撰人姓名專記晉陽事其書云乾符五年戊戌竇澣自前守京兆尹拜河東節度使在任便值大同軍變殺防禦使段文楚正月二十六日軍於石窯二十七日到白泊二十九日至靜邊軍三十日築却四面城門二月一日在城將士三人共賞絹一匹監軍使差伪判官閻奏李盡忠等准詔各賞馬一匹銀鞍轡一副銀三鋌銀椀一枚絹一束錦二匹紫羅三匹諸軍將銀椀絹等三日李盡忠却入四日兩面馬步五萬餘人城四面下營五日又賞土團牛酒六日監軍使送牌印與李九郎七日城南門樓上繫縛下段尚書柳漢璋雍侍御陳龍等四人尋分付軍兵於鬬雞臺西鬬却又令馬軍踐踏却骸骨八日李九郎被土團馬步軍約一千人持弓刀送上與舊紀五年事微合實錄亦頗采之云五年正月壬戌竇澣奏沙陀首領李盡忠寇石窯白泊至靜邊軍二月奏李盡忠求賞詔賞馬一匹銀鞍勒錦綵等按莊宗列傳舊紀克用殺文楚在咸通十三年十二月歐陽脩五代史記取之太祖紀年錄在乾符三年薛居正五代史新沙陀傳取之見聞錄在乾符五年二月新紀取之惟實錄在乾符元年不知其所據何書也克用既殺文楚豈肯晏然安處必更侵擾邊陲朝廷亦須發兵征討而自乾符四年以前皆不見其事唐末見聞錄敘月日今從之 令將士表求敕命。朝廷不許。李國昌上言，乞朝廷速除大同防禦使，若克用違命，臣請帥本道兵討之，終不愛一子以負國家。朝廷方欲使國昌諭克用，會得其奏，乃以司農卿支詳為大同軍宣慰使，詔國昌語克用，令迎候如常儀，除克用官，必令稱愜。李克用始此語牛倨翻稱尺證翻愜詰叶翻 又以太僕卿盧簡方為大同防禦使。考異曰舊紀咸通十三年七月以前義昌節度使盧簡方為太僕卿十二月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為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等使國昌稱病辭軍務乃以太僕卿盧簡方為雲州刺史充大同軍防禦等使上召簡方於思政殿謂之曰卿以滄州節制屈居大同然以沙陀退渾撓亂邊鄙以卿曾在雲中惠及部落且忍屈為朕此行具達朕旨安慰國昌勿令有所猜嫌也十四年正月辛未以雲朔暴亂代北騷動賜盧簡方詔曰近知大同軍不安殺害段文楚李國昌小男克用主領兵權又曰若克用暫勿主兵務束手待朝廷除人則事出權宜不足猜慮若便圖軍柄欲奄大同則患繫久長故難依允料國昌輸忠效節必當已有指揮簡方準詔諭之國昌不奉詔乃詔太原節度使崔彥昭幽州節度使張公素出師討之三月以簡方為振武節度使至嵐州卒實錄乾符元年十二月簡方除大同二年正月賜詔亦不云使彥昭公素討之蓋舊紀實錄各隨段文楚死之後載除簡方及詔書使事相接續耳恐皆未足據也舊紀所云太原幽州討之蓋因敘後來事實錄所以不取者方加招諭未必攻討也唐末見聞錄又云五年四月敕除簡方振武節度使五月卒實錄亦在五年而云六月卒蓋約奏到之月耳今從三朝見聞錄 貶楊知溫為郴州司馬，以王仙芝犯江陵城幾失守士民多為所殺略也 曾元裕奏大破王仙芝於黃梅，黃梅縣屬蘄州宋白曰宋分江夏郡置南新蔡郡隋開皇十八年改為黃梅縣界內有黃梅山因名 殺五萬餘人，追斬仙芝，傳首，餘黨散去。黃巢方攻亳州未下，尚讓帥仙芝餘眾歸之，帥讀曰率考異曰實錄元裕奏大破仙芝於黃梅縣殺戮五萬餘人追至曹州南華縣斬仙芝傳首京師舊紀二月王仙芝餘黨攻江西招討使宋威出軍屢敗之仍宣詔書諭仙芝仙芝致書於威求節鉞威僞許之仙芝令其大將尚君長蔡溫玉奉表入朝威乃斬君長溫玉以徇仙芝怒急攻洪州陷其郛宋威赴援與賊戰大敗之殺仙芝傳首京師君長弟讓與黃巢大掠淮南舊傳曰齊克讓為兗州節度使以本軍討仙芝仙芝懼引衆歷陳許襄鄧無少長皆虜之衆號三十萬三年七月陷江陵又遣將徐唐莒陷洪州時仙芝表請符節不允以宋威為荊南節度招討使楊復光為監軍復光遣判官吳彥宏諭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乃令尚君長蔡溫玉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宋威害復光之功並擒送闕敕於狗脊嶺斬之賊怒悉精銳擊官軍威軍大敗復光收其餘衆以統之朝廷以王鐸代為招討五年八月收復荊州斬仙芝首獻于闕下新傳黃巢自蘄州與仙芝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人入鄆州殺節度使薛崇進陷沂州由潁蔡保查牙山引兵復與仙芝合圍宋州會自勉救兵至仙芝解而南渡漢攻荊南陷之賊不能守棄去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使徐唐莒守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崔瑾拒却之乃向浙西擾宣潤不能得所欲身留江西趣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宋威曾元裕以招討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以詔諭賊仙芝遣尚君長等詣闕請罪又遺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復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即訊不能明卒斬之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帥仙芝潰黨歸巢推巢新舊傳敘賊所經歷皆不同又云宋威殺仙芝今皆從實錄 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改元王霸，考異曰續寶運錄乾符元年黃巢聚衆於會稽反建元曰王霸元年舊傳先是尚君長弟讓以兄見誅率衆入查牙山黃巢黃揆昆仲八人率盜數千依讓月餘衆至數萬陷汝州虜刺史王鐐大掠關東官軍加討屢為所敗其衆十餘萬尚讓乃與羣盜推巢為王自號衝天大將軍仍署官屬藩鎮不能制新傳曰尚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王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餘萬掠淮南建元王霸今從之 署官屬。巢襲陷沂州、濮州。既而屢為官軍所敗，乃遺天平節度使張裼書，敗補邁翻遺于季翻裼先擊翻又徒計翻 請奏之。詔以巢為右衛將軍，令就鄆州解甲，巢竟不至。考異曰舊傳及王仙芝敗巢東攻亳州不下乃襲破沂州據之仙芝餘黨悉附焉實錄巢自稱黃王建元王霸連為王師所敗詣天平乞降除右衛將軍復叛去自是兵不能制新傳曰曾元裕敗賊於申州死者萬人帝以宋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荊襄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嶧壁原武巢寇葉陽翟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陽節度使鄭延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鄭郟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逐走在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璩斬二長死者甚衆巢大沮長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不一未足制己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使崔璆與實錄先後不同今從實錄 加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同平

章事，賞救荆南之功也。三月，羣盜陷朗州、岳州。（朗、岳相去五百五十里。）曾元裕屯荆、襄。（荆、襄相去三百四十里。）黃巢自滑州略宋、汴，（滑州南至汴州二百一十里，汴州東至宋州三百五十里。）乃以副使張自勉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黃巢攻衞南，（隋置楚丘縣於古楚丘城，以曹有楚丘，改曰衞南，唐時屬滑州。）遂攻葉、陽翟。詔發河陽兵千人赴東都，與宣武、昭義兵二千人共衞宮闕。（衞東都宮闕也。）以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充東都應援防遏使，并將三鎮兵，（三鎮，河陽、宣武、昭義。）仍聽於東都募兵二千人。景仁，昌之孫也。（劉昌見德宗紀。）又詔曾元裕將兵徑還東都，發義成兵三千守轘轅、伊闕、河陰、武牢。（河南緱氏縣北有轘轅故關，伊闕縣北有伊闕故關，孟州汜水縣有虎牢關，唐避先諱，以虎爲武。）王仙芝餘黨王重隱陷洪州，江西觀察使高湘奔湖口。（江州東北六十里有湖口鎮，當彭蠡湖入江之口，宋朝置湖口縣。）賊轉掠湖南，別將曹師雄掠宣、潤，詔曾元裕、楊復光引兵救宣、潤。湖南軍亂，都將高傑逐觀察使崔瑾。瑾，郾之子也。（崔郾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郾音偃。）黃巢引兵度江，攻陷虔、吉、饒、信等州。朝廷以李克用據雲中，夏四月，以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爲振武節度使，以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大同節度使，以爲克用必無以拒也。（是時朝議請使李國昌以父臨子，子必無以拒，豈知李國昌父子欲兼據兩鎮。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遮虜軍及代州告急，實尚書差回鶻五百騎邊界巡檢，至四月三日進發，至五里堠北，副將康叔譚特酒叛逆，射損都將趙歸義，斫損將判官閻建弘，擒縛入府，尚書令下於衙南門全家處斬，使司差副兵馬使趙元掠領馬軍進發，閻建弘遷送海西。當月內有敕送節到，除前大同軍防禦使盧簡方充振武節度使，除振武節度使李尚書充大同軍節度使。實錄云：戊辰，以簡方爲振武，國昌爲大同。蓋誤以康叔譚作亂之日爲簡方等建節之日也。新沙陀傳曰：李克用既殺段文楚，諸校共丐克用爲大同防禦留後，不許，發諸道兵進捕，諸道不甚力，而黃巢方引兵度江，朝廷度未能制，乃赦之，以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不受命，詔河東節度使崔彥昭、幽州張公素共擊之，無功。據此，則是大同防禦使，非節度使也。薛居正五代史紀曰：武皇殺段文楚，諸將列狀以聞，請授武皇旄鉞，朝廷不允，徵諸道兵以討之。乾符五年，黃巢度江，其勢滋蔓，天子乃悟其事，以武皇爲大同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是克用爲大同軍節度使，非國昌。實錄、國昌傳及獻祖紀年錄、書唐本紀俱不言國昌爲大同節度使，舊實錄於此言之，下五月又云國昌殺監軍，不肯代，必有所據。蓋國昌父子俱不肯受代，朝廷以爲用國昌代克用，必無違命，故徙國昌爲大同軍節度使，而以盧簡方鎮振武。二人竟不受命，故簡方不得赴鎮而死於嵐州，國昌亦未嘗赴大同也。）詔以東都軍儲不足，貸商旅富人錢穀以供數月之費，仍賜空名殿中侍御史告身五通、監察御史告身十通，有能出家財助國稍多者賜之。時連歲旱蝗，寇盜充斥，耕桑半廢，租賦不足，內藏虛竭，無所佽助。（藏，徂浪翻。佽，音次，亦助也。）兵部侍郎、判度支楊嚴三表自陳才短，不能濟辦，辭極哀切，詔不許。（人見實官，誰不欲之，乃有辭而不獲者，可以觀世道矣。）曹師雄寇湖州。（曹師雄自宣、潤進寇湖州。）鎮海節度使裴璩遣兵擊破之。王重隱死，其將徐唐莒據洪州。（曹師雄、王重隱皆王仙芝之黨。）饒州將彭幼璋合義營兵克復饒州。（饒州比爲黃巢所陷。義營兵，饒州之起義者也。）南詔遣其酋望趙宗政來請和親，無表，但令督爽牒中書，請爲弟而不稱臣。（南詔官有酋望，在大將之下，久贊之上，亦清平官也。酋，慈由翻。）詔百僚議之。禮部侍郎崔澹等以爲南詔驕僭無禮，高駢不識大體，反因一僧呫嚅卑辭誘致其使。（呫，他協翻。嚅，而涉翻，又之涉翻。僧謂景仙也。景仙使南詔見上卷上年。）若從其請，恐垂笑後代。（考異曰：實錄置澹議於二月，至四月又云南詔遣酋望趙宗政來朝，且議和好。今因盧攜爭蠻事置此。）高駢聞之，上表與澹爭辯，詔諭解之。澹，璵之子也。（璵，珙之弟也。珙相武宗。）五月丙申朔，鄭畋、盧攜議蠻事，攜欲與之和親，畋固爭以爲不可。攜怒，拂衣起，袂罥硯墮地，破之。（罥，古泫翻，繫取也，掛也。釋名曰：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上聞之曰：大臣相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何以儀刑四海！丁酉，畋、攜皆罷爲太子賓客分司。（考異曰：舊紀：六年五月，賊圍廣州，與李岧、崔璆書，求天平節鉞。畋、攜爭論於中書，辭語不遜，俱罷分司。畋傳曰：五年，黃巢東渡江淮，衆百萬，所經屠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紓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僚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攜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爲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衆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攜以始用高駢，欲其立功以圖勝，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邪！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半國，

家久不用兵皆忘戰所在節一無閉門自守尚不能拔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羣議欲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令爲妖賊所有國藩鎮皆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勅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攜傳曰五年黃巢陷荆南江西外郛及饒吉虔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爲都統攜深不說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制上令宰臣議以王鐸爲帥時欲盡委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實錄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鄭畋盧攜議南蠻事攜請降公主通和畋固爭以爲不可抗論是非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碎之丁酉以畋攜並爲太子賓客分司注云舊史洎新說皆云畋攜議黃巢節制忿爭致罷而鄭延昌撰畋行狀乃云議蠻事無可證之然當時所述恐不謬又畋傳曰時黃巢攻陷江浙上表乞節鉞畋與同列盧攜議攻討及拔用將帥事多異同又南詔驃信請降公主和好畋固爭以爲不可遂抗論之乃與攜俱罷相又攜傳曰攜爲人實甚陋語亦不正與鄭畋俱李蔚之外孫及同輔政議論不協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略用爲招討使討賊皆無功致賊充斥又主高駢之議欲以公主和南詔畋執之以爲不可帝前忿爭由是兩罷之舊紀大年五月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岧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璆岧上表論之宰相鄭畋盧攜爭論於中書詞語不遜俱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按新舊傳舊紀皆以畋攜罷相在六年實錄新紀表在此年五月實錄新書皆自相矛楯然宋氏多書知二人罷在五月必有所據今從之

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豆盧瑑爲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崔沆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自隨，施式豉翻貯丁呂翻行施匄者，每出，襤褸盈路。襤盧甘翻衣無緣也褸力主翻衣敝也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捐不急之費，杜私謁之門，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邕州大將杜弘送段瑳寶至南詔，踰年而還。杜弘去年閏十一月送段瑳寶還從宣翻甲辰，辛讜復遣攝巡官賈宏、大將左瑜、曹朗使於南詔。復扶又翻

李國昌欲父子幷據兩鎮，得大同制書，毀之，殺監軍，不受代，與李克用合兵陷遮虜軍，遮虜軍在洪谷東北亦曰遮虜平進擊寧武及岢嵐軍。嬀州懷戎縣西有寧武軍非此此當在遮虜平南嵐州嵐谷縣有岢嵐軍按宋白續通典雲州東取寧武嬀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朔州西至岢嵐軍二百一十里此李國昌合雲朔之兵東西攻掠既陷遮虜東擊寧武西擊岢嵐也此即嬀州之西寧武軍岢嵐軍在嵐州東北百里岢枯我翻嵐盧含翻盧簡方赴振武，至嵐州而薨。丁巳，河東節度使竇澣發民塹晉陽。己未，以都押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又發土團千人赴代州。土團至城北，娖隊不發，娖則角翻言娖整其隊而不行也求優賞。時府庫空竭，澣遣馬步都虞候鄧虔往慰諭之，土團冎虔，冎古瓦翻牀舁其尸入府。舁羊茹翻澣與監軍自出慰諭，人給錢三百，布一端，衆乃定。押牙田公鍔給亂軍錢布，衆遂劫之以爲都將，赴代州。澣借商人錢五萬緡以助軍。考異曰唐末聞見錄五月振武損却一別敕不受除替李尚書收却遮虜軍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告急二十二日指揮在府三城排門差夫一人齎擺四面壕塹盧尚書發赴振武至嵐州身薨二十四日昇都押牙康傳圭充代州刺史又發太原晉陽兩縣點到土團子弟一千人往代州屯駐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出軍優賞差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尋被冎却牀舁尸柩入府尚書監軍自出安慰定每人各給錢三百文布一端差押牙田公鍔給散不放却回便被請將充都將發赴軍前使司有將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文實錄五月李國昌殺監軍使不肯受代起兵進打寧武及岢嵐軍代州出兵禦之始國昌遣克用以兵襲大同三軍表克用爲留後朝廷不允乃以國昌命之欲以其子無能拒也時國昌貪其土地欲父子分統故拒命窺實錄六月乙丑朔嵐州奏新除振武節度使盧簡方卒以太原府都押衙康傳圭爲代州刺史發太原晉陽土團千人戍代州至城北卓隊不發索優賞馬步都虞候鄧虔安慰爲其衆殺之節度使竇澣自出撫慰乃定初太原府將空竭每有賞賚必科民家至是尤窘迫乃勝借商人助軍錢五萬貫此皆約唐末見聞錄爲之而後其月日以象奏到之時唐末見聞錄又云六月十一日左散騎常侍支謨奉敕到府充大同軍制置使兼權河東節度副使軍前同指揮使此謂到府之日而實錄云甲戌以謨爲制置使甲戌乃六月十日亦誤也朝廷以澣爲不才，六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曹翔爲河東節度使。

王仙芝餘黨剽掠浙西，剽匹妙翻下同朝廷以荆南節度使高駢先在天平有威名，高駢之威名以破蠻於交趾而徙鎮天平鄆人遂長之耳仙芝黨多鄆人，乃徙駢爲鎮海節度使。

沙陀焚唐林、崞縣，入忻州境。武后證聖元年分五臺崞置武延縣唐隆元年更名唐林崞漢古縣也時並屬代州宋白曰唐林本漢廣武縣地九域志崞在州西南五十里崞音郭

秋，七月，曹翔至晉陽，己亥，捕土團殺鄧虔者

十三人殺之。義武兵至晉陽，不解甲，讙譟求優賞。讙與譁同。翔斬其將十一人，乃定。發義成、忠武、昭義、河陽兵，會于晉陽，以禦沙陀。八月，戊寅，曹翔引兵救忻州。沙陀攻岢嵐軍，陷其羅城，敗官軍于洪谷，洪谷在岢嵐軍南。敗，補邁翻。晉陽閉門城守。 黃巢寇宣州，宣歙觀察使王凝拒之，敗於南陵。九域志：南陵縣在宣州西一百五里。巢攻宣州不克，乃引兵攻浙東，開山路七百里，攻剽福建諸州。按九域志，自婺州至衢州界首一百九十里，衢州治所至建州七百五里。此路豈黃巢始開之邪？剽，匹妙翻。 九月，平盧軍奏節度使宋威薨。老病而死，固其宜也。史書威死，以爲握兵玩寇、不能報國之戒。 辛丑，以諸道行營招討使曾元裕領平盧節度使。 壬寅，曹翔暴薨。丙午，昭義兵大掠晉陽，坊市民自共擊之，殺千餘人，乃潰。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蔚罷爲東都留守。蔚，紆勿翻。守，手又翻。以吏部尚書鄭從讜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從讜，餘慶之孫也。鄭餘慶始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四年。 以戶部尚書判戶部事李都同平章事，兼河中節度使。 冬，十月，詔昭義節度使李鈞、幽州節度使李可舉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白義誠、沙陀酋長安慶、薩葛酋長米海萬合兵討李國昌父子於蔚州。參考新、舊書，安慶、薩葛皆部落之名，更以後廣明元年安慶都督史敬存詣之可見。酋，慈由翻。長，知丈翻。薩，桑葛翻。 十一月，岢嵐軍翻城應沙陀。丁未，以河東宣慰使崔季康爲河東節度、代北行營招討使。沙陀攻石州，庚戌，崔季康救之。 十二月，甲戌，黃巢陷福州，觀察使韋岫棄城走。 南詔使者趙宗政還其國。是年四月，趙宗政來請和。中書不荅督爽牒，但作西川節度使崔安潛書，意使安潛荅之。 崔季康及昭義節度使李鈞與李克用戰於洪谷，兩鎮兵敗，鈞戰死。昭義兵還至代州，士卒剽掠，剽，匹妙翻。代州民殺之殆盡。

餘衆自鴉鳴谷走歸上黨。鴉鳴谷在忻州秀容縣東北。考異曰：舊紀：「河東節度使崔季康與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鈞與沙陀李克用戰于岢嵐軍之洪谷，王師大敗，鈞中流矢而卒。戊戌，至代州，昭義軍亂，爲代州百姓所殺殆盡。」此年實錄略同。廣明元年八月，實錄：「河東奏昭義節度使李鈞爲猛虎軍所殺。」又曰：「詔統本道兵由鴈門出討雲州，與賊戰敗，歸爲其下所殺之。」新紀：「庚辰，崔季康、李鈞及李克用戰於洪谷，敗績。」薛居正五代史紀曰：「乾符六年春，朝廷以昭義節度使李鈞充北面招討使，將上黨、太原之師過石嶺關，屯于代州，與幽州李可舉會赫連鐸同攻蔚州。獻祖以一軍禦之，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以拒李鈞。是冬大雪，弓弩弦折，南軍苦寒，臨陣大敗，奔歸代州。李鈞中流矢而卒。」唐末見聞錄曰：「十九日，崔尚書發往岢嵐軍，諸別敕賈敬嗣大夫權兵馬留後，觀察判官李劭權觀察留後。昭義節度使李鈞領本道兵馬到代州，軍變，殺代州殺戮竝盡，捉到李鈞，遠軍潰散，取鴉鳴谷各歸本道。」按昭義軍變，必非李鈞所爲，代州百姓捉到李鈞，不知如何處之。今從舊紀。 王郢之亂，事始上卷二年，終本卷四年。臨安人董昌以土團討賊有功，補石鏡鎮將。垂拱四年，分餘杭、於潛地，以故臨水戍置臨安縣，屬杭州，有石鏡山、石鏡鎮。九域志：臨安縣在州西一百二十里。臨安志：石鏡山在臨安縣南一里，錢鏐改爲衣錦山。是歲，曹師雄寇二浙，杭州募諸縣鄉兵各千人以討之。昌與錢塘劉孟安、阮結、富陽聞人宇、鹽官徐及、新城杜稜、餘杭凌文舉、臨平曹信各爲之都將，號杭州八都。錢唐、餘杭皆漢縣。富陽，漢富春縣，晉避諱改爲富陽。新城，吳縣。鹽官，漢海鹽縣地，有鹽官，吳改名縣。臨平鎮在錢唐北。隋之餘杭縣置杭州，後移州治錢唐，唐後又移柳浦西，今州城是也。九域志：富陽在州西南七十三里，鹽官在州東一百二十九里，新城在州西南一百三十里，餘杭在州西北七十二里。將，即亮翻；下同。昌爲之長。長，知兩翻。其後宇卒，錢塘人成及代之。卒，子恤翻。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以功爲石鏡都知兵馬使。錢鏐事始此。鏐，力求翻。

六年春，正月，魏王佾薨。佾，懿宗子。 鎮海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梁纘考異曰：舊紀張璘作張麟。新紀、傳、實錄作潾。今從高駢、黃巢傳及唐年補錄、妖亂志、唐補紀、續寶運錄。舊紀梁纘作梁續，今從衆書。分道擊黃巢，屢破之，降其將秦彥、畢師鐸、李罕之、許勍等數十人。降，戶江翻。勍，渠京翻。爲後秦彥、畢師鐸反攻高駢張本。考異曰：郭廷誨妖亂志曰：「初，黃巢將踐淮甸，委師鐸爲先鋒，攻脅天長，累日不克，師鐸之志沮焉。及巢北向，師鐸遂降。」北海按舊師鐸傳：駢敗巢於浙西，皆師鐸之效，故置於此。巢遂趣廣南。趣，七喻翻。彥，徐州人；師鐸，冤句人；罕之，項城人也。 賈宏等未至南詔，相繼卒於道中，去年五月，辛讜使賈宏使南詔。卒，子恤翻。從者死亦太半。從，才用翻。時辛讜已病風

痹。（痹，必至翻，脚冷濕病也。）召攝巡官徐雲虔執其手曰：讜已奏朝廷發使入南詔，而使者相繼物故，奈何！（使，疏吏翻。下同。）吾子既仕，則思徇國，能爲此行乎？讜恨風痹不能拜耳。因嗚咽流涕。雲虔曰：士爲知己死。（古語云：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爲，于僞翻。）明公見辟，恨無以報德，敢不承命！讜喜，厚具資裝而遣之。（史言辛讜垂死不忘國事。）二月，丙寅，雲虔至善闡城，驃信見大使抗禮，受副使已下拜。己巳，驃信使慈雙羽、楊宗就館謂雲虔曰：貴府牒欲使驃信稱臣，奉表貢方物；驃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與唐約爲兄弟，不則舅甥。（不，讀曰否。）夫兄弟舅甥，書幣而已，何表貢之有？雲虔曰：驃信既欲爲弟爲甥，驃信，景莊之子，景莊豈無兄弟，（酋龍謚景莊皇帝。）於驃信爲諸父，驃信爲君，則諸父皆稱臣，況弟與甥乎！且驃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詔爲一，（事見二百一十四卷玄宗開元二十六年。）恩德深厚，中間小忿，罪在邊鄙。（謂南詔與西川爭恨細故，以致興戎。）今驃信欲修舊好，（好，呼到翻。）豈可違祖宗之故事乎！順祖考，孝也；事大國，義也；息戰爭，仁也；審名分，禮也。（分，扶問翻。）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驃信待雲虔甚厚，雲虔留善闡十七日而還。驃信以木夾二授雲虔，其一上中書門下，（上，時掌翻。）其一牒嶺南西道，然猶未肯奉表稱貢。

辛未，河東軍至靜樂，（靜樂，漢汾陽縣地，齊周之際改曰岢嵐，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汾源，大業四年改曰靜樂，唐屬嵐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里。）士卒作亂，殺孔目官石裕等。壬申，崔季康逃歸晉陽。甲戌，都頭張鍇、郭昢帥行營兵攻東陽門，（鍇，客駭翻。昢，滂佩翻，又普昧翻，又普沒翻。帥，讀曰率。）入府殺季康。

辛巳，以陝虢觀察使高潯爲昭義節度使，（陝，失冉翻。）以邠寧節度使李侃爲河東節度使。（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二十日宣慰使到府，李侃除河東節度使，實錄因云庚寅除侃，誤也。）

三月，天平軍節度使張裼薨，牙將崔君裕自知州事，淄州刺史曹全晸討誅之。（晸，知領翻。）

夏，四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西川節度使崔安潛到官，不詰盜，（詰，去吉翻。）蜀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爲。（所由，謂捕盜官吏。）今窮覈則應坐者衆，（覈，下格翻。）搜捕則徒爲煩擾。甲子，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成都城中鬻花果、蠶器於一所，號蠶市；鬻香藥於一所，號藥市；鬻器用者號七寶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幾，居豈翻。）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死復何辭！（先，悉薦翻。復，扶又翻。）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冎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募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爲三軍，亦戴黃帽，號黃頭軍。（襲忠武黃頭軍之名也。）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丸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余嘗謂兵之強弱在將不在兵，以秦之兵強天下，而漢高祖以蜀兵定三秦，自唐以來，蜀兵號爲懦怯，然韋皋用以制吐蕃而有餘，未嘗借工於他道也。至李德裕始募工於他道以治器械，崔安潛蓋倣李德裕之故智耳。諸葛孔明治蜀，作木牛連弩之法，自晉以下倣而爲之，宋自女真侵噬，吳玠兄弟畫境而守，蜀東南以西路兵爲天下最，夫豈借工於別路哉！射，而亦翻。）

涼王侹薨。（侹，懿宗子。侹，音他頂翻。）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曰：臣爲宰相之長，（長，知兩翻。）在朝不足分陛下之憂，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鐸守司徒兼侍中，充荊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考異曰：舊紀：五年二月，鐸自請督衆討賊，天子以宋威失策，殺尚君長，乃以鐸檢校司徒兼侍中、門下侍郎、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道兵馬都統。舊傳：四年，賊陷江陵，楊知溫失守，宋威破賊失策，朝議統帥，盧攜稱高駢累立戰功，宜付軍柄，物議未允，鐸廷奏，臣願自率諸軍盪滌羣盜，朝議然之，五年以鐸守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充諸

通行營兵馬都統今從實錄及新紀表五月辛卯敕賜河東軍士銀牙將賀公雅所部士卒作亂焚掠三城新書地理志唐自高祖起兵於晉陽自天授已來以爲北都而晉陽宮仍隋不廢宮在都之西北宮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汾東曰東城貞觀十一年長史李勣築兩城之間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宮南有大明城故宮城也執孔目官王敬送馬步司節度使李侃與監軍自出慰諭爲之斬敬於牙門乃定泰寧節度使李係晟之曾孫也有口才而實無勇略王鐸以其家世良將奏爲行營副都統兼湖南觀察使官人以世而不考其才古今之通患也爲鐸係失守殄民張本使將精兵五萬幷土團屯潭州以塞嶺北之路拒黃巢塞悉則翻河東都虞候每夜密捕賀公雅部卒族滅之丁巳餘黨近百人稱報冤將近其靳翻大掠三城焚馬步都虞候張鍇府城都虞候郭昢家節度使李侃下令以軍府不安曲順軍情收鍇昢斬於牙門幷逐其家以賀公雅爲馬步都虞候鍇昢臨刑泣言於衆曰所殺皆捕盜司密申今日冤死獨無烈士相救乎於是軍士復大譟篡取鍇昢歸都虞候司復扶又翻下巢復同尋下令復其舊職幷召還其家收捕盜司元義宗等三十餘家誅滅之己未以馬步都教練使朱玫等爲三城斬斫使玫莫杯翻將兵分捕報冤將悉斬之軍城始定　黃巢與浙東觀察使崔璆嶺南東道節度使李迢書求天平節度使璆渠幽翻二人爲之奏聞爲于僞翻朝廷不許巢復上表求廣州節度使考異曰續寶運錄曰黃巢先求廣府兼使相朝廷不與黃巢夏初兵中廣南廣府虞候敕旨不下遂恣行攻劫黃巢夏六月上表稱義軍百萬都統兼韶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末云六月十五日表狄遣內侍仇公度并廣南邕府安南安東等道節度使指揮觀察使開國公食邑五百戶官告六通又賜節度將吏空名尚書僕射官告五十通九月二十日仇公度到廣州至十月一日巢與公度雜匹段藥物等五馱表函幷所賜官告並却付公度表末云廣明元年十月一日上表公度等其年十月二十九日至京如實運錄所言則是廣明元年十月一日巢猶在廣州也按其月巢已入長安今從舊紀上命大臣議之左僕射于琮以爲廣州市舶寶貨所聚舶蒲陌翻大舟也唐置市舶司於廣州以招來海中蕃舶豈可令賊得之亦不許乃議別除官六月宰相請除巢府率從之考異曰賊圍廣州仍與廣南節度使李迢浙東觀察使崔璆書求保薦乞天平節鉞迢璆上表論之實錄迢璆上表論請詞甚懇激乃詔公卿集議巢又自表乞廣州節度安南都護巢自春夏其衆大疫死者什三四欲據有嶺表永爲巢穴乃繼有是請右僕射于琮議云云時朝廷倚高駢成功不允其奏乃議除官或云以正員將軍縻之宰相亦沮其議乃除率府率舊巢傳曰時高駢鎮淮南表請招討賊許之議加都統巢乃渡淮僞降于駢駢遣將張璘帥兵受降于天長鎮巢禽璘殺之因虜其衆尋南陷湖湘遂據交廣託崔璆奏乞天平節度朝議不允又乞除官時宰臣鄭畋與樞密使楊復恭欲請授同正員將軍盧攜駁其議請授率府率如其不受請以高駢討之新巢傳曰有詔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巢進寇廣州詒李迢書求表爲天平節度使又脅崔璆言于朝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乞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云云乃拜巢率府率舊盧攜傳亦皆以爲攜議授巢率府率按此時攜已罷相今從實錄河東節度使李侃以軍府數有亂數所角翻稱疾請尋醫敕以代州刺史康傳圭爲河東行軍司馬徵侃詣京師秋八月甲子侃發晉陽尋以東都留守李蔚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蔚音鬱　鎮海節度使高駢奏請以權舒州刺史郎幼復充留後守浙西遣都知兵馬使張璘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兵馬留後王重任將兵八千於循潮二州邀遮臣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趣七喻翻巢聞臣往必當遁逃乞敕王鐸以所部兵三萬於梧桂昭永四州守險詔不許九月黃巢得率府率告身大怒詬執政急攻廣州即日陷之執節度使李迢轉掠嶺南州縣巢使迢草表述其所懷迢曰予代受國恩親戚滿朝腕可斷表不可草朝直遙翻腕烏貫翻巢殺之考異曰續寶運錄曰擁李迢在寇復併藥海陽又陷桂州次攻湖南屯衡州方知王仙芝已山東殁陣又尚君長生送咸京遂召李迢怒而頻害新紀十一月辛酉黃巢陷江陵殺李迢新傳曰其十月巢據荊南脅李迢草表報天子迢不可巢怒殺之北夢瑣言曰黃巢入廣州執李侶隨軍至荊州令侶草表述其所懷侶曰某骨肉滿朝世受國恩腕即可斷表終不爲領於江津害之今從實錄冬十月以鎮海節度使高駢爲淮

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以涇原節度使周寶為鎮海節度使（為駢、寶關張本），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劉巨容為節度使。寶，平州人也。黃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其徒勸之北還以圖大事。巢從之，自桂州編大栰數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歷衡、永州。癸未，抵潭州城下，李係嬰城不敢出戰，巢急攻，一日陷之。係奔朗州（九域志：自潭州至朗州三百八十餘里）。巢盡殺戍兵，流尸蔽江而下。尚讓乘勝進逼江陵，衆號五十萬。時諸道兵未集，江陵兵不滿萬人。王鐸留其將劉漢宏守江陵，自帥衆趣襄陽（九域志：自江陵至襄陽四百四十里。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云欲會劉巨容之師。鐸既去，漢宏大掠江陵，（考異曰：舊紀廣明元年二月巢陷潭州，王鐸棄江陵奔襄陽，漢宏大掠。實錄：閏月湖南奏黃巢賊衆自衡永州下，十月二十七日攻陷潭州。新巢傳曰：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攻潭州陷之。舊巢傳：巢欲據南海之地，坐邀敕命，是歲自春及夏，其衆大疫，死者十三四，衆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明元年北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按舊紀傳皆云廣明元年敗王鐸，今月日從實錄，事從舊書。又據舊紀傳，則劉漢宏本王鐸將，鐸去而漢宏留江陵大掠，遂為盜也。實錄用之，而於鐸奔襄陽下添先是字。若鐸在江陵，漢宏時為羣盜，安能入其城大掠？借使漢宏先曾寇掠江陵，與黃巢事了不相干，何必言後半月餘賊衆乃據其城也？吳越備史云：漢宏本兗州小吏，領本州兵禦巢寇，遂殺將首，劫輜重而叛，後命前濠州刺史崔鐇招降之。据此則漢宏本羣盜也。新傳用之，而云鐸招降之。或者漢宏本羣盜，中間降鐸為部將，鐸去江陵，漢宏復大掠為盜，其後又降於崔鐇，遂為唐臣也。）焚蕩殆盡，士民逃竄山谷。會大雪，僵尸滿野（僵，居良翻）。後旬餘，賊乃至。漢宏，兗州人也，帥其衆北歸為羣盜（帥讀曰率）。

閏月丁亥朔，河東節度使李蔚有疾，以供軍副使李邵權觀察留後，監軍李奉皐權兵馬留後。己丑，蔚薨。都虞候張鍇、郭昢署狀絀邵（狀，奏狀。鍇、昢因署狀絀李邵而進丁球。絀，丑律翻），以少尹丁球知觀察留後。

十一月戊午，以定州已來制置使萬年王處存為義武節度使，河東行軍司馬、鴈門關已來制置使康傳圭為河東節度使。（四朝志：宣宗大中五年，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行營都統制置等使，制置使之名始此。宋朝初不常置，掌經畫邊鄙軍旅之事。政和中熙泰用兵，以內侍童貫為之。迄南渡之後，江淮荊蜀皆置制置使，其任重矣。）

黃巢北趣襄陽（趣，七喻翻），劉巨容與江西招討使淄州刺史曹全晸合兵屯荊門以拒之（九域志：襄陽南至荊門二百七十餘里）。賊至，巨容伏兵林中，全晸以輕騎逆戰，陽不勝而走，賊追之，伏發，大破賊衆，乘勝逐北。比至江陵（比，必利翻，及也。九域志：荊門南至江陵一百六十五里），俘斬其什七八。巢與尚讓收餘衆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盡也。巨容曰：國家喜負人（喜，許記翻），有急則撫存將士，不愛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唐末之政，誠如劉巨容之言）。不若留賊以為富貴之資。衆乃止。全晸度江追賊，會朝廷以泰寧都將段彥謨代為招討使，全晸亦止。由是賊勢復振（復，扶又翻）。攻鄂州，陷其外郭，轉掠饒、信、池、宣、歙、杭十五州，衆至二十萬。

康傳圭自代州赴晉陽，庚辰，至烏城驛，張鍇、郭昢出迎，亂刀斫殺之；至府，又族其家。

十二月，以王鐸為太子賓客分司（以江陵之敗也）。

初，兵部尚書盧攜嘗薦高駢可為都統，至是駢將張璘等屢破黃巢，乃復以攜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凡關東節度使王鐸、鄭畋所除者，多易置之（為盧攜倚高駢以誤國張本）。

是歲，桂陽賊陳彥謙陷柳州，殺刺史董岳。

廣明元年春正月乙卯朔，改元。

沙陀入鴈門關，寇忻、代。二月庚戌，沙陀二萬餘人逼晉陽；辛亥，陷太谷（宋白曰：太谷縣本漢陽邑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名太谷，因縣西太谷為名）。遣汝州防禦使博昌諸葛爽帥東都防禦兵救河東（博昌，漢古縣名，後魏置樂安郡及樂安縣，隋時改樂安縣為博昌縣，唐時屬青州。帥讀曰率）。

河東節度使康傳圭專事威刑，多復仇怨，強取富人財，遣前遮虜軍使蘇弘軫擊沙陀於太谷，至秦城，遇沙陀，戰不利而還，傳圭怒，斬弘軫。時沙陀已還代北，傳圭遣都教練使張彥球將兵三千

追之。壬戌，至百井，百井鎭在太原陽曲縣。軍變，還趣晉陽。趣，七喩翻。傳圭閉城拒之，亂兵自西明門入，殺傳圭。監軍周從寓自出慰諭，乃定。以彥球爲府城都虞候。朝廷聞之，遣使宣慰曰：「所殺節度使，事出一時，各宜自安，勿復憂懼。」復，扶又翻。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考異曰：續寶運錄云司天少監侯昌業上疏，其略曰：陛下不納李蔚、杜裔休之諫。又曰：臣乃明祈五道，暗祝冥官，悚息於班列之中，顧早爲於闕拜之世。又曰：受爵不違於有德之君，立戟每佐於無道之主。又曰：不望堯舜之年，得同先帝之日。又曰：明取尹希復指揮，賭寶王士成進狀，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圓坊，全城般運。又曰：冥是唐家合盡之歲，爲復是陛下壽足之年。又曰：伏惟陛下覽停戲賞，救接蒼生，於殿內立揭諦道場，以無私財帛供養諸佛，用資世祿，共力禳災。表奏，聖上龍威震怒，侍臣驚懼，宣徽使宣二云：侯昌業付內侍省候進止。翌日午時，又內養劉季遠宣口敕云：侯昌業出自寒門，擢居清近，不能修慎，妄奏閑詞，訕謗萬乘君王，毀斥百辟卿士，在我彝典，是不能容，其侯昌業宜賜自盡。北夢瑣言曰：唐自廣明後，閹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有回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銷兵厲，似爲庸僧僞作也。必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也。今從之。上好騎射、劍槊、法算，唐國子監有算學博士，掌教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陽、周髀、五經算、綴術、緝古爲專業，皆法算也。好，呼到翻。下同。至於音律、蒱博，無不精妙；好蹴鞠、鬬雞，與諸王賭鵝，鵝一頭至五十緡。考異曰：新田令孜傳：帝沖騃，喜鬬鵝，一鵝至直五十萬錢。按鵝非可鬬之物，至直五十萬緡，亦恐失實。新傳誤也。今從續寶運錄。尤善擊毬，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須爲狀元。」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駮放。」駮，糾駮也；放，黜也。駮放者，糾駮其非是而放黜之也。駮，北角翻。上笑而已。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戶及胡商貨財，敕借其半。鹽鐵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高駢奏改楊子院爲發運使。楊子院，鹽鐵置留後，今改爲發運使。宋朝江淮發運使本此。三月，庚午，以左金吾大將軍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敬瑄，許州人，田令孜之兄也。田令孜本姓陳，咸通中，隨義父入內侍省爲宦者，遂冒田姓。初，崔安潛鎭許昌，許昌，許州也，忠武節度治所。令孜爲敬瑄求兵馬使，安潛不許。敬瑄因令孜得隸左神策軍，數歲，累遷至大將軍。令孜見關東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奏以敬瑄及其腹心左神策大將軍楊師立、牛勗、羅元杲鎭三川，上令四人擊毬賭三川，敬瑄得第一籌，凡擊毬，立毬門於毬場，設賞格。天子按轡入毬場，諸將迎拜。天子入講武榭，升御座，諸將羅拜於下，各立馬於毬場之兩偏以俟命。神策軍吏讀賞格訖，都教練使放毬於場中，諸將皆驟馬趨之，以先得毬而擊過毬門者爲勝。先勝者得第一籌，其餘諸將再入場擊毬，其勝者得第二籌焉。即以爲西川節度使，代安潛。辛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從讜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康傳圭既死，河東兵益驕，故以宰相鎭之，使自擇參佐。從讜奏以長安令王調爲節度副使，前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崇龜爲節度判官，前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趙崇爲觀察判官，前進士劉崇魯爲推官。進士及第而於時無官，謂之前進士。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崇龜、崇魯，政會之七世孫也。劉政會，唐初功臣。時承晉陽新亂之後，日有殺掠，從讜貌溫而氣勁，多謀而善斷，斷，丁亂翻。將士欲爲惡者，從讜輒先覺，誅之；姦軌惕息。惕，他歷翻。爲善者撫待無疑，如張彥球有方略，百井之變，非其本心，獨推首亂者殺之，召彥球慰諭，悉以兵柄委之，軍中由是遂安；彥球爲從讜盡死力，爲，于僞翻。卒獲其用。卒，子恤翻。淮南節度使高駢遣其將張璘等擊黃巢，屢捷，盧攜奏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考異曰：續寶運錄載駢上表及答詔云：今以駢爲諸道行營都統，應行營將士兵馬悉受指揮。詔旨未到之間，朝廷猜貳，續敕卻不許行軍，只令固守封疆，不得擅行征討。於是高駢乃引淮水繞江都城三里，坐甲不討，黃巢自此轉盛。舊紀傳王鐸出鎭荊南，亦爲諸道行營都統，而實錄及新紀表皆云爲南面行營都統。舊紀：乾符四年六月，以駢爲鎭海節度使、江西招討使；六年十月，以駢爲淮南節度使、江南行營招討使；廣明元年三月，朝廷以鐸統衆無功，乃授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駢傳：四年，爲鎭海節度使，尋授諸道兵馬都統；六年冬，徙

淮南節度使兵馬都統如故盧攜傳曰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實錄五年六月駢移鎮海六年正月以駢為諸道行營兵馬都統仍賜詔如實運錄所載者八月駢上表亦如之十月駢徙淮南依前充都統按駢表請道鄭畋復備守浙西則是在鎮海時也詔云周旋六鎮則是駢已移淮南後也六鎮謂安南天平西川荊南鎮海淮南也又詔云今以鄭畋為諸道都統則似移淮南後方為都統也疑駢在浙西方為招討使既數破巢軍乃以滅巢為己任上表請布置諸軍自攻巢於廣州及王鐸敗盧攜遂以駢代之攜欲重其權故為諸道都統若駢先為諸道都統則鐸但為南面都統則鐸已在駢下可以指揮不須云乞降敕指揮鐸也且鐸自宰相都統諸將討賊故立都統之名不應同時有兩都統也其在浙西領江西招討使者時黃巢方掠虔吉饒信故也今從舊紀及盧攜傳駢乃傳檄徵天下兵且廣召募得土客之兵共七萬土兵謂淮南之兵也客兵謂諸道之兵也威望大振朝廷深倚之為朝廷為駢所誤張本安南軍亂節度使曾袞出城避之諸道兵戍邕管者往往自歸

夏四月丁酉以太僕卿李琢為蔚朔等州招討都統行營節度使琢聽之子也聽李晟之子考異曰琢作瑑者誤也張璘度江擊賊帥王重霸降之帥所類翻重直龍翻屢破黃巢軍巢退保饒州別將常宏以其衆數萬降降戶江翻璘攻饒州克之巢走時江淮諸軍屢奏破賊率皆不實宰相已下表賀朝廷差以自安賈誼有言厝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唐則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邪以李琢為蔚朔節度使仍充都統以楊師立為東川節度使牛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田令孜之志也以諸葛爽為北面行營副招討

初劉巨容既還襄陽還襄陽見上年荊南監軍楊復光以忠武都將宋浩權知府事泰寧都將段彥謩以兵守其城詔以浩為荊南安撫使彥謩恥居其下浩禁軍士斸伐街中槐柳彥謩部卒犯令浩杖其背彥謩怒挾刃馳入并其二子殺之復光奏浩殘酷為衆所誅詔以彥謩為朗州刺史以工部侍郎鄭紹業為荊南節度使

五月丁巳以汝州防禦使諸葛爽為振武節度使

劉漢宏之黨浸盛侵掠宋兗甲子徵東方諸道兵討之東方諸道宣武忠武義成天平泰寧平盧感化也

黃巢屯信州遇疾疫卒徒多死張璘急擊之巢以金啗璘啗徒濫翻且致書請降於高駢求保奏駢欲誘致之許為之求節鉞降戶江翻誘音酉為于偽翻時昭義感化義武等軍皆至淮南駢恐分其功乃奏賊不日當平不煩諸道兵請悉遣歸朝廷許之賊詗知諸道兵已北度淮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乃告絕於駢且請戰駢怒令璘擊之兵敗璘死巢勢復振復扶又翻考異曰舊紀是歲春末賊在信州疫癘其徒多喪淮南將張璘急擊之賊懼以金啗璘仍致書高駢乞保明歸國駢信之許求節鉞時昭義武寧義武等軍兵馬數萬赴淮南駢欲收功於己乃奏賊已將殄滅不假諸道之師並遣還淮北賊知諸軍已退以求節鉞不獲暴怒與駢絕請戰駢令張璘整軍擊之為賊所敗臨陣殺璘賊勢遂振乘勝度江攻天長六合等縣駢不能拒但自固而已朝廷聞賊復振大恐高駢傳曰廣明元年夏黃巢自嶺表北趨江淮由採石渡江張璘勒兵天長欲擊之黃巢傳曰巢乃濟淮偽降於駢駢遣將張璘率兵受降于天長鎮巢擒璘殺之實錄五月璘已為巢所殺七月巢乃過江其言璘所以死與舊紀同新紀傳皆與實錄同據舊傳則璘死在江北也舊紀及實錄新紀傳璘死在江南也按璘已死巢又陷睦州婺州宣州然後度江璘死在江南是也

乙亥以樞密使西門思恭為鳳翔監軍丙子以宣徽使李順融為樞密使皆降白麻於閤門出案與將相同唐制凡拜將相先一日中書納案遲明降麻於閤門出案會要凡將相翰林學士草制謂之白麻韋執誼翰林故事曰故事中書省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史言唐末宦官恣橫監軍與樞密使恩數埒於將相程大昌曰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省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制注已見前

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素微賤報至蜀蜀人皆驚莫知為誰有青城妖人乘其聲勢帥其黨詐稱陳僕射青城縣漢江源縣地南齊置齊基縣後周改為青城以縣西北三十二里有青城山也唐屬蜀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五十里帥讀曰率馬步使瞿大夫覺其妄馬步使掌馬步軍蓋唐末節度牙前職也執之沃以狗血即引服悉誅之六月庚寅敬瑄至成都考異曰錦里耆舊傳云敬瑄九月二十五日上任按實錄敬瑄除西川在二月庚午又雲南事狀敬瑄與布燮以下牒云某某唐朝寄牘授播條以六月八日到鎮上訖今從之

黃巢別將陷睦州婺州睦婺相去一百八十里

盧攜病風不能行謁告謁告謂請假居私第養疾也己亥始入對敕勿拜遣二黃門掖之攜內挾田令孜

外倚高駢，上寵遇甚厚，由是專制朝政，高下在心。（輒直遹翻。）既病，精神不完，事之可否，決於親吏楊溫、李修，貨賂公行。豆盧瑑無他材，專附會攜。崔沆時有啓陳，常爲所沮。（沮，在呂翻。）庚子，李琢奏沙陀二千來降。琢時將兵萬人屯代州，（降，戶江翻。將，卽亮翻。下同。）與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都督赫連鐸共討沙陀。李克用遣大將高文集守朔州，自將其衆拒可舉於雄武軍。鐸遣人說文集歸國，（說，式芮翻。）文集執克用將傅文達，與沙陀酋長李友金、薩葛都督米海萬、安慶都督史敬存皆降於琢，開門迎官軍。（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考異曰：實錄六月云國昌遣文達守蔚州，七月云李琢、赫連鐸奏破沙陀於蔚州，降傅文達等。薛居正五代史記武皇令軍使傅文達起兵於蔚州，高文集縛送李琢。按國昌時在蔚州，何以令文達守之？今從薛史。）友金，克用之族父也。庚戌，黃巢攻宣州，陷之。劉漢宏南掠申、光。趙宗政之還南詔也，西川節度使崔安潛表以崔澹之說爲是，（崔澹議見上五年。）且曰：南詔小蠻，本雲南一郡之地。（劉蜀分建寧、永昌置雲南郡。）今遣使與和，彼謂中國爲怯，復求尚主，（復，扶又翻。）何以拒之！上命宰相議之。盧攜、豆盧瑑上言：大中之末，府庫充實，自咸通以來，蠻兩陷安南、邕管，一入黔中，四犯西川，（咸通元年，蠻陷安南；二年，陷邕州；四年，又陷安南，進逼邕管；明年，又圍邕州；十四年，寇黔中；咸通二年，寇巂州；四年，寇西川；六年，陷巂州；十五年，寇西川，明年，逼成都；乾符元年，寇西川。事並見前紀。）徵兵運糧，天下疲弊，踰十五年，租賦太半不入京師，三使、內庫由茲空竭，（度支、戶部、鹽鐵，謂之三使。）戰士死於瘴癘，百姓困爲盜賊，致中原榛杞，皆蠻故也。前歲冬，蠻不爲寇，由趙宗政未歸；去歲冬，蠻不爲寇，由徐雲虔復命，蠻尚有覬望。今安南子城爲叛卒所據，節度使攻之未下，（節度使，謂曾袞。）自餘戍卒多已自歸，（事見上二月。）邕管客軍又減其半，冬期且至，儻蠻寇侵軼，何以枝梧！不若且遣使臣報復，縱未得其稱臣奉貢，且不使之懷怨益深，堅決犯邊，則可矣。乃作詔賜陳敬瑄，許其和親，不稱臣。（考異曰：實錄，六月丙申，陳敬瑄奏請遣使和蠻。丁酉，中書奏請令百官集議。甲辰，百官議定。壬子，中書奏遣使。按敬瑄此月八日上，丙申乃十四日也，奏報豈能遽至！今不取。新傳：先是，南詔知蜀彊，故襲安南，陷之。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申和親議，時盧攜復輔政，與豆盧瑑皆厚高駢，乃議遣使和。今從雲南事狀。又曰：中書奏玄宗冊蒙歸義爲雲南王，其子閣羅鳳和於吐蕃，其孫異牟尋却歸朝廷，自請改雲南王，賜號南詔，德宗從之。至曾孫蒙豐祐，杜悰奏以入朝人多，減之，後索質子，漸爲侮慢。卷末載陳敬瑄與雲南書，麋或稱驃信，或稱大封人。雲南事狀不著撰人姓名，似盧攜奏草也。）令敬瑄錄詔白，并移書與之，仍增賜金帛，以嗣曹王龜年爲宗正少卿，充使，以徐雲虔爲副使，別遣內使共齎詣南詔。（內使，中使。）

秋，七月，黃巢自采石度江，圍天長、六合，（采石戍在宣州當塗縣西北，渡江卽和州界。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天寶七載改爲天長。六合，漢堂邑縣地，東晉置秦郡，北齊改秦州，後周改方州，隋爲六合縣，唐并屬揚州。宋白曰：六合縣，春秋時楚之棠邑，秦滅楚，以棠邑爲縣。九域志：天長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六合在真州西北七十里。）兵勢甚盛，淮南將畢師鐸言於高駢曰：朝廷倚公爲安危，今賊數十萬衆，乘勝長驅，（謂乘殺張璘之勝勢也。）若涉無人之境，不據險要之地以擊之，使踰長淮，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必爲中原大患。駢以諸道兵已散，張璘復死，自度力不能制，（度，徒洛翻。）畏怯不敢出兵，但命諸將嚴備自保而已，且上表告急，稱賊六十餘萬屯天長，去臣城無五十里。先是，盧攜謂駢有文武長才，（先，悉薦翻。）若悉委以兵柄，黃巢不足平。朝野雖有謂駢不足恃者，然猶庶幾望之。（幾，居希翻。）及駢表至，上下失望，人情大駭。詔書責駢散遣諸道兵，致賊乘無備度江。駢上表言：臣奏聞遣歸，亦非自專。今臣竭力保衛一方，必能濟辦，但恐賊迤邐過淮，（迤，移尒翻。邐，力紙翻。）宜急敕東道將士善爲禦備。（東道，謂關東諸道。）遂稱風痹，不復出戰。（痹，必至翻。考異曰：新駢傳：駢怨朝議有不附己者，欲賊縱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畢師鐸說駢云云，駢駭然曰：君言是也。卽令出軍。有愛將呂用之以左道媚駢，駢固

用其言。用之懼璘等立功，奪己權，從容謂駢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蕩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握兵保境而已。駢奏報朝廷，議駢以文以武，國之名將，今此黃巢必無憂於淮海也。尋淮南奏至，云今大寇忽至，入臣封疆，未肯遠去，伏狼顧必能晦沉大寨，但以山東兵士屯駐揚州，各思故鄉，臣遂放歸，去亦具聞奏，非臣自專。今奉詔書，責臣無備，不合放回武勇，又告城危，致勞徵兵，勢於往返。臣今以寡擊衆，然日武經寡賊交鋒，已嘗數陣，粗成勝捷，不落姦謀。固請一方，臣必能了，但慮寇設深計，支梧官軍，遂過淮彼岸，無數騎，即東道一將士以至藩臣累朝廷，速下明詔，上委中書門下速與商量。表至中書，咸有異議，士庶浮謗日興。云淮南奏，表報通遣，自固城池，放賊渡淮也。妖亂志曰：廣明元年七月，黃巢自采石北渡，直抵天長。時城內土客諸軍尚十餘萬，皆良將勁兵，議者有狂寇奔犯關防之患，悉願盡力死戰。用之慮其立功之後侵奪己權，謂勃海曰：黃巢起於羣盜，遂至橫行，所在雄藩，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然可知。今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損威名，則大事去矣。勃海深以爲然，竟不議出軍，巢遂至江北焉。初巢寇廣陵也，江東諸侯以勃海也數道勁卒，居將相重任，巢至海一通逃耳，固可掉折箠而擒之。及聞安然渡淮，由是方鎮莫不解體。按駢宿將，豈不知賊過淮之後不可復制，若恐朝議不附己者，則尤欲破賊立功，以間執讒慝之口，若縱賊過淮，乃適足以實讒者之言，非所以消謗也。借使駢實有意使賊震驚朝廷，從而誅之，則賊入汝洛之後，當晨夜追擊，以爭功名，豈得返坐守淮南，數年逗留不出兵乎？又舊傳呂用之云恐成功不賞，妖亂志云恐敗衂稍損威名。夫大功既成，則有不賞之懼；豈有未戰不知勝負，豫憂威望震主乎？駢爲都統，控扼江淮，而擁兵縱賊，使安然北度，其於威名獨無損乎？雖用之淺謀無所不至，駢自無參酌，一至此邪？蓋駢好驕矜大言，自恃累有戰功，謂巢鳥合疲弊之衆，可以節鉞誘致淮南，坐而取之，不意巢初無降心，反爲所欺，張璘驍將，一戰敗死，巢奪濟采石，諸軍北去，見兵不多，狼狽慚懼，恐自保不暇，故斂兵退縮，任賊過淮，非故欲縱之，實不能制也。盧攜闇於知人，致中原覆沒；駢先銳後怯，致京邑丘墟；呂用之妖妄姦回，致廣陵塗炭；皆人所深疾，故衆惡歸焉，未必實然也。又唐末見聞錄：廣明二年十二月五日，黃巢傾陷京國，轉牒諸軍，據牒云屯軍淮甸，牧馬潁陂，則似在淮南時，非入長安後。又續寶運錄云：王仙芝既叛，自稱天補均平大將軍，兼海內諸豪帥都統，傳檄諸道，其文與此略同，末云：願垂聽知，謹告。乾符二年正月三日。此蓋當時不逞之士僞作此文，託於仙芝及巢，以譏斥時病，未必二人實有此檄牒也。）詔河南諸道發兵屯溵水。泰寧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以備黃巢。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晸爲天平節度使兼東面副都統。

劉漢宏請降，戊辰，以爲宿州刺史。（考異曰：實錄：漢宏寇擾荆襄，王鐸遣前濠州刺史崔鍇招之，至是始歸降。辛未，漢宏奏請於濠州歸降，優詔褒之。按鐸奔襄陽，漢宏始掠江陵，叛去，鐸尋分司，蓋未分司時遣鍇招之。又戊辰漢宏除宿州，云至是始降，是已降也。辛未又云請於濠州歸降者，朝廷聞其降，戊辰已除官，而辛未漢宏表方至也。）

李克用自雄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李可舉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藥兒嶺在雄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李盡忠、程懷信皆死。（盡忠、懷信與克用同起兵於蔚朔者也。）又敗之於雄武軍之境，殺萬人。（敗，補邁翻。）李琢、赫連鐸進攻蔚州，李國昌戰敗，部衆皆潰，獨與克用及宗族北入達靼。（宋白曰：達靼者，本東北方之夷，蓋靺鞨之部也。貞元、元和之後，奚、契丹漸盛，多爲攻劫，部衆分散，或投屬契丹，或依于勃海，漸流徙于陰山。其俗語訛，因謂之達靼。唐咸通末，有首領每相溫、于越相溫部帳于漠南，隨草畜牧。李克用爲吐渾所困，嘗往依焉。達靼善待之。及授鴈門節度使，二相溫帥族帳以從克用。收復長安，逐黃巢於河南，皆從戰有功。由是俾牙于雲、代之間，恣其畜牧。）

詔以鐸爲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吐谷渾白義成爲蔚州刺史，（白義成，一作白義誠。）薩葛米海萬爲朔州刺史，加李可舉兼侍中。達靼本靺鞨之別部也，居于陰山。（歐陽脩曰：靺鞨本在奚、契丹東北，後爲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居陰山者自號達靼。洪景盧曰：蕃語以華言譯之，皆得其近似耳。天竺語轉而爲捐篤、身毒，禿髮語轉而爲吐蕃，達靼乃靺鞨也。契丹之讀如喫丹，惟新唐書有音；冒頓讀如墨突，惟晉書音義有之。）後數月，赫連鐸陰賂達靼，使取李國昌父子。李克用知之，時與其豪帥遊獵，置馬鞭、木葉或懸針，射之無不中，（帥，所類翻，下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豪帥心服。又置酒與飲，酒酣，克用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今聞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一旦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向共立大功，不亦快乎！人生幾何，誰能老死沙磧邪！達靼知無留意，乃止。（赫連鐸蓋說誘達靼豪帥，以李克用父子才勇，久留達靼，必將并有其部落，故使殺之。而克用與其豪帥言，欲與之南向勤王，達靼豪帥知其志大，決不肯久居陰山，圖并其部落，彼既無圖我之心，我何苦殺之？於是遂止。）

八月，甲午，以前西川節度使崔安潛爲太子賓客分司。（盧攜惡之也。）

九月，東都奏汝州所募軍李光庭等五百人自代州還過東都，燒安喜門，焚掠市肆，由長夏門去。（燒洛城東北門，由東南門去。）

黃巢衆號十五萬，曹全晸以其衆六千與之戰，頗有殺獲，以衆寡不敵，退屯泗上，（泗上，卽泗州。）以俟諸軍至，併力擊之。而高駢竟不之救，賊遂擊全晸，破之。

徐州遣兵三千赴溵水，過許昌。徐卒素名凶悖，（悖，蒲妹翻。）

又灩沒翻節度使薛能自謂前鎭彭城，乾符初能鎭徐州今復爲許有恩信於徐人，館之毬場。毬古玩翻及暮，徐卒大譟，能登子城樓問之，對以供備疏闕，慰勞久之，方定。勞力到翻許人大懼。時忠武亦遣大將周岌詣溵水，岌逆及翻行未遠，聞之，夜引兵還，比明入城，比必利翻襲擊徐卒，盡殺之，且怨能之厚徐卒也，遂逐之。能將奔襄陽，亂兵追殺之，并其家。岌自稱留後。汝、鄭把截制置使齊克讓恐爲岌所襲，引兵還兗州。齊克讓本泰寧節度使引兵還鎭諸道屯溵水者皆散。黃巢遂悉衆度淮，所過不虜掠，惟取丁壯以益兵。志在攻長安先是，徵振武節度使吳師泰爲左金吾大將軍，以諸葛爽代之。先悉薦翻師泰見朝廷多故，使軍民上表留己。冬十月，復以師泰爲振武節度使，以爽爲夏綏節度使。夏戶雅翻

黃巢陷申州，遂入潁、宋、徐、兗之境，所至吏民逃潰。

羣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鎭。鎭舉進士，二十三上不中第。上，時掌翻。中，竹仲翻。禮部者二十三而不中第可謂老於場屋矣詢辟之。賊至，城陷，鎭走，問人曰：「使君免乎？」曰：「賊執之矣。」鎭曰：「吾受知若此，去將何之！」遂還詣賊，竟與同死。士爲知己死皇甫鎭有焉科舉之設烏足以盡天下之士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

起上章困敦十一月，盡玄黓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上

廣明元年十一月，河中都虞候王重榮作亂，剽掠坊市俱空。重，直龍翻。剽，匹妙翻。宿州刺史劉漢宏怨朝廷賞薄，漢宏降，見上卷七月。賞盜而盜怨其賞，謂彼固有以窺朝廷也。甲寅，以漢宏爲浙東觀察使。爲漢宏爲錢鏐所滅張本。詔河東節度使鄭從讜以本道兵授諸葛爽及代州刺史朱玫，使南討黃巢。玫，莫杯翻。乙卯，以代北都統李琢爲河陽節度使。代北已定，李琢內徙，亦以備黃巢也。初，黃巢將度淮，豆盧瑑請以天平節鉞授巢，黃巢初求天平節，豆盧瑑欲以是中其欲。俟其到鎮討之。盧攜曰：盜賊無厭，厭，於鹽翻。雖與之節，不能止其剽掠，剽，匹妙翻。不若急發諸道兵扼泗州，汴州節度使爲都統，賊既前不能入關，必還掠淮浙，偷生海渚耳。從之。既而淮北相繼告急，攜稱疾不出。考異曰：驚聽錄曰：宰臣豆盧瑑奏：黃巢據淮南，九驛使至泗州，恐高駢固守城壘，不邀截大寇。黃巢必若過淮，落寇之計，又徵兵不及，須且誘之，請降節旌，授鄆州節度使，候其至止，討亦不難。宰臣盧攜言之不可，奏以黃巢爲國之患久矣，昨與江西節制，讓節而行，攻劫荊南，卻奪其節，但徵諸道驍勇把截泗州。因此不發內使，罷建節旄，乃發使臣諸道而去。尋汴州、徐州兩道告急，到京報黃巢過淮，盧攜託疾不出。按朝廷未嘗以江西節與巢，借使與之，安可復奪？此驚聽錄不足信也。京師大恐。庚申，東都奏黃巢入汝州境。辛酉，以王重榮權知河中留後，以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李都爲太子少傅。以王重榮作亂，不能制，故召李都，以河中授之。汝鄭把截制置都指揮使齊克讓奏：黃巢自稱天補大將軍，轉牒諸軍云：各宜守壘，勿犯吾鋒，吾將入東都，卽至京邑，自欲問罪，無預衆人。言自欲問罪於朝廷，於衆人無預也。上召宰相議之。豆盧瑑、崔沆請發關內諸鎮及兩神策軍守潼關。壬戌，日南至，上開延英，對宰相泣下。大盜將至，無以禦之，君相相對灑泣，果何益哉。觀軍容使田令孜奏請選左右神策軍弓弩手守潼關，臣自爲都指揮制置把截使。上曰：侍衛將士不習征戰，恐未足用。令孜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事見玄宗肅宗紀。今黃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謂陳敬瑄、楊師立、牛勗也。帥，所類翻。比於玄宗則有備矣。上不懌，僖宗雖曰童昏，此時此意，豈不知高枕京邑之爲樂，越在草莽之爲可憂也哉。禍至而後憂之，則無及矣。古之明主居安而思危，所以能常有其安也。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爲，于僞翻。是日，上幸左神策軍，親閱將士，令孜薦左軍馬軍將軍張承範、右軍步軍將軍王師會、左軍兵馬使趙珂。珂，丘何翻。上召見三人，見，賢遍翻。以承範爲兵馬先鋒使兼把截潼關制置使，師會爲制置關塞糧料使，珂爲句當寨柵使。句，古候翻。當，丁浪翻。令孜爲左右神策軍內外八鎮及諸道兵馬都指揮制置招討等使，飛龍使楊復恭爲副使。癸亥，齊克讓奏：黃巢已入東都境，臣收軍退保潼關，於關外置寨。將士屢經戰鬭，久乏資儲，州縣殘破，人煙殆絕，東西南北不見王人，凍餒交逼，兵械刓弊，刓，吾官翻，鈍也。各思鄉閭，恐一旦潰去，乞早遣資糧及援軍。上命選兩神策弩手得二千八百人，令張承範等將以赴之。將，卽亮翻。丁卯，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入城，勞問而已，

帥讀曰率。勞，力到翻。閭里晏然。允章，逌之曾孫也。劉逌見二百二十卷肅宗乾元元年。允章可謂忝厥祖矣。田令孜奏募坊市人數千以補兩軍。辛未，陝州奏東都已陷。壬申，以田令孜為汝洛晉絳同華都統，將左右軍東討。左右神策軍。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是日，賊陷虢州。九域志：虢州東北至陝州八十五里。以神策將羅元杲為河陽節度使。羅元杲亦田令孜之腹心。以周岌為忠武節度使。周岌既殺薛能，遂以忠武節授之。岌，逆及翻。初，薛能遣牙將上蔡秦宗權調發至蔡州，調，徒弔翻。自元和末廢彰義軍，以蔡州屬忠武軍，故得而調發之。聞許州亂，託云赴難，難，乃旦翻。選募蔡兵，遂逐刺史，據其城。及周岌為節度使，即以宗權為蔡州刺史。為秦宗權以蔡州稱兵僭號張本。乙亥，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將，即亮翻。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稟賜，稟，給也。稟賜，猶言給賜也。但華衣怒馬，怒馬者，鞭之以發其怒而疾馳也。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更，工衡翻。陳，讀曰陣。聞當出征，父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唐置病坊於京城，以養病人。會要：開元五年，宋璟等奏悲田病坊，從長安已來置使專知，乞罷之。至二十二年，京城乞兒有疾病，分置諸寺病坊。至德二年，兩京市各置普救病坊。病坊之置，其來久矣。往往不能操兵。操，七刀翻。是日，上御章信門樓臨遣之。考異曰：新傳曰：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遣豐優。按令孜雖為招討都統，賜節，賚物，其實不離禁闥。是日所遣者，承範等耳。新傳云餞令孜，誤也。承範進言：「聞黃巢擁數十萬之衆，鼓行而西，齊克讓以饑卒萬人依託關外，復遣臣以二千餘人屯於關上，又未聞為饋餉之計，以此拒賊，臣竊寒心。願陛下趣諸道精兵早為繼援。」趣，讀曰促。上曰：「卿輩第行，兵尋至矣！」丁丑，承範等至華州，會刺史裴虔餘徙宣歙觀察使，軍民皆逃入華山，城中索然，華，戶化翻。索，昔各翻。州庫唯塵埃鼠迹，賴倉中猶有米千餘斛，軍士裹三日糧而行。十二月庚辰朔，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菁中，草茂密處也。史炤曰：林菁。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為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士卒莫有鬭志。是日，黃巢前鋒軍抵關下，白旗滿野，不見其際。克讓與戰，賊小却，俄而巢至，舉軍大呼，聲振河華。呼，火故翻。華，戶化翻。華山臨河，言黃巢軍聲之盛，聲振河山也。克讓力戰，自午至酉始解，士卒飢甚，遂諠譟燒營而潰，克讓走入關。關左有谷，平日禁人往來，以榷征稅，榷，訖岳翻。謂之禁阬。賊至倉猝，官軍忘守之，忘，巫放翻。潰兵自谷而入，谷中灌木壽藤茂密如織，灌木，叢生之木。壽藤，即今之萬歲藤。一夕踐為坦塗。承範盡散其輜囊以給士卒，輜囊，謂輜重囊橐也。輜重，隨軍之物，橐囊亂也。裝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離，力智翻。甲卒未增一人，餽餉未聞影響。到關之日，巨寇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蹋開禁阬，蹋，與踏同。臣之失守，鼎鑊甘心；朝廷謀臣，愧顏何寄！或聞陛下已議西巡，謂議幸蜀。苟鑾輿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語，願與近密及宰臣熟議，近密，謂兩中尉、兩樞密。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幾，居依翻。使黃巢繼安祿山之亡，微臣勝哥舒翰之死！」辛巳，賊急攻潼關，承範悉力拒之，自寅及申，關上矢盡，投石以擊之。關外有天塹，賊驅民千餘人入其中，掘土填之，塹，七豔翻。掘，其月翻。填，亭年翻。須臾即平，引兵而度。夜，縱火焚關樓俱盡。承範分兵八百人，使王師會守禁阬，比至，比，必利翻。賊已入矣。壬午旦，賊夾攻潼關，關上兵皆潰，師會自殺，承範變服帥餘衆脫走，至野狐泉，遇奉天援兵二千繼至，承範曰：「汝來晚矣！」博野、鳳翔軍還至渭橋，博野軍，即穆宗長慶二年李寰帥以歸京師之兵也，見二百四十二卷。帥，讀曰率。見所募新軍衣裘溫鮮，新軍，即田令孜所募坊市人以補兩軍者也。怒曰：「此輩何功而然！我曹反凍餒！」遂掠之，更為賊鄉導，鄉，讀曰嚮。以趣長安。趣，七喻翻。賊之攻潼關

也朝廷以前京兆尹蕭廩為東道轉運糧料使廩稱疾請休官貶賀州司戶賀州漢蒼梧郡之臨賀縣吳置臨賀郡唐置賀州京師東南四千一百三十里黃巢入華州留其將喬鈐守之鈐其廉翻河中留後王重榮請降於賊降戶江翻癸未制以巢為天平節度使甲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王徽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裴澈為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盧攜為太子賓客分司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己乃歸罪於攜而貶之薦徽澈為相是夕攜飲藥死澈休之從子也裴休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六年百官退朝聞亂兵入城布路竄匿布路分路也朝直遙翻令孜帥神策兵五百奉帝自金光門出帥讀曰率下同長安城西面三門北來第一門曰開遠門第二門曰金光門第三門曰延平門惟福穆澤壽四王及妃嬪數人從行從才用翻下皆同百官皆莫知之上奔馳晝夜不息從官多不能及車駕既去軍士及坊市民競入府庫盜金帛晡時黃巢前鋒將柴存入長安金吾大將軍張直方帥文武數十人迎巢於霸上巢乘金裝肩輿其徒皆被髮約以紅繒衣錦繡執兵以從甲騎如流輜重塞塗被皮義翻衣於既翻騎奇寄翻重直用翻塞悉則翻千里絡繹不絕民夾道聚觀尚讓歷諭之曰黃王起兵本為百姓為于僞翻非如李氏不愛汝曹汝曹但安居無恐巢館于田令孜第其徒為盜久不勝富館古玩翻勝音升見貧者往往施與之施式豉翻居數日各出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巢不能禁尤憎官吏得者皆殺之上趣駱谷趣七喻翻鳳翔節度使鄭畋謁上於道次考異曰實運錄戊子帝至駱谷斜水驛乃下詔與牛勗楊師立陳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駱谷斜水驛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詔云七日九誤為七也實錄辛卯車駕次鳳翔鄭畋候謁於路舊畋傳云候駕於斜谷新紀辛卯次鳳翔丁酉至興元按甲申上離長安辛卯始次鳳翔太遲丁酉已至興元太速又路出駱谷則不過鳳翔及斜谷蓋車駕涉鳳翔之境而畋往見耳非鳳翔與斜谷也實錄誠以數萬衆西追車駕而不言追不及又不言為誰所拒而還諸書皆無之今不取請車駕留鳳翔上曰朕不欲密邇巨寇且幸興元徵兵以圖收復卿東扞賊鋒西撫諸蕃糾合鄰道勉建大勳畋曰道路梗澀奏報難通請得便宜從事許之戊子上至壻水九域志洋州興道縣有壻水鎮相傳云仙人唐公昉登仙室升天其壻不得偕升遂以名水誤矣詔牛勗楊師立陳敬瑄諭以京城不守且幸興元若賊勢猶盛將幸成都宜豫為備擬庚寅黃巢殺唐宗室在長安者無遺類辛卯巢始入宮壬辰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畫皁繒為袞衣擊戰鼓數百以代金石之樂登丹鳳樓下赦書國號大齊改元金統謂廣明之號去唐下體而著黃家日月以為己符瑞著陟略翻言唐字去丑口而著黃字為廣字合日月為明字也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妻曹氏為皇后考異曰實錄巢傳立妻曲氏為皇后今從新傳以尚讓為太尉兼中書令趙璋兼侍中崔璆楊希古並同平章事孟楷蓋洪為左右僕射知左右軍事蓋古盍翻黃巢自以其軍分左右耳費傳古為樞密使費父沸翻姓也以太常博士皮日休為翰林學士陸游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璨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黃巢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正有守非欺後世者璆邠之子也崔邠鄲之兄也憲宗朝為右補闕論裴延齡有直聲子璆恐當作孫時罷浙東觀察使在長安巢得而相之璆之罷在浙東也巢以信使往來又為之表奏朝廷諸葛爽以代北行營兵屯櫟陽黃巢將碭山朱溫屯東渭橋碭山在漢碭縣界後魏置安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名碭山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單州東南九十里碭徒郎翻朱溫始此巢使溫誘說之說式芮翻爽遂降於巢溫少孤貧與兄昱存隨母王氏依蕭縣劉崇家崇數笞辱之按五代史溫凶悍無賴崇惡其慵惰不作業數笞責之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宜善遇之數所角翻崇母獨憐之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也

汝曹善遇之。（朱溫第三。）巢以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爽赴鎮，羅元杲發兵拒之，士卒皆棄甲迎爽，元杲逃奔行在。　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宜且從容以俟兵集，（從，千容翻。從容，舒徐不迫之貌。言欲以緩圖之。）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甆傷其面。（鄭畋以將佐怠於勤王，忠憤之氣一時鬱勃，至於悶絕而僵仆於地，故甆傷其面。甆則叔翻，甆也。）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將佐序立宣示，代畋草表署名以謝巢。監軍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使者怪之，幕客孫儲曰：以相公風痹不能來，故悲耳。（痹，必至翻。）民間聞者無不泣。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刺，七亦翻。下同。間，古莧翻。）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復，扶又翻。）然後完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兵分鎮關中者尚數萬，（禁兵分鎮關中，即神策八鎮兵也。）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丁酉，車駕至興元，詔諸道各出全軍收復京師。（悉所統之軍皆行，謂之全軍。）　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名銜，題官位姓名也。）豆盧瑑、崔沆及左僕射于琮、右僕射劉鄴、太子少師裴諗、御史中丞趙濛、刑部侍郎李溥、京兆尹李湯扈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室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發盧攜尸，戮之於市。將作監鄭綦、庫部郎中鄭係義不臣賊，舉家自殺。（唐屢更喪亂，至于廣明，舉家殉國猶不乏人，恩義有之素也。）左金吾大將軍張直方雖臣於巢，多納亡命，匿公卿於複壁，巢殺之。　初，樞密使楊復恭薦處士河間張濬，拜太常博士，（處，昌呂翻。）遷度支員外郎。黃巢逼潼關，濬避亂商山。上幸興元，道中無供頓，漢陰令李康以騾負糗糧數百馱獻之，（漢陰，漢中安陽縣地，晉武帝改爲安康縣，唐至德二載更名漢陰縣，屬金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馱，徒何翻，以驢馬負物爲馱，唐遞馱每馱一百斤。）從行軍士始得食。上問康：卿爲縣令，何能如是？對曰：臣不及此，乃張濬員外教臣。上召濬詣行在，拜兵部郎中。（唐諸司郎中從五品上，員外郎從六品上。）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號，戶高翻。）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衞車駕。　黃巢遣使調發河中，（調，徒釣翻。）前後數百人，吏民不勝其苦。（勝，音升。）　王重榮謂衆曰：始吾屈節以紓軍府之患，（屈節，謂臣賊也。紓，商居翻，緩也。）今調財不已，又將徵兵，吾亡無日矣！不如發兵拒之。衆皆以爲然，乃悉驅巢使者殺之。巢遣其將朱溫自同州，弟黃鄴自華州，合兵擊河中，重榮與戰，大破之，獲糧仗四十餘船，遣使與王處存結盟，引兵營於渭北。（考異曰：舊王處存傳曰：時李都守河中，降賊，會王重榮斬僞使，遣使於處存，乃同盟誓於渭北。時巢賊僭號，天下藩鎮多受其僞命，惟鄭畋守鳳翔，鄭從讜守太原，處存、王重榮首倡義舉，俄而鄭畋破賊前鋒，王鐸自行在至，故諸鎮翕然改圖，以出勤王之師。按鐸中和二年始至，於時未也。王重榮傳曰：初，重榮爲河中步都虞候，巢賊據長安，蒲帥李都不能拒，僞臣於賊。賊僞授重榮節度副使。重榮以賊徵求無已，欲拒之，都曰：吾兵微力寡，絕之立見其患。既而以節鉞假公。翌日，都歸行在，重榮知留後事，乃斬賊使，求援鄰藩。北夢瑣言曰：重榮始爲牙將，黃巢犯闕，元戎李都奉僞，長重榮附者多，因薦爲副使。一日，忽謂都曰：令公助賊，陷於不忠，而又日加賦斂，衆口紛紜，倏忽變生，何以遏也？遂命斬其僞使，使都無以對，因以軍印授重榮而去。及都至行在，朝廷又以前京兆尹竇潏閒道至河中代都，重榮迎之。潏前爲京兆尹，有慘酷之名，時謂之梟鏡，及至，翌日，進軍校于庭，謂之曰：天子命重臣作鎮，將遏賊衝，安可輕議斥逐？今北門出乎，且爲惡者必一兩人而已，爾等可言之。潏不知軍校皆重榮之親黨也，衆皆不對。重榮乃屏佩劍歷堦而上，謂潏曰：爲惡者非我而誰？遂召騎之僕吏控馬及堦，諸依李都前例，乃云諫去，潏不敢仰視，躍馬復由北門而出。新傳取之。按十一月辛亥朔，重榮已作亂，掠坊市，辛酉，以重榮爲留後，都爲太子少傅，則都已去河中矣。及黃巢犯闕，都何嘗奉僞？亦未嘗聞以潏代都。今不取。）　陳敬瑄聞車駕出幸，遣步騎三千奉迎，表請幸成都。時從兵浸多，興元儲偫不豐。（偫，丈里翻。）

田令孜亦勸上，上從之。

中和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車駕發興元。加牛勗同平章事。陳敬瑄以扈從之人驕縱難制，（從，才用翻。）有內園小兒先至成都，（唐時給役於坊廐及內園者皆謂之小兒。）遊於行宮，笑曰：人言西川是蠻，今日觀之，亦不惡。敬瑄執而杖殺之。（考異曰：新傳曰，敬瑄殺五十人，尸諸衢。鍾里書傳曰：有內園小兒三箇連手行過行宮，數內一人笑云云，巡者亂打殺之。敬瑄咄曰：今日且欲捧殺汝三五十人。必不令錯。按三五十輩者，敬瑄之語也，非實殺五十人也，新傳誤。）由是衆皆肅然。敬瑄迎謁於鹿頭關。辛未，上至綿州，東川節度使楊師立謁見。（東川治梓州，北至綿州一百六十八里。見，賢遍翻。）壬申，以工部侍郎判度支蕭遘同平章事。　鄭畋約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涇原節度使程宗楚同討黃巢。巢遣其將王暉齎詔召畋，畋斬之，遣其子凝績詣行在，凝績追及上於漢州。（自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九十里。）丁丑，車駕至成都，（自漢州西南至成都八十五里。）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就西川府舍為行宮。）　上遣使趣高駢討黃巢，（趣，讀曰促。）道路相望，駢終不出兵。上至蜀，猶冀駢立功，詔駢巡內刺史及諸將有功者，自監察至常侍，聽以墨敕除訖奏聞。　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張濬先亦拜令孜，令孜嘗召宰相及朝貴飲酒，（朝，直遙翻。）濬恥於衆中拜令孜，乃先謁令孜謝酒。及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中外，（中外，謂與之相表裏。）既慮玷辱，何憚改更，（更，工衡翻。）今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慙懼無所容。　二月乙卯朔，以太子少師王鐸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丙申，加鄭畋同平章事。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東面都統，加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兼侍中，依前行營招討使，代北監軍陳景思（考異曰：實錄作景斯。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帥沙陀酋長李友金及薩葛、安慶、吐谷渾諸部入援京師。（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薩，桑葛翻。）至絳州，將濟河，絳州刺史瞿稹亦沙陀也，（瞿，權俱翻。稹，止忍翻。）謂景思曰：賊勢方盛，未可輕進，不若且還代北募兵。遂與景思俱還鴈門。　以樞密使楊復光為京西南面行營都監。　黃巢以朱溫為東南面行營都虞候，將兵攻鄧州，三月辛亥，陷之，執刺史趙戒，因戍鄧州以扼荊襄。（九域志：鄧州南至襄州一百八十里，襄州南至荊州四百五十七里。）壬子，加陳敬瑄同平章事。　甲寅，敬瑄奏遣左黃頭軍使李鋋將兵擊黃巢。（西川黃頭軍，崔安潛所置也，事始見上卷乾符六年。鋋，時延翻。）辛酉，以鄭畋為京城四面諸軍行營都統，賜畋詔：凡蕃漢將士赴難有功者，（難，乃旦翻。）並聽以墨敕除官。畋奏以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為副都統，前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為行軍司馬。黃巢遣其將尚讓、王播帥衆五萬寇鳳翔，（王播，新書作王璠。）畋使弘夫伏兵要害，自以兵數千，多張旗幟，疎陳於高岡，（陳，讀曰陣。）賊以畋書生，輕之，鼓行而前，無復行伍。（行，戶剛翻。）伏發，賊大敗於龍尾陂，（新書皆作龍尾坡，惟舊紀作陂。鳳翔府岐山縣，唐初治張堡，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之東北。）斬首二萬餘級，伏尸數十里。　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抉，於決翻。）大索城中能為詩者，（索，山客翻。）盡殺之；識字者給賤役，凡殺三千餘人。　瞿稹、李友金至代州，募兵，踰旬得三萬人，皆北方雜胡，屯於崞西，（代州崞縣之西。崞，音郭。）獷悍暴橫，（獷，古猛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橫，戶孟翻。）稹與友金不能制。友金乃說陳景思曰：（說，式芮翻。）今雖有衆數萬，苟無威信之將以統之，終無成功。吾兄司徒父子，勇略過人，為衆所服，驃騎誠奏天子赦其罪，召以為帥，（李國昌以平龐勛功檢校司徒。驃騎，唐制武散

階極品，唐自高、力士以來，宦官多至驃騎，故以稱景思。則代北之人，一麾響應，狂賊不足平也。景思以爲然，遣使詣行在言之。詔如所請，友金以五百騎齎詔詣達靼迎之。李克用入達靼見上卷廣明元年。李克用帥達靼諸部萬人赴之。考異曰：實錄：「景思齎詔入達靼，召李克用，軍屯蔚州，克用因大掠鴈門以北軍鎮。」薛居正五代史：「先是，景思與李友金發沙陀諸部五千騎南赴京師，友金即武皇之族父也。中和元年二月，友金軍至絳州，將度河，刺史瞿稹謂景思曰：『巢賊方盛，不如且還代北，徐圖利害。』四月，友金旋軍鴈門，瞿稹至代州，半月之間，募兵三萬，營於崞縣之西，其軍皆北邊五部之衆，不閑軍法，瞿稹、李友金不能制。友金謂景思云云，景思然之，促奏行在，天子乃以武皇爲鴈門節度使，仍令以本軍討賊。李友金發五百騎齎詔召武皇於達靼，武皇即帥達靼諸部萬人趣鴈門。」按景思請赦國昌父子而克用至者，蓋國昌已老，獨使克用來耳。是歲，克用但攻掠太原，又陷忻、代二州，明年十二月始自忻代留後除鴈門節度使，蓋此際止赦其罪，復爲大同防禦使，及陷忻、代，自稱留後，朝廷再召之，始除鴈門。薛史誤也。新表：中和二年，以河東忻、代二州隸鴈門節度，更大同節度爲鴈門節度，治代州。此其證也。羣臣追從車駕者，稍集成都，南北司朝者近二百人，朝，直遙翻；近，其靳翻。諸道及四夷貢獻不絕，蜀中府庫充實，與京師無異，賞賜不乏，士卒欣悅。黃巢得王徽，逼以官，徽陽瘖不從。月餘，逃奔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詣行在。間，古莧翻。詔以徽爲兵部尚書。前夏綏節度使諸葛爽復自河陽奉表自歸。去年，黃巢入關，諸葛爽降之。即以爲河陽節度使。宥州刺史拓跋思恭，開元十六年，以六胡州殘人置宥州，乾元元年，理經略軍，後移治長澤縣。長澤，漢朔方郡三封縣地。考異曰：歐陽脩五代史作拓拔思敬，蓋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錄皆作思恭。實錄：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跋，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俄遷升節度，又徙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恭爲定難節度使，卒，弟思諫代爲節度，思孝爲保大節度，以老薦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或賜國姓，故更姓李，脩合以爲一人，誤也。本党項羌也，新書：党項以姓別爲部落，而拓跋氏最彊。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鄜，音夫。夏，戶雅翻。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復，扶又翻。

夏四月，戊寅朔，加王鐸兼侍中。以拓跋思恭權知夏綏節度使。爲拓跋氏彊盛跨據西夏張本。黃巢以其將王玫爲邠寧節度使。邠州通塞鎮將朱玫起兵誅之，玫，莫杯翻。讓別將李重古爲節度使，自將兵討巢。是時唐弘夫屯渭北，王重榮屯沙苑，王處存屯渭橋，拓跋思恭屯武功，鄭畋屯盩厔。弘夫乘龍尾之捷，進薄長安。壬午，黃巢帥衆東走。程宗楚先自延秋門入，長安苑城有門，西出謂之延秋門。弘夫繼至，處存帥銳卒五千夜入城。帥，讀曰率；下同。坊市民喜，爭讙呼出迎官軍，讙，讀曰喧。或以瓦礫擊賊，礫，狼狄翻。或拾箭以供官軍。宗楚等恐諸將分其功，不報鳳翔、鄜夏。句斷。軍士釋兵入第舍，掠金帛妓妾。妓，渠綺翻。處存令軍士繫白繻爲號，繻，詢趨翻，繒頭也。以約髮，謂之頭繻。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賊露宿霸上，宿無室廬，曰露宿。詗知官軍不整，詗，翾正翻，又火迥翻。且諸軍不相繼，引兵還襲之，自諸門分入，大戰長安中。宗楚、弘夫死。考異曰：舊紀、傳、新傳皆云弘夫敗在二年六月。鷩聽錄、唐年補錄、新紀、實錄皆在此年四月。新紀日尤詳，今從之。軍士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死者什八九。處存收餘衆還營。丁亥，巢復入長安，怒民之助官軍，縱兵屠殺，流血成川，謂之洗城。於是諸軍皆退，賊勢愈熾。賊所署同州刺史王溥、華州刺史喬謙、商州刺史宋巖聞巢棄長安，皆率衆奔鄧州，朱溫斬溥、謙，釋巖，使還商州。庚寅，拓跋思恭、李孝昌與賊戰於土橋，不利。

詔以河中留後王重榮爲節度使。賊衆上黃巢尊號曰承天應運啓聖睿文宣武皇帝。有雙雉集廣陵府舍，占者以爲野鳥來集，城邑將空之兆。高駢惡之，惡，烏路翻。乃移檄四方，云將入討黃巢，悉發巡內兵八萬，舟二千艘，旌旗甲兵甚盛。五月，乙未，出屯東塘，

東塘在今揚州城東即今灣頭至宜陵一帶塘岸也艚蘇遭翻考異曰妖亂志曰自五月十二日出東塘至九月六日歸府九十餘日讀雜雜之變也按五月十二日至九月六日乃是一百六十三日非九十餘日今從舊傳諸將數請行期。數所角翻駢託風濤爲阻或云時日不利竟不發。李克用牒河東稱奉詔將兵五萬討黃巢令具頓遞緣道設酒食以供軍爲頓置郵驛爲遞鄭從讜閉城以備之克用屯於汾東從讜犒勞。犒口到翻勞力到翻給其資糧累日不發克用自至城下大呼。呼火故翻求與從讜相見從讜登城謝之癸亥復求發軍賞給。復扶又翻從讜以錢千緡米千斛遺之遺唯季翻甲子克用縱沙陀剽掠居民。剽匹妙翻城中大駭從讜求救於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契欺訖翻璋引突厥吐谷渾救之破沙陀兩寨克用追戰至晉陽城南璋引兵入城沙陀掠陽曲榆次而歸。黃巢之克長安也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去年十一月授周岌忠武節十二月而黃巢克長安岌嘗夜宴急召監軍楊復光。先是以楊復光爲忠武監軍屯鄧州拒賊黃巢旣陷長安遣朱溫屯鄧州復光遂至許州依周岌故召之夜宴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於內侍不可往。唐內侍省以內侍監爲之長內侍爲貳故左右以稱復光復光曰事已如此義不圖全即詣之酒酣岌言及本朝。朝直遙翻復光泣下良久曰丈夫所感者恩義耳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而臣賊乎。自高祖至僖宗十八世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爲于僞翻因瀝酒爲盟。史炤曰以酒滴瀝也是夕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者於驛時秦宗權據蔡州不從岌命復光將忠武兵三千詣蔡州說宗權同舉兵討巢。說式芮翻宗權遣其將王淑將兵三千從復光擊鄧州逗留不進復光斬之幷其軍分忠武八千人爲八都遣牙將鹿晏弘晉暉王建韓建張造李師泰龐從等八人將之。考異曰劉恕十國紀年上云八都而下止有王建等七人姓名諸書不可考故也王建始此王建舞陽人韓建長社人晏弘晉暉造師泰皆許州人也復光帥八都與朱溫戰敗之帥讀曰率敗補邁翻遂克鄧州逐北至藍橋而還。藍橋在藍田關南還從宣翻又如字昭義節度使高潯會王重榮攻華州克之。六月戊戌以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都統如故。李克用遇大雨引兵北還陷忻代二州因留居代州。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二十日沙陀軍却回收忻代州太祖紀年錄遇大雨六月二十三日班師雁門薛居正五代史唐紀年錄同按忻代先屬河東中和二年始割隸雁門今從見聞錄實錄鄭從讜遣教練使論安等軍百井以備之。邠寧節度副使朱玫屯興平。興平縣在長安西八十五里本始平周曰犬丘今之興平黃巢將王播圍興平玫退屯奉天及龍尾陂。西川黃頭軍使李鋋將萬人鞏咸將五千人。鞏姓也周卿士鞏簡公晉大夫鞏朔屯興平爲二寨與黃巢戰屢捷陳敬瑄遣神機營使高仁厚將二千人益之。神機營亦崔安潛置事見上卷乾符六年秋七月丁巳改元赦天下。改元中和庚申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韋昭度同平章事。論安自百井擅還鄭從讜不解鞾衫斬之滅其族。鞾與靴同考異曰唐末見聞錄六月二十日沙陀收却忻代州使司差教練使論安軍使王蟾高井回鶻叶蕃等軍於百井下寨守禦當月內論安等拔寨却迴到府按當月內即三十日也一日之中不容有爾許事以非也又曰至七月十四日相公排備大將等於坐上把起論安不脫靴於毬場內處置族滅其家又差都頭溫漢臣將兵依前於百井下寨當月契苾尚書領兵馬却歸振武今從之更遣都頭溫漢臣將兵屯百井契苾璋引兵還振武。初車駕至成都蜀軍賞錢人三緡田令孜爲行在都指揮處置使每四方貢金帛輒頒賜從駕諸軍無虛日不復及蜀軍。復扶又翻蜀軍頗有怨言丙寅令孜宴土客都頭。土軍蜀軍客軍從駕諸軍唐之中世以諸軍總帥爲都頭至其後也一部之軍謂之一都其部帥呼爲都頭以金杯行酒因賜之。諸都頭皆拜而受西川黃頭軍使郭琪獨不受起言曰諸將月受俸料豐贍有餘常思難報豈敢無厭。俸扶

用翻厭於鹽翻顧蜀軍與諸軍同宿衛而賞賚懸殊頗有觖望觖古穴翻怨望恐萬一致變顧軍容減諸將之賜以均蜀軍使士客如一則上下幸甚令孜默然有間曰間如字汝嘗有何功對曰琪生長山東長知兩翻征戍邊鄙嘗與党項十七戰契丹十餘戰契欺訖翻金創滿身創初良翻又嘗征吐谷渾傷脅腸出線縫復戰復扶又翻令孜乃自酌酒於別樽以賜琪琪知其毒不得已再拜飲之歸殺一婢吮其血以解毒吐黑汁數升吮如兗翻吐土故翻遂帥所部作亂帥讀曰率丁卯焚掠坊市令孜奉天子保東城閉門登樓命諸軍擊之琪引兵還營陳敬瑄命都押牙安金山將兵攻之琪夜突圍出奔廣都隋改廣都縣爲雙流縣唐龍朔二年復分雙流置廣都縣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四十五里從兵皆潰從才用翻獨廳吏一人從息於江岸琪謂廳吏曰陳公知吾無罪然軍府驚擾不可以莫之安也汝事吾能始終今有以報汝汝齎吾印劍詣陳公曰郭琪走度江我以劍擊之墜水尸隨湍流下矣得其印劍以獻陳公必據汝所言牓懸印劍於市以安衆汝當獲厚賞吾家亦保無恙吾自此適廣陵歸高公言欲奔揚州歸高駢也後數日汝可密以語吾家也語牛倨翻遂解印劍授之而逸廳吏以獻敬瑄果免琪家上日夕專與宦者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疏薄處昌呂翻外臣謂外廷之臣宰相以下百執事皆是也庚午左拾遺孟昭圖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治直吏翻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難乃旦翻去冬車駕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爲賊所屠謂豆盧瑑崔沆及于琮等也獨北司平善況今朝臣至者皆冒死崎嶇遠奉君親所宜自茲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

臣閉城登樓並不召王鐸已下及收朝臣入城翌日又不對宰相又不宣慰朝臣翌日明日也臣備位諫官至今未知聖躬安否況疏冗乎冗而隴翻散也儻羣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聖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臣躬被寵榮被皮義翻職在裨益雖遂事不諫而來者可追二語皆本之論語疏入令孜屏不奏屏必郢翻辛未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沈於蟇頤津蟇頤山在眉州眉山東七里山狀如蟇頤因名山臨江津今有孟拾遺祠蟇謨加翻聞者氣塞而莫敢言天子殺諫臣者必亡其國以閹官而專殺諫臣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此不特害于而國實亦凶于而身是以唐未亡而令孜之身先亡也塞悉則翻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權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屯東渭橋黃巢遣朱溫拒之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邠寧節度副使朱玫爲節度使八月己丑夜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至丁酉乃止武寧節度使支詳按新書方鎮表懿宗咸通十一年復徐州節鎮賜號感化軍自此迄于天祐未書復武寧舊額以下文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證之武寧號也當作感化遣牙將時溥陳璠將兵五千入關討黃巢璠孚袁翻二人皆詳所獎拔也溥至東都矯稱詳命召師還與璠合兵屠河陰掠鄭州而東及彭城詳迎勞犒賞甚厚璠音番勞力到翻溥遣所親說詳曰說式芮翻衆心見迫請公解印以相授詳不能制出居大彭館溥自知留務璠謂溥曰支僕射有惠於徐人不殺必成後悔溥不許送詳歸朝朝直遙翻璠伏甲於七里亭亭去彭城七里因名并其家屬殺之詔以溥爲武寧留後溥表璠爲宿州刺史璠到

官貪虐溥以都將張友代還殺之 楊復光奏升蔡州為奉國軍以秦宗權為防禦使壽州屠者王緒與妹夫劉行全聚眾五百盜據本州月餘復陷光州復扶又翻下同自稱將軍有眾萬餘人秦宗權表為光州刺史固始縣佐王潮世率以縣丞為縣佐唐制諸縣丞尉之下有司功佐司倉佐司戶佐司兵佐司法佐司士佐皆縣佐也歐陽振九國志王潮少為縣佐史或者傳寫遺史字歟及弟審邽審知皆以材氣知名緒以潮為軍正使典資糧閱士卒信用之王潮兄弟始此為潮殺緒張本

高潯與黃巢將李詳戰于石橋石橋即晉將王鎮惡破秦兵處潯敗奔河中詳乘勝復取華州是年五月高潯克華州巢以詳為華州刺史

以權知夏綏節度使拓跋思恭為節度使

宗正少卿嗣曹王龜年自南詔還驃信上表款附請悉遵詔旨龜年使南詔見上卷廣明元年八月上時掌翻

李孝昌拓跋思恭與尚讓朱溫戰于東渭橋不利引去史言諸鎮之勤王者皆以師老遷延引退

初高駢與鎮海節度使周寶俱出神策軍駢以兄事寶及駢先貴有功浸輕之既而封壤相鄰數爭細故遂有隙淮南與鎮海軍鄰壤一江為界耳數所角翻駢檄寶入援京師寶治舟師以俟之治直之翻怪其久不行訪諸幕客或曰高公幸朝廷多故有并吞江東之志聲云入援其實未必非圖我也宜為備寶未之信使人覘駢殊無北上意覘丑廉翻上時掌翻自淮南而北向勤王為北上會駢使人約寶面會瓜洲議軍事寶遂以言者為然辭疾不往且謂使者曰吾非李康高公復欲作家門功勳以欺朝廷邪高崇文斬李康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之元和元年駢怒復遣使責寶何敢輕侮大臣復扶又翻寶詬之曰彼此夾江為節度使汝為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寶自言與駢等夷非有貴賤之異也長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由是遂為深仇駢留東塘百餘日詔屢趣之趣讀曰促駢上表託以周寶及浙東觀察使劉漢宏將為後患辛亥復罷兵還府其實無赴難心但欲禳雉集之異耳難乃旦翻禳如羊翻厭除也

高駢召石鏡鎮將董昌至廣陵欲與之俱擊黃巢昌將錢鏐說昌曰說式芮翻觀高公無討賊心不若以扞禦鄉里為辭而去之昌從之駢聽昌還會杭州刺史路審中將之官行至嘉興嘉興漢由拳縣吳改名唐屬蘇州在州西南百四十里昌自石鏡引兵入杭州審中懼而還昌自稱杭州都押牙知州事遣將吏請於周寶寶不能制表為杭州刺史

臨海賊杜雄陷台州

辛酉立皇子震為建王

昭義十將成麟殺高潯成麟因高潯石橋敗退而殺之引兵還據潞州天井關戍將孟方立起兵攻麟殺之考異曰實錄澤潞牙將劉廣據潞州叛天井關戍將孟方立帥戍卒攻廣殺之自稱留後仍移軍額於邢州初高潯援京師廣帥師至陽平謀為亂不行還據潞州自稱留後用法嚴酷三軍畏之方立乘虛襲殺焉又曰貶昭義節度使高潯為端州刺史中和二年實錄又曰初孟方立殺高潯自立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曰中和二年為澤州天井關戍將時黃巢犯關輔州郡易帥有同傳弈先是沈詢高湜相繼為昭義節度怠於軍政及有歸秦劉廣之亂方立見潞帥交代之際乘其無備率兵徑入潞州自稱留後新紀八月昭義軍節度使高潯及黃巢戰于石橋敗績十將成麟殺潯入于潞州九月己巳昭義軍戍將孟方立殺成麟自稱留後方立傳惟以成麟為成鄰餘如新紀按乾符二年實錄十月昭義軍亂逐節度使高湜貶象州司戶柳玭傳云貶高要尉三年十一月詔魏博韓簡傳云劉廣逐帥擅據潞州也薛史孟方立傳亦云沈詢高湜怠於軍政致有歸秦劉廣之亂是廣亂在前也舊紀九月高潯牙將劉廣擅還潞州是月潯天井關戍將孟方立攻廣殺之自稱留後貶高潯端州刺史此蓋舊紀誤實錄因之薛史方立傳曰見潞帥交代之際帥兵入潞州不言何帥交代若不逐帥何能據州事無所因殊為疏略舊紀恐是誤以高湜事為高潯事實錄此云殺廣明年又云殺潯自相違新紀傳皆云成麟殺潯方立斬麟月日事實頗詳必有所出今從之方立洺州人也

忠武監軍楊復光屯武功

永嘉賊朱褒陷溫州宋白曰溫州永嘉郡漢會稽郡之東境後漢永和四年置永寧縣晉明帝立永嘉郡隋平陳廢郡唐武德六年置東嘉州貞觀元年廢州以縣屬括州上元二年分括州之永嘉安固二縣置溫州以溫嶠嶺為名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本軍屯興平時鳳翔倉庫虛竭犒賞稍薄糧饋不繼昌言知府中兵少因激怒其眾冬十月引軍還襲府城鄭畋登城與

士卒言。其衆皆下馬羅拜曰：相公誠無負我曹。畋曰：行軍苟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亦可以順守矣。（逐帥爲逆取，討賊以取旌節爲順守。守，手又翻。）乃以留務委之，卽日西赴行在。天平節度使南面招討使曹全晸與賊戰死，軍中立其兄子存實爲留後。十一月乙巳，孟楷、朱溫襲鄜、夏二軍於富平，二軍敗，奔歸本道。（二軍，李孝昌、拓跋思恭之軍也。）鄭畋至鳳州，（自鳳翔西至鳳州三百九十五里。）累表辭位，詔以畋爲太子少傅、分司，以李昌言爲鳳翔節度行營招討使。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澈爲鄂岳觀察使。加鎮海節度使周寶同平章事。遂昌賊盧約陷處州。（吳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武帝改曰遂昌。唐武德八年併入松陽，景雲二年復置遂昌縣，屬處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按溫、處二州本晉永嘉一郡之地，隋爲括州永嘉郡。唐武德置括州，又分置東嘉州，始分爲二州。東嘉州後爲溫州，括州改爲處州，避德宗名也。）十二月，江西將閔勗戍湖南，還，過潭州，逐觀察使李裕，自爲留後。（考異曰：實錄、新傳作閔頊，今從程匡柔唐補紀。）以感化留後時溥爲節度使。賜夏州號定難軍。（難，乃旦翻。）初，高駢鎮荊南，（乾符五年，駢鎮荊南。）補武陵蠻雷滿爲牙將，領蠻軍，從駢至淮南，逃歸，聚衆千人，襲朗州，殺刺史崔翥，（翥，章恕翻。）詔以滿爲朗州留後。歲中，率三四引兵寇荊南，入其郛，焚掠而去，大爲荊人之患。陬溪人周岳嘗與滿獵，爭肉而鬭，欲殺滿，不果。（陬溪當在武陵界。陬，側鳩翻。）聞滿據朗州，亦聚衆襲衡州，逐刺史徐顥，詔以岳爲衡州刺史。石門蠻向瓌亦集夷獠數千，攻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吳分零陽縣置天門郡，隋廢爲石門縣，唐屬澧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二里。）王鐸以高駢爲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爲首相，發憤請行，懇款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懇，款懇，誠也。相，息亮翻。）

二年春正月辛亥，以王鐸兼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都統。（考異曰：舊紀：中和元年七月，鐸爲都統；十二月，帥師三萬至京畿，屯於盩厔。舊鐸傳亦在元年。唐年補錄：元年十一月乙巳，制以鐸爲都統；十二月乙亥，鐸屯盩厔。續寶運錄：元年八月，鐸拜天下都統。唐補紀：中和元年四月，高駢帥師駐泊東塘，自五月出府，九月却歸。朝廷以鐸統諸道兵馬收復長安，鐸爲都統。諸書年月不同如此。新紀：二年正月辛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都統，高駢罷都統。據實錄四月答高駢詔，罷都都統當在此年。今從實錄、新紀。舊駢傳云：僖宗知駢無赴難意，乃以鐸爲京城四面諸道行營兵馬都統，章昭度領江淮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落利權，攘袂大詬，累上章自訴，語詞不遜。按駢罷都統，依前爲諸道鹽鐵轉運使，五月方罷。北夢瑣言曰：王鐸初鎮荊南，黃巢入寇，望風而遁。他日將兵漸逼黃巢，令人傳語云：相公儒生，且非我敵，無汚我鋒刃，自取敗亡也。後爲都都行朝拜諸道都統，所以高駢上表目之爲敗軍之將也。按鐸自荊南喪師貶官，未嘗將兵，潼關皮光業見聞錄爲都統在此年。又舊紀、鐸傳、新傳，鐸正爲都都統，新紀作都都統。實錄初除及罷爲都統，中間多云都都統。又西門思恭爲都都監。按此時諸將爲都統者甚多，疑鐸爲都都統是也。）權知義成節度使，俟罷兵復還政府。高駢但領鹽鐵轉運使，罷其都統及諸使。聽王鐸自辟將佐，以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副都統。辛未，以周岌、王重榮爲都都統左右司馬，諸葛爽及宣武節度使康實爲左右先鋒使，時溥爲催遣綱運租賦防遏使。（綱運自江淮來者皆由徐州過，故以溥任此職。）以右神策觀軍容使西門思恭爲諸道行營都都監。又以王處存、李孝昌、拓跋思恭爲京城東北西面都統，以楊復光爲南面行營都監使。又以中書舍人鄭昌圖爲義成節度行軍司馬，給事中鄭畯爲判官，直弘文館王摶爲推官，（畯，祖峻翻。摶，徒官翻。）司勳員外郎裴贄爲掌書記。昌圖，從讜之從祖兄弟；畯，畋之弟；摶，璵之曾孫；（王璵以祠禱歷事玄、肅，見前紀二百一十五卷。）贄，坦之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又以陝虢觀察使王重盈爲東面都供軍使。重盈，重榮之兄也。（陝，失冉翻。重，直龍翻。）黃巢以朱溫爲同州刺史，令溫自取之。二月，同州刺史米誠奔河中，溫遂據之。（爲朱溫以同州歸國張本。）己卯，以太子少傅分司鄭畋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召詣行在，軍務一以咨之。以王鐸判戶部事。朱溫寇河中，王重榮擊敗之。（敗，補邁翻。）

以李昌言爲京城西面都統，朱玫爲河南都統，(朱玫時鎭邠寧，安得出關東統河南諸鎭，此河南蓋自龍門河東至蒲津一帶大河南岸也。)涇原節度使胡公素薨，軍中請命於都統王鐸，承制以大將張鈞爲留後。

李克用寇蔚州。(蔚，紆勿翻。)三月，振武節度使契苾璋奏與天德、大同共討克用。詔鄭從讜與相知應接。

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鎭詗事，(詗，翾正翻，又火迥翻。)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鎭，(時蓋置鎭於資州資陽縣。後魏分資中置資陽縣，以其地在資水之陽也。九域志：資陽在資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獨無所求，鎭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羣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首，式又翻。下同。送使，送之節度使府也。使，疏吏翻。)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釘，丁定翻。二七，十四日也。潑，普活翻。掣，尺列翻。)備極慘酷，見者寃之。又有邛州牙官阡能，(邛，渠容翻。考異曰：張彰錦里耆舊傳作千能，何延慶錦里耆舊傳作阡能，續寶運錄作玕能，實錄新傳作阡能。按北夢瑣言：安仁土豪阡能，往云姓纂無此姓，蓋西南夷之種，今從之。)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爲盜，楊遷復誘之，(復，扶又翻。)能方出首，聞弘讓之寃，大罵楊遷，發憤爲盜，驅掠良民，不從者舉家殺之。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級。(職級，謂牙前將吏自押牙孔目官而下分職各有等級。)橫行邛、雅二州間，攻陷城邑，所過塗地。先是，蜀中少盜賊，(先，悉薦翻。少，詩沼翻。)自是紛紛競起，州縣不能制。敬瑄遣牙將楊行遷將三千人，胡洪略、莫匡時各將二千人，以討之。

以右神策將軍齊克儉爲左右神策內外八鎭兼博野、奉天節度使。

賜鄜坊軍號保大。(鄜，音夫。)

夏四月甲午，加陳敬瑄兼侍中。

赫連鐸、李可舉與李克用戰，不利。

初，高駢好神仙，(好，呼到翻。)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厚待之，補以軍職。(妖，於遙翻。)用之，鄱陽茶商之子也。(鄱陽，漢古縣，唐帶饒州，古縣在今縣東界。)久客廣陵，熟其人情。爐鼎之暇，(爐鼎，所以鍊金石化丹砂爲金銀之類。)頗言公私利病，故駢愈奇之，稍加信任。駢舊將梁纘、陳珙、馮綬、董瑾、俞公楚、姚歸禮素爲駢所厚，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之。駢遂奪纘兵，族珙家，綬、瑾、公楚、歸禮咸見疎。用之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共蠱惑駢。守一本滄景村民，(去，羌呂翻。張守一蓋居滄景二州間。)以術干駢，無所遇，窮困甚。用之謂曰：「但與吾同心，勿憂不富貴。」遂薦於駢，駢寵待埒於用之。(埒，龍輟翻，等也。)殷始自鄱陽來，用之先言於駢曰：「玉皇以公職事繁重，輟左右尊神一人佐公爲理，公善遇之。欲其久留，亦可縻以人間重職。」明日，殷謁見，詭辯風生，駢以爲神，補鹽鐵劇職。駢嚴潔，甥姪輩未嘗得接坐，殷病風疽，(史炤曰：疽，千余切，又子與切，瘡病。一本從疒從旦，音多但翻，又音旦。釋云：瘡也。)搔捫不替手，膿血滿爪，駢獨與之同席促膝，傳杯器而食。左右以爲言，駢曰：「神仙以此試人耳。」駢有畜犬，(搔，爬也。捫，摸也。替，廢也。畜，吁玉翻。)聞其腥穢，多來近之，(近，其靳翻。)駢怪之。殷笑曰：「殷嘗於玉皇前見之，(道家謂天帝爲玉皇大帝。)別來數百年，猶相識。」駢與鄭畋有隙，用之謂駢曰：「宰相有遺劍客來刺公者，(刺，七亦翻。)今夕至矣。」駢大懼，問計安出。用之曰：「張先生嘗學斯術，可以禦之。」駢請於守一，守一許諾。乃使駢衣婦人之服，(衣，於既翻。)潛於他室，而守一代居駢寢榻中。夜擲銅器於階，令鏗然有聲，又密以囊盛彘血，(鏗，丘耕翻。盛，時征翻。彘，豕也。)灑於庭宇，如格鬭之狀。及旦，笑謂駢曰：「幾落奴手！」(幾，居希翻。)駢泣謝曰：「先生於駢，乃更生之惠也。」厚酬以金寶。有蕭勝者，賂用之，求鹽城監。(鹽城，漢鹽瀆縣地，久無城邑，唐武德七年置鹽城縣，有鹽亭一百二十三，有監，屬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南二百四十里。)駢有難色。用之曰：「用之非爲

勝也（爲，于僞翻）近得上仙書云，有官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往取之，以勝上仙左右之人，欲使取劍耳。駢乃許之。勝至監數月，函一銅匕首以獻，用之見，稽首曰（稽，音啓）此北帝所佩，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能犯。駢乃飾以珠玉，常置坐隅（坐，徂臥翻）。用之自謂磻溪真君，謂守一乃赤松子，殷乃葛將軍，勝乃秦穆公之壻也（各以其姓傅會以爲仙稱。稱，蒲官翻）。用之又刻青石爲奇字，云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令左右置道院香按，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自言與守一、殷等本皆神仙，以謫降在人間，限期既滿，當復升天，列於仙官。又道家之說，有太清、玉清、上清，是爲三清之境。幢，傳江翻）。是後駢於道院庭中刻木鶴，時著羽服跨之（著，陟略翻），日夕齋醮，鍊金燒丹，費以巨萬計。用之微時，依止江陽后土廟（貞觀十八年，分江都置江陽縣，與江都俱在揚州郭下。后土廟，今揚州城東南隅蕃釐觀是也。然揚州古城在蜀岡之上，北連雷塘。今城，周世宗所徙，則此時后土廟在揚州城外也。宋白曰：宋武帝分江都縣置廣陵縣，隋初改爲江陽縣，以處江之正北，故曰江陽），舉動祈禱，及得志，白駢崇大其廟，極江南工材之選，每軍旅大事，以少牢禱之（少，詩照翻）。用之又言神仙好樓居（用漢方士語。好，呼到翻），說駢作迎仙樓（說，式芮翻），費十五萬緡。又作延和閣，高八丈（高，居傲翻）。用之每對駢呵叱風雨，仰揖空際，云有神仙過雲表，駢輒隨而拜之。然常厚賂駢左右，使伺駢動靜，共爲欺罔，駢不之寤（伺，相吏翻）。左右小有異議者，輒爲用之陷死不旋踵，但潛撫膺鳴指（鳴指，卽彈指也），口不敢言。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大小之事，皆決於用之，退賢進不肖，淫刑濫賞，駢之政事於是大壞矣。用之知上下怨憤，恐有竊發，請置巡察使，駢卽以用之領之，募險獪者百餘人，縱橫閭巷間（獪，古外翻。縱，子容翻），謂之察子，民間呵妻詈子，靡不知之。用之欲奪人貨財，掠人婦女，輒誣以叛逆，搒掠取服（搒，音彭。掠，音亮），殺其人而取之，所破滅者數百家，道路以目。將吏士民雖家居，皆重足屏氣（重，直龍翻。屏，必郢翻）。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選募諸軍驍勇之士二萬人，號左右莫邪都（邪，讀曰耶）。駢卽以張守一及用之爲左右莫邪軍使，署置將吏如帥府（帥，所類翻），器械精利，衣裝華潔，每出入導從近千人（從，才用翻。近，其靳翻）。用之侍妾百餘人，自奉奢靡，用度不足，輒留三司綱輸其家（三司綱，諸戶部、度支、鹽鐵所發綱運輸朝廷者）。用之猶慮人泄其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者不能絕俗累（累，良瑞翻），故不肯降臨耳。駢乃悉去賓客（去，羌呂翻），謝絕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者，皆先令沐浴齋祓（祓，敷勿翻，又方廢翻。祓，除穢惡也），然後見，拜起纔畢，已復引出。由是用之得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不復知有駢矣（爲畢師鐸討用之殺駢張本。復，扶又翻）。

王鐸將兩川、興元之軍屯靈感寺，涇原屯京西，易定、河中屯渭北，邠寧、鳳翔屯興平，保大、定難屯渭橋（難，乃旦翻），忠武屯武功，官軍四集。黃巢勢已蹙，號令所行，不出同、華（黃巢將朱溫時據同州，李詳據華州，故號令之行止此二州。華，戶化翻）。民避亂，皆入深山，築柵自保，農事俱廢。長安城中斗米直三十緡。賊買人於官軍以爲糧，官軍或執山寨之民鬻之，人直數百緡，以肥瘠論價。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一（起玄黓攝提格五月盡闕逢執徐五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中之下

中和二年五月，以湖南觀察使閔勗權充鎮南節度使。（咸通六年置鎮南軍於洪州，閔勗時據潭州，而以洪州節授之，欲使之與鍾傳相斃也。）勗屢求於湖南建節，朝廷恐諸道觀察使效之，不許。先是王仙芝寇掠江西，（先，悉薦翻。）高安人鍾傳聚蠻獠依山為堡，（高安，本漢豫章建城縣，唐武德五年改名高安，屬洪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二十里。）眾至萬人。仙芝陷撫州而不能守，傳入據之。詔即以為刺史。至是又逐江西觀察使高茂卿，據洪州。（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撫州，臨川郡，漢南昌縣地，吳置臨川郡，隋平陳，罷郡為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為名。）朝廷以勗本江西牙將，（事見上卷上年。）故復置鎮南軍，使勗領之，（鎮南軍中廢，今復置。）若傳不受代，令勗因而討之。勗知朝廷意，欲鬭兩盜，使相斃，辭不行。

加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侍中，罷其鹽鐵轉運使。駢既失兵柄，又解利權，攘袂大詬，（是年春，罷都統，已失兵柄，今解鹽鐵轉運，又失利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遣其幕僚顧雲草表自訴，言辭不遜，其略曰：是陛下不用微臣，固非微臣有負陛下。又曰：姦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又曰：王鐸僨軍之將，（謂乾符六年江陵之敗也。僨，方問翻。）崔安潛在蜀貪黷，（黷，徒谷翻。安潛擊賊屢捷，無以指擿，故言其在蜀貪黷。懿宗咸通六年，安潛鎮蜀。）豈二儒士能戢彊兵。又曰：今之所用，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又曰：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刮席，漢淮南王事，見漢紀。）臣但恐寇生東土，劉氏復興，（言山東寇盜縱橫，將有如劉季者復興於其間。）即軹道之災，豈獨往日。（又以秦子嬰之事指斥乘輿。）又曰：今賢才在野，憸人滿朝，（憸，思廉翻。朝，直遙翻。）致陛下為亡國之君，此子等計將安出。（顧雲蓋序次高駢大詬之言以為表。）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其略曰：綰利則牢盆在手，（謂專江淮鹽利也。牢盆二語見漢武帝紀。）主兵則都統當權，直至京北、京西神策諸鎮，悉在指揮之下，可知董制之權，而又貴作司徒，榮為太尉，（按新書高駢傳，駢帥西川，已進檢校司徒，兩京陷後，天子猶冀駢立功，進檢校太尉。）以為不用，如何為用乎。又曰：朕緣久付卿兵柄，不能翦蕩元凶，自天長漏網過淮，（事見二百五十二卷廣明元年。）不出一兵襲逐，奄殘京國，首尾三年，廣陵之師未離封部，（離，力智翻。）忠臣積望，勇士興譏，所以擢用元臣，誅夷巨寇。又曰：從來倚仗之意，一旦控告無門，凝睇東南，（睇，大計翻，目小視也。南楚曰睇。）惟增悽惻。又曰：謝玄破苻堅於淝水，（見晉孝武帝紀。）裴度平元濟於淮西，（見憲宗紀。）未必儒臣不如武將。又曰：宗廟焚燒，園陵開毀，龜玉毀櫝，誰之過歟。（用論語孔子之言。寶龜、寶玉皆櫝藏之，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也。）又曰：姦臣未悟之言，何人肯認？陛下猶迷之語，朕不敢當。又曰：卿尚不能縛黃巢於天長，安能坐擒諸將。又曰：卿云劉氏復興，不知誰為魁首？比朕於劉玄、子嬰，何太誣罔。又曰：況天步未傾，皇綱尚整，三靈不昧，百度俱存，君臣之禮儀，上下之名分，所宜遵守，未可墮陵。（分，扶問翻。墮，讀曰隳。）朕雖沖人，安得輕侮。（惡聲至必反之，駁詰是非，明己之直，此委巷小人相詬者之為耳。古者文告之辭，漢、魏以下數責其罪，何至如此。通鑑書之，以為後世戒。）駢臣節既虧，自是貢賦遂絕。

以天平留後曹存實為節度使。（元年，曹全晸與賊戰死，遂順軍中之請，命其兄子為帥。）

黃巢攻興平，興平諸軍退屯奉天。（時鳳翔、邠寧軍屯興平。）

加河陽節

度使諸葛爽同平章事。六月，以涇原留後張鈞爲節度使。是年二月，王鐸承制以張鈞爲涇原留後，事見上卷。荆南節度使段彥謨與監軍朱敬玫相惡，敬玫別選壯士三千人，號忠勇軍，自將之。玫，莫杯翻。將，即亮翻。彥謨謀殺敬玫。己亥，敬玫先帥衆攻彥謨，殺之。段彥謨據荆南事始二百五十三卷廣明元年。帥，讀曰率。以少尹李燧爲留後。蜀人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各聚衆數千人以應阡能。句，古侯翻。今蜀人讀去聲。阡能反見上卷是年三月。考異曰：張彰耆舊傳曰：二年六月，補楊行遷爲匯前四面都指揮使，千能亦散於諸處下寨，官軍頻不利。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又曰：九月，千能、渾擎、胡僧與官軍大戰於乾谿，官軍不利。十二月，羅夫子反，衆二三千。句延慶耆舊傳曰：二年五月，羅渾擎反。六月，句胡僧反，有四千餘人，官軍與阡能戰於乾谿漢，官軍大敗。是月，羅夫子反，聚衆三千人。實錄：六月，句胡僧反，有衆二千餘，官軍與能戰乾漢，大敗。按張傳上云十月胡僧反，下云九月胡僧與官軍戰，自相違，又阡能敗差一年。今從實錄，並附之六月。楊行遷等與之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谿，據下文，則此時諸盜與雙流官軍對壘，乾谿當在雙流界。乾，音干。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治，直之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秋，七月，己巳，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從高駢之請也。傳既去撫州，南城人危全諷復據之。南城，漢古縣，唐屬撫州。九域志：在撫州西二百二十里。又遣其弟仔倡據信州。仔，津之翻，史炤祖似切。倡，齒羊翻，又音唱。尚讓攻宜君寨，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置宜君縣於宜君川，後置宜君郡。隋廢郡爲宜君縣。唐併宜君縣入京兆華原縣。是時勤王之師蓋於宜君故縣立寨也。會大雪盈尺，賊凍死者什二三。蜀人韓求聚衆數千人應阡能。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三年六月，韓求反，其卬州界內賊首千能乘進漸侵入蜀州界。今從句延慶傳及實錄。鎮海節度使周寶奏高駢承制以賊帥孫端爲宣歙觀察使。帥，所類翻。歙，書涉翻。詔寶與宣歙觀察使裴虔餘發兵拒之。南詔上書請早降公主，嗣曹王龜年之使南詔也，上以宗室女爲安化長公主許婚。詔報以

方議禮儀。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元年九月二十日，雲南驃信差布燮楊奇肱等齎國信來通和迎公主。太師借副使儀注，郊迎布燮。始相見揖副使，云請不拜。太師聞極怒，朝廷告以候更議車服制數，定續有旨命，竟亡還。今從雲南事狀及實錄。以保大留後東方逵爲節度使，充京城東面行營招討使。按李孝昌以鄜師勤王，去年爲黃巢所敗，奔歸本道，東方逵蓋代李孝昌者也。閏月，加魏博節度使韓簡兼侍中。八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鄭紹業同平章事，兼荆南節度使。浙東觀察使劉漢宏遣弟漢宥及馬步都虞候辛約將兵二萬營于西陵，謀兼幷浙西。杭州刺史董昌遣都知兵馬使錢鏐拒之。壬子，鏐乘霧夜濟江，襲其營，大破之，所殺殆盡。漢宥、辛約皆走。自此杭、越交兵，而劉漢宏爲錢鏐禽矣。鏐，力求翻。魏博節度使韓簡亦有兼幷之志，自將兵三萬攻河陽，敗諸葛爽於脩武，敗，補邁翻。爽棄城走。簡留兵戍之，因掠邢、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國昌自達靼帥其族遷于代州。李克用既據代州，故其父帥其族自達靼還。帥，讀曰率。黃巢所署同州防禦使朱溫屢請益兵以扞河中，知右軍事孟楷抑之，不報。溫見巢兵勢日蹙，知其將亡，親將胡真、謝瞳勸溫歸國。九月，丙戌，溫殺其監軍嚴實，舉州降王重榮。溫以舅事重榮，溫母王氏，以與重榮同姓，故以舅事重榮。監，古銜翻。降，戶江翻。重，直龍翻。王鐸承制以溫爲同華節度使，使瞳奉表詣行在。朱溫因王重榮以歸唐，而重榮之後終死於朱溫之手，唐祚亦終於溫矣。華，戶化翻。下同。瞳，福州人也。李詳以重榮待溫厚，亦欲歸之，爲監軍所告，黃巢殺之。詳據華州，見上卷上年。以其弟思鄴爲華州刺史。桂州軍亂，逐節度使張從訓，以前容管經略使崔焯爲嶺南西道節度使。焯，職略翻。平盧大將王敬武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初，朝廷以龐勛降將湯羣爲嵐州刺史，宋白曰：嵐州，漢汾陽縣地。漢末其地無郡邑，曹公遂立新興郡。於此後魏末於此置嵐州，因界內岢嵐山爲名。降，戶江翻。將，即亮翻。嵐，盧含翻。羣潛通沙陀，朝廷疑之，徙

羣懷州刺史。鄭從讜遣使齎告身授之。冬十月庚子朔，羣殺使者，據城叛附于沙陀。壬寅，從讜遣馬步都虞候張彥球將兵討之。賊帥韓秀昇、屈行從起兵斷峽江路。屈，居勿翻。斷，音短。斷峽江之路，則荊蜀之信使不通，王命將不得行於東南。癸丑，陳敬瑄遣押牙莊夢蝶將二千人討之。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三年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陳太師差押牙莊二夢將兵二千人，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句延慶耆舊傳於中和二年七月韓求反下又云：峽路韓秀昇、屈行從反，川主選點兵士三千人，差押牙莊夢蝶押領，十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蓋因十月討之而言耳。實錄取句傳而誤於七月下云：韓秀昇、屈行從爲亂，敬瑄遣大將莊夢蝶以兵三千討之。新傳曰：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今從句傳。又遣押牙胡弘略將千人繼之。韓簡復引兵擊鄆州，復，扶又翻。節度使曹存實逆戰敗死。天平都將下邑朱瑄收餘衆嬰城拒守。下邑，漢古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二十里。將，即亮翻。簡攻之不下。詔以瑄權知天平留後。考異曰：實錄：曹存實遇其叔父全晸爲天平節度使，未周歲而遇害。舊傳：瑄爲青州王敬武牙卒。中和初，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王敬武遣牙將曹全晸率兵三千赴難關西，瑄已爲軍候。會青州警急，敬武召全晸還，路由鄆州。時鄆將薛崇爲草賊王仙芝所殺，崔君裕權知州事。全晸知其兵寡，襲殺君裕，據有鄆州，自稱留後。以瑄有功，署爲濮州刺史，留將牙軍。光啓初，魏博韓簡欲兼并曹、鄆，以兵濟河收鄆。全晸出兵逆戰，爲魏軍所敗，全晸死之。瑄收合殘卒，保州城。韓簡攻圍半年，不能拔。會魏軍亂，退去。朝廷嘉之，授以節鉞。新傳與之同。薛居正五代史瑄傳：中和二年，張濬徵兵於青州，敬武遣將曹全晸率軍赴之，以瑄隸焉。賊敗出關，全晸以本軍還鎮。會鄆帥薛崇卒，部將崔君預據城叛，全晸攻之，殺君預，因爲留後。瑄以功授濮州刺史、鄆州馬步軍都將。光啓初，魏博韓允中攻鄆，全晸爲其所害，瑄據城自固，三軍推爲留後。允中敗，朝廷以瑄爲天平節度使。按王仙芝死已久，曹全晸久爲節度，去歲死，王敬武今歲始得青州。新舊傳、薛史皆誤，今從實錄。又新傳瑄作宣。歐陽脩五代史記注云：今流俗以宣弟瑾於名加玉，若非也。今從舊傳、薛史、實錄。以朱温爲右金吾大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李克用雖累表請降，而據忻、代州，數侵掠并、汾，爭樓煩監。數，所角翻。樓煩監，本屬隴右節度，以嵐州刺史兼領之。至德後，屬內飛龍使。貞元十五年，始別置監牧使。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世爲昏姻，按新書王處存傳：世籍神策軍，家京兆萬年縣勝業里，爲天下高貲。李國昌父子必利其富而與爲昏姻也。詔處存諭克用：若誠心款附，宜且歸朔州俟朝命；若暴橫如故，朝，直遙翻。橫，戶孟翻。當與河東、大同軍共討之。是時鄭從讜帥河東，赫連鐸帥大同。以平盧大將王敬武爲留後。王敬武既逐安師儒，朝廷遂命爲留後。時諸道兵皆會關中討黃巢，獨平盧不至。王鐸遣都統判官諫議大夫張濬往說之。說，輸芮翻。敬武已受黃巢官爵，不出迎濬。見敬武，責之曰：「公爲天子藩臣，侮慢詔使，不能事上，何以使下！」敬武愕然謝之。既宣詔，將士皆不應。濬徐諭之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事見二百五十二卷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今天下勤王之師皆集京畿，而淄青獨不至，一旦賊平，天子返正，公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不亟往分功名，取富貴，後悔無及矣！」將士皆改容引咎，顧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敬武即發兵從濬而西。劉漢宏又遣登高鎮將王鎮將兵七萬屯西陵。路振九國志作屯漁浦。按今漁浦在西陵上游，相去一頓遠。錢鏐復濟江襲擊，大破之，斬獲萬計。復，扶又翻。得漢宏補諸將官僞敕二百餘通。鎮奔諸暨。宋白曰：諸暨，秦舊縣。縣界有暨浦、諸山，因以爲名。在越州西南一百四十一里。黃巢兵勢尚彊，王重榮患之，謂行營都監楊復光曰：「臣賊則負國，討賊則力不足，奈何？」復光曰：「鴈門李僕射，時李克用據代州。代州，鴈門郡也。諸家多以爲克用時爲鴈門節度使。驍勇，有彊兵，其家尊與吾先人嘗共事相善，楊復光養父玄价嘗監鹽州軍，沙陀之歸國也，先由鹽州，後玄价爲中尉，執宜父子蓋與之善。彼亦有徇國之志；所以不至者，以與河東結隙耳。誠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必來。鄭公，謂從讜也。結隙見上卷上年。朝，直遙翻。來則賊不足平矣！」東面宣慰使王徽亦以爲然。時王鐸在河中，乃以墨敕召李克用，諭鄭從讜。王鐸爲都都統，便宜從事，凡徵調除授，皆得用墨敕。十一月，克用將沙陀萬七千自嵐、石路趣河中。趣，七喻翻。嵐州南至石州一百八十里。不敢入太原境，獨與數百騎過晉陽城下，與從讜別，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李詳

舊卒共逐黃思鄴。考異曰：實錄，李詳下牙隊兵斬詳，刺史黃思鄴推華陰鎮使王遇爲首，降河中王鐸，承制除遇爲刺史。按黃思鄴與黃巢俱死於虎狼谷，實錄誤也，今從新黃巢傳。推華陰鎮使王遇爲主，以華州降于王重榮。王鐸承制以遇爲刺史。阡能黨愈熾，侵淫入蜀州境。侵淫以蠶殖侵食寖淫爲喻。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將兵五百人往代之。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邏，郎佐翻。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諜也。諜，達協翻。仁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囚其父母妻子於獄，云：汝詗事歸，詗，古迥翻，又翾正翻。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盡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知汝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語，牛倨翻。下實語同。時濫授官爵，仁厚未立功，已檢校尚書矣。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情非得已。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僕射，謂陳敬瑄。尚書欲拯救湔洗汝曹，湔，則前翻。湔，滌也，亦洗也。言百姓爲賊所汙染，湔洗寘惟新。尚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降，戶江翻。尚書當使人書汝背爲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橫，戶孟翻。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一口傳百，百傳千，川騰海沸，不可遏也。比尚書之至，比，必利翻，下比至同。百姓必盡奔赴，如嬰兒之見慈母，阡能孤居，立成擒矣。明日，仁厚引兵發，至雙流，把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阡能役夫，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複牢密如此，重，直龍翻。複，方目翻。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纔留五百兵守之，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阡能聞仁厚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蜀人謂篁竹之間爲箐。李心傳曰：箐，林箐也，音咨盈翻。又薛能工律詩，有邊城作一聯云：管排蠻戶遠，出箐鳥巢高。自注云：蜀人謂稅戶爲排戶，謂林爲叢箐。史炤曰：箐，倉甸切，叢竹；去聲，亦通。仁厚詗知，詗，火迥翻，又休正翻。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呼譟，爭棄甲投兵請降，拜如摧山。仁厚悉撫諭，書其背，書其背作歸順字。使歸語寨中未降者。寨中餘衆爭出降。渾擎狼狽踰塹走，其衆執以詣仁厚。仁厚曰：此愚夫，不足與語。械以送府。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所降凡四千人。明旦，仁厚謂降者曰：始欲即遣汝歸，而前塗諸寨百姓未知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示以背字告諭之，穿口即新津新穿口也。爲，于僞翻。比至延貢，可歸矣。九域志：邛州安仁縣有延貢寨。安仁，秦臨邛縣地，武德二年置安仁縣。九域志：縣在邛州東北三十八里。乃取渾擎旗倒繫之，繫，古詣翻。取其旗而倒繫之，示已得其渠帥也。每五十人爲隊，揭旗疾呼曰：呼，火故翻。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胡僧大驚，拔劍遏之，衆投瓦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執旗先驅，一如雙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鉤出之，已死，斬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猶未食，使先運出資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之，語笑歌吹，歌，倡也；吹，吹笙笛之類也。終夜不絕。明日，仁厚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且曰：入邛州境，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於延

貢。其衆前夕望新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阡能，其衆皆降。明日，羅夫子至阡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計未定，日向暮，延貢降者至，阡能、羅夫子走馬巡寨，欲出兵，衆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呼譟爭出，執阡能，阡能窘急赴井，爲衆所擒，不死。又執羅夫子，羅夫子自剄。剄古鼎翻。衆挈羅夫子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謂仁厚所縱諜者也。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書，如出九泉睹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讙呼不可止。讙與諠同。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按九域志，雙流縣在成都南四十里，自此而南至新穿口，又南至新津，又南至延貢，又南至阡能寨，度其道里相去各不過四五十里。高仁厚知蜀民之心非樂於從亂，而脅於五賊之威，因其心而誘導之，故脅從者皆望風降服，師不留行而五賊平矣。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三年冬，千能轉盛，官軍數卽不利，陳敬瑄乃遣仁厚討之。十一月五日，仁厚進發，六日擒羅渾擎，七日擒句胡僧，得韓求首級，九日擒千能，得羅夫子首級，十一月二十二日回戈，自城北門入，三日大設，五日議功，高公自檢校兵部尚書檢校左僕射教眉州刺史。」張彰書語雖俚淺，或有抵牾，然敘事甚詳，苟無此書，則仁厚功業遂沉沒矣。句延慶傳：「中和二年，仁厚擊五賊之首，凱旋歸府，冬十二月戊寅，皇帝御大玄樓，高仁厚與將校等於清遠橋朝見，至發三日大設，高仁厚除授眉州刺史。」延慶不知據何書，知千能敗在二年冬。然要之，仁厚擒韓秀昇在三年十月，前則擒千能必更在前矣。十二月己亥朔，無戊寅日，必誤也。實錄：「二年十月，草賊阡能於蜀州敗官軍，陳敬瑄遣高仁厚討之。」實錄見句傳敘討阡能事，承十一月癸丑發峽路收討韓秀昇下，因附之十月，亦誤也。實錄又曰：「十二月，仁厚以阡能首來獻，帝御大玄樓宣慰回戈將士，以仁厚爲檢校工部尚書、眉州防禦使。」亦因句傳而去其日。又此年十月戊辰，昇眉蜀彭綿等州並爲防禦使，故改刺史爲防禦耳。今高仁厚擒阡能既不知決在何年月，故因實錄附於此。每下縣鎮，輒補鎮遏使，使安集戶口。於是陳敬瑄梟韓求、羅夫子首於市，釘阡能、羅渾擎於城西，七日而冎之。釘丁定翻。冎古瓦翻。阡能孔目官張榮，本安仁進士，屢舉不中第，歸於阡能，爲之謀主，爲草書檄。爲草于僞翻。阡能敗，以詩啓求哀於仁厚，仁厚送府，釘於馬市。自餘不戮一人。十二月，以仁厚爲眉州防禦使。陳敬瑄牓邛州，凡阡能等親黨皆不問。未幾，幾居豈翻。邛州刺史申捕獲阡能叔父行全家三十五人，繫獄，請準法。準法謂反逆緣屬當從坐誅。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已有牓令勿問，而刺史復捕之，復扶又翻。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惟使明公失大信，竊恐阡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遣押牙牛暈往集衆於州門，破械而釋之，因詢其所以然，果行全有良田，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敬瑄召刺史將按其罪，刺史以憂死。他日，行全聞其家由溪以免，密餉溪蝕箔金百兩，博聞錄有銷金法：金及分數者，打成大薄片，以黃礬一兩、雞屎礬一兩、膽礬半兩、硼砂一分、信土一兩、赤土一兩，麥研，以重膽水調，金片上炙乾，更添更炙，如此三度已來，用牛糞灰一重重隔下，大火煅一日，取出溫湯洗淨，其存者金也，其蝕出者銀也。溪怒曰：「此乃太師仁明，陳敬瑄檢校太師，故稱之。何預吾事！汝乃懷禍相餉乎！」還其金，斥逐使去。史言唐溪有古君子之風。

河東節度使鄭從讜奏克嵐州，執湯羣，斬之。湯羣以城附沙陀。

以忻代等州留後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初，朝廷以鄭紹業爲荊南節度使，時段彥謨方據荊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鎮。上幸蜀，召紹業還，以彥謨爲節度使。彥謨爲朱敬玫所殺，是年二月朱敬玫殺段彥謨。復以紹業爲節度使。紹業畏敬玫，逗遛不進，軍中久無帥。至是，敬玫署押牙陳儒知府事。儒，江陵人也。

加奉天節度使齊克儉、河中節度使王重榮並同平章事。

李克用將兵四萬至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明年正月，今從新舊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遣從父弟克脩先將兵五百濟河嘗賊。嘗試也。

初，克用弟克讓爲南山寺僧所殺，其僕渾進通歸于黃巢。自高潯之敗，潯敗見上卷上年。諸軍皆畏賊，莫敢進。及克用軍至，賊憚之，曰：「鴉軍至矣，當避其鋒。」克用軍皆衣

黑，衣於既翻 故謂之鵶軍。巢乃捕南山寺僧十餘人，遣使齎詔書及重賂，因渾進通詣克用以求和。克用殺僧，哭克讓，受其賂以分諸將，焚其詔書，歸其使者。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初，克讓於潼關戰敗，避賊南山，隱於佛寺，夜為山僧所害，紀綱渾進通冒刃獲免，歸黃巢。賊素憚太祖，聞其至也，將訂情修好，捕害克讓之僧十餘人殺之，巢令其將米重威齎重賂、僞詔，因渾進通見太祖，乃召諸將領其賂，燔其僞詔以徇。薛史克讓傳曰：乾符中，以功授金吾將軍，留宿衛。初，懿祖歸朝，憲宗賜宅於親仁坊。武皇之起雲中殺段文楚也，天子詔巡使王處存夜圍親仁坊捕克讓，詰日，兵合，克讓與十餘騎彎弧躍馬，突圍而出，官軍數千人追之，比至渭橋，死者數百，克讓自夏陽掠船而濟，歸於鴈門。按克讓於時猶在雲州，此克讓恐當作克用，云鴈門，誤也。後唐懿祖紀年錄曰：其兄克恭、克儉皆伏誅。按是時國昌猶自請討克用，朝廷必未誅其子，蓋國昌振武不受代後，克恭、克儉始被誅。薛史又曰：明年，武皇昭雪，克讓復入宿衛，黃巢犯闕，僖宗幸蜀，克讓時守潼關，為賊所敗。按國昌以乾符五年不受代，朝廷發兵討之，六年，克用未嘗昭雪，克讓何從得入宿衛？廣明元年，國昌父子兵敗，逃入達靼，其年冬，黃巢陷長安，克讓何嘗守潼關？戰敗而死於佛寺，或者為朝廷所圍捕時逃入南山佛寺，為僧所殺，則不可知也。今事既難明，故但云為寺僧所殺而已。

引兵自夏陽度河，武德二年，分郃陽置河西縣，乾元三年，更河西曰夏陽，屬河中府，後屬同州。夏，戶雅翻。 軍于同州。孟方立既殺成麟，見上卷元年。 引兵歸邢州，潞人請監軍吳全勗知留後。是歲，王鐸墨制以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與鐸書，不受鐸命而與鐸書，期必濟其私欲。 願得儒臣鎮潞州。鐸以鄭昌圖知昭義軍事。既而朝廷以右僕射、租庸使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以車駕播遷，中原方擾，方立專據山東邢、洺、磁三州，度朝廷力不能制，邢、洺、磁於潞州為山東。度，徒洛翻。 辭不行，請且委昌圖。詔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使，大明宮即東內也。時黃巢猶據京師，大明宮為賊所竊處，園陵之開毀者亦多，以此職命授徽，以俟收復。 昌圖至潞州，不三月而去，方立遂遷昭義軍於邢州，自稱留後，表其將李殷銳為潞州刺史。為潞州叛孟方立張本。考異曰：實錄：中和四年正月，以義成行軍司馬鄭昌圖為中書舍人。三月，邢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中書舍人鄭昌圖權為昭義留後。按成麟前已為孟方立所殺，況不在邢州，邢州乃方立所治也；又於時潞州已為李克脩所據，昌圖安得更往彼為留後？又其年五月，以右僕射王徽同平章事，充昭義節度使，徽上表懇述非便，乃復以本官充大明宮留守。舊王徽傳：初，潞州軍亂，殺成麟，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劃據山東二州，別為一鎮，上黨支郡惟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與孟方立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鄰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屬方攜於旣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伏乞聖慈博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新孟方立傳曰：方立攻成麟，斬之，擅裂邢、洺、磁為鎮，治邢為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為帥。僖宗自用舊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中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為刺史，乃徙治龍岡。會克用為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脩為留後。按王鐸以三年正月罷都統，則昌圖知昭義留後必在二年也。昌圖在潞不三月引去，今徽以鄰讓昌圖，則徽除昭義必不在四年五月，實錄年月皆誤也。方立若已自稱昭義留後，遷軍額於邢州，則不止割據三州；若欲別為一鎮，則應別立軍名，必不與潞州並稱昭義；若但以潞為支郡，當自除刺史，不以書與王鐸，更求儒臣就使求之，鐸亦當以昌圖為潞州刺史，不云知昭義軍事，又不得以澤州為支郡也。蓋方立既殺成麟，以邢州鄉里，欲徙鎮之，故身往邢州，而潞人不從，故請全勗為留後。方立以衆情未洽，未敢自立，故囚全勗，外示恭順，託以中人不可為帥，而請於王鐸，乞除儒臣，其意以儒臣易制，欲外奉為帥，而自專軍府之政，漸謀代之也。既而昌圖至潞，欲行帥職，而山東三州已為方立所制，不受帥命，獨澤州在南，尚可號令耳。故王徽表云「昌圖主留累月，已結深根」，言在澤潞已久，人心稍附，己所不如也；又云「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謂昌圖欲行帥權，而方立不率，將屬互相窺覦，故積釁也；又云「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內則邢將益疑」，謂今邢潞已成釁隙，已至彼欲加惠於邢，則潞人怨其寵賊，加惠於潞，則邢將疑其圖己也；又云「須觀勝負，乃決安危」，謂昌圖能勝方立，則昭義乃安也。昌圖在潞終不自安，故以軍府授方立而去，方立然後自稱留後，徙軍額於邢州，以潞為支郡，表殷銳為刺史，故新傳徙治龍岡在殷銳為刺史下，此其證也。於是潞人怨而召沙陀。當徽除節制之時，克用猶未敢爭澤潞也。吳全勗疑是方立初入潞府時監軍，故王鐸使知留後，方立既囚之，疑其遂斥去。祁審誨恐是鄭昌圖時監軍。太祖紀年錄云：方立廢審誨，自稱留後。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云：方立以邢為府，以審誨知潞州事。互說不同。且所廢審誨，必不以知潞州；方立表殷銳為刺史，而審誨猶依舊，必是後來監軍，方立以其未嘗異己，故不疑之；若審誨囚廣，必不復留。此之不實，昭然可知。疑唐末昭義數逐帥，劉廣、成麟作亂殺人皆知之，記事者不詳考正，或以先者為後，後者為先，差互不同，故諸書多牴牾不合耳。又薛史安崇阮傳云：安文祐初為潞州牙門將，光啓中，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於陣。按諸書皆無文祐為節度使事，況光啓中澤潞已為李克脩所據，文祐來，當與克脩戰，不得與方立戰也。其事恐虛，今不取。

和州刺史秦彥使其子將兵數千襲宣州，逐觀察使竇潏而代之。潏，食聿翻，又音聿，又音決。秦彥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其得和州，亦駢用之也。為

(彥以宣州兵入廣陵，張本。)

三年春正月，李克用將李存貞敗黃揆于沙苑。(敗，補邁翻。)己巳，克用進屯沙苑，揆，巢之弟也。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以楊復光爲東面都統監軍使，陳景思爲北面都統監軍使。乙亥，制以中書令充諸道行營都統王鐸爲義成節度使，令赴鎮。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故罷鐸兵柄以悅復光。(罷王鐸兵柄在正月，李克用破黃巢在四月，蓋田令孜以黃巢之勢已蹙，而楊復光之功必成，先以是悅之耳。卒，子恤翻。)又以副都統崔安潛爲東都留守，以都都監西門思恭爲右神策中尉，充諸道租庸兼催促諸道進軍等使。令孜自以建議幸蜀，收傳國寶列聖真容，散家財犒軍爲己功，令宰相藩鎮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令孜從幸蜀，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號神策十軍。左右衛、左右驍衛、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金吾衛，謂之南衙十二衛。)成德節度使常山忠穆王王景崇薨，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鎔知留後事，時鎔生十年矣。以天平留後朱瑄爲節度使。二月壬子，李克用進軍乾阬，(乾阬在沙苑西南。乾，音干。)與河中易定忠武軍合，尚讓等將十五萬衆屯于梁田陂。(舊書作良天坡，在成店西二十里。)明日大戰，自午至晡，賊衆大敗，俘斬數萬，伏尸三十里。巢將王璠黃揆襲華州，據之，王遇亡去。(去年王遇據華州歸國。璠，孚袁翻。)初，光州刺史李罕之爲秦宗權所攻，棄州奔項城。(李罕之與秦彥俱降高駢，蓋駢使守光州。)帥餘衆歸諸葛爽，(帥，讀曰率。)爽以爲懷州刺史。韓簡攻鄆州，半年不能下，爽復襲取河陽。(去年八月，韓簡破諸葛爽取河陽，十月移兵攻鄆州。)朱瑄請和，簡乃捨之，引兵擊河陽，爽遣罕之逆戰於武陟，魏軍大敗而還。大將澶州刺史樂行達先歸，據魏州，軍中共立行達爲留後。簡爲部下所殺。(懿宗咸通十一年，韓君雄得魏博，二世十四年而滅。考異曰：舊傳簡攻河陽，行及新鄉，爲諸葛爽所敗，單騎奔回，憂憤疽發背而卒。時中和元年十一月也。新傳亦同。今從實錄。新鄉當作新鄉。)甲子，李克用進圍華州，黃思鄴黃揆嬰城固守。克用分騎屯渭北。以王鎔爲成德留後。以鄭紹業爲太子賓客分司，以陳儒爲荊南留後。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爲韓秀昇屈行從所敗，退保忠州，(去年遣莊夢蝶討韓秀昇等。敗，補邁翻。)應援使胡弘略戰亦不利，江淮貢賦皆爲賊所阻，百官無俸。(時車駕在蜀，江淮租賦泝峽江而上，今爲韓秀昇等所阻。)雲安淯井路不通，民間乏鹽。(雲安縣，漢朐䏰地，後周改曰雲安，唐屬夔州，有鹽官。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三十三里。鹽監，又在縣西三十里。淯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史炤曰：淯井，漢犍爲郡之漢陽縣地，唐置長寧州。淯，音育。按漢陽當作江陽。)陳敬瑄奏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西川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考異曰：張彭老吾姓傳曰：中和四年甲辰春二月，峽路招討指揮使莊夢蝶尚書爲韓秀昇所敗，退至忠州。川主太師召眉州刺史高仁厚，使討秀昇等，許以成功除梓帥，即日閱奏拜行軍司馬，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句延慶耆舊傳：中和三年二月，莊夢蝶爲賊所敗，川主喚仁厚奏授峽路招討都指揮使，將兵三千人，三月辛丑進發。實錄：三年二月，夢蝶爲賊所敗，陳敬瑄奏以仁厚代夢蝶，將兵三千，進討。詔拜行軍司馬。是月丁卯朔，無辛丑，辛丑乃四月五日，延慶誤也。實錄：三年二月，敬瑄奏仁厚代夢蝶，蓋亦用句傳年月，今從之。)加鳳翔節度使李昌言同平章事。黃巢兵數敗，食復盡。(數，所角翻。復，扶又翻。)陰爲遁計，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搤藍田道，所以通自武關南走之路。搤，於革翻。)三月壬申，遣尚讓將兵救華州，李克用王重榮引兵逆戰於零口，破之。克用進軍渭橋，騎軍在渭北，克用每夜令其將薛志勤康君立潛入長安，燔積聚，斬虜而還。(零口在京兆昭應縣。積，子智翻。聚，從遇翻，又慈庾翻。還，從宣翻。)賊中大驚。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考異曰：十國紀年云，楊行密，六合人。今從薛居正五代史、徐鉉吳錄。)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屢有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過，古禾翻。過都將而辭行也。)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

（須者，意之所欲。）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并將諸營，自稱八營都知兵馬使。幼復不能制，薦於高駢，請以自代。駢以行愍為淮南押牙，知廬州事，朝廷因而命之。行愍聞州人王勗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勗曰：「子潛好學慎密，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為將。」行愍召潛置門下，以稔及定遠人季章為騎將。（楊行愍後改名行密，事始此。定遠，漢曲陽縣地，梁改為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騎，奇寄翻。將，即亮翻。）初，呂用之因左驍雄軍使俞公楚得見高駢，用之橫甚，（橫，戶孟翻。）或以咎公楚，公楚數戒用之少自斂，毋相累。（數，所角翻。少，詩沼翻。斂，力儉翻。累，力瑞翻。）用之銜之。右驍雄軍使姚歸禮氣直敢言，尤疾用之所為，時面數其罪，（數，所具翻。）常欲手刃之。癸未夜，用之與其黨會倡家，歸禮潛遣人爇其室，（倡，音昌。爇，如悅翻，燒也。）殺貌類者數人，用之易服得免。明旦，窮治其事，（治，直之翻。）獲縱火者，皆驍雄之卒。用之於是日夜譖二將於駢。未幾，駢使二將將驍雄卒三千襲賊於慎縣，（慎縣，漢九江郡浚遒縣地，古城在今縣南，隋置慎縣，唐屬廬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幾，居豈翻。）用之密以語楊行愍云：「公楚、歸禮欲襲廬州。」行愍發兵掩之，二將不為備，舉軍盡殪。（語，牛倨翻。殪，壹計翻。）以二將謀亂告駢，駢不知用之謀，厚賞行愍。（為楊行愍以廬州起張本。）

己丑，以河中行營招討副使朱全忠為宣武節度使，俟克復長安，令赴鎮。

癸巳，李克用等拔華州，黃揆棄城走。

劉漢宏分兵屯黃嶺、巖下、貞女三鎮，（三鎮皆當在婺越間。）錢鏐將八都兵自富春擊之，（自富春度江擊三鎮。富春即富陽縣。）破黃嶺，擒巖下鎮將史弁、貞女鎮將楊元宗。漢宏以精兵屯諸暨，鏐又擊破之，漢宏走。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於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娖部伍。（娖，側角翻。娖，整隊伍也。）乃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挑，徒了翻。）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執兵負薪，夜由間道攻其寨，且焚之。（間，古莧翻。）賊望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糧蕩盡，眾心已搖。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沈。（復，扶又翻。沈，持林翻。）賊往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皆降。秀昇、行從見眾潰，揮劍亂斫，欲止之，眾愈怒，共執二人詣仁厚。仁厚詰之曰：「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晏駕，（大中皇帝，謂宣宗。）天下無復公道，紐解綱絕，今日反者豈惟秀昇！成是敗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命善食而檻之，（愀，七小翻。食，祥吏翻。善食，以酒食食之也。）

夏四月，庚子，獻于行在，斬之。（考異曰：張彰耆舊傳：「中和四年，高僕射將步卒千人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奪進，四月十四日峽路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句延慶耆舊傳：「三年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按是月丁酉朔，無庚午。實錄：「中和三年四月庚子，仁厚擒韓秀昇，獻於行在。初，仁厚至峽，與賊戰，其眾大敗，賊中小校縛秀昇出降。」據鄭畋集有賀黔南觀察使陳佚奏涪州韓秀昇謀亂已收管在州候敕旨狀云：「秀昇劫害黔府，侍掠舳臣，占據涪陵，抗截江路，遠懷僭妄，求作察廉。陳佚差命毛珹部領甲士，直趨巢穴，便破城池，追逐渠魁，剿除逆黨。」而諸家之說，皆云仁厚所擒。新傳：「眾怒，執秀昇以降仁厚，檻車送行在，斬於市。」張彰耆舊傳：「中和二年三月，千能反；八月，羅渾擎反；十月，句胡僧反；十二月，羅夫子反。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正月，千能遣羅渾擎於新穿垻下二十七寨把斷水陸官路。六月，韓求反。其卭州賊首千能邐迤漸侵入蜀州界。九月，峽路賊韓秀昇反。十月，峽路賊屈行從反。川主陳太師差押衙莊夢將兵二千，十月二十日發往峽路，討韓秀昇、屈行從等。十一月五日，高仁厚進發討千能，九日收卭州境內諸寨，十日州縣鑒平，二十二日回戈朝見，三日大設，五日議功，授眉州刺史。四年三月，莊夢蝶退至忠州，川主差高仁厚將兵三月五日進發，莊尚書三月二十日奪進，四月十四日申四月一日大破峽賊，擒秀昇等。十五日，東川楊師立反。」句延慶耆舊傳止於鈔改張傳為之，別無外事，但移羅渾擎反於中和二年五月，胡僧、羅夫子反於六月，韓求反於其年七月，莊夢蝶討韓秀昇、屈行從以其年十月癸丑進發，高仁厚破阡能等五賊回朝見在其年十二月戊寅，三年二月莊夢蝶為賊所敗，川主遣高仁厚將兵三月辛丑進發，四月庚午擒韓秀昇，捷書到府，是月楊師立反。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不知延慶改移年月別有

所據邪將李讜為之也至於三年楊師立反四年收復長安其為謬尤甚於彰實錄阡能傳秀昇等事率依句傳而誤以韓秀昇反置七月高仁厚討阡能置十一月朔戊寅辛丑兩日皆庚午為庚子此其異於句傳也新紀三年十一月壬申西川行軍司馬高仁厚及阡能戰于邛州敗之續寶運錄中和三年涪州韓秀昇反冬阡能反高仁厚討平之據寶運錄唐年補錄及實錄所載鐵券文雖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午朔十八日己酉皇帝賜功臣陳敬瑄鐵券其文有戮阡能如翦草除秀昇若拔巢然則秀昇之敗必在此日前也張傳破秀昇在四年四月其四年十月十日亦載賜川主太師鐵券乃云雖中和三年歲次癸卯十月甲子朔五日戊辰文與補錄實錄同其昏耄如此句傳取張傳事而改其年實錄用句年而改其日其阡能韓秀昇等起滅不知的在何時今從實錄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軍戰於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甲辰克用等自光泰門入京師黃巢力戰不勝焚宮室遁去考異曰舊紀四月庚子沙陀等軍趨長安賊拒之於渭橋大敗而還李克用乘勝追之己卯黃巢收殘衆由藍田關而遁庚辰收京城楊復光告捷按是月丁酉朔無己卯庚辰敬翔梁太祖編遺錄四月乙巳巢焚宮闕省寺居第略盡擁殘黨遁藍田而逃明日上與諸軍收復長安實錄甲辰李克用與忠武將龐從河中將白志遷橫野將端存朝邑將康思貞三敗賊於渭橋大破之義成義武等軍繼進乙巳巢賊燔長安宮室收餘衆自光泰門東走由藍田關以遁諸軍進取京師新紀三月壬申李克用及黃巢戰于零口敗之四月甲辰又敗之于渭橋丙午復京師舊傳曰四月八日克用合忠武將龐從遇賊於渭南決戰三捷大敗賊軍十日夜賊東走詰日克用由光泰門入收京師巢賊出藍田七盤路東走關東新傳曰克用遣部將楊守宗率河中將白志遷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會無敗後入自光泰門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闥巢夜奔衆猶十五萬擊趣鄧州出藍田入商山程匡柔唐補紀曰楊復光露布十道行營節度使王重榮李克用等兵士二萬餘人自光泰門入鼓逐至昇陽殿下殺賊殆盡巢軍敗陣上奔逃取藍田關出後唐太祖紀年錄乙巳巢敗焚宮室東走太祖進收京師唐年補錄八日克用等戰渭南三敗賊軍九日巢走按楊復光露布云今月八日楊守宗等與克用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又云賊尚為堅陣來抗官軍自卯至申羣凶大潰即時奔遁南入商山然則官軍以八日入城賊戰不勝而走此最可據今從之渭南之戰必在八日以前諸書皆誤也賊死及降者甚衆降戶江翻官軍暴掠無異於賊長安室屋及民所存無幾幾居豈翻巢自藍田入商山黃巢先遣兵據藍田道故得由此路遁去多遺珍寶於路官軍爭取之不急追賊遂逸去楊復光遣使告捷考異曰張彰者舊傳中和三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城訖二月北路行營收城將士並回戈句延慶者舊傳曰四年北路奏黃巢正月十日敗走收復長安三月北路行營破黃巢將士並回延慶承移彰四年事於三年三年事於四年而不移其月日其為差誤又甚於彰今但云告捷更不著月日百官入賀詔留忠武

等軍二萬人委大明宮留守王徽及京畿制置使田從異部分守衛長安分扶問翻五月加朱玫克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重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賞破黃巢復京城之功也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少詩照翻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眇彌沼翻一目小也時人謂之獨眼龍詔以崔璆家貴身顯為黃巢相首尾三載不逃不隱於所在斬之載子亥翻黃巢使其驍將孟楷將萬人為前鋒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逆戰而敗賊進攻其城宗權遂稱臣於巢與之連兵初巢在長安陳州刺史宛丘趙犫謂將佐曰宛丘後魏項縣也隋改曰宛丘唐屬陳州管下項城縣乃東魏僑置秣陵縣地隋改曰項城犫昌牛翻巢不死長安必東走陳其衝也且巢素與忠武為仇巢自初起與宋威張自勉等累戰皆忠武兵也不可不為之備乃完城塹繕甲兵積芻粟六十里之內民有資糧者悉徙之入城多募勇士使其弟昶珝子麓林分將之將即亮翻孟楷既下蔡州移兵擊陳軍于項城犫先示之弱伺其無備襲擊之殺獲殆盡生擒楷斬之巢聞楷死驚恐悉衆屯溵水珝況羽翻項城在陳州東南溵水在西南六月與秦宗權合兵圍陳州掘塹五重重直龍翻百道攻之陳人大恐犫諭之曰忠武素著義勇陳州號為勁兵況吾家久食陳祿誓與此州存亡男子當求生於死中且徇國而死不愈於臣賊而生乎有異議者斬數引銳兵開門出擊賊破之數所角翻巢益怒營於州北立宮室百司為持久之計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為糧生投於碓磑碓都內翻磑五對翻併骨食之號給糧之處曰舂磨寨舂磨寨即設碓磑處碓以舂磑以磨磨莫臥翻縱兵四掠

自河南許汝唐鄧孟鄭汴曹濮徐兗等數十州咸被其毒。此河南謂洛州河南府。被，皮義翻。初，上蔡人劉謙爲嶺南小校，節度使韋宙奇其器，咸通中，韋宙帥嶺南。以兄女妻之。妻，七細翻。考異曰：新傳宙弟岫亦有名，宙在嶺南，以從女妻小校劉謙，或諫止之，宙曰：吾子孫或當依之。薛居正五代史：韋宙出鎮南海，謙時爲牙校，宙以猶女妻之。北夢瑣言曰：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宇殊異，乃以從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物議，諷諸幕僚諫止之。丞相曰：此人非常流也，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韋夫人生子曰隱、曰巖。十國紀年曰：劉謙字德光，亦名知謙，後止名謙。唐咸通中爲廣州牙將，韋宙以兄女妻之。新傳云諸知謙，從之。今從瑣言、紀年。謙擊羣盜屢有功，辛丑，以謙爲封州刺史。劉謙始此。加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同平章事。宣武節度使朱全忠帥所部數百人赴鎮，帥，讀曰率。秋，七月，丁卯，至汴州。時汴、宋薦饑，公私窮竭，內則驕軍難制，外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危懼，而全忠勇氣益振。詔以黃巢未平，加全忠東北面都招討使。爲朱全忠以宣武兵并吞諸鎮，卒移唐祚張本。南詔遣布燮楊奇肱來迎公主，詔陳敬瑄與書，辭以鑾輿巡幸，儀物未備，俟還京邑，然後出降。奇肱不從，直前至成都。李克用自長安引兵還鴈門。尋有詔以克用爲河東節度使，召鄭從讜詣行在。克用乃自東道過榆次，詣鴈門省其父。省，悉景翻。克用尋牓河東，安慰軍民曰：勿爲舊念，各安家業。以河東之人前此數與克用戰，恐其不自安，故牓諭之。考異曰：舊紀，五月，李克用充河東節度使；七月，詔鄭從讜赴行在。新紀，五月，從讜爲司空、同平章事。賈緯唐年補錄：五月，制李諱可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注云：按薛史，晉天福六年二月，賈緯撰唐年補錄上之。又曰：賈緯，真定獲鹿人，以唐諸帝實錄自武宗以下缺而不紀，乃採掇近代傳聞之事及諸家小說，第其年月，編爲唐年補錄，凡六十五卷。唐、晉、漢、周，故不敢稱克用名。舊從讜傳：三年，克用授河東節度，代從讜。五月十五，從讜離太原，道途多寇，行次絳州，留駐數月。冬，詔使趣赴行在，復輔政。唐末見聞錄曰：五月，敕除李尚書爲鴈門節度使。六月二十五日，鴈門節度使李僕射般次於府東路過。六月內，有除目到，相公除替赴闕，鴈門節度李相公除河東節度使。十五日，相公取西明門進發。當月內，新使李相公有牓示安撫在城軍人百姓曰：無懷舊念，各仰安家。又曰：晉王諱克用，中和三年五月一日，自鴈門節度使拜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授克用除河東及從讜復輔政，諸書月日不同。舊紀五月除克用，七月從讜赴行在，不言入相。新紀五月己爲相，尤誤。舊從讜傳五月十五日離太原，又與紀相違。唐年補錄五月制，止據實克用、朱玫、東方逵三人制詞，疑其非實。唐末見聞錄初云六月除河東，後復云五月一日。據實錄、後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皆在七月，今從之。從讜此年九月爲東都留守，光啓二年二月方再入相。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于河中。復光慷慨喜忠義，喜，許記翻。善撫士卒，軍中慟哭累日。八都將鹿晏弘等各以其衆散去。田令孜素畏忌之，聞其卒，甚喜，因擯斥其兄樞密使復恭爲飛龍使。令孜專權，人莫與之抗，惟復恭數與之爭得失，故令孜惡之。復恭因稱疾歸藍田。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以成德留後王鎔、魏博留後樂行達、天平留後朱瑄爲本道節度使。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畋雖當播越，猶謹法度。田令孜爲將官吳圓求郎官，吳圓，田令孜之屬官。爲，于僞翻。畋不許。陳敬瑄欲立於宰相之上，畋以故事，使相品秩雖高，皆居真相之下，固爭之。唐末凡節度使帶平章事及檢校三省長官、三公、三師者，皆謂之使相。二人乃令鳳翔節度使李昌言上言：軍情猜忌，不可令畋扈從過此。元年，昌言逐畋以擅鳳翔，故二人嗾之上言以罷畋相。自是之後，朝廷進退宰相，率受制於藩鎮矣。從，才用翻。畋亦累表辭位，乃罷爲太子太保，又以其子兵部侍郎凝績爲彭州刺史，使之就養。宋白曰：唐垂拱二年，以益州九隴縣置彭州，取古天彭關爲名。養，羊尚翻。以兵部尚書、判度支裴澈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八月，甲辰，李克用至晉陽。李克用自此以晉陽爲爭天下根本。詔以前振武節度使李國昌爲代北節度使，鎮代州。升湖南爲欽化軍，以觀察使閔勗爲節度使。九月，加陳敬瑄兼中書令，進爵潁川郡王。感化節度使時溥營於溵水，遏黃巢之兵，且爲陳州聲援也。加溥東面兵馬都統。以荆南留後陳儒爲節度使。昭義節度使孟方立以潞州地險人勁，屢篡主帥，欲漸弱之，乃遷治所於邢州，事見上年。帥，所類翻。大將家及富室皆徙山東，潞人不悅。監軍祁審誨因人心

不安使武鄉鎮使安居受潛以蠟丸乞師於李克用請復軍府於潞州武鄉與河東鄰境故使其鎮將乞師是後方鎮率分置鎮將於諸縣縣令不得舉其職矣宋白曰武鄉縣本漢涅縣地晉始置武鄉郡縣屬焉冬十月克用遣其將賀公雅等赴之為方立所敗敗補邁翻又遣李克修擊之辛亥取潞州考異曰實錄克用表李克脩為節度使於是分昭義軍五州為二鎮薛居正五代史孟方立傳曰潞人陰乞師於武皇中和三年十月武皇遣李克脩將兵赴之方立拒戰大敗之由是遂收澤潞二郡乃以克脩為節度使按薛史張全義傳諸葛爽表全義為澤州刺史爽卒李罕之據澤州蓋克脩止得潞州澤為河陽所取也殺其刺史李殷銳是後克用每歲出兵爭山東三州之人半為俘馘野無稼穡矣昭義邢洺磁三州在山東以宗女為安化長公主慶州安化郡妻南詔妻七細翻劉漢宏將十餘萬眾出西陵將擊董昌戊午錢鏐濟江迎戰大破之漢宏易服持鱠刀而遁使敵人見之以為庖丁不疑為漢宏也己未漢宏收餘眾四萬又戰鏐又破之斬其弟漢容及將辛約十一月甲子朔秦宗權圍許州忠武大將鹿晏弘帥所部自河中南掠襄鄧金洋所過屠滅聲云西赴行在宋白曰金州漢漢中郡之西城縣也魏文帝置西城郡後改魏興郡梁置北梁州尋改為南梁州西魏置東梁州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洋州漢成固縣地後漢封班超於此晉為南鄉縣尋改西鄉西魏置洋州帥讀曰率洋音祥十二月至興元逐節度使牛勗勗奔龍州西山龍州西山松茂二州界時已沒於蠻中晏弘據興元自稱留後武寧節度使時溥武寧當作感化因食中毒中竹仲翻疑判官李凝古而殺之凝古父損為右散騎常侍在成都溥奏凝古與父同謀田令孜受溥賂令御史臺鞫之侍御史王華為損論冤令孜矯詔移損下神策獄為于偽翻下戶嫁翻華拒而不遣蕭遘奏李凝古行毒事出曖昧已為溥所殺父損相別數年聲問不通安得誣以同謀溥恃功亂法陵蔑朝廷欲殺天子侍臣若徇其欲行及臣輩朝廷何以自立由是損得免死歸田里時令孜專權

羣臣莫敢迕視迕五故翻惟遘屢與爭辯朝廷倚之升浙東為義勝軍以劉漢宏為節度使趙犨遣人間道求救於鄰道間古莧翻於是周岌時溥朱全忠皆引兵救之全忠與黃巢之黨戰於鹿邑敗之斬首二千餘級遂引兵入亳州而據之鹿邑後魏陳留之武平縣也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鹿邑唐屬亳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二十里敗補邁翻

四年春正月以鹿晏弘為興元留後賜魏博節度使樂行達名彥禎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兄弟權寵之盛田令孜陳敬瑄兄弟也心不能平敬瑄之遣高仁厚討韓秀昇也見上二月語之曰成功而還語牛倨翻還從宣翻當奏天子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曰彼此列藩而遽以我疆土許人是無天地也田令孜恐其為亂因其不發兵防遏徵師立為右僕射黃巢兵尚彊周岌時溥朱全忠不能支共求救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二月克用將蕃漢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辭以河橋不完謂河陽橋也屯兵萬善以拒之克用乃還兵自陝河中度河而東考異曰唐末見聞錄晉王三月十三日發大軍討黃巢太祖紀年錄正月太祖帥師五萬自澤潞將下天井關河陽屯萬善乃改轅蒲陝度河薛居正五代史但云四年春按四月己卯巢敗二月十三日發晉陽似太晚又克用表云昨二月內頻得陳許徐汴書牒今從舊紀又克用自訴上表云遂從陝服徑達許田是於蒲陝兩道度兵也楊師立得詔書怒不受代殺官告使及監軍使官告使奉官告身以徵師立者也監軍使東川監軍舉兵以討陳敬瑄為名大將有諫者輒殺之進屯涪城涪城漢涪縣地東晉置始平郡後魏改為涪城及潼縣隋改潼為涪城唐初屬綿州後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涪音浮遣其將郝蠲襲綿州不克丙午以陳敬瑄為西川東川山南西道都指揮招討安撫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三月甲子楊師立移檄行在百官及諸道將吏士庶數陳敬瑄十罪考異曰張彰書舊傳中和四年四月十五日

東川楊師立反下載師立檄文則云三月二日自相違今從實錄數所具翻自言集本道將士八州壇丁共十五萬人按新書路巖傳巖帥西川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則壇丁者蜀中鄉民兵也又按九國志石處溫事孟知祥補壽州管內諸壇鄉指揮使見得蜀中諸壽皆有壇丁長驅問罪詔削師立官爵以眉州防禦使高仁厚爲東川留後將兵五千討之以西川押牙楊茂言爲行軍副使。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黃巢據民居以爲寨屋謂之瓦子寨巢將陝人李唐賓楚丘王虔裕降于全忠陝失冉翻降戶江翻婺州人王鎮執刺史黃碣降于錢鏐碣其謁翻劉漢宏遣其將婁賚殺鎮而代之浦陽鎮將蔣瓌召鏐兵共攻婺州水經註浦陽江源出烏傷縣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唐婺州漢烏傷之地也天寶十三載分婺州之義烏蘭溪及杭州之富陽置浦陽縣擒賚而還碣閩人也。高駢從子左驍衛大將軍澞從才用翻澞元俱翻疏呂用之罪狀二十餘幅密以呈駢且泣曰用之內則假神仙之說蠱惑尊聽外則盜節制之權殘賊百姓將佐懼死莫之敢言歲月浸深羽翼將成苟不除之恐高氏奕代勳庸一朝掃地矣因嗚咽不自勝勝音升駢曰汝醉邪命扶出明日以澞狀示用之用之曰四十郎嘗以空乏見告澞第四十未獲遵命故有此憾因出澞手書數幅呈之駢甚慙遂禁澞出入後月餘以澞知舒州事羣盜陳儒攻舒州澞求救於廬州楊行愍力不能救謀於其將李神福神福請不用寸刃而逐之乃多齎旗幟間道入舒州九域志廬州南至舒州四百二十里間古莧翻頃之引舒州兵建廬州旗幟而出指畫地形若布大陳狀賊懼宵遁賊畏廬州兵故宵遁兵有先聲而後實此其近之陳讀曰陣神福洺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李神福洺州人隸上蔡軍籍高駢案諸道行營都知神福從州將戍淮海因投楊行密久之羣盜吳迥李本復攻舒州復扶又翻澞不能守棄城走駢使人就殺之楊行愍遣其將合肥陶雅清流張訓等將兵擊吳迥李本擒斬之合肥漢古縣唐帶廬州清流漢全椒縣地隋置清流縣唐帶滁州以雅攝舒州刺史秦宗權遣其弟將兵寇廬州據舒城開元二十三年分合肥廬江置舒城縣屬廬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楊行愍遣其將合肥田頵擊走之頵於倫翻前杭州刺史路審中客居黃州路審中爲董昌所拒見上卷元年聞鄂州刺史崔紹卒募兵三千人入據之武昌牙將杜洪亦逐岳州刺史而代之。黃巢圍陳州幾三百日幾居依翻趙犨兄弟與之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而衆心益固李克用會許汴徐兗之軍于陳州時尚讓屯太康太康漢陽夏縣隋改曰太康以縣東有太康城也唐屬陳州夏四月癸巳諸軍進拔太康黃思鄴屯西華西華漢縣唐屬陳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諸軍復攻之復扶又翻下同思鄴走黃巢聞之懼退軍故陽里故陽里在陳州城北陳州圍始解朱全忠聞黃巢將至引軍還大梁五月癸亥大雨平地三尺黃巢營爲水所漂且聞李克用將至遂引兵東北趣汴州趣七喻翻屠尉氏尚讓以驍騎五千進逼大梁至于繁臺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水經注吹臺在浚儀城南牧澤之右牧澤者今之蒲關澤即此澤也宣武將豐人朱珍南華龐師古擊却之豐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全忠復告急於李克用丙寅克用與忠武都監使田從異發許州戊辰追及黃巢於中牟北王滿渡按舊書帝紀王滿渡乃汴河所經津濟之地乘其半濟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賊遂潰尚讓帥其衆降時溥帥讀曰率下同別將臨晉李讜曲周霍存甄城葛從周冤句張歸霸及弟歸厚帥其衆降朱全忠臨晉古地名隋分猗氏置桑泉縣天寶十三載改爲臨晉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北六十五里曲周漢古縣中廢隋分洺水復置唐屬洺州朱梁爲鎮屬雞澤縣甄城當作鄄城亦漢古縣唐屬濮州史言朱全忠後吞諸鎮多用所降黃巢將鄄吉掾翻考異曰梁文院有梁功臣列傳不書撰人名氏云張歸厚祖與父處讓歸厚中和末與伯季自冤句相率來投薛居正五代史張歸霸祖進言父實歸厚傳無父祖但云與兄歸霸皆來降據梁功臣傳父祖與歸霸不同當是從弟巢踰汴而北己巳克

用追擊之於封丘又破之庚午夜復大雨賊驚懼東
走克用追之過胙城匡城胙城漢南燕縣隋改曰胙城唐屬滑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宋白曰胙城縣本古之胙國又為古之燕國漢為南燕縣隋文帝因舊胙國名曰胙城今天下一統何南燕之有遂改為胙城巢
收餘衆近千人東奔兗州近其靳翻辛未克用追至寃句
騎能屬者纔數百人屬之欲翻晝夜行二百餘里人馬疲
乏糧盡乃還汴州欲裹糧復追之獲巢幼子及乘輿
器服符印乘繩證翻得所掠男女萬人悉縱遣之癸酉
高仁厚屯德陽楊師立遣其將鄭君雄張士安據鹿
頭關以拒之甲戌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
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晉天福五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
酒聲樂饌具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
侵之饌雛戀翻又雛睆翻李克用蓋言全忠從黃巢為寇觸其實也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
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霑濡襟袂不能自持也從才用翻宣武將楊彥洪密與
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塞悉則翻發兵圍驛而攻之
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
餘人格鬭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牀下以水沃
其面徐告以難難乃旦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
射汴人死者數十援于元翻射而亦翻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
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率踰垣突
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
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梁開平元年改為高明門晉天福三年改為薰風門縋
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
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
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考異曰梁太祖編
遺錄甲戌斥帥自曹南旋師上出封丘門迎勞之克用堅請入州內上初止之乃於門外驛設次舍俾安泊之克用不諾因與蕃騎突入
馳至上源驛既不可遏上乃與之並轡送至驛亭是日晚備宴宴罷復張樂蹔獨而飲克用酒酣使氣廣須業妓頗恣無厭之欲又以醜

言陵侮於上時諸將皆被甲胄以衛克用上覽甚不懽遽起圖之之變令都將楊彥洪潛率甲士入驛殺之時夜將半克用沈醉忽大雷雨
暴至克用不覺侍人乃滅燭推於床下藏之蕃戎與我師鬭殺移時方敗楊彥洪中流矢而斃是時陰黑克用逕一卒背負登尉氏門因
得縋城而出乘牛行數里以投其衆餘親衛數百人皆斃之其後克用至太原以是事表訴于唐帝蒲帥亦繼馳書請上與克用和解上
終不釋憾此乃敬翔飾非今不取實錄甲戌李克用次汴州駐軍近郊朱全忠請館于上源驛乃以腹心三百餘自衛全忠以克用兵從
簡少大詐在遠謀害之是夜置酒宴罷以兵圍驛縱火焚之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曰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振旅歸汴館克用於上源
驛既而備犒宴之禮克用乘醉任氣帝不平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後唐武皇紀曰班師過汴汴帥迎勞於封禪寺請武皇休於府第
乃館於上源驛是夜張樂陳宴席武皇酒酣戲諸侍妓與汴帥握手敘破賊以為樂汴帥素忌武皇乃與其將楊彥洪密謀竊發攻傳舍
按全忠是時兵力尚微天下所與為敵者非特李克用一人而俄使殺之不能并其軍奪其地也蓋克用恃功語或輕慢全忠出於一時
之忿耳今從薛史梁紀克用妻劉氏多智略左右先脫歸者以汴
人為變告劉氏神色不動立斬之陰召大將約束謀
保軍以還比明克用至還從宣翻比必利翻及也欲勒兵攻全忠劉
氏曰公比為國討賊救東諸侯之急比毗至翻近也為于偽翻東諸侯用左傳
語謂東方諸鎮今汴人不道乃謀害公自當訴之朝廷若擅
舉兵相攻則天下孰能辯其曲直且彼得以有辭矣
克用從之引兵去但移書責全忠全忠復書曰前夕
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為謀彥洪
既伏其辜惟公諒察克用養子嗣源年十七從克用
自上源出矢石之間獨無所傷嗣源本胡人名邈佶
烈無姓李嗣源始此佶極吉翻克用擇軍中驍勇者多養為子名
回鶻張政之子曰存信按薛居正五代史存信本名張汙落振武孫重進
曰存進許州王賢曰存賢安敬思曰存孝皆冒姓李
氏此所謂義兒也歐陽脩曰唐自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為兒號義兒軍丙子克用
至許州故寨求糧於周岌岌辭以糧乏乃自陝濟河
還晉陽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高仁厚曰攻之
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丁
丑夜二鼓夜二鼓夜二更也持更者每一更則鼓一聲二更則鼓二聲故謂二更為二鼓亦謂之乙夜君雄

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帥讀曰率下同其旁數寨見副使走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斬獲甚衆而還仁厚念諸棄寨走者明旦所當誅殺甚多乃密召孔目官張韶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步探子遣之間步以刺探敵人因名之探他紺翻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出寨皆不知仁厚以平阡能等之功進檢校僕射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勿憂也凡行營諸將每旦赴大將營牙參韶素名長者長知兩翻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追及之九域志梓州郪縣有張杷鎮把當作杷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詰去吉翻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仁厚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先悉薦翻對曰昨夜聞賊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參隨既而審其虛復還寨中仁厚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奏聞今副使既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將股栗仁厚乃召昨夜所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縱子用翻歸言其事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可復出矣左傳晉人伐鄭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於是懼其後卒請成於晉用兵嚴整敵人懼之蓋自古然矣復扶又翻庚辰時溥遣其將李師悅將兵萬人追黃巢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讀曰陣下同鄭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伯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二 起閼逢執徐六月,盡疆圉協洽三月,凡二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上

中和四年六月壬辰,東川留後高仁厚奏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仁厚圍梓州,久不下,乃為書射城中,道其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為諸君緩師十日,射,而亦翻。道,讀曰導。為,于僞翻。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為五番,見,賢遍翻。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數日,君雄大呼於衆曰:呼,火故翻。「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衆呼萬歲,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君雄挈其首出降。考異曰:張彰者舊傳:四年七月一日,高僕射羽檄入城云云,師立自殺。七月二日,張、鄭二將持師立首級出降。七月七日,高僕射上東川。句延慶傳曰:二年五月,高公進軍東川城下,飛檄入城,師立自刎。七月辛酉,師立首級至成都。實錄:六月丙申,高仁厚奏東川都將鄭君雄梟斬楊師立,傳首於行在。二月,詔以仁厚為東川節度使。續寶運錄:二月,梓州觀察使楊師立反,敕差蜀將高仁厚等討平。六月二日,收得梓州,弁楊師立首級至蜀。新紀:七月辛酉,楊師立伏誅。今日從續寶運錄,事從實錄。仁厚獻其首及妻子于行在。陳敬瑄釘其子於城北,釘,丁定翻。敬瑄三子出觀之,釘者呼曰:呼,火故翻。「茲事行及汝曹!」汝曹於後努力領取。三子走馬而返。以高仁厚為東川節度使。

甲辰,武寧將李師悅與尚讓追黄巢至瑕丘,敗之。宋白曰:春秋以郰子谷來,囚諸負瑕。杜預註云:魯邑也。高平郡南平陽縣西北有瑕丘城,漢為瑕丘縣。敗,補邁翻。巢衆殆盡,走至狼虎谷。狼虎谷在泰山東南萊蕪界。丙午,巢甥林言斬巢兄弟妻子首,將詣時溥,遇沙陀博野軍,奪之,幷斬言首以獻於溥。黄巢乾符二年起兵為盜,至是凡十年而滅。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尚讓降徐州,黄巢走至碣山,路被諸軍趁逼甚,乃謂外甥朱彦之云云:「外甥再三不忍下手。」黄巢乃自刎,過與外甥,外甥將至路,被沙陀博野奪却,兼外甥首級,一時送都統軍中。舊紀:七月癸酉,賊將林言斬黄巢、黄揆、黄秉三人首級降。舊傳:巢入長安,徐帥時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幷妻子,函送徐州。新紀:七月壬午,黄巢伏誅。新傳:巢計蹙,謂林言曰:「汝取吾首獻天子,可得富貴,毋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斬之,函首將詣時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今從新傳。

蔡州節度使秦宗權縱兵四出,侵噬鄰道。天平節度使朱瑄有衆三萬,從父弟瑾勇冠軍中。瑄,荀緣翻;當作宣。瑾,渠吝翻。冠,古玩翻。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為宗權所攻,勢甚窘,窘,渠隕翻。求救於瑄,瑄遣瑾將兵救之,敗宗權於合鄉。敗,補邁翻。全忠德之,與瑄約為兄弟。朱全忠反覆小人也,兵勢單弱,則與朱瑄為兄弟;兵勢既彊,則反眼為仇敵,必誅屠以快其志而後已。如斯人,可與共功名哉!

秋七月壬午,時溥遣使獻黄巢及家人首幷姬妾,上御大玄樓受之。大玄樓,成都羅城正南門樓。高駢之築成都羅城也,功以周易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上,因名大玄城。宣問姬妾:「汝曹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為從賊?」其居首者對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祧,他彫翻。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帥於何地乎!」上不復問,皆戮之於市。復,扶又翻。人爭與之酒,其餘皆悲怖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考異曰:張彰者舊傳:中和二年五月二十日,北路軍前進到黄巢首級妻男,今不取其年月,而取其事。

朱全忠擊秦宗權,敗宗權于瀵水。敗,補邁翻。李克用至晉陽,大治甲兵,治,直之翻。遣榆次鎮將鴈門李承嗣奉表詣行在,自陳有破黄巢大功,為朱全忠所圖,僅能自免,將佐已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幷牌印皆沒不返。古者設官賜印綬,常佩之於身,至解官則解印綬。至唐始置職印,任其職者傳而用之,其印盛之以匣,當官者寘之臥內,別為一牌,使吏掌之,以謹出入,印出而牌入,牌出則印入,故謂之牌印。全忠仍牓東都、陝、孟云臣

已死，行營兵潰，令所在邀遮屠戮，勿令漏失，將士皆號泣冤訴。（號，戶刀翻。）請復仇讎，臣以朝廷至公，當俟詔命，拊循抑止，復歸本道。乞遣使按問，發兵誅討，臣遣弟克勤將萬騎在河中俟命。時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賜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妒功疾能，陰狡禍賊，異日必為國患，惟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帥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唐舊制，諸鎮兵出境征討，皆仰給度支。餉，式亮翻。帥，讀曰率。）上累遣楊復恭等諭指，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杜預曰：殷，盛也。余謂殷，衆也，言方事之衆多也。）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為之辯曲直。（辯，皮莧翻，又彼免翻。為，于偽翻。）由是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皆無所稟畏矣。　八月，李克用奏請割麟州隸河東。（麟州本屬振武節度。考異曰：新方鎮表，中和二年，河東節度增領麟州，誤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請以弟克脩為昭義節度使，皆許之。由是昭義分為二鎮。（澤、潞為一鎮，邢、洺、磁為一鎮。）進克用爵隴西郡王。克用奏罷雲蔚防禦使，依舊隸河東。（武宗會昌三年，分河東雲、蔚、朔三州置大同軍都團練使，乾符五年升為都防禦使。）從之。　九月，己未，加朱全忠同平章事。　以右僕射大明宮留守王徽知京兆尹事。上以長安宮室焚毀，故久留蜀未歸。徽招撫流散，戶口稍歸，復繕治宮室，百司粗有緒。（治，直之翻。粗，坐五翻。）冬十月，關東藩鎮表請車駕還京師。　朱全忠之降也，義成節度使王鐸為都統，承制除官。（事見上卷二年。降，戶江翻。）全忠初鎮大梁，事鐸禮甚恭，鐸依以為援。（汴、滑鄰道，而鐸於全忠有恩，故欲依以為援。）而全忠兵浸彊，益驕倨，鐸知不足恃，表請還朝。（朝，直遙翻。）徙鐸為義昌節度使。鹿晏弘之去河中，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其衆與之俱，（見上卷本年。帥，讀曰率。）及據興元，以建等為巡內刺史，不遣之官。晏弘猜忌，衆心不附。王建、韓建素相親善，晏弘尤忌之，數引入臥內，（數，所角翻。）待之加厚。二建相謂曰：「僕射甘言厚意，疑我也，禍將至矣！」田令孜密遣人以厚利誘之，十一月，二建與張造、晉暉、李師泰帥衆數千逃奔行在。（誘，音酉。考異曰：實錄：九月，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為禁軍所討，棄城奔許州，晏弘大將韓建、王建、張造、晉暉、李師泰各帥本軍降。田令孜以建等楊復光故將，奏皆除諸衛將軍。十一月戊午朔，建等以軍三千至行在，田令孜錄為假子，統以舊軍，號隨駕五都。按建等既降，始遣禁軍討晏弘。實錄云九月晏弘棄城去，太早。十一月又云建等降，重複。上云賞擢，下云為假子，自相違。新傳：帝還，晏弘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帥義勇四軍迎帝西縣。按帝尚在成都，云迎帝西縣，亦誤也。今月從實錄，事從薛居正五代史王建、韓建傳。）令孜皆養為假子，賜與巨萬，拜諸衛將軍，使各將其衆，號隨駕五都。（田令孜先已募新軍五十四都，分隸兩神策軍，今得王建、韓建、張造、晉暉、李師泰五將之兵，不敢分其衆隸兩軍，別號隨駕五都。）又遣禁兵討晏弘，晏弘棄興元走。（鹿晏弘得興元，未朞年而棄之。）

初，宦者曹知愨本華原富家子，有膽略。黃巢陷長安，知愨歸鄉里，集壯士據嵯峨山南為堡自固，（嵯峨山在京兆雲陽縣北十五里。）巢黨不敢近。（近，其靳翻。）知愨數遣壯士變衣服語言，效巢黨，夜入長安攻賊營，（數，所角翻。）賊驚以為鬼神，又疑其下有叛者，由是心不自安。朝廷聞而嘉之，就除內常侍，賜金紫。知愨聞車駕將還，謂人曰：「吾施小術，使諸軍得成大功，（曹知愨自言賊衆病於己之宵攻，因無固志，諸鎮大軍臨之，因得成收復京城之功。）從駕羣臣，但平步往來，俟至大散關，當閱其可歸者納之。」（從，才用翻。）行在聞之，恐其為變，田令孜尤惡之，（惡，烏路翻。）密以敕旨諭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使誅之。（按光啓二年王行瑜斬朱玫，三年始命為邠寧節度使，此時尚為邠寧將也。）行瑜潛師自嵯峨山北乘高攻之，知愨不為備，舉營盡殪。令孜益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涕，他計翻。橫，戶孟翻。斷，丁亂翻。語，牛倨翻。）　鹿晏弘引兵東出襄州，秦宗權遣其將秦誥、趙德諲將兵會之，（諲，伊真翻。）共攻襄州，陷之。山南

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劉巨容不肯追黃巢，[illegible]以自貴[illegible]。[illegible]死於田令孜之手，元[illegible]而遁，君果何益哉。考異曰：實錄，光啟元年四月，[illegible]陷[illegible]州，劉巨容死。[illegible]新傳，晏弘引[illegible]下，東出襄、鄧，[illegible]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龍紀元年，田令孜殺之。晏弘中和四年十一月已據許州，又巨容所以奔成都，以天子在蜀故也。今從新傳。）德諲，蔡州人也。晏弘引兵轉掠襄、鄧、均、房、廬、壽，復還許州。（鹿晏弘自許州從楊復光討[illegible]，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宋白曰：[illegible]武[illegible]。地[illegible]書：永明七年，於今[illegible]置[illegible]興州，西魏改豐州，周武成元年，自今[illegible]城[illegible]，今[illegible]是也，隋改均州，因均水為名。）忠武節度使周岌聞其至，棄鎮走，晏弘遂據許州，（考異曰：實錄：鹿晏弘陷許州，節度使周岌奔[illegible]。又曰：初，晏弘有興元，[illegible]部將王建等[illegible]行在，乃詔[illegible]兵討之，晏弘[illegible]棄城[illegible]歸鄉里。周岌聞其至，[illegible]去，晏弘自稱留後，朝廷因以節旄命之。始云[illegible]，後云[illegible]去，自相違，今從其後。）自稱留後，朝廷不能討，因以為忠武節度使。　十二月己丑，陳敬瑄表辭三川都指揮、招討、制置、安撫等使，從之。（去年以楊師立舉兵，敬瑄兼三川都指揮等使；師立既死，故辭之。）　初，黃巢轉掠福建，（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五年。）建州人陳巖聚眾數千保鄉里，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泉州刺史左廂都虞候李連有罪，亡入溪洞，巖擊敗之，（敗，補邁翻。）鎰畏巖之逼，表巖自代。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為治有威惠，閩人安之。（治，直吏翻。考異曰：實錄：七月，泉州刺史陳巖逐福建觀察使鄭鎰，自知使務。又曰：十二月壬寅，以巖為福建觀察使。巖既逐鎰，遂[illegible]鎰為己代，朝廷因命之。按巖既逐鎰，則鎰不在福州，巖安能逼之薦己。新王潮傳亦曰：黃巢將略福州，王潮不能下，建人陳巖率眾拔之，又逐觀察使鄭鎰，自領州，詔即拜刺史。按鄭鎰[illegible]黃巢陷閩越，巖聚眾千餘人，號九龍軍，福建觀察使鄭鎰奏為團練副使。左廂都虞候李連驕慢不法，鎰欲[illegible]其[illegible]，為郡人[illegible]，巖將按誅之，連奔溪洞中，合眾攻福州，巖擊破之，鎰表巖自代，拜觀察使，今從之。）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厚於奉養，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承平之態。魏博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卒數百於漳南高雞泊，圍而殺之，及賓僚從者三百餘人皆死，掠其資裝侍妾而還。（史言王鐸以承平之態處亂世。王鐸喪身亡家，[illegible]自取之。從，才用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彥禎奏云為盜所殺，朝廷不能詰。　賜邠寧軍號曰靜難。（難，乃旦翻。）　是歲，餘杭鎮使陳晟逐睦州刺史柳超，潁州都知兵馬使汝陰王敬蕘逐其刺史，（汝陰，潁州治所。蕘，如招翻。）各領州事，朝廷因命為刺史。　均州賊帥孫喜聚眾數千人，謀攻州城，刺史呂燁不知所為。都將武當馮行襲伏兵江南，（武當縣，帶均州。江南，漢江之南也。[illegible]）自乘小舟迎喜，謂曰：「州人得良牧，無不歸心，然公所從之卒太多，州人懼於剽掠，（剽，匹妙翻。）尚以為疑。不若置軍江北，獨與腹心輕騎俱進，行襲請為前道，（道，讀曰導。一讀如字，以請為前道句，言先路告諭均州之人也。為，于偽翻。）告諭州人，無不服者矣。」喜以為然，從之。既度江，軍吏迎謁，伏兵發，行襲手擊喜，斬之，從喜者皆死，（從，才用翻。）江北軍望之俱潰。山南東道節度使上其功，（上，時掌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傳曰：行襲居均州，節度使[illegible]奏為行軍司馬，[illegible]將兵鎮谷口，通秦、蜀道，由是知名。新傳曰：行襲[illegible]逐呂燁，據均州，劉巨容因表為刺史，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為行軍司馬，使領兵扼谷口，以通秦、蜀。新紀：光啟元年四月，武當賊馮行襲陷均州，逐刺史呂燁。在劉巨容奔成都後，行襲傳云巨容以功上，誤也。今從[illegible]，以薛史為據。當言[illegible]州節度使上其功。）詔以行襲為均州刺史。州西有長山，當襄、鄧入蜀之道，群盜據之，抄掠貢賦，（抄，楚交翻。）行襲討誅之，蜀道以通。　鳳翔節度使李昌言病，表弟昌符知留後。昌言薨，制以昌符為鳳翔節度使。（考異曰：諸書皆無昌言卒年月，惟實錄於李昌符傳中云：「中和二年五月，昌言加檢校司徒。光啟元年二月，昌言病，請以昌符權知留後。昌言死，詔除節度使。」按實錄中和四年十二月昌符始見，故以昌言薨附於中和四年之末。）　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復，扶又翻。）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自孫儒以下事皆在是年之後，史終言之。晊，之日翻。）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孑，吉列翻。毛萇曰：孑，然遺失也。[illegible]曰：孑，孤也。無孑遺者，言無孤單之遺餘也。）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尸以從。（以死人尸實之以鹽，以供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上將還長安，

畏宗權爲患。

光啓元年（是年三月改元。）春正月戊午，下詔招撫之。　己卯，車駕發成都，陳敬瑄送至漢州而還。　荆南監軍朱敬玫所募忠勇軍暴横，陳儒患之。鄭紹業之鎮荆南也，（廣明元年，朱敬玫募忠勇軍。鄭紹業鎮荆南，亦是年也。事並見上卷。横，戶孟翻。）遣大將申屠琮將兵五千擊黃巢於長安，軍還，儒告琮使除之。忠勇將程君從聞之，帥其衆奔朗州。（奔雷滿也。帥，讀曰率。）琮追擊之，殺百餘人。自是琮復專軍政。（復，扶又翻。）雷滿屢攻掠荆南，儒重賂以却之。淮南將張瓌、韓師德叛高駢，據復、岳二州，自稱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將兵擊雷滿。師德引兵上峽大掠，（上，時掌翻。峽，巫峽也。）歸于岳州。瓌還兵逐儒而代之。儒將奔行在，瓌劫還，囚之。（中和二年，陳儒代鄭紹業，至是而敗。）瓌，渭州人，性貪暴，荆南舊將夷滅殆盡。先是，朱敬玫屢殺大將及富商以致富，（先，悉薦翻。）朝廷遣中使楊玄晦代之。敬玫留居荆南，嘗曝衣，瓌見而欲之，遣卒夜攻之，殺敬玫，盡取其財。瓌惡牙將郭禹慓悍，（惡，烏路翻。慓，匹妙翻。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欲殺之。禹結黨千人亡去，庚申，襲歸州，據之，自稱刺史。禹，青州人成汭也，因殺人亡命，更其姓名。（禹先爲汝賊諸將所推以爲將。更，工衡翻。按薛史，成汭少年任俠，乘醉殺人，爲讎家所捕，因落髮爲僧，冒姓郭氏。）

南康賊帥盧光稠陷虔州，自稱刺史，以其里人譚全播爲謀主。（南康，漢南野縣地，吳分南野置南安縣，晉改爲南康，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里。考異曰：歐陽脩五代史曰：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全播聚衆，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十國紀年：全播推光稠爲之謀主，所向克捷。光啓初，據虔州，光稠自稱刺史。天復中，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按新紀，光啓元年正月，光稠陷虔州；天復二年，陷韶州。歐陽脩以爲同時取虔、韶二州，誤也。今從新紀。）　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王緒之兵自此入閩，爲王潮兄弟割據之資。）　秦宗權寇潁、亳，朱全忠敗之於焦夷。（焦夷在亳州城父縣界。按薛史梁紀，龍德元年，改亳州焦夷縣爲夷父，則焦夷時已爲縣。敗，補邁翻。夷父當作城父。）

二月丙申，車駕至鳳翔。三月丁卯，至京師。荆棘滿城，狐兔縱横，（縱，子容翻。）上悽然不樂。（樂，音洛。）己巳，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啓。）時朝廷號令所行，惟河西、山南、劍南、嶺南數十州而已。　秦宗權稱帝，置百官。（考異曰：舊宗權傳但云巢賊既誅，僭稱帝號。實錄明年襄王即位，宗權已稱帝，不從。新舊紀皆無之，不知宗權以何年月稱帝，今因時溥爲都統書之。）詔以武寧節度使時溥爲蔡州四面行營兵馬都統以討之。

盧龍節度使李可舉、成德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彊，（惡，烏路翻。考異曰：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作王景崇，誤也。今從舊紀。）而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親善，爲姪鄴娶克用女，（爲，于僞翻。）又河北諸鎮，惟義武尚屬朝廷，可舉等恐其窺伺山東，（此山東，謂恒山以東。伺，相吏翻。）終爲己患，乃相與謀曰：「易定，燕趙之餘也。」（易州之地，本燕南界；中山本屬趙國，故曰燕趙之餘。）約共滅處存而分其地，又說雲中節度使赫連鐸使攻克用之背。（說，式芮翻。）可舉遣其將李全忠將兵六萬攻易州，鎔遣將將兵攻無極。（無極，漢古縣，因無極山而名，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里。）處存告急於克用，克用遣其將康君立等將兵救之。　閏月，秦宗權遣其弟宗言寇荆南。

初，田令孜在蜀募新軍五十四都，每都千人，分隸兩神策，爲十軍以統之，又南牙北司官共萬餘員。是時藩鎮各專租稅，河南北、江淮無復上供，三司轉運無調發之所，度支惟收京畿、同、華、鳳翔等數州租稅，不能贍，（調，徒弔翻。度，徒洛翻。華，戶化翻。）賞賚不時，士卒有怨言。令孜患之，不知所出。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榷之，（宋白曰：兩池鹽務舊隸度支，其職視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史牟以金部郎中主池務，遂奏置榷鹽使。解，戶買翻。榷，訖岳翻。）

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天子幸蜀，內外百司各失其官守，王重榮竊據河中，得專鹽池之利。）歲獻三千車以供國用。令孜奏復如舊制隸鹽鐵。夏四月，令孜自兼兩池榷鹽使，（唐會要：元和十五年，改河北稅鹽使為榷鹽使。其後復失河北，止於安邑、解縣兩池置榷鹽使。）收其利以贍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論，盧昆翻；說也，辯也。）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藩鎮，（覘，丑廉翻。）有不附己者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使，疏吏翻。）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數，所具翻。）責其無禮。監軍為講解，（為，于偽翻。）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五月，令孜徙重榮為泰寧節度使，以泰寧節度使齊克讓為義武節度使，以義武節度使王處存為河中節度使，仍詔李克用以河東兵援處存赴鎮。（為李克用、王重榮連兵犯闕張本。）

盧龍兵攻易州，裨將劉仁恭穴地入城，遂克之。仁恭，深州人也。李克用自將救無極，敗成德兵，（敗，補邁翻。）成德兵退保新城。克用復進擊，大破之，（復，扶又翻；下同。）拔新城。成德兵走，追至九門，斬首萬餘級。盧龍兵既得易州，驕怠，王處存夜遣卒三千，蒙羊皮造城下。（造，七到翻。）盧龍兵以為羊也，爭出掠之，處存奮擊，大破之，復取易州。李全忠走。

加陝虢節度使王重盈同平章事。

李全忠既喪師，（喪，息浪翻。）恐獲罪，收餘眾還襲幽州。六月，李可舉窘急，舉族登樓自焚死。（乾符二年，李茂勳得幽州，二世十一年而滅。）全忠自為留後。

東都留守李罕之與秦宗權將孫儒相拒數月，罕之兵少食盡，棄城，西保澠池，宗權陷東都。（九域志：澠池縣在都城西一百五十八里。澠，彌兗翻。孫儒陷東都，而曰宗權者，儒，宗權將也。）

秋七月，以李全忠為盧龍留後。

乙巳，右補闕常濬上疏，以為「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言齊是非，一功過，無所差別也。）致天下紛紛若此，猶未之寤，豈可不念駱谷之艱危，復懷西顧之計乎！（復，扶又翻；下同。）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言於上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忿！」庚戌，貶濬萬州司戶，尋賜死。（宋白曰：萬州，春秋庸國之地，秦、漢為朐䏰縣地，後魏分朐䏰之地置安鄉及魚泉縣，後周置萬川郡，兼立南州，唐置浦州，貞觀初改萬州，以舊萬川郡為稱。考異曰：實錄不言令孜黨為誰。按蕭遘等請誅令孜表云：「章昭度無致君許國之心，多醜正比頑之迹。」令孜黨蓋謂昭度也。續寶運錄曰：七月三日表入，上覽之不悅，顧謂侍臣曰：「藩鎮若見此表，深為忿恨，自此猜間，其何可堪！」至二十八日，敕貶濬為萬州司戶。疑三日脫誤，當為二十三日。今從實錄。）

滄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全玫，立牙將盧彥威為留後。全玫奔幽州。以保鑾都將曹誠為義昌節度使，（保鑾，神策五十四都之一也。）以彥威為德州刺史。

孫儒據東都月餘，燒宮室、官寺、民居，大掠，席卷而去，（卷，讀曰捲。）城中寂無雞犬。李罕之復引其眾入東都，築壘於市西而居之。（城大難守，且無居人，故築壘以自保聚。）

王重榮自以有復京城功，（見上卷中和二年。）為田令孜所擯，不肯之兗州，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間，古莧翻。）數令孜十罪。（數，所具翻。）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王處存亦上言：「幽、鎮兵新退，臣未敢離易定，（幽鎮之兵，謂李可舉、王鎔之兵。離，力智翻。）且王重榮無罪，有大功於國，不宜輕有改易。」詔趣其上道。（趣，讀曰促。上，時掌翻。）八月，處存引軍至晉州，刺史冀君武閉城不內而還。（河中節度兼領晉、絳、慈、隰等州，君武，重榮之巡屬。冀，晉大夫冀芮之後，以采邑為姓。還，從宣翻，又如字。）

洛州刺史馬爽與昭義行軍司馬奚忠信不叶，起兵屯邢州南，脅孟方立請誅忠信；既而眾潰，爽奔魏州。忠信使人賂樂彥禎而殺之。

秦宗權攻鄰道二十餘州，陷之；唯陳州距蔡百餘里，兵力甚弱，刺史趙犨日與宗權戰，宗權不能屈。詔以犨為蔡州節度使。犨德朱全忠之援，（自中和二年以來，黃巢攻陳州，後為秦宗權所攻，犨惟倚朱全忠為援。）與全忠結昏，凡全忠所調發無不

立至。謝力的翻奉全忠者趙犨也歷梁祚者趙犨子孫也 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少詩沼翻 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崎丘奇翻嶇音區 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王潮兄弟三人從緒 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先悉薦翻 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有望氣者謂緒曰。軍中有王者氣。於是緒見將卒有勇略踰己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眾皆自危。曰。行全。親也。行全緒妹夫也故云然 且軍鋒之冠。猶不免。況吾屬乎。行至南安。冠古玩翻吳置東安縣晉武帝更名晉安隋改曰南安唐屬泉州九域志南安在州西一十二里 王潮說其前鋒將曰。說式芮翻 吾屬違墳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為羣盜。謂秉光壽而入閩也 豈所欲哉。乃為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孑孑者受誅且盡。孑孑特立之貌 子須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為前鋒。吾竊為子危之。為于偽翻 前鋒將執手泣。問計安出。潮為之謀。伏壯士數十人於篁竹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挺劍拔劍也呼火故翻 就馬上擒之。反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中和元年王緒起兵為盜至是五年潮所囚按新書王潮傳為王緒者劉行全也此小異通鑑所書本之路振九國志 潮推前鋒將為主。前鋒將曰。吾屬今日不為魚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為主。誰敢先之。先悉薦翻 相推讓數四。推吐雷翻 卒奉潮為將軍。卒子恤翻 緒歎曰。此子在吾網中。不能殺。豈非天哉。潮引兵將還光州。約其屬所過秋豪無犯。行及沙縣。永徽六年分建安置沙縣屬汀州九域志在南劍州西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沙縣古南平餘縣地也晉為延平縣太元四年改為沙戍唐武德初立為沙縣 泉州人張延魯等以刺史廖彥若貪暴。廖力救翻今俗音力弔翻姓也 帥耆老。奉牛酒遮道。請潮留為州將。將即亮翻[illegible]讀曰牢 潮乃引兵圍泉州。

九月。戊申。以陳敬瑄為三川及峽內諸州都指揮制置等使。唐分二川各自為一鎮峽內諸州歸峽屬荊南節度今以陳敬瑄兼指揮制置之田令孜右之也

蔡軍圍荊南。蔡軍秦宗權所遣秦宗言之軍也 馬步使趙匡謀奉前節度使陳儒以出。是年正月張瓌囚陳儒 留後張瓌覺之。殺匡及儒。

冬。十月。癸丑。秦宗權敗朱全忠於八角。九域志汴州浚儀縣有八角鎮敗補邁翻

王重榮求救於李克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曰朱玫李昌符每遣衛入覲於天子指陳利害規畫方略不祐太祖黨庇逆溫太祖攜怒讒甚時田令孜惡太祖與河中膠固奏云王重榮北引太原其心可見不可處之近輔定州王處存忠孝盡心請授以蒲帥移重榮於定州天子從之重榮憤憤不悅告於太祖曰主上新返正大臣播棄此際無辜遭譴斥逐朝公當鑑其深心今日使僕安歸會太祖憤怒朱玫黨即報曰當與公提兵出汜水關誅逆賊之後則去此鼠輩如疾風之去鴻毛耳重榮曰吾地迫邠岐公若東出關二兇必傅吾城下不若先滅二兇去其君側[illegible]五代史重榮使人紿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使克用至重處存共誅之因偽為詔書示克用曰此是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故時朝廷疎忌重榮克用亦知之恐無是事今從紀年錄 克用方怨朝廷不罪朱全忠。朱全忠攻克用於上源驛朝廷不能治其罪故克用以為怨 選兵市馬。聚結諸胡。議攻汴州。報曰。待吾先滅全忠。還掃鼠輩。如秋葉耳。重榮曰。待公自關東還。吾為虜矣。不若先除君側之惡。退擒全忠易矣。易以豉翻 時朱玫李昌符亦陰附朱全忠。克用乃上言。玫昌符與全忠相表裏。欲共滅臣。臣不得不自救。已集蕃漢兵十五萬。決以來年濟河。自渭北討二鎮。不近京城。保無驚擾。近其靳翻 既誅二鎮。乃旋師滅全忠。以雪讎恥。上遣使者諭釋。釋解也 冠蓋相望。朱玫欲朝廷討克用。數遣人潛入京城。燒積聚。或刺殺近侍。數所角翻積子賜翻聚從遇翻又皆如字刺七亦翻 聲云克用所為。於是京師震恐。日有訛言。令孜遣玫昌符將本軍及神策鄜延靈夏等軍各三萬人。刺七亦翻按是時諸鎮分散入如鄜延以一州為一鎮使將境出師一鎮亦恐不及三萬人之數田令孜張大言之耳 屯沙苑以討王重榮。考異曰新傳云令孜自將討重榮帥玫等兵三萬屯沙苑今從實錄 重

榮發兵拒之，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赴之。十一月，重榮遣兵攻同州，刺史郭璋出戰，敗死。重榮與玫等相守月餘，克用兵至，與重榮俱壁沙苑，表請誅令孜及玫、昌符，詔和解之，克用不聽。十二月，癸酉，合戰，玫、昌符大敗，考異曰：新傳曰：克用上書請誅令孜、玫等，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叛。帝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廬舍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按令孜奉車駕幸近藩避亂，其志亦俟兵退復還，何爲火宮城？殆必不然。實錄，六月，令孜遣邠岐討重榮；九月，邠岐屯沙苑，重榮求援於克用；十二月，克用、重榮對壘于沙苑，表請誅令孜、朱玫；十二月，重榮合戰，朱玫一敗走。太祖紀年錄：十一月，重榮遣使乞師，且言二鎮欲加兵於己，太祖徵先討朱溫，重榮請先滅二鎮，太祖表言二鎮黨庇朱溫，請自渭北討之，亦不言其附令孜攻河中也。又言重榮與邠鳳兵對壘月餘，十二月，太祖度河，與朱玫戰，朱玫敗走。若自九月至十二月，非止月餘矣。疑實錄邠岐討河中及邠岐屯沙苑，太祈前令並因十二月戰沙苑見之。各走還本鎮。玫還邠州，昌符還鳳翔。潰軍所過焚掠。克用進逼京城，乙亥夜，令孜奉天子自開遠門出幸鳳翔。開遠門，長安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初，黃巢焚長安宮室而去，諸道兵入城，縱掠焚府寺民居什六七，王徽累年補葺，僅完一二。自中和三年黃巢東走，王徽至即補葺長安宮室。葺，七入翻。至是復爲亂兵焚掠，無孑遺矣。復，扶又翻。是歲，賜河中軍號護國。

二年春正月，鎮海牙將張郁作亂，攻陷常州。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曰：郁，潤州小將也。周寶差郁押兵士三百人戍於海，因正日置酒，殺使府安慰軍將，度不獲，遂作亂。潤州差拓拔從領兵討之。郁自常熟縣取江陰而入常州，刺史劉革到任方一月，執牌迎於戟門而降。新紀：正月辛巳，郁陷常州。按皮錄但言郁以正日殺安慰軍將耳，非當日即陷常州，新紀誤也。李克用還軍河中，與王重榮同表請大駕還宮，因罪狀田令孜，請誅之。上復以飛龍使楊復恭爲樞密使。田令孜擯斥楊復恭，見上卷中和三年。戊子，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此宮謂行宮也。劫上幸寶雞，黃門衛士從者纔數百人，從，才用翻。宰相朝臣皆不知。翰林學士承旨杜讓能宿直禁中，天子行幸所至，宿衛之地宿直禁衛，翰林學士以職在禁衛近臣宿直，各有其次，宮禁無異故，行宮內亦謂之禁中。聞之，步追乘輿，乘，繩證翻。出城十餘里，得人所遺馬，遺馬，棄而不及收者。無羈勒，解帶繫頸而乘之，獨追及上於寶雞。九域志：寶雞縣在鳳翔西南六十五里。明日，乃有太子少保孔緯等數人繼至。讓能，審權之子，杜審權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三年。緯，戣之孫也。孔戣見憲宗紀。宗正奉太廟神主至鄠，鄠，音戶。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遇盜，皆失之。朝士追乘輿者至盩厔，九域志：盩厔在鳳翔東南二百里。音舟窒。爲亂兵所掠，衣裝殆盡。庚寅，上以孔緯爲御史大夫，使還召百官，上留寶雞以待之。時田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帝始避黃巢而奔蜀，今又避諸兵而出，再致播遷，其禍皆本於田令孜弄權。天下共忿疾之。朱玫、李昌符亦恥爲之用，且憚李克用、王重榮之彊，更與之合。蕭遘因邠寧奏事判官李松年至鳳翔，唐末藩鎮遣其屬奏事，皆謂之奏事官，判官，幕府右職也。朱玫遣之奏事行在所，故曰奏事判官。以判官專掌奏事官。蕭遘爲相，天子播越而不匡，從惡得無罪。遣召朱玫亟迎車駕。朱玫尋有異圖，蕭遘既不能制，又不能死，爲法受惡，甚於此矣。癸巳，玫引步騎五千至鳳翔，孔緯詣宰相，欲宣詔召之，蕭遘、裴澈以令孜在上側，不欲往，辭疾不見。緯令臺吏趣百官詣行在，趣，讀曰促。皆辭以無袍笏。緯召三院御史，唐志：御史大夫之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屬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屬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屬焉。泣謂布衣親舊有急，猶當赴之，豈有天子蒙塵，爲人臣子，累召而不往者！御史請辦裝數日而行。緯拂衣起曰：吾妻病垂死，且不顧，諸君善自爲謀！請從此辭。乃詣李昌符，請騎衛送至行在，昌符義之，贈裝錢，遣騎送之。邠寧、鳳翔兵追逼乘輿，敗神策指揮使楊晟於潘氏，鉦鼓之聲聞於行宮。聞，音問。田令孜奉上發寶雞，留禁兵守石鼻爲後拒。潘氏在寶雞東北，石鼻在寶雞西南。宋白曰：靈壁在鳳翔府寶雞縣武城鎮，即俗所謂石鼻寨也。諸葛武侯所築城，去寶雞二十里。置感義軍於興、鳳二州，以楊晟爲節度使，守散關。興州，漢武都郡沮縣地，自晉及宋魏爲武

興藩王楊氏之國魏滅楊氏爲武興鎭尋改東益州唐爲興州今州城卽古武興城也鳳州漢武都郡故道河池二縣之地後魏爲仇池鎭孝昌中置南岐州廢帝三年改爲鳳州以西界有鳳凰山而名時軍民雜糅鋒鏑縱橫糅女救翻縱子容翻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爲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劒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考異曰毛文錫王建紀事云光啓二年正月辛巳車駕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遣兵攻逼行在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將移幸梁洋以上爲清道斬斫使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今但取其事不取其月日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從才用翻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折而設翻王建扶掖上自煙燄中躍過夜宿板下上枕建膝而寢既覺始進食枕之鴆翻覺居效翻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石鼻軍潰玫長驅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熅肅宗之玄孫也熅肅宗子襄王僙之曾孫音於云翻又於問翻有疾從上不及留遵塗驛據熅傳遵塗驛在石鼻亦謂之石鼻驛爲玫所得與俱還鳳翔庚戌李克用還太原二月王重榮朱玫李昌符復上表請誅田令孜復扶又翻以前東都留守鄭從讜爲守太傅兼侍中考異曰新宰相表從讜入三公門下不爲眞相按新傳拜司空復秉政進太傅兼侍中從至興元以太子太保還第新表誤也朱玫李昌符使山南西道節度使石君涉柵絕險要燒郵驛上由他道以進山谷崎嶇邠軍迫其後邠軍朱玫之軍危殆者數四僅得達山南三月壬午石君涉棄鎭逃歸朱玫石君涉黨於邠岐車駕猝至故棄鎭而逃癸未鳳翔百官蕭遘等罪狀田令孜及其黨韋昭度請誅之初昭度因供奉僧澈結宦官得爲相昭度爲相見二百五十四卷廣明元年澈師知玄鄙澈所爲昭度每與同列詣知玄皆拜之知玄揖使詣澈啜茶山南西道監軍馮翊嚴遵美迎上於西縣節度使旣逃故監軍自迎車駕後魏分漢沔陽縣置嶓冢縣隋大業初改曰西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一百里宋白曰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濜江城宋於此城僑立華陽郡後魏置嶓冢縣隋大業三年改爲西縣丙申車駕至興元考異曰皮光業見聞錄

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王建紀事正月辛巳次陳倉二月辛亥朱玫將跍跌御騎逼行在破楊晟於潘氏庚申陷虢縣三月甲午僖宗移幸梁洋戊戌邠師至石鼻己亥石鼻不守庚子寇逼寶雞辛丑車駕南引四月庚申達褒中舊紀正月戊子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庚寅次寶雞癸巳朱玫至鳳翔令孜聞邠軍至奉帝入散關三月丙申車駕至興元唐年補錄三月十七日車駕至興元卽丙申也實錄正月乙酉車駕次寶雞戊子癸巳二月丙申與舊紀同新紀正月戊子如興元癸巳朱玫叛寇鳳翔三月丙申次興元諸書月日不同如此若依新舊紀實錄則離寶雞六十四日乃至興元似太緩若依紀事則寶雞危逼之地車駕留彼八十日似太久要之僖宗以棧道燒絕自他道崎嶇至山南容有六十日之久至於留寶雞八十日必無此理今從新舊紀戊戌以御史大夫孔緯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杜讓能並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保鑾都將李鋋等敗邠軍於鳳州鋋音蟬敗補邁翻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本道穀十五萬斛以濟國用調徒釣翻重榮表稱令孜未誅不奉詔以尚書左丞盧渥爲戶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留後以嚴遵美爲內樞密使遣王建帥部兵戍三泉武德四年分利州之綿谷置三泉縣時屬興元府宋白曰三泉縣本漢葭萌縣地後魏正始中分置三泉縣以界內三泉山爲名九域志在府西南二百一十里帥讀曰率晉暉及神策軍使張造帥四都兵屯黑水從駕五都王建以一都戍三泉暉造以四都屯黑水黑水在興元成固縣西北太白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所謂朝發南鄭夕宿黑水者也修棧道以通往來以建遙領壁州刺史將帥遙領州鎭自此始陳敬瑄疑東川節度使高仁厚欲去之去羌呂翻下同遂州刺史鄭君立起兵攻陷漢州進向成都敬瑄遣其將李順之逆戰君立敗死敬瑄又發維茂羌軍擊仁厚殺之考異曰張彭耆舊傳不言仁厚所終惟數敬瑄六錯云太師殺高仁厚一錯又云高僕射權謀智勇累有大功於太師又極忠孝若在王司徒不獨梓潼昭宗實錄文德元年八月仁厚楊師立羅元杲王師本俱贈官云皆先朝以疑似獲罪今從新紀新傳參以二書自他仁厚事更無所見朱玫以田令孜在天子左右終不可去言於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得復京城天下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敕使之榮勤王之功楊復光實預有之田令孜以其出於北司敢惑人主以爲己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

鎮召亂生禍（亂謂黃巢言田令孜易置王重榮以召亂）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言遵召玫使迎車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孫尚多相公盍改圖以利社稷乎遵曰主上踐阼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遵不敢聞命玫出宣言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夏四月壬子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軍國事承制封拜指揮仍遣大臣入蜀迎駕盟百官於石鼻驛玫使蕭遘爲冊文遘辭以文思荒落（思相吏翻）乃使兵部侍郎判戶部鄭昌圖爲之乙卯熅受冊玫自兼左右神策十軍使（考異曰實錄玫自稱大丞相按唐無此官又下五月玫自加侍中蓋唐末著小說者稱平章事或侍中爲大丞相耳實錄因其文而誤也）帥百官奉熅還京師（事至於此蕭遘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帥讀曰率）以鄭昌圖同平章事判度支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河中百官崔安潛等上襄王熅賀受冊（上之出長安百官不屬從而奔河中者謂之河中百官）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乃薦樞密使楊復恭爲左神策中尉觀軍容使自除西川監軍使（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二月以令孜爲西川監軍舊傳云令孜懼引楊復恭代己從幸梁州求爲西川監軍新傳云令孜留不去及帝病乃赴成都表解官求醫蓋取張彰之說耳按王建紀事四月庚申建裹中令孜以罪譽盈且慮禍及於是自授西川監軍使以避指斥復規與敬瑄爲巢窟令從之）往依陳敬瑄（爲敬瑄令孜併命張本）復恭斥令孜之黨出王建爲利州刺史晉暉爲集州刺史張造爲萬州刺史李師泰爲忠州刺史（王建等事田令孜見上中和四年十一月）五月朱玫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蕭遘爲太子太保自加侍中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裴澈判度支鄭昌圖判戶部以淮南節度使高駢兼中書令充江淮鹽鐵轉運等使諸道行營兵馬都統淮南右都押牙和州刺史呂用之爲嶺南東道節度使大行封拜以悅藩鎮遣吏部侍郎夏侯潭宣諭河北戶部侍郎楊陟宣諭江淮諸藩鎮受其命者什六七高駢仍奉牋勸進（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絕望矣其得還者幸也）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駢同凡駢之腹心及將校能任事者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爲不復咨稟（復扶又翻）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蔕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前度支巡官鄭杞前知廬州事董瑾杞曰此固爲晚矣（言駢早不知覺）用之問策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後漢末曹操避董卓之難閒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疑其圖己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孟德曹操字也鄭杞蓋勸用之圖駢）明日與瑾共爲書一緘授用之其語祕人莫有知者（杞瑾謀見下卷光啓三年）蕭遘稱疾歸永樂（按新書遘第蕭蘧爲永樂令遘往從之永樂縣屬河中府武德初置宋白曰永樂縣本漢河北縣地周武帝武成二年改爲永樂保定二年省以地屬芮城唐武德二年分芮城復置樂音洛）初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朱玫同謀立襄王既而玫自爲宰相專權昌符怒不受其官更通表興元詔加昌符檢校司徒朱玫遣其將王行瑜將邠寧河西兵五萬追乘輿（自代宗時河西沒于吐蕃宣宗復河湟張義潮收涼州河西復爲唐）感義節度使楊晟戰數却（數所角翻）棄散關走行瑜進屯鳳州是時諸道貢賦多之長安不之興元（之往也）從官衛士皆乏食（從才用翻）上涕泣不知爲計杜讓能言於上曰楊復光與王重榮同破黃巢復京城相親善（事見上卷中和三年）復恭其兄也若遣重臣往諭以大義且致復恭之意宜有回慮歸國之理上從之遣右諫議大夫劉崇望使于河中齎

詔諭重榮，重榮即聽命，遣使表獻絹十萬匹，且請討朱玫以自贖。戊戌，襄王熅遣使者至晉陽賜李克用詔，言上至半塗，六軍變擾，蒼黃晏駕，吾為藩鎮所推，今已受冊。朱玫亦與克用書。克用聞其謀皆出於玫，大怒。大將蓋寓說克用曰：「鑾輿播遷，天下皆歸咎於我，蓋，古盍翻。說，式芮翻。寓言上之播越，由克用與王重榮兵逼京城，為天下之所歸咎。今不誅玫，黜李熅，無以自湔洗。」湔，則前翻。考異曰：實錄：楊復恭兄弟於李克用、王重榮有破賊連衡之舊，乃奏遣諭旨，望以書詔宣諭，蒙達復恭之意，重榮、克用皆聽命。按後唐太祖紀年錄：偽使至太原，太祖詰其事，狀曰皆朱玫所為，帝斬之以徇。大將蓋寓等言云云，太祖燒偽詔，械其使，馳檄諸鎮曰：「今月二十日得襄王偽詔及朱玫文字，云田令孜脅遷鑾輿，播越梁洋，行至半塗，六軍變擾，遂至蒼黃而晏駕，不知弒逆者何人。永念丕基，不可無主，昨四鎮藩后推朕纂承，已於正殿受冊畢，改元大赦者。李熅出自贅疣，名汙藩邸，智昏菽麥，識昧機權，李符賓之以寵辭，朱玫實之以為利，召不違之奇貨，可見姦邪，為世識之士，豈明於匪夕，近者嘗遣徑差健步奉表起居，行朝見駐巴梁，宿衛比無騷動，而朱玫脅其孤駭，自號合衛，敢首亂階，明言晏駕」云云。按書復恭、崇望傳及諸家五代史，亦不言克用因復恭、崇望而推戴僖宗，今不取。又於時熅未即位改元，偽詔亦恐非也。編遺錄：二年春正月壬午，唐室有襄王之亂，僖宗駐驊梁洋，襄王為下偽命，以檄授太傅，令即吏左環實所授偽官告一通，左環至，具以事聞，上怒，切責環，將加其罪，久乃赦之。蓋令授襄於庭。按正月朱玫未立襄王，編遺錄亦誤也。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克用從之，燔詔書，囚使者，移檄鄰道，稱玫敢欺藩方，明言晏駕，當道已發蕃漢三萬兵進討凶逆，當共立大功。寓，蔚州人也。蔚，紆勿翻。

秦賢寇宋、汴，朱全忠敗之於尉氏南。敗，補邁翻。

癸巳，遣都將郭言將步騎三萬擊蔡州。

六月，以扈蹕都將楊守亮為金商節度、京畿制置使，扈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將兵二萬出金州，與王重榮、李克用共討朱玫。守亮本姓訾，名亮，訾，即移翻。漢書功臣表有樓虛侯訾順。曹州人，與弟信皆為楊復光假子，更名守亮、守信。更，工衡翻。

李克用遣使奉表稱方發兵濟河，除逆黨，迎車駕，願詔諸道與臣協力。先是，山南之人皆言克用與朱玫合，先，悉薦翻。人情恟懼。表至，上出示從官，并諭山南諸鎮，由是帖然。然克用表猶以朱全忠為言，上使楊復恭以書諭之，云俟三輔事寧，漢以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唐京畿之地是也。別有進止。

衡州刺史周岳發兵攻潭州，欽化節度使閔勗招淮西將黃皓入城共守。淮西將，秦宗權將也。皓遂殺勗。中和元年閔勗據潭州，至是而敗。岳攻拔州城，擒皓，殺之。

鎮海節度使周寶遣牙將丁從實襲常州，逐張郁。考異曰：新紀：武寧軍將丁從實陷常州。今從皮氏見聞錄。郁奔海陵，是年正月，張郁陷常州。依鎮遏使南昌高霸。霸，高駢將也，鎮海陵，有民五萬戶，兵三萬人。

秋，七月，秦宗權陷許州，殺節度使鹿晏弘。中和四年晏弘據許州，至是敗亡。

王行瑜進攻興州，感義節度使楊晟棄鎮走，據文州。詔保鑾都將李鋋、扈蹕都將李茂貞、陳佩屯大唐峯以拒之。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李茂貞始此。

更名欽化軍曰武安。湖南觀察升欽化軍，見上卷中和三年。更，工衡翻。以衡州刺史周岳為節度使。

八月，盧龍節度使李全忠薨，以其子匡威為留後。

王潮拔泉州，殺廖彥若。去年八月，王潮圍泉州，至是乃拔之。考異曰：新紀：八月，王潮陷泉州，刺史劉彥若死之。按諸書皆云廖彥若，新紀作劉，恐誤。潮聞福建觀察使陳巖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巖表潮為泉州刺史。潮沈勇有智略，沈，持林翻。既得泉州，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幽王緒於別館，緒慙，自殺。

九月，朱玫將張行實攻大唐峯，李鋋等擊卻之。金吾將軍滿存與邠軍戰，破之，復取興州，復，扶又翻。進守萬仞寨。

李克修攻孟方立，甲午，擒其將呂臻於焦岡，拔故鎮、武安、臨洺、邯鄲、沙河。九域志：洺州武安縣有固鎮。以大將安金俊為邢州刺史。

長安百官太子太師裴璩等勸進於襄王熅。璩，求於翻。冬，十月，熅即皇帝位，改元建貞，遙尊上為太上元皇聖帝。

董昌謂錢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考異曰

實錄辛未以杭州刺史董昌爲浙東觀察使按此年十一月始拔越州十二月漢宏乃死昌始自稱知浙東軍府事實錄誤也鏐曰然不取終爲後患遂將兵自諸暨趨平水趨七喻翻鑿山開道五百里出曹娥埭九域志越州會稽縣有平水鎮曹娥鎮平水今在越州東南四十餘里自此南踰山出小江沿剡溪而東二十里至曹娥埭埭徒耐翻浙東將鮑君福帥衆降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鏐與浙東軍戰屢破之進屯豐山　感化牙將張雄馮弘鐸得罪於節度使時溥徐州本號武寧軍自咸通罷節鎮之後溥復節鎮改爲感化軍中間有書武寧者誤也從後時溥既死朱梁始復徐州爲武寧軍聚衆三百走度江襲蘇州據之雄自稱刺史稍聚兵至五萬戰艦千餘自號天成軍　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薨大將劉經張全義立爽子仲方爲留後全義臨濮人也武德四年分雷澤縣置臨濮縣屬濮州九域志在州南六十里濮博木翻　李克脩攻邢州不克而還考異曰太祖紀年錢邢人出鬭又敗之孟方立求救於鎮州王鎔出兵三萬赴援我軍乃退舊鎔傳云時天子蒙塵九有鼎沸河東李克用虎視山東方謀吞據鎔以重賂結納以修和好晉軍討孟方立於邢州鎔常奉以芻糧据此則鎔助克用攻邢州也未知孰是今皆不取十一月丙戌錢鏐克越州劉漢宏奔台州考異曰實錄漢宏被殺在董昌除浙東前据范坰吳越備史漢宏敗走至十二月死皆有日今從之　義成節度使安師儒委政於兩廂都虞候夏侯晏杜標二人驕恣軍中忿之小校張驍潛出聚衆二千攻州城師儒斬晏標首諭之軍中稍息天平節度使朱瑄謀取滑州遣濮州刺史朱裕將兵誘張驍殺之朱全忠先遣其將朱珍李唐賓襲滑州入境遇大雪珍等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升遂克之虜師儒以歸考異曰實錄告於行在命全忠兼領義成節度使按大順元年始以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全忠遣辭以授胡真此際未也實錄誤全忠以牙將江陵胡真知義成留後義成自此屬朱全忠　田令孜至成都請尋醫許之解西川監軍使　十二月戊寅諸軍拔鳳州以滿存爲鳳州防禦使　楊復恭傳檄關中稱得朱玫首者以靜難節度使賞之以朱玫職任授之也難乃旦翻王行瑜戰數敗屢爲李鋋鐈存等所敗數所角翻恐獲罪於玫與其下謀曰今無功歸亦死曷若與汝曹斬玫首迎大駕取邠寧節鉞乎衆從之甲寅行瑜自鳳州擅引兵歸京師此諸軍所以於戊寅得取鳳州玫方視事聞之怒召行瑜責之曰汝擅歸欲反邪行瑜曰吾不反欲誅反者朱玫耳遂擒斬之并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城士民無衣凍死者蔽地裴澈鄭昌圖帥百官二百餘人奉襄王奔河中帥讀曰率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煴殺之襄王煴自監國至稱號涉八月而敗囚澈昌圖百官死者殆半　台州刺史杜雄誘劉漢宏執送董昌斬之廣明元年劉漢宏得浙東至是而亡考異曰十國紀年十二月丙午杜雄執漢宏按十二月丙子朔無丙午紀年誤昌徙鎮越州自稱知浙東軍府事以錢鏐知杭州事爲錢鏐以杭州跨有二浙張本　王重榮函襄王煴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爲煴爲賊臣所逼正以不能死節爲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爲之素服不舉記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者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爲于僞翻今煴已就誅宜廢爲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俟朱玫首至而行之從之盈孫侑之孫也殷侑見二百四十二卷文宗大和二年　河陽大將劉經畏李罕之難制自引兵鎮洛陽襲罕之於澠池爲罕之所敗敗補邁翻下同經棄洛陽走罕之追殺殆盡罕之軍于鞏鞏漢古縣唐屬河南府九域志在府東一百一十里將度河經遣張全義將兵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州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扶溝馬殷隸軍中以材勇聞扶溝漢縣中廢隋復置唐屬許州陳留風俗傳

（小扶亭有洧水之溝，因以名縣。九域志，縣在大州南一百九十里。馬殷始此。）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宗權遣儒攻陷鄭州，刺史李璠奔大梁。（璠，孚袁翻。）儒進陷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廣明元年，諸葛爽得河陽，及子而敗。）儒自稱節度使。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初，長安人張佶爲宣州幕僚，惡觀察使秦彥之爲人，棄官去。過蔡州，宗權留以爲行軍司馬。佶謂劉建鋒曰：「秦公剛鷙而猜忌，亡無日矣，吾屬何以自免？」建鋒方自危，遂與佶善。（佶，其吉翻。鷙鳥路翻。爲劉建鋒、張佶歸力取湖南張本。）壽州刺史張翱（考異曰：妖亂志作張敖，吳錄作張遨，今從十國紀年。）遣其將魏虔將萬人寇廬州，廬州刺史楊行愍遣其將田頵、李神福、張訓拒之，敗虔于褚城。（敗，補邁翻。）滁州刺史許勍襲舒州，刺史陶雅奔廬州。（中和四年，行愍使雅取舒州。）高駢命行愍更名行密。（更，工衡翻。）

是歲，天平牙將朱瑾逐泰寧節度使齊克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瑾逐克讓，今從舊傳。）自稱留後。瑾將襲兗州，求昏於克讓，乃自鄆盛飾車服，私藏兵甲以赴之，親迎之夕，甲士竊發，逐克讓而代之。（迎，魚敬翻。）朝廷因以瑾爲泰寧節度使。

安陸賊帥周通攻鄂州，路審中亡去。（中和四年，路審中據鄂州。帥，所類翻。下同。）岳州刺史杜洪乘虛入鄂，自稱武昌留後，朝廷因以授之。湘陰賊帥鄧進思復乘虛陷岳州。（湘陰，漢羅縣地，宋分置湘陰縣，唐武德八年省羅縣入焉，屬岳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復，扶又翻。）

秦宗言圍荆南二年，（去年九月，圍荆南。）張瓌嬰城自守，城中米斗直錢四十緡，食甲鼓皆盡，擊門扉以警夜，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宗言竟不能克而去。

三年春正月，以邠州都將王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以朱玫之官賞之難乃旦翻。）匡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據舊紀，以洋州爲武定節鎮。）匡蹕都頭楊守宗爲金商節度使，右衛大將軍顧彥朗爲東川節度使，金商節度使楊守亮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彥朗，豐縣人也。

辛巳，以董昌爲浙東觀察使，錢鏐爲杭州刺史。

秦宗權自以兵力十倍於朱全忠，而數爲所敗，恥之，（數，所角翻。敗，補邁翻。）欲悉力以攻汴州。全忠患兵少。二月，以諸軍都指揮使朱珍爲淄州刺史，募兵於東道，（淄州本平盧巡屬，全忠欲募兵於東方，輒以刺史授珍。）期以初夏而還。（薛居正五代史曰：使朱珍募兵於東道，懼蔡人暴其麥，期以夏首迴歸。）

戊辰，削奪三川都監田令孜官爵，長流端州，然令孜依陳敬瑄，竟不行。（考異曰：實錄載敕曰：令孜雖已削奪，在身官爵，宜剝服色，配端州長流百姓。新傳曰：削官爵，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張彰耆舊傳曰：大駕廣明二年春孟到蜀，叟書接識北司諸官子弟有光啓承旨似先大夫爲吏言：去年黃巢凌犯，聖上蒼忙就路，諸王多是徒行。壽王至斜谷，行不得，穫一足跣，一足履，卧嘯石上。回軍容在後收拾，驢壽王，壽王起告軍容：行不得，與箇馬騎。軍容云：山谷間何處得馬！以鞭一扶之，令行。壽王迴首無言，衷心深銜此恨。爾後經今八年，僖宗皇帝在行宮寢疾月餘，彌留，臣下皆知不起于疾，內外屬望在於壽王。壽王仁孝大度，弘寬有勸，衆所歸心。軍容聞，大恐，就御寢問議臣否，帝目瞻不語。軍容大驚，尋時矯制除西川監軍使，仍馳驛赴任，遂辭拱宸，奉鑾兩都，自僞星夜倍程。軍容才到西川，僖宗已崩，國朝果冊壽王登極皇帝位，於是積年怨恨，今日逞其志矣。新令孜傳取之。昭實錄：令孜光啓二年爲西川監軍，此月流端州，在昭宗即位前，自爲楊復恭所擠耳。十國紀年曰：三月，僖宗東還，詔流令孜儋州、敬瑄端州，皆拒朝命。此據張彰耆舊傳致誤耳，今從實錄。）

代北節度使李國昌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國昌中和三年薨。唐末見聞錄：中和三年十月老司徒薨。舊書：中和三年十月國昌卒。後唐獻祖紀年錄：光啓中薨於位。新沙陀傳：光啓三年國昌卒。太祖紀年錄：光啓三年正月云：是歲獻祖文皇帝之喪，太祖哀毀行服，不獲專征。實錄置此年二月，今從之。）

三月癸未，詔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於所在集衆斬之，皆死於岐山。（岐山在鳳翔東四十里。按舊書帝紀：河中械送僞宰相裴澈、鄭昌圖，命斬之於岐山縣；太子少師致仕蕭遘，賜死于永樂縣。與此不同。）時朝士受煴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極法。（法司，謂刑部。處，昌呂翻。）杜讓能力爭之，免者什七八。

壬辰，車駕至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車駕還京，雖不治前過，（前過，謂與朱玫追逐乘輿也。治，直之翻。）恩賞必疎，乃以宮室未完，固請駐蹕府舍，從之。

太傅兼侍中鄭從讜罷爲太子太保。

鎮海節度使周寶募親軍千人，號後

樓兵稟給倍於鎮海軍鎮海軍皆怨而後樓兵浸驕不可制寶溺於聲色不親政事築羅城二十餘里建東第人苦其役寶與僚屬宴後樓有言鎮海軍怨望者寶曰亂則殺之度支催勘使薛朗以其言告所善鎮海軍將劉浩戒之使戢士卒浩曰惟反可以免死耳是夕寶醉方寢浩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下同攻府舍而焚之寶驚起徒跣叩芙蓉門呼後樓兵後樓兵亦反矣寶帥家人步走出青陽門遂奔常州考異曰實錄寶被逐在四月恐四月奏到耳吳越備史二月壬辰新紀癸巳今從之依刺史丁從實浩殺諸僚佐癸巳迎薛朗入府推爲留後爲錢鏐誅薛朗張本寶先兼租庸副使城中貨財山積是日盡於亂兵之手高駢聞寶敗列牙受賀遣使饋以虀粉駢與寶爲仇故幸其敗爲仇事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元年虀子西翻細切爲虀碎擣爲粉寶怒擲之地曰汝有呂用之在他日未可知也揚州連歲饑城中餧死者日數千人坊市爲之寥落災異數見駢悉以爲周寶當之史言高駢阽於死亡而不悟爲于僞翻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忌利州刺史王建驍勇屢召之建懼不往利州山南西道巡屬也建懼爲守亮所殺故不敢往前龍州司倉周庠路振九國志作周博雅說建曰唐祚將終藩鎮互相吞噬皆無雄才遠略不能戡濟多難戡式荏翻下同難乃旦翻公勇而有謀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誰然葭萌四戰之地利州古葭萌之地世傳古蜀王封其弟葭萌於此因以名邑難以久安閬州地僻人富楊茂實陳田之腹心不脩職貢若表其罪興兵討之可不戰而擒也建從之召募溪洞酋豪有衆八千沿嘉陵江而下襲閬州西漢水出秦州嘉陵谷亦謂之嘉陵水東南過葭萌又東南過閬中閬州東川巡屬酋慈由翻逐其刺史楊茂實而據之自稱防禦使招納亡命軍勢益盛守亮不能制部將張虔裕說建曰公乘天子微弱專據方州若唐室復興公無種矣種章勇翻宜遣使奉表天子杖大義以行師蔑不濟矣部將綦毋諫復說建養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綦毋姓也毋音無建從之庠虔裕諫皆許州人也汝潁多奇士自古然也史言英雄角逐天必生人才以羽翼之初建與東川節度使顧彥朗俱在神策軍同討賊建既據閬州彥朗畏其侵暴數遣使問遺饋以軍食數所角翻遺唯季翻建由是不犯東川豺狼不噬要非仁也力未及耳觀後顧彥暉之事可見已

初周寶聞淮南六合鎮遏使徐約兵精誘之使擊蘇州爲下卷徐約逐張雄始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戸食實封玖伯戸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三（起彊圉協洽四月，盡著雍涒灘，凡一年有奇。）

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下之下

光啓三年夏四月甲辰朔，約逐蘇州刺史張雄。（考異曰：吳越備史：四月，六合鎮將徐約攻陷蘇州。約，曹州人也，初從黃巢……天長……六合……）帥其衆逃入海。（此句上更有一雄字，文意乃足。張雄，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高駢聞秦宗權將寇淮南，遣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將百騎屯高郵。時呂用之用事，宿將多為所誅，師鐸自以黃巢降將，常自危。（畢師鐸降高駢，見二百五十三卷乾符六年。鐸，徒洛翻，以下皆同。）師鐸有美妾，用之欲見之，師鐸不許；用之因師鐸出，竊往見之。師鐸慚怒，出其妾，由是有隙。師鐸將如高郵，用之待之加厚，師鐸益疑懼，謂禍在旦夕。師鐸子娶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女，師鐸密與之謀，神劍以為無是事。神劍名雄，人以其善用劍，故謂之神劍。（考異曰：十國紀年張神劍名雄，淮南人，善用劍，號張神劍。今欲別於前蘇州刺史張雄，故從妖亂志但謂之神劍。）時府中籍籍，亦以為師鐸且受誅。（籍籍，……）其母使人語之曰：「設有是事，汝自努力前去，勿以老母弱子為累！」（語，牛倨翻。累，良瑞翻。）師鐸疑未決，會駢子四十三郎者素惡用之，（惡，烏路翻。）欲使師鐸帥外鎮將吏疏用之罪惡，聞於其父，（帥，讀曰率。）密使人紿之曰：「用之比來頻啓令公，（比，毗至翻，近也。駢加中書令，故稱令公。紿，徒亥翻。）欲因此相圖，已有委曲在張尚書所，（委曲，……張尚書，謂神劍。……）宜備之！」師鐸問神劍曰：「昨夜使司有文書，（使司，……）翁胡不言？」（以神劍年長，呼之為翁。長，知兩翻。）神劍不寤，曰：「無之。」師鐸不自安，歸營謀於腹心，皆勸師鐸起兵誅用之。師鐸曰：「用之數年以來，人怨鬼怒，安知天不假手於我誅之邪！淮寧軍使鄭漢章，我鄉人，（……）昔歸順時副將也，（……）素切齒於用之，聞吾謀，必喜。」乃夜與百騎潛詣漢章，漢章大喜，悉發鎮兵及驅居民合千餘人從師鐸至高郵。師鐸詰張神劍以所得委曲，（詰，去吉翻。）神劍驚曰：「無有。」師鐸聲色浸厲，神劍奮曰：「公何見事之暗！用之姦惡，天地所不容；況近者重賂權貴得嶺南節度，復不行，（事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或云謀竊據此土，使其得志，吾輩豈能握刀頭事此妖物邪！要當以此數賊以謝淮海，何必多言！」（……）漢章喜，遂命取酒，割臂血瀝酒，共飲之。乙巳，衆推師鐸為行營使，為文告天地，移書淮南境內，言誅用之及張守一、諸葛殷之意。以漢章為行營副使，神劍為都指揮使。神劍以師鐸成敗未可知，請以所部留高郵，曰：「一則為公聲援，二則供給糧餉。」師鐸不悅。漢章曰：「張尚書謀亦善，苟終始同心，事捷之日，子女玉帛相與共之，今日豈可復相違！」（復，扶又翻。）師鐸乃許之。戊申，師鐸、漢章發高郵。庚戌，詗騎以白高駢，（自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詗，……又火迥翻。）呂用之匿之。

朱珍至淄青，旬日，應募者萬餘人；又襲青州，獲馬千匹。（……）辛亥，還至大梁。朱全忠喜曰：「吾事濟矣！」時蔡人方寇汴州，其將張晊屯北郊，秦賢屯板橋。（北郊，汴州城北郊……板橋……）

（在汴州城西。）各有衆數萬，列三十六寨，連延二十餘里。全忠謂諸將曰：彼蓄銳休兵，方來擊我，未知朱珍之至，謂吾兵少畏怯，自守而已，宜出其不意先擊之。乃自引兵攻秦賢寨，士卒踴躍爭先，賢不為備，連拔四寨，斬萬餘級。蔡人大驚，以為神。全忠又使牙將新野郭言募兵於河陽、陝、虢，得萬餘人而還。（陝，失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壬子，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誘，音酉。）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為守備。（斷，丁管翻。塞，悉則翻。）是日，駢登延和閣，（延和閣，駢所起，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為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處，昌呂翻。）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為之，勿使吾為周侍中。（周侍中，謂周寶也。事見上卷本年。）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懅而退。（懅，亦慙也，音遽。）師鐸退屯山光寺。（山光寺在廣陵城北。）以廣陵城堅兵多，甚有悔色。癸丑，遣其屬孫約與其子詣宣州乞師於觀察使秦彥，且許以克城之日迎彥為帥。（為，于偽翻。）會師鐸館客畢慕顏自城中逃出，言衆心離散，用之憂窘，若堅守之，不日當潰。師鐸乃悅。是日未明，駢召用之，問以事本末，用之始以實對。駢曰：吾不欲復出兵相攻，（復，扶又翻。）君可選一溫信大將，（[illegible]）以我手札諭之，若其未從，當別處分。（[illegible]毋求多漢書分職分部[illegible]讀為分判之分，誤也。）用之退，念諸將皆仇敵，恐不利於己。甲寅，遣所部討擊副使許戡齎駢委曲（[illegible]）及用之誓狀幷酒殽出勞師鐸。（勞，力到翻。）師鐸始亦望駢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

之姦惡，披泄積憤，（披，開也，分也。泄，決壅為泄。）見戡至，大罵曰：梁纘、韓問何在，乃使此穢物來！戡未及發言，已牽出斬之。乙卯，師鐸射書入城，（射，而亦翻。）用之不發，即焚之。丁巳，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於延和閣下，駢大驚，匿于寢室，久而後出，曰：節度使所居，無故以兵入，欲反邪！命左右驅出。用之大懼，出子城南門，舉策指之曰：吾不可復入此。（復，扶又翻。）自是高、呂始判矣。是夜，駢召其從子前左金吾衛將軍傑密議軍事。戊午，署傑都牢城使，泣而勉之，以親信五百人給之。用之命諸將大索城中丁壯，（索，山客翻。）無問朝士書生，悉以白刃驅縛登城，令分立城上，自旦至暮，不得休息；又恐其與外寇通，數易其地，（數，所角翻。）家人餉之，莫知所在。由是城中人亦恨師鐸入城之晚也。駢遣大將石鍔，（鍔，逆各翻。）以師鐸幼子及其母書，幷駢委曲，至楊子諭師鐸。師鐸遽遣其子還，曰：令公但斬呂、張以示師鐸，師鐸不敢負恩，願以妻子為質。（質，音致。）駢恐用之屠其家，收師鐸母妻子置使院。（使院，節度使司官屬治事之所。）辛酉，秦彥遣其將秦稠將兵三千至楊子，助師鐸。壬戌，宣州軍攻南門，不克。癸亥，又攻羅城東南隅，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甲子，羅城西南隅守者焚戰格以應師鐸，（戰格，列木為之，漢人謂之笓格，今謂之排杈。）師鐸毀其城以內其衆。用之帥其衆千人力戰于三橋北。（帥，讀曰率。）師鐸垂敗，會高傑以牢城兵自子城出，欲擒用之以授師鐸。用之乃開參佐門北走。駢召梁纘以昭義軍百餘人保子城。乙丑，師鐸縱兵大掠。駢不得已，命徹備，與師鐸相見於延和閣下，交拜如賓主之儀，署師鐸節度副使、行軍司馬，仍承制加左僕射；鄭漢章等各

遷官有差左莫邪都虞候申及本徐州健將高駢置左右莫邪都見二百五十四卷中和二年入見駢說之曰說式芮翻師鐸逆黨不多請令公及此選元從三十人及此言及此時也從才用翻夜自教場門出比師鐸覺之追不及矣比必利翻及也然後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為福也若一二日事定浸恐艱難及亦不得在左右矣言之且泣駢猶豫不聽楚靈王有言大福不再祇取辱耳高駢蓋知行留皆禍故猶豫不聽及恐語泄遂竄匿會張雄至東塘張雄弃蘇州逃入海又自海泝江而上至揚州東塘及往歸之丙寅師鐸果分兵守諸門搜捕用之親黨悉誅之師鐸入居使院秦稠以宣軍千人分守使宅及諸倉庫使疏吏翻丁卯駢牒請解所任以師鐸兼判府事師鐸遣孫約至宣城趣秦彥過江趣讀曰促或說師鐸曰說式芮翻僕射曏者舉兵蓋以用之輩姦邪暴橫橫戶孟翻高令公坐自聾瞽不能區理區分別也理調治也故順衆心為一方去害去羌呂翻今用之既敗軍府廓然僕射宜復奉高公而佐之但摠其兵權以號令誰敢不服用之乃淮南一叛將耳移書所在立可梟擒如此外有推奉之名內得兼并之實雖朝廷聞之亦無虧臣節使高公聰明必知內愧如其不悛悛丑緣翻改也乃机上肉耳柰何以此功業付之宅人豈惟受制於人終恐自相魚肉前日秦稠先守倉庫其相疑已可見且秦司空為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為之下乎廬州楊行密壽州張翱僕見戰攻之端未有窮已豈惟淮南之人肝腦塗地竊恐僕射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及今亟止秦司空亟紀力翻急也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不敢輕進粗坐五翻就使它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為高氏忠臣也師鐸大以為不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

徵求之其人畏禍竟不復出復扶又翻戊辰駢遷家出居南第師鐸以甲士百人為衛其實囚之也是日宣軍以所求未獲焚進奉兩樓數十間寶貨悉為煨燼新書高駢傳駢自乾符以來貢獻不入天子寶貨山積於進奉樓按駢乾符末始自浙西徙淮南中和二年罷兵權利權貢獻始絕矣煨烏回翻燼徐刃翻己巳師鐸於府廳視事凡官吏非有兵權者皆如故復遷駢於東第復扶又翻下同自城陷諸軍大掠不已至是師鐸始以先鋒使唐宏為靜街使禁止之駢先為鹽鐵使乾符六年駢為鹽鐵轉運使中和二年解使職積年不貢奉貨財在揚州者填委如山駢作郊天御樓六軍立仗儀服郊天及御樓肆赦六軍皆立仗及大殿元會內署行幸供張器用皆刻鏤金玉蟠龍蹙鳳數十萬事悉為亂兵所掠歸于閭閻張陳寢處其中供居用翻張知亮翻張陳同鏤郎豆翻處昌呂翻庚午獲諸葛殷杖殺之弃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抉於決翻斷都管翻下斷手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呂用之之敗也其黨鄭杞首歸師鐸師鐸署杞知海陵監事[illegible]杞至海陵陰記高霸得失聞於師鐸高霸時為海陵鎮遏使霸獲其書杖杞背斷手足刳目截舌然後斬之蔡將盧瑭屯于萬勝萬勝鎮在中牟縣夾汴水而軍以絕汴州運路薛史梁紀曰盧瑭屯於圃田北萬勝夾汴水為梁以扼運路宋白亦曰萬勝寨在圃田北朱全忠乘霧襲之掩殺殆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云四月庚午按長曆四月甲辰朔無庚午薛史誤於是蔡兵皆徙就張晊屯於赤岡赤岡在汴城北全忠復就擊之殺二萬餘人蔡人大懼或軍中自相驚全忠乃還大梁養兵休士辛未高駢密以金遺守者駢冀守者恩之因以求出遺唯季翻畢師鐸聞之壬午復迎駢入道院道院高駢所起以迎神仙收高氏子弟甥姪十餘人同幽之前蘇州刺史張雄帥其衆自海泝江屯於東塘遣其將趙暉入據上元張雄馮弘鐸由此得據昇州帥讀曰率畢

師鐸之攻廣陵也呂用之詐爲高駢牒署廬州刺史楊行密行軍司馬追兵入援廬江人袁襲說行密曰高公昏惑用之姦邪師鐸悖逆凶德參會三者合集爲參會參會說式芮翻而求兵於我此天以淮南授明公也趣赴之趣讀曰促行密乃悉發廬州兵復借兵於和州刺史孫端復扶又翻考異曰妖亂志中和二年高駢差梁纘知和州纘以孫端窺伺和州已久不如因而寘之以責其効駢彊之旣行果爲端所敗及歸和州尋陷於端蓋端自是遂據和州也合數千人赴之五月至天長鄭漢章之從師鐸也留其妻守淮口用之帥衆攻之帥讀曰率旬日不克漢章引兵救之用之聞行密至天長引兵歸之爲用之爲行密所誅張本丙子朱全忠出擊張晊大破之秦宗權聞之自鄭州引精兵會之宗權引兵會晊以擊全忠張神劍求貨於畢師鐸師鐸報以俟秦司空之命神劍怒亦以其衆歸楊行密及海陵鎭遏使高霸曲溪人劉金盱眙人賈令威悉以其衆屬焉揚州盱眙縣西南十里有曲溪劉金曲溪屯將也行密衆至萬七千人張神劍運高郵糧以給之　朱全忠求救於兗鄆朱瑄朱瑾皆引兵赴之義成軍亦至二年朱全忠兼義成軍徵其兵以擊蔡人辛巳全忠以四鎭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邊孝村在汴州北郊斬首二萬餘級宗權宵遁全忠追之至陽武橋而還陽武橋在鄭州陽武縣陽武縣在汴州西北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全忠深德朱瑄兄事之蔡人之守東都河陽許汝懷鄭陝虢者聞宗權敗皆棄去宗權發鄭州孫儒發河陽皆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宗權之勢自是稍衰朝廷以扈駕都頭楊守宗知許州事朱全忠以其將孫從益知鄭州事　錢鏐遣東安都將杜稜浙江都將阮結靜江都將成及將兵討薛朗九域志杭州新城縣有東安鎭浙江靜江二都蓋分屯杭州城外沿江一帶自定山下至海門討薛朗以其逐周寶也　甲午秦彥將宣歙兵三萬餘人乘竹筏沿江而下趙暉邀擊於上元殺溺殆半歙書涉翻丙申彥入廣陵自稱權知淮南節度使仍以畢師鐸爲行軍司馬補池州刺史趙鍠爲宣歙觀察使鍠戶盲翻戊戌楊行密帥諸軍抵廣陵城下爲八寨以守之帥讀曰率下同秦彥閉城自守考異曰妖亂志六月癸卯朔秦彥命鄭漢璋等守諸門按旣至城下即應城守豈有戊戌行密至癸卯始守城乎今不取　六月戊申天威都頭楊守立天威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爭道麾下相毆毆烏口翻擊也帝命中使諭之不止是夕宿衛皆嚴兵爲備己酉昌符擁兵燒行宮庚戌復攻大安門復扶又翻守立與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九域志鳳翔西至隴州一百五十里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難乃旦翻質音致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守立復恭之假子也壬子以扈駕都將武定節度使李茂貞李茂貞時領武定節度宿衛爲隴州招討使以討昌符　甲寅河中牙將常行儒殺節度使王重榮重榮用法嚴末年尤甚行儒嘗被罰恥之被皮義翻遂作亂夜攻府舍重榮逃於別墅墅承與翻明旦行儒得而殺之制以陝虢節度使王重盈爲護國節度使又以重盈子珙權知陝虢留後珙居勇翻重盈至河中執行儒殺之舊書帝紀云常行儒殺王重榮推重榮兄重盈爲兵馬留後　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死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宣州軍秦彥兵也　壬戌亳州將謝殷逐其刺史宋袞　孫儒旣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去年孫儒陷河陽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蓋懷州逼近河陽全義尋退屯澤州也舊書帝紀云李罕之自澤州收河陽懷州刺史張全義收洛陽與之收合餘衆罕之據河陽全義據東都共求援於河東李克用以其將安金俊爲澤

州刺史將騎助之。考異曰：太祖紀年錄：七月癸巳，澤州刺史張全義并城而遁，太祖以安金俊爲澤州刺史。薛居正五代史亦云七月，武皇以金俊爲澤州刺史。按實錄，六月全義已除河南尹，薛史罕之傳：罕之求援，克用遣澤州刺史安金俊助之。蓋二人先以澤州路克用，非七月也。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全義爲河南尹。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克用表張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實錄以澤州刺史李罕之爲河陽節度使，懷州刺史張全義爲河南尹。按諸葛爽表全義爲澤州刺史，及仲方敗，罕之據澤州，全義據懷州耳，非刺史也。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城在二城之中間，故謂之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牓，謂之屯將，將，即亮翻。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河南二十縣，河南、洛陽二縣在城中，其外偃師、鞏、緱氏、陽城、登封、陸渾、伊闕、新安、澠池、福昌、長水、永寧、壽安、密、河清、潁陽、伊陽、王屋，凡十八縣。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無租稅，民歸之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盜。陳，讀曰陣。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然，野無曠土。曠音壙，不耕之土曰曠土。曠，空也。其勝兵者，勝音升。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治，直之翻。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勞，力到翻。有蠶麥善收者，蠶四伏無病而成繭，麥就實黃熟而豐厚，爲善收。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喜，許記翻。伎，渠綺翻。見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衆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故比戶皆有蓄積，比，毗至翻，又毗必翻。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史究言張全義治河南之績效。杜稜等敗薛朗將李君暀於陽羨。敗，補邁翻。暀，于放翻。陽羨，漢古縣，晉立義興郡，隋廢郡，併陽羨爲義興縣。唐武德七年分義興置陽羨縣，尋省陽羨入義興。九域志：義興縣在常州西南百二十里。秋七月，癸未，淮南將吳苗帥其徒八千人踰城降楊行密。帥，讀曰率。八月，壬寅朔，李茂貞奏隴州刺史薛知籌以城降，斬李昌符，滅其族。中和元年，李昌言逐鄭畋，據岐；兄弟七年而滅。朱全忠引兵過亳州，遣其將霍存襲謝殷，斬之。是年六月，謝殷殺刺史，據亳州。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爲李茂貞以岐兵跋扈張本。以韋昭度守太保兼侍中。　朱全忠欲兼兗鄆，而以朱瑄兄弟有功於己，朱瑄兄弟救汴州，破蔡兵。攻之無名，乃誣瑄招誘宣武軍士，移書誚讓；瑄復書不遜。考異曰：編遺錄：八月丙午，都指揮使朱珍以諸都將士日有逃逸者，初未曉其端，今乃知爲鄆帥朱瑄因前年與我師會合討伐蔡寇，睹將士驍勇，潛有窺覦之心，密於境上懸金帛誘納，至者皆厚而納焉，積亡既多，上察之且不平，是事因移又追索亡者，朱瑄來言不遜，上益怒其欺罔，乃議舉兵伐之。新傳：全忠與朱宣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即詭言瑄納汴亡命，移書讓瑄，以嘶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高若拙後史補曰：梁太祖皇帝到梁園，深有大志，然兵力不足，常欲外掠，又慮四境之難，每有鬱然之狀。時有薦敬秀才於門下，乃白梁祖曰：明公方欲圖大事，輕重必爲四境所侵，但令麾下將士詐爲叛者而逃，即明公奏于主上，及告四鄰，以自襲叛徒爲名。梁祖曰：天降奇人以佐於吾。初從其謀，一出而致衆十倍。蓋翔爲溫畫策，詐令軍士叛歸瑄，以爲釁端也。全忠遣其將朱珍、葛從周襲曹州，壬子，拔之，殺刺史丘弘禮；又攻濮州，與兗、鄆兵戰於劉橋，劉橋在曹州乘氏縣東北，濮州范縣西南。按薛史，戰于臨濮之劉橋。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全忠與兗、鄆始有隙。　秦彥以張雄兵彊，冀得其用，以僕射告身授雄，以尚書告身三通授裨將馮弘鐸等。此等告身，蓋高駢爲諸道都統時朝廷所給空名告身也。廣陵人競以珠玉金繒詣雄軍貿食，貿音茂，以物易物曰貿。通犀帶一，得米五升。通犀帶，通天犀帶也。陸佃埤雅曰：犀形似水牛，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小而不橢，亦有一角者。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徹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又犀之美者有光，故雞見影而驚。其文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犀亦絶愛其角，墮角即自埋之。王粲遊海賦曰：羣犀代角，巨象解齒是也。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文或如桑

（樸或如狗鼻者，上點犀；無文，螺犀；文旋，牸犀；文細，枯犀；文大而勻）錦衾一，得糠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戰，未幾，復助楊行密。（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同。）丁卯，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鐸、鄭漢章將之，陳於城西，延袤數里，（楊行密軍於揚子，蓋並廣陵之西山以逼廣陵城。陳，讀曰陣，下同。袤，音茂。）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保，爲，于僞翻。）濤，趙州人也。行密乃積金帛麰米於一寨，（麰，音牟，小麥也。）使羸弱守之，多伏精兵於其旁，自將千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廣陵兵追之，入空寨，爭取金帛麰米，伏兵四起，廣陵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師鐸、漢章單騎僅免。自是秦彥不復言出師矣。

九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張濬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左右無食，至然木像，煮革帶食之。有相陷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爲厭勝，（厭，於涉翻，又於琰翻。）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爲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分，扶問翻。）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瘞，於計翻。）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帥，讀曰率。）

朱珍攻濮州，朱瑄遣弟罕將步騎萬人救之。辛卯，朱全忠逆擊罕於范，（范，漢縣，唐屬濮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里。）擒斬之。

冬，十月，秦彥遣鄭漢章將步騎五千出擊張神劍、高霸寨，破之，神劍奔高郵，霸奔海陵。（張神劍、高霸各奔歸舊屯之地。）

丁未，朱珍拔濮州，刺史朱裕奔鄆。珍進兵攻鄆。（鄆，九域志：濮州東至鄆州一百八十里。）瑄使裕詐遺珍書，（遺，唯季翻。）約爲內應。珍夜引兵赴之，瑄開門納汴軍，閉而殺之，死者數千人。汴軍乃退，瑄乘勝復取曹州，（復，扶又翻。）以其屬郭詞爲刺史。

甲寅，立皇子陛爲益王。

杜稜等拔常州，丁從實奔海陵。（光啓二年六月，丁從實取常州，至是而敗。考異曰：實錄：五月，錢鏐攻常州，丁從實投高霸；吳越備史在十月；新紀十月甲寅陷常州；今從之。）錢鏐奉周寶歸杭州，屬櫜鞬，具部將禮，郊迎之。（杭州本鎮海軍屬郡，故鏐以部將禮迎寶。屬，音之欲翻。櫜，音高。鞬，其言翻。）

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多不利。城中無食，米斗直錢五十緡，草根木實皆盡，以堇泥爲餅食之，（堇，居隱翻。堇泥，黏土也。）餓死者太半。宣軍掠人詣肆賣之，驅縛屠割如羊豕，訖無一聲，積骸流血，滿於坊市。彥、師鐸無如之何，嚬蹙而已。（嚬，眉爲嚬；蹙，皺頞爲蹙。）外圍益急，彥、師鐸憂懣，殆無生意，（懣，音悶。）相對抱膝，終日悄然。（悄，七小反。詩曰：憂心悄悄。）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欲引還廬州。）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帥，讀曰率。下同。）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鬬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先，悉薦翻。陳，讀曰陣。）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復，扶又翻。）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

行密帥諸軍合萬五千人入城，以梁纘不盡節於高氏，爲秦、畢用，斬於戟門之外。（唐設戟之制：廟社宮殿之門二十有四，東宮之門一十有八，一品之門十六，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大都護之門十四，三品及上都督、中都督、上都護、上州之門十二，下都督、下都護、中州、下州之門各十。設戟于門，故謂之戟門。）韓問聞之，赴井死。（梁纘、韓問，一體之人，纘既誅，問知不免於罪，故赴井而死。）以高駢從孫愈攝副使，使改殯駢及其族。城中遺民纔數百家，饑羸非復人狀，行密輦西寨米以賑之。（楊行密寨在廣陵城西，此謂軍之米也。）行密自稱淮南留後。

秦宗權遣其弟宗衡將兵萬人度淮，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爲

副張佶劉建鋒馬殷及宗權族弟彥暉皆從。（從，才用翻。）十一月辛未，抵廣陵城西，據行密故寨，（攻守之勢，地有所必爭，楊行密之攻廣陵也，築寨于城西，蔡人之攻行密，又據其故寨，蓋爭形勝者，難以他圖也。）行密輜重之未入城者，爲蔡人所得。（重，直用翻。）秦彥畢師鐸至東塘，張雄不納，將度江趣宣州，（秦彥欲還趣舊治。趣，七喻翻。）宗衡召之，乃引兵還，與宗衡合。未幾，宗權召宗衡還蔡，拒朱全忠，孫儒知宗權勢不能久，稱疾不行。宗衡屢促之，儒怒，甲戌，與宗衡飲酒，坐中手刃之，傳首於全忠。（坐，徂臥翻。）宗衡將安仁義降於行密。仁義，本沙陀將也。（路振九國志：安仁義初事李國昌於塞上，以過奔河陽，因入秦宗權軍中。）行密悉以騎兵委之，列於田頵之上。（楊行密起於合肥，一時諸將，田頵爲冠，一旦得安仁義，刻於頵上，卒收其功用，史言其知人善任。）儒分兵掠鄰州，未幾，衆至數萬。（孫儒本宗權將，攻廣陵先掠鄰州以益其衆。幾，居豈翻。）以城下乏食，與彥師鐸襲高郵。

初，宣武都指揮使朱珍與排陳斬斫使李唐賓勇略功名略相當，（陳，讀曰陣。）全忠每戰使二人偕往，無不捷，然二人素不相下。珍使人迎其妻於大梁，不白全忠，全忠怒，追還其妻，殺守門者，使親吏蔣玄暉召珍，以漢賓代總其衆。（漢賓當作唐賓。）館驛巡官馮翊敬翔諫曰：（唐制，節度使屬官有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朱珍未易輕取，（易，以豉翻。）恐其猜懼生變。全忠悔，使人追止之。珍果自疑，丙子夜，珍置酒召諸將，唐賓疑其有異圖，斬關奔大梁，珍亦弃軍單騎繼至。全忠兩惜其才，皆不罪，遣還濮州。（爲珍殺唐賓張本。）因引兵歸。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凡軍機民政悉以咨之。（全忠之移唐祚，敬翔之力也。李振之徒何賺成敗之數哉！薛史翔傳曰：太祖初鎮大梁，有觀察支使王發者，翔里人也，往依之，發無由薦達，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軍中，太祖不知書，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召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賊相拒，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太祖大悅，恨得翔之晚。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翔傳曰：翔每有所裨贊，亦未嘗顯諫，上俛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太祖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跡，人莫得知。按張昭遠莊宗列傳曰：溫狡譎多謀，人不測其際，唯翔視彼舉錯，歸則揣知其心，或有所不備，因爲之助，溫大悅，自以爲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切諮之。薛史誤。）

辛巳，高郵鎮遏使張神劍帥麾下二百人逃歸揚州。（帥，讀曰率。）丙戌，孫儒屠高郵，戊子，高郵殘兵七百人潰圍而至揚州。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阬之。明日，殺神劍於其第。（張神劍反覆於呂畢之間，而死於楊行密之手，挾狡用數者有時而窮也。）楊行密恐孫儒乘勝取海陵，壬寅，命鎮遏使高霸帥其兵民悉歸府城，（揚州府城。）曰：有違命者族之。於是數萬戶弃資產，焚廬舍，挈老幼遷於廣陵。戊戌，霸與弟暀，（暀，于放翻。）部將余繞山（史炤曰：風俗通，余，姓，秦由余之後。）前常州刺史丁從實至廣陵，行密出郭迎之，與霸暀約爲兄弟。（甘言以安其心。）置其將卒於法雲寺。（今揚州城中江都縣廨之西，有法雲寺，然非其舊也。）

己亥，秦宗權陷鄭州。（宗權既弃鄭州，今復攻陷之。）

朝廷以淮南久亂，閏月，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爲朱全忠與楊行密爭淮南張本。考異曰：舊紀：十一月，秦彥引孫儒之兵攻廣陵，行密遣使求援于朱全忠，制授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統。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朝廷就加帝兼領淮南節度，在八月。十國紀年曰：初，僖宗聞淮南亂，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至是，行密遣使以破賊告朱全忠，在十月初入揚州時。今從實錄。）

陳敬瑄惡顧彥朗與王建相親，（惡，烏路翻。）恐其合兵圖己，謀於田令孜。令孜曰：建，吾子也，（令孜養建爲子，見上卷中和四年。）不爲楊興元所容，故作賊耳。（楊興元，謂楊守亮，事見上卷三年。）今折簡召之，可致麾下。乃遣使以書召之。建大喜，詣梓州見彥朗曰：十軍阿父見召，（令孜先爲神策十軍觀軍容使，與建同父子，故稱之。）當往省之。（省，悉景翻。）因見陳太師，（帝之自成都東還也，陳敬瑄進檢校太師，故稱之。）求一大州，若得之，私願足矣。乃留其家於梓州，（彥朗治梓州。）帥麾下精兵二千，（帥，讀曰率。）與從子宗鐬（從，才用翻。鐬，火外翻。）假子宗瑤、宗弼、宗侃、宗弁俱西。宗瑤，燕人姜郅；（燕，於賢翻。）宗弼，許人魏弘夫；宗侃，許人田師侃；宗弁，鹿弁也。建至鹿

頭關西川參謀李乂謂敬瑄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彼安肯爲公下乎敬瑄悔亟遣人止之且增修守備建怒破關而進敗漢州刺史張頊於綿竹綿竹漢縣江左置晉熙郡隋廢郡爲孝水縣大業三年改曰綿竹唐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二里敗補邁翻下同遂拔漢州進軍學射山又敗西川將句惟立於蠶此九域志成都府成都縣有蠶此鎮句古侯翻又古候翻又拔德陽敬瑄遣使讓之對曰十軍阿父召我來及門而拒之重爲顧公所疑重直用翻進退無歸矣田令孜登樓慰諭之建與諸將於清遠橋上髡髮羅拜成都南門樓即大玄樓也樓前有清遠橋曰今既無歸且辭阿父作賊矣顧彥朗以其弟彥暉爲漢州刺史發兵助建急攻成都考異曰始建宿衞之時嘗領壁州刺史光啓二年四月已出爲利州刺史而舊紀薛居正五代史實錄新紀皆云以壁州刺史攻成都誤也張彰耆舊傳曰光啓四年戊申十月十日田軍容除西川監軍使此月到十一月一日僖宗皇帝晏駕昭宗即位改文德元年文德二年己酉太師有除未下聞朝廷降使三軍百姓僧道詣闕敕使軍訴論二十年鐵券有一人驛亭截耳時有微雨臥於泥天使親之無言良久曰不必不必索馬揮鞭便發太師軍容專差親信於人衆中探使有何言既聞一二人神色俱喪乃理兵講武更創置三都黃頭都以親密者管之諸軍頗聞隊十月探知朝廷除韋相公授西川節度使已宣麻軍容甚有懼色乃以書召閬州王司徒計其過綿州即出兵拒之令其怒怒必攻諸州所在發兵交戰此是軍容計恐韋相公來交代以兵隔之言王司徒來侵我我所寨兵蓋與王氏相敵欲逐其反名十二月二十日驟人上城一更出兵數千人排於城外北面堤上二十一日王司徒大軍已至城下於城北街去來闕數合己時川軍敗一時渠過橋堤上排者大走並收入城至暮王司徒收軍宿七里亭二十二日早又進軍逼城至午又退止七里亭二十三日早引軍入新繁濛陽諸縣界城內出軍日有相持此年十一月改元龍紀元年己酉二月二十五日大戰三郊郊當作交乃各下數寨相守所至縣邑大貴焚燒戶口逃竄十國紀年曰王建起兵攻成都諸書歲月不同蓋建事成之後其徒以擅寨兵爲恥爲之隱惡襲據閬州多言除移尤諱光啓末寇西川攻陳敬瑄事或移在文德年韋昭度鎮蜀敬瑄不受代後或云朝廷創奪敬瑄官爵建始會昭度討伐皆若受命動王之師故李昊蜀書毛文錫紀事張彰錦里耆舊傳楊甚平蜀傳攻碑吳融生祠堂碑馮涓大廳壁記收復邛州壁記皆當時撰錄而自相抵牾吳融云歲在作噩之年相國韋公奉命伐蜀又云聖上即位之明年詔大丞相韋公鎮蜀起兵屬國丞相以討不庭尋拜公永平節度兼都指揮使今按舊僖宗紀光啓三年十二月東川顧彥朗壁州刺史王建連兵五萬攻成都陳敬瑄告難于朝詔中使諭之唐年補錄光啓三年十二月以西川陳敬瑄東川顧彥朗相持詔李茂貞移書和解莫唐莊宗功臣列傳唐烈祖實錄五代史王建傳莊宗實錄范質五代通錄王衍傳所載略同事昭度以文德元年六月始除西川節度使十月至成都陳敬瑄不受代昭度表敬瑄叛十二月丁亥除昭度招討使王建永平節度使兼長歷是年十二月甲子朔丁亥二十四日也龍紀元年丁酉歲正月詔命始至成都吳融據昭度受招討使一歲月故云作噩之年伐蜀乃昭宗即位之明年韋公鎮蜀在前一年蓋融誤以伐蜀爲鎮蜀耳舊紀昭二云文德元年六月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新書昭宗本紀文德元年十月陳敬瑄反十二月丁亥韋昭度爲招討使皆是也而舊紀誤云龍紀元年正月除昭度東都留守五月王建陷成都自稱留後新書陳敬瑄傳全用張彰耆舊傳云先除昭度節度使然後田令孜召建以限朝廷實本紀及韋昭度傳自相違戾最爲差繆張彰自言年僅八十追記爲兒童以來平生見聞爲耆舊傳故其敍事鄙俚錯謬舊史年月不相符合今從五代史王建傳新紀文德元年六月王建陷漢州執刺史張頊實錄龍紀元年正月建破鹿頭關張頊來拒戰敗之拔光啓三年十二月韋昭度討陳敬瑄以漢州刺史顧彥暉爲軍前指揮使蓋其年冬建破漢州顧彥朗即以彥暉爲刺史新紀實錄皆誤今從十國紀年三日不克而退還屯漢州敬瑄告難於朝難乃旦翻朝直遙翻詔遣中使和解之又令李茂貞以書諭之皆不從

楊行密欲遣高霸屯天長以拒孫儒袁襲曰霸高氏舊將常挾兩端我勝則來不勝則叛今處之天長處昌呂翻是自絕其歸路也不如殺之己酉行密伏甲執霸及丁從實余繞山皆殺之高霸之死猶張神劍之死也又遣千騎掩殺其黨於法雲寺死者數千人是日大雪寺外數坊地皆赤高駢出走明日獲而殺之呂用之在天長也是年五月用之歸行密於天長給楊行密曰用之有銀五萬鋌鋌徒鼎翻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備麾下一醉之資庚戌行密閱士卒顧用之曰僕射許此曹銀何食言邪因牽下械繫命田頵鞫之云與鄭杞董瑾謀因中元夜邀高駢至其第建黃籙齋道書以正月十五爲上元七月十五爲中元十月十五爲下元黃籙大齋者普召天神地祇人鬼而設醮焉追懺罪根冀升仙界以爲功德不可思議皆謊說也乘其入靜道家所謂入靜即釋家入定而稍異入靜者靜處一室屏去左右澄神靜慮無思無營冀以接天神縊殺之聲言上升因令莫邪都帥諸軍推用之爲節度使帥讀曰率是日腰斬用之怨家刳劇立盡并誅其族黨軍士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胸桎梏而釘之釘丁定翻袁襲言於行密曰廣陵饑弊已甚蔡賊復來民必重困

蔡賊謂孫儒也。復，扶又翻。重，直用翻。下輜重同。不如避之。甲寅，行密遣和州將延陵宗以其衆二千人歸和州，孫端所遣助楊行密者，今遣還。乙卯，又命指揮使蔡儔將兵千人，輜重數千兩歸于廬州。爲蔡儔背楊行密張本。趙暉據上元，會周寶敗，浙西潰卒多歸之。周寶敗，見上卷本年。上元縣，近京口，故浙西潰卒多歸之。衆至數萬。暉遂自驕大治南朝臺城而居之。隋之平陳也，悉毀建康臺城，平蕩耕墾，更於石頭城置蔣州。唐廢蔣州，以其地隸潤州。光啓二年，復置昇州，治上元縣。蓋臺城之堙廢久矣。治，直之翻。服用奢僭。張雄在東塘，暉不與通問。雄泝江而上，上，時掌翻。暉以兵塞其中流。塞，悉則翻。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暉奔當塗，未至，爲其下所殺，餘衆降。雄悉阬之。是年夏，張雄遣趙暉入據上元，今忿其拒己而阬其降者。降，戶江翻。朱全忠遣內客將張廷範致朝命於楊行密，致閏月之朝命也。以行密爲淮南節度副使，又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將郭言將兵千人送之。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於全忠爲先進，官爲都統，顧不得領淮南，而全忠得之，意甚恨望。全忠以書假道於溥，溥不許。璠至泗州，溥以兵襲之，郭言力戰得免而還。徐汴始構怨。自此以後，豈特徐汴構怨哉！朱全忠以得朝命遣璠與楊行密爭淮南，再交兵而再不得志，然後息心耳。璠，孚袁翻。十二月。考異曰：長曆閏十一月庚子朔，十二月己巳朔。新書紀閏月無事，不見。新紀十二月癸巳在此月，是亦以十一月爲閏。妖亂志有後十一月，十國紀年亦閏十一月。惟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二月後有閏月，實錄閏十二月庚子朔，今不取。癸巳，秦宗權所署山南東道留後趙德諲陷荊南，殺節度使張瓌，留其將王建肇守城而去。光啓元年，張瓌據荊南，至是而敗。新書城陷，瓌死，人無識者，并投於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與此異。遺民纔數百家。饒州刺史陳儒陷衢州。按路振九國志：陳儒，同安賊也。九域志：饒州東南至衢州七百二十九里。宋白曰：衢州，春秋越西鄙之地，晉爲東陽之境。輿地志云：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太康元年，以弘農有新安，改名信安。唐武德四年，析婺州西境於信安縣置衢州。先有洪水，衝山爲三道，因曰三衢，州以是名。上蔡賊帥馮敬章陷蘄州。帥，所類翻。輿地名蘄州，以水隈多蘄菜，因名州；北有蘄水，南入于江。蘄，渠希翻。乙未，周寶卒於杭州。考異曰：吳越備史：寶病卒。實錄：錢鏐迎至樟亭，氣卒於樟亭驛。新紀：十月丁卯，鏐殺周寶。十國紀年：此月乙未寶卒，或曰鏐殺之。新傳云：鏐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今從吳越備史。錢鏐以杜稜爲常州制置使，命阮結等進攻潤州。丙申，克之。劉浩走，擒薛朗以歸。光啓三年，劉浩逐周寶而奉薛朗，至是而敗。又自是而後，楊行密、孫儒之兵迭爭，常、潤二州之民死於兵荒，其存者什無一二矣。考異曰：吳越備史：明年正月丙寅，克潤州，斬薛朗。按朗斬於杭州，必不同在一日。今從十國紀年。

文德元年。是年二月改元。春，正月，甲寅，孫儒殺秦彥、畢師鐸、鄭漢章。彥等之歸宗衡也，其衆猶二千餘人，其後稍稍爲儒所奪，裨將唐宏知其必及禍，恐幷死，乃誣告彥等潛召汴軍，儒殺彥等，以宏爲馬軍使。張守一與呂用之同歸楊行密，復爲諸將合仙丹，復，扶又翻。爲，于僞翻。合，音閤。又欲干軍府之政，行密怒而殺之。張守一之死，宜哉！嗜利而弄權，弗可改也已。蔡將石璠將萬餘人寇陳、亳，陳、亳，二州。朱全忠遣朱珍、葛從周將數千騎擊擒之。癸亥，以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考異曰：新紀：正月癸亥，以全忠爲蔡州都統。編遺錄：二月癸未，上以時溥阻我兵鎮，具事奏聞。丙戌，上奉唐帝正月二十五日制命，授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則丙戌乃全忠受詔之日。實錄、薛居正五代史皆云二月丙戌，因此而誤也。舊紀五月丁酉朔制以全忠爲蔡州都統，月日尤誤。今從編遺錄、新紀。諸鎮兵皆受全忠節度。張廷範至廣陵，楊行密厚禮之。及聞李璠來爲留後，怒，有不受之色。廷範密使人白全忠，宜自以大軍赴鎮。全忠從之，至宋州，廷範自廣陵逃來，曰行密未可圖也。甲子，李璠至，言徐軍遮道，徐軍，謂時溥軍。全忠乃止。丙寅，錢鏐斬薛朗，考異曰：新紀：丙寅，薛朗伏誅。鏐陷潤州，十國紀年丁巳斬朗。今從吳越備史。剖其心以祭周寶。薛朗逐周寶，見上卷上年。以阮結爲潤州制置使。二月，朱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乙亥，上不豫。壬午，發鳳翔。己丑，至長安。庚寅，赦天下，改元。以韋昭度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樂彥禎驕泰不法，發六州民六州，魏、博、貝、相、澶、衛。築羅城，方八十里，羅城，魏州外羅城也。人苦

其役其子從訓尤凶險既殺王鐸（事見上卷中和四年）魏人皆惡之（惡烏路翻）從訓聚亡命五百餘人為親兵謂之子將牙兵疑之籍籍不安（魏博牙兵始於田承嗣廢置主帥率由之今樂從訓復置親兵牙兵疑其見圖故不安籍卽克翻）從訓懼易服逃出止於近縣彥禎因以為相州刺史從訓遣人至魏運甲兵金帛交錯於路牙兵益疑彥禎懼請避位居龍興寺為僧（中和二年樂彥禎得魏博至是而敗考異曰舊傳彥禎危懼而卒實錄彥禎懼自求避位退居龍興寺軍衆迫令為僧舊紀魏博兵亂逐彥禎若卒不應云逐今從實錄）衆推都將趙文玣知留後事（玣皮變翻）從訓引兵三萬至城下文玣不出戰衆復殺之（復扶又翻）推牙將貴鄉羅弘信知留後事先是人有言見白須翁言弘信當為地主者（先悉薦翻）文玣既死衆羣聚呼曰（呼火故翻）誰欲為節度使者弘信出應曰白須翁已命我矣衆環視曰可也遂立之弘信引兵出與從訓戰敗之（舊書帝紀書是年魏博軍亂逐其帥樂彥禎彥禎子相州刺史從訓帥衆攻魏州牙軍立其小校羅宗弁為留後出兵拒之蓋弁趙文玣羅弘信姓名為一人敗補邁翻）從訓收餘衆保內黃（內黃漢縣時屬魏州九域志縣在州西南一百二十四里宋白曰魏以河北為內河南為外以陳留有外黃此為內黃故縣城在今西北十九里）魏人圍之先是朱全忠將討蔡州遣押牙雷鄴以銀萬兩請糴於魏（先悉薦翻）牙兵既逐彥禎殺鄴於館從訓既敗乃求救於全忠 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復扶又翻）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耳全義聞之不以為忤（忤五故翻）罕之屢求穀帛全義皆與之而罕之徵求無厭（厭於鹽翻）河南不能給小不如所欲輒械河南主吏至河陽杖之（九域志河南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河南將佐皆憤怒全義曰李太尉所求奈何不與竭力奉之狀若畏之者罕之益驕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啗人為糧（剽匹妙翻啗徒濫翻）至是悉其衆攻絳州絳州刺史王友遇降之進攻晉州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密結全義以圖之全義潛發屯兵（張全義尹河南十八縣各置屯將以領屯兵屯兵卽民兵也）夜乘虛襲河陽黎明入三城（河陽有南城北城中潬城）罕之踰垣步走全義悉俘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罕之奔澤州（九域志河陽北至澤州九十里）求救於李克用 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既（考異曰舊紀僖宗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二月戊戌朔御正殿受冊昭宗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朔百僚上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豈有二帝徽號正同今從新紀止是昭宗尊號）己亥上疾復作（復扶又翻）壬寅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望（屬之欲翻）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為皇太弟監軍國事（考異曰唐年補錄僖宗御樓後疾復暴崩楊復恭等祕喪不發時十六宅諸王從行乃於大宅中推帝為監國帝之上有盛王儀王皆懿宗之子帝居六宅之第三人舊紀羣臣以吉王最賢又在壽王之上將立之唯楊復恭請以壽王監國按昭宗懿宗第七子吉王保第六新舊傳懿宗八子無盛王儀王今從舊紀）右軍中尉劉季述遣兵迎傑於六王宅（帝兄弟八人俱早薨見王六人居六王宅）入居少陽院（少詩照翻）宰相以下就見之癸卯上崩于靈符殿（年二十七）遺制太弟傑更名敏（更工衡翻）以韋昭度攝冢宰昭宗卽位體貌明粹有英氣喜文學（喜許記翻）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復前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踐阼之始中外忻忻焉（人心厭亂思治承僖宗之後見昭宗之初政意其足以有為也）朱全忠裹糧於宋州將攻秦宗權會樂從訓來告急乃移軍屯滑州遣都押牙李唐賓等將步騎三萬攻蔡州遣都指揮使朱珍等分兵救樂從訓（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珍傳曰珍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按珍往救從訓而云敗從訓誤也葛從周傳曰從太祖度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黃破魏軍萬餘衆據薛史紀傳皆云太祖遣朱珍等救從訓獨從周傳云從太祖恐誤也）自白馬濟河下黎陽臨河李固三鎮（元豐九域志澶州有臨河縣在州西六十里魏州縣有李固鎮薛史晉紀鄴西有檻曰李固清淇合流在其側）進至內黃敗魏軍萬餘人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敗補邁翻） 李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為

南面招討使督李存孝薛阿檀史儼安金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李罕之攻河陽張全義嬰城自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以妻子爲質質音致王建攻彭州陳敬瑄救之乃去建大掠西川十二州皆被其患西川統益彭蜀漢嘉眉邛簡資雅黎茂十二州被皮義翻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壬午孫儒襲揚州克之考異曰實錄儒陷揚州在五月恐是約奏到日今從舊紀云四月壬午朔新紀云戊辰妖亂志云四月癸未朔甲申儒陷揚州吳錄十國紀年無日但云四月今從舊紀紀年楊行密出走儒自稱淮南節度使行密將奔海陵袁襲勸歸廬州再爲進取之計從之朱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牛存節將兵數萬救河陽李存孝令李罕之以步兵攻城自帥騎兵逆戰於溫溫縣屬孟州孟州治河陽九域志溫在河陽東七十里帥讀曰率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欲斷太行路斷都管翻行戶剛翻太行路往河陽北河東兵之歸路也康君立等懼引兵還全忠表丁會爲河陽留後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會壽春人也全義德全忠出己由是盡心附之朱全忠至此又併有洛孟矣全忠每出戰全義主給其糧仗無乏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罕之留其子頎事克用頎渠希翻身還澤州專以寇鈔爲事鈔楚交翻自懷孟晉絳數百里間州無刺史縣無令長田無麥禾邑無煙火者殆將十年令力丁翻長知兩翻河中絳州之間有摩雲山絕高民保聚其上寇盜莫能近近其靳翻罕之攻拔之時人謂之李摩雲樂從訓移軍洹水羅弘信遣其將程公信擊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軍門癸巳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修好好呼到翻全忠乃召軍還詔以羅弘信權知魏博留後歸州刺史郭禹擊荊南逐王建肇王建肇去年據荊南建肇奔黔州

詔以禹爲荊南留後荊南兵荒之餘止有一十七家禹勵精爲治撫集彫殘通商務農晚年殆及萬戶昭宗天復三年成汭爲淮南將李神福所敗而死所謂晚年殆此時也治直吏翻時藩鎮各務兵力相殘莫以養民爲事獨華州刺史韓建招撫流散勸課農桑數年之間民富軍贍時人謂之北韓南郭秦宗權別將常厚據夔州禹與其將汝陽許存攻奪之久之朝廷以禹爲荊南節度使建肇爲武泰節度使黔州武泰軍禹奏復姓名爲成汭禹姓名事見上卷光啓元年加李克用兼侍中五月己亥加朱全忠兼侍中趙德諲既失荊南荊南時爲成汭所奪且度秦宗權必敗度徒洛翻壬寅舉山南東道來降中和四年秦宗權遣趙德諲陷襄州至是來降降戶江翻且自託於朱全忠全忠表請以德諲自副制以山南東道爲忠義軍以德諲爲節度使充蔡州四面行營副都統朱全忠既得洛孟無西顧之憂乃大發兵擊秦宗權大破宗權於蔡州之南舊書帝紀云蔡州行營奏大破賊於龍陂遂進兵以逼賊城克北關門宗權屯守中州中州蔡州中城也全忠分諸將爲二十八寨以環之環音宦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陳敬瑄方與王建相攻貢賦中絕言敬瑄前此常輸貢賦中困於兵以致貢賦絕王建因以爲敬瑄罪而間之建以成都尚彊退無所掠欲罷兵周庠綦毋諫以爲不可庠曰邛州城塹完固食支數年可據之以爲根本邛渠容翻建曰吾在軍中久觀用兵者不倚天子之重則衆心易離易以豉翻不若疏敬瑄之罪表請朝廷命大臣爲帥而佐之則功庶可成帥所類翻乃使庠草表請討敬瑄以贖罪因求邛州顧彥朗亦表請赦建罪移敬瑄它鎮以靖兩川王建於東川境內起兵以攻西川連兵不決兩川皆爲之不安初黃巢之亂上爲壽王從僖宗幸蜀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時事出倉

猝。諸王多徒行，至山谷中，壽王疲乏不能前，臥磻石上。田令孜自後至，趣之行。（磻，蒲官翻。趣，讀曰促。）王曰：足痛，幸軍容給一馬。令孜曰：此深山，安得馬。以鞭抶王使前。（抶，丑栗翻。）王顧而不言，心銜之。及即位，遣人監西川軍，令孜不奉詔。（令孜倚陳敬瑄，不肯離西川。）上方憤藩鎮跋扈，欲以威制之，會得彥朗建表，以令孜所恃者敬瑄耳。六月，以韋昭度兼中書令，充西川節度使，兼兩川招撫制置等使。徵敬瑄為龍武統軍。王建軍新都，時綿竹土豪何義陽、安仁費師懃等（武德二年，分臨邛依政置安仁縣，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十八里。費，父沸翻。懃，巨斤翻。）所在擁兵自保，衆或萬人，少者千人。建遣王宗瑤說之，（說，式芮翻。）皆帥衆附於建。（帥，讀曰率。）給其資糧，建軍復振。（復，扶又翻。）

置佑國軍於河南府，以張全義為節度使。秋七月，李罕之引河東兵寇河陽，丁會擊卻之。升鳳州為節度府，割興、利州隸之，以鳳州防禦使滿存為節度使、同平章事。（僖宗中和二年，以興鳳二州置感義軍，楊晟為節度使，以守散關，未及立軍府，晟既敗走，不再除帥，今始立軍府於鳳州，就除滿存為節度使。）以權知魏博留後羅弘信為節度使。八月，戊辰，朱全忠拔蔡州南城。楊行密畏孫儒之逼，欲輕兵襲洪州，袁襲曰：鍾傳定江西已久，（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兵強食足，未易圖也。趙鍠新得宣州，（去年，趙鍠得宣州。鍠，戶盲翻。）怙亂殘暴，衆心不附。公宜卑辭厚幣，說和州孫端、上元張雄，（說，式芮翻。）使自採石濟江，侵其境，彼必來逆戰。公自銅官濟江會之，（今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銅陵縣有銅官渚。）破鍠必矣。行密從之。使蔡儔守廬州，帥諸將濟自糝潭，（九域志：無為軍無為縣有糝潭鎮。今江行自糝潭口東過泥汊口，又東過欄江口。帥，讀曰率。下同。糝，桑感翻。）孫端、張雄為趙鍠所敗。（敗，補邁翻。）鍠將蘇塘、漆朗將兵二萬屯曷山。（宣州當塗縣西南有曷山，其東則東梁山。）袁襲曰：公引兵急趨曷山，（趨，七喻翻。）堅壁自守，彼求戰不得，謂我畏怯，因其怠，可破也。行密從之。塘等大敗，遂圍宣州。鍠兄乾之自池州帥衆救宣州，（武德四年，以宣州之秋浦、南陵二縣置池州，貞觀元年州廢，永泰元年復分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九域志：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二十五里。）行密使其將陶雅擊乾之于九華，破之，（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峯有如蓮華，改曰九華。）乾之奔江西。以雅為池州制置使。

九月，朱全忠以饋運不繼，且秦宗權殘破不足憂，引兵還。丙申，遣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刺史劉瓚之官。（朱全忠自以兼領淮南，楚州其巡屬也，故自除刺史。）錢鏐遣其從弟銶將兵攻徐約于蘇州。（銶，音求。）

冬十月，徐兵邀朱珍、劉瓚不聽前，（徐兵，時溥之兵也。）珍等擊之，取沛、滕二縣，斬獲萬計。孟方立遣其將奚忠信將兵三萬襲遼州，（遼州，本漢上艾、沾二縣之地，晉置樂平郡，武德三年置遼州，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名，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曰遼州。）李克修邀擊，大破之，擒忠信送晉陽。辛卯，葬惠聖恭定孝皇帝于靖陵，（靖陵在京兆奉天縣東北十里。）廟號僖宗。陳敬瑄、田令孜聞韋昭度將至，治兵完城以拒之。（治，直之翻。）

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屯吳康鎮，（薛居正五代史：朱珍攻豐，時溥以全師會戰於豐南吳康里。）朱珍與戰，大破之。朱全忠又遣別將攻宿州，刺史張友降之。（降，戶江翻。下同。）丙申，秦宗權別將攻陷許州，執忠武留後王蘊，復取許州。（去年宗權為全忠所敗，弃許州，王蘊蓋全忠所命也。）

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折其足而囚之，（折，而設翻。）降於全忠。全忠表叢為蔡州留後。初，感義節度使楊晟既失興鳳，（見上卷光啟二年。）走據文、龍、成、茂四州。王建攻西川，田令孜以晟己之故將，假威戎軍節度使，使守彭州。（楊晟故神策指揮使。）王建攻彭州，陳敬瑄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壁新繁以救之。（新繁，漢繁縣，屬蜀郡，後主加新字，唐屬成都府。九域志：在府西北二十五里。宋白曰：新繁，本漢繁縣，蜀後主延熙十年，涼州胡率衆降，禪居之於繁縣，移戶於此，俗謂之新繁，縣名因俗而改。）丁亥，以韋昭度為

行營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副之，東川節度使顧彥朗爲行軍司馬，割邛蜀黎雅置永平軍，以王建爲節度使，治邛州，充行營諸軍都指揮使。戊子，削陳敬瑄官爵。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厚陷夔州。按新書楊守亮時帥山南西道，守厚爲綿州刺史，無亦楊守亮遣守厚陷夔州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四 起屠維作噩。盡重光大淵獻。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 諱傑。懿宗第七子。及即位改名敏。又改名曄。

龍紀元年春正月癸巳朔。赦天下。改元。考異曰。唐年補錄曰。正月癸巳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年。百寮上帝徽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新舊紀實錄明年正月乃上尊號。補錄誤也。舊紀又云以劍南西川節度兩川招撫制置使韋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大順二年。乃為留守。舊紀誤也。今皆從實錄。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劉崇望同平章事。汴將龐師古拔宿遷。軍于呂梁。九域志。徐州彭城縣有呂梁洪鎮。時溥逆戰。大敗。還保彭城。壬子。蔡將郭璠殺申叢。送秦宗權於汴。璠孚袁翻。考異曰。實錄。申叢裴涉欲復立宗權為帥。汴將李璠知之。斬叢涉。以宗權送汴州。薛居正五代史。初申叢縛宗權。折足而囚之難。納款於太祖。欲自歛於長安以邀旄鉞。及姦謀不就。乃欲復奉宗權以接取其柄。為其將郭璠所殺。繫宗權送于太祖。即以璠為留後。太祖遣都統判官韋震奏事。且疏時溥之罪。願委討伐。仍請降滄兗二帥之命。按全忠若自求兼領滄兗二鎮。則明年朝廷命兼領滑州。全忠猶辭不受。今豈敢遽求滄兗邪。若為滄兗二帥求之。則兗帥朱瑾乃其仇讎也。當時不知全忠欲以何人為滄帥。諸書皆無其名。薛史實錄皆云申叢欲復立宗權。按叢折宗權足而囚之。豈有復奉為帥之理。蓋郭璠欲奪其功。誣之云爾。新舊紀五代紀傳皆云郭璠殺申叢。而實錄云李璠。誤也。李璠乃檻送宗權者。告朱全忠。云叢謀復立宗權。全忠以璠為淮西留後。朱全忠又并淮西。以連襄鄧。其勢愈盛矣。戊申。王建大破山行章於新繁。殺獲近萬人。行章僅以身免。楊晟懼。徙屯三交。行章屯濛陽。與建相持。儀鳳二年。分九隴雒什邡三縣置濛陽縣。屬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三十一里。宋白曰。縣在濛江之北。故曰濛陽。二月。朱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斬于獨柳。考異曰。舊紀。汴州行軍司馬李璠監送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斬於獨柳。實錄。三月全忠獻宗權。斬於獨柳。新紀。二月戊辰。朱全忠俘宗權以獻。己丑。宗權伏誅。按宗權正月離汴。不應三月始至長安。戊辰獻俘。不應至己丑始伏誅。故但云二月。京兆尹孫揆監刑。監古銜翻。宗權於檻車中引首謂揆曰。尚書察宗權豈反者邪。但輸忠不效耳。觀者皆笑。揆。逖之族孫也。孫逖仕至刑部侍郎。揆。五世從孫也。三月。加朱全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考異曰。舊紀在四月封東平郡王。薛居正五代史在三月。亦云封東平。今從實錄。止加中書令。據考異則進爵東平郡王六字合汰。然按舊書帝紀。光啟元年。封全忠沛郡王。此時雖未進爵東平。固已封王矣。全忠既克蔡州。軍勢益盛。加奉國節度使趙德諲中書令。僖宗中和二年。以蔡州為奉國軍。命秦宗權為節度使。文德元年。以襄州為忠義軍。命趙德諲為節度使。宗權既亡。未嘗以奉國節授人。趙德諲亦未嘗兼奉國節。當改奉國為忠義。加蔡州節度使趙犨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以陳州為理所。忠武本治許州。趙犨陳人也。又守陳有功。因徙治所於陳。犨昌牛翻。會犨有疾。悉以軍府事授其弟昶。表乞骸骨。詔以昶代為忠武節度使。未幾。犨薨。幾居豈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趙犨傳曰。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犨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不離宛丘。兼領二鎮。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為理所。犨一日念弟昶共立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後數月寢疾卒。昶傳曰。犨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昶為本州刺史。俄而犨有疾。遂以軍州盡付於昶。詔授兵馬留後。旋遷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銳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上云蔡州平以犨為忠武節度使。下云昶為節度使時宗權未滅。自相違。今從犨傳。丙申。錢鏐拔蘇州。去年冬。錢鏐攻蘇州。事見上卷。徐約亡入海而死。光啟三年。徐約據蘇州。今走死。錢鏐以海昌都將沈粲權知蘇州。夏四月。賜陝虢軍號保義。陝失冉翻。五月甲辰。潤州制置使阮結卒。錢鏐以靜江都將成及代之。李克用大發兵。遣李罕之李存孝攻孟方立。六月。拔磁洺二州。方立遣大將馬溉袁奉韜將兵數萬拒之。戰於琉璃陂。方立兵大敗。二將皆為所擒。克用乘勝進攻邢州。方立性猜忌。諸將多怨。至是皆不為方立用。方立慙懼。飲藥死。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州。弟攝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奉之為留後。考異曰。實錄。克用以弟克脩守潞。遣澤州刺

史安金俊討方立方立因結諸鎮叛援其將奚忠信攻遼州克用復遣李罕之等急攻方立將馬溉出戰爲罕之所擒溉謂曰欲圖邢州當先取磁州及幷師圍磁州方立與奚忠信帥兵大戰軍敗陷磁州而方立單騎還邢州忠信死焉方立愧之乃自圖死三軍立其弟遷求援汴州朱全忠遣王虔裕赴之鎮州王鎔遣克用書而退唐年補錄方立有謀將石元佐爲金俊所獲金俊問之元佐請攻磁州破奚忠信金俊乃殺之方立果與忠信引兵入磁金俊與之戰大敗忠信死方立單騎入邢州愧見父老遂自裁薛居正五代史方立傳六月李存孝下洺磁兩郡方立遣馬溉袁奉韜率其衆逆戰於琉璃陂存孝擊之盡殪生擒馬溉袁奉韜初方立性苛急恩不逮下攻圍累旬夜自巡城慰諭守陴者皆倨方立知其不可乃飲酖而卒其從弟洺州刺史遷素得士心衆乃推爲留後求援於汴時梁祖方攻時溥援兵不出按李罕之攻下磁州進攻洺州乃擒馬溉實錄云溉爲罕之謀取磁州蓋誤以石元佐爲溉也又奚忠信去年已爲李克脩所擒乃云與方立率兵大戰亦誤也舊紀六月邢洺節度使孟方立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李克用出軍攻之新紀六月李克用寇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孟方立卒其弟遷自稱留後按唐年補錄載王鎔奏得邢洺大將等狀以孟方立奄薨昭代三軍百姓同以親弟攝洺州刺史遷權知兵馬留後事及新舊紀實錄薛史方立傳皆云立其弟遷唯太祖紀年錄及薛史武皇紀云立其姪遷恐誤今從諸書 求援於朱全忠，全忠假道於魏博，羅弘信不許，全忠乃遣大將王虔裕將精甲數百，閒道入邢州共守。閒古莧翻爲孟遷執王虔裕降河東張本

楊行密圍宣州，城中食盡，人相啗。指揮使周進思據城逐趙鍠，鍠將奔廣陵，田頵追擒之。未幾，城中執進思以降。幾居豈翻降戶江翻 行密入宣州，諸將爭取金帛，徐溫獨據米囷爲粥以食餓者。溫，朐山人也。囷去倫翻倉圓曰囷食祥吏翻徐溫之遠略已見於此矣 鍠將宿松周本，勇冠軍中。行密獲而釋之，以爲裨將。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塘郡隋廢郡置宿松縣唐屬舒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四十里宋白曰宿松縣漢元始中爲松滋縣屬廬江郡晉武帝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冠古玩翻 鍠既敗，左右皆散，惟李德誠從鍠不去，行密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李德誠自此遂委質於楊氏海陵讓皇之世此心復能如從鍠之時乎 德誠，西華人也。行密表言於朝，詔以行密爲宣歙觀察使。朝直遙翻歙書涉翻 朱全忠與趙鍠有舊，遣使求之。行密謀於袁襲，襲曰：「不若斬首以遺之。」遺惟季翻 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天不欲成吾大功邪，何爲折吾股肱也！折而設翻 吾好寬而襲每勸我以殺，好呼到翻 此其所以不壽與！」與讀曰歟 孫儒遣兵攻廬州，蔡儔以州降之。降戶江翻

朱珍拔蕭縣，據之，與時溥相拒。朱全忠欲自往臨之，珍命諸軍皆葺馬廄，李唐賓部將嚴郊獨惰慢，軍吏責之，唐賓怒，見珍訴之，珍亦怒，以唐賓爲無禮，拔劍斬之，珍唐賓交惡久矣乘怒殺之不復顧慮 遣騎白全忠，云唐賓謀叛。淮南左司馬敬翔恐全忠乘怒倉猝處置違宜，處昌呂翻 故留使者，逮夜，然後從容白之。從千容翻朱全忠兼領淮南節度以敬翔爲左司馬逮夜而後言則全忠雖怒而未能發其暴 全忠果大驚，翔因爲畫策，爲于僞翻下爲之同 詐收唐賓妻子繫獄，遣騎往慰撫，全忠從之，軍中始安。秋七月，全忠如蕭縣，未至，珍出迎，命武士執之，責以專殺而誅之。敬翔爲全忠謀取朱珍猶用前計 諸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爲之請，全忠怒，以牀擲之，乃退。使全忠不殺朱珍珍其肯爲全忠用乎霍存等爲之請亦思爾矣爲于僞翻 丁未，至蕭縣，以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八月丙子，全忠進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冬十月，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薨。子師範年十六，軍中推爲留後。棣州刺史張蟾不從，詔以太子少師崔安潛兼侍中，充平盧節度使。蟾迎安潛至州，與之共討師範。爲王師範殺張蟾張本

以給事中杜孺休爲蘇州刺史。錢鏐不悅，以知州事沈粲爲制置指揮使。沈粲制其兵權杜孺休直寄坐耳 楊行密遣馬步都虞候田頵等攻常州。時錢鏐將杜稜守常州

十一月，上改名曄。

上將祀圜丘。故事，中尉樞密皆樸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襆房玉翻衫所銜翻襴音闌即今之袍也下施橫襴因謂之襴衫新志曰唐初士人以紵襴衫爲上服貴女功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中書令馬周上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胯者名缺胯衫庶人服之長孫無忌又議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從才用翻 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法服謂冕服劍佩也 孔緯及諫官禮官皆以爲不可，上出手札諭之曰：「卿等所論至當，當丁浪翻 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

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劍佩侍祠。考異曰：按田令孜、楊復恭雖威權震主，宦官不過金吾衛上將軍，則其餘宦官必卑矣。但諸書不見當時宦官所欲衣者何品秩之法服也。己酉，祀圜丘，赦天下。上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援立見上卷上年。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張濬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官者權。復恭常乘肩輿至太極殿。太極殿，西內前殿也。他日，上與宰相言及四方反者，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況四方乎！」上矍然問之，緯指復恭曰：「復恭陛下家奴，乃肩輿造前殿，矍，居縛翻。造，七到翻。多養壯士為假子，使典禁兵，或為方鎮，非反而何！」楊復恭以假子守立為天威軍使，守信為玉山軍使，守貞為龍劍節度，守忠為武定節度，守厚為綿州刺史，其餘假子為州刺史者甚眾，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復恭曰：「子壯士，欲以收士心，衛國家，豈反邪！」上曰：「卿欲衛國家，何不使姓李而姓楊乎？」復恭無以對。復恭假子天威軍使楊守立，本姓胡，名弘立，勇冠六軍，冠，古玩翻。人皆畏之。上欲討復恭，恐守立作亂，謂復恭：「朕欲得卿胡子在左右。」復恭見守立於上，見，賢遍翻。上賜姓名李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北軍六軍皆分屯苑中，屯營各有門，晨夕啓閉。不期年，擢至天武都頭，領鎮海節度使，俄加同平章事。天武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期，讀曰朞。及謝日，臺吏申請班見百僚，孔緯判「不集」。判臺申，不使集百官。順節至中書，色不悅。他日，語微及之，緯曰：「宰相師長百僚，長，知兩翻。故有班見。相公職為都頭，而於政事堂班見百僚，於意安乎？」順節不敢復言。復，扶又翻。朱全忠求領鹽鐵，孔緯獨執以為不可，謂進奏吏曰：「朱公須此職，非興兵不可。」全忠乃止。史言孔緯相唐，欲振紀綱，惜於時不得行其志耳。田頵攻常州，為地道入城，中宵，旌旗甲兵出於制置使杜稜之寢室，遂虜之，以兵三萬戍常州。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自潁上趣淮南，擊孫儒。宋白曰：[illegible]潁上[illegible]九域志：[illegible]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趣，七喻翻。

十二月甲子，王建敗山行章及西川驍將宋行能於廣都，敗，補邁翻。行能奔還成都，行章退守眉州。壬申，行章請降於建。戊寅，孫儒自廣陵引兵度江。壬午，逐田頵，取常州，以劉建鋒守之。儒還廣陵，建鋒又逐成及，取潤州。成及為錢鏐守潤州。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之在襄陽也，有申屠生教之燒藥為黃金。田令孜之弟過襄陽，巨容出金示之。及寓居成都，中和四年，巨容自襄陽奔成都。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是歲，令孜殺巨容，滅其族。

大順元年春正月戊子朔，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德光武弘孝皇帝，改元。上，時掌翻。李克用急攻邢州，孟遷食竭力盡，執王虔裕及汴兵以降。僖宗中和二年，孟方立據邢、磁、洺三州，至是而亡。考異曰：唐末見聞錄：龍紀元年，大軍守破邢州城，孟遷投來，拜李存孝邢州刺史。十一月四日，孟遷補充教練使。太祖紀年錄及薛居正五代史皆曰：大順元年，李存孝攻邢州急，邢帥孟遷以邢、洺、磁三州歸于我，執朱溫之將王虔裕等三百人以獻。而案月太祖紀年錄又曰：太祖徙孟遷于太原，以大將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薛史孟遷傳曰：大順元年二月，遷執王虔裕等乞降，武皇令安金俊代之。今從實錄。薛史虔裕傳曰：時太祖大軍方討兗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攜貳，遷乃繫虔裕送于太原，尋為所殺。按是時全忠方攻時溥，未討兗鄆也。王虔裕傳誤。克用以安金俊為邢洺團練使。壬寅，王建攻邛州，邛，渠容翻。陳敬瑄遣其大將彭城楊儒將兵三千，助刺史毛湘守之。湘出戰屢敗。楊儒登城，見建兵盛，歎曰：「唐祚盡矣！王公治眾嚴而不殘，殆可以庇民乎！」治，直之翻。遂帥所部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建養以為子，更其姓名曰王宗儒。更，工衡翻。乙巳，建留永平節度判官張琳為邛南招安使，引兵還成都。復攻陳敬瑄也。琳，許州人也。陳敬瑄分兵布寨於犀浦、郫、導江等縣，垂拱二年，分成都置犀浦縣。郫，漢古縣。導江，唐屬成都府。九域志：郫縣在府西四十五里。發城中民戶一丁，不計其家丁數多少，一戶則發一丁。晝則穿重壕，採竹木，運磚石，重，直龍翻。史炤曰：古史考：烏曹作甎。夜則登城擊

柝巡警無休息韋昭度營於唐橋王建營於東閭門外建事昭度甚謹辛亥簡州將杜有遷執刺史員虔嵩降於建員音云又音運姓也建以有遷知州事。汴將龐師古等衆號十萬度淮聲言救楊行密攻下天長壬子下高郵下者降下 二月己未資州將侯元綽執刺史楊戡降於王建建以元綽知州事 乙丑加朱全忠守中書令 龐師古引兵深入淮南己巳與孫儒戰於陵亭九域志泰州興化縣有陵亭鎮師古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楊行密遣其將馬敬言將兵五千乘虛襲據潤州李友將兵二萬屯青城將攻常州安仁義劉威田頵敗劉建鋒於武進去年孫儒使劉建鋒據常潤晉分曲阿縣置武進縣梁改爲蘭陵隋廢唐垂拱二年又分晉陵置武進縣屬常州九域志縣有青城鎮敬言仁義威屯潤州友合肥人威慎縣人也

李克用將兵攻雲州防禦使赫連鐸克其東城鐸求救於盧龍節度使李匡威匡威將兵三萬赴之丙子邢洺團練使安金俊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考異曰實錄四月丙辰朔李克用遣安金俊率師攻雲州赫連鐸求援於幽州李匡威出師赴之戰于蔚州太原府軍大敗燕師執金俊獻于朝據太祖紀年錄攻雲州在三月舊紀實錄皆在四月恐是約奏到然紀年錄不言克用敗蓋諱之也今從唐末見聞錄又紀年錄唐末見聞錄皆云金俊戰死實錄云執獻之亦誤河東萬勝軍使申信叛降於鐸會幽州軍至克用引還 時溥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赴之 李克用巡潞州以供具不厚怒昭義節度使李克脩詬而笞之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克脩慚憤成疾三月薨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太祖遣李罕之李存孝攻邢州十月且命班師由上黨而歸克脩性吝嗇太祖左右徵賂於克脩旬日間費數十萬尚以爲供張不豐詬其事皆克脩而歸太原儉而克脩慚憤恥寢疾薛史克脩傳曰龍紀元年武皇大舉以伐邢洺及班師因獵封於上黨按太祖紀但遣罕之存孝攻邢州不云親行蓋罕之存孝圍邢州克用但以大軍屯境上爲之聲援去十月先遣罕之存孝猶圍邢州故正月孟遷降也克用表其弟決勝軍使克恭爲昭義留後爲于僞翻爲潞州叛克用張本 賜宣歙軍號寧國以楊行密爲節度使 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附于時溥去年朱全忠取宿州朱全忠帥諸軍討之帥讀曰率溥出兵掠碭山碭徒郎翻全忠遣牙內都指揮使朱友裕擊之殺三千餘人擒石君和考異曰都象梁太祖實錄前云四月丙辰後云乙卯溥出兵按長曆乙卯四月晦日實錄誤也友裕全忠之子也 乙丑陳敬瑄遣蜀州刺史任從海將兵二萬救邛州戰敗欲以蜀州降王建敬瑄殺之任音壬以徐公鉥代爲蜀州刺史鉥時橘翻丙寅嘉州刺史朱實舉州降于建丙子僰道土豪文武堅執戎州刺史謝承恩降于建僰道故僰侯國漢立縣爲犍爲郡治所梁置戎州僰蒲北翻 赫連鐸李匡威表請討李克用乘其不利也 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汴滑孟三鎮時皆屬全忠帥讀曰率與河北三鎮共除之河北三鎮謂盧龍李匡威成德王鎔魏博羅弘信 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帥所類翻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更工衡翻改也附令孜事見中和元年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襄王煴之亂田令孜往依陳敬瑄自是之後復恭再用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考異曰舊傳再幸山南復恭代令孜爲中尉罷濬知政事昭宗初在藩邸深疾宦官復恭有援立大勳特恩任事上心不平之當時趨向者多言濬有方略能畫大計復用爲宰相判度支據舊紀實錄新紀表濬自光啓三年九月拜平章事至大順二年兵敗坐貶未嘗罷免舊傳誤也今從新傳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二年三年濬爲都統判官王鐸爲都統張濬爲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好呼到翻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從千容翻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彊臣言中則制於宦官外則制於方鎮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上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彊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於

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上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三省尚書門下省中書省也四品以上尚書左右丞及六部侍郎門下中書省自左右諫議以上御史臺自中丞以上皆四品也以為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為不可杜讓能劉崇望二相也濬欲倚外勢以擠楊復恭宰相主兵則外廷之勢重擠子細翻又子西翻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為也謂光啟二年事見二百五十六卷臣常慮其與河朔相表裏致朝廷不能制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河南獨朱全忠河北獨李匡威請討克用耳餘皆不欲也此千載一時載子亥翻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失今不取後悔無及考異曰舊濬傳曰會朱全忠誅秦宗權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降全忠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等表請出軍討太原按時安居受未殺李克恭舊傳誤也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中和破賊時濬為諫議大夫出軍判官嘗以盧誕譏太祖太祖薄其為人及聞濬入中書太祖嘗私於詔使曰張公傾覆之士夫先帝知其為人不至大任主上付之重位必亂天下濬知之陰銜太祖按濬自僖宗時為宰相紀誤孔緯曰濬言是也復恭曰先朝播遷雖藩鎮跋扈亦由居中之臣措置未得其宜今宗廟甫安不宜更造兵端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謂破黃巢復京城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昨計用兵饋運犒賞之費一二年間未至匱乏在陛下斷志行之耳上以二相言叶僶俛從之斷丁亂翻僶民尹翻僶俛勉彊不得已之意曰茲事今付卿二人無貽朕羞觀帝此言亦知河東之不可伐矣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屬籍克用賜姓故編之屬籍注已見前以濬為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以鎮國節度使韓建為都虞候兼供軍糧料使以朱全忠為南面招討使李匡威為北面招討使赫連鐸副之濬奏給事中牛徽為行營判官徽曰國家以喪亂之餘喪息浪翻欲為英武之舉橫挑彊寇挑徒了翻離諸侯心吾見其顛沛也沛音貝遂以衰疾固辭徽僧孺之孫也牛僧孺文宗大和中為相李

克恭驕恣不曉軍事潞人素樂李克脩之簡儉樂音洛且死非其罪潞人憐之由是將士離心初潞人叛孟氏牙將安居受等召河東兵以取潞州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及孟遷以邢洺磁州歸李克用克用寵任之以遷為軍城都虞候羣從皆補右職從才用翻其後孟知祥見任於莊宗亦遷之兄子也居受等咸怨且懼昭義有精兵號後院將克用既得三州將圖河朔令李克恭選後院將尤驍勇者五百人送晉陽潞人惜之克恭遣牙將李元審及小校馮霸部送晉陽至銅鞮銅鞮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四十五里校戶教翻鞮丁奚翻霸招其衆以叛循山而南至于沁水沁水漢縣名唐之沁水後魏永寧郡地也北齊廢郡為永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曰沁水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里衆已三千人李元審擊之為霸所傷歸于潞考異曰元審與霸同部送後院將霸所以能獨叛而元審所以得不死者蓋後院將有叛有不叛者叛者從霸不叛者從元審故克用益元審兵使討霸也此段考異疑有闕文庚子克恭就元審所館視之安居受帥其黨作亂帥讀曰率攻而焚之克恭元審皆死衆推居受為留後附于朱全忠居受使召馮霸霸不至居受懼出走為野人所殺霸引兵入潞自為留後考異曰編遺錄八月甲寅馮霸殺李克恭來降上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領兵入潞權充留後戊辰李克用圍之上遣葛從周率驍勇夜銜枚斫營突入上黨以壯潞人之心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亦同按克用未嘗自圍潞也克恭傳李元審戰傷收軍於潞五月十五日克恭視元審於孔目吏劉崇之第是日州將安居受引兵攻克恭克恭元審並遇害州民推居受為留後居受遣人召馮霸於沁水霸不受命居受懼將奔歸朝廷至長子為野人所殺傳首馮霸霸乃引衆據潞州自稱留後求援於汴武皇令康君立討之汴將葛從周來援霸唐末見聞錄曰五月十七日昭義狀申軍變殺節使當日點汾州五縣土團將士赴昭義二十三日昭義使取家累入府新紀五月壬寅安居受殺李克恭按壬寅十七日乃報到太原日也今從太祖紀年錄薛史克恭傳舊紀五月丙午潞州軍亂殺李克恭監軍使薛續本函克恭首獻之于朝濬方起兵朝廷稱賀此蓋克恭首到日也舊紀又曰七月全忠遣從周帥千騎入潞州唐太祖紀年錄薛史唐紀五月葛從周入潞太早蓋因克恭死終言之編遺錄薛史梁紀八月克恭死太晚蓋因從周入潞推本之又從周入潞全忠始請孫揆赴鎮當在揆被執前也今克恭死從紀年錄從周入潞從舊紀時朝廷方討克用聞克恭死朝臣皆賀全忠遣河陽留後朱崇節將

兵入潞州權知留後克用遣康君立李存孝將兵圍之壬子張濬帥諸軍五十二都及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人發京師帥讀曰率下同鄜音夫夏戶雅翻上御安喜樓餞之安喜樓安喜門樓也按楊復恭之亂上御安喜門劉崇望諭禁軍曰天子親在街東宣慰安喜門即朱雀街東之安上門也濬屏左右言於上曰屏必郢翻又必正翻臣先除外憂然後為陛下除內患為于僞翻楊復恭竊聽聞之兩軍中尉餞濬於長樂坂長樂坂在長安城東郭外坂音反又蒲坂翻復恭屬濬酒屬之欲翻濬辭以醉復恭戲之曰相公杖鉞專征作態邪濬曰俟平賊還方見作態耳未能成事而先為大言此張濬之疎也復恭益忌之癸丑削奪李罕之官爵以附李克用也六月以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充招討副使　丁巳茂州刺史李繼昌帥衆救成都己未王建擊斬之辛酉資簡都制置應援使謝從本殺雅州刺史張承簡舉城降建資簡相去二百一十六里簡州北至成都百五十里雅州東至卭州接界相去二百七十里王建圍卭州以壽撫本兵威所及故謝從本以雅州降之　孫儒求好於朱全忠全忠表為淮南節度使未幾全忠殺其使者遂復為仇敵好呼到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光啓末德州刺史盧彥威逐義昌節度使楊全玫自稱留後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元年玫莫杯翻求旌節朝廷未許至是王鎔羅弘信因張濬用兵為之請為于僞翻乃以彥威為義昌節度使　張濬會宣武鎮國靜難鳳翔保大定難諸軍於晉州難乃旦翻　更命義成軍曰宣義辛未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節度使按方鎮表全忠以父名誠請改義成曰宣義更工衡翻　全忠以方有事徐楊徵兵遣戍殊為遼闊乃辭宣義請以胡真為節度使從之然兵賦出入皆制於全忠一如巡屬及胡真入為統軍竟以全忠為兩鎮節度使罷淮南不領焉領淮南見上卷僖宗光啓三年

秋七月官軍至陰地關汾州靈石縣西南有陰地關考異曰舊紀七月乙酉朔王師屯于陰地太原大將康君立以兵拒戰按君立時圍潞州何暇至陰地關又不言勝負今不取　朱全忠遣驍將葛從周將千騎潛自壺關夜抵潞州犯圍入城九域志壺關西至潞州二十五里宋白曰壺關縣以山形似壺古於此置關故名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從周權知留後又汴人圍澤州呼李罕之云葛司空已入潞府李存孝圍潞州城上人云葛僕射可歸大梁似從周實為留後也然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云帝請以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潞州留後實錄明年五月以前昭義節度使朱崇節為河陽節度使按河陽自張全義圍以來常附屬於汴朱全忠以部將丁會張宗厚等為之留後非一人崇節蓋亦汴將為河陽留後全忠使權昭義留後既不能守復歸河陽耳諸書因謂之節度使蓋誤也從周但與崇節共守潞州以其名著故外人但稱從周不數崇節也　又遣別將李讜李重胤鄧季筠將兵攻李罕之於澤州又遣張全義朱友裕軍於澤州之北為從周應援考異曰編遺錄八月遣從周入上黨九月壬寅上往河陽令李讜等攻圍澤州使朱友裕張全義簡精銳過山於澤州北應接取崇節從周以歸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上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州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李讜將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斬李重胤李讜班師按讜等初圍澤州時諸城上人云張相公圍太原葛司空已入潞府是當時南兵方盛非孫揆就擒從周棄潞州之後也故置於此季筠下邑人也全忠奏臣已遣兵守潞州請孫揆赴鎮張濬亦恐昭義遂為汴人所據分兵三千使揆將之趣潞州趣七喻翻　八月乙丑揆發晉州九域志自晉州東至潞州二百八十五里李存孝聞之以三百騎伏於長子西谷中長子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五里　揆建牙杖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凡節度使其行前建牙旗杖所賜節褒衣大袖博裾之衣大蓋即今之清涼繖存孝突出擒揆及賜旌節中使韓歸範牙兵五百餘人追擊餘衆於刁黃嶺盡殺之存孝械揆及歸範紒以素練紒允夜翻維繫之也徇於潞州城下曰朝廷以孫尚書為潞帥命韓天使賜旌節韓歸範銜天子之命故謂之天使帥所類翻使疏吏翻　葛僕射可速歸大梁令尚書視事遂紒以獻於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人誘之欲以為河東副使誘音酉　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分扶問翻豈能伏事鎮使邪節度使任居方鎮孫揆鄙薄之呼為鎮使復扶又翻　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

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丙寅孫儒攻潤州 蘇州刺史杜孺休到官去年朝廷命杜孺休刺蘇州錢鏐密使沈粲害之會楊行密將李友拔蘇州粲歸杭州鏐欲歸罪於粲而殺之粲奔孫儒 王建退屯漢州自成都退屯漢州陳敬瑄括富民財以供軍置徵督院逼以桎梏箠楚使各自占凡有財者如匿贓虛占急徵箠止橤翻占之贍翻無其財而自占為有謂之虛占咸不聊生 李罕之告急於李克用為汴兵所圍也克用遣李存孝將五千騎救之 九月壬寅朱全忠軍於河陽汴軍之初圍澤州也呼李罕之曰相公每恃河東輕絕當道當道猶云本道汴軍自謂也今張相公圍太原葛僕射入潞府張相公謂張濬葛僕射謂葛從周旬月之閒沙陀無穴自藏相公何路求生邪及李存孝至選精騎五百繞汴寨呼曰呼火故翻我沙陀之求穴者也欲得爾肉以飽士卒可令肥者出鬭汴將鄧季筠亦驍將也引兵出戰存孝生擒之是夕李讜李重胥收衆遁去存孝罕之隨而擊之至馬牢山大破之斬獲萬計追至懷州而還存孝復引兵攻潞州復扶又翻葛從周朱崇節棄潞州而歸戊申全忠庭責諸將橈敗之罪橈奴教翻斬李讜李重胥而還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六月朱崇節葛從周據潞州李重胥鄧季筠張全義將兵七萬攻澤州李存孝將三千騎赴援初汴軍攻城門呼李罕之云云李存孝憤其言引鐵騎五百追擊入季筠營門生獲其都將十數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罕之追擊至馬牢山斬首萬級追襲至於懷州而還存孝復引軍攻潞州九月二日葛從周帥衆棄城而遁唐末見聞錄閏九月昭義軍前狀申昭義軍人拔減洗通收下城池擒獲到餘黨五十人巾縛送上至二十日行營都指揮使李存孝迴戈歸府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九月壬寅帝至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州至馬牢川為晉人所敗帝又遣朱友裕張全義率精兵至澤州北以為應援既而崇節從周棄潞來歸戊申帝其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重胥以徇遂班師薛居正實錄九月甲申朔康君立急攻潞州朱全忠駐河陽遣李讜引軍趨澤潞至馬牢山川與并師大戰不利鄧季筠被執復遣朱友裕張全義至澤州北應援葛從周朱崇節率衆棄潞州歸按六月李存孝若已破李讜追至懷州懷州去河陽止一程豈得九月方到河陽讜之敗必在九月戊申前一兩日也蓋紀年錄因從周據

潞州事終言之九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二十五日戊申若全忠至河陽始遣讜等趣澤潞既敗而從周等棄潞來歸七日之間豈容許事蓋薛史因讜敗追本前事耳若九月一日從周已棄潞州何得十九日後攻澤州者猶云葛司空入潞府乎蓋實錄承紀年錄而誤也今全忠往來月日從薛史事則兼采諸書李克用以康君立為昭義留後李存孝為汾州刺史存孝自謂擒孫揆功大當鎮昭義而君立得之憤恚不食者數日縱意刑殺始有叛克用之志 李匡威攻蔚州虜其刺史邢善益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衆數萬攻遮虜軍殺其軍使劉胡子克用遣其將李存信擊之不勝更命李嗣源為存信之副遂破之克用以大軍繼其後匡威鐸皆敗走考異曰太祖紀年錄是月幽帥李匡威會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十萬寇我北鄙攻遮虜軍太祖御親軍出塞營於渾河川之田村李存孝引前鋒與賊戰於樂安鎮賊軍大敗遁走薛紀九月幽州雲州蕃漢兵三萬攻雁門太原府將李存信薛阿檀擊敗之實錄閏月甲寅朔幽州李匡威下蔚州克用援兵至匡威大敗赫連鐸引吐蕃黠戛斯之衆攻遮虜軍克用營渾河川戰於樂安鎮破之鐸乃退軍此蓋約奏到日唐末見聞錄十一月十五日發往向北打鹿有使報稱幽州李匡威收却蔚州十六日至十八日遂發諸州兵士至軍前二十九日大捷有勝馳告殺燕軍三萬餘人十九日知客押衙苗仲周賫榜到殺得退渾一千帳二十九日下復云十九日亦誤今但繫此月不書日獲匡威之子武州刺史仁宗新志河東道有武州領文德縣闕其建置之年及鐸之壻俘斬萬計李嗣源性謹重廉儉諸將相會各自詫勇略詫丑亞翻誇也嗣源獨默然徐曰諸君喜以口擊賊喜許記翻嗣源但以手擊賊耳衆慚而止 楊行密以其將張行周為常州制置使閏月孫儒遣劉建鋒攻拔常州殺行周遂圍蘇州考異曰吳錄十一月孫儒攻破望亭無錫諸屯遂至蘇州今從吳越備史在閏月 邛州刺史毛湘本田令孜親吏王建攻之急食盡救兵不至壬戌湘謂都知兵馬使任可知曰吾不忍負田軍容吏民何罪爾可持吾頭歸王建乃沐浴以俟刃可知斬湘及二子降於建士民皆泣甲戌建持永平旌節入邛州以節度判官張琳知留後時朝命以邛州建永平軍王建為節度使是年正月建攻邛州至是克之繕完城隍撫安夷獠經營

蜀、雅。九域志：邛州北至蜀州七十里，西南至雅州一百六十里。藻，曾皓翻。冬，十月，癸未朔，建引兵還成都。蜀州將李行周逐徐公鈋，舉城降建。鈋，辛律翻。

乙酉，朱全忠自河陽如滑州視事。朱全忠既領宣義節度，遂如滑州視事。遣使者請糧馬，及假道于魏以伐河東，羅弘信不許。又請於鎮，鎮人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濟河擊魏。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侍中，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同平章事。　官軍出陰地關，遊兵至于汾州，李克用遣薛志勤、李承嗣將騎三千，營于洪洞。洪洞，漢楊縣，義寧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爲名。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又北二百九十五里至汾州。　李存孝將兵五千，營于趙城。義寧元年，分霍邑置趙城縣，以春秋時晉獻公滅耿，以賜趙夙，因謂之趙城。屬晉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五里。宋白曰：史記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注云：在河東永安縣。余按宋白既以趙城爲造父所封之地，此又引史記注，何所折衷哉。鎮國節度使韓建以壯士三百夜襲存孝營，存孝知之，設伏以待之，建兵不利。靜難、鳳翔之兵不戰而走。難，乃旦翻。河東兵乘勝逐北，抵晉州西門，張濬出戰，又敗，官軍死者近三千人。近，其靳翻。靜難、鳳翔、保大、定難之軍先度河西歸，濬獨有禁軍及宣武軍合萬人，與韓建閉城拒守。自是不敢復出。復，扶又翻。存孝引兵攻絳州。九域志：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走。存孝進攻晉州，三日，與其衆謀曰：「張濬宰相，俘之無益，天子禁兵，不宜加害。」乃退五十里而軍。李存孝雖悍猾，猶不敢攻執宰相，犯獵禁兵，分尚存故也。　濬、建自含口遁去。水經注：洮水源出河東聞喜縣清襄山，其水東逕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含口。又西合于涑水，即含山之口也。存孝取晉、絳二州，大掠慈、隰之境。先是，克用遣韓歸範歸朝，韓歸範與孫揆俱擒，李克用遣之歸朝。　附表訟冤，考異曰：實錄：十一月，王師入陰地關，至汾、隰。李克用遣將薛阿檀、李承嗣拒之。李存信以兵五千圍趙城，韓建以華州兵戰，存信設伏擊破之。邠、鳳之師未戰而走，禁軍自潰，由是大敗。存信直壓晉州西門，引軍攻絳州。十二月壬午朔，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而遁，韓建以諸軍保晉州。李存信追擊，戰敗，退保絳州。張濬以汴卒禁軍屯晉州，存信攻之。三日，濬、建拔晉、絳，遁還，存信收二州。舊紀：克用遣李存信、薛阿檀拒王師于陰地，三戰三捷，由是河西鄜夏邠岐之軍渡河西歸。韓建以諸軍保平陽，存信追之，建軍又敗。建退保絳州，張濬在晉州，存信攻之三日，相與謀云云，遂退舍五十里。十二月壬午朔，濬、建拔晉、絳遁去，存信收晉、絳，大掠河中四郡。張濬傳曰：十月，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進攻晉州。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曰：十月，張濬之師入晉州，遣軍至汾、隰。武皇遣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營於洪洞，遣李存孝將兵五千營於趙城。華州韓建以壯士三百人冒犯存孝之營，存孝追擊，直壓晉州西門，張濬之師出戰，爲存孝所敗，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李存孝傳曰：十月，存孝引收絳之師圍張濬于平陽，云云。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一月，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存孝收晉、絳。太祖紀年錄：十月，張濬之師入陰地關，犯汾、隰，令薛鐵山、李承嗣將騎三千出陰地關，李存孝將兵五千進擊，營於趙城，敗韓建，直壓晉州西門，自是閉壁不出。存孝攻絳州，十二月，晉州刺史張行恭棄城遁，韓建、濬由含山路逃遁，遂收晉、絳。初，濬部禁軍至晉州，邠、鳳之師望風遁歸，蓋楊復恭陰沮之也。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五日，相公差晉州捉到天使閻大夫入京奏事，兼貢表曰：「臣某乙言：今月二十六日，臣所部南界晉州長寧關使張承暉等投臣當道，齎到宰臣張濬牓一道，內稱招討處置使，兼錄到詔白云：陛下削臣屬籍，奪臣本官，仍欲會兵討問。」云云。唐補紀曰：朱全忠自攻破徐州，頻貢章表，克用與朱玫同立襄王，以爲大逆。其朱玫以下並已誅勦，克用時最爲魁首，據其罪狀，請率天兵，臣率師關東掎角相應。朝廷遂以宰臣張濬爲都統，授崔胤爲河中節度應援使。大軍行到同州，克用領蕃漢馬步精兵三十萬入河北界，其張濬使人探朱全忠兵馬並不來相應，乃於昭義西與太原交戰，不利而回。朝廷知爲全忠所賣，便差使至克用所與賞給，令回，取都統張濬於雲夢，除崔胤於嶺外。薛史李承嗣傳：初，大軍入陰地，薛志勤與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收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李存信傳無攻晉、絳事，蓋舊紀十月存孝已背太原，故此戰皆云存信，實錄因之而誤。據五代紀傳、太祖紀年錄，當是存孝。又隰州隸河中節度，所云入陰地關犯汾、隰者，蓋謂汾水之旁下縣耳。又紀年錄、實錄以張行恭爲晉州刺史，亦誤也，今從薛史。晉州刺史若已走，則濬、建安能保城？實錄誤也。今從李存孝傳。唐補紀云崔胤爲河中節度，尤爲疎繆。自餘諸書參取之。言：「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龐勛，翦黃巢，黜襄王，存易定，執宜、國昌、克用三代，歷武、宣、懿、僖四朝。破龐勛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翦黃巢見二百五十五卷僖宗中和三年、四年。黜襄王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啓二年。存易定見光啓元年。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冠，古玩翻。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拓跋思恭取鄜延，以授其弟思孝。朱全忠之侵徐、鄆，謂朱全忠攻時溥於徐，攻朱瑄於鄆，事並見上。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辭！且朝廷當阽危之時，則譽臣爲韓、彭、伊、呂；阽，余廉翻，又丁念翻。臨危曰阽危。譽，音余。及既安之後，則罵臣爲戎羯胡夷。今天下握兵立功之人，獨不懼陛下他日之罵乎！況臣

果有大罪，六師征之，自有典刑，何必幸臣之弱而後取之邪！今張濬既出師，則固難束手，已集蕃漢兵五十萬，欲直抵蒲潼，與濬格鬭，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叩闕，頓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扆坐，扆，隱豈翻。記：天子負扆南面而立。扆，畫斧屏風也，設之戶牖間。坐，徂臥翻。納制敕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鈇質。司敗，即司寇之官。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濬與韓建踰王屋至河陽，撤民屋爲栰以濟河。河南王屋縣有王屋山。王屋，漢河東垣縣地，後魏置長平縣，後周置王屋郡，隋廢郡爲縣。九域志：縣在孟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實錄明年二月云，時張濬、韓建兵敗，後爲克用騎將李存信所追，至是方自含山踰王屋，出河清，達于河陽，河溢無舟，濬、建壞民廬舍爲木罌數百，度河，人多覆溺。似太晚，今因濬、建走，終言之。師徒失亡殆盡。是役也，朝廷倚朱全忠及河朔三鎮，及濬至晉州，全忠方連兵徐鄆，雖遣將攻澤州，而身不至行營，乃求兵糧於鎮魏，鎮魏倚河東爲扞蔽，皆不出兵，惟華、邠、鳳翔、鄜、夏之兵會之。華，戶化翻。鄜當作鄜，詳見辯誤。兵未交而孫揆被擒，幽雲俱敗，幽，李匡威。雲，赫連鐸。楊復恭復從中沮之，故濬軍望風自潰。復從扶又翻。史言張濬志節可憐。

十二月，孫儒拔蘇州，殺李友。考異曰：莊宗列傳：楊行密，壽州壽春人。初據本州，秦宗權遣孫儒及行密同攻陷楊州，儒專據之。龍紀元年，儒出軍攻宣州，行密襲據楊州；儒留後北通時溥，儒引軍攻之。大順元年，行密製備力竭，率衆夜遁，出據宣州。此說最爲差誤。國朝開寶中，薛居正修五代史，江南未平，不見本國舊史，据昭遠所記及唐年補錄作行密傳，但知行密非壽春人，改爲廬州；又知行密非受宗權命，與孫儒同陷楊州，餘皆無次敘。今按吳錄、太祖紀及高遠唐烈祖實錄行密傳云：光啓三年十月，秦彥、畢師鐸出走，行密入楊州。十一月，孫儒圍楊州。文德元年四月，儒陷楊州，行密奔廬州。八月，自廬州帥兵攻宣州。龍紀元年六月，陷宣州，殺趙鍠。大順二年七月，孫儒再渡江攻宣州。景福元年六月，執斬儒，復歸楊州。且龍紀元年孫儒方攻行密，新得宣州，安能襲據楊州驗年哉！近修唐書行密傳全用吳錄事迹，乃云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楊州，北通時溥扞儒，朱全忠遣龐師古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蓋承莊宗列傳、五代史之誤而不考正也。安仁義等聞之，焚潤州廬舍，夜遁，儒使沈粲守蘇州，又遣其將歸傳道守潤州。楊行密遣安仁義破錢鏐之兵而取常、蘇、潤，孫儒又從而奪之，民之死於兵者不知其幾矣。

辛丑，汴將丁會、葛從周擊魏，度河取黎陽、臨河。黎陽，漢古縣，唐屬衛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臨河縣，唐屬相州，隋分黎陽縣置。龐師古、霍存下淇門、衛縣。衛，漢朝歌縣，紂所都朝歌城在今縣西。隋大業二年改曰衛縣，唐屬衛州。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淇門鎮。朱全忠自以大軍繼之。是歲，置昇州於上元縣，以張雄爲刺史。至德二載，以潤州江寧縣置昇州，上元二年廢，今復置。考異曰：新地理志：光啓三年以上元等四縣置昇州。張雄傳：大順初，以上元爲昇州，授雄刺史。吳錄馮弘鐸傳：大順元年，復以上元爲昇州，命弘鐸爲刺史。按是時雄尚存，今從雄傳。

二年春正月，羅弘信軍于內黃。丙辰，朱全忠擊之，五戰皆捷，至永定橋，斬首萬餘級。弘信懼，遣使厚幣請和，全忠命止焚掠，歸其俘，還軍河上，魏博自是服於汴。

庚申，制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爲荊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爲鄂岳觀察使。二人罷相，以晉絳喪師也。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崔昭緯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徐彥若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昭緯，慎由從子。崔慎由相宣宗。從，才用翻。彥若，商之子也。徐商見二百四十九卷宣宗大中十二年。楊復恭使人劫孔緯於長樂坡，長樂坡，即長樂坂。斬其旌節，資裝俱盡，緯僅能自免。李克用復遣使上表曰：復，扶又翻。張濬以陛下萬代之業，邀自己一時之功，知臣與朱溫深仇，私相連結。臣今身無官爵，名是罪人，不敢歸陛下藩方，且欲於河中寄寓，進退行止，伏俟指麾。麾謂克用此表，楊復恭密教之也。詔再貶孔緯均州刺史，張濬連州刺史，賜克用詔，悉復其官爵，使歸晉陽。考異曰：舊紀：太原軍屯晉州，克用遣中使韓歸範還朝，因上表訴冤，言賊臣張濬依倚全忠，離間功臣。朝廷欲令釋憾，下羣臣議其可否，左僕射韋昭度等議云云，在十二月。按是年昭度討陳敬瑄，舊紀誤，今從實錄。

孫儒盡舉淮蔡之兵濟江，癸酉，自潤州轉戰而南，田頵、安仁義屢敗退，楊行密城戍皆望風奔潰。儒將李從立奄至宣州東溪，東溪在宣城東，今謂之宛溪。行密守備尚未固，衆心危懼，夜使其將合肥臺濛將五百人屯溪西，溪西，即宛溪之西。濛使士卒傳呼往返數四，從立以

為大衆繼至遽引去儒前軍至溧水溧水漢溧陽縣隋分置溧水縣時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行密使都指揮使李神福拒之神福陽退以示怯儒軍不設備神福夜帥精兵襲之俘斬千人帥讀曰率下同

二月加李克用守中書令復李罕之官爵再貶張濬繡州司戶韋昭度將諸道兵十餘萬討陳敬瑄三年不能克文德元年遣昭度討西川至是三年矣饋運不繼朝議欲息兵三月乙亥制復敬瑄官爵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赦陳敬瑄己未詔王建罷兵不受命十國紀年亦曰二月乙巳復敬瑄官爵按二月辛巳朔無乙未新紀誤也今從實錄令顧彥朗王建各帥衆歸鎮使顧彥朗歸梓州王建歸邛州王師範遣都指揮使盧弘擊棣州刺史張蟾弘引兵還攻師範師範使人以重賂迎之曰師範童騃騃語駭翻癡也不堪重任願得避位使保首領公之仁也弘以師範年少信之不設備少詩照翻師範密謂小校安丘劉鄩曰安丘漢縣古根牟國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校戶教翻鄩徐心翻汝能殺弘吾以汝為大將弘入城師範伏甲而享之鄩殺弘於座及其黨數人師範慰諭士卒厚賞重誓自將以攻棣州執張蟾斬之崔安潛逃歸京師師範以鄩為馬步副都指揮使詔以師範為平盧節度使師範和謹好學好呼到翻每本縣令到官師範輒備儀衛往謁之令不敢當師範命客將挾持令坐於聽事客將主唱導儀贊賓客之事挾音協下戚儀之將即亮翻令力丁翻聽讀曰廳自稱百姓王師範拜之於庭僚佐或諫師範曰吾敬桑梓所以教子孫不忘本也詩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注云父之所樹子不敢不恭敬張濬至藍田逃奔華州依韓建與孔緯密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上表為緯濬訟冤為于偽翻朝廷不得已並聽自便緯至商州而還亦寓居華州邢洺節度使安知建潛通朱全忠安金俊既死李克用以安知建代鎮邢洺李克用表以李存孝代之知建懼奔青州朝廷以知建為神武統軍知建帥麾下三千人將詣京師過鄆州朱瑄與克用方睦伏兵河上斬之薛史安知建奔青州自棣州泝河歸朝朱瑄邀斬之河上帥讀曰率傳首晉陽

夏四月有彗星見于三台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見賢遍翻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長直亮翻甲申赦天下成都城中乏食棄兒滿路父子不能相贍至於棄之民有潛入行營販米入城者邏者得之邏郎佐翻以白韋昭度昭度曰滿城飢甚忍不救之釋勿問亦有白陳敬瑄者敬瑄曰吾恨無術以救餓者彼能如是勿禁也由是販者浸多然所致不過斗升截筒徑寸半深五分量米而鬻之每筒百餘錢餓殍狼籍深式禁翻量音良殍被表翻軍民彊弱相陵將吏斬之不能禁乃更為酷法或斷腰或斜劈斷都管翻劈普擊翻死者相繼而為者不止人耳目既熟不以為懼吏民日窘窘巨隕翻多謀出降敬瑄悉捕其族黨殺之慘毒備至內外都指揮使眉州刺史成都徐耕性仁恕所全活數千人田令孜曰公掌生殺而不刑一人有異志邪耕懼夜取俘囚戮於市王建見罷兵制書曰大功垂成奈何棄之謀於周庠庠勸建請韋公還朝獨攻成都克而有之朝直遙翻建表請陳敬瑄田令孜罪不可赦請志書作獨考異曰十國紀年朝議以建不奉詔而不能制更授建西川行營招討制置使按此命蓋在昭度還朝之後也願畢命以圖成功昭度無如之何由是未能東還建說昭度曰今關東藩鎮迭相吞噬此腹心之疾也相公宜早歸廟堂與天子謀之敬瑄疥癬耳癬與蘚同音息淺翻當以日月制之責建可辦也昭度猶豫未決庚子建陰令東川將唐友通等擒昭度親吏駱保於行府門臠食之韋昭度攻成都置行府以治事臠力兗翻云其盜軍糧昭度大懼遽稱疾以印

節授建牒建知三使留後(三使，節度使、招討使、制置使也)兼行營招討使。即日東還，建送至新都，跪觴馬前，泣拜而別。(跪觴，跪而奉觴也)昭度甫出劍門，(劍門，諸葛亮立關，唐聖曆二年分普安、永歸、陰平置劍門縣，屬劍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即以兵守之，不復內東軍。(復，扶又翻)昭度至京師，除東都留守。(考異曰：舊紀：龍紀元年正月，昭度為東都留守。實錄：大順二年三月乙亥，復陳敬瑄官爵；丙子，以昭度為東都留守。按昭度已除留守，不領西川節度及招討使，則使應釋兵東歸，不應更留在彼。縱使彊留，諸軍亦安肯東服王建？亦何必更說之云「相公宜早歸廟堂，輔天子籌之」？舊傳：建脅說昭度奏請還都。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昭度還，以檢校司空充東都留守。新傳亦同。蓋今年三月既復敬瑄官爵，但召昭度還朝，王建不肯罷兵，昭度為所牽率，亦同執奏，以為敬瑄不可赦。既而為建所脅，授兵東歸，朝廷責其進退失據，故左遷留守，如新舊傳所云者是也。今從之。又昭度初圍成都，楊守亮為招討副使，顧彥朗為行軍司馬，王建為都指揮使，同在成都城下。及昭度東歸時，獨建在彼以兵脅之，不見二人者。按三月乙亥詔書，但云令彥朗各歸本鎮，則是守亮先已歸也。彥朗得此詔，必亦歸，獨昭度與建留在彼耳。然建令東川將唐友通食賂保，是彥朗身歸而留兵攻成都也)建急攻成都，環城烽塹亘五十里。(環，音宦)有狗屠王鷂，(鷂，亦肖翻)請詐得罪亡入城說之，(說，式芮翻)使上下離心，建遣之。鷂入見陳敬瑄、田令孜，則言建兵疲食盡，將遁矣；出則鬻茶於市，陰為吏民稱建英武，兵勢彊盛。(為，于僞翻)由是敬瑄等懈於守備，(懈，古隘翻)而眾心危懼。建又遣其將京兆鄭渥詐降以覘之，敬瑄以為將，使乘城，既而復以詐得歸。(復，扶又翻；又如字)建由是悉知城中虛實，以渥為親從都指揮使，更姓名曰王宗渥。(從，才用翻；更，工衡翻)

以武安節度使周岳為嶺南西道節度使。(方鎮表：中和三年，升湖南觀察為欽化軍節度；光啟元年，改武安軍)

李克用大舉擊赫連鐸，敗其兵於河上，(北河之上。敗，補邁翻)進圍雲州。

楊行密遣其將劉威、朱延壽將兵三萬擊孫儒于黃池，(九域志：宣州當塗縣有黃池鎮)威等大敗。延壽，舒城人也。

孫儒軍于黃池，五月，大水，諸營皆沒，乃還揚州，使其將康暀據和州，(暀，于放翻)安景思據滁州。(和、滁相去二百五十里)

丙午，立皇子祐為德王。

楊行密遣其將李神福攻和、滁，康暀降，(降，戶江翻)安景思走。

秋七月，李克用急攻雲州，赫連鐸食盡，奔吐谷渾部。(赫連鐸本吐谷渾酋長，開成中，其父以部落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而亡。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克用率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欒、趙。盧龍李匡威自率步騎萬餘援王鎔。按唐太祖紀年錄，是時克用方攻赫連鐸，既平雲州，乃討王鎔。實錄蓋因舊紀之誤。又紀年錄曰：七月，太祖進軍至於柳城，會赫連鐸力屈食盡，奔入吐渾。二云實錄二云克用遣將急攻雲州，蓋以前二云克用親討王鎔故也。按紀年錄討王鎔在後，實錄誤)既而歸於幽州。克用表大將石善友為大同防禦使。

朱全忠遣使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兵彊，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藩鎮，數行密、朱全忠之罪，且曰：「俟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惡。」(數，所具翻)於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度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揚州之民仇孫儒而德楊行密，使孫儒不死於宣州，揚州之民亦必歸楊行密矣)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為張諫降行密張本)

邢洺節度使李存孝勸李克用攻鎮州，克用從之。八月，克用南巡澤潞，遂涉懷孟之境。

朱全忠遣其將丁會攻宿州，克其外城。(元年夏四月，宿州將張筠附于時溥)

乙未，孫儒自蘇州出屯廣德，(沈約曰：廣德縣，吳所立。劉昫曰：廣德縣，漢故障也。宋分宣州之廣德、吳興之故障置綏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廣德，以縣界廣德故城為名，屬宣州。九域志：在州東二百二十里)楊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上蔡李簡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帥，讀曰率)

王建攻陳敬瑄益急，敬瑄出戰輒敗，巡內州縣率為建所取。威戎節度使楊晟時饋之食，建以兵據新都，彭州道絕。(田令孜以彭州為威戎軍)敬瑄出慰勉士卒，皆不應。辛丑，田令孜登城謂建曰：「老夫厚於公甚厚，何見困如是？」建曰：「父子之恩豈敢忘！(言令孜養建為假子也)但朝廷命建討不受代者，不得不然。儻太師改圖，建復何求！」(太師，謂陳敬瑄。復，扶又翻)是夕，令孜自攜西川

印節詣建營授之。（舊書龍紀元年五月壬辰朔，漢州刺史王建陷成都，遷陳敬瑄於雅州，建自稱兵馬留後，復用田令孜爲監軍。記事既有不同，而紀年前後復有兩年之差。）將士皆呼萬歲。建泣謝，請復爲父子如初。先是，建常誘其將士曰：成都城中繁盛如花錦，一朝得之，金帛子女恣汝曹所取，節度使與汝曹迭日爲之耳。（先，悉薦翻。）壬寅，敬瑄開門迎建。（僖宗廣明元年，陳敬瑄鎭西川，至是而亡。）建署其將張勍爲馬步斬斫使，使先入城。乃謂將士曰：吾與汝曹三年百戰，今始得城，汝曹不憂不富貴，愼勿焚掠坊市。吾已委張勍護之矣，彼幸執而白我，我猶得赦之；若先斬而後白，吾亦不能救也。既而士卒有犯令者，勍執百餘人，皆捶其胸而殺之，積尸於市，衆莫敢犯。故時人謂勍爲張打胸。（勍，渠京翻。捶，止橤翻。）癸卯，建入城，自稱西川留後。小校韓武數於使廳上馬，牙司止之。（使廳，節度使廳事也。牙司，吏也，掌使牙之事。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武怒曰：司徒許我迭日爲節度使，上馬何爲！建密遣人刺殺之。（刺，七亦翻。）初，陳敬瑄之拒朝命也，田令孜欲盜其軍政，謂敬瑄曰：三兄尊重，（敬瑄第三。朝，直遙翻。）軍務煩勞，不若盡以相付，日具記事咨呈，兄但高居自逸而已。敬瑄素無智能，忻然許之，自是軍事皆不由己，以至於亡。建表敬瑄子陶爲雅州刺史，使隨陶之官，明年罷歸，寓居新津，以一縣租賦贍之。癸丑，建分遣士卒就食諸州，更文武堅姓名曰王宗阮，謝從本曰王宗本。（更其姓名以爲假子。更，工衡翻。）陳敬瑄將佐有器幹者，建皆禮而用之。（史言王建所以能有蜀。）

六軍十二衞觀軍容使、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摠宿衞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爲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假子龍劍節度使守貞、武定節度使守忠不輸貢賦，上表訕薄朝廷。（龍劍節度領龍、劍、利、閬四州。武定節度領洋、果、階、扶四州。）上舅王瓌求節度使，上訪於復恭，復恭以爲不可。瓌怒，詬之。（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瓌出入禁中，頗用事，復恭惡之，奏以爲黔南節度使。（是時以黔中節度爲武泰軍，黔中以南則屬廉諸蠻州矣，未知黔南節度置於何所，豈楊復恭欲殺王瓌，特創置此鎭以殺之邪？惡，烏路翻。黔，渠今翻。）至吉柏津，（利州益昌縣有桔柏津，益昌驛有古柏，土人謂之桔柏，因以名津。據楊復恭傳，王瓌取道興元，至桔柏津。）令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覆諸江中，宗族賓客皆死，以舟敗聞。上知復恭所爲，深恨之。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爲鳳翔監軍。復恭慍懟，不肯行，（慍，於運翻。懟，直類翻，怨也。）稱疾求致仕。九月乙卯，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賜以几杖。使者致詔命還，復恭潛遣腹心張綰刺殺之。（刺，七亦翻。）

加護國節度使王重盈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顧彥朗薨，軍中推其弟彥暉知留後。

冬十月壬午，宿州刺史張筠降于丁會。

癸未，以永平節度使王建爲西川節度使。甲申，廢永平軍。（去年置永平節鎭於邛州以殺王建，建既得西川，殺以西川節而廢永平軍，建志也。）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豉翻。）用人各盡其才，謙恭儉素，然多忌好殺，諸將有功名者多因事誅之。

楊復恭居第近玉山營，（據舊史，楊復恭居第在昭化里。近，其靳翻。）假子守信爲玉山軍使，數往省之。（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或告復恭與守信謀反。乙酉，上御安喜樓，陳兵自衞，命天威都將李順節、神策軍使李守節將兵攻其第。張綰帥家衆拒戰，（家衆，楊復恭私所畜養之人也。帥，讀曰率。）守信引兵助之，順節等不能克。丙戌，禁兵守含光門，（含光門，皇城南面西來第一門也。）俟其開，欲出掠兩市，遇劉崇望，立馬諭之曰：天子親在街東督戰，汝曹皆宿衞之士，當於樓前殺賊立功，勿貪小利，自取惡名。衆皆曰：諾。遂從崇望而東。守信之衆望見兵來，遂潰走。

守信與復恭挈其族自通化門出，趣興元。（通化門，長安城東面北來第一門。趣，七喻翻。）永安都頭權安追之，擒張綰，斬之。（永安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復恭至興元，楊守亮、楊守忠、楊守貞及綿州刺史楊守厚同舉兵拒朝廷，以討李順節為名。守厚亦復恭假子也。　李克用攻王鎔，大破鎮兵於龍尾崗，斬獲萬計，遂拔臨城，攻元氏、柏鄉。（薛居正曰：龍尾岡在臨城西北。臨城本房子，天寶元年更名。元氏、柏鄉皆屬趙州。九域志：臨城在趙州西南一百二里。　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曰：攻元氏，斬首千級，進拔鄗水，攻柏鄉。按鄗水屬易州，克用方攻鎮州以救易定，必不取其地，恐誤也。）李匡威引幽州兵救之。克用大掠而還，軍于邢州。　十一月，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朱全忠。（曹州，天平節度使朱瑄巡屬也。）泰寧節度使朱瑾將萬餘人攻單州。（唐末以宋州之單父、碭山，曹州之成武，兗州之魚臺置單州。九域志：兗州西南至單州二百八十里。單州時屬朱全忠。單，音善。）　乙丑，時溥將劉知俊帥眾二千降於朱全忠。（帥，讀曰率。）知俊，沛人，徐之驍將也。溥軍自是不振。全忠以知俊為左右開道指揮使。　辛未，壽州將劉弘鄂惡孫儒殘暴，（惡，烏路翻。下同。）舉州降朱全忠。　十二月乙酉，汴將丁會、張歸霸與朱瑾戰於金鄉，大破之，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　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出入常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劉光審斬順節頭。　考異曰：唐補紀：景福二年四月十七日夜，見掃星長十丈餘。承旨陳匡用妻當有亂臣將入宮內。昭宗乳母名曰芥子，自即位加夫人，衆呼白婆；左神策軍天威都軍使胡弘立，先是軍中馬騎官，巧佞取容朝廷，達官多重之。楊復恭為軍主，與改姓名為楊守節。主上每出畋遊，經天威軍內，其楊守節以檢巧趨附，乞與主上為兒。既而允從，賜生騎縱，於是引聖人入堂室，令妻妾對於庭，舊或入內中，經旬不出，致士百撫鑒之咎，為臣懷通室之非，承醉奏云：玉印金箱兒未曾識，望阿郎略將宣示，以慰平生。且白婆在側曰：此寶非凡人得見，不用發言。於是奏曰：除此老嫗，才讒太平。從此白婆得罪，不見蹤由。兩神策軍以其事漸乖，必為大禍，與諸王商議，須急去除，於重陽節向樞密院中排宴，擒入謝恩，卸出宣化門，供奉官似先知袖劍擲之，諸王相次刺刃，以爲[illegible]。按胡弘立即順節也。新、舊紀及諸書景福二年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傳聞之誤。今日從實錄，事則參取諸書。）從者大譟而出，（從，才用翻。）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暮乃定。百官表賀。　孫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蘇州自此為錢氏所有。復，扶又翻。）儒屢破楊行密之兵，旌旗輜重亘百餘里。（重，直用翻。）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　以顧彥暉為東川節度使，遣中使宋道弼賜旌節。楊守亮使楊守厚因道弼，奪旌節，發兵攻梓州。癸卯，彥暉求救於王建。甲辰，建遣其將華洪、李簡、王宗侃、王宗弼救東川。（華，戶化翻，姓也。）建密謂諸將曰：爾等破賊，彥暉必犒師，汝曹於行營報宴，因而執之，無煩再舉。宗侃破守厚七砦，（砦與寨同，音士賣翻。）守厚走歸綿州。彥暉具犒禮，諸將報宴，宗弼以建謀告之，彥暉乃以疾辭。　初，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均州刺史馮行襲攻下之。（九域志：均州西至金州七百里。）詔以行襲為昭信防禦使，治金州。（方鎮表：僖宗光啟元年置昭信防禦使於金州。　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行襲破楊守亮兵，詔升金州節鎮，以戎昭為軍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按實錄：光化元年正月，始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新方鎮表：光啟元年升金商都防禦使為節度使；是年罷節度，置昭信軍防禦使，治金州；光化元年始升昭信軍防禦使為節度使；天祐二年賜號戎昭軍。薛史誤也。）楊守亮欲自金商襲京師，行襲逆擊，大破之。　是歲，賜涇原軍號曰彰義，（考異曰：新表在乾寧元年；今從實錄。）增領渭、武二州。　福建觀察使陳巖疾病，遣使以書召泉州刺史王潮，欲授以軍政，未至而巖卒。巖妻弟都將范暉諷將士推己為留後。（考異曰：蔣文懌閩中實錄云：大順中，巖薨。十國紀年在大順二年。昭宗實錄在明年三月，恐約奏到。今從閩中錄、十國紀年。又薛史、閩中錄、閩書皆云范暉，巖壻；餘書皆云妻弟。林仁志王氏啟運圖載監軍程克諭表云妻弟，此最得實，今從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五（起玄黓困敦，盡閼逢攝提格，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

景福元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改元。　鳳翔李茂貞、靜難王行瑜（難，乃旦翻。）、鎮國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五節度使上言：楊守亮容匿叛臣楊復恭（事見上卷上年。上，時掌翻。），請出軍討之，乞加茂貞山南西道招討使。朝議以茂貞得山南，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詔和解之，皆不聽。

王鎔、李匡威合兵十餘萬攻堯山，李克用遣其將李嗣勳擊之，大破幽、鎮兵，斬獲三萬。（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恐約奏到。今從唐太祖紀年錄。）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欲退保銅官，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抄，楚交翻。），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戴友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僖宗光啓三年，楊行密、孫儒始爭揚州，至是五年矣。），勝負略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弃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度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降，戶江翻。將，即亮翻。），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以孫儒驅淮南人以攻楊行密，故友規其謀云爾。爲行密擒孫儒張本。）友規，廬州人也。

威戎節度使楊晟（僖宗文德元年，置威戎軍於彭州。）與楊守亮等約攻王建。二月丁丑，晟出兵掠新繁、漢州之境，使其將呂堯將兵二千會楊守厚攻梓州。（堯，如招翻。梓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治所。）建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簡擊堯，斬之。　戊寅，朱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于斗門。（據舊書李師道傳，斗門城在濮陽縣界。）　李茂貞、王行瑜擅舉兵擊興元，（不以天子之命舉兵，故曰擅。）茂貞表求招討使不已，遺杜讓能、西門君遂書，（遺，唯季翻。杜讓能時爲相；西門君遂時爲神策中尉。此內外二大臣也。）陵蔑朝廷。上意不能容，御延英召宰相、諫官議之。時宦官有陰與二鎮相表裏者，宰相相顧不敢言。上不悅。給事中牛徽曰：「先朝多難，茂貞誠有翼衛之功（此謂僖宗再幸山南時也。難，乃旦翻。）；諸楊阻兵，亟出攻討，其志亦在疾惡，但不當不俟詔命耳。比聞兵過山南（比，毗至翻。），殺傷至多，陛下儻不以招討使授之，使用國法約束，則山南之民盡矣。」上曰：「此言是也。」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牛徽之言，上所以誘掖其君，下所以彌縫悍將，若以之爲國謀則未也。）

甲申，朱全忠至衛南，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朱友裕弃營走，瑄據其營。全忠不知；乙酉，引兵趣斗門（趣，七喻翻。），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九域志：濮州雷澤縣有瓠河鎮。）；丁亥，瑄擊全忠，大破之。全忠走，張歸厚於後力戰，全忠僅免。（考異曰：薛居正傳云：十一月。誤也。今從梁紀。）副使李璠等皆死。（璠，音煩。）　朱全忠奏貶河陽節度使趙克裕。（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末，云「全忠欲全義得河陽，乃奏克裕有誣謗之言而貶。」新紀云「乙未，朱全忠陷孟州，逐河陽節度使趙克裕。」今從編遺錄。）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二鎮時皆屬朱全忠，或貶或兼，唯其所奏。）

孫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孫儒守常州，將兵從儒擊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部兵千人據常州（潤州城東角土山上有甘露寺，前對北固山，後枕大江，寶歷中李德裕建寺，適有甘露降，因以名之。孫儒蓋因此寺而置甘露鎮也。帥，讀曰率。）。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

訓手刃殺之，遂取常州。考異曰：新紀景福二年二月，楊行密陷常州。按行密自宣歸揚過常州，已斃張訓之功。新紀誤也。今從十國紀年。行密別將又取潤州。楊行密自此遂有潤州，而與錢氏爭常州矣。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光啓三年，徐汴始交兵。徐泗濠三州民不得耕穫，兗鄆河東兵救之，皆無功，復值水災，復，扶又翻。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鎮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鎮，仍命大臣鎮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感化節度使，以溥為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及華陰而還。華，戶化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忠義節度使趙德諲薨，子匡凝代之。考異曰：實錄此月以前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起復某官，不言德諲卒在何時。新傳、薛史但云匡凝為唐州刺史，兼七州馬步軍都校。及德諲卒，自為襄州留後，朝廷即以旄鉞授之。亦不言年月。今附此。

范暉驕侈失衆心，范暉據福州，見上卷上年。王潮以從弟彥復為都統，弟審知為都監，將兵攻福州。從，才用翻。監，古銜翻。民自請輸米餉軍，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旦見此山聳峙，一名大飛。

辛丑，王建遣族子嘉州刺史宗裕、雅州刺史王宗侃、威信都指揮使華洪、茂州刺史王宗瑤將兵五萬攻彭州。按九域志：彭州距成都九十餘里。此其壤地相接，烽火相望，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者也。王建安得而不急攻之邪。楊晟逆戰而敗，宗裕等圍之。楊守亮遣其將符昭救之，徑趨成都，營三學山。趨，七喻翻。漢州金堂縣東北十里有三學山。建亟召華洪還。洪疾驅而至，王建一時諸將，唯華洪饒智略，建所倚也，故亟召之以禦符昭。華，戶化翻。後軍尚未集，以數百人夜去昭營數里，多擊更鼓，昭以為蜀軍大至，引兵宵遁。更，工衡翻。更鼓，持更之鼓。宿衛及行軍每更擊之以為節，更鼓多則衆人以為營寨多，故宵遁。

三月，以戶部尚書鄭延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延昌，從讜之從兄弟也。僖宗乾符間，鄭從讜鎮河東，有聲績。從，才用翻。

左神策勇勝三都都指揮使楊子實、子遷、子釗皆守亮之假子也，勇勝三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自渠州引兵救楊晟，知守亮必敗。壬子，帥其衆二萬降於王建。帥，讀曰率。

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癸丑，拔天長鎮。天長鎮在井沇河東北。戊午，鎔與戰於新市，大破之，殺獲三萬餘人。新市，漢古縣，唐併入鎮州九門縣。辛酉，克用退屯欒城，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

楊晟遺楊守貞、楊守忠、楊守厚書，遺，于季翻。使攻東川以解彭州之圍。守貞等從之，神策督將竇行實戍梓州，守厚密誘之為內應。誘，音酉。守厚至涪城，行實事泄，顧彥暉斬之。考異曰：實錄：明年正月，楊守厚攻東川，以竇行實為內應，事泄，行實死，守厚遁去，因李茂貞與王建爭東川。追敘今年事耳。今從十國紀年。守厚遁去，守貞、守忠軍至無所歸，盤桓綿、劍間。綿、劍二州名。宋白曰：綿州，漢涪縣地，西魏置潼州，隋置綿州，以綿水為名。九域志：綿州東北至劍州二百九十四里。王建遣其將吉諫襲守厚，破之。癸亥，西川將李簡邀擊守忠於鍾陽，九域志：綿州巴西縣有鍾陽鎮。斬獲三千餘人。夏四月，簡又破守厚於銅鉾，鉾，亡侯翻。斬獲三千餘人，降萬五千人，守忠、守厚皆走。

乙酉，置武勝軍於杭州，以錢鏐為防禦使。

天威軍使賈德晟以李順節之死，頗怨憤，李順節死見上卷上年。西門君遂惡之，惡，烏路翻。奏而殺之。德晟麾下千餘騎奔鳳翔，李茂貞由是益彊。

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壬寅，李克用始引兵還。自鎮州引還。

時溥遣兵南侵至楚州，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之于壽河，敗，補邁翻。下同。遂取楚州，執其刺史劉瓚。朱全忠以劉瓚刺楚州，見二百五十七卷僖宗光啓三年。張訓等既破徐兵，乘勝遂取汴之楚州。考異曰：新紀：二月乙巳，楊行密陷楚州，執刺史劉瓚。十國紀年：三月，時溥遣兵三萬南侵至楚州。四月，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徐兵于壽河，俘斬二千級，取楚州，執瓚。今從之。

加邠寧節度使王行瑜兼中書令。

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廣德營，孫儒之兵營於廣德者也。敗，補邁翻。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義寧二年，沈法興分烏程置安吉縣，唐因之，屬湖州。九域志：在州西南百七十一里。斷，音短。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

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瘧，(瘧，逆約翻。疾而寒熱迭作謂之瘧。)戊寅，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儒五十餘寨，田頵擒儒於陳，(陳，讀曰陣。)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於行密。(光啓二年，孫儒始與行密交兵，至是而敗。孫儒以十倍之衆攻行密，其智勇亦無以大相過，而卒斃於行密者，儒專務殺掠，人心不附，又後無根本；行密雖爲儒所困，分遣張訓、李德誠略淮浙之地以自廣，又斥餘廩以飼飢民，既得人心，又有根本，所以勝也。)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走，音奏。)推建鋒爲帥，殷爲先鋒指揮使，張佶爲謀主，比至江西，衆十餘萬。(帥，所類翻。比，必利翻，及也。)丁酉，楊行密帥衆歸揚州。(帥，讀曰率。考異曰：十國紀年：行密過潤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劍下之，不亦壯哉！舊紀：大順二年三月，淮南節度使孫儒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所殺。初，行密據宣州，孫儒以兵攻圍二年，是春，淮南大饑，軍中疫癘，是月，孫儒亦病，爲帳下所執降，行密乃併孫儒之衆，復據廣陵。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曰：大順元年，行密危蹙，出據宣州，儒復入揚州，二年，儒攻行密，屬江淮疾疫，師人多死，儒亦臥病，爲部下所執送於行密，殺之。行密自宣城長驅入于廣陵。唐補紀：大順二年六月，孫儒兵敗於宛陵城下，楊行密進首級於西京。吳錄曰：景福元年六月六日，太祖盡率諸將長出擊儒，田頵臨陳擒儒以獻，斬儒於市，傳首京師。新紀、實錄、十國紀年皆據此。舊紀、薛史、唐補紀皆誤。)秋，七月，丙辰，至廣陵，表田頵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先，悉薦翻。)時人稱揚一益二，(言揚州居一，益州爲次也。)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秦，秦彥；畢，畢師鐸；孫，孫儒；楊，楊行密也。)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將，即亮翻。)有軍士王先成者，新津人，本書生也，世亂爲兵，度諸將惟北寨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曰：(度，徒洛翻。說，式芮翻。)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召楊晟，割四州以授之，(見一百五十七卷文德元年。陳、田，謂陳敬瑄、田令孜。)僞署觀察使，與之共拒朝命。(朝，直遙翻。)今陳、田已平，而晟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乃其大府，(巡屬諸州以節度使府爲大府，亦謂之會府。)而司徒乃其主也，(時朝命以王建檢校司徒，故稱之。)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避之，以俟招安。今軍至

累月，未聞招安之命，軍士復從而掠之，(復，扶又翻。)與盜賊無異，奪其貲財，驅其畜產，分其老弱婦女以爲奴婢，使父子兄弟流離愁怨。其在山中者，暴露於暑雨，殘傷於蛇虎，孤危飢渴，無所歸訴。彼始以楊晟非其主而不從，今司徒不加存恤，彼更思楊氏矣。宗侃惻然，不覺屢移其牀，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今諸寨每旦出六七百人，入山淘虜，薄暮乃返，(薄，迫也。)曾無守備之意。賴城中無人耳，萬一有智者爲之畫策，(爲，于僞翻。)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千人於門內，登城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手各百人，(礮與砲同，匹貌翻。)攻寨之一面，隨以役卒五百負薪土填壕爲道，然後出精兵奮擊，且焚其寨，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耀兵者，以耀敵使不知所備。)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城中得以益兵繼出，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曰：(矍，居縛翻。)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成請條列爲狀以白王建，宗侃即命先成草之，大指言：今所白之事須四面通共，(時西川兵圍彭州，四面下寨，宗侃、華洪、宗瑤各當一面。)宗侃所司止於北面，或所白可從，乞以牙舉施行。(牙舉，謂從使牙檢舉而見之施行。)事凡七條：其一，乞招安山中百姓。其二，乞禁諸寨軍士及子弟無得一人輒出淘虜，仍表諸寨之旁七里內聽樵牧，敢越表者斬。其三，乞置招安寨，中容數千人，以處所招百姓，(處，昌呂翻。)宗侃請選所部將校謹幹者爲招安將，使將三十人晝夜執兵巡衞。其四，招安之事須委一人總領，今榜帖既下，(下，戶嫁翻。)諸寨必各遣軍士入山招安，百姓見之無不驚疑，如鼠見狸，誰肯來者！(狸，捕鼠者也。鼠見狸則知必死，特恨不可得而走耳，詎肯前就之哉！故以爲喻。)欲招之必有其術，願降帖付宗侃，專掌其事。其五，乞嚴勒四

寨指揮使。悉索前日所虜彭州男女老幼，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者，卽使相從，牒具人數，部送招安寨。有敢私匿一人者，斬。仍乞勒府中諸營，亦令嚴索。（府，謂成都府。索，山客翻。）有自軍前先寄歸者，量給資糧，（量，音良。）悉部送歸招安寨。其六，乞置九隴行縣於招安寨中。（彭州治九隴縣。彭州未下，故乞置行縣。九隴，故漢繁縣地，後魏改曰九隴，以州西有九隴山爲名。九隴：一伏隴，二豆隴，三秋隴，四龍奔隴，五走馬隴，六騶驎隴，七千秋隴，八較車隴，九橫擔隴。）以前南鄭令王丕攝縣令。（南鄭，漢古縣，唐帶興元府。）設置曹局，撫安百姓。擇其子弟之壯者，給帖使自入山招其親戚，彼知司徒嚴禁侵掠，前日爲軍士所虜者皆獲安堵，必歡呼踊躍，相帥下山，（帥，讀曰率。）如子歸母，不日盡出。其七，彭州土地宜麻，（益州記：彭之地號小郫，言土地肥良，比之郫邑也。）百姓未入山時多漚藏者，（漚，烏候翻，久漬也。）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里，出所漚麻鬻之，以爲資糧，必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卽行之，悉如所申。（考異曰：張彭耆舊傳曰：五月二十日，諸軍馬步兵士到彭州城下，至七月初，已經五十餘日，諸軍兵士始到刈麥充糧，至七月初，麥盡，並無顆粒，兵士但討求食，乃每日遠去入山虜劫，逃避百姓。有一軍士本是儒生，乃往北面詣說於統帥，云云。十國紀年：王先成謂王宗侃云云，先成上招撫七事，建皆納之。先成，蜀州新津人。按十國紀年，王建自二月辛丑遣王宗裕等擊楊晟，遂圍彭州，又晟遺楊守忠書云：敝邑雖小，圍守三年矣。而張彭云五月二十日方圍彭州，或者先圍之不克而再往歟？彭但云有一軍士，而十國紀年姓王名先成，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明日，榜帖至，威令赫然，無敢犯者。三日，山中民競出赴招安寨，如歸市，寨不能容，斥而廣之，浸有市井。又出麻鬻之，民見村落無抄暴之患，（抄，楚交翻。）稍稍辭縣令，復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己巳，李茂貞克鳳州，感義節度使滿存奔興元。（僖宗光啓二年，滿存得鳳州，至是而敗，奔興元，就楊守亮。）茂貞又取興、洋二州，皆表其子弟鎮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茂貞傳曰：大順二年，楊復恭得罪，奔山南，與楊守亮據興元叛，茂貞與王行瑜討平之。詔以徐彥若鎮興元，茂貞違詔，表其假子繼徽爲留後，堅請旄鉞，昭宗不得已而授之。自是茂貞始萌問鼎之志。旣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云大順二年，誤也。今從新紀。）

八月，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以田頵知宣州留後，安仁義爲潤州刺史。孫儒降兵多蔡人，（降，戶江翻。）行密選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稟賜，以皁衣蒙甲，（稟，筆錦翻，給也。皁，才早翻。）號黑雲都。每戰，使之先登陷陳，（陳，讀曰陣。）四鄰畏之。

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舒城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記坊記：諸侯不下漁色。注曰：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漁利之漁，猶漁色之漁。）將復離叛。（復，扶又翻，下同。）不若悉我所有，易鄰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間，倉庫自實。」行密從之。（守，式又翻。令，力正翻。）田頵聞之曰：「賢者之言，其利遠哉！」

行密馳射武伎皆非所長，（伎，渠綺翻。）而寬簡有智略，善撫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忌。嘗早出，從者斷馬鞦取其金，（從，才用翻。斷，音短。鞦，七由翻，史炤曰：馬紂也。）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光啓三年畢師鐸亂淮南，始被兵。被，皮義翻。）士民轉徙幾盡，（幾，居依翻，下幾復同。）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將，卽亮翻。）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傜薄斂，（斂，力贍翻。）未及數年，公私富庶，幾復承平之舊。（復，還也，讀如字。）

李克用北巡至天寧軍，（代州西有天安軍，天寶十二載置。）聞李匡威、赫連鐸將兵八萬寇雲州，遣其將李君慶發兵於晉陽。克用潛入新城，伏兵於神堆，（神堆在雲州城南，新城又在神堆東南。神堆卽神武川之黃花堆，新城在其側，蓋克用祖執宜保黃花堆時所築也。按薛史唐紀，李克用生於神武川之新城。宋白曰：雲州西南至神堆柵九十里。）擒吐谷渾邏騎三百。（邏，郎佐翻。）匡威等大驚。丙申，君慶以大軍至，克用還入雲州。丁酉，出擊匡威等，大破之。己亥，匡威等燒營而遁，追至天成軍，（蔚州東北有天成軍。）斬獲不可勝計。（勝，音升。）

辛丑，李茂貞攻拔興元，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楊守貞、楊守忠、滿存奔閬州。（光啓二年，楊守亮鎮興元，至是

而敗。考異曰：舊紀：景福元年十一月辛丑，鳳翔、邠寧之衆攻興元，陷之，節度使楊守亮、前中尉楊復恭、判官李巨川突圍而遁。十二月辛未，華州刺史韓建奏於乾元縣遇興元散兵，擊敗之，斬楊守亮、楊復恭，傳首。實錄：乾寧元年七月，鳳翔、邠寧之兵攻興元，陷之，楊守亮、楊復恭突圍而遁。新紀：景福元年八月，茂貞寇興元，守亮、滿存奔閬州。乾寧元年七月，茂貞陷閬州，八月，守亮伏誅。新復恭傳：景福元年，茂貞攻興元，破其城，復恭、守亮、守信奔閬州。十國紀年蜀史：景福元年十月，行瑜、茂貞表守亮招納叛臣，請討之。感義節度使滿存救守亮，爲茂貞所敗，奔興元。十一月，邠岐攻陷興元，楊復恭帥守亮、守貞、守忠、滿存同奔閬州。十二月壬午，華洪敗守亮等於州。按實錄景福二年正月移茂貞山南，於時守亮不應猶在山南，今年月從新紀，事則參取諸書。茂貞表其子繼密權知興元府事。

九月，加荆南節度使成汭同平章事。

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是年二月，召時溥爲太子太師。冬十月，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使。朱全忠奏請追溥新命，詔諭解之。

初，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與李存信俱爲李克用假子，不相睦。存信有寵於克用，存孝在邢州，欲立大功以勝之，乃建議取鎮冀，見上卷大順二年。存信從中沮之，不時聽許。及王鎔圍堯山，存孝救之，不克。克用以存信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與存孝共擊之。二人互相猜忌，逗留不進。克用更遣李嗣勳等擊破之。事見上是年正月。存信還，譖存孝無心擊賊，疑與之有私約。存孝聞之，自以有功於克用而信任顧不及存信，顧反也。憤怨且懼，及禍，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上表以三州自歸於朝廷。考異曰：實錄：大順元年十月，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據邢州。舊紀：十一月癸丑朔，太原將邢州刺史李存孝自恃擒孫揆功，合爲昭義帥，怨克用授康君立，存孝自晉州帥行營兵歸邢州，據城上表歸朝，仍致書與張濬、王鎔求援。唐末見聞錄：十月二十四日，李存孝領兵打晉州，遂歸邢州背叛。與宰臣張濬狀曰：某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又曰：常思安知莠在此之日，歸順朝廷之時，四郡不有保持，一家俄受塗炭，以此猶豫，敢申朝達。至去年遂絕鄰好，豈是某之情願，蓋因李某之以指揮。又曰：自今春戰爭之後，實願休罷戈鋋。自九月十五日以來，有李某之入使，促令某南至趙軍，面趙州李會李某，即十一門以入，直居鎮州。今月十四日，昭義軍人百姓等衆請某權知兵馬留後，歸順朝廷。大王聞存孝致逆，大震雖威，今下先差大將進軍，速至邢州，仍候指揮，不得輒有關敵，但圖小壘，以俟大軍。據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紀傳、實錄、新紀皆云景福元年十月存孝叛太原歸朝廷，而舊紀、唐末見聞錄在大順元年十月。舊紀恐是連言以後事。按二年三月，安知建方叛太原，而此書中已說知建；又云自主三郡已近二年，存孝大順二年方爲邢洺磁節度，至景福元年乃二年也。然則實錄邢州刺史蓋邢州亦因舊紀之誤，見聞錄所載存孝書蓋與王鎔謀云與張濬也。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李克用。詔以存孝爲邢洺磁節度使，不許會兵。

十一月，時溥濠州刺史張遂、泗州刺史張諫以州附于朱全忠。遂，徐醉翻。史言時溥巡屬皆附于汴，溥衰，保徐州。

乙未，朱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濮州，拔之，執其刺史邵倫。濮州，朱瑄巡屬。濮，博木翻。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孫儒將王壇陷婺州，刺史蔣瓌奔越州。中和四年，蔣瓌據婺州。

廬州刺史蔡儔發楊行密祖父墓，光啓三年，楊行密留蔡儔守廬州，明年，儔以州附孫儒，儒既敗，儔遂阻兵以拒行密。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惡，烏路翻。納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之。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討儔。

宣明曆浸差，穆宗立，以爲累世纘緒，必更曆紀，乃詔日官改撰曆術，名曰宣明。太子少詹事邊岡造新曆成，十二月，上之，命曰景福崇玄曆。邊岡與司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改治新曆，然術一出於岡。岡用算巧，能馳騁反覆於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雖籌策便易，然皆冥於本原，上不可以稽。

壬午，王建遣其將華洪擊楊守亮於閬州，破之。建遣節度押牙延陵鄭頊使於朱全忠。延陵，漢曲阿縣地，晉分置延陵縣，隋移治丹徒，武德二年移於舊治，屬潤州，今丹楊縣之延陵鎮即其地。全忠問劍閣，頊極言其險，全忠不信。頊曰：「苟不以聞，恐誤公軍機。」全忠大笑。

是歲，明州刺史鍾文季卒，其將黃晟自稱刺史。晟，路振九國志：黃晟，明州鄞縣人，屢爲將領，會刺史鍾文季卒，遂據其郡。

二年春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大順二年，朱全忠取宿州，事見上卷。

東川留後顧彥暉既與王建有隙，大順二年，楊守亮攻東川，王建遣兵救之，欲因而取之，不克，由是與顧彥暉有隙，事亦見上卷。李茂貞欲撫之使從己，奏請更賜彥暉節。大順二年，朝廷遣中使賜顧彥暉節，楊守厚邀而奪之，故請更賜。詔以彥暉爲東川節度使。申前命也。茂貞又奏遣知興元府事

李繼密救梓州。梓州未受兵而救之何也非救之也遣兵助顧彥暉以敵西川之師耳 未幾，建
遣兵敗東川鳳翔之兵於利州。幾居豈翻敗補邁翻下同 彥暉求和，
請與茂貞絕，乃許之。 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自請鎮
興元。詔以茂貞爲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考
異曰舊紀在七月癸未今從實錄新紀 又割果閬二州隸武定軍。茂貞欲兼
得鳳翔，不奉詔。 二月甲戌，加西川節度使王建同
平章事。 李克用引兵圍邢州，王鎔遣牙將王藏海
致書解之。克用怒，斬藏海，進兵擊鎔，敗鎮兵於平山。
平山漢蒲吾縣隋爲房山縣至德元年改爲平山縣屬鎮州九域志在州西六十五里 辛巳，攻天長鎮，旬
日不下。鎔出兵三萬救之，克用逆戰於叱日嶺下，大
破之，斬首萬餘級，餘衆潰去。河東軍無食，脯其尸而
啗之。啗徒濫翻 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
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
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
之。石佛山近彭城薛史曰石佛山在彭門南述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頂方二丈二尺 瑾遁歸兗州。辛
卯，徐兵復出，存戰死。霍存恃勝而不虞徐兵之復出故戰敗而死復扶又翻 李克
用進下井陘，李存孝將兵救王鎔，遂入鎮州，與鎔計
事。鎔又乞師於朱全忠，全忠方與時溥相攻，不能救，
但遺克用書，遺唯季翻 言鄴下有十萬精兵，抑而未進。克
用復書：「儻實屯軍鄴下，顒望降臨。顒魚容翻仰也 必欲真決
雌雄，願角逐於常山之尾。」甲午，李匡威引兵救鎔，敗
河東兵於元氏。敗補邁翻 克用引還邢州，鎔犒匡威於槀
城，輦金帛二十萬以酬之。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
出兵，友裕閉壁不戰。去年十一月朱全忠遣友裕攻彭城此言其積時相持之事數所角翻 朱
瑾宵遁，友裕不追。謂石佛山下戰時 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友

裕於全忠，全忠怒，驛書下都指揮使龐師古，下戶嫁翻 使
代之將，且按其事。書誤達於友裕，友裕大懼，以二千
騎逃入山中，按薛史元貞張后傳作二十騎朱友裕傳作數騎二千騎太多當以二十騎爲是 潛詣
碭山，匿於伯父全昱之所。朱全忠兄弟本居碭山全昱全忠長兄也碭音唐 全忠
夫人張氏聞之，使友裕單騎詣汴州見全忠，泣涕拜
伏於庭。全忠命左右捽抑將斬之，捽者持其髻抑者按其頸捽昨沒翻 夫
人趨就抱之，泣曰：「汝捨兵衆，束身歸罪，無異志明矣。」
全忠悟而捨之，使權知許州。友恭，壽春人李彥威也，
幼爲全忠家僮。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爲汴之賈人李七郎十國紀年以爲壽春賈人友
恭傳云彥威丱角事太祖今從之 全忠養以爲子。張夫人，碭山人，多智
略，全忠敬憚之，雖軍府事，時與之謀議，或將兵出中
塗，夫人以爲不可，遣一介召之，全忠立爲之返。爲于僞翻
龐師古攻佛山寨，拔之。佛山寨即石佛山寨 自是徐兵不敢出。
李匡威之救王鎔也，將發幽州，家人會別。家人悉會於使宅以送別
弟匡籌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鎮州還，
至博野，匡籌據軍府，自稱留後，以符追行營兵。匡威
衆潰歸，但與親近留深州。深州在博野東南一百五十里 進退無所之，
遣判官李抱真入奏，請歸京師。京師屢更大亂，更工衡翻
經也 聞匡威來，坊市大恐，曰：「金頭王來圖社稷。」士民或
竄匿山谷。王鎔德其以己故致失地，德其救己以致失幽州 迎歸
鎮州，爲築第，父事之。爲于僞翻爲李匡威劫王鎔而死張本薛史曰鎔館匡威於寶壽佛寺
以渝州刺史柳玭爲瀘州刺史。九域志渝州西至瀘州七百六十里玭部田翻 考
異曰新傳云玭坐事貶瀘州刺史卒北夢瑣言亦云謫授瀘州新舊書此貶官無年月今據實錄此月玭自渝爲瀘州刺史當是初貶渝
州後移瀘州新傳北夢瑣言誤也 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爲
士大夫所宗。言自元和以來爲名家 玭爲御史大夫，上欲以爲相，
宦官惡之，惡烏路翻 故久謫於外。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

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行下孟翻下同）小有玼纇（玼疾移翻纇盧對翻玉病曰玼絲節曰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使柳氏子孫常能以玭之戒各務修飭雖至今爲名家可也）王建屢請殺陳敬瑄田令孜朝廷不許夏四月乙亥建使人告敬瑄謀作亂殺之新津（陳敬瑄居新津見上卷大順二年）又告令孜通鳳翔書下獄死（下遐稼翻）建使節度判官馮涓草表奏之曰開匣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己（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曰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歟楚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復見已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諭其爲仁也）專殺不行於闔外先機恐失於轂中（轂古候翻）涓宿之孫也（馮宿事見二百四十五卷開成元年涓圭淵翻）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僖宗中和元年時溥據徐州至是而亡張建封之鎮徐也有愛妓曰盼盼建封既歿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悵然出白樂天集　考異曰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降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爲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去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己丑全忠入彭城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知感化留後奏乞朝廷除文臣爲節度使　李

匡威在鎮州爲王鎔完城塹繕甲兵視之如子匡威以鎔年少且樂眞定土風（爲于僞翻下爲之同鎮州漢之眞定國也樂音洛）潛謀奪之李抱眞自京師還爲之畫策陰以恩施悅其將士（施式豉翻）王氏在鎮久鎮人愛之不徇匡威匡威忌日鎔就第弔之（父母終之日子以爲忌日第者李匡威寓第也）匡威素服裹甲伏兵劫之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幾亡矣（晉人謂河東李克用之兵幾居依翻）賴公以有今日公欲得四州此固鎔之願也（鎮冀深趙四州）不若與公共歸府以位讓公則將士莫之拒矣匡威以爲然與鎔駢馬（駢馬並馬也）陳兵入府會大風雷雨屋瓦皆震匡威入東偏門（此鎮州牙城之東偏門也）鎮之親軍閉之（既入門而鎮兵所閉蓋其繼至者）有屠者墨君和自缺垣躍出拳毆匡威甲士（毆烏口翻）挾鎔於馬上負之登屋鎮人既得鎔攻匡威殺之幷其族黨（考異曰實錄殺匡威在五月恐約奏到舊紀六月乙卯幽州李匡威謀害王鎔恆州三軍攻匡威殺之舊傳唐太祖紀年錄皆云五月新紀四月丁亥按匡籌奏云四月十九日是月己巳朔十九日丁亥也今從之）鎔時年十七體疎瘦爲君和所挾頸痛頭偏者累日李匡籌奏鎔殺其兄請舉兵復冤詔不許　幽州將劉仁恭將兵戍蔚州過期未代士卒思歸會李匡籌立戍卒奉仁恭爲帥還攻幽州（蔚紆勿翻帥所類翻）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府兵幽州節度使府之兵也敗補邁翻）仁恭奔河東李克用厚待之（爲李克用取幽州張本）李神福圍廬州甲午楊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頵自宣州引兵會之初蔡人張顥以驍勇事秦宗權後從孫儒儒敗歸行密行密厚待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爲之用及圍急顥踰城來降（降戶江翻）行密以隸銀槍都使袁稹（使疏吏翻稹止忍翻）稹以顥反覆白行密請殺之行密恐稹不能容置之親軍（爲張顥殺楊渥張本）稹陳州人也（稹止忍翻）王彥復王審知攻福州久不下

(去年二月王潮遣彥復等攻福州)范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僖宗中和三年升浙東觀察爲義勝節度光啓三年改爲威勝節度)昌與陳巖昏姻發溫台婺州兵五千救之彥復審知以城堅援兵且至士卒死傷多白王潮欲罷兵更圖後舉潮不許請潮自臨行營潮報曰兵盡添兵將盡添將兵將俱盡吾當自來(將即亮翻)彥復審知懼親犯矢石急攻之五月城中食盡暉知不能守夜以印授監軍弃城走援兵亦還庚子彥復等入城辛丑暉亡抵沿海都爲將士所殺(文德元年范暉據福州)潮入福州自稱留後素服葬陳巖以女妻其子延晦厚撫其家(妻七細翻)汀建二州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皆降潰(言羣盜或降或潰也王氏自此遂據有七閩矣降戶江翻)

閏月以武勝防禦使錢鏐爲蘇杭觀察使(錢鏐以杭并蘇因以命之)又以扈蹕都頭曹誠爲黔中節度使耀德都頭李鋋爲鎮海軍節度使宣威都頭孫惟晟爲荊南節度使(耀德宣威亦皆神策五十二都之數黔渠今翻鋋音蟬)

六月以捧日都頭陳珮爲嶺南東道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李茂貞跋扈上以武臣難制欲用諸王代之故誠等四人皆加恩解兵柄令赴鎮(後四人不聞至鎮蓋各有分據者四人不得而赴也考異曰舊紀二月庚子以陳珮爲嶺南東道節度使曹誠爲黔中節度使李鋋爲鎮海節度使孫惟晟爲荊南節度使時朝議以茂貞傲侮王命武臣難制故罷五將之權今從實錄止是四將)

李匡籌出兵攻王鎔之樂壽武強以報殺匡威之耻

秋七月王鎔遣兵救邢州李克用敗之于平山(敗補邁翻)壬申進擊鎮州鎔懼請以兵糧二十萬助攻邢州克用許之克用治兵於欒城合鎔兵三萬進屯任縣(任縣漢古縣中廢唐之任漢南縣地武德四年置任縣治苑鄉城在邢州東南任直之翻)李存信屯琉璃陂(琉璃陂在邢州龍岡縣界)

丁亥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左右請發儔父母冢行密曰儔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蔡儔發行密祖父冢見上年)

加天雄節度使李茂莊同平章事(時以秦州爲天雄軍)

錢鏐發民夫二十萬及十三都軍士築杭州羅城周七十里(錢鏐以八都兵起後其衆日盛置十三都今杭州羅城鏐所築也)

昇州刺史張雄卒(考異曰新紀八月庚子蓋約奏到之日今從十國紀年)馮弘鐸代之爲刺史

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橫戶孟翻上時掌翻遺唯季翻)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事見上卷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李茂貞之表辭固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錙銖(言體物有錙銖之重則待之亦重有錙銖之輕則待之亦輕)看人衡纊(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注云謂揆衡揣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贏縮)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畿方千里以爲甸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繩證翻)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耳)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說命之辭注云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瞑莫遍翻眩玄遍翻瞑眩困極也)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孱鉏山翻)愔愔度日(愔於金翻愔愔深靜貌)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爲于僞翻調徒釣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成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爲首相)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鼂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鼂錯事見漢景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

(不歸私第也。調，徒弔翻。)崔昭緯陰結邠岐，為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鳳翔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訴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播遷，以揚州街路滑，始許朝士乘檐子。觀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因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喪，息浪翻。朝，直遙翻。下同。帥，讀曰率。)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避武宗諱，改郯作覃。按武宗諱瀍，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郯字旁從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鐬，火外翻。)丙辰，楊行密遣田頵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歙，書涉翻。)時諸將為刺史者多貪暴，獨池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必得陶雅為刺史，請聽命。行密即以雅為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盡禮見樞，送之還朝。樞，遵慶之曾孫也。(裴遵慶見二百二十二卷肅宗上元二年。)朱全忠命龐師古移兵攻兗州，與朱瑾戰，屢破之。九月丁卯，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升杭州武勝防禦使為鎮海節度使。唐本置鎮海軍於潤州，今以命錢鏐於杭州，至光化元年，鏐遂請徙軍於杭州。考異曰：今年五月以李鋋為鎮海節度使，令赴鎮，今復除鏐者，按是時安仁義已據潤州，又孫惟晸除荊南時，成汭已據荊南，二人安得赴鎮，蓋但欲罷其軍權耳，實不至鎮而返耳。實錄云仍徙鎮海軍額於杭州，按吳越備史，是歲鏐初除鎮海節度使，猶領潤州刺史，至光化元年始移鎮海軍於杭州，實錄誤也。)李存孝夜犯李存信營，虜奉誠軍使孫考老。李克用自引兵攻邢州，掘塹築壘環之。(環，音宦。)存孝時出兵突擊，塹壘不能成。河東牙將袁奉韜密使人謂存孝曰：大王惟俟塹成，即歸晉陽，尚書所憚者，獨大王耳。(李克用時封隴西郡王，存孝蓋亦檢校尚書。)

諸將非尚書敵也。大王若歸，咫尺之塹，安能沮尚書之鋒銳邪！存孝以為然，按兵不出。旬日，塹壘成，飛走不能越，存孝由是遂窮。汴將鄧季筠從克用攻邢州，輕騎逃歸。(鄧季筠被擒見上卷大順元年。)朱全忠大喜，使將親軍。(將，即亮翻。)乙亥，覃王嗣周帥禁軍三萬送鳳翔節度使徐彥若赴鎮，軍于興平。(帥，讀曰率。考異曰：舊紀，覃王率禁軍五十四軍進攻岐陽，今從實錄。)李茂貞、王行瑜合兵近六萬，軍于盩厔以拒之。(近，其靳翻。)禁軍皆新募市井少年，茂貞、行瑜所將皆邊兵百戰之餘。壬午，茂貞等進逼興平，禁軍皆望風逃潰。茂貞等乘勝進攻三橋，京城大震，士民奔散，市人復守闕請誅首議用兵者。(復，扶又翻。)崔昭緯心害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杜讓能，密遺茂貞書曰：用兵非主上意，皆出於杜太尉耳。(遺，于季翻。)甲申，茂貞陳於臨皋驛，(臨皋驛在長安城西。)表讓能罪，請誅之。讓能言於上曰：臣固先言之矣，請以臣為解。(言歸罪於讓能以解兵也。)上涕下不自禁，(禁，居吟翻。)曰：與卿訣矣。是日貶讓能梧州刺史。(梧州，去京師五千五百里。宋白曰：漢武帝置蒼梧郡，治廣信縣，隋平陳置蒼梧郡，唐為梧州。)制辭略曰：棄卿士之謀，構藩垣之深釁，咨詢之際，證執彌堅。又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于儋州，內樞密使李周潼于崖州，段詡于驩州。乙酉，上御安福門，斬君遂、周潼、詡，再貶讓能雷州司戶。遣使謂茂貞曰：惑朕舉兵者，三人也，非讓能之罪。以內侍駱全瓘、劉景宣為左右軍中尉。壬辰，以東都留守韋昭度為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胤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崔慎由[illegible]宣宗[illegible]。)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為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為緇郎所壞。(壞，音怪。)

考異曰舊傳渭初拜平章事安潛有此言按安潛去年卒必先時嘗有此言也緇郎渭小字也李茂貞勒兵不解請誅杜讓能然後還鎭崔昭緯復從而擠之復扶又翻下同擠子細翻又子西翻冬十月賜讓能及其弟戶部侍郎弘徽自盡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大順二年相國杜讓能孔緯值上京頻擾鑾輿翻朝綱紊墜是時倚意諸道屠駕兵五十四部坊坊皆備兼近將運軸要行征討便自統軍至王如岐陽李茂貞先朝封爲太子本姓宋洋州牧先祖討昭義劉從諫有功子孫爵賞不絕洎壽王登位後遣禮部侍郎薛廷珪持璽書具禮冊爲岐王茂貞先中和年中投判軍容使田令孜作養男姓田名彥賓蓋趨其勢也汴州朱溫先朝冊東平王至今上又遣薛廷珪爲禮儀使延王爲冊命使封爲梁王且岐王與北司人情方洽宰相甚不和睦累表章云臣今駐師咸陽未敢入中書問罪杜讓能等請置極法表奏上不悅遂詔孔杜二相國令往咸陽謝及見岐王戰不能言岐王大怒却令歸中書省過鐵到中書上又發遣令祈謝岐王如是往來三度岐王又奏曰二相見臣並不措一言如此曠官有辱聖代請行朝典別選英賢上不樂就罷知政事不得已除昭緯荊南節度杜讓能除河中節度三日後貶于僞表出國門三十里並賜自盡時岐王率驍果五千人往咸陽及貶二相乃退此皆誤謬之說今從實錄復下詔布告中外稱讓能舉枉錯直用論語孔子之言謂枉者舉之直者錯而不用也衰亂之朝安有公是非邪錯千故翻愛憎繫於一時鸞獄賣官聚斂踰於巨萬斂力贍翻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往往依附二鎭以邀恩澤有崔鋌王超者鋌音挺爲二鎭判官凡天子有所可否其不逞者輒訴於鋌超二人則教茂貞行瑜上章論之朝廷少有依違其辭語已不遜制復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兼山南西道節度使守中書令於是茂貞盡有鳳翔興元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鳳翔本一鎭興元山南西道又一鎭洋州武定軍又一鎭秦隴天雄軍又一鎭史言李茂貞兼有四鎭之地以徐彥若爲御史大夫戊戌以泉州刺史王潮爲福建觀察使舒州刺史倪章棄城走倪章與蔡儔連兵儔已敗故章走楊行密以李神福爲舒州刺史邠寧節度使守侍中兼中書令王行瑜求爲尚書令韋昭度密奏太宗以尚書令執政遂登大位自是不以授人臣惟郭子儀以大功拜尚書令終身避讓行瑜安可輕議十一月以行瑜爲太師賜號尚父仍賜鐵券十二月朱全忠請徙鹽鐵於汴州以便供軍崔昭緯以爲全忠新破徐鄆兵力倍增若更判鹽鐵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乃賜詔開諭之汴將葛從周攻齊州刺史朱威朱瑄朱瑾引兵救之按方鎭表齊州時屬平盧節度以後乾寧二年朱瑾降汴之事觀之則齊州已爲兗鄆所并也考異曰編遺錄二年十月乙未今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初武安節度使周岳殺閔勗據潭州見二百五十六卷僖宗光啓二年邵州刺史鄧處訥聞而哭之諸將入弔處訥曰吾與公等咸受僕射大恩閔勗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節度使以處訥刺邵州故言受恩路振九國志鄧處訥自唐乾符中從閔勗征蠻于安南勗帥潭署處訥邵州兵馬留後處昌呂翻今周岳無狀殺之吾欲與公等竭一州之力爲僕射報仇可乎爲于僞翻皆曰善於是訓卒厲兵八年乃結朗州刺史雷滿雷滿與周岳有爭肉之仇共攻潭州克之斬岳自稱留後鄧處訥甫得潭州而劉建鋒馬殷已擬其後矣

乾寧元年春正月乙丑朔赦天下改元李茂貞入朝大陳兵自衞數日歸鎭以李匡籌爲盧龍節度使二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軍于魚山魚山在鄆州須昌東阿兩縣之間瑄與朱瑾合兵攻之兗鄆兵大敗死者萬餘人以右散騎常侍鄭綮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綮康禮翻考異曰舊傳云光化初爲相恐誤北夢瑣言曰綮雖有詩名本無廊廟之望嘗與廬州吳王楊行密爲本州步奏官因有遺闕而答賁之然其儒懦清慎弘農鄉重之昭宗時吳王雄據淮海朝廷務行姑息因盛言鄭公之德由是登庸中外驚駭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於攘却相國奏對請於文宣王諡號中加一哲字其不究時病率此類也按明年李克用舉兵至渭北綮已罷相今從實錄新紀綮好詼諧好呼到翻多爲歇後詩譏嘲時事歇後者斂所以爲詩而歇後語不發上以爲有所蘊手注班簿命以爲相班簿者在朝者姓名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綮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綮吏曰特出聖意綮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綮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鄭綮第五爲歇後詩時謂之歇後鄭五體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以邵州刺史

鄭處訥爲武安節度使。彰義節度使張鈞薨，表其兄鐇爲留後。時以涇州爲彰義節度。鐇，甫袁翻。三月，黃州刺史吳討舉州降楊行密。黃州時隸鄂岳。鄂岳，武昌軍也。按新書杜洪傳，吳討，鄂州永興縣民，以土團帥起據黃州。邢州城中食盡。甲申，李存孝登城謂李克用曰：兒蒙王恩得富貴，苟非困於讒慝，安肯捨父子而從仇讎乎！願一見王，死不恨。克用使劉夫人視之。夫人引存孝出見克用，存孝泥首謝罪曰：兒粗立微勞，存信逼兒失圖至此。粗，坐五翻。克用叱之曰：汝遺朱全忠、王鎔書，毀我萬端，遺，惟季翻。亦存信教汝乎！囚之歸于晉陽，車裂於牙門。考異曰：太祖紀年錄，先獲汴將鄧季筠、安康八、軍吏劉[illegible]，于邢州所俘汴供奉官韓歸範，皆與存孝連坐同日誅之。將薛阿檀懼自剄。按舊紀，克用擒歸範，尋遣歸範因附表訴冤，不聞復往晉陽也。薛居正五代史鄧季筠傳，後復自邢州逃歸汴，紀年錄誤也。存孝傳曰：武皇出井陘，將過真定，存孝面見王鎔陳軍機，武皇暴怒，誅先獲汴將安康八耳。存孝驍勇，克用軍中皆莫及；常將騎兵爲先鋒，所向無敵，身被重鎧，腰弓髀槊，獨舞鐵檛陷陳，萬人辟易。被，皮義翻。重，直龍翻。檛，陟瓜翻。陳，讀曰陣。辟，讀曰闢。下同。易，如字。每以二馬自隨，馬稍乏，言馬稍疲而乏力也。就陳中易之，出入如飛。克用惜其才，意臨刑諸將必爲之請，爲，于僞翻。下同。因而釋之；既而諸將疾其能，竟無一人言者。既死，克用爲之不視事者旬日，私恨諸將，而於李存信竟無所譴。又有薛阿檀者，其勇與存孝相侔，諸將疾之，常不得志，密與存孝通；存孝誅，恐事泄，遂自殺。自是克用兵勢浸弱，而朱全忠獨盛矣。史言克用自翦羽翼，故不競於汴。克用表馬師素爲邢洺節度使。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己，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爲之腰斬從晦。五月，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同平章事。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澧，當作醴。醴陵縣，在漢臨湘縣界，後漢分爲醴陵縣，隋廢，武德四年分長沙置醴陵縣。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龍回關在潭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六十里。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驤智勇兼人，劉驤即建鋒。說，式芮翻。術家言當興翼、軫閒，翼、軫，荊州分野。長沙入軫十六度。今將十萬眾，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按新書，蔣勛、鄧繼崇皆邵州土豪，所領之兵皆其土人，故謂之鄉兵。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眾曰：東軍許吾屬還。劉建鋒等兵從東來，故蔣勛等謂之東兵。士卒皆懽呼，弃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衣，於既翻。趨，七喻翻。潭人以爲邵州兵還，不爲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擒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降，戶江翻。王先成請築龍尾道，屬于女牆。自城外築增道，陂陁而上，屬于城上短垣，其道前高後庳，後增于地，若龍之垂尾然，故謂之龍尾道。屬，之欲翻。女牆，城上短垣，所謂陴也。丙子，西川兵登城，楊晟猶帥眾力戰；帥，讀曰率。刀子都虞候王茂權斬之。文德元年，楊晟得彭州，王建攻彭州，踰兩暮而後克，亦難矣。獲彭州馬步使安師建，建欲使爲將，師建泣謝曰：師建誓與楊司徒同生死，不忍復戴日月。復，扶又翻。惟速死爲惠。再三諭之，不從，乃殺之，禮葬而祭之。更趙章姓名曰王宗勉，王茂權曰宗訓，又更王釗名曰宗謹，李綰姓名曰王宗綰。更，工衡翻。辛卯，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延昌罷爲右僕射。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度河應之。武昌節度使杜洪攻黃州，以吳討附楊行密故也。楊行密遣行營都指揮使朱延壽等救之。六月，甲午，以宋州刺史張廷範爲武寧節度使，從朱全忠

之請也。(徐州先時改感化軍，既屬朱全忠，復爲武寧軍。)蘄州刺史馮敬章邀擊淮南軍，朱延壽攻蘄州，不克。(蘄州，武昌巡屬也。)戊午，以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李谿同平章事。方宣制，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出班掠麻慟哭。(掠，強奪取之爲掠。)上召崇魯問其故，對言谿姦邪，依附楊復恭、西門君遂，得在翰林，無相業，恐危社稷。谿竟罷爲太子少傅。谿，鄘之孫也。(李鄘見憲宗紀。)上師谿爲文，崔昭緯恐谿爲相分己權，故使崇魯沮之。谿十表自訟，醜詆崇魯父符受贓枉法，事覺自殺，弟崇望與楊復恭深交，崇魯庭拜田令孜，爲朱玫作勸進表，(爲，于僞翻。)乃云臣交結內臣，何異抱贓唱賊，且故事，絁巾慘帶不入禁庭，(絁巾，絹巾也。慘，淺色也。絁，式支翻。)臣果不才，崇魯自應上章論列，(上，時掌翻。下上表同。)豈於正殿慟哭，(豈下有宦字，或當字文意乃明。)爲國不祥，無人臣禮，乞正其罪。詔停崇魯見任。(見，賢遍翻。)谿猶上表不已，乞行誅竄，表數千言，詬詈無所不至。(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劉崇魯固可罪，李谿亦褊矣。當是時強藩遙制朝廷，視當朝宰相特鬼朴耳，李谿急於作相，將以何爲？此其所以有都亭驛之禍也。)李克用大破吐谷渾，殺赫連鐸，擒白義誠。(考異曰：舊紀，六月壬辰，克用攻陷雲州，執赫連鐸，以薛志勤守雲中。按唐太祖紀年錄、莊宗列傳、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皆云大順二年武皇拔雲州，赫連鐸奔吐谷渾，誤也。新紀，六月，赫連鐸奔李克用，戰于雲州，死之。太祖紀年錄，十月，討李匡籌，師次新城，遇兵願從者衆，赫連鐸、白義誠數敗，至是窮蹙無歸，自縶詣行於軍門，太祖微數其罪，命答而脫之。薛史武皇紀、吐谷渾傳亦云鐸等來歸，命答而釋之。薛志勤傳云王師攘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防禦使，實舊紀異。唐末見聞錄，六月，收雲州，處置赫連鐸，活擒白義誠，進兵幽州界巡檢迴府。新紀蓋據此，今從之。)秋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閬州，拔之，楊復恭、楊守亮、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楊復恭等奔閬州，見上景福元年。帥，讀曰率。)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綮自以不合衆望，累表避位，詔以太子少保致仕，以御史大夫徐彥若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綿州刺史楊守厚卒，其將常再榮舉城降王建。楊復恭

守亮、守信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萬歲通天元年，分商州豐陽置安業縣，乾元元年更名乾元縣，屬商州。)遇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于闕下，斬于獨柳。(復恭父子至是夷矣。)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遺，唯季翻。楊復恭致仕見上卷大順二年。)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承天門，長安太極宮南門。隋文帝使宇文愷所營，本名昭陽門，唐改曰承天門，故復恭云然。)大姪但積粟訓兵，勿貢獻，(守亮，復光養子，故呼爲姪。)吾於荊榛中立壽王，(上本封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昭義節度使康君立詣晉陽謁李克用，己未，克用會諸將飲博，酒酣，克用語及李存孝，流涕不已。君立素與李存信善，一言忤旨，克用拔劍斫之，囚於馬步司，(唐末諸鎮皆於馬步司置獄，今謂之兵馬司。忤，五故翻。)九月庚申朔，出之，君立已死。(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存孝既死，武皇深惜之，怒諸將無解慢者，君立以一言忤旨，武皇賜酖而殂。唐末見聞錄曰，八月三十日，相公於左衙宅夜飲，行劍斫損昭義節度使康君立，押送馬步司收禁，至九月一日放出，尋已身亡。蓋薛史賜酖，恐是文飾其事。)克用表雲州刺史薛志誠爲昭義留後。冬十月，封皇子祤爲棣王，禊爲虔王，(祤，况羽翻。禊，胡計翻。)禋爲沂王，禕爲遂王。劉仁恭數因蓋寓獻策於李克用，(數，所角翻。下同。蓋，古盍翻。)願得兵萬人取幽州。克用方攻邢州，分兵數千欲納仁恭於幽州，不克。(此言是年十一月以前事。)李匡籌益驕，數侵河東之境。(數，所角翻。)克用怒，十一月，大舉兵攻匡籌，拔武州，進圍新州。(新州領永興、礬山、懷安、龍門四縣。史失其建置之始，其地在嬀州西北。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十一月壬辰，大軍拔截宼，進收楊門九子戍，戊下武州，甲寅，攻新州營於西北隅。按十一月乙未朔，無壬辰、戊戌、甲寅，紀年錄誤，今從實錄。)以涇原留後張鐇爲彰義節度使。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張諫，諫舉州降楊行密。(泗州本徐州巡屬，自此遂爲楊行密所有。)行密遣押牙唐令回持茶萬餘斤如汴、宋貿易，(貿，音茂。)全忠執令回，盡取其茶。楊、汴始有隙。(爲全忠攻行密張本。)十二月，李匡籌遣大將將步騎數萬救新州，李克用選精兵逆戰於段莊，大破

之。(嫣，音煙，在新州東南。) 斬首萬餘級，生擒將校三百人，以練紖之，(紖，丈忍翻。) 徇於城下。是夕，新州降。辛亥，進攻嬀州。(嬀州，宋白曰：嬀州東南至幽州二百八十里，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嬀，居爲翻。) 壬子，匡籌復發兵出居庸關。(復，扶又翻，下同。) 克用使精騎當其前以疲之，遣步將李存審自他道出其背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殺獲萬計。甲寅，李匡籌挈其族奔滄州，義昌節度使盧彥威利其輜重妓妾，遣兵攻之於景城，殺之，盡俘其衆。(重，直用翻。僖宗光啓元年，李全忠得幽州，二世十年而滅。景城，漢成平縣，唐屬滄州，宋廢爲鎮，屬瀛州樂壽縣。九域志：樂壽在瀛州南六十里。宋白曰：自幽州東南至滄州五百五十里。妓，渠綺翻。考異曰：唐太祖紀年作匡儔，今從新書紀傳、實錄。) 存審本姓符，宛丘人。(薛史：符存審初從李罕之，罕之爲諸葛爽所逼，出保懷州，部下分散，存審乃歸李克用。) 克用養以爲子。丙辰，克用進軍幽州，其大將請降。匡籌素暗懦，初據軍府，兄匡威聞之，謂諸將曰：兄失弟得，不出吾家，亦復何恨！但惜匡籌才短，不能保守，得及二年，幸矣。(景福二年，匡籌得幽州，至是僅及二年。) 加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檢校侍中。

吳討畏杜洪之逼，(杜洪攻吳討，見上五月。) 納印，請代于楊行密。行密以先鋒指揮使瞿章權知黃州。(爲瞿章爲汴兵攻執張本。) 是歲，黃連洞蠻二萬圍汀州，(黃連洞在汀州寧化縣南，今潭飛磜即其地。) 福建觀察使王潮遣其將李承勳將萬人擊之，蠻解去，承勳追擊之，至漿水口，破之。閩地略定，潮遣僚佐巡州縣，勸農桑，定租稅，交好鄰道，(好，呼到翻。) 保境息民，閩人安之。

封州刺史劉謙卒，子隱居喪於賀江，(賀水源出賀州富川縣石龍置州與合桂鬱水，謂之賀江。) 土民百餘人謀亂，隱一夕盡誅之。嶺南節度使劉崇龜召補右都押牙兼賀水鎮使，未幾，表爲封州刺史。(劉隱始此。)

義勝節度使董昌苛虐，(詳考下卷，浙東乃威勝節度，又改新。劉漢宏表廣明二年升浙東道觀察爲義勝軍節度，光啓三年改威勝軍，威勝爲是。) 於常賦之外，加斂數倍，以充貢獻，及中外饋遺，(斂，力贍翻。遺，唯季翻。) 每旬發一綱，金萬兩，銀五千鋌，越綾萬五千匹，他物稱是。(稱，尺證翻。適相等也。) 用卒五百人，或遇雨雪風水違程，則皆死。(唐制：陸行之程，馬日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泝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泝河四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泝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斂、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若遇風水淺，不得行者，即於隨近官司申牒，驗記聽折半功，不及是則爲違程。董昌蓋計日限程以至長安，又不許以雨雪風水準折也。) 貢奉爲天下最，由是朝廷以爲忠，寵命相繼，官至司徒、同平章事，爵隴西郡王。昌建生祠於越州，制度悉如禹廟，(禹廟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七里。) 命民間禱賽者(賽，先代翻。先祈福於神，其後報祠謂之賽。) 無得之禹廟，皆之生祠。昌求爲越王，朝廷未之許，昌不悅曰：朝廷欲負我矣，我累年貢獻無算，而惜越王邪！有諂之者曰：王爲越王，曷若爲越帝。於是民間訛言時世將變，競相帥填門喧譟，請昌爲帝。(帥，讀曰率。) 昌大喜，遣人謝之曰：天時未至，時至我自爲之。其僚佐吳瑤、都虞候李暢之等皆勸成之，吏民獻謠讖符瑞者不可勝紀。(勝，音升。) 其始賞之以錢數百緡，既而獻者日多，稍減至五百、三百而已。昌曰：讖云兔子上金牀，此謂我也。我生太歲在卯，明年復在卯，(復，扶又翻。) 二月卯日卯時，吾稱帝之秋也。(爲董昌僭號，錢鏐舉兵討之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五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六（起旃蒙單閼盡柔兆執徐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

乾寧二年春正月辛酉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克用命李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幽州巡屬嬀檀薊順營平新武等州皆盧龍巡屬也）癸未朱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兗州（朱瑾據兗州屢爲汴人所敗兵力俱困至是受圍）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敗補邁翻高梧即春秋魯國之高魚杜預注曰高魚在東郡廩丘縣東南續漢志廩丘有鄆城高魚城）盡奪其餉擒河東將安福順安福慶（去年河東遣安福順等救兗鄆事見上卷）己巳以給事中陸希聲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希聲元方五世孫也（陸元方見二百五卷武后長壽二年）

壬申護國節度使王重盈薨軍中請以重盈兄重簡之子行軍司馬珂知留後事珂重盈兄重榮子也重榮養以爲子（爲王珙王珂爭河中張本重直龍翻珂丘何翻）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 董昌將稱帝集將佐議之節度副使黃碣曰（碣其謁翻）今唐室雖微天人未厭齊桓晉文皆翼戴周室以成霸業大王興於畎畝（昌爵隴西郡王故稱之畎古泫翻）受朝廷厚恩位至將相富貴極矣奈何一旦忽爲族滅之計乎碣寧死爲忠臣不生爲叛逆昌怒以爲惑衆斬之投其首於廁中罵之曰奴賊負我好聖明時三公不能待而先求死也并殺其家八十口同坎瘞之（瘞於計翻）又問會稽令吳鐐（會古外翻鐐力彫翻又力弔翻）對曰大王不爲眞諸侯以傳子孫乃欲假天子以取滅亡邪（乃欲之下有爲字文意方足）昌亦族誅之又謂山陰令張遜曰汝有能政吾深知之俟吾爲帝命汝知御史臺遜曰大王起石鏡鎮（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乾符五年）建節浙東榮貴近二十年（近其靳翻）何苦效李錡劉闢之所爲乎（李錡劉闢以反誅事皆見憲宗紀）浙東僻處海隅（處昌呂翻）巡屬雖有六州大王若稱帝彼必不從（台明溫處婺衢浙東巡屬也時豪傑並起各自爲刺史昌羈縻而已）徒守空城爲天下笑耳昌又殺之謂人曰無此三人者則人莫我違矣二月辛卯昌被袞冕登子城門樓即皇帝位（被皮義翻考異曰吳越備史云癸卯昌僭號按會稽錄昌自云應兔子之讖欲以二月一日僭號取卯月卯日也而實錄長曆皆云二月乙丑朔非當時曆誤即今日曆誤要之昌必以二月辛卯日僭號）悉陳瑞物於庭以示衆先是咸通末（先悉薦翻）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以祀之及昌僭號曰此吾鸑鷟也（鸑五角翻鷟士角翻鸑鷟鳳屬）乃自稱大越羅平國改元順天（考異曰吳越備史曰癸卯昌僭稱皇帝建元順天國號羅平年號或云天冊或云大聖皆非也羅平國號吳越行營羅布曰羅平者啓國之名順天者建元之始又曰將軍門額天冊之樓以會府爲宜室之地則告我其所稱曰權即羅平國位昌狀印文曰順天治國之印十國紀年亦云年號順天會稽錄云天冊蓋謬今從備史）署城樓曰天冊之樓令羣下謂己曰聖人以前杭州刺史李邈前婺州刺史蔣瓌兩浙鹽鐵副使杜郢前屯田郎中李瑜爲相又以吳瑤等皆爲翰林學士李暢之等皆爲大將軍昌移書錢鏐告以權即羅平國位以鏐爲兩浙都指揮使鏐遺昌書曰（遺惟季翻）與其閉門作天子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門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及今悛悔（悛丑緣翻改也）尚可及也昌不聽鏐乃將兵三萬詣越州城下至迎恩門（迎恩門越州城西門）見昌再拜言曰大王位兼將相奈何

捨安就危鏐將兵此來以俟大王改過耳縱大王不
自惜鄉里士民何罪隨大王族滅乎昌懼致犒軍錢
二百萬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犒苦到翻覡刑狄翻
且請待罪天子鏐引兵還以狀聞聞於朝也王重盈之
子保義節度使珙王重盈先鎮陝虢王重榮爲其下所殺重盈代鎮河中以其子珙繼鎮陝虢陝虢號保義
軍珙居勇翻晉州刺史瑤舉兵擊王珂表言珂非王氏子與
朱全忠書言珂本吾家蒼頭不應爲嗣珂上表自陳
珂丘何翻上時掌翻且求援於李克用上遣中使諭解之上重
李谿文學乙未復以谿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去年命李
谿爲相劉崇魯沮之而止事見上卷朱全忠軍于單父單父縣時屬單州單音善父音甫爲
朱友恭聲援朱友恭時圍朱瑾於兗州李克用表劉仁恭爲盧龍
留後留兵戍之壬子還晉陽嬀州人高思繼兄弟有
武幹爲燕人所服克用皆以爲都將分掌幽州兵部
下士卒皆山北之豪也嬀檀諸州皆在幽州山北亦謂之山後仁恭憚之久
之河東兵戍幽州者暴橫橫戶孟翻思繼兄弟以法裁之
所誅殺甚多克用怒以讓仁恭仁恭訴稱高氏兄弟
所爲克用俱殺之仁恭欲收燕人心復引其諸子置
帳下厚撫之爲仁恭叛克用張本復扶又翻下同崔昭緯與李茂貞王
行瑜深相結得天子過失朝廷機事悉以告之邠寧
節度副使崔鋋昭緯之族也鋋音蟬李谿再入相昭緯
使鋋告行瑜曰曏者尚書令之命已行矣而韋昭度
沮之事見上卷景福二年今又引李谿爲同列相與熒惑聖聽恐
復有杜太尉之事杜讓能事亦見上卷景福二年行瑜乃與茂貞表稱
谿姦邪昭度無相業宜罷居散秩散悉亶翻上報曰軍旅
之事朕則與藩鎮圖之至於命相當出朕懷行瑜等
論列不已三月谿復罷爲太子少師復扶又翻王珙王

瑤請朝廷命河中帥帥所類翻下同詔以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崔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以戶部侍郎判戶
部王摶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珂李克用之壻
也克用表重榮有功於國言破黃巢興復王室王重榮皆有功也請賜其子
珂節鉞王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三帥更上表
稱珂非王氏子更工衡翻迭也請以珂爲陝州珙爲河中上
諭以先已允克用之奏不許允從也爲三帥稱兵入京城克用誅王行瑜討三帥張本陝失冉
翻加王鎔兼侍中楊行密浮淮至泗州防禦使
臺濛盛飾供帳姓苑臺姓臺駘之後後漢有高士臺佟晉有臺彥前蜀有特進臺彥昇供居用翻行
密不悅既行濛於臥內得補綻衣馳使歸之綻當作綻丈莧翻綻
亦補也使疏吏翻行密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少詩照翻濛甚慙
行密攻濠州拔之執刺史張璲璲附朱全忠見上卷景福元年行密軍
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生八年矣行密養以爲子
南唐世家曰李昪徐州人李榮之子榮遇亂不知所終昪少孤流寓濠泗間楊行密攻濠州得之養爲子行密長子渥
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異於人
吾度渥必不能容度徒洛翻今賜汝爲子溫名之曰知誥
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
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
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以
是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及長喜書善射長知
兩翻喜許既翻識度英偉行密常謂溫曰知誥俊傑諸將子
皆不及也徐知誥事始此後復姓李名昪丁亥行密圍壽州上以郊
畿多盜至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欲令宗室諸
王將兵巡警又欲使之四方撫慰藩鎮南北司用事
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諫上不得已夏四月下
詔悉罷之朝廷以董昌有貢輸之勤輸春遇翻今日所

爲類得心疾詔釋其罪縱歸田里　戶部侍郞同平章事陸希聲罷爲太子少師　楊行密圍壽州不克將還庚寅其將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以行密將還而懈於守備故一鼓而拔執刺史江從勗高彥溫舉壽州附朱全忠全忠以江從勗爲刺史楊行密執之遂有濠壽二州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團練使未幾幾居豈翻汴兵數萬攻壽州州中兵少吏民恟懼恟許勇翻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長知兩翻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都押牙汝陽柴再用亦爲之請路振九國志柴再用始名存事孫儒爲一小校結死友有告小校反儒斬之執所至詰何故反不對又問對曰與彼結死友彼反則某反公誅之復何問儒奇之曰汝果不反吾再用汝因改名爲于僞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再用助之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厚蔡州人也李厚者孫儒之遺兵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史言楊行密壤地浸廣泗州漣水縣杜佑曰漢仇猶縣宋白曰按今猶城今宿預縣也魏曰海安縣晉爲宿預之境宋置東海郡後魏改海安郡隋廢郡置漣水縣錢鏐表董昌僭逆不可赦請以本道兵討之錢鏐本有并董昌之心因其僭號仗大順而請討之太傅門下侍郞同平章事韋昭度以太保致仕　戊戌以劉建鋒爲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爲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爲馬殷代建鋒張本楊行密遣使詰錢鏐言董昌已改過宜釋之楊行密欲存董昌以制錢鏐之後使不得與己爭衡耳亦遣詰昌使趣朝貢趣讀曰促朝直遙翻下同河東遣其將史儼李承嗣以萬騎馳入于鄆李克用遣史儼等再往救兗鄆則不得還矣勞師遠鬬自古忌之朱友恭退歸于汴　五月詔削董昌官爵委錢鏐討之　初王行瑜求尚書令不獲見上卷景福二年由是怨朝廷畿內有八鎭兵隸左右軍左右神策軍也郃陽鎭近華州韓建求之郃陽漢縣唐屬同州九域志縣在州東一百二十里郃音合近其靳翻下同良原鎭近邠州王行瑜求之良原縣屬涇州宦官曰此天子禁軍何可得也王珂王珙爭河中行瑜建及李茂貞皆爲珙請不能得恥之珙使人語三帥曰爲于僞翻語牛倨翻帥所類翻珂不受代而與河東婚姻必爲諸公不利請討之行瑜使其弟匡國節度使行約攻河中時以同州爲匡國軍九域志同州東至河中七十五里珂求救於李克用行瑜乃與茂貞建各將精兵數千入朝甲子至京師坊市民皆竄匿上御安福門以待之三帥盛陳甲兵拜伏舞蹈於門下上臨軒親詰之曰宇末曰軒詰去吉翻卿等不奏請俟報輒稱兵入京城其志欲何爲乎若不能事朕今日請避賢路行瑜茂貞流汗不能言獨韓建粗述入朝之由粗坐五翻上與三帥宴三帥奏稱南北司互有朋黨墮紊朝政墮讀曰隳紊音問韋昭度討西川失策討西川事見二百五十七卷二百五十八卷李谿作相不合衆心請誅之上未之許是日行瑜等殺昭度谿於都亭驛都亭驛在朱雀門外西街含光門北來第二坊又殺樞密使康尚弼及宦官數人又言王珂王珙嫡庶不分請除王珙河中徙王行約於陝王珂於同州上皆許之始三帥謀廢上立吉王保至是聞李克用已起兵於河東行瑜茂貞各留兵二千人宿衞京師與建皆辭還鎭貶戶部尚書楊堪爲雅州刺史堪虞卿之子楊虞卿見文宗紀昭度之舅也　初崔胤除河中節度使河東進奏官薛志勤揚言曰崔公雖重德以之代王珂不若光德劉公於我公厚也光德劉公者太常卿劉崇望也光德里名在長安城中唐末大臣有時望者時人率以其所居里稱之光德坊朱雀街西第三街北來第六坊京兆府在焉及三帥入朝聞志勤之言貶崇望昭州司馬李克用聞三鎭兵犯闕即日遣使十三輩發北部兵北部兵代北諸蕃落兵也期以來月度河入關　六月庚寅以錢鏐爲浙東招討使鏐復發兵擊董昌復扶又翻　辛卯以前均

州刺史孔緯繡州司戶張濬並爲太子賓客壬辰以
緯爲吏部尚書復其階爵癸巳拜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以張濬爲兵部尚書諸道租庸使孔緯張濬貶見二百
五十八卷大順元年今欲復用之時緯居華州濬居長水上以崔昭緯
等外交藩鎮朋黨相傾思得骨鯁之士故驟用緯濬
緯以有疾扶輿至京師見上涕泣固辭上不許李
克用大舉蕃漢兵南下上表稱王行瑜李茂貞韓建
稱兵犯闕賊害大臣請討之李克用實黨王珂譖三帥之罪而表請致討又移
檄三鎮行瑜等大懼克用軍至絳州刺史王瑤閉城
拒之克用進攻旬日拔之斬瑤於軍門殺城中違拒
者千餘人秋七月丙辰朔克用至河中王珂迎謁於
路匡國節度使王行約敗於朝邑朝直遙翻戊午行約棄
同州走己未至京師行約弟行實時爲左軍指揮使
神策左軍非此帥衆與行約大掠西市朱雀街西謂之西市行實奏稱同
華已沒沙陀將至請車駕幸邠州庚申樞密使駱全
瓘奏請車駕幸鳳翔上曰朕得克用表尚駐軍河中
就使沙陀至此朕自有以枝梧卿等但各撫本軍勿
令搖動右軍指揮使李繼鵬茂貞假子也程大昌雍錄曰北軍左右
兩軍皆在苑內左三軍在內東苑之東大明宮苑東也右三軍在九仙門之西九仙在內東苑之西北角左三軍左神策左龍武左羽林
軍也右三軍右神策右龍武右羽林軍也余按雍錄所云左右六軍代德以後宿衛者也僖宗廣明幸蜀此六軍潰散田令孜於成都募
新軍五十四都分屬左右神策軍自時厥後凡所謂左右軍者皆此軍也分番於京城內外又不專在苑中若此時王行實李繼鵬爲左
右軍指揮使疑是邠岐二帥所留兵以宿衛者自分爲左右也本姓名閻珪與駱全瓘謀劫
上幸鳳翔中尉劉景宣與王行實知之欲劫上幸邠
州孔緯面折景宣以爲不可輕離宮闕折之舌翻離力智翻向晚
繼鵬連奏請車駕出幸於是王行約引左軍攻右軍
鼓譟震地上聞亂登承天樓欲諭止之捧日都頭李

筠將本軍於樓前侍衞李繼鵬以鳳翔兵攻筠王行約以
李繼鵬欲先劫車駕幸岐故攻右軍李繼鵬當與行約戰而乃攻李筠者以筠衞上不得而劫幸也矢拂御衣著
于樓桷著直略翻桷[illegible]也椽方曰桷左右扶上下樓繼鵬復縱火焚
宮門煙炎蔽天時有鹽州六都兵屯京師炎讀與燄同鹽州六都兵
[illegible]等所領兵也素爲兩軍所憚上急召令入衞既至兩軍退
走各歸邠州及鳳翔城中大亂互相剽掠剽匹妙翻上與
諸王及親近幸李筠營護蹕都頭李居實帥衆繼至
護蹕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或曰即扈蹕都帥讀曰率或傳王行瑜李茂貞欲自來
迎車駕上懼爲所迫辛酉以筠居實兩都兵自衞出
啓夏門啓夏門長安城南面東來第一門趣南山宿莎城鎮莎城鎮在長安城南近郊之地
也趣七喩翻士民追從車駕者數十萬人比至谷口暍死
者三之一谷口南山谷口也暍於歇翻暍死者中熱而死比必寐翻夜復爲盜所掠哭
聲震山谷時百官多扈從不及從才用翻戶部尚書判度
支及鹽鐵轉運使薛王知柔獨先至知柔薛王業之曾孫上命權
知中書事及置頓使壬戌李克用入同州崔昭緯徐
彥若王摶至莎城甲子上徙幸石門鎮路振九國志昭宗出啓夏門駐
華嚴寺晡晚出幸南山之莎城駐于石門山之佛寺與此稍異命薛王知柔與知樞密院劉
光裕還京城制置守衞宮禁丙寅李克用遣節度判
官王瓌奉表問起居丁卯上遣內侍郗廷昱新書百官志內侍在
內侍監之下內常侍之上員四人從四品上郗丑之翻齎詔詣李克用軍令與王珂
各發萬騎同赴新平赴新平以討王行瑜邠州新平郡又詔彰義節度
使張鐇以涇原兵控扼鳳翔李克用遣兵攻華州韓
建登城呼曰呼火故翻僕於李公未嘗失禮何爲見攻克
用使謂之曰公爲人臣逼逐天子公爲有禮孰爲無
禮者乎會郗廷昱至言李茂貞將兵三萬至盩厔王
行瑜將兵至興平皆欲迎車駕克用乃釋華州之圍

移兵營渭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王師攻華州俄而報其呈至且言茂貞領兵三萬至盩厔行瑜領軍至興平欲往石門迎駕乃解華圍進營渭橋按實錄八月延王戒丕至河中克用已發前鋒至渭北己丑克用進營渭橋又紀年錄載詔曰省表已部領大軍前月二十七日離河中蓋克用不親圍華州但遣別將兵往及聞邠岐謀迎駕乃遣華兵詣渭橋卽所謂前鋒者也克用既以七月二十七日離河中則戒丕至彼必在其前實錄云八月至河中誤也今從紀年錄以薛王知柔爲清海節度使，是年賜嶺南節度使軍額曰清海。同平章事，仍權知京兆尹，判度支，充鹽鐵轉運使，俟反正日赴鎮。上在南山旬餘，士民從車駕避亂者日相驚曰：「邠岐兵至矣！」上遣延王戒丕詣河中，趣李克用令進兵。延王玢玄宗子戒丕其後也趣讀曰促壬午，克用發河中。上遣供奉官張承業詣克用軍。張承業內供奉官也承業，同州人，屢奉使於克用，因留監其軍。爲張承業盡心於李克用父子張本己丑，克用進軍渭橋，遣其將李存貞爲前鋒。辛卯，拔永壽，又遣史儼將三千騎詣石門侍衛。癸巳，遣李存信、李存審會保大節度使李思孝攻王行瑜梨園寨。梨園寨在京兆雲陽縣九域志雲陽在華州西北九十里考異曰莊宗列傳曰三鎮亂長安李存信從太祖入關以前軍先自夏陽度河攻同華屬邑下之時太祖在渭北令官羣小或勸太祖入朝自握兵柄太祖亦以全忠圖已朝廷不能斷心微有望月餘不進軍存信與蓋寓乘間密啟曰大王家世勍忠此行討逆上爲邠鳳不臣但令臣節爲天下所知卽二賊不足平也而悠悠之徒不達大體或以弗詔之書苟合情雖併傍之言不宜緩其如此京師咫尺天驟非遙實無益於英德也今三凶正覺須速圖之事留變生無宜猶豫太祖曰公言是也卽日出師下梨園砦按克用謀大事固非伶官所豫又實錄己丑克用進營渭橋癸巳克梨園中間四日耳無月餘不進事且既云羣小勸入朝卽當詣行在不當留渭北此特李存信之人欲歸功於存信耳今不取擒其將王令陶等獻於行在。思孝本姓拓跋，思恭之弟也。李茂貞懼，斬李繼鵬，傳首行在，李茂貞委劫乘輿之罪於繼鵬上表請罪，且遣使求和於克用。上復遣延王戒丕、丹王允諭克用，丹王逾代宗子允其後也復扶又翻令且赦茂貞，併力討行瑜。俟其殄平，當更與卿議之。且命二王拜克用爲兄。以前河中節度使崔胤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戊戌，削奪王行瑜官爵。癸卯，以李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

招討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爲北面招討使，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爲東面招討使，難乃旦翻彰義節度使張鐇爲西面招討使。命李克用自南面討之克用遣其子存勗詣行在，李存勗始此考異曰實錄作存貞據後唐實錄薛居正五代史莊宗未嘗名存貞實錄蓋誤年十一。上奇其狀貌，撫之曰：「兒方爲國之棟梁，他日宜盡忠於吾家。」克用表請上還京；上許之，令克用遣騎三千駐三橋爲備禦。辛亥，車駕還京師。壬子，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昭緯罷爲右僕射。以護國留後王珂、盧龍留後劉仁恭各爲本鎮節度使。李克用之志也時宮室焚毀，未暇完葺，上寓居尚書省，程大昌曰尚書省在朱雀門正街之東自占一坊六部附麗其旁百官往往無袍笏僕馬。以李克用爲行營都統。九月癸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薨。辛未，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新志鄆州壽張縣有刀梁山水經注梁山在壽張縣濟水逕其東瑄敗走還鄆。李克用急攻梨園，王行瑜求救於李茂貞，茂貞遣兵萬人屯龍泉鎮，九域志邠州三水縣有龍泉鎮在州東北自將兵三萬屯咸陽之旁。克用請詔茂貞歸鎮，仍削奪其官爵，欲分兵討之。上以茂貞自誅繼鵬，前已赦宥，不可復削奪誅討，復扶又翻但詔歸鎮，仍令克用與之和解。以昭義節度使李罕之檢校侍中、充邠寧四面行營副都統。史儼敗邠寧兵於雲陽，敗補邁翻下同擒雲陽鎮使王令誨等獻之。王建遣簡州刺史王宗瑤等將兵赴難，難乃旦翻甲戌，軍于綿州。春秋之法書救而書次者以次爲貶貶者以其頓兵觀望不進無救難解急之意也王建遣兵赴難而軍于綿州何日至長安邪董昌求救於楊行密，行密遣泗州防禦使臺濛攻蘇州以救之。蘇州時屬錢鏐攻之所以牽制鏐兵不得專攻董昌且表昌引咎，願修職貢，請復官爵。又遺錢鏐書，稱昌狂疾自立，已畏兵諫，遺唯季翻春秋左氏傳書

拳復讎楚子不從臨之以兵執送同惡謂董昌執首謀者吳瑤及巫覡數人送於鏐也不當復伐之復扶又翻冬十月丙戌河東將李存貞敗邠寧軍於梨園北殺千餘人敗補邁翻自是梨園閉壁不敢出貶右僕射崔昭緯爲梧州司馬以黨附邠岐也魏國夫人陳氏才色冠後宮冠古玩翻戊子上以賜李克用薛史曰後克用薨陳氏爲尼至晉天福中乃卒克用令李罕之李存信等急攻梨園城中食盡棄城走罕之等邀擊之所殺萬餘人克梨園等三寨獲王行瑜子知進及大將李元福等克用進屯梨園庚寅王行約王行實燒寧州遁去九域志寧州南至邠州一百二十五里克用奏請以匡國節度使蘇文建爲靜難節度使趣令赴鎮且理寧州招撫降人以蘇文建代王行瑜也時邠州未下故令且於寧州趣讀曰促降戶江翻上遷居大內葺理稍完自尚書省還居大內朱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擊兗州自以大軍繼之癸卯圍兗州是年春汴兵圍兗州以河東救至而退今復圍之楊行密遣寧國節度使田頵景福元年升宣歙團練使爲寧國節度使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攻杭州鎮戍以救董昌昌使湖州將徐淑會淮南將魏約共圍嘉興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救嘉興破烏墩光福二寨九域志湖州烏程縣有烏墩鎮墩都昆翻淮南將柯厚破蘇州水柵全武餘姚人也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薨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郜爲留後郜古到翻以京兆尹武邑孫偓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王行瑜以精甲五千守龍泉寨李克用攻之李茂貞以兵五千救之營於鎮西鎮西龍泉鎮之西也李罕之擊鳳翔兵走之十一月丁巳拔龍泉寨行瑜走入邠州遣使請降於李克用齊州刺史朱瓊舉州降於朱全忠爲朱瑾誘斬瓊張本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瓊降及死皆在十月按編遺錄十一月丁巳瓊遣軍將王自新奉檄歸義壬申瓊自來辛巳死今從之瓊瑾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衢州刺史陳儒卒弟岌代之李克用引兵逼邠州王行瑜登城號哭號戶刀翻謂克用曰行瑜無罪迫脅乘輿皆李茂貞及李繼鵬所爲請移兵問鳳翔行瑜願束身歸朝乘繩證翻朝直遙翻克用曰王尚父何恭之甚王行瑜賜號尚父時已削奪克用稱之以戲之僕受詔討三賊臣時王行瑜李茂貞韓建也公預其一束身歸朝非僕所得專也丁卯行瑜挈族棄城走克用入邠州封府庫撫居人命指揮使高爽權巡撫軍城奏趣蘇文建赴鎮趣讀曰促行瑜走至慶州境部下斬行瑜傳首光啓二年王行瑜得靜難節至是而誅朱瑄遣其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薛懷寶將兵萬餘人襲曹州曹州降汴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以解兗州之圍瓌濮陽人也濮博木翻丁卯全忠自中都引兵夜追之比明至鉅野南及之比必利翻中都漢平陸縣天寶元年改曰中都鉅野漢古縣唐並屬鄆州九域志中都縣在州東南六十里鉅野縣在州南百八十里屠殺殆盡生擒瓌存懷寶俘士卒三千餘人是日晡後大風沙塵晦冥全忠曰此殺人未足耳下令所得之俘盡殺之庚午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丁丑雅州刺史王宗侃攻拔利州執刺史李繼顒斬之王宗侃西川將李繼顒鳳翔將朱瑾僞遣使請降於朱全忠因其誘降而行詐全忠自就延壽門下與瑾語延壽門蓋兗州城門也瑾曰欲送符印願使兄瓊來領之辛巳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乃引兵還全忠知瑾無降心攻之未易猝下故還以瓊弟玭爲齊州防禦使玭補田翻殺柳存懷寶聞賀瓌名釋而用之賀瓌自此遂爲朱氏用李克用旋軍渭北自邠寧回屯渭北加靜難節度使蘇文建同平章事蔣勛求爲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乾寧二年蔣勛棄回龍關以開劉建鋒之取長沙故德之以求邵州勛乃與鄧繼

崇起兵，連飛山、梅山蠻寇湘潭。飛山蠻在邵州西北界，今其山在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爲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梅山蠻在潭州界，宋朝開爲安化縣，在州西三百二十里。湘潭，後漢湘南縣地，吳分湘南置衡陽縣，天寶八年移治於洛口，因改名湘潭，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定勝鎮在邵州東北界。以扼潭人。

十二月，甲申，閬州防禦使李繼雍、蓬州刺史費存、費，父沸翻。渠州刺史陳璠各帥所部兵奔王建。三人皆鳳翔將。帥，讀曰率。乙酉，李克用軍于雲陽。王建奏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不發兵赴難，而掠奪輜重，遣瀘州刺史馬敬儒斷峽路，請興兵討之。難，乃旦翻。重，直用翻。觀此，則去年王宗瑤赴難之軍，非真有勤王之心，特借此以窺東川兵端耳。斷，音短。戊子，華洪大破東川兵於楸林，俘斬數萬，拔楸林寨。楸，七由翻。乙未，進李克用爵晉王。自隴西郡王進爵晉王。加李罕之兼侍中，以河東大將蓋寓領容管觀察使。蓋，古盍翻。領，遙領也。自餘克用將佐子孫並進官爵。克用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寓敏慧，能揣其意，忤，五故翻。揣，初委翻。婉辭裨益，無不從者。克用或以非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克用常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爲喻，由是克用愛信之，境內無不依附。權與克用侔，朝廷及鄰道遣使至河東，其賞賜賂遺，先入克用，次及寓家。朱全忠數遣人間之，遺，于季翻。數，所角翻。間，古莧翻。及揚言云蓋寓已代克用，而克用待之益厚。自古英雄之爭天下，必倚勇智之士以爲用，而出入左右伺候顏色者，亦有敏慧軟媚之人，若蓋寓之於李克用是也。

丙申，王建攻東川，別將王宗弼爲東川兵所擒。路振九國志曰：王宗弼掠地飛烏，爲顧彥暉所獲。顧彥暉畜以爲子。畜，吁玉翻。戊戌，通州刺史李彥昭將所部兵二千降於建。通州，今之達州。李彥昭亦鳳翔將。

李克用遣掌書記李襲吉入謝恩，景雲元年，行軍府置掌書記，開元以後，諸節鎮皆置之，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號令升絀之事。密言於上曰：「比年以來，比，毗至翻。關輔不寧，關，謂蒲、潼、龍、蜀、藍田諸關。輔，謂三輔。關內即漢三輔之地。乘此勝勢，遂取鳳翔，一勞永逸，時不可失。臣屯軍渭北，專俟進止。」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復，扶又翻。下同。則沙陀大盛，朝廷危矣。」上乃賜克用詔，褒其忠款，款，誠也。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自朕出幸以來，茂貞、韓建自知其罪，不忘國恩，職貢相繼，且當休兵息民。」克用奉詔而止。既而私於詔使曰：「觀朝廷之意，似疑克用有異心也。然不去茂貞，去，羌呂翻。關中無安寧之日。」其後李茂貞再犯京師，克用亦不能救矣。又詔免克用入覲，將佐或言：「今密邇闕庭，豈可不入見天子！」見，賢遍翻。克用猶豫未決，蓋寓言於克用曰：「鄉者王行瑜輩縱兵狂悖，悖，蒲妹翻，又蒲沒翻。致鑾輿播越，百姓奔散，今天子還未安席，人心尚危，大王若引兵度渭，竊恐復驚駭都邑。蓋寓言李克用既不可釋兵入覲，若以衆入，是復爲邠、岐、華三帥之事耳。人臣盡忠，在於勤王，不在入覲，願熟圖之。」克用笑曰：「蓋寓尚不欲吾入朝，況天下之人乎！」乃表稱「臣總帥大軍，帥，讀曰率。不敢徑入朝覲，且懼部落士卒侵擾渭北居人。」辛亥，引兵東歸。表至京師，上下始安。詔賜河東士卒錢三十萬緡。克用既去，李茂貞驕橫如故，橫，下孟翻。河西州縣多爲茂貞所據。河西，謂涼、瓜、沙、肅諸州。以其將胡敬璋爲河西節度使。

朱全忠之去兗州也，朱瑄死而全忠還。留葛從周將兵守之，朱瑾閉城不復出。從周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

加鎮海節度使錢鏐兼侍中。

彰義節度使張鐇薨，以其子璉權知留後。璉，力展翻。

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

救之。（史言李承嗣自此遂留淮南矣。）安州防禦使家晟，（姓苑：家姓，周大夫家父之後。又魯公族有子家氏。）與朱全忠親吏蔣玄暉有隙，恐及禍，與指揮使劉士政、兵馬監押陳可璠將兵三千襲桂州，殺經略使周元靜而代之。（自安州遠襲桂州而克之者，江湘城邑荒殘，守兵單弱，道無邀截之患，桂人不意其至，遂殺其帥而代之。璠，孚袁翻。）晟醉侮可璠，可璠手刃之，推士政知軍府事。可璠自為副使，詔即以士政為經略使。玄暉，吳人也。（為劉陳又為馬殷所併張本。）

三年春正月，西川將王宗夔攻拔龍州，殺刺史田昉。（此時龍州當屬李茂貞。昉，方往翻。）丁巳，劉建鋒遣都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去年蔣勛遣兵守定勝寨。）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度江應董昌。（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度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浙江而度西陵耳。然錢鏐在杭，未容得至西陵。）錢鏐遣武勇都指揮使顧全武、都知兵馬使許再思守西陵，仁義不能度。昌遣其將湯臼守石城，（會稽志：石城山在山陰縣東北三十里。）袁邠守餘姚。閏月，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此又是一段起事，克用之上當有李字。）將萬騎假道于魏，以救兗鄆，軍于莘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戢，則立翻。）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二三，（按九域志：莘縣西距魏州九十里。羅弘信欲襲李存信，亦必朝出軍而後能乘夜而至。李存信之敗，斥候不明故也。喪，息浪翻。）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隔絕不得還。弘信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遺，于季翻。）全忠必對使者北向拜授之，曰：「六兄於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鄰之比。」（授當作受。羅弘信第六。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朱全忠豈知禮者，學為恭敬以驕弁髦之交耳。長，知兩翻。諸鄰謂諸道與宣武鄰道諸帥也。）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東方。（謂專意攻兗鄆也。）丁亥，果州刺史張雄降于王建。（宋白曰：果州，南充郡。劉璋初分墊江已上置巴郡，理此。建安六年，改郡為巴西，徙理閬中，今郡在嘉陵江之西。魏平蜀，於今州北三十七里石苟山置南宕渠郡，其縣亦移於郡理。隋廢郡，併入閬中，復為巴西縣地，仍移巴西縣理安漢城。開皇十八年，改為南充縣。唐武德四年，分置果州，以郡南八里有果山為名。）

二月戊辰，顧全武、許再思敗湯臼於石城。（敗，補邁翻；下同。）上用楊行密之請，赦董昌，復其官爵。錢鏐不從。以通王滋判侍衛諸將事。（通王滋，宣宗子。）朱全忠薦兵部尚書張濬，上欲復相之。李克用表請發兵擊全忠，且言：「濬朝為相臣，則夕至闕庭。」（觀李克用此表，謂非脅君，吾不信也。）京師震懼，上下詔和解之。三月，以天雄留後李繼徽為節度使。保大節度使李思孝表請致仕，薦弟思敬自代，詔以思孝為太師，致仕，思敬為保大留後。朱全忠遣龐師古將兵伐鄆州，敗鄆兵於馬頰。（馬頰河，禹疏九河之一也。水經注：濟水自須昌縣北逕魚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逕安民山北，又逕桃城東，又東北逕魚山南，又東注于濟，曰馬頰口。敗，補邁翻。）遂抵其城下。己酉，顧全武等攻餘姚，明州刺史黃晟遣兵助之。董昌遣其將徐章救餘姚，全武擊擒之。夏四月辛酉，河漲，將毀滑州城，朱全忠命決為二河，夾滑城而東，為害滋甚。李克用擊羅弘信，（報李存信之敗也。）攻洹水，（洹，于元翻。）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小人之器易盈，劉建鋒甫得長沙，已得志矣。）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贍妻美，建鋒私之，贍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贍，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佶，巨乙翻。踶，大計翻。齧，五結翻。）時馬殷攻邵州未下，（是年正月，劉建鋒遣馬殷攻邵州。）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汝也。樂，音洛。）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之人也。（聽讀曰廳，直廳事之軍將也。劉建鋒、張佶、馬殷同在孫儒軍中，儒敗，三人者叶力成軍，以取湖南，故彥章云然。歐陽史曰：乾符中，黃巢亂，詔遣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龍驤指揮使劉建鋒戍淮西，隸秦宗權，宗權壽

業所敗遂降之儒等皆爲所脅制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屬之欲翻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從才用翻徑詣長沙淮南兵與鎮海兵戰于皇天蕩大江過昇州界浸以深廣自老鸛觜渡白沙橫闊三十餘里俗呼爲皇天蕩是時淮南兵既敗浙兵於皇天蕩遂圍蘇州則非前所言皇天蕩矣宋熙寧二年崑山人郟亶上疏言水利謂長洲縣界有長蕩黃天蕩其水上承湖下通海正淮浙兵戰處也鎮海兵不利楊行密遂圍蘇州錢鏐鍾傳杜洪畏楊行密之彊皆求援於朱全忠其後鍾杜皆不能保其土而錢氏獨傳子及孫以此知有國有家者久近存乎其人全忠遣許州刺史朱友恭將兵萬人度淮聽以便宜從事董昌使人覘錢鏐兵覘丑廉翻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戊寅袁邠以餘姚降於鏐顧全武許再思進兵至越州城下五月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全武等圍之昌始懼去帝號去羌呂翻復稱節度使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坐受拜謁留後受將校牙參之禮帥將吏拜賀行軍司馬賀新留後之禮帥讀曰率復爲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癸未蘇州常熟鎮使陸郢以州城應楊行密虜刺史成及行密閱及家所蓄惟圖書藥物賢之歸署行軍司馬及拜且泣曰及百口在錢公所失蘇州不能死敢求富貴願以一身易百口之死引佩刀欲自刺刺七亦翻行密遽執其手止之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其室中亦有兵仗行密每單衣詣之與之共飲膳無所疑使楊行密待俘虜皆如成及不亦況乎是以有所見也錢鏐聞蘇州陷急召顧全武使趨西陵備行密趨七喻翻既恐其得蘇而乘勝攻杭又恐其自海道趨西陵也全武曰越州賊之根本奈何垂克棄之請先取越州後復蘇州鏐從之史言顧全武識用兵先後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爲應復衣皮反命衣於既翻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猝拔乃白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說式芮翻壽州團練副使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爲于僞翻數日公鐸及刺史馮敬章請降以敬章爲左都押牙淮南左都押牙也公鐸爲右監門衛將軍此是領環衛官僖宗光啓二年馮敬章陷蘄州至是降路振九國志曰賈鐸生於上蔡從秦宗權度淮遇故人馮敬章遂事之襲破蘄春推敬章爲帥鐸爲牙將蘄城礪兵以自固延壽進拔光州殺刺史劉存楊行密自此全有淮南之地丙戌上遣中使詣梓州和解兩川王建雖奉詔還成都然猶連兵未解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戊子遣中使賜昭緯死行至荊南追及斬之中外咸以爲快崔昭緯結兩川以殺杜讓能韋昭度李谿卒亦以殺其身朋比爲姦果何益哉荊南節度使成汭與其將許存泝江略地盡取濱江州縣武泰節度使王建肇棄黔州收餘衆保豐都豐都縣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因山以名縣也梁置臨江郡隋廢郡爲縣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唐屬忠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存又引兵西取渝涪二州汭以其將趙武爲黔中留後存爲萬州刺史汭知存不得志使人詗之曰存不治州事日出蹴蹹汭曰存將逃走先匄足力也詗古迥翻又翾正翻治直之翻蹴子六翻鞠居六翻蹹蹴也鞠毬也顏師古曰鞠以皮爲之實以毛崔豹曰蹴鞠起黃帝習用兵之勢匄于偷翻遣兵襲之存棄城走成汭不見容於張瓖而已又不能容許存忌賢疾能常人之情也其衆稍稍歸之屯于茅垻垻必駕翻蜀人謂平川爲垻宋白曰渝州江津縣有茅垻驛趙武數攻豐都王建肇不能守文德元年王建肇得黔中今敗走數所角翻與存皆降于王建建忌存勇略欲殺之掌書記高燭曰公方總攬英雄以圖霸業彼窮來歸我奈何殺之建使戍蜀州陰使

知蜀州王宗綰察之，宗綰密言存忠勇謙謹，有良將才。建乃捨之，更其姓名曰王宗播。更，工衡翻。而宗綰竟不使宗播知其免己也。宗播元從孔目官柳修業每勸宗播慎靜以免禍，從，才用翻。其後宗播爲建將，遇彊敵，諸將所憚者，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及有功，輒稱病不自伐，由是得以功名終。

甲午夜，顧全武急攻越州，乙未旦，克其外郭，董昌猶據牙城拒之。戊戌，鏐遣昌故將駱團紿昌云，奉詔令大王致仕歸臨安，昌乃送牌印，出居清道坊。今越州牙城外東街猶有橋曰清道橋。己亥，全武遣武勇都監使吳璋以舟載昌如杭州，至小江南，斬之，據新書董昌傳，小江，西江也。蓋錢清江也，源出諸暨縣界，東流過錢清鎮，又東入于海，去越州四十五里，又西至杭州八十里。光啓二年，董昌得越州，至是而亡。監，古銜翻。并其家二百餘人。宰相李邈、蔣瓌以下百餘人，昌在圍城中，貪吝日甚，口率民間錢帛，計口而率之。減戰士糧，及城破，庫有雜貨五百間，倉有糧三百萬斛。錢鏐傳昌首於京師，散金帛以賞將士，開倉以振貧乏。

李克用攻魏博，侵掠徧六州。魏、博、貝、衛、澶、相六州。朱全忠召葛從周於鄆州，使將兵營洹水，以救魏博。葛從周，汴之驍將也，沙陀便於數馬，故召使敵之。留龐師古攻鄆州。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陳前，陳讀曰陣。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躓，陟利翻。汴人生擒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武皇紀、實錄，落落皆在七月，葛從周、李存信傳在五月，今從梁太祖紀。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幾，居依翻。射，而亦翻。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羅弘信既殺李克用之子，則與克用爲深仇，而汴魏之交益固矣。此全忠之術也。好，呼到翻。克用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濟河，屯于楊劉，復擊鄆。復，扶又翻。及兗鄆河東之兵戰于故樂亭，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不得前。兗鄆由是不振。

初，李克用屯渭北，謂自邠寧還屯渭北時也。李茂貞、韓建憚之，事朝廷禮甚恭。克用去，謂歸河東也。二鎮貢獻漸疏，表章驕慢。上自石門還，於神策兩軍之外，更置安聖、捧宸、保寧、宣化等軍，選補數萬人，使諸王將之。嗣延王戒丕、嗣覃王嗣周又自募麾下數千人。茂貞以爲欲討己，語多怨望，嫌隙日構。茂貞亦勒兵，揚言欲詣闕訟冤，京師士民爭亡匿山谷。上命通王滋及嗣周、戒丕分將諸軍以衛近畿，戒丕屯三橋。茂貞遂表言延王無故稱兵討臣，臣今勒兵入朝請罪。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五月，制授茂貞東川節度使，仍命通王、覃王以禁軍送赴闕下，如茂貞違詔，即討之。茂貞懼，將赴鎮。王師至興平，夜自驚潰。茂貞因出乘之，官軍大敗。唐補紀曰：五月，朝廷除覃王爲鳳翔節度使，除茂貞爲興元節度使。茂貞拒命不發，亦無向闕之心，自是京國人心驚憂，出投郊坰，京城爲之一空。上潛謀行幸。按實錄、新舊紀、諸書，茂貞未嘗除東川，薛史誤；移鎮興元乃景福二年事，唐補紀誤。今從實錄。上遽遣使告急於河東。丙寅，茂貞引兵逼京畿，覃王與戰於婁館，官軍敗績。婁館蓋在京兆興平縣西。考異曰：舊紀：茂貞請入覲，上令通王、覃王、延王分統四軍以衛近畿。丙寅，鳳翔軍犯京畿，覃王拒之於婁館，接戰不利。實錄：命延王部神策諸軍於三橋防遏茂貞。上言延王稱兵討臣，臣有何罪，言將朝覲。丙寅，李茂貞大軍犯京師，覃王拒之於婁館，王師戰不利。新紀：六月庚戌，李茂貞犯京師，嗣延王戒丕禦之。丙寅，及茂貞戰于婁館，敗績。今從舊紀。

秋七月，茂貞進逼京師。果如李克用之言。延王戒丕曰：今關中藩鎮無可依者，不若自鄜州濟河，幸太原，自鄜州濟河，道汾隰至太原路甚迂回遼遠，以韓建在華州，李茂貞養子繼鵬在同州，不敢由同州出河中也。鄜，音夫。臣請先往告之。辛卯，詔幸鄜州。壬辰，上出至渭北。韓建遣其子從允奉表請幸華州，上不許。華，戶化翻。以建爲京畿都指揮、安撫制置及開通四面道路、催促諸道綱運等使。而建奉表相繼，上及從官亦憚遠去。從，才用翻。癸巳，至富平，遣宣徽使元公訊召建面議去留。甲午，建詣富平，見上，頓首涕泣言：方

今藩臣跋扈者，非止茂貞，陛下若去宗廟園陵遠巡
邊鄙，臣恐車駕濟河，無復還期。今華州兵力雖微，控
帶關輔，亦足自固。臣積聚訓厲，十五年矣，按韓建從鹿晏弘至興元
之時，僖宗在蜀，爰奔行在，中和四年也。僖宗還長安，光啓元年也。建刺華州，當在此時。至是纔十二年耳。西距長安不
遠。九域志：華州西至長安一百五十十里。願陛下臨之，以圖興復。上乃從之。
乙未，宿下邽。丙申，至華州，九域志：自富平至下邽二十五里，自下邽至華州六十五里。以
府署為行宮。建視事於龍興寺。茂貞遂入長安，自中
和以來所葺宮室市肆，燔燒俱盡。黃巢之亂，宮室燔毀。中和以來，留守王徽補葺
粗完。襄王之亂，又為亂兵所焚。及僖宗還京，復加完葺。上出石門，重罹燒爇，還又葺之，至是為茂貞所燔。乙巳，以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崔胤同平章事，充武安節度使。上以
胤崔昭緯之黨也，故出之。丙午，以翰林學士承旨
尚書左丞陸扆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扆，陝人也。扆，隱
豈翻。陝，失冉翻。水部郎中何迎新書百官志：水部郎中，屬工部尚書，掌津濟、船艫、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
漕、碾磑之事。此時惟具官，不復能舉其職矣。表薦國子毛詩博士襄陽朱朴，才
如謝安。唐制：國子監置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子。周易、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為五經。道士
許巖士亦薦朴有經濟才。上連日召對，朴有口辯，上
悅之，曰：朕雖非太宗，得卿如魏徵矣。賜以金帛，幷賜
何迎。以徐彥若為大明宮留守，兼京畿安撫制置
等使。楊行密表請上遷都江淮，王建請上幸成都。
皆欲迎天子，挾之以令諸侯。宰相畏韓建，不敢專決政事。八月丙
辰，詔建關議朝政。建上表固辭，乃止。韓建非謝權勢者，自不知書，故辭耳。朝，直
遙翻。上，時掌翻。韓建移檄諸道，令共輸資糧，詣行在。李克用
聞之，歎曰：去歲從余言，豈有今日之患。謂欲討李茂貞，上不許也。又
曰：韓建天下癡物，為賊臣弱帝室。為，于僞翻。是不為李茂
貞所擒，則為朱全忠所虜耳。因奏將與鄰道發兵入
援。曰將入援，亦虛言耳。加錢鏐兼中書令。癸丑，以王建為鳳

翔西面行營招討使。欲使王建討李茂貞也。甲寅，以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王摶同平章事，充威勝節度使。先是已升浙東觀察使為
威勝節度使，方鎮表：乾寧元年，以乾州置威勝軍節度，參考下文，則朝議以董昌已誅，欲以王摶代鎮浙東。然則此時藩鎮有兩威勝軍
邪。上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
博士朱朴自言得為宰相，月餘可致太平。上以為然。
乙丑，以朴為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曰：朴腐儒，木強，無他才技。
道士許巖士出入禁中，嘗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甚悅，即日拜平章事。在中書與名公齒，筆札議論
動為笑端。唐補紀曰：朴亦有文詞，託諸諸王，下吏人以通意，言方今宰相皆非時才，致令宗社不安，頻有傾動，若使朴在相位，月餘能
致太平。諸王以為然，乃奉天聽，翌日宣喚顧問機宜，偶入中書，令參知政事。諸相塵愕然，莫測聽其籌謨，經四五月，並無所聞，遂貶出嶺
外。按朴雖庸鄙，忍不至如舊傳所云。唐補史亦恐得之傳聞，非詳實，今從新傳。朴為人庸鄙迂僻，無
他長，制出，中外大驚。丙寅，加韓建兼中書令。九
月庚辰，升福建為威武軍，以觀察使王潮為節度使。
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
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
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讎，言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積年
交戰，已為仇讎。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
子，下奉士民，訓卒厲兵，以修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
從之。史言馬殷能用高郁以保據湖南。崔胤出鎮湖南，出崔胤為武安節度，見上。韓
建之志也。胤密求援於朱全忠，且教之營東都宮闕，
表迎車駕。全忠與河南尹張全義表請上遷都洛陽。
全忠仍請以兵二萬迎車駕，且言崔胤忠臣，不宜出
外。韓建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諭全忠以且宜安靜。
全忠乃止。乙未，復以胤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自此
與朱全忠相為表裏。考異曰：舊傳：胤檢校兵部尚書、嶺南東道節度使。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書理之，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
事。新傳：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扆當國，時南北司各樹黨結藩鎮。胤素厚朱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
相，而逐扆。按胤出為清海節度使在後，非此年。舊傳誤。今從實錄。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

郎崔遠同平章事遠珙弟璵之孫也崔珙見二百四十六卷開成五年珙居勇翻璵音余丁酉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陸扆為硤州刺史考異曰舊傳曰九月覃王率師送徐彥若赴鳳翔師之起也扆堅請曰播越之後國步初集不宜與近輔交惡必為他盜所窺加以親王統兵物議騰口無益於事祇貽後患昭宗已發兵怒扆沮議是月十九日責授硤州刺史師出果敗車駕出幸按此乃景福二年杜讓能討鳳翔事時扆未為相舊傳誤新傳亦同今從實錄崔胤恨扆代己事見上誣扆云黨於李茂貞而貶之己亥以朱朴兼判戶部凡軍旅財賦之事上一以委之以孫偓為鳳翔四面行營都統又以前定難節度使李思諫為靜難節度使兼副都統皆欲使之討李茂貞難乃旦翻以保大留後李思敬為節度使

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敗汴將葛從周於宗城北敗補邁翻下同乘勝至魏州北門九域志臨清縣在魏州北一百五十里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

冬十月壬子加孫偓行營節度招討處置等使處昌呂翻丁巳以韓建權知京兆尹兼把截使考異曰李巨川許國公勤王錄十月十日敕命公權知京兆尹充把截使實錄作癸丑是月戊申朔今從勤王錄戊午李茂貞上表請罪願得自新仍獻助修宮室錢考異曰舊紀實錄皆云茂貞進錢十五萬助修宮闕按十五萬乃百五十貫太少蓋脫貫字耳韓建復佐佑之復扶又翻下同竟不出師

錢鏐令兩浙吏民上表請以鏐兼領浙東朝廷不得已復以王摶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鏐為鎮海威勝兩軍節度使鏐自此遂跨有浙東西丙子更名威勝曰鎮東軍更工衡翻李克用自將攻魏州敗魏兵於白龍潭按薛史梁太祖紀乾化元年九月丙辰幸魏縣戊辰幸邑西白龍潭則其地在魏縣西也追至觀音門薛史魏州羅城西門曰觀音門晉天福五年閏三月改曰金明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于洹水全忠以大軍繼之克用乃還加河中節度使王珂同平章事十一月朱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州湖州刺史李師悅求旌節詔置忠國軍於湖州以師悅為節度使賜告身旌節者未入境戊子師悅卒楊行密表師悅子前綿州刺史彥徽知州事考異曰實錄乾寧二年四月忠國節度使李師悅卒以其孫彥徽知留後今從新紀十國紀年淮南將安仁義攻婺州十二月東川兵焚掠漢眉資簡之境漢眉資簡四州皆西川巡屬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行至湖南廣州牙將盧琚譚弘玘據境拒之使弘玘守端州弘玘結封州刺史劉隱許妻以女隱偽許之託言親迎玘起里翻妻七細翻迎魚敬翻伏甲舟中夜入端州斬弘玘遂襲廣州斬琚按九域志自封州東南至康州界而後至端州自端州東至廣州二百四十里具軍容迎知柔入視事具軍容以迎新帥如承平儀注知柔表隱為行軍司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七（起彊圉大荒落，盡屠維協洽，凡三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

乾寧四年春正月甲申，韓建奏防城將張行思等（張行思，華州防城將也。將，即亮翻。）告睦、濟、韶、通、彭、韓、儀、陳八王（皆嗣王也。睦、韶、韓，代宗之後；彭，肅宗之後；陳，文宗之後；史皆逸其名及其世系。）謀殺臣，劫車駕幸河中。建惡諸王典兵，（惡，烏路翻。）故使行思等告之。上大驚，召建諭之。建稱疾不入。令諸王詣建自陳。建表稱諸王忽詣臣理所，不測事端。（建言諸王為變，事出不測也。）臣詳酌事體，不應與諸王相見。又稱諸王當自避嫌疑，不可輕為舉措。陛下若以友愛含容，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妙選師傅，教以詩書，不令典兵預政。（按開元、天寶舊制，不令諸王出閤。）且曰：乞散彼烏合之兵，用光麟趾之化。（詩序曰：麟趾之化行，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建慮上不從，引麾下精兵圍行宮，（以兵脅君。）表疏連上。（上，時掌翻。）上不得已，是夕，詔諸王所領軍士並縱歸田里，諸王勒歸十六宅，其甲兵並委韓建收掌。建又奏：陛下選賢任能，足清禍亂，何必別置殿後四軍。（四軍，即安聖、捧宸、保寧、宣化也。置見上卷上年。）顯有厚薄之恩，乖無偏無黨之道。（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韓建安識書語，李巨川教之耳，宜其不免於誅也。一本厚下更有有字。）且所聚皆坊市無賴姦猾之徒，平居猶思禍變，臨難必不為用，（難，乃旦翻。）而使之張弓挾刃，密邇皇輿，臣竊寒心，乞皆罷遣。詔亦從之。於是殿後四軍二萬餘人悉散，天子之親軍盡矣。捧日都頭李筠，石門扈從功第一，（石門扈從，事見上卷二年。從，才用翻。復，扶又翻。大雲橋在華州大雲寺前。武后時，令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以藏大雲經，著受命之符也。）建復奏斬於大雲橋。建又奏：玄宗之末，永王璘暫出江南，遽謀不軌。（事見肅宗紀至德元載、二載。）代宗時，吐蕃入寇，光啓中朱玫亂常，皆援立宗支以繫人望。（謂吐蕃立廣武王承宏，朱玫立襄王熅也，事各見前紀。援，于元翻。）今諸王銜命四方者，乞皆召還。（指言延王戒丕等。）又奏諸方士出入禁庭，眩惑聖聽，宜皆禁止，無得入宮。（指言許巖士等。）詔悉從之。建既幽諸王於別第，知上意不悅，乃奏請立德王為太子，欲以解之。丁亥，詔立德王祐為皇太子，仍更名裕。（更，工衡翻。考異曰：勤王錄曰：公以儲副之設，國之大本，上表云云。敕宜從允。時正月十一日也。當四日之間，而儲君奉冢祀，宗室歸藩邸，蓬頭突鬢之士不入於禁門，文成、五利之徒不陳其左道，君父開悟，遐邇詠歌，人不震驚，市無易肆，公之力也。李巨川著書矯誣善惡，乃至於此。今從實錄。）

龐師古、葛從周併兵攻鄆州，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為深壕以自固。辛卯，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為浮梁。癸巳，潛決濠水。丙申，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都。（按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葛從周逐之，野人執瑄及妻子以獻。（僖宗中和二年，朱瑄得鄆州，至是而亡。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太祖紀：辛卯，營于濟水之次，龐師古令諸將撤木為橋。乙未夜，師古以中軍先濟，朱瑄棄壁夜走，葛從周擒瑄幷妻男以獻。按濟水自王莽時大旱，不復能絕河而南，自是河南無濟水。編遺錄曰：五月，遣騎於鄆州軍前追從周徑往洹水，董師以代侯言，師古留攻鄆。梁太祖實錄：四年正月，復以洹水之師大舉伐鄆，十五日辛卯，營其西南河外。龐師古命諸將撤木為橋以圖齊濟。癸巳，前軍以心膂百人盜決河口。甲午，浮橋集水次。乙未夜，師古中軍先濟，聲振壁內，朱瑄聞之，棄壁走。編遺錄：四年正月己卯，朱瑄兵少糧盡，不敢出戰，然深溝高壘，難越也。從周、師古乃取清河內小舟，採野葛草茅索之以為巨纜，乃於其增南建浮橋。丙申，功就，我師渡橋，朱瑄奔遁。皆不云濟水。師古去年三月已敗鄆兵于馬頰，追至西門，據故洛亭子為寨。乙未夜先濟，蓋鄆城下清河水，疑朱瑄引之以環城固守，故師古等為浮橋以濟師。河既可決，恐非自然之水也。舊紀：癸未，龐師古陷鄆州，朱瑄與妻榮氏潰圍走，瑄至中都，為野人所殺，榮氏俘於軍。新紀：丙申，全忠陷鄆州。實錄：二月丙午朔，陷鄆州，瑄至中都，為亂兵所殺，妻榮至汴為尼。據薛史，辛卯營於濟水，則癸未鄆未破也。新紀云丙申陷鄆，實錄二月，蓋約奏到。今從編遺錄、新紀。）

己亥，罷孫偓鳳翔四面行營節度

等使。(故李茂貞故罷鳳翔四面行營。)以副都統李思諫為寧塞節度使。(按方鎮表，光化元年，更延州保塞節度為寧塞節度。)錢鏐使行軍司馬杜稜救婺州。安仁義移兵攻睦州，不克而還。(安仁義攻婺州見上卷上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朱全忠入鄆州，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考異曰：舊紀、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師古傳皆云師古為鄆州留後；編遺錄、薛史梁紀皆云友裕。按編遺錄，二月丙子，以友裕為鄆州留後，師古為徐州留後。蓋初以師古守鄆州，後以友裕代之，而徙師古守徐州也。)朱瑾留大將康懷貞守兗州，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九域志：兗州南一百一十里，即徐州界。)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戊申，從周入兗州，獲瑾妻子。朱瑾還，無所歸，帥其眾趨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走保海州。(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九域志：兗州二百四十五里，東至沂州。沂，古琅邪也。沂州東至海州一百八十里。)為汴兵所逼，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度淮，奔楊行密。(光啟二年，朱瑾取兗州，至是而敗。)行密逆之於高郵，表瑾領武寧節度使。(領，遙領也。)全忠納瑾之妻，引兵還，張夫人逆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汴州北六十里。)全忠以得瑾妻告之，夫人請見之。瑾妻拜，夫人答拜，且泣曰：「兗、鄆與司空同姓，約為兄弟，以小故恨望，起兵相攻，使吾姒辱於此。它日汴州失守，吾亦如吾姒之今日乎！」(姒，詳里翻。長婦曰姒。又兄弟之妻相呼曰姒，互相尊稱之辭也。)全忠乃送瑾妻於佛寺為尼，斬朱瑄於汴橋。於是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陳、許、鄭、滑、濮皆入于全忠。(鄆、齊、曹、棣，天平軍；兗、沂、密，泰寧軍；徐、宿，感化軍；陳、許，忠武軍；鄭、滑、濮，宣義軍；此五鎮之地也。)惟王師範保淄青一道，亦服於全忠。李存信在魏州，聞兗、鄆皆陷，引兵還。淮南舊善水戰，不知騎射，及得河東、兗、鄆兵，軍聲大振。史儼、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深惜之，遣使間道詣楊行密請之。(間，古莧翻。)行密許之，亦遣使詣克用修好。(好，呼到翻。)

戊午，王建遣邛州刺史華洪、彭州刺史王宗祐將兵五萬攻東川。(邛，渠容翻。華，戶化翻。)以戎州刺史王宗謹為鳳翔西面行營先鋒使，敗鳳翔將李繼徽等於玄武。(玄武，漢氐道縣，晉改曰玄武，唐初屬益州，時屬梓州，宋朝改曰中江，在梓州西九十里。敗，補邁翻。)繼徽本姓楊，名崇本，茂貞之假子也。

己未，赦天下。(考異曰：實錄，降德音曲赦天下。云德音即非赦，既云曲赦，即不及天下。實錄誤也。)上饗行廟。(時駐蹕華州，太常禮院請權立行廟，以備告饗。)

庚申，王建以決雲都知兵馬使王宗侃為應援開峽都指揮使，將兵八千趨渝州；決勝都知兵馬使王宗阮為開江防送進奉使，將兵七千趨瀘州。辛酉，宗侃取渝州，降刺史牟崇厚。癸酉，宗阮拔瀘州，斬刺史馬敬儒。峽路始通。(渝、瀘皆東川巡屬，王建志在廣地，假通峽路進奉以為名耳。趨，七喻翻。)

鳳翔將李繼昭救梓州，留偏將守劍門，西川將王宗播擊擒之。

乙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孫偓罷守本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朱朴罷為祕書監。朴既秉政，所言皆不效，(朱朴自謂月餘可致太平，見上卷上年。)外議沸騰，太子詹事馬道殷以天文，將作監許巖士以醫，得幸於上，韓建誣二人以罪而殺之，且言偓、朴與二人交通，故罷相。(馬道殷、許巖士在上左右，二相因之以白事，此必有之。)

詔以楊行密為江南諸道行營都統，以討武昌節度使杜洪。(按新書洪傳，洪附朱全忠，絕東南貢獻路，命楊行密討之者以此。)

張佶克邵州，擒蔣勛。(潭兵攻蔣勛事始上卷三年正月。佶，巨乙翻。)

三月，丙子，朱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為泰寧留後，朱友裕為天平留後，龐師古為武寧留後。(朱全忠表以三鎮授三將，以樹黨。此時蓋復改感化為武寧。)

保義節度使王珙攻護國節度使王珂，珂求援於李克用，珙求援於朱全忠。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中兵於猗氏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遂解河中之圍。(敗，補邁翻。陝，失冉翻。)師厚，斤溝人。(九域志：潁州萬壽縣有斤溝鎮。萬壽，唐汝陰縣之百尺鎮也，宋朝開寶六年置縣。)嗣昭克

用弟克柔之假子也。更名感義軍曰昭武，更，工衡翻。治利州。以前靜難節度使蘇文建爲節度使。難，乃旦翻。夏，四月，以同州防禦使李繼瑭爲匡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賜同州號匡國軍，以防禦使李繼瑭爲匡國節度使。按新方鎮表，乾寧二年賜同州號匡國軍，王行約已嘗爲匡國節度使，蓋行約死，繼瑭但爲防禦使，今始復舊名耳。繼瑭，茂貞之養子也。以右諫議大夫李洵爲兩川宣諭使，和解王建及顧彥暉。辛亥，錢鏐遣顧全武等將兵三千自海道救嘉興；己未，至城下，擊淮南兵，大破之。淮南圍嘉興，始上卷二年。杜洪爲楊行密所攻，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聶金掠泗州。聶，尼輒翻，姓也。朱友恭攻黃州，行密遣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黃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弃城擁衆南保武昌寨。武昌，漢古縣，唐屬鄂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今置壽昌軍。癸亥，兩浙將顧全武等破淮南十八營，虜淮南將士魏約等三千人。淮南將田頵屯驛亭埭，埭，徒耐翻。兩浙兵乘勝逐之；甲戌，頵自湖州奔還。自嘉興退軍，取道湖州還宣州。兩浙兵追敗之，敗，補邁翻。頵衆死者千餘人。韓建惡刑部尚書張禕等數人，皆誣奏貶之。惡，烏路翻。禕，吁韋翻。考異曰：實錄貶刑部尚書張禕、趙崇、蘇循等爲衡州司馬。韓建惡之，誣奏貶焉。禕等必不皆爲刑部尚書，皆貶衡州司馬，實錄誤也。五月，加奉國節度使崔洪同平章事。辛巳，朱友恭爲浮梁於樊港，武昌西二里有樊山，山下有樊溪，注于江，謂之樊口。朱友恭蓋跨江爲浮梁，抵樊口，以攻武昌也。進攻武昌寨；壬午，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五月丁丑，朱友恭遣使上言，大破淮寇於武昌，收復黃、鄂二州。新紀：壬午，全忠陷黃州，刺史瞿章死之。朱友恭傳云翟章，十國紀年作瞿章，吳錄云執刺史瞿章，當可據。馬珣等皆敗走。丙戌，王建以節度副使張琳守成都，張琳，王建之腹心，建之攻陳敬瑄也，亦使之守邛州。自將兵五萬攻東川，更華洪姓名曰王宗滌。華洪累戰有功，王建於是養以爲子，以收其力用。然華洪之心蓋已萌於此時矣。華，戶化翻。六月，己酉，錢鏐如越州，受鎮東節鉞。李茂貞表王建攻東川，連兵累歲，不聽詔命。王建豈特攻東川哉，李茂貞山南諸州，建取之亦多矣，力不能制，欲挾天子之令以臨之。甲寅，貶建南州刺史。新志：武德二年開南蠻置南州。宋白曰：南州，戰國時爲巴國界，秦則巴郡之地，漢爲江州之境，唐武德三年，割渝州之東界置南州。乙卯，以茂貞爲西川節度使，以覃王嗣周爲鳳翔節度使。癸亥，王建克梓州南寨，執其將李繼寧。丙寅，宣諭使李洵至梓州。四月李洵受命，而使大月始至。己巳，見建于張杷砦。建指執旗者曰：「戰士之情不可奪也。」覃王赴鎮，李茂貞不受代，李茂貞之校悍，豈肯以鳳翔授人，涉險而爭蜀邪！圍覃王於奉天。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李克用之平王行瑜也，蓋寓以功領容管觀察使，今升領節度使。秋，七月，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侍中。韓建移書李茂貞，茂貞解奉天之圍，覃王歸華州。以天雄節度使李繼徽爲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自秦州徙邠州，邠寧亦爲李茂貞有矣。難，乃旦翻。庚戌，錢鏐還杭州，自越還杭。遣顧全武取蘇州；乙未，拔松江。松江在蘇州南四十里，淮南立寨以守之。戊戌，拔無錫。無錫，漢縣，唐屬常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一里。辛丑，拔常熟、華亭。宋白曰：常熟縣，後漢吳爲司鹽都尉，晉置南沙縣，梁置常熟縣，今崐山縣東一百三十里常熟故城是也。九域志：在蘇州北七十五里。天寶十載分嘉興置華亭縣，屬蘇州，在州西南，今屬秀州。初，李克用取幽州，見二百五十九卷乾寧元年。表劉仁恭爲節度使，留戍兵及腹心將十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遣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遣，唯季翻。郜，音告。欲與之共定關中，奉天子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洪邁曰：契丹之契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今從欺訖翻。須兵扞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趣，讀曰促。使者相繼，數月，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抵書於地，慢罵，囚其使者，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遁逃獲免。克用留兵戍幽州，見上卷乾寧二年。克用大怒。八月，自將擊仁恭。爲克用計者，先舉河東之甲以勤王事，定之後，然後移兵臨燕，以問罪劉仁恭，安所逃其死乎？不知出此，驕與忿兵，其敗宜矣。上欲幸奉天親討李茂貞，令宰相

議之宰相切諫乃止。議者李譜昭宗忽不思難然亦可疑矣 延王戒丕還自晉陽。戒丕使晉陽見上卷上年 韓建奏自陛下即位以來與近輔交惡。沂華邠岐同華也 皆因諸王典兵凶徒樂禍。樂音洛 致鑾輿不安。比者臣奏罷兵權。比毗至翻近也 實慮不測之變。今聞延王覃王尚苞陰計。願陛下聖斷不疑。斷丁亂翻 制於未亂。周書曰制治于未亂建奏引之李巨川之辭也 則社稷之福。韓建欲殺諸王久矣憚李克用故未敢發延王與貫知克用之兵不能至故決請殺之 上曰何至於是。數日不報。建乃與知樞密劉季述矯制發兵圍十六宅。諸王被髮或緣垣或升屋。呼曰宅家救兒。被皮義翻呼火故翻唐末宮中率稱天子曰宅家 建擁通沂睦濟韶彭韓陳覃延丹十一王至石隄谷盡殺之。石隄谷在華州西歐陽脩集古錄云殷防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石隄西戎樹谷五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莫曉其義其碑云石隄樹谷南通商雒又云前世通利吏民與貴有御史大夫將軍牧伯故為立祠以報其功乃知五部之號自漢有之如此則石隄者石隄谷之神五部神之一也唐韓建殺諸王於石隄谷蓋此谷也殷阬神祠在華州鄭縣 考異曰舊紀是日通覃以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為建兵所擁至石隄谷無長少皆殺之唐補紀曰六宅諸王往前商量請置殿後都韓建怨怒進狀爭論與諸王互說短長上乃縛韓王克良已下十人送韓建府建以棘刺圍於大廳經宿不與相見軍吏諫遂請諸王歸宮散卻殿後都新紀八月韓建殺通王滋沂王禋韶王彭王嗣韓王嗣陳王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按舊紀韓建奏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王韓王儀王陳王八人新宗室傳初帝遣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又有覃王嗣周則是十一人新紀傳儀作沂按昭宗子禋封沂王不應更封宗室舊紀儀王恐可據 以謀反聞。 貶禮部尚書孫偓為南州司馬。祕書監朱朴先貶夔州司馬。再貶郴州司戶。考異曰實錄朴貶郴州司戶 薛廷珪鳳閣書詞有朴自秘書監責除蜀王傅分司東都制云苞藏莫顧於朝綱進見不由於相府復云猶希顧問之間來撓澄清之化又貶渠州司馬制云爭臣條奏憲府彈言指陳負固之謀分滅崇姦之計實此稍異今從實錄 朴之為相。何迎騶還至右諫議大夫。至是亦貶湖州司馬。何迎薦朱朴見上卷上年 鍾傳欲討吉州刺史襄陽周琲。琲帥其衆奔廣陵。琲部浼翻又蒲昧翻帥讀曰率 王建與顧彥暉五十餘戰。九月癸酉朔。圍梓州。蜀州刺史周德權言於建曰。公與彥暉爭東川三年。士卒疲於矢石。百姓困於輸輓。輓音晚 東川羣盜多據州縣。彥暉懦而無謀。欲為偷安之計。皆啗以厚利。啗徒濫翻 恃其救援。故堅守不下。今若遣人諭賊帥以禍福。帥所類翻 來者賞之以官。不服者威之以兵。則彼之所恃反為我用矣。建從之。彥暉勢益孤。德權許州人也。 丁丑。李克用至安塞軍。安塞軍在蔚州之東嬀州之西新志嬀州丁零川西南有安塞軍 辛巳。攻之。幽州將單可及引騎兵至。單上演翻姓也又都寒翻亦姓也元魏孝文帝改代北內入諸渴單氏為單氏 克用方飲酒。前鋒白賊至矣。克用醉曰。仁恭何在。對曰。但見可及輩。克用瞋目曰。瞋昌真翻 可及輩何足為敵。亟命擊之。是日大霧。不辨人物。幽州將楊師侃伏兵於木瓜澗。據新書木瓜澗亦在蔚州界 河東兵大敗。失亡太半。史言李克用輕敵又不得天時故敗 會大風雨震電。幽州兵解去。史言克用敗而得免者亦天也 克用醒而後知敗。責大將李存信等曰。吾以醉廢事。汝曹何不力爭。邢州之叛莘縣之潰木瓜澗之敗皆李存信之罪也克用終親任之可謂失刑矣 湖州刺史李彥徽欲以州附於楊行密。去年楊行密表彥徽知湖州故欲附之 其衆不從。彥徽奔廣陵。都指揮使沈攸以州歸錢鏐。錢鏐自此遂有湖州 以彰義節度使張璉為鳳翔西北行營招討使。以討李茂貞。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加義武節度使王郜同平章事。削奪新西川節度使李茂貞官爵。復姓名宋文通。始以李茂貞之請而討王建既而又以茂貞拒命赦王建而討茂貞朝廷號令朝出而暮改諸侯其敢尊而信之皇威不振自取之也李茂貞賜姓名見二百五十六卷光啟二年 朱全忠既得兗鄆。甲兵益盛。乃大舉擊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清口即今之清河口 將趨揚州。趨七喻翻下同 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安豐漢六縣故城在縣南後漢置安豐縣至唐屬壽州九域志曰安豐縣在州東南六十餘里蓋唐之壽州治壽春縣即六朝壽陽之地五代之末周世宗克壽州徙治下蔡故宋朝安豐在壽州東南 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 匡國節度使李繼瑭

聞朝廷討李茂貞而懼，韓建復從而搖之，(復，扶又翻。)繼瑭奔鳳翔。冬，十月，以建為鎮國匡國兩軍節度使。(韓建始兼有同、華。) 壬子，知遂州侯紹帥衆二萬，乙卯，知合州王仁威帥衆千人，戊午，鳳翔李繼溥以援兵二千，皆降於王建。(帥，讀曰率。)建攻梓州益急。庚申，顧彥暉聚其宗族及假子共飲，遣王宗弼自歸于建，(王宗弼為東川兵所擒，事見上卷二年。)酒酣，命其假子瑤殺己及同飲者，然後自殺。(僖宗光啓二年，顧彥朗得東川，傳至弟彥暉，至是而滅。)建入梓州，(乾寧二年，王建始攻東川，蓋三年而後克之。)城中兵尚七萬人，建命王宗綰分兵徇昌、普等州，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 劉仁恭奏稱李克用無故稱兵見討，本道大破其黨于木瓜澗，請自為統帥以討克用。(帥，所類翻。)詔不許。又遺朱全忠書，(遺，唯季翻。)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朝廷從之。仁恭又遣使謝克用，陳去就不自安之意。克用復書略曰：今公仗鉞控兵，理民立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己尚不然，人何足信！(克用言仁恭背己，人亦將背之也。將，即亮翻。)僕料猜忌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盟盤而何詞著誓！ 甲子，立皇子祕為景王，祚為輝王，祺為祁王。 加彰義節度使張璉同平章事。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乾寧二年，楊行密始取漣水，令張訓守之。)行密以為前鋒。龐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汙下，不可久處，不聽。(汙，烏瓜翻。處，昌呂翻。)師古恃衆輕敵，居常弈棊。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為惑衆，斬之。十一月，癸酉，瑾與淮南將侯瓚(瓚，才旱翻。)將五千騎潛度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趣，七喻翻。)張訓踰柵而入，士卒蒼黃拒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引大軍濟淮，與瑾等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首萬餘級，餘衆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北，壽州團練使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瑾、延壽乘勝追之，及於淠水。(水經：淠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又東北過六安縣東，又西北過安豐縣故城西，北入于淮。類篇：淠，匹至切，水名，在弋陽。按今淠河在來遠鎮西十里，來遠鎮即東正陽也，東至壽州一百里。)從周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遺全忠書曰：龐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遺，于季翻。)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先趣壽州，(趣，七喻翻。)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賞其籌筭先定。)表承嗣領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舍、姬妾，咸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為行密盡力，屢立功，竟卒於淮南。(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史言楊行密能用人，安仁義亦沙陀也，行密待之非不厚，而終於叛，行密狠子野心，固自有難馴養者。)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 戊寅，立淑妃何氏為皇后。后，東川人，生德王、輝王。 威武節度使王潮弟審知為觀察副使，有過，潮猶加捶撻，(捶，止橤翻。)審知無怨色。潮寢疾，捨其子延興、延虹、延豐、延休，命審知知軍府事。十二月，丁未，潮薨。審知以讓其兄泉州刺史審邽，審邽以審知有功，辭不受。審知自稱福建留後，表于朝廷。 壬戌，王建自梓州還。戊辰，至成都。是歲，南詔驃信舜化有上皇帝書函及督爽牒中書木夾，年號中興。朝廷欲以詔書報之。王建上言：南詔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必不敢犯塞。從之。黎、雅間有淺蠻曰劉王、郝王、

楊王各有部落。嶲雅西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所在深遠而三王部落居近漢界故曰淺蠻西川歲賜繒帛三千匹，使覘南詔，亦受南詔賂，詗成都虛實。繒慈陵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詗古迥翻又翾正翻每節度使到官，三王帥酋長詣府，帥讀曰率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節度使自謂威德所致，表于朝廷。而三王陰與大將相表裏，節度使或失大將心，則教諸蠻紛擾。先是節度使多文臣，先悉薦翻不欲生事，故大將常藉此以邀姑息，而南詔亦憑之屢為邊患。及王建鎮西川，絕其舊賜，斬都押牙山行章以懲之。山行章陳田舊將王建因其與淺蠻表裏而斬之既以威示諸蠻亦除舊黨務盡邛崍之南不置鄣候，不戍一卒。謂邛崍關以南也蠻亦不敢侵盜。其後遣王宗播擊南詔，三王漏泄軍事，召而斬之。史言安邊之術惟洞知近塞蕃落情偽而折其姦則外夷不敢有所侮而動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幾居豈翻見十二卷漢文帝元年今陛下登極已十年，帝以文德元年踐阼至此十年若以即位踰年改元數之則九年而曾不知為君馭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幾盡，幾居依翻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為姦臣所弄，終為賊臣所有也。漢唐之亡誠如張道古之言上怒，貶道古施州司戶，宋白曰施州漢巫縣地吳大帝分巫縣立沙渠縣後周建德二年於此置施州唐因之舊志施州京師南二千七百九里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昭宗處艱危之中猶罪言者其亡宜矣道古，青州人也。張道古見於通鑑者惟此事著其州里蓋傷之

光化元年是年八月還京方改元春正月，兩浙、江西、武昌、淄青各遣使詣闕，請以朱全忠為都統，討楊行密。兩浙錢鏐江西鍾傳武昌杜洪淄青王師範皆憚楊行密之強而黨附朱全忠者也詔不許。

加平盧節度使王師範同平章事。淄青平盧軍

以兵部尚書劉崇望同平章事，充東川節度使，以昭信防禦使馮行襲為昭信節度使。方鎮表光化元年置昭信防禦使治金州與此異

上下詔罪己息兵，復李茂貞姓名官爵，應諸道討鳳翔兵皆罷之。韓建之志也

壬辰，河中節度使王珂親迎於晉陽。迎魚敬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守河中。

李茂貞、韓建皆致書於李克用，言大駕出幸累年，乞修和好，好呼到翻同獎王室，兼乞丁匠助修宮室，克用許之。

初，王建攻東川，顧彥暉求救於李茂貞，茂貞命將出兵救之，事見上不暇東過，乘輿詐稱改過，與韓建共翼戴天子。又聞朱全忠營洛陽宮，累表迎車駕，茂貞、韓建懼，請修復宮闕，奉上歸長安。詔以韓建為修宮闕使。考異曰實錄建以行宮卑庳無眺覽之所表獻城南別墅建初修南莊起樓觀既就池沼欲為南內行廢立之事其叔父豐見其跋扈謂建曰汝陳許間一民乘時危亂位至方鎮不能感君父之惠而欲以同華兩州百里之地行廢立族在旦莫矣吾不如先自裁免為汝所累由是建稍弭其志及李茂貞表請助營宮苑又聞朱全忠繕治洛陽累表迎駕建懼故急營葺長安宮率諸道助役而又親程功焉按建若欲廢立何必先營南內今不取諸道皆助錢及工材，建使都將蔡敬思督其役。既成，二月，建自往視之。

錢鏐請徙鎮海軍於杭州，從之。鎮海軍本治潤州今徙軍額於杭州

復以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

三月己丑，以王審知充威武留後。

朱全忠遣副使萬年韋震入奏事，求兼鎮天平，朝廷未之許，震力爭之，穆敬以後威令已不振然藩鎮所遣奏事官不敢力爭於朝也朝廷不得已，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三鎮節度使。全忠以震為天平留後，以前台州刺史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按歐史李振傳振為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汴以策干朱全忠全忠留之遂為全忠用振，抱真之曾孫也。代德之間李抱真鎮昭義有大功

淮南將周本救蘇州，兩浙將顧全武擊破之。淮南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崐山漢婁縣地梁分婁縣置信義縣又分信義置崐山縣取縣界崐山為名唐屬蘇州九域志在州東七十里

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

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路振九國志：唐旻、蔡結皆以郡人聚兵據郡；陳彥謙，桂陽人，殺刺史黃岳據郴州；魯景仁本從黃巢，以病留連州，遂據之。帥，所類翻。郴，丑林翻。殷所得惟潭、邵而已。爲馬殷盡取諸州張本。

義昌節度使盧彥威性殘虐，又不禮於鄰道，與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棄城，挈家奔魏州，羅弘信不納，乃奔汴州。光啓元年，盧彥威得滄景，至是而亡。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仁恭兵勢益盛，併幽滄兩鎮之兵，故勢益盛。自謂得天助，有併吞河朔之志。爲守文請旌節，爲，于僞翻；下爲吾同。朝廷未許。會中使至范陽，仁恭語之曰：語，牛倨翻。旌節吾自有之，但欲得長安本色耳，何爲累章見拒，爲吾言之。其悖慢如此。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朱全忠與劉仁恭修好，好，呼到翻。會魏博兵擊李克用，夏四月，丁未，全忠至鉅鹿城下，敗河東兵萬餘人，逐北至青山口。五代志，邢州龍岡縣，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青山縣，煬帝大業初省入龍岡。敗，補邁翻。

以護國節度使王珂兼侍中。珂，丘何翻。

丁卯，朱全忠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戊辰，拔之，斬刺史邢善益。

五月，己巳朔，赦天下。

葛從周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辛未，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幷汴自此歲爭邢、洺、磁三州。

以武定節度使李繼密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自洋州徙興元。

朝廷聞王建已用王宗滌爲東川留後，乃召劉崇望還爲兵部尚書，仍以宗滌爲留後。

湖南將姚彥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爲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爲嶺北七州遊弈使，張圖英、李唐副之。五州幷潭、邵爲七。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趣，七喻翻。圍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爲永州刺史。

六月，以濠州刺史趙珝爲忠武節度使。珝，犨之弟也。珝，況羽翻。犨，昌牛翻。

秋七月，加武貞節度使雷滿同平章事。方鎮表：光化元年，置武貞節度，領澧、朗、漵三州，治澧州。

加鎮南節度使鍾傳兼侍中。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聞朱全忠有清口之敗，忠義軍，山南東道。清口之敗見去年十一月。陰附於楊行密，全忠遣宿州刺史尉氏氏叔琮將兵伐之。丙申，拔唐州，擒隨州刺史趙匡璘，敗襄州兵於鄧城。敗，補邁翻。

八月，庚戌，改華州爲興德府。以車駕駐蹕故也。

戊午，汴將康懷貞襲鄧州，克之，擒刺史國湘。趙匡凝懼，遣使請服於朱全忠，全忠許之。爲朱全忠再攻趙匡凝張本。

己未，車駕發華州，壬戌，至長安。甲子，赦天下，改元。改元光化。

上欲藩鎮相與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朱全忠兵力方強，故不從。

九月，乙亥，加韓建守太傅、興德尹。先是上駐蹕華州，因以華州爲興德府。

加王鎔兼中書令，羅弘信守侍中。

己丑，東川留後王宗滌言於王建，以東川封疆五千里，文移往還動踰數月，請分遂、合、瀘、渝、昌五州，別爲一鎮。建表言之。

顧全武攻蘇州，城中及援兵食皆盡。甲申，淮南所署蘇州刺史臺濛棄城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臺濛雖淮南良將，奈之何哉。援兵亦遁。全武克蘇州，乾寧三年，淮南陷蘇州，今果如顧全武之言而復之。追敗周本等于望亭。九域志：常州無錫縣有望亭鎮，在蘇州北四十五里，又四十五里至無錫。敗，補邁翻。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帥萬餘人攻之。帥，讀曰率。裴屢出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彀弓弩，全武每爲之卻。見其弓弩之力及遠，故爲之卻。彀，居候翻。爲，于僞翻。全武檄裴令降，降，戶江翻；下同。全武嘗爲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

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
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之(饌雛晥翻又雛戀翻)乃出(乃當作及)羸
兵不滿百人(觀通鑑上文秦裴以三千人取崐山而守之及其降也羸兵不滿百人則其兵死於戰守者殆盡其存者僅二十之一耳)
鏐怒曰單弱如此何敢久爲旅拒(旅衆也怙衆而拒捍曰旅拒)
對曰裨將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善
其言顧全武亦勸鏐宥之鏐從之時人稱全武長者
(觀全武其識而度所以能佐錢鏐保據一方長知兩翻)魏博節度使羅弘信薨(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弘信傳太祖紀年錄皆云弘信八月卒按八月昭宗還京弘信猶加官舊紀傳九月卒今從之實錄十月約奏到也)
軍中推其子節度副使紹威知留後汴將朱友恭
將兵還自江淮過安州(朱友恭克黃州還過安州九域志黃州西至安州三百里)或告
刺史武瑜潛與淮南通謀取汴軍冬十月己亥友恭
攻而殺之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
二萬出青山將復山東三州(山東三州邢洺磁也是年五月葛從周取之)壬寅
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
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
橫衝都將李嗣源以所部兵至(薛史明宗紀曰羅弘信襲破李存信於莘縣帝奮命殿軍而還武皇嘉其功即以所屬五百騎號曰橫衝都)謂嗣昭曰吾輩亦去則勢不
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爲于僞翻)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
嗣源乃解鞍厲鏃乘高布陳(陳讀曰陣)左右指畫邢人莫
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德威馬邑
人也(馬邑秦漢舊縣名久廢開元五年分朔州善陽縣置馬邑縣於古大同軍城屬朔州)癸卯以威武
留後王審知爲節度使以羅紹威知魏博留後
丁巳以東川留後王宗滌爲節度使加佑國節度
使張全義兼侍中王珙引汴兵寇河中(珙居勇翻)王珂
告急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救之敗汴兵於胡壁
(九域志河中府榮河縣有胡壁鎮榮河唐寶鼎縣也宋祥符中更名敗補邁翻)汴人走前常州刺史

王柷(柷之六翻)性剛介有時望詔徵之時人以爲且入相
(相息亮翻)過陝(王柷就徵道出陝州陝失冉翻)王珙延奉甚至請敘子姪之禮
拜之柷固辭不受珙怒(珙以柷同姓年輩在前且入相請敘子姪之禮以親結之而柷辭不受珙以柷薄其門地本出寒微而絕之也故怒)使送者殺之(考異曰柷爲給事中并遷書皆無年月今因珙伐河中事附此)
并其家人悉投諸河掠其資裝以覆舟聞朝廷
不敢詰(史言唐之威令不行藩鎮暴橫王柷罹其虐殺而不敢問詰去吉翻)閏月錢鏐以其
將曹圭爲蘇州制置使遣王球攻婺州十一月甲
寅立皇子禛爲雅王祥爲瓊王以魏博留後羅紹
威爲節度使衢州刺史陳岌請降于楊行密錢鏐
使顧全武討之(降戶江翻)朱全忠以奉國節度使崔洪
與楊行密交通(淮西淮南鄰道也)遣其將張存敬攻之洪懼請
以弟都指揮使賢爲質(質音致考異曰十國紀年洪計以將士不受節制遣兄賢質於汴按舊紀十月汴將張存敬以兵襲蔡州刺史崔洪納款請以弟賢質于汴許之實錄亦云弟賢今從之)且言將士頑
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不受節制請遣二千人詣麾下從征伐全
忠許之(爲朱全忠遣崔賢徵兵蔡將殺賢劫洪奔淮南張本)召存敬還存敬曹州人
也十二月昭義節度使薛志勤薨李克用之平王
行瑜也(見上卷乾寧二年)李罕之求邠寧於克用克用曰行瑜
恃功邀君故吾與公討而誅之昨破賊之日吾首奏
趣蘇文建赴鎮(事見同上趣讀曰促)今纔逾天聽遽復二三(復扶又翻下同)
朝野之論必喧然謂吾輩復如行瑜所爲也吾與
公情如同體固無所愛俟還鎮當更爲公論功賞耳
(爲于僞翻下同)罕之不悅而退私於蓋寓曰罕之自河陽失
守依託大庇(蓋古盍翻李罕之失河陽見二百五十七卷僖宗文德元年)歲月已深比來
衰老(比毗至翻近也)倦於軍旅若蒙吾王與太傅哀愍(王謂李克用太傅謂蓋寓)
賜一小鎮使數年之間休兵養疾然後歸老閭
閻幸矣寓爲之言克用不應每藩鎮缺議不及罕之

罕之甚鬱鬱，寓恐其有它志，亟爲之言。亟，去吏翻，頻也，數也。克用曰：吾於罕之，豈愛一鎮？但罕之鷹也，飢則爲用，飽則背飛。祖曹操駕御呂布之意而言之。背，蒲妹翻。及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九域志：澤州北至潞州一百六十五里。帥，所類翻。以狀白克用曰：薛鐵山死，薛志勤，從克用起代北，初名鐵山。州民無主，慮不逞者爲變，故罕之專命鎮撫，取王裁旨。裁旨者，旨裁其可否也。克用怒，遣人讓之。罕之遂遣其子請降於朱全忠，執河東將馬溉等及沁州刺史傅瑤送汴州。克用遣李嗣昭將兵討之。自此李克用不能與朱全忠爭邢、洺、磁，而爭澤、潞矣。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先取澤州，既擒李罕之，又不備且俘其家，史言李嗣昭用兵有方略。楊行密遣成及歸兩浙，以易魏約等。淮南擒成及，見上卷乾寧二年。兩浙擒魏約，見上去年四月。楊錢爭蘇州，臺濛、周本、秦裴皆淮南名將也，爲浙人所困，終不能守；楊行密知錢鏐未易可輕，故歸成及以易魏約，意在講解也。錢鏐許之。錢鏐亦自知不如楊行密之彊，故許之之速。　韶州刺史曾袞舉兵攻廣州，州將王瓌帥戰艦應之。帥讀曰率。清海行軍司馬劉隱一戰破之。韶州將劉潼復據湞、浛，復，扶又翻。湞、浛當在韶州湞昌縣界，或曰劉潼據湞陽、浛洭二縣之間。湞，疑貞翻。浛，胡南翻。隱討斬之。

二年春正月丁未，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崔胤罷守本官，以兵部尚書陸扆同平章事。崔胤、陸扆，迭爲拜罷。　朱全忠表李罕之爲昭義節度使，又表權知河陽留後丁會、武寧留後王敬蕘、蕘，如招翻。彰義留後張珂並爲節度使。河陽、武寧，皆附屬朱全忠，獨張珂在涇州，而爲之請節鉞，亦所以結之。　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于呂梁。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　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十二州，幽、涿、瀛、莫、平、薊、媯、檀、滄、景、德也。幽州之屬有新、武二州，劉仁恭留以備河東，不發其兵。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水。清水，即清河之水。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于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還蔡州，崔洪以弟賢爲質，見上年。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崔洪悉驅兵民度淮，奔楊行密。兵民稍稍遁歸，安土重遷，人情之常也。至廣陵者不滿二千人。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　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下邳，古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東一百八十里。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是年，朱全忠表以宋州之碭山、虞城、單父，曹州之成武置輝州，即單州之封域也。聞淮南兵已退，乃還。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博，屯于內黃。九域志：內黃縣在魏州西南一百一十四里。癸卯，全忠以中軍軍于滑州。劉仁恭謂其子守文曰：汝勇十倍於思安，當先虜鼠輩，後擒紹威耳。乃遣守文及其妹壻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丁未，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之右。淇水東過內黃，謂之白溝水，亦謂之清河水。思安逆戰於繁陽，繁陽，漢古縣，唐併省入內黃。杜佑曰：漢繁陽縣故城在內黃縣西北。陽不勝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喪，息浪翻。單可及而下有木瓜澗之敗，劉仁恭輕李思安而單可及喪元，是以用兵者戒於輕敵。思安，陳留人也。時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已入魏州。戊申，仁恭攻上水關、館陶門。館陶門，魏州城北門，由此門出趣館陶縣，因以爲門名。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闔，轄臘翻。扉，門扇也。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復，扶又翻。下同。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鄶，古外翻。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之人長驅追之，至臨清，擁其眾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勝，音升。鎮人亦出兵邀之於東境，鎮人，王鎔之兵。邀，一遙翻。自魏至滄

五百里間，僵尸相枕，僵，居良翻。枕，職任翻。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矣。幽、并之兵勢皆挫，故全忠益橫。橫，戶孟翻。德倫，河西胡人也。薛史：賀德倫，其先河西部落人。父懷慶，隸滑州軍爲小校，故德倫少爲滑牙將。劉仁恭之攻魏州也，羅紹威遣使修好於河東，好，呼到翻。且求救。壬午，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仁恭已爲汴兵所敗，敗，補邁翻。紹威復與河東絕。自李存信莘縣之敗，魏與并絕矣。今因求救而通好，并兵未至而汴人有功，故復與并絕。嗣昭引還。

葛從周乘破幽州之勢，自土門攻河東，拔承天軍，別將氏叔琮自馬嶺入，馬嶺在太原府太谷縣東南八十里。拔遼州樂平。晉分漢沾縣置樂平縣，唐屬遼州。進軍榆次。榆次，古縣，唐屬太原府。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擊之。叔琮有驍將陳章號陳夜叉，爲前鋒。俗言陰府有鬼使曰夜叉。時人以陳章驁悍可畏，如夜叉然，因稱之。請於叔琮曰：河東所恃者周楊五，周德威小字楊五。請擒之，求一州爲賞。克用聞之，以戒德威。德威曰：彼大言耳。戰于洞渦。洞渦水出沾縣北山，東流南屈，過受陽縣故城東，西渦榆次縣南。此据水經注也。魏收地形志：洞渦水一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流，故曰同過，後語轉爲洞渦。按高歡建大丞相府于晉陽，魏收已策名霸府，齊受魏禪，以晉陽爲別都，魏收多從其主往來晉陽宮，宜知地名之的。德威微服往挑戰，挑，徒了翻。謂其屬曰：汝見陳夜叉即走。章果逐之，德威奮鐵檛擊之，墜馬，檛，側瓜翻。生擒以獻。因擊叔琮，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叔琮弃營走，德威追之，出石會關，又斬千餘級。從周亦引還。

丁巳，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去年十二月，河東兵取澤州。考異曰：實錄，丁巳，葛從周復取澤州。按編遺錄：丁巳，河橋丁會收復澤州。實錄云從周，誤也。唐太祖紀年錄：三月，周德威敗氏叔琮於洞渦驛。先是，逆溫令丁會將兵助李罕之戍潞州，至是葛從周復入潞州，以代丁會。賊復陷我澤州。梁實錄、薛史梁紀皆云六月方遣從周入潞州，紀年錄於此連言後事耳。

婺州刺史王壇爲兩浙所圍，去年閏月，兩浙兵攻婺州。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按宣歙觀察先是已升寧國軍，以田頵爲節度使。歙，書涉翻。夏四月，頵遣行營都指揮使康儒等救之。

五月甲午，置武信軍於遂州，以遂、合等五州隸之。王建之志也。

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將兵攻李罕之。己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辛丑，遣其將張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攻潞州。

庚戌，康儒等敗兩浙兵於龍丘，龍丘，本漢太末縣，貞觀八年更名龍丘，即今龍游縣。九域志：屬衢州，在州東七十五里。敗，補邁翻。擒其將王球，王球爲主將以攻婺州，而見擒於龍丘，蓋以浙兵逆與宣兵戰也。遂取婺州。景福元年，王壇得婺州，至是失之。

六月乙丑，李罕之疾亟。亟，紀力翻。丁卯，全忠表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爲昭義節度使。未幾，幾，居豈翻。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考異曰：編遺錄：六月乙丑，李罕之疾甚，請歸河陽。丁卯，上令抽大軍，迴以丁會權制置綏懷上黨，上乃東歸，不言遣從周入潞。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六月，帝表丁會爲潞州節度使，以李罕之疾亟故也。又遣葛從周由固鎮路入于潞州，以援丁會。梁實錄、後唐紀皆云代會。自此至潞州破，賀德倫走，不復見會名，或者李罕之既卒，復召會守河陽，以從周代之，不可知也。今因會鎮潞終言之。

以西川大將王宗佶爲武信節度使。王建之諸也。宗佶本姓甘，洪州人也。

丁丑，李罕之薨于懷州。李罕之自潞州赴河陽，至懷州而卒。

保義節度使王珙性猜忍，雖妻子親近，常不自保，至是軍亂，爲麾下所殺。僖宗中和初，王重盈鎮陝，傳子珙，至是而亡。推都將李璠爲留後。璠音煩。

秋七月，朱全忠海州戍將陳漢賓請降于楊行密，淮海遊弈使張訓以漢賓心未可知，與漣水防遏使廬江王綰將兵二千直趣海州，遂據其城。楊行密自此遂有海州。趣，七喻翻。

加荊南節度使成汭兼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羣蠻伏兵于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敗，補邁翻。乃命因風燔林，火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朱全忠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丙寅，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

下分兵攻澤州己巳汴將劉玘棄澤州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孝璋爲澤州刺史(李孝璋當作李存璋)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環音宦)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乙酉德倫等弃城宵遁趣壺關(賀德倫之兵既不得出城芻牧城外禾黍又空糧援俱絕宜其遁也九域志壺關縣在潞州東一十五里趣七喻翻)河東將李存審(李存審即符存審)伏兵邀擊之殺獲甚衆葛從周以援兵至聞德倫等已敗乃還 九月癸卯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爲鳳翔彰義節度使(是年春正月朱全忠表張珂爲彰義節度使張氏鎮涇州凡二帥矣今命李茂貞兼領之) 李克用表汾州刺史孟遷爲昭義留後(爲孟遷以潞州叛李克用張本) 淄青節度使王師範以沂密內叛(當是時朱全忠盡有河南一道之地王師範亦附屬焉若沂密內叛將安歸邪又不乞師於全忠而乞師於楊行密此事當考)乞師于楊行密冬十月行密遣海州刺史臺濛副使王綰將兵助之拔密州歸于師範將攻沂州先使覘之(覘丑廉翻)曰城中皆偃旗息鼓綰曰此必有備而救兵近不可擊也諸將曰密已下矣沂何能爲綰不能止乃伏兵林中以待之諸將攻沂州不克救兵至引退(此救兵果誰兵敗)州兵乘之綰發伏擊敗之(敗補邁翻) 十一月陝州都將朱簡殺李璠自稱留後附朱全忠仍請更名友謙預於子姪(朱全忠又兼有陝虢更工衡翻) 加忠義節度使趙匡凝兼中書令 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魯景仁自殺湖南皆平(馬殷始盡有湖南之地) 十二月加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八（起上章涒灘，盡重光作噩，凡二年。）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

光化三年春正月，宣州將康儒攻睦州。（宣州將田頵所遣將也。）錢鏐使其從弟銶拒之。（從，才用翻。銶，音求。）二月庚申，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中書令。壬申，加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同平章事。壬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李克用大發軍民治晉陽城塹。（懼朱全忠之攻逼也。治，直之翻。）押牙劉延業諫曰：大王聲振華夷，宜揚兵以嚴四境，不宜近治城塹，損威望而啓寇心。克用謝之，賞以金帛。夏四月，加定難軍節度使李承慶同平章事。（難，乃旦翻。）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帥，讀曰率。）五月庚寅，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己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復遣使卑辭厚禮求援於河東，（復，扶又翻。）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攻邢洺以救之。（黃澤關在遼州遼山縣黃澤嶺。）邕州軍亂，逐節度使李鐬，（懿宗咸通三年，升邕管經略使爲嶺南西道節度使。鐬，呼會翻。）鐬借兵鄰道，討平之。六月癸亥，加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同平章事。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以其時言之，稱爲良相，所謂彼善於此也。）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橫，戶孟翻。）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去，羌呂翻。）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從，千容翻。）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難，乃旦翻。以道消息者，言惡者以漸殺其勢，則久而自消；善者以漸培其根，則久而自長。）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去年胤罷相，見上卷。）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是年二月，出胤廣州。摶語，即從容言於上者。遺，唯季翻。）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上，時掌翻；下同。離，力智翻。）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復，扶又翻。）丁卯，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爲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監，古銜翻。）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藍田驛在藍田縣。霸橋驛在長安城南近霸橋。）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朝，直遙翻。）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爲劉季述、韓全誨之亂張本。勝，音升。）劉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乾寧軍在滄州西一百里，蓋乾寧中始置此軍也。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後爲馮橋鎮，臨御河之岸，接滄、幽二州之界。周顯德六年收復關南，始爲乾寧軍。九域志云：太平興國七年始置軍。）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逆戰於老鴉堤，（老鴉堤在乾寧軍東南。）大破仁恭，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瓦橋在涿州歸義縣南，至莫州三十里。宋白曰：瓦橋亦謂之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周顯德收復三關，以其地控幽薊，建爲雄州。）秋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丘。（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范成大北使錄：內丘縣至邢州二十五里。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七月，嗣昭攻堯山，至內丘，遇汴軍三千，戰敗之，擒其將李瓌。薛居正五代史後唐紀與紀年錄同。惟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領馬步五萬取馬嶺，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九月

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新紀：八月庚辰，陷洺州。薛史唐紀：九月，嗣昭棄城歸，蓋據此也。按編遺錄：八月中云，前月二十五日，上於毬場饗士，忽有大風，占者云有暴兵。是時李進通領蕃寇出攻洺州，然則嗣昭出兵乃七月二十五日也。編遺錄又曰：八月乙丑，出兵救洺州。乙丑五九日也。又進通敗奔歸太原在八月，見聞錄誤。今從編遺錄、紀年錄、梁紀。王鎔遣使和解幽汴。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洺州下濕，雨水難以駐軍，且欲救邢洺，故召還。庚戌，以昭義留後孟遷爲節度使。甲寅，以西川節度使王建兼東川、信武軍兩道都指揮制置等使。時置武信軍於遂州。信武當作武信。王建兼指揮制置兩道，則可以制宗滌、宗佶，蓋諷朝廷以此命之。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于沙門河，沙門河疑當作沙河，即邢州沙河縣也。考異曰：編遺錄：七月二十五日，李進通領蕃寇出幷州，來攻洺州。八月乙丑，發大軍救應之，上尋亦自領衙軍相繼北征。翌日，達滑臺，軍前馳報洺州已陷，刺史朱紹宗因踰堞墜而傷足，爲賊所擒。唐太祖紀年錄：八月，李嗣昭又遇汴軍於沙門河，擊而敗之，進攻洺州，刺史朱紹宗挈其族夜遁，我師追及，擒之。唐末見聞錄：八月二十五日，嗣昭進軍下山東。某日，山東告捷，收得洺州，捉得刺史朱溫姪男。舊紀：八月庚辰，嗣昭攻洺州，下之。薛史梁紀：八月，河東遣李進通襲陷洺州。新紀亦在庚辰，乃二十五日也。實錄在九月，約奏到。今從編遺錄。進攻洺州。乙丑，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嗣昭拔洺州，擒刺史朱紹宗。全忠命葛從周將兵擊嗣昭。宣州將康儒食盡，自清溪遁歸。康儒是年正月攻睦州清溪。漢歙縣地，後分置新安縣，隋改爲雉山，文明元年復爲新安，開元二十年改爲還淳，永貞元年避憲宗名，改曰清溪，屬睦州。九域志：縣在州西一百六十六里。九月，葛從周自鄴縣度漳水，營於黃龍鎮。朱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置營。李嗣昭棄城走，棄洺州城而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邀擊，大破之。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葛從周攻洺州，嗣昭棄城而歸。是役也，王部郎楊師悅陷賊，洺州復爲汴有。唐末見聞錄：九月二日，嗣昭兵士失利却回，被汴州捉到王部郎。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八月，帝遣葛從周屯黃龍鎮，親領中軍涉洺而寨，晉人懼而宵遁，洺州復平。唐紀：九月，汴帥自將兵三萬圍洺州，嗣昭棄城而歸。葛從周伏青山口，嗣昭軍不利。實錄：九月，嗣昭弃洺州，敗於青山口。今從唐末見聞錄、唐紀、實錄。按考異所錄唐紀，蓋後唐紀。

崔胤以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己上，惡之。惡，烏路翻。彥若亦自求引去。徐彥若可謂知遠禍，擊而去之之意者。時藩鎮皆爲彊臣所據，惟嗣薛王知柔在廣州，知柔鎮廣州，見二百六十卷乾寧元年。乃求代之。乙巳，以彥若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初，荊南節度成汭以澧朗本其巡屬，爲雷滿所據，肅宗至德二載，置荊南節度，領荊、澧、朗、郢、復、夔、峽、忠、萬十州。其後增領，分隸不一。自雷滿據澧、朗，又分置武貞軍節度。屢求割隸荊南，朝廷不許，汭頗怨望。薛史曰：汭奏請割隸，彥若爲相，執不行，汭由是銜之。及彥若過荊南，汭置酒，從容以爲言。從，千容翻。彥若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成汭進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雷滿小盜不能取，乃怨朝廷乎！」汭甚慙。

丙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罷守本官，以刑部尚書裴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贄，坦之弟子也。裴坦見二百五十一卷懿宗咸通十年。

升桂管爲靜江軍，以經略使劉士政爲節度使。

朱全忠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移兵伐之，自洺州移兵伐趙。下臨城，踰滹沱，攻鎮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全忠盛怒，謂式曰：「僕屢以書諭王公，竟不之聽，今兵已至此，期於無捨！」式曰：「鎮州密邇太原，鎮州與太原僅隔山耳。九域志：鎮州西至太原四百三十里。困於侵暴，李克用自得河東，以來屢攻趙。四鄰各自保，莫相救恤，王公與之連和，乃爲百姓故也。爲，于僞翻；下爲人、爲之同。今明公果能爲人除害，則天下誰不聽命，豈惟鎮州！明公爲唐桓文，當崇禮義以成霸業，若但窮威武，則鎮州雖小，城堅食足，明公雖有十萬之衆，未易攻也。況王氏秉旄五代，庭湊、元逵、紹鼎、紹懿、景崇及鎔爲五世。蓋紹鼎、紹懿兄弟也，共爲一世。時推忠孝，人欲爲之死，庸可冀乎！」全忠笑攬式袂，延之帳中，曰：「與公戲耳！」周式之說朱全忠，猶屈完之說齊桓公也。而當時汴鎮攻守之勢，識亦如此。全忠易怒爲笑而延之，以其言中其要害也。乃遣客將開封劉捍入見鎔，客將，主賓客，掌通名贊謁。鎔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質，音致。以文繒二十萬犒軍。文繒，繒之有文者，今謂之花繒。全忠引還，以女妻昭祚。還，從宣翻，又如字。妻，七細翻。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勍，渠京翻。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

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幽劉仁恭滄劉守文使河北諸鎮合而為一則可以制河東矣易定王郜說式芮翻下同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復扶又翻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甲寅拔瀛州冬十月丙辰拔景州執刺史劉仁霸辛酉拔莫州

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湖南之地在五嶺之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璠孚袁翻武德四年分始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殷遣使修好於士政好呼到翻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為始皇發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灕水之北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甃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環之鳥道不可方軌秦取百粵以其地為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有喉衿在是稍南又不可以宿兵也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犒苦到翻鄉讀曰嚮導徒到翻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紲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比必利翻及也紲先夜翻紲縛也造七到翻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趣七喻翻下同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奔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乾寧二年劉士政襲據桂州至是而敗桂宜嚴柳象五州宜州之地秦屬象郡漢屬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沒于蠻唐初開置粵州乾封中更曰宜州皆降於湖南馬殷又兼有桂管考異曰唐烈祖實錄新唐書本紀路振九國志楚世家皆云光化二年殷克桂州馬氏行年記及王舉大定錄云天復元年惟曹衍湖湘馬氏故事云天復甲子宣晟自安州入桂州天祐四年丁卯十二月收嶺北七州明年十月平桂州差繆極甚新唐書方鎮表光化三年升桂管經略使為靜江節度使而本紀乾寧二年安州防禦使宣晟陷桂州靜江軍節度使周元靜部將劉士政死之歲月既已倒錯又以士政為元靜部將同死尤為乖誤今據武安節度掌書記林崇禧撰武威王廟碑云我王臨位五歲而桂林歸款自乾寧三年至光化三年五年矣又與實錄合故從之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幾居豈翻表為靜江節度使

張存敬攻劉仁恭下二十城將自瓦橋趣幽州道濘不能進濘乃定翻泥濘也乃引兵西攻易定辛巳拔祁州景福二年王處存表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殺刺史楊約

癸未以保義留後朱友謙為節度使[illegible]全忠諂之也

張存敬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郜居號翻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將兵數萬拒之唐中世以來方鎮多置後院兵處昌呂翻處直請依城為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鎮兵三十萬攻我汶音問薛史作問僖宗光啟元年幽州李可舉鎮州王鎔攻王處存事見二百五十六卷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敗補邁翻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于沙河沙河在新城北望都縣南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擁處直奔還甲申王郜棄城奔晉陽王處存素睦於晉又昏姻也故郜奔之軍中推處直為留後存敬進圍定州丙申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呼曰呼火故翻本道事朝廷甚忠義武自張孝忠以來事朝廷最為忠順於公未嘗相犯何為見攻全忠曰何故附河東對曰吾兄與晉王同時立勳謂王處存與李克用同平黃巢立功封疆密邇自定州出飛狐即河東之境且昏姻也修好往來乃常理耳好呼到翻請從此改圖全忠許之定州城池高深朱全忠知不可猝攻而故許其和乃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乃還仍為處直表求節鉞為于偽翻處直處存之母弟也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定州軍於易水之上易水在易州遂城縣界遂城縣於宋為安肅軍昔燕太子丹送荊軻於易水之上即此地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史言河北諸鎮皆屬服於全忠全忠不能幷有其地也先是王郜告急於河東先悉薦翻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拔之行戶剛翻進攻河陽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狼狽

失據，嗣昭壞其羊馬城，（壞，音怪。城外別立短垣，以屏蔽城，謂之羊馬城。）會佑國軍將閻寶引兵救之，（河南府佑國軍東北至河陽八十五里。）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寶，鄆州人也。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死，（事見上六月。）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光化元年，上還自華州。事見上卷。還，從宣翻，又如字。）忽忽不樂，（樂，音洛。）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佻，土彫翻。）專聽任南司，（時宦官謂之北司，謂南牙百官為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岐，李茂貞；華，韓建。華，戶化翻。）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禁苑在宮城北。）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帥，讀曰率。）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陳兵以脅百官也。）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監，古銜翻。）上在乞巧樓，（按劉季述傳，乞巧樓在思玄門內，近思政殿。）季述、仲先伏甲士千人於門外，（即宣化門外。）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呼，火故翻。）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量，音良。今人謂議事為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頤，養也。言於少陽院自保養也。）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樂，音洛。）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眾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之，往也。）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趣，讀曰促。）即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從，才用翻。）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檛畫地數上曰：（檛，側加翻。數，所具翻，俗從上聲。）「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歷數之至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錮，音固。）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號，戶刀翻。聞，音問。）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考異曰：按此月乙酉朔，己丑五日，庚寅六日也。廢立之日，舊紀云庚寅，舊宦者傳、唐年補紀皆云六日，無云五日者。而實錄、新紀云己丑，誤也。唐太祖紀年錄先云六日，後云七日，尤誤也。崔胤所恃者昭宗耳，季述議廢立，安肯即從之。補錄紀年錄言脅之以兵，是也。唐補紀云皇后穴牆取太子，又云令旨宣告大臣，寔社稷為主，又云后白軍容令聖上養疾，皆程匡柔為宦者諱耳，不可信也。）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更，工衡翻。下同。縝，止忍翻。）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倚，上弟也。）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榜，音彭。）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有令，有丞。高宗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秘書閣局，令曰秘書閣郎中。武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俄改曰渾儀監。長安二年，復曰太史局。中宗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乾元元年，改曰司天臺，置監一人，正三品，掌察天文，稽曆數。）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考異曰：舊傳：劉季述畏朱全忠之強，不敢殺崔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按舊紀、新紀、新宰相表，此際皆無胤

罷相事，全忠攻晉、絳、河中，乃在明年返正後，今不取。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乾寧三年，上復欲相張濬，以李克用言而止，濬遂致仕，居長水。宋白曰：長水本漢盧氏縣地，後魏延昌二年，分盧氏東境摩谷已西，沙渠谷已東，為南陝縣，北有陝縣，故名南陝縣。廢帝元年改為長淵，以縣東洛水長淵為名；唐以犯唐祖諱，改名長水。九域志：在河南府西二百四十里。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每讀書，見父子君臣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並同。明公居近關重鎮，蓋謂華州控扼潼關，距關為近。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朝，謂乾寧三年，車駕駐蹕華州，光化元年，歸長安也。廟朝，謂宗廟朝廷也。號，戶刀翻。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要衝，處，昌呂翻。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旬時，卽旬日也。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衡，讀曰橫。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言山東勤王之師若至華州，韓建亦不得安其位矣。其後朱全忠攻岐，遂徙建許州，卒如李愚之言。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旬浹，謂一日至十日。浹，卽協翻。二豎，謂劉季述、王仲先。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劉季述矯為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難，乃旦翻。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李振以齊桓、晉文諂朱全忠。屬，之欲翻。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復，扶又翻。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因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詗，火迥翻，又翻正翻。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李振十一月，太祖遣振入奏，於長安邸吏程巖白振曰：劉中尉命其姪希貞來計大事。既至，巖乃先啓曰：主上嚴急，內官憂恐，左中尉欲行廢黜，敢以事告。振顧希貞曰：百歲奴事三歲主，亂國不義，廢君不祥，非敢聞也。況梁王以百萬之師匡輔天子，幸熟計之。希貞大沮而去。振復命，劉季述果作亂，程巖率諸道邸吏牽帝下殿，以立幼主。振至陝，陝已賀矣。護軍韓彝範言其事，振曰：懿皇初昇遐，韓中尉殺長立幼，以利其權，遂亂天下；今將軍復欲爾邪！彝範，卽文約孫也，由是不敢言。編遺錄：上雖聞其事，未知撫實，但懷憤激。丁未，上離定州軍前，十二月，戊辰，達大梁，欲潛謀返正，乃遣李振偵視其事。振迴，悉詳其宜也。尋聞將玄暉與崔胤密圖大義。薛史梁紀：季述幽昭宗，立德王裕為帝，仍遣其養子希度來言，以唐之神器輸於帝。時帝方在河朔，聞之，遽還于汴，大計未決，會李振自長安使回，因言於帝云云，帝悟，因請振復使于長安，與時宰潛謀返正。按季述廢立之前，李振若已嘗立異，今豈敢復入長安與崔胤謀返正乎！今從編遺錄。注曰：貞明中，史臣李琪、張袞、郗殷象、馮錫嘉修撰太祖實錄，事多漏略，敬翔別纂成三十卷，補其闕，號曰大梁編遺錄。又按唐太祖紀年錄及舊張濬傳皆云濬勸諸藩匡復，而梁實錄及李振傳皆云濬勸全忠附中官，與紀年錄及舊傳相違，恐梁實錄誤，振傳據實錄也。唐補紀曰：自監軍居位，將及五旬，賤表不來，朝野驚虞。允早時多虹蜺背璚，崔胤覩其不祥，便謀內變，潛行書檄於關外，播揚辭舌於街衢。朱全忠封崔胤檄書并手札等與季述，云：彼已翻覆，早宜別圖。無何，季述以此書示于崔胤，曰：比來同匡社稷，却為鬪亂藩方，不審相公何至於此？胤惟云無此事，遣人反圖刻蠟為名。自古乃有軍容若行怪怒，則乞俯存家族。季述乃與言誓，相保始終。胤其夜便致書謝全忠，云：昨以丹誠冒瀆尊聽，却蒙封示左軍劉公。其人已知意旨，今日與胤設盟，不相攜貳。書然遺託令公為主，方應保全。忠送女僕二人、細馬兩匹。全忠覽書大詬曰：劉季述我與伊同勤王事十二三年，兄弟之故，將令報渠不能自謀，却示崔相，道我兩頭三面，直是難容。我若不殺此公，不姓朱也！乃擲於地，囚其使者，走一健步，直申崔公。從茲與大梁同謀大事。按崔胤本倚昭宗，外挾全忠與宦官為敵，今昭宗既廢，胤所以得未死者，以與全忠親密故也。全忠安肯以其書示季述！季述恨胤深入骨髓，若得此書，立當殺胤，豈肯復以示胤而與之盟誓也！此殊不近人情，皆由程匡柔黨宦官，疾胤之辭耳。清海節度使薛王知柔薨。是歲，加楊行密兼侍中。　睦州刺史陳晟卒，弟詢自稱刺史。　太子卽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為姦者，痛捶之。捶，止橤翻。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廢立，常

憤惋不平。(惋，烏貫翻。)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判官，度支鹽鐵判官也。戩，即淺翻。)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說，式芮翻。行，戶剛翻。)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校，戶教翻。)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清遠都，亦神策五十四都之一。復，扶又翻。)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呼，火故翻。)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勞，力到翻。)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扉而出。(扉，門扇也。)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新書儀衞志：太極宮端門曰承天門，承天門分爲東西廊下門，自東廊下入長樂門，自西廊下入永安門。凡朝會之仗，門內各有挾門隊。樂，音洛。)帥百官稱賀。(帥，讀曰率。)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詰，去吉翻。梃，徒鼎翻。)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裕之爲宦官所立也，更名縝，今復其舊名。)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靜海軍，安南節度，德昭遙領也。)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劉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折，而設翻。薛史梁紀曰：昭宗之廢也，汴之邸吏程巖率昭宗衣下殿，帝召巖至汴，折其足，至長安殺之。)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李振請誅劉季述事見上。)庚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衞，十日乃出還家，(即旬休之制也。)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未幾，周承誨、董彥弼復朋比宦官，獨孫德昭不肯爾。)

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考異曰：舊紀：二月，以全忠守中書令，進封梁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癸巳，進封帝爲梁王，酬返正之功也。實錄：癸巳，沛郡王朱全忠加定謀宣力功臣，進封東平王。新紀：二月，辛未，以全忠爲梁王。按編遺錄：此年二月辛未，表讓梁王。三年二月，制云：兎苑名邦，睢陽奧壤，光膺冊命，大啓封疆，可守太尉、中書令，進封梁王。或者今年已曾封梁王，全忠讓，不受，改封東平王。至三年，乃進封梁王，而三年制辭前官爵已稱梁王，蓋誤也。今從實錄。)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橈權亂政。(復，扶又翻。橈，奴教翻，又奴巧翻。)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大中故事：凡宰相對延英，兩中尉先降，樞密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樞密使案前受事。)賜兩軍副使李師度、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唐自太宗以尚書令即阼，不復授人，郭子儀有大功，雖授之而不敢受；王行瑜怙強力，雖求之而終不授：蓋君臣上下猶知守先朝之法也。今以授李茂貞，唐法蕩然於此極矣。)兼侍中，進爵岐王。

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上，時掌翻。)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更，工衡翻。)不若歸之北司爲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爲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張本。)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按新書宦者傳，嚴遵美嘗歷左神策觀軍容使，故云然。處，昌呂翻。)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

爲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衞，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新書韓偓傳，胤召李茂貞入朝，使留族子繼筠宿衞，故斥言之，而胤無以應。偓，於角翻。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李繼筠本宦官劫帝幸鳳翔考異曰：唐補紀曰：其月八日，李茂貞朝覲，留二千人在右街侍衞而回。崔胤申朱全忠，請三千人在南坊宅興安下。鳳翔劫駕西去，朱全忠又聞以車子載器仗稱是細絹進奉，推車千人皆是官健，入崔胤宅中，人心驚惶，不同前後。崔胤累差人喚召朱全忠，不到。新傳，韓全誨等知崔胤必除己，乃已因諷茂貞留兵士四千宿衞，以李繼徽撫之，胤亦諷朱全忠納兵二千居南司，以褒斂恩領之，又蓋取唐補紀耳。按韓偓金鑾密記，偓對昭宗云：當留兵之時，臣五六度與崔胤力爭，胤曰：某實不留兵，是兵不肯去。臣曰：其初何用召來？又胤云，且喜岐兵只留三千人，據此則是胤召茂貞入覲，仍留其兵也。又舊紀、梁實錄、編遺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等諸書皆不言全忠嘗遣兵宿衞京師，若如唐補紀所言，岐、汴各遣兵數千人戍京師，則昭宗欲西幸時，兩遣兵必先鬬於闕下，不則汴兵皆爲宦官所誅，不則先遁去，今皆無此事。蓋程匡柔得於傳聞，又黨於宦官，深疾崔胤，未足信也。然胤所以欲留茂貞兵爲己援者，蓋以茂貞自以誅劉季述爲己功，必能與己同心疾宦官，以利誘之，遂復與宦官爲一耳。今從金鑾記。鏘朱全忠既服河北，欲先取河中以制河東，己亥，召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駑音奴。王珂特李克用翁壻之親而不事朱全忠，故云然。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以一繩縛之。言河東、河中兩鎮連衡以遏長安，今若取河中，是斷李克用之腰也。斷，丁管翻。爲，于僞翻。庚子，遣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度河，出含山路以襲之，含山在絳州東，張禮之敗也，出含口至河陽度河西歸，即此路。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戊申，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庚戌，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釗，音昭。降，戶江翻。壬子，晉州刺史張漢瑜降之。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絪，音因。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朝廷恐全忠西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珂遣間使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間，古莧翻。克用以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九域志：太原西南二百五十里至汾州，汾州南二百五十里至晉州，晉州南百二十五里至絳州，絳州西南六十五里至河中府。援兵當便利取間道由隰而行，因不盡由隰道，但汴兵已據晉絳以塞其衝，并兵扼險，由捷徑得進，汴兵遮前險守，後又邀之，不得援河中，遂不得歸太原也。珂妻遣李克用書曰：遣，唯季翻。下又遣同。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塞，悉則翻。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自晉以來，婦翁皆呼壻爲郎，迨今猶然。珂又遣李茂貞書，言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獎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同華，韓建；邠，李茂貞養子繼徽；岐，茂貞所鎮也。天子神器拱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亟帥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帥，讀曰率。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脩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此時李茂貞若能救河中以遏河東，異時鳳翔必無受圍之困。二月甲寅朔，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乙卯，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己未，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貳，會浮梁壞，流凘塞河，舟行甚難。浮梁，謂蒲津之浮梁也。河中府治河東縣，架浮梁以通河西，自此路西入長安。塞，悉則翻。珂挈其族數百，欲夜登舟，親諭守城者，皆不應。牙將劉訓曰：今人情擾擾，若夜出涉河，必爭舟紛亂，一夫作難，事不可知，不若且送款存敬，徐圖向背。珂從之。壬戌，珂植白幡於城隅，幡，孚袁翻。背，蒲妹翻。植，直吏翻，又如字。遣使以牌印請降於存敬，存敬請開城，珂曰：吾於朱公有家世事分，珂父重榮，朱全忠以舅事之。分，扶問翻。請公退舍，俟朱公至，吾自以城授之。存敬從之，且使走白全忠。乙丑，全忠至洛陽，聞之喜。凡用兵者，擁彊大之衆以臨弱小，必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此以聲形臨敵者也。而弱小者能堅守，力一心而守之，以大衆困於堅城之下者亦多矣。故善用兵者不以大衆爲可恃，而以攻城爲最下。王珂之迎降，朱全忠之所以喜也。馳往赴之。戊辰，至虞鄉，九域志：虞鄉在河中府東六十里。先哭於重榮之墓，盡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牽羊出迎，

全忠遽使止之曰太師舅之恩何可忘全忠由重榮歸國故云然若郎君如此使僕異日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迎握手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爲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于大梁僖宗廣明元年王重榮據河中傳兄重盈以及子珂凡二十二年而亡朱全忠自此有河中晉絳其後全忠遣珂入朝遣人殺之於華州全忠聞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張夫人全忠之妻也李克用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雖遣使報而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考異曰唐末見聞錄乾寧四年六月差軍將發往汴州爲使其書云云汴州回書云云據全忠書有前年洹水會獲賢郎去歲青山又擒列將又云鎮定歸款潞晉求和則非乾寧四年明矣唐年補錄天復元年五月壬午制以朱全忠兼領河中仍詔與太原通和初朝廷以全忠吞併河朔又收下蒲津必恐兵起相侵乃下詔太原專門使務和好時太原意亦以全忠漸強先以書聘全忠書辭與見聞錄同全忠答太原書又進表云臣與太原曾於頃歲首締歡盟及其偶攜猜嫌止爲各爭言氣又云但以來書意旨未息披攜又云臣詳其來意合切懷轉不敢遽與通和必恐有虧朝寄已遣諸軍進討說實運錄載全忠表云臣嘗遣先自河府抽軍便赴太原進討已累具狀分析聞奏訖臣今月二十三日部領牙隊到東都李克用差到專使張特賚臣書一封幷驅馬弓箭銀器匹段等賚臣通和其張特臣且與回書放歸訖當月河府抽回兵士卽勸權於河陽屯駐見排比收復晉州便遣赴太原進討次其李克用與臣書一封謹隨狀封進天復四年二月奏其年三月二日表到駕前奉襄宗二月八日敕云云天復四年尤誤也編遺錄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軍將張特齎撤厚幣而來釋憾亦差軍將持函以爲報又日辛巳上欲比回軍便征北虜近者李克用以甘言重幣請通和好遂具事奏聞語與補錄同唐太祖紀年錄天復元年六月太祖以梁寇方熾辭以兵伏陽降以鎮其謀乃遣押牙張特持幣馬書檄以諭之請復舊好書詞大陳北邊五部士馬之盛皆吾外援朱溫覩之以不懌令敬翔修報詞旨疎拙人士嗤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天復元年二月李克用遣牙將張特來聘帝亦遣使報命李襲吉傳天復中武皇議欲修好於梁命襲吉以貽梁祖書辭見聞錄同其年月日各參差不同據全忠答太原書云今月二十二日使至又上表云先自河府抽軍赴太原又云二十三日到東都則克用書達全忠必在天復元年二月下旬今從編遺錄梁紀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郞王溥爲中書侍郞同平章事以吏部侍郞裴樞爲戶部侍郞同平章事溥正雅之從孫也王正雅見二百四十四卷文宗大和五年從才用翻常在崔胤幕府故胤引之贈謚故睦王倚曰恭哀太子倚爲宦官所殺見上年加幽州節度使劉仁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並兼侍中三月癸未朔朱全忠至大梁自河中歸至大梁癸卯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入自太行魏博都將張文恭入自磁州新口武宗之討劉稹也自魏州開新路達于磁州武安縣故謂之新口葛從周以兗鄆兵會成德兵入自土門洛州刺史張歸厚入自馬嶺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入自飛狐沈括曰北岳常山之岑謂之大茂山自石晉割燕雲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爲界飛狐路在大茂山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北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瓶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大茂祠中多唐人古碑殿前一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十萬問罪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卽歸雁門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入自陰地叔琮入天井關進軍昂車昂車卽昂車關在澤州昂車嶺辛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詣侯言降卽令權知沁州蓋古盍切姓也壬子叔琮拔澤州李存璋弃城走叔琮進攻潞州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詣叔琮降叔琮進趣晉陽趣七喻翻夏四月乙卯叔琮出石會關營於洞渦驛洞渦驛臨洞渦水張歸厚引兵至遼州丁巳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入陘音刑己未拔承天軍與叔琮烽火相應

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雪王涯等十七家王涯等誅夷見二百四十五卷文宗大和九年崔胤將誅宦官故先雪王涯等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復肯歸度度徒洛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是崔胤草赦草赦文及諸條件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榷訖岳翻酤音故復扶又翻會要會昌六年九月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酤幷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幷充資助軍用如有人私酤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不得沒入家產蓋榷酤賣麴本皆屬度支東川節度使王宗滌以疾求代王建表馬步使王宗裕爲留後氏叔琮等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

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鑿暗門，夜出攻汴壘，屢有殺獲。李存進敗汴軍於洞渦，敗，補邁翻。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久雨，士卒瘧利，瘧，逆約翻；寒熱迭作為瘧，泄下為利。全忠乃召兵還。五月，叔琮等自石會關歸。考異曰：編遺錄：四月壬戌，李克用遣張特賚書請尋懽盟，乃指揮諸軍所在且駐，留見差發事人之太原，許通權好，兼并州地寒，節候甚晚，戎馬既多，野草不足，於時收軍，令氏叔琮過戈。後唐太祖紀：五月，氏叔琮及四面賊軍皆退。薛史梁紀：班師在四月；後唐紀：汴軍退在五月。蓋全忠以四月命班師，而叔琮等以五月離晉陽，故國史記之各異也。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刺史李瑭舉州附於汴軍，先，悉薦翻。克用遣其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瑭，斬之。氏叔琮過上黨，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丁會代守潞州。為丁會歸李克用張本。朱全忠奏乞除河中節度使，而諷吏民請己為帥。帥，讀曰率。癸卯，以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節度使。當是時，自蒲、陝以東至于海，南距淮，北距河，諸鎮皆為朱全忠所有。使全忠以鄰道自廣，則當兼領佑國、河陽、陝虢，不應越此三鎮而領河中。全忠所以領河中者，上以制朝廷，下以制李克用也。己酉，加鎮海、鎮東節度使錢鏐守侍中。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李茂貞在鳳翔，近鎮也，故爭賣麴之利。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以佑國節度使張全義兼中書令。六月，癸亥，朱全忠如河中。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庚申，帝發自大梁。今從編遺錄。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數，所角翻。令狐綯相宣宗。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從，千容翻。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處，昌呂翻；下同。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謂誅劉季述等時也。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為，于偽翻。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復，扶又翻。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去，羌呂翻。少，詩沼翻。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貯，丁呂翻；藏蓄也。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長，知兩翻。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公，謂有職名於官者；私，謂乞丐攜養於宦官者私家，未有名籍在於官者。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治絲而棼之，左傳眾仲之言。杜預注云：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嗚呼！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于行者，韓偓其人也。屬，之欲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攻隰州，刺史唐禮降之；進攻慈州，刺史張瓌降之。閏月，以河陽節度使丁會為昭義節度使。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丁會傳：自河陽以疾致政于洛陽。梁祖季年猜忌，故將功大者多遭族滅，會陰有避禍之志，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梁祖會有河中、晉、絳，乃起會為昭義節度使。按光化二年六月，會自河陽為昭義節度使，九月，李克用取潞州，表孟遷為節度使，時罕之已卒，必是會却領河陽，至此纔二年，則非致政稱疾累年也。又是時全忠未嘗誅戮大將，疑會降河東後，作傳者諱以天祐中事在前言之耳。孟遷為河陽節度使，從朱全忠之請也。道士杜從法以妖妄誘昌、普、合三州民作亂。妖，一遙翻。誘，音酉。昌州，乾元中割瀘、普、渝、資等州界置昌州，漢牛鞞、資中、墊江、德陽四縣之境。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合州，漢墊江地，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九

（九域志：普州東至昌州一百七十五里，昌州東至合州一百八十里。）王建遣行營兵馬使王宗黯將兵三萬，會東川、武信兵討之。宗黯，即吉諫也。

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時宦官分領內諸司使。）宦官屬耳頗聞之，（屬，之欲翻。）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詗，古永翻，又休正翻。）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胤時領三司使，（去，羌呂翻。三司，戶部、度支、鹽鐵。）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讙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遺，唯季翻。）稱被密詔，（被，皮義翻。）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胤言返正之謀皆出於全忠，必據舊書帝紀全忠。）升河中，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故稱令公。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李茂貞入朝，見上正月。抄，楚交翻。）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為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會汴人寇同華，宦官有知崔胤之謀。時胤專掌三司，貫韓全誨教禁兵伺胤出，聚而呼譟，訴以冬衣減損，軍人又上前披訴。天子徇衆情，罷崔胤知政事。崔胤懼急，召朱溫，請以兵入輔。唐補紀：時朱全忠在河中，胤潛作急令全忠入朝，又修書云云。全忠得此書詔，便發河中，還汴。按是時全忠未寇同華，胤亦未罷，紀年錄誤，今從唐補紀。）

西川龍臺鎮使王宗侃等討杜從法，平之。（九域志：普州安岳縣有龍臺鎮。）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樂，音洛。下同。）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啓夏門，京城南面東來第一門。夏，戶雅翻。）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難，乃旦翻。）至於不樂返正，恐出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

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曰：「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及繼筠交結，（功臣，謂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也。）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然不，讀曰然否。）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強，（比，毗至翻。倔，其勿翻。強，其兩翻。）令人難耐。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悖，蒲昧翻，又蒲沒翻。）上曰：「為之奈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幾，居依翻。）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貯，丁呂翻。）上曰：「善！」既而宦官自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黜守諸陵者，色配發役諸陵也。）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或告楊行密云：錢鏐為盜所殺。行密遣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等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帥，所類翻。）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兩鎮，謂汴、岐。）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橫，戶孟翻。）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侑，佐也。）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謂誅劉季述，迎上反正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僭易薦人，（數，所角翻。易，以豉翻。）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言韓全誨等以厚利啗繼誨、彥弼輩，惟其所指使而為之用，若受傭雇然。）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言留岐兵以制宦官，事見是年正月。）今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

之何沐兵若來必與岐兵鬭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愀子小翻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十月戊戌奉密詔赴長安是時朝廷軍國大政專委崔胤崔每奏事上前宦官側目崔一日從便殿奏欲盡去之全誨等屬垣聞之中官覩崔皆裂目以重賂甘言誘藩臣以爲城社時因讌聚則相向流涕時崔專掌三司貨泉全誨等教禁兵於昭宗前訴之昭宗不得已罷崔知政事崔急召太祖請以兵入輔故有是行按帝幸鳳翔前崔胤未罷相此與太祖紀年錄略同亦誤

李神福與顧全武相拒久之神福獲杭俘使出入臥內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彊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遣杭俘使之告全武以誘之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爲殿爲殿丁練翻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沈括曰臨安縣有青山鎮路振九國志作設伏青山路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喪息浪翻神福進攻臨安臨安縣錢鏐所起之地衣錦軍在焉九域志臨安縣在杭州西一百二十里兩浙將秦昶帥衆三千降之帥讀曰率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考異曰按金鑾記二十日入直隔夜崔公傳語明日請相看候早到門崔出御札相示然則添人把門及降御札皆十九日事實錄己亥差人把門己亥乃二十一日實錄誤也人及文書出入搜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愴楚亮翻末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西行謂將幸鳳翔使胤等東行趣朱全忠進兵惆悵惆悵惆丑留翻悵丑亮翻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命宮人出至學士院語之也新舊書帝紀曰趙國夫人寵顏語牛倨翻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韓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百官自閤門入見於內殿謂之入閤追寢正月丙午敕書丙午敕書復大中舊制見上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之往也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衣於既翻襦汝朱翻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四鎮兵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兵也趣七喻翻鄴迎降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按五代史孫德昭傳開化坊在長安東街繼昭帥所部六十餘人六十當作六千帥讀曰率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史言崔胤所以不死於宦閹之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依李繼昭之兵以避禁兵及岐兵暴掠庚戌上遣供奉官張紹孫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御院天子及后妃所居之地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蹋與踏同闌干殿檻也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九域志鄠縣在長安南六十里考異曰續寶運錄其年十月朱全忠發士馬十二月入長安聖上幸鳳翔宰臣裴贄翰林學士令狐渙等扈從其皇后王氏及千官太子玉印龍服並是汴州迎在華州相次修東都宮室廣迎赴東都其年十一月初鳳翔士馬入京劫掠街西諸坊寶貨士女至甚及七日汴州士馬入京赴救長安士庶並走竄在開化坊其說妄謬今不取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司馬鄴本韓建僚佐以同州降因使之諭建少詩沼翻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渡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趣七喻翻癸

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䃜，䃜，五對翻。上下馬慰接之。史言昭宗屈體以接李茂貞。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宋白曰：昭應縣界有零口，天寶二年於此置鴻州，於郭下置鴻門縣，蓋古鴻門之地也。昭應，漢新豐縣地，宋又改昭應爲臨潼。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鎮。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張濬時居長水。說，式芮翻。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爲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以巨川常爲建畫策，斬之軍門。李巨川之誅晚矣。常，音嘗。爲，于僞翻。謂建曰：公許人，可即往衣錦。漢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建，許州長社人也。衣，於既翻。丁巳，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黃巢之自長安東出也，趙犨陳人也，守陳州有功，朝廷以忠武節授之，奏徙忠武軍治陳州。按是時天子已西幸，韓建自華徙陳者，朱全忠爲之奏，未經表授，即以爲忠武節度使，何所稟命乎。以兵援送之。慮韓建中路遷而歸岐，又慮其在華久，其將士有劫奪之者。考異曰：編遺錄：上引兵逼華州，韓建輕騎出降歸投，上於西溪亭子與建飲，勝畢，却歸赤水營。旬日，乃請建充忠武節度使。梁太祖實錄：乙卯，大軍及華州，建來降。甲辰，署建權知華州事，仍以宣武牙推婁敬思佐之。唐太祖紀年錄：丙辰，汴軍攻華州，九日，建以城降。唐補紀：同州刺史王行約閉城登壘，全忠斫開城門，屠之，不留噍類。華州韓建聞此，出城三十里迎之，只於迎處云：令公本貫許州，便仰衣錦，乃差人押出關東。舊傳：韓建令李巨川至河中送款，敬翔疾其文筆，勸全忠害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祖紀：丙辰，帝表建權知忠武軍事，促令赴任。實錄：乙卯，全忠取華州；丙辰，文武功徙建爲忠武節度使。按此月無甲辰，蓋丙辰字誤也。全忠乙卯取華州，丙辰豈能遽至武功。唐補紀又云：昭宗不知崔胤爲行部命，聞朱全忠平陷兩州，十一月三日亥時奔波西去，投行約，乃克用取同州時節度使也。程匡柔妄謬多此類，今取華州日從梁太祖實錄，李巨川死從昭宗實錄。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爲匡國節度使。趙珝徙節同州，亦非天子出命。車駕之在華州也，乾寧三年、四年，車駕在華州。商賈輻湊，賈，音古。天子行在所，從兵及百司供億浩繁，故商賈輻湊以牟利。輻湊者，譬以車輻皆內湊於轂，爲轂論。夫三十輻共一轂，轂者，衆輻所聚湊之所，四方之商賈內嚮而聚湊焉，故曰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史言自古聚財者，率爲他人積。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考異曰：編遺錄：于時長安無人主朝，其無敢輦帝在岐下，無輔臣，自漢魏以來，變亂未若今日。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請上進軍迎駕。戊午，離赤水。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乙未，發赤水。按唐太祖紀年錄：朱溫至長樂，崔胤率百官班迎。編遺錄：胤請王溥自西京至赤水軍前商議。實錄：胤東寓華州。又云：胤召溥至赤水，皆誤也。舊紀亦云：胤令溥至赤水促全忠迎駕，今從之。發赤水日從編遺錄。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脅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書事。時無宰相，權使之句當。句，古候翻。當，丁浪翻。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皋驛。班迎班辭，非藩臣所得當，崔胤之奉朱全忠至此，爲一身脫死計，非爲唐社稷計也。百官既畏胤，亦死於全忠之手，宜矣。帥，讀曰率。樂，音洛。復，扶又翻。全忠賞李繼昭之功，以其能保衞崔胤及百官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爲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孫德昭畏朱溫之難猜也。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爲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九域志：武功縣在長安西北一百五十里。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丁卯，以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參知機務，唐久不除授，盧光啓自權句當中書爲之。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考異曰：實錄：乙丑，全忠駐軍岐城之東。丙寅，全忠軍至城下。按全忠癸亥離長安，乙丑、丙寅至岐，太速。今從編遺錄、新紀。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屢詔全忠歸鎮，韓全誨、李茂貞挾天子以令之也。全忠拜表奉辭，若不敢逆詔者，然其意則有在矣。辛未，移兵北趣邠州。全忠之意在此。茂貞養子繼徽鎮邠，邠、岐輔車之援也，若先得邠則岐孤。九域志：鳳翔東北至邠州二百二十里。趣，七喻翻。下同。考異曰：金鑾記曰：十七日早，聞岐師昨夜二更却迴，云軍大衄。汴令有表迎駕，并述行止。汴軍在岐東下寨。十八日、十九日，自盧光啓可御史大夫、參知機務。二十日，翰林學士姚洎兼知外制誥。二十四日，汴令有表奉辭東去。二十

（五日休軍，權發延英門書紀。癸酉，全忠辭去。今從編遺錄。）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考異曰：實錄載制辭曰：四居極位，一無可稱。又曰：無功及人，爲國生事。按舊傳，前爲罷知政事，落使務，後云同平章事鹽鐵轉運使；實錄前云罷胤鹽鐵使，至此制官位中復帶鹽鐵使，皆誤。）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皆宦官之意也。時宰相皆不恩從。）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仍鎮邠州。（難，乃旦翻。質，音致。爲朱全忠漁色、邠岐復連兵張本。）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于平陽北，破之。（漢平陽縣，隋改爲臨汾，晉州治焉。唐府兵未廢時，有平陽府。）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自邠州東南至三原一百五十餘里。）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趣，讀曰促。）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九域志：盩厔縣在鳳翔府東南二百里。盩，音輈。厔，音窒。）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帥，讀曰率。）詔以裴贄充大明宮留守。清海節度使徐彥若薨，遺表薦行軍司馬劉隱權留後。（劉隱始得廣州。）李神福知錢鏐定不死，（或言錢鏐爲盜所殺，見上文八月。）而臨安城堅，久攻不拔，欲歸，恐爲鏐所邀，（自臨安退還宣州，有千秋嶺之險。）乃遣人守衛鏐祖考丘壟，禁樵采。（錢鏐，臨安人，其祖父丘壟在焉。）又使顧全武通家信，鏐遣使謝之。神福於要路多張旗幟爲虛寨，鏐以爲淮南兵大至，遂請和。神福受其犒賂而還。（還，音旋，又如字。）朱全忠之入關也，（是年十一月，朱全忠入關。）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按光化元年，以馮行襲爲昭信軍節度使，天祐二年始改昭信軍爲戎昭軍。）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馮行襲以昭信節度使治金州，故得盡殺中使。）又遣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于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好，呼到翻。）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爲王建取山南西道張本。）江西節度使鍾傳將兵圍撫州刺史危全諷，天火燒其城，士民讙驚，（讙與諠同。）諸將請急攻之。傳曰：乘人之危，非仁也。乃祝曰：全諷之罪，無爲害民。火尋止。全諷聞之，謝罪聽命，以女妻傳子匡時。（妻，七細翻。）傳少時嘗獵，（少，詩照翻。）醉遇虎，與鬭，虎搏其肩，而傳亦持虎腰不置，旁人共殺虎，乃得免。既貴，悔之，常戒諸子曰：士處世貴智謀，勿效吾暴虎也。（詩曰：袒裼暴虎。注云：暴虎，空手以搏之也。處，昌呂翻。）武貞節度使雷滿薨，子彥威自稱留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七十九(起玄黓閹茂盡昭陽大淵獻正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

天復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將復逼鳳翔也宋白曰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地苻堅於此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鄭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爲三原後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縣)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朱全忠兼有河中慈隰二州其巡屬也)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時茂貞不出戰全忠聞有河東兵二月戊寅朔還軍河中(考異曰實錄在正月按編遺錄二月戊寅上以久駐兵車於三原乃議東歸蒲陝遂取高陵櫟陽左馮入于蒲津梁太祖實錄正月戊申朔上總御戎馬發自三原復至武功縣駐焉貢章奉辭迴軍赴蒲陝今從唐年補錄舊紀)李嗣昭等攻慈隰下之進逼晉絳己丑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英復取之(康懷英即康懷貞後避梁均王友貞名始改名懷英斯時未改也史雜書之)嗣昭等屯蒲縣乙未汴軍十萬營于蒲南(蒲漢古縣唐屬隰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九十五里按漢蒲反縣古蒲邑也屬河東郡又有蒲子縣春秋晉公子夷吾所居蒲城也汴州長垣縣古名蒲邑子路所治之地也古邑之以蒲名者蓋非一處宋白曰後魏孝文帝改蒲子爲長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爲隰川縣後魏孝武帝於蒲子東南置石城縣尋廢後周大象元年於廢縣置蒲子縣取古蒲子爲名隋大業二年改爲蒲縣蓋今理)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帥讀曰率斷音短)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己亥全忠自河中赴之乙巳至晉州 盜發簡陵(簡陵懿宗陵) 西川兵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繼忠棄鎮奔鳳翔王建以劍州刺史王宗偉爲利州制置使(光啓二年升興鳳二州爲感義軍節度使時僖宗在山南欲以捍東兵也文德元年感義軍增領利州至乾寧四年更感義軍曰昭武軍徙鎮利州李茂貞既兼山南欲以鎮兵捍王建而遂不能捍也建自此遂有利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偓謂事有當如國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謂宣之故)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獻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史言昭宗以酣飲納侮) 戊午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陳十里(陳讀曰陣)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恟許拱翻)德威出戰而敗密令嗣昭以後軍前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禽克用子廷鸞兵仗輜重委棄略盡(重直用翻)朱全忠令叔琮友寧乘勝遂攻河東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李克用親兵皆代北雜虜最爲驍勁)至清源(清源縣在晉陽南五十里)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衆寡不敵故走)汴軍取慈隰汾三州辛酉汴軍圍晉陽營於晉祠(晉陽有晉王祠)攻其西門周德威李嗣昭收餘衆依西山得還(汾水過晉陽東晉陽西南接界休縣之介山綿山)城中兵未集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行下孟翻)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保雲州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嗣昭與今上日夜入賊營斬將搴旗賊多驚擾梁太祖實錄三月癸丑虜衆遂出友寧以飛騎犯其左右翼虜大敗北擒殺不知其數擒克用男廷鸞及將校僕卒數人實錄朱友寧圍太原營西北隅攻其西門城內大恐克用欲奔雲中弟克寧止之又遣李嗣昭與克用子存勗日夜擾賊營友寧乃

（曉會面遣歸記年號所謂今上者乃明宗非莊宗也實錄誤）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環，音宦。）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耳，（代北之地謂之北川，以陘嶺之北皆平川也。）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王行瑜死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今日反效之邪！且王昔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事見二百五十三卷僖宗廣明元年。幾，居依翻。）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為忻州刺史，聞汴寇至，中塗復還晉陽，（晉陽北至忻州一百七十餘里。復，扶又翻。）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眾心乃定。壬戌，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于興平、武功之間。（興平縣在長安西，武功縣在長安西北。）李嗣昭、李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數，所角翻。將，即亮翻，下同。）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丁卯，叔琮引兵還。嗣昭與周德威將兵追之，及石會關，叔琮留數馬及旌旗於高岡之巔，嗣昭等以為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兵少力疲，故閉境養晦以俟時。）克用以使引咨幕府，（使引，節度府所行文引，謀事曰咨。今北人以文書達於上曰咨。使，疏吏翻。）曰：不貯軍食，何以聚眾？不置兵甲，何以克敵？不修城池，何以扞禦？利害之間，請垂議度。（貯，丁呂翻。度，徒洛翻。）掌書記李襲吉獻議，略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彊不由眾寡，人歸有德，神固害盈。（書曰：非商求于下，惟民歸于一德。易謙卦彖辭曰：鬼神害盈而福謙。）聚斂寧有盜臣，（大學載孟獻子之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斂，力贍翻。）苛政有如猛虎，（禮記檀弓載孔子之言曰：苛政猛於虎也。）所以鹿臺將散，周武以興，（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齊庫既焚，晏嬰入賀。（韓詩外傳曰：晉平公之藏寶臺火，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之於外而賦斂無已，昔者桀紂殘賊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李襲吉以為齊庫焚而晏嬰入賀，蓋別有所據。）又曰：伏以變法不若養人，（溫公讀此議處熙寧之政，蓋深有味乎其言也。）改作何如舊貫。（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韓建蓄財無數，首事朱溫，（事見上卷上年十一月。）王珂變法如麻，一朝降賊，（事見上卷上年正月。降，戶江翻。）中山城非不峻，（謂王郜不能守定州城。）蔡上兵非不多，（謂秦宗權特眾卒為朱溫禽。自韓建以下，又以克用耳目之所睹記者動悟之。）前事甚明，可以為戒。且霸國無貧主，彊將無弱兵，伏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去，羌呂翻。）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理者選文吏，（制理，猶言制治也，避唐廟諱。）錢穀有句，（出納之簿明則姦弊自無所容。句，讀曰鉤。）刑法有律，（依律定刑，則吏手不得而輕重。）誅賞由我，則下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譖謗之憂，順天時而絕欺誣，敬鬼神而禁淫祀，則不求富而國富，不求安而自安。外破元凶，（元凶，指朱溫。）內康疲俗，名高五霸，（杜預曰：五霸，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又曰：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為五霸。）道冠八元，（冠，古玩翻。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至於率閭閻，定閒架，增麴蘖，（蘖，魚列翻。）檢田疇，開國建邦，恐未為切。克用親軍皆沙陀雜虜，喜侵暴良民，（喜，許記翻。）河東甚苦之。其子存勗以為言，克用曰：此輩從吾攻戰數十年，比者帑藏空虛，（比，毗至翻。帑，他朗翻。藏，才浪翻。）諸軍賣馬以自給。今四方諸侯皆重賞以募士，我若急之，則彼皆散去矣，吾安與同保此乎！（此亦高歡告杜弼之說也。異時莊宗既得天下，兄郭崇韜逐馬救以養成驕軍之禍，得非此語誤之邪。）俟天下稍平，當更清治之耳。（如此語，則克用之意蓋有待也。莊宗得天下之後，豈不復記憶此語邪？治，直之翻。）存勗幼警敏，有勇略，克用為朱全忠所困，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存勗進言曰：物不極則不返，惡不極則不亡。朱氏恃其詐力，窮凶極暴，吞滅四鄰，人怨神怒。今又攻

遏乘輿，窺覦神器，乘輿謂昭宗。覦音俞。此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謂自朱邪執宜以來，皆輸力於唐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大人當遵養時晦，詩酌之篇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曰：遵，率；養，取；晦，昧也。鄭箋曰：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昏昧之君，以老其惡。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喪，息浪翻。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即命酒奏樂而罷。劉夫人無子，克用寵姬曹氏生存勗，劉夫人待曹氏加厚，克用以是益賢之。諸姬有子，輒命夫人母之，夫人教養，悉如所生。

上以金吾將軍李儼為江淮宣諭使，書御札賜楊行密，拜行密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以朱瑾為平盧節度使，馮弘鐸為武寧節度使，朱延壽為奉國節度使，平盧軍，青州。武寧軍，徐州。奉國軍，蔡州。朱瑾等皆遙領耳。加武安節度使馬殷同平章事，淮南、宣歙、湖南等道立功將士，聽用都統牒承制遷補，然後表聞。儼，張濬之子也，賜姓李。考異曰：唐補紀：昭宗自鳳翔遣金吾將軍李儼齎御札自巫峽間道潛行，宣告吳王楊行密為討伐逆賊朱全忠事。李儼者，宰臣張濬男。其張濬先為都統，討太原退軍，貶官，韓建力救不赴貶所，只在三峯，其男留行在，乃授金吾將軍，昭宗差來宣告於吳王行密。朱全忠探知，張濬一門盡遭殺戮。按此年濬未死，濬死見此年十月注。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合執其外二片而拍之。為，于偽翻。

辛丑，回鶻遣使入貢，請發兵赴難。難，乃旦翻。上命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答書許之。乙巳，偓上言：「戎狄獸心，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城邑荒殘，甲兵彫弊，必有輕中國之心，啓其貪婪。婪，盧含翻。且自會昌以來，回鶻為中國所破，事見二百四十七卷武宗會昌二年。恐其乘危復怨，所賜可汗書，宜諭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沮其謀。」從之。

兵部侍郎參知機務盧光啓罷為太子太保。

楊行密遣顧全武歸杭州，以易秦裴。顧全武為淮南兵所禽，見上卷上年。秦裴降錢鏐，見二百六十一卷光化元年。錢鏐大喜，遣裴還。

汴將康懷貞襲鳳翔將李繼昭於莫谷，莫谷，在奉天城北。莫，即漢谷。大破之。繼昭，蔡州人也，本姓符，名道昭。為繼昭，汴復舊姓名，復本。

五月庚戌，溫州刺史朱褒卒，兄敖自稱刺史。薛史：朱褒，溫州人，兄弟皆為本州牙校。刺史胡璠卒，誕據郡。褒通誕而代之。與通鑑稍異。

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考異曰：金鑾記：五月二日，岐馬步軍敗迴，戈傷中不少。八日，聞四面百姓盡般移入城內。二十一日，聞汴帥於郿縣築城，及寶雞下寨。二十三日，聞汴帥至石鼻，又至橫渠。二十四日，聞汴帥至城南十里扎營。遺錄：六月，全忠始離渭橋。此蓋全忠下遣兵耳。實錄據金鑾記云：癸亥，朱全忠引軍在石鼻，乙丑至橫渠，己巳駐師城南，誤也。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平章事之上，當有同字。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泊，渠至翻。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移文稱有疾。上亦自不許。

鎮海、鎮東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自郡王進爵國王。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居喪者寢苫枕塊，故曰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九域志：虢縣在鳳翔府南一百里。宋白曰：虢縣，禮記祈(?)謂號為郭，在武都南二十五里，有虢叔城是也。又案地理志云：虢漢縣，併於雍，今虢縣，後魏立，為武都郡，後周大統十三年，還同州洛邑縣於武都城，西置洛邑縣。隋大業三年，改洛邑為虢縣。

武寧節度使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宣，田頵；揚，楊行密。弘鐸以昇州居二鎮之間。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寧國節度使田頵欲圖之，頵，居筠翻。募弘鐸工人造戰艦，艦，戶黯翻。工人曰：「馮公遠求堅木，故其船堪久用。今此無之。」頵曰：「第為之，第，但也。吾止須

一用耳弘鐸將馮暉顏建說弘鐸先擊頵弘鐸從之帥衆南上說式芮翻上時掌翻聲言攻洪州鍾傳據洪州實襲宣州也楊行密使人止之不從楊行密時爲南面諸道都統故欲制其行師進止辛巳頵帥舟師逆擊于葛山大破之新書作曷山當從之張舜民郴行錄曰曷山磯在大信口稍西南去蕪湖縣四十餘里帥讀曰率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將即亮翻下同還音旋又如字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勍渠京翻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自諸葛亮以來多以自蜀出師爲出散關今朱全忠自虢縣遣孔勍進攻鳳州爲出散關彼我之說也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朱全忠借正說以行其譎朝直遙翻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環音宦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六月丁丑暨虢縣辛未又遍涵兵驟出布陳俟敵我之將卒羅進決鬬始辰暨午寇大敗屍仆萬餘人命諸軍徙寨逼其壘自是岐人繼出師靡不喪衄六月乙亥上以整匡有博野軍與岐人往來以窺我命李暉討平丙戌復遣孔勍領兵由大散關取鳳州按六月乙亥朔無辛未前云丁丑後云辛未又再云六月皆誤從唐實錄

馮弘鐸收餘衆沿江將入海僖宗光啓元年張雄據上元雄死弘鐸繼之至是而亡楊行密遂有昇州楊行密恐其爲後患遣使犒軍且說之曰說式芮翻公徒衆猶盛胡爲自弃滄海之外吾府雖小足以容公之衆使將吏各得其所如何弘鐸左右皆慟哭聽命衆心既攜馮弘鐸欲不歸楊行密其可得乎弘鐸至東塘行密自乘輕舟迎之從者十餘人從才用翻常服不持兵升弘鐸舟慰諭之舉軍感悅署弘鐸淮南節度副使館給甚厚館古玩翻初弘鐸遣牙將丹徒尚公迺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迺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船耳至是行密謂公迺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迺謝曰將吏各爲其主爲于僞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事馮公無憂矣爲田頵朱延壽之亂尚公迺盡忠力於楊行密張本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楊行密用李神福刺昇州以横制宣潤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軍吏欲以巨艦運糧都知兵馬使徐溫曰運路久不行葭葦堙塞黄巢作亂高駢不臣江淮之運不復至京師故其路久不行塞悉則翻請用小艇庶幾易通軍至宿州會久雨重載不能進士有飢色而小艇先至艇徒鼎翻載昨代翻行密由是奇溫始與議軍事爲徐溫竊楊氏二世國命以成養子張本行密攻宿州不克竟以糧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勍取成隴二州士卒無鬬者至秦州州人城守乃自故關歸九域志鳳州西至成州一百七十里北至隴州二百五十里西至秦州亦二百五十里孔勍自鳳州西取成州自成州北取隴州又自隴州西至秦州二州時皆屬李茂貞又秦州清水縣東五十里有大震關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徙築安戎關於隴山由是謂大震關爲故關今隴州之西有故關山又西南則清水縣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奏伏以汧源西境切在故關雖有隄防全無制置僻在重岡之上苟務高深今移要會之中實堪控扼伏乞改爲安戎關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譟蘇到翻聒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腕烏貫翻斷音短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時韓全誨等使二中使監學士院以防上與之密議國事兼掌傳宣回奏以偓不肯草制故怒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罷草制也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班定謂百官立班已定也學士不草制故無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見賢遍翻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爲貽範所誤語牛倨翻李茂貞因

此乃知居喪起復之非禮會當於邠州安置。（言將出貽範。）貽範乃止。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初，孫儒死，（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以為中軍，號武勇都。行軍司馬杜稜諫曰：狼子野心，它日必為深患，請以土人代之。不從。（土人，謂浙西人也。）　鏐如衣錦軍。（錢鏐，臨安人，既貴，改所居營曰衣錦營，又升曰衣錦城，每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命右武勇都指揮使徐綰帥衆治溝洫。（治衣錦軍溝洫。帥讀曰率。治，直之翻。洫，況逼翻。）鎮海節度副使成及聞士卒怨言，白鏐請罷役，不從。甲戌，鏐臨饗諸將，綰謀殺鏐於座，不果，稱疾先出。鏐怪之。丁亥，命綰將所部兵先還杭州。及外城，縱兵焚掠，武勇左都指揮使許再思以迎候兵與之合，（迎候兵，言許再思以錢鏐將還，領兵迎候。）進逼牙城。鏐子傳瑛（瑛，音英。）與三城都指揮使馬綽等閉門拒之。牙將潘長擊綰，綰退屯龍興寺。鏐還及龍泉，（龍泉，即龍井，在杭州城西南鳳凰嶺上，去城十五里。）聞變，疾驅至城北，使成及建鏐旗鼓與綰戰。鏐微服乘小舟夜抵牙城東北隅，踰城而入。（宋自高宗駐蹕杭州，以杭州牙城為宮城，東北隅則今之和寧門外也。）直更卒憑鼓而寐，（更，工衡翻。鼓，更鼓也。）鏐親斬之。城中始知鏐至。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自新城入援。（九域志：新城縣在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徐綰聚木將焚北門，建徽悉焚之。建徽，稜之子也。湖州刺史高彥聞難，遣其子渭將兵入援。至靈隱山，（九域志：湖州南至杭州一百五十五里。靈隱山在杭州城西十二里，有靈隱寺。難，乃旦翻。）綰伏兵擊殺之。初，鏐築杭州羅城，（事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謂僚佐曰：十步一樓，可以為固矣。掌書記餘姚羅隱曰：樓不若內向。至是人以隱言為驗。（樓，謂城上敵樓也。樓外向，所以禦敵；今徐綰據杭州羅城，而錢鏐自外攻之，故人以羅隱不若內向之言為驗。）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汴將

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幾，居依翻。西門，鳳翔城之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西川兵請假道於興元，（言假道以勤王。）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以拒之。辛丑，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之，不克，退保山寨。親吏柳脩業謂宗播曰：公舉族歸人，不為之死戰，何以自保。（柳脩業，王宗播孔目官也。王宗播，許存也，歸王建，見二百六十卷乾寧二年。為，于偽翻。）宗播令其衆曰：吾與汝曹決戰取功名，不爾死於此。遂破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四寨。（武德二年，分利州之綿谷置金牛縣，寶曆元年省入興元府西縣。今三泉縣東六十里有金牛驛。輿地廣記：大劍山有小石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昔秦欲伐蜀而不知道，乃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伐蜀，滅之，謂之石牛道。置牛之地，謂之金牛驛。褒城，漢褒中縣，古褒國也，隋改曰褒城，唐屬興元府。九域志：縣在府西四十五里，又有褒城鎮。）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王建吳起吮疽、太宗吮血之意歟。[illegible]戶教翻。舐，直氏翻。創，初良翻。）王宗播攻馬盤寨，繼密戰敗，奔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帥讀曰率。）繼密請降，遷于成都。（光化二年，李繼密得興元，至是而敗。王建遂并有山南西道。降，戶江翻。）得兵三萬、騎五千。宗滌入屯漢中。王建曰：繼密殘賊三輔，（李繼密從李茂貞，茂貞犯闕，繼密蓋預有罪，故王建云然。）以其降，不忍殺。復其姓名曰王萬弘，不時召見，諸將陵易之。（易，以豉翻。）萬弘終日縱酒，俳優輩亦加戲誚，萬弘不勝憂憤，醉投池水而卒。（誚，才笑翻。勝，音升。）　詔以王宗滌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宗滌有勇略，得衆心，王建忌之。建作府門，繪以朱丹，蜀人謂之畫紅樓。建以宗滌姓名應之。（宗滌本姓華，名洪，更姓名見二百六十一卷乾寧四年。）王宗佶等疾其功，復構以飛語。（佶，巨乙翻。復，扶又翻。）建召宗滌至成都，詰責之。宗滌曰：三蜀略平，（東西川及漢川為三蜀。詰

去吉翻。大王聽讒殺功臣可矣。建命親隨馬軍都指揮使唐道襲夜飲之酒，縊殺之。飲，於禁翻。成都爲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爲，于偽翻。華洪，王建之一將耳，其死也，連營涕泣，謂其有勇略，得士心可也；而蜀人爲之罷市，是必有以得民者，宜乎不能免於雄猜之主也。爲，于偽翻。喪，息浪翻。建以指揮使王宗賀權興元留後。道襲，閬州人也，始以舞童事建，後浸預謀畫。爲王建太子元膺殺唐道襲張本。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朱全忠自去年冬圍兵至此時幾一歲。幾，居依翻。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譎，古穴翻。誘，音酉。募有能入城爲諜者。諜，達協翻，間也。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錄，收恤之也。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迓，魚駕翻，迎也。景請因此時給騎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近，其靳翻。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遮其歸路也。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藉，慈夜翻。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喪，息浪翻。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勤全忠還鎮矣。復，扶又翻。全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賞其謀也。季昌，硤石人，本朱友恭之僕夫也。歐史：高季昌與董璋皆爲汴富人李讓家奴，世呼爲李七郎者也。朱全忠養以爲子，更姓名曰朱友恭。十國紀年以爲友恭本壽州賈人李彥威，通鑑從之。今按歐史據薛史，十國紀年與王耋天下大定錄同。

戊申，武定節度使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王建又并有洋州之地。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蚰，與周翻。蜒，以然翻。蚰蜒，蟲也，多足，天陰雨則出行，地皆有跡。穿壕屈曲如蚰蜒行地之狀，故謂之蚰蜒壕。凡行軍下營，四面設犬鋪，以犬守之，敵來則羣吠，使營中知所警備。鈴架者，繞營設架，掛鈴其上，敵來觸之則鳴。

癸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武定、昭武時已爲王建所取。

或勸錢鏐度江東保越州以避徐、許之難。徐、許，徐綰、許再思也。難，乃旦翻，下同。杜建徽按劍叱之曰：事或不濟，同死於此，豈可復東度乎。復，扶又翻。鏐恐徐綰等據越州，遣大將顧全武將兵戍之。全武曰：越州不足往，不若之廣陵。之，亦往也。廣陵，楊行密所治。鏐曰：何故？對曰：聞綰等謀召田頵，田頵至，淮南助之，不可敵也。建徽曰：孫儒之難，王嘗有德於楊公。難，乃旦翻。事見二百五十八卷大順二年。今往告之，宜有以相報。鏐命全武告急於楊行密。全武曰：徒往無益，請得王子爲質。質，音致。鏐命其子傳璙爲全武僕，璙，力弔翻，又力小翻。與偕之廣陵，且求昏於行密。過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愛傳璙清麗，將以十僕易之。全武夜半賂閽者逃去。安仁義號淮南名將，居專城之任，而門關出入之禁不嚴，非善守者也。綰等果召田頵，頵引兵赴之，先遣親吏何饒謂鏐曰：請大王東如越州，空府廨以相待，廨，古隘翻。無爲殺士卒。鏐報曰：軍中叛亂，何方無之。公爲節帥，乃助賊爲逆，戰則亟戰，帥，所類翻。亟，紀力翻。又何大言。頵築壘絕往來之道。鏐患之，募能奪其地者，賞以州。衢州制置使陳璋將卒三百出城奮擊，遂奪其地。鏐即以爲衢州刺史。觀此，則當時諸州制置使在刺史下。顧全武至廣陵，說楊行密曰：使田頵得志，必爲王患。王召頵還，錢王請以子傳璙爲質，且求昏。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說，式芮翻。妻，七細翻。

冬十月，李儼至揚州。考異曰：十國紀年杜李吳蜀書張格傳云：弟休仕唐爲御史，奉使揚州，阻長水之亂，改姓名爲李儼。九國志云：李儼本左僕射張濬之少子，名播，起家校書郎，遷右拾遺。濬爲朱全忠所害。

播自長水奔鳳翔昭宗賜其姓名來使欲徵兵復讎行密冀朱全忠書云遣儼述於諫當偉銜命於微賤扶翊氣象賜揚州新舊唐書
昭宗紀及崔胤傳皆云天復三年十二月全忠殺崔胤於長水然則儼來使時崔胤猶未死述字與休字相亂或一名播乎實錄是月始以儼爲
江淮宣諭使以行密充吳王東面行營都統誤也據行密遣儼則儼父在時已賜姓李宣諭行密以討全忠明年春全忠克鳳翔儼遂留
淮南不敢歸朝耳。楊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於
紫極宮玄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玄宗詔天下州郡皆立紫極宮
以奉玄元皇帝。下，戶嫁翻。王建攻拔興州，以軍使王宗浩爲興州
刺史。王建又并有興州。宋白曰：興州，漢武都之沮縣也。蜀置武興會，後魏鎭爲武興鎭，後改爲東益州，隋改州爲順政郡，唐武德
置興州，因武興爲州名。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
奔于汴軍。帥，讀曰率，下同。己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
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考異曰：實錄，庚辰，司馬鄴奉表；壬午，對全忠使司馬鄴。薛居正五代史
司馬鄴傳：大軍在岐下，遣奏事於昭宗，再入復出。實錄作鄴，誤也。甲申，又遣使獻熊白。陸佃埤雅
曰：熊脂一名熊白。熊山居，冬蟄，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繒，慈
陵翻。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
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復，扶又翻，下同。民出城樵采者，
皆不抄掠。抄，楚交翻。丁亥，全忠表請脩宮闕及迎車駕。己
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使王延纘齎詔賜全忠。內使，
卽中使。往往梁臣避朱全忠名，改中爲內耳。纘，戶外翻，又戶對翻。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
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衣，於旣翻。降，戶江翻。使招呼
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縋，馳僞翻。及因樵采去不返者甚
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
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
衞。十一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
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阪，音反。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詗，古迥翻。
又翻正翻。二使，二中使之直學士院者，韓全誨等置之以防上密召對學士。前此怒韓偓者，卽其人也。亟召韓偓、姚
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宅

人所見，上遽去。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
虛襲鄜坊。鄜，音夫，下同。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
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九域志：坊州北至鄜州一百一十里。鄜人不爲備，
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格鬬
者，知兵接鬬，兩兩相當，以力角力。考異曰：實錄，十一月癸酉，遣孔勍、李暉領兵襲鄜州，以李周彝之兵。己亥，陷鄜州，獲周
彝親族，遂令李暉權知鄜州軍事。不數日，周彝乃遣書請投分通好，然後上許抽兵。梁太祖實錄：十一月癸卯，鄜帥李周彝來援，鳳州兵萬餘
人屯于老鴉祠之下。上命孔勍、李暉乘虛掩取之。壬子，勍等破中部郡。甲寅，大雨雪，大軍冒之，夕進，五鼓及其壘，克之。援癸卯距己亥近
六十日，鄜汴相守，豈得全不交兵？今從唐梁二實錄。擒留守李繼璙，勍撫存李茂勳
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
之，引兵遁去。重戰輕防，此李茂勳之所以敗也；厚撫其家以攜之，茂勳所以歸心於朱全忠也。汴軍
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
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是冬大
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已爲人
所冎。冎，音升，冎，古瓦翻。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
貞儲偫亦竭，偫，丈里翻。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
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柹，方廢翻，斫木札也，詳見辯誤。
飼，祥吏翻。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癸亥，
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薙，他計翻，除草也。甲子，李茂
貞增兵守宮門。行宮門也。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
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度，徒洛翻。數，所角翻。爲，于僞翻。言於茂貞及中
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
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
以此相汚邪！」汚，烏路翻。田頵急攻杭州，仍具舟將自西
陵渡江，錢鏐遣其將盛造、朱郁拒破之。十二月，李
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更，工衡翻。於是茂貞
山南州鎭皆入王建，關中州鎭皆入全忠，坐守孤城。

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遺，唯季翻。）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宅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弊甲彫兵，用戰國張儀語。半殘爲彫。）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乘，繩證翻。）公能協力，固所願也。楊行密使人召田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顧全武之說行矣。）庚辰，頵將還，徵犒軍錢二十萬緡於錢鏐，且求鏐子爲質，將妻以女。（質，音致。妻，七細翻。）鏐謂諸子，（謂，語之也，句斷。）孰能爲田氏婿者？莫對。鏐欲遣幼子傳球，傳球不可。鏐怒，將殺之。次子傳瓘請行，吳夫人泣曰：奈何寘兒虎口！傳瓘曰：紓國家之難，（紓，緩也。難，乃旦翻。）安敢愛身！再拜而出。鏐泣送之，（當此之時，錢鏐置後之意固已屬於傳瓘矣。）傳瓘從數人縋北門而下。（敵情叵測，不敢開城門直出，故縋而下。）頵與徐綰許再思同歸宣州。鏐奪傳球內牙兵印。（以其不肯出質也。）越州客軍指揮使張洪以徐綰之黨自疑，（客軍，蓋亦孫儒散卒。）帥步兵三百奔衢州，刺史陳璋納之。（帥，讀曰率。）溫州將丁章逐刺史朱敖，敖奔福州。（僖宗中和元年，朱褒陷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章據溫州。田頵遣使招之，道出衢州，陳璋聽其往還，錢鏐由是恨璋。（爲錢鏐圖陳璋張本。按田頵時鎮宣州，九域志：宣州南至歙州，自歙州南至睦州，自睦州南至婺州，自婺州南至處州，自處州東至溫州，其路徑捷，今台溫州取道衢州者，蓋睦州兩浙巡屬，其守不與田頵通，頵使不敢出此道也。自衢州取婺州，自婺州取處州，自處州取溫州，更無他岐。時盧約據處州，亦兩浙巡屬也。錢鏐不恨約而恨璋者，以盧約猶是羈縻，而陳璋乃其部曲將故也。）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十六宅諸王，上之兄弟及羣從也。在內諸王及公主，皇子皇女也。）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湯餅者，磨麥爲麪，以麪作餅，投之沸湯煑之，黃庭堅所謂煑餅深注湯是也。程大昌演繁露曰：釋名：餅，并也，溲麥使合并也。蒸餅、湯餅之屬，各隨形名之。）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長安大明宮城門，有左右銀臺門，而鳳翔行宮亦設此門，不若在長安宮中也。）諠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爲，于僞翻。）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元年、乾寧元年。）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降，戶江翻。）復姓符，名道昭。是歲，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韶、虔二州相去雖六百餘里，特以大庾嶺爲阻，而實鄰境也。考異曰：新紀是歲光稠卒，牙將李圖自稱知州事。按十國紀年、歐陽脩五代史光稠傳，開平五年方卒，新紀誤也。）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攻韶州。隱弟陟以爲延昌有虔州之援，未可遽取。隱不從，遂圍韶州。會江漲，饋運不繼，（自廣州運糧以饋韶州，行營當泝流而上，江漲則水勢急，不可以泝，饋運由此不繼。）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羸，倫爲翻。挑，徒了翻。）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岳州刺史鄧進思卒，弟進忠自稱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好，呼到翻。）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聲聞於時，而治有實迹，所謂名與實稱。好，呼到翻。治，直吏翻。）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乘，繩證翻。衿，音今。屏，必郢翻。）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遺，于季翻。）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夫，音扶。復，扶又翻。）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

包東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諸州皆朱全忠所有之地。鄆，音運。陝，失冉翻。華，戶化翻。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鄩，徐林翻。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朱全忠攻鳳翔，使葛從周悉泰寧之兵屯邢州以備河東。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詗，古永翻，又翻正翻。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比，必利翻，及也。軍城，泰寧軍城。軍才城□□以此觀之，軍人與市人異處，營屋之立，自唐然矣。考異曰：□□紀□□午，青州牙將劉鄩陷全忠之兗州，又令牙將張厚入妻是日亦□□□華州，殺州將婁敬思。唐太祖紀年錄：是月四日，青州帥王師範□□□部將張厚輦戈甲十乘入華州，為華人所□，□法籍□□，其□殺華州指揮使婁敬思而去。新紀：丙午，師範取兗州。太祖實錄：丙辰，青州將劉鄩□□兗州，□□是日劉鄩陷兗州。唐實錄亦在丙辰。按長曆，丙午，正月四日；丙辰，十四日。□□□□□□朱友寧告急，劉鄩正月四日襲陷兗州。□紀年錄等，洞梁□□□□□□□□□□□□□□□從之，□□□□□□□雖□，今從諸書。移□□一年，尤誤。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省，悉景翻。鄩□從周以還安兗州，故善遇其家。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帥，讀曰率。下同。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呼，火故翻。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天復元年十二月，崔胤帥百官遷於華州，事見上卷。不克。為崔胤所拒，遂不能克華州。走至商州，追獲之。九域志：華州南至商州一百八十里。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走卒，謂卒之備趨走者。後漢志有門闌走卒。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亟，紀力翻。將，即亮翻。下同。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幷將之。為朱友寧戰死、朱全忠後夷王師範張本。戊申，李茂貞獨見上，見，賢遍翻。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易，以豉翻。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內養，亦宦者也。帥，讀曰率。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御食使掌御膳，亦唐末所置內諸司使之一也。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為下院樞密使。樞密分東西院，東院為上院，西院為下院。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處，昌呂翻。己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考異曰：舊紀：丁巳，茂貞、玄暉與中使押送全誨等二十人首級告諭四鎮兵，十七日，鑾之朝。新紀：正月戊申，殺全誨等。唐太祖紀年錄：正月甲辰，鳳翔李茂貞殺其子繼筠、繼誨、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等二十二人，皆斬首囊函，押領出城。唐補紀：天復三年正月癸卯，□朱全忠，以示朱溫。金鑾記：六日，誅全誨等。唐年補錄：正月癸卯，朱全忠詔□。唐補紀云天復三年二日，誅全誨等凡人，其全誨等伏誅日，今從金鑾記。實錄、新紀按金鑾記、唐年補錄、唐實錄、後唐紀年錄載六日所誅宦官名可見者，全誨等四人，處廷等十六人，而金鑾記云是夜處置內官一十九人，唐年補錄云全誨以下二十一人首級，紀年錄殺全誨等二十二人，北夢瑣言亦云二十二人首，新傳誅韓全誨、張彥弼等，皆伏誅。是夜誅內諸司使韋處廷等二十二人，若幷繼筠等數之則多一人，若只數宦官則少二人，若加金鑾記是夜又誅十九人則多一人，或者一人名不見歟。曰：「卿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間，古莧翻。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朱全忠先此以李振為天平節度副使，今蓋為四鎮觀察判官。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帥，讀曰率。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薛史載昭宗朝段何奏：唐制，試歲時以勸風，用不足，天子將求經濟之要，則內出朱書御札以訪羣臣。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來。崔胤其初所以未敢來者，待朱全忠之命耳，然君命累召而不來，朱全忠一書而遽至，人臣事君者必知所先後輕重矣。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寵𡟌夫人詣全忠營

詰其故。二夫人於內命婦爵秩有國郡之殊，詰者詰其已和解而復遣兵相擊。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公主，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嗚呼，唐昭宗惟幸於得出，餘令全忠取平原，茂貞必不敢距，豈知夫婦委命於全忠，不復有能取之者乎。何憂爾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嫌於同姓嫁娶，故復侃本姓。納景王妃蘇氏。古者儐謂歸昏爲非禮嗚矣。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時客省使蓋通知閤門事，故令宣旨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唐制，正衙有親勳翊三衛立仗，左右金吾將軍以一人報平安。去三仗者，恐全忠以羽衛之嚴不敢入也。考異曰：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昭宗佯爲鞋系脫，呼梁祖曰：全忠爲吾繫鞋。梁祖不得已跪而結之，流汗浹背。時天子扈蹕尚有衛兵，昭宗意謂左右擒梁祖以殺之，其如無敢動者。自是梁祖被召多不至，其後盡去昭宗禁衛，皆用汴人矣。按全忠時擁十萬之衆，昭宗方脫茂貞虎口，討身全忠，豈敢遽爲此謀。或者欲効漢高祖之折黥布，亦恐昭宗不能辦耳，今不取。去，羌呂翻。以公服入謝。唐章服之制，有朝服、公服。朝服，具服也；公服，從省服也。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餘里，上辭之。此皆朱全忠繆爲恭敬也。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從，才用翻，下同。分，扶問翻。友倫，存之子也。存，全忠仲兄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帥讀曰率。復以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車駕至鳳翔，貶崔胤官，今復之。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神策軍入衛苑中，自代宗魚朝恩始；德宗貞元末，始分爲左右。從，才用翻。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朝，直遙翻。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等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考異曰：舊紀：辛未，內官第五可範已下七百人並賜死於內侍省。金鑾記：二十八日，處置第五可範已下四百五十人。太祖紀年錄：內諸司百餘人及隨駕鳳翔羣小二百餘人，一時斬首于內侍省。舊傳與紀年錄同。新傳：胤、全忠誅第五可範等八百餘人於內侍省。梁太祖實錄：己巳翌日，誅宦官第五可範等五百餘人于內侍省，仍命畿內及諸道搜索處置，以盡其類。唐年補錄云：誅宦官七百一十人。按舊紀、編遺錄皆云正月辛未誅可範等，而梁實錄、唐補紀、續寶運錄、金鑾記、唐年補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新唐紀或云己巳翌日，或云二十八日，今從之。蓋全忠、胤雖奏罷諸司使，猶追監軍赴闕，其實即日已擅誅之，至二月癸酉始下詔賜死，故昭宗哀而祭之耳。寃號之聲，徹於內外。號，戶刀翻；徹，敕列翻。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使，疏吏翻，下同。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宦官品秩之卑者衣黃。洒，所賣翻，又如字；掃，蘇報翻，又如字。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謂左右神策所統內外八鎮兵也。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官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長，知兩翻。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見，賢遍翻。其間復有性識儇利，儇，許緣翻，智也；利，疾也。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伺，相吏翻。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迕，五故翻；稱，尺證翻；愜，詰叶翻。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論語：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朱熹注云：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者也。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

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橫，戶孟翻。）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言宦官在人主左右，有所依憑，如城狐社鼠。不長熏燒。）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虺，許鬼翻。）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宋祁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埽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長，知兩翻。）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省，悉景翻。）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能復制，（復，扶又翻。）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悸，其季翻。）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賈誼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孟康注云：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天子裘衣也。朝，直遙翻。下同。）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陝，失冉翻。）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更，工衡翻，改也。）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絀，讀曰黜。）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羣小，（璀，七罪翻。暱，尼質翻。）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至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左傳：晉侯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肓，音荒，鬲也。心下爲膏。）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譎，古穴翻。）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瘖，於金翻。赧，奴板翻。）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佚，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闕，（汚，烏故翻。）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李茂貞本宋文通，以軍功賜姓名。）終則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莎，素何翻。華，戶化翻。）崔昌遐無如之何，（崔胤字昌遐，通鑑稱其字，避宋朝太祖廟諱也。）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糗，去久翻。糒，音備。）王侯斃踣於飢寒。（踣，蒲北翻。）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此論歷敍唐宦官之禍，其事皆具見前紀。乘，繩證翻。）然則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敗，補邁翻。）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

之官。（寺音侍。）自三王之世，具載於詩禮，（詩有巷伯之篇，禮有寺人之職。）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周幽王之時，寺人傷於讒而作巷伯之詩。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左傳：晉獻公信讒，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出，披斬其袪。及其反國，披請見，公使讓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予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予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公見之，以呂郤之難告，公由是得免。）鄭衆之辭賞，（事見四十八卷漢和帝永元元年。）呂彊之直諫，（事見五十七卷漢靈帝光和二年、五十八卷中平元年。）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事並見前紀。）張承業之竭忠，（事見後梁紀。）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橫，戶孟翻。）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否音鄙。薙，它計翻。獮，息淺翻。杜預曰：獮，殺也。）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事見漢靈獻紀。）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烏路翻。）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見論語。）斯之謂矣。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楊行密承制加朱瑾東面諸道行營副都統、同平章事，以昇州刺史李神福爲淮南行軍司馬、鄂岳行營招討使，舒州團練使劉存副之，將兵擊杜洪。洪將駱殷戍永興，棄城走，縣民方詔據城降。神福曰：永興大縣，饋運所仰，已得鄂之半矣。（永興，漢鄂縣地，吳分鄂置新陽縣，隋改新陽曰永興，唐屬鄂州。九域志：在鄂州東南四百五里，今壽昌軍即其地。降，戶江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十（起昭陽大淵獻二月，盡閼逢困敦閏月，凡一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

天復三年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府所除官，一切停。（比，毗至翻，近也。停所除官者，以皆出李茂貞、韓全誨之意也。）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禋，伊真翻。嚴遵美時隱蜀之青城山，據通鑑所書，程匡柔蓋楊行密匿之。）

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沂王禋，皇子也。禋，一作禋。）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考異曰：舊傳，帝還京，後赦諸道，皆降詔書，獨鳳翔無詔，扆奏云云。按是時未赦，恐止是降詔書，或赦前扆議如此，故胤惡耳。）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獻宋柔等見上卷元年。）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屬，之欲翻。）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用莊子語。）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蘇檢、盧光啓皆鳳翔所命相，崔胤惡其黨附韓全誨、李茂貞，故殺之。考異曰：實錄，檢、光啓並賜自盡。一說檢長流環州。唐太祖紀年錄：初從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為相，又命蘇檢平章事。及車駕還宮，胤積前事怒之，不一月皆貶讁之，左遷陸扆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蘇檢自盡。續寶運錄：二月五日，瀍是岐王黨前宰臣盧光啓等一百餘人並賜自盡。新紀：朱全忠殺蘇檢、盧光啓。書胤傳：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新光啓傳亦云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與實運錄注同。檢流環州，不見本出何書。）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難，乃旦翻。）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帥，所類翻。長，知兩翻。）胤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考異曰：金鑾記上曰：朕以濮王長云云。新傳：帝十七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輝王祚、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端王禎、豐王祁、和王福、登王禧、嘉王祐、潁王禔、蔡王祐。何皇后生裕及祚，餘皆失其母之氏位。舊傳云昭宗十子，無端王禎以下七人。按新、舊傳，昭宗諸子皆無濮王。孫光憲續通曆：濮王名訓，昭宗之子，母曰太后王氏。哀帝被殺，朱全忠冊訓為天子，改元天壽，明年禪位於梁。此乃光憲傳聞謬誤也。昭宗亦無王皇后，金鑾記所云濮王，蓋德王改封耳。）

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稟，筆錦翻。）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黨附宦官者可罪，扈從天子者何罪邪！朝，直遙翻。）刑賞繫其愛憎，（愛者賞之，憎者刑之。）中外畏之，重足一迹。（史言崔胤怙權，不知死期將至。重，直龍翻。）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寧遠軍，容州，時為龐巨昭所據。）全忠表苻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五季以來，有名號節度使，此類是也。）遣兵援送之秦州。（之，往也。）不得至而還。（岐兵塞道，故不得至。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惡，烏路翻。）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見，賢遍翻。）「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謂朱全忠也。）臣得遠貶及死，乃幸

耳不忍見篡弑之辱。嗚呼韓偓何見之晚也然昭宗聞偓此言亦何以爲懷哉惟有縱酒而已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平原公主嫁茂貞子宋侃見上卷上年 壬辰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考異曰實錄壬辰以興德府復爲華州賜名感化軍以友裕爲節度使按編遺錄天祐二年閏十二月乙丑敕鎮國之號興德之名並宜停罷居正五代史地理志華州梁爲感化軍梁功臣傳天復二年友裕權知鎮國軍留後今從實錄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時神策兩軍已散而營署尚存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遍於禁衛及京輔。唐北門禁衛之兵皆屯於宮苑百司庶府及南衙諸衛皆分居皇城之內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今全忠悉以腹心爲使則京輔之權一歸之矣去虺得虎昭宗之謂也戊戌全忠辭歸鎮辭歸大梁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示寵異之也前上時掌翻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和胡臥翻又進楊柳枝辭五首。楊柳枝辭即今之令曲也今之曲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菩薩蠻八聲甘州皆唐季之餘聲又唐人多賦楊柳枝皆是七言四絕相傳以爲出於開元梨園樂章故張祐有折楊柳詞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以唐制驛程考之霸橋驛當在長樂驛東二十里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復扶又翻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史言帝徵召不時宴飲無節以清海節度使裴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以朱全忠之薦而相以忤朱全忠之意而死白馬之禍皆自取之也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橫橫戶孟翻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史言李克用有識觀直遙翻 朱全忠將行奏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慰俾知臣意進奏吏以白克用河東進奏吏也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有事淄青謂攻王師範也掎居蟻翻言朱全忠欲諭李克用已逆知其情掎居蟻翻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全忠并兗鄆遂兼有齊州九域志兗州北至齊州三百六十里朱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劉鄩取兗州見上卷本年正月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淮南將李神福圍鄂州是年正月楊行密遣李神福攻杜洪事始上卷望城中積荻謂監軍尹建峯曰今夕爲公焚之爲于僞翻建峯未之信時杜洪求救於朱全忠神福遣部將秦皐乘輕舟至灄口灄口在武口之上對岸即夏口灄書涉翻舉火炬於樹杪杪弭沼翻洪以爲救兵至果焚荻以應之 夏四月己卯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輝王祚以朱全忠判元帥府事則天下兵權盡歸之矣 知溫州事丁章爲木工李彥所殺丁章得溫州見上卷二年未有朝命爲刺史止稱知州事其將張惠據溫州 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康懷英即康懷貞是時未改名也 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勳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公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言絕全忠則道路梗塞幷絕朝廷貢奉殷從之馬殷附汴之心自此堅矣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勍渠京翻遣使語荊南節度使成汭武安節度使馬殷武貞節度使雷彥威語牛倨翻曰語者無朝廷詔敕以意諭之令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之彊且欲侵江淮之地以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汭作巨艦三年而成艦戶黯翻制度如府署謂之和舟載署舍也言其舟長闊如荊州府署皆載其上舟當作州其餘謂之齊山截海劈浪之類甚衆齊山言其高也截海言其長也劈浪言其輕疾也劈匹歷翻掌書記李琪諫曰琪音其今每艦載甲士千人稻米倍之緩急不可動也吳兵剽輕剽匹妙翻

(輕，苦定翻。)難與角逐，武陵、長沙，皆吾讎也，(武陵謂雷彥威，長沙謂馬殷。)豈得不為反顧之慮乎！不若遣驍將屯巴陵，(九域志：巴陵東北至鄂州三百五十里。)大軍與之對岸，堅壁勿戰，不過一月，吳兵食盡自遁，鄂圍解矣。(楊行密時封吳王，故謂其兵為吳兵。)汭不聽。班，憕之五世孫也。(李憕，天寶之末死於安祿山之難，班後歸中原，仕於梁。)

王建出兵攻秦、隴，乘李茂貞之弱也。遣判官韋莊入貢，亦修好於朱全忠，(好，呼到翻。)全忠遣押牙王殷報聘。建與之宴，殷言蜀甲兵誠多，但乏馬耳。建作色曰：當道江山險阻，騎兵無所施，然馬亦不乏，押牙少留，當共閱之。乃集諸州馬，大閱於星宿山，官馬八千，私馬四千，部隊甚整，殷歎服。(王建以多馬衒王殷，殷遽歎服，非善覘者也。宿，音秀。)建本騎將，(王建從楊復光起許州，及扈從昭宗，皆為騎將。)故得蜀之後，於文、黎、維、茂州市胡馬，十年之間，遂及茲數。(史言蜀中互市可以得西蕃之馬，然王建取興元而得騎五千，則東西川之馬亦必多，此一萬二千之數，蓋集成都近州耳。)

五月，丁未，李克用雲州都將王敬暉殺刺史劉再立，叛降劉仁恭。克用遣李嗣昭、李存審將兵討之。(李存審，即符存審。降，戶江翻。)仁恭遣將以兵五萬救敬暉，嗣昭退保樂安，敬暉舉眾棄城而去。(畏燕兵之彊也。乘嗣昭之退，棄城而走。)先是振武將契苾讓(先，悉薦翻。契苾，欺訖翻。)逐戍將石善友，據城叛，嗣昭等進攻之，讓自燔死，復取振武城，殺吐谷渾叛者二千餘人。(吐谷，渾自赫連鐸與克用作敵，鐸雖敗死，其部落終未肯心服，故屢叛。)克用怒嗣昭、存審失王敬暉，皆杖之，削其官。(爾朱榮以失万俟道洛而杖爾朱天光，事亦如此。)

成汭行未至鄂州，馬殷遣大將許德勳將舟師萬餘人，雷彥威遣其將歐陽思將舟師三千餘人，會於荊江口，(大江自蜀東流入荊州界，謂之荊江。荊江口，即洞庭之水與大江之水會處。)乘虛襲江陵，庚戌，陷之，盡掠其人及貨財而去。將士亡其家，皆無鬭志。(此言成汭之將士也。)李神福聞其將至，自乘輕舟前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謂諸將曰：彼戰艦雖多而不相屬，易制也。(屬，之欲翻。易，以豉翻。)當急擊之。壬子，神福遣其將秦裴、楊戎將眾數千逆擊汭於君山，(君山在洞庭湖中，方六十里，亦名洞庭之山。巴陵志曰：湘君所游，故曰君山。將，即亮翻。)大破之。因風縱火，焚其艦，士卒皆潰，汭赴水死。(僖宗文德元年，成汭據荊南，至是敗亡。考異曰：新紀，彥威之弟彥恭陷江陵，今從編遺錄、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十國紀年。皆云汭未至鄂渚，江陵已陷，將士亡其家，皆無鬭志。按新紀、十國紀年皆云壬子汭敗死，壬子，此月十二日也。而編遺錄云二十二日陷江陵，今不取。北夢瑣言云天祐中汭死，尤誤也。)獲其戰艦二百艘。(艘，蘇遭翻。)韓勍聞之，亦引兵去。許德勳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開門具牛酒犒軍，德勳諭以禍福，進忠遂舉族遷于長沙。(僖宗光啟二年，鄧進思取岳州，傳弟進忠，至是而亡。考異曰：馬氏行年記：天復三年，自荊南振旅還，入岳州，降刺史鄧進思。九國志楚世家：天祐二年七月，岳州刺史鄧進思帥其眾來降。許德勳傳云：天祐二年領兵略地荊南，還過岳州，刺史鄧進忠以城歸附。新紀全用九國志年月。湖湘故事言：開平中收荊南，回，進忠以城降。又載何致雍天策寺碑銘云：乃克桂林，乃攘荊渚，彼岳之陽，虔師而取。天祐三年十月朱全忠謀討襄州趙匡凝，九月克襄州，始命楊師厚攻荊南，然則七月許德勳何緣略地荊南？蓋九國志之誤。天復三年，成汭敗死，德勳及雷彥威襲江陵，還取岳州，實何致雍碑意略同，故以行年記為據。)馬殷以德勳為岳州刺史，以進忠為衡州刺史。雷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獪，古外翻。雷彥威父滿。)常泛舟焚掠鄰境，荊、鄂之間，殆至無人。

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朱全忠守中書令，茂貞為尚書令，官在其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此崔胤所判六軍也。)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六軍，各步兵千人，騎兵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朱全忠自此疑崔胤而有圖之之心。)

朱全忠表潁州刺史朱友恭為武寧節度使。

朱友寧攻博昌，(博昌，漢縣，屬青州。十三州志云：昌水其勢平，故曰博昌。後唐避廟諱，改曰博興。九域志：博興在青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管下有博昌鎮。)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今開府州軍皆有客將，主贊導賓客，蓋古之舍人、中涓、謁者之下威儀之職。唐末藩鎮置客將，往往升轉至大官，位望不輕。)

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成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寃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爭城而殺人盈城朱友寧之隕身覆元未足以謝寃魂也號戶刀翻聞音問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師範之衆兵也朱溫令朱友寧討之三月己酉朱溫至汴州大舉親將四鎭之衆十萬擊師範朱友寧楊師厚攻博輿旬餘不下攻城之衆死者大半俄而朱溫至大怒斬其主將復起土山翌日而拔城中無少長皆屠之仍毀其垣四月進陷臨淄傳青州刺將攻北海渡膠水寇登萊等郡實錄據此而置於四月梁太祖實錄四月丙子上至鄆領事辛卯從子友寧帥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暫北海駐遣鎭五月辛亥却離歷下宿豐齊驛甲寅上到汶陽乙卯奏王師範逆狀己未上又往歷下壬戌上以兵士攻取博昌寨下少樹木時當炎暑却勒親從騎兵皆歸齊州因又前行夜將半客將劉捍謀曰捍請馳赴軍前傳諭上意數將士令戮力速攻必可尅也今請上却歸歷下上悅而從之便令捍馳騎東往上乃西歸汶陽丙寅捷音至攻拔博昌盡殺其黨矣據此則破博昌在五月今從朱友寧傳進拔臨淄臨淄漢古縣久廢隋復置於古齊國城唐屬青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四十里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九域志萊州南至密州三百里東北至登州二百四十里劉康乂朱全忠所用也以淮海都遊弈使張訓爲刺史楊行密據有淮南西盡淮源東暨于海邊面延袤數千里故置都遊弈使以謹防遏也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爲兩柵據舊書石樓近臨淄丙子夜友寧至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趣讀曰促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力已疲比必利翻及也度徒洛翻下同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梟堅堯翻傳首淮南兩鎭兵逐北至米河王師範以平盧之兵王茂章以淮南之兵是兩鎭兵也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臨朐漢縣唐屬青州九域志曰在州東南四十里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伺相吏翻懈古隘翻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降戶江翻知爲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朱全忠見王茂章臨敵整暇故欲得之然茂章後歸梁攻淮南攻鎭并皆折北而不振人固未易知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度徒洛翻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輔唐漢安丘縣乾元二年移治古昌安城因改曰輔唐屬密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薛史地理志曰密州輔唐縣梁開平二年改爲安丘唐同光元年復舊名晉天福七年改爲膠西避廟諱也宋復曰安丘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殿丁練翻下同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李虔裕以死全王茂章之軍其勇難能也楊師厚自此受知於朱全忠矣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植直吏翻幟昌志翻羸倫爲翻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凡軍行前軍之前有踏白隊所以踏伏候望敵之遠近衆寡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疑其有伏故遲遲不敢進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復扶又翻訓全軍而還史言楊行密所以能保有江淮一時諸將皆能盡其智力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丁卯以山南西道留後王宗賀爲節度使王建之諸也睦州刺史陳詢叛錢鏐舉兵攻蘭溪咸亨五年分婺州之金華西界置蘭溪縣因溪水爲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五十五里鏐遣指揮使方永珍擊之武安都指揮使杜建徽與詢連姻鏐疑之建徽不言會詢親吏來奔得建徽與詢書皆勸戒之辭鏐乃悅建徽從兄建思譖建徽私蓄兵仗謀作亂鏐使人索之從才用翻索山客翻建徽方食使者直入臥內使疏吏翻建徽不顧鏐以是益親重之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留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朱全忠以朱友寧之死興兵以攻青州豈不欲一鼓而屠之乃置之而歸汴者知青州城堅而王師範兵力尚彊未易以旦夕取故使楊師厚圍守之庚辰加西川節度使西平王王建守司徒進爵蜀王自西平王進爵蜀王前渝州刺史王宗本王宗本前此爲渝州亦王建命之也蓋官爵成都故稱前言於王建請出兵取

荊南，建從之，以宗本爲開道都指揮使，將兵下峽。三峽也。初，寧國節度使田頵破馮弘鐸，事見上卷二年。詣廣陵謝楊行密，因求池、歙爲巡屬，唐置宣歙池觀察使，二州本宣州巡屬，故田頵因有功而求之。行密不許。與之則田頵愈彊，故不許。行密左右下及獄吏皆求賂於頵，以其破馮弘鐸，後得寶貨也。頵怒曰：吏知吾將下獄邪！下，戶嫁翻。及還，指廣陵南門曰：吾不可復入此矣！復，扶又翻；下復出同。頵兵彊財富，好攻取，好，呼到翻。行密既定淮南，欲保境息民，每抑止之，頵不從。及解釋錢鏐，事見上卷二年。頵尤恨之，陰有叛志。李神福言於行密曰：頵必反，宜早圖之。行密曰：頵有大功，田頵從楊行密起廬州，破趙鍠、孫儒、馮弘鐸，皆有大功。反狀未露，今殺之，諸將人人自危矣。頵有良將曰康儒，與頵謀議多不合，行密知之，擢儒爲廬州刺史。擢儒，所以間頵也。頵以儒爲貳於己，族之。儒曰：吾死，田公亡無日矣！頵遂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同舉兵。考異曰：十國紀年，朱全忠聞田頵等叛，矯制削奪王官爵，命頵及杜洪、鍾傳、錢鏐充四面招討使，布制書於境上。王知其詐，安。按新書紀、實錄、梁太祖紀皆無削奪行密官爵、命杜洪等爲招討使事，今不取。仁義悉焚東塘戰艦。東塘即揚州東塘，淮南之戰艦聚焉。對岸即潤州界，故仁義得焚之。艦，戶黯翻。頵遣二使詐爲商人，詣壽州約奉國節度使朱延壽。朝廷命朱延壽領奉國節度使，見上卷二年。使，疏吏翻。行密將尚公迺遇之，曰：非商人也！殺一人，得其書，以告行密。尚公迺歸行密，見上卷二年。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荊南，勒兵具舟楫。及暮，遂泝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田頵。己丑，安仁義襲常州，九域志：潤州東南至常州一百七十一里。常州刺史李遇逆戰，極口罵仁義。仁義曰：彼敢辱我，必有備。乃引去。壬辰，行密以王茂章爲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復，扶又翻。溫奮擊破之。李存審救河中，擒梁騎兵，亦用此術。行密夫人，朱

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怨怒，陰與田頵通謀。書旅獒曰：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楊行密狎侮朱延壽，幾至於亡國喪家，危而後濟，可不戒哉！頵遣前進士杜荀鶴至壽州，與延壽相結，又遣至大梁告朱全忠。全忠大喜，遣兵屯宿州以應之。朱全忠喜楊行密有隙之可乘，而不能舉大兵以擣其後者，內有淄青未服，而西又有鳳翔，北又有太原，恐其乘間躡其後也。荀鶴，池州人也。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域志：臨朐縣在青州東南四十里，又二百六十里至密州。朐，音劬。重，直用翻。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九月癸卯，楊師厚敗萊州兵，青人大敗北走，殺一萬人，擒師範弟師克。翌日，東萊郡遣州兵泊土團五千人來援青州，我師邀擊，殺獲殆盡，無一二存焉，即時徙寨逼其闉闍。唐實錄略與此同。編遺錄：冬十月丁卯，楊師厚繼告捷，於臨朐北及青州四面累殺賊黨，擒斬頗衆，至十一月，萊州刺史王師克領六千人欲徑入青州，助其守禦，師厚伏兵邀之，殺戮將盡。下又有丁亥上誕辰，聞朱友倫死。誕辰乃十月二十一日，友倫死亦十月中事也，下又別有十一月。疑上文十一月是十一日字，或七日字。又曰一日師範請降，疑脫二十字，二十一日即戊午也。今從梁實錄。朱延壽謀頗泄，朱延壽與田頵通謀，久而頗露。楊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見甲以爲乙，見犬以爲貓，是錯亂所見也。柱至易見者，而行觸之，皆詐爲失明以愚人。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夫人，即延壽姊也。延壽第三。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按尚公迺執田頵二使，繼遣杜荀鶴至壽州，朱延壽亦必知前二使之見執矣。楊行密召之，了不自疑，至於送死，豈其智有所不及邪？抑天奪之鑒也。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徐溫從楊行密起廬州，與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英雄，是必有以服朱延壽部兵之心矣，故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初，延壽赴召，其妻王氏謂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使，疏吏翻；下同。分，扶問翻。授兵闔門。捕騎至，乃集家人，聚寶貨，發百燎焚府舍，曰：妾誓不

以皎然之軀，爲讎人所辱！」赴火而死。（史言朱延壽妻有智識而能守節。）延壽用法嚴，好以寡擊衆，（好，呼到翻。）嘗遣二百人與汴兵戰，有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

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天復二年，田頵克昇州，楊行密以李神福爲昇州刺史。時行密遣神福攻鄂，故頵乘虛襲之。九域志：宣州北至昇州三百六十里。）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今爲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或疑行密留田頵之母於廣陵。詳考本末，田頵母殷氏自從頵在宣州。李神福蓋言頵有母在，不當輕爲舉措，稱兵而敗，則禍必及母也。三綱者，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烏足與言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

頵遣其將王壇、汪建將水軍逆戰，（光化二年，田頵將康儒取婺州，王壇歸之。）丁未，神福至吉陽磯，與壇、建遇，壇、建執其子承鼎示之，神福命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神福謂諸將曰：「彼衆我寡，當以奇取勝。」及暮，合戰，神福佯敗，引舟泝流而上，（逆流曰泝。泝，蘇故翻。上，時掌翻。）壇、建追之；神福復還，順流擊之，壇、建樓船大列火炬，神福令軍中曰：「望火炬輒擊之。」（望壇、建所在而擊之。船列火炬，不能以自照，見而敵人望之，洞見表裏，聚而攻之，安有不敗者乎。）壇、建軍皆滅火，旗幟交雜。神福因風縱火，焚其艦，壇、建大敗，（李神福之陽敗也，必逆風而戰，故引舟順風泝流而上；其縱火焚壇、建之艦也，必因風轉，乘風水之勢以破之，居然可知也。）士卒焚溺死者甚衆。戊申，又戰于皖口，（舒州懷寧縣有皖口鎮，當皖水入江之口。皖，胡板翻。）壇、建僅以身免，獲徐綰，行密以檻車載之，遺錢鏐，鏐剖其心以祭高渭。（徐綰殺高渭事見上卷二年。遺，唯季翻。）頵聞壇、建敗，自將水軍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臨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請發步兵斷其歸路。（斷，音短。）行密遣漣水制置使臺濛將兵應之。王茂章攻潤州，久未下，行密命茂章引兵會濛擊頵。（安仁義雖善戰而兵弱，自守有餘耳。田頵兵勢方盛，故命合兵擊之。）

辛亥，汴將劉重霸拔棣州，執刺史邵播，殺之。（全忠滅朱瑄，已得棣州，邵播又以州叛附王師範。重，直龍翻。）

甲寅，朱全忠如洛陽，遇疾，復還大梁。（考異曰：梁實錄云壬戌，唐實錄云十月丁卯朔，今從編遺錄。）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降，戶江翻；下同。背，蒲妹翻。）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今請以其弟師魯爲質。」（質，音致。）時朱全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邠、岐連兵，其事詳見後。岐本亦京畿，李茂貞據之，遂爲彊藩；今所謂京畿，特京兆府之京縣、畿縣耳。）恐其復劫天子西去，（復，扶又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考異曰：舊紀及薛居正五代史劉鄩傳皆云十一月師範降。編遺錄曰：十一月敗萊州刺史王師克，一日，師範差人捧款，檄王軍前請舉牆歸降。按梁太祖實錄、薛史梁紀、唐實錄皆云九月戊午，今從之。）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史言朱全忠本欲殺王師範而力有所不及，爲後屠師範一家張本。）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兗州，（事始見上卷本年。）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語，牛倨翻。）

田頵聞臺濛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悰，徂宗翻。蕪湖，漢古縣，晉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江左遂爲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至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以拒李神福。覘者言濛營寨褊小，纔容二千人，頵易之，（覘，呂占翻，又丑豔翻。褊，補典翻。易，以豉翻。）不召外兵。濛入頵境，番陳而進，（番陳者，分兵爲數部，更番列陳，整兵而後進，以備倉猝薄戰。陳，讀曰陣。）軍中笑其怯，濛曰：「頵宿將多謀，不可不備。」（將，即亮翻。）冬，十月，戊辰，與頵遇於廣德，（九域志：廣德西至宣州一百八十里。宋白曰：廣德縣，秦鄣郡地，漢爲故鄣縣。）濛先以楊行密書徧賜頵將，皆下馬拜受。濛因其挫伏，（挫伏者，言其將士之氣摧挫而厭伏也。）縱兵擊之，頵兵遂敗。又戰于黃池，兵交，濛僞走，頵追之，遇伏，大敗，奔還宣州，城守。濛引兵圍之。頵亟召蕪湖兵還，不得入。郭行悰、王壇、汪建及當塗、廣德諸戍皆帥其衆降。（帥，讀曰率。）行密以

臺濛已破田頵，命王茂章復引兵攻潤州。（知臺濛兵力足以制田頵，故命王茂章復攻安仁義。復，扶又翻。）初，夔州刺史侯矩從成汭救鄂州，汭死，矩奔還。（成汭死，見上四月。）會王宗本兵至，矩以州降之，宗本遂定夔、忠、萬、施四州。（夔、忠、萬屬荊南巡屬，施屬黔中巡屬。）王建復以矩為夔州刺史，更其姓名曰王宗矩。（更，工衡翻。）宗矩，易州人也。蜀之議者以瞿唐，蜀之險要，（瞿唐峽在夔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乃棄歸峽，屯軍夔州。（荊南自此止領荊、歸、峽三州。）建以宗本為武泰留後。武泰軍舊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癘，請徙治涪州，建許之。（史言王建全據峽江之險。九域志：自黔州西北至涪州一百八十二里。黔，其今翻，又其炎翻。瘴，之亮翻。涪，音浮。）

葛從周急攻兗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為之緩。（新婦，謂葛從周妻也。為，于僞翻。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劉鄩用兵，十步九計，自得兗州，先定此策以伐葛從周之心。）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少，詩照翻。）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捍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旣絕，節度副使王彥溫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溫曰：（從，千容翻。語，牛倨翻。）「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溫，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謂屢為汴兵所敗也。）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王師範所遣諭鄩使降者也。）丁丑，始出降。（考異曰：梁實錄：四年正月辛丑，劉鄩自兗州來降。舊紀：十一月，鄩以兗州降。實錄：十一月，鄩降。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十一月丁酉，鄩降。鄩傳曰：天復三年十一月，師範告降，且言先差鄩領兵入兗州，請釋其罪，亦以告鄩，鄩即出城聽命。新紀：十一月丁丑，劉鄩以兗州叛附于朱全忠。按青、兗相距不遠，師範之降，亦以告鄩，豈有自戊午至丁酉四十日，師範使者始至兗州邪！十月丁丑日差近。今從新紀。）從周為具齋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為，于偽翻。衣，於旣翻。）乃素服乘驢至大梁。（素服，囚服也。渠帥伏罪，素服以聽。）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勞，力到翻。飲，於禁翻。量，音亮。飲酒之多少，各有量。）全忠曰：「取兗州量何大邪！」以為元從都押牙。（從，才用翻。）是時四鎮將吏皆功臣舊人，（朱全忠迎車駕於鳳翔，諸將皆賜迎鑾葉贊功臣。舊人，全忠出入於行間最久者。）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廷，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劉鄩自降將擢為四鎮牙前右職，而居之若固有之，自知其才之足以當之也。全忠以此益奇之。）未幾，表為保大留後。（幾，居豈翻。保大軍，鄜州，以捍李茂貞。）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為泰寧節度使代之。（懷英，當作懷貞。）

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考異曰：編遺錄：丁亥，趙廷隱自長安馳來告，今月十四日朱友倫墜馬而卒。十四日，則庚辰也。後唐紀年錄、薛居正五代史、昭宗實錄皆云辛巳，今從之。）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有為為之，謂之故。）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遣兵襲荊南，朗人棄城走。（朗人，雷彥威之兵戍荊南，旣死，荊南無帥，朗人遂守之。）匡凝表其弟匡明為荊南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貢賦多不上供，惟匡明兄弟委輸不絕。（唐二稅有上供，以輸京師。供，居用翻。輸，舂遇翻。）

楊行密求兵於錢鏐，鏐遣方永珍屯潤州，從弟鎰屯宣州，（屯潤州以助攻安仁義，屯宣州以助攻田頵。從，才用翻。鎰，弋質翻。）又遣指揮使楊習攻睦州。（陳詢時據睦州，背錢鏐而睦於田頵。）

鳳翔、邠州屢出兵近京畿，（鳳翔，李茂貞；邠，李繼徽。近，其靳翻。）朱全忠疑其復有劫遷之謀。（復，扶又翻。）十一月，發騎兵屯河中。

十一月乙亥，田頵帥死士數百出戰，（帥，讀曰率。）臺濛陽退以示弱；頵兵踰濠而鬬，濛急擊之，頵不勝，還走城，（走，音奏。）橋陷，墜馬，斬之。其衆猶戰，以頵首示之，乃潰。濛遂克宣州。（景福元年，田頵鎮宣州，至是而亡。）初，行密與頵同閭里，少相善，約為兄弟。（少，詩

照翻。及頵首至廣陵，行密視之泣下，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以子孫禮事之。行密以通家諸子禮事殷氏，其子以諸孫禮事之。史言行密雖以法裁部曲，而有恩，以是故書。行密以李神福為寧國節度使，欲以代田頵。神福以杜洪未平，固讓不拜。宣州長史駱知祥善治金穀，治，直之翻。觀察牙推沈文昌為文精敏，嘗為頵草檄罵行密。為，于偽翻。行密以知祥為淮南支計官，支計官，蓋唐世節度支度判官之屬。唐末藩鎮變其名稱耳。文昌為節度牙推。唐制，節度觀察牙推在巡官之下，幕府右職也。文昌，湖州人也。初，頵每戰不勝，輒欲殺錢傳瓘，其母及宣州都虞候郭師從常保護之。師從，合肥人，頵之婦弟也。頵敗，傳瓘歸杭州。錢傳瓘質於田頵，見上卷上年。錢鏐以師從為鎮東都虞候。

辛巳，以禮部尚書獨孤損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損，及之從曾孫也。獨孤及見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從，才用翻。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罷為左僕射。

左僕射致仕張濬居長水，王師範之舉兵，濬豫其謀，事見上卷上年。朱全忠將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使圖之。丙申，全義遣牙將楊麟將兵詐為劫盜，圍其墅而殺之。張濬之死，考其本末，過於白馬朝士遠矣。墅，承與翻。永寧縣吏葉彥素為濬所厚，知麟將至，密告濬子格曰：「相公禍不可免，郎君宜自為謀。」濬謂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遺種。」種，章勇翻。格哭拜而去，葉彥帥義士三十人送之渡漢而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又如字。格遂自荊南入蜀。張格入蜀而仕王氏者，格也。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偽，常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擊之，契丹畏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北荒寒早，至秋草先枯死，近塞差暖，霜降草猶未盡衰，故契丹南並塞放牧，焚其野草，則馬無所食而飢死。契，欺訖翻。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寇渝關。契丹阿保機始此。宋白曰：平州東北至渝關守捉一百九十里。渝，漢書音義音喻，今讀如榆。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偽與之和，設幄犒饗於城外，犒，苦到翻。酒酣，伏兵執之以入。虜衆大哭，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及莊宗列傳皆云光啓中守光擒舍利王子，其王欽德以重賂贖之。按是時仁恭猶未得幽州也。今從薛史、蕭翰傳及王皞唐餘錄。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事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終上卷二年。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募兵見上五月，朱友倫死見上十月。治，直之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恐其立異論以沮遷洛之計。

天祐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間，古莧翻。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時無溱州，溱當作漆。丙午，下詔罷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傳：崔胤得罪前一日，召璨入內殿草制敕，胤死之日，既夕，璨自內出，前騶傳呼相公來，人未見制敕，莫測所以。新傳曰：崔胤死，昭宗密許璨相，外無知者，日暮自禁中出，傳呼宰相，人大驚。按胤未死，璨已除平章事，新、舊傳云胤死後，誤也。璨，公綽之從孫也。自元和以來，柳氏以精正文雅世濟其美，至柳璨而隳其家聲，所謂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柳玭之家訓為空言矣。從，才用翻。

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

圖崔胤，篡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崔胤有誅國之罪，無負國之心。考異曰：舊傳：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又曰：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召致兵甲，以扞茂貞為辭。全忠知其意，從之，令汴州軍人入闕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唐太祖紀年錄曰：及事權既大，知朱温懷篡奪之志，慮一朝禍發，與國俱亡，因圖自安之計，竊朱温外貌相厚，私心漸異，與元規密為計畫，倍招兵數，繕治鎧甲，朝夕不止。朱温察之，乃陰令部下驍果數千給為散卒，於京師應募。胤每日教閱弓弩，梁卒僞示怯懦，或倒弓背矢，有若不能，胤莫之識。俄而朱友倫打毬墜死，温愈不悅，又聞胤欲挾天子出幸荊襄，温乃抗言胤將交亂天下，傾覆朝廷，宜急誅之，無令事發。天子將罷胤知政事，貶太子賓客，鄭元規循州司戶，事未行，温子友諒引兵攻胤，詰日擒之，又攻鄭元規於京府，擒之，崔、鄭俱戮，首岐下。實錄：胤重世宰相，而志滅唐祚。按崔胤陰狡險躁，其罪固多，然本召全忠，欲假其兵力以除宦官耳。宦官既誅，全忠兵勢益彊，遂有篡奪之心，胤復欲以譎詐并圖全忠，故全忠覺而殺之。若云唐室因胤而亡則可矣，舊傳云胤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實錄云胤志滅唐祚，恐未必然也。胤仕唐已為上相，滅唐立梁，於己何益！假令胤實有此志，則惟患全忠篡代之不速，何故復謀拒之！此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紀年錄序朱、崔之情，近得其實，今從之。然紀年錄云傳首岐下，誤也。又全忠之去長安也，留步騎萬人，何患無兵，何必更令汴卒應募！若在訓練之際突出擒胤，猶須此卒，胤既貶官家居，一夫可制，安用此計邪！蓋全忠以胤募兵既多，或能圖己，故使汴卒應募，察其動靜，以壞其謀，非藉此兵以誅胤也。人始不知，及誅胤之際，皆突出，人方知是汴卒耳。

初，上在華州，乾寧三年、四年，上在華州，事見二百六十卷、二百六十一卷。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發此機者，則崔胤之罪也。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軍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質，音致。難，乃旦翻。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李茂貞養崇本為子，更姓名曰李繼徽，故呼之為父。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楊崇本復本姓名，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裴樞為首相，且朱全忠所薦也，故使之促百官。以此觀之，謂非朋附全忠可乎！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號，戶刀翻。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歸罪於天復元年胤召朱全忠誅宦官，其禍遂至此，胤不得不任其責也。老幼縲屬，月餘不絕。縲，連兩翻，錢貫也。屬，之欲翻。言老幼相隨而東，若縲之貫錢，相屬不絕也。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時以天子東遷，扈衛兵士為御營，置使以提舉一行事務。御營使之官始此。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時河南北諸鎮皆附於朱全忠，發丁匠必不及鎮、定、幽、滄四鎮。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治，直之翻。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江則鄂岳杜洪、洪州鍾傳，浙則錢鏐，湖則潭州馬殷、澧州雷彥威，嶺則廣州劉隱，皆附全忠者也。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宮，復，扶又翻。館，古玩翻。光化元年，上將自華州還長安，以華州為興德府，以所居府署為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樂，音洛。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陝，陝，失冉翻。考異曰：梁實錄：丁巳，詔以今月二十二日先遣士庶出京，朕將翌日命駕。壬戌，襄宗發自秦雍。甲子，暫華州。二月丁卯，上至河中。乙亥，天子駐蹕陝郡。翌日，上來覲于行在。編遺錄：正月丁酉，上聞闕下人心不遑，遂往河中，以審都邑動靜。己酉，離梁園，行至汜水，聞崔胤死。是時皆言崔胤已下潛謀帝不令東遷雒陽，又密與岐、凉交通，及斯禍也。洎上至蒲津，帝謀東幸，決取二十一日鑾車離長安。是日丁巳，王鑾東指。癸亥，到甘棠。二月乙亥，上離河中。丁丑，到陝郊。戊寅，朝上以躬往洛下催促百工。壬辰，朝辭，翌日東邁。唐太祖紀年錄：丁巳下詔，與梁實錄同。又曰：壬戌，昭宗發長安，還幸洛陽。丁卯，車駕次華州。乙亥，駐蹕陝州。丙子，朱温自汴州迎覲，見已先發，自此人使相望于路，請駕早行幸洛陽。舊紀：正月己酉，全忠帥師屯河中，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請車駕遷都洛陽。丁巳，車駕發京師。癸亥，次陝州，全忠迎謁于路。二月丙寅朔。乙亥，全忠辭赴洛陽，親督工作。薛居正五代史梁紀：正月辛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聞之，為之震懼。唐年補錄：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迎扈表至。及還宮，至暮，全忠已移書宰臣裴樞，促百官東行。是日下詔，與梁實錄同。尋以張廷範為御營使，便毀拆宮室，沿河而下，仍起豪民從行，貧者亦攀焉。車駕以其月二十三日己未至華州。二月丙寅，車駕幸陝郊。又曰：三月二日戊辰，車駕離華下。其差舛如此。實錄：丁巳，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言慮邠、岐兵士侵迫，請車駕遷都洛陽，乃下詔，與梁實錄同。二月丙寅朔。丁卯，次華州，時朱全忠屯河中。乙亥，駐陝州。丙子，全忠來朝。又賜王建絹詔云：正月二十日，朕登樓。二十二日，京軍兵士擁脅朕東去。新紀：正月戊午，全忠遷唐都于洛陽。二月戊寅，次陝州，朱全忠來朝。按梁實錄、唐紀年錄、唐年補錄、唐實錄所載詔書，皆云二十二日皆士庶出京，朕翌日命駕，而諸書月日各不同，莫有與此詔相應者。編遺汴人所錄，此唐紀年宜得其實，而正月二十一日丁巳全忠請遷都表始至長安，車駕當日豈能便發！長安去陝纔八程，而癸亥已到甘棠，首尾七日，太似怱遽。實錄全用紀年錄，正月二十六日始離長

安二月二日至華州駐留數日故同以十日至陝差似相近今從之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甲申，立皇子禎為端王，祈為豐王，福為和王，禧為登王，祐為嘉王。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王建，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下同。難，乃旦翻。建以邛州刺史王宗祐為北路行營指揮使，邛，渠容翻。將兵會鳳翔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楊行密以便宜除官，猶曰以李儼將命為據，至王建則自為之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崔胤既誅，朱全忠遂專掌禁衛，其實布分私人於天子左右而備言判其事耳。癸丑，全忠置酒私第，朱全忠奔走兵間，得陝州何暇建私第，其實以到陝州所館安之地飾為私第耳。邀上臨幸。天王狩于河陽，晉文公以諸侯見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安有置酒私第邀人主臨之者乎。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以飲，於禁翻。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躡，尼輒翻。全忠以為圖己，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光啓二年，置佑國軍節度於洛陽，今遷都洛陽，故徙佑國軍於長安。考異曰：按河南府先已為佑國軍，今京兆府乃與同名者，蓋車駕既在河南，則無用軍額，故移其名於京兆耳。天祐二年，鄭賨猶為西京留守判官，然則雖立軍額，京名尚在耳。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上復，扶又翻。帥，讀曰率。考異曰：續寶運錄天復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丑時，昭宗在陝府行營，密遣絹詔告晉、楚、蜀，末云三月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賚到西川，頒示管內州縣。實錄此月絹詔在四月。據十國紀年，楊行密三月、王建四月得詔，與寶運錄略相應，今移置此月。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昭宗絹詔，當時居方面者未必動心，而讀其書者往往掩卷。楊行密遣錢傳璙及其婦并顧全武歸錢塘，錢傳璙為質於楊行密，見上卷天復二年。以淮南行軍司馬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復將兵擊杜洪。田頵已平，故復遣李神福擊杜洪。

朱全忠遣使詣行密，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俟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楊行密之心在廣土，朱全忠之心在篡唐。全忠力不能救杜洪，故有是言。行密之報，假天討以折其辭，其所志不在此也。好，呼到翻。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進路，任，音壬，堪也。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疑上徘徊以待諸道勤王之師。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以臣迎君，此何等語。華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君子於其攻孔氏之時，始知之。若朱全忠之心，微於色，發於聲，為有君乎，為無君乎。又按西漢羣臣謂天子為縣官，東漢以來謂為國家，唐時宮中率呼天子為宅家，又率小呼之為官家。或曰其義蓋取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九域志：新安縣在洛陽西七十里。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此撤殿弑逆之徵也。天之垂象示戒，豈不昭昭也哉。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唐末置醫官使，以主醫官；內都知，盛唐知內侍省之職事也。至宋，沿唐之制，有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左右班都知、副都知。閻祐之、王墀之死，以言星氣也；韋周、可證之死，以附耳語也。元帥，朱全忠。癸卯，上憩於穀水。穀水在洛城西。憩，去例翻。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東。考異曰：後唐紀年錄云五百人，實錄據之。今從舊書、薛史。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為，于偽翻。縊，於計翻，又於賜翻。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衣其，於既翻。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令，音零。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時以貞觀殿為正殿，崇勳殿為入閤。朝，直遙翻。乙巳，御光政門，時遷洛之後，易宮門名，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改元天祐。更命陝州曰興唐府。更，工衡翻。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申，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時惟留宣

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廚客省閤門飛龍莊宅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考異曰：編遺錄曰：戊申，鑾輿初到洛都，經費甚廣，尤國用未豐，庶事草創，因刪略閑冗司局，今後除留宣徽等九使外，餘並停廢，仍不差內中夫人充使。蓋初誅宦官後，內諸司使皆以內夫人領之，至此始用外人也。而實錄改充使為宣事，誤也。按宦官既誅，以內夫人宣傳詔命及充內諸司使，夫既宣傳詔命，則實錄云宣事亦未為誤，但天祐二年方罷宮人宣傳詔命，故以實錄為誤。）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朱全忠先為宣武天平宣義護國四鎮節度使，以張全義有積年葺理洛陽之功，今洛陽建都，不為節鎮，故以天平授全義，而已兼忠武為四鎮。）鎮海鎮東節度使越王錢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朱全忠為之言於執政，乃更封吳王。（天復元年，錢鏐封越王。為，于偽翻。更，工衡翻。）更命魏博曰天雄軍。（代宗以魏博為天雄軍，以寵田承嗣；至德宗時，田悅逆命，後復歸順，命為魏博節度使；今復舊天雄軍號。）癸亥，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唐紀八十一 起閼逢困敦五月盡柔兆攝提格凡二年有奇

昭宗聖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

天祐元年五月丙寅加河陽節度使張漢瑜同平章事 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 時以洛陽宮前殿爲貞觀殿內朝爲崇勳殿 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 復扶又翻 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 全忠疑帝欲圖己敬翔其腹心也故亦不使之入擿竹狄翻 辛未全忠東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亥至大梁 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水軍上峽攻王建夔州 趙匡凝以襄陽之甲窺夔門夔在三峽上游泝流攻之故曰上峽上時掌翻 知渝州王宗阮等擊敗之萬州刺史張武作鐵絙絕江中流立柵於兩端謂之鎖峽 敗補邁翻絙古恆翻鎖即鎖字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爲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 當是時諸鎮兵不出朱全忠之境又不能及也令朱友裕擊岐邠耳 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 鄩徐心翻 任鄜州逼近李茂貞繼徽聲援不接故使之還屯同州與朱友裕合勢鄜音夫 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 見賢遍翻 壬申至河中 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 涓圭淵翻 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 言不可窮兵極其兵力好戰不休是窮兵也 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 梁朱全忠晉李克用 若併而爲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 復扶又翻 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無事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 埸音亦 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 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釁許覲翻 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強悍之名 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爲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 王建既併山南諸州阻關而守關外倚李茂貞爲藩蔽故與之修好好呼到翻 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爲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勳求昏 鍠戶盲翻爲于僞翻此天雄軍治秦州屬李茂貞 建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隨軍資以厚茂貞鍠豈王建之本心哉倚以自蔽不厭其數也數所角翻 王建賦斂重人莫敢言馮涓因建生日獻頌先美功德後言生民之苦建愧謝曰如君忠諫功業何憂賜之金帛自是賦斂稍損 史言馮涓因獻頌而進規故其諫易入斂力贍翻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 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 惡烏路翻全忠欲篡利立幼德王裕貌秀而齒長立之非己之利也故惡之 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 謂爲劉季述所立也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光化三年天復元年 豈可復留 奸音干復扶又翻 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 史言朱全忠之狡獪 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 離力智翻是年正月壬戌帝離長安而東沈持林翻 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 伺相吏翻 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 玄暉具以語全忠 史言昭宗之輕脫以速禍從千容翻齧五結翻語牛倨翻 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西討岐邠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 易以豉翻 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

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
寅帝在椒殿(椒殿皇后殿也史炤曰椒殿亦猶椒房之稱)玄暉選龍武牙官史
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軍前謂西討行營軍前也)欲面
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
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呼火故翻)
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
追而弒之(年三十八)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
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何后祈生於蔣玄暉而卒以玄暉死屈節以苟歲月之生豈若以身
殉昭宗之不失節也)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
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柷(更工衡翻柷昌六翻)監軍國事(監古銜翻)
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
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李克用復以張承
業為監軍(李克用匿張承業見上卷天復三年監古銜翻)淮南將李神福攻鄂
州未下(天復二年李神福始攻鄂州天祐元年又攻鄂州事並見上卷)會疾病還廣陵楊行
密以舒州團練使泌陽劉存代為招討使(泌陽漢湖陽縣地後魏置
石馬縣後訛為上馬貞觀元年廢開元十六年復割湖陽置上馬縣天寶元年改曰泌陽屬唐州宋白曰泌陽縣本漢舞陰縣地二云同
上唐改泌陽以地在泌水之陽也唐州治焉泌兵媚翻)神福尋卒宣州觀察使臺濛
卒(卒子恤翻)楊行密以其子牙內諸軍使渥為宣州觀察
使右牙都指揮使徐溫謂渥曰王寢疾而嫡嗣出藩
此必姦臣之謀它日相召非溫使者及王令書慎無
亟來(諸侯下令於境內謂之令書以異於天子所下制詔敕之書也亟紀力翻為徐溫召渥張本)渥泣謝而
行　九月己巳尊皇后為皇太后　朱全忠引兵北
屯永壽南至駱谷(軍永壽所以致邠兵自此而南至駱谷所以致岐兵)鳳翔邠寧兵
竟不出辛未東還　冬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朱
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號戶刀翻)自投於地
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自軍前東

還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
(帝昭宣帝也賊弒君之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先悉薦翻)甲午
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以此為二人罪猶不
敢昌然以弒逆之罪罪之)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李彥威壽州人寄汴
州殖財任俠朱全忠愛而子之考異見二百五十九卷景福二年)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
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呼火故翻塞悉則翻)
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
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
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
事(朱全忠兼忠武張全義帥天平見上卷上年朱友恭氏叔琮既誅以全義領宿衛)乙巳全忠辭赴鎮
庚戌至大梁　鎮國節度使朱友裕薨於梁園(死於梁園
行營)光州叛楊行密降朱全忠(降戶江翻)行密遣兵圍之
與鄂州皆告急於全忠(楊行密使其將劉存攻杜洪於鄂州)十一月戊辰
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濟淮(自潁州潁上縣取正陽濟淮)軍于霍
丘(九域志霍丘縣在壽州東一百二十七里按元豐志壽州治下蔡)分兵救鄂州淮南兵釋
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戰全忠分命諸將大掠
淮南以困之　錢鏐潛遣衢州羅城使葉讓殺刺史
陳璋事泄(錢鏐恨陳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十二月璋斬讓而叛降于
楊行密(降戶江翻)初馬殷弟賨性沈勇(賨徂宗翻沈持林翻)事孫儒
為百勝指揮使(以百戰百勝名軍)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
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從千容翻)乃知為殷之
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瓌偉(瓌古回翻)果非常人當遣
汝歸賨泣辭曰賨淮西殘兵(馬賨從秦宗權孫儒起於淮西故云然)大王不
殺而寵任之湖南地近嘗得兄聲問賨事大王久不
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賨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
賨至長沙殷表賨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

贊曰：楊王地廣兵彊，（楊行密封吳王，故稱之。）與吾鄰接，不若與之結好，（好，呼到翻。）大可以爲緩急之援，小可通商旅之利。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史言馬殷畏朱全忠。）初，清海節度使徐彥若遺表薦副使劉隱權留後，（事見二百六十二卷天復元年。）朝廷以兵部尚書崔遠爲清海節度使。遠至江陵，聞嶺南多盜，且畏隱不受代，不敢前。朝廷召遠還。隱遣使以重賂結朱全忠，乃奏以隱爲清海節度使。（史言劉隱自託於朱全忠。）

昭宣光烈孝皇帝（諱祚，即位更名柷，昭宗第九子。後唐明宗天成三年，立廟于曹州，四年，乃追崇諡號。）

天祐二年春正月，朱全忠遣諸將進兵逼壽州。（是時壽州治壽春。朱全忠自霍丘遣諸將進逼之。）潤州團練使安仁義勇決得士心，故淮南將王茂章攻之，踰年不克。（王茂章攻潤州事始上卷天復二年八月。）楊行密使謂之曰：汝之功，吾不忘也。（安仁義歸楊行密，破趙鍠、孫儒，平宣、潤，皆有功。）能束身自歸，當以汝爲行軍副使，但不掌兵耳。仁義不從。茂章爲地道入城，遂克之。仁義舉族登樓，衆不敢逼。（安仁義在淮南軍中，號最善射，衆憚之，故不敢逼。）先是，攻城諸將見仁義，輒罵之，（先，悉薦翻。）惟李德誠不然。至是仁義召德誠登樓，謂曰：汝有禮，吾今以爲汝功，且以愛妾贈之。德誠掖之而下，并其子斬於廣陵市。（田頵、朱延壽、安仁義，淮南諸將中之錚錚者也。三叛連衡，不足以病楊行密，朞年之餘，相次殲殄，行密亦未易才也。）兩浙兵圍陳詢于睦州。（陳詢叛錢鏐，事始上卷天復二年。）楊行密遣西南招討使陶雅將兵救之。軍中夜驚，士卒多踰壘亡去。左右及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臥不應，須臾自定，亡者皆還。（史言陶雅之御衆，推靜足以制動。）錢鏐遣其從弟鎰及指揮使顧全武、王球禦之，爲雅所敗。（從，才用翻。鎰，夷質翻。敗，補邁翻。）虜鎰及球以歸。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朱全忠寬西顧之虞，然後命李振代王師範。）全忠圍壽州，州人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丘引歸。（朱全忠遣諸將逼壽州城下，而留屯霍丘爲後勢。）二月辛卯，至大梁。（霍丘至大梁九百餘里。）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濮陽已入朱全忠巡屬，故囚服乘驢以請罪。濮，博木翻。）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戊戌，以安南節度使同平章事朱全昱爲太師致仕。全昱，全忠之兄也，戇樸無能。（戇，竹巷翻。）先領安南，全忠自請罷之。是日社，（自古以來以戊日祠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禛，之人翻。）瓊王祥置酒九曲池，（九曲池在洛苑中。）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朱全忠遣其將曹延祚將兵與杜洪共守鄂州。庚子，淮南將劉存攻拔之，（天復二年正月淮南兵攻鄂州，踰兩春而後克。）執洪、延祚及汴兵千餘人，送廣陵，悉誅之。（僖宗光啓二年杜洪據鄂州，至是而亡。）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己酉，葬聖穆景文孝皇帝於和陵，（和陵在河南緱氏縣懊來山，是年更名太平山。）廟號昭宗。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罷獨孤損政事耳。靜海軍治交州，在嶺海之外，損安得至邪。）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蔚，紆勿翻。）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佻，他彫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和王福，亦昭宗之子。）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言幸有方鎮可以處之。）何藉樂卿。（太常卿掌禮樂，故曰樂卿。言勳人處之文職，當各當其分，不藉樂卿以榮。）恐非元帥之旨。（朱全忠時爲諸道元帥，故稱之。）持之不

下。下，戶嫁翻。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純，不入浮薄之黨。裴樞第十四。觀此議論，本態露矣。言其猶持清議也。璨因此幷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吏部侍郎楊涉同平章事。涉，收之孫也。楊收見懿宗紀。為人和厚恭謹，聞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累，良瑞翻。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同平章事。壬辰，河東都押牙蓋寓卒，遺書勸李克用省營繕，薄賦斂，求賢俊。史言蓋寓垂歿不忘效忠於李克用。蓋，古盍翻，姓也。省，所景翻。

夏四月庚子，有彗星出西北。彗，祥歲翻，又徐醉翻，又音歲。淮南將陶雅會衢、睦兵攻婺州。光化二年，田頵取婺州，旣而頵為楊行密所攻，錢鏐取婺州，使沈夏守之。錢鏐使其弟鏢將兵救之。鏢，匹燒翻。五月，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甲午行之。為朱全忠殺柳璨、蔣玄暉、張本。

乙丑，彗星長竟天。彗所以除舊布新，易姓之徵也。薛居正五代史曰：是年正月甲辰，有彗出于北河，貫文昌，其長三丈餘。五月乙丑復出軒轅、大角，及于天市西垣，光耀嚴猛。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橫，戶孟翻。非，亦作誹。宜以之塞災異。塞，悉則翻。李振亦言於朱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紊，音問。且王欲圖大事，謂篡奪也。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去，羌呂翻。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濰，音維。唐武德二年，分青州北海縣置濰州，八年州廢，以北海還屬青州。此時蓋復置濰州也。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處，昌呂翻。聲迹稍著者，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為之一空。為，于偽翻。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舊唐書曰：瀧州治瀧水縣，本漢端溪縣地，晉分端溪立龍鄉縣，隋改龍鄉為平原縣，又改為瀧水。唐平蕭銑，置瀧州。瀧，閭江翻。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甲申，忠義節度使趙匡凝遣使修好於王建。趙匡凝東結淮南，西通巴蜀，欲交鄰以抗朱全忠也。好，呼到翻。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白馬驛在滑州白馬縣。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中，竹仲翻。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廷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朝，直遙翻。下見朝同。梟，堅堯翻。見朝士皆頤指氣使，以頤指麾，以氣使令，言其怙朱全忠之勢而肆其驕豪也。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柳宜為車轂。轂，古祿翻。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好，呼到翻。言順口附和以玩弄人。車轂須用夾榆，說文：榆，白枌。所謂夾榆，乃今之田榆也，生田畔者。其木類棘，其皮有刺，其材堅緻而赤，鋸以為轂，堅而耐久。車轂衆輻所湊，其皮宜堅緻者為之。說曰：榆宜作車轂。爾雅一云白棗也。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捽，昨沒翻。撲，弼角翻。己丑，司空致仕裴贄貶青州司戶，尋賜死。柳璨餘怒所注，猶不啻十數，張文蔚力解之，乃止。時士大夫避亂，多不入朝。壬辰，敕所在州縣督遣，無得稽留。前司勳員外郎李延古，德裕之孫也，去官居平泉莊。李德裕有平泉莊，在河南府界。德裕平泉記曰：先公[illegible]屬在伊川，吾於是有退居河洛之志，於龍門得喬處士故居，剪荊棘，驅狐狸，而為之居。康軿曰：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詔下未至，責授衛尉寺主簿。秋七月癸亥，太子賓客致仕柳遜貶曹州司馬。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

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為羅紹威誅牙將張本。佺，且緣翻。剽，匹妙翻。時劉守文據滄州。）八月，王建遣前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等將兵擊昭信節度使馮行襲於金州。（馮行襲附朱全忠。）

朱全忠以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結昏，乙未，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將兵擊之。己亥，全忠以大軍繼之。（考異曰：梁太祖實錄、薛居正五代史梁紀皆云：七月庚午，遣楊師厚帥前軍討趙凝於襄州，辛未，帝南征。唐實錄：七月，全忠奏匡凝擅通好西川、淮南，又遣弟專領荊南，請削奪官爵，已遣都將楊師厚討之，翌日，全忠自帥軍以進。編遺錄：八月壬辰，先抽武寧楊師厚是日到，乃議伐襄州帥趙匡凝。乙未，大發車徒，委楊師厚總其軍政。己亥，上領親從步騎繼大軍之後，是夜宿尉氏。今從之。薛史：太祖將圖禪代，以匡凝兄弟並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它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帥師討之。辛未，全忠南征。表匡凝罪狀，請削官爵。按全忠劫遷昭宗於洛陽，匡凝與行密等移檄諸道共討之，全忠安肯以禪代問之，今不取。）

處州刺史盧約使其弟佶攻陷溫州。（佶，巨乙翻。考異曰：新紀正月，約陷溫州。十國紀年在此月戊戌，今從之。）張惠奔福州。（天復三年，張惠據溫州，至是而敗。王審知時據福州。自溫州南出平陽縣，渡海浦，即福州界。九域志：溫州東南至福州界三百二十里，自界首至福州五百二十里。）

錢鏐遣方永珍救婺州。（淮南兵自正月攻婺州。）

初，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司空圖棄官居虞鄉王官谷。（王官谷在虞鄉縣中條山。）昭宗屢徵之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見，賢遍翻。）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乃復下詔，略曰：既養高以傲代，類移山以釣名。又曰：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復，扶又翻。柳璨言司空圖既非伯夷之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朝政如彼，而自謂公正。通鑑直敘其辭，而璨惡自見。）可放還山。圖，臨淮人也。

楊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七州皆忠義軍巡屬。）朱全忠軍于漢北。九月，辛酉，命師厚作浮梁於陰谷口。（襄州穀城縣有陰城鎮，按舊史，陰谷口在襄州西六十里。）癸亥，引兵度漢。（浮梁成而度。）甲子，趙匡凝將兵二萬陳于漢濱。（陳，讀曰陣。）師厚與戰，大破之，遂傅其城下。（傅，讀如附。）是夕，匡凝焚府城，帥其族及麾下士沿漢奔廣陵。（僖宗中和四年，趙德諲據襄州，傳子匡凝，至是而亡。楊行密時據廣陵，匡凝沿漢入江，順流東下而奔歸之。帥，讀曰率。下同。）乙丑，師厚入襄陽。丙寅，全忠繼至。匡凝至廣陵，楊行密戲之曰：君在鎮歲以金帛輸全忠，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諸侯事天子，歲輸貢賦，乃其職也，豈輸賊乎！（輸，舂遇翻。）今日歸公，正以不從賊故耳。行密厚遇之。

丙寅，封皇弟禔為潁王，（禔，是支翻，又是兮翻。）祐為蔡王。

丁卯，荊南節度使趙匡明帥衆二萬棄城奔成都。（天復三年，趙匡凝遣匡明據荊南，匡凝既敗，匡明亦走。）戊辰，朱全忠以楊師厚為山南東道留後，引兵擊江陵。（荊南軍府治江陵。）至樂鄉，（九域志：江陵府長林縣有樂鄉鎮。）荊南牙將王建武遣使迎降。全忠以都將賀瓌為荊南留後。（降，戶江翻。瓌，古回翻。）全忠尋表師厚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宗賀等攻馮行襲，所向皆捷。丙子，行襲棄金州，奔均州，其將全師朗以城降。（僖宗大順二年，馮行襲取金州，至是而敗。行襲遂歸于朱全忠。九域志：金州東至均州七百里。考異曰：李昊蜀書高祖紀作全行思，後主紀作全行宗，林思諤王宗播王承規傳作全行宗，桑弘志傳作全行朗，新書馮行襲傳作金行全，蓋傳寫差誤，不可考正。按後蜀後主實錄云：金州招安指揮使全師郁世居金州，疑是師朗昆弟族人也。今從十國紀年。）王建更師朗姓名曰王宗朗，（更，工衡翻。下詔更同。）補金州觀察使，割渠、巴、開三州以隸之。（宋白曰：渠州，春秋巴國，秦滅巴，置巴郡，漢為宕渠縣地，蜀先主分巴郡置宕渠郡，梁大同三年於郡理置渠州。巴州亦漢宕渠地，後漢分宕渠北界置漢昌縣，今州理是也，後魏於漢昌縣理置大谷郡，又於郡北置巴州。開州，漢朐䏰縣地，後漢建安二年分朐䏰西北界置漢豐縣，後周置開江郡，隋改郡為開州。）

乙酉，詔更用十一月癸酉親郊。

淮南將陶雅、陳璋拔婺州，執刺史沈夏以歸。楊行密以雅為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楊行密本用陶雅為歙州。）以璋為衢、婺副招討使。璋攻暨陽，（此暨陽即越州諸暨縣也，與婺州東陽縣接境。）兩浙將方習敗之。（敗，補邁翻。）習進攻婺州。

濠州團練使劉金卒，楊行密以金子仁規知濠州。

楊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長，知兩翻。下子長翻。）素無令譽，（令，善也。令，力正翻。）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召渥。隱性憃直，（憃，書容翻，愚也。又，陟降翻。）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楊渥時守宣州，蓋加官司

徙易以豉翻憲許記翻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盧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考異曰：按徐溫遺詞隱爲奸人，隱若欲爲亂，當密召劉威，豈肯對其父斥渥短，請以軍府授威，隱乃戇直之人耳。俟諸子長，以授之。長，知兩翻。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爲子孫立基業，爲，于僞翻。安可使它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瞑，莫定翻，閉目也。隱，舒州人也。它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僚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猶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爲楊渥殺張本。可求，同州人也。路振九國志曰：嚴可求本馮翊人，父實，仕唐爲江淮鹽運判官，由是家于江都。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楊行密以宣州地接杭州，使良將居之，豈知楊渥與王茂章構怨乎。爲茂章奔兩浙張本。

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別開元帥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將自襄陽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洛陽以丙戌除全忠諸道元帥，全忠猶在行營，以是日變計欲攻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謂荊、襄兩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懾，之涉翻。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敬翔知淮南之不可攻。釁，許覲翻。不聽。改昭信軍爲戎昭軍。昭信軍本置於金州，時已爲王建所取。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棗陽縣屬隨州，自襄陽至棗陽一百三十餘里。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宋白曰：申州，春秋之申國，漢置平氏縣，魏文帝立義陽郡，宋立司州，入魏改爲郢州，周武帝改郢州爲申州。光州，春秋弦國，漢爲西陽縣，魏置弋陽郡，梁末於光城置光州，北齊置南郢州，後周爲淮南郡，隋復爲光州。九域志：自申州東南至光州三百五十五里。考異曰：梁太祖實錄：十月壬申，上御大軍發自襄州，由安、黃涉申、光，暨壽春之霍丘駐焉。十國紀年：十月，朱全忠自襄州帥衆二十萬趨光、壽。按十月丙戌朔，無壬申，梁實錄誤，今從編遺錄。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也，故以衣錦啗之。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也。裴樞等既死，而蘇循等進矣。奉唐璽綬而輸之梁者，此輩也。素無才行，行，下孟翻。乾寧中登進士第，昭宗覆試黜之，仍永不聽入科場。洪邁隨筆曰：昭宗乾寧二年，試進士，刑部尚書崔凝以下二十五人放榜，詔於武德殿前覆試，但放十五人，自狀頭張貽範以下，重落其六人，許再入舉場，四人所試最下，不許再入，蘇楷其一也。唐人謂貢院爲科場，亦謂之舉場，尾言由此而決科進取，爭名之場也。甲午，楷帥同列上言：謚號美惡，臣子不得而私。先帝謚號多溢美，乞更詳議。按舊書帝紀，楷時帥起居郎羅袞、起居舍人盧鼎上此議。楷目不知書，僅能執筆，其文羅袞作也。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事下太常。下，戶嫁翻。丁酉，張廷範奏改謚恭靈莊愍孝皇帝，廟號襄宗。詔從之。

楊渥至廣陵。渥自宣州至廣陵。辛丑，楊行密承制以渥爲淮南留後。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九域志：光州東至壽州三百五十里。比，必利翻。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淮水流出潁、壽之間，夾淮有正陽鎮，東正陽屬壽州安豐縣界，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

癸丑，更名成德軍曰武順。以朱全忠父名誠，故改成德爲武順。更，工衡翻。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抄，楚交翻。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悔不用敬翔之言也。躁忿尤甚。躁，則到翻。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先，悉薦翻。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蔣玄暉時爲樞密使，內專朝廷之權，外結朱全忠之寵。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須，待也。玄暉聞之懼，自至

壽春具言其狀。時朱全忠在壽春行營，玄暉懼罪，故自往言狀。全忠曰：汝曹巧
述閑事以沮我。沮，在呂翻，止也。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
天子邪！禪代之事，先封大國，次加九錫殊禮，此王莽創為之也。魏晉踵而行之，諱其名而受其實。魏文帝所謂舜禹之事，吾
知之矣。其言雖不至如朱全忠之凶暴，其欲篡之心則一也。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
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背，蒲妹翻。但以
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晉，李克用；燕，劉仁恭；岐，李茂貞；蜀，王建。勍，渠京翻。王遽
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
創萬代之業耳。為，于偽翻。全忠叱之曰：奴果反矣！玄暉惶
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
唐制：大祀，百官皆先習儀，受誓戒，散齋、致齋而後行事。裴迪自大梁還，裴迪先至壽春行營，從朱全忠
還大梁，自大梁還洛陽。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
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殷衡本
姓孔，名循，為全忠家乳母養子，故冒姓趙，後漸貴，復
其姓名。壬申，趙匡明至成都。正月丁卯，弃荊南，至是方至成都。王建
以客禮遇之。昭宗之喪，朝廷遣告哀使司馬卿宣諭
王建，至是始入蜀境。西川掌書記韋莊為建謀，為，于偽翻。
下為同。使武定節度使王宗綰諭卿曰：武定節度使治洋州，蜀之東北鄙也，故使
諭卿。蜀之將士，世受唐恩，去歲聞乘輿東遷，凡上二十
表，乘，繩證翻。上，時掌翻。皆不報。尋有亡卒自汴來，聞先帝已罹朱
全忠弒逆。蜀之將士，方日夕枕戈，枕，職任翻。思為先帝報
仇，不知今茲使來，以何事宣諭。舍人宜自圖進退。司馬
卿時為中書舍人歟？否則唐制中書通事舍人掌受
四方章奏及宣傳詔命，今以卿將命出使，故稱之歟。卿乃還。還，從
宣翻。庚辰，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年五十四。考異曰：十國紀年、吳錄、唐烈祖實錄
及吳史官王振撰楊本紀，皆云天祐二年十一月庚辰行密卒。敬翔梁編遺錄云：天祐三年三月，潁州獲河東諜者，言去年十一月持李
克用絹書往淮南，十二月至揚州，方知楊行密已死。與莊宗功臣列傳行密傳所載略同。沈顏行密神道碑、殷文圭行密墓誌、游恭渥墓
誌皆云天祐三年丙寅二月十三日丙申卒。薛居正五代史行密傳亦云天祐三年卒。行密之亡，嗣君幼弱，不由朝命承襲，或始死未敢

發喪，赴以明年二月，疑沈顏等從而書之。墓誌云十一月吳王寢疾，付渥後事，授淮南使。或本紀等誤以此月為行密卒。王振、沈顏、殷文
圭、游恭皆仕吳，而記錄差異，固不可考。今從舊史，而存碑誌年月，以廣傳聞。將佐共請宣諭使李
儼承制授楊渥淮南節度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
侍中、弘農郡王。楊行密請李儼承制，見二百六十三卷天復二年。渥，字承天，楊行密長子。柳璨
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朝，直遙翻。
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厤數有歸，
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
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陽、
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
武寧、忠義、荊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宣武領汴、宋、亳、輝；宣義領汝、鄭、滑；天平領
鄆、曹、濮；護國領河中、晉、絳、慈、隰；天雄領魏、博、貝、衛、澶、相；武順領鎮、冀、深、趙；佑國領京兆、商、華；河陽領孟、懷；義武領定、祁、易；昭義軍領潞、
澤；保義領邢、洺、磁；戎昭領金、均、房；武定領洋；泰寧領兗、沂、密；平盧領青、淄、齊、棣、登、萊；忠武領陳、許；匡國領同；鎮國領陝、虢；武寧領徐、宿；忠
義領襄、鄧、隨、郢、唐、復、安；荊南領荊、歸、峽。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
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
忠諭指。癸巳，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
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
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
多，謂白馬之禍也。全忠亦惡之。惡，烏路翻。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
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為，于偽翻。何太后泣遣宮
人阿虔、阿秋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
生全。阿，烏葛翻。語，牛倨翻。帝及德王裕皆何太后子也。昭宗已弒，裕與諸弟稍長相繼而死，事已至此，后之母子，能獨全乎？后素號
多智，謀乃爾，蓋當時以能隨時上下以全生者為智也。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
璨、張廷範於積善堂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
唐祚。何太后時居積善宮。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
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河南府獄。以王殷權知樞密，
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

丁酉，詔許之。朱全忠憤怒，正欲殺蔣玄暉等，乃復行魏晉之事，表辭者，欲矯教之也，詔許之者，王殷等承朱全忠之風指也。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宮闕矣。史誅其心迹，以示天下後世。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內夫人宣傳詔命，考異見前。及參隨視朝。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命，百僚罔惰，相因國家，承之不改。唐六典：尚宮掌朝會贊相之事，凡朝，引客立於殿庭。至天祐二年，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正是年詔敕也。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眾焚之。河南，河南府也。揭，其謁翻，舉也。玄暉既死，王殷、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為庶人，子而廢母，晉峻陽之事也。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撲，弼角翻。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既母為庶人，又廢朝三日，廢為庶人，天性滅矣。廢朝三日，既非喪母之禮，又不足以塞天性之傷，唐之臣子非唐之臣子也。朝，直遙翻。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唐不復郊矣。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張廷範於都市。自罷謁郊廟以下，皆朱全忠之志也。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呼，火故翻。西川將王宗朗不能守金州，焚其城邑，奔成都。王宗朗守金州，纔三月耳。戎昭節度使馮行襲復取金州，奏請金州荒殘，乞徙理均州，從之。更以行襲領武安軍。考異曰：實錄云：改為武寧軍。新表云：改為武定軍。按武寧乃徐州軍額，武定乃洋州軍額，不應同名。續寶運錄注云：天復七年秋，汴軍都頭號馮青面改姓朱，投全忠，卯鍛為洋州刺史，授當作受。洋州自景福元年刺史楊守佐歸順鳳翔後，遂朱全忠除此年秋蜀第二指揮使王宗綰收獲金州都押衙全貴帥眾降，賜姓王，名宗朗，拜金州刺史。又編遺錄：天祐三年二月云：行襲已於均州建節，因署韓恭知金州事，請朝廷落下防禦使，并不建戎昭軍。以此諸書參驗，似是今者以行襲兼領洋州節制，非改戎昭為武定軍。實錄、新表皆誤，續寶運錄天復七年亦誤也。按考異，則武安軍當作武定軍。參考新舊書亦然。

陳詢不能守睦州，奔于廣陵。為兩浙兵所逼也。僖宗中和四年，陳晟據睦州，至詢而敗。淮南招討使陶雅入據其城。楊渥之去宣州也，欲取其幄幕及親兵以行，觀察使王茂章不與，渥怒。既襲位，遣馬步都指揮使李簡等將兵襲之。楊渥襲位，曾幾何時而修怨於二州，將其福量如此，固不足以君國子民。湖南兵寇淮南，淮南牙內指揮使楊彪擊卻之。

三年春正月壬戌，靈武節度使韓遜奏吐蕃七千餘騎營於宗高谷，將擊嗢末及取涼州。趙珣聚米圖經曰：靈武自賀蘭山路過西至涼州九百里。李簡兵奄至宣州，王茂章度不能守，度，徒洛翻。帥眾奔兩浙。帥，讀曰率。親兵上蔡刁彥能辭以母老不從行，登城諭眾曰：「王府命我招諭汝曹。」楊渥父子皆以王爵鎮廣陵，故稱淮南軍府為王府。大兵行至矣，眾由是定。陶雅畏茂章斷其歸路，斷，音短。引兵還歙州。錢鏐復取睦州。睦州自此屬錢氏，楊氏不能爭。歙，書涉翻。鏐以茂章為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更，工衡翻。乙丑，加靜海節度使曲承裕同平章事。曲承裕乘亂據有安南。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事見二百二十二卷代宗廣德元年。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橫，戶孟翻。小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帥，所類翻。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穆宗長慶二年，立史憲誠。文宗大和三年，立何進滔。懿宗咸通十一年，立韓允中。僖宗中和三年，立樂彥禎。文德元年，立趙文玣，尋立羅弘信。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惡，烏路翻。朱全忠之圍鳳翔也，圍鳳翔，見昭宗天復元年、二年、三年。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去年七月，李公佺亂，見上。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趣，讀曰促。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十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魏鎮，魏博、鎮冀兩鎮。樂城，疑當

（作業書）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卒，子恤翻。）全忠遣客將馬嗣勳實甲兵於橐中，（有底曰囊，無底曰橐。橐，撻各翻。）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長直兵，蓋選驍勇之士，長使之直衛，不以番代者也。擔，都濫翻。）帥之入魏，（帥，讀曰率。下同。）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斷，音短。襻，普患翻。）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殪之，（殪，一計翻。）凡八千家，嬰孺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詰，去吉翻。）辛未，以權知寧遠留後龐巨昭、嶺南西道留後葉廣略並為節度使。（二人皆能保據本道，因而命之。）庚辰，錢鏐如睦州。（九域志：杭州西南至睦州二百一十五里。）西川將王宗阮攻歸州，獲其將韓從實。（歸州屬荊南。）陳璋聞陶雅歸歙，自婺州退保衢州。兩浙將方永珍等取婺州，進攻衢州。（去年九月，淮南兵取婺州，陳璋本以衢州附淮南，今自婺州退保之。）楊渥遣先鋒指揮使陳知新攻湖南。三月乙丑，知新拔岳州，逐刺史許德勳。（昭宗天復三年，湖南將許德勳取岳州，今并之。）渥以知新為岳州刺史。（為陳知新等覆軍張本。）戊寅，以朱全忠為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于此。全忠辭不受。夏，四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羅紹威既誅牙軍，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數，所角翻。）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高唐，漢古縣，唐屬博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里。）自稱留後。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歷亭縣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宋白曰：歷亭縣之地，自後魏至高齊，其地屬鄃縣。隋開皇十六年，於永濟渠南置歷亭縣，蓋取漢歷城縣為名。按漢地理志，歷城屬信都郡，在蓨縣界，王莽改曰歷亭。唐萬歲登封元年，移就盤河置，在古歷城西七十里。）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苻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先，悉薦翻。）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存節守城，筠伏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敗，補邁翻。）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守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蓨縣，進攻阜城。（蓨、阜城並漢古縣，唐屬冀州。九域志：蓨縣在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阜城在州東一百六十里。蓨，音條。）時鎮州大將王釗攻魏州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宗城縣屬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七十里。）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滄州兵，劉守文所遣。）丙午，重霸弃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鎮南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為江州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考異曰：實錄：初，鍾傳養上藍院僧為子，曰延規，補江州刺史。傳卒，遂召淮師陷其城。今從十國紀年、吳史。）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洺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于魏。丙子，廢戎昭軍，并均、房隸忠義軍。（併還山南東道。）以武定節度使馮行襲為匡國節度使。（馮行襲自均州徙同州。）楊渥以昇州刺史秦裴為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鍾匡時於江西。（鍾延規啓之也。）六月甲申，復以忠義軍為山南東道。（僖宗文德元年，以山南東道為忠義軍。）朱全忠以長安鄰於邠、岐，數有戰爭，（九域志：長安西北至邠州二百七十五里，西至鳳翔三百九十里。數，所角翻。）奏徙佑國節度使韓建於淄青，（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者也，朱全忠恐其復然，故徙之。）以淄青節度使長社王重師為佑國節度使。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澶，時連翻。相，息亮翻。）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考異曰：實錄在六月。今從編遺錄、唐太祖紀年錄。編遺錄：七月癸未，上起兵離魏都。按是月壬子朔，無癸未，編遺錄誤也。）全

忠留魏半歲，自正月入魏，至是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爲之一空。近，其靳翻。稱，尺證翻。遺，唯季翻。比，必利翻。爲，于僞翻。紹威雖去其逼，去，羌呂翻。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爲此錯也。魏州領貴鄉、元城、魏、館陶、冠氏、莘、朝城、昌樂、臨河、洹水、成安、內黃、宗城、永濟十四縣，博州領聊城、博平、武水、清平、堂邑、高唐六縣，相州領安陽、鄴、湯陰、林慮、堯城、臨漳六縣，衛州領汲、衛、共城、新鄉、黎陽五縣，貝州領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澶州領頓丘、清豐、觀城、臨黃四縣。錯，鑢也，鑄爲之。又釋錯爲誤謬，以殺牙兵之誤，取鑄錯爲諭。壬申，全忠至大梁。考異曰：編遺錄云壬辰，亦誤。秦裴至洪州，軍于蓼洲。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鍾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將獨楚一人耳，若帥衆守城，不可猝拔，帥，讀曰率。下同。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誘，音酉。未幾，裴破寨，執楚，幾，居豈翻。遂圍洪州。饒州刺史唐寶請降。降，戶江翻。

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爲質於西川。質，音致。王建以侃知彭州。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爲首尾。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兩浙兵圍衢州，此即方永珍之兵也。衢州刺史陳璋告急於淮南。楊渥遣左廂馬步都虞候周本將兵迎璋。本至衢州，浙人解圍，陳於城下，璋帥衆歸于本。兩浙兵取衢州。淮南與浙人爭婺、睦、衢三州，至是復悉歸於錢氏。陳，讀曰陣。帥，讀曰率。呂師造曰：浙人近我而不動，輕我也，請擊之。呂師造狃於青山之捷，氣陵浙人。近，其靳翻。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至矣，何爲復戰？彼必有以待我也。遂引兵還。本爲之殿，浙人躡之，復，扶又翻。殿，丁練翻。躡，尼輒翻。本中道設伏，大破之。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杜佑曰：滄州長蘆縣，漢參戶縣地。宋白曰：長蘆鎮，屬清池縣。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饌，雛戀翻，又雛綰翻。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羅紹威厚奉朱全忠，不惟以報德，亦懼因伐燕之便而取魏也。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唐僖宗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州，至匡時而亡。楊渥自兼鎮南節度使，以裴爲洪州制置使。淮南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靜難節度使楊崇本以鳳翔、保塞、彰義、保義之兵攻夏州，保義，當作保大。保義軍領邢、洺、磁，在山東；而保大軍領鄜、坊、丹、延，與邠、岐等鎮皆在關西也。難，乃旦翻。夏，戶雅翻。匡國節度使劉知俊邀擊坊州之兵，斬首三千餘級，擒坊州刺史劉彥暉。坊州，保大軍巡屬也，以此證上文保義其誤明矣。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勝，音升。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腕，烏貫翻。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無不文者。稚，直利翻。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啖，徒濫翻。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說，式芮翻。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爲，于僞翻。

冬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考異曰：續寶運錄曰：天復六年十月六日行下，此牓帖則是此年十月也。建東向舞蹈號慟，號，戶刀翻。稱自大駕東遷，謂昭宗遷洛也。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按李晟討朱泚，屯東渭橋，但請假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以通蜀漢喉衿，上不暇從也。其後假張彧京兆少尹，以調給內郡；朱表李懷光降將孟涉、段威勇以要官，未嘗承制封拜也。鄭畋便宜從事，見二百五十四卷僖宗廣明元年。仍以牓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劉仁恭以幽州叛李克用，又約朱全忠共攻之，此克用之所深恨也。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

天下之勢，歸朱温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鎭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温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温所困，我不與之并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史言李存勗智識能輔其父所不逮。）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夏州告急於朱全忠，戊戌，全忠遣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英救之。楊崇本將六鎭之兵五萬軍于美原。（據上文，則楊崇本所將者，五鎭之兵耳，蓋并將秦隴之兵爲六鎭。）知俊等擊之，崇本大敗，歸于邠州。

武貞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荊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去年九月，汴將賀瓌守荊南。）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高季昌自此遂據有荊南。）又遣駕前指揮使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荊南以備吳、蜀。（倪可福自此委質於高季昌。）朗兵引去。（朗兵，雷彥威之兵也。）

十一月，劉知俊、康懷貞（以此觀之，上文誤作懷英。）乘勝攻鄜延等五州，下之。加知俊同平章事，以懷貞爲保義節度使。（恐卽命康懷貞以鄜時保義當作保大，以通鑑明年書保平節度使康懷貞證之，又恐自是保義。）西軍自是不振。（西軍謂邠岐軍也。）　湖州刺史高彥卒，子澧代之。（澧，音禮。）

十二月乙酉，錢鏐表薦行軍司馬王景仁，詔以景仁領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卽王茂章，是年正月奔宣州歸錢鏐。考異曰：薛居正五代史：鏐辟爲兩府行軍司馬，具以狀聞。太祖復命遙領宣州節度使、同平章事。歐陽脩五代史曰：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今從之。）　朱全忠分步騎數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閏月乙丑，廢鎭國軍興德府，復爲華州，隸匡國節度，割金、商州隸佑國軍。（并同、華爲一鎭，割金、商以隸佑國，皆欲厚其實力以扞邠、岐。）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訃，音赴，告喪曰訃。）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縞素流涕久之。（帥，讀曰率。）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丁酉，丁會開門迎降，閏十二月，太祖以李嗣昭爲潞帥。薛居正五代史梁紀在閏月，後唐紀在十二月，今從新舊唐紀、薛史梁紀及編遺錄。）李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爲，故來歸命耳。」（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丁會其有是非之心者乎。）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治，直之翻。）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先，悉薦翻。調，徒弔翻。輸，春遇翻。）諸營山積，全忠將還，悉命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炎，讀曰燄。沈，持林翻。朱全忠舉兩河之兵力以攻劉守文，滄州孤城，破在旦夕，盡以潞州內叛，燒營而退者，豈不知功壞於垂成哉！蓋潞州天下之脊，而河東之所素憚者也。自潞州而南，下太行，直抵懷、孟之郊，可以進據洛都，一正唐室，全忠之篡事不成矣，此其所以狼狽而返。）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爲煙，沈之爲泥，願乞其餘以救之。」全忠爲之留數囷以遺之。（劉守文之辭卑而情可矜，故全忠之凶暴，亦爲之感動。遺，唯季翻。乞，音氣，又音氣。爲，于僞翻。）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鍾氏既亡，故彭玕請降於馬氏。玕，音干。路振九國志玕作玗。）玕本赤石洞蠻酋，鍾傳用爲吉州刺史。（酋，慈由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一

起彊圉單閼盡著雍執徐七月凡一年有奇朱氏本碭山人碭山戰國時屬梁地太祖以宣武節度使創業宣武軍治汴州古大梁也浸益彊盛進封梁王國遂號曰梁通鑑以前紀已有蕭梁故此稱曰後梁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上

姓朱氏名溫宋州碭山午溝里人背黃巢歸唐賜名全忠即位改名晃

開平元年是年四月即位始改元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于貝州自滄州還休兵貝州且因魏博犒師也淮南節度使兼侍中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弘農郡王楊渥既得江西謂升鍾匡時也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驕侈益甚謂節度判官周隱曰君賣人國家何面復相見遂殺之以隱言其不克負荷欲屬國於劉威也事見上卷天祐二年復扶又翻由是將佐皆不自安既逐王茂章又殺周隱宜餘人之不自安也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與副指揮使綦章將兵屯上高上高在洪州高安縣界宋置上高縣屬筠州在州西南九十五里宋白曰上高縣本高安縣之上鎮以地形高上故曰上高南唐昇元中立上高場保大十年升為縣師周與湖南戰屢有功渥忌之師周懼謀於綦章曰馬公寬厚謂馬殷也吾欲逃死焉可乎章曰茲事君自圖之吾舌可斷不敢泄斷都管翻師周遂奔湖南章縱其孥使逸去路振九國志呂師周父珂以勇敢事楊行密累有功拜黑雲都指揮使珂卒師周代之自言三代將家不可保富貴每恣為酣醉必起舞或擊節狂歌慷慨泣下行密聞而疑之密使人偵其動靜師周不自安乃謀於綦章而奔湖南據此則為渥所疑非行密也孥音奴子也師周楊州人也渥居喪居其父行密之喪也晝夜酣飲酣戶甘翻樂飲也湛嗜也靡酣日洽也張晏曰中酒也作樂句斷然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或單騎出遊從者奔走道路不知所之從才用翻之往也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蜀註曰牙者旗名衛牙者因以名之分左右隊故稱左右牙余謂牙兵以衛牙府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二人懼

渥選壯士號東院馬軍廣署親信為將吏所署者恃勢驕橫橫戶孟翻陵蔑勳舊顥溫潛謀作亂渥父行密之世有親軍數千營於牙城之內蜀註曰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曰牙城即衙城也渥遷出於外以其地為射場顥溫由是無所憚史言楊渥自去其爪牙渥之鎮宣州也天祐元年楊渥鎮宣州二年召為嗣命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將親兵三千勍渠京翻璠音番及嗣位召歸廣陵顥溫使三將從秦裴擊江西因戍洪州誣以謀叛命別將陳祐往誅之史言張顥徐溫又翦去渥之爪牙祐間道兼行間古莧翻六日至洪州微服懷短兵徑入秦裴帳中裴大驚祐告之故告之以所以徑入之故乃召思勍等飲酒祐數思勍等罪數所具翻下因數同俗從所主翻執而斬之渥聞三將死益忌顥溫欲誅之丙戌渥晨視事顥溫帥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帥讀曰率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耳因數渥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以鐵檛擊殺之檛側瓜翻考異曰歐陽史四年正月渥視事陳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按璠已死於宣州今從十國紀年按通鑑本文宣州當作洪州謂之兵諫左傳鬻拳強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刖也張顥徐溫以兵諫自文鬻拳之罪人也諸將不與之同者顥溫稍以法誅之於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為顥溫弒渥張本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內叛王燒營而還事見上卷天祐三年還從宣翻又如字威望大沮沮在呂翻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館古玩翻有疾臥府中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

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亟，紀力翻。）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勞，力到翻。）貽矩請以臣禮見，（見，賢遍翻。）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三靈，天地人之靈也。言天地人之心皆已去唐室，改卜君而命之。）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帝，謂唐昭宣帝。元帥，謂梁王。）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九域志：長子西南至澤州一百四十里。）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始改保義軍為保平軍，避藩邸舊名也。此因史臣避廟諱而書之。然觀令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兵屯晉州，則恐自鄜州而東發兩鎮兵屯晉州，蓋懷貞若自邢州發京兆同華兵，道里隔涉，邢州與潞州相近，亦當備河東兵之來，無緣使懷貞離邢州而屯晉州。竊謂保平亦當作保大，據歐史懷英傳，亦書保義，蓋以美原之捷，方除保義節。朱全忠急於篡唐，未暇事兵，攻潞州，自備而已，故潞州兵得以嚴備。）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梁王建元帥府于大梁。相帥，讀曰率。）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三月癸未，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擊劉仁恭也。）

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遣其子傳璙、傳瓘討盧佶於溫州。（璙，力小翻，又力弔翻。佶，其吉翻。）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考異曰：實錄、薛居正五代史、唐餘錄皆云四月，唐帝御札敕宰臣張文蔚等備法駕奉迎梁朝，而無日。五代通錄云四月丁未。丁未，四月一日也。舊唐書云三月甲辰。甲辰，三月二十七日也。唐年補錄三月二十七日甲子，降此御札，四月戊辰，朱全忠即位。尤為差誤。按此年三月戊寅朔，四月丁未朔。今從舊唐書。）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冊禮使奉傳禪冊寶，押金吾仗、衛太常鹵簿等。）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唐有傳國八寶，武后惡璽字，改為寶。其受命傳國八寶，並改雕寶字。）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唐大典曰：天子八寶，其用以玉；其封以泥，皇后及太子之信曰寶，其用以金。）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唐大典：大駕備五輅，五輅皆有副車，又有指南車、記里鼓車、白鷺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耕根車、安車、四望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一十有二。若法駕，則減五副輅、白鷺、辟惡、安車、四望車四分屬車之一。帥，讀曰率。）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它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監修撰。天寶後，它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元年，宰臣裴垍建議，登朝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人判館事，未登朝者為直館。）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璽，斯氏翻。綬，音受。載，子亥翻。考異曰：陶岳五代史補曰：凝式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按周世宗實錄，凝式本傳：仕梁末書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宗時及清泰帝末，俱以心恙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梁初佯狂也。今不取。）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楊涉之相也，知必為凝式之累，今乃駭凝式之言，何邪？為，于僞翻。）策，敦煌人，（敦，徒門翻。）光逢，隱之子也。（趙隱見二百五十二卷懿宗咸通之十二年。）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築館於大安山，（薛史：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於山顛，令民間用墐泥為錢，（瘞，於計翻。墐，几隱翻。墐泥，黏土也。）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不齒之於諸子之列。）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至不守。（幾，居依翻。）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敗，補邁翻。）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惡，烏路翻。）銀胡䩮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兵三千，（䩮，盧谷翻。帥，讀曰率。）

帥讀曰率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二千盧龍以嬀檀新
武四州爲山後奔河東奔李克用守光弟守奇奔契丹未幾亦奔河
東幾居豈翻爲劉守奇引河東兵伐燕張本河東節度使晉王克用以承約爲
匡霸指揮使思同爲飛騰指揮使思同母仁恭之女
也匡霸飛騰皆晉王所置軍都之號梁王始御金祥殿王溥五代會要梁受禪都大梁改正
衙殿爲崇元殿東殿爲玄德殿內殿爲金祥殿萬歲堂爲萬歲殿門如殿名薛史曰梁自謂以金德王又以福建上獻鸚鵡諸州相繼上
白烏白兔洎白蓮之合蒂者以爲金行應運之兆故名殿曰金祥受百官稱臣此梁所自置百官也下書
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
號但稱月日去羌呂翻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盧佶聞
錢傳璙等將至將水軍拒之於青澳青澳在溫州東北海中俗謂之青澳門由
青澳門而進舟則入溫州其外則大洋也澳烏到翻海之隈厓曰澳錢傳瓘曰佶之精兵盡在
於此不可與戰乃自安固捨舟間道襲溫州安固後漢之章安也
間古莧翻戊午溫州潰擒佶斬之天祐二年盧佶陷溫州至是敗亡吳王鏐以
都監使吳璋爲溫州制置使監古銜翻命傳璙等移兵討
盧約於處州壬戌梁王更名晃更工衡翻薛史曰將受禪下教以本名二字
異帝王之稱故改名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
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
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此唐之百官從才用翻至
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被皮義翻即皇帝位張文蔚蘇
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
寶升殿讀已已者畢也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帥讀曰率帝遂與
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
公推戴之力文蔚等慙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
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禕許韋翻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
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宗同姓也戚異姓之親也復扶又翻酒酣朱全
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鮑宏博經曰楚辭琨蔽象棊有六博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

六棊故云六博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兩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謂之黑一邊不刻者
五塞之間謂之五塞據歐史此所謂投瓊即骰子也迸北孟翻考異曰王仁裕玉堂閑話曰骰子數匝廣王全昱忽駐不擲顧而白梁
祖再呼朱三梁祖動容廣王曰你愛它爾許大官職久遠家族得安否於是大怒擲骰具於階下抵其盆而碎之喑嗚號呼數日不止今
從王禹偁五代史闕文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
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梁王始兼四鎮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天復元年富
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唐武德元年受禪歲在著雍攝
提格禪位于梁歲在彊圉單閼享國二百九十年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
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
使宣諭州鎮皆言受禪於唐也戊辰大赦考異曰梁實錄編遺錄薛史唐餘錄皆不云
大赦今從歐陽史改元改元開平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爲濟陰王
曹州濟陰郡濟子禮翻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
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故
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唐以長安
爲西京洛陽爲東京今梁都大梁在洛陽之東故以洛陽爲西都大梁爲東都而以長安爲大安府更名魏博曰
天雄軍通鑑二百六十四卷昭宗天祐元年四月已書更命魏博曰天雄軍蓋亦出朱全忠之意此複出也但未知更軍額
的在何年更工衡翻遷濟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用左傳語栫在甸翻圍也使甲
士守之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馬殷不由郡王徑封
國王即位之初特恩也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
事梁崇政院即唐樞密院之職後遂廢樞密院入崇政院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
承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宰相非進對時有所奏請
及已受旨應復請者皆具記事因崇政院以聞得旨
則復宣於宰相翔爲人沈深沈持林翻有智略在幕府三
十餘年僖宗光啟間敬翔入汴幕至此時二十年史誤以二十爲三十耳軍謀民政帝一以
委之翔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
帝性暴戾難近近其靳翻人莫能測惟翔能識其意趣或
有所不可翔未嘗顯言但微示持疑帝意已悟多爲

之改易。爲，于僞翻。禪代之際，翔謀居多。追尊皇高祖考妣以來皆爲帝后。五代會要：梁以舜臣朱虎爲始祖，四十二代至黯，追尊黯爲肅祖宣元皇帝，妃范氏諡宣僖皇后；黯子茂琳諡敬祖光獻皇帝，妃楊氏諡孝皇后；茂琳子信諡憲祖昭武皇帝，妃劉氏諡昭懿皇后；信子誠。皇考誠爲烈祖文穆皇帝，妣王氏爲文惠皇后。初，帝爲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友文爲開封尹、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友文本康氏子也。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李克用稱唐官，用唐年號，豈梁得而削奪之哉！史姑書梁之初政耳。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天復四年，梁王劫唐昭宗遷洛，改元曰天祐，河東、西川謂劫天子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稱天復。五年，是歲梁滅唐，河東稱天祐四年，西川仍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淮南楊渥爵弘農王。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卒，子恤翻。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遺，唯季翻。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史言李克用雖出於夷狄，而終身爲唐臣，亦天性之忠純也。

唐末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於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斛律寺，蓋高齊建霸府於晉陽，斛律氏貴盛時所立。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竭力。爲，于僞翻。

岐王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治，直之翻；易，以豉翻。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還，從宣翻。由是衆心悅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羸，倫爲翻。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李茂貞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於其夫矣。卒伍之雄，乘時竊據，私立名字，以相署置，豈可與之言禮乎哉！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鞭，鳴鞭；扇，雉尾扇也。唐制：天子視朝，從禁中出則鳴鞭傳警，既出西序門，索扇，扇合，天子升御座，扇開，百官畢朝。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說吳王鏐舉兵討梁，說，式芮翻。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爲東帝；奈何交臂事賊，爲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五月，丁丑朔，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加武順節度使趙王王鎔守太師，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守太傅，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

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好，呼到翻。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頎，渠希翻。

初，契丹有八部，歐陽脩曰：契丹君長曰大賀氏，後分爲八部：一曰但利皆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內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部之長號大人[illegible]。九國志：契丹，古匈奴之種也，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考異曰：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實活邸，四曰納尾邸，五曰頻沒邸，六曰內會雞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之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尊之。每三年第其名以相代。莊宗列傳曰：咸通末，其王曰習爾，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屬咸被驅役。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曰：僖、昭之際，其王邪律阿保機怙強恃勇，距諸族不受代，自號天皇王。後諸族邀之，請用舊制。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長九年，所得漢人頗衆，欲以古漢城領本族，率漢人守之，自爲一部。」諸部諾之。俄設策復併諸族，僭稱皇帝，土地日廣。大順中，後唐武皇遣使與之連和，大會於雲州東城，延之帳中，約爲昆弟。莊宗列傳又曰：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天祐二年，大寇我雲中，太祖遣使連和，因與之面會於雲州東城，延入帳中，約爲兄弟，謂曰：「唐室爲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弟助我精騎二萬，同收汴洛。」保機許諾。保機既還，欽德以國事傳之。賈緯備史云：武皇會保機，故雲州城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馬上持杯往來以展酬酢之禮。保機喜，請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它日見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教，不受諸族之代。趙志忠虜廷雜紀云：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又諱斡里。太祖生而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又云：凡立王，則衆部酋長皆集會議，其有德行功業者立之。或災害不生，群牧孳盛，人民安堵，則王更不替代；苟不然，其諸酋會衆部別選一名爲王，故王以番法，亦甘心退焉，不爲衆所害。又曰：有韓知古、韓穎、康枚、王奏事、王郁，皆中國人，共勸太祖不受代。薛史唐書載契丹八部名與漢高祖實錄所載八部名多不同，蓋年祀相遠，虜語不常耳，其實一也。阿保機云我爲長九年，則其在國不受代久矣，非因武皇之教也。今從漢高祖實錄。又唐餘錄前云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保機入寇，仁恭擒其妻兄述律阿缽，由此十餘年不能犯塞。下乃云大順中與武皇會於雲中，按大順在乾寧前，乾寧二年仁恭方爲幽州節度，大順中未也。又武皇謂曰：「唐室爲賊臣所篡，吾以今冬大舉」，此非大順中事，唐餘錄誤也。又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契丹王阿保機及前國王欽德貢方物。然則於時七部猶在也。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

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五姓奚：一阿會部，二處和部，三奧失部，四度稽部，五元俟折部，各有辱紇主爲之酋領。歐陽脩曰：奚當唐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北，皆數百里，分爲五部：一曰阿會部，二曰啜米部，三曰粵質部，四曰黙皆部，五曰黑訖支部。後徙居幽州之東北數百里。宋白曰：奚居陰涼川，東去營府五百里，西南去幽州九百里，東南接海，山川三千里，後徙居琵琶川】及七姓室韋、【室韋本有二十餘部，其近契丹者七姓】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邪律氏。【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如三年一代之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種落【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故後魏滑鹽縣也，【漢志：滑鹽縣屬漁陽郡，後漢明帝改曰鹽氏。水經注：大榆河自密雲城南，東南流逕後魏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滑鹽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歐陽脩曰：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宋白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遼澤去渝關一千一百三十里，渝關去幽州一百七十四里，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河，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源，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女真，肅慎氏之遺種，黑水靺鞨即其地也。入遼東者籍者號熟女真，界外野處者號生女真，極邊遠者號黃頭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監，古銜翻】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爲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考異曰：唐太祖紀年錄：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州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留男骨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爲質，約冬初大舉渡河反正，會昭宗遇盜而止。歐陽史曰：梁將篡唐，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阿保機以兵三十萬會克用於雲州東城，握手約爲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按雲州之會，莊宗列傳、薛史皆在天祐四年，而紀年錄獨在天祐二年。又云約今年冬同收汴、洛，會昭宗遇盜而止，如此則應在天祐元年昭宗崩已前，不應在二年也。且昭宗遇盜則尤宜興兵討之，何故止也？唐室爲賊臣所篡，此乃四年語也。其冬，武皇寢疾，蓋以此不果出兵耳。今從之】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歸而背盟，更附于梁，【繒，慈陵翻。畜，許救翻。背，蒲妹翻。更，工衡翻。遣使通好，是附梁也】晉王由是恨之。【通鑑於唐紀書李克用，君臣之分也；於梁紀書晉王，敵國之體也。吳、蜀義例同】

己卯，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加清海節度使劉隱、威武節度王審知兼侍中。【威武節度之下當有使字】仍以隱爲大彭王。【自宋武帝以彭城之裔興於江南，後多以彭城之劉爲名族。劉隱封大彭王，意蓋取此】

癸未，以權知荊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荊南舊統八州，【荊、歸、硤、夔、忠、萬、澧、朗，共八州】乾符以來，寇亂相繼，諸州皆爲鄰道所據，獨餘江陵。季昌到官，城邑殘毀，戶口彫耗，季昌安集流散，民皆復業。

乙酉，立兄全昱爲廣王，子友文爲博王，友珪爲郢王，友璋爲福王，友貞爲均王，友雍爲賀王，友徽爲建王。【友文以養子居諸子之上，友珪弑逆禍胎於此】

辛卯，以東都舊第爲建昌宮，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薛史曰：初，帝創業之時，以四鎮兵馬倉庫籍繫繁廣，因置建昌院以領之，至是改爲宮，蓋重其事也。宋白曰：是年中書門下奏改判建昌院事爲建昌宮使，仍請在京上舊邸爲建昌宮】

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攻晉將李嗣昭也】

甲午，詔廢樞密院，其職事皆入於崇政院，以知院事敬翔爲院使。【考異曰：實錄四月辛未，以翔知崇政院事；五月甲午，詔樞密院宜加爲崇政院，始命翔爲院使。蓋崇政院之名先已有之，至是始併樞密院職事悉歸崇政院耳】

禮部尚書蘇循及其子起居郎楷自謂有功於梁，【唐昭宣帝天祐二年，蘇循獻成禪代之事，故自以爲有功】當不次擢用，循朝夕望爲相，帝薄其爲人。【舊唐書唐紀：昭宣帝天祐二年，蘇楷上議駁昭宗謚。全忠雄猜鑒物，自楷駁謚後深鄙之，既傳代之後，父子皆斥逐，不令在朝】敬翔及殿中監李振亦鄙之。翔言於帝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以

立於惟新之朝，(朝，直遙翻。)戊戌，詔循及刑部尚書張禕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楷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為同光之初蘇循詣唐莊宗張本。)盧約以處州降吳越。(僖宗中和元年，盧約據處州，至是而亡。降，戶江翻。)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岳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趨，七喻翻。)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彥暉(在城都指揮使，盡統潭州在城之兵。)將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吳分長沙置瀏陽縣，隋廢；唐景龍二年，於故城復置，屬潭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水經注：湘水北過漢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有瀏口戍。璠，孚袁翻。瀏，力周翻。)六月，存等遇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彥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遺殷書詐降。(數，所角翻。遺，唯季翻。)彥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彥暉夾水而陳，(陳，讀曰陣。)存遙呼曰：(呼，火故翻。)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彥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絕江與彥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考異曰：編遺錄：天祐四年四月，湖南軍陳郡告捷，淮南明州水陸合勢奔衝其境，馬殷出舟師於瀏陽口大破賊黨，生擒偽鄂州節度使劉存。按薛史梁紀馬殷奏破淮寇在六月，十國紀年吳史劉存攻楚在五月，敗在六月，楚史亦然，編遺錄誤也。)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眾遁歸。彥暉遂拔岳州。(陳知新取岳州見上卷上年。艦，戶黯翻。艘，蘇遭翻。)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史言劉存、陳知新忠壯。)許玄應，弘農王之腹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彭玕附楚見上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

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塹，七豔翻。)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周德威盡統蕃漢之兵，河東大將也。)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五季之世，諸鎮各有都指揮使，而命官之職分有不同者，如周德威蕃漢都指揮使，則蕃漢之兵皆受指揮也；行營都指揮使，則行營兵皆受指揮也；鐵林都指揮使，則鐵林軍一都之指揮使耳。讀史者宜各以義類求之。)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史言晉傾國救潞州。帥，讀曰率。)嗣弼，克脩之子；(克脩，晉王之弟，見唐僖昭紀。)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史敬思見二百五十五卷唐僖宗中和四年。)金全，代北人也。晉兵攻澤州，(攻澤州以撓康懷貞之後。)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甲寅，以平盧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同平章事。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公安，漢孱陵縣，漢末劉備屯於此，改名公安，唐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南九十里。)絕其糧道，彥恭敗，楚兵亦走。

劉守光既囚其父，(事見上四月。)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靜海節度使曲裕卒，(曲裕，即曲承裕。)丙申，以其子權知留後顥為節度使。(考異曰：諸書不見顥於裕何親，按薛史六月丙辰裕卒，七月丙申以靜海行營司馬權知留後曲顥起復為安南都護，充節度使；既云起復，知其子也。行營當作行軍。)

雷彥恭攻岳州，不克。(雷彥恭既與楚攻荊南，又攻楚岳州，可以見其反覆矣。)

丙午，賜河南尹張全義名宗奭。(帝舊名全忠，故更全義名宗奭。)

辛亥，以吳越王鏐兼淮南節度使，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各充本道招討制置使。(欲使兩浙、湖南攻弘農王楊渥，先分授以楊氏所統二鎮。)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高河在潞州屯留縣東南。)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親騎，親兵馬軍也。)

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

統、點懷貞爲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上黨地高，在河北諸鎮之西，故曰西上。上，時掌翻。）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重，直龍翻。）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調，徒弔翻。抄，楚交翻。）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屬，之欲翻。）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閉壁不出。

九月，雷彥恭攻涔陽、公安。（九域志：江陵府公安縣有涔陽鎮。涔，鋤針翻。）高季昌擊敗之。（敗，補邁翻。）彥恭貪殘類其父，（雷彥恭，雷滿之子也。）專以焚掠爲事，荊湖間常被其患。（被，皮義翻。）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彥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蜀王會將佐議稱帝，皆曰：「大王雖忠於唐，唐已亡矣，此所謂天與不取者也。」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爽，疏兩翻。爽，乖也。言若唐朝復興，則爲臣之節未乖也。）賊在則不同爲惡。」王不從，涓杜門不出。（馮涓，馮宿之孫。於唐室既亡之後，義存故主，賢於韋莊、張格輩有間矣。）王用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之謀，帥吏民哭三日；（帥，讀曰率。）己亥，即皇帝位，（王建，字光圖，許州舞陽人。考異曰：莊宗列傳：太祖歷代，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薛史唐餘錄：天祐五年九月，建自帝於成都，年號武成。九國志：此年七月即皇帝位，明年改元。宋庠紀年通譜：天祐四年秋稱帝，次年改元。歐陽史十國紀年：天復七年九月即位，明年改元。今從之。）國號大蜀。辛丑，以前東川節度使兼侍中王宗佶爲中書令，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閬州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莊，見素之孫也。（韋見素，天寶之末爲相。）蜀主雖目不知書，好與書生談論，（好，呼到翻。）粗曉其理。（粗，坐五翻。）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史言蜀主起於卒伍，而能親用儒生。）蜀主長子校書郎宗仁幼以疾廢，立其次子祕書少監宗懿爲遂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彥暉攻朗州，雷彥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弘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平江縣本漢羅縣地，後漢分立漢昌縣，吳又爲吳昌縣，唐神龍元年分湘陰置昌江縣，屬岳州。五代改曰平江，蓋後唐既滅梁，楚人爲之避廟諱昌字也。九域志：平江縣在岳州東南二百五十七里。）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朗水西南自辰、錦州入朗州界，經州城入大江，謂之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覆，扶又翻。）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唐天寶二年，開山洞置唐年縣，屬鄂州。）斬業、饒於長沙市。

十一月甲申，夾馬指揮使尹皓攻晉江猪嶺寨，拔之。（梁西都有夾馬營。江猪嶺在潞州長子縣西，由北路達聯寨嶺。）

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梟，堅堯翻。不孝鳥也，食母。獍，讀如鏡，破獍，惡獸也，食父。）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窘，巨隕翻。謂上七月劉守光遣使請命也。）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遺守文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祐爲質。帝拊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質，音致。折，之舌翻。）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將，即亮翻。校，戶教翻。跋，步末翻，又蒲末翻。）士卒失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里逃去，關津輒執之，（關，往來必由之處；津，濟渡必由之處。）送所屬，無不死者。其鄉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爲盜，大爲州縣之患。壬寅，詔赦其罪，自今雖文面亦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淮南右都押牙米志誠等將兵度淮，

襲潁州，克其外郭。刺史張實據子城拒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陝，失冉翻。）甲子，詔發步騎五千救潁州，米志誠等引去。丁卯，晉兵寇洛州。（此救潞州之將兵也。）淮南兵攻信州，刺史危仔倡求救於吳越。（危全諷以仔倡守信州之地。仔，子之翻。倡，音昌，又尺亮翻。）

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抉，於決翻。飯，扶晚翻。）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獎以敗風俗。」（復，扶又翻。敗，補邁翻。）蜀主乃止。丁丑，蜀以韋莊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辛巳，蜀主祀南郊。壬午，大赦，改元武成。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亂柳在潞州屯留縣界。）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珙，居勇翻。）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考異曰：五代史闕文：世傳武皇臨薨，以三矢付莊宗曰：「一矢討劉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圖也。一矢擊契丹，且曰：阿保機與吾把臂而盟，結爲兄弟，誓復唐家社稷，今背約附梁，汝必伐之。一矢滅朱溫。汝能成吾志，死無恨矣。」莊宗藏三矢于武皇廟庭。及討劉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廟，請一矢，盛以錦囊，使親將負之以爲前驅。凱旋之日，隨俘馘納矢于太廟。伐契丹、滅朱氏亦如之。按薛史契丹傳，莊宗初嗣位，亦遣使告哀，賂以金繒，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爲兄弟，兒卽吾兒也，寧有父不救子邪！」許出師，會潞平而止。廣本：劉守光爲守文所攻，屢求救於晉，晉王遣將部兵五千救之。然則此時莊宗未與契丹及守光爲仇也。此蓋後人因莊宗成功，撰此事以誇其英武耳。余按晉王實怨燕與契丹，垂歿以屬莊宗，容有此理。莊宗之告哀於阿保機，冀其遣兵救劉守光，此兵法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其心豈忘父之治命哉！觀後來之事，可見已。）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謂李嗣昭爲梁兵圍於潞州也。重，直龍翻。）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累，良瑞翻。）亞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年五十三。）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兄終弟及，以長幼之次，有自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恟，許拱翻。少，詩照翻。）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見，賢遍翻。）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爲！」因扶存勗出，襲位爲河東節度使、晉王。（張承業之扶李存勗出嗣位，猶張昭之扶孫權也。）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帥，讀曰率。）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爲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先王，謂李克用。）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橫，戶孟翻。）旬月閒城中肅然。吳越王鏐遣兵攻淮南甘露鎮以救信州。（牽制淮南之兵，使之不得急攻危仔倡。）

蜀中書令王宗佶於諸假子爲最長，（王宗佶本姓甘，王建爲忠武軍卒，掠得之，養以爲子。及長，爲將，數有功。長，知兩翻。）且恃其功，專權驕恣。唐道襲已爲樞密使，宗佶猶以名呼之，道襲心銜之而事之逾謹。宗佶多樹黨友，蜀主亦惡之。（惡，烏路翻。）二月甲辰，以宗佶爲太師，罷政事。（爲王宗佶見殺張本。）蜀以戶部侍郎張格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格爲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去，羌呂翻。爲格亂蜀張本。）

初，晉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爲子，寵遇如真子。及晉王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伏，（長，知兩翻。怏，於兩翻。）或託疾不出，或見新王不拜。李克寧權位既重，人情多向之。假子李存顥陰說克寧曰：（說，式芮翻。下同。）「兄終弟及，自古有之。（殷人之制，兄終弟及；自周以來，父子相繼，未有能易之者也。李存顥以殷制動克寧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天與不取，後悔無及！」克寧曰：「吾家世以慈孝聞天下，（聞，音問。）先王之業苟有所歸，吾復何求！（復，扶又翻。）汝勿妄言，我且斬汝！」克寧妻孟氏素剛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諸假子各遣其妻入

說孟氏，李克用養兒百餘人必不盡然獨存顥等為此耳史槩言之曰諸假子孟氏以為然，且慮語泄及禍，數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朝夕惑於眾言，心不能無動，又與張承業、李存璋相失，數誚讓之，數所角翻誚才笑翻又因事擅殺都虞候李存質，又求領大同節度使，以蔚、朔、應州為巡屬，唐末置應州領金城混源二縣蔚紆勿翻晉王皆聽之，李存顥等為克寧謀，因晉王過其第，為于偽翻過音戈殺承業、存璋，奉克寧為節度使，舉河東九州附于梁，河東領并遼沁汾石忻代嵐憲九州執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太原人史敬鎔，少事晉王克用，居帳下，見親信，少詩照翻克寧欲知府中陰事，召敬鎔，密以謀告之，敬鎔陽許之，入告太夫人，太夫人大駭，召張承業，指晉王謂之曰：先王把此兒臂授公等，如聞外間謀欲負之，但置吾母子有地，勿送大梁，自它不以累公。累力瑞翻承業惶恐曰：老奴以死奉先王之命，此何言也！晉王以克寧之謀告，且曰：至親不可自相魚肉，吾苟避位，則亂不作矣。承業曰：克寧欲投大王母子於虎口，不除之，豈有全理！乃召李存璋、吳珙及假子李存敬、長直軍使朱守殷，使陰為之備。壬戌，置酒會諸將於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於座，晉王流涕數之曰：數所具翻兒嚮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奈何復為此謀，復扶又翻下同忍以吾母子遺仇讎乎！遺唯季翻仇讎謂梁也克寧曰：此皆讒人交構，夫復何言！是日，殺克寧及存顥。李克寧之奉存勗初焉非不忠順其後外搖於讒口內溺於悍妻以至變節而殺其身處親而屬尊者有居主少國疑之時可不戒哉

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諡曰唐哀皇帝。年十七葬于濟陰縣之定陶鄉濟子禮翻

甲子，蜀兵入歸州，執刺史張瑭。歸州荊南巡屬不能有其地曰入言入之而不能有其地

辛未，以韓建為侍中，兼建昌宮使。

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有余吾縣賢曰余吾故城在潞州屯留縣西北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趣七喻翻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癸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文蔚卒。蔚紆勿翻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充役使充民之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前年十二月李嗣昭入潞州去年五月梁築夾寨至是年五月也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中竹仲翻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李嗣昭登城宴樂示敵以餘暇也中矢而密拔之所以安眾也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數所角翻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夾寨之敗正坐此也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眾，劉知俊之小捷所以驕夾寨之兵而墮之也天之厭梁於此可見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岐人謂李茂貞之兵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蜀太師王宗佶既罷相，怨望，陰畜養死士，謀作亂。畜吁玉翻上表以為：臣官預大臣，親則長子，長知兩翻國家之事，休戚是同。今儲貳未定，必生厲階。陛下若以宗懿才堪繼承，宜早行冊禮，以臣為元帥，兼總六軍；儻以時方艱難，宗懿沖幼，臣安敢持謙，不當重事。陛下既正位南面，軍旅之事，宜委之臣下。臣請開元帥府，鑄六軍印，征戍徵發，臣

悉專行太子視膳於晨昏微臣握兵於環衛萬世基業惟陛下裁之蜀主怒隱忍未發以問唐道襲對曰宗佶威望內外懾服足以統御諸將蜀主益疑之己亥宗佶入見(見賢遍翻)辭色悖慢(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蜀主諭之宗佶不退蜀主不堪其忿命衛士撲殺之(撲弼角翻以華洪之得衆心猶不免於禍況宗佶之驕倨悖哉其死宜矣)貶其黨御史中丞鄭騫爲維州司戶衛尉少卿李鋼爲汶川尉(鋼古郎翻汶川漢綿虒地晉置汶川縣唐屬茂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里玉壘山石紐山皆在縣界汶讀曰岷)皆賜死於路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史言周德威臨敵勇而事上敬)癸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涉罷爲右僕射以吏部侍郎于兢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張策爲刑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兢琮之兄子也(于琮見唐懿宗紀)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援兵不能復來(復扶又翻下同)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兵不可以無備也有備無患今梁之夾寨兵也主驕於上將惰於下其敗宜矣)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潞州上黨郡)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閑習也)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趣七喻翻下同)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左傳晉先軫之言)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岐王李茂貞據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丁會以潞州降晉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宣帝天祐三年)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帥讀曰率)淮南遣兵寇石首(唐武德四年分華容縣置石首縣取縣北石首山而名屬江陵府九域志在府東南二百里孫愐曰自安陸至竟陵兩縣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度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石至此而首也)襄州兵敗之於㶏港(㶏盧感翻敗補邁翻下同)又遣其將李厚將水軍萬五千趣荊南高季昌逆戰敗之於馬頭(荊南治江陵在江北南岸曰馬頭岸正對沙市)己巳晉王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黃碾村在潞州潞城縣碾紐善翻)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三垂岡在屯留縣東南)詰旦大霧(詰去吉翻)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爲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校戶教翻)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誑居況翻射而亦翻)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氣幾絕也幾居依翻)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重直龍翻)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爲于僞翻瞑莫定翻閉目也)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好呼到翻)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趣七喻翻)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

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龍虎軍即唐龍武軍梁受唐禪改武爲虎王溥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又梁以洛陽爲西都）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彊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策馬策也）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諠譟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考異曰歐陽史云存節從康懷英攻潞州爲行營排陳使晉兵已破夾城存節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而救之梁列傳澤州將閻河南尹張宗奭召龍虎統軍牛存節謀之存節帥本軍及右神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回師至天井關即引衆而救澤州薛史亦同按存節若自夾城過關則先過澤州後至天井關豈得已過而返救之也今從梁列傳及薛史）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先是命劉知俊休兵晉州九域志晉州東南至澤州三百一十里）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高平漢泫氏縣地後魏置高平縣唐屬澤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三里　考異曰莊宗列傳云李存璋進攻澤州刺史王班棄城而去澤潞皆平今不取）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治直吏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扶問翻踰越謂左軍不得越右軍後部不得踰前部之類留絕謂軍行須聯屬不得或留止而中絕或避險而不整）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後期必斬軍法也晷居洧翻日景也期以日中日晷過中而不至則爲差餘以類推晝夜分百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初晉王克用平王行瑜（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唐昭宗許其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晉王存勗始承制除吏晉王德張承業（德其除李克寧之難）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遺唯季翻）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餒死者太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史究言李嗣昭鎮潞之績效）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李瓊取靜江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壬申更以許州忠武軍爲匡國軍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陝州保義軍爲鎮國軍（更工衡翻陝失冉翻）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淮南左牙指揮使張顥右牙指揮使徐温專制軍政弘農威王心不能平（楊渥諡威王）欲去之而未能（去羌呂翻）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於梁戊寅顥遣其黨紀祥等弑王於寢室（考異曰吳錄顥使紀祥陳暉黎璠孫殷等執渥于寢室弑之不言徐温蓋徐溫爲溫諱耳薛史因之而江南別錄有獨用左衙兵事歐陽史云溫與顥共遣盜殺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按溫與顥分掌牙兵溫若不同謀顥必不敢獨弑渥今從江南別錄十國紀年張顥欲稱淮南留後送款於梁以淮南易蔡州節制徐溫曰揚州距汴州往返僅二千里軍府踰月無主必亂不若有所立然後圖之按顥稱留後則有主矣今不取）詐云暴薨（年二十三）己卯顥集將吏於府庭夾道及庭中堂上各列白刃令諸將悉去衛從然後入（去羌呂翻從才用翻）顥厲聲問曰嗣王已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顥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啓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顥曰何謂速也可求曰劉威陶雅李遇李簡（劉威在廬州陶雅在歙州李遇在宣州李簡在常州）皆先王之等夷公今自立此曹肯爲公下乎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顥默然久之可求因屏左右（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節度使所居爲使宅賀者欲賀新君使疏吏翻）衆莫測其所爲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按路振九國志渥母史氏封武昌郡君蓋渥嗣位後尊爲太夫人）大要言先王創業艱難（此一段凡言先王皆指楊行密）嗣王不幸早世隆演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開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楊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薛史及路振九國

志皆以隆演爲渭。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七郎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懾；懾之涉翻。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折之舌翻。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顥以徐溫爲浙西觀察使，鎮潤州。嚴可求說溫曰：說式芮翻，下同。「公捨牙兵而出外藩，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然則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於事，公能見聽，請爲公圖之。」愎蒲逼翻。爲于僞翻。時副使李承嗣李承嗣時爲淮南行軍副使。參預軍府之政，可求又說承嗣曰：「顥凶威如此，今出徐於外，意不徒然，恐亦非公之利。」承嗣深然之。可求往見顥曰：「公出徐公於外，人皆言公欲奪其兵權而殺之，多言亦可畏也。」顥曰：「右牙欲之，右牙者以官稱徐溫。非吾意也，業已行矣。事已成爲業。奈何？」可求曰：「止之易耳。」易以豉翻。明日，可求邀顥及承嗣俱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瞋昌真翻。「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刺七亦翻。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主，府主謂隆演也。盜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操七刀翻。盜能辨字，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長知兩翻。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曰：「捕之不獲。」顥怒曰：「吾欲得可求首，何用財爲！」溫與可求謀誅顥，可求曰：「非鍾泰章不可。」泰章者，合肥人，時爲左監門衛將軍。考異曰：吳紀作鍾章，十國紀年作鍾泰章，今從之。溫使親將翟虔告之，翟直格翻，姓也。泰章聞之喜，密結壯士三十人，夜，刺血相飲爲誓。刺七亦翻。飲於禁翻。丁亥旦，直入斬顥於牙堂，牙堂，左右牙指揮使治事之所。幷其親近。溫始暴顥弒君之罪，暴者，發露其罪，音如字。轘紀祥等於市，轘音患，車裂也。詣西宮白太夫人。[illegible]西宮，楊行密妃史夫人居之。太夫人恐懼大泣曰：「吾兒沖幼，禍難如此，難乃旦翻。願保百口歸廬州，公之惠也。」溫曰：「張顥弒逆，不可不誅，夫人宜自安。」初，溫與顥謀弒威王，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用吾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爲實不知謀也。原情定罪，徐溫宜與張顥同科，而徐溫得免弒君之名，遂專吳國之政，殆天啓之也。治，直之翻。隆演以溫爲左右牙都指揮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嚴可求爲揚州司馬。溫性沈毅，沈持林翻。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辭而決之，皆中情理；中竹仲翻。先是張顥用事，先悉薦翻。刑罰酷濫，縱親兵剽奪市里，剽匹妙翻。溫謂嚴可求曰：「大事已定，吾與公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彊暴，舉大綱，軍民安之。古人有言：盜亦有道。然盜貨者小盜也，盜國者大盜也。觀徐溫之盜國，斯言豈欺我哉。溫以軍旅委嚴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支計官猶天臺度支郎之任也。皆稱其職，稱尺證翻。淮南謂之「嚴、駱」。

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高頎報使契丹，見上年五月。且求冊命。契丹視國勢而爲去來，彼以梁爲彊，則其背晉宜矣。帝復遣司農卿渾特復扶又翻。渾特，人姓名。渾戶昆翻，又戶本翻。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待罪，皆赦之。夾寨以辛未敗，壬辰，諸將方詣闕待罪，蓋二十二日。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雷彥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沅水逕朗州城南，去城二十步。環音宦。秦彥暉頓兵月餘不戰，彥恭守備稍懈。懈古隘翻。彥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帥讀曰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彥暉鼓譟壞門而入。壞音怪。彥恭輕舟奔廣陵。雷滿唐僖宗中和元年據朗州，傳子至彥恭而亡。考異曰：梁太祖實錄云：丁酉，朗州軍前奏擒彥恭，沒溺于江。今從紀年。彥暉虜其弟彥雄，送于大梁。淮南以彥恭爲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

壞與彥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向瓌亦以中和元年據澧州)楚始得澧朗二州(其後彭玕者亦澧朗之兵也)。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梁受禪改京兆府為雍州大安府雍於用謂)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金吾上將軍王師範家於洛陽朱友寧之妻泣訴於帝曰陛下化家為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不幸因王師範叛逆死於戰場(朱友寧死見二百六十四卷唐昭宗天復三年)今仇讎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幾居依翻)己酉遣使就洛陽族之使者先鑿阬於第側乃宣敕告之師範盛陳宴具與宗族列坐謂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況有罪乎予不欲使積尸長幼無序酒既行命自幼及長引於阬中戮之死者凡二百人。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幕谷即漢谷)。

晉蜀兵皆引歸。

蜀立遂王宗懿為太子(為宗懿不終張本)。

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秋七月殷奏於汴荊襄唐郢復州置回圖務(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繒慈陵翻纊苦謗翻)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壬申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授楊隆演淮南節度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同平章事弘農王(李儼承制事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鍾泰章賞薄(殺張顥之賞也)泰章未嘗自言後踰年因醉與諸將爭言而及之或告徐溫以泰章怨望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為滁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封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二 起著雍執徐八月盡重光協洽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中

開平二年八月吳越王鏐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奉表詣大梁。王茂章奔兩浙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陳取淮南之策。景仁即茂章也，避梁諱改焉。帝曾祖諱茂琳。按薛史梁紀元年六月司天監上言請改月辰內戊字爲武，避諱也。淮南遣步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常州之東洲，拔之。宋白曰：通州海門縣東南隔水二百餘里本東洲鎮。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淮南以池州團練使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帥柴再用等諸將救東洲。帥讀曰率。大破仁保於魚蕩，復取東洲。復扶又翻。柴再用方戰，舟壞，長稍浮之，僅而得濟。稍所角翻。家人爲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爲于僞翻。飯扶晚翻。犒苦到翻。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史言柴再用善養士卒，而不惑於異端。丙子，蜀立皇后周氏。后，許州人也。周氏蓋蜀主王建糟糠之妻也。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將即亮翻。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陝式冉翻。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金人疆域圖：隰州石樓縣有上平關。按延州東至隰州百三十里耳，胡敬璋蓋度河來寇也。劉知俊擊破之。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五里。荊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漢口，漢水入江之口，其地在鄂州漢陽縣東大別山下。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沙頭即今江陵城南沙頭市。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呂師周降馬殷，見上卷元年。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六州。蒙州，隋始安郡之隋化縣，唐武德四年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龔州本漢猛陵縣地，隋爲永平郡武林縣，唐貞觀三年置龔州，七年移龔州於今州東，仍於龔州舊所置龔州。又武德四年以始安郡之龍平、豪靜及蒼梧郡之蒼梧置富州。九域志：昭州東至賀州三百二十五里，南至梧州四百九十里，至龔州五百五十里。宋開寶五年廢富州，以龍平縣隸昭州，在州東南百六十二里；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在州南二百十二里。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冬十月，蜀主立後宮張氏爲貴妃，徐氏爲賢妃，其妹爲德妃。張氏，郫人，宗懿之母也。郫縣唐屬彭州。二徐，耕之女也。徐耕見二百五十八卷唐昭宗大順二年。爲徐妃亡蜀張本。華原賊帥溫韜聚衆嵯峨山，帥所類翻。嵯才何翻。峨音俄。暴掠雍州諸縣，唐帝諸陵發之殆徧。溫韜傳：韜在華原七年，唐諸陵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雍於用翻。庚戌，蜀主講武於星宿山，步騎三十萬。宿音秀。丁巳，帝還大梁。考異曰：編遺錄在乙卯，今從實錄、薛史。辛酉，以劉隱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交、廣二鎮也。然劉氏終不能有安南。以膳部郎中趙光裔、右補闕李殷衡充官告使，隱皆留之。史言羣雄割據，各收拾衣冠之胄以爲用。光裔，光逢之弟；殷衡，德裕之孫也。依政進士梁震，依政，秦蒲陽縣，漢臨邛縣，後魏置蒲陽郡及依政縣，唐屬邛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高季昌出於奴僕，故梁震恥爲之僚屬。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爲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爲謀主，呼曰先輩。唐人呼進士爲先輩，至今猶然。帝從吳越王鏐之請，以亳州團練使寇彥

卿爲東南面行營都指揮使，擊淮南。十一月，彥卿帥衆二千襲霍丘，帥，讀曰率。爲土豪朱景所敗。敗，補邁翻。下同。又攻廬、壽二州，皆不勝。淮南遣滁州刺史史儼拒之，彥卿引歸。寇彥卿兵勢已挫，而史儼，河東健將，淮兵所畏也，故聞其至而退。定難節度使李思諫卒。彝，乃日翻。甲戌，其子彝昌自爲留後。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助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盧臺軍，宋爲乾寧軍地。九域志：乾寧軍在滄州西北九十里。爲守光所敗；又戰玉田，亦敗。玉田，漢無終縣，唐萬歲通天元年更名玉田，屬薊州，在薊州東南八十里。又東北至平州二百里，西至幽州二百里。亦敗，讀如字。守文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策以刑部尚書致仕；以左僕射楊涉同平章事。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保塞、靜難二鎮，時皆屬岐。是歲，弘農王遣軍將萬全感齎書間道詣晉及岐，告以嗣位。間，古莧翻。岐、晉，淮南之與國。帝將遷都洛陽。

三年春正月己巳，遷太廟神主於洛陽。甲戌，帝發大梁。壬申，以博王友文爲東都留守。梁以大梁爲東都。己卯，帝至洛陽。庚寅，饗太廟；辛巳，祀圜丘，大赦。丙申，以用度稍充，初給百官全俸。唐自廣明喪亂以來，百官俸料稀存而已，至是復全給。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其弟萬金聞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爲高萬興兄弟取鄜延張本。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後魏置敷城郡及敷城縣，隋改曰鄜城，唐屬坊州。九域志：縣在鄜州東一百二十里。翟，徒歷翻。其守將亦降。三月甲戌，帝發洛陽，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庚辰，帝至河中，發步騎會高萬興取丹、延。宋白曰：丹州，本上郡地，苻姚時爲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鎮。廢帝以河東汾州同名，改爲丹州，因丹陽川以爲名。延州，項羽以董翳爲翟王，都高奴，即其地。赫連勃勃以爲統萬鎮，後爲東夏州，後改延州。丙戌，以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韓遜爲潁川王。遜本靈州牙校，校，戶教翻。唐末據本鎮，朝廷因而授以節鉞。辛卯，丹州刺史崔公實請降。丹州，保塞軍巡屬。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艦，戶黯翻。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爲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從，才用翻；治，直之翻。爲徐知誥完葺昇州、徐溫遷居之張本。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分兵圍坊州。後魏太和二年，分澄城置白水郡及縣；隋廢郡，以縣屬馮翊；唐屬同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庚子，以王審知爲閩王，劉隱爲南平王。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降，戶江翻。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推，吐雷翻。洞屋，以大木撐拄爲之，冒以牛皮，其狀如洞。吳越將臨海孫琰置輪於竿首，垂絙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至則張網以拒之，絙，居登翻。揭，丘傑翻。礮，與砲同，匹貌翻。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遣牙內指揮使錢鏢、鏢，甫招翻。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吳越遊弈都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吳越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樹藝有智而志之。志者，記之於心。及蘇州被圍，被，皮義翻。使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鏐以諸孫畜之，畜，吁玉翻；畜，養也。累遷兩府軍糧都監使。兩府，鎮海、鎮東兩節度府。卒獲其用。卒，子恤翻。仁章，睦州人也。辛亥，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何朗等三十餘人，奪戰艦二百艘。艘，蘇遭翻。周本夜遁，又追敗之

於皇天蕩。此皇天蕩非眞州大江中之皇天蕩，按宋熙寧三年，平江府崐山縣人郟亶上奏言水利，長洲縣界有長蕩、皇天蕩，此則是也。敗，補邁翻。鍾泰章將精兵二百爲殿，殿，丁練翻。多樹旗幟於菰蔣中。菰，蔣也。幟，昌志翻。追兵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彥博、考異曰：編遺錄、五代史作彥容，今從劉恕廣本。坊州刺史李彥昱皆弃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鄜，音夫。己未，以高萬興爲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爲保大節度使。梁遂取鄜、坊、丹、延兩鎭。淮南初置選舉，以駱知祥掌之。喪亂以來，選舉之法廢，楊氏能復置之，故書。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李繼徽據邠州，有鳳翔之援，故劉知俊以取之爲難。辭以闕食，乃召還。佑國節度使王重師鎭長安數年，帝在河中，怒其貢奉不時，己巳，召重師入朝，以左龍虎統軍劉捍爲佑國留後。癸酉，帝發河中。己卯，至洛陽。劉捍至長安，王重師不爲禮，捍譖之於帝云重師潛與邠、岐通。甲申，貶重師溪州刺史，尋賜自盡，夷其族。爲劉知俊殺劉捍以叛張本。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劉守文自元年攻守光，事始見上卷。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按薛史梁紀，是年，劉守光上言於薊州西與兄守文戰，生擒守文，蓋即雞蘇也。爲守文所敗。敗，補邁翻。守文單馬立於陳前，陳，讀曰陣。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劉守光以子囚父，天下之賊也。劉守文聲其罪而討之，有誅無赦。小不忍以敗大事，身爲俘囚，自取之也。滄德兵皆潰，守光因之別室，梏以藜棘。梏，古沃翻。蔾，與藜同。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安次，漢縣，唐屬幽州，在州東南一百二十里。帥，所類翻。忠武節度使兼侍中劉知俊，去年，更同州匡國軍爲忠武軍，事見上卷。功名浸盛，以帝猜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誅，知俊益懼。帝將伐河東，河東，謂晉。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語，牛倨翻。入必死。」又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帥，讀曰率。帝許之。

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爲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考異曰：實錄：「六月庚戌，知俊據本郡反，削奪官爵，興師討伐。」編遺錄：「六月乙未，初奏本道軍民遮留，尋聞擒使臣及將送鳳翔。」蓋編遺據奏到之日，實錄據削奪之日也。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襲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九域志：同州南至華州七十里。華，戶化翻。以兵守潼關，潛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啗，徒濫翻。執劉捍送於岐，殺之。知俊遣使請兵於岐，亦遣使請晉人出兵攻晉、絳，遺晉王書曰：「不過旬日，可取兩京，復唐社稷。」遺，唯季翻。長安可以言取，梁都洛陽，未易取也。丁未，朔方節度使韓遜奏克鹽州，斬岐所署刺史李繼直。唐末，鹽州奏事，專達朝廷，不隸靈夏，至是，靈鹽并遂復合爲一鎭。帝遣近臣諭劉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德，背，蒲妹翻。但畏族滅如王重師耳。」帝復使謂之曰：復，扶又翻。「劉捍言重師陰結邠、岐，朕今悔之無及，捍死不足塞責。」塞，悉則翻。知俊不報。庚戌，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帥，讀曰率。辛亥，帝發洛陽。劉鄩至潼關，東獲劉知俊伏路兵蘭如海等三十人，釋之，使爲前導。劉知俊既得潼關，於關外沿路伏兵以候梁兵，劉鄩反得而用之以爲鄉導。史炤曰：蘭，姓也。其先韓獻子玄孫曰康，食采於蘭，因氏焉。劉知浣迷失道，盤桓數日，乃至關下，關吏納之。如海等繼至，關吏不知其已被擒，亦納之。被，皮義翻。鄩兵乘門開直進，遂克潼關，追及知浣，擒之。癸丑，帝至陝。陝，式冉翻。丹州馬軍都頭王行思等作亂，刺史宋知誨逃歸。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論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

楊師厚等至華州，知後將聶賞開門降。聶，尼輒翻，姓也。史炤曰：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知後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蒼黃失圖。乙卯，舉族奔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並，步浪翻。按唐長安城十門，西南三門，惟延平門近南山耳。長安既已壞之餘，且城大難守，使楊師厚不以奇兵入西門，岐兵亦不能久也。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處，昌呂翻。但厚給俸祿而已。蹄涔不容尺鯉，為劉知俊奔蜀張本。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平并寇。」為，于偽翻。河東，并州之地，時與梁為敵，故言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同破偽梁。劉守光反覆梁、晉之間，自以為得計，不知乃所以速亡也。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唐置鎮南軍於洪州，撫、信、袁、吉皆巡屬也，危全諷自稱節度，舉兵以攻洪州，欲兼而有之。九域志：撫州西北至洪州二百九里。帥，讀曰率。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象牙潭在撫州金溪縣東北。請兵於楚。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苑，姓也。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玫，莫杯翻。會袁州刺史彭彥章圍高安以助全諷。玫，蔡州人。玫，莫杯翻。彥章，玕之兄也。彭玕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徐溫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事見上卷四月。稱疾不出。可求即其臥內強起之。強，其兩翻。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耳。今必見用，願毋置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敗，補邁翻。援兵必還。」援兵，謂圍高安之兵。還，從宣翻。乃疾趣象牙潭。趣，七喻翻。過洪州，劉威欲犒軍，犒，苦到翻。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眾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梁兵克丹州，擒王行思。商州刺史李稠驅士民西走，將奔蜀也。將吏追斬之，考異曰：薛史稠奔鄜西奔，本州將吏以都牙校李玫權知州事。歐陽史商州軍亂，逐其刺史李稠，稠奔于岐。實錄：丙寅，陝州奏商州刺史李稠弃郡逃山谷，又曰：商州將吏以稠驅虜士庶西遁，追斬無遺，暫令都押牙李玫主州事。今從之。推都押牙李玫主州事。庚午，改佑國軍曰永平。開平元年徙佑國軍於長安，今改曰永平。河東兵寇晉州，抄掠至堯祠而去。堯都平陽，有祠在汾城東十里東原上。平陽，唐為臨汾縣，晉州所治也。癸酉，帝發陝州。乙亥，至洛陽，寢疾。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欲使督諸將攻潞州，以前兗海留後王班為留後，鎮襄州。考異曰：薛史作王玨，今從實錄。師厚屢為班言：「牙兵王求等凶悍，宜備之。」為，于偽翻。班自恃左右有壯士，不以為意，每眾辱之。戊寅，讁求戍西境，是夕作亂，殺班，推都指揮使雍丘劉玘為留後。雍，於用翻。玘，墟里翻。玘偽從之，明日，與指揮使王延順逃詣帝所。考異曰：姚顗明宗實錄、薛史玘傳皆云：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甲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以功為復州刺史。按梁祖實錄：八月丁酉，賜玘、王延順物，以其違逆將之難，來歸闕。編遺錄：斬李洪等數云始扶劉玘既奔竄以歸朝。若使玘翌日便斬亂將，襄州何由至九月始收復？蓋玘脫身歸朝，及梁亡入唐，妄云斬亂將自誇大，史官不能考察，從而書之耳。亂兵奉平淮指揮使李洪為留後，附於蜀。未幾，房州刺史楊虔亦叛附于蜀。幾，居豈翻。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亙數十里。亙，居鄧翻。庚辰，周本隔溪布陳，陳讀曰陣。先使羸兵嘗敵。羸，倫為翻。嘗，試也。全諷兵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自相蹂藉，蹂，忍久翻，又如又翻。藉，慈夜翻。溺水死者甚眾。本分兵斷其歸路，斷，音短。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彥章，進攻吉州。九域志：袁州南至吉州二百一十五里。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唐僖宗中和二年，危全諷據撫州，仔倡據信州，至是皆亡。饒州刺史唐寶弃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

敗苑玫於上高。敗，補邁翻。吉州刺史彭玗帥衆數千人奔
楚。唐昭宗天祐三年，彭玗附楚。楚王殷表玗爲郴州刺史。郴，丑林翻。爲子
希範娶其女。爲，于僞翻。淮南以左先鋒指揮使張景思知
信州，遣行營都虞候骨言將兵五千送之。骨，姓也。唐初有骨儀。危
仔倡聞兵至，奔吳越。吳越王鏐以仔倡爲淮南節度
副使，更其姓曰元氏。歐史十國世家曰：錢鏐惡危姓，更之曰元。更，工衡翻。危全諷至
廣陵，弘農王以其嘗有德於武忠王，釋之，資給甚厚。
楊行密謚武忠。時淮南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鍠，全諷屢餽給吾軍，乃釋之。八月，虔州刺史盧光
稠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光稠
亦遣使附於梁。甲寅，上疾小瘳，始復視朝。自七月乙亥寢疾，至
是凡四十日。瘳，丑留翻。朝，直遙翻。下同。以鎮國節度使康懷貞爲西路行營
副招討使。蜀主命太子宗懿判六軍，開永和府，妙
選朝士爲僚屬。辛酉，均州刺史張敬方奏克房州。
楊虔以房州附蜀，見上。九城志：均州南至房州二百一十五里。岐王欲遣劉知俊將兵攻
靈夏，夏，戶雅翻。且約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
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
固守，晉兵穿地道，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
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
阬之險。蒙阬在汾水東，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
解圍遁去。考異曰：實錄云：殺戮生禽賊將蕭萬通等，賊由是奔寨而遁。莊宗實錄云：汴軍至蒙阬，周德威逆戰，敗之，斬
首二百級。師厚退絳州，是役也，小將蕭萬通戰歿。師厚進營平陽，德威收軍而退。二軍各言勝捷，然既殺蕭萬通，師厚何肯退保絳州？既
敗而退，豈得復進營平陽？德威既戰勝，安肯便收軍？蓋晉軍實敗走，莊宗實錄妄言耳。李洪寇荊南，高
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擊敗之。敗，補邁翻。詔馬步都指揮使
陳暉將兵會荊南兵討洪。蜀主以御史中丞王鍇
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鍇，苦駭翻。陳暉軍至襄州，李洪
逆戰，大敗。王求死。九月，丁酉，拔其城，斬叛兵千人，執

李洪、楊虔等，送洛陽斬之。丁未，以保義節度使王
檀爲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劉守光奏遣其子中
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爲義昌
留後。辛亥，侍中韓建罷守太保，左僕射、同平章事
楊涉罷守本官，以太常卿趙光逢爲中書侍郎，翰林
奉旨、工部侍郎杜曉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梁改翰林
承旨爲翰林奉旨，以廟諱誠，避嫌諱也。然誠字與承字各自翻切不同。曉，讓能之子也。杜讓能死
國難，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景福二年。淮南遣使者張知遠修好於福建，好，呼到翻。
知遠倨慢，閩王審知斬之，表上其書。上，時掌翻。始與淮南
絕。審知性儉約，常躡麻屨，躡，尼輒翻。府舍卑陋，未嘗營葺。
寬刑薄賦，公私富實，境內以安。歲自海道登萊入貢，
沒溺者什四五。自福建入貢大梁，陸行當由衢、信，取饒、池界，度江，取舒、廬、壽，度淮而後入梁境，然自信、饒至廬、
壽皆屬楊氏，而朱、楊爲世仇，不可得而假道，故航海入貢。今自福州洋過溫州洋，取台州洋，過天門山，入明州象山洋，過涔江，掠洌港，直
東北度大洋，抵登、萊岸。風濤至險，故歿溺者衆。冬，十月，甲子，蜀司天監胡秀林
獻永昌曆，行之。歐陽脩曰：永昌曆止行於其國，今亡不復見。湖州刺史高澧
性凶忍，嘗召州吏議曰：吾欲盡殺百姓，可乎？吏曰：如
此，租賦何從出？當擇可殺者殺之耳。時澧糾民爲兵，
有言其咨怨者，澧悉集民兵于開元寺，開元寺，今諸州間亦有之，蓋唐
開元中所置也。紿云犒享，入則殺之，死者踰半，在外者覺之，
縱火作亂，澧閉城大索，索，山客翻。凡殺三千人。吳越王鏐
欲誅之。戊辰，澧以州叛，附于淮南。高澧父子以一州之地介居錢、楊之間，率兩附
以自存，爲日久矣；今專附淮南，錢氏之兵至矣。舉兵焚義和、臨平鎮。九域志：杭州仁和縣有臨平鎮。
按仁和縣本錢塘縣，宋朝太平興國初改錢塘縣曰仁和，蓋亦先有義和地名，又避太宗藩邸舊名，遂改曰仁和也。鏐命指
揮使錢鏢討之。十一月，甲午，帝告謝於圜丘。告謝者，告
天而謝得天下也。案歐史是日日南至，徐無黨注曰：不日有事于南郊，蓋比南郊禮差簡。戊戌，大赦。鄴王
羅紹威得風痺病，痺，必至翻。上表稱魏故大鎮，多外兵，願

得有功重臣鎮之。臣乞骸骨歸第。帝聞之，撫案動容。撫案動容，非矜羅紹威之病也。魏博大鎮，世襲者百五十年，一旦委鎮請代，出於意料之表，喜溢于中，不知手之撫、容之動也。己亥，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節度副使，知府事。謂使者曰：亟歸語而主，亟，紀力翻，急也。語，牛倨翻。而，汝也。為我彊飯，為，于偽翻。彊，其兩翻。飯，扶晚翻。如有不可諱，謂死也。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今使周翰領軍府，尚冀爾復愈耳。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朝廷自開創，有大事，皆降使咨訪，紹威有謀慮亦馳箭獻替，或中途相遇，意互合者十得五六。太祖嘆曰：竭忠力一人而已。又曰：子三人，長廷規，司農卿，尚安陽公主，又尚金華公主，早卒；次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節度留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亦早卒；次曰周敬。薛史亦同。實錄：己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莊宗列傳：紹威卒，温以其子周翰嗣政。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斂，傾府藏以奉温，小有違忤，温即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恥，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温之志，而賂温益厚。温怙其曲事，虞畜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温卻召還，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楯。薛史又云：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家為尼，居於宋州玄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婦節也。唐餘錄、歐陽史皆同。惟唐莊宗實錄獨異。按均帝時，趙巖等言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似與此言合。然梁祖若聞紹威有陰謀，必不使周翰更居魏州。後唐史以紹威與梁最親，疾之，而載此傳聞之語。今從衆書。其規更名周翰，亦恐實錄之誤。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處，昌呂翻。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州南城，刺史李彥廣出降。寧、慶、衍三州，皆靜難軍巡屬，岐地也。周顯德五年，廢衍州為定平鎮，隸邠州。九域志：熙寧五年，以邠州定平縣隸涇州，在州南六十里。遊兵侵掠至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懷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懷貞等還至三水，三水，漢古縣，唐屬邠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知俊遣兵據險邀之。薛史曰：知俊截擊懷貞等於邠州長城嶺。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彥章力戰，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改左右親隨以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懷貞等乃得過。懷貞與裨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唐天寶十二載，分宜君置昇平縣，屬坊州。劉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沒。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王彥章驍勇絕倫，驍，堅堯翻。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成都，杜門不出。王宗弁，鹿弁也，蜀主養以為子，賜姓名。蜀主疑其矜功怨望，加檢校太保，固辭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賜與有加。宗弁之辭，聞以蜀主之猜也。

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劉守光自五月攻滄州。執劉守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啗騣尾。啗，徒濫翻。騣，子紅翻。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羸，倫為翻。飼，祥吏翻。麴，丘六翻，酒母也。麪，眠見翻，麥粉。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劉繼威，守光之子也。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為張萬進殺劉繼威張本。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兗子琦，年十五，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監刑者信之，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於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授代州判官。孫鶴終不免於誅，呂琦能自樹立，天平人也。

辛丑，以盧光稠為鎮南留後。盧光稠以虔州附梁。鎮南軍置於洪州，時已為淮南所有。

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為，于偽翻。丙午，以仁恭為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於殺者而誅之。

二月，萬全感自岐歸廣陵。前年，淮南使萬全感使晉及岐。岐王承制加弘農王兼中書令、嗣吳王。唐昭宗天復二年，封楊行密吳王，今岐王承制加隆演嗣王。於是吳王赦其境內。

高澧求救於吳，吳常州刺史李簡等將兵應之。湖州將盛師友、沈行思閉

城不內。澧帥麾下五千人奔吳。按唐昭宗乾寧四年，李彥徽奔淮南，錢鏐取湖州，天復二年，徐許亂，杭州、湖州刺史高彥遣子渭入援，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彥卒，子澧代立，至是而敗。帥，讀曰率。三月，癸巳，吳越王鏐巡湖州，以錢鏢為刺史。蜀太子宗懿驕暴，好陵暴舊臣。好，呼到翻。內樞密使唐道襲，蜀主之嬖臣也，太子屢譏之於朝。數，所角翻。譏，居依翻。又卑義翻。朝，直遙翻。由是有隙，互相訴於蜀主。蜀主恐其交惡，以道襲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道襲薦宣徽北院使鄭頊為內樞密使。頊受命之日，即欲按道襲昆弟盜用內庫金帛，道襲懼，奏頊褊急，不可大任。褊，補典翻。丙午，出頊為果州刺史。以宣徽南院使潘炕為內樞密使。為宗懿殺道襲張本。炕，口浪翻。夏州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將吏共誅宗益，推彝昌族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為帥。考異曰：薛史，仁福本党項拓拔氏，唐末拓拔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故仁福之族亦賜李。歐陽史云不知其於思恭為親疎也。按仁福諸子皆連彝字，則於彝昌以父行也。按李仁福子孫盛彊，遂為宋朝西邊之禍，所謂西夏也。癸丑，仁福以聞。夏四月，甲子，以仁福為定難節度使。難，乃旦翻。丁卯，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本縣，指產瑞麥之縣令也。令，力正翻。遣使詰責友諒。詰，去吉翻。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為宋州留後。歐陽史職方考：梁都大梁，徙宣武節度使於宋州。薛史：開平二年五月，升宋州為宣武軍節鎮，仍以亳輝潁為屬郡。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廣王全昱，帝兄也。帝以晉州刺史下邑華溫琪拒晉兵有功，欲賞之。華，戶化翻，姓也。會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上言晉絳邊河東，乞別建節鎮。壬申，以晉、絳、沁三州為定昌軍，以溫琪為節度使。沁，七鴆翻。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據歐史寇彥卿傳，民姓梁名現。彥卿自首於帝。首，式又翻。帝以彥卿才幹有功，久在左右，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遺，唯季翻。御史司憲崔沂唐高宗以御史大夫為大司憲，御史，執法之官，故名之。梁置御史司憲，既曰御史，復曰司憲，不考名官之義也。劾奏彥卿殺人闕下，請論如法。帝命彥卿分析。崔沂請依法論彥卿之罪，帝欲寬之，故使分析。分析者，使彥卿具對分辨析其理致死之由。辨，戶莧翻。又戶得翻。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從，才用翻。不意誤死。帝欲以過失論。沂奏：「在律，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鬬而故毆傷人，毆，烏口翻。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辛巳，責授彥卿遊擊將軍、左衛中郎將。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錢萬緡。」沂以白帝，帝使人謂彥卿：謂者，告語之也。「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橫，戶孟翻。由是稍肅。沂，沆之弟也。崔沆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五月，吳徐溫母周氏卒，將吏致祭，為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溫曰：「此皆出民力，奈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偶人起於古之芻靈，中世謂之俑，則機械發動其手足耳目，真有類於生人。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正謂此也。高，居號翻。衣，於既翻。未幾，起復為內外馬步軍都軍使，領潤州觀察使。幾，居豈翻。起復之制，通古今疑之。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其非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云：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自漢以後，不許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魏晉聽行三年喪，而大臣率有以奪情起復者，習俗聞見，以為當然，莫之非也。嗚呼！此豈非孔子所謂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乎！若王莽之志，不在喪，徐溫之起復，所謂從其利者，又難言也。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劍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復，扶又翻。遺，唯季翻。己亥，以劉繼威為義昌節度使。劉守光之諸也。癸丑，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貞莊王羅紹威卒。自開平以後，國主皆書殂，其後書卒。詔以其子周翰為天雄留後。匡國節度使長樂忠敬王馮行襲疾篤，二年，改許州忠武軍為匡國軍，見上卷。樂，音洛。表請代者。許州牙兵二千，皆秦宗權餘黨，帝深以為憂。六月，庚戌，命崇政院直學士李珽馳往視

行襲病，（崇政院直學士，卽宋朝樞密直學士之職。五代會要：開平二年十一月，置崇政院直學士二員，選有政術文學者爲之。後又改爲直崇政院。李珽卽諫成汭造大艦者，汭敗歸趙匡凝，匡凝敗歸梁。珽，徒鼎翻。）曰：善諭朕意，勿使亂我近鎮。珽至許州，謂將吏曰：天子握百萬兵，去此數舍，（三十里爲一舍。九域志：許州至洛陽三百一十五里。）馮公忠純，勿使上有所疑，汝曹赤心奉國，何憂不富貴。由是衆莫敢異議。行襲欲使人代受詔，珽曰：東首加朝服，禮也。（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受詔，如見君，天威不違顏咫尺之意。首，式又翻。朝，直遙翻。）乃卽臥內宣詔，謂行襲曰：公善自輔養，勿視事，此子孫之福也。行襲泣謝，遂解兩使印授珽。（兩使，節度使、觀察使。使，疏吏翻。）使代掌軍府。帝聞之曰：予固知珽能辦事，馮族亦不亡矣。庚辰，行襲卒。甲申，以李珽權知匡國留後，悉以行襲兵分隸諸校，冒馮姓者皆還宗。（冒馮姓者，皆行襲之養子也。使之歸宗，所以消散其黨。校，戶教翻。）楚王殷求爲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竇爲左相，存爲右相。（竇音豆，宗翻。）殷遣將侵荊南，軍于油口。（油口，在江陵府公安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吳水軍指揮使敖駢圍吉州刺史彭玕弟瑊於赤石。（瑊，古咸翻。卽吉州之赤石洞，彭氏巢穴也。）楚兵救瑊，虜駢以歸。

秋七月，蜀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韋莊卒。

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劉韓，謂劉季述、韓全誨也。）上曰：此屬吾知其無罪，但今革弊之初，不欲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岐王與邠、涇二帥（邠帥李繼徽，涇帥劉知俊。帥，所類翻。）各遣使告晉，請合兵攻定難節度使李仁福。（難，乃旦翻。）晉王遣振武節度使周德威將兵會之，合五萬衆圍夏州。仁福嬰城拒守。（夏，戶雅翻。）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是歲五月以劉繼威爲義昌節度使，八月又云以守光兼義昌節度使，不言繼威何處去，或者復爲留後，不然守光兼幽滄節度使，繼威但爲滄州節度使，皆不可知，今兩存之。余謂先是以劉守光子繼威爲義昌節度使，繼威童騃，故復命守光兼領之，蓋亦守光之志也。）

鎮定自帝踐祚以來，（祚，當作阼。）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彊，恐終難制。帝深然之。（爲遣兵圖鎮定，二鎮附晉張本。）壬戌，李仁福來告急。甲子，以河南尹兼中書令張宗奭爲西京留守。帝恐晉兵襲西京，（晉兵自鄜州下據孟津，則西京震動矣。）以宣化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據歐史職方考，梁以鄧州爲宣化軍。）將兵萬人屯河陽。（所以衛洛陽也。）丙寅，帝發洛陽。己巳，至陝。（陝，式冉翻。）辛未，以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會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將兵三萬屯三原。（唐末以徐州數經叛亂，廢武寧軍，尋復以爲感化軍。歐史職方考：徐州直曰武寧軍，華州曰感化軍，蓋梁改華州鎮國軍爲感化軍也。一曰感化軍，陝州。梁初改同州爲忠武軍，蓋劉知俊之叛，又改同州爲鎮國軍。）帝憂晉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聞其在綏、銀磧中，（晉兵趨夏州，率自麟府濟河西至夏州。按九域志：麟州西至夏州三百五十里，西南至銀州一百八十里；綏州西至夏州四百里。所謂磧中，皆沙海及無定河川之地。磧，七迹翻。）曰：無足慮也。甲申，遣夾馬指揮使李遇、劉綰自鄜延趨銀、夏，邀其歸路。（梁置左右堅銳夾馬突將。趨，七喻翻。）吳越王鏐築捍海石塘，（今杭州城外瀕浙江皆有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門外，皆錢氏所築。）廣杭州城，大修臺館。由是錢唐富庶盛於東南。九月己丑，上發陝。甲午，至洛陽，疾復作。（復，扶又翻。）李遇等至夏州，岐、晉兵皆解去。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吳越王鏐之巡湖州也，留沈行思爲巡檢使，與盛師友俱歸。行思謂同列陳璋曰：王若以師友爲刺史，何以處我？（是年二月，鏐巡湖州。處，昌呂翻。）時璋已得鏐密旨，遣行思詣府。（詣鎮海軍府。）乃給之曰：何不自詣王所論之。行思從之。既至數日，璋送其家

亦至行思恨璝賣己鏐自衣錦軍歸鏐生於臨安石鏡鄉里中有大木鏐幼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揮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及貴唐昭宗改鏐所居鄉爲廣義鄉里爲勳貴里所居營曰衣錦營石鏡山爲衣錦山鏐每遊衣錦軍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幄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作歌曰三郎還鄉兮衣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斗牛無孛人無欺吳越一王駟馬歸給徒亥翻衣於既翻王將吏迎謁行思取鍛椎擊璝殺之鍛都玩翻小冶也椎傳追翻因詣鏐與師友論功論逐高[illegible]之功奪左右槊欲刺師友槊色角翻刺七亦翻衆執之鏐斬行思以師友爲婺州刺史

十一月己丑以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勍渠京翻以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趣七喻翻

蜀主更太子宗懿名曰元坦更工衡翻庚戌立假子宗裕爲通王宗範爲夔王宗鐬爲昌王鐬火外翻宗壽爲嘉王宗翰爲集王立其子宗仁爲普王宗輅爲雅王宗紀爲褒王宗智爲榮王宗澤爲興王宗鼎爲彭王宗傑爲信王宗衍爲鄭王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爲子以自彊如田令孜楊復恭之類由是諸將亦傚之而蜀主尤多惟宗懿等九人及宗特宗平眞其子宗裕宗鐬宗壽皆其族人宗翰姓孟蜀主之姊子宗範姓張其母周氏爲蜀主妾自餘假子百二十人皆功臣雖冒姓連名而不禁昏姻史言假父假子皆以利合非人倫之正

上疾小愈辛亥校獵於伊洛之間伊洛二水之間也

上疑趙王鎔貳於晉先有疑心因晉使在鎔館發之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鎭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淶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唐末置東頭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後皆爲西班寄祿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遽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出深州城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爲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鎔子昭祚娶梁女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好呼到翻長知兩翻惜乎此城之人今爲虜矣梁人有亡奔眞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定州謂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也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眞定慰諭之未幾幾居豈翻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爲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唐昭宗光化三年王鎔服於朱全忠及其受禪遂臣事之歲輸重賂輸舂遇翻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謂王武俊承宗及王庭湊也況肯終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王鎔曾祖元逵尚唐絳王悟女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趣發兵赴之趣讀曰促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史言晉王識慮實見兵勢陘音刑

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比毗至翻近也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爲讎敵王若與之并力破梁則鎭定皆斂衽而朝燕矣鎭王鎔定王處直朝直遙翻王不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自戰國以來卞莊刺虎鷸蚌相持犬兔俱斃皆此說也苟不能審勢見機則此說誤人多矣又何救焉自是鎭定復稱唐天祐

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鎮定臣梁，梁開平年中避梁廟諱，改成德軍為武順軍，今既與梁絕，仍故年號、軍號，皆復唐之舊。）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度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洺。虔州刺史盧光稠疾病，欲以位授譚全播，（疾甚曰病。譚全播與盧光稠同起兵者也。）全播不受。光稠卒，其子韶州刺史延昌來奔喪，全播立而事之。吳遣使拜延昌虔州刺史，延昌受之，亦因楚王殷密通表於梁，曰：我受淮南官，以緩其謀耳，必為朝廷經略江西。（為，于偽翻。盧延昌自此言欲得鎮南旌節耳。）丙寅，以延昌為鎮南留後。延昌表其將廖爽為韶州刺史。（廖，力救翻，今讀如料。姓苑云：周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爽，贛人也。（贛，音紺。）吳淮南節度判官嚴可求請置制置使於新淦縣，（新淦，漢古縣，唐屬吉州。九域志：在虔州北六百里。宋白曰：縣南有淦山，因名。淦，音紺，又音甘。）遣兵戍之，以圖虔州。每更代，輒潛益其兵，虔人不之覺也。（更，工衡翻。為淮南併虔州張本。）庚午，蜀主以御史中丞周庠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庾傳素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太常卿李燕等刊定梁律令格式，癸酉，行之。（按五代會要：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辛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平。趙王鎔復告急於晉，（復，扶又翻。王景仁等之軍復還，故復告急。）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贊皇縣以山得名。宋白曰：贊皇本漢鄗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贊皇縣，縣南有贊皇山，因名。按九域志，宋慶曆中省贊皇縣為鎮，屬高邑，尋復為縣，在趙州西南四十二里。）王處直遣將將兵以從。（從，才用翻。）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芻蕘者二百人，（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蕘，如招翻。）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為，于偽翻。）晉王命送於趙。（使趙人聞此言，以堅其附晉之心。）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挑，徒了翻。）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復，扶又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被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被，皮義翻。繒，慈陵翻。鏤，郎豆翻。炫，熒絹翻。）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五代會要曰：開平元年四月，改左右長直為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為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為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為左右龍驤軍。其年九月，置左右天興、左右廣勝軍，仍以親王為軍使。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為左右龍虎軍，左右龍虎為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為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為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為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為左右英武軍。前朝置神虎等六軍，謂之衛士，至是以天武、天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勳舊焉。）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引千餘精騎擊其兩端，（陳有厚薄，中軍堅厚不可衝擊，擊其兩端，以其薄也。）左右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鎮、定、河東是為三鎮。言三鎮之兵合而為一，當乘初至之銳以破敵，曠日持久，情見勢屈，敵人閒之，其心必離。）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眾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謂夾寨之勝也。）不量力而務速戰。（量，音良。）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謂野河之水也。）彼若造橋以薄我，我眾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高邑，漢鄗縣，光武更名高邑，唐屬趙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四十二里。）

在柏鄉北三十餘里誘賊離營誘音酉離力智翻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褰起虔翻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降戶江翻詰去吉翻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辰州蠻酋宋鄴溆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酋慈由翻溆音敘數所角翻宋白曰秦置黔中郡於今沅陵縣西二十里漢改黔中郡爲武陵郡建武二十五年宗均受羣蠻降置辰陽縣隋爲辰州因辰溪爲名唐貞觀八年分辰州龍標縣置巫州天授二年改沅州大曆五年改敘州唐武德四年分衡山置湘鄉縣屬潭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五十五里楚書作潘全盛金盛寇武岡宋白曰晉武帝分都梁立武岡縣今崗東五十里有漢都梁故城是也後漢武陵蠻爲漢所伐來保此崗故謂之武岡郡國志云武岡接武陵因以得名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考異曰湖湘故事呂師周斬潘金盛於武岡其年十一月十一日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一時歸投馬氏今從十國紀年寧遠節度使龐巨昭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唐官也黃巢之寇嶺南也巨昭爲容管觀察使昌魯爲高州刺史帥羣蠻據險以拒之帥讀曰率巢衆不敢入境唐嘉其功置寧遠軍於容州以巨昭爲節度使按通鑑唐昭宗乾寧四年置寧遠軍於容州以李克用大將蓋寓領節度使考之新書方鎮表容州置節鎮亦在是年龐巨昭建節當在是年之後以昌魯爲高州防禦使及劉隱據嶺南二州不從隱遣弟巖攻高州昌魯大破之又攻容州亦不克昌魯自度終非隱敵度徒洛翻是歲致書請自歸於楚楚王殷大喜遣橫州刺史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裨將莫彥昭說巨昭曰湖南兵遠來疲乏宜撤儲偫說式芮翻撤直列翻偫直里翻弃城潛於山谷以待之彼必入城我以全軍掩之彼外無繼援可擒也巨昭曰馬氏方興今雖勝之後將何如不若具牛酒迎之彥昭不從巨昭殺之舉州迎降考異曰湖湘故事龐巨曦本唐末邕容等州防禦使聞馬氏令公以征南步軍指揮使李瓊知桂州軍事領兵士收服嶺外昭梧象柳宜蒙賀桂等州巨曦聞此雄勢謂諸首領曰李瓊有破竹之勢若長驅兵馬此來侵吞吾境奈何時容南指揮使莫彥昭對曰李瓊兵通其勢已雄必然輕敵今欲燒毀城內軍儲且各入山峒拋州城與李瓊候彼入州却依前出諸山峒兵士復攻之堅守旬月之間城內必無軍糧外無救應方可制造攻具再攻擊之必取勝也龐巨曦曰吾每至中宵獨占氣象馬氏合當五十餘年興霸湖外苟五十餘年對壘安知孰非是以憂疑不暇遂至深夜斬莫彥昭於其第明日以其故密走事宜於湖南又曰天復末甲子十有二月容南龐巨曦深慮廣南劉巖不道加害於己遂差小吏間路密持書款歸於馬氏是時湖南遣遣州刺史姚彥章領馬步軍八千徑往容南巨曦遂帥萬餘衆歸于馬氏又曰高州防禦使劉昌魯以廣南先王劉巖欲并吞嶺外數召昌魯欲籍沒其家族昌魯知之乃刺血寫書投馬氏具述急湖南遂遣捉生指揮使張可求部轄兵馬於界首應接一行三千餘口歸于馬氏今從十國紀年彥章進至高州九域志容州東南至高州二百八十二里以兵援送巨昭昌魯之族及士卒千餘人歸長沙楚王殷以彥章知容州事爲姚彥章不能守容州張本以昌魯爲永順節度副使馬殷升朗州奏改武貞軍爲永順軍昌魯鄴人也

乾化元年按歐史是年五月甲申朔大赦改元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李昊蜀書丁亥朔日食今從實錄等諸書柏鄉比不儲芻比毗至翻近也言近時趙人不儲芻於柏鄉蓋亦慮梁兵之至以資敵也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日以遊軍抄之抄楚交翻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環音宦詬古候翻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剉寸臥翻飼祥吏翻馬多死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陳讀曰陣下同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衛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鎗大譟復扶又翻援于元翻力戰却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罕之之假子也薛史李建及本姓王少事李罕之光啟中罕之選部下驍勇百人以獻李克用建及在籍中後以功賜姓名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囂虛驕翻又牛刀翻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

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爲于僞翻易以豉翻）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糗去久翻昳徒結翻日昃也）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梁晉爭天下周德威以勇聞是難能也然觀其制勝以計不以勇是又難能矣）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鬭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疾呼曰（呼火故翻）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置陣延亘東西不相知爲敵所譟故驚怖而潰帥讀曰率怖普布翻）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弃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憾梁遣杜廷隱等殺深冀戍兵也剽匹妙翻）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薛史本紀開成二年以尹皓部下五百人爲神捷軍）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僵居良翻）王景仁韓勍李思安以數十騎走（王景仁嘗以勞逸制梁兵而不知又爲周德威以勞逸制之也）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弃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九域志柏鄉西南至邢州一百五十餘里）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然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廷隱等聞梁兵敗弃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爲奴婢老弱者阬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魏（趣七喻翻澶魏二州名澶市連翻）張承業

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別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入邢州（西山即太行連延至上黨諸山）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以其敗也）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蜀主以蕭梁郡名封其女宋白曰梁武帝置普慈郡於普州安岳縣從才用翻）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遺唯季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召公主歸寧（已嫁之女父母在則有時而歸寧寧安也）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爲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爲蜀伐岐張本）光嗣福州人也呂師周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爲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環山有壕塹其遺址尚存）二月己未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謂羅紹威之元從將佐也少詩照翻）庚申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先是帝以羅紹威之請撫案動容至此心術露矣）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間古莧翻守手又翻）癸亥晉王觀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王至皆弃舟而去（史言梁兵懼晉王之甚）帝召蔡州刺史張慎思至洛陽久未除代蔡州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作亂縱兵焚掠將奔淮南順化指揮使王存儼誅行琮撫遏其衆自領州事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遽發兵討之兵至鄢陵（九域志鄢陵縣在大梁東南一百六十里）帝曰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則飛去矣馳使召還甲子授存儼權知蔡州事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夏津本古鄃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在魏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漢東郡東武陽縣後魏曰武陽唐開元七年更名朝城屬魏州故朝城縣管內猶有地名東武九域志朝城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攻澶州刺史張可璪弃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

陽拔臨河淇門逼衛州掠新鄉共城隋分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漢共縣地唐志屬衛州九域志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庚午帝親帥軍屯白司馬阪以備之史言晉兵乘勝聲勢之盛梁祖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帳下號廳子都薛居正曰太祖置廳子都最爲親軍白司馬阪在洛陽城北帥讀曰率

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去年正月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爲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柏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註云啓突敵陣之前行行戸剛翻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四鎮謂并幽鎮定處昌呂翻鎔患之遣使告于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爲晉攻燕滅之張本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踰漳水而還邢州圍亦解先解魏州圍又解邢州圍磁祥之翻相息亮翻還音旋又如字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九十五里大犒將士犒苦到翻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張文禮後遂殺王鎔而亂鎮州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三（起重光協洽二月，盡昭陽作噩十一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神武元聖孝皇帝下

乾化元年三月乙酉朔，以天雄留後羅周翰為節度使。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中書令南平襄王劉隱病亟，（亟，紀力翻。）表其弟節度副使巖權知留後；丁亥，卒。（隱年三十八。）巖襲位。岐王聚兵臨蜀東鄙，蜀主謂羣臣曰：「自茂貞為朱溫所困，吾常振其乏絕，（事並見前紀。）今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為，于偽翻。）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溫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少，詩照翻。將，即亮翻。）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三路進兵以伐岐，各路置一招討使，王宗侃都統三招討之兵。）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帥，讀曰率；下同。）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岐王募華原賊帥溫韜以為假子，以華原為耀州，美原為鼎州。（宋廢鼎州，復為美原縣，屬耀州。宋白曰：華原縣，本漢祋祤縣地，曹魏以來置北地郡，元魏廢帝三年置通川郡、泥陽縣，隋開皇六年改泥陽為華原。美原縣，本秦漢頻陽縣，苻秦置土門護軍，後周置土門縣，唐咸亨二年改為美原。九域志：耀州在長安北一百六十里。）置義勝軍，以韜為節度使，使帥邠、岐兵寇長安，詔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忠武節度使牛存節以同華、河中兵討之。己酉，懷貞等奏擊韜於車度，走之。（車度，地名，在長安北同州界。）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唐道襲擊却之。上以久疾，五月甲申朔，大赦。（按歐史：此下當有改元二字。）甲辰，以清海留後劉巖為節度使。（考異曰：十國紀年：甲辰，太祖授陟清海節度使。陟復名巖。按薛史僭偽傳云：前偽漢劉陟。胡賓王劉氏興亡錄：高祖巖皇考葬段氏，得石版，有篆文曰閬台巖，因名其三子，是先名巖，後名陟也。吳越備史：乾化四年，廣帥彭城巖遣陳用拙來使。吳錄：天祐十四年，南漢王劉巖自立為漢。唐烈祖實錄：天祐十四年，劉陟僭位，改名巖。太祖實錄：乾化元年五月，以清海節度副使劉陟為節度使；二年四月，以韋戩為潭廣和叶使，云廣守倫謝其母弟巖為軍情所戴。七月，友珪加劉巖檢校太傅。薛史梁末帝紀：貞明五年九月，削奪廣州節度使劉巖官爵。吳越備史載制詞亦云彭城巖。蓋嗣節度使後復名巖也。惟莊宗實錄：同光三年二月，廣南劉陟遣何詞來使。莊宗列傳自嗣立至建號皆云劉陟。衆說不同，未知孰是，今以其首尾名巖，故但稱劉巖云。）巖多延中國士人，置於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監，古銜翻。）六月癸丑朔，至利州。（欲親督兵以繼伐岐之師。）燕王守光嘗衣赭袍，（衣，於既翻。赭，音者。赭袍，唐世天子之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謂新平滄、德。斯言不當發於孫鶴。難，乃旦翻。）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伺，相利翻。）遽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修，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稔之。」（稔其惡也。）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五鎮并河東為六，然自昭義以下皆屬河東。）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以為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荷，下可翻。）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并，謂晉王；鎮，謂趙王鎔。）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唐之盛時，置十道采訪使，河北其一也。自安史亂後，不復除授。）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冊命之。（受旨，蓋崇政院官，屬樞密院承旨也。梁避廟諱，改承為受。）守

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趣，讀曰促。械繫瞳、彥羣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考異曰：莊宗列傳劉守光傳云，朱温命偽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章等使燕，冊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六月，汴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尚父採訪使儀注，取二十四日受冊。朱温傳亦云史彥章。莊宗實錄作史彥璋。編遺錄、薛史皆作史彥羣，今從之。又莊宗實錄：三月乙丑，鎮州遣押牙劉光業至，言劉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俗之，推為尚父。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亦云宜稔其禍。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尚書令晉王，謹奉冊進盧龍、横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燕王為尚書令、尚父。五月，六鎮使至汴，使亦集。六月，守光令有司定尚父採訪使儀。則梁太祖實錄都不言守光事，惟編遺錄云：三月壬辰，差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齎國禮賜幽州劉守光。甲午，守光連上表章，率以鎮、定既與河東結懽，兼同差使請當道却行天祐年號。事守光尋捉王瞳、史彥羣上下一行並囚禁，數日後放出。按莊宗實錄及南唐烈祖實錄，皆云三月辛亥晉王遣戴漢超推守光為尚父。辛亥，三月二十七日也；壬辰，乃三月初八日，王瞳等安得已在幽州！甲午，乃三月十日，守光安得上表云六鎮推臣為尚父！編遺月日多差錯，今不取。

帝命楊師厚將兵三萬屯邢州，欲攻趙也。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鐬，火外翻。辛丑，帝避暑於張宗奭第，開平元年，張全義賜名宗奭，見上卷。按薛史，張宗奭私第在洛陽會節坊。亂其婦女殆偏。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勝，音升。欲弒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文德元年。啗木屑以度朝夕，啗，徒濫翻。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甲辰，還宮。

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九域志：邢州北至趙州一百四十四里耳，兵臨其境，故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鎔先與晉王克用比肩事唐，且通好。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軼，徒結翻。僕自帥眾當之，帥，讀曰率。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晉王第四十六。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斷，都管翻。衿，音今。妻，七細翻。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八月庚申，蜀主至成都。自利州還。

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質於庭，質，椹也。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事見上卷開平四年。分，扶問翻。劉守光囚父殺兄，幽、滄之人義不與共戴天可也。孫鶴受劉守文委任，不能以死殉之，乃銜守光生全之恩，忠諫而死，是可以死而不能死，可以無死而死也。以至今日，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質上，令軍士冎而啖之。冎，古瓦翻。啖，徒濫翻。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呼，火故翻。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羣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編遺錄云御史臺副使，今從莊宗實錄。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宋白曰：平州，舜十二州為營州之境，周官職方在幽州之地，春秋為山戎、孤竹、白狄、肥子二國地，漢為肥如、石城之地，唐武德初置平州於盧龍。

岐王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青泥嶺在興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此江，嘉陵江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指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九域志：西縣在興元府西一百里。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弃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九域志：興元西至西縣百里，西縣西抵利州界四十五里，自界首至利州二百一十四里。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昌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蜀主先已遣二招討使伐岐，今又以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是為四招討。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廉水出大巴山北谷中，讓水其源起於廉水縣田之餘，東南流至古廉水城之側，二水在南鄭縣東南。杜佑曰：梁州

昌明縣有廉水讓水宋白續通典縣有清廉鄉讓水鄉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鬼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彥琛

九月帝疾稍愈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爲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衞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陘音刑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丙午至相州九域志衞州北至相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相州又北則趣邢洺趣七喻翻聞晉兵不出乃止相州刺史李思安不意帝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鏢甫招翻酗吁句翻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鍾安德奔于吳晉王聞燕主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以周成王卜年楚子問鼎之事戲笑守光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使疏吏翻下通使之使同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王帝矣公當稱臣庭見見賢遍翻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爲太原少尹朝直遙翻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使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爲臣不然有死而已守光竟不能屈蜀主如利州聞王宗侃爲岐所敗故復如利州以爲繼援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敗補邁翻執其將李彥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巴州在三巴之中謂之中巴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還孤雲兩角過米倉山則至巴州按後唐伐蜀還魏王繼岌與李紹琛軍行次舍泥溪當在劍州北利州界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俊戰于斜谷破之斜余遮翻谷余玉翻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洹水在魏州之西成安縣界九域志魏州成安縣有洹水鎮成安縣在州西三十五里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敗兵之氣沒世不復此之謂也而復扶又翻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夾寨之敗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二年柏鄉之敗見上卷本年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薛史本紀帝至相州左龍驤都教練使鄧季筠魏博馬軍都指揮使何令稠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陳令勳以部下馬瘦並腰斬于軍門又魏縣先鋒指揮使黃文靖伏誅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帝以忿兵輕行求雪再敗之恥使其果與晉趙遇亦必敗矣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燕主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以爲未可景城縣屬瀛州漢舊縣名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道亡奔晉張承業薦於晉王以爲掌書記馮道自此歷事唐晉漢周位極人臣不聞諫爭豈懲諫守光之禍邪丁亥王處直告難于晉難乃旦翻懷州刺史開封段明遠妹爲美人戊子帝至獲嘉九域志獲嘉縣在懷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明遠饋獻豐備帝悅段明遠後改名凝階此寵任位爲上將梁遂以亡庚寅保塞節度使高萬興奏遣都指揮使高萬金將兵攻鹽州刺史高行存降考異曰實錄開平三年六月丁未靈武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僞刺史李繼直已下六十一人至此年降高行存下云鹽州與吐蕃党項犬牙相接爲二境咽喉之地又烏池鹽醴之利戎羌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爲吐蕃所陷破其牆而去由是銀夏寧延洎于靈武歲以河南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兵士不啻四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廷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擁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壘乃息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覆收襟要國之右臂孰抗其息哉李茂貞養子多連繼字開平三年所收僞屬鳳翔今又收復云唐革命失之前後必一誤或者開平既得又失之也

壬辰帝至洛陽疾復作復扶又翻蜀王宗弼敗岐兵於金牛敗補邁翻下同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於黃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旗謂蜀主之旗也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夾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

解圍遁去（解圍，解安遠之圍而遁）。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岐兵既敗，走遂還）。岐王左右石簡顒譖劉知俊於岐王（簡顒，魚容翻），王奪其兵。李繼崇言於王曰：知俊壯士，窮來歸我，不宜以讒廢之。王爲之誅簡顒以安之（爲，于僞翻）。繼崇召知俊舉族居于秦州（李繼崇時鎮秦州。繼崇尋不能守秦州，劉知俊由此亦降于蜀）。戊申，燕主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容城，漢縣，唐屬易州，宋屬雄州）。王處直告急于晉。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賨爲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賨，徂宗翻。馬殷之弟也）。鎮南留後盧延昌遊獵無度，百勝軍指揮使黎球殺之，自立，將殺譚全播，全播稱疾請老，乃免。丙辰，以球爲虔州防禦使。未幾，球卒（幾，居豈翻）。牙將李彥圖代知州事。全播愈稱疾篤。劉巖聞全播病，發兵攻韶州，破之。刺史廖爽奔楚（唐天復二年，虔人取韶州，至是復爲劉氏。廖，力救翻）。楚王殷表爲永州刺史。丁巳，蜀主至成都（自興元還至成都）。戊午，以靜海留後曲美爲節度使。癸亥，以靜江行軍司馬姚彥章爲寧遠節度副使，權知容州，從楚王殷之請也。劉巖遣兵攻容州，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以桂州兵救之。彥章不能守，乃遷容州士民及其府藏奔長沙。巖遂取容管及高州（藏，徂浪翻。開平四年，楚取容管及高州，至是奔之）。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是歲，蜀主以內樞密使潘炕爲武泰節度使（唐置武泰軍於黔州），炕從弟宣徽南院使峭爲內樞密使（從，才用翻。峭，七肖翻）。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自代州出飛狐。宋白曰：飛狐縣，漢代郡地，曹魏封樂進於廣昌侯國，後周於五龍城置廣昌縣，隋改飛狐縣，因縣北飛狐口爲名），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于易水（趙王，王鎔。義武，王處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三鎮，并、鎮、定。祁溝關在涿州南、易州東，巨馬河之北，自關而西至易州六十里，距馬河東至新城縣四十里）。戊子，圍涿州（宋白曰：涿州，古涿鹿地，漢高帝置涿郡，魏改范陽郡，取漢涿縣在范水之陽爲名。唐大曆四年立涿州，南至莫州一百六十里，東北至幽州一百二十里）。刺史劉知溫城守（守，手又翻）。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呼，火故翻），謂知溫曰：河東小劉郎來爲父討賊（爲，于僞翻），何豫汝事，而堅守邪！守奇免冑勞之（劉守奇奔晉，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勞，力到翻）。知溫拜於城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此周德威之褊也。降，戶江翻）。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來奔。上以守奇爲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主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爲兵，雖士人不免。鳳詐爲僧奔晉，守奇客之（先，悉薦翻）。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疾小愈，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帝聞岐、蜀相攻，辛酉，遣光祿卿盧玭等使于蜀，遺蜀主書（玭，蒲眠翻。遺，唯季翻），呼之爲兄（帝與蜀主皆起於細微者也。蜀兵彊地險，帝自度力不能制，故用敵國禮呼之爲兄）。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從，才用翻。趣，讀曰促）。左散騎常侍孫騭、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騭，職日翻。撲，弼角翻。考異曰：梁祖實錄云賜自盡。今從莊宗實錄）。衍，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九域志：武陟縣在懷州東八十里）。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獲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戶，告辭稱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尋長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時遠貶者悉賜死。崖州遠踰嶺嶠，崖州再涉鯨波，思安寧得至邪）。明遠後更名凝（更，工衡翻）。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彝圍棗強，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圍蓨縣（九域志：棗強縣在鎮州東南五十五里，蓨縣在冀州東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蓨縣即漢條侯國，隋開皇五年改條縣爲蓨縣。蓨，音條）。德倫，河西胡人。象

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酋，慈由翻。帥，讀曰率。）楚王殷以鄴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溆州刺史。（溆，音敘。）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漢觀津縣古城東南有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冢也，后是縣人，父少遭秦之亂，漁釣隱身，墜淵而死。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縣民謂之竇氏青山。）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邏，郎佐翻。自下博至棗彊六十餘里。趣，七喻翻。）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聚精兵數千人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死傷者以萬數。（此言攻城之卒死傷者也。）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人裂眥。（喪，息浪翻。眥，疾智翻。）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縋，馳僞翻。）李周彝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易，以豉翻。）因謀曰：（謀，當作請。）「某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將，即亮翻。）周彝不許，使荷檐從軍。卒得間，舉檐擊周彝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荷，下可翻，又如字。檐，都濫翻。間，古莧翻。踣，蒲北翻。考異曰：莊宗實錄：頃之，周彝晝寢，左右未至，其人抽檐擊周彝首，踣於地，求兵仗不獲，周彝大呼，左右救至，獲免。卒睨周彝曰：吾比欲剸刃於朱溫之腹，非圖爾也。謀夫編遺錄云：時有一百姓來投軍中，李周彝收於部伍間，請周彝曰：請賜一劍，願先登以收其壘。未許間，忽然抽茶檐子揮擊周彝頭上，中檐幾仆于地，左右擒之，元是棗彊邑中遣來詐降，本意欲窺覘招討使楊師厚，斯人不能辨，乃誤中周彝。按此卒從周彝請劍，周彝不許，而令負檐，豈不知周彝非溫也。又帝王與將相居處侍衛不同，豈容不識而誤中之。又若本欲殺楊師厚，則似近之，今既可疑，皆不取。）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皆殺之，流血盈城。

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入土門，則還歸晉陽矣。）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蓨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漳水逕下博縣，置橋跨漳水為橋也。）使史建瑭、李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信都，漢古縣，唐帶冀州，蓋其治所，雖在郭下，而所管地界則環冀州近郊皆是也。）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斷，音短。為，于僞翻。語，牛倨翻。）時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幟，昌志翻。）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復，扶又翻。）帝大駭，燒營夜遁，（以朱溫之狡獪，以楊師厚使遇亢敵，猶在亂而能整，今史建瑭等以奇兵撓之，遂相與狼狽至於散遁，不能復振者，士將上下先有畏晉之心故也。）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蓨之耕者皆荷鉏奮梃逐之，委弃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梃，徒鼎翻。勝，音升。）既而復遣騎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耳。」（晉王以史建瑭為先鋒指揮使，故稱之。）帝不勝慙憤，（親御六軍，見敵之游兵而遁，故慙；屢出而屢敗，故憤。不能自勝，言其甚也。）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潰散之甚，久而後集。）

義昌節度使劉繼威年少，淫虐類其父，（劉繼威父守光。）淫於都指揮使張萬進家，萬進怒，殺之，詰旦，召大將周知裕告其故。萬進自稱留後，以知裕為左都押牙。庚子，遣使奉表請降，亦遣使降于晉。晉王命周德威安撫之。知裕心不自安，遂來奔，帝為之置歸化軍，（為，于僞翻。）以知裕為指揮使，凡軍士自河朔來者，

皆隸之。辛丑，以萬進爲義昌留後。甲辰，改義昌爲順化軍，以萬進爲節度使。（爲楊師厚劫徙張萬進張本。）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里。）戊申，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九域志：瓦橋關在涿州南一百二十里。）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涉獵書傳。（傳，直戀翻。）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固辭。晉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徒跣入諫曰：彊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言非所以招懷燕人。）乃免之。知祥，遷之弟子，（孟遷以邢州降晉，又背晉以邢州降梁者也。孟知祥始此。）李克讓之壻也。（李克讓，晉王克用之弟。）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楊行密諡武忠王。）以徐溫自牙將秉政，（徐溫自右牙指揮使秉政，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內不能平。李遇尤甚，常言：徐溫何人，吾未嘗識面，一旦乃當國邪！館驛使徐玠使於吳越，道過宣州，溫使玠說遇入見新王。（說，式芮翻。見，賢遍翻。）遇初許之。玠曰：公不爾，（不爾，猶言不如此也。）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者非反邪！侍中謂威王也。（楊渥諡威王，李遇斥言徐溫殺之。）溫怒，以淮南節度副使王檀爲宣州制置使，（王檀恐當作王壇。）數遇不入朝之罪，（數，所具翻。朝，直遙翻。下同。）遣都指揮使柴再用帥昇、潤、池、歙兵納檀于宣州，（帥，讀曰率。）昇州副使徐知誥爲之副。遇不受代，再用攻宣州，踰月不克。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爲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欲使攻楊氏之洪、鄂也。）乙卯，博王友文來朝，（來朝於魏州行宮。）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黎陽至滑州隔大河耳。今滑州古城已淪於河。）維州羌胡董琢反，蜀主遣保鑾軍使趙綽討平之。己巳，帝至大梁。帝聞嶺南與楚相攻，甲戌，以右散騎常侍韋戩等爲潭、廣和叶使，（戩，子踐翻。）往解之。戊寅，帝發大梁。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攻城。（言幽州城大而固，非兵少所能攻。）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契，欺訖翻。）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薛貽矩卒。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龍頭岡在幽州城東南。考異曰：莊宗實錄作羊頭岡，今從莊宗列傳。莊宗實錄：四月乙卯朔，周德威擒單廷珪，進軍大城。莊宗薛史及莊宗列傳、周德威傳云：五月七日擒廷珪，十二日次大城。今從之。）廷珪曰：今日必擒周楊五以獻。楊五者，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陳，讀曰陣。）援槍單騎逐之，（援，于元翻。）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檛反擊廷珪墜馬。（單廷珪之馬方疾驅，勢不得止，周德威側身避其鋒，馬差過前，則德威已在槍裏，奮檛擊廷珪，廷珪安所避之？此其所以墜馬也。格鬬之數，刀不如棒，謂此也。）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走，德威引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己丑，蜀大赦。李遇少子爲淮南牙將，遇最愛之。徐溫執之，至宣州城下示之，其子啼號求生。（少，詩照翻。號，戶高翻。）遇由是不忍戰。（舉大事者不顧家，李遇既與徐溫爲敵，乃顧子邪！）溫使典客何蕘入城，以吳王命說之（蕘，如招翻。說，式芮翻。）曰：公本志果反，請斬蕘以徇；不然，隨蕘納款。遇乃開門請降。溫使柴再用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諸將，謂劉威、陶雅輩。）徐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知誥事溫甚謹，安於勞辱，或通夕不解帶，溫以是特愛之，每謂諸子曰：汝輩事我能如知誥乎？（徐溫以養子事楊行密而竊吳國之權，徐知誥以養子事徐溫而竊徐氏之權，天邪人邪！）時諸州長吏多武夫，專以軍旅爲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傾家貲無所愛。洪州進士宋齊丘好縱橫之術，（好，呼到翻。縱，子容翻。）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爲推官，與判官

王令謀參軍王胡專主謀議，（胡乎翻）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爲腹心。（悰，徂宗翻）仁裕，彭城人，宗，漣水人也。（爲知誥篡楊氏張本）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帝以唐僖宗中和三年鎮宣武，創業之始也，至是年三十一年）不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謂晉也。孽，魚列翻）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復，扶又翻，下同）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哽，古杏翻）絕而復蘇。（氣絕而復息爲蘇）

高季昌潛有據荊南之志，乃奏築江陵外郭，增廣之。

丙寅，蜀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鍇罷爲兵部尚書。（鍇，口駭翻）

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郴，丑林翻）次假子博王友文，（友文本姓康，名勤）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帝以大梁舊第爲建昌宮）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倡，音昌。薛史：友珪小字遙喜，母失其姓，本亳州營妓也。唐光啓中，帝徇地亳州，召而侍寢，月餘將捨之而去，以娠告，是時元貞張后賢而有寵，帝素憚之，由是不果攜歸大梁，因留亳州，以別宅貯之。及期，妓以生男來告，帝喜，故字之曰遙喜，後迎歸汴）爲左右控鶴都指揮使，次均王友貞，爲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張后殂於唐昭宗天祐元年）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帝意常屬之。（屬，之欲翻）友珪心不平。友珪嘗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時不可失。（古人有言曰：淫而不父，必有子禍，豈不信哉。說，式芮翻）

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敬翔時爲宣政使，故使之行敕。翔佐帝有年，軍國大謀無不預，隨事彌縫，轉帝兇暴之氣以成功，亦不爲小。寢疾彌留而出友珪於外，使翔能爲之謀，則必有以處友珪，而帝免剚刃之禍，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哉）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與合謀。（臣子俱逆，亦上之人有以致之也。被，皮義翻）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中，（梁以侍衛親軍爲控鶴軍）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爲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刺，七亦翻）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年六十一。瘞，於計翻）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爲友珪謀，（爲，于僞翻）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還，從宣翻）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時朝廷新有內難，（難，乃旦翻）中外人情恟恟，（恟，許勇翻）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匡國節度使韓建皆不之省，亦不爲備。（更，工衡翻。省，悉景翻。史言韓建死期將至）丙申，馬步都指揮使張厚作亂，殺建。（考異曰：祖宗實錄：九月，建遇害。今從薛史）友珪不敢詰。（詰，去吉翻）甲辰，以厚爲陳州刺史。

秋七月丁未，大赦。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北面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軍於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威嚴，不敢發。至是師厚館於銅臺驛，（因銅雀臺以名驛。然銅雀臺在鄴，不在魏州）潘晏入謁，執而殺之，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壬子，制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考異曰：梁功臣列傳楊師厚傳云：太祖初弃天下，鄴府乘間爲亂，其衆魏之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將謀反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七月，除魏博節度使。薛史師厚傳略同。今從莊宗列傳朱友珪傳及莊宗實錄）徙周

翰爲宣義節度使。（唐僖宗文德元年，羅弘信得魏博，傳子至孫而亡。）以侍衛諸軍使韓勍領匡國節度使。（韓勍以同逆領節。）甲寅，加吳越王鏐尚父。甲子，以均王友貞爲開封尹、東都留守。

蜀太子元坦更名元膺。（宗懿更名元坦，見上卷開平四年。按歐史，蜀主建時得銅牌子於什邡縣，有文二十餘字，建以爲符讖，因取之以名諸子，故又更名。元膺更，工衡翻。）丙寅，廢建昌宮使，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國計使，凡天下金穀舊隸建昌宮者，悉主之。（梁祖受禪，以博王友文領建昌宮使，專領金穀，友珪既殺友文，故廢之，而置國計使。）八月，龍驤軍三千人戍懷州者，（戍懷州，所以備晉人自上黨下太行以窺洛陽。）潰亂，東走，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考異曰：莊宗列傳友珪傳云：重霸據懷州，爲亂卒健者圍結於覃村，將爲朱温雪恥。明宗實錄、杜晏球傳云：龍驤軍作亂，欲入京城，已至河陽。今按梁祖實錄：戊子，鄭州奏稱懷州屯駐龍驤騎軍潰散，十一日夜至州南十五里覃村安下，及五鼓，分隊逃逸，安得據懷州及至河陽事也。）戊子，遣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彥威、左耀武指揮使杜晏球討之。庚寅，擊破亂軍，執其都將劉重遇於鄢陵，甲午，斬之。（爲友貞以龍驤軍起義誅友珪張本。）

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聞，音問。）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朱友謙本陝州牙將朱簡也，唐末附朱温，賜名友謙，列於諸子，故因此聲友珪弑逆之罪。律以古法，臣弑君，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則友珪之罪，凡爲梁之臣子者，皆得而誅之也。）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爲！」戊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中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己，欲解其內職，（內職，謂知崇政院事。）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戶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敬翔、李振於此時皆先朝佐命功臣也。李振代敬翔領崇政院使，則振與友珪同惡。敬翔雖稱疾不預事，若律之以古人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之法，亦不免於死。）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于胡壁。（敗，補邁翻。肱，古弘翻。）嗣恩本駱氏子也。（歐史義兒傳：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

吳武忠王之疾病也，周隱請召劉威，（事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威曰是爲帥府所忌，（帥府，謂廣陵府。帥，所類翻。）或譖之於徐温，温將討之。威幕客黃訥說威曰：（說，式芮翻。）「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聞李遇敗，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温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優加官爵。雅等悅服，由是人皆重温。訥，蘇州人也。温與威、雅帥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加嗣吳王隆演太師、吳王，（隆演之嗣吳王，李茂貞承制所加也。楊行密因李儼來使，尊之承制，徐温等因其舊而請於儼。帥，讀曰率。）以温領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淮南行軍司馬如故。温遣威、雅還鎮。（劉威鎮洪州，陶雅鎮歙州。徐温事威、雅如事楊行密，貴而不敢忘舊者能矯情爲之。至於遣威、雅歸鎮，不特時人服之，威、雅亦心服矣。自古以來，英雄分量固自不同，至於隨其分量以制一時之事，則一也。善觀史者，毋忽諸。）

辛巳，蜀改劍南東川曰武德軍。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復，扶又翻。）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北自太原南出汾晉。將，即亮翻。）遇康懷貞於解縣，（宋白曰：解縣，漢舊縣，後魏改爲北解縣，按此前解縣在臨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解縣，大業二年省，九年自綏化故城移於虞鄉縣理。唐武德元年改虞鄉縣爲解縣，仍於蒲州界別置虞鄉縣。九域志：解在蒲州東九十五里，虞鄉在蒲州東六十里。解，戶買翻。考異曰：莊宗同光四年實錄、莊宗列傳、薛史、唐餘錄朱友謙傳皆云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今從莊宗天祐九年實錄。）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白徑嶺在河中安邑縣東。）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九域志：河中南至陝州二百三十八里。陝，失冉翻。）友謙身自至猗氏謝晉王，（九域志：猗氏縣在河中府東北九十五里。）從者數十人，撤武備，詣晉王帳，拜之爲舅。晉王夜置酒張樂，友謙大醉，晉王留宿帳中，友謙安寢，鼾息自如。（朱友

譴以此示委心晉王無所猜間也斷下日翻明旦，復置酒而罷。楊師厚既得魏博之衆，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調徒釣翻威勢甚重，心輕郢王友珪，遇事往往專行不顧。友珪患之，發詔召之，云「有北邊軍機，欲與卿面議。」師厚將行，其腹心皆諫曰：「往必不測。」師厚曰：「吾知其爲人，雖往，如我何！」乃帥精兵萬餘人度河趣洛陽。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友珪大懼。丁亥，至都門，城外郭門曰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見賢遍翻友珪喜，甘言遜詞以悅之，賜與巨萬。癸巳，遣還。

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武城漢之東武城縣唐屬貝州九域志在州東五十里至于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唐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甲寅，葬神武元聖孝皇帝于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廟號太祖。

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開平元年楚取岳州三年苑玫降楚至此爲淮南所執玫自江西降楚楚使之守岳州也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荊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荊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爲璋聲援。屯吉州以張聲勢若將進兵攻潭衡者以牽制楚兵

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守將李繼饔走。文州古陰平之地將即亮翻下同

是歲，隰州都將劉訓殺刺史，以州降晉，晉王以爲瀛州刺史。訓，永和人也。永和縣屬隰州漢狐讘縣地隋爲永和縣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

虔州防禦使李彥圖卒，州人奉譚全播知州事，遣使內附。詔以全播爲百勝防禦使、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虔州先有百勝指揮今因以爲軍州之號開通使者言使之開通道路南達交廣也

高季昌出兵，聲言助梁伐晉，進攻襄州，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擊敗之，自是朝貢路絕。高季昌既與孔勍交惡入梁之路遂絶不復朝貢敗補邁翻

勍，兗州人也。

均王上上

諱友貞，太祖第三子。王溥會要曰太祖第四子。母曰元貞皇后張氏。即位，改名瑱，其後又改名鍠。余按王溥云第四子者，併假子博王友文數之也。

乾化三年（癸酉，九一三）

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唐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順祐化長四州六年以順州僑治營州南之五柳戍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其北平斥十里宜穀又東北行七十里至檀州金人疆域圖順州至燕京一百十五里匈奴須知順州南至燕京九十里其載道里遠近不同今並存之宋白曰幽州東北至順州八十里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屬大同府路

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朝直遙翻甲子，祀圓丘，大赦，改元鳳歷。考異曰莊宗列傳云七日實錄云庚戌友珪祀圜丘改元今從薛史

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會於江口以邀之。江口荊江口也還音旋又如字璋知之，舟二百艘駢爲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艘蘇遭翻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于晉。將即亮翻宋白曰薊州治漁陽本春秋無終子之國隋開皇初徙玄州於此煬帝廢州立漁陽郡唐初廢郡其地屬幽州開元十八年置薊州取古薊門關以名州西至幽州二百一十里

二月壬午，蜀大赦。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啗徒濫翻繒慈陵翻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趙犨守陳州拒黃巢有功見唐僖宗紀太祖之壻也；巖尚太祖女長樂公主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太祖之甥也。袁象先父敬初尚太祖妹萬安大長公主巖奉使至大梁，使疏吏翻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楊師厚官中書令爲北面都招討使故稱之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時梁重兵皆在楊師厚之手又勳名爲衆所服故欲得其言諭禁軍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篡弒，人望屬在大梁，說式芮翻屬之欲翻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犒苦到翻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弒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分扶問翻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

王親弒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處昌呂翻師厚曰吾幾誤計幾居依翻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譙縣唐帶亳州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去年懷州龍驤軍亂治直之翻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及薛史歐陽史末帝紀一云左右龍驤都戍汴友貞僞作友珪詔追還洛下莊宗實錄一云友珪疑而召之按梁太祖實錄一云丙戌東京言龍驤軍准詔追赴西京軍情不肯進發實友珪徵之非友貞僞作但激怒言坑之耳其衆皆懼莫知所爲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將即亮翻校戶教翻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爲人所弒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讎恥趣七喻翻則轉禍爲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帥讀曰率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趨七喻翻度徒洛翻令廷諤先殺妻後殺己廷諤亦自剄剄古頂翻斷首也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汴兵未至洛陽禁衛諸軍已殺友珪矣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爲亂兵所殺珽它鼎翻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晡乃定象先巖齎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梁祖自宣武節度使并吞諸鎮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丙申晉李存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鉤奴須知檀州南至燕京一百六十里東南至薊州一百九十里宋白曰檀州古白檀之地

蜀唐道襲自興元罷歸復爲樞密使太子元膺廷疏道襲過惡疏分列也於朝會廷中條分列言其過惡故曰廷疏以爲不應復典機要復扶又翻蜀主不悅庚子以道襲爲太子太保

三月甲辰朔晉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丁未帝更名鍠久之又名瑱更工衡翻鍠戶盲翻瑱他甸翻考異曰薛史云貞明中更名瑱諸書中皆無年月今因名鍠終言之

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

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去年朱友謙附晉今雖復稱藩實陰附于晉

丙辰立皇弟友敬爲康王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檀州燕樂縣東有東軍北口一守捉北口長城口也沈括曰檀州東北五十里有金溝館自館少東北行作原作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灤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鉤奴須知虎北口南至燕京二百里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奔晉幽州昌平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

戊辰以保義留後戴思遠爲節度使鎮邢州唐昭義軍統潞澤邢洺磁五州唐末兵爭晉得潞州仍以爲昭義軍自孟方立以至於梁以邢洺磁三州爲昭義軍遂有兩昭義軍今梁改邢洺磁爲保義軍而以陝州之保義軍爲鎮國軍考異曰薛史思遠傳云貞明中爲邢州留後陽張萬進繼威命思遠鎮之按萬進殺繼威在前今從本紀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劉守光求救於契丹故使元行欽募兵於山北以應之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刺史以爲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總之爲存矩以驕惰致亂張本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於晉軍以求救質音致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嬀州懷戎縣北有廣邊軍故白雲城也宋白曰廣邊軍在嬀州北一百三十里高行周兄弟本貫廣邊軍嬀窠村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考異曰莊宗實錄行周作行溫張昭周太祖實錄云燕城危蹙甲士七散劉守光召元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

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繫之自嬀至武州行欽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共汝父子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汝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順從爾訣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饑色行珪乃召集居人謂之曰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寧帖行珪爲治有恩衆泣曰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於晉軍乞兵救援周德威命李嗣本李嗣源安金全救武州比至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珪追躡至廣邊軍行欽帥騎拒戰行珪呼謂行欽曰與公俱事劉家我爲劉家守城爾則僭稱留後離之過也今日之事何勞士衆與君抗衡以決勝負行欽驍猛騎射絕衆報曰可行周馬足微蹶將踣嗣源躍馬救之一擊行欽幾墜行欽正身引弓射嗣源中髀貫鞍嗣源拔矢凡八戰控弦七發矢中行欽猶沫血酣戰不解是夜行欽窮蹙固守廣邊軍晉兵圍之嗣源遣人告之曰彼此戰將不假言諭事勢可量亟來相見必保功名翌日行欽面縛出降嗣源酌酒飲之撫其背曰吾子壯士也養爲假子臨敵擒生必有所獲名聞軍中莊宗實錄薛史紀及元行欽傳明宗實錄皆云行欽聞行珪降晉帥兵攻之惟周太祖實錄高行周傳云行欽稱留後行珪城守不從然恐行周辛時去燕亡已久行周名位尊顯門生故吏虛美其兄弟故與諸說特異今從衆書 嗣源進攻儒州拔之 唐末於嬀州東置儒州領晉山一縣 以行珪爲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將卽亮翻從才用翻 從珂母魏氏鎮州人先適王氏生從珂嗣源從晉王克用戰河北得魏氏以爲妾故從珂爲嗣源子及長以勇健知名嗣源愛之 李從珂始此 考異曰張昭於國初修唐廢帝實錄云廢帝諱從珂明宗皇帝之元子也母曰宣憲皇后魏氏鎮州平山人中和末明宗徇地山東留戍平山得魏后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於外舍屬趙人負盟用兵不息音問阻絕帝甫十歲方得歸宗時明宗爲裨將性闊達不能治生曹后亦疏於書略生計所資惟宣憲而已曹后未有胎育薛家官室帝寔部曲王建立皇甫立代北往來供饋曹后憐之不異所生薛史末帝諱從珂本姓王氏鎮州人也母宣憲皇后魏氏以光啓元年生帝於平山景福中明宗爲武皇騎將略地至平山遇魏氏虜之帝時年十餘歲明宗養爲己子劉恕取廢帝錄以爲明宗即位後不立從珂而欲立從榮從榮死傳位於從厚故人皆謂從珂爲養子按張昭仕明宗爲史官異代修廢帝錄無所諱避而不言養子事似可信然李克用光啓以前未嘗徇地山東又從珂若果是明宗子明宗必不捨之而立從榮從厚從珂亦當不服今從薛史 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 自杭州東南度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 薛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爲衣錦鄉帥讀曰率衣於既翻 吳越王鏐以其子湖州刺史傳瓘爲北面應援都指揮使以救之睦州刺史傳璙爲招討收復都指揮使將水軍攻吳東洲以分其兵勢 東洲卽常州東洲也璙力弔翻又力小翻 夏四月癸未以袁象先領鎮南節度使 鎮南軍洪州時屬吳此亦謂名號節度使也五代及十國皆有之 同平章事 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邪 漢趙溫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予受命討有罪者結盟繼好非所聞也 好呼到翻 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 復扶又翻 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千秋嶺道險狹錢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吳軍之後而擊之 斷音短 吳軍大敗虜李濤及士卒三千餘人以歸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宋白曰平州東北至營州六百九十里 乙巳蜀主以兵部尚書王鍇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鍇口駭翻 楊師厚與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 楊師厚以燕晉交兵乘虛掠趙 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 九域志柏鄉北至趙州七十餘里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餘里趣七喻翻 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 九域志趙州北至鎮州九十五里 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 隋煬帝大業四年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後人因謂之御河 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于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爲順化節度使 去年改滄州義昌軍爲順化軍 吳遣宣州副指揮使花虔將兵會廣德鎮遏使渦信屯廣德 渦古禾翻姓也 將復寇衣錦軍 復扶又翻 吳越錢傳瓘就攻之 六月壬申朔晉王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丙子蜀主以道士杜光庭爲金紫

光祿大夫左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光庭博學善屬文（屬之欲翻）蜀主重之頗與議政事　吳越錢傳瓘拔廣德虜花虔、渦信以歸　戊子以張萬進爲平盧節度使　辛卯燕主守光遣使請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　蜀太子元膺豭喙齙齒（豭古牙翻牡豕也喙許穢翻齙步交翻露齒也）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狷急猜忍（狷吉掾翻）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羣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峭七肖翻間古莧翻）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爲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道襲懼而起丁未旦太子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逐峭文錫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爲內樞密使（炕苦浪翻）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錮者以禁錮爲義）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遂不以七夕出遊）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爲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檛之幾死（檛則瓜翻）囚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帥讀曰率）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中竹仲翻）逐至城西斬之（考異曰九國志建將七夕出遊先一日元膺召諸軍使及諸王宴飲郾第中且謀七夕從行之禮而集王宗翰等不至又曰詰朝元膺入白建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將圖不軌又曰及聞唐道襲徵兵乃遣伶官安悉香誦軍使全殊率天武甲士以自衛又曰明日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協謀以所部兵挾元膺以逐唐襲元膺介馬率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宗賀曰兵起無名不敢聞命又曰建急召宗侃宗賀及諸軍使令以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盡殺屯營兵又自太安門登陣以入攻瑤謙等敗陽史曰元膺與伶人安悉香軍將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召大將徐瑤常謙率兵出拒襲與襲戰神武門襲中流矢墜馬死十國紀年丁未元膺令軍使喻全殊率天武兵自衛戊申徐瑤常謙及左大昌軍使王承曦等各帥所部兵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王宗賀門邀之宗賀曰兵起無名且不奉詔公宜緩行元膺遣天武將唐據帥親兵逐道襲至城西斬之據九國志云徐瑤等挾元膺以逐唐襲似襲在宮中欲逐之也歐陽史云元膺召瑤等帥兵出拒襲攻東宮而元膺拒之紀年云瑤等奉元膺攻唐道襲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似道襲出在外第元膺就攻之也按道襲止以挾君自重既勸蜀主發兵自衛豈肯更在外第必止於禁中也蓋瑤等引兵攻宮禁以求道襲道襲以屯營兵出拒戰兵敗走至城西爲唐據所殺耳九國志又云元膺介馬帥卒過其兄宗賀之門召與同進是元膺邀宗賀也紀年云道襲自私第被甲乘馬過宗賀門要之是道襲邀宗賀也按道襲私第安得有兵觀宗賀所答之辭似語太子非語道襲也若語道襲宜勸之速入宿衛豈得云公宜緩行也潘炕言太子非有它志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蓋當時蜀主聞亂既信道襲之言又不忍討太子無決然號令故炕言太子無它志當召大臣討徐瑤等爲亂者九國志云令宗侃等出兵討寇乃逐唐襲至城西斬之是官軍斬襲也若然何故明日亟加襲贈謚乎此必誤也）殺屯營兵甚衆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賀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使發兵討爲亂者徐瑤常謙等宗侃等陳於西毬場門（陳讀曰陣）兼侍中王宗黯自大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十人瑤死謙與太子奔龍躍池（龍躍池即摩訶池）匿於艦中（艦戶黯翻）己酉太子出就舟人匄食（匄古太翻乞也）舟人以告蜀主亟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比必利翻）太子已爲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慰諭軍民牓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爲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衆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爲樞密使　甲子晉五院軍使拔莫

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賜高季昌爵勃海王晉王與趙王鎔會于天長（鎮州之天長鎮也）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爲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九月甲辰以御史大夫姚洎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是年春正月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吳越王鏐遣其子傳瓘傳璙（璙力彫翻又力小翻）及大同節度使傳瑛攻吳常州營於潘葑（今常州無錫縣有潘葑酒庫葑音封）徐溫曰浙人輕而怯（輕墟正翻）帥諸將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至無錫黑雲都將陳祐言於溫曰彼謂吾遠來罷倦未能決戰（罷讀曰疲）請以所部乘其無備擊之乃自它道出敵後溫以大軍當其前夾攻之吳越大敗斬獲甚衆

高季昌造戰艦五百艘治城塹繕器械爲攻守之具（治直之翻塹七豔翻）招聚亡命交通吳蜀（東通吳西通蜀）朝廷浸不能制

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扆隱豈翻上時掌翻）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衆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相息亮翻）蜀主以爲衆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爲太子（爲宗衍亡蜀張本）受冊畢潘炕以朝廷無事稱疾請老蜀主不許涕泣固請乃許之國有大疑常遣使就第問之

嶺南節度使劉巖求昏於楚楚王許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盧龍巡屬皆入于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五鎮潞鎮定幽滄本守下當有欲字）公謀之不臧乃効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鎮帥王鎔定帥王處直俛音免）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守光攻易定晉王救之遂伐守光事見上年）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爲誓（折而設翻）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言不殺之）守光辭以它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先悉薦翻）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唐昭宗乾寧二年劉仁恭據幽州至是父子俱敗亡帥讀曰率）

以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爲淮南西北行營招討應接使（梁攻淮南攻其西北）將兵萬餘侵廬壽（廬壽二州名爲王景仁爲吳所敗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四（起昭陽作噩十二月，盡彊圉赤奮若六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上上下

乾化三年十二月，吳鎮海節度使徐溫、平盧節度使朱瑾帥諸將拒之，（拒王景仁也。帥，讀曰率。）遇于趙步。（趙步，蓋淮津濟渡之處，南直壽春紫金山。）吳徵兵未集，溫以四千餘人與景仁戰，不勝而却。景仁引兵乘之，將及於隘，（隘，烏介翻。陿狹之處為隘。）吳吏士皆失色。左驍衛大將軍宛丘陳紹援槍大呼（援，于元翻。呼，火故翻。）曰：「誘敵太深，可以進矣！」（誘，音酉。）躍馬還鬬，衆隨之，梁兵乃退。溫拊其背曰：「非子之智勇，吾幾困矣！」（幾，居依翻。）賜之金帛。紹悉以分麾下。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梁兵大敗。王景仁以數騎殿，吳人不敢逼。（殿，丁練翻。王景仁本吳之名將，吳人素畏之，故不敢逼。）梁之渡淮而南也，表其可涉之津。（立表以記淺。）霍丘守將朱景浮表於木，徙置深淵。（朱景，霍丘土豪也，吳用以為將，守霍丘。浮表於木者，徙梁所立之表，其下接之以木，立諸深淵以誤之。）及梁兵敗還，（還，從宣翻。）望表而涉，溺死者太半。吳人聚梁尸為京觀於霍丘。（觀，古玩翻。）

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使。（先是周德威以破夾寨之功帥振武，今以平燕之功徙帥盧龍，以李嗣本代帥振武。歐史義兒傳：嗣本本姓張氏。）燕主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劉守奇藉兵於梁以取滄州，事見上卷上年。）涉寒足腫，（史炤曰：釋名曰：腫，鍾也，寒熱氣聚也。）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燕樂縣，後魏置，治白檀古城；唐長壽二年，徙治新興城，屬檀州。宋白曰：燕樂、密雲二縣，皆漢虒奚縣地。樂，音洛。）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詰，去吉翻。）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宴將吏，擒守光適至，王語之曰：（語，牛倨翻。）「主人何避客之深邪！」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嘗書之於布而使人曳之也。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觀聽也。）晉王欲自雲、代歸，（自幽州取山後路，歷雲、代等州至晉陽。）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處直、王鎔欲晉王取道中山、真定，各展迎賀之禮。趣，七喻翻。）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荷，下可翻，又音何。校，爻教翻。易曰：荷校滅耳。注云：校者，以木絞校者也，即械也，校者，取其通名也。）守光父母唾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俛，音免。）甲申，至定州，舍于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北嶽廟在恒山之大茂山。恒山在定州曲陽縣西北。）是日，至行唐，（行唐，漢南行唐縣，後魏曰行唐，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趙王鎔迎謁于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王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上，時掌翻。劉守光既囚其父仁恭，請於梁以太師致仕，故王鎔因而稱之。）晉王命吏脫仁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荅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己亥，晉王與鎔畋于行唐之西，鎔送境上而別。

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更謂之天策府。（更，工衡翻。）

壬子，晉王以練紲劉仁恭父子，凱歌入于晉陽。（紲，先列翻，縶縛之也。戰勝得國而歸，故奏凱歌。）丙辰，獻于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呼，火故翻。）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事見上卷上年。）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瞋，昌真翻。）「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行，下孟翻。）王怒其無禮，先斬之。（怒其無禮於舊君也。）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効？」其

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讓責也）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卽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史言劉守光之死曾婦人之不若號戶高翻）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以劉仁恭叛其父也晉王葬其先王於代州鴈門縣後名爲建極陵刺七亦翻）或說趙王鎔曰（說式芮翻）大王所稱尚書令乃梁官也大王既與梁爲讎不當稱其官且自太宗踐阼已來無敢當其名者（唐太宗自尚書令卽帝位後之臣下率不敢當其名唐之將亡始以授藩帥）今晉王爲盟主勳高位卑不若以尚書令讓之（讓遜也）鎔曰善乃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爲尚書令晉王三讓然後受之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唐太宗置行臺事見高祖紀）高季昌以蜀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取之（涪音浮）先以水軍攻夔州時鎮江節度使兼侍中嘉王宗壽鎮忠州（蜀置鎮江軍節度領夔忠萬三州）夔州刺史王成先請甲宗壽但以白布袍給之成先帥之逆戰（帥讀曰率）季昌縱火船焚蜀浮橋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唐昭宗天祐元年張武以鐵絙鎖峽絙戶登翻）船不得進會風反荊南兵焚溺死者甚衆（乘順風以縱火船風反故自焚）季昌乘戰艦（艦戶黯翻）蒙以牛革飛石中之折其尾（中竹仲翻折而設翻）季昌易小舟而遁荊南兵大敗俘斬五千級成先密遣人奏宗壽不給甲之狀宗壽獲之召成先斬之　帝以岐人數爲寇（數所角翻）二月徙感化節度使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鎮長安（感化軍陝州梁初徙佑國軍於長安尋改爲永平軍）懷英卽懷貞也避帝名改焉　夏四月丙子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　丁丑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坐挾私遷補軍校（校戶教翻）罷爲工部侍郎再貶萊州司馬　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于楚崇景威之子也（劉威與楊行密同起於合肥有戰功歷方鎮）楚將許貞將

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米志誠帥諸將討之（此都指揮使盡統諸將非一都之指揮使帥讀曰率）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楚之岳州東北皆邊於吳）夜分（夜半爲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風趣黃州（王環乃一州之都指揮使趣七喻翻下同）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自黃州還岳州舟過鄂州城外故許德勳畏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奄忽也）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以示不恐）鄂人不敢逼　五月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王韓遜卒軍中推其子洙爲留後癸丑詔以洙爲節度使　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楊師厚自魏州引兵救邢州）晉軍至張公橋（晉軍出青山口至張公橋在邢州龍岡縣界按薛史唐末葛從周敗晉軍于沙河進至張公橋沙河縣在邢州南二十五里而邢州治龍岡則可知矣）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諸鎮兵謂燕趙之兵）八月晉王還晉陽　蜀武泰節度使王宗訓鎮黔州（黔其今翻又其炎翻）貪暴不法擅還成都庚辰見蜀主多所邀求言辭狂悖（悖蒲昧翻又蒲沒翻）蜀主怒命衛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爲武泰節度使同平章事（峭七笑翻）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爲禮部尚書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毛文錫諫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鄰國之民爲魚鼈食乎蜀主乃止　帝以福王友璋爲武寧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友珪所置也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北面招討應接

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冬十月，存節等軍于宿州。（九域志：徐州南至宿州一百四十五里。牛存節不徑攻徐州而南屯宿州，據埇橋之要，所以絕淮南之援也。）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將兵救徐州，存節等逆擊，破之，吳兵引歸。十一月乙巳，南詔寇黎州，蜀主以夔王宗範、兼中書令宗播、嘉王宗壽為三招討以擊之。丙辰，敗之於潘倉嶂，斬其酋長趙嵯政等。（敗，補邁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嵯，才何翻。）壬戌，又敗之於山口城。十二月乙亥，破其武侯嶺十三寨。（黎州南界有潘倉、武侯等十一城。路振九國志：王宗播出邛崍關，至潘倉大破蠻衆，追奔至山口城，則潘倉在邛崍之南，山口城又在潘倉之南也。）辛巳，又敗之於大渡河，（按九域志：黎州三面阻大渡河，南面至大渡河一百里，東南面至大渡河一百二十里，西南面至大渡河二百里。）俘斬數萬級，蠻爭走度水，橋絕，溺死者數萬人。宗範等將作浮梁濟大渡河攻之，蜀主召之令還。（蠻地深阻，不欲勞師遠攻，驅之出境而已，此蜀主之志也。）癸未，蜀興州刺史兼北路制置指揮使王宗鐸攻岐階州，（九域志：興州西南至階州五百一十里。）及固鎮，（固鎮在青泥嶺東北。薛史地理志：鳳州固鎮之地，周顯德六年升為雄勝軍。）破細砂等十一寨，斬首四千級。甲申，指揮使王宗儼破岐長城關等四寨，斬首二千級。岐靜難節度使李繼徽為其子彥魯所毒而死，彥魯自為留後。（難，乃旦翻。）

貞明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貞明。）春正月己亥，蜀主御得賢門受蠻俘，大赦。初，黎、雅蠻酋劉昌嗣、郝玄鑒、楊師泰雖內屬於唐，受爵賞，號鐧金堡三王，（史炤曰：鐧，大也，多也。今按鐧音丁么翻，蠻語多也，大也。唐書：黎、邛二州之西有三王蠻，蓋作都夷、白馬氏之遺種。楊、劉、郝三姓世為長，襲封王，謂之三王部落，疊甍而居，號鐧舍。至宋又有趙王，二族并劉、郝、楊謂之五部落，居黎州之西，去州百餘里，厥以飛越嶺其居，疊石為鐧，積糧粟器甲於上，族無君長，惟老宿之聽，往來漢地，悉能華言，故比諸羌尤桀黠。）而潛通南詔，為之詗導。鎮蜀者多文臣，雖知其情，不敢詰。（詗，古迥翻，又火正翻。詰，去吉翻，窮問也。）至是，蜀主數以漏泄軍謀，（數，所角翻。）斬於成都市，毀鐧金堡。自是南詔不復犯邊。（復，扶又翻。）

二月，牛存節等拔彭城，王殷舉族自焚。（考異曰：莊宗列傳朱友貞傳云：乾化四年十一月拔徐州，殷自燔死。五代通錄、薛史紀及王殷傳皆云貞明元年春，今從之。）三月丁卯，以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為太子太保，致仕。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鄴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鎗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魏博自田承嗣置牙兵，至羅紹威而除，楊師厚復置之。）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長其偪而幸其死。）租庸使趙巖、（租庸使自唐中世以來有之。五代會要：梁置租庸使，其班在崇政使之下，宣徽使之上。）判官邵贊（判官，租庸判官。）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去，羌呂翻。）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言彈疽者必不長病疽者之疢，盡彈去其膿血，然後新肉生而病已，不則將復結聚也。醫工彈疽用砭石。）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考異曰：莊宗列傳：宰相敬翔、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等為友貞畫策，分魏博六州為兩鎮。薛史無敬翔名，今從之。）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相，息亮翻。澶，時連翻。）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白馬津在滑州。）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數百年者，言其來也久，非必實經歷數百年也。）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趣，讀曰促。）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己丑，劉鄩屯南樂，（南樂，本唐魏州昌樂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南樂，史因而書之。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

遠出河門。按舊唐書，魏州城外有河門舊堤，樂彥禎築羅城，約河門舊堤，周八十里。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考異曰：莊宗列傳二十七日，劉鄩屯南樂，遣龍驤都將王彥章以五百騎入魏州，是夜三鼓，魏軍亂。是月辛酉朔，薛史紀云己丑，魏博軍作亂，蓋莊宗列傳九字誤為七字耳。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校，戶教翻。剽，匹妙翻。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請罷昭德軍，復以相、澶、衛三州隸天雄，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還，從宣翻，又如字。易，以豉翻。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左傳，公戟其手。杜預注曰：抵徙屈肘如戟形。陸德明曰：抵音紙。鄭玄曰：人挾弓矢戟其肘。孔穎達正義曰：謂射者左手𢾺弓而右手彎之，則戟其肘。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喻之以牛，為人穿鼻，旋轉前却，一聽命於人，以鼻為所制也。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款，誠也。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李繼徽假子保衡殺李彥魯，考異曰：蜀書劉知俊傳保衡作彥康，今從薛史。自稱靜難留後，難，乃旦翻。舉邠寧二州來附。叛岐附梁。詔以保衡為感化節度使，以河陽留後霍彥威為靜難節度使。

吳徐溫以其子牙內都指揮使知訓為淮南行軍副使、內外馬步諸軍副使。為徐知訓以驕橫不終張本。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臨清在魏州北，洹水在魏州西。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復，扶又翻。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魏收志，樂平郡遼陽縣有黃澤嶺。隋改遼陽為遼山縣，唐帶遼州。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頲，魚挺翻。犒，苦到翻。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已諭其意，而不形於言，慮有竊聽而洩軍機也。頲，貝州人也。

晉王進屯永濟。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王登驛樓語之曰：語，牛倨翻。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帥，所類翻。數日中迎馬訴寃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爪牙。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馬而從，擐，音宦。從，才用翻。翼馬，謂翼馬左右而從行。仍以為帳前銀槍都。晉王遂以銀槍効節軍取梁，而亦以銀槍効節軍取禍。衆心由是大服。

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趣，七喻翻。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九域志：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河，漳河也。漳河過魏縣，亦謂之魏河。

帝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考異曰：牛存節傳楊劉作陽留，或陽劉，今從唐裴度傳及薛史諸人傳。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先是李保衡叛岐附梁，梁以霍彥威代鎮邠州。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上，時掌翻。印，天雄軍府印；節，天雄旌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比，毗至翻。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謂劉鄩之兵逼魏州也。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左傳，秦伯納三千人以衛晉文公，實紀綱之僕。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大同

軍北臨極邊賀德倫新附張承業不欲使其有城有兵故留之爲承業後殺德倫張本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魏城魏州城橫戶孟翻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沁七鴆翻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爲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及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有訛言搖衆及强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梟堅堯翻磔陟格翻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存進本姓孫名重進振武人也晉王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頲決之頲恃才挾勢睚眦必報睚五戒翻頲他鼎翻眦士戒翻納賄驕侈頲有從子在河南從才用翻此河南謂大河之南頲密使人召之都虞候張裕執其使者以白王王責頲曰自吾得魏博庶事悉以委公公何得見欺如是獨不可先相示邪揖令歸第是日族誅於軍門兩敵對壘而越境通私書誅之宜也族之過也以判官王正言代之正言鄆州人也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簿書晉王以爲支度務使唐節鎮多兼支度等使至其末世藩鎮署官有爲支計官者有爲支度務使者治直之翻謙能曲事權要由是寵任彌固爲孔謙以掊克亂唐張本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而聚三鎮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三鎮并魏鎮也供億軍須未嘗有闕謙之力也然急徵重斂斂力贍翻使六州愁苦歸怨於王亦其所爲也史卒言之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乾化二年楊師厚劉守奇北略滄德滄德附于梁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數所角翻斷都管翻說式芮翻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易以豉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九域志德州西南至貝州二百二十里東北至滄州亦二百三十里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二壘謂滄貝也乃遣騎兵五百

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九域志魏州南至澶州一百四十里按九域志之澶州乃漢乾祐元年所徙之澶州也宋白曰澶州本漢頓丘縣地在魏州南當兩河之衝唐武德四年分魏州之觀城頓丘二縣置澶州取古澶淵爲名貞觀元年州廢大曆七年田承嗣又奏置漢乾祐元年移就德勝寨舊基頓丘縣隨州移於郭下此時澶州猶治頓丘舊州城今德清軍之頓丘鎮即其地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閒使誘彥章閒古莧翻誘音酉彥章斬其使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將李嚴爲澶州刺史考異曰莊宗實錄作李巖今從薛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勞力到翻帥讀曰率下同上時掌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閒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重直龍翻呼火故翻披普彼翻操七到翻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用漢光武之言幾居依翻嗤丑之翻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幟昌志翻堞達協翻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劉鄩取兗州克權關皆以掩襲得之故云然以智遇智則必有窮者若鄩之襲晉陽則智窮矣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相魏之西皆連山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塗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塗泥泥奴計翻深式禁翻援于元翻皆腹疾足腫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

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糗糧且盡，（樂平距晉陽二百五十里耳。糗，去久翻。）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幾，居依翻。不，讀曰否。）周德威聞鄩西上，（上，時掌翻。）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乏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自宗城東行邪趣臨清數十里。宋白曰：臨清本漢清泉縣地，後魏太和二十一年於此置臨清縣。）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南宮縣在冀州西南六十二里，東南趣臨清亦數十里。）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斷，音短。腕，烏貫翻。）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考異曰：薛史德威聞劉鄩東還，急趣南宮，知鄩軍在宗城，遣十餘騎迫其營，擒斥候者數十人，皆斷刃其背，繫而遣之。既至，謂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鄩軍大駭。按斷刃於背，其人豈能復活而言！今從莊宗實錄及薛史莊宗紀。又鄩見在宗城，而云周侍中據宗城，蓋臨清字誤耳。）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趣，七喻翻。九域志：博州在魏州東一百八十里，堂邑在博州西四十里。宋白曰：堂邑縣，博州本漢清縣、發干二縣地，隋置堂邑，因縣西北有漢堂邑故城以名縣。）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于莘縣。（九域志：莘縣在魏州東九十里。劉鄩見晉軍在博州，移軍而西，衝逼魏州。宋白曰：莘，本春秋之衛邑，漢為陽平縣，後周改陽平為清邑縣，大業改清邑為莘縣，因古地名也。）晉軍踵之，鄩治莘城，塹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莘縣東距大河二十餘里，度河而東南即鄆、濮之境。故築甬道屬河以通饋餉。甬道，夾築垣牆以防晉人之衝突抄截。治，直之翻。）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代州刺史李嗣源求之，嗣源不得已獻之，以為散員都部署，（都部署之名始見於通鑑，後遂為行軍總帥之稱。薛史曰：時有散指揮名為散員，命行欽為都部署。）賜姓名曰李紹榮。紹榮嘗力戰深入，劍中其面，未解，（中，竹仲翻。）高行周救之，得免。王復欲求行周，重於發言，密使人以官

祿啗之，（復，扶又翻。啗，徒濫翻。）行周辭曰：「代州養壯士，亦為大王耳。（為，于偽翻。）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考異曰：周太祖實錄：晉王密令人啗之利祿，行周辭曰：總管用人，亦為國家事，總管猶事王也，予家昆仲脫難再生，承總管之厚恩，安忍背之！按明宗實錄，此年猶為代州刺史，天祐十八年始為副總管，此言總管，蓋周太祖實錄之誤。）代州脫行周兄弟於死，（事見上卷乾化三年。）行周不忍負之，乃止。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按九域志：絳州西北至隰州五百十四里，隰州西南至慈州一百六十一里。）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按歐史職方考，梁無昭義軍。參考賀瓌傳，蓋為宣義留後也，昭當作宣。先是，晉襲取澶州，以李巖守之。）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誘，音酉。）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剽，匹妙翻。）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貝州管清河、清陽、武城、經城、臨清、漳南、歷亭、夏津八縣。）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鄩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比，毗志翻，近也。擣其腹心，謂欲襲取晉陽也。）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十日謂之旬時。）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斷，音短。周德威小字楊五。）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為勍敵，未易輕也。（勍，渠京翻。易，以豉翻。）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復，扶又翻，下同。）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劉鄩欲以持久制晉。）帝怒，責鄩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邪，欲療饑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

可預度少詩照翻度徒洛翻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柰何諸將皆
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
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矣劉鄩[illegible]未爲失計特[illegible]其附使不
得遂其本謀耳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
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滔滔之河可
勝盡乎勝音升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薄鎮定營
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
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寨下俘
斬千計劉鄩欲掩鎮定之不備而爲晉人所敗鄩之計又窮矣劉巖逆婦于楚楚王
殷遣永順節度使存送之　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
王宗綰爲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爲
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瑤爲東北面招討使
同平章事王宗翰爲副使攻鳳州秦鳳二州時皆屬岐　庚戌吳
以鎮海節度使徐溫爲管內水陸馬步諸軍都指揮
使兩浙都招討使守侍中齊國公鎮潤州以昇潤常
宣歙池六州爲巡屬軍國庶務參決如故史言徐溫外據重鎮內制
吳國之權留徐知訓居廣陵秉政此張徐知訓之死也　初帝爲均王
娶河陽節度使張歸霸女爲妃即位欲立爲后后以
帝未南郊固辭古人相傳以爲郊見上帝然後代天子民九月壬午妃疾甚冊
爲德妃是夕卒康王友敬目重瞳子重直龍翻瞳音童自謂當
爲天子遂謀作亂冬十月辛亥夜德妃將出葬友敬
使腹心數人匿於寢殿帝覺之跣足踰垣而出召宿
衞兵索殿中索山客翻得而手刃之壬子捕友敬誅之帝
由是疎忌宗室專任趙巖及德妃兄弟漢鼎漢傑從
兄弟漢倫漢融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
監護監古銜翻巖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間古
莧翻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振每稱疾不預
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紊音問以至於亡史言梁有自亡之由
非晉能亡之也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
泄晉王殺之幷其黨五人　十一月己未夜蜀宮火
自得成都以來寶貨貯於百尺樓悉爲煨燼貯丁呂翻煨烏回翻
諸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宗侃等帥衞兵欲入救火
蜀主閉門不內恐有乘救火爲變者史言蜀主之備防庚申旦火猶未熄蜀
主出義興門見羣臣以安衆心命有司聚太廟神主分巡
都城言訖復入宮閉門火未熄未敢弛備復扶又翻將相皆獻帷幕
飲食　壬戌蜀大赦　乙丑改元此書梁改元貞明也考異曰吳越備史云正
月壬辰朔改元大赦今從薛史末帝紀　己巳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
固鎮九域志鳳州河池縣有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於泥陽川九域
志成州栗亭縣有泥陽鎮蜀兵敗退保鹿臺山今成州東十里有鹿玉山辛未王宗
綰等敗秦州兵於金沙谷敗補邁翻擒其將李彥巢等乘
勝趣秦州趣七喻翻興州刺史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
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
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遣其子彥秀奉牌印
迎降宗絳入秦州九域志秦州東南至鳳州二百二十里西南至成州一百六十五里成州西南至階州二
百五十里宗絳當作宗綰表排陳使王宗儔爲留後陳讀曰陣劉知俊攻
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是年五月劉知俊攻邠州聞秦州降蜀知
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夜帥
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奔于蜀軍帥讀曰率爲劉知俊爲蜀所殺
張本考異曰十國紀年知俊奔秦州庚戌來降按上有甲戌下有癸未必庚辰也王宗綰自河池兩當
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蜀遂有秦鳳成三州之地宋白曰河池縣漢屬
武都郡華陽國志河池一名仇池按仇池山在成州界今河池縣屬鳳州去縣稍遠今縣所處謂之河池水故以名縣兩當漢故道縣水經
云兩當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又河池縣有兩當水西北自成州界入東南流入故道水縣取水爲名或曰縣西界有

兩山相當故名九域志河池在鳳州西一百五十五里兩當在鳳州西八十五里岐義勝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彥韜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來降（岐置義勝軍以授溫韜見二百六十八卷太祖乾化元年）彥韜即溫韜也乙未詔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軍爲靜勝軍復彥韜姓溫氏名昭圖官任如故　丁未蜀大赦改明年元曰通正置武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隸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爲節度使　是歲清海建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巖（巖時以邕州爲建武軍）以吳越王鏐爲國王而己獨爲南平王（南平王郡王也）表求封南越王及加都統帝不許巖謂僚屬曰今中國紛紛孰爲天子安能梯航萬里（梯航謂梯山航海）遠事僞庭乎自是貢使遂絕（使疏吏翻）

二年春正月宣武節度使守中書令廣德靖王全昱卒（廣國名德靖諡也全昱帝之伯父）　帝聞前河南府參軍李愚學行（行下孟翻）召爲左拾遺充崇政院直學士衡王友諒貴重李振等見皆拜之愚獨長揖帝聞而讓之曰衡王於朕兄也朕猶拜之卿長揖可乎對曰陛下以家人禮見衡王拜之宜也振等陛下家臣臣於王無素（謂先無過從之雅）不敢妄有所屈久之竟以抗直罷爲鄧州觀察判官

蜀主以李繼崇爲武泰節度使兼中書令隴西王

二月辛丑夜吳宿衛將馬謙李球劫吳王登樓發庫兵討徐知訓知訓將出走嚴可求曰軍城有變公先棄衆自去衆將何依知訓乃止衆猶疑懼可求闔戶而寢鼾息聞於外（鼾下旦翻鼻息也聞音問）府中稍安壬寅謙等陳于天興門外（楊行密以揚州牙城南門爲天興門）諸道副都統朱瑾自潤州至（至自徐溫所）視之曰不足畏也返顧外衆舉手大呼（呼火故翻）亂兵皆潰（史言吳兵畏服朱瑾）擒謙球斬之　帝屢趣劉鄩戰（趣讀曰促）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守莘西之營也）自勞軍於貝州（勞力到翻勞軍張源德之軍也）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屬之欲翻）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却晉王躡之（躡尼輒翻）至故元城西（隋元城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并入貴鄉聖曆二年又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元城治魏州郭下故有故元城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圜陳於其中間（陳讀曰陣）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爲之折（環音宦爲于僞翻折而設翻）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去年五月王檀代牛存節屯河上）　帝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幾居依翻）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安金全從晉王克用起於代北故云故將）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言晉陽若陷則國破家亡）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爲于僞翻）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帥讀曰率將即亮翻）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

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按九域志，上黨至晉陽五百餘里。輕騎疾馳，朝發夕至，何其速也。梁兵扼汾河橋。汾橋在晉陽城東南汾水上。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呼，火故翻。李嗣昭鎮昭義，官侍中，故稱之。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詰，去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虞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晉王矜伐，而有功者不賞，此其所以能取天下而不能守天下也。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張承業之權略，烏可以宦者待之哉！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唐天祐二年，以磁、慈聲相近，改磁州為惠州，是時政在朱氏，晉既取之，因復舊州名。靳，居焮翻。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劉鄩既喪師，懼罪不敢入朝，梁亦懼其反側，就以滑帥命之，為明年鄩入朝左遷張本。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復，扶又翻。由是將卒皆搖心。帝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戍楊劉。癸卯，出宋門。宋門，大梁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梁改名觀化門，而時人不改其舊，呼曰宋門。晉天福二年改仁和門。其夕，復自水門入，大譟，縱火剽掠。剽，匹妙翻。攻建國門。建國門，大梁宮城正南門，太祖所起也。宋白曰：大梁皇城南為建國門。帝登樓拒戰。樓，謂建國門樓也。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杜晏球按薛史，晏球本洛陽王氏子，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後歸唐，賜姓名曰李紹虔，尋復本姓名曰王晏球。以五百騎屯毬場。賊以油沃幕，長木揭之，揭，其列翻，舉也。欲焚樓，勢甚危。晏球於門隙窺之，見賊無甲冑，乃出騎擊之，決力死戰，俄而賊潰走。帝見騎兵擊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誰為亂首？晏球曰：亂者惟李霸一都，

餘軍不動，陛下但帥控鶴守宮城，遲明，臣必破之。帥，讀曰率。遲，直利翻，待也。既而晏球討亂者，闔營皆族之。以功除單州刺史。唐末以太祖生於碭山，改單州為輝州，是時復以輝州為單州。單，音善。五月，吳越王鏐遣浙西安撫判官皮光業自建、汀、虔、郴、潭、岳、荊南道入貢。吳越界西南至衢州。按九域志，自衢州界西南至建州四百四十五里，自建州西至汀州九百二十里，自汀州西至虔州五百五十里，自虔州西至郴州六百六十里，自郴州東北至潭州四百九十八里，自潭州東北至岳州三百八十五里，自岳州西北至荊南四百三十里。光業，日休之子也。皮日休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郴，丑林翻。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眾降晉。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上嘉吳越王鏐貢獻之勤，以其取道回遠，數千里至大梁也。壬戌，加鏐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鏐之入貢，利於市易，市易者，以所有易所無，相與為市也。朝，直遙翻。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林學士竇夢徵執麻以泣，坐貶蓬萊尉。蓬萊本漢黃縣，唐神龍二年更名，帶登州。夢徵，棣州人也。甲子，吳潤州牙將周郊作亂，入府殺大將秦師權等。大將陳祐等討斬之。八月丁酉，以太子少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軍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蜀天雄節度使鎮秦州。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出鳳州之兵指寶雞以攻鳳翔，出秦州之兵指隴州。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去年梁分相州為昭德軍。相，息亮翻。以李嗣源為刺史。考異曰：劉恕廣本云筠奔東都，授左衞上將軍。莊宗實錄：命李存審入城招撫，除昭德軍額，仍舊隸魏州，後洛州刺史袁建豐為相州刺史。按上四月筠已遣人納款于晉，此復云走者，蓋始者文降，今為晉兵所迫，故走耳。筠既降晉，今還猶得將軍者，蓋潛通款於晉，梁朝不知耳。明宗實錄云八月張筠

走移帝爲相州刺史九月爲安國節度使而莊宗實錄云袁建豐爲相州刺史按明宗實錄建豐傳云戰胡柳陂建豐猶爲相州乃是天祐十五年十二月蓋明宗初爲相州移邢州後方除建豐莊宗錄誤書在張筠走下耳　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温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告之以相州已拔則彼知邢州之勢孤示之以張温已降則彼知援兵之望絕閻寶於是不能守矣帥讀曰率下同　晉王以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天平時屬梁晉命閻寶遙領　以李存審爲安國節度使，鎮邢州。邢州梁保義軍既入于晉自此遂改爲安國軍　考異曰王溥五代會要薛史地理志樂史寰宇記皆云梁建保義軍唐同光元年改爲安國軍而莊宗明宗實錄列傳薛史存審傳皆云此年爲安國節度使恐是纔屬晉卽改軍額會要等書誤云同光元年　契丹王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契丹攻蔚州自麟勝出讞道以掩晉不備也按麟勝至蔚州中間懸隔雲朔蔚州恐當作朔州　考異曰開元中振武軍在朔州西北三百五十里單于都護府城內隸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置振武節度使領鎮北大都護麟勝二州後唐振武節度使亦帶安北都護麟勝等州觀察等使石晉以後皆帶朔州刺史據此乃治蔚州不知遷徙年月　遣使以木書求貨於大同防禦使李存璋，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存璋悉力拒之。雲州卽大同軍　九月，晉王還晉陽。王性仁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數所角翻省悉景翻曹夫人寔生晉王晉王事生母者重事嫡母者輕異曰太后太妃尊號創置皆根於心而發於事者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河朔盡歸于晉滄州孤絕戴思遠不能守　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兵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徙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鎮滄州。滄德自此屬晉復改順化爲橫海從唐舊也　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爲中門使，晉王封內凡節鎮皆有中門使其任卽天朝樞密使也　委以心腹。重誨亦爲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爲于僞翻爲安重誨爲嗣源佐命張本薛史曰安重誨其先本北部酋豪父福遷爲河東將救兗鄆而歿　晉王自將兵救雲州，行至代州，契丹聞之，引去，王亦還。以李存璋爲大同節度使。　晉人圍貝州踰年，去年八月晉圍貝州　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欲降，

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嬰城固守。城中食盡，啖人爲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啖徒濫翻擐音宦　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出降，既釋甲，圍而殺之，盡殪。殪壹計翻　考異曰莊宗實錄賊將張源德固守貝州既聞河北皆平而有翻然之志謀於衆羣賊皆河南人懼其歸罪不從因殺源德啖人爲糧固守其城王師歷年攻圍賊既食竭呼我大將曰今欲請罪懼晉王不我赦我將衿甲持兵而見已卽解之如何報曰無便於此者賊衆三千衿甲出降我將甘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　歐陽史死事傳曰晉王入魏河北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城中食且盡貝人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按源德若以衆降而死其衆當卽降於晉豈得猶拒守寅晉遂約而後出哉明是衆懼死不降耳今從莊宗實錄　余謂若如通鑑去取則張源德非一心守死者不得與於死事傳　晉王以毛璋爲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爲梁守。黎陽謂河梁兵聚援猶接又劉鄩守之所以能自固爲于僞翻　晉王如魏州。　吳光州將王言殺刺史載肇。載恐當作戴　吳王遣楚州團練使李厚討之。廬州觀察使張崇不俟命，引兵趣光州。趣七喻翻　言棄城走。以李厚權知光州。崇，慎縣人也。　庚申，蜀新宮成，在舊宮之北。　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瑯琊忠毅王王檀多募羣盜，置帳下爲親兵。己卯，盜乘檀無備，突入府殺檀。節度副使裴彥帥府兵討誅之，軍府由是獲安。帥讀曰率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故關大震故關　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岐置保勝軍於隴州　帥其衆二萬，帥讀曰率　棄隴州奔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爲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會王宗綰等圍鳳翔，岐兵不出。會大雪，蜀主召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弘志，黎陽人也。　丁酉，以禮部侍郎鄭珏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珏，綮之姪孫也。鄭綮見二百五十九卷唐昭宗乾寧元年　考異曰薛史梁末帝紀無珏

初拜相年月。此年十月丁酉，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平章事。至貞明四年四月己酉，又云以中書侍郎平章事鄭珏兼刑部尚書。疑貞明二年拜相，四年轉刑部尚書也。本傳云：累遷禮部侍郎，貞明中拜平章事。唐餘錄均帝紀：貞明二年十月丁酉，禮部侍郎鄭珏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今從之。又高若拙後史補云：珏應一十九舉方捷，姓名為第十九人，第行亦同，自登第凡十九年為宰相。今按珏光化三年及第，自光化三年至此年纔十七年矣，又不可合。己亥，蜀大赦。晉王遣使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趣，七喻翻。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天漢，國號大漢。楚王殷聞晉王平河北，遣使通好，好，呼到翻。晉王亦遣使報之。是歲，慶州叛附于岐。慶州本岐地也，蓋因去年李保衡以邠寧附梁，遂為梁有。岐將李繼陟據之。詔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將兵討之，破岐兵，下寧、衍二州。衍州，岐李茂貞置，在寧、慶之間，宋廢衍州為定平鎮，屬邠州。考異曰：薛史賀瓌傳：貞明二年，慶州叛，為李繼陟所據，帝命左龍虎統軍賀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兼諸軍都虞候，與張筠破涇、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此非小事，而末帝紀、李茂貞傳皆無，惟瓌傳有之，今以為據。河東監軍張承業既貴用事，其姪瓘等五人自同州往依之，晉王以承業故，皆擢用之。承業治家甚嚴，有姪為盜，殺販牛者，承業立斬之，王亟使救之，已不及。王以瓘為麟州刺史，承業謂瓘曰：汝本車度一民，與劉開道為賊，劉開道，必指劉知俊也，知俊為梁開道指揮使，又嘗鎮同州。車，尺遮翻。慣為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慣，古患翻。悛，丑緣翻。由此瓘所至不敢貪暴。吳越牙內先鋒都指揮使錢傳珦逆婦於閩，自是閩與吳越通好。珦，虛亮翻。好，呼到翻。閩鑄鉛錢，與銅錢並行。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於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事見上卷。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考異曰：紀年通譜云：舊史不記保機建元事。今契丹中有曆日，通記百二十年，臣景祐三年冬北使幽劉得其曆，因閱年次，以乙亥為首，次年始有神冊之元，其後復有天贊。按五代契丹傳：自耶律德光乃記天顯之名，當時未得其傳，不然，虜人以保機無號，追為之耳。保機虜中又號天皇王。虜庭雜記：太祖一舉併吞奚國，仍立奚人依舊為奚王，命契丹監督兵甲，又滅渤海，虜其王大諲譔，立長子為渤海東丹王，號人皇王，自號天皇王，始立年號曰天贊，國稱大遼，於所居大部落置樓，謂之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季常遊獵於四樓之間。又曰：阿保機變家為國之後，始以王族號為橫帳，姓世里，沒里以漢語譯之謂之耶律氏，賜后族姓曰蕭氏，王族惟與后族同昏，其諸部若不奉北主之命，不得與二部落通昏。歐陽史曰：阿保機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阿保機稱皇帝，前史不見年月。莊宗列傳、契丹傳在莊宗即帝位，李存審守范陽後；漢高祖實錄、唐餘錄皆云阿保機既盡併諸族，遂稱帝，在乾寧中劉仁恭鎮幽州前；薛史在莊宗天祐末。按紀元通譜，阿保機神冊元年歲在丙子，乃莊宗天祐十三年，梁貞明二年，似不在天祐末及莊宗即位後。編遺錄：開平二年五月，太祖賜阿保機記事，猶呼之為卿，及言臣事我朝，望國家降使冊立，必未稱帝，安得在劉仁恭鎮幽州前？唐餘錄全取漢高祖實錄契丹事作傳，最為差錯，不知其稱帝實在何年，今因其改年號置於此。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衆，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党項在磧西。磧，七迹翻。党，底朗翻。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黃頭室韋，彊部也；臭泊室韋，以所居地名其部。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以晉王克用與阿保機結為兄弟也。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延徽傳云：天祐中，連帥劉守光攻中山不利，欲結北戎，遣延徽將命入虜。劉恕以為劉守光據幽州後，未嘗攻定州，惟唐光化三年，汴將張存敬拔瀛、莫，攻定州，劉仁恭遣守光救定州，為存敬所敗，恐是此時。仁恭方為幽帥，非守光也。按劉仁恭父子彊盛之時，常陵暴契丹，豈肯遣使與之相結？乾化元年，守光攻易定，王處直求救於晉，故晉王遣周德威伐之，其遣延徽結契丹，蓋在此時，然事無顯據，故但云衰困附於此。契丹主怒其不拜，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屬，之欲翻。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柰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

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處，昌呂翻。）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自晉陽歸幽州，自西徂東也。省，悉景翻。）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王德明，爲趙王鎔養子，即燕人張文禮也。）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言既叛契丹歸中國，今復往詣契丹，爲所殺也。復，扶又翻。下同。）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喪，息浪翻。）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曏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歐史四夷附錄曰：阿保機以延徽爲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相公。）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按莊宗之世，契丹入圍周德威，救張文禮，屢嘗不欲深入爲寇哉！晉之兵力方彊，能折其鋒耳，豈延徽之力邪！）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軍引還。（去年十一月，吳圍潁州。）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在新州，（晉置威塞軍於新州，後遂爲節鎮。新州領永興一縣。薛居正曰：唐莊宗同光二年七月，昇新州爲威塞軍節度使，以嬀、儒、武三州隸之。）驕惰不治，（治，直之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一戰馬，期會迫促，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盧文進爲裨將。（壽州屬吳，盧文進遙領刺史耳。）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復，扶又翻。下同。）甲午，至祁溝關，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鬭，（確，堅也。凡戰者，隨兵勢而爲進退，雖合，至於確鬭，則兩敵相當，用實力而鬭，惟堅耐而用長技乃勝耳。校，戶教翻。）騎兵死傷不少，吾儕捐父母妻子，爲人客戰，（儕，士皆翻。爲，于僞翻。千里行役，戰於異鄉，是爲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復不矜恤，柰何？衆曰：殺使長，（防禦使爲一州之長，故曰使長。使，疏吏翻。長，知兩翻。）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譟，趣傳舍，（趣，七喻翻。傳，株戀翻。）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詰，去吉翻。）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曰：奴輩既害郎君，使我何面復見晉王！因爲衆所擁，還新州，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鴈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肱擊敗之。（敗，補邁翻。）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帥，讀曰率。）晉王聞存矩不道以致亂，殺侍婢及幕僚數人。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漢書音義：渝音喻，今讀如榆。）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比，當作北。）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歐史曰：渝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硤石、西硤石、淥疇、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城以扼之。宋白曰：渝關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臨海，北有兔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尋海岸東北行，狹處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西亂山，至進牛柵，凡六口，柵戍相接，此所以天限戎狄者也。）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薊，音計。）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輒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幽州盧龍節度治薊縣。繒，慈陵翻。纊，苦謗翻。隘，烏懈翻。）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勳，勳級也。）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金虜節要曰：燕山之地易

（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渝關之東卽金人來路也。此數關皆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以當百。本朝復燕之役，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契丹，阿保機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州，建燕山爲燕京，以轄六郡，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海上議割地，但本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燕山、平州盡在關內而異路也。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路據之，故阿骨打不復由平州入寇，乃當時議燕雲不明地理之故。又金虜行程云：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攻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多亡入虜中，乃築此城。營州，古柳城郡，舜所築也，乃殷之孤竹國，漢唐遼西地。其城外多大山，高下皆石，不產草木，地當營室，故以爲名。自營州東至渝關，並無保障，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岡複嶺，中有五關，唯渝關、居庸可以通餉饋，松亭、金坡、古北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其山之南則五穀百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數里則地皆瘠鹵，豈天設此以限華夷乎。）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南蕃志：猛火油出占城國，蠻人水戰用之以焚敵舟。遺，于季翻。）契丹主大喜，卽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哂，失忍翻。）「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爲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婦人智識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機因其能勝室韋，從而張大之以威鄰敵耳。就使能爾，曷爲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內虛其國，又不能爲根本之計，而終有木葉山之囚乎！）

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爲契丹所敗，（帥讀曰率。敗，補邁翻。）奔歸。

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毳，充芮翻，獸毛之細者爲毳。）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晉王告急。（間，古莧翻。）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事見一百九十三卷貞觀四年。）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賁而期之以作三臣之氣。復，扶又翻。）存審、寶以爲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治，直之翻。下同。）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于淶水，（淶水縣屬易州。淶音來。宋白曰：李嗣源時屯淶水，扼祁溝諸關以伺賊勢。）閻寶以鎭、定之兵繼之。

吳昇州刺史徐知誥治城市府舍甚盛。五月，徐溫行部至昇州，（吳以昇、常、宣、歙、池爲徐溫巡屬。行，下孟翻。）愛其繁富。潤州司馬陳彥謙勸溫徙鎭海軍治所於昇州，（鎭海軍本治潤州。）溫從之，徙知誥爲潤州團練使。知誥求宣州，溫不許，知誥不樂。（樂音洛。）宋齊丘密言於知誥曰：「三郎驕縱，敗在朝夕。潤州去廣陵隔一水耳，此天授也。」知誥悅，卽之官。三郎謂溫長子知訓也。（爲知訓死，知誥得權張本。知訓第三。）溫以陳彥謙爲鎭海節度判官。溫但舉大綱，細務悉委彥謙，江淮稱治。（稱治者，時人稱之耳。治，直吏翻。）彥謙，常州人也。（爲陳彥謙垂死請於徐溫立己子張本。）

高季昌與孔勍修好，復通貢獻。（高季昌爲孔勍所敗，事見上卷太祖乾化二年。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六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
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六伯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五 起彊圉赤奮若七月盡屠維單閼九月凡二年有奇

均王中

貞明三年秋七月庚戌蜀主以桑弘志爲西北面第
一招討王宗宏爲東北面第二招討己未以兼中書
令王宗侃爲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爲
西北面都招討以伐岐也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
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蜀飛龍
使唐文扆居中用事扆隱豈翻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
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
先表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八月庚寅
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
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文晏爲榮經尉榮經漢嚴道縣地唐武德
四年置榮經縣屬雅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傳素罷爲工部尚書以翰林學
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
弟也同曾祖之弟爲再從弟從才用翻　清海建武節度使劉巖卽皇
帝位於番禺漢書音義番音潘禺音愚國號大越大赦改元乾亨以
梁使趙光裔爲兵部尚書節度副使楊洞潛爲兵部
侍郎節度判官李殷衡爲禮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建
三廟追尊祖安仁曰太祖文皇帝父謙曰代祖聖武
皇帝兄隱曰烈宗襄皇帝以廣州爲興王府　契丹
圍幽州且二百日是年二月契丹圍幽州事始見上卷城中危困李嗣源
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閻寶班在李存審之下而先書寶者嗣源與寶先進屯淶水而存審繼之也句奴須知淶水西至易州四十里易州東北至幽州二百二十里存審曰虜衆吾
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
無遺類矣蹂人九翻又徐又翻陳讀曰陣嗣源曰虜無輜重重直用翻吾行
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抄楚交翻吾不戰
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趣七喻翻與城中合勢
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
大房嶺水經注聖水出上谷郡西南谷東南流逕大防嶺又曰良鄉縣西北有大防山防水出其南按易州卽漢上谷郡地
范成大北使錄自良鄉六十五里至幽州城外此又驛路也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
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
卻晉兵翼而隨之張左右翼而躡其後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
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
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
先進免冑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
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此史家以華言譯胡語而筆之
於史也胡嶠入遼記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行幾一月乃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樓有邑屋市肆歐史四夷附錄曰契丹好鬼而貴日
每月朔日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爲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薛史曰西樓距幽州三千里場音亦種章勇翻因躍
馬奮檛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檛側瓜翻陳讀曰陣下同酋慈秋翻長知
兩翻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
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
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環音
射而亦翻塞悉則翻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
於其後陳於契丹陳後將夾擊之也一曰以騎兵前進令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
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

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贏倫爲翻趣讀曰促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取古北口路而去卷讀曰捲委弃車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爲虜所困得救而解喜極涕流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帥讀曰率下同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九域志瓦橋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涿州北至薊城一百二十里薊音計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卒爲鄉導鄉讀曰嚮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盧龍諸州自唐中世以來自爲一域外而捍禦兩蕃內而連兵河朔其力常有餘及幷於晉則歲遣糧援繼之而不足此其故何也保有一隅者其心力專廣土衆民其心力有所不及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信矣爲于僞翻下爲承業爲吾請爲同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河朔失守事見上卷朝直遙翻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當其時不能治也待其入朝而後責之失政刑矣冬十月己亥加吳越王鏐天下兵馬元帥晉王還晉陽自魏州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軍城謂晉陽軍城也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賜伶人而承業靳之靳居焮翻吝惜也錢不可得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一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張承業第七晉王以兄事承業呼之爲七哥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唐人凡爲人舞人則以錦綵賚貨謝之謂之纏頭俸扶用翻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民散一無所成耳晉王他日卒如張承業之言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索山客翻挽武遠翻引也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朱氏居汴李氏名其爲賊若以惜庫物死於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先王謂晉王克用今日就王請死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退承業奮拳毆寶踣地罵曰毆烏口翻踣蒲北翻閻寶朱溫之黨受晉大恩言閻寶背梁降晉晉不殺而寵貴之曾不盡忠爲報顧欲以諂媚自容耶曹太夫人聞之遽令召王史書曹太夫人者以見嫡母劉夫人不可得而令其子王惶恐叩頭謝承業曰吾以酒失忤七哥忤五故翻必且得罪於太夫人七哥爲吾痛飲以分其過王連飲四卮承業竟不肯飲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張承業於時官特進意亦晉王承制授之也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史言晉王之在魏皆張承業足饋餉以輔之亦內有曹夫人故承業得行其志未幾幾居豈翻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不受但稱唐官以至終身掌書記盧質嗜酒輕傲嘗呼王諸弟爲豚犬王銜之承業恐其及禍乘閒言曰盧質數無禮閒古莧翻數所角翻請爲大王殺之王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起立賀曰王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質由是獲免史言張承業不惟能足兵且能保護士君子晉王元妃衛國韓夫人次燕國伊夫人次魏國劉夫人劉夫人最有寵書晉宮之女者以見其宮中貫魚失序其父成安人成安漢斥丘縣北齊置成安縣唐屬相州時屬魏州九域志成安在魏州西一百里以醫卜爲業夫人幼時晉將袁建豐掠得之入于王宮性狡悍淫妒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從王在魏父聞其貴詣魏宮上謁上時掌翻王召袁建豐示之建豐曰始得夫人時有黃鬚丈人護之此是也王以語夫人語牛倨翻夫人方與諸夫人爭寵以門地相高恥其家寒微大怒曰妾去鄉

三二九二

時略可記憶妾父不幸死亂兵妾守尸哭之而去今何物田舍翁敢至此命笞劉叟于宮門父且笞之而何有此君異日李存勗之事無足恠也越主巖遣客省使劉瑭使於吳告即位是年八月劉巖稱帝且勸吳王稱帝閏月戊申蜀主以判內樞密院庾凝績爲吏部尚書內樞密使十一月丙子朔日南至蜀主祀圜丘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貞明元年晉得魏博兵始窺河上若以破夾寨爲用兵之始則已十年矣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蜀主以劉知俊爲都招討使見是年七月諸將皆舊功臣多不用其命且疾之故無成功伐岐無功也唐文扆數毀之數所角翻蜀主亦忌其才嘗謂所親曰吾老矣知俊非爾輩所能馭也十二月辛亥收知俊稱其謀叛斬於炭市劉知俊懼不見容於梁而奔岐懼不見容於岐而奔蜀卒亦不爲蜀所容挾虎狼之性而附人人必慮其搏噬其能容之乎癸丑蜀大赦改明年元曰光天壬戌以張宗奭爲天下兵馬副元帥帝論平慶州功賀瓌平慶州見上卷上年丁卯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爲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尋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爲賀瓌不能作晉張本戊辰晉王畋于朝城朝城本漢東武陽縣後周曰武陽唐改曰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又三十里至河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陸佃埤雅曰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至秋堅成謂之萑葦萑小而葦大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荻強而葭弱荻高而葭下塞悉則翻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阼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爲無異藩侯先悉薦翻爲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宣陵在河南伊闕縣故請帝因郊而謁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劉鄩敗見上卷上年公私困竭人心惴恐惴之睡翻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勍敵謂晉也勍渠京翻乘輿豈宜輕動乘繩證翻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晉書曰郊祀者帝王之重事所以報本反始也帝不聽己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至大梁扼汜水矣扼汜水謂扼虎牢之險也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從才用翻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奔歸大梁甲戌以河南尹張宗奭爲西都留守是歲閩王審知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延鈞娶越主巖之女爲于僞翻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蜀大赦復國號曰蜀蜀改國號見上卷二年帝至大梁自洛陽還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晉拔楊劉楊劉屬鄆州界又西則濮州界鄆音運濮博木翻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上時掌翻喪息浪翻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量音良先帝之時奄有河北開平之間幽滄鎮定魏皆附于梁故云然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謂夾寨柏鄉蓨縣之師皆不得志于晉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于今十年開平元年晉王存勗嗣位于今十一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讎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黎眾也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駑音奴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効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吳以右都押牙王祺爲虔州行營都指揮使將洪撫袁吉之兵擊譚全播嚴可求以厚利募贛石水工故吳兵奄至虔州城下虔人始知之虔州水行至吉州有贛石之險吳先募水工習於水道故舟行無礙注詳見辯誤贛音紺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

好呼到翻樂五教翻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喧呼之聲蜀蓋倣長安之制附夾城爲諸王宅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其能守之乎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爲之內主竟不能去也張格贊立宗衍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惡烏路翻去羌呂翻信王宗傑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傑暴卒蜀主深疑之　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浸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謝彥章梁之驍將也懼晉兵之衝突決河水以限之蓋幷之突騎非南兵之所能敵自古然也瀰音彌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爲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降戶江翻己亥蜀主以東面招討使王宗侃爲東西兩路諸軍都統此伐岐東西兩路之兵也東路出寶雞西路出秦隴　三月吳越王鏐初立元帥府置官屬前年梁加錢鏐諸道兵馬元帥去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　夏四月癸卯朔蜀主立子宗平爲忠王宗特爲資王　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岐與蜀絕見二百六十七卷乾化元年復扶又翻　己酉以吏部侍郎蕭頃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保大節度使高萬金卒癸亥以忠義節度使高萬興兼保大節度使幷鎮鄜延太祖改保塞軍爲忠義軍高萬興萬金之兄也兄弟並鎮今幷爲一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逢告老己巳以司徒致仕　蜀主自永平末梁乾化元年蜀改元永平梁貞明二年蜀改元通正得疾昏瞀瞀莫候翻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沉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爲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之卽謂張格令諸公署表時事若其不堪大業可寘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兄弟止可優其祿位愼

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去羌呂翻遣人守宮門王宗弼等三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見賢遍翻文扆屢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卽作難伺相吏翻難乃旦翻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偵丑鄭翻伺也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冊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蜀置天策府見上卷乾化四年將罪唐文扆先奪其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爲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坐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炕之子也潘炕亦蜀主所親任者也入堯樞密出居方鎮炕苦浪翻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庾凝績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爲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瑤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唐制樞密使本用宦者及唐文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蜀主本許州舞陽人其諸將亦多許人恐其不爲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爲蜀以宦者亡張本六月壬寅蜀主殂考異曰北夢瑣言云余聞宗壽親吏王處琪言建疑信王暴卒唐文扆與徐妃張格陰謀使尚食進雞燒餅因寘毒建疾困大臣魏弘夫等請誅文扆建曰太子好酒色若不克負荷幸無殺之徐氏兄弟勿與兵權言訖長吁而逝劉恕按舊史貶文扆後二十七日蜀主始殂疑曹處琪之妄孫光憲從而記之癸卯太子卽皇帝位名衍字化源建幼子也尊徐賢妃爲太后衍母也徐淑妃爲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全昱殺天雄節度使唐文裔於秦州貞明二年蜀主遣唐文裔伐岐遂鎮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吳內外馬步都軍使昌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訓驕倨淫暴威武節度使知撫州李德誠歐史職方考曰五代之際

外屬之州揚州曰淮南宣州曰寧國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鎮南復州曰武威杭州曰鎮海越州曰鎮東江陵府曰荊南益州梓州曰劍南東西川遂州曰武信興元府曰山南西道洋州曰武定黔州曰黔南潭州曰武安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更五代無所易而今因之者也其餘僭僞改置之名不可悉考而不足道其因著于今者略注于諸案歐公之時去五代未遠十國僭僞自相署置其當時節鎮之名已無所考況欲考之於二三百年之後乎今合州有會淘作杜雄墓碑云唐僖宗光啓三年陞合州爲德化軍淘乃雄之吏時爲德化軍判官者也又嘉定中黃巖縣永寧江有泅於水者拾一銅印其文曰台州德化軍行營朱記宋太祖乾德元年錢昱以德化軍節度使本路安撫使兼知台州台州小郡猶置節度其它州郡從可知矣吳之昌化威武蓋亦置之境內屬城但不可得而考其地耳有家妓數十。知訓求之。妓渠綺翻德誠遣使謝曰。家之所有皆長年。長知兩翻謂年已長也或有子不足以侍貴人。當更爲公求少而美者。爲于僞翻少詩照翻知訓怒謂使者曰。會當殺德誠幷其妻取之。知訓狎侮吳王。無復君臣之禮。嘗與王爲優。自爲參軍。使王爲蒼鶻。總角弊衣執帽以從。優人爲優以一人幞頭衣綠謂之參軍以一人鬖角弊衣如僮奴之狀謂之蒼鶻從才用翻又嘗泛舟濁河。王先起。知訓以彈彈之。上彈徒旦翻下彈徒丹翻又嘗賞花於禪智寺。宋白曰禪智寺在揚州城東寺前有橋跨舊官河知訓使酒悖慢。王懼而泣。悖蒲沒翻又蒲妹翻四座股栗。左右扶王登舟。知訓乘輕舟逐之。不及。以鐵檛殺王親吏。檛側瓜翻將佐無敢言者。父溫皆不之知。知訓及弟知詢皆不禮於徐知誥。以知誥養子也獨季弟知諫以兄禮事之。爲徐知諫附於知誥以奪知詢金陵張本知訓嘗召兄弟飲。知誥不至。知訓怒曰。乞子不欲酒。欲劍乎。又嘗與知誥飲。伏甲欲殺之。知諫躡知誥足。躡尼輒翻知誥陽起如廁。遁去。知訓以劍授左右刁彥能。使追殺之。彥能馳騎及於中塗。舉劍示知誥而還。以不及告。還從宣翻又如字還告知訓以追之不及也余謂楊渥徐知訓之於知誥皆知所惡者也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諸道副都統朱瑾遣家妓通候問於知訓。妓渠綺翻知訓強欲私之。瑾已不平。知訓惡瑾位加己上。惡烏路翻置靜淮軍於泗州。出瑾爲靜淮節度使。瑾益恨之。然外事知訓愈謹。瑾有所愛馬。冬貯於幄。夏貯於幬。貯丁呂翻幬徒到翻今之蔦罩紗罩是也又直由翻唐韻曰單帳也冬貯於幄欲其煖也夏貯於幬欲其涼且隔蚊蝱以養人者養畜可謂愛之過矣寵妓有絕色。知訓過別瑾。過音戈過瑾而言別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爲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路振九國志瑾妻陶氏雅之女也知訓答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踣蒲北翻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廡罔甫翻蹄大計翻齧魚結翻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瑾提知訓首出。知訓從者數百人皆散走。瑾馳入府。以首示吳王曰。僕已爲大王除害。從才用翻爲于僞翻下吾爲同王懼。以衣障面走入內曰。舅自爲之。我不敢知。吳王行密先娶朱氏與瑾同姓因呼之爲舅瑾曰。婢子不足與成大事。以知訓首擊柱。挺劍將出。挺待鼎翻拔也子城使翟虔等已闔府門勒兵討之。乃自後踰城。墜而折足。翟虔徐溫親將也使之防衛吳王翟直格翻折而設翻顧追者曰。吾爲萬人除害。以一身任患。遂自剄。任音壬剄古頂翻徐知誥在潤州聞難。楊潤夾江相去五十餘里難乃旦翻用宋齊丘策。即日引兵濟江。考異曰吳錄九國志徐鉉江南錄知訓死知誥過江皆無日江南錄曰先主聞亂即日以州兵度江至廣陵會瑾自殺因撫定其衆十國紀年吳史六月乙卯瑾殺知訓踰城自殺戊午知誥入揚州代知訓執政己未誅瑾黨與廣本戊午知誥親吏馬仁裕聞知訓死自蒜山渡白知誥知誥即日帥兵入揚州撫定吏民按楊潤相去至近知誥豈得四日然後聞之今從江南錄按徐知誥勸就潤州以俟變本宋齊丘之策也事見上卷三年瑾已死。因撫定軍府。時徐溫諸子皆弱。溫乃以知誥代知訓執吳政。沈朱瑾尸於雷塘而滅其族。沈持林翻瑾之殺知訓也。泰寧節度使米志誠從十餘騎問瑾所向。聞其已死。乃歸。宣諭使李儼貧而困。寓居海陵。李儼宣諭淮南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溫疑其與瑾通謀。皆殺之。嚴可求恐志誠不受命。詐稱袁州大破楚兵。將吏皆入賀。伏壯士於戟門。擒志誠斬之。幷

其諸子。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勞，力到翻。)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褰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膝。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前書河陽節度使謝彥章，此書匡國節度使，蓋自河陽徙匡國也。陳，讀曰陣。帥，讀曰率。)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却，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復，扶又翻。)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死傷不可勝紀，(臨岸與涉水者戰，則據高者得其利，俱戰于水中，則勇者勝，此謝彥章之所以敗也。勝，音升。)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陷濱河四寨。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張格附唐文扆，見上三年。)或勸格稱疾俟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玢，方貧翻。)公有援立大功，(謂草表使諸公請立宗衍。)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爲茂州刺史，玢爲榮經尉，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庚凝績奏徙格於合水鎮，(九域志：邛州蒲江縣有合水鎮。)令茂州刺史顧承鄖伺格陰事。王宗侃妻以格同姓，欲全之，謂承鄖母曰：戒汝子勿爲人報仇，(鄖，於建翻。爲，于僞翻。)他日將歸罪於汝。承鄖從之，凝績怒，因公事抵承鄖罪。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爲鉅鹿王，宗瑤爲臨淄王，宗綰爲臨洮王，(洮，土刀翻。)宗播爲臨潁王，宗裔、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爲琅邪郡王。(自典午度江以來，江左以琅邪之王爲衣冠甲族，故三人皆封琅邪。)甲戌，以王宗侃爲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爲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希指迎合也。)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有政事則國彊，無政事則國衰。衰者亡之漸也，可不戒哉！)

吳徐溫入朝于廣陵，(自昇州入朝。)疑諸將皆預朱瑾之謀，欲大行誅戮。徐知誥、嚴可求具陳徐知訓過惡，所以致禍之由，溫怒稍解，乃命網瑾骨於雷塘而葬之，(徐溫審知罪在其子，故葬朱瑾。)責知訓將佐不能匡救，皆抵罪，獨刁彥能屢有諫書，溫賞之。戊戌，以知誥爲淮南節度行軍副使、內外馬步都軍副使，通判府事，(考異曰：按十國紀年，六月乙卯，知訓被殺，至此四十四日，吳之政事必有所出，蓋知誥至廣陵即代知訓執吳政，至此方除官耳。)兼江州團練使。以徐知諫權潤州團練事。(代知誥也。)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朝，直遙翻。)自餘庶政，皆決於知誥。知誥悉反知訓所爲，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衆以寬，約身以儉，以吳王之命，悉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梁既篡唐，淮南仍稱天祐，至是歲爲天祐十五年。徐知誥蠲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是年以後其逋者徵之。)餘俟豐年乃輸之。(謂天祐十四年逋租也。)求賢才，納規諫，除姦猾，杜請託，於是士民翕然歸心，雖宿將悍夫無不悅服。(史言徐知訓之驕倨淫暴適爲徐知誥之資。悍，下罕翻，又侯旰翻。)

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重物輕，民甚苦之。(先，悉薦翻。)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口錢，(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丁錢，即漢世算錢也。以其計口輸錢，故亦名口賦也。漢四年初爲算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治庫兵車馬。至文帝時，人多丁衆，則遂取高帝本額歲減三之二，則一口一年輸錢止於四十也。賈捐之曰：文帝偃武行文，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文帝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凡三歲而一事。此之謂賦，即高帝時百二十至此而減爲四十者也。此之謂事，即古法一歲一丁供役無過三日者是也。民年十五以上雖未成丁，亦輸口錢，所謂民賦四十者也。及已成丁，則每歲當供三日之役者，至此減爲三年而才受一年之役也。唐制，成丁而就役，不役則計日收其庸，末世所謂丁口錢本此。說，式芮翻。)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三千。(以直千錢之物當稅額之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有民富而國家貧者邪！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曠土盡闢，(曠土，空曠不耕之土。)桑柘滿野，國以富彊。知

誥欲進用齊丘，而徐溫惡之，（宋齊丘爲徐知誥謀奪徐氏之政，使溫知之，豈特惡之而已。蓋齊丘之爲人，輕脫褊躁，溫以此惡之耳。惡，烏路翻。）以爲殿直軍判官。（殿直，使之入直吳殿；軍判官，行軍判官也。）知誥每夜引齊丘於水亭屏語，常至夜分；（屏語，屏左右而與齊丘密語也。水亭則四旁空闊，無耳屬于垣之虞。夜分，夜半也。屏，必郢翻。）或居高堂，悉去屏障，獨置大爐，相向坐，不言，以鐵筯畫灰爲字，隨以匙滅去之。（去屏障，所以防左右隱蔽其身而竊窺者。去，羌呂翻。）故其所謀，人莫得而知也。

虔州險固，吳軍攻之久不下。（是年二月，吳攻虔州。）軍中大疫，王祺病，吳以鎮南節度使劉信爲虔州行營招討使。未幾，祺卒。（幾，居豈翻。）譚全播求救於吳越、閩、楚。吳越王鏐以統軍使傳球爲西南面行營應援使，將兵二萬攻信州；（統軍使，吳越所置官。）楚將張可求將萬人屯古亭；閩兵屯雩都以救之。（雩都，漢古縣，唐屬虔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七十里。）信州兵纔數百，逆戰不利，吳越兵圍其城。刺史周本啓關，張虛幕於門內，召僚佐登城樓，作樂宴飲，飛矢雨集，安坐不動。吳越疑有伏兵，中夜解圍去。吳以前舒州刺史陳璋爲東南面應援招討使，將兵侵蘇、湖，（侵蘇、湖以牽制吳越救虔州之兵力。）錢傳球自信州南屯汀州。（按九域志，汀州北至虔州四百八十里，移兵屯汀州，示將救虔也。）晉王遣間使持帛書會兵於吳，吳人辭以虔州之難。（間，古莧翻。難，乃旦翻。）

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幷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兵莫難於用衆，是舉也，晉兵先敗，周德威父子死焉，晉王特危而後濟耳。蔚，音鬱。）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少，詩照翻。間，古莧翻。）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爲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史言王宗鼎爲保身之謀，而無維城之助。）

泰寧節度使張萬進，輕險好亂，（好，呼到翻。）時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萬進聞晉兵將出，己酉，遣使附于晉，且求援。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八月己酉，張萬進歸款。薛史末帝紀：貞明五年二月癸未，削奪張守進官爵，命劉鄩爲制置使；十月，下兗州，族守進。萬進傳云：貞明四年七月叛，五年冬，拔其城。劉鄩傳：五年，萬進反，冬，拔其城。莊宗實錄萬進傳云：劉鄩攻圍歷年，屠其城。莊宗列傳云：天祐十五年八月，萬進歸于我。均王無實錄，紀傳多不同，難以爲據，今以莊宗實錄列傳爲定。）

甲子，蜀順德皇后殂。（周氏，蜀主建正室也。）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廷紹、歐陽晃、李周輅、朱光葆、宋承蘊、田魯儔等爲將軍及軍使，（朱光葆，當作宋光葆。蘊，音蘊。）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爲蜀患。周庠切諫，不聽。（周庠與蜀主建同起於兵間，歷事多矣。）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鄰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葆，光嗣之從弟也。（從，才用翻。）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還，從宣翻。上，時掌翻。麻家渡蓋在濮州界。）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凡言相持不戰，度其力未足以相勝，而各伺其勢之有可乘者也。）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好，呼到翻。挑，徒了翻。窘，巨隕翻。）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本朝，謂唐也。朝，直遙翻。）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深居帷房以自肥乎！」（晉王此語謂王鎔也，然王鎔守祖父業自養而已；晉王則志於滅梁，以雪讎恥者也。及梁既滅，莊宗之志滿矣，馳騁田獵，意以爲不居帷房以自肥，不知以帷房自禍也。）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爲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都營使，都總行營之事，一時所置之官名也。爲，于僞翻。下王爲之同。陳，讀曰陣。）存審輩宜爲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爲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謂左右曰：「老子

妨人戲（以戰爲戲何晉王之輕也至閩嗣源入大梁又何其衰也歟何相吏翻）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重直龍翻）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爲忠（史言晉王勇而輕屢經危殆其得免者幸也然再危而再免者皆李存審援兵之力謂老子妨人戲可乎）吳劉信遣其將張宣等夜將兵三千襲楚將張可求於古亭破之又遣梁詮等擊吳越及閩兵二國聞楚兵敗俱引歸（虔州之勢孤矣詮且緣翻）梅山蠻寇邵州（梅山蠻居邵州界宋熙寧五年開置新化縣在邵州東北二百五十里）楚將樊須擊走之 九月壬午蜀內樞密使宋光嗣以判六軍讓兼中書令王宗弼蜀主許之 吳劉信晝夜急攻虔州斬首數千級不能克使人說譚全播取質納賂而還（說式芮翻質音致還從宣翻）徐溫大怒杖信使者信子英彥典親兵溫授英彥兵三千曰汝父居上游之地將十倍之衆（劉信本鎮洪州南江自洪州至湖口馬當而會于大江廣陵當江之下流是信所居者上游之地也時淮南攻虔之兵十倍於虔人）不能下一城是反也汝可以此兵往與父同反又使昇州牙內指揮使朱景瑜與之俱曰全播守卒皆農夫饑窘踰年妻子在外重圍既解（重直龍翻）相賀而去聞大兵再往必皆逃遁全播所守者空城耳往必克之（史言徐溫既能料敵）冬十一月壬申蜀葬神武聖文孝德明惠皇帝于永陵廟號高祖 越主巖祀南郊大赦改國號曰漢 劉信聞徐溫之言大懼引兵還擊虔州先鋒始至虔兵皆潰（果如徐溫所料）譚全播奔雩都追執之（唐僖宗光啓元年譚全播推盧光稠據虔州中更二姓及全播自爲之而亡）吳以全播爲右威衛將軍領百勝節度使先是吳越王鏐常自虔州入貢至是道絕（吳越自虔州道入貢詳見上卷二年今虔州入于吳故道絕先悉薦翻）始自海道出登萊抵大梁（此即閩越入貢大梁水程也但吳越必就許浦或定海就舟水程比閩爲近耳）初吳徐溫自以權重而位卑說吳王曰今大王與諸將皆爲節度使雖有都統之名不足相臨制（唐授吳王行密諸道行營都統其子渥隆演嗣位皆承制授之）請建吳國稱帝而治王不許嚴可求屢勸溫以次子知詢代徐知誥知誥知吳政知誥與駱知祥謀出可求爲楚州刺史可求既受命至金陵見溫說之曰（說式芮翻）吾奉唐正朔常以興復爲辭今朱李方爭朱氏日衰李氏日熾一旦李氏有天下吾能北面爲之臣乎不若先建吳國以繫民望溫大悅復留可求（復扶又翻）參總庶政使草具禮儀（草具建國儀注）知誥知可求不可去（去羌呂翻）乃以女妻其子續（妻七細翻其後嚴續遂相南唐）晉王欲趣大梁（趣七喻翻下同）而梁軍扼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自麻家渡進兵屯行臺村）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史言賀瓌忌能以誤國事惡烏路翻）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治直之翻）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彊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彊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謝彥章欲持久以老晉師賀瓌欲決勝負於一戰以此觀之其智識固有間矣蹉七何翻跌徒結翻）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誣謝彥章等以謀叛聞奏於上）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梁之騎將皆死獨王彥章在耳）丁未以朱珪爲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爲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

指揮使以賞之。（賀瓌爲之請也。）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兵直指其國都，（國都，謂大梁。）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謂殺謝彥章也。）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徼，一遙翻。）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趣汴。（趣，七喻翻。）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辛酉，蜀改明年元曰乾德。賀瓌聞晉王已西，（自行臺村趣大梁爲自東徂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胡柳陂在濮州西，臨濮縣界。）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此周德威所以破王景仁者也。若晉王能用之，賀瓌必不能支，梁事去矣，豈必待李嗣源取東平哉。）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復，扶又翻。）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重，直用翻。爲，于僞翻。殿，丁練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晉王既先出，周德威若不以兵從之，則爲顧望不進。此誠有不得已者矣。史言其心。）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陳，讀曰陣；下同。帥，讀曰率。）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梁之騎兵先敗走。趣，七喻翻；下同。）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晉輜重見梁騎兵西嚮，謂其來犯，故驚而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周德威不能制，

父子皆戰死。（陳既擾亂，周德威雖勇，一夫敵耳。）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據高丘，則散兵望旗聞鼓而集，故其軍復振。復振者，言其師徒已撓敗，復振迅而起也。）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用兵之勢，據高以臨下者勝。晉兵既奪土山，賀瓌失地利矣。珂，丘何翻。）日向晡，（晡，奔謨翻。）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詰，去吉翻。復，扶又翻。）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言王彥章所領騎兵已敗而西去。）山下惟步卒，（山下，謂土山之下。此即指言賀瓌陳於山西之兵。）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謂周德威之兵喪敗。）若復引退，必爲所乘。（復，扶又翻；下同。）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斷，丁亂翻。）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言晉大舉而敗退，梁兵乘勝度河，則河朔必望風而歸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擐，音宦。）曰：「賊大將已遁，（大將，指王彥章。）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拉，盧合翻。）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爲，于僞翻。幾，居依翻。）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呼，火故翻。）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帥，讀曰率。幾，居依翻。）

裴證之曾孫也。（胡證在唐歷事憲穆，位通顯，家富於財。證音正。）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此所謂俱傷而兩敗也。喪，息浪翻，下喪吾同。）晉王還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晉王悔不用周德威之言，致其戰死，故罪己而擢其子。嵐，盧含翻。）晉軍橈敗，（橈，奴教翻。勢屈為橈。）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度河矣。（以當作已。）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欲自相州歸邢州。相，息亮翻。）是日從珂從王奪山。（謂奪土山也。）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九域志，濮陽縣在濮州西九十里。按唐志，濮陽屬濮州，九域志為澶州治所。唐澶州治頓丘縣，宋熙寧六年省頓丘入清豐縣，清豐縣在澶州北六十里，縣有舊州鎮，即澶州所治頓丘城也。蓋五代以前濮陽在河南，而九域志之濮陽，晉天福四年移就澶州南郭者也。）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撒，山割翻。剌，來葛翻。）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數，所具翻。兄弟之親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朞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帥讀曰率。）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官之為刺史而不畀職務。）胡柳之戰，以其妻子來奔晉軍。至德勝渡，（德勝渡在濮州北，河津之要也。）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問次舍者，（此亦晉之散兵也。）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奔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辛巳，蜀主祀南郊，大赦。　晉李存審於德勝南北築兩城而守之。（唐澶州治頓丘縣，自梁徙德勝南北城，及晉天福三年遂移澶州及頓丘縣於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南牧也。宋景德澶淵之役，猶在德勝，熙寧以來澶州治濮陽，又非石晉所移之地。）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漢主巖立越國夫人馬氏為皇后，殷之女也。（巖逆婦于楚，見上卷元年。）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此寶雞渭河也。）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威武城在鳳州北，蜀所築也。）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蜀主奢縱無度，日與太后、太妃遊宴於貴臣之家，及遊近郡名山，飲酒賦詩，所費不可勝紀。（勝音升。）仗內教坊使嚴旭強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官，（令，縣令。錄，錄事參軍。）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史言蜀朝政濁亂。）

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周德威死，雖其代，且北邊大鎮，士馬彊銳，故自領之。）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以宦者代功臣，失之矣。）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治，直之翻。）王以為中門副使。崇韜倜儻有智略，（倜，他狄翻。）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郭崇韜由此佐晉王滅梁。）先是，中門使吳珙、張虔厚相繼獲罪，（吳珙，薛史作吳珙，牛柔翻。）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為郭崇韜德孟知祥，薦之帥蜀張本。）　詔吳越王鏐大舉討淮南，鏐以節度副大使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擊吳。（自常州東洲出海，復泝江而入，以擊吳。帥讀曰率，下同。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吳遣舒州刺史彭彥章及裨將陳汾拒之。　吳徐溫帥將吏藩鎮請吳王稱帝，吳王不許。夏，四月，戊戌朔，即吳國王位，大赦，改元武義，建宗廟社稷，置百官，宮

殿文物皆用天子禮，以金繼土。唐土行也。吳欲繼唐，故言以金德王。臘用丑，改謚武忠王曰孝武王，廟號太祖。楊行密初謚武忠王。威王曰景王。楊渥初謚威王。尊母爲太妃。以徐温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仍領江州團練使；以楊府左司馬王令謀爲內樞使；吳都廣陵，故謂楊州爲楊府。營田副使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鹽鐵判官駱知祥爲中書侍郎；前中書舍人盧擇爲吏部尚書，兼太常卿；前中書舍人，蓋唐官也。掌書記殷文圭爲翰林學士；館驛巡官游恭爲知制誥；前駕部員外郎楊迢爲給事中。擇，醴泉人；迢，敬之之孫也。敬之，楊憑弟子也。

錢傳瓘與彭彥章遇，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乙巳，戰于狼山江。今通州靜海縣南五里有狼山，山外即大江。江南渡舟行八十里抵蘇州界，自江順流出大海。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自後隨之，則風爲傳瓘用。陳侯瑱破王琳亦如此。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舷，胡田翻，船邊也。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漬，疾智翻。踐，慈演翻。僵，居良翻。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彥章戰甚力，兵盡，繼之以木，身被數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陳汾按兵不救，彥章知不免，遂自殺。傳瓘俘吳裨將七十人，斬首千餘級。吳人誅汾，籍沒家貲，以其半賜彥章家，稟其妻子終身。稟，筆錦翻，給也。

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笮，才各翻，竹索也。艨艟，即蒙衝，戰艦也。城上短垣謂之睥睨。睥，匹計翻。睨，五計翻。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斷，音短。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陳，讀曰陣。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李建及，即王建及，時爲銀槍大將。銀槍，晉王帳前親兵也，故曰親將。建及少事李罕之，爲養子，後復姓王，故史或書李建及，或書王建及。「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被，皮義翻。操，七刀翻。帥之乘舟而進。帥，讀曰率。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閒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木罌蓋即用韓信舊法，漢書注所載者爲之。操，七刀翻。罌，於耕翻。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逐之，至濮州而還。德勝至濮州九十里。還，從宣翻，又如字。瓌退屯行臺村。

蜀主命天策府諸將無得擅離屯戍。離，力智翻。五月丁卯朔，左散旗軍使王承諤、承勳、承會違命，蜀主皆原之。散，悉但翻。原者，赦其罪也。自是禁令不行。

楚人攻荊南，高季昌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等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帥，讀曰率。下同。九域志：瀏陽西南至潭州一百六十里。瀏，力求翻，又音柳。趣，七喻翻。武昌節度使李簡等帥水軍攻復州。自鄂州以水軍攻復州，由大江入漢口，泝漢而上。信等至潭州東境，楚兵釋荊南引歸。簡等入復州，執其知州鮑唐。

六月，吳人敗吳越兵于沙山。敗，補邁翻。

秋七月，吳越王鏐遣錢傳瓘將兵三萬攻吳常州，徐温帥諸將拒之，右雄武統軍陳璋以水軍下海門出其後。海門在今通州東海門縣界。大江至此入海，遵海東南則太湖，入海之口，舟行由此入太湖，可以達常州之東洲。壬申，戰于無錫。會温病熱，不能治軍，治，直之翻。吳越攻中軍，飛矢雨集。鎮海節度判官陳彥謙遷中軍旗鼓于左，取貌類温者，擐甲冑，號令軍事，温得少息，俄頃疾稍閒。閒，如字。出拒之。時久旱草枯，吳人乘風縱火，吳越兵

亂遂大敗殺其將何逢吳建斬首萬級傳瓘遁去追至山南復敗之復扶又翻敗補邁翻下同陳璋敗吳越于香𡶴溫募生獲叛將陳紹者賞錢百萬指揮使崔彥章獲之紹勇而多謀溫復使之典兵霍丘之役陳紹之功居多溫不討其外叛之罪而念其功故復使之典兵初衣錦之役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吳馬軍指揮曹筠叛奔吳越指揮之下當有使字徐溫赦其妻子厚遇之遣間使告之曰間古莧翻使汝不得志而去吾之過也汝無以妻子為念及是役筠復奔吳溫自數昔日不用筠言者三數所具翻而不問筠去來之罪歸其田宅復其軍職筠內愧而卒史言徐溫能御將知誥請帥步卒二千易吳越旗幟鎧仗躡敗卒而東襲取蘇州躡尼輒翻溫曰爾策固善然吾且求息兵未暇如汝言也諸將皆以為吳越所恃者舟楫今大旱水道涸此天亡之時也宜盡步騎之勢一舉滅之溫歎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錢公亦未易可輕若連兵不解方為諸君之憂今戰勝以懼之戢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君臣高枕豈不樂哉易以豉翻戢則立翻枕職任翻樂音洛史言徐溫能保勝安民多殺何為遂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吳越王鏐見何逢馬悲不自勝故將士心附之勝音升史言錢鏐亦能結士心以保其國錢楊之勢所以莫能相尚也寵姬鄭氏父犯法當死左右為之請為于偽翻鏐曰豈可以一婦人亂我法出其女而斬之鏐自少在軍中少詩照翻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或枕職任翻記少儀茵席枕几穎鄭氏注曰穎警枕也孔穎達疏云以經枕外別言穎穎是穎發之義故為警枕余謂錢鏐枕圓木小枕或枕大鈴令欹而寤名曰警枕彼豈知有禮記所載哉英雄之心雖寤寐之間不忘自警其闇與古合有如此者置粉盤于臥內有所記則書盤中比老不倦比必利翻及也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於樓牆之外以警

直更者直更者卽持更之卒也更工衡翻警徹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他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史言錢鏐之公勤皆所以保其國丙戌吳王立其弟濛為廬江郡公溥為丹楊郡公潯為新安郡公澈為鄱陽郡公子繼明為廬陵郡公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省其數晉王與諸將同甘苦凡食乃召諸將侍食必有不當預而預者故郭崇韜請省之省所景翻減也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為于偽翻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帥所類翻卽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逡巡不為逡七倫翻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讀曰太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君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初唐滅高麗唐高宗時滅高麗麗力知翻又力兮翻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開州稱王眇僧僧之眇目者此開州高麗所置在平壤之東今高麗以為國都謂之開城府亦曰蜀莫郡其地左渼右山眇彌沼翻考異曰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唐末其國自立王前王姓高氏後王王建此據十國紀年號大封國至是遣佐良尉金立奇入貢于吳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代賀瓌也瓚藏旱翻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初欲掩其不備遇晉兵而還旋與還同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治直吏翻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據德勝上游也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竹笮所以維浮梁鐵牛石囷所以繫竹笮囷區倫翻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吳徐溫遣使以吳王書歸無錫之俘於

吳越。吳越王鏐亦遣使請和於吳。無錫之戰，吳越兵敗走，徐溫不窮追，講和之計固已定於胸中矣。自是吳國休兵息民，三十餘州民樂業者二十餘年。史言息兵之利。是時吳有楊、楚、泗、滁、和、光、黃、舒、蘄、廬、壽、濠、海、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江、鄂、洪、撫、袁、吉、虔等州。吳王及徐溫屢遺吳越王鏐書，勸鏐自王其國。遺，唯季翻。王，于況翻。鏐不從。

九月丙寅，詔削劉巖官爵，命吳越王鏐討之。以劉巖稱大號而職貢不入也。鏐雖受命，竟不行。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與國，此割據者之常計也。

吳廬江公濛有材氣，常歎曰：我國家而為他人所有，可乎！徐溫聞而惡之。為濛見殺張本。惡，烏路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梁紀六（起屠維單閼十月，盡玄黓敦牂九月，凡三年有奇。）

均王下

貞明五年冬十月，出濠為楚州團練使。（承上卷餘溫惡濠事。）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壖，（左射軍使，統軍士之能左射者。壖，而緣翻，河邊地也。薛史曰：晉高祖為梁人所襲，馬甲連革斷。）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斷，丁管翻。）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殿，丁練翻。）梁人疑有伏，不敢迫，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皆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石敬瑭、劉知遠始此。）劉鄩圍張萬進於兗州，（去年八月，劉鄩圍兗州，事見上卷。）經年，城中危窘，（窘，渠隕翻。）晉王方與梁人戰河上，力不能救。萬進遣親將劉處讓乞師於晉，晉王未之許。處讓於軍門截耳曰：「苟不得請，生不如死！」晉王義之，將為出兵，（為，于偽翻。）會鄩已屠兗州，族萬進，乃止。以處讓為行臺左驍衛將軍。處讓，滄州人也。（張萬進自滄州徙兗州，劉處讓蓋從之來。處，昌呂翻。驍，堅堯翻。）十一月，吳武寧節度使張崇寇安州。丁丑，以劉鄩為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劉鄩先以河朔喪師，以團練使落平章事，今以平張萬進復為使相。）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戚城在德勝南，卽春秋時衛之戚邑也。杜預曰：戚，河上之邑。）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貯，丁呂翻。潘張，地名，蓋潘、張二姓居之，因以名村，如楊村之類，一姓而名村也。其他如麻家渡、趙步，又皆以姓而名津步，此皆載於通鑑。薛史云：潘張村在河曲。）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上，時掌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凡行軍，士將各有旗以為表識，今謂之認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復，扶又翻。）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度河，走保北城，（楊村北城也。）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石君立，卽救晉陽者也，見二百六十九卷二年。）欲將之，（將，卽亮翻。）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誘，音酉。）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考異曰：莊宗實錄：天祐十五年，賀瓌屯於濮州北行臺里。十二月辛酉，上次于臨濮，賊亦捨營遁。我癸亥，次于胡柳陂。甲子，接戰，王彥章敗走濮陽。甲子，進攻濮陽，一鼓而拔。按唐地理志，濮州亦謂之濮陽郡，治鄄城，有濮陽縣。據莊宗實錄，則行臺里在臨濮東，胡柳在濮陽東，彥章所保，莊宗所拔者，皆濮陽縣，非濮州也。而莊宗列傳、薛史閻寶傳皆云彥章軍已入濮州，山下惟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心，是以濮陽卽為濮州也。李嗣昭傳：嗣昭云：「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夕食，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以俟彼整齊復來，則勝負未決。」是又以濮陽卽為臨濮也。按薛史梁紀：貞明五年四月，制書放濮州稅課。是濮州猶屬梁也。莊宗實錄天祐紀：十六年十二月，攻下濮陽，下教告諭曹、濮百姓，勸令歸附。是濮州未屬晉也。又賀瓌屯于山西，晉軍在其東，彥章已西入濮陽壤，豈得更東歸臨濮？疑寶傳濮州、嗣昭傳臨濮，皆當為濮陽，史氏文飾之誤也。又莊宗實錄：去年十二月，晉已拔濮陽，至此又云攻下濮陽。按薛史梁紀：去年十二月，晉人攻濮陽，陷之；今年十二月，又云晉人陷濮陽。唐紀：去冬拔濮陽，今年四月，追襲賀瓌至濮陽，十二月無攻下濮陽事。賀瓌傳：貞明四年，領大軍營於行臺村，十二月戰敗，四月退軍行臺，尋卒。若非實錄及梁紀重複，則是去冬唐雖得濮陽，棄而不守，今年復攻拔之也。）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以拒晉人。己酉，蜀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朗有罪，削奪官爵，復其姓名曰全師朗。命武定節度使兼中書令桑弘志討之。吳禁民私畜兵器，盜賊益繁。御史臺主簿京兆盧樞上言：（唐御史臺置主簿一人，掌印，受事發辰，覈臺務，主公廨及奴婢、勳散官之職。）「今四方分爭，宜教民戰，

且善人畏法禁而姦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盜也宜團結民兵使之習戰自衛鄉里從之

六年春正月戊辰蜀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獻于成都蜀主釋之 吳張崇攻安州不克而還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唐制御史臺侍御史六人以久次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都統謂徐溫也豈可捨大而詰小乎詰去吉翻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煩勞以是益重之廷式泉州人也 晉王自得魏州得魏州見二百六十九卷元年以李建及為魏博內外牙都將將銀槍效節都將即亮翻下同建及為人忠壯所得賞賜悉分士卒與同甘苦故能得其死力所向立功同列疾之宦者韋令圖監建及軍譖於晉王曰建及以私財驃施施式豉翻此其志不小不可使將牙兵王疑之建及知之行之自若三月王罷建及軍職以為代州刺史史言晉王[illegible] 漢楊洞潛請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漢主巖從之校戶教翻 夏四月乙亥以尚書左丞李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琪珽之弟也李珽始見於唐昭宗天復三年[illegible]性疏俊挾趙巖張漢傑之勢頗通賄賂蕭頃與琪同為相頃謹密而陰伺琪短伺相吏翻久之有以攝官求仕者琪輒改攝為守頃奏之歐史曰琪所私吏當得試官琪改試為守[illegible]帝大怒欲流琪遠方趙張左右之左右讀曰佐佑止罷為太子少保考異曰薛史止有琪作相月日無罷相年月故終言之 河中節度使

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下戶嫁翻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朱友謙自此遂歸于晉晉王以墨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列傳上令幕客王正言送節旌賜之莊宗實錄列傳薛史友謙傳皆云友謙以令德為帥請節鉞不許薛史末帝紀貞明六年云陷同州以令德為留後表求節旌不允而貞明四年六月甲辰以歙州刺史朱令德為忠武留後恐是四年已陷同州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形於言色溫以是安之及建國稱制見上卷上年尤非所樂樂音洛多沈飲鮮食沈持林翻鮮息淺翻少也遂成寢疾五月溫自金陵入朝議當為嗣者或希溫意言曰蜀先主謂武侯嗣子不才君宜自取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溫正色曰吾果有意取之當在誅張顥之初誅張顥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二年豈至今日邪使楊氏無男有女亦當立之敢妄言者斬乃以王命迎丹楊公溥監國考異曰吳錄九國志有女當立之語在誅張顥時今從薛史十國紀年王疾病大丞相溫來朝議立嗣君門下侍郎嚴可求言王諸子皆不才引蜀先主顧命諸葛亮事溫以告知誥知誥曰可求多知言未必誠不過睹大人意爾溫曰吾若自取非止今日張顥之亂嗣王幼弱政在吾手取之易於反掌然思太祖大漸欲傳位劉威吾獨力爭太祖垂泣以後事託我安可忘也乃與內樞密使王令謀定策奉隆演命迎丹楊公溥監國己丑隆演卒六月戊申溥即王位恐可求亦不應有此言今從薛史徙溥兄濛為舒州團練使越濛而立溥者濛為徐溫所忌也己丑宣王殂年二十四六月戊申溥即吳王位溥楊行密第四子尊母王氏曰太妃 丁巳蜀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周庠同平章事充永平節度使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歐史載方考蜀以雅州為永平節度 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帥讀曰率下同 閏月庚申朔蜀主作高祖原廟于萬里橋原廟起於漢原再也已立太廟而再立廟曰原廟萬里橋在成都寰宇記曰昔者費禕聘吳諸葛亮送之至此曰萬里之路始於此矣因以名橋帥后妃百官

用褻味作鼓吹祭之（褻味，嘗御嗜好之味也。記郊特牲曰：禘嘗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褻，息列翻。），華陽尉張士喬上疏諫，以爲非禮（華陽縣，本唐所置蜀縣，在益州郭下，與成都分治。乾元元年改爲華陽縣。華，戶化翻。）。蜀主怒，欲誅之，太后以爲不可，乃削官爵，流黎州。士喬感憤，赴水死。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于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爲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便，毗連翻。），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巴、集數州刺史賣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被，皮義翻。冠，古玩翻。），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雒令段融上言（雒，漢古縣，唐屬漢州，爲州治所。上，時掌翻。）：不宜遠離都邑（離，力智翻。），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凡兵一宿爲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自河中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時鄩兵出逐河中兵，晉騎反擊之，獲梁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于朝邑（九域志：朝邑在同州東三十五里。）。河中事梁久（唐昭宗之世，朱全忠降王珂，河中遂事梁。），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說，式芮翻。）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謂與康懷貞等戰也，事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二年。），今方與梁相拒（謂相距於河上也。），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將，即亮翻。華，戶化翻。壞，音怪。）。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薛史曰：鄩以餘衆退保華州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

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劉鄩用兵，十步九計，以此得名於時。至同州之役，與李存審遇，爲所玩弄，若嬰兒在人掌股之上，是何也？孽也。蓋鳥之中傷者，曰孽，聞弦鳴則引而高飛，力不足，斯拉矣，故空弓可落也。劉鄩先爲晉兵所破，見晉兵之來，氣沮而膽消矣，烏能與之爲敵哉！）。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唐帝陵在同州奉先縣。還，從宣翻，又如字。）。河中兵進攻崇州，靜勝節度使溫昭圖甚懼（元年，溫韜以義勝軍降，改耀州曰崇州，義勝曰靜勝，韜賜今名。）。帝使供奉官竇維說之曰（說，式芮翻。）：公所有者華原、美原兩縣耳（唐末，溫韜爲盜，據華原縣。李茂貞以華原爲茂州，韜爲刺史；尋改耀州，又以美原縣爲鼎州，建義勝軍，以韜爲節度使。及降梁，改耀州爲崇州，鼎州爲裕州，義勝爲靜勝。是其所有者，本唐兩縣也。），雖名節度使，實一鎮將，比之雄藩，豈可同日語也！公有意欲之乎？昭圖曰：然。維曰：當爲公圖之（爲，于僞翻。）。即教昭圖表求移鎮。帝以汝州防禦使華溫琪權知靜勝留後（華，戶化翻。）。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定軍，數日，復還安遠（復，扶又翻。）。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爲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爲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壁者，築壁壘以屯軍。咸宜當在隴州汧源縣界。），入良原（良原縣屬涇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里。）。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東距鳳翔五十五里。）。癸卯，蜀將陳彥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杜佑曰：岐山，即今之岐山縣，其山兩岐，故俗呼爲箭筈嶺。敗，補邁翻。筈，古活翻。）。蜀兵食盡，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閬中，林思諤所治也。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四十里。），從之。癸亥，泛江而下（泛嘉陵江也。）。龍舟畫舸（畫與畫同。舸，古我翻。楚人謂大船爲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此總言蜀主所經行州縣，不特言閬州爲然也。）。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

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記諸侯不下漁色，註云：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則取之，是無所擇。王衍奪人之妻，其爲漁也殆有甚焉。）癸未，至梓州。

趙王鎔自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長，知兩翻。）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治，直之翻。）多事嬉遊，不親政事，事皆仰成於僚佐，（仰，牛向翻。）深居府第，權移左右，行軍司馬李藹、宦者李弘規用事於中外。（外則李藹，中則李弘規。）宦者石希蒙尤以諂諛得幸。初，劉仁恭使牙將張文禮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幽州省其父，文禮於後據城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此言唐末事，敘張文禮之所自來。省，悉景翻。）文禮好誇誕，（好，呼到翻。）自言知兵，趙王鎔奇之，養以爲子，更名德明，（更，工衡翻。）悉以軍事委之。德明將行營兵從晉王，（事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乾化元年。）鎔欲寄以腹心，使都指揮使符習代還，以爲防城使。鎔晚年好事佛及求僊，（好，呼到翻。）專講佛經，受符籙，廣齋醮，合煉仙丹，（合，音閤。）盛飾館宇於西山，每往遊之，（鎮州西山謂之房山，上有西王母祠，鎔欲求仙，故數往遊之。）登山臨水，數月方歸，將佐士卒陪從者常不下萬人，（從，才用翻。）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是月，自西山還，宿鶻營莊，（鶻，戶骨翻。）石希蒙勸王復之它所。（復，扶又翻。）李弘規言於王曰：「晉王夾河血戰，（或戰河南，或戰河北，故曰夾河。）櫛風沐雨，（櫛，阻瑟翻。）親冒矢石，而王專以供軍之資奉不急之費。且時方艱難，人心難測，王久虛府第，遠出遊從，萬一有姦人爲變，閉關相距，將若之何！」王將歸，希蒙密言於王曰：「弘規妄生猜閒，（閒，古莧翻。）出不遜語以劫脅王，專欲誇大於外，長威福耳。」（長，知兩翻。）王遂留，信宿無歸志。（詩九罭云：於女信宿。毛氏傳：再宿曰信。與左傳師行一宿爲信之義不同。）弘規乃教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擐甲拔刃，（帥，讀曰率。擐，音宦。）詣帳前白王曰：「士卒暴露已久，願從王歸。」弘規因進言曰：「石希蒙勸王遊從不已，且聞欲陰謀弒逆，請誅之以謝眾。」王不聽。牙兵遂大譟，斬希蒙首，訴於前。王怒且懼，亟歸府。是夕，遣其長子副大使昭祚與王德明將兵圍弘規及李藹之第，族誅之，連坐者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其黨與，窮治反狀，親軍大恐。（爲張文禮殺王鎔張本。治，直之翻。下同。）

吳金陵城成，陳彥謙上費用冊籍，徐溫曰：「吾既任公，不復會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會，工外翻。）悉焚之。

初，閩王審知承制加其從子泉州刺史延彬領平盧節度使。（從，才用翻。）延彬治泉州十七年，吏民安之。會得白鹿及紫芝，僧浩源以爲王者之符，延彬由是驕縱，密遣使浮海入貢，求爲泉州節度使。事覺，審知誅浩源及其黨，黜延彬歸私第。

漢主巖遣使通好于蜀。（好，呼到翻。）吳越王鏐遣使爲其子傳璙求昏於楚，楚王殷許之。（爲，于僞翻。下爲聘同。璙，音遼。）

龍德元年（是年五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去年七月蜀主出遊，至是方還。）

初，蜀主之爲太子，高祖爲聘兵部尚書高知言女爲妃，無寵。（蜀主王建廟號高祖。）及韋妃入宮，尤見疏薄。至是遣還家。知言驚仆，不食而卒。（卒，子恤翻。）韋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納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託云韋昭度之孫。（韋昭度，唐僖宗時嘗奉制帥蜀，故託言之。）初爲婕妤，累加元妃。（婕妤，音接予。）蜀主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爇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爇皂莢以亂其氣。（更，工衡翻。爇，如悅翻。皂莢，如豬牙者良。爇之，其氣酷烈。）結繒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繒，慈陵翻。觀，工喚翻。敗，補邁翻。樂，音洛。）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蠟炬

千餘，居前船，卻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吹，尺睡翻。)以至達旦，以是爲常。甲辰，徙靜勝節度使温昭圖爲匡國節度使，鎮許昌。昭圖素事趙巖，故得名藩。(温昭圖來徙鎮見上年。靜勝，梁之邊鎮，且兩縣耳。匡國，唐之忠武軍，領許、陳、汝三州，自來爲名藩。趙巖以名藩授昭圖，及緩急投之以託身，而斬巖者昭圖也。勢利之交，可不戒哉！)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王太師者，以唐官呼蜀主王建。遺書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元年。遺，唯季翻。)先王語余云：(語，牛倨翻。)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當是之時，威振天下，(振，動也。)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法物，謂傳國八寶之類。)黄巢之破長安也，(見二百五十四卷唐僖宗廣明元年。)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爲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宋白曰：同光初，魏州開元寺僧傳真獻國寶，驗其文，即受命八寶也。晉王爲尚書令，置行臺於魏州。)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言執宜、國昌、克用皆輸力於唐室。)救其患難，(難，乃旦翻。)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唐昭宗乾寧二年，張承業始監河東軍，至是年二十七年。捃，舉蘊翻，又居運翻。)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本朝，謂唐朝也。朝，直遙翻。)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時楊氏據江淮，國號吳；王氏據梁益，國號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復，扶又翻。下不復同。)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爲，于僞翻。下本爲同。)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此張承業所謂從來征伐之意也。)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成疾，不復起。(張承業，唐之純臣也，烏可以宦者待之哉！考異曰：莊宗實錄：上初獲玉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趨謁上曰：殿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爲唐宗社。今元凶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爲一未可也。殿下既化家爲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見其人，儻失舊章，爲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衿。上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宦莊宗列傳：上受諸道勸進，將纂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於國，先王怒賊臣纂逆，匡復舊邦，賊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上，力諫，大指皆如實錄。薛史、唐餘錄皆與莊宗列傳同。五代闕文：承業謂莊宗：吾王世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捃拾財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温，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甫定，朱氏尚存，吾王遽即大位，可乎？莊宗曰：奈諸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太原，不食而死。秦再思洛中紀異：承業諫帝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復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即一月牢，讓一年即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爲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閹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囑之重，欲爲先王立萬年之基爾。莊宗不能從，乃謝病歸太原而卒。歐陽史兼采闕文、紀異之意。按實錄等書，承業止惜費多及儀物不備，太似淺陋，如闕文所言，承業事莊宗父子數十年，唐室近親已盡，豈不知其欲自取之意乎？褒美承業，亦恐太過。又按傳真以天祐十八年獻寶，承業以十九年十一月卒，云即歸太原不食而死，亦非實也。如紀異之語，承業爲莊宗忠謀，近得其實，今從之。)

二月，吳改元順義。

趙王既殺李弘規、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驕愎，(愎，符逼翻。)既得大權，時附弘規者皆族之。弘規部兵五百人欲逃，聚泣偶語，未知所之。會諸軍有給賜，趙王忿親軍之殺石希蒙，獨不時與，衆益懼。王德明素蓄異志，因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併命，謂一時皆誅死。)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感泣。(感張文禮，則讎趙王鎔矣。)是夕，親軍有宿於潭城西門者，(潭城，常山牙城北偏也。歐陽公鎮陽讀書詩云：北潭跬步病不到，何暇騎馬尋郊原。註云：北潭，常山宮後池也。州之勝游惟此。以有池潭，故其城謂之潭城。)相與飲酒而謀之。酒酣，

其中驍健者曰吾曹識王太保意（王太保謂王德明謂德明所以語親軍者其意欲使之作亂）今夕富貴決矣卽踰城入趙王方焚香受籙二人斷其首而出（斷音短）因焚府第軍校張友順帥衆詣德明第請爲留後（帥讀曰率）德明復姓名曰張文禮盡滅王氏之族（唐穆宗長慶元年王庭湊據成德軍歷四世五帥而滅）獨置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於梁（梁女妻昭祚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光化三年）三月吳人歸吳越王鏐從弟龍武統軍鎰于錢唐（錢鎰被禽見二百六十五卷唐天祐二年錢唐吳越國都從才用翻）鏐亦歸吳將李濤于廣陵（李濤被禽見二百六十八卷乾化三年廣陵吳國都史言錢楊兩釋俘囚以因和好）徐温以濤爲右雄武統軍鏐以鎰爲鎮海節度副使（敗軍之罰其不行也亦已久矣）張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方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討之僚佐以爲文禮罪誠大然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宜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遣節度判官盧質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晉王雖欲撫安之而張文禮不能自安也爲興兵討文禮張本）陳州刺史惠王友能反舉兵趣大梁（九域志陳州北至大梁三百四十里趣七喻翻）詔陝州留後霍彥威宣義節度使王彥章控鶴指揮使張漢傑將兵討之（陝失冉翻）友能至陳留（九域志陳留縣在大梁東五十二里）兵敗走還陳州諸軍圍之五月丙戌朔改元（方改元龍德）初劉鄩與朱友謙爲昏（事見上年）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俟援兵（尹皓段凝與劉鄩同攻朱友謙因其養友謙而不服遇晉兵而敗退得以譖之）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梁以洛陽爲西都）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丁亥卒（史言梁自翦其爪牙考異曰莊宗實錄云憂恚發病卒薛史亦云張宗奭承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今從之）六月乙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惠王友能降庚子詔赦其死降封房陵侯晉王既許藩鎭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蘇循依朱友謙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卽拜謂之拜殿（廨古隘翻）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唐制敕皆天子畫日蘇循以迎合禪代之議爲朱全忠所薄而李存勗乃喜之是其識見又在全忠下矣）王大喜卽命循以本官爲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惡烏路翻）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閒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閒使來告曰（復扶又翻盧文進叛晉歸契丹見二百六十九卷貞明三年閒古莧翻）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釁許覲翻）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復扶又翻）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史言趙張慮不及遠以誤國亡家）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塞上所獲者通契丹之書河津所獲者通梁之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符習將趙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張文禮蓋自置鎭冀深趙都督府故有參佐勞力到翻）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晉趙同盟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四年）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腋羊益翻）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讎乎（爲于僞翻）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故使謂王鎔也已死稱故使使疏吏翻下同）自聞

變故以來寃憤無訴欲引劍自剄劉古頂翻顧無益於死者顧回思也死者亦謂王鎔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輔佐者言以兵力輔佐晉王也許之復寃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晉王在魏州為河北諸藩鎮盟主故稱其府曰霸府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鋌音挺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范成大北使錄曰過滹沱河五里至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中竹仲翻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己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誘音酉羸倫為翻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趣楊村趣七喻翻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藉慈夜翻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於陘邑陘邑本前漢苦陘縣後漢改曰漢昌曹魏改曰魏昌隋改曰隋昌唐武德四年改曰唐昌天寶元年改曰陘邑屬定州妖一遙翻陘音刑以遺處直曰是兒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遺唯季翻相息亮翻便毗連翻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庶子為孽妻七細翻累遷至新州團練使餘子皆幼處直以都為節度副大使欲以為嗣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平日鎮定相為脣齒恐鎮亡而定孤固諫以為方禦梁寇宜且赦文禮晉王荅以文禮弒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新州窮邊也北接契丹語牛倨翻使賂契丹召令犯塞務以解鎮州之圍王郁雖不能解鎮州之圍而亦能為契丹鄉導以寇晉其將佐多諫不聽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於城東按張文禮時已受兵安能至定州與王處直宴處直所與宴者必文禮使者也文禮之下當有使字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於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召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幷其妻妾幽之西第凡官府第舍以東為上西第者卽安養閑之地唐末王處存帥義武兄弟相繼至是而敗盡殺處直子孫在中山及將佐之為處直腹心者都自為留後具以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為唐明宗朝王都又以中山召契丹張本　吳徐溫勸吳王祀南郊或曰禮樂未備且唐祀南郊其費巨萬今未能辦也溫曰安有王者而不事天乎吾聞事天貴誠多費何為唐每郊祀啓南門灌其樞用脂百斛以脂灌樞欲其滑而易轉且門無聲此乃季世奢泰之弊又安足法乎史言徐溫雖不學而知先王制禮之意甲子吳王祀南郊配以太祖吳王尊其父楊行密廟號太祖乙丑大赦加徐知誥同平章事領江州觀察使尋以江州為奉化軍以知誥領節度使徐知誥自團練陞觀察尋自廉車建節　徐溫聞壽州團練使崔太初苛察失民心欲徵之徐知誥曰壽州邊隅大鎮徵之恐為變不若使之入朝因留之溫怒曰一崔太初不能制如它人何史言徐溫權略過於知誥徵為右雄武大將軍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

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晉王但知野戰決勝負於呼吸之間未知攻城之難也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趣定州趣七喻翻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行唐漢南行唐縣唐屬鎮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張文禮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上王郁又說之曰說式芮翻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己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史言契丹為利所誘而來未有取中國之心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樂音洛勝音升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徼一遙翻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貞明五年晉王令李紹宏提舉幽州軍府事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自幽州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自涿州至定州二百八十里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狼山在定州西北二百里東北至易州八十里高季昌遣都指揮使倪可福以卒萬人修江陵外郭季昌行視行下孟翻責功程之慢杖之季昌女為可福子知進婦季昌謂其女曰歸語汝舅吾欲威衆辦事耳以白金數百兩遺之語牛倨翻遺唯季翻是歲漢以尚書左丞倪曙同平章事辰溆蠻侵楚楚寧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太祖乾化元年姚彥章已奔容州歸潭州而領寧遠節度副使如故

二年春正月壬午朔王都省王處直於西第處直奮拳毆其胸省悉景翻毆烏口翻曰逆賊我何負於汝既無兵刃將噬其鼻都掣袂獲免未幾處直憂憤而卒掣尺列翻幾居豈翻

甲午晉王至新城南按魏收地形志新城在無極縣時屬祁州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新樂古鮮虞子國漢為新市縣隋改曰新樂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五十里宋白曰新樂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樂里在西鄉呼為西樂城後語訛呼西為新故曰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將即亮翻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誘音酉難乃旦翻王新破梁兵貞明五年破賀瓌於胡柳又破王瓚於戚城是年破戴思遠於德勝威振夷夏夏戶雅翻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沮在呂翻索昔各翻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河北之地在太行山之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帥讀曰率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契丹素憚晉王不意其至故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契丹主乘奚車卓穹廬帳覆之寢處其中謂之車帳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望都在定州東北六十里范成大北使錄自真定府七十里過沙河至新樂縣又四十五里至定州又五十里至望都縣水經注曰望都縣東有山孤峙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謂之都山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妻七細翻王都蓋欲以義武附于晉申之以婚姻自固也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趣七喻翻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酋慈秋翻餒奴罪翻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九域志定州北至易州一百四十里

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屬，之欲翻。）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既敗而又遇雪，因歸之天。屬，之欲翻。）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躡，尼輒翻。）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藁於地，（藁，工老翻，禾稈也。）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還，從宣翻。）晉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進軍易，退軍難，退而能整，是難能也。契丹之彊，其有以哉。）契丹主責王郁，縶之以歸，（以王郁誘之入寇也。縶，陟立翻。）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嬀、儒、武等州。（匈奴須翻。嬀州東南距幽州二百二十里，儒、武又在嬀州西北。契丹入塞，三州皆陷，故李嗣肱復定之。）授山北都團練使。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晉王以兵北伐，留李存審等守澶、魏，此兵之在南者也。）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時澶州治頓丘。）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趣，七喻翻。）嗣源引兵先之。（先，悉薦翻。）軍於狄公祠下，（唐狄仁傑刺魏州，有惠政，州人爲之立祠。）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挑，徒了翻。）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重，直龍翻。斷，音短。）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蜀主好爲微行，（好，呼到翻。）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倡，音昌。惡，烏路翻。著，陟略翻。）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環，音宦。按薛史，寶攻真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欄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浸其郛。）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其人，總言鎮兵五百餘人也。）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壞，音怪。）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九域志：鎮州南至趙州一百九十里。）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寶。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蜀主取何康之女，其夫以之而死；取王承綱之女，則承綱以之得罪，女以之殺身。通鑑屢書之，以示戒。）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故營，閻寶營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閒，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孫策之中頰，韓賢之斷脛，李嗣昭之中腦，皆以主將之重而逞一夫之技，以喪身害將者，不如是也。）嗣昭箙中矢盡，（箙以盛矢。箙，音房六翻。）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殪，壹計翻。）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創，初良翻。）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御，進也。）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判官任圜，（任，音壬，姓也。）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史言任圜之才。）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命嗣昭諸子護喪歸葬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父牙兵數千，自行營擁喪歸潞州。（帥，讀曰率。）晉王遣母弟存渥馳騎追諭之，兄弟俱忿，欲殺存渥。（李嗣昭死守以全潞州，撫義創殘，葺理軍府，備有勳勞，身死行陳之閒，晉王使其護喪歸葬晉陽，曾無褒死卹存之命，此其所以兄弟俱忿也。存渥，晉王同母之弟。）存渥逃歸。嗣昭七子：繼儔、繼韜、繼達、繼忠、繼能、繼襲、繼遠。繼儔爲澤州刺史，當襲爵，素懦弱；繼韜凶狡，囚繼儔於別室，詐令士卒劫己爲留後，繼韜陽讓，以事白晉王。晉王以用兵方殷，（以鎮州未下，梁兵又來攻擾河上，用兵之事方殷也。殷，盛也。）不得已，改昭義軍曰安義，以繼韜爲留

後。為李繼韜叛晉附梁張本。考異曰按潞州本號昭義軍今以繼韜為安義留後蓋晉王避其父諱改之耳及繼韜降梁梁亦以為匡義節度使今人猶謂澤州為安義云 閻寶慙憤以鎮州之敗也疽發於背甲戌卒。漢主巖用術者言遊梅口鎮避災其地近閩之西鄙。九域志梅州程鄉縣有梅口鎮與閩之汀州接境近其靳翻 閩將王延美將兵襲之。未至數十里偵者告之偵丑鄭翻巖遁逃僅免。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于東垣渡。真定本東垣漢高帝更名真定其津渡之處猶有東垣之名 夾呼沱水為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兒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掊斂掊蒲侯翻斂力贍翻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月徵其課錢而免其防守之勞 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度河襲之詰旦登城詰去吉翻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鄉。共城新鄉二縣皆屬衛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隋割汲獲嘉二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共城縣漢共縣也唐為共城縣九域志衛州治汲縣熙寧六年廢新鄉縣為鎮屬汲縣汲縣又有淇門鎮共城在州西北五十五里共音恭 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九域志澶州西至衛州一百四十里相州南至衛州一百五十里 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斷音短 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當是時晉兵彊天下鎮兵為怯晉王杖順討逆宜一鼓而下也鎮人忘王氏百年煦養之恩而為張文禮父子爭一日之命史建瑭殞身於前閻寶敗退於後李嗣昭李存進相繼輿尸而歸四人者皆晉之驍將也然則鎮勇而晉怯邪非也鎮人負弒君之罪知城破之日必斷首而就戮故盡死一力以抗晉晉以常勝之兵而臨必死之衆雖兵精將勇至於喪身而不能克是以古之伐罪散其枝黨罪止元惡者誠慮此也 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縋馳偽翻比必利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翥章恕翻磔陟格翻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烏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都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之臣為君服斬衰衰倉回翻俟禮畢聽命既葬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世固多有能言而不能行者符習陳義不苟而卒不能取河南一鎮是以君子貴於踐言 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十一月戊寅晉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為之行服如子姪之禮。張承業平李克寧存顥之難以此故曹太夫人深德之為于偽翻 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代知河東軍府事。瓚藏旱翻 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冀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濟陰趙季良。唐制諸州有司錄司士司兵司功等諸曹所謂判司也濟陰漢郡名隋置濟陰縣唐帶曹州濟子禮翻 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河北亦非殿下之有況河南乎王悅謝之自是重之每預謀議。是歲契丹改元天贊。大封王躬乂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帥所類翻 自立復稱高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徐兢高麗圖經曰高麗王建之先高麗大族也高氏政衰國人以建賢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二年自稱權知國事請命于明宗乃拜

建大義軍使封高麗王按徐兢宣和之閒使高麗進圖經紀載疎略因其國人傳聞遂謂建得國於高氏之後不知建實殺躬乂而得國也詳見貞明五年考異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一 昭陽協洽一年。晉王李克用始封於晉，存勗嗣封，及即大位，自以繼唐有天下，國遂號曰唐。通鑑曰後唐，以別長安之唐。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上 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爲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

同光元年是年四月，始即位改元。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之首，質固辭，盧質慢罵晉王諸弟，又能辭相位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爲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異曰：薛史作盧澄，今從實錄、莊宗列傳。以質爲禮部尚書。

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錢鏐爲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稱，尺證翻。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將，即亮翻。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肯復稱鎮海、鎮東軍節度。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爲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衆，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爲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甆漆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爲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貳羹，藏衣必三澣，然後易。劉恕以爲錢元瓘子信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戊申英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話，儼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王貢奉錄，故吳越五王行事失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它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奢汰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爲也。今從家話。

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爲安義留後，事見上卷上年。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復，扶又翻。間，古莧翻。曰：「晉朝無人，朝，直遙翻。終爲梁所併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爲昭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任，音壬。琢、蒙復說繼韜曰：說，式芮翻。「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爲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爲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爲質。質，音致。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踰二紀，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年爲一紀。使，疏吏翻。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謂之捐館，言弃捐館舍而逝也。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弃君事讎，不惟背君，亦背親之教命。背，蒲妹翻。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郭威事始此。歐史云：威嘗游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爲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

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帥，所類翻。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己卯，徙存審爲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橫海節。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

帝位日遂者先有即位之心而今遂其事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因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爲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君子以是知帝之不終以豆盧革爲門下侍郎盧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余案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爲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爲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宰相主之末始它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馮道爲翰林學士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爲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爲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晉王克用諡武皇帝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自安忸女六翻怩女夷翻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宅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爲世名族革父瓚爲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爲王處直判官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爲鹽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爲道士游燕趙間豆盧革爲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爲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爲河東節度推官帝議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初李紹宏爲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惡烏路翻乃薦張居翰爲樞密使以紹宏爲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宣徽使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爲租庸使衆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爲支度務使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爲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爲興唐縣貴鄉爲廣晉縣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京當作都皇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爲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爲興聖宮以皇子繼岌爲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衛洺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盧龍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爲七室唐廟四親廟三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鈔楚交翻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燕音煙姓也顒魚容翻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弃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鄆州本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慶河之慙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

勝趣鄆州，比及楊劉，趣，七喻翻。比，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大十里。以下文夜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渡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簹，都郎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職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鄧州。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詰，去吉翻。趣，讀曰促。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曰：見，賢遍翻。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鬬而取之耳，觀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乎！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傏突，又作盪突。唐還義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帝讀書，會兒常侍左右。又遣使遺吳王書，遺，惟季翻。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楊村順流趣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更，工衡翻。趨，七喻翻。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一村同居一姓，因以為名。店，都念翻。崔豹古今注曰：店，所以置貨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趣，七喻翻。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為栰，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比，必寐翻。殆亡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眾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澶州，距楊劉幾二百里。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重，直龍翻。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詗，古永翻，又休正翻。徑來

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令方綴翻挑徒了翻）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奔梁）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梁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四面拒戰遣閒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斂艦帝艤舟將度（閒古莧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紲息列翻索也艤魚倚翻亦作檥漢書音義整舟向岸曰檥）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麻家口馬家口鄒家口皆沿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爲地名）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帝不誅朱守殷以成弒嚮殿之禍）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弈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敗補邁翻春秋晉宋曹衛同盟于清丘杜預注曰清丘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丘驛之敗以爲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過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侃卒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

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連艦即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暍於歇翻傷暑而死也）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鍋古禾翻釜也王彥章擁晉人之不備取勝於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楊劉比至圍解（比必利翻）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橈之（沮在呂翻橈奴教翻）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考異曰歐陽史云末帝罷彥章以段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今從實錄）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勞力到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團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從才用翻）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豸馳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團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相息亮翻）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裴約遣閒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李嗣昭義兒也以齒於帝爲兄獍讀如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并潞窺懷洛則澤州爲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彈徒旦翻）卿爲我取裴約以來（爲于僞翻）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

已陷約死帝深惜之甲戌帝自楊劉還與唐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濮博木翻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監古銜翻考異曰歐陽史以爲太祖時事按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爲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就使當時曾屯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猶計從均王時始疎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足爲于僞翻訩許拱翻又音凶義與洶洶同恐貽國家深憂張宗奭此言必敬翔等欲借其重以覺寤梁主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言國勢之危已如此也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爲段凝誤梁張本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因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爲名將帥亮翻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剽匹妙翻澶時連翻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爲縣唐武后改爲武聖開元七年改爲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下同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如温昭圖以納賂而得名藩段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斂力贍翻又上聲行戶剛翻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帥所類翻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陝失冉翻趣七喻翻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鎭定相息亮翻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閒天下定矣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帥讀曰率帝大悅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唐末之遷洛也改保寧殿爲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內皇城使潘在迎考異曰在迎先爲內皇城使貶雅州蜀主北巡爲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武勇軍使顧在珣爲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爲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史言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贍翻和戶臥翻嘲陟交翻謔迄却翻俚音里褻息列翻樂音洛在珣彥朗之子也顧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斷丁亂翻恣爲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鍇口駭翻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日重陽重直龍翻按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爲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閒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閒古莧翻人有醉後而好悲泣者俗謂之酒悲好呼到翻因諧笑而罷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水縣入焉澶水卽澶淵避高祖諱更淵爲水臨河澶淵其地實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卽東黎也隋開皇五年置臨河

縣。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澶西相南日有寇掠，（澶州之西，相州之南也。）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喪，息浪翻。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此即上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即康延孝之言。）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櫛，側瑟翻。）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誰為，于偽翻。）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度，徒洛翻。）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謂護駕水。）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復，扶又翻。）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根本內虛，為敵所窺，所謂重腹輕防，未有不敗亡者也。降，戶江翻。下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為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敗，補邁翻。考異曰：薛史作遞公鎮，今從實錄。）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殷家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汶上縣。殷家城，宋白續通典作殷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史言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策。）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敗，補邁翻。）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少頃，謂少頃刻之間。）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按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音。騎，奇寄翻。）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刺，七亦翻。重，直龍翻。躓，陟利翻。）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監，古銜翻。）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為蜀所殺。）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兗，以轉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兗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

用之賜藥傳其創(創，初良翻)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復，扶又翻)彥章臥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佶，其吉翻)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屬，之欲翻)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鄉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鄉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鎭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傅，讀曰附)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閒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卽謂段凝所決護駕水)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離，力智翻)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舁，音余，又羊如翻)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丁丑至曹州(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鎭宣武敬翔卽爲幕屬以至爲相況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比，毗至翻)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爲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張良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爲，于僞翻)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杜及滑州杜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改因兩存之中間若此類頗多)復限水不能進(復，扶又翻)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帥，讀曰率)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陝，失冉翻)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誘，音酉)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友能反見上卷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幷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書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梁主登建國樓(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衣，於旣翻)齎蠟詔促段凝軍(蠟詔，猶蠟書也命出於上故謂之蠟詔)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

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鱗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凝本非將才。將即亮翻。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窘渠隕翻。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爲于僞翻下臣爲同。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旦翻。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俛音免。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温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一百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温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於迎降而自首也一讀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爲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斷音短。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剄古頂翻。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爲人温恭約。約上當有儉字句斷。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踈弃敬李舊臣。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二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三十七年而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丘門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爲含曜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爲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爲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爲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下勞賜同。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於此際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朝直遙翻下同。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曙常恕翻天明爲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梁以李振爲崇政使故以稱之。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爲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復扶又翻。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元徽趙巖可爲怙權冒貨之戒。昭圖復名韜。梁賜温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帥讀曰率勞力到翻。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齕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抉於決翻。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爲萊州司戶。蕭頃爲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爲均州司馬。任贊爲房州司馬。姚顗爲復州司馬。封翹爲唐州司馬。李懌爲懷州司馬。竇夢徵爲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爲密州司戶。陸崇爲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爲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顗。萬年人。萬年縣屬京兆府唐爲赤縣時復以京兆爲西京。翹。敖之孫。封敖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

兆人，權龜之孫也。王龜，式之兄也，唐咸通間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上，時掌翻。僞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温，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撒剌阿撥奔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四年。背，蒲妹翻。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温、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笴，古我翻，又公旱翻，箭莖也。鏤，郎豆翻。射帝，中馬鞍。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譽，音余。恩寵隆異。己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更，工衡翻。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賞決策滅梁之功也。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後各復其本姓名。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之，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嘻，甚矣！夷狄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温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鏟，初限翻。削其封樹者，隳其壙，赭其山也。

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鎮州爲北京，魏州爲東京。帝遣使宣諭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見，賢遍翻。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命殷爲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上，時掌翻。荆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以獻祖諱國昌。更，工衡翻。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爲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二卷唐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温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謂自鄆州遣使會兵，徐温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善哉，覘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爲壽州團練使。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爲名，因代泰章。以泰章爲饒州刺史。徐温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詰，去吉翻。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楊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

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治直之翻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爲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爲于僞翻　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輿鬼爲秦雍州分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　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爲百姓怨氣上徹於天徹敕列翻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爲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反手擊也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爲民父母奈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好呼到翻下好采同奈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况使伶人侮弄之哉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鎭爭以貨賂結之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嘗屏左右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謙常以兄事之孔巖嘗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鎭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屬籍義爲兄弟故於帝以季父自居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考異曰實錄甲辰詔修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爲東京洛京爲西京莊宗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真定爲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爲汴州以永平軍爲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爲何京若以爲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爲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爲東都或者以永平爲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爲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　以康延孝爲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　廢北都復爲成德軍是年四月於鎭州建北都　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鎭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爲于僞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其罪與朱溫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何得復居方鎭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見任謂見在官者見賢遍翻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朝會之序武官班於西故曰西班從之人頗咨怨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唐東京亦有太廟末世東遷舊廢奉故張全義請上修謁卽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爲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工衡翻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爲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朝，直遙翻；下同。)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爲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爲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未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爲太祖冊禮使，必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晉王者也。)豆盧革薦禮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諳，烏含翻。)丁巳，以光胤爲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薛逢，唐會昌間有文聲。)光胤性輕率，喜自矜；(喜，許記翻。)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爲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守魏州。)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從，千容翻。)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爲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爲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爲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爲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爲行宮。

以耀州爲順義軍，延州爲彰武軍，鄧州爲威勝軍，晉州爲建雄軍，安州爲安遠軍。(帝既滅梁，將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爲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保塞軍，岐爲忠義軍。鄧州，梁爲宣化軍。晉州，梁始爲定昌軍，後改建寧軍。安州，梁爲宣威軍。)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爲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下，戶嫁翻。)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爲，欲北走契丹，(走，音奏。)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爲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可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主上於公季父也，(李嗣昭以晉王義兒，於上爲兄；上於繼韜爲季父。)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爲之言曰：(稱，尺證翻。遺，惟季翻。爲，于僞翻；下亦爲同。)繼韜初無邪謀，爲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以其先人爲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亦爲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見，賢遍翻。)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成軍爲宣義軍，帝復唐舊。)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己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料，音聊。妓，渠綺翻。)搜校貨財，不時即路。(即，就也。)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爲四人。)大兄

曾無骨肉之情（繼韜兄弟十人，繼儔居長，故呼為大兄。）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史炤曰：列棨戟於門，故曰戟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即使宅也。）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從，才用翻。剄，古頂翻。）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游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伶官，謂伶人及宦官也。厭，於鹽翻。）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弃信虧義，沮四海之心（沮，在呂翻。）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言彼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勍，渠京翻。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浹旬，莊宗且悔，遂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弃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故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卷。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史言帝荒淫驕矜，為鄰敵及姦雄所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二（起閼逢涒灘，盡旃蒙作噩十月，凡一年有奇。）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中

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李存審奏也。）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陝，失冉翻。監，古銜翻。將，即亮翻。）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請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為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為租庸使，事見上卷。）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伐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李繼曮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中書令，遣還。（曮，魚險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宦官，其有逃遁者，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畜，吁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大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廄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為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語，牛倨翻。）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憲，復為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偽翻。）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豉翻。）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二年。）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權愈重矣。）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陵；祖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考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邑成疾張本。）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贍翻。）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

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唯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加侍中，領成德節度使。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爲，于僞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勞，力到翻。先，悉薦翻。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爲後諸軍離叛張本。

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榷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課於省也。榷，古岳翻。解，戶買翻。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

辛巳，進岐王爵爲秦王，王，茂貞。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實於此。仍不名不拜。

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爲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爲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此與實錄有歲月之差。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權侔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腕，烏貫翻。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悅。華，戶化翻。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諜，徒協翻。漢郊祀歌：披圖按諜。蘇林注曰：諜，譜第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用翻。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別，彼列翻。引拔浮華，鄙弃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爲名流所嗤。」嗤，丑之翻，笑也。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爲皇后，先，悉薦翻。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其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爲袁建豐所得，內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妬悍也。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芮翻。「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宦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爲皇后。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爲殺郭崇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採木爲薪，採草爲蘇。果，蓏也。茹，菜也。及爲后，四方貢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上，時掌翻。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豉翻。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

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車關水出于嵩渚之山，發于層皐之上，二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爲索水，西注爲車關水。索水在成皐北。勍，渠京翻。索，山客翻。

三月，己亥

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乙巳，鎭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諜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斌，悲巾翻。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

李存審自以身爲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爲蕃漢馬步軍都總管。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屢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覲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爲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爲子。技，渠綺翻。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鎭。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爲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鎭可以戲取矣。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匈奴須知：新城縣北至涿州六十里。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作勑。鬻於族姻則既非其族姻矣，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戶刀翻。或餒死逆旅。唐室諸陵先爲溫韜所發，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卷上年。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爲長安按視諸陵使。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衞事。夏四月己巳，朔，羣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言治戰艦欲以防峽江。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眞。唐既滅梁，改陝州鎭國軍爲保義軍。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李繼韜之叛，改昭義軍爲安義軍。繼韜誅，見上卷上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爲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爲沙場，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爲羣盜耳。因聚譟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部署。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爲專任主帥之任。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爲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贍翻。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爲，于僞翻。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

流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貸借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境閩人擊之漢主敗走 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帝思周匝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國朝止名內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慚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匝陳俊儲德源也周匝李存賢之輩帝嘗以爲賤言矣可以爲改乎公言雖正當爲我屈意行之爲于僞翻五月壬寅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宜其歎也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爲諸道僭竊者尚多當是時諸道奉貢者有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僭唐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此正時病也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戰翻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戊申蜀主遣李嚴還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回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爲唐國通好使按歸至者書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脩好蘇記云豈謂大蜀皇帝特遣蘇張之士來追唐蜀之歡吾皇遽感於蜀皇復禮遣酬於厚禮然則嚴爲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年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鍔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年月 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騃語駭翻遠于願翻昵尼質翻比毗至翻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紊音問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爲然爲伐蜀張本 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濬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城之具虞天下將卒有據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攻魏而魏不能守在禮據魏而攻不能拔而帝由是亦死於亂兵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

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李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言以節度使同平章事也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 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 壬戌以李繼曮爲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帥岐 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爲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八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惟深守歸義十三年惟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

是五十四年蓋曹義金亦已老矣闐古莧翻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暝莫定翻夕也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比必利翻及也下比起同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夷平也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爲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宋州爲歸德軍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妬之會紹榮喪妻喪息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爲汝求昏爲于僞翻下爲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爲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憚劉后之妬悍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爲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快快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爲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爲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塞悉則翻未幾復壞幾居豈翻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勃海時爲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肅愼之地掎居蟻翻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

營平等州以擾燕地燕於賢翻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進屢以爲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爲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爲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爲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爲明宗誅謙張本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復扶又翻下復蹂同　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木交錯曰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又如又翻踐慈演翻使吏何以爲理民何以爲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獵一也中牟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蒙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爲之容也或者何澤殺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淸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

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僞廷近事(時以梁為僞廷亂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奉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敕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司)雖有此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竟不奉敕而行)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宅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錢鏐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略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徐溫自金陵來朝(白沙楊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楊子為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楊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度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先悉薦翻)虔防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顥閤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翟直格翻)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謂溫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虔無禮宮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意所欲也求也)溫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太過遠徙可也乃徙撫州 十一月

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為唐國通好使今從之)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李彥稠至蜀見上九月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闕縣為鎮入伊陽縣帥讀曰率)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斲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丙午還宮 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為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勝音升)寵冠列藩(朱友謙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矣能無及乎冠工喚翻)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窘渠殞翻)及再為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垂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為相者得免禍乎)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蜀主特與唐和而撤邊備是驅狎虎豹而不設圍檻也)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彊之竟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優之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惡可以母天下乎彊其兩翻復扶又翻)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

毋拜人臣爲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恤翻。）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絕。（遺，唯季翻。）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爲，于僞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城爲京城。）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爲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才耳。）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鎮州爲北都，太原爲西京；尋廢北都，復爲鎮州，以太原爲北京。嵐，盧含翻。）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盧龍節度使李存賢卒。是歲，蜀主徙普王宗仁爲衛王，雅王宗輅爲豳王，褒王宗紀爲趙王，榮王宗智爲韓王，興王宗澤爲宋王，彭王宗鼎爲魯王，忠王宗平爲薛王，資王宗特爲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役。（蜀以諸王爲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三年春正月甲午朔，蜀大赦。丙申，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以其遭朱溫之弒，葬故多闕也。少，詩照翻。）竟以用度不足而止。（後唐自以爲承唐後，終不能改葬昭宗、少帝；後漢自以爲纂漢緒，而長陵、原陵終乾祐之世不沾一奠，史書之以見譏。）契丹寇幽州。庚子，帝發洛陽；庚戌，至興唐。（時以魏州爲興唐府。）詔平盧節度使符習治酸棗遙隄，以禦決河。（遙隄者，遠於平地爲之，以捍水。治，直之翻。）初，李嗣源北征，（謂去年北禦契丹時也。）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令自往軍中取之。（往嗣源軍中取細鎧。）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比，毗至翻。）請闢毬場於宮西。（同光元年，帝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告天即位。）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帝立命兩虞候毀之。（兩虞候，馬軍虞候及步軍虞候，一曰左右兩虞候。）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祥莫大焉。」（背，蒲妹翻。張憲與崇韜相與私議，而不敢廷爭，以帝之驁悍而不可回也。）

二月甲戌，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爲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至明宗時復姓趙，賜名德鈞。守幽州，不爲無功，其後乘危以邀君，外與契丹爲市，不但父子爲虜，幽州亦爲虜有矣。）丙子，李嗣源奏敗契丹於涿州。（敗，補邁翻。）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時崇韜領真定，上欲徙崇韜鎮汴州，（欲使一人兩易節鎮。）崇韜辭曰：「臣內典樞機，外預大政，富貴極矣，何必更領藩方！且羣臣或從陛下歲久，身經百戰，所得不過一州。臣無汗馬之勞，徒以侍從左右，（侍從，才用翻。）時贊聖謨，致位至此，常不自安；今因委任勳賢，使臣得解旄節，乃大願也。且汴州關東衝要，（汴州在成皋關之東，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衝要之地也。）地富人繁，臣既不至治所，徒令它人攝職，何異空城！非所以固國基也。」上曰：「深知卿忠盡，然卿爲朕畫策，襲取汶陽，保固河津，既而自此路直趨大梁，成朕帝業，（爲，于僞翻。取汶陽，謂取鄆州；保固河津，謂築壘馬家口；與取大梁事並見上卷元年。汶音問。趨，七喻翻。）豈百戰之功可比乎！今朕貴爲天子，豈可使卿曾無尺寸之地乎！」崇韜固辭不已，上乃許之。庚辰，徙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漢主聞帝滅梁而懼，遣宮苑使何詞入貢，且覘中國彊弱。（覘，丑廉翻，又丑豔翻。）甲申，詞至魏。（時帝在魏都。）及還，（還，從宣翻。）

（又如字）言帝驕淫無政不足畏也漢主大悅自是不復通中國（詭抉又翻狀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漢主不知唐之不足畏者正亦由是滋矣）帝性剛好勝（好呼到翻）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疏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表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吾安得為其子奏請（為于僞翻）乃黜從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石門鎮唐之大橫水柵館讀曰率）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上時掌翻申者重也重直龍翻）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李嗣源為中書令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故以稱之）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為李嗣源起兵張本郭崇韜其亦何其為公忌乎）己酉帝發興唐自德勝濟河（自德勝濟河十）歷楊村戚城觀昔時戰處指示羣臣以為樂（指上得乃下又故能也樂音洛）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嬪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呪者攘之（符水厭呪觀挾術以散）（此宦者為之又攘如羊翻）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逮及也咸通唐懿宗乾符僖宗年號）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太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還從宣翻又如字）載以牛車纍纍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匿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諸營謂魏州諸營也史言帝之結怨於魏卒者非一事從才用翻）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唐之盛時以洛陽為東都同光之初以晉陽為西京魏州為東京尋以洛陽為洛都今復唐舊以洛陽為東都則亦復以長安為西京矣晉陽之西京先已改為北都洛陽既復東京之舊又改魏州之東京為鄴都然相州乃古鄴地魏州治元城非鄴地也鄴戰國時為魏邑漢為鄴縣魏郡治焉漢末曹操為魏王居鄴前燕慕容暐都鄴置貴鄉縣屬昌樂郡水經注所謂沙丘堰育貴鄉者也隋開皇三年罷昌樂郡貴鄉縣屬魏州後遂為州治所此時實與唐縣並置於郭下與唐本元城莊宗以魏州為鄴都特以漢魏郡治鄴曹操以魏王都鄴而名之耳然相州自隋以來治安陽而鄴為屬縣魏州相州治所皆非古鄴也）夏四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初五臺僧誠惠以妖妄惑人自言能降伏天龍（降戶江翻）命風召雨帝尊信之親帥后妃及皇弟皇子拜之（帥讀曰率）誠惠安坐不起羣臣莫敢不拜時大旱帝自鄴都迎誠惠至洛陽使祈雨士民朝夕瞻仰數旬不雨或謂誠惠（謂告也語之也）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官謂莊宗也謂誠惠）誠惠逃去慚懼而卒（史言異端妖妄不足信）庚寅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胤卒　太后自與太妃別（二年正月太后離晉陽）常忽忽不樂（樂音洛）雖娛玩盈前未嘗解顏太妃既別太后亦邑邑成疾太后遣中使醫藥相繼於道聞疾稍加輒不食又謂帝曰吾與太妃恩如兄弟欲自往省之（省悉景翻）帝以天暑道遠苦諫久之乃止但遣皇弟存渥等往迎侍五月丁酉北都奏太妃薨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帝寬譬不離左右太后自是得疾又欲自往會太妃葬帝力諫而止（離力智翻太后之悲慕以太妃有以得其心耳）　閩王審知寢疾命其子節度副使延翰權知軍府事　自春夏大旱六月壬申始雨　帝苦溽暑（溽儒欲翻溽暑濕熱也）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稱尺證翻）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唐都長安大明宮東內也興慶宮南內也觀工喚翻）今日宅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伸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為于僞翻）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上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經費謂國之經常調度其費仰於租庸使者）然猶慮崇韜

諫遣中使語之曰語牛倨翻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
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濕被甲乘馬被皮義翻親當矢石猶
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柰何對曰陛下
昔在河上勍敵未滅勍渠京翻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
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覺鬱
蒸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郭崇韜之言其指明
居養之移人可謂切其如帝不聽何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
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卒命允平營樓卒子恤翻日役
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
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
括市戰馬 吳鎮海節度判官楚州團練使陳彥謙
有疾陳彥謙以徐溫所親信之也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遺之醫
藥金帛相屬於道遺唯季翻下同屬之欲翻彥謙臨終密留書遺徐
溫請以所生子為嗣以父子血氣所屬之辭感動徐溫 太后疾甚秋
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以邊事稍弭表求入
朝省太后朝直遙翻省悉景翻帝不許壬寅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
日方食 八月癸未杖殺河南令羅貫初貫為禮部
員外郎性彊直為郭崇韜所知用為河南令為政不
避權豪伶宦請託書積几案一不報皆以示崇韜崇
韜奏之由是伶宦切齒河南尹張全義亦以貫高伉
惡之伉苦浪翻惡烏路翻遣婢訴於皇后劉后以父事張全義故得遣婢出入宮掖后與伶
宦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自往壽安視坤陵役者
九域志壽安縣在洛陽西南七十里五代會要曰上欲祔太后於代州太祖陵中書門下奏議曰人君以四海為家不當分南北洛陽是帝王之宅四時朝拜理須便近不能遠幸代州漢朝諸陵皆近秦雍國家園寢布列京畿後魏文帝自代遷洛之後園陵皆在河南兼勳臣之家不許北葬今魏氏諸陵尚在京畿祔葬代州理未為允於是作坤陵道路泥濘濘乃定翻淖也橋
多壞帝問主者為誰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獄
吏榜掠下戶嫁翻榜音彭掠音亮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
曰貫坐橋道不修法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
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黨也崇韜曰
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謂陛下用法不
平臣之罪也帝曰既公所愛任公裁之拂衣起入宮
崇韜隨之論奏不已帝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竟
死暴尸府門遠近冤之羅貫之死崇韜可以去矣而不能去卒自致夷滅哀哉丁亥
遣吏部侍郎李德休等賜吳越國王玉冊金印紅袍
御衣 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丈人觀
上清宮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山乃第一峯也丈人觀在青城北二十里上清宮在高臺山丈人祠之側高臺山在岷山上有天池寧封立天宮於上號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
化彭州濛陽縣北四十里有葛仙山二十四化之第五化也漢州三學山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
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
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
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改鄧州宣化軍為威勝軍段凝
降賜姓名李紹欽事並見上卷元年眾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
不可離河朔離力智翻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
事以為伐蜀都統安祿山之亂玄宗分命諸子為諸道都統此唐故事也成其威名
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庚
子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
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
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
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
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
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李令德朱友謙之子

也。李紹琛，康延孝也；皆降唐，賜姓名。陳，讀曰陣。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唐時夔、忠、萬三州本屬荊南節度；唐末之亂，王建據蜀，倂而有之。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廷安、呂知柔充魏王府通謁。李從襲等皆宦官也。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自六月甲午雨，罕見日星，江河百川皆溢，凡七十五日乃霽。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薦引舊恩，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帥，所類翻。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爲相。戊申，大軍西行。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遺韓昭，遺，唯季翻。韓昭諛佞，蜀主狎而信之。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主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飲，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蒲禹卿上表幾二千言，上，時掌翻。幾，居依翻。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荒色惑酒。秦州人雜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奔馳，郡縣罷於供億。瘴，之亮翻。罷，讀曰疲。鳳翔久爲仇讎，必生釁隙；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好，呼到翻。言無事舉兵東出，恐因而致寇。先皇未嘗無故盤游，陛下率意頻離宮闕。離，力智翻。秦皇東狩，鑾駕不還；見秦紀。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見隋紀。蜀都彊盛，雄視鄰邦，邊庭無烽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昔李勢屈於桓溫，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三年。劉禪降於鄧艾，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降，戶江翻。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俟主上西歸，自秦州歸成都曰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蜀主歸未及，以問蒲禹卿，而韓昭身首已異處矣。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自寶雞入散關，則涉棧閣之險。人心易搖，易，以鼓翻。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薊州人也。薊，音計。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置武興軍於鳳州。唐自關東進兵攻蜀爲西上。上，時掌翻。蜀主以爲羣臣同謀沮己，沮，在呂翻。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爲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禋等知不能守，亦降。考異曰：實錄：「十月戊寅，魏王繼岌至鳳州，王承捷以鳳、興、文、成四州降。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唐景思等降。」按今故鎮在鳳州西四程，延孝未下鳳州，何能先至故鎮？又蜀之守禦必在鳳州之東，或者當時鳳州之東別有威武城，亦名故鎮，非今之故鎮歟？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縱敗兵先去，以懼蜀人，而倍道踵其後，以趣鳳州。趣，七喻翻。李嚴飛書以諭王承捷。李繼曮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一決者，一決戰也。復，扶又翻。下同。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是日，崇韜入散關之

（日也畫卯丁丑）崇韜喜謂李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復，扶又翻）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四州印及武興節度使印及旌節也）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兵威已振，有糧可因，知功必成）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東川謂梓、遂諸州，山南謂興元諸州）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深渡在利州綿谷縣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間）千里相屬，（屬，之欲翻）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龍武糧賜優厚，事見上年）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長舉，漢沮縣地，西魏置盤頭郡，隋置長舉縣，唐屬興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里）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璉，力展翻。治，直之翻。棧，士限翻）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興州。（考異曰：實錄：甲申，魏王至故鎮，康延孝收興州。十國紀年：辛巳，承鑒出奔；甲申，繼岌、郭崇韜至威武城。今從之）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九域志：興州西至成州二百一十五里）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于三泉，（三泉縣，唐屬興元府。九域志：興州東南至三泉一百四十五里，有百牢關、金牛道之險）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眾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優，饒也）戊子，葬貞簡太后于坤陵。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桔，古屑翻。斷，音短）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以三泉之敗也）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九域志：三泉西至利州一百八十九里。趣，七喻翻）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遺，唯季翻）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

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背，蒲昧翻。宋光葆謂蜀為本朝。朝，直遙翻）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五州，（渠州潾山縣，唐武德元年置潾州，八年州廢，以潾山縣屬渠州。當是蜀復置潾州也。麟當作潾。潾，音力珍翻。又唐貞觀中置麟州，以處生羌歸附者，屬松州都督府。唐至德後淪沒久矣，當以渠潾之潾為是）階州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欲自秦州掩擊唐軍之後）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難，乃旦翻）願與公俱西。（言自秦州西赴成都）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以從，才用翻。上，時掌翻）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蜀得秦隴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若從開府還朝，（朝，直遙翻）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蜀蓋加王承休開府儀同三司，故稱之。為，于偽翻，下為陳同。守，式又翻）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扶、文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抄，楚交翻）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眾二千而已。（自此秦州取道文、扶，循山至茂州也。為王承休、王宗汭為魏王繼岌所誅張本。比，必利翻）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斷，音短）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絓，音卦）矢石交下，壞其戰艦，（壞，音怪）季興輕舟遁去。（使蜀之邊帥盡如張武，敵豈易入哉？為後孟知祥復用張武張本）既而聞北路陷敗，以夔、忠、萬

三州，遣使詣魏王降。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爲陳利害，（遺，唯季翻。）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芀。（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芀鎮。芀，都聊翻。）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探，吐南翻。）「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三 起旃蒙作噩十一月盡柔兆閹茂三月不滿一年

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下

同光三年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于七里亭亭去成都城七里因以爲名蜀主入妃嬪中作回鶻隊入宮効回鶻曳隊以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按五代會要梁開明元年改洛陽宮貞觀殿爲文明殿貞觀殿洛陽宮前殿也唐昭宗遷洛後更名今蜀亦有文明殿蜀宮倣唐宮之制意文明唐末殿名也泣下霑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浮梁桔柏浮梁爲蜀所斷故修之以濟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弃城奔閬州蜀置昭武節度於利州九域志利州東南至閬州二百三十五里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利州一百九十里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蜀置武信軍於遂州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勞力到翻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刼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收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涓圭淵翻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九域志劍州西至綿州二百八十里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斷丁管翻綿州謂之左綿以綿水遷其左故也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降戶江翻下同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近關即謂鹿頭關折之舌翻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言深入之兵利於速忽震蕩難以持久乃與嚴乘馬浮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從才用翻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九域志綿州西南至漢州一百八十九里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遺唯季翻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或謂嚴者或以人語嚴也公首建伐蜀之策事見上卷上年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九域志漢州南至成都九十五里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乘登也去羌呂翻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降表以上皇帝降書以達軍前鍇口駭翻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熒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于金馬坊門金馬坊在成都城中以有金馬碧雞祠因而名坊又有碧雞坊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妓渠綺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九域志德陽縣在漢州東北八十五里宗弼遣使奉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已奉表降唐不敢稱西宮故稱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爲留其物而遣之宗弼之獻繼岌之留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李紹琛

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都統，繼岌也。甲寅，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按薛史，升遷橋在成都北五里。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衰，倉回翻。櫬，初覲翻，空棺爲櫬。號，戶刀翻。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唐昭宗大順二年，王建取蜀，至衍而亡。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考異曰：實錄：自興師出洛至定蜀城，計七十五日。薛史因之。按唐軍九月戊申離洛城，十一月丁巳入成都，止七十日耳。實錄、薛史之誤也。得節度十，武德、武信、永平、武泰、鎮江、山南、武定、天雄、武興、昭武，凡十節度。西川爲蜀都，不與也。州六十四，歐史職方考：前蜀所有益、漢、彭、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資、榮、簡、邛、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忠、萬、歸、峽、興、利、開、通、涪、渝、瀘、合、昌、巴、蓬、集、壁、渠、戎、梁、洋、金、秦、鳳、階、成五十三州而已。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繒，慈陵翻。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箸，遲倨翻。曰：「是老夫之過也。」高季興勸伐蜀，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梁震之料莊宗，如燭照數計。安知不爲吾福！」荊南之福則未聞也。以三郡之地介乎強國之間，僅能自全，何福之有。楚王殷聞蜀亡，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爲菟裘之地，衡麓，衡山之麓也。山足曰麓。左傳，魯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殷言將致事而歸老於衡麓。聞蜀亡而懼也。菟，同都翻。願上印綬以保餘齡。」齡，年也。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上，時掌翻。上優詔慰諭之。

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數，所角翻。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樸，蒲木翻。樕，蘇谷翻。樸樕，小木，以喻董璋小材也。反咕囁於郭公之門，咕，叱涉翻；囁，而涉翻。咕囁，細語也。謀相傾害。吾爲都將，帝命李紹琛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董璋爲左廂虞候，故云然。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于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考異曰：莊宗實錄：十二月丙寅，以靜難節度使董璋爲東川節度副大使。又康延孝傳云：郭崇韜除董璋爲東川節度使，延孝與華州節度使毛璋見崇韜，請以工部任尚書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不及二旬，崇韜爲繼岌所害。按大軍以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入西川，至十二月八日丙寅除董璋東川，凡十日；明年正月八日殺崇韜，至此凡六十日。而云不及二旬，崇韜遇害，日月殊不相合。蓋十二月丙寅崇韜始表璋鎮東川之日耳，非降制日也。不及二旬，亦恐誤。解其軍職。解，謂董璋軍職，則李紹琛不得以軍法令之，此崇韜之所以保護董璋者也。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冒，莫北翻。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爲帥。任圜時以工部尚書參預軍機。帥，所類翻。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爲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索，蘇各翻。索然，言寂寞也。從襲等固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妓，渠綺翻。遺，唯季翻。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麈，之庾翻。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爲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爲節度使，崇韜陽許之。考異曰：實錄、薛史皆云崇韜以蜀帥許宗弼，此庸人所不爲也。崇韜有識略，豈可與大兵取西川，反以與宗弼？蓋於時宗弼尚據成都，崇韜恐其悔而違拒，故陽許之以安其意耳。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帥，讀曰率。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橫，戶孟翻。今又使蜀人請己爲帥，帥，所類翻。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爲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郭崇韜官侍中，故繼岌稱之。離，力智翻。不可離廟堂，豈肯弃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此段自平蜀之功以下，爲李紹琛反張本；自初帝遣李從襲以下，爲繼岌殺郭崇韜張本。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犒，苦到翻。靳，居焮翻。士卒怨怒，夜，縱火諠譟。崇韜欲誅宗弼以自明，己巳，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皆數其不忠之罪，數，所具翻。族誅之，籍沒其家。蜀人爭食宗弼之肉。

辛未，閩忠懿王審知卒。（年六十四）子延翰自稱威武留後。（延翰，審知長子也。）汀州民陳本聚衆三萬圍汀州，延翰遣右軍都監柳邕等將兵二萬討之。（監，古銜翻。）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十月自秦州上道，至是始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居大鎭，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以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人。曰：今歸者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幷其子。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召之至洛陽而後赴鎭。爲孟知祥據蜀張本。）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段徊，必宦官人也。）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郭崇韜薦張憲爲相，帝欲用之，故段徊等云然。）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更，工衡翻。）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爲重也。乃徙憲爲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尹知留守事，非正爲留守也。）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爲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爲鄴都監軍。（後唐武德使，本掌宮中事。明宗時嘗旱，已而雪，暴坐庭中，詔武德司宮中無掃雪，是其證也。）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陵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爲王正言、史彥瓊不能守鄴都張本。）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近，其靳翻。）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梁滅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厭，於鹽翻。）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漕，水運；輦，陸運。澀，色立翻。）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洛城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左曰上東，右曰永通。九域志：洛陽上東門、建春門皆爲鎭，屬河南縣。蓋喪亂已墟，非復盛唐之舊也。）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自白沙至龕澗，其地皆在洛陽東。按薛史，李愚避難居洛表白沙之別墅。龕澗近伊闕。從，才用翻。龕，苦含翻。）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飢尤甚，衞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僵，居良翻。壞，音怪。）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有白龍見於漢宮，漢主改元白龍，更名曰龔。（見，賢遍翻。更，工衡翻。）長和驃信鄭旻遣其布燮鄭昭淳求昏于漢，漢主以女增城公主妻之。長和，卽唐之南詔也。（唐末，南詔改曰大禮，至是又改曰長和。五代會要曰：郭崇韜平蜀之後，得王衍所得蠻俘數十，以天子命令使人入其部，被止於界上，惟國信蠻俘得往。續有轉牒，稱督爽大長和國宰相布燮等上大唐皇帝舅奏疏一封，差人轉送黎州，其紙厚硬如皮，筆力道健，有詔體。後有督爽陀酋、忍爽王寶、督爽瑞勸、忍爽董禎義、督爽長垣、韓忍爽、楊希燮等所署，有彩牋一軸，轉韻詩一章，章三韻，共十聯，有類擊筑詞，頗有本朝姻親之意，語亦不遜。）成德節度使李嗣源入朝。閏月己丑朔，孟知祥至洛陽，帝寵待甚厚。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量，音良。）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折納，謂折民使折估而納其所無；紐配，謂紐數而科配之也。）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卽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韜隨事擬任。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薄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誓之以三辰而終殺

之非信也。

庚子，彰武保大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萬興卒。梁貞明四年，高萬興兼鎮鄜延，唐以延州置保塞軍，鄜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鄜爲保大軍。以其子保大留後允韜爲彰武留後。帝以軍儲不充，欲如汴州，諫官上言，不如節儉以足用，自古無就食天子。今楊氏未滅，不宜示以虛實。謂吳近在淮南，不宜使之知中國虛實。上，時掌翻。乃止。

辛亥，立皇弟存美爲邕王，存霸爲永王，存禮爲薛王，存渥爲申王，存乂爲睦王，存確爲通王，存紀爲雅王。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騸馬亦不可乘，騸，食陵翻，犗馬也，以喻宦官。史炤曰：犗，音戒，俗呼扇馬爲改馬，即犗馬也。況任宦官！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去，羌呂翻。呂知柔竊聽聞之，呂知柔時爲都統牙通謁。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爲後患，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宦官固可疾，然天子使之將命，敬之者所以敬君也，烏可倨見哉！唐莊宗使刑臣將命於大臣，非也；郭崇韜倨見之，亦非也。嗚呼！刑臣將命，自唐開元以後皆然矣。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己爲蜀帥；帥，所類翻，下同。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爲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語，牛倨翻，下語之同。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爲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宅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稱，尺證翻。復，扶又翻。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爲，于僞翻。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許之。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復，扶又翻。下后復同。衣甲庫使，盛唐無之，蓋帝所置，亦內諸司使之一也。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觀莊宗所以命孟知祥、馬彥珪者如此，就使李從襲等不以劉后教行之，崇韜得東還，亦必不能自全矣。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說，式芮翻。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上當斷不斷，言帝詔旨持兩端，無決然使殺崇韜之命。斷，丁亂翻。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成都至洛陽三千一百一十六里，見舊唐書地理志。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石壕村在陝縣東，新安縣西，杜少陵詩所謂暮投石壕村者也。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孟知祥倍道而行，非能救郭崇韜之死也，然恐崇韜死而生它變耳。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策，軍都判官，諸軍都判官也。高郁在馬殷府，其位任在行軍司馬之上。鑄鉛鐵爲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帛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幾，居豈翻。高郁佐馬殷，治湖南，巧於使民，而民勸趨於利，蓋學管子之術者也。吳越王鏐遣使者沈瑫致書，以受玉冊、封吳越國王告於吳。瑫，土刀翻。吳人以其國名與己同，鏐居吳越，而兼吳國之名。不受其書，遣瑫還，仍戒境上無得通吳越使者及商旅。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上

（諱嗣源，應州人，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鴈門部將。帝少名邈佶烈，太祖養以爲子，乃姓李，名嗣源。即位後改名亶。）

天成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見下卷。）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河中節度使尚書令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梁乾化二年，朱友謙即以河中附晉，故自恃故舊；自附晉之後，晉王與梁人戰於河上，汾晉無後顧之虞，以此爲有功。）帝待之厚，（亦以此自恃。）苦諸伶宦求匄無厭，（厭，於鹽翻。）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衞。」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彊於蜀者，（從，才用翻。倔，其勿翻。彊，其兩翻。）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郭侍中，謂崇韜。功高，以其有滅梁蜀之功，非己之所能及也。讒人，指伶宦也。）癸亥，繼麟入朝。（爲繼麟得禍張本。）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部署，行留已定也。）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垂發，猶言臨發也。）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復，扶又翻。）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幷殺其子廷誨、廷信。（撾，則瓜翻。郭崇韜盡二子俱至蜀，從繼岌所，故同時見殺。）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去，羌呂翻。）矯爲敕書，用蠟印宣之，（以蠟摹刊爲中書省印，以印敕書而宣之也。）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張礪爲崇韜府掌書記。史言其事府主能始終。）

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魏王通謁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人皆謂帝克蜀而不察蜀之所以亡，故不旋踵而敗，不知此乃帝氣習也。觀諸李存賢、周匝之事可見。）戊辰，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卒，去留帖然。（史言孟知祥之才所以能有蜀。犒，苦到翻。）閩人破陳本，斬之。（陳本圍汀州，見上年十二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女真始見於此。其國本肅愼氏，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五代時始號女真。女真有數種，居混同江之南者爲熟女真，江之北者爲生女真。混同江即鴨淥水。）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好，呼到翻。）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幷殺其子廷說、廷讓、廷議，（此郭崇韜諸子之在洛陽者也。說，讀曰悅。）於是朝野駭惋，（朝，直遙翻。惋，烏貫翻。）羣議紛然。帝使宦者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者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爲崇韜稱冤，（去，羌呂翻。爲，于僞翻。）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歐史作圍其館，蓋謂朱友謙無私第在洛陽也。）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唐昭宗之遷洛也，車駕由徽安門入宮。唐大內東都北面二門，東曰延喜，西曰徽安。朱友謙賜姓名見二百七十二卷元年。）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唐置忠武軍於許州，匡國軍於同州。至梁之時，兩易軍號，後唐滅梁，皆復其故。）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

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帥讀曰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別彼列翻。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爲之慙。爲于僞翻。慙朝廷之失信。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爲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窘渠隕翻。妄爲謠言伶官釆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謠言所屬。屬之欲翻。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振當作震。遠于願翻。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李嗣源答朱守殷之言安於死生禍福之際英雄識度自有不可及者。時伶宦用事勳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張業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爲諸將在蜀卒爲孟知祥效死張本。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爲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三十里爲一舍差後於中軍三十里也帥讀曰率。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代郭崇韜也。魏博指揮使楊仁晸晸知領翻。將所部兵戍瓦橋。將卽亮翻。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爲變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王于況翻。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澶州魏博巡屬也故密敕魏博監軍殺朱建徽。澶時連翻。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史彥瓊以武德使出爲監軍故稱其內職。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訛言方興而史彥瓊所爲有可疑可駭者訛言所以益甚而亂隨之。楊仁晸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謂因魏博兵力以破梁。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言使之留屯貝州不許還魏州也九域志貝州南至魏州二百一十五里。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皇甫暉鎗檛劫節卒也從莊宗戰河上書見莊宗之用兵與夫諸軍之勇怯故敢發此言。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校戶教翻。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示以楊仁晸及小校之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帥所類翻。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涿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趣七喻翻。剽匹妙翻。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亟紀力翻急也。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疑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九域志臨清縣南至魏州城一百五十里皇甫暉等以壬辰至臨清史彥瓊以爲六日晚方至魏州者以師行日五十里故計其涉三日方至也壬辰二月四日六日謂二月六日也是日甲午。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史彥瓊蓋加僕射故孫鐸稱之帥讀曰率。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撲普木翻。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

（呼火故翻）卽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帝卽位於魏州，以牙城為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按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索，山客翻。），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帥，讀曰率。），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王正言以戶部尚書出知留守，故趙在禮稱之。）。眾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故其家尚留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使，疏吏翻。誘，音酉。）。甲午，以景進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丙申，史彥瓊至洛陽（自鄴都逃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伐蜀之役，李紹宏已薦李紹欽，而不用，故言復。），帝許之，令條上方略（上，時掌翻。）。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紹榮，元行欽。）。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復，扶又翻。）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還，從宣翻。武連，漢梓潼縣地，宋置武都郡及下辨縣，又改下辨為武功縣，後魏改為武連縣，唐屬劍州。九域志：在州西八十五里。），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西魏置魏城縣於巴西，唐屬綿州。九域志：在州東八十五里。宋白曰：魏城本漢涪縣地，西魏於涪縣立潼州，析此立為魏城縣。李膺記云：肆漢東五十里有東西井，井西為涪縣界，井東為魏城界。），聞之，以帝不委己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掎角以破梁，則朱公也（掎，居蟻翻。朱友謙以蒲同附晉，相為掎角以破梁。）。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朝，直遙翻。）。冤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將，卽亮翻。），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號，戶刀翻。朱友謙再以河中附晉，晉封為西平王。闔門屠膾，謂其家悉誅夷也。）！我屬歸則與史武等同誅（言史武等既以河中將誅，若東歸則亦與之同罪而誅死。），決不復東矣（復，扶又翻。）。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眾至五萬。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唐僖宗光啟二年，李茂貞據鳳翔，至是而代其後，明宗復令李繼曮鎮鳳翔。）。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柏津（斷，丁管翻。桔，吉屑翻。），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顒，魚容翻。）、監軍李延安追討之。（考異曰：莊宗實錄：己亥，繼岌奏康延孝叛，遣任圜追討。按延孝丁酉叛於劍州，豈得己亥奏報，已至洛。廣本：己亥，魏王至利州，桔柏津使夜來告繼岌言李紹琛令斷浮梁，繼岌署任圜為副招討使，令率七千人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討之。今從之。）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步直兵，謂步兵長直者也。）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李紹真，卽霍彥威。）。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恐李紹琛拒守劍門關，故先擊下之，紹琛將何所至哉。）。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犒，苦到翻。李紹榮以節度使同平章事，故稱之為相公，所謂使相也。後之世凡建節者皆稱相公。為，于偽翻。），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眾曰：觀史武德之言，上

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掠，奪也。壞，音怪。)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噍，才笑翻。)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才用翻。)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得勝，即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挑，徒了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以從謙爲假子及崇韜存乂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數，所角翻。校，戶教翻。)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若猶汝也。)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爲張破敗作亂郭從謙弒逆張本。郭崇韜勳舊也，以無罪而族，康延孝之亂，皇甫暉之亂，張破敗之亂，卒以成郭從謙之弒，皆由崇韜之死而將校之心不自安也。)

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止不使至洛陽。)　先是帝諸弟雖領節度使皆留京師但食其俸(先，悉薦翻。)　戊申始命護國節度使永王存霸至河中(既殺朱友謙，故令存霸赴鎮以代之。)　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帥，讀曰率。)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降，戶江翻。)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爲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言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爲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時李嗣源雖留洛陽，而蕃漢內外馬步軍都總管之官如故。)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內則李紹宏，外則張全義及在廷之臣。)甲寅命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延州言綏銀軍亂剽州城(綏銀時爲夏州巡屬，延州以鄰鎮奏言之耳。趙珣聚米圖經，宋康定慶曆間所進也，其書云：綏州故城見在延州東北無定河川西，至夏州四百里，南至延州界三百四十里，北至銀州一百六十里，夏州東至銀州二百里。剽，匹妙翻。)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遏紹琛軍給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孟知祥妻，太祖弟克讓女也，故呼爲孟郎，俗謂婿爲郎也。)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既浚壕樹柵，爲守城之備，又遣重兵出討，以兵有進戰，苟不利則退守，無倉卒失措之憂。孟知祥初至西川，其審慎如此。然當時蜀之舊兵敗散已多，北兵留戍計不過數千，李仁罕所將未必及四萬之數，更須博考。)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少，詩照翻。)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行，戶剛翻。)得選兵七百人以行(兵不貴多，而貴精也。)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郭崇韜之爲招討使也，以張礪爲掌書記。崇韜既死，繼岌以任圜爲招討副使以討李紹琛，故礪以幕屬從軍。羸，倫爲翻。誘，音酉。)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是不足以懼皇甫暉等之黨，適以堅其死守之心耳。)　辛酉以威武節度副使王延

翰爲威武節度使。命王延翰嗣有閩土。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詰，去吉翻。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考異曰：莊宗實錄：壬戌，今上至鄴都，癸亥夜，張破敗作亂，明日入鄴都。明宗實錄：二月六日，帝至鄴都，八日夜，破敗作亂。薛史莊宗紀：壬子，嗣源至鄴都，甲寅夜，破敗作亂。明宗紀與實錄同。按長曆，此月丁巳朔，無壬子、甲寅，今從莊宗實錄及明宗本紀。帥衆大譟，帥，讀曰率；下同。殺都將，將，即亮翻。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從亂者愈衆也。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弃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謂皇甫暉等也。莊宗忿暉等不降，嘗有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之語。近從馬直數卒諠競，遽欲盡誅其衆。謂王溫等亂也。郭從謙因王溫亂後，播言帝意以扇動張破敗等之亂心。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李嗣源官中書令，故稱之爲令公。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環，音宦。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李嗣源以蕃漢馬步軍都總管統諸軍禦契丹，凡河北諸鎮兵皆屬焉，而魏兵作亂，是負之也。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說，式芮翻。「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藉，慈夜翻。爲，于僞翻。外兵，謂城外之兵，嗣源、紹真所領者也。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

漢州無城塹，樹木爲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鴈橋，金鴈橋在漢州雒縣東，臨江之上。俗傳曾有金鴈，故名。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九域志：綿竹縣在漢州東北九十二里。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飲，於禁翻。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邪！」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川，一旦無罪族誅，郭侍中，謂崇韜。如紹琛輩安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朝，直遙翻。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孟知祥獲陝虢都指揮使汝陰李肇、河中都指揮使千乘侯弘實，陝，失冉翻。乘，繩證翻。以肇爲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弘實副之。爲李肇等爲孟知祥用張本。蜀中羣盜猶未息，知祥擇廉吏使治州縣，蠲除橫賦，安集流散，下寬大之令，與民更始。孟知祥已有據蜀規摹。治，直之翻。橫，戶孟翻。更，工衡翻。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張業將兵分討羣盜，悉誅之。

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鎮兵，蓋鎮州兵也。李紹真本鎮州，故其兵相帥歸之。帥，讀曰率。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欲歸鎮州也。上章待罪，上，時掌翻。章，奏也。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言李紹榮必以奏天子，稱己所以退歸者，以嗣源入魏，與賊合也。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星行者，戴星而行也。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趣，七喻翻。遇馬坊使康福，後唐起於太原，馬牧多在并代。莊宗在河上與梁戰，置馬牧於相州，以康福爲小馬坊使以鎮之，蓋以并代之廄牧爲大馬坊也。唐內諸司有小馬坊使，宦官爲之，非此時。薛史：唐莊宗曰：康福體貌豐厚，可令總轄馬牧。由是署爲馬坊使。及明宗赴難，福以牧小馬於相州，乃驅而歸命。得馬數千匹，

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蔚紆勿翻)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平盧節度治青州九域志青州西至淄州一百一十二里)習懼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宦官常侍天子左右故曰近侍)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勍渠京翻誘音酉)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元從謂舊從紹真之將士所謂義故也紹真時從李嗣源監軍謀殺其元從之留彭城者)據城拒之權知留後淳于晏帥諸將先殺之(帥讀曰率下同)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辛未卒於洛陽(張全義之憂死自以薦李嗣源北討也)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朘息緣翻縮也減也)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室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賑津忍翻)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復扶又翻集聚也)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紂責命于天紂所以亡未聞由已有是言也)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屬之欲翻)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此耳請鬻以贍軍宰相惶懼而退(嗚呼劉后蓋金寶繫馬鞍之時能盡將內庫所積而行乎)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莊宗得魏因魏銀槍軍置帳前銀槍都後又置金槍軍)　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

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亮信也)吾亦不能至父所(今人多謂不欲行爲不能)請復還宿衛(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將即亮翻)大梁天下之要會也(大梁控引河汴南通淮泗北接滑魏舟車之所湊集且梁舊都也故云然)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亟紀力翻急也)如此始可自全(據大梁則遏絡關嗣源可以自全莊宗雖將何以自全)(平石敬瑭惡察察言故云爾)突騎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康義誠胡人讀者觀此言可見也爲義誠由此爲明宗所親任張本)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齊州防禦使李紹虔(即王晏球)泰寧節度使李紹欽(即段凝)貝州刺史李紹英(即房知溫)屯瓦橋(以備契丹)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理所蓋唐書地理志清苑縣屬莫州宋保州治清苑蓋又改泰州爲保州也)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溫審通金全之姪也(安金全有却梁兵全晉陽之功)嗣源家在真定(嗣源鎮真定入朝于洛其家留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爲嗣源以王建立鎮真定張本將即亮翻)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盂縣趣鎮州(李從珂請戍橫水見上卷同光三年盂春秋晉之盂邑漢爲縣中廢隋開皇十六年置原仇縣大業初改曰盂唐屬太原府九域志盂縣東北至鎮州一百里)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殿丁練翻)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河北皆望風從嗣源矣從子才用翻)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恐李嗣源自懷孟向洛也)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

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事已至此帝及魏王始知財物之不可守軍士負物
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殍被表翻甲戌
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鷂店勞之薛史作耀店紹榮
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
汴李紹榮所言指趙在禮所遣兵也殊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矣勞力到翻翟萇伯翻願陛下幸關東
招撫之帝從之關東謂汜水關以東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
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
東征恐其爲變不若除之少詩沼翻帝乃遣中使向延嗣
向式亮翻齎敕往誅之敕曰王衍一行並從殺戮已印畫
印者用中書印畫者畫可敕又用御寶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殿柱揩去行
字改爲家字揩口皆翻摩也去羌呂翻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
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
徐氏且死呼曰呼火故翻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降戶江翻
信義俱弃吾知汝行亦受禍矣乙亥帝發洛陽丁
丑次汜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將即亮翻李
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
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
帝前以明赤誠赤誠猶言赤心誠者心之實言赤誠者謂赤心之實帝聞嗣源在黎
陽強遣繼璟渡河召之強其兩翻下強出同此時召嗣源嗣源必不敢前道遇李
紹榮紹榮殺之李繼璟以死事君以明父之心適得其死矣吳越王鏐有疾
如衣錦軍命鎮海鎮東節度使留後傳瓘監國衣於既翻
監古銜翻吳徐溫遣使來問疾左右勸鏐勿見鏐曰溫陰
狡此名問疾實使之覘我也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強出見之溫果
聚兵欲襲吳越聞鏐疾瘳而止史言錢鏐徐溫之智力足以扼制而不足以相勝鏐
尋還錢塘按九域志自臨安東至錢塘一百二十里吳以左僕射同平章事
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兼門下侍郎同平章

事庚辰帝發汜水發汜水而東也辛巳李嗣源至白皋遇
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此蓋青兗上供泝河而上者也安重誨從
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從才用翻玘墟里翻由是軍中
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
與嗣源會於胙城舊唐書地理志胙城漢南燕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
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遣使北輸密款於
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
汴州先是悉薦翻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
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
瑭使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趣讀曰促九域志胙城縣南至大梁一百二十里
是日帝至滎澤東九域志滎澤縣西北距汜水四十五里命龍驤指揮使姚
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龍驤軍梁之舊兵本皆汴人
吾入汝境不欲使宅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
之彥溫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
上爲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復
扶又翻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悖蒲妹翻即奪其兵指
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
奔大梁帝至萬勝鎮萬勝鎮在中牟縣東距大梁不過數十里耳聞嗣源已據
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沮在呂翻喪息浪翻登高歎曰吾不濟
矣即命旋師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從才用翻下從官同
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
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劉昫曰罌子谷在城皐又云在汜水縣西汜水縣古
之成皐縣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
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適報猶言近方得報也到京當盡
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
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

案山客讀內庫使亦莊宗所置內諸司使之一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吝財事見上。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衛士言致禍之源出於宦官，不特指張容哥一人，容哥遽先赴河而死者，蓋以身為內庫使，內庫積而不發，出納之吝，諸軍以為罪，禍必先及，故遽引決耳。甲申，帝至石橋西，石橋在洛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難，乃旦翻。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號，戶刀翻。是日晚，入洛城。李源嗣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嗣源在河北時，奏章為元行欽所遏，可言也；度河據大梁，莊宗晉至萬勝鎮，君臣相望數十里間耳，既無一奏驛情，又無一騎迎候，莊宗既還，但以兵躡之而西，此意何在哉？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李紹虔、李紹英皆自瓦橋引兵躡嗣源之後而來會于大梁。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四 起柔兆閹茂四月，盡疆圉大淵獻六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上之下

天成元年夏四月丁亥朔，嚴辦將發，凡天子將出，侍中奏中嚴外辦。此時未必能爾，蓋承舊來嚴辦之言而言之耳。騎兵陳於宣仁門外，唐昭宗天祐二年，勑改東都延喜門為宣仁門。又唐六典，東都東城在皇城之東，東曰宣仁門，南曰承福門。陳，讀曰陣。下同。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存乂養郭從謙為假子，及其被誅，事並見上卷本年二月。時諸王不出閤者皆在禁中，故存乂死而從謙不知。從，才用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帥，讀曰率。下同。自營中露刃大呼，呼，火故翻。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唐昭宗之遷洛也，改延喜門為宣政門，重明門為興教門，五鳳門蓋宮城南門也。唐六典曰：洛陽皇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衞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憩，去例翻，息也。邙，莫郎翻。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李紹榮以已遁矣。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衞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李彥卿，即符彥卿，存審之子也。散，悉亶翻。校，戶教翻。中，竹仲翻。斌，音彬。鷹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鷹坊，唐時五坊之一也。姓譜：善姓也，堯師善卷。門樓，興教門樓。廡，罔甫翻。抽矢，渴懣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懣，音悶，又莫景翻。酪，歷各翻，乳漿也。凡中矢刃傷血悶者，得水尚可活，飲酪是速死也。須臾，帝殂。年四十二。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覆，敷又翻。自此以上至是年正月書帝者，皆指言莊宗。莊宗好優，而終於郭門高；好樂，而焚以樂器。故歐陽公引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之言以論其事，示戒深矣。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李彥卿後復姓符。何福進、王全斌皆以功名自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洛陽之南，入伊川皆大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甖子谷，考異曰：莊宗實錄云：今上至鄭州聞變。今從明宗實錄。余按：甖子谷在鄭州境。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乙丑，嗣源入洛陽，止于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前直指揮使，領上前直衞之兵。劉昫曰：平遙，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唐屬汾州。宋白曰：後魏以太武帝名燾，改平陶為平遙。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其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徼，吉弔翻。言善巡徼宮闕及皇城內外坊市，以待魏王繼岌。繼岌，莊宗嫡長子也，西征而還，未至，示若待其至而嗣位然。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韓淑妃、伊德妃先在晉陽宮，蓋莊宗都洛之後迎至洛宮。及其遭變，不從劉后出奔，時在宮中也。按淑妃韓氏本莊宗元妃，衞國夫人也；德妃伊氏次妃，燕國夫人也。劉后之次在三，越次而正位中宮，雖莊宗之過，亦郭崇韜希指迎合之罪也。五代會要曰：同光二年十二月，冊德妃、淑妃，以宰臣豆盧革、韋說為冊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受冊。是日，內文武百官立班稱賀。通鑑書二年二月冊劉后，蓋冊后之後，至十二月冊二妃也。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歸藩，言欲歸真定。為，于偽翻。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宅心，諸君遽爾見推，殊非相悉。悉，息七翻，諳也，究也，詳也。

盡也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奔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散。庚寅。至平陸。從才用翻唐書地理志曰括地志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因更河北縣爲平陸縣九域志縣在陝州北五里隔大河止餘數騎。爲人所執。折足送洛陽。折而設翻存霸亦帥衆千人。弃鎮奔晉陽。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復扶又翻謀保據鳳翔。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莊宗已殂故不書帝而以廟號書之也李紹琛反於蜀被擒見上卷本年三月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監工衡翻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爲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閒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之事。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張昭遠儒者也故勉成張憲之志節其後昭遠避漢高祖名止名昭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考異曰唐愍帝實錄符彥超傳云皇弟存沼薛史歐陽史彥超傳作存霸莊宗列傳薛史張憲傳但云李存沼按莊宗弟無名存沼者存霸自河中衣僧服而往非今日傳莊宗之命者也或者武皇之姪莊宗之弟別無所據不敢決定故但云近屬按莊宗謚光聖神閔皇帝唐愍帝實錄卽莊宗實錄也愍閔字通自洛陽奔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爲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奔忻州。九域志太原府東北至忻州一百里此以宋氏徙府後言也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考異曰監國本太子之事非官非爵然五代唐明宗漢高王周太祖皆書監國漢太后令曰中外事取監國處分又詔曰監國可卽皇帝位是時直以監國爲稱號也今從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按是時莊宗之殯在西宮興聖宮蓋在西宮之東按薛史莊宗卽位於魏州以子繼岌充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及平定河南充東京留守興聖宮使則東京北都皆有興聖宮宋白所記見前見。示卽眞之漸見賢遍翻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使選其美少者數百。獻於監國。少詩照翻監國曰。奚用此爲。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諳烏含翻此輩安知。乃悉用老舊之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爲樞密使。安重誨本成德軍中門使監國所親任者也鎭州別駕張延朗爲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爲租庸吏。按歐史張延朗仕梁以租庸吏爲鄆州糧料使明宗克鄆州得之復以爲糧料使後徙鎭宣武成德以爲元從孔目官蓋由此遷爲鎭州別駕也性纖巧。善事權貴。以女妻重誨之子。妻七細翻故重誨引之。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閒。或密告安重誨。重誨與李紹眞謀曰。今殿下既監國典喪。諸王宜早爲之所。以壹人心。殿下性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奔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二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屬嵐州爲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從才用翻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爲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存霸第六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薛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潼。繼蟾。繼嶢。嶢倪么翻遭亂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于晉陽。沙陀自唐末彊盛蓋至是此亦赤心之支庶或有存者晉王父子相傳其血嗣盡矣且明宗晉王義兒也得國之後坐視義父之遺育爲魚爲肉何忍也它日詐可望麥飯灑陵乎徐溫高季興聞莊宗遇弒。益重嚴可求梁震。

嚴可求料唐有內變見二百七十一卷莊宗同光元年梁震料莊宗必亡見二百七十四卷三年梁震薦前陵州判官貴平孫光憲於季興使掌書記貴平縣漢廣都縣之東南界後魏置和仁郡仍置平井貴平可曇三縣唐廢平井可曇以貴平縣治和仁城開元十四年移治祿川屬陵州宋省貴平入廣都縣季興大治戰艦欲攻楚治直之翻艦戶黯翻光憲諫曰荆南亂離之後賴公休息士民始有生意若又與楚國交惡它國乘吾之弊良可憂也季興乃止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陝州械送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謂紹榮殺從審也見上卷本年三月紹榮瞋目直視曰瞋昌真翻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元行欽雖死監國豈不有愧於其言復其姓名曰元行欽李紹榮賜姓名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　監國恐征蜀軍還爲變還從宣反又如字以石敬瑭爲陝州留後己亥以李從珂爲河中留後陝州以備其徑至洛陽河中以備其北歸晉陽陝失冉翻　樞密使張居翰乞歸田里許之李紹眞屢薦孔循之才庚子以循爲樞密副使李紹宏請復姓馬李紹宏賜姓名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姦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凡謙所立苛斂之法斂力贍翻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勾司租庸使唐末及梁置內勾司莊宗同光二年置依舊爲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又置鹽鐵轉運使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乾符已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始置租庸使用兵無常隨時調斂兵罷則止梁興置租庸使領天下錢穀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莊宗滅梁因而不改明宗入立誅租庸使孔謙而廢其使職以大臣一人判戶部度支鹽鐵號曰判三司至長興元年張延朗因請置三司使事下中書中書用唐故事拜延朗特進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詔以延朗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下三司置使則自梁始宋白曰同光二年左諫議大夫竇專奏請廢租庸使名目歸三司略曰伏見天下諸色錢穀比屬戶部設度支金部倉部各有郎中員外辨地賦山海鹽鐵分擘支計徵輸後爲租賦繁多添置三司使額同資國力共致豐財安史作亂民戶流亡征租不時經費多闕惟江淮嶺表郡縣完全置三司貨財發一使徵賦在處勘覆名曰租庸收復京城尋廢其職務廣明中黃巢叛逆僖宗播遷依前又以江淮徵賦置租庸使及至還京旋亦停廢僞梁將四鎮節制徵輸置宮使名目後廢宮使改置租庸　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至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難乃旦翻籛則前翻斷音短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腹心呂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床命僕夫李環縊殺之繼岌以李從襲呂知柔而殺郭崇韜而殺繼岌者豈它人哉李環即撾殺崇韜者也考異曰莊宗實錄征蜀初爲都監從襲勸繼岌殺郭崇韜者李從襲也明宗實錄云宦者都監李從襲勸繼岌東還及令自殺又云任圜監軍李廷襲欲存康延孝及至華州爲李沖所殺者復云李從襲蓋從襲誤爲繼襲廷襲今從莊宗實錄任圜代將其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史言西軍歸心於新主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爲華州都監應接西師先昔薦反華戶化反西師卽謂魏王繼岌之師沖擅逼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幷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李從襲死有餘罪監國未卽肆諸市朝而李沖殺之則爲失刑耳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眞紹眞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下戶嫁翻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眞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爲公報仇邪難乃旦翻爲于僞反按歐史霍彥威素與溫段有隙紹眞由是稍沮沮在呂翻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爲溫韜段凝溫韜段凝賜姓名並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並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爲樞密使　有司議卽位禮李紹眞孔循以爲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爲唐復讎賜姓於唐謂獻祖以平龐勳之功始賜姓李也爲唐復讎謂莊宗滅梁也爲于僞翻繼昭宗後故稱唐言以同光元年繼天祐二十年也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霍彥威孔循皆嘗事梁者也當時在監國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觀其所對辭意於正閏之位致其辯其庸雖儒生不能易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

以吾宗屬，視吾猶子。莊宗即位，尊其祖國昌爲獻祖，監國亦沙陀種，故云宗屬。又事武皇垂三十年，莊宗追尊父晉王克用爲太祖武皇帝。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令執政更議。更，工衡反。吏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忘三世舊君，以監國歷事獻祖、太祖、莊宗三世也。吾曹爲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鄭氏注曰：尸，陳也，言形體在。柩之言究也。白虎通云：久也。柩，音舊。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位，斬衰下不緝，子爲父服之衰。倉回翻。自己丑入洛至此二十日矣，是未敢即位者，魏王繼岌猶在故也。繼岌既死，乃決爲之。百官縞素；既而御衮冕受冊，徐無黨曰：既用嗣君之禮矣，遽釋衰而服冕，可以見其情詐。百官吉服稱賀。戊申，勑中外之臣毋得獻鷹犬奇玩之類。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以張憲前朝大臣，加之罪而殺之耳。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征蜀之初，出師六萬，除留戍于蜀，及康延孝叛死亡之外，還洛者二萬六千人耳。明宗慰撫之，各令還營。以通鑑書法言之，明宗二字當書帝字，此因前史成文，偶遺而不之改耳。

甲寅，大赦，改元。始改元天成。量留後宮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量，音良。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舊制，夏秋二稅，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貢奉，元正、冬至、端午并降誕節，爲四節。案五代會要，唐咸通八年九月九日，帝始生於代北金鳳城，以其日爲應聖節。毋得斂百姓；斂，力贍翻。刺史以下不得貢奉。選人先遭塗毀文書者，塗毀，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令三銓止除詐僞，餘復舊規。唐六典：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或云：吏部東西銓并流外銓爲三銓。宋白曰：太和四年七月，吏部奏：當司西銓侍郎廳，舊以尚書之次爲中銓，次爲東銓，乾元中，侍郎崔寓奏改中銓爲西銓，以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罔置。議者非之，請自今久次侍郎居西銓，新除侍郎居東銓，勑旨依。又曰：兵部尚書爲中銓，并東銓、西銓爲三銓。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珏，古岳翻。工部尚書任圜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僥，堅堯翻。期，讀曰朞。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史言任圜輔相有績。粗，坐五翻。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爲安重誨譖殺任圜張本。武寧節度使李紹真、忠武節度使李紹瓊、貝州刺史李紹英、齊州防禦使李紹虔、河陽節度使李紹奇、洛州刺史李紹能各請復舊姓名爲霍彥威、萇從簡、房知溫、王晏球、夏魯奇、米君立，許之。李紹真、紹虔以梁將歸降賜姓名，李紹瓊、紹英、紹奇、紹能以事莊宗有戰功賜姓名，通鑑不盡載其賜姓名之由，略之也。從簡，陳州人也。晏球本王氏子，畜於杜氏，畜，吁玉翻。故請復姓王。丁巳，初令百官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時正衙常朝御文明殿，朔望御之內殿，中興殿也。朝，直遙翻。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爲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帝以前相州刺史安金全有功於晉陽，事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二年。相，息亮翻。壬戌，以金全爲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丙寅，趙在禮請帝幸鄴都。戊辰，以在禮爲義成節度使；辭以軍情未聽，不赴鎮。趙在禮實爲亂兵所劫制，不容其赴滑州。李彥超入朝，帝曰：「河東無虞，爾之力也。」河東軍府在晉陽，李存沼死，張憲出走，鎮定軍府皆李彥超之力也。庚午，以爲建雄留後。使之鎮晉州而未授節旄，且爲留後。甲戌，加王延翰同平章事。王延翰承其先業，據有閩地。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倣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侍講、侍讀，盛唐之制也。直崇政院，梁制也。直樞密院，莊宗制也。宋白曰：同光二年，崇政院依舊爲樞密院，以宰臣兼使，置直院一人。選文學之臣，

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春明退朝錄：端明殿，西京正衙殿，蓋改文明曰端明。五代會要：唐同光二年正月，改解卸殿爲端明殿。按端明殿是燕閑接御儒臣之地，必非正衙殿，當以五代會要爲據。蓋端明殿學士始此。宋白曰：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中興殿門，中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今日上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已下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卽奏聞，昫雖中謝於端明殿，而自端明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二人以讒死，見上卷本年正月。)兩家貲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襄陽控蜀扼荊，故曰要地。)不可乏帥，(帥，所類翻，下同。)無宜兼領，固辭，許之。詔發汴州控鶴指揮使張諫等三千人戍瓦橋。六月丁酉，出城，復還作亂，(控鶴，梁之侍衛親軍，積驕而憚遠戍，故作亂。蓋當時天下皆驕兵也。復，扶又翻。)焚掠坊市，殺權知州推官高逖，逼馬步都指揮使曹州刺史李彥饒爲帥。彥饒曰：汝欲吾爲帥，當用吾命，禁止焚掠。衆從之。己亥旦，彥饒伏甲於室，諸將入賀，彥饒曰：前日唱亂者數人而已。遂執張諫等四人，斬之。其黨張審瓊帥衆大譟於建國門，(帥，讀曰率。)彥饒勒兵擊之，盡誅其衆四百人，軍州始定。卽日以軍州事牒節度推官韋儼權知，具以狀聞。(符彥饒攝於汴而亂於滑，豈當時將士悖習習以成俗，彥饒久而與之俱化邪。)庚子，詔以樞密使孔循知汴州，收爲亂者三千家，悉誅之。彥饒，彥超之弟也。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書馬全之官，蜀官也。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平章事王鍇等(鍇，口駭翻。)爲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復，扶又翻。)辛丑，滑州都指揮使于可洪等縱火作亂，攻魏博戍兵三指揮，逐出之。乙巳，勅：朕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二名不偏諱，古也。)戊申，加西川節度使孟知祥兼侍中。李繼曮至華州，

聞洛中亂，復歸鳳翔，帝爲之誅柴重厚。(爲，于僞翻。柴重厚不納李從曮，見上卷本年二月。)高季興表求夔、忠、萬三州爲屬郡，詔許之。(莊宗之伐蜀也，詔高季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季興不能取。王衍既敗，三州歸唐，季興乃求爲巡屬，雖不許可也。爲季興不式王命興兵致討張本。考異曰：莊宗實錄云：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施爲屬郡，雲安監有權鹽之利，建升爲安州。上畢軍平蜀，詔季興自收元管屬郡，荊南軍未進，夔州連帥以州降繼岌。十國紀年荊南史：天成元年二月，王表請夔、忠、萬州及雲安監隸本道，莊宗許之，詔命未下，莊宗遇弒。六月，王表求三州，明宗許之。劉恕按莊宗實錄及薛史帝紀：同光三年十一月庚戌，荊南高季興奏收復夔、忠等州。明宗實錄及薛史章說傳云：討西蜀，季興請攻峽內，先朝許之，如能得三州，俾爲屬郡。三州既定，季興無尺寸之功。莊宗實錄：同光四年三月丙寅，高季興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明宗實錄：天成元年六月甲寅，高季興奏：去冬先朝詔命攻取峽內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忠、萬、夔三州日夕期於收復，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此說頗近實，故從之。蓋三年十月夔、忠、萬三州降於繼岌，十一月庚戌季興奏請三州爲屬郡，舊史誤云奏收復也。行年記差繆最多，不可爲據。或者夔州雖自降於繼岌，及季興表云收復三州，據爲己功，亦無足怪。今從明宗實錄。)安重誨恃恩驕橫，(橫，戶孟翻。)殿直馬延誤衝前導，(宋白曰：左右班殿直，天子侍官也。宋熙寧以前以爲西班小使臣寄祿官。分紀曰：殿直，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天福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按天成元年安重誨斬殿直馬延，潞王清泰元年殿直承旨都知趙處願等令具職員，則殿直名官已在晉天福之前，職官分紀誤矣。後周廣順間殿直楚延祚、殿直王[illegible]亦見於史。)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李琪憚安重誨權勢，不敢劾奏，但以其事聞耳。)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只此一事，安重誨已足以取死。)于可洪與魏博戍將互相奏云作亂。帝遣使按驗得實。辛酉，斬可洪於都市，其首謀滑州左崇牙全營族誅，助亂者右崇牙兩長劍建平將校百人亦族誅。(校，戶教翻。)壬申，初令百官每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時依盛唐之制，百官轉對，各奏本司公事。)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卽唐高麗之夫餘城也。時高麗王王建有國，限混同江而守之，混同江之西不能有也，故夫餘城屬勃海國。混同江，卽鴨綠水。夫，音扶。)更命曰東丹國，(更，工衡翻。)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爲突欲來奔張本。宋白曰：耶律德光本名耀屈之，慕中國文字改焉。)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苗紳，今從莊宗列傳。)契丹主聞莊宗爲亂兵所害，慟哭曰：

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爲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爲于偽翻喜許計翻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引左傳申叔之言史言契丹慕中國效中國人道書語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強取之乎指言阿保機不肯受代擊滅七部事也強如字契丹主曰理當然謂姚坤言不得不服又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好呼報翻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爲行自亡矣契丹主智識如此固宜其能立國傳世也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復扶又翻下復召乃復同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爲狀趣讀曰促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囚而復囚欲姚坤之爲狀雖使姚坤爲狀中國肯割地而與之乎此欲用抵冒度違之故智耳丙子葬光聖神閔孝皇帝于雍陵雍陵在河南新安縣考異曰實錄乙亥梓宮發引是日還幸雍陵按莊宗實錄哀冊文云丙子今從之廟號莊宗丁丑鎮州留後王建立奏涿州刺史劉殷肇不受代謀作亂已討擒之唐之方鎮涿州屬幽州節度屬郡也不屬鎮州節度而王建立得討之者明宗初得天下方鎮州郡反側者尚多王建立明宗之所親者越境討擒劉殷肇奏以爲不受代朝廷亦聽之耳己卯置彰國軍於應州新舊唐書地理志未有應州職方考始有應州故屬大同節度而不載其建置之始意晉王克用分雲州置應州也九域志化外州應州領金城渾源二縣意金城即以唐明宗所生之地金鳳城置縣也今置彰國軍節度亦以帝鄉也匈奴須知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又薛史周密傳神武川應州人朱邪執宜徙河東始保神武川之黃花堆沙陀由是而基霸業故以其地置應州地也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帝前或時禮貌不盡恭說讀曰悅百官俸錢皆折估折之舌翻估音古價也而

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傪賂選須絹翻傪七感翻又音倉含翻除近官近官近畿州縣之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屢奏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宿藏物前人所瘞藏而不及發取者此蓋言藏之於井制貶革辰州刺史說漵州刺史漵音敘庚辰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計翻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卒子恤翻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爲述律后囚於阿保機墓張本癸未再貶豆盧革費州司戶韋說夷州司戶甲申革流陵州說流合州自唐末以來流竄者率賜死革說其得至流所乎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八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少詩照翻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初郭崇韜以蜀騎兵分左右驍衛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庚寅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戍管內州縣就食因分戍而使就食於所戍州縣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王公儼既殺楊希望事見上卷本年二月欲邀節鉞揚言符習爲治嚴急軍府衆情不願其還治直吏翻習還至齊州公儼拒之習不敢前齊州東至青州三百四十餘里中間隔淄州符習聞王公儼阻兵遂不敢前欲使之撫難

矣。公儼又令將士上表請己爲帥，（帥，所類翻。）詔除登州刺史。公儼不時之官，託云軍情所留。帝乃徙天平節度使霍彥威爲平盧節度使，聚兵淄州，以圖攻取。（九域志：淄州東北至青州一百二十里。）公儼懼，乙未，始之官。丁酉，彥威至青州，追擒之，幷其族黨悉斬之。支使北海韓叔嗣預焉，其子熙載將奔吳，密告其友汝陰進士李穀，穀送至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鎭，在淮津之西，淮之東津曰東正陽，則吳境也。）痛飲而別。熙載謂穀曰：吳若用吾爲相，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中原若用吾爲相，取吳如囊中物耳。（其後周世宗以李穀爲相，用其謀以取淮南，而韓熙載亦相南唐，終不能有所爲也。相，息亮翻。）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夔峽。癸酉，盧龍節度使李紹斌請復姓趙，（歐史曰：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文、守光爲軍使。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李紹斌。）從之，仍賜名德鈞。德鈞養子延壽尚帝女興平公主，故德鈞尤蒙寵任。延壽本蓨令劉邟之子也。（蓨，音條。邟，若浪翻。）加楚王殷守尚書令。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中，讀曰仲。）至西樓，（西樓，契丹上都也。先是，契丹主使德光留守。）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讙，許元翻。慍，於問翻。朱子曰：慍，不是大段怒，但心裏略有不平意，便是慍。邏，音郎佐翻。）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爲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爲天皇王后。（復，扶又翻。）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稱，尺證翻。）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復，扶又翻。）以韓延徽爲政事令，（歐史：契丹以韓延徽爲相，號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阿保機囚姚坤事見上。）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沒姑餒，今從莊宗實錄及會要。）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以子行待之也。）冬十月甲申朔，初賜文武官春冬衣。（五代會要：同光三年，租庸院奏新定四京及諸道副使判官以下俸料有春衣絹、冬衣絹，此蓋賜在京文武官以已成之衣。）昭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延翰（昭武，當作威武。）驕淫殘暴，己丑，自稱大閩國王，立宮殿，置百官，威儀文物皆倣天子之制，羣下稱之曰殿下。赦境內，追尊其父審知曰昭武王。（爲王延翰不終張本。）靜難節度使毛璋驕僭不法，訓卒繕兵，有跋扈之志。（若毛璋者，其跋扈亦何能爲，不過欲據邠州耳。）詔以潁州團練使李承約爲節度副使以察之。壬辰，徙璋爲昭義節度使。（莊宗改潞州昭義軍爲安義軍，尋復舊。）璋欲不奉詔，承約與觀察判官長安邊蔚從容說諭，（蔚，音鬱。從，千容翻。說，式芮翻；下說之同。）久之，乃肯受代。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盧文進入契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乾化三年。）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爲，于僞翻。間，古莧翻。）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莊宗怨盧文進殺其弟而奔契丹，又引契丹而擾邊。今莊宗殂而明宗立，則無復嫌怨矣。）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爲後盧文進又奔淮南張本。帥，讀曰率。）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犒，苦到翻。繒，慈陵翻。）晝夜督責，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同光之末，任圜從軍伐蜀，故知其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爲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帝即位，加孟知祥侍中，故使趙季良奉官告國信入蜀，因制置轉運。）甲辰，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他人所聚，輸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鎭兵十萬，決不可得。（觀孟知祥此語，專制蜀土之心已呈露矣。）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

運職事矣復扶又翻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孟知祥之妻莊宗之從姊妹也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州防禦使李嚴職官分紀曰梁有客省使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及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李嚴領泗州防禦耳泗州時屬吳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文思使掌文思院宋以為西班使臣以處武臣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啓滅蜀之謀事見二百七十三卷莊宗同光二年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為李嚴為孟知祥所殺張本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輸朱膠綾軸錢宋白曰故事如封建諸王內命婦及宰相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諸道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自後即中書帖官告院素綾紙褾軸下所司書寫印署畢進入宣賜其文武兩班并諸道官員及奏薦將校敕下後並合是本道進奏院或本官自於所司送納朱膠綾紙價錢各請出給陸游曰江鄰幾嘉祐雜志言唐告身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絹者貞元後始用綾余在成都見周世宗除劉仁贍侍中告乃用紙在金彥亨尚書之子處喪亂以來喪息浪翻貧者但受敕牒多不取告身受敕牒以照驗供職苟得一時之祿利告身無其錢則不及取矣十一月甲戌吏部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辭此中書所行辭也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敕文班丞郎給諫丞郎謂尚書左右丞及二十四曹郎給諫謂給事中諫議大夫武班大將軍以上宜賜告身其後執政議以為朱膠綾軸厥費無多朝廷受以官祿何惜小費受當作授歐史曰故事吏部官告身皆輸朱膠綾軸錢然後給其品高則賜之貧者不能輸錢往往但得敕牒而無告身五代之亂因以為常卑者無復給告身中書但錄其制辭而編為敕甲劉岳建言以謂制辭或任其才能或褒其功行或申之以訓誡而受官者既不給告身皆不知受命之所以然非王言所告詔之意請一切賜之由是百官皆賜告身自岳始也乃奏凡除官者更不輸錢皆賜告身當是時所除正員官之外其餘試銜帖號止以寵激軍中將校而已試銜謂試某官某階皆以入銜也帖號謂帖以諸衛將軍郎將之號及長興以後所除浸多乃至軍中卒伍使州鎮戍胥吏皆得銀青階及憲官使疎吏翻使謂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司御史臺官謂之憲官此亦言試銜官也歲賜告身以萬數矣史因賜告身又言當時除授之濫閩王延翰

蔑棄兄弟襲位纔踰月出其弟延鈞為泉州刺史延翰多取民女以充後庭采擇不已延鈞上書極諫延翰怒由是有隙父審知養子延稟為建州刺史延稟本周氏子王審知養以為子延翰與書使之采擇延稟復書不遜亦有隙十二月延稟延鈞合兵襲福州延稟順流先至自建溪順流東下福州水路縈紆幾數百里而水勢湍疾輕舟朝發夕至九域志建州東南至福州五百二十里蓋言陸路也福州指揮使陳陶帥眾拒之兵敗陶自殺是夜延稟帥壯士百餘人趣西門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梯城而入執守門者發庫取兵仗及寢門延翰驚匿別室辛卯旦延稟執之暴其罪惡且稱延翰與妻崔氏共弒先王謂以弒君父之罪告諭吏民斬於紫宸門外唐都長安內中有紫宸殿紫宸門閩人僭倣其名耳是日延鈞至城南延稟開門納之推延鈞為威武留後王延鈞審知次子也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趙季良等運蜀金帛十億至洛陽詩萬億及秭釋云萬億曰兆孔穎達曰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數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數至萬億為兆故詩頌毛氏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魏風刺在位貪殘胡取禾三百億兮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今趙季良運金帛十億若以小億計之則百萬耳安能濟朝廷之匱乏哉若以大億計之則十萬萬也未知孰是時朝廷方匱乏賴此以濟是歲吳越王鏐以中國喪亂朝命不通改元寶正其後復通中國乃諱而不稱喪息浪翻朝直遙翻復扶又翻考異曰閻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斷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偽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寶石山偽詔刻之於石雖經鑿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余公綽閩王事迹云同光元年梁冊錢鏐為尚父來年改寶正元年永隆三年吳越世宗文穆王薨林仁志王氏啓運圖云同光元年梁封浙東尚父為吳越國王尋自改元寶正長興三年吳越武肅王薨子世皇嗣永隆二年吳越世皇薨子成宗嗣公綽仁志所記年歲差繆然可見錢氏改元及廟號故兼載

爲王今兩浙民間猶謂錢鏐爲錢太祖今參取諸書爲據

二年春正月癸丑朔帝更名亶更工行翻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惡烏路翻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猶言何必如此也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綿劍二州名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孟知祥自言嘗受莊宗密詔也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李敬周爲遂州留後代李紹文趣之上道趣讀曰促上時兩翻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孟知祥救李嚴之死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均王乾化二年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爲意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孔循少給事梁太祖帳中唐末歷宣徽樞密院故安重誨意其諳練及知人少詩照翻諳烏含翻行下孟翻豆盧革韋說既得罪見上年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孔循少長河南故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惡烏路翻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悉詳也爲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少詩沼翻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馮書記謂馮道也道事晉王克用爲河東掌書記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孔循之衆辱任圜亦甚矣而圜不以爲慈者憚安重誨也史言五季待宰相之輕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弃蘇合之丸後漢書西域傳曰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取蛣蜣之轉也蛣蜣蛣蜋也陶隱居曰莊子云蛣蜣之智在於轉丸其喜入人糞中取屎丸而却推之俗名爲推丸陸佃埤雅曰蜣蜋黑甲翅在甲下五六月之間經營穢場之下車走糞丸一前挽之一後推之若僕人轉車蛣去吉翻蜣丘良翻循與重誨共事安重誨爲樞密使孔循爲副使日短琪而譽協譽音余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崔邠鄲之兄也戊辰王延稟還建州王延鈞送之將別謂延鈞曰善守先人基業勿煩老兄再下延鈞遜謝甚恭而色變爲王延稟再下攻延鈞而敗死張本庚午初令天下長吏每旬親引慮繫囚引慮繫囚即漢書所謂錄囚徒也自唐以來率曰慮囚考之先儒音義慮亦讀爲錄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謂莊宗亡國以伐蜀蜀亡而謀臣死根本虛而莊宗亦亡今公復來復扶又翻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罷諸道監軍見本卷上年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怖普故翻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李嚴卒如其母之言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爲之副然則故人也爲我瘞之爲于僞翻瘞於計翻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言李嚴矯敕云代知祥使知祥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八作使掌八作司之八作工匠至鹿頭關聞嚴死奔還朱弘昭在東川朱弘昭爲東川副使與李嚴同時受命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僞辭然後行由是得免兩川跋扈之迹著矣安重誨制之之術窮矣及平分鎮增兵則兩川反矣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榮聞之不悅既尹京邑又握兵柄地親權重從榮惡其偪也故不悅爲從榮忌從厚張本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吳馬軍都指揮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再用恃功不服侍中

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劾，戶概翻，又戶得翻。）吳王優詔不問。知誥固請奪一月俸。由是中外肅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法行於上，故中外肅然。）契丹改元天顯，葬其主阿保機於木葉山。（契丹主以其所居爲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按木葉山，契丹置錦州。匈奴須知：錦州東北至東京四百里，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則錦州與木葉山又是兩處。通鑑後書晉之齊王北遷至錦州，契丹令拜阿保機墓，則又似木葉山在錦州。歐史諸書言契丹於南木葉山起南樓，是在上京之南也。須知謂木葉山西南至上京三百里，是在上京東北也。無亦契丹中有南木葉山，又有北木葉山邪。）述律太后左右有桀黠者，（黠，下八翻。）后輒謂曰：「爲我達語於先帝。」（爲，于僞翻。）至墓所則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后曰：「汝事先帝嘗親近，何爲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則繼之。」后曰：「吾非不欲從先帝於地下也，顧嗣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斷，音短。腕，烏貫翻。）令置墓中。思溫亦得免。

帝以冀州刺史烏震三將兵運糧入幽州。（時契丹常以勁騎徜徉幽州西郊之外，抄掠糧運，故以三將兵運糧，善達者爲勞績。）二月戊子，以震爲河北道副招討，領寧國節度使，（寧國軍，宣州，屬吳。）屯盧臺軍。（句斷盧臺軍臨御河之岸，周建乾寧軍，東至滄州一百里，西至瀛州百七十里。）代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房知溫歸兖州。（房知溫本鎮兖州。）庚寅，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石敬瑭時鎮陝州。）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討其弒君之罪也。）

高季興既得三州，（去年以三州與高季興。）請朝廷不除刺史，自以子弟爲之，不許。及夔州刺史潘炕罷官，（潘炕，蜀王氏之舊臣。炕，苦浪翻。）季興輒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朝廷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爲刺史，（五代會要：應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捧聖即奉聖也。應順乃閔帝元年，而此時已有奉聖軍。）不受。又遣兵襲涪州，不克。（九域志：涪州東至忠州三百五十里。高季興既得夔、忠、萬三州，又襲涪州，而不克。涪，音浮。）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珙等於峽口，（此峽口謂西陵峽口。珙，居勇翻。）盡掠取之。（此去年事，盡同光、天成間也。掠，奪也。）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此優辭也，若春秋楚人荅齊桓公問昭王南征不復之辭。）帝怒，壬寅，制削奪季興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爲南面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爲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討之；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考異曰：按梓、夔皆在荊南之西南，而云東南面者，蓋據夔、梓所向言之耳。）將蜀兵下峽，（此峽謂自瞿唐峽直至西陵峽口，所謂三峽也。）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湖南軍，楚王馬殷之軍。）

三月甲寅，以李敬周爲武信留後。（從孟知祥之請也。）丙辰，初置監牧，蕃息國馬。（蕃，扶元翻。唐置監牧以蕃馬，喪亂以來馬政廢矣，今復置監牧以蕃息之。然此時監牧必置於幷代之間，若河隴諸州不能復盛唐之舊。是後帝問樞密使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帝曰：吾居兵間四十年，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馬多矣，不能一天下，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足以養步卒五人。帝曰：肥戰馬以瘠吾人，其愧多矣。今因置監牧事，幷錄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以魏州牙兵克梁事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元年，終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爲其下所制。（事見上年。）在禮欲自謀脫禍，陰遣腹心詣闕求移鎮。帝乃爲之除皇甫暉陳州刺史，趙進貝州刺史，（爲，于僞翻。皇甫暉、趙進，制趙在禮不得左右者也。）徙在禮爲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宣徽北院使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晊，之日翻。）戍盧臺軍以備契丹，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繫，音計。幟，昌志翻。別，彼列翻。俛，音免。）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不次擢烏震爲副招討使，訛言益甚。房知溫怨震驟來代己，（房知溫自莊宗時戍邊，以寧兵從帝建節，烏震自刺史領節，又代知溫爲

（副招討，故怨其驟。）震至，未交印。壬申，震召知温及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博於東寨，（時盧臺戍軍夾河東西爲兩寨。）知温誘龍晊所部兵殺震於席上，其衆譟於營外。（譟者烏震親兵也。歐史以爲譟者亂兵，誘音酉。）安審通脫身走，奪舟濟河，將騎兵按甲不動。知温恐事不濟，亦上馬出門，甲士攬其轡曰：「公當爲士卒主，去欲何之？」知温紿之曰：「騎兵皆在河西，不收取之，獨有步兵，何能集事！」遂躍馬登舟濟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行，騎兵徐踵其後，部伍甚整。亂者相顧失色，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詰，去吉翻。）亂兵殆盡，餘衆復趣故寨，審通已焚之，亂兵進退失據，遂潰，其匿於叢薄溝塍，（塍，石陵翻。）得免者什無一二。范延光還至淇門，聞盧臺亂，發滑州兵復如鄴都，以備奔逸。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安諭孟知祥及吏民，（以孟知祥殺李嚴，懼其不自安也。知祥自此浸驕。）甲戌，至成都。劉訓兵至荆南，楚王殷遣都指揮使許德勳等將水軍屯岳州。（以應劉訓也。）高季興堅壁不戰，求救於吴，吴人遣水軍援之。夏四月庚寅，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處，昌呂翻。自帝即位已來，汴州張諫之亂，滑州于可洪之亂，以至盧臺之亂，凡亂兵皆夷其家，然而流言不息，盻盻然疾視其上者相環也，此無它，以亂止亂故爾。）敕至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於石灰窰，悉斬之，永濟渠爲之變赤。（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爲，于僞翻。）朝廷雖知房知温首亂，欲安反仄，癸巳，加知温兼侍中。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孟仁贊，後改名昶。）及鳳翔，（行及鳳翔也。）李從曮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季良爲副使，朝廷不得已，丁酉，以季良爲西川節度副使。（趙季良由此遂爲孟知祥佐命之臣。）李昊歸蜀，（李昊隨王衍東遷，至是歸蜀。）知祥以爲觀察推官。江陵卑濕，復值久雨，（復，扶又翻。）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劉訓亦寢疾。癸卯，帝遣樞密使孔循往視之，且審攻戰之宜。五月癸丑，以威武留後王延鈞爲本道節度使、琅邪王。孔循至江陵，攻之不克，遣人入城說高季興，（說，式芮翻。）季興不遜。丙寅，遣使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竟不能得。（湖南、荆南輔車相依，雖厚賜楚人，以督其饋運，終不奉詔。）庚午，詔劉訓等引兵還。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帝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光憲而奪之，且請舉鎮自附於吴。徐温曰：「爲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去，羌呂翻。）高氏事唐久矣，（自唐滅梁，高氏即事之。）洛陽去江陵不遠，（舊唐書地理志：洛陽至江陵一千三百一十五里。）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易，以豉翻。）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自附於唐。（史言徐温能自保其國，不務遠略。）任圜性剛直，且恃與帝有舊，（任圜與帝同事莊宗，且全征蜀之兵以歸帝。）勇於敢爲，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唐舊制，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安重誨請從內出，（請從內出，則樞密院得專其事。）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爲誰？」（常語近方爲適。）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此蓋唐時宮人老於事者。）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唐明宗起於行伍而爲天子，常疑宰相輕己，且盧革、韋說之死猶曰自取，然以此而斥任圜，卒亦寘之死地，大誤矣。）卒從重誨議，（卒，子恤翻。）圜因求罷三司。（爲安重誨譖殺任圜張本。）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五代置樞密院都承旨、副承旨，以諸衞將軍充。權判者，權判三司事也。）鵠

魏州人也。六月庚辰，太子詹事温輦請立太子。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己丑，以宣徽北院使張延朗判三司。壬辰，貶劉訓爲檀州刺史。以征荊南無功也。檀州密雲郡，因白檀古縣名以名州。丙申，封楚王殷爲楚國王。西方鄴敗荊南水軍於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敗，補邁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五（起彊圉大淵獻七月，盡屠維赤奮若，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上

天成二年秋七月，以歸德節度使王晏球為北面副招討使。（烏震既死，以王晏球代之。按薛史，是年七月甲辰詔曰：本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傳代已深，相沿未改。其西川、東川，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尋諸鎮皆正授節度使。）丙寅，升夔州為寧江軍，以西方鄴為節度使。（賞破高季興，復夔、忠、萬之功也。蜀以夔州為鎮江軍，今改為寧江軍。）

癸巳，以與高季興夔、忠、萬三州為豆盧革、韋說之罪，（元年，以三州與季興，革、說猶為相，因以此罪之。）皆賜死。流段凝於遼州，溫韜於德州，劉訓於濮州。（自唐末以來，流貶者皆不至其地。遼、德、濮皆唐境也，此三人皆使至流所。）任圜請致仕，居磁州，（磁，牆之翻。）許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冊禮使至長沙，楚王殷始建國，（封楚王殷為國王，見上卷是年六月。）立宮殿，置百官，皆如天子，或微更其名，（示不敢擬天朝也。更，工衡翻。）翰林學士曰文苑學士，知制誥曰知辭制，樞密院曰左右機要司，羣下稱之曰殿下，令曰教，以姚彥章為左丞相，許德勳為右丞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跋恆為僕射，張彥瑤、張迎判機要司。（馬殷所恃以為國者，高郁也。建國置官，郁不與焉，何也？豈殷諸子已有忌郁之心歟？）然管內官屬皆稱攝，惟朗、桂節度使先除後請命。（朗，武平軍；桂，靜江軍；時皆屬楚。）恆本姓元，避殷父諱改焉。九月，帝謂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是年二月，從榮鎮鄴都，事見上卷。少，詩照翻。）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安重誨非儒也，故寬言者之罪，獨不思矯宣上旨，國有常刑邪？）北都留守李彥超請復姓符，從之。（彥超，李存審之子，存審本姓符。）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帝欲東巡，使孔循留守洛陽。莊宗同光三年，復以洛陽為東都。）壬申，契丹來請修好，（好，呼到翻。）遣使報之。

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二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承正翻。）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自梁以來，有侍衛親軍，侍衛馬軍、侍衛步軍。）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任圜罷相，見上卷是年六月。）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撓，奴教翻。）己丑，帝至大梁，四面進攻，吏民縋城出降者甚眾。（縋，馳偽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引頸命左右斬之。乘城者望見乘輿，（乘，承正翻。）相帥開門降。（帥，讀曰率。下同。）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為孫晟盡節於江南張本。）戊戌，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近，其靳翻。）辛丑，吳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東海王徐溫卒。初，溫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知詢以其

兄知誥非徐氏子。徐温養知誥爲子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數請代之執吳政。數所角翻。温曰汝曹皆不如也。嚴可求及行軍副使徐玠屢勸温以知詢代知誥。徐知誥之於嚴可求結之以婚姻而可求之心不爲之變徐温之門忠於所事者嚴可求陳彥謙而已。温以知誥孝謹不忍也。陳夫人曰知誥自我家貧賤時養之。陳夫人徐温之妻子畜知誥者也。柰何富貴而弃之。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帥讀曰率。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知誥草表欲求洪州節度使俟旦上之。上時兩翻。是夕温凶問至乃止。史言徐知誥得吳國之政亦有數存乎其間篡吳之業自此成矣。知詢亟歸金陵。爲知誥知詢不相容張本。吳主贈温齊王諡曰忠武。山南西道節度使張筠久疾將佐請見不許副使符彥琳等疑其已死恐左右有奸謀請權交符印筠怒收彥琳及判官都指揮使下獄誣以謀反。下遐嫁翻。詔取彥琳等詣闕按之無狀釋之。觀于可洪張筠之事帝之廟號曰明亦有以也。徙筠爲西都留守。莊宗同光三年復以長安爲西都。癸卯以保義節度使石敬瑭爲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死以石敬瑭代之。兼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十一月庚戌吳王即皇帝位追尊孝武王曰武皇帝景王曰景皇帝宣王曰宣皇帝。孝武王忠武王行密也景王威王渥也宣王者隆演也。安重誨議伐吳。安重誨欲乘徐温之死而伐之且問其擧大號之罪。帝不從。根本不固而伐人之國莊宗覆車可鑒也故不許。甲子吳大赦改元乾貞　丙子吳主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若使之嗣徐温之官爵者。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吳國中外大權實皆歸於徐知誥。十二月戊寅朔孟知祥發民丁二十萬修成都城。吳主立兄廬江公濛爲常山王弟鄱陽公澈爲平原王。澈敕列翻。兄子南昌公珙爲建安王。珙居勇翻吳主稱帝封其兄弟及其兄子皆自公陞王。初晉陽相者周玄豹。相息亮翻。嘗言帝貴不可言帝即位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陛下當爲天子今已驗矣無所復詢。復扶又翻。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輳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史言趙鳳有識。帝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中書舍人馬縞。縞工老翻。請用漢光武故事七廟之外別立親廟。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三年。中書門下奏請如漢孝德孝仁皇例稱皇不稱帝。孝德皇見五十卷漢安帝建光元年孝仁皇見五十六卷靈帝建寧元年。帝欲兼稱帝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皆立廟京師。唐尊臯陶爲德明皇帝老子爲玄元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例時詔翻。帝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考妣以下皆追諡曰皇帝皇后墓曰陵。五代會要帝追尊高祖聿爲孝恭皇帝廟號惠祖陵曰順陵妣崔氏曰昭皇后曾祖敎曰孝質皇帝廟號毅祖陵曰衍陵妣張氏曰順皇后祖琰曰孝靖皇帝廟號烈祖陵曰奬陵妣何氏曰穆皇后父霓曰孝成皇帝廟號德祖陵曰慶陵歐史曰高祖妣劉氏曾祖諱敖父孝成妣劉氏諡號皇后四陵皆在應州金城縣按帝之先本夷狄既無姓氏其名必當時有司所製也。漢主如康州。九域志廣州南至康州一百九十里。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蔚紆勿翻。

三年春正月丁巳吳主立子璉爲江都王璘爲江夏王璆爲宜春王宣帝子廬陵公玢爲南陽王。璉力展翻璘離珍翻璆音求玢悲巾翻吳主諡兄隆演曰宣皇帝。昭義節度使毛璋所爲驕僭時服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赭音者。縱酒爲戲左右有諫者剖其心而視之帝聞之徵爲右金吾衞上將軍。毛璋在邠州以驕僭徵及在潞州復然謂之不軌可也然一詔徵之則束手入衞蓋其人冥頑驕虐本無佗心不知僭擬之爲非然亦明宗能容之耳。契丹陷平州。元年冬盧文進來奔唐得平州至是復爲契丹所陷。二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帝將如鄴都時扈駕諸軍家屬甫遷大梁又聞將如鄴都皆不悅訩訩有流言。說讀曰悅訩許拱翻。帝聞之不果行。吳自莊宗滅梁以來使者往來不絶庚辰吳使者

至安重誨以爲楊溥敢與朝廷抗禮並立爲帝是抗禮也遣使窺覘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張筠至長安去年使張筠留守西都守兵閉門拒之上意也筠單騎入朝以爲左衛上將軍壬辰寧江節度使西方鄴攻拔歸州未幾荆南復取之歸州高季興巡屬也九域志歸州東至峽州三百二十里幾居豈翻復扶又翻下宜復同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爲皇子娶重誨女爲于僞翻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爲昏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間古莧翻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王德妃有寵於帝言無不行後進拜淑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爲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解其近密之職重誨性強愎愎蒲逼翻秦州節度使華温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當時諸帥皆樂在方鎮得自恣獨華温琪入朝請留故嘉之華戶化翻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俸給之外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温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華温琪仕梁已爲節鎮故云然處昌呂翻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慍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華温琪之才識不足以當重鎮安重誨以君臣相得之雅詳明敷奏明宗宜無不從今則上下之言交不能暢其意相厲而已斯不學至此也温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惡烏路翻初帝爲代州刺史王建立已爲虞候將從帝鎮真定帝自鄴爲亂兵所逼舉兵南向建立殺真定監軍帝家屬得全由是愛之及帝即位擢爲真定帥安重誨亦帝潛躍之時所親信者也即位自中門使擢樞密使重誨之所以惡建立權寵之間耳又是時王都在中山有異志數以書通建立建立約爲兄弟故重誨言之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使判三司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二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

除外官重誨曰臣披荆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承乏者承人之乏也言適時乏人故己得任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弃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自此段孔循以下言重誨與孔循相傾自華温琪以下言其君臣嫌隙之所自來蓋重誨挾依乘之舊攬權而不肯退明宗積受浸潤之譖欲遠之而不能至忿決裂則不可救矣以語宣徽使朱弘昭語牛倨翻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弃之願垂三思朱弘昭今日之言知重誨之眷未衰也鳳翔之奏知重誨之權已去也小人之智隨時而反覆可畏也哉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比毗至翻近也今復去何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己未以珏爲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蜀中井鹽東西川通屬之內皆有之各欲障固以專其利故爭按唐盛時邛嘉眉有井十三劍南西川院領之梓遂綿合昌渝瀘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劍南東川院領之東川鹽利多於西川矣璋誘商旅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漢州東南與東川接界故列置三場以征鹽商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之往也楚王殷如岳州遣六軍使袁詮詮丑緣翻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至劉郎洑江陵府石首縣沙步有劉郎浦蜀先主納吳女處也洑房六翻洄流曰洑希瞻夜匿戰艦數十艘於港中艦戶黯翻艘蘇留翻港古項翻詰旦兩軍合戰希瞻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俘斬以千數進逼江陵季興請和歸史光憲于楚高季興執史光憲見上卷上年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楚王殷讓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中朝謂唐也既在中原且天朝也四戰之地也四面受敵謂之四戰之地宜存之以爲吾扞蔽宋時趙韓王勸太祖緩取太原意亦如此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與衆同甘苦常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鍼諸深翻索山客翻治直之翻士卒隸環

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史言爲將死力者勝楚大舉水軍擊漢圍封州宋白曰封州即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也梁置梁信郡隋置封州在封水之陽漢主以周易筮之遇大有龜爲卜策爲筮以四十九策信手分而視其奇耦三變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於是大赦改元大有命左右街使蘇章將神弩三千戰艦百艘救封州漢都番禺倣唐上京置左右街使九域志賀州西至封州六百一十里章至賀江沈鐵絙於水沈持林翻絙居登翻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章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强弩夾水射之射而亦翻楚兵大敗解圍遁去漢主以章爲封州團練使　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爲副留守贇於倫翻夾馬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爲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戊寅以宣武節度使石敬瑭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樞密使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爲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從厚本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今易鎮今州而判六軍諸衛事如故　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岳州治巴陵洞庭湖在巴陵西君山在洞庭湖中去六十里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絕吳歸路帥讀曰率遲明吳人進軍荆江口遲直二翻荆江口洞庭湖與大江會處將會荆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梁均王龍德元年王都得定州至是九年自除刺史以下官

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王都囚其父處直而篡其位見二百七十一卷後梁均王龍德元年惡烏路翻時契丹數犯塞數所角翻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瓦橋盧臺皆在幽易之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爲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爲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欲復如唐河北諸鎮跋扈不輸朝廷貢賦不受朝廷徵發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是時青帥霍彥威徐帥房知溫潞帥毛璋益帥孟知祥梓帥董璋皆偏遍離制者也遺唯季翻下金遺同間古莧翻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晏球說式芮翻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遺于季翻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北面諸將謂招討王晏球及所部戍幽易間諸將及幽州帥趙德鈞也　戊戌吳徙常山王濛爲臨川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爲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爲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爲都監監古銜翻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權知定州行州事者以未得定州城使王晏球權知行州事於城外以招撫定州之民蓋此命未頒晏球已至定州城下矣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禿餒禿餒即圍莊宗者虜酋之人驍也酋慈秋翻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曲陽漢之上曲陽縣隋改爲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避穆宗名也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置招討使行府及定州行州於西關城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三州定祁易也王晏球之攻定州以持久弊之此其先定之計也　辛酉以天雄節度副

使趙敬怡爲樞密使。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趣，七喻翻。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九域志：望都縣在定州東北六十里，新樂縣在州西南五十里。延朗遂之眞定。之，往也。同光初，建北都於鎮州，以鎮州爲眞定府，尋廢北都，而眞定府不廢。九域志：自新樂縣西南至眞定七十里。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宅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九域志：行唐縣在眞定府北五十五里。丙寅，至曲陽。自行唐西北至曲陽二十許里。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丁卯，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將，卽亮翻。校，戶教翻。令，魯定翻。輕，牽正翻。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去，羌呂翻。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用短兵則將士齊致死，直衝其陳，則敵不及拒。北人所恃者弓矢，旣入其陳，皆不得用，而檛劍所及，不死則傷，是以甚敗。檛，則瓜翻。僵，居良翻。陳，讀曰陣。契丹死者過半。過，音戈。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孑，吉列翻，單也。言無單孑得遺也。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朝，直遙翻。必俟衆駒爭皁棧，皁，才早翻。棧，士限翻。皁，馬櫪也。棧，以竹木藉之。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別，彼列翻。其後馬氏諸子爭國，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許德勳之言。然德勳相楚，知其將亂，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語鄰國之人，非忠也。左傳鄭子太叔謂晉張趯有智，然猶在君子之後者，正此類也。

六月辛巳，高季興復請稱藩于吳。吳徐溫議不受高季興稱臣，見上卷上年五月。吳進季興爵秦王。帝詔楚王殷討之。殷遣許德勳將兵攻荊南，以其子希範爲監軍，次沙頭。次沙頭，則已逼江陵矣。季興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單騎造楚壁，請與希範挑戰決勝。副指揮使廖匡齊出與之鬬，拉殺之。從子才用翻。造，七到翻。挑，徒了翻。廖，力救翻。拉，盧合翻。季興懼，明日請和，德勳還。匡齊，贛人也。還，從宣翻，又如字。贛縣屬虔州。贛，音紺。王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易，以豉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乙未，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張虔釗不知鑿定州之事，其後急攻鳳翔，以致敗國身爲亡虜，其誤明宗之社稷多矣。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備高季興也。先，悉薦翻。孟知祥遣左廂邊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塡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省饋運。孟知祥恐戍兵爲唐所留，坐自削弱，故請召還。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誘，音酉。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罪，知祥請而免之。史言唐之威令不行於蜀中。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請葬故蜀主王衍。王衍死於長安，見二百七十四卷元年。陝，失冉翻。秋七月，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王宗壽，許州民家子也。王建以其同姓，錄之爲子。事王衍，數直諫，衍不聽，以至亡國。衍死，宗壽東還，至澠池，聞莊宗遇弑，逃入熊耳山；至是復出，詣京師，求衍宗族葬之。帝嘉其忠，以爲保義行軍司馬。得衍等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北面招討使安審通卒。招討之下當有副字。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請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己未，敕從之。按唐初無榷酒之法，德宗建中三年，初榷天下酒，悉令官釀，斛收直三千，米雖賤不得減二千，委州縣綜領，醨薄私釀罪有差。京師特免榷。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據貫均率。會昌六年，敕揚州八道置榷麴，幷置官店沽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幷充資助軍用。有人私沽酒及置私麴者，罪止一身。至是以孔循過行酷法，敕應三京、鄴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內應逐年買官麴酒戶，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應諸處麴務，仍十分減八分價錢出賣，不得更請官本踏造。麴，音曲。

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復，扶又翻。王晏球逆戰於唐河北，惕，他歷翻。水經注：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又東過唐縣，謂之唐河。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

戊辰，以威武節度使王延鈞爲閩王。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濘，乃定翻。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壬戌，

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梃擊之，(梃，徒頂翻，杖也。)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沮，在呂翻。)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畜，吁玉翻。長，知兩翻。)賜姓名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堞間，(歐史曰：帝即位，安重誨出繼陶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衣，於既翻。堞，達協翻。)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帝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王晏球即杜晏球，莊宗之滅梁也，晏球以軍降，莊宗賜以姓名而用之。王都欲以此動晏球。) 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教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王建立以目不知書，請罷判三司，不許。 乙未，吳大赦。 吳越王鏐欲立中子傳瓘爲嗣，(中，讀曰仲。)謂諸子曰：各言汝功，吾擇多者而立之。(言欲擇功多者立以爲嗣。)傳瓘兄傳璹、傳璙、傳璟皆推傳瓘。(璹，殊六翻。璙，力弔翻，又力小翻。璟，於景翻，又古永翻。)乃奏請以兩鎮授傳瓘。閏月丁未，詔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之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紓，商居翻，緩也。)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後唐蓋倣盛唐之制，會立以有親勳翊三衛。)餘六百人悉斬之。(爲契丹屢求惕隱等張本。)

契丹遣梅老李素等入貢。(事見上卷。) 初，盧文進來降，(元年。)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監，工銜翻。)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歐史曰：劉守光使張希崇戍平州，契丹陷平州，得之。)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易，以豉翻。將，即亮翻。)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柰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誘，音酉。)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比，必利翻，及也。)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爲穽，實以石灰，(穽，才性翻。石灰，鑿取山石，煅之爲灰，今在處有之。)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穽中。(從，才用翻。)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此所發者漢兵也。)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爲汝州刺史。(歐史曰：以爲汝州防禦使。) 吳王太后殂。(吳王之母王氏也。)

九月辛巳，荊南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九域志：岳州巴陵縣有白田鎮。時荊南稱藩于吳。敗，補邁翻。) 乙未，敕以溫韜發諸陵，段凝反覆，令所在賜死。(去年溫韜流德州，段凝流遼州。)己亥，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荊南行營招討使，知荊南行府事，分遣中使發諸道兵赴襄陽以討高季興。(前年劉訓討荊南不克，今復招討之。) 辛丑，徙慶州防禦使竇廷琬爲金州刺史。冬十月，廷琬據慶州拒命。丙午，以橫海節度使李從敏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代安審通也。)從敏，帝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戊申，詔靜難節度使李敬通發兵討竇廷琬。(慶州，靜難軍巡屬也，故使討之。難，乃旦翻。)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伺，相吏翻。)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騎，奇計翻。)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梯，雲梯。衝，衝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用兵之術，攻城最難，然攻城有二術：城有外援，則須兼力急攻，以求必克；城無外援，則持久以斃之。在我者兵力不損而坐收全勝。古之善用兵者皆知此術也。)

十一月，有司請爲哀帝立廟，詔立廟於曹州。(爲，于僞翻。梁太祖開平二年，弒唐哀帝於曹州，事見二百六十六卷。) 平盧節度使晉忠武公霍彥威卒。 忠州刺史王雅取歸州。(忠州時屬夔州寧江軍西方鄰所部也。歸州時屬荊南軍高季興所部也。) 庚寅，皇子從厚納孔循女爲妃。循因之得之大梁。(時孔循兼留守東都，帝在大梁，得之者有倚任也。有職守者不得擅離職守，今循因嘉禮得

至行在所得之，本或作得至。按唐都洛陽，以大梁為東都，孔循兼守在東都，而曰得之大梁者，蓋安重誨怒孔循，自樞密出為忠武帥兼東都留守。時帝在大梁，循未得領留守之職，今因其女得至東都耳。以下文促令歸鎮明之，可以知矣。厚結王德妃之黨，乞留。安重誨具奏其事，力排之。禮畢，（嘉禮畢也。）促令歸鎮。（復歸忠武軍所鎮。）

甲午，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建立同平章事，充平盧節度使。丙申，上問趙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上曰：「先朝受此賜者止三人，（薛居正五代史：莊宗同光二年正月甲寅，帝御中興殿，面賜郭崇韜鐵券。二月丁亥，賜李嗣源鐵券。二年，賜朱友謙姓名李繼麟，入屬籍，賜鐵券。）崇韜、繼麟尋皆族滅，（二人族滅，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朕得脫如毫釐耳。」（帝為莊宗所猜忌，又困於讒事，始於二百七十三卷同光三年取鄴都細鎧之時，訖於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出鄴都在魏縣之日。）因歎息久之。趙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十二月甲辰，李敬周奏拔慶州族寶廷琬。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寢疾，命其子行軍司馬、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季興卒。（考異曰：唐明宗實錄：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烈祖實錄亦云乾貞二年十一月季興卒。蓋傳聞之誤。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及勃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吳主以從誨為荊南節度使兼侍中。（高從誨字遵聖，季興長子。）

史館修撰張昭遠上言：「臣竊見先朝時，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喜，許記翻。）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言何道而能為賢人也。）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分，扶問翻。塞，悉則翻。省，悉井翻。長，知兩翻。僥，堅堯翻。）帝賞歎其言而不能用。（自梁開平以來，至于天成，惟張昭遠一疏能以所學而論時事耳。不有儒者，其能國乎！惜其言之不用也。史言賞歎而不能用。嗚呼！帝之賞歎者，亦由時人言張昭遠儒學而賞歎之耳，豈知所言深有益於人之國哉！）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為僧，由是閩中多僧。

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少，詩照翻。很，戶懇翻。）不親政務，帝遣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處，昌呂翻。從，千容翻。）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從厚時為河南尹，故都人之為河南相公。士，正士也。好，音呼到翻。）相公齒長，（長，知兩翻。言從榮之年長於從厚也。）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觀從榮之問與楊思權之對，其所以求自安者，乃所以自危也。）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譽，音余。）我輩豈不能助之邪！」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遣左右諷導從榮，是其密受上指，最為親切。從榮之不悅，楊思權之奮持，此情狀其人嘗密以奏聞，安得以告馮贇而待贇奏之也？此其間必有曲折。）帝召思權詣闕，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帝不罪楊思權，其後遂為從厚之禍。然二子嫌隙已構，雖罪思權，亦末如之何矣。）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易，以豉翻。）宜選重德輔之。」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及契丹二千人。（王晏球自去年四月攻王都，至是克之。）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賞王晏球以平王都之功也；賞趙德鈞以擒惕隱之功也。）禿餒至大梁，斬於市。樞密使趙敬怡卒。甲子，帝發大梁。丁卯，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協卒於須水。（唐初置須水縣，貞觀中併入鄭州管城縣。九域志：鄭州滎陽縣有須水鎮。滎，音戶扃翻。）庚午，帝至洛陽。（二年冬十月，帝如大梁，至是還洛陽。）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史言王晏球有功而不伐。）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璨性

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爲之屈。（爲，于僞翻。）帝東巡，（謂如大梁時也。）以從璨爲皇城使。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會節園在洛陽城中。張全義鎮洛歲久，私第在會節坊，宅有園池，爲一時巨麗。輸之官，以爲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凡御園設御榻，遊幸之所御也。）重誨奏請誅之。丙戌，賜從璨死。

横山蠻寇邵州。（邵州，漢爲昭陵縣，屬長沙國；東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又改昭陵爲昭陽縣；吳立邵陵郡；晉武帝改昭陽曰邵陽縣；隋廢郡；唐置南梁州，改爲邵州。時屬楚境。）

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希聲，字若訥，殷次子也。爲殺高郁張本。）

夏四月庚子朔，禁鐵鑞錢。時湖南專用錫錢，銅錢一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馬殷得湖南，鑄錫爲錢，本用之境內，其後遂流入中國。五代會要：同光二年三月，敕：泉布之弊，雜以鉛錫，江湖之外，盜鑄尤多，市肆之間，公行無畏。因是綱商挾帶，舟載往來，換易好錢，藏貯富室，實爲蠹弊。須有條流，宜令京城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點檢，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舟船到岸，嚴加覺察；若私載往來，並宜收納。天成元年十二月，敕：行使銅錢之內，如聞挾帶鐵鑞錢，若不嚴加科流，轉恐私加鑄造，應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鑞錢，即宜毀棄，不得輒更行使；如違，其所使錢不計多少，並納入官，仍科深罪。蓋鐵、錫錢之禁舊矣，今又申嚴之，而不能禁也。）

丙午，楚六軍副使王環敗荊南兵于石首。（敗，補賣翻。）

初，令緣邊置場市党項馬，不令詣闕。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爲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有司苦其耗蠹，故止之。（五代會要曰：自上御極以來，党項之衆競赴闕下賣馬，常云：上進。雖約給價直，然館給賜賚，耗蠹爲多。雖降敕止之，竟不能行。党，底朗翻。）

壬子，以皇子從榮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爲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兩易二子之任。）

契丹寇雲州。

甲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趙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五月乙酉，中書言：「太常改謚哀帝曰昭宣光烈孝皇帝，廟號景宗。既稱宗，則應入太廟；在別廟，則不應稱宗。」（哀帝廟在曹州。）乃去廟號。（去，羌呂翻。）

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爲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東川節度治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妓，渠綺翻。）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李客省，謂李嚴也。斬李嚴見上卷二年。）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欲以賂絕其口。）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幾，居啓翻。）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復，扶又翻。）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從，才用翻。）彥珣奔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高季興之叛也，（見上卷二年。）其子從誨切諫不聽。從誨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又遺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元信書，（遺，惟季翻。）求保奏，復修職貢。丙申，元信以從誨書聞，帝許之。

契丹寇雲州。（一月之間，再寇雲州者，契丹主耶律德光漸西徙也。）

六月戊申，復以鄴都爲魏州。（莊宗同光元年即位於魏州，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既還洛，同光三年，復唐之舊，以洛陽爲東都，改魏州之東京爲鄴都；今復以爲魏州。）留守、皇城使並停。

庚申，高從誨自稱前荊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上表求內附。秋七月甲申，以從誨爲荊南節度使兼侍中。己丑，罷荊南招討使。（討荊南事始上卷二年，今以其內附罷兵。）

八月，吳武昌節度使兼侍中李簡以疾求還江都。（揚州治江都縣，吳所都也。）癸丑，卒于采石。徐知詢，簡婿也，擅留簡親兵二千人于金陵。（徐知詢時代父溫鎮金陵。）表薦簡子彥忠代父鎮鄂州。（武昌節度使治鄂州。）徐知誥以龍武統軍柴再用爲武昌節度使。知詢怒曰：「劉崇俊兄之親，三世爲濠州，（吳初用劉金爲濠州刺史，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彥忠吾妻族，獨不得邪！」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馬殷初得潭州，即用高郁爲謀主。）國賴以富彊。（如收茶征，令民種桑以繒纊充賦之類。）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

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爲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此言所以間高郁也比毗至翻)高季興亦以流言間郁於殷(間古莧翻)殷不聽乃遣使遺節度副使知政事希聲書(遺惟季翻)盛稱郁功名願爲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藩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爲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西山卽長沙西岸嶽麓諸山也)猘子漸大能咋人矣(猘征例翻犬狂爲猘咋鉏陌翻齧也)希聲聞之益怒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舍(府舍荆南軍府署舍也)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幷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唐昭宗光啓二年馬殷從孫儒度淮事見二百五十七卷)每殺不辜多致玆異馬步院豈有寃死者乎(時諸鎭皆有馬步司置獄院以鞫囚今大藩亦有兵馬司)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勳舊横罹寃酷(横戶孟翻)旣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蓋是時馬殷戶居而已不復能制其子處昌呂翻)九月上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從千容翻屢龍遇翻)四方無事道曰臣常記昔在先皇幕府(謂爲河東掌書記時也)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自太原使中山經井陘之道陘音刑)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顚隕凡爲天下者亦猶是也上深以爲然上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殍被表翻)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爲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却心頭肉

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謂絲穀未熟農家艱食先稱貸以自給至絲穀登則糶賣僅足以償債耳聶尼輒翻糶他弔翻剜烏丸翻)農於四人之中最爲勤苦(士農工商是謂四民唐避太宗諱率謂民爲人)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鄜音夫)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羸倫爲翻)仍收其甲兵癸巳西川右都押牙孟容弟爲資州稅官坐自盜抵死(律監臨自盜贓重者至死抵至也)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爲之請(瑑柱兗翻爲于僞翻)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它人乎吳越王鏐居其國好自大朝廷使者曲意奉之則贈遺豐厚不然則禮遇疏薄(好呼到翻遺惟季翻下同)嘗遺安重誨書辭禮頗倨(薛史曰錢鏐致書安重誨云吳越國王致書于某官執事不叙寒暄重誨怒其無禮)帝遣供奉官烏昭遇(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皆云監門衞上將軍蓋借官耳今從實錄等諸書)韓玫使吳越(玫莫杯翻)昭遇與玫有隙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謂鏐爲殿下及私以國事告鏐安重誨奏賜昭遇死癸巳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治直之翻)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皆不省(省悉井翻)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梁均王乾化四年韓洙嗣鎭朔方)弟澄爲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賓聚黨據保靜鎭作亂(幾居豈翻保靜隋之弘靜縣也唐神龍元年改曰安靜至德元載改曰保靜縣屬靈州宋白曰保靜鎭在黃河北岸)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帥所類翻)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惡其以胡語奏事在左右者莫之曉也惡烏路翻)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爲帥者多遇害戊戌以福爲朔方河西節度使(唐之盛時河西節度使治涼州與朔方隴西並爲緣邊大鎭肅代以後淪陷宣宗大中間收復然羈以吐蕃党項朝廷羈屬而已至于唐

末以朔方兼節度河西，然亦聲勢不接。趙琦聚米圖經：靈州西至涼州九百里。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爲福更它鎮。爲，于僞翻。更，工行翻。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復，扶又翻。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峹，徐州人也。峹寅都同。　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爲節度使。欲以制兩川也。爲李仁矩敗沒張本。按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客省使、客省使、副使各一官。通鑑書起天成二年二月，書客省使李仁矩，今書內客省使，豈自客省使陞爲內客省使邪。先是，西川常發芻糧饋峽路，先，悉薦翻。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峽路時別爲寧江軍，故云然。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吳諸道副都統、鎮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徐知詢自以握兵據上流，金陵在廣陵上流。意輕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內相猜忌。數，所角翻。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爲也。少，詩照翻。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知知詢不可輔，反持其短以附知誥。徐玠本勸徐溫以知詢代知誥者也，其事見本卷上年十月。吳越王鏐遺知詢金玉鞍勒器皿，皆飾以龍鳳。知詢不以爲嫌，乘用之。錢鏐以此間徐知詢，知詢不之覺，其庸昧如此。路振九國志以爲錢弘佐所遺，非也。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曰：公誠能捐寶貨以結朝中勳舊，使皆歸心於公，則彼誰與處。說，式芮翻。朝，直遙翻。處，昌呂翻。彼謂徐知誥也。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諭，音喻。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密輸款於知誥。款，誠也。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周廷望處人兄弟之間，而反覆兩端，固取死之道也。知詢召知誥詣金陵除父溫喪。知誥稱吳主之命，不許。周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徐知詢之代父鎮金陵也，加侍中，故以稱之。宜亟入謝。誘之入朝，徐知誥之計也。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知詢爲統軍，領鎮海節度使，遣右雄武都指揮使柯厚徵金陵兵還江都。姓譜：柯姓，吳公子柯盧之後。又拓拔與諸姓有柯拔氏，改爲柯氏。知誥自是始專吳政。史言徐知誥之篡事至此方成。知詢責知誥曰：先王違世，先王謂徐溫也。兄爲人子，初不臨喪，可乎。知誥曰：爾挺劍待我，挺，待鼎翻，拔也。我何敢往。爾爲人臣，畜乘輿服御物，亦可乎。畜，敕六翻。乘，繩證翻。謂知詢用錢鏐所遺龍鳳飾鞍勒器皿也。天子服用之物謂之乘輿物。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詰知誥。詰，去吉翻。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壬辰，吳主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　康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剛峽，自方渠東北路出青剛峽，過旱海至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環州洪德寨歸德、青剛兩川。歸德川在洪德東，透入靈州；青剛川在洪德西北，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入浦洛河，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自過美利寨後，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皆不覺唐兵至，福遣衛審峹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十二月，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領寧國節度使。徐知誥奪知詢寧國節而自領之。知誥召徐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知誥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跽，其几翻。䠒跽也。知誥變色，左右顧，不肯受。知詢捧酒不退。左右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諧語，掠二酒合飲之，不以禮取之爲掠。合，音閤。懷金鍾趨出。知誥密遣人以良藥解之，已腦潰而卒。考異曰：鄭文寶南唐近事：烈祖曲宴，便殿引觥，觥賜周本，本疑而不飲，佯醉辭，別引一卮均酒之半，跪捧而進曰：陛下千萬歲。陛下若不飲此，非君臣同心同德之義也。臣不敢奉詔。上色變，無言久之。左右皆相顧流汗，莫知所從。伶倫申漸高有機智者，竊諭其旨，乃乘詼諧盡併兩盞以飲之，內杯於懷中，亟趨而出。上密使親信持良藥詣其私第解之，已不及矣，漸高腦潰而卒。江表志：烈祖曲宴，引金鍾賜知詢酒曰：願我弟百千長壽。知詢疑懼，引它器均之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詢不飲，久之，樂工申漸高乘詼諧併而飲之，至家腦潰而卒。二書皆出文寶而不同乃爾。按知誥既即位，欲除周本，自應多方，不須如此。云賜知詢近是，今

從之。

奉國節度使知建州王延稟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庚子，詔以繼雄爲建州刺史。（時王延稟既與王延鈞弒其君延翰，兵强權重，建州又居福州上流，勢陵延鈞，故不復稟命於延鈞，而專達洛陽。）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赴治者，赴治所也。）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詗，火迥翻，又翾正翻。）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治，直之翻。）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爲節鎮，孟知祥亦懼。（分閬、遂爲節鎮，欲以制東川也，故董璋懼。綿州逼近成都，而龍州又鄧艾入蜀之道也。武虔裕既刺綿州，是亦有分鎮之漸矣。重以傳聞，故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爲其子娶知祥女。（爲，于僞翻。）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爲兩川連兵攻陷遂閬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六（起上章攝提格盡玄黓執徐六月凡二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中之下

長興元年（是年二月方改元）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先是董璋在東川與孟知祥鄰鎮而未嘗通問天成三年兩鎮因爭鹽利而有違言去年璋遣使求昏於知祥今知祥遣報使以修好兩釋嫌怨以從講解懼朝廷加兵也同舟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斯之謂矣安重誨患兩川之難制不能因其構隙而鬭之反從而合之可以為善謀國乎兵法曰合則能離之安重誨反是好呼到翻下同） 鴻臚少卿郭在徽奏請鑄當五千三千一千大錢朝廷以其指虛為實無識妄言左遷衛尉少卿同正（此唐官所謂員外置同正員者也） 吳徙平原王澈為德化王（江州德化縣本漢尋陽縣宋白曰南唐所改）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志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史言趙季良之言為董璋攻孟知祥張本） 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尼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先悉薦翻）知祥詰之無狀（無謀害之狀也詰去吉翻） 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校戶教翻都姓也春秋時鄭大夫公孫閼字子都子孫以為氏） 戊戌就宴盡去左右（去羌呂翻）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史言孟知祥能推心以得人死力）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閬中建節謂置保寧軍於閬州綿遂益兵謂武虔裕刺綿州夏魯奇帥遂州皆益兵戍之事並見上卷上年） 上以詔書慰諭之 乙卯上祀圜丘大赦改元（改元長興） 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 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為宣武節度使（天成元年李從曮再鎮鳳翔至是徙鎮） 癸酉吳主立江都王璉為太子（璉力展翻） 丙子以宣徽使朱弘昭為鳳翔節度使 康福奏克保靜鎮斬李匡賓（李匡賓據保靜鎮見上卷上年） 復以安義為昭義軍（梁均王龍德二年晉王改昭義軍曰安義軍見二百七十一卷） 帝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中煩謂胸中煩熱）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 庚寅立淑妃為皇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歐史曰德妃王氏邠州餅家女也有美色號花見羞少賣為梁將劉鄩侍兒鄩卒王氏無所歸是時帝正室夏夫人已卒方求別室有言王氏於安重誨者以告於帝而納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謂莊宗劉皇后也）妃由是怨之 高從誨遣使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高季興陝州硤石人也故云然）恐為唐所討吳兵援之不及謝絕之（高季興請附於吳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 吳遣兵擊之不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按九域志綿州東南至梓州一百三十七里以其逼近故恐為所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因之府廷（以兼行軍司馬誘之至梓州而因之府廷東川府廷也） 宣武節度使苻習自恃宿將（苻習本成德將從莊宗戰於河上故自恃為耆宿）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 丁酉詔習以太師致仕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夏魯奇同平章事 初帝在真定（莊宗同光二年帝鎮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毆烏口翻）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不暇謂不敢自暇也）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

使楊彥温使逐之河東當作河中是日承上戊戌故曰是日從珂出城閱
馬彥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詰去吉翻
吾待汝厚何爲如是對曰彥温非敢負恩受樞密院
宣耳樞密院用宣三省用堂帖今堂帖謂之省劄宣謂之密劄請公入朝從珂止于虞
鄉九域志虞鄉縣在河中府東六十里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
誨曰彥温安得此言謂言受樞密院宣也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
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致彥温訊其事訊問也誘音酉除彥温
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
通索蘇各翻姓也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藥姓也漢有藥崧[illegible]
薛史藥彥稠沙陀三部落人必非崧後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温吾欲面訊之
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爲重誨所構馳入自明加
安重誨兼中書令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
絕朝請薛史曰歸清化里第辛亥索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温承安
重誨指斬楊彥温以滅口爲潞王殺藥彥稠索自通自投於水張本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
稠不生致不生致楊彥温也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
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兒爲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
輩何爲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邪此皆非公輩之
意也言二人爲安重誨所使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
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爲小校校戶教翻家貧
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爲天子曾不能庇
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爲便上亦以此語激安重誨處昌呂翻重誨
曰陛下父子之間臣何敢言惟陛下裁之上曰使閑
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復扶又翻丙辰以索自通爲河
中節度使自通至鎮承重誨指籍軍府甲仗數上之
上時掌翻以爲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居中保護從珂由是
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修

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
後行從珂居閑奏請咨呂琦而後行及其在位能厚琦而不能用琦何也戊午帝加尊號曰
聖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
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
仕安重誨王建立交惡見上卷天成二年董璋閱集民兵皆翦髮黥面復
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復扶又翻孟知祥累表
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雲安縣漢巴郡朐䏰縣地周武帝改爲雲安縣屬巴
東郡唐屬夔州後改爲雲安監又夔州大昌縣萬州南浦縣漁陽監皆有鹽官隸寧江軍遂屬而所謂十三監未知盡在何所以鹽
直贍寧江屯兵辛卯許之六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辛亥敕防禦團練使刺史行軍司馬節度副使自
今皆朝廷除之諸道無得奏薦董璋遣兵掠遂閬
鎮戍秋七月戊辰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
論奏復扶又翻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少詩沼翻八月乙
未捧聖軍使李行德按五代會要周廣順元年改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以此則是時先已
有捧聖軍矣宋白曰長興三年改在京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爲捧聖左右軍十將張儉引告密人
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因天成二年安重誨書有伐吳
之議遂以是誣告之又引占相者問命相息亮翻帝以問侍衛都指揮
使安從進藥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
耳間古莧翻重誨事陛下三十年梁均王貞明二年帝始爲安國節度以安重誨爲中門使至是
纔十六年蓋帝與重誨皆應州人其相從久矣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
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蓋是時安
重誨之勢已危矣以前忠武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
三司使三司使之名自此始自宋熙寧以前三司使位亞執政專制國計權任重矣
吳徐知誥以海州都指揮使王傳拯有威名得士
心值團練使陳宣罷歸知誥許以傳拯代之既而復
遣宣還海州徵傳拯還江都傳拯怒以爲宣毀之己

亥帥麾下入辭宣（帥讀曰率）因斬宣，焚掠城郭，帥其衆五千來奔。知誥曰：是吾過也。免其妻子。漣水制置使王嚴將兵入海州（漣水至海州一百八十里）以嚴爲威衞大將軍、知海州。傳拯，綰之子也。（吳先以王綰知海州，楊隆演之建國也，加鎮東大將軍）其季父輿爲光州刺史，傳拯遣間使持書至光州（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輿執之以聞，因求罷歸。（以兄子外叛，身居邊郡，心迹危疑，故求罷歸）知誥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時政在徐氏，典兵宿衞者尤難其人，知誥以輿重厚愼密，故用之。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言未盡行誅也）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立皇子從榮爲秦王。丙辰，立從厚爲宋王。　董璋之子光業爲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爲節鎮（謂夏魯奇鎮遂州、李仁矩鎮閬州，又傳割綿、龍也）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爲吾言（樞要，謂兩樞密。董璋意專指安重誨。爲，于僞翻）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騎，奇寄翻。斜，余遮翻。谷，音浴）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幾，居豈翻）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言不敢愛其死也）恐煩朝廷調發（言恐須用兵。調，徒鈞翻）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利帥李彥琦，閬帥李仁矩，遂州夏魯奇）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進奏官在京師，故以其事白其主帥）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兵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兩川同心協力守險，則西川無內顧之憂）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間朝廷（數，所具翻。間，古莧翻。下無間同）引兵擊閬州（九域志：梓州東北至閬州三百九十里）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爲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爲先鋒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九域志：遂州北至梓州二百五里）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弘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惡，烏路翻）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數，所角翻）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矣（謂李行德、張儉也）卿何爲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復，扶又翻）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爲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種，章勇翻）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時安重誨兼中書令，故稱之）宜解其樞務爲便。（馮道肯發此言，蓋知之矣）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啗，徒濫翻）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爲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誘，音酉）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行，戶剛翻）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爲李氏奴（董璋先爲汴富人李讓家僮）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臠，力兗翻，肉作片也。炙，之

夜翻膰肉也今天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
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
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寧爲于僞翻不
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鑊戶郭翻鼎大無足曰鑊然燒也令壯
士十人封其肉自啗之封消睦翻割也洪至死罵不絕聲帝
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甲申以范延光爲樞
密使安重誨如故言雖進用范延光而安重誨寵任如故 丙戌下制削董
璋官爵興兵討之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供饋使孟知
祥之兵已攻遂州朝廷豈不知之邪猶欲懷輯之以離董璋之交耳脣亡齒寒已了了於知祥胸中此策安所施哉以天雄
節度石敬瑭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節度之下當有使字蜀本有使字
以夏魯奇爲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集州本漢宕渠縣
文周置集州隋廢爲難江縣唐復置集州宋熙寧五年復廢州爲難江縣屬巴州九域志縣在州北一百六十里 思恭輕
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戊子以石敬瑭
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爲西都
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候爲伐蜀前鋒 漢主遣其
將梁克貞李守鄘攻交州拔之執靜海節度使曲承
美以歸唐末曲顥據交州至承美而敗 以其將李進守交州 冬十月
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
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帥讀曰率
環音宦 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
州陷遂以其衆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九域
志閬州西北至利州二百四十里趣七喻翻下同 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
之驚曰比破閬中比毗至翻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
望風遁去利帥李彥琦帥所類翻 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漫天寨在
利州北有小漫天大漫天二寨 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武信軍遂州 今董公僻
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處昌呂翻 欲遣兵三千助守劍

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爲劍門失守張本 錢鏐因朝廷冊閩
王使者裴羽還裴羽奉冊閩王延鈞者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附表引咎其子傳
瓘及將佐屢爲鏐上表自訴爲于僞翻 癸卯敕聽兩浙綱
使自便綱使見上卷上年 以宣徽北院使馮贇爲左衛
上將軍北都留守 丁未族誅董光業以其父璋反也 楚
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
已死辛亥以希聲爲起復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孟
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爲峽路行營招收討
伐使將水軍趣夔州前蜀置鎮江軍於夔州張武其舊帥也趣七喻翻 以左飛棹
指揮使袁彥超副之天成元年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六營 癸丑東川兵陷
徵合巴蓬果五州備考隋唐地理志五代職方考元豐九域志皆無徵州按東川之兵時自遂閬東略九域
志合州在遂州東二百一十里果州在遂州東南一百八十里巴州在閬州東二百四十五里蓬州在果州東北一百八十五里徵州必
在遂合果三州之間 丙辰吳左僕射同平章事嚴可求卒嚴可求忠
於徐氏者也徐溫既卒可求相吳坐視徐知誥之篡不能出一計權不在焉故也 徐知誥以其長子大
將軍景通爲兵部尙書參政事知誥將出鎮金陵故
也 漢將梁克貞入占城取其寶貨以歸占城國在西南海上其地
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眞臘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十一月戊辰張
武至渝州刺史張環降之遂取瀘州九域志渝瀘二州相去七百餘里降戶江
翻瀘音盧 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九域志涪州西至渝州三百四十里東南至黔州四
百九十里將帥亮翻趣七喻翻黔其今翻涪音浮 己巳楚王殷卒年七十九 遺命諸
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爲殷諸子爭國以至
於亡張本 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
曰吾喪君有君用左傳語吾喪息浪翻 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
告終稱嗣而已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
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
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

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今利州昭化縣南有白衛嶺，與劍門相接。九域志：劍州東北至劍門五十五里。考異曰：實錄：軍前奏，今月十三日王弘贄、馮暉自利州入山路出劍門關外，倒下殺董璋把關兵士約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大軍進攻入劍門。又丙戌奏，今月十七日收下劍州，破賊千餘人，獲指揮使劉太、李昊。蜀高祖實錄：己卯，東川告急，今月十八日北軍自白衛嶺人頭山後過，從小劍路至漢源驛出頭，倒入劍門，打破關寨，擒捉彥溫及將士五百餘人。遂柏文漢奏：大軍已過下營。又龐福誠、謝鍠相謂曰：北軍昨來既得關寨之後，隔一日大軍會下至劍州，而乃般運糧食，燒舍自驚，還奔關寨。十國紀年蜀史：壬申，弘贄陷劍門；癸酉，攻焚劍州，取糧還屯劍門。己卯，東川告急，使至成都。知祥命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帥兵五千赴援。董璋自閬州帥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龐福誠、謝鍠屯閬州北來蘇寨，聞劍門陷，懼北軍據劍州，帥部兵千餘人由間道先董璋至劍州，登子衙城後，士卒方食，北軍萬餘人自北山馳下，福誠等以麾下迎擊之，北軍小却。福誠帥數百人夜升北山顛，將至北軍壁外，大呼，謝鍠命將士以弓弩短兵急擊之，北軍驚擾，棄戈甲而遁。鍠追襲之，北軍退保劍門，十餘日不窺劍州。按劍門至成都尚十許程，若十八日劍門失守，何得二十日孟知祥已聞之邪？今從實錄十三日壬申為定。若隔一日下至劍州，則十五日甲戌，非十七日也。蓋思同等以大軍未至，故收糧燒舍，還保劍門，故福誠等得復入劍州。李昊敘事甚詳，無載劉太事，今刪之。晉高祖實錄云甲申平劍州，破賊千餘人，尤誤也。）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詣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時趙廷隱與李仁罕圍遂州，孟知祥知夏魯奇無能為，而劍閣之險不可不爭，故使趙廷隱赴之。）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防唐兵由鄧艾故道而入蜀也。史言孟知祥慮患之周。）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却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眾心乃奮。（蜀兵皆亡國之餘，王衍之亡也，蜀人妻子係虜者多矣，趙廷隱以其所經見實利害告之，夫安得而不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木馬寨在閬州西北，劍州東南。宋白曰：梁大同中於巴嶺側近立東巴州，治木馬。按木馬地名在今洋州界，無復遺址。）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宋白曰：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度江出劍門南二十里至青疆店，與官路合。九域志：遂州儀隴縣有來蘇鎮，即其地。鍠，戶盲翻。）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遂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間，古莧翻。趣，七喻翻。下同。）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帥，讀曰率。操，七刀翻。）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東川，我軍失援，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孟知祥喜兵勢之小寬，自言其料敵方略，此如某工之說某耳。）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自文州界青塘嶺至龍州一百五十里。郡志云：自北至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鄧艾伐蜀所由之路也。）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姓苑云：沙姓，神農夙沙氏之後，此傅會之說耳。）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奔忠州。（九域志：黔州北至忠州三百七十九里。）偓追至豐都，（舊唐書地理志曰：豐都，漢巴郡枳縣地，後漢置平都縣，隋義寧二年分臨江置豐都縣。九域志：豐都縣在忠州西九十二里。）還取涪州。（九域志：忠州豐都縣西至涪州百許里。涪，音浮。）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楚王建國見上卷天成二年。去，羌呂翻。）復藩鎮之舊。

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突欲不得立，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來奔。（九域志：登州東北至海五里。新唐志：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壖，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壖，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淥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汋口，得渤海之境。）

（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五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勃海王城。按契丹東丹王居扶餘城，在唐高麗扶餘川中。考異曰：實錄：阿保機妻令元帥太子往勃海代慕華，歸西樓，欲立爲契丹王，而元帥太子既典兵柄，不欲之勃海，遂自立爲契丹王，謀害慕華，其母不能止。慕華懼，遂航海內附。按天皇王入汴，猶求害東丹者誅之，豈有在國欲殺之理，今不取。）十二月壬辰，石敬瑭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于牙城後山。（郭忱劍州靜照堂記曰：前瞰巨澗，後倚層巒。又春風樓記曰：邁山而立，是州一逕坡阤中貫，大溪太守之居，已在平山內外，居民悉在山上。則劍州之山川可知矣。陳，讀曰陣。下同。）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按劍州無所謂河橋，九國志曰：王師陷劍門，趙廷隱帥兵據石橋。恐當作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射，而亦翻。）騎兵不能進。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敗，補邁翻。）敬瑭還屯劍門。癸卯，夔州奏復取開州。（舊唐書地理志曰：開州，漢巴郡朐䏰縣地，梁置永寧縣，西魏改曰永寧，隋開皇末改曰盛山縣，唐武德初置開州。時蓋爲蜀兵所陷而復取之也。）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爲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陝州保義軍、華州鎮國軍、同州匡國軍、耀州順義軍、鳳翔、山南西道，皆西方藩鎮也。）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踣，蒲北翻。勝，音升。）時上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離，力智翻。）乃敢累表奏論，以爲蜀不可伐，上頗然之。西川兵先戍夔州者千五百人，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表謝遣還戍兵而已，遂、劍之兵未嘗解也。）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復，扶又翻。下同。）屯于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梟，堅堯翻。）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長，知兩翻。）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言知祥若收葬之，則身首猶合於一處；若取葬其首，而身在敵中，必異處也。）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丙戌，加高從誨兼中書令。東川歸合州于武信軍。（合州本武信巡屬，東川先取合州，今西川取遂州，故歸之武信。）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館，古玩翻。）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重誨爲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爲，于僞翻。讒人謂李行德、張儉等，事見上年。）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遺，唯季翻。孟浪，猶言張大而無拘束也。）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逆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軍前謂趙廷隱、李肇之軍。）知祥匿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逸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史言懸軍涉險，糧道不繼，爲敵人所窺。）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劍州北至利州二百三十里。）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爲昭武留

後孟知祥遂得據擅天之險如其宿規矣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共樂宅日必爲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樂音洛勞力到翻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趙廷隱所以能拒石敬瑭者依險而戰也平原易地烏能當北兵哉使殺董璋并兩川之衆亦不能得志於天下孟知祥之不許蓋審己量彼也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難乃旦翻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孟知祥得遂閬二鎭就以寵其將故李仁罕趙廷隱各竭其力爲峽路行營招討使將水軍東略地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安重誨還未至京師而除河中不容其入朝也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爲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死無日矣上以爲朋黨不悅考趙鳳前後所言識有黨安重誨之心明宗已察見其情而趙鳳言之不已乃所以速其死也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引還成都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果閬二州名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吳徐知誥欲以中書侍郎內樞使宋齊丘爲相內樞使卽內樞密使之職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爲高謁歸洪州葬父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因入九華山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界本名九子山李白以其峯如蓮花改爲九華止于應天寺啓求隱居吳主下詔徵之知誥亦以書招之皆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自入山敦諭齊丘始還朝究觀宋齊丘晚年之心於此則始焉之所爲者皆僞也朝直遙翻除右僕射致仕更命應天寺曰徵賢寺更工衡翻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九域志萬州在忠州東北二百八十六里雲安軍又在萬州東北二百五十七里監又在軍東北二十里其地產鹽故置監　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爲懷化節度使瑞愼等州觀察使時置懷化軍於愼州瑞州領遼東一縣愼州領逢龍一縣蓋皆後唐所置薛史瑞愼二州本遼東之地唐末爲懷化節度余按唐貞觀十年以烏突汗達干部落置威州於營州之境後更名瑞州僑治良鄉之廣陽城武德初以速末烏素固部落置愼州僑治良鄉之故都鄉城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忠擒惕隱見上卷天成三年　李仁罕至夔州寧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鎭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孟知祥遂并有夔忠萬三州　帝旣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安重誨欲殺從珂事見上元年　丙寅以從珂爲左衞大將軍　壬申橫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孔循卒　乙酉復以錢鏐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尙父吳越國王遣監門上將軍張籛往諭旨以鏐日致仕安重誨矯制也籛則前翻鏐致仕事見上卷天成四年　丁亥以太常卿李愚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夏四月辛卯以王德妃爲淑妃唐制因隋之舊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正一品時曹后自淑妃正位中宮故陞德妃爲淑妃　閩奉國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帥讀曰率　癸卯延稟攻西門繼雄攻東門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將水軍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僞立白幟請降繼雄喜屏左右幟昌志翻降戶江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登仁達舟慰撫之仁達斬繼雄梟首於西門延稟方縱火攻城見之慟哭仁達因縱兵擊之衆潰左右以斛舁延稟而走斛量器之容十斗爲斛舁音余又羊茹翻甲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王延稟此語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延稟慙不能對延鈞囚于別室遣使者如建州招撫其黨其黨殺使者奉繼昇及弟繼倫奔吳越仁達延鈞從子也爲延鈞忌仁達而殺之張本從才用翻　以宣徽北院使趙延壽爲樞密使　己酉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衞副使　辛亥以朱弘昭爲宣徽南院使　五月閩王延鈞斬王延稟於市復其姓名曰周彥琛遣其弟都教練使延

政如建州撫慰吏民，爲王延政以建州與福州相攻張本。丁卯，罷畝稅麴錢，討畝稅麴錢見上卷天成三年。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己卯，以孟漢瓊知內侍省事，充宣徽北院使。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雖爲樞密使，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愎，蒲逼翻。每於政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先，悉薦翻。須，求也；索，亦求也。索，山客翻。分，扶問翻。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勝，音升。辛巳，以相州刺史孟鵠爲左驍衛大將軍，充三司使。昭武留後趙廷隱自成都赴利州，踰月，請兵進取興元及秦鳳；孟知祥以兵疲民困，不許。孟知祥量力而後動，所以能跨有二蜀也。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爲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播於譏口，遣藥彥稠以兵討安重誨。安崇贊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爲人所使耳。渠，猶言其也。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夫，音扶。復，扶又翻。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贊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惡，烏路翻。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史言帝無決然殺重誨之旨，郭崇韜之死亦猶是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無怪乎爾。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檛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檛殺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李從璋奮檛擊重誨于地，重誨曰：「重誨死無恨，但恨不與官家誅得潞王，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按重誨自以私憾欲殺從珂，當是時從珂未有跋扈之迹，重誨何以知其爲朝廷之患！此恐是清泰篡立之後，人譽重誨者造此語，未可信也。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爲重誨罪。間，古莧翻。離間事並見上。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因邊彥溫所告而誣之。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子誅之。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鎮，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按重誨既死，復用李從珂守長安。丙子，命諸道均民田稅。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薛史：福州城中有王霸壇、鍊丹井，壇旁有皂莢木，久枯，一日忽生枝葉，井中有白龜浮出，掘地得石銘，有王霸裔孫之文，昶以爲己應之，於壇側建寶皇宮。好，呼到翻。以守元爲宮主。陳守元、盛韜等見信，而薛文傑得行其姦矣，史言閩政自是愈亂。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是年二月，慕華奔唐，今更賜姓名。吳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守中書令徐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事見上卷天成四年。知諫豫其謀，知詢遇其喪於塗，知諫之喪自洪州還，而知詢往赴洪州，故相遇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見先王於地下乎！」先王，謂徐溫也。辛丑，加樞密使范延光同平章事。辛亥，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隼，聳尹翻。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禽獸。」上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武皇，晉王克用謚。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比，必利翻。幾，居豈翻。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冬，十月，丁卯，洋州指揮使李進唐攻通州，拔之。洋州東南至通州七百二十九里。先是蜀人董璋取通州，故復

攻拔之。宋乾德一年，改通州爲達州，以淮南有通州也。壬午，以王延政爲建州刺史。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姪在朝廷者皆無恙，恙，余亮翻。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謂朝廷族誅其子董光業也。尚何謝爲！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爲怨敵。爲董璋攻西川敗死張本。復，扶又翻。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孟知祥既盡得前蜀夔黔之土，不復東略。吳中書令徐知誥表稱輔政歲久，請歸老金陵，乃以知誥爲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餘官如故，總錄朝政，如徐溫故事。徐溫先鎮京口，總錄吳朝之政，後徙金陵。朝，直遙翻。以其子兵部尚書、參政事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徐知誥襲徐溫之跡，而景通襲知誥之跡，吳祚自此移於李氏。以內樞使同平章事王令謀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宋齊丘爲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以佐景通。賜德勝節度使張崇爵清河王。吳置德勝軍於廬州。崇在廬州貪暴，州人苦之，屢嘗入朝，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還鎮，爲廬州患者二十餘年。十二月甲寅朔，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按五代會要，雜鐵器謂燒器動使諸物。熟鐵亦任百姓自煉。余無案曰稅農具錢至今因之。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爲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于衡陽，馬殷諡武穆王。衡陽，本漢蒸陽縣，吳分置臨蒸縣，隋改臨蒸縣爲衡陽縣，唐屬衡州，爲治所。將發引，頓食雞臛數盤。引，讀曰紖。臛，黑角翻，羹也。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晉阮籍任情不羈，而性至孝，母終，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至滅性。然不可以訓也。何代無賢！癸亥，徐知誥至金陵。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事見上年十一月。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閩陳守元等稱寶皇之命，謂閩王延鈞曰：苟能避位受道，當爲天子六十年。延鈞信之，丙子，命其子節度副使繼鵬權軍府事。延鈞避位受籙，道名玄錫。愛州將楊廷藝養假子三千人，圖復交州，漢交州守將李進知之，受其賂，不以聞。是歲，廷藝舉兵圍交州，舊唐書地理志：交州西至愛州界小黃江口水路四百一十六里。漢主遣承旨程寶救之，未至，城陷，進逃歸，漢主殺之。寶圍交州，廷藝出戰，寶敗死。去年漢取交州，今復失之。

三年春正月，樞密使范延光言：自靈州至邠州方渠鎮，宋白曰：通遠軍本靈州方渠鎮，晉天福四年改爲威州，仍割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周廣順二年避諱改爲環州，顯德四年降爲通遠軍。使臣及外國入貢者多爲党項所掠，請發兵擊之。己丑，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党項。党，底朗翻。乙未，孟知祥妻福慶長公主卒。歐史：長興元年秋，封知祥妻瓊華長公主爲福慶長公主。長，知兩翻。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由成都趣劍利路由綿州。塞，悉則翻。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上，時掌翻。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舊唐書地理志：壁州，始諾水縣，後漢之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唐武德初分巴東之始寧置壁州，始諾水。宋廢壁州，以其地入巴州之曾口、通江二縣。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山後諸州，謂巴、蓬、果等州。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軼，徒結翻。公若不顧墳墓甥姪，孟知祥之先墳墓在邢州，甥姪謂其甥姪時皆仕於朝。則不若傳檄

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惡，烏路翻。）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印賣九經始此。）藥彥稠等奏破党項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吳徐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及海陵陳覺談議時事。（作之於金陵府舍。）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說，式芮翻。）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復，扶又翻。）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詬，古候翻。）昊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不通謀議，猶今人言不許商量也。）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甲辰，閩王延鈞復位。（王延鈞避位受籙，見上年。）吳越武肅王錢鏐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天成二年，錢鏐以兩鎮授傳瓘，事見上卷。按是年秋，朝廷始加傳瓘中書令，其下過呼之耳。）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印，吳越國印及鎮海、鎮東印也。鑰，內外城諸門及宮門契鑰也。）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時中國率數年一易姓，錢鏐之意，蓋謂偏據一隅，知以小事大而已，苟中國有主，則臣事之，其自興自仆，吾不問也。）庚戌，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處，昌呂翻。）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告將吏曰：自今惟謁令公，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從，才用翻。）晝夜警衛，未嘗休息。（陸仁章雖不學，而其所為闇與趙憲合。）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數，所角翻。）至是傳瓘勞之，（勞，力到翻。）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先王，謂鏐。）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既襲位，更名元瓘，兄弟名傳者皆更為元。（更，工衡翻。）以遺命去國儀，（吳越建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二年。）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荒者，有主而不耕；絕者，戶絕而無主。）命處州刺史曹仲達權知政事，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殿，丁練翻。）以浙西營田副使沈崧領之。內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晉避鄭太后諱改名富陽，後世遂因之。九域志：富陽縣屬杭州，在州西南七十二里。）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眾所惡。（惡，烏路翻。）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從，才用翻。）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錢氏本居臨安。）眾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訐，居謁翻。）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初，契丹舍利萴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舍利、惕隱，皆契丹管軍頭目之稱。萴，士力翻。剌，來達翻。被擒見上卷天成三年。）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萴剌，契丹之驍將，嚮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喪，息浪翻。）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楊檀，後改名光遠。）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我。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為選，于偽翻。）贊華但優遊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五代會要：莊宗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薛史曰：明宗入洛，莊宗宮人數百，悉令歸其骨肉，惟夏氏無所歸。明宗以夏氏魯奇是其同宗，因命歸之，今以妻贊華。妻，七細翻。）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

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好呼到翻刺七亦翻吮士兗翻抉於穴翻刲涓畦翻)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乙丑加宋王從厚兼中書令　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詗古永翻又休正翻)璋入境破白楊林鎮(白楊林鎮當在漢州界上)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此孫臏三駟之說也自古以來以此取勝者多矣楚以之破吳師而滅舒鳩周訪以之破杜曾而清襄汭王茂章以之斬朱友寧其策略皆不出此羸倫為翻衄女六翻)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輕牽正翻)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為于僞翻)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董璋書獨不及李仁罕者以趙季良者孟知祥之謀主趙廷隱李肇嘗與璋同禦石敬瑭於劍州故皆先以書誘之李仁罕未嘗共事故不及遺唯季翻)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己通謀召己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令力呈翻下同間古莧翻)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趙季良為節度副使故廷隱稱之)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眾為自全計(李肇時鎮利州)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于赤水大敗為璋所擒(赤水在漢州東南)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九域志成都府新都縣有彌牟鎮趣七喻翻)趙廷隱陳於鎮北(陳讀曰陣下同)甲申

遲明(遲直二翻)廷隱陳於雞蹤橋(薛史孟知祥傳云知祥親帥其眾與趙廷隱等逆戰於金鴈橋璋軍大敗按金鴈橋在漢州雒縣南璋兵既敗知祥追之夕宿雒縣豈金鴈橋即雞蹤橋邪)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諸葛武侯有功於蜀蜀人所在為立廟)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曝步木翻)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復扶又翻)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衝山指揮使李瑭守雞蹤橋(孟知祥置左右衝山六營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元年)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却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箠止蘂翻)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帥讀曰率呼火故翻)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瓌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中都指揮使中軍都指揮使也一本有軍字瓌公回翻)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降戶江翻下同)復得潘仁嗣(復扶又翻)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五侯津在漢州西南)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瓌降(元瓌疑即前元瓌通鑑集衆書以成書以其官有中與馬步之異其字有瓌與璝之異因再書之耳)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自唐以來漢州治雒縣知祥入漢州不居州宅而宿雒縣蓋漢州州宅為追兵剽掠不可居故宿雒縣廨舍也)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勞力到翻)且言將如梓州(如往也)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肩輿而入王暉迎問曰太尉全軍出征(洪邁曰唐節度帶檢校官其初只檢校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彊武夫得志嫌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余按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太尉古以主兵故呼將帥為太尉耳若唐末藩鎮固亦有加太

（帥者唐自肅宗之末藩鎮置節度使如薛訥等已是後來使相之職其帶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者僕射侍中中書令者往往有之李愬之帥唐鄧隨以實錢帶散騎常侍耳洪說未爲精當）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候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帥讀曰率下同）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李肇持兩端聞璋敗始斬其使）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新都（九域志新都縣在成都府北四十五里復扶又翻）趙廷隱獻董璋首己丑發玄武（舊唐書地理志玄武縣漢氐道縣晉改曰玄武九域志宋大中祥符五年改爲中江縣在梓州西九十里）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康福奏党項鈔盜者已伏誅餘皆降附（鈔楚交翻）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于板橋（板橋在梓州東南）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瘳丑留翻）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犒苦到翻）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先是朝廷加孟知祥中書令故李仁罕稱之仁罕蓋先嘗領蜀州）廷隱不對知祥愕然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爲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梁太祖領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四鎮莊宗領河東魏博盧龍成德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爲便耳公宜亟還府（府謂成都西川帥府所在）更與趙僕射議之（趙僕射謂趙季良）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少詩沼翻）乃遣萴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萴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數所角翻）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爲東川監押（監古銜翻）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爲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當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爲我曉廷隱（爲于僞翻）復以閬州爲保寧軍（董璋取閬州廢保寧軍今孟知祥復以爲節鎮以賞趙廷隱）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鬭勝者爲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爲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帥讀曰率）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董璋之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聞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興元之兵既不足以進取王思同之才又不足以進取劉曄料魏之羣臣無能敵劉備孫權者所以重於用兵也）未幾（幾居豈翻）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爲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爲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離間蓋指安重誨也孟知祥本有據蜀之志使重誨不相猜阻亦必別求釁端而動明宗蓋未能察見知祥之心術也間古莧翻）乃遣供奉官李存瓌（此供奉官乃殿頭供奉官非禁中供奉官也）賜知祥詔曰董璋狐狽（[illegible]）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言董光業族誅而孟知祥[illegible]）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克寧妻孟氏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閩王延鈞謂陳守元曰爲我問寶皇（爲于僞翻）既爲六十年天子

陳守元此語見上年。後當何如。明日，守元入白：「昨夕奏章得寶皇旨，當爲大羅仙主。」徐彥林等亦曰：「北廟崇順王嘗見寶皇，其言與守元同。」延鈞益自負，史言王延鈞之昏愚。始謀稱帝。表朝廷云：「錢鏐卒，請以臣爲吳越王；馬殷卒，請以臣爲尚書令。」錢鏐卒於是年三月，馬殷卒於去年十一月。朝廷不報，自是職貢遂絕。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七（起玄黓執徐七月，盡閼逢敦牂閏正月，凡一年有奇。）

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下

長興三年秋七月朔，朔方奏夏州党項入寇，擊敗之，（夏，戶雅翻。敗，補邁翻。）追至賀蘭山。（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己丑，加鎮海鎮東軍節度使錢元瓘守中書令。庚寅，李存瓌至成都，（是年六月遣李存瓌諭孟知祥，事始見上卷。）孟知祥拜泣受詔。（孟知祥之拜泣，豈其本心之誠然邪。）

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比，毗至翻。下比者同。舊以霍山為南嶽，今灊中天柱山是也。蓋漢武帝以衡山遐遠，遂徙南嶽於灊山耳。至唐復以衡山為南嶽。）竟不雨。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詮，且緣翻。鎮南軍，洪州，時屬吳，馬希範領節耳。希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是年春正月主卒。）自是復稱藩。（復，扶又翻。）

庚子，以西京留守、同平章事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為李從珂自鳳翔奪嫡張本。）

廢武興軍，復以鳳、興、文三州隸山南西道。（鳳、興、文本山南西道巡屬，唐末始分鳳州置感義軍，尋廢。前蜀王氏復置武興軍。今廢之，州還舊屬。）

丁未，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鳳同平章事，充安國節度使。

八月庚申，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為，于偽翻。下同。）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雄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比，毗至翻。謂李仁罕克遂州即為武信留後，趙廷隱克梓州遂為東川也。）今又自求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更，工衡翻。）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武泰留後趙季良，武信留後李仁罕，保寧留後趙廷隱，寧江留後張業，昭武留後李肇。）

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見二百七十五卷天成二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按天成二年李敬周為武信留後，四年使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魯奇蓋二年、四年間至遂州也。李仁矩鎮閬州，武虔裕刺綿州，見上卷天成四年。）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周圍二十里。（徐溫先已築金陵，今知誥復廣之，將以貽子孫也。）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抄，楚交翻。）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據水經注，涿郡故安縣有閻溝，其西山則易水所出也。歐史作鹽溝。）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良鄉，漢古縣，趙德鈞移之於閻溝耳。匈奴須知：閻溝縣北至燕六十里，古良鄉在空城南，至涿州四十里。蓋契丹得燕之後，改良鄉縣為閻溝縣，而所謂古良鄉空城，即趙德鈞未移縣之前古城也。）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潞，漢古縣，唐屬幽州。匈奴須知：潞縣東二里有潞河，自潞縣西至燕六十里。）近州之民皆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唐開元四年分潞縣置三河縣，屬薊州。匈奴須知：三河縣西至燕一百七十里，薊州西至三河縣七十里。）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馬希範以領鎮南節自朗州入嗣，今使為武安節度使，尋復封楚王之漸也。）

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瓌如成都，（是年七月李存瓌還自成都，今復遣之。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凡劍南自

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秦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喜許記翻下同和戶臥翻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毁裂抵弃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語牛倨翻思相吏翻吾見莊宗好爲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明宗之誨其子可謂名言好呼到翻將即亮翻 丙辰幽州奏契丹屯捺剌泊時幽州有備契丹寇掠不得其志契丹主西徙橫帳居捺剌泊出寇雲朔之間薛史本紀是年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林南捺剌泊治遣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部落近在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爲北方引弓之民捺奴葛翻剌來達翻 前彰義節度使李金全屢獻馬李金全先上黨鎮涇州上不受曰卿在鎮爲治何如勿但以獻馬爲事唐明宗雖出於胡人斯言也君人之言也治直吏翻金全吐谷渾人也 壬申大理少卿康澄上書曰臣聞童謠非禍福之本妖祥豈隆替之源故雊雉升鼎而桑穀生朝不能止殷宗之盛雊古候翻殷王太戊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二君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太戊廟號中宗武丁廟號高宗朝直遙翻神馬長嘶而玉龜告兆不能延晉祚之長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嘶南城門魏明帝時張掖柳谷水涌有石馬石牛石龜之祥人以爲晉興應之是知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蟊莫侯翻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稼者也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恥道消深可畏毁譽亂真深可畏譽音余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康澄所謂不足懼非果不足懼也直言人事之不得其可畏有甚於所懼者然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將使人君忽於變異災傷而不知警省非篤論也優詔奬之 秦王從榮爲人鷹視輕佻峻急鷹視者如飛鷹將攫俯而側目視物佻土雕翻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復扶又翻多驕縱不法

初安重誨爲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屬之欲翻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常爲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誅安重誨見上卷二年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爲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明宗諸子史皆不載其母氏唯許王從益爲王淑妃所子是時尚幼外此子女之年長者皆微時所生也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二年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見賢遍翻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從榮判六軍諸衛事石敬瑭爲副使是共事也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爲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康義誠起代北事晉王及莊宗及帝二世在兵間不聞有功但以鄴都兵亂之時贊帝舉兵南向爲功耳帥所類翻下同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復扶又翻上乃以宣徽使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詣闕康義誠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今召令詣闕命朱弘昭往知節度事以代之未正授以旌節也 十一月辛巳以三司使孟鵠爲忠武節度使以忠武節度使馮贇充宣徽南院使判三司鵠本刀筆吏與范延光鄉里厚善范延光相州臨漳人孟鵠魏州人相鄰接言二人居鄉里時相與厚善數年間引擢至節度使上雖知其太速然不能違也 乙酉上以胡寇浸逼北邊命趣議河東帥趣讀曰促下同石敬瑭欲之而范延光趙延壽欲用康義誠議久不決權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爲非石太尉不可延光曰僕亦累奏用之上欲留之宿衛耳會上遣中使趣之衆乃從崧議丁亥以石敬瑭爲北京留守河東

節度使，兼大同、振武、彰國、威塞等軍蕃漢馬步總管。唐末移大同軍於雲州，振武軍於朔州。帝，應州人，即位，置彰國軍於應州，以興唐軍爲寰州隸之。莊宗同光元年，置威塞軍於新州，以媯、儒、武三州隸之。四軍皆節鎮也。加兼侍中。爲石敬瑭以河東倚契丹之援而得中國張本。己丑，加樞密使趙延壽同平章事。吳以諸道都統徐知誥爲大丞相、太師，加領得勝節度使。得勝當作德勝。吳之先王楊行密起於廬州，故因置德勝節度於廬州，言以德而勝也。知誥辭丞相、太師。大同節度使張敬達聚兵要害，契丹竟不敢南下而還。按薛史，時契丹帥族帳自黑榆林捺剌泊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張敬達聚兵遏其衝要，虜竟不敢南牧。還，從宣翻，又如字。敬達，代州人也。蔚州刺史張彥超本沙陀人，嘗爲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爲總管，舉城附於契丹，契丹以爲大同節度使。蔚，紆勿翻。石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爲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爲劉知遠爲石敬瑭佐命，又以是而基漢業張本。帑藏委瓌。帑，他朗翻。藏，徂浪翻。瓌，晉陽人也。十二月戊午，以康義誠爲河陽節度使，兼侍衞親軍馬步都指揮使。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自梁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後唐遂置侍衞親軍都指揮使。以朱弘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始正授襄陽旌節。是歲，漢主立其子耀樞爲雍王，雍，於用翻。龜圖爲康王，弘度爲賓王，弘熙爲晉王，弘昌爲越王，弘弼爲齊王，弘雅爲韶王，弘澤爲鎮王，弘操爲萬王，弘杲爲循王，弘暐爲恩王，弘邈爲高王，弘簡爲同王，弘建爲益王，弘濟爲辯王，弘道爲貴王，弘昭爲宜王，弘政爲通王，弘益爲定王。未幾，徙弘度爲秦王。幾，居豈翻。漢諸王皆以州爲名。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庚寅，以端明殿學士、歸義劉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歸義縣屬涿州。昫，吁句翻，又許羽翻。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真封宅，蓋王延鈞未得國之時所居也。見，賢遍翻。更命其宅曰龍躍宮。更，工衡翻，下更名同。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衞入府，即皇帝位，國號大閩，大赦，改元龍啓，更名璘。追尊父祖，立五廟。以其僚屬李敏爲左僕射、門下侍郎，其子節度副使繼鵬爲右僕射、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以親吏吳勗爲樞密使。唐冊禮使裴傑、程侃適至海門，海門即今福清縣之海門鎮是也。閩主以傑爲如京使。侃固求北還，不許。閩主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史言閩主雖惑於神仙妖妄，而能粗安者，以善鄰而然。

二月戊申，孟知祥墨制以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孟知祥爲五帥請節鉞，朝廷依違不報，而許之墨制署授，故知祥因而授五帥。昔唐之季世，藩鎮得承制者，知長安本色之爲貴，若趙季良等知稟命於孟知祥而已，豈復知重朝命哉。涼州大將拓跋承謙及耆老上表請以權知留後孫超爲節度使。上問使者：「超爲何人？」對曰：「張義潮在河西，張義潮以河西來歸，事始二百四十九卷唐宣宗大中五年。朝廷以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涼州。自黃巢之亂，涼州爲党項所隔，鄆人稍稍物故皆盡，超及城中之人，皆其子孫也。」乙卯，以馬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席父兄之業，故朝廷仍命以潭、朗兩鎮。兼中書令。戊午，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庚申，軍中立其子彝超爲留後。癸亥，以孟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是時河西止有涼州、沙州二鎮，然使命不常通也。竊意河西當作關西，歐史只作邊將，多言仁福通於契丹，尤爲覈括。先，悉薦翻。朝廷恐其與契丹連兵，并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三月癸未，以其子彝超爲彰武留後，唐末以延州置保塞軍，岐改爲忠義軍，後唐改爲彰武軍。徙彰武節度使安從進爲定難留後。仍命靜塞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爲監軍，送從進赴鎮。從進，索葛人也。難，乃旦翻。索葛部居振武。宋白曰：安從進本貫振武軍索葛府索葛村。索，蘇各翻。乙酉，始下制除趙季良等爲五鎮節度使。孟知祥既以墨制命之，朝廷不能違，遂爲之下制。丁亥，敕諭夏

銀綬宥將士吏民，以夏州窮邊，李彝超年少，(少，詩照翻) 未能扞禦，故使之延安。(延州，延安郡) 從命則有李從曮、高允韜富貴之福，(李從曮事見上卷長興元年，又是年高允韜自鄜延徙安國) 違命則有王都、李匡賓覆族之禍。(王都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四年，李匡賓事見上卷元年) 夏四月，彝超上言為軍士百姓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趣，讀曰促)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為，于偽翻) 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瓚，才早翻。歐史作劉贊，時為刑部侍郎) 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祕書監、秦王傅，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漢之山陽郡，唐為曹、濟之地。此山陽，唐楚州之山陽縣也。舊唐書地理志曰：山陽縣，漢臨淮郡之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 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唐制，六部侍郎除吏部之外，餘皆從四品下，王傅從三品，然六部侍郎為劇用，王傅為左遷，以職事有閑劇之不同也。當是時，從榮地居儲副，則秦王傅不可以閑官言，蓋以從榮輕佻峻急，恐預其禍，求自脫耳) 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千容翻) 從榮不悅。瓚雖為傅，從榮一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為，于偽翻) 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李彝超不奉詔，(詔趣李彝超赴延安而不奉詔) 遣其兄阿囉王守青嶺門，(囉，魯何翻。青嶺門，蓋漢上郡橋山之長城門也，東北過奢延澤至夏州) 集境內党項諸胡以自救，藥彥稠等進屯蘆關。(蘆子關在延州延昌縣北，趙珣聚米圖經曰：蘆關在延州塞門寨北十五里) 彝超遣党項抄糧運及攻具，(抄，楚交翻) 官軍自蘆關退保金明。(金明，漢膚施縣地，後魏太平真君十二年置金明郡，隋廢郡為縣，又尋廢，唐武德二年分膚施縣復置金明縣。宋熙寧五年省金明縣為寨，屬膚施縣。趙珣聚米圖經曰：自蘆關南入塞門，即金明縣舊軌，中曰塞門，至金明一百里)

閩主璘立子繼鵬為福王，充寶皇宮使。

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從益為許王，從子天平節度使從溫為兗王，護國節度使從璋為洋王，成德節度使從敏為涇王。(從，才用翻)

庚辰，閩地震，閩主璘避位脩道，命福王繼鵬權總萬機。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庳，皮靡翻) 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甲申，帝暴得風疾，庚寅，小愈，見羣臣於文明殿。(薛史：梁開平三年改西京貞觀殿為文明殿)

壬辰夜，夏州城上舉火，比明，雜虜數千騎救之。(夜舉火於城上，及明而雜虜至，蓋先約以舉烽為號，欲內外夾擊唐兵也。比，必利翻) 安從進遣先鋒使宋溫擊走之。

吳宋齊丘勸徐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帝旬日不見羣臣，都人恟懼，(恟，許勇翻) 或潛竄山野，或寓止軍營。(寓止軍營者，恐軍中起變，欲依之以自全)

秋七月庚辰，帝力疾御廣壽殿，(廣壽殿，不知其創造之始。薛史本紀長興四年重修廣壽殿，帝曰：此殿經焚，不可不修，蓋焚於同光之末也) 人情始安。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夏州城，赫連勃勃築統萬城也。事見一百一十七卷晉安帝義熙九年。宋白曰：統萬城在朔方之北，黑水之南，其城土白而堅，南有九敵樓，險非人力所攻，迄今雖崇墉若新) 堅如鐵石，斵鑿不能入。(斵，株玉翻。斵，斫也) 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徜，音常。徉，音羊。抄，楚交翻) 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唐僖宗時，拓跋思恭據夏州，傳思諫、彝昌、仁福以至彝超) 不欲失之。蕞爾孤城，(蕞，徂外翻) 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為表聞，(為，于偽翻) 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為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還，從宣翻。下同) 其後有知李仁福陰事者，云仁福畏朝廷除移，揚言結契丹為援，(除移，謂除移它鎮。揚言者，播其言使人知) 契丹實不與之通也。致朝廷誤興是役，無功而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遺，唯季翻)

上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士頗有流言。乙酉，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既賞賚無名，士卒由是益驕。(唐兵之驕，始於同光，甚於長興，極於清泰，至于廣運之末，契丹入汴，晉兵有不得食者)

矣。

丁亥，賜錢元瓘爵吳王。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中吳建武節度使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璙即傳璙，元瓘嗣國，兄弟名從傳者並改為元。吳越於蘇州置中吳節度。薛史曰：唐莊宗三年，升蘇州為中吳軍。見，賢遍翻。）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讓位於元瓘，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三年。）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元瓘篤友悌之義，元璙知忠順之節，兄弟輯睦以保其國，異乎夫己氏者矣。）

戊子，閩主璘復位。（王璘避位六十五日，特以厭地震之異耳。）初，福建中軍使薛文傑性巧佞，璘喜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喜，許記翻。斂，力贍翻。）璘以為國計使，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胸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榜，音彭。捶，止橤翻。熨，紆勿翻，又紆胃翻。）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求其罪，將治之，（治，直之翻。）光怨怒，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為吳光引吳兵攻建州而文傑誅張本。帥，讀曰率。）

帝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為蜀王冊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王者謂天子也。唐制，真王正一品。朝廷既賜孟知祥以一品朝服，知祥又作九旒九章之法服，是為王矣。所謂車服旌旗皆擬王者，是擬天子也。）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袞冕，備儀衛詣驛，（時館盧文紀等於成都驛舍。）降階北面受冊，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以歸。（玉輅，天子之輅。步輦，以人挽之。）文紀，簡求之孫也。（盧簡求，唐宣宗、懿宗之時，內歷臺閣，外踐節鎮。）

戊申，羣臣上尊號曰聖明神武廣道法天文德恭孝皇帝。大赦，在京及諸道將士各等第優給。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乙酉至戊申，二十四日耳。）由是用度益窘。（明宗之優給，懲莊宗之濫也。給之愈濫，士心愈驕，由是有到鳳翔更請一分之事。窘，巨隕翻。）

太僕少卿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己復進用，（歐史曰：何澤外雖直言，而內實邪佞。與宰相趙鳳有舊，數私干鳳，鳳薄其為人，以為太常少卿。敕未出，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言澤未拜命而稱新官，輕侮朝廷，請坐以法，乃以太僕少卿致仕，居于河陽。）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此唐宣宗所謂若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之身也。當有天下，不思貽後之謀，而為此論，意趣凡近，良可笑。帝事太祖、莊宗，起於晉陽，有舊第在焉。）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丁卯，從榮見上，（見，賢遍翻。）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治，直之翻。）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從榮之言與明宗之言同一，戀權之心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甲戌朔，吳主立德妃王氏為皇后。

戊寅，加范延光、趙延壽兼侍中。

癸未，中書奏節度使見元帥儀，雖帶平章事，亦以軍禮廷參。從之。（時中書門下奏：自歷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帥，其儀注規程，公事載詳故實，求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受詔使已下參辭庭禮，今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相見亦以軍禮，一度已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行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奏軍職，則委元帥奏請署置。按是時執政畏從榮，崇秩太過。）帝欲加宣徽使判三司馮贇同平章事，贇父名章，（贇父璋，事帝於潛躍，為閽者。）執政誤引故事，庚寅，加贇同中書門下二品，充三司使。（唐制：中書門下二省，惟中書令、侍中正二品，侍郎則正三品。以兩省侍郎兼宰相之職，則謂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官則自依本品。今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其品同兩省長官，是誤也。）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五代會要：應順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按是年帝殂，明年正月閔帝改元應順，四月潞王入立，改元清泰，數月之間，乃宋、潞二王兵爭之際，何暇改屯衛諸軍號乎？是必改於天成、長興之間，會要誤也。）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令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己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

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趙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復扶又翻下同爲于僞翻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爲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稱尺證翻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亦懼從榮之禍也下戶嫁翻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蓄養汝輩何爲弘昭乃不敢言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使疏吏翻船壞水工以小舟濟之風飄至天長天長縣在揚州西一百一十里其地北不至淮東不至海豈小舟隨風所能至今通州海門縣崇明鎮東海中有大洲謂之天賜鹽場舟人揚帆遇順東南可以至蘇州定海西南可以至許浦達蘇州恐是此處宋之通州吳之靜海軍也從者二百人所存者五人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仍爲之牒錢氏使式吏翻爲于僞翻使於境上迎候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茲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子以前義成節度使李贊華爲昭信節度使留洛陽食其俸去年以李贊華義成事見上卷按唐末於金州置昭信節度五代兵爭不復以爲節鎮又按五代會要長興二年升虔州爲昭信節度時虔州屬吳吳以爲百勝節度贊華所領節拊虔州之昭信軍歟又是年十一月庚辰改慎州懷化軍爲昭化軍慎州在幽州之北唐盛時所置以處降者抑以贊華領昭化節而信字乃化字之誤歟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吳徐知誥以國中水火屢爲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樂音洛悉縱遣侍妓妓渠綺翻取樂器焚之閩內樞密使薛文傑說閩王抑挫諸宗室從子繼圖不勝忿說式芮翻從才用翻勝音升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冬十月乙卯范延光馮贇奏西北諸胡賣馬者往來如織日用絹無慮五千匹計耗國用什之七天成四年沿邊置場市馬禁黨項賣馬者到闕而卒不能禁今掌兵掌計之臣復以其耗費而奏言之請委緣邊鎮戍擇諸

胡所賣馬良者給券具數以聞從之戊午以前武興節度使孫岳爲三司使代馮贇也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爲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爲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爲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帝以康義誠爲朴忠朴忠者能持兩端乎是後康義誠事閔帝自請將兵拒潞王而遂迎降亦所以自全也乃所以自斃若此者果可親任耶度徒洛翻權知夏州事李彝超上表謝罪求昭雪去年秋討李彝超昭雪者昭其無它雪者滌洗其罪壬戌以彝超爲定難軍節度使難乃旦翻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內輔臣謂樞密使外輔臣謂宰相羣小指孟漢瓊之黨遂相泣而別謂而相泣死期將至不知泣下也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爲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庚辰改慎州懷化軍九域志慎州昭化軍節度五代會要是年十一月庚辰改鎮州懷化軍爲昭化軍史於此蓋逸爲昭化軍四字置保順軍於洮州領洮鄯等州自唐肅代以來洮鄯沒於吐蕃是時以有西戎首領來歸附故置節鎮以寵授之洮土刀翻鄯音善戊子帝疾復作歐史戊子帝幸宮西土和亭得傷寒疾復扶又翻己丑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俛首不能舉俛音免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歐史從榮與朱弘昭馮贇入問起居於廣壽殿帝不能知人從榮等出乃還於雍和殿宮中皆慟哭至夜半帝蹶然自興於榻而侍疾者皆去顧殿上守漏宮女曰夜漏幾何對曰四更矣帝即唾肉如肺者數片溺涎液斗餘守漏者曰大家省事乎曰吾不知也有頃六宮皆至曰大家還魂矣因進粥一器至旦疾少愈薛史作便溺升餘當改斗字從升字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爲時論所與事始見二百七十六卷天成二年人患不自知耳既自知矣而與小人謀爲自全之計此其所以敗也恐不得爲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權臣謂孟漢瓊朱弘昭馮贇等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謂

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帥讀曰率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今人言起居無恙者爲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以參夷之罪臨之復扶又翻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使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康義誠時典侍衛親軍言不得義誠之合謀拒從榮則事不可成乃召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將卽亮翻校戶教翻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康義誠之初計欲持兩端以自全故其對如此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從榮時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居河南府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語牛倨翻帝之嗣位也先入居興聖宮故從榮欲效之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處昌呂翻下處置同又使處鈞以前說詣馮贇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言來則奉迎不來則不敢輕動此卽義誠遣子事秦府之初計也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五代會要唐莊宗同光二年改洛陽崇勳殿爲中興殿萬春門爲中興門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種章勇翻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監門監門衛將軍也端門宮城正南門漢瓊拂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邪公謂康義誠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帥讀曰率下同卽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號戶刀翻帝

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處昌呂翻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冒莫北翻數脫吾於厄數所角翻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所教爲此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時從珂鎭鳳翔帝言欲召之汝爲我部閉諸門爲于僞翻下書爲同重吉卽帥控鶴兵守宮門帥讀曰率下同孟漢瓊被甲乘馬被皮義翻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牀坐橋上胡牀卽今之交牀自晉人已來用之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端門之東門曰左掖門西門曰右掖門言在端門之左右若臂掖之左右然也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端門宮城南門兵從宮中出自掖門外窺之見其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擐之甲在胸前者謂之掩心擐戶慣翻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走歸河南府也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城使安從益就斬之幷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豫內廷密謀馮朱患從榮狠伉馮朱謂馮贇朱弘昭音周嵩謂王敦曰處仲很抗無上岳嘗爲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射而亦翻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幾居依翻復扶又翻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巳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雨泣嗚咽見賢遍翻雨泣者淚下如雨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使孟漢瓊徵從厚入侍疾因使漢瓊權知天雄軍府丙申追廢從榮爲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

陟王說而已。（說讀為悅。）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司徒詡，其先以官為氏。在病告者，以病謁告家居。）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惡，（惡，烏路翻。）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聳陟並轡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日景，日之晷景。及今，猶言及此時也。王詹事謂王居敏，舉其官也。）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唐明宗之遷洛陽也，改長樂門為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種，章勇翻。）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從，才用翻。孥，音奴。凡定罪，從減為首一等。）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姦人乎！」馮贇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諸議高輦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祕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魚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唐法，長流人謂之長流百姓。）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蔚，紆勿翻。）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晙並貶官。（從榮判六軍諸衛事，其府僚有判官、推官。晙，祖峻翻。）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為宰相。）詡，貝州人。文蔚，建安人也。文蔚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上嗣，言當居諸子之上，當嗣有大業。）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春秋晉獻公殺其世子，而非其罪。後諡曰恭。戾太子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趙遠，後事漢高祖，避高祖名，以字行，故史著其名。）幽州人也。戊戌，帝殂。（年六十七。按下文云登極之年已踰六十，則是年年六十八。）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天成元年。）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范仲淹曰：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在位年穀屢豐，（屢，力住翻。）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校，比也。小康，小安也。粗，坐五翻。）辛丑，

宋王至洛陽。（自魏州至洛陽。）閩主尊魯國太夫人黃氏為皇太后。閩主好鬼神，（好，呼到翻。）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閩主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質，正也。）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閩主從之。文傑惡樞密使吳勗，（吳勗本閩主親吏，故任之以機密。文傑以是惡之。惡，烏路翻。）勗有疾，文傑省之，（省，悉景翻。）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宅疾對也。」勗許諾。明日，文傑使韜言於閩主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勗謀反，（閩主信北廟崇順王，事始見上卷二年。）以銅釘釘其腦，（上釘，如字；下釘，丁定翻。）金椎擊之。」閩主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之。勗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吳勗，歐史作吳英。下，遐稼翻。治，直吏翻。）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吳光奔吳，見上十月。）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光攻建州。（信州，在漢時其地界於豫章、餘干、會稽、太末二縣之間，三國時為鄱陽郡葛陽縣之地，晉、宋以至於隋屬東陽、鄱陽二郡。隋改葛陽為弋陽縣，唐乾元元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撫之地置信州。九域志：信州南至建州四百里。朝，直遙翻。）閩主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戊戌至癸卯六日，始發喪，亂故也。）宋王即皇帝位。（諱從厚，明宗第五子也。明宗殂四日而後宋王至，至三日始發喪即位。）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衣王氏語及秦王。（唐制，內職有六尚，猶外朝之六尚書也。有二十四司，猶二十四曹郎也。司衣屬尚服局，掌宮內御服首飾，整比以時進奉。）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受王恩，（朱洪實蓋加檢校司徒，故稱之。）當時不為之辨，惜哉！」（為，于偽翻；下同。）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詗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事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歐史曰：初，明宗後宮有生子者，命妃母之，是為許王從益。從益乳母司衣王氏見明宗已老而秦王握兵，心欲自託為後計，乃曰兒思秦王。是時從益已四歲，又數教從

翁自言求見秦王明宗遣孔循議鄴兒往來秦府賓與從榮私通從榮因使伺察宮中動靜事連王淑妃由是故也詗火迥翻又休正翻 帝由是疑之。從榮已死，任事何足復論！況國難甫定，人心猶恫，宜示寬大，使各自安。帝多疑而少斷，此其所以不得令終也。

丙辰，以天雄左都押牙宋令詢為磁州刺史。磁，牆之翻。 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帝為己功，欲專朝政，令詢侍帝左右最久，雅為帝所親信，雅，素也。 弘昭不欲舊人在帝側，故出之，帝不悅而無之何。 孟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朱弘昭、馮贇先皆以胥吏事明宗於藩邸，躐階柄用，故為孟知祥所侮易。 其亂可坐俟也。」 辛未，帝始御中興殿。帝自終易月之制，循漢晉喪制，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釋服。 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治，直吏翻。斷，丁亂翻。 李愚私謂同列曰：「吾君延訪，鮮及吾輩，位高責重，事亦堪憂。」眾惕息不敢應。李愚時為相，言帝不謀政於宰相而專與樞密宣徽等議事也。鮮，息淺翻。惕，他歷翻。

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明州錢元珦驕縱不法，以吳越於台州置德化節度觀之，蓋置順化節度於明州也。又按薛史長興二年，昇楚州為順化軍，以明州刺史錢元珦為本州節度使。楚州時屬楊氏，元珦蓋鎮明州而領楚州節耳。珦，許亮翻。 每請事於王府，不獲，王府，謂吳越王府。 輒上書悖慢。悖，蒲昧翻，又蒲沒翻。 嘗怒一吏，置鐵牀炙之，炙，之石翻。 臭滿城。郭，吳王元瓘遣牙將仰仁詮詣明州召之。仁詮左右慮元珦難制，勸為之備，仁詮不從，常服徑造聽事。姓苑有仰姓。詮，且緣翻。造，七到翻。聽，讀曰廳。 元珦見仁詮至，股慄，遂還錢塘，幽於別第。仁詮，湖州人也。

閩主改福州為長樂府。樂，音洛。 親從都指揮使王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從，才用翻。王仁達擒延稟事見上卷長興二年。 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惡之，惡，烏路翻。 嘗私謂左右曰：「仁達智有餘，吾猶能御之，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 至是竟誣以叛，族誅之。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袁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袁德妃。按歐史，楚王殷有子十餘人，嬪子希振長而賢，其次希聲，與希範同日生。希聲以母袁夫人有色而寵盛，得立，而希振棄官為道士。希聲以長幼之序當讓希振，末當讓希範也。 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從，才用翻。 希範多譴責之。袁德妃請納希旺官為道士，不許，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燕集。德妃卒，希旺憂憤而卒。

潞王上

諱從珂，鎮州平山人，本姓王氏。明宗為將時，過平山，掠得之，養以為子。

清泰元年 是年四月入立，始改元清泰。 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取應天順人為義，非繼體之君所以紀元也。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五代會要：天成二年十月，升壽州為忠正節度。時壽州屬吳，從賓蓋升節鎮以寵授其臣，遙領之耳。 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朱、馮之多忌，所以速禍也。薛史：明宗長興三年，以神捷、神威、雄威、廣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軍；閔帝即位，改左右羽林軍為嚴衛，左右龍武、神武軍為捧聖。按薛史之誤，會要同。 彥威，崞人也。崞，音郭。 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二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並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壬辰，以荊南節度使高從誨為南平王，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甲午，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元瓘為吳越王。 吳徐知誥別治私第於金陵，治，直吏翻。 乙未，遷居私第，虛府舍以待吳主。此吳主，楊溥。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眾心。少，詩照翻。 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忌從珂及敬瑭也。朝，直遙翻。 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省，悉景翻。 及明宗

殂潞王辭疾不來 以主少國疑也其相猜阻之迹見矣 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 此小人之交鬭者迎合執政意嚮使疏吏翻伺相吏翻 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為潞王舉兵張本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 漢末以會稽南部置漢興縣吳更曰吳興為建安郡治所隋廢郡為縣唐載初元年分建安縣置唐興縣天授二年改曰武寧神龍元年復曰唐興天寶元年改曰浦城屬建州宋白曰浦城本東候官之北鄉也漢末置漢興縣吳曰吳興唐曰唐興天寶改浦城有二浦其城臨浦故曰浦城九域志在州東北三百二十里敗補邁翻 遂圍建州閩主璘遣上軍使張彥柔 閩置上軍使中軍使下軍使 驃騎大將軍王延宗將兵萬人救建州延宗軍及中塗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延宗馳使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 繼鵬閩主長子也 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於啓聖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市人爭持瓦礫擊之 礫郎擊翻 文傑善術數自云過三日則無患部送者聞之倍道兼行二日而至士卒見之踴躍臠食之 臠力兗翻 閩主亟遣赦之不及初文傑以為古制檻車疏闊更為之 更工衡翻改也 形如木匱攢以鐵鋌內向動輒觸之車成文傑首自入焉并誅盛韜 盛韜以鬼神事黨附薛文傑為姦者也 蔣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 吳尊楊行密廟號太祖 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 濛為徐氏父子所忌事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貞明五年 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士卒死亡甚衆歸罪於都虞候張重進斬之 敗補邁翻重直龍翻 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好呼到翻 閏月以左諫議大夫唐汭膳部郎中知制誥陳乂皆為給事中充樞密直學士汭以文學從帝歷三鎮在幕府 帝以開成二年鎮宣武明年徙鎮河東長興元年徙鎮天雄 及即位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性迂疏朱馮恐帝含怒有時而發乃引汭於密近以其黨陳乂監之 監古銜翻 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皇后明宗曹皇后也 安遠節度使符彥超奴王希全任賀兒 任音壬 見朝廷多事謀殺彥超據安州附於吳夜叩門稱有急遞 軍期緊急文書入遞不容稽違晷刻者謂之急遞遞郵傳也遞者言郵置遞以相付而達其所 彥超出至聽事二奴殺之因以彥超之命召諸將有不從己者輒殺之己酉旦副使李端帥州兵討誅之并其黨 副使節度副使也帥讀曰率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 不曰尊而曰以史言閔帝之薄於王淑妃 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己巳知祥即皇帝位于成都 孟知祥字保胤邢州龍岡人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唐紀八 起閼逢敦牂二月盡旃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趙季良遂爲孟蜀佐命元臣。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吳遷都之議始上卷明宗長興四年。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都押牙，鎮海、寧國兩鎮都押牙也。昇州於揚州爲西，揚州於昇州爲東。言吳主若西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復，扶又翻。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先，悉薦翻；下先己同。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鑷，尼輒翻。髭，即移翻。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髯。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己，先，悉薦翻。心疾之，遣使馳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爲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徐知誥不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疏吏翻。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池州副使，池州團練副使也。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爲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嗚呼！爲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以之發病而死，范雲恐後時不及，瘵疾以求速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又其輕淺者耳。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宣，樞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劄子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爲異邪！西班有大使臣、小使臣。監，古銜翻。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徐知誥虛府舍以待吳主，見上卷本年。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衞。徐知誥之自衞，其心猶王建也。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樂，音洛。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二年。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惡，烏路翻。欲拒命，則兵弱糧少，少，詩沼翻。不知所爲，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離，力智翻。不可受也。」言不可受代。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滄州；唐屬棣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商鑿此河近海，故以商爲名，後人加水爲滴。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爲便？」發此問以觀衆意。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引論語孔子之言。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原也。馬胤孫之言，儒生守經之言也，是時勸潞王拒命者以其言爲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爲哂。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謂殺從榮而立帝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專制朝權，別疏骨肉，動搖藩垣，謂易置石敬瑭及己也。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自鳳翔趣洛陽，道出長安。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說，式芮翻。餌以美妓，妓，渠綺翻。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王思同自燕降晉，晉與梁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爲節度使，故自言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

爲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翔等以狀聞。時潞王使者多爲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不，讀曰否。操，七刀翻。）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薛文遇由此爲潞王所信用。）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明宗以康義誠爲朴忠，豈知其陰狡乃爾邪。）請以王思同爲統帥，（帥，所類翻。）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捷已下指揮，改爲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爲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爲左右廂。）益知軍情將變，辭不行。（侯益曾經鄴都之變，故爾。）執政怒之，出爲商州刺史。（洛陽至商州八百八十六里。）辛卯，以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爲北面招討使，以契丹房知溫爲副都部署，當時爲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爲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爲元帥之任，宋氏建國之初，猶因而用之。）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難，乃旦翻。下同。）前絳州刺史萇從簡爲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二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爲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指揮使尹暉並爲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爲偏裨。暉，魏州人也。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爲樞密使。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爲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徼，堅堯翻。）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洋王從璋行至關西，（函谷關之西也。）聞鳳翔拒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梁、洋、涇、邠四帥并安彥威而五。難，乃旦翻。）奏合兵討鳳翔。漢韶，李存進之子也。（晉王克用養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　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復，扶又翻。）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冠，古玩翻。創，初良翻。）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褊，補典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楊思權本屬於秦王，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潞王。王於明宗諸子爲長，故稱爲大相公。呼，火故翻。下同。）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爲節度使，勿以爲防團。」（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趣，讀曰促。）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爲六節度使。按孫漢韶時守興元，當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潞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犒，苦到翻。估，音古。）　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趣，七喻翻。）遂雍，鄩之子也。（劉鄩，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爲腹心。（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房暠、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薛文遇主謀議，而昭胤、暠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百四十二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比，必利翻，及也。）前軍賞遍，皆不

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爲，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謂鎮天雄也。)當是之時，爲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五代會要：閔帝即位年二十。)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榛梗者，隔塞而不通。榛，側詵翻。梗，古杏翻。)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爲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言何術可以轉禍爲福。)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猜間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贇爲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爲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遣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咎王思同者，亦康義誠也。將，即亮翻。下同。)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爲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勞，力到翻。)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分，扶問翻。)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棰，止橤翻。)又殺尼惠明。(召惠明入禁中，見上卷本年。)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爲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爲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爲孟漢瓊擊從榮。(事見上卷上年。首爲，于僞翻；下爲之同。)康義誠由是恨之。(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實擊之，故恨。)辛酉，帝親至左藏，(藏，徂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爲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康義誠之心事，朱洪實知之矣。)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訊，問也。)二人訟於帝前，(訟者，爭辯是非曲直。)帝不能辯其是非，遂斬洪實，(帝但以階級爲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軍士益憤怒。(觀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降潞王，何暇憤朱洪實之枉死！蓋憤怒者，洪實之從兵耳。)壬戌，潞王至昭應，(宋大中祥符八年，改昭應縣爲臨潼縣。九域志：在長安東五十里。)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九域志：臨潼縣有零口鎮，是也。)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行，戶剛翻。)先帝擢之，位至節將，(節，謂建節而爲大將。將，即亮翻。)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爲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同。)王之過長安，(過，古禾翻。又如字。)尹暉盡取思同家貲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妓，渠綺翻。)慮失士心。屬王醉，(屬，之欲翻。)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爲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乙丑，至閿鄉。(九域志：華州東至閿鄉九十里，自閿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閿，武巾翻，亦作閺。)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爲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重，直龍翻。)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陝，失冉翻。)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爲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

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爲徒累一城人塗地耳（先悉薦翻累力瑞翻）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說式芮翻乘繩證翻）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新安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爲羣弃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麾下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爲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爲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乃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爲先置（先置者先路置頓也）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爲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玄武門洛陽宮城北門帥讀曰率下同）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爲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史言自古以來衆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昫香句翻又許羽翻）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唐之兩都三省及寺監皆在宮城之內）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語牛倨翻）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穀水在洛陽城西）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草者草創其辭）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爲合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羣子勝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爲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矣曰然則爲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觀乎此則爲相者貴於持危扶顛不以但能盡死爲貴也）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趣讀曰促勞力到翻）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用戰國須賈之言擢拔也數所具翻）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爲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爲人（惡烏路翻）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爲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東軍謂自洛陽來者）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衞州東數里遇石敬瑭（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帝大喜問以社稷大

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爲至此？帝曰：康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俛音免。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王弘贄從敬瑭伐蜀，嘗爲偏將，石敬瑭欲擁帝還衛州以投弘贄，使爲之所耳。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自弘贄所還見帝。以弘贄之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沙姓，古夙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爲奔。公明宗愛壻，以敬瑭尚明宗女也。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爲辭，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從行幸也。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直指石敬瑭心術。守榮抽佩刀欲刺之，刺，七亦翻。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洪進亦自刎。刎，扶粉翻。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竇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啓閔帝曰：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一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洎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與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衛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遇夜暝，以在地鞾拒，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贄。南唐烈祖實錄：弘贄曰：今京國阽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瑭然其語。按爲晉、漢實錄者必爲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瑭遂趣洛陽。趣，七喻翻。

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考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幷內司迎奉至乾壕，帝從令還京。按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三月無三十日，廢帝實錄誤也。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事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數，所角翻。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兗翻。澠池，縣名。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自預從臣之列，從，才用翻。王即命斬於路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還利州，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以應接梁、洋。右匡聖馬步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之。此是蜀主以兵援民，因不用趙廷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

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傳教，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爲教。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終不用盧導之言。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見，賢遍翻。拜，句絕。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復，扶又翻。王立，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爲鄂王，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爲鄂王，今從廢帝實錄。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書詔印，畫可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盡以八寶自隨。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五代會要：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舊宅爲至德宮，蓋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玫，莫杯翻。以府庫之實，問其實數。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僦，即就翻，賃居爲僦。

王弘贄遷閔帝於州廨，廨，古隘翻。帝遣弘贄之子殿直巒往酖之。戊寅，巒至衛州謁見，見，賢遍翻。閔帝問來故，不對，問巒以所以來之故。弘贄數進酒

（數，所角翻。）閔帝知其有毒，不飲，縊殺之。（年二十一。）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事見上卷明宗長興三年。卒，子恤翻。）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橫，戶孟翻。間，古莧翻。）閔帝不能違，以致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妃，孔循之女。）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何在？」（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蓋承前史之偏，失於修改也。）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詢一人而已。經，縊之，計翻。）

己卯，石敬瑭入朝。庚辰，以劉昫判三司。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棄之，皆為蜀人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邊境之臣，委棄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有効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遂清，鄩之姪也。甲申，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乙酉，改元，大赦。（改元清泰。）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充端明殿學士。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康義誠欲奉宿衛兵迎降以為己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傅瑕所以死於鄭厲公之類也。）己丑，誅藥彥稠。（修河中之怨也。）庚寅，釋王景戡、萇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其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使獄，以督責之也。下，戶嫁翻。）因繫滿獄，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詬，古候翻，又許候翻。為，于偽翻。下能為同。）反使我輩鞭胸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

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藏，徂浪翻。珥，忍止翻，耳璫也。）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為，于偽翻。）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駑，音奴。分，扶問翻。）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亟，去吏翻。卒，臧沒翻，士卒也。）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帑，他朗翻。藏，徂浪翻。涸，戶郭翻，以水為喻，言枯涸也。）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此言在鳳翔時諸軍推戴之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厭，於鹽翻。）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去，羌呂翻。菩，薄乎翻。薩，桑割翻。閔帝小字菩薩。）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衰，倉回翻。從，才用翻。）

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朗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暠為宣徽北院使，暠，長安人也。（暠，古老翻。）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鬭，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羸，倫為翻。瘠，秦昔翻。）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為，于偽翻。）而鳳翔將佐多勸帝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重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

面生心。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爲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少，詩照翻），今我爲天子，非石郎尙誰託哉！乃復以爲河東節度使（復，扶又翻；又如字。謂石敬瑭歸鎭，乃復遣而後之，此所以速禍也）。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爲保義節度使（賞其先通款於鳳翔也）。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戊申，以羽林軍使楊思權爲靜難節度使（踐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己酉，張虔釗、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以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爲樞密使。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李從曮自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鎭鳳翔；從曮雖移鎭，而家財甲兵猶在焉。）將行（謂將東趣洛陽也），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鎭鳳翔（復，扶又翻）。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爲鳳翔節度使（長興元年，從曮自鳳翔入朝，徙宣武；後徙天平；今自天平復還鎭鳳翔）。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爲北面招討使），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爲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爲酒所加），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李沖謀拒之。沖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溫貢獻甚厚。吳鎭南節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蜀人取成州。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爲成德節度使、同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文州都指揮使成延龜舉州附蜀（周文王第五子郕叔武封於郕，或言成王封季載於郕，其後以國爲氏，或去邑爲成氏）。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川王濛（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濛見己丑之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鎭（出鎭同州也），二人論議多不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爲，更之不亦便乎！（傳曰：妻父曰昏，壻父曰姻。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更，工衡翻；下欲更同。）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見，賢遍翻），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聞望宜爲相者（聞，音問），皆以尙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行，下孟翻）。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筯挾之（挾，當作挾，挾，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挾提），首得文紀，次得顗。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蕘之子也（崔蕘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帝欲殺楚匡祚（以楚匡祚殺重吉也），韓昭胤曰：陛下爲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厭，益涉翻，伏也，合也）。乙卯，長流匡祚於登州。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爲皇后（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回鶻入貢者多爲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禁兵衛送（帥，讀曰率），與邠州兵共討之。吳徐知誥召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爲諸道都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徐知誥謀篡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陵，而不使預事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之。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罷鎭，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帝尤惡之（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州見上三月。惡，烏路翻）。嘗侍宴禁中，酒酣，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曰：帝醉矣，爾曹速去。蜀置永平軍於雅州，以孫漢韶爲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爲山

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虔釗固辭不行。（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鎭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不赴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蜀復置之也。）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衞馬步都指揮使仁贊爲太子，仍監國。（監，古銜翻。）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衞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吏翻。）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彊將謂李仁罕之李肇等。覬，音冀；覦，音俞。）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史言李仁罕已萌於趙季良等數內。）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昶，蜀主第三子也。更，工衡翻。）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事見上四月。藏，徂浪翻。見，賢遍翻。）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匄取故存之。（匄，居大翻。）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辛未，以姚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洛水貫都城中，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帝聞之，大驚，贈太尉。丙申，以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爲太子太保。九月癸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鎭以備蜀。（東安鎭當在鳳翔西界，蜀兵出散關嘗戍之地，故益兵以備之。）

蜀衞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復，扶又翻。）求判六軍，令進奏吏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偵，丑鄭翻。）蜀主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爲之副。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於境上，卻之。蜀奉鑾肅衞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見，賢遍翻。）見蜀主不拜。（李肇之傲幼君，亦由武夫倔彊不學無識，以自貽禍。）戊寅，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爲右僕射。三司吏聞昫罷，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昫以奏蠲諸道逋租，吏無所幷緣徵責以漁利也。）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趙廷隱自克東川，實李仁罕之功，然隙之深有自來。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爲之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覺，其冥頑以悖取死宜矣。然趙廷隱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譖，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癸未，下詔暴其罪，幷其子繼宏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釋杖而拜。（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敗。及董璋既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劍州之功，不以爲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以爲武夫恃功驕倨者之戒。）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據城叛。（徧考新舊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

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當皆六十四州之數。按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璧等州觀察營田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爲褒源之援，則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果州刺史李延厚討平之。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肇爲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邛，渠恭翻。吳主加徐知誥大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雄武節度使張延朗將兵圍文州。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州，後唐改爲雄武節度。階州刺史郭知瓊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乾渠引戍兵歸鳳翔。時階、興二州皆已入於蜀，唐蓋使郭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而不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爲興州刺史，以乾渠爲治所。乾，音干。十一月，徐知誥召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自江都還金陵也。爲鎮海、寧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爲左右軍都軍使、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史安叔千爲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爲彰國節度使。安叔千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叔千，沙陀人也。宋白曰：安叔千本貫雲州界尸，屬奉誠軍牧泉村。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自白井歸晉陽也。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辛巳，漢皇后馬氏殂。馬氏，楚王殷女也。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唐園陵之制，兆域之外，繚以垣牆，列植柏樹，謂之柏城。封纔數尺，觀者悲之。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卽位，諡曰閔，與秦王及重吉並葬徽陵域中。今從廢帝實錄。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華，戶化翻。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昵，尼質翻。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冢，大也。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治，直之翻。況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閩大赦，改元永和。二月丙寅朔，蜀大赦。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光爲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超上言疾病，夏，戶雅翻。上，時掌翻。疾甚爲病。以兄行軍司馬彝殷權知軍州事。彝超尋卒。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爲皇太后。太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孟知祥事莊宗，方親任，故以後宮賜之。史言書李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魏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寡，與帝皆爲明宗所掠。閩主立淑妃陳氏爲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爲殿使。殿使，閩所置官。三月辛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爲忠武節度使兼樞密使。以李彝殷爲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彝興，其子卽李繼捧、李繼遷也。難，乃旦翻。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爲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度使。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爲彰聖左右軍，嚴衞步軍爲寧衞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軍爲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爲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瓘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審琦，金全之子也。安金全，代北舊將。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薛史載在德書，其略曰：朝廷任事，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棄甲；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員，枉費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爲大將，居上位無將

(者移之下單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擢居大位；無大才，即移之下僚。猶吉撥翻。誥，丁禮翻。)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爲朕作詔書，宣朕意。」(馬胤孫時爲翰林學士。爲，于僞翻。)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八年。)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傾輸，謂傾其肺腑而輸忠於上。)昭儉，嗣復之曾孫也。(楊嗣復，文宗時爲相。)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考異曰：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嘗使陳覺爲景遷教授，爲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爲不法。觀齊丘傳，謂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討。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易制，己爲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爲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爲己之副，爲兼中樞節度使，舒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十國紀年。)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難，乃旦翻。)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攜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宋齊丘字子嵩。秦淮門，金陵城門。數，所角翻。)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中丞龍門毋昭裔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龍門縣，本漢皮氏縣，後魏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毋，姓也。毋丘氏或爲毋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禮有毋景，洛陽人。二公晏人。毋，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軍劉延朗爲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庚戌，賜振武節度使楊檀名光遠。(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九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少點畫。今鄭州節度使楊檀、懷州、金壇等名旁犯諱，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亶字，故避偏旁也。楊檀時不鎮定州，當從通鑑。)

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先，悉薦翻。)再用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有功而不求聞，武人如柴再用者，亦可稱也。)

契丹寇應州。

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陰爲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好，呼到翻。)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唐六典：中世司天臺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爲內使，(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爲右衛上將軍，重裔爲皇城副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公主。長，知兩翻。)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爲帥，(羸，倫爲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糴軍糧，(總管府在晉陽。石敬瑭時爲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九域志：鎮州西北至代州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趣，讀曰促。)山東之民流散，(此謂太行、常山之東。)亂始兆矣。(史敘致亂之由。)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時驕兵習見扶立潞王，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賞。)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壬辰，詔竊盜不計贓多少，并縱火強盜，並行極法。

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鷰繼鵬請之於陳后后白閩主而賜之。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爲天雄節度使。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爲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帝深以時事爲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從，千容翻。)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見，賢遍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爲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注云對答也，答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上元，唐肅宗年號。度，徒洛翻。)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機要之臣，謂樞密。)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屏，必郢翻，又卑正翻。)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吳潤州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昵，尼質翻。)游燕廢務作列肆於牙城西躬自貿易。(貿，音茂。)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徐溫諡忠武王。)而以後事傳於公。(徐知誥之得政，在於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誥，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六卷明宗天成二年。)往年知詢失守(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論議至今未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治，直吏翻。)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感悟待之加厚。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己酉以宣徽南院使房暠爲刑部尚書充樞密使。(暠，古老翻。)宣徽北院使劉延朗爲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爲使長。(樞密使爲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暠隨勢可否不爲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暠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俛，音免。比，必利翻。覺，居效翻。)啓奏除授一歸延朗。(爲劉延朗受誅於晉、房暠獲全張本。然二人皆帝之親臣也，延朗之好貨非也，暠之避事亦非矣。)諸方鎭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州拔水寨。(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隱。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莫敢言。(惡，烏路翻。)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爲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人持白梃擊李可殷殺之。(梃，待鼎翻。)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少間。(間，如字。)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亂兵刺之而出。(刺，七亦翻。)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爲絕之。(爲絕其命也。爲，于僞翻。)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監國是日卽皇帝位。(皇太后，鏻母黃氏也。繼鵬，鏻之長子。)更名昶。(更，工衡翻。)諡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鷰爲賢妃。初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

縣十鄉爲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爲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信。漢主賜以大箋。稾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稾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處昌呂翻漢主聞而賢之。以爲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史言林延遇不忘舊君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爲郎君。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爲郎君梁震事高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從誨楚王希範好奢靡。好呼到翻下玩好同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忲它蓋翻奢也取快一時。不爲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去羌呂翻好呼到翻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先王謂高季興嗣王謂從誨屬之欲翻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復扶又翻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爲之築室於土洲。爲于僞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震披鶴氅。氅昌兩翻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聽讀曰廳從誨時過其家。過音戈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屬之欲翻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高從誨之羨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防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是所以卑民保境是遷善也梁震成功而能退。梁震翼贊高氏父子能保其國是功也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喪息浪翻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爲齊國。考徐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宣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饒信江都之真洪鄂虔撫理不屬矣自常潤濱海界淮而有海州則有包率吳國之勢其規圖固已以爲得當是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篡也歙書涉翻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朝直遙翻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壬子。倣入朝。延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朝門。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此閩主之詔也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爲名翹祈消翻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閩主昶初封福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衣於旣翻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卽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屬之欲翻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鷰。昶求春鷰於陳后見上六月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疏之。未幾復上書言事。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批匹迷翻肇闕之也遂放歸永泰。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春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知孰是以壽終。帝嘉馬全節之功。却蜀兵全金州之功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爲橫海留後。帝既聞之而不罪劉延朗晉書惡惡翻之所以亡也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

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乙酉，以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喪亂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唐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爲司空職掌。朝，直遙翻。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更，工衡翻。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七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 柔兆涒灘一年。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爲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臬捩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碏。

天福元年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吳命徐知誥爲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以幕職分判吏、戶、禮、兵、刑、工部及鹽鐵。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爲雍王。雍，於用翻。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唐主以生日爲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元紀年，故書潞王爲唐主。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上，時掌翻。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千容翻。「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薊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薊刺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今誠歸薊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遺，惟季翻。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相，息亮翻。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言什省其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捃，居運翻。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戎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賦爲歌詩以言其事。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二人懼，汗流浹背，浹，卽協翻。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爲，于僞翻。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治，直之翻。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罷，使出就所舍。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復，扶又翻。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疏之也。呂琦爲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不得入直禁中，故曰疏。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

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卽李春鷰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句翻。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隋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爲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爲恭州，貞觀八年改爲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華，戶化翻。逆希範於全義嶺，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卽始安嶺也。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治，直吏翻。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埽掖庭，以贖希杲罪。灑，所買翻，又所賣翻。埽，素早翻，又素報翻。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它，言無它故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爲希範殺希杲張本。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卽帝位。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羸，倫爲翻。乞解兵柄，移它鎮。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告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諺，魚變翻。斷，丁亂翻。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己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樂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先，悉薦翻。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卽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兩班，謂文武官班。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

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唐主此言，當在卽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諺有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子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北徙撻剌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薦翻。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爲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

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按薛史稱楊彥詢為人沉厚嘗以此得全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并潞二鎮技嫌故知其事而先奏之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疏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殺閔帝從騎置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陳讀曰陣下同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相息亮翻量古衡翻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為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安氏重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長知兩翻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眾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帥讀曰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

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石敬瑭身為帝壻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況疏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帥步騎五百奔晉陽帥讀曰率下同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審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劉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眾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眾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臣以之以當作已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為于偽翻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與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為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調徒釣翻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恐當作魏州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

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重，直龍翻。從，才用翻。考異曰：薛史，七月乙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男尚食使重乂、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乂，敬瑭子，即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幷族所匿之家。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爲契丹入中國張本。）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喜中國有釁之可乘也。）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其母，即述律太后。比，毗至翻，近也。）今果然，此天意也。（自是之後，遼滅晉，金敗宋，今之疆理，西越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割關[redacted]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俟秋高馬肥而後進。）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間，古莧翻。使，疏吏翻。）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豉翻。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到翻。）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旰，古案翻。）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祖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冀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爲所困矣。）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復，扶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楊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考異曰：代州今有楊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誘，音酉。）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陳，讀曰陣。下同。考異曰：按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虎北口，又云陳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

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被皮義翻羸倫爲翻汾曲汾水之曲也)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近其靳翻)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唐兵雖敗其衆尚彊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出晉陽城北門也)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斷音短鴈門有東陘西陘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使人偵視皆無之(偵丑鄭翻)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言當乘初至之銳而用其鋒也)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各翻吠房廢翻)(跬犬蘂翻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決戰勝負未可知也)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復扶又翻)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青山即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糺合西路戍兵(糺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爲糾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糾合糺集西路戍兵謂蒲潼以西諸道戍兵也)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柳林當在晉安寨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雍於用翻)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相息亮翻盧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七月相盧文紀)今禍難如此(難乃旦翻)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銜翻)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推戴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爲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爲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之兵)河陽天下津要(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趙延壽時爲樞密使欲求解而未能)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應順初劉遂雍以長安拒王思同而迎潞王者亦劉鄩之子也是其兄弟隨時反覆以求祿利自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行戶剛翻澤州當太行之道)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須昌即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城縣舊名須昌後唐避李國昌諱改須昌爲須城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難乃旦翻)宜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

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帥，讀曰率。從，才用翻。九域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柏鎮。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主，唐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舜以龍爲納言，子孫以名爲氏，又或以爲豢龍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有龍伯高。李贊華，契丹主之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欲令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他日契丹述律太后責趙德鈞之言，則龍敏之策爲可行，唐主惜不用耳。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爲之神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之臨敵其勇，一旦乃懾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晉祖，皆同出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將，即亮翻。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郎萬金，當時勇將也。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鈔，楚交翻。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董溫琪時鎮鎮州。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劉崇望相昭宗。

十一月，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歐史西湯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犒，苦到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趣，讀曰促。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喜，許記翻。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閱之于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奉景巖爲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爲彰武留後。撓，呼高翻。撓，亂之也。史言徵發過其彊，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爲州里姦豪之資。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赴難，難，乃旦翻。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日暮見，又審之既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吾欲立汝爲

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復扶又翻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蓋以北服即位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考異曰廢帝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為天子於柳林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儒州領縉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寰州領寰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弃陘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薊音計媯居為翻蔚紆勿翻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此清泰三年也而以為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為篡也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白水縣屬同州宋白曰白水縣漢粟邑又為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二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為都巡檢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陝失冉翻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重直用翻暝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為備者實未許趙德鈞之事其長中國之心為何如哉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為于偽翻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幽州右可以應接團柏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

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逡者天下之狡兔也盧逐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死於前犬廢於後田父見而并獲之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使疏吏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說式芮翻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秋豪之末言至細也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齧魚結翻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渝變也前約謂使晉帝中國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屬之欲翻奈何二三其命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一年之間或予或奪二三孰甚焉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為于偽翻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

敵之狀（爲，于僞翻。）敏曰：我燕人也（龍敏，幽州永清縣人。）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近，其靳翻。）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郎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即亮翻。冒，莫北翻。）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重，直龍翻。）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

丹州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鄜州（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鄜，芳無翻。）

晉安寨被圍數月（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數，所角翻。）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柹，方廢翻，斫木札也。木札已濕，更削之使薄，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草穢，復以飼馬。飼，祥吏翻。啗，徒濫翻。禿，他谷翻。）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歐史曰：張敬達小字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廢帝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爲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任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爲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降，戶江翻。）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軍，當作君。）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史言張敬達之志節。）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帥，讀曰率。）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勞，力到翻。）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北人謂南人爲漢，大惡漢，猶今人謂桀黠者爲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近，其靳翻。）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惋，烏貫翻。）

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鎮州（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帥，讀曰率。下同。）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爲復相屠滅（復，扶又翻。）乃帥州兵趣鎮州（州兵，忻州兵也。趣，七喻翻。）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之。）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謀事爲咨。今北人以咨爲重，自行臺、行省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契丹主知重貴之可與，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爲可耳，契丹主固窺之矣。）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以留守爲尹爲帥，循唐之舊制也。）

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皆進（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丁卯，

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時范延光鎮魏州。）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爲並召也，故繼崧而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躡，尼輒翻。）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顫，之膳翻；肉寒動爲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幾，居希翻。刺，七亦翻。）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唐主得薛文遇於起事之初，及即位，使之豫謀議，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鎮天平，皆文遇爲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崧因勸唐主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北軍，謂趙德鈞、符彥饒等屯團柏之兵。）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門者，洛城守關者也。）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難，乃旦翻。）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還，從宣翻。重美之識度蓋亦異乎庸流矣。卒之父子俱死，自古以來，負才識而不得展以死於多難者多矣。）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有南北中潬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衞河橋。）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易歌之，以爲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也。）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使還潞州，先供頓以待軍。）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爲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嬀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爲帝，恨之也。）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西郊，潞州西郊也。）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瑣，與鎖同。）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言德鈞擁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爲帝耳，何乃妄言奉唐主之命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徐圖，謂徐圖爲天子也。）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復，扶又翻。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張礪，唐明宗時爲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屬，之欲翻。）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衞送汝至河梁，（按吐蕃、契丹皆有太相。河梁，即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翰，范質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番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聞，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下山，下太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既翻。）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

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帥讀曰率。）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從。千容翻。朝。直遙翻。下同。）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處。昌呂翻。）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高漢筠蓋自晉州出含口。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復。扶又翻。）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斷。音短。）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李贊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　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萇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翻。）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彰聖軍。蓋留戍河陽者。）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有五千餘騎奔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四將。即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澠。彌兖翻。）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死。雍。於用翻。）皇后積薪欲燒宮室。（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重勞。直用翻。）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館。古玩翻。）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史言劉知遠之才略。）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分裂為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見。賢遍翻。）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馮衍有言。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延朗。不惟示天下以褊。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　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閹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閹人怨毒其君。）　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　丁亥。以馮道兼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唯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族其家。

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難，乃旦翻。)帝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癸巳，復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十三州志：鎮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為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為祕瓊為范延光所殺張本。瘞，於計翻。)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為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為門氏。校，戶教翻。)

詔贈李贊華燕王，(燕，於賢翻。)遣使送其喪歸國。

張朗將其眾入朝，(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稱，尺證翻。)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虞變也。將，即亮翻。下同。)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後唐改魏州為興唐府，晉又改為廣晉府，以易世而易府名也。)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辛丑，棄鎮奔吳。(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周本所言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強，其兩翻。)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吳楊行密廟號太祖。)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宮謂江都吳主宮。妖，一遙翻。)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

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二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二（起彊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考異曰：實錄：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蓋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朔耳。）

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為成德節度使，（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教安重榮叛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時秘瓊自為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以秘瓊為齊州防禦使，（秘，姓也。漢、魏之閒有南安秘宜。）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溫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長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事。（為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景崇，邢州人也。

契丹以幽州為南京。（歐史曰：以幽州為燕京。參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二年。）亦不責琦。（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乙丑，以琦為秘書監；丙寅，以崧為兵部侍郎、判戶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語，牛倨翻。）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雖奉表請降，（降，戶江翻。）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秘瓊，欲與之為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為范延光以魏反，復以貨為楊光遠所殺張本。夏津，古鄃縣，唐天寶元年更名夏津，屬貝州；宋以夏津屬北京，在京東北二百五十里。夏，戶雅翻。）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戊寅，以李崧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史言桑維翰有佐石晉草創之初者如此。賈，音古。）

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璉，力展翻。）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先是吳以昇州為金陵府，今復更名。）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判官黟人周廷玉為內樞使。（漢黟縣，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二里。黟，顏師古音伊，劉昫音翳。）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朝，直遙翻。）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

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為宣武節度使，（宣武軍，汴州，時屬晉；吳以盧文進遙領耳。）兼侍中。

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冊命齊王，（吳以金陵為西都，見上卷上年。璟，子皓翻。）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

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為庶人。（元珦得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珦，音向。）

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為枝陽縣地，後涼置廣武郡，隋廢郡為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

蘆以十人爲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一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爲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音似入翻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嬀州嬀居爲翻帥讀曰率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嬀州依北山而居去諸卒子掃剌立剌來達翻下拽剌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魯之姊逐不魯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剌立拽戶結翻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拽剌迎降降戶江翻時逐不魯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剌逐不魯負我皆命發其骨磑而颺之磑五對翻礱也今人謂之磑颺余章翻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勞力到翻爲于僞翻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爲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復扶又翻笞彥英而謝礪礪事契丹主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史言契丹主知重礪者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珬少詩照翻珬思聿翻考異曰晉高祖實錄十國紀年作元球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數有軍功數所角翻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珬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之使人諷元珬請輸兵仗出判温州元珬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珬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珦謀議蠟丸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珬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珬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元珦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元瓘欲按諸將吏與元珦元珬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年今宜効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於徽陵南見者又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敘姻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唐之壻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敘姻好好呼到翻蜀主復書用敵國禮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天雄軍巡內有貝博衛澶相五州刺史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太后壬申更名誥更工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誥示不復與徐氏兄弟同也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漢主以疾愈大赦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弘僔爲世子僔子損翻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

光遠兼侍中。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又遣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慝，吐得翻。五月，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好，呼到翻。契丹主亦遣使報之。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滅梁，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閤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於揚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閤並可取便爲名。敕行闕宜以大寧宮爲名。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追尊四代考妣爲帝后。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諡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諡元皇后；曾祖郴諡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諡恭皇后；祖昱諡睿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諡獻皇后；考紹雍諡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諡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臬捩雞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有司所撰者也。己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爲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唐藏梁均王首於太社，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史爲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橫，戶孟翻。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澶，時連翻。延光亦思張生之言，張生之言，見上正月。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河，焚草市。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侍衛都軍使，即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威德兩軍爲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長，知兩翻。范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黎陽在衛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此即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胡梁渡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誼襄邑縣屬宋州，九域志：在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奈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幾，居豈翻。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好，呼到翻。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帝爲之致書契丹主請之。間，古莧翻。陘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爲，于僞翻。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侍衛使，即侍衛都軍使，從省文也。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州，爲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爲郭威爲劉知遠佐命張本。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爲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延光使人誘從賓，誘，音酉。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重，直龍翻；下重乂同。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張全義自唐末尹河

南歷唐梁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
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
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
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扼汜水關汜水
關以縣名關卽虎牢關也詳見辯誤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
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帥讀曰率又詔宣徽使劉
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
無不恟懼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也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
翻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從千容翻神色自若接對賓
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史言桑維翰能以整暇鎮物方士言於閩
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見賢遍翻螺盧戈翻閩主作白龍寺時百
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侯官蔡
守蒙曰後漢置東侯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侯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聞有司除官皆
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
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罔冒謂欺罔僞冒而求官
者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謂之罔假他人之所有以飾僞謂之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
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
以貨多少爲差爲蔡守蒙以賣官受誅張本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
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堂牒卽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填空苦貢翻
專務聚斂無有盈厭斂力贍翻厭於贍翻又如字又詔民有隱年者
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秋
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
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
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史言桑維翰有膽略晉朝倚以
爲社稷之固少詩沼翻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
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
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尹暉事軍降潞王以得節鎭今居環衞則爲散
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棄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宂散故皆應延光延光令延濬
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
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
者殺諜人汙烏故翻諜達協翻禁蠟書勿以聞不欲知所招誘主名所以安反側也暉
將奔吳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
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
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
溫皆斬之白奉進在滑州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軍士
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
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
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分扶問翻奈何取
滑州軍士幷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符彥饒自以鎭滑州爲主白奉進屯滑州爲
客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
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
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
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從才用翻呼火故翻擐音宦譟七刀翻奉國
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步兵欲從亂
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帥讀曰率厲聲謂
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
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及軍士
家屬皆在大梁奈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
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
違命者誅勿復疑也復扶又翻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呼火故翻
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
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

斬彥饒於班荊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以班荊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其兄弟皆不問。（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饒又爲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不相及古法也）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趣七喻翻）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

時魏、孟、滑三鎭繼叛，（魏范延光孟張從賓滑符彥饒）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彊虜謂契丹）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戢則立翻）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科條也）宿衞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幞逢玉翻釋云帊也）主者擒之，（主者主紙錢之主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鎭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於平世也）由是衆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京當作都）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衞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侯益與杜重威同討張從賓就命鎭河陽）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就以滑帥賞馬萬晉漢之間有白再榮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練使，（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遙領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爲昭義留後。（更工衡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以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爲留後）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鎭，（六明鎭在胡梁渡北）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溺奴狄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符彥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孤且蹙矣）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事見二百五十七卷唐僖宗光啓二年）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爲相）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大梁）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宸內直軍晉天福六年改爲歸順左右軍）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瓌古回翻）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爲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六年）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朏敷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說式芮翻）既而閩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呼火故翻）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衞軍使王宏。宏子勤兵攻濛，濛射殺之。（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潞王淸泰元年射而亦翻）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三十里）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門闔則兩扉開門闔）

則兩扉合。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追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悰，徂宗翻。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遙領節鎮耳。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亟，紀力翻。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己發，而爲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爲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王令謀所見識不可與王珉同日語也。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爲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翻。璽，斯氏翻。綬，音受。

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徐誥自以本李氏之子，既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爲唐，爲復李姓張本。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溫爲義祖。

乙酉，遣右丞相玠玠，徐玠也。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乘，繩證翻。

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爲弟。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弘農公。

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爲名。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樂，音洛。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今曰三十年，蓋書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

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唐都金陵，以江都爲東都。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

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降王爲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

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

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唐主爲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日爲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遠，于願翻。宋齊丘之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

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

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閩主嗣位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璟。璟，俱永翻。

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陳置永興縣，唐屬鄂州。

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南唐倣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置留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率。

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沒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

元瓘傳云天福二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遷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國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按元瓘初立稱遺命止用藩鎭禮明年閔宗封吳越王應順初閔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而備史以爲授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考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任音壬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爲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李德誠遠矣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黔邊於蜀之內地也以此爲進律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駮北角翻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聞音問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樂音洛讜音黨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喪亂以來喪息浪翻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藏典主藏者也藏徂浪翻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被皮義翻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小將者不給印給朱記以爲符信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量音良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答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以既讓位於唐不敢居江都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亟去吏翻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爲楊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冠古玩翻爲楊光遠叛亂張本　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鎭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選用王輿等以防衛故吳主也　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間復扶又翻間古莧翻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棄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

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字同音也。）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露臺事見漢文帝紀。）況魏城未下，（謂范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公私困窘，（窘，渠隕翻。）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戶，（浮戶，謂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轉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於水上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樂，音洛。）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朝，直遙翻。）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以受命寶為璽，王者所禁故也。時中書門下奏：准敕製皇帝受命寶，今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為螭首，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權辭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二年八月戊寅，道為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錄誤也。）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昫，本作煦。）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講和元約歲輸之數。）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遺，唯季翻。好，呼到翻。）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還，從宣翻。）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二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為契丹用。）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閒，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銜讓晉。此所以閒之也。）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厚賞馮暉，欲以誘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唐莊宗即位，改魏州為興唐府；帝革命，改為廣晉。）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范延光，（內職，內諸司官也。）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處，昌呂翻。下同。復，扶又翻。）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

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帥讀曰率朱憲汴州人也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知兩翻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降而光遠請入朝特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己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射而亦翻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恩赦之所不原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治直之翻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建東都於汴州以汴州為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屬匡城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為赤縣其餘為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亦升為畿縣復以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唐以長安為西都以洛陽為東都梁始都汴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而以長安為節鎮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為節鎮晉今復於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為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為晉昌軍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初郭崇韜既死郭崇韜死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踰分謂所求過分分扶問翻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一定之說折之舌翻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光遠既平范延光挾功驕上以斥執政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考異曰實貞潤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為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鎮相州光遠為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為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為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敘光遠鎮洛陽後維翰出相州是也以處讓為樞密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上年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以下文考之羨上當有公字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為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言將以交州為弘操封略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門為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

導，然後可進。點，下八翻。獭讀曰攤。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杙，與職翻。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挑，徒了翻。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艦，戶黯翻。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弘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做之孫也。先，悉薦翻。做相唐懿宗。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治，直之翻。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飮，內外無別。別，彼列翻。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揜矣。河決鄆州。鄆，音運。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爲閩國王者，晉命也。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號也。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則引契丹爲援而速禍矣。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以魏州爲興唐府，後改爲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爲廣晉府；今復建鄴都。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衞隸之；彰德軍，梁貞明間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爲永清軍。澶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幷頓丘徙焉。澶州本治頓丘縣，今幷州縣皆徙治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一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幷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爲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清節度使。始升貝州爲永清軍。廷胤，處存之孫；唐末王處存鎮易定。周，鄴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掖，漢縣，唐帶萊州。相，息亮翻。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鹽鐵者，鹽鐵使司也。下，戶嫁翻。惟禁私作銅器。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立左金吾衞上將軍重貴爲鄭王，充開封尹。通鑑書封子姪爲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輕重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吳讓皇卒。年二十八。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遜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於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唐主於舊君之卒，依倣禮制臣爲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爲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之君，惟唐主於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吾兄也。顏，直遙翻。追謚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

剽掠於市。（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匹妙翻。）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貳阡陸伯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為樞密副使。澶時連翻。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鈔楚交翻。憚徒案翻。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為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彊大，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暉至，彥超入賀，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為于偽翻。下主為同。治直之翻。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留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部不敢鈔暴於外，故安。

唐羣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上時掌翻。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為太祖，今復姓李，以溫為義父，故改廟號為義祖。己卯，唐主為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衰倉回翻。臨力鴆翻。初喪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倣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為五十四日。江王知證、饒王知諤請亦服斬衰，不許。知證、知諤皆徐溫子。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李建勳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昪。更工衡翻。昪皮變翻。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二祚謂李姓之先也。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通鑑既帝晉，此帝字與晉帝渾殽，此亦因江南舊史失於更定。吾自幼託身義祖，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之乾寧二年。嚮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

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死於唐高宗朝，為房遺愛所誣引。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玄宗朝信安王禕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戶典翻。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錄及薛史稱昪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錄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錄云唐嗣薛王知柔為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為徐溫養子。吳越備史云昪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為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昪歸，為僕隸。徐溫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為假子。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昪始事神福，後歸溫，故冒李氏以應讖。劉恕以為昪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錄。昪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昪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為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為五十年。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賓謂盧損也。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為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變若水之志而不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為定宗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己未，詔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

恥與之同制。(制，麻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總宿衛諸軍。)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卷上年。)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聞，音問。)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君降心以接其臣，則臣亦自悔，驕服勵奮彊倔之氣，不容不爾。)

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彊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上遣供奉官齊延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降，戶江翻。)上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爲延祚不應免死。(以其殺降失信，雖此將無以懷遠人也。)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爲黠戛斯所破，西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續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天福二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爲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嘗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不許。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使之職也。)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治，直之翻。)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劉處讓擠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衎並罷守本官。(鄭樵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爲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一人本官，倉部、工部也。衎，苦旱翻。)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史言帝王命相當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

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貧悴，(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翻。)復以李專美爲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爲兵部尚書，馬胤孫爲太子賓客，房暠爲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

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詰，去吉翻。)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帥，讀曰率。)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爲三清。)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爲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爲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泰州，本揚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爲泰州。考異曰：十國紀年：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爲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讓皇居故宮，羣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僞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爲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楊璉，讓皇之長子也。)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爲太子，固辭，乃以爲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揚二州牧。(南唐以昇州爲西都，揚州爲東都，故二州置牧。)

閩判六軍諸衛

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繼裕（更，工衡翻）。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去，羌呂翻）。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行，戶剛翻），性粗率（粗，與麤同），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安重榮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彊梁者，亦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廨，古隘翻。高，居號翻。中，竹仲翻。）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見上卷二年），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分，扶問翻），爲執政所可否（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爲昭義節度使（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爲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乙巳，閩北宮火，焚宮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見上卷上年），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至是，義武缺帥（皇甫遇徙潞，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遙翻）。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復，扶又翻）：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厭，於涉翻，又如字）。契丹怒稍解。

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強羣臣酒（好，呼到翻。強，其兩翻），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伺，相吏翻），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二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絕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羲於觀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復，扶又翻）。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城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帥，讀曰率）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羲於瓦礫中，呼萬歲（礫，郎擊翻），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復，扶又翻，下同）。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李后，李春燕也。如，往也）。比明（比，必利翻），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

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疏？」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陁，徒河翻，又如字。飲，於禁翻。）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更，工衡翻。曦，王審知少子也。）改元永隆。（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節音天福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歷圖紀年通誥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四年己亥閏七月延羲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弑。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羲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遠敘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以其臣爲三公平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羲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漏耳。）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衞弑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間，古莧翻。）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真爲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陳守元蠱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河決薄州。（薄州當作博州。）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晉制，凡宰臣更日知印。）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斷，丁亂翻。）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省，悉景翻。）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群臣無與爲比。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陷黔中觀察爲黔南節度，後號武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曆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廉翻。）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勍，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事之如母。）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是年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大梁，而康宗已於閏七月爲閩人所弑矣。）康宗遺執政書曰：（遺，于季翻。）「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言中國屢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阻。」（言由此不修職貢。）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下，戶嫁翻。）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鏐以女弟妻綽，鏐後爲元瓘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爲，于僞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冢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妬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僔、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偓、弘仰、弘信。（僔，子損翻。倧，徂冬翻。俶，昌六翻。偡，丈減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如，往也。使，疏吏翻。）楚王希範始開天策

府。（是年夏，加天策上將軍，王是始開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恆、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十八員。路振九國志：學士李弘皋、潘起、曹悅、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頎、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弘節、蕭洙、彭繼勳併拓拔恆等四人，凡十八人。恆，戶登翻。）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棧，士限翻。上，時掌翻。）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刱造佛寺。（刱，與創同，音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爲之者，禁之。）閩王作新宮，徙居之。（閩北宮災于火，故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劉、馬通婚，故曰親；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紓，音舒。）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扶又翻。）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見上卷。見，賢遍翻。使，疏吏翻。）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誓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之，辛未，詔釋元弼等。（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以朝命所[illegible]遣使[illegible]海陽於契丹朝貢之物爲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聞之，詔曰：閩國信物並付晉朝，放其使人還本國。晉主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於契丹求馬，由滄濟淮何路南去，自後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貢獻，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知而告契丹！今不取。）　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獎、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獎三州印，請降於楚。（爲彭師暠[illegible]歸於馬氏張本。帥，讀曰率。）　二月，庚戌，

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北都自後唐以來建於太原。）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稱，尺證翻。）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便地，謂近楚境，便於制令。）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高，居號翻。）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弘皋爲之銘。）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平陵，蓋楊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使徐[illegible]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行像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追封謚曰弘農靖王。（因楊氏其先受封之爵，追封爲弘農王，謚曰靖。）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數，所角翻。）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史炤曰：業，書作鄴。風俗通：漢有梁令鄴[illegible]。）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按福州西北與建州接，閩主置南鎮軍於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是後王延政攻南鎮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捃，居運翻。）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訶，虎何翻。敗，補邁翻，下同。）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宣州寧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仁詮遙領耳，當時列國自相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姓。）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

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焙卽其地 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爲鄴都留守徙彥威爲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爲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昭義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千鳩翻 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珫爲北都留守珫昌終翻守式又翻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險固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 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 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青州平盧軍 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南 臣卽赴鎮帝不之責帝非姑息之主也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鎮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逵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逵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 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真寨建人未涉水行真及將士弃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爲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今南劍州治所卽其地九域志南劍州管下有順昌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校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鎮改爲永順場尋立爲順昌縣 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業判度支度徒洛翻

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爲安遠節度使以代李金全也

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弘傳卒傳丁戀翻 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犒苦到翻 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見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 復遣使乞師于閩王復扶又翻 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所謂歸曲以直責也 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違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死見上卷二年朝直遙翻 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 朝廷俟公受代卽按賈仁沼死狀以爲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說式芮翻 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如此則河之南淮之西諸鎮之兵盡發矣單音善濮音卜 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爲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降戶江翻 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處昌呂翻

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於上歃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爇蕭合馨香而已至於楚辭尚有食品用椒糈騷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郎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爇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序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曦之舉大號尊其父審知墓爲宣陵 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貲財皆爲承裕所奪妓渠綺翻 承

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自應山進軍大化鎮。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應山縣。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雲夢澤中。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夢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虜承裕及其衆。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陳讀曰陣。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自盧文進至此，皆言唐主柄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惋，烏貫翻。唐主生於兵間，老於兵間，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己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己輩乃訕笑先朝，至於覆國殄民而後已。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己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哉。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復，扶又翻，下同。遺，唯季翻。校，戶教翻。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此所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章，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朝，直遙翻。帝復遣之歸。使者將自桐墟濟淮。九域志：宿州蘄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

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將，即亮翻。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即唐之潯陽縣。都昌今爲南康軍，軍城之北十五里即廬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勞之曰：勞，力到翻。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胾，何爲蔬食？宦者慙服。胾，側吏翻，大臠肉爲之。唐主之察於細，嗣君之僞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羨，延面翻。掊，蒲侯翻。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爲僧，民避重賦，多爲僧，凡度萬一千人。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閩國至于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遣歸閩也。去年十月囚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誚，才笑翻。己巳，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李金全爲叛將所惑，背父母之國，委身於他邦，其見薄宜也。

丁巳，唐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錄尚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范延光仕唐，先有私第在河陽。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爲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嗚呼！財之累人如此。秘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秘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財之累人如此夫！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賜鐵券見上卷二年。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爲，于僞翻。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位居嫡長，則當爲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

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鎭魏州。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申三司者。倉吏於受納之時，斛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爲弊，至今然也。必以斛量而後知其所餘，而斛量之際，爲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時人旣言而奏之耳。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爲何，畢竟言之而不能行。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旣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爲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澣，濤之弟也。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鎭，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圍魏見上卷二年、三年。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壬寅，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勸唐主巡東都。勸之巡江之東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爲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爲海陵縣，南唐升爲泰州。丙午，罷仁規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爲陳覺亂唐政張本。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言己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爲也。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丙申，至金陵。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損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八十卷元年。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復，扶又翻。誘，音酉。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爲大同節度使，爲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爲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鎭州也。宋白曰：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曆後，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鎭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白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爲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雄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爲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爲柵寨，其鎭爲寧朔府，以都督爲節度使。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爲契丹誚讓不已，帝憂悒而殂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鎭、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索，山客翻。吐谷渾旣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爲資。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鎭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冶地爲南部，曰建安，唐置建州。州有古富沙驛，又南劍州管內有富沙里。延政改鎭安曰鎭武而稱之。二月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是爲澶州河橋。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爲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譖之。射，而亦翻。惡，烏路翻。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以反噬上。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斷，丁管翻。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於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侯之禍也。涼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趙珣聚米圖：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

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蜀建國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斂力贍翻治直之翻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蜀以東川為武德軍以定遠軍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為軍號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也夏四月閬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汀建接壤故疑之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為宣徽副使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珫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珫遣張溢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珫昌中翻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之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分扶問翻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也此豈易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唐主曰吾少長軍旅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復扶又翻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為聲援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襄陽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水運曰漕陸運曰輓輓音晚蜀主乃辭之又求援於荊南高從誨遺從進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使並疏吏翻為于偽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拽戶結翻剌來達翻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為蠡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衆歸附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党底朗翻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上秋謂七月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朔州舊非節鎮蓋契丹所置也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此謂趙德鈞董溫琪沙彥珣翟璋等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厭於鹽翻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遺唯季翻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去年劉知遠自魏來朝時尚留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重難也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

之難而有天下難乃旦翻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此謂降楊光遠虜趙德鈞時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蕃音煩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團柏之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冀爲邊鎮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濼虜騎不可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爲虜衝今天下粗安粗坐五翻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蒸衆也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間古莧翻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屏必郢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重直龍翻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比毗至翻懣音悶醒先挺翻醉解也卿勿以爲憂　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

郊外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爲郊蓋殺之於野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下戶嫁翻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楊涉爲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被皮義翻舁音余又羊茹翻櫬初覲翻章州當作漳州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賈音古屬之欲翻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算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懼事覺憂悸而卒幾居豈翻悸其季翻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貸帖貸錢之文書也曦大怒斲棺斷其尸弃水中斷音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此王莽隋文帝之故知也姦雄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下戶嫁翻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　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昭義沁千禁翻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爲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

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遺，唯季翻。不念舊惡，故衆心大悅，爲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幾，居依翻）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唁，魚戰翻。弔生曰唁。賙，音周，振贍之也）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既稱皇矣，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亂立名字者無此比也）與王延政治兵相攻（治，直之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脩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爲泉州治所。好，呼到翻）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惡，烏路翻）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希上指而薦之也）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爲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謂重榮降帝於晉陽，從此得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安從進反，而重榮亦反矣）　吳越文穆王元瓘寢疾察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弘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監，古銜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德安曰弘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年五十五）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爲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弘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惲，於粉翻）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爲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弘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歐史曰年十三）九月庚申弘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擿，他狄翻）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弘佐雖少而敏於政）辛酉滑州言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兗濮州界皆爲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溺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樂，音洛）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時朝廷陽爲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芮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鐵胡，安重榮小字）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

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榮敗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晉，北不可歸契丹。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嵐，盧含翻。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收其精騎以隸麾下。為劉知遠殺白承福張本。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靼，當割翻。重榮勢大沮。沮，在呂翻。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書閩同平章事，以別僭國之相。帝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宣出於樞密院，敕出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一百五十里。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漢有葉縣，中廢，唐復置葉縣，屬汝州。九域志：葉縣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厥，九勿翻。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為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監，古銜翻。又以郭金海為先鋒使，陳思讓監焉。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珫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鄧州牙城也。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鎮。今按花山在湖陽縣北。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

遽合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屨，屨，九遇翻。蒲屨，以蒲為屨，江淮之人多能之。盥頮用鐵盎，盥，古玩翻，澡手也。頮，呼內翻，灑面為頮。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粗，讀曰麤。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行，下孟翻。以肥瘠定其稅，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率，所律翻。斂，力贍翻。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翻。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群臣獲罪者眾，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十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為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珫為東都留守。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荊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漢水南津也。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佶之子也。張佶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照翻。艦，戶黯翻。佶，其吉翻。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散，悉亶翻。重榮鎮成德，二年，安重榮鎮鎮州。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眾，然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陳，讀曰陣。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為馬步都虞候。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行遇[illegible]內[illegible]時蓋以兵[illegible]故遣弟逆之。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

賁斷其足而歸之。蹶，居衛翻，又音厥。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　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退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退而潰亂，故忌之。陳，讀曰陣。鎭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爲，于僞翻。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鎭人陳稍卻，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重，直用翻。官軍從而乘之，鎭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鎭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鎭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　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名龑不利。漢主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龑，讀若儼。　庚戌，制以錢弘佐爲鎭海、鎭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四(起玄黓攝提格盡閼逢執徐正月凡二年有奇)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

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碾魚蹇翻水碾水磑也)殺守陴民二萬人(陴頻彌翻)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重直龍翻)癸亥改鎮州為恆州成德軍為順國軍(鎮州本恆州唐避穆宗名改爲今以安重榮反改州名復舊又改軍號恆胡登翻)丙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瑩為侍中以杜重威為順國節度使兼侍中安重榮私財及恆州府庫重威盡有之帝知而不問又表衛尉少卿范陽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斂於民恆人不勝其苦(少詩照翻爲于僞翻斂力贍翻勝音升)張式父鐸詣闕訟冤(張彥澤殺張式事見上卷上年)壬午以河陽節度使王周為彰義節度使代張彥澤閩主曦立皇后李氏同平章事真之女也嗜酒剛愎(愎蒲逼翻)曦寵而憚之彰武節度使丁審琪養部曲千人縱之為暴於境內軍校賀行政與諸胡相結為亂攻延州帝遣曹州防禦使何重建將兵救之同鄜援兵繼至乃得免(校戶教翻鄜芳無翻)二月癸巳以重建為彰武留後召審琪歸朝重建雲朔閒胡人也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更領中書門下省(更工衡翻)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所以制宋齊丘)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夏戶雅翻)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涇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延暉為節度使三月閩主曦立長樂王亞澄為閩王(樂音洛)張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調徒釣翻)還至陝(自涇州代還至陝還從宣翻陝失冉翻)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斷音短)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王周代彥澤故得奏其在鎮事)彥澤既至帝以其有軍功又與楊光遠連姻釋不問(張彥澤與帝連姻又討范延光有功)夏四月己未右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淑慝莫辨(詰去吉翻問也讓責也慝吐得翻)賞罰無章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臣竊為陛下惜此惡名(為于偽翻)(受獻而釋有罪是惡名也)乞正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湔則前翻)疏奏留中受益從讜之兄子也(鄭從讜見唐僖宗紀讜音黨)庚申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伏閤者伏閤門下奏事閤門使以聞)辛酉敕張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階武散階爵封爵之級)張式父及子弟皆拜官涇州民復業者減其徭賦癸亥李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復扶又翻兩省官中書門下省官也)奏彥澤罰太輕請論如法帝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辨論聲色俱厲帝怒連叱之濤不退帝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范延光鐵

券安在。謂許范延光以不死而楊光遠殺之也事見上卷五年。帝拂衣起入禁中。丙寅，以彥澤為左龍武大將軍。為張彥澤為契丹用以亂晉國李濤詬彥澤而不懼張本。

漢高祖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少，詩照翻。與右僕射兼西御院使王翻謀出弘度鎮邕州、弘熙鎮容州，而立弘昌。為弘熙殺弘昌及翻張本。翻，求仁翻。制命將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蕭益引經義以沮立弘昌。長，知兩翻。丁丑，高祖殂。年五十四。高祖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大，常謂中國天子為洛州刺史。好，呼到翻。以中國天子都洛陽，洛陽之地當本洛州刺史所治也，言其政令不能及遠，特昔時洛州刺史之任耳。嶺南珍異所聚，每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同平章事楊洞潛諫，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官，由是其國中宦者大盛。自劉龑之後，專任宦者，謂百官為門外人，傳至於鋹而國亡矣。秦王弘度即皇帝位，更名玢。更，工衡翻。玢，府巾翻。以弘熙輔政，改元光天。尊母趙昭儀曰皇太妃。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悒，乙及翻。乙巳，尊太妃劉氏為皇太后。太后，帝之庶母也。徐無黨曰：帝所生母也。

唐丞相太保宋齊丘既罷尚書省，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下同。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勞，力到翻。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為三公，亦足矣。乃與人言朕為喙如句踐，難與共安樂，有之乎？」越范蠡遺文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句讀如鉤，樂讀如洛。齊丘曰：「臣實有此言，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今日殺臣可矣。」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褊，補典翻。子嵩平昔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少，詩照翻。自古君臣之間，豈無相親，而未有如宋齊丘之扶翼矜功、唐主之含容優假者也。丙午，以齊丘為鎮南節度使。鎮南洪州之鄉，宋齊丘本洪州進士，寵之以衣錦也。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重睿，重，直龍翻。考異曰：漢高祖實錄：晉高祖大漸，召近臣屬之曰：此天下明宗之天下，寡人竊而處之久矣，寡人歿後當歸許王，寡人之願也。此說難信，今從薛史。六月乙丑，帝殂。年五十一。五代會要：殂於鄴都大內之保昌殿。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為嗣。晉高祖託孤於馮道，道與景延廣違之而立齊王，與吳主孫休託孤於濮陽興，興與張布廢其子而立晧之事略同。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無得偶語。以防姦人謀為變。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為劉知遠不入援張本。丁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高祖之庶母劉氏也。皇后曰皇太后。高祖之后李氏也。

閩富沙王延政圍汀州。閩主曦發漳、泉兵五千救之。九域志：泉州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五里，漳州西至汀州五百四十里。宋白曰：梁山有漳浦水，一名漳溪水，唐垂拱二年析泉州之西南置漳州；垂拱之泉州，今之福州也。又遣其將林守亮入尤溪，大明宮使黃敬忠屯尤口。九域志：尤溪在南劍州南一百五十五里，晉王氏初置縣也。尤口，尤溪口也。欲乘虛襲建州，國計使黃紹頗將步卒八千為二軍聲援。

秋七月壬辰，太皇太后劉氏殂。

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日，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禦福州之師，丁酉，遇於尤口。尤口，尤溪口。黃敬忠將戰，占者言時刻未利，按兵不動；洪實等引兵登岸，水陸夾攻之，殺敬忠，俘斬二千級，林守亮、黃紹頗皆遁歸。

庚子，大赦。

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賞其定策之功也；為景延廣開契丹之隙張本。勳舊皆欲復置樞密使，廢樞密使見上卷四年。馮道等三

奏請以樞密舊職讓之。并樞密於中書，故謂樞密院舊所典之職爲舊職。帝不許。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博羅，漢古縣，唐屬循州，時爲漢土。郡國志：循州有博羅山，浮海而來，傅著羅山，故名博羅。宋朝博羅縣屬惠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五里。宋白曰：博羅縣接境於羅山，故曰博羅，東接龍州，南接西平，西接增城界。與人言而不見其形，閭閻人往占吉凶，多驗，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賊帥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爲汝主。於是共奉遇賢，稱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樂音洛。置百官，攻掠海隅。循州東南距潮、惠二州，皆海隅之地。遇賢年少，少，詩照翻。無它方略，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以越王弘昌爲都統，循王弘杲爲副，以討之，戰于錢帛館，漢兵不利，二王皆爲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爲遇賢所陷。東方州縣，謂番禺以東州縣，惠、潮之地。九域志：廣州東至惠州三百一十五里，又自惠州東至潮州八百一十里。道庠，端州人也。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去年十一月，高行周圍襄州，事始見上卷。城中食盡，奉國軍都虞候曲周王清言於行周曰：曲周縣屬洺州，宋熙寧三年省曲周縣爲鎮，入雞澤縣。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迫之，尚何俟乎！與奉國都指揮使元城劉詞帥衆先登，元城縣屬魏州。帥，讀曰率。八月，拔之，安從進舉族自焚。

甲子，以趙瑩爲中書令。

閩主曦遣使以手詔及金器九百、錢萬緡、將吏敕告六百四十通，求和於富沙王延政，延政不受。丙寅，閩主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從，才用翻。強，其兩翻。繼柔私減其酒，曦怒，幷客將斬之。王[illegible]之[illegible]客將之抗也。[illegible]如[illegible]翻。閩人鑄永隆通寶大鐵錢，一當鉛錢百。

漢葬天皇大帝于康陵，廟號高祖。

唐主自爲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梁均王之貞明四年，唐主始輔吳政，吳王隆演之十五年也。及即位，命法官及尚書刪定爲昇元條三十卷，昇元，唐主紀元。庚寅，行之。

閩主曦以同平章事侯官余廷英爲泉州刺史，廷英貪穢，掠人女子，詐稱受詔采擇以備後宮，事覺，曦遣御史按之，廷英懼，詣福州自歸。曦詰責，將以屬吏，詣，去吉翻。屬，之欲翻。廷英退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爲相。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幾，居豈翻。史言閩主曦之好貨甚於昶。

冬，十月，丙子，張遇賢陷循州，殺漢刺史劉傳。

楚王希範作天策府，王禹天下大定錄曰：希範天策府在州城西北，造天策、光政等一十大樓，又造天策、勤政等五堂。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丹砂出辰、溪、錦等州及諸蠻中，皆楚之境內也。本草圖經曰：丹砂生深山石崖間，土人穴地數十尺，始見其苗，乃白石也，謂之丹砂床，砂生石上，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狀若芙蓉頭、箭鏃，連床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澈，碎之嶄巖作牆壁，又似雲母片可析者，無石者彌佳。過此，則淘土石中得之。地衣春夏用角簟，角簟，剖竹爲細篾織之，藉飾，去筠，瑩滑可愛。南蠻或以白藤爲之。秋冬用木綿，木綿，今南方多有焉。於春中作畦種之，至夏秋之交結實，至秋半其實之外皮四裂，中踊出白如綿，土人取而紡之，織以爲布，細密厚暖，宜以禦冬。與子弟僚屬遊宴其閒。

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于顯陵，顯陵在河南府壽安縣。廟號高祖。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蠶鹽，所以養蠶。唐天成二年，敕每年二月內一度俵散蠶鹽，依夏稅限納錢。宋白曰：周顯德三年，敕青州蠶鹽於秋苗上俵配，謂之查頭，每一石徵錢二千文；淄、濰、濟、青每石徵絹一匹。後青州減徵一半，五州所徵絹加倍。先，悉薦翻。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羨，延面翻。而難於驟變前法，乃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復，扶又翻。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五代會要：晉時，言事者請將食鹽錢於諸道州府計戶，每戶一貫至二百，爲五等配之，然後任人逐便興販，既不虧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且仍舊，俄而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縣每斤不過二十文。掌事者又難驟改其法，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

於官場院糴鹽雖多人戶鹽錢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閩鹽鐵使右僕射李仁遇敏
之子李敏閩主昶元妃梁國夫人之父 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
於曦有龍陽之寵也 十二月以仁遇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翰
林學士吏部侍郎李光準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
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忤五故翻
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朝直遙翻
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收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下戶嫁翻
吏拂榻待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
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
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此俚俗之常談 不必長
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捽昨沒翻 欲剖視其酒腸或曰
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帝之初即位
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
孫而不稱臣景延廣之議因二年契丹主令高祖稱兒皇帝用家人之禮致書也 李崧曰屈身
以為社稷何恥之有為于偽翻 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
冑擐音宦 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於時者於其時也 延廣固爭
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卒子恤翻 契丹大怒遣使
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
遜語荅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
趙延壽父子欲帝中國之心已見於屯團柏之時 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說式芮翻為契丹入寇張本

齊王上 諱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

天福八年春正月癸卯蜀主以宣徽使兼宮苑使田
敬全領永平節度使敬全宦者也引前蜀王承休為
比而命之前蜀主王衍使宦者王承休帥秦州事見二百七十三卷唐莊宗同光二年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監視
不能以前蜀之亡國為鑒乃引王承休為比以崇秩宦官其國至宋而亡晚矣 國人非之 帝聞契
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帝即位於鄴都保昌殿柩
前至是始還汴 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遺唯季翻 唐宣
城王景達剛毅開爽烈祖愛之屢欲以為嗣烈祖即唐主唐主
時未廟號烈祖通鑑因其國史成文書之 宋齊丘亟稱其才亟去吏翻 唐主以齊王
璟年長而止長知兩翻 璟以是怨齊丘既以寶位奪之文謀殺之又以李權誤國殺之宋
齊丘於是不得免矣 唐主幼子景逷母种氏有寵齊王璟母宋皇
后稀得進見唐主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誚讓
者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逷雖幼而慧可以為嗣逷他歷翻
种直中翻見賢遍翻誚才笑翻間古莧翻 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
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史言唐主明斷不牽於女寵 唐主
嘗夢吞靈丹旦而方士史守沖獻丹方以為神而餌
之浸成躁急自叔孫豹以來賤妖夢以自禍者多矣 左右諫不聽嘗以藥賜
李建勳建勳曰臣餌之數日已覺躁熱況多餌乎唐
主曰朕服之久矣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或有正色
論辯中理者中竹仲翻 亦斂容慰謝而從之唐主問道士
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
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治直之翻去羌呂翻嗔昌真翻 何論太
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為至言凡唐主所賜予予讀曰與
栖霞皆不受栖霞常為人奏章唐主欲為之築壇為于
偽翻 辭曰國用方乏何暇及此俟焚章不化乃當奏請
耳道士奏章自謂上達於天史言王栖霞異乎挾術以干寵利者 駕部郎中馮延己為齊
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
覺相結同府在己上者延己稍以計逐之延己嘗戲
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晟山
東鄙儒孫晟密州高密縣人奔南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二年 文章不如公詼諧不
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處昌呂翻 蓋

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爲聲色狗馬之友邪晟誠無能公之能適足爲國家之禍耳延己歙州人也(歙書涉翻)又有魏岑者亦在齊王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陳覺馮延己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判大理寺蕭儼表稱陳覺姦回亂政唐主頗感悟未及去(去羌呂翻)會疽發背祕不令人知密令醫治之聽政如故庚午疾亟太醫吳廷裕遺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密令醫治疾猶可曰欲以鎭安人心至於危殆召嫡長入侍乃出於醫師之意此可以爲法乎治直之翻)唐主謂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年五十六)祕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大赦孫晟恐馮延己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爲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長知兩翻聞音問)公何得遽爲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懼而止貽業蔚之從曾孫也(李蔚唐僖宗乾符中爲相蔚紆勿翻從才用翻)丙子始宣遺制(庚午至丙子七日始發喪)烈祖末年卞急近臣多罹譴罰陳覺稱疾累月不入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奏覺端居私室以俟升遐(劾戶槩翻又戶得翻)請按其罪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爲賤(賣良人子女爲奴婢謂之壓良爲賤律之所禁也)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己及弟禮部員外郎延魯俱在元帥府草遺詔聽民賣男女意欲自買姬妾蕭儼駁曰(駁北角翻)此必延己等所爲非大行之命也(自漢以來天子升遐梓宮在殯稱曰大行皇帝)昔延魯爲東都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唐以江都爲東都)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爲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爲出府金贖而歸之(爲于僞翻府金者府之金也)故遠近歸心今卽位而反之使貧人之子爲富人厮役可乎先帝以爲然將治延魯罪(治直之翻)臣以爲延魯愚無足責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請求諸宮中必尚在齊王命取先帝時留中章奏千餘道皆斜封一抹(凡章奏留中不下者皆當時不行者也若其言可行者則付外施行)果得延魯疏然以遺詔已行竟不之改(考異曰馮延魯以己私傳會遺制之罪明底其罰而改之不亦可乎史言唐烈祖尚斷故書國有大故之時猶有能持正以斷國論者)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大殷大赦改元天德以將樂縣爲鏞州(唐武德五年分邵武置將樂縣時屬建州宋屬南劍州九域志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宋白曰其地在越已有將樂之名按後漢書二永安三年析建安之校鄉置將樂縣按吳永安年號獨吳孫休改元永安耳樂音洛)延平鎭爲鐔州(鐔州今之南劍州是也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改爲延平縣閩王審知立延平鎭王延政置鐔州南唐改劍州取寶劍化龍於延平津以立州也宋朝又始加南字以別蜀之劍州鐔徐林翻又讀如覃)立皇后張氏以節度判官潘承祐爲吏部尚書節度巡官建陽楊思恭爲兵部尚書(唐武德四年置建陽縣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宋白曰漢建安元年割建安縣地爲桐鄉十年會稽南部都尉賀齊分上饒之地并桐鄉置建平縣晉太元四年改建平爲建陽縣因山之陽爲名)未幾以承祐同平章事(潘承祐能諫王延政之日尋干戈而不能諫其稱大號又僶俛而爲之相亦復何也)思恭遷僕射錄軍國事延政服赭袍視事然牙參及接鄰國使者猶如藩鎭禮殷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楊思恭以善聚斂得幸(斂力贍翻)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征之倍其常數)國人謂之楊剝皮

三月己卯朔以中書令趙瑩爲晉昌節度使兼中書令以晉昌節度使兼侍中桑維翰爲侍中(桑維翰始者居藩鎭而兼侍中今入朝正爲門下省長官)

唐元宗卽位(本名景通改名璟後又改名景)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古者人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不忍變父之道也)尊皇后曰皇太后(唐烈祖后宋氏)立妃鍾氏爲皇后唐主未聽政(以居喪未御正朝聽政)馮延己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何爲如是其煩也(馮延己時爲齊王掌書記)唐主爲人謙謹初卽位不名大

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數，所角翻。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但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後果如李建勳之言，其後保江南者李也。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宋齊丘為太保兼中書令，奉化節度使周宗為侍中。九域志：南唐置奉化軍節度於江州。唐主以齊丘、宗先朝勳舊，故順人望，召為相，政事皆自決之。徙壽王景遂為燕王，宣城王景達為鄂王。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晉天福三年，唐烈祖徙吳王璟為齊王。其輔政則始於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吳睿皇之大和六年也。此蓋言知唐政事時。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懟，直類翻。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客，以罪遷降於外州者，其州人謂之為遷客。節度使上蔡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幾，居依翻。惟事夢錫如在朝廷。王彥儔登知數常夢錫哉，以其事唐主於齊府，貶非其罪，必將復召用，故敬之耳。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覺為有才，遂委任之。馮延己、延魯、魏岑雖齊邸舊僚，皆依附覺，與休寧查文徽、吳分歙縣置休陽縣，後改曰海陽，晉武帝改曰海寧，隋改曰休寧，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六十里。查，音加翻，姓也。何承天姓苑已有此姓，則江南之有查姓舊矣。更相汲引，侵蠹政事。更，工衡翻。唐人謂覺等為五鬼。延魯自禮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勤政殿學士、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群臣，在官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勤政殿學士，唐烈祖所置，蓋中朝之端明殿學士也。稱，尺證翻。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唐主以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幾，居豈翻。岑既得志，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暴，顯也。擯斥之。唐置定遠軍於濠州。漢殤帝驕奢，不親政事，高祖在殯，作樂酣飲，夜與倡婦微行，倮男女而觀之，倡，音昌。倮，魯果翻。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忤，五故翻。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番禺吳懷恩屢諫，不聽。番，音潘。常猜忌諸弟，每宴集，令宦者守門，群臣宗室皆露索然後入。露索，謂解衣而搜索之，恐其挾兵刃也。索，山客翻。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伎娛悅其意以成其惡。伎，巨綺翻。漢主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譚令禋、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等五人習手搏於晉府，好，呼到翻。少，詩照翻。晉府，弘熙所居第也。漢主閱而悅之。丙戌，與諸王宴於長春宮，觀手搏，至夕罷宴。漢主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年二十四。因扶掖而拉其脅殺之。拉，盧合翻。盡殺其左右。明旦，百官諸王莫敢入宮，越王弘昌帥諸弟臨於寢殿，帥，讀曰率。臨，力鴆翻。迎弘熙即皇帝位，更名晟。晟，漢主玢之弟也。更，工衡翻。改元應乾。以弘昌為太尉兼中書令、諸道兵馬都元帥，知政事，循王弘杲為副元帥，參預政事。陳道庠及劉思潮等皆受賞賜甚厚。閩主曦納金吾使尚保殷之女，考異曰：閩錄作尚可殷，今從十國紀年。立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沈約曰：于酒惟縱，言是用，商紂所以亡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唐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為昭武節度使，鎮撫州。九域志：吳置昭武節度於撫州。殷將陳望等攻閩福州，是年二月，王延政建國於建州，號曰殷。入其西郭，既而敗歸。五月，殷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斂，力贍翻。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民為兵則散於征戍，羈旅不得反其桑梓，故愁怨。楊思恭奪民衣食，使歸怨於上，群臣莫敢言，四也。楊思恭事見上二月。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謂置鐔州、鏡州也。除道裏糧，將攻臨汀，臨汀，汀州也。唐開元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為名，初治新羅，後移治長汀白石村，天寶改為臨汀郡，乾元復為汀州。九域志：建州西至臨汀八百里。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唐都金陵，吳越都錢塘。唐兵自信可以襲建州，吳越兵自婺衢可以襲建州。括高貲戶，財

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被，皮義翻。）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殷王當作殷主。）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漢中宗既立，國中議論訩訩。（言其殺兄自立也。訩，許拱翻。）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漢主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弘杲方宴客，思潮與譚令禋帥衛兵突入，（伺，相吏翻，候也，察也。帥，讀曰率。突入，掩不備。）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弘昌見忠事始上年四月。）雄武節度使齊王弘弼（詳考本末，雄武當作建武。建武軍，邕州。）自以居大鎮，懼禍，求入朝，許之。

初，閩主曦侍康宗宴，（閩主昶，廟號康宗。）會新羅獻寶劍，（新羅國在海東，通使於閩。）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王倓曰：此何所施？倓對曰：斬為臣不忠者。時曦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曦命發倓冢，斬其尸。（倓，徒甘翻，又徒濫翻，徒敢翻。復，扶又翻。）校書郎陳光逸謂其友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友止之，不從。上書諫曦大惡五十事。曦怒，命衛士鞭之數百，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秋七月己丑，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彊戾（闞，苦濫翻，姓也。璠，音煩。）排斥異己，弘佐不能制。內牙上都監使章德安數與之爭，（數，所角翻。）右都監使李文慶不附於璠。乙巳，貶德安於處州，（章德安受託孤之寄而為闞璠所制，其才不足稱也。）文慶於睦州。璠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為吳越誅闞璠張本。橫，戶孟翻。）璠，明州人；（今明州猶祀闞璠，謂之闞相公廟。）文慶，睦州人；進思，湖州人也。

唐主緣烈祖意，（緣，因也，由也。）以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金陵尹燕王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天平節度使、守侍中、東都留守鄂王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立長子弘冀為南昌王。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更，工衡翻。為弘冀毒景遂張本。）

漢指揮使萬景忻敗張遇賢於循州。（敗，補邁翻。）遇賢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帥衆踰嶺趣虔州。唐百勝節度使賈匡浩不為備。（梁以百勝節度使命盧光稠，淮南楊氏既并虔州，因而不改。宋朝紹興初改虔州為贛州，取章、貢二水以名州也。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遇賢衆十餘萬，攻陷諸縣，再敗州兵，（敗，補邁翻。）城門晝閉。遇賢作宮室營署於白雲洞，遣將四出剽掠。（剽，匹妙翻。）匡浩，公鐸之子也。（賈公鐸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乾寧二年。）

八月乙卯，唐主立弟景遏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遏。（种夫人欲立景遏，見是年二月。）唐主力保全之。

夏州牙內指揮使拓跋崇斌謀作亂，綏州刺史李彝敏將助之。事覺，辛未，彝敏弃州與其弟彝俊等五人奔延州。（趙珣聚米圖經：綏州南至延州界二百四十里。宋白曰：綏州北至夏州三百六十里。）

九月，尊帝母秦國夫人安氏為皇太妃。妃，代北人也。（帝既繼大宗，則帝父敬儒為皇伯，今尊生母安氏為皇太妃，將以為誰之妃乎。）帝事太后、太妃甚謹，待諸弟亦友愛。（高祖七子，此時惟重睿在耳。帝，敬儒之子也，亦無兄弟見於史。）

初，河陽牙將喬榮（考異曰：漢隱帝實錄作喬榮，陷蕃記作喬瑩。今從晉少帝、漢高祖實錄、景延廣傳、契丹傳。）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說，式芮翻。）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謂救解晉陽之圍，高祖遂以得中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

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爲鄰藩足矣，無藩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誑，居況翻。誘，以久翻），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敗，補邁翻），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忘，巫放翻），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景延廣專權，稱孫不稱臣，猶可曰爲國體也；因其邸吏而取其貨財，則誤國之罪無所逃矣。）晉使如契丹，皆縶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沮，在呂翻）。帝以延廣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冠，古玩翻）；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劉知遠非不敢言，蓋亦有憾於帝，而不欲言，將坐觀成敗，因而利之也），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

甲午，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李彝敏作亂之狀（難，乃旦翻），詔執彝敏送夏州，斬之。

冬，十月，戊申，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歐史：重胤，高祖弟也，不知其爲親疏。高祖愛之，養以爲子，故於名加重而下齒諸子。少，詩照翻。重，直龍翻），及留守鄴都，娶副留守安喜馮濛女爲其婦（安喜縣屬定州。劉昫曰：安喜，漢中山之盧奴縣也，慕容垂改爲不連，北齊改曰安喜，隋改爲鮮虞，唐武德復爲安喜，定州所治也）。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帝見而悅之。高祖崩，梓宮在殯，帝遂納之。羣臣皆賀。帝謂馮道等曰：「皇太后之命，與卿等不任大慶。」羣臣出，帝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任，音壬。醊，陟衛翻，祭而以酒酹地也。新在衰絰之中，縱情以亂大倫，又從而狎侮其先，何以能久！）左右失笑（不覺發笑爲失笑），帝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壻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恚，於避翻。書魯昭公在慼而有嘉容，以失國。帝與夫人淪於異域，非不幸也。）既正位中宮，頗預政事。后兄玉時爲禮部郎中、鹽鐵判官，帝驟擢用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與議政事。

唐主遣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恩將兵討張遇賢，以通事舍人金陵邊鎬爲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爲謀主，擊張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復，扶又翻），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遇賢棄衆奔別將李台。台知神無驗，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去年七月，張遇賢作亂於漢境，入唐境而亡。史言依託怪妄之禍敗。降，戶江翻。）

十一月，丁亥，漢主祀南郊，大赦，改元乾和。

戊子，吳越王弘佐納妃仰氏，仁詮之女也（仰仁詮見任於吳越王元瓘。詮，且緣翻）。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唐末以宋州之碭山縣，梁太祖鄉里也，爲置輝州，已而徙治單父。後唐滅梁，改爲單州。薛居正五代史：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改輝州爲單州。單，音善。）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庚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此金城，鄜州之金城縣也）。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內班，蓋宦者也）。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以防河津，使楊光遠不得與契丹交通也）。

唐葬光文肅武孝高皇帝于永陵，廟號烈祖。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歸于青州（九域志：青州西南至淄州一百二十里。翟，萇伯翻）。甲寅，徙楊承祚爲登州刺史，以從其便（登州，平盧巡屬也）。光遠益驕，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山後，即嬀、儒、雲、應諸州；盧龍，幽州軍號。此皆天福之初割以與契丹之土地人民也。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自此晉胥爲夷矣。將，即亮翻），委延壽經

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趙延壽爲契丹主所弄，至死不悟，嗜欲深者天機淺也。畫，若獲翻。）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時置德清軍於澶州清豐縣，在州北六十里。宋白曰：德清軍本舊澶州地，晉天福三年，移澶州於德勝寨，乃於舊澶州置頓丘鎮，取縣爲名。至四年，改鎮爲德清軍。開運元年，移德清軍於陸家店，在新澶州之北七十里。）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自守。中書令宋齊丘廣樹朋黨，百計傾之。（宋齊丘之嫌隙，開於吳唐禪代之間。權利啓人爭心，有如此者。事見二百八十卷。）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既而陳覺被疏，乃出齊丘爲鎮海節度使。（陳覺者，宋齊丘之黨，唐主所親任者也。覺疏，則齊丘無君側之助，乃出。被，皮義翻。）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懟，直類翻。齊丘隱九華，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賜書曰：「明日之行，昔時相許。朕實知公，故不奪公志。」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一縣租稅。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宋白曰：青陽縣本吳臨城縣地，赤烏中置。隋平陳，廢臨城縣爲南陵縣。唐天寶元年，分涇、南陵、秋浦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也。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里。治，直之翻。）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寧州酋長莫彥殊以所部溫那等十八州附于楚。（寧州，即唐之南寧州也。天寶末，沒于蠻。唐末復置寧州于清溪鎮，去黔州二十九日行。酋，慈由翻。長，知兩翻。）其州無官府，惟立牌於岡阜，略以恩威羈縻而已。

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壖，而宣翻。坻，丁禮翻。）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重，直用翻。是年秋七月，以年饑用不足，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餧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碓，都內翻，舂也。磑，五對翻，磨也。趣，讀曰促。劾，戶槩翻，又戶得翻。勝，音升。）於是留守、節度使下至將軍，各獻馬、金帛、芻粟以助國。朝廷以恆、定饑甚，獨不括民穀。順國節度使杜威奏稱軍食不足，請如諸州例，許之。（杜重威平安重榮，即用爲恆帥。帝即位，避帝名，去重字，止稱威。順國軍號亦漸改。恆，戶登翻。）威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索，山客翻。）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來春糶之，（稱，蚩陵翻，舉也。復，扶又翻。糶，他弔翻。）得緡錢二百萬，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爲奏，（援恆州例。援，于元翻。）義武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爲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爲乎！」（唐節度使率兼觀察使，節度之職掌兵，觀察之職掌民。馬全節之不效杜威，是矣，鄙於害民之望也，杜威曾念及此乎！）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殖，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厭，於鹽翻。）喜自誇大，（喜，許記翻。）爲長槍大槊，飾之以金，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爲銀槍都。（少，詩照翻。）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爲八龍，（沈，持林翻。）飾以金寶，長十餘丈，（長，直亮翻。下同。）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爲賦斂。（幞，防玉翻。後周武帝製幞頭，裁幅巾出四腳，至今人服用之。唐人其腳向上，至宋太祖始爲放腳。長，直亮翻。斂，力贍翻。下同。）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爲功，民不勝租賦而逃。（行，下孟翻。勝，音升。）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民逃則有不耕之土，何從得穀乎！史言馬希範不知稼穡之艱難。）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藝，種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民無安土樂業之心，安能親其上而死其長乎！）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爲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賈，音古。）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還，從宣翻，又如字。）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強者爲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訐，居謁翻。）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恆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長，知兩翻。藉，慈夜翻。）身不知稼穡之勞，

耳不聞鼓鼙之音。鼙，部迷翻。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韋昭曰：諸侯備珍異之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爲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淮南謂唐，番禺謂漢，荊渚謂高氏，溪洞謂彭氏及諸蠻。伺，相吏翻。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爲四方所笑。王大怒。他日，恆請見，去，羌呂翻。見，賢遍翻。辭以晝寢。恆謂客將區弘練曰：將，即亮翻。區，豈俱翻，又音歐。今湖南多此姓。王逞欲而愎諫，愎，蒲逼翻。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人多謂國家之人曰百口。今王曰千口者，以其諸侯盛言之。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復，扶又翻。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班簿者，記朝參名員。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御史中丞劉贊不舉劾，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記曲禮之言。上，時掌翻。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箠，止蘂翻。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爲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開運元年是年七月方改元。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邊藩，猶言邊鎮也。延照，思溫之子也。趙思溫本中國人，沒於契丹。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先，悉薦翻。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校，戶教翻。珂，丘何翻。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時置永清軍於貝州。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易，以豉翻。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天福初，吳巒堅守雲州以拒契丹，故朝廷用之。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復，扶又翻。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

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苻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陳使，苻當作符。鄭樵氏族略曰：魯頃公爲楚所滅，頃公之孫公雅爲秦符節令，因以爲氏。後漢有符融，皇朝有符彥卿，望出琅邪，非苻秦之苻也。陳，讀曰陣；下同。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陳使。陝，失冉翻。

太原奏契丹入鴈門關。鴈門關，即陘嶺關。恆、邢、滄皆奏契丹入寇。恆，戶登翻。

成德節度使杜威，自安重榮反死，晉改成德軍爲順國軍，史以舊軍名書之耳。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爲陳禍福，爲，于僞翻。光遠遣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疾故爾。去年十一月，楊承祚自鄆州逃歸青州。既蒙恩宥，闔族荷恩。荷，下可翻。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復，扶又翻。

唐以侍中周宗爲鎮南節度使、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居詠爲鎮海節度使。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傳位之議，始於去年六月。燕，於賢翻。翰林學士馮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辛巳，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查，鉏加翻。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考異曰：江南錄，此敕在去年十二月，今從十國紀年。紀年云：朱書上疏，今從江南錄。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求見，見，賢遍翻。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疏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泗嗚咽。詩：涕泗滂沱。註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唐主感悟，遽收前敕。

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陳後主起景陽樓，隋兵至，自投於樓下井中。

儼（儼引亡國以諫也。）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謂孫晟欲使太后臨朝也。幾，居依翻。）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慚懼，遽罷之。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遺，唯季翻。）契丹已屯鄴都，（時契丹屯於鄴都城外。）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爲東京留守。（難，乃旦翻。）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爲罷景延廣張本。）　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黎陽在滑州西岸，隔大河耳，故奏其事。）　戊子，帝至澶州。（澶州時據德勝津。）　契丹主屯元城，（劉昫曰：魏州元城，隋縣，治古殷城。唐貞觀十七年并入貴鄉，聖曆二年分貴鄉、莘縣置元城縣，治王莽城。開元十三年移治郭下。古殷城在朝城東北十二里，時契丹主蓋屯古殷城也。）趙延壽屯南樂，（南樂即唐魏州之昌樂縣，後唐避其祖李國昌諱，改曰南樂。九域志：南樂縣在魏州南四十四里。樂音洛。）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所命也。）　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爲副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

戊戌，蜀主復以將相遙領節度使。（蜀罷將相領節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六年。蜀主之廣政五年也。）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秀容，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縣名，唐帶忻州。）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自鴉鳴谷出嵐州東，與契丹主大軍合。）

殷鑄天德通寶大鐵錢，一當百。　唐主遣使遺閩主曦及殷主延政書，責以兄弟尋戈。（遺，唯季翻。左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曦復書，引周公誅管、蔡，唐誅建成、元吉爲比。延政復書，斥唐主奪楊氏國。唐主怒，遂與殷絕。（爲唐滅殷張本。）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九域志：鄆州西北至博州一百七十里。衎，苦旦翻，又音侃。）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去年十二月遣蔡行遇戍鄆州。）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薊音計。）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五（起閼逢執徐二月，盡旃蒙大荒落七月，凡一年有奇。）

齊王中

開運元年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贇，於倫翻。按是時凡緣河津要皆以兵守之，亦由燕、冀、瀛、莫既入于北，遼人南寇，了無關山塘濼之阻，其兵可以徑造河上，故不得不緣河為備也。）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幾，居豈翻。從，才用翻。荅，音達。）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春秋時戚屬衛地，河上邑也。東坡指掌圖以為衛之戚，今在博州界。按是時晉與契丹相拒於澶、衛之間，此戚城當在澶州之北，魏州之南，疑不在博州之界也。）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幾，居衣翻。）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千艘度兵，未已，（艘，蘇遭翻。）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楊光遠之援絕矣。復，扶又翻。）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定難軍，夏州。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自麟州東北至府州，又自府州東北行入契丹境。難，乃旦翻。）壬子，以彝殷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

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恚，於避翻。）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石贇時屯麻家口。）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恆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樂平縣太原一百餘里耳。）帝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細聲女樂，欲其不聞於外也。）及出師，常令左右奏三弦琵琶，和以羌笛，（和，戶臥翻。）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庚申，百官表請聽樂，詔不許。（居喪而納叔母，尚何責乎聽樂。）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楊光遠自青州歷淄州而圍棣州。敗，補邁翻。）光遠燒營走還青州。（還，從宣翻，又如字。）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階成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蜀，請為鄉道以取階、成。（帥，讀曰率。鄉，讀曰向。階、成，二州名。）甲子，蜀人攻階州。契丹偽弃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頓丘，漢古縣。爾雅：丘一成曰頓丘。後魏移治所於陰安城，唐頓丘縣又移治於陰安城之南。天福三年徙澶州，跨德勝津，併頓丘縣徙焉。頓丘凡三徙矣。古城蓋陰安城也。）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而擊之。（時詔杜威、馬全節以兵來會，契丹欲俟其合而邀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即，就也。）四合攻之，奪其浮梁，（謂澶州德勝津之河梁也。）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

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宋白曰契丹時駐兵澶州鐵丘陳讀曰陣下同）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楊光遠誘契丹入寇見上卷上年）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不敢逼城而營懼晉軍攻劫也）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校戶教翻木書者書之於木以爲信契）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漢主命中書令都元帥越王弘昌謁烈宗陵於海曲（劉龑尊大號追尊其兄隱爲烈宗）至昌華宮使盜殺之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廣古曠翻）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璠音煩）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康宗（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常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遊西園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易以豉翻屬之欲翻）二人起流涕再拜曰臣子事君父安有它志曦不應二人大懼李后妒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尚賢妃有寵見上卷天福八年閩王之永隆四年也亞澄時封閩王）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奈何會后父李真有疾乙酉曦如真第問疾文進重遇使拱宸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光啓閩國（朝直遙翻閩主王璘稱大號追尊其父審知曰太祖昭武皇帝）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更工行翻）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冕（被皮義翻）帥羣臣北面再拜稱臣（帥讀曰率）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延喜以下少長五十餘人皆殺之（延喜閩主之弟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葬閩主曦諡曰睿文廣武明聖元德隆道大孝皇帝廟號景宗以重遇摠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鄭元弼抗辭不屈黜歸田里將奔建州（欲奔王延政也）文進殺之文進下令出宮人罷營造以反曦之政殷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加樞密使鮑思潤同平章事以羽林統軍使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左軍使程文緯爲漳州刺史汀州刺史同安許文稹舉郡降之（九域志泉州同安縣在州西一百三十五里蓋王氏所置也宋白曰開元二十九年析泉州南安縣界四鄉置大同場閩王升爲同安縣稹章忍翻）

丁亥詔太原恆定兵各還本鎮（契丹已退故也）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五代會要後唐天成三年升奉化軍爲泰州以清苑縣爲理所至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縣至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其滿城縣割隸易州時馬全節自定州攻泰州） 敕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 秦州兵救階州出黃階嶺敗蜀兵於西平（敗補賣翻） 漢以戶部侍郎陳偓同平章事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鄉社兵民兵也時契丹兵寇掠緣河之民自衛兵械各隨其鄉團結爲社以自保衛契丹陷德州而北歸梁進乘其去而復取之）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上謂將相大臣下謂軍民惡烏路翻）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引其罪也蓋發其罪猶人收捲衣物於懷袖間從而牽出之然）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晉徙都汴以河南府爲西京）以歸德節度使

兼侍中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懷堅小人，得權則驕溢使氣，失權則鬱鬱不得志，乃其常也。)見契丹强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自知無復全地，苟取朝夕之樂。)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示使專斷斬，此以威脅取民財也。復，扶又翻。)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復，扶又翻。)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河南府括率合出之數也。)景延廣率三十七萬，(景延廣增率十七萬，欲以入己。)留守判官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累，力瑞翻。)延廣慙而止。(史言景延廣差愈於杜重威。)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脩守備。(青兗鄰鎮，故命之爲備。守，手又翻。)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堞，達協翻。)率民財以實私藏。(藏，徂浪翻。下同。)大理卿張仁愿爲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不在者，適不在鎮。)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史言晉之藩鎮，利國有難，浚民以肥家。)

戊寅，命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李守貞蓋代安審信帥泰寧也。)又遣神武統軍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堂陽縣屬冀州，宋皇祐二年，省縣爲鎮，入南宮縣。九域志曰：地在堂水之陽。敗，補賣翻。)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異時契丹入汴，武定軍曷嘗能北向發一矢乎。復，扶又翻。)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爲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間多水澤，故趙延照阻以爲固。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朱文進遣使如唐，唐主因其使將伐之。(唐主欲討朱文進弑君之罪。)會天暑疾疫而止。

六月辛酉，官軍拔淄州，斬其刺史劉翰。(淄州，楊光遠之巡屬也。)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馮道自唐潞王之時已正拜三公，晉高祖入洛，用以爲相，位任在執政之右。)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此馮道保身固位之術，一生所受用者也。操，七刀翻。)或謂帝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言禪以靜寂爲宗，僧以慈悲不殺爲教，爲禪僧者，第能機辯無窮，而不能應物，使之飛鷹搏擊，非其任也。)癸卯，以道爲匡國節度使、兼侍中。(出馮道鎮同州，將別命相也。)乙巳，漢主幽齊王弘弼于私第。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請罷馮道，請用桑維翰，蓋出一人之口。前史謂維翰請人以言於帝，通鑑皆曰或者，疑其辭。)丙午，復置樞密院。(罷樞密院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四年。)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治，直吏翻。)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梁山在鄆州壽張縣。汶水自東北來，與濟水會于梁山東北，今決河之水瀰漫梁山而合于汶。單音善。濮音卜。環音宦。汶音問。)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塞，悉則翻。)既塞，帝欲刻碑紀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帝善其言而止。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宋白曰：府州本河西蕃界府谷鎮，土人折嗣倫世爲鎮將。後唐莊宗天祐七年，升鎮爲府谷縣；八年，升建府州，以扼蕃界，以嗣倫男從遠爲刺史。折姓，從遠名。姓氏略：折，常列翻。)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歐史曰：折從遠，雲中人。蓋指古雲中郡大界言之。)甲子，復置翰林學士。(廢翰林學士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五年。)戊辰，以右散騎常侍李慎儀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都官郎中劉溫叟、金部郎中

知制誥武彊徐台符（武彊縣屬深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禮部郎中李澣、主客員外郎宗城范質皆爲學士。溫叟，岳之子也。（劉岳見二百五十卷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辛未朔，大赦，改元。（改元開運。）己丑，以太子太傅劉昫爲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楊光遠、景延廣皆嘗總宿衞兵。天福初，桑維翰秉政，出楊光遠；是時再秉政，出景延廣。朝，直遙翻。）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劉知遠、杜威并十三節度爲十五人。按薛史載十三節度：鄆州張從恩充馬步都監，西京留守景延廣充都排陣使，徐州趙在禮充都虞候，晉州安叔千充左廂排陣使，前兗帥安審信充右廂，河中安審琦充馬步都指揮使，河陽符彥卿充馬軍左廂，滑州皇甫遇充右廂，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充馬軍排陣使，滄州王廷胤充步軍左廂都指揮使，陝州宋彥筠充右廂，前金帥田武充步軍左廂排陣使，右廂武統軍潘環充右廂。）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詔禁直學士（詔禁直學士者，以詔旨詔之也。禁直學士一人，入直禁地者也。）使爲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忘，巫放翻。）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內地，（比，毗至翻。）受代亦須奇才。」（受當作授。）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疏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爲相頗任愛憎，一飯之恩、睚眦之怨必報，人以此少之。（史稱桑維翰之長而併及其短，所以勸懲，非不勸懲。睚，五懈翻。眦，士懈翻。少，詩照翻。）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太原以河北之地爲山東。帝初詔劉知遠自土門出恆州，又詔會兵邢州，並見上。）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言若有分爲天子，何不速爲之，怒之之辭也。分，扶問翻。）至是雖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自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川險固，（河東治晉陽，東阻太行、常山，西限龍門、西河，南有霍太山、雀鼠谷之險，北有鴈門、五臺諸山之險，故云然。）風俗尚武，士多戰馬，（此所謂持險與馬也。）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王，于況翻。）何憂乎！」

朱文進自稱威武留後，權知閩國事，遣使奉表稱藩于晉。癸丑，以文進爲威武節度使、知閩國事。

癸亥，置鎮寧軍於澶州，以濮州隸焉。（割天平巡屬之濮州以隸鎮寧軍。）

初，吳濠州刺史劉金卒，子仁規代之；仁規卒，子崇俊代之。唐烈祖置定遠軍於濠州，（唐置定遠軍於濠州，通鑑書於天福八年三月元宗即位之後，見上卷。）以崇俊爲節度使。會清淮節度使姚景卒，（唐置清淮軍於壽州。）崇俊厚賂權要，求兼領壽州。唐主陽爲不知其意，徙崇俊爲清淮節度使，以楚州刺史劉彥貞爲濠州觀察使，馳往代之。崇俊悔之。彥貞，信之子也。（劉信事吳楊氏，四世有戰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遂城縣屬易州，宋太平興國六年置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廣信軍，在易州東南八十里，當五迴嶺及狼山之要，金置遂州。樂壽縣屬深州，宋分屬瀛州，九域志在瀛州之南八十里。）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卻之。

冬十月丙午，漢主毒殺鎮王弘澤于邕州。

殷主延政遣其將陳敬佺以兵三千屯尤溪及古田，（唐永泰二年分侯官、尤溪置古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尤溪縣在南劍州南一百九十五里。宋白曰：按尤溪縣理，今當延平東南二百四十里，在福州西北八百三十五里，其地與漳州龍巖縣、劍州沙縣及福州侯官縣三處交界，山洞幽深，溪險嶺峻，內有千里諸境逃人多投此洞。開元二十八年，經略使唐修忠招諭其人，因以名縣。此源先號尤溪，因名。古田縣亦開元二十九年開山洞置。）盧進以兵二千屯長溪。（唐武德六年置長溪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四十五里。宋白曰：長溪縣本漢閩縣地，唐置溫麻縣，以縣界溫麻溪爲名，天寶九年改爲長溪縣。）泉州散員指揮使桃林留從效，（九域志泉州有桃林溪，蓋留從效所居之地。散，昔亶翻。）謂同列王忠順、董思安、張漢思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殷主延政本封富沙王。）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爲然。十一月，從效等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效之家，從效紿之曰：

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朱文進時以黃紹頗爲泉州刺史。）吾觀諸君狀貌，皆非久處貧賤者，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踴躍，操白梃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處，昌呂翻。操，七刀翻。梃，大鼎翻。）從效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從效自稱平賊統軍使，函紹頗首，遣副兵馬使臨淮陳洪進齎詣建州。（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兩鄉於沙熟淮口置臨淮縣。開元二十三年，移治泗州郭下。陳洪進蓋本臨淮人而從軍泉州。）洪進至尤溪，福州戍兵數千遮道，洪進紿之曰：義師已誅朱福州，（朱文進據福州，故以稱之。）吾倍道逆嗣君於建州，（嗣君，謂殷主延政。當嗣有閩國。）爾輩尚守此何爲乎！以紹頗首示之，衆遂潰，大將數人從洪進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爲侍中、泉州刺史，從效、忠順、思安、洪進皆爲都指揮使。漳州將程謨聞之，（按九域志，泉州西南至漳州三百六十里，鄰郡也。）亡殺刺史程文緯，（亡當作立，筆誤也；否則亦字。）立王繼成權州事。繼勳、繼成皆延政之從子也。（從，才用翻。）朱文進之滅王氏，（事見上三月。）二人以疎遠獲全。汀州刺史許文稹奉表請降於殷。（稹，止忍翻。）

十二月，癸丑，加朱文進同平章事，封閩國王。（癸丑，大梁出命之日也。命未達而文進誅矣。）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是年五月，李守貞圍青州。）城中食盡，餓死者太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稽，音啓。）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嘗以紙錢祭天池而沈，（楊光遠本沙陀部人，居代北。天池即汾陽縣之天池，時屬嵐州靜樂縣界。沈，持林翻。）人皆言當爲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以重賞募兵二萬，遣統軍使林守諒、內客省使李廷鍔將之，攻泉州，鉦鼓相聞五百里。（福州至泉州不及四百里，史家張大以言其聲勢耳。鍔，五各翻。）殷主延政遣大將軍杜進將兵二萬救泉州。留從效開門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斬守諒，執廷鍔。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艦，戶黯翻。艘，蘇刀翻。）朱文進遣子弟爲質於吳越以求救。（質，音致。）

初，唐翰林待詔臧循（盛唐之時，有翰林待詔，以處伎藝之人。）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爲賈人，習福建山川，爲文徽畫取建州之策。（賈，音古。爲，于僞翻。）文徽表請用兵，擊王延政，國人多以爲不可。唐主以文徽爲江西安撫使，循行境上，覘其可否。（行，下孟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文徽至信州，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洪州營屯都虞候邊鎬爲行營招討諸軍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文徽自建陽進屯蓋竹。（唐武德四年，分建安縣置建陽縣，屬建州。建陽在建州西一百二十里。建陽縣之南二十五里有地名蓋竹。）閩漳、泉、汀三州皆降于殷。殷將張漢卿自鏞州將兵八千，將至，文徽懼，退保建陽，臧循屯邵武。（邵武亦本漢冶縣之地，吳於此立昭武鎮，晉平吳，更昭武鎮曰邵武縣。隋廢而復置，唐屬建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二百七十里。宋白曰：邵武縣本東候官縣之北鄉，孫策置南平縣，吳景帝三年置昭武縣，晉太康三年改爲邵武。）邵武民導殷兵襲破循軍，執循送建州斬之。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拉，盧合翻。）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汝州防禦使。（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誅，其子弃疾以不忍弃父事讎而死。李懷光之反河中，旣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親，居君臣之變，審義安命，以死殉親。夫豈不樂生，義不可也。若楊承勳兄弟出於蕃落，梟獍其心，囚父歸命，以希苟活。晉朝以不殺降爲說，於理且未安，又從而錄用之，宜異時契丹得假大義以洩其憤也。）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乙未，朱文進遣同平章事李光準等奉國寶于殷。丁酉，福州南廊承旨林仁翰（南廊承旨，閩所置官，蓋亦侍衛武臣之職也。）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

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重遇方嚴兵自衞三十人者望之稍稍遁去仁翰執槊直前刺重遇殺之刺七亦翻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大舉入寇復扶又翻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復以趙延壽為前鋒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契丹前鋒已至邢州恆州信使路絕故間道而來告間古莧翻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將即亮翻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令趙在禮代保鄴州進屯鄴都從後錄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馬全節自鄴都進屯邢州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恆州九域志在州南九十八里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恟許拱翻復扶又翻下同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比必利翻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還從宣翻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守手又翻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庚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皇甫遇本鎮自滑州進兵趣七喻翻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九域志鄴都之境西距磁州五十五里北距洺州五十里磁牆之翻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陳讀曰陣相息亮翻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至鄴縣鄴漢古縣唐屬相州在州東北劉昫曰鄴魏相州治所隋文輔政尉遲迥舉兵既討平之乃焚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城爲相州治所隋煬帝於鄴故都大慈寺置鄴縣唐貞觀八年始築今治所小城余按此皆言鄴縣也若五代唐晉之所謂鄴都則今魏州大名府是也非鄴縣也更考此時契丹與晉兵相距本末前所謂入鄴都境當作入相州境一說虜騎散漫大勢兵馬向相州游騎亦有入鄴都境者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陳讀曰陣下同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復扶又翻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爲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弃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還從宣翻下同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音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卒子恤翻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衆猥至猥雜也雜然而至言其數多不可勝計也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按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審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無章當時相稱謂不復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知援兵來故解而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吐谷渾慕容涉歸之庶長子故其種姓慕容氏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邯鄲縣屬磁州在州東北七十里鼓城縣屬恆州宋端拱二年以鼓城隸祁州在州西南一百里自邯鄲至鼓城約二百餘里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復扶又翻從恩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

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契丹主雖先北遁而趙延壽與惕隱諸軍猶南向而不去陳讀曰陣下同）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約束者申嚴號令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帥讀曰率環音宦）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湯陰本漢蕩陰縣後并入安陽唐武德四年分安陽置湯源縣貞觀元年改爲湯陰屬相州九域志在州南四十里）甲寅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庚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時折從遠守府州命領振武節度使勝州不係天福初所割十六州之數契丹乘勢併取之也匈奴須知朔州東至燕京一千里宋白曰勝州正東至黃河四十里去朔州四百二十里）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爲行計（分扶問翻）更命武定軍曰天威軍（去年更籍諸州鄉兵爲武定軍更工行翻）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種章勇翻）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爲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繼昌都督南都內外諸軍事鎮福州（殷主居建州故以福州爲南都）以飛捷指揮使黃仁諷爲鎮遏使將兵衛之林仁翰至福州（林仁翰既誅朱連故自福州至建州見王延政福州當行建州）閩主賞之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南都侍衛及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福州侍衛之外有左右軍置軍使以領之或曰兩軍謂拱宸控鶴兩都也）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上時兩翻）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挑徒了翻）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恆州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羸兵驅牛羊（羸倫爲翻）過祁州城下（以誘城中也）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斌悲巾翻）契丹以精騎奪其城門州兵不得還（還從宣翻）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在字之下當逸城字）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語牛倨翻擇禍莫若輕引文子之言）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言趙延壽與其父德鈞不能救張敬達敗契丹求帝中國玩寇致禍並爲俘虜也趙延壽聞斌言尚欲復求帝乎陷身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趙延壽在唐時加侍中沈斌稱其舊官）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帥讀曰率）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爲國家死耳（折而設翻爲于僞翻）終不効公所爲明日城陷斌自殺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　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惡烏路翻數所角翻）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知之請以玉爲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爲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馮玉以后兄進故旨由中出詩云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夫）彥韜少事閻寶（少詩照翻）爲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爲腹心（高祖留帝守太原見二百八十卷天福元年）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去音羌呂翻嗚呼此等氣習自唐劉蕡已爲文宗言之李彥韜史弘肇當石劉之世張其氣而肆其舌以其人品夫何足責然非有國者之福也雖然吾黨亦有過焉盍亦反其本矣）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以天威都虞候何敬洙爲建州

行營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軍祖全恩爲應援使姚鳳爲都監監工銜翻將兵數千會攻建州自崇安進屯赤嶺九域志建州有崇安縣在州北二百五十里亦王氏所置也宋白曰崇安場本建陽縣東北二里南唐保大九年割爲場蓋宋方置縣也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寢不交睫睫即涉翻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以見陛下乎楊思恭急於破敵以爲功不知一跌而危國也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兵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亡閩者楊思恭也然其所以亡閩者不在於此戰而在於得楊剗皮之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董思安王忠順使將泉州兵五千詣建州分守要害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澶州本治頓丘天福三年徙澶州於德勝并頓丘徙焉九域志澶州清豐縣有德清軍鎮即置德清軍之地置德清軍將以接澶魏聲援然城池未固也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閒城戍俱陷議者以爲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塗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樂音洛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爲元從指揮使王潮兄弟本光州人乘唐末之亂割據閩中其後兵多光州人今福州人多能自言其上世出於浮光者從才用翻十五年不遷職閩主曦之世叛奔建州閩主延政以爲將是時王延政國號殷及朱文進弒曦事見去年三月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九域志福州有福清縣在州東南一百七十七里王氏所置也宋白曰福清本閩縣地唐聖曆二年析閩縣東南之地置萬安縣天寶元年改爲福唐縣朱梁改永昌縣晉天福初改南臺縣尋改爲福清縣浦城人陳繼珣新唐書地理志浦城縣本名吳興唐武德初改爲唐興天寶元年更名浦城屬建州九域志浦城縣在建州東北三百三十里宋白曰城臨柘浦故曰浦城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爲曦畫策取建州爲于僞翻畫胡麥翻曦以爲著作郎及延政得福州二人皆不自安王繼昌闇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潛入福州說黃仁諷曰說式芮翻今唐兵乘勝建州孤危富沙王不能保建州安能保福州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建如反掌事見唐紀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仁諷然之是夕仁達等引甲士突入府舍殺繼昌及吳成義考異曰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皆云四月殺繼昌今從十國紀年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爲衆所重雪峯在福州侯官縣西百餘里乃言此僧目重瞳子手垂過膝重直龍翻瞳音同過音戈眞天子也相與迎之己亥立爲帝考異曰閩錄啓運圖啓國實錄江南錄作巖明閩中實錄閩王列傳九國志薛史唐餘錄王審知傳吳越備史作儼明按啓運圖儼明本名僞爲僧名體明即位改巖明今從之江南錄云繼昌爲裨將王延諷所殺旬日故內臣李義殺諷立巖明爲主今從十國紀年解去衲衣被以衮冕去羌呂翻衲奴荅翻被皮義翻帥將吏北面拜之帥讀曰率然猶稱天福十年遣使奉表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眞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晉姓也以國爲氏甲寅取滿城按五代會要是年九月徙泰州治滿城是時泰州猶治清苑宋白曰滿城本漢北平縣後魏置永樂縣天寶元年改滿城縣獲契丹酋長沒刺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刺來達翻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太原汾水之北亦有地名虎北口時契丹兵自祁易北去非其路也此乃幽檀以北之古北口宋人使遼行程記云自檀州北行八十里又八十里至虎北口館則檀州之古北口亦名虎北口也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復扶又翻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水經注博水出中山望都縣東逕陽城

縣散爲澤渚世謂之陽城澱陽城在蒲陰縣東南三十里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爲白溝者也北白溝在涿州新城縣南大十里宋人北使行程記曰雄州之北界河之南有白溝驛又范成大北使錄曰自安肅軍出北門十五里至白溝河又一百五里至涿州此言北白溝也壬戌，晉軍結陳而南，陳讀曰陣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考異曰漢高祖實錄作白檀今從晉少帝實錄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重直龍翻斷音短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折而設翻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沈括曰奚人業伐山陸種斫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其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輪之牙其厚不能四寸而軫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脈惟富者加氈幰文繡之飾蜀本奚車之上無大字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契丹謂精騎爲鐵鷂謂其身被鐵甲而馳突輕疾如鷂之搏鳥雀也鷂弋召翻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呼火故翻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卽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杜威時帶中書令故稱之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爲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爲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失不逆風此古法也若用短兵鬬則逆風而勝者多矣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行寨之西門也風從東北來出西門接戰亦順風勢也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曳讀爲拽音羊列翻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迴鞚！鞚苦貢翻馬勒也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皇不能復上，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皆委棄馬及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言逢賊被劫而幸不死而更從賊求衣囊則必觸怒而殺之索山客翻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隸定州義武軍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是年正月下詔親征二月壬澶州今諸軍以勝歸故復還大梁己丑，復以鄴都爲天雄軍。唐莊宗同光元年以魏州爲東京興唐府罷天雄節鎮二年罷東京以爲鄴都晉興因之改興唐府爲廣晉府今復爲天雄軍閩張漢真至福州，攻其東關。黃仁諷聞家夷滅，開門力戰，大破閩兵，執漢真，入城斬之。卓巖明無它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噀蘇困翻含水而噴之爲噀作諸佛事以爲厭勝又遣使迎其父於莆田，唐武德初分南安縣置莆田縣屬泉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分置興化軍在泉州東北一百六十里尊爲太上皇。李仁達既立巖明，自判六軍諸衞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

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從千容翻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王閩王昌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弃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沈持林翻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徇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告仁諷繼珣謀反皆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五月丙申朔大赦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恆州高祖天福七年杜威始鎮恆州見二百八十二卷恆戶登翻性貪殘自恃貴戚杜威尚高祖妹宋國長公主多不法每以備邊爲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藏徂浪翻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虜取之姝遂須翻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陴頻眉翻瞋昌眞翻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左傳語如莽者如草莽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暴步卜翻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强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離力智翻居常憑恃勳舊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埸音亦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復扶又翻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言其無他志但宋國長公主切欲相見耳長知兩翻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杜威不可去而桑維翰求去晉殆矣復扶又翻丙辰威至大梁 丁巳李仁達大閱戰士請卓巖明臨視仁達陰教軍士突前登階刺殺巖明刺七亦翻仁達陽驚狼狽而走軍士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坐徂臥翻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用保大年號是年南唐保大三年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弃殺巖明之父唐以仁達爲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賜名弘義編之屬籍以其同姓也編之屬籍而賜名弘義齒於諸子之列弘義又遣使修好於吳越爲李仁達背唐而附吳越張本好呼到翻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幷鎧仗庚申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言皆在恆州也使誠有之皆虐取於民倉皇離鎮不可運而實私家故獻之耳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爲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杜威之愚弄朝廷如此而帝不能察其姦所以成恆州中渡之變復扶又翻稟筆錦翻給也仰牛向翻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唐兵圍建州屢破泉州兵泉州兵董思安王忠順所將以救建州者也許文稹敗唐兵于汀州執其將時厚卿稹止忍翻敗補賣翻 六月癸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契丹入寇自去年正月昭貝州始中國疲於奔命左傳申公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爾疲於奔命而死奔命者邊境有急奔而赴救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從卒如述律后之言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不成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復扶又翻紓音舒緩也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開封軍將開封府之軍將也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

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史言契丹通國上下本自厭兵。

秋七月，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是年正月，閩主發福州兵赴建州以拒唐。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於隘，還，從宜翻。隘，烏戒翻。險狹之道也。盡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鐔州東至建州一百八十里。查文徽之黨魏岑、馮延己、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踴躍贊成之，徽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遣使奉表稱臣於吳越，請為附庸以求救。為，于偽翻。

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希範忌希杲事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六（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

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陽城之捷見上卷上年。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爲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爲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遙翻。）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期，讀曰朞。）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謂元年澶州之戰也。事見上卷。）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稱，尺正翻。）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唐制，帛以十端爲束。）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觖，古穴翻。觖望，怨望也。冒，莫北翻。折，而設翻。）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

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昵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遺，唯季翻。）由是朝政益壞。（史言晉亡形已成。朝，直遙翻。）

唐兵圍建州既久，（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謂講語之也。）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延鈞、延羲，至延政而亡。）王忠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史言泉州二將事閩主有始終。）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八年。斂，力贍翻。）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建人失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九月，許文稹以汀州、王繼勳以泉州、王繼成以漳州皆降於唐。（荀子有言：兼并易也，堅凝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爲閩人叛唐張本。）

漢主殺韶王弘雅。（弘雅，漢主之弟也。）

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恆州事。（恆，戶登翻。）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在恆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沒臣粟！」朝廷爲之召欽祚還，（杜威恆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獻之外，亦括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爲，于僞翻。還，從宣翻。）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

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少良、何昌廷，（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弒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今又殺四人以除其偪。少，詩照翻。）以左僕射王翷嘗與高祖謀立弘昌，（事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出爲英州刺史，（英州，漢桂陽郡湞陽縣之地，唐以湞陽縣隸廣州，漢主劉龑分湞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

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

於陳州唐元敬宋太后殂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爲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楊思恭厚斂也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爲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授此法於曹參參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頗彊大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爲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爲仇襪囉復言之襪莫發翻囉魯何翻復扶又翻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爲大義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疏吏翻諭指使擊契丹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命以詔指諭之而已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弱曏者襪囉之言特建爲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爲敵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襪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建因從容謂襪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爲契丹所虜吾欲爲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還語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襪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惡襪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難稍平兵威未振可以攻人怯懦襪囉之言皆建虛誕耳仁遇還還從宣翻武更以它故爲解爲說以自解乙卯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己未誅內牙上統軍使明州刺史闞璠璠音翻昭達建徽之孫也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功與璠皆好貨好呼到翻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爲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愎蒲逼翻惡烏路翻昭悅欲出璠於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

爲明州刺史進思爲湖州刺史闞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璠怒曰出我於外是弃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乃受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復扶又翻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下戶嫁翻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府於是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任與己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爲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胡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爲戇故獨存之胡進思獨存所以階錢氏廢立之禍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溫其慎姓也古有慎到溫其名也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拷音考掠音亮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爲國官國官吳越國官也慎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爲國官溫其衢州人也十二月乙丑加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辛未以前中書舍人廣晉陰鵬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唐改魏州爲興唐府高祖改爲廣晉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請謁賂遺充滿其門遺惟季翻初帝疾未平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會正旦謂今年正月朔日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女僕即女奴也唐人謂參候爲起居今人之言猶爾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帝因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已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不可破矣李守貞素惡維翰惡烏路翻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易以豉翻共薦以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爲開封尹以瑩爲中書令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扶又翻朝直遙翻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玉曰

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殺雍翰大錄者，恐其阻兵而反。曰：儒生安能反。王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雍翰贊成晉祖晉陽舉兵之謀。楚湘陰處士戴偃，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淳化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爲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因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爲之言於唐主曰：厭於葉翻，伏也；又於豔翻，滿也。爲于僞翻。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爲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爲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預政事。奉朝會請召而已。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勳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己皆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己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黨。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推世宦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己所爲，適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己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己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左右讀爲佐佑。幾居豈翻。續亦出爲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爲邪所勝。復扶又翻。續，可求之子也。嚴可求，徐温之謀主也。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晉以京兆府爲晉昌軍。更歷十鎮，更工行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從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鎮。所至貪暴，家貲爲諸帥之最。帥所類翻。帝利其富，三月庚申，爲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爲于僞翻。鎮寧軍，澶州。煦吁句翻。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爲子。唐泉州刺史王繼勳致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好呼到翻。弘義以泉州故隸威武軍，怒其抗禮，王繼勳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此州事王閩，不可修巡屬之禮，故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故諸部不敢爲寇。及將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温代暉鎮朔方，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昔周之封衞，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羌胡怨怒，競爲寇鈔。鈔楚交翻。拓跋彥超、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温弟令周。戊午，令温上表告急。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當丁浪翻。莫肯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省悉景翻。乃廢繼勳歸私第。留從效立王繼勳，見上卷上年。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唐主以從效爲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泉州。爲留從效遣戍將歸張本。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爲和州刺史，汀州刺史許文稹爲蘄州刺史。稹止忍翻。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妖於驕翻。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歐史作孫方諫，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諫也。考異曰：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薛史、漢高祖實錄。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一而靜者，其死也能結趺端坐如生，謂之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枯骨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會晉與契丹絕好，好呼到翻。北邊賦役煩重，寇盜充

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帥讀曰率)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爲羣盜懼爲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鈔楚交翻)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爲鄉道以入寇(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鄉讀曰嚮道讀曰導) 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爲之備(爲孫方簡乘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 初朔方節度使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朞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及陝州(陝失冉翻)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離力智翻)乃厚事馮玉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威州梁唐弃之晉復置後周改爲環州以大河環曲爲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割靈州方渠鎮宜升爲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鎮隸之後周改爲環州顯德四年降爲通遠軍)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鎮安軍)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爲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爲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 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說式芮翻)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爲國夫人四弟皆遷官以覺爲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爲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河決楊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朝直遙翻啖徒濫翻)洛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遺惟季翻處昌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爲期約(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此戰國時燕所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鬬)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酋慈秋翻解戶買翻)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還從宣翻)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好呼到翻數所角翻)宴賜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澶時連翻)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屬之欲翻)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嵐盧含翻)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吐谷渾部落既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於太原作亂者懼劉知遠之威略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 有

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帥，讀曰率。）契丹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醻，音酉。）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去，羌呂翻。飼，祥吏翻。）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爲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籌。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爲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爲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爲柵。莊宗賜其額爲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爲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潞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爲寧朔、奉化留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鴈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爲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其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絶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覲，厚加錫賜，每大讌會，皆命列坐於勳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稍憩於嵐、石州界。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以官爵復遣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衆。）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斂，力贍翻。）擅取官麥五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趣，讀曰促。）劉知遠上表論救，（慕容彥超，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上，時掌翻。）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敕免彥超死，削官爵，流房州。

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劍州，閩主王延政所置之鐔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劍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加南字爲南劍州。）恥無功，（恥自謂說李弘義入朝而不能致也。）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侍衛官，任人主左右直衛官也，猶唐之侍官。）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福州迎弘義。（趣，七喻翻。）延魯先遺弘義書，（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弘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一本州師作舟師。）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爲緣江戰棹指揮使。（建溪東流歷劍州至福州，皆大江也，故土人亦謂之爲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傅城下，（傅，音附。）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閩及侯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此蓋於侯官縣界也。敗，補邁翻。）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使王崇文爲東南面都招討使，（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以漳泉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爲東面監軍使，延魯爲南面監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第二重城也。）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耀德，（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澗川谷。耀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靈、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鎮入靈州。）糗糧已盡。（糗，去久翻。）拓拔彥超衆數萬爲三陳，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爲患。請公嚴陳以待我，（嚴陳者，嚴兵整陳也。）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卻。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馮暉圖蓄拓拔彥超，足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敵而畏然。暉去鎮而彥超得出，彥超既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挫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

行於朔方矣。帥讀曰率。明日，暉入靈州。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敗，補賣翻。斬首七千級。漢劉思潮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獄漢主弘度者也。殺劉思潮等見去年九月。特進鄧伸遺之漢紀，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父善與鄧伸有舊，故然。道庠問其故，伸曰：憨獠！遺，惟季翻。憨，呼談翻，癡也。獠，盧皓翻，又竹絞翻。此書有誅韓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李弘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李弘義本名仁達，弘義者，唐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閩國事。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敗，補賣翻。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陳，讀曰陣。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弘達更名達，以吳越王名上從弘，避之也。重，直龍翻。更，工衡翻。遣使奉表稱臣，乞師於吳越。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好，呼到翻。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丙辰，河決澶州臨黃。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遺，惟季翻。考異曰：歐史作高牟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模翰乃戍將耳。今從陷蕃記。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趙延壽亦詐通款。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先，悉薦翻。數，所角翻。過，音戈。魏州，廣晉府。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勞，力到翻。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勠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謂尚公主也。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未滿所欲也。慊慊，亦不滿之意。慊，苦簟翻。豈可復假以兵權！復，扶又翻。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杜威之心跡難，趙瑩猶知之。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監，古銜翻。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黠，下八翻。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談何容易！晉之君臣，恃陽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乾

(之使錢塘吳越國都)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水丘，複姓也。何氏姓苑云：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今為臨安著姓。)弘佐曰：「脣亡齒寒，(古語多有之。)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身安坐邪！」(樂，音洛。)壬午，遣統軍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州。(吳越救福州，自婺、衢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溫州之平陽度海浦至福州界，當由此道耳。)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程昭悅時為弘佐所寵任，故水丘昭券憚而讓之。)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三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候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舊錢謂銅錢。)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它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賈，音古。)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鐺，楚耕翻。鏵，戶花翻，鏵，鍪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上卷元年。)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國用空乏而鑄鐵錢。)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厭，於鹽翻。)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杜威之計，即趙德鈞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

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東城，漢東州縣，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縣為東城鎮，屬河間縣。)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罾浦南潛入州城。(罾，作滕翻，魚網也。福州之人就此罾魚，因以得名。)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彊不用命，(留從效起於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特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倔彊不用命。倔，其勿翻。彊，其兩翻。)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

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判省事者，判尚書省事。)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言昌業出入之間，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耗，呼到翻。)其能久乎！」(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恆州。(趣，七喻翻。恆，戶登翻。)杜威等至武強，(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里，是為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後為晉武強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郡故城，今縣理是也。)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恆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恆州，以備契丹。恆，戶登翻。)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復趣恆州，(復，扶又翻。趣，七喻翻。)以彥澤為前鋒。(考異曰：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邪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泝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勳請降於虜。」按彥澤與威若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橋？契丹何故猶議回旋？今不取。)甲寅，威等至中度橋，(滹沱水逕恆州東南，恆州之人各隨便為津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帥，讀曰率。)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恆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

之計，遂不去。（知晉軍不敢戰也。）蜀施州刺史田行皐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杜威雖以貴戚爲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磁，牆之翻。說，式芮翻。）今大軍去恆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其下樅開爲三足，以實水中。）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羸，倫爲翻。並，步浪翻。斷，音短。）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忷懼。（忷，許勇翻。）翰等至欒城，（舊唐書地理志曰：欒城縣，漢常山郡之關縣也，後魏於關縣古城置欒城縣，屬趙州，唐屬恆州。九域志：欒城縣在恆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十里至欒城。金人改趙州爲沃州。）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勑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弃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契丹后族皆以蕭爲氏。歐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爲國舅，及入汴，將以爲宣武節度使，李崧爲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奔衝，遣軍將關勳走馬上之。（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滑、澶及河陽，河津之要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以前，凡邊鎮率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己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甲寅，杜威等至中度，己未，大梁始聞之。虜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爲兵可知矣。）是夕，關勳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自古以來，重兵在外，國中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之勢，而重閉之防闕矣。）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五十萬，合束、石之數言之。）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從，才用翻。）祚等還，（還，從宣翻。）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衞兵皆在行營，人心懍懍，（懍，力錦翻。）莫知爲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見，賢遍翻。）帝方在苑中調鷹，（調鷹者，調習之也，使馴狎而附人。）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執政，謂馮玉、李彥韜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言晉必亡，宗廟不祀。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將，即亮翻。）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史言二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爲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帥，讀曰率。下同。）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爲契丹所敗，（敗，補邁翻。）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將，即亮翻。）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李穀爲杜威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於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賣國以圖己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環，音宦。）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

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趙延壽父子以是陷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墮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丙寅，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唯于癸翻。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詔，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陳讀曰陣。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史言晉軍士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於其帥而從之耳。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亦以愚晉軍，使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觀言將以華人爲中國主，是一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要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既翻。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恆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爲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恆州西北至代州三百四十里。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先悉薦翻。璘離珍翻。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誘音酉。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殺。史言大廈之顛，非一木所能支。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節度使。宋白曰：麻荅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阿撥，梁末死於汴。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見二百八十一卷。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爲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可知也。引兵自邢、相而南，契丹之兵依山南下，以臨晉都。相息亮翻。杜威將降兵以從。從才用翻。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狙伺其旁也。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監古銜翻。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爲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復扶又翻，下同。至平棘，平棘漢古縣，唐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二州志云戰國時改爲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從才用翻。吭古郎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張彥澤以滑、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度。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太原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帥讀曰率。彥澤頓兵明德門外。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薛史：天福三年十月，改大寧宮門爲明德門。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爲寬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國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鑄受命寶也。煦

吁句翻 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上時掌翻傅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復扶又翻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涂也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揖赴侍衛司示將囚繫之也一日時張彥澤處侍衛司署舍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李崧官侍中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罷歸宿衛去年桑維翰拔使同契丹復領彰國節度使帥兵戍常山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為于偽翻下為主同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張彥澤自以疾驅入汴為功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從才用翻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卽驅出斷其腰領瞋昌真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不以中指言中斷令之卽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觀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卽腰斬之正此類也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二卷高祖天福七年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

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飲於禁翻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李濤者回之族曾孫明辯有膽氣固自有種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從才用翻見者流涕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遺唯季翻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上時掌翻下同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惆悵久之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惆丑鳩翻馮玉佞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亡國之臣其識正如此耳復扶又翻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遲回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考異曰薛史帝紀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虜戎主到則顯彰己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帝之命今不取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二人自澶州來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敗補賣翻詰去吉翻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于偽翻己卯延煦延寶自牙帳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徒濫翻

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追，都回翻。其文不與前史相應也。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藺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寶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雖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謬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逮石祇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主永求救於郗恢，并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閔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祇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所奏，其說亦祖六典，詳注于後。詰，其吉翻。帝奏：「頊王從珂自焚，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事見二百八十一卷天福二年。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焉，於虔翻。

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降，戶江翻。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北方謂中國為漢。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擐，音宦。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服，故言未暇。

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蒼猝無所逃伏，不料其遽見捕也。先，悉薦翻。相，息亮翻。趣，七喻翻。往見契丹主於封丘。九域志：封丘縣在大梁北六十里。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一

起彊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高祖本沙陀部人，居于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以前已有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暠，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晉主於城北，大梁城之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沒字邪？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人謂之沒字碑。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契丹主辭不見。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於野，耶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耶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之，遣泊封禪寺。今從陷蕃記。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呼，火故翻。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爲息。一日更息曰蘇。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歸罪於杜威等。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先是契丹置京尹，以彈壓華人。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楊承勳囚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命左右臠食之。未幾，臠，力兗翻。幾，居豈翻。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既殺之，以其父舊鎮復授之，以其父舊兵。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上年。勳爲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爲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傅住兒鎖之。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傅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絰，徒結翻。有親喪者絰杖。號，戶刀翻。詬，古候翻，又許候翻。詈，力智翻。扑，普卜翻，擊也。勳命斷腕出鎖，斷，音短。腕，烏貫翻。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髓，息委翻。臠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鎮。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伺，相吏翻。吭，居郎翻，人頸曰吭。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爲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廷勳本河內人，少陷虜。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數，所角翻。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恐見殺也。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毛居正曰：供億，有儲偫之意。供億，猶供儗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飯，扶晚翻。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

測不敢獻食。（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爲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入晉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懼有變也。）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磔，陟格翻。厭，於葉翻。）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被，皮義翻。）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史建瑭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棄遼而附蜀耳。）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杜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及晉既亡，國重威即復舊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節耳。）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貯，丁呂翻。恆，戶登翻。）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將，即亮翻。）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冒，莫北翻。爲，于僞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覘契丹主之意，不待爲晉兵發也。）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袤，音茂。）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爲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爲上國。）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既而返爲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復，扶又翻。）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質，音致。）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延壽爲燕王，故稱之爲大王。處，昌呂翻。）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爲，于僞翻。）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爲人雄健好施。（兀欲始見於此，爲後得國張本。施，式豉翻。）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從，才用翻。）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援送者，其行以爲防援。）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

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爲必有異於人磁牆之翻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於晉之時舉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考異曰實錄作禧或云名琦今從陷蕃記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壻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聿以律翻撚乃殄翻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作聿涅今從陷蕃記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爲趙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漢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佺爲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侯益後亦以鳳翔歸漢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佺契丹勢稍沮沮在呂翻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自長安入朝于大梁其裨將留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晉主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謹靜有以動其欲心耳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奚王拽剌拽羊列翻剌盧達翻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櫪音歷馬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詬古候翻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貽兀欲奪國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覘國者不觀一時之彊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剽匹妙翻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爲東畿洛陽之屬縣爲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爲畿縣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爲畿縣濮博木翻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都城大梁都城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爲契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事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

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又得吐谷渾財畜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由是
河東富彊冠諸鎮冠古玩翻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
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
初無邀遮入援之志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及聞契丹
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軼徒結翻遣客將安陽
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
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鄴城則在縣之西北七十里將即亮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
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夏戶
雅翻離力智翻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
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
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
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柺胡法優禮大臣則
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柺乖
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柺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
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繒慈陵翻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
至及文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
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朝直遙翻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
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
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
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
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
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
後取之可以萬全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昭義節度使
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
洛州四百七十里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
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

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
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
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
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
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荊南節度使高
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
遣使詣河東勸進荊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為謀大率如此唐主立齊王
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
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為之副燕於堅翻景遂嘗與宮
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張易北人而仕江南景遂
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
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
厚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
延己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
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屢力主
復扶又翻近巨靳翻延己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
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
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
言其侍飲極傾諂之態概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
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去羌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使彼懼
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
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唐末喪亂諸陵多遭
發掘南唐自謂纂唐之緒故請修復也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史
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帥讀曰率淮
北賊帥多請命於唐帥所類翻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
疏以為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

有主則未易圖也易以豉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儻見此說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數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之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北向亦喪師而已矣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長知兩翻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孟子引孔子之言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文官班於東武官班於西胡人立於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其心固虞諸鎮有異之作亂者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所以終為兀欲所鎖也快於兩翻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為于偽翻下令為同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為中京恆戶登翻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於塞北而不知中國之事謬哉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州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赴之山南兵興元兵也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古者除王畿之外九州九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為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面都統故亦自謂為方伯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諸侯謂當時諸藩鎮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陘音刑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滎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滎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己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陝失冉翻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返當作反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眾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人暉澶州人章太原人也澶時連翻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惡烏路翻更工衡翻歐陽脩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為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及後世曲學

（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僞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亦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弑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厤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卽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志也可勝歎哉）壬申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括率錢帛見上正月）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被皮義翻）自餘契丹所在誅之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鳳州不克退保固鎮（何重建爲蜀取鳳州事始見上）甲戌帝自將東迎晉王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聞已過恆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廣陽爲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二百五十里）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火也事見上卷開運三年）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卽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事見上正月）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掊蒲侯翻斂力贍翻）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爲州治所九域志滏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暉偵知高唐英未至（偵丑鄭翻）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表言於晉陽將卽亮翻）　戊寅帝還至晉陽（自承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勞力到翻）帝曰善卽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鬭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畜讀曰蓄）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帥讀曰率）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溫（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伺昭悅歸第執送東府（伺相吏翻）己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　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卽帝位從朗皆因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

殺熙。帥，讀曰率。下同。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謨，一本作模。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陝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汴，此其咽喉也。咽，因肩翻。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按王晏先已爲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應爲副指揮使，恐誤。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帝既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勢。至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

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耶律，史因之。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浮航，即德勝浮梁。賊帥所帥，讀曰率。航，戶郎翻。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澶州有兩城，牙城在北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契丹入汴，遂爲所留。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去城二十里爲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瓊兵敗，爲契丹所殺。

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章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度使周密闇音暗。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允權家世延帥，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推爲留後。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允權爲膚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爲延川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子，恐與邊人締結，移爲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推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搖。」廣本云「允權爲延川令，密徙爲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爲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二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隈以

[illegible]密，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饌，雛晥翻，又雛戀翻。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尊爲兄，故拜王淑妃爲嫂。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劉遂凝以劉鄩舊恩，因王淑妃以求節鉞。契丹主以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于洛。

契丹主以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爲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掊克，咸不聊生，起而爲盜，烏有難制者乎，盍亦反其本矣。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卿歸鎮，契丹主之北歸決矣。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埇橋在宿州。埇，余隴翻。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賊帥，所類翻。帥衆，讀曰率。下同。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欲劫符彥卿爲質以取徐州也。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校，戶教翻。縋，馳偽翻。呼，火故翻。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

（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今按五代會要有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閤門勘契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靸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一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閤則入閤儀梁所定也既唐之正牙一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爲書則其儀爲一時之上儀矣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朔入閤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閤）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詣行在，密遂棄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丹州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復，扶又翻。）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復，扶又翻。）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契丹自謂其國爲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既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急欲北歸，果如劉知遠所料。）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遣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爲宣武軍。（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爲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爲節鎮，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州。己亥，至白蝦浦。（將，即亮翻。蝦，當作鰕。）海岸泥淖，須布竹簀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簀不得施。（淖，奴教翻。簀，測革翻。射，而亦翻。）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呼，火故翻。）延魯不能禦，棄衆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兵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陳，讀曰陣。還，從宣翻。）或言浙兵欲棄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爲東南守將。）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泉、福相爲脣齒，福州平，則泉州爲之次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橫，戶孟翻。）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刺，七亦翻。）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棄軍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爲之耗竭。（謂唐之府庫罄於奉軍。爲，于僞翻。）余安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何承天姓苑：余姓，由余之後。）留從效引兵還泉州。（自福州還也。）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南接嶺海瘴癘之鄉，（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地險土瘠，比

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秋穀成熟，徵租至冬，春蠶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贍，時豔翻。斂，力贍翻。豈勞大軍久戍於此！置酒餞之。戊戌，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檢校太傅。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從，才用翻。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呼難而縱狸奴，難其敢前乎。剽，匹妙翻。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契丹之下，當逸主字。樂，音洛。悒，於及翻。悒悒，憂愁不得志也。今得歸，死無恨矣。契丹主不滿士思，亦見諸鎮及羣盜舉兵者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巨首也，獨不見涉珪與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遠矣。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何重建請扼散關，蓋慮契丹威令行於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北，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倧為丞相。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弘倧諱國張本，宗作冬謝。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相，悉亮翻。觀佛狸之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髑，徒木翻。髏，音婁。瘞，於計翻。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詰，去吉翻。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史言李穀有膽氣。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兩使，節度、觀察也。樂，音洛。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燕王，謂趙延壽。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張礪隨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況中國之人乎。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避帝名，更遠名阮。更，工衡翻。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沿河五鎮以隸之。又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陝，失冉翻。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岢，枯我翻。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嵐，盧含翻。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

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自汴泝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艘蘇遭翻）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爲然行德卽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作表實之蠟丸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莧翻）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爲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屬蜀）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爲僧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衣之（衣於既翻[illegible]帥讀曰率[illegible]）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彊其兩翻）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戍兵俱西至洛陽）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將卽亮翻荅都合翻）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卻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illegible]劉晞走許州因復有潁陽妖人[illegible]稱天子[illegible]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戰[illegible]）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河陽史逸之也校戶教翻）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

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蕭翰時鎮大梁）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爲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三失並見上）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己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己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爭讀曰諍蔚紆勿翻）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己岑猶在本根未殄枝榦復生同罪異誅（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人心疑惑又曰在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更工衡翻）彼前則我卻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簡（折之舌翻）帑藏取與繫岑一言（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唐主以文蔚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二年）上表待罪（上時掌翻下同）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

魯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己爲之陳請，（劃渠希翻會工外翻爲于僞翻）故陛下赦之。擅興者不罪，則疆埸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死者矣。（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洗昔薦翻）韓熙載屢言宋齊丘黨與必爲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猖齒良翻）貶和州司士參軍。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頵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頵於倫翻）奉頵，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爲臨城縣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關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關縣故城置欒城縣九域志古欒城晉欒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欒城縣在鎭州南六十三里）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啖徒濫翻）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於此時人遂以爲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於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羓邦加翻）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盧龍山後卽大漢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卽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自欒城至恆州六十里恆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恆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兀欲不與諸門管鍵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陰爲之備其自顚固當）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壹如故，則葬汝矣。（言其傾國南伐至于死耗竭部落不安也）帝之自壽陽還也，（見上二月）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豈必皆用狼糞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親將卽亮翻）會契丹出剽掠，（剽匹妙翻）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符習自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

或說趙延壽曰：（說式芮翻）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時掌翻）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二（起彊圉協洽五月，盡著雍涒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所館者，兀欲所館之地。）兀欲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從，千容翻。）妹自上國來，（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籌，（遺，唯季翻。）許我知南朝軍國。（朝，直遙翻。）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閒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上，時掌翻。）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府署，恆州府署也。）宣契丹主遺制，（遺制，兀欲自為之也。）其略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契丹主阿保機諡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突欲號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國，不從。契丹主耶律德光封之為永康王。又德光取中國，以恆州為中京。）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復，扶又翻。）歌吹之聲不絕於內。

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晏為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庭議者，議之於庭。）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鎮州時為恆州，契丹諸酋聚焉。魏帥杜重威臣於契丹。）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趨，七喻翻。）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回遠也。）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澁，色入翻。）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陝、晉歸附事見上卷上年。陝，失冉翻。）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陰陽家所謂逆太歲。）宜由晉、絳抵陝。（九域志：自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一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矣。）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告諭諸道。甲申，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李存瓌等，後遂為北漢佐命。瓌，古回翻。蔚，紆勿翻，姓也。）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從，才用翻。）是日，劉晞弃洛陽奔大梁。（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武安節度副使、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鎮南軍，洪州，時屬唐。）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少，詩沼翻。）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朗永之疑狂，詳於後。）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知兩翻，下同。下當長、居長同。）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瑫，他牢翻。）天策府學士李弘臯、鄧懿文、小門使楊滌（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戶之事。府有宴集，則執兵在門外。）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兄弟爭國，社稷必危。）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恆曰：

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蕚第三十蕃府將吏稱府主之子爲郎君）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史言劉彥瑫等爲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 考異曰十國紀年五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希廣又不能彊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上乃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臨終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傳位希廣則沒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必彥瑫等假託希範遺令也今從湖湘故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恆皆稱疾不出（爲馬希蕚攻殺希廣張本）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翟萇伯翻）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還從宣翻）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時契丹之兵大勢已北還故知懷州之兵必不能久留）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句斷）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觀此則知帝猶憚契丹有未敢輕進之心）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說式芮翻）令奇乃降（降戶江翻）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耿崇美奚王拽剌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太行南阪也帥讀曰率）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北軍謂契丹聚於恆州之軍崔廷勳等在南故謂屯恆之軍爲北）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耳漢兵又進而逼之故遁）過衛州大掠而去（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衛州二百九十二里）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檛殺之（沈持林翻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檛側瓜翻）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惕他歷翻）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愛之辛丑帝至霍邑（霍邑漢彘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五里）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囚其父告之（所以絕趙匡贊北顧之心）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爲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門同名故也）蕭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己不得從容而去（從千容翻從容不急遽之貌）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月至大梁尋還洛陽）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己赴恆州（此矯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時尚在恆州恆戶登翻）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窆之所謂之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爲樞密使（甄當作鄄音吉掾翻鄄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主自北而來者）松徽之子也（王徽相唐僖宗）百官謁見淑妃（見賢遍翻）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衛（燕於賢翻下同）壬寅翰及劉晞辭行（先是劉晞棄洛陽奔大梁）從益餞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以舊恩召之爲衛）武行德於河陽（武行德幷人亦少在唐明宗麾下）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分扶問翻下處分同）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以帝新舉大號擁兵南來將有中國故謂之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

皆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北救，謂契丹之救也。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後唐既亡，惟王子敏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文安，漢縣，唐屬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巡屬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汴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豈翻。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復，扶又翻。噍，才笑翻。處，昌呂翻。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從益本爵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既奉表迎漢，何爲又更國號？是當時議者譏之也。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己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事見二百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復，扶又翻。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曰蘿剌。阿保機時，自蕃中奔唐莊宗，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於市。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樂自隨，史言兀欲無遠略。乙巳，發真定。恆州建真定府。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令尹子玉封於成，是爲成得臣，其後亦以成爲氏。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珂，丘何翻。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恐其入城剽掠。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壕，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汴人有來迎者。汴人越鄭、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丹之虐，故徯漢氏之來蘇。惜乎卒無以副其望也。

六月，甲寅朔，蕭翰至恆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臥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云胡人不可以爲節度使？張礪言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數，所具翻。又吾爲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我守汴州，見上卷是年二月。令我處宮中，處，昌呂翻。汝以爲不可。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云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子女。好，呼到翻。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崔廷勳過恭而麻荅不爲禮。

乙卯，帝至新安，新安縣屬西京河南府，九域志在京西七十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獻王弘佐卒，年二十。遺令以丞相弘倧爲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倧，徂冬翻。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也。更，工衡翻。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五代會要曰：人君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修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國幾何其不爲夷狄矣！按唐開元敕：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世相傳，寖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禮也。聞者泣下。爲漢祖者，待李從益以不死可也，殺之過矣。

戊

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於鞏
見賢遍翻九域志鞏縣屬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郭威問以兵數及故事仁浦強
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衞州人也 辛酉汴州
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滎陽縣屬鄭州自鞏縣東至滎陽一百九十里甲子帝
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吳越王弘倧襲
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
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扶又翻復以汴州為東京契丹廢東京為
汴州見上卷是年正月 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
也復青襄汝三節度晉蓋以楊光遠反廢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為節鎮恐是安
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為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繼晉而興革契丹之政不以為嘗令也
壬申以北京留守崇為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 契
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
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及述律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也南
則姚家洲北則宣化館至西樓 初晉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
主北遷見上卷本年正月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為排陳使
陳讀曰陣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幽
太后於阿保機墓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囚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
置祖州錄叙頗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 改元
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為樞密使契丹主慕中
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
人不附諸部數叛數所角翻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
南寇史言中國經喪亂之後由此得稍自安集 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
揮使南宮王繼弘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 都虞候樊暉以
所部兵戍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高唐英契丹所署也
見上卷是年四月相息亮翻 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
親戚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

唐英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
為彰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磁牆之翻 安國節度
使高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
指揮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恆州邢相既不
能守恆州安能孤立哉為諸將逐麻荅張本 帝遣使告諭荊南高從誨上表
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踐阼
則遣使加恩於諸鎮使疏吏翻 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棄大梁
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朝直遙翻以左
右衞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為北向行營招討
使李金全奔唐見二百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議經略北方聞帝已入大
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
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因即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 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
趙匡贊契丹所署見上卷本年正月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
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北去無可歸之國必感
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
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
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
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
攻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為李守貞據河中張本徙護
國節度使趙匡贊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
於契丹史明傳者之妄 吳越王弘倧以其弟台州刺史弘
俶同參相府事俶昌六翻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
李仁達降唐唐賜名弘義及其叛唐為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為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自詣
錢唐見吳越王弘倧弘倧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
曰孺贇更工衡翻既而孺贇悔懼悔其來且懼死也以金筍二十株

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請弘倧從之（爲于僞翻爲李達敗誅胡進思不自安張本）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璲音遂質音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趙延壽爲契丹主兀欲鎖之北去其親兵留恆州恆戶登翻）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爲張璉助杜重威堅守張本將即亮翻）麻荅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爲慕容彥超挾勢陵轢高行周轢郎擊翻不和張本）辛未楊邠郭威王章皆爲正使（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爲正使）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倍（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朝舊兵）章白帝罷不急之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五代會要追尊高祖湍明元皇帝廟號文祖曾祖昂恭僖皇帝廟號德祖祖僎昭獻皇帝廟號翼祖考璵章聖皇帝廟號顯祖）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面抉目斷腕（抉於決翻斷音短下同腕烏貫翻）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具謂披面抉目斷腕焚炙之具）左右懸人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服御物（被皮義翻乘繩證翻）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宰相分判館職降制敕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亡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洛州洛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爲契丹守九域志洛州西北至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洛州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洛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謂留恆州之兵也）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飼祥吏翻）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發會楊袞楊安等軍出（楊袞赴魏州楊安攻洛州）契丹留恆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鐘爲號（約漢兵聞佛寺擊鐘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鐘食時擊鐘日日然也此以以未發前預相戒約以次日食時聞佛寺鐘聲而俱發耳）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恆州召前威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遙領也）狐疑匿於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白再榮以幕自蔽軍吏決幕引出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剽匹妙翻）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恆州牙城北門也）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微李穀之謀漢兵殆矣）會日

暮，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恆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鎮恆州，而兵亂，契丹又使鎮定州。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功最多，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鬬，諸將皆繼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榮位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改小馬坊爲天驥院，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二年，改左右天驥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騏驥院使。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王饒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名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史成文，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爲寨，鎮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故名。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衛。司天監趙延乂籌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以李崧、和凝久爲相，家富，晉高祖入洛，即以李崧爲相，天福五年，和凝爲相。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虜將，謂麻荅。恆州，舊鎮州也。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詰，去吉翻。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荅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恆人以其貪虐，謂之白麻荅。言其貪虐似麻荅，特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殖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殞其身，天道好還，蓋昭昭矣。楊袞至邢州，聞麻荅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李殷以其衆來降。庚寅，以薛懷讓爲安國節度使。劉鐸聞麻荅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云巡檢，引兵向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問。

辛卯，復以恆州順國軍爲鎮州成德軍。改恆州及順國軍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乙未，以白再榮爲成德留後。踰年，始以何福進爲曹州防禦使，李榮爲博州刺史。踰年之後，乃知逐麻荅者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賞馬萬、盧順密之事同。

敕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盜幷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處，昌呂翻。衆以爲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去，羌呂翻。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劉昫曰：平陰，漢肥城縣，隋爲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爲都，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子都，都人士，車騎甚都，是也。郊外則名之爲野，爲鄙，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也。故古語謂美好爲都，麤陋爲鄙，本此爲義也。隋世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爲村，置村正一人，則村之爲義明矣。逢吉爲人文深好殺，好，呼到翻。在河東幕府，謂爲河東節度判官時也。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靜獄者，使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爲靜。及爲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胸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爲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語，牛倨翻。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況恃勢而殺其兄乎。

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遺，唯季翻。言劉彥瑫違先王之命，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元年。廢長立少，以激怒之。希萼，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希萼自永州來奔喪。歐史曰：希萼自朗州來奔喪。通鑑是年正月，楚王希範之卒，將佐議所立，亦言希萼知永州事，但希萼爲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萼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潭朗而治，則朗州爲是。前此作永州，誤也。乙巳，至趺石。趺，甫無翻。彥瑫白希廣遣侍

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從，才用翻。)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尊於碧湘宮。(館，古玩翻。今潭州西北出有碧湘門，馬氏蓋立宮於是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尊求還朗州，(還，從宣翻，又如字。)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馬希廣其後唐閔帝之儔乎！)寧分潭、朗而治之。(治，直之翻。)乃厚贈希尊，遣還朗州。希崇常爲希尊詗希廣，(爲，于僞翻。詗，古永翻，又翾正翻。)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爲內應。(史言希尊之攻潭州，希崇啓之也。)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二萬歸其國。(事見上卷是年正月。)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掠者。(剽，匹妙翻。)制以錢弘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　高從誨聞杜重威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方北討魏州，未暇南救也。)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九域志：荊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乃絕漢，附于唐、蜀。(高從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卷六月。)初，荊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此語專爲三道入貢過荊南發。)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過，音戈。)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以兵，不得已復歸之，(詰，去吉翻。復，扶又翻。)曾不爲愧。及從誨立，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更，工衡翻。)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誨利其賜予，(予，讀曰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爲無賴。)　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後宮。(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作離宮千餘間，飾以珠寶，設鑊湯、鐵牀、刳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置樂工之頸試劍，遂斷其頭。(歐史伶人謂之尚玉樓，即被斬之樂工也。斷，音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閏七月。)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二將不協。(慕容彥超既以帝同產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譁行周以婚姻之故而緩賊，故不協。)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竇貞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新相也。)戊寅，詔幸澶、魏勞軍，(澶，時連翻。勞，力到翻。)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和凝自鎮州還，(自再榮等既逐契丹，馮道等乃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卯，以崧爲太子太傅，凝爲太子太保。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恐終不爲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終南山路，子午谷路也。)　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營。(人主親戎，不爲御營而舍於元帥之營，有入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它，故不發。)行周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不若緩之，(易，以豉翻。)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陵轢行周，(數，所角翻。轢，郎擊翻。)行周泣訴於執政，擲糞壤實其口。(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不明彥超之罪，牽於愛也。)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復，扶又翻。下同。)城中

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死傷者衆而城不克，則高行周持久以斃之之說為是。慕容彥超之語遂塞。）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戍大梁，（卽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卽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始用高行周之言。）杜重威之叛，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璉來見。（見，賢遍翻。下同。）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也。（長，知兩翻。）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尪，烏黃翻。瘠，秦昔翻。）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所憚，遂大掠，逞其忿而去。將，卽亮翻。校，戶教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幷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以其歷藩鎭則貪饕無厭，為將則賣國殄民也。為殺杜重威市人啖其肉張本。詬，苦候翻，又許候翻。）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澶、魏相去百五十里，行周、彥超既交惡，接境而處，必不相安，故力辭。）己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為天平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倧大閱水軍，賞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倧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為胡進思廢弘倧張本。）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惲（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惲，於粉翻。）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處，昌呂翻。）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降蜀，故蜀主用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翻。）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既遣使招侯益，又隨之以兵臨脅之。）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從趙匡贊之請也。）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之。（史言承訓死而漢祚不延。）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孺贇與吳越戍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復，扶又翻。府第，福州府署也。）是日，殺孺贇，夷其族。（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史言狂狡反覆者終死於人手。）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為魏王。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帳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脩讓傳李孺贇首至錢塘。吳越王弘倧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節度事。

吳越王弘倧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養諸將，政非己出，（按歐史吳越王錢鏐以徐綰之亂，使子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惲等自隨。元瓘嗣立，用進思為大將。元瓘卒而

（弘佐立，進思以舊將自待，其見尊禮；及倧立，顧卑侮之，進思不能平。）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侮，當作舞。）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倧惡之，（惡，烏路翻。）欲授以一州，（欲奪其兵權而遠之。）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倧數面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數，所角翻。折，之舌翻。被，皮義翻。）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近，其靳翻。）弘倧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倧曰：「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倧曰：「公何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臣昔未從軍，亦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倧為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怒。（此褚遂良所以戒唐太宗窮張玄素也。）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見上七月。）及孺贇叛，（謂復欲降唐也。）弘倧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倧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使水丘昭券。（按薛史，吳越王錢鏐母水丘氏，昭券蓋外戚也。）昭券以為進思黨盛難制，不如容之。弘倧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以謀告進思。（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倧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心。洩，息列翻。）庚戌晦，弘倧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己，與其黨謀作亂，帥親兵百人，（帥，讀曰率。下同。）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倧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憤怒，弘倧猝愕不暇發言。（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逆，何畏乎胡進思！是以人貴於有膽決。）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俶」。進思因帥諸將迎弘俶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簾外不拜，曰：「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褰，起虔翻。）德昭乃拜。進思稱弘倧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光鉉。（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光鉉，弘倧之舅也。進思之妻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奈何害之！」（史言婦人智識有過於丈夫者。）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為安化節度使、鄱陽王，鎮饒州。（唐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南唐之保大三年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帝以趙匡贊、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党項所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域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党，底朗翻。）乞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略關右。）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言趙延壽受囚鎖於契丹而入北。）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劉曜之言。涔，鋤針翻。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處，因而停水處也，非盈尺之鯉所可容身，以喻蜀小國勢不能容趙匡贊。）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贊何為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鎮河中府。）父在虜庭，（父謂趙延壽。）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趙延壽為契丹所鎖，事見去年五月。）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五代會要：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景崇等將行，帝召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己未，帝更名暠。（更，工衡翻。暠，古老翻。）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為太師。壬戌，吳越王弘俶遷故王弘倧於衣錦軍私第，（遷於臨安私第也。）遣匡武都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

皆非吾意當以死拒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進思必謀殺弘倧故密約敕薛溫使知所備為進思害弘倧而不克張本）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離力智翻見賢遍翻）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自大散關以北達于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本道謂晉昌一道）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文其面以軍號則亡逸無所至校戶教翻帥讀曰率）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為趙思綰據長安反張本）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敗補邁翻下追敗同）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帥讀曰率鄜音夫敗補邁翻）丁丑帝大漸楊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使劉信立遣之鎮（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故楊邠忌之遣就鎮許州）信不得奉辭雨泣而去（泣如雨謂之雨泣）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善防以誅杜重威也）是日殂于萬歲殿（年五十四薛史梁受禪以大梁萬歲堂為萬歲殿）逢吉等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璨皆斬之晉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晉公主石氏杜重威之妻）磔重威尸於市（磔陟格翻）市人爭啖其肉（啖徒濫翻怨杜重威賣國引虜入汴而都人被其毒也）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寵福誠引兵自隴州還（韓保貞亦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遣從宜翻又如字）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要一遙翻天福十二年何重建附蜀至是蜀兵劫與俱西）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之 癸巳大赦（即位十三日而肆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復扶又翻）吳越王弘俶惡其反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惡烏路翻何承訓泄弘倧之謀以階君於幽廢而又請弘俶誅胡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進思屢請殺廢王弘倧以絕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方安二人踰垣而入弘倧闔戶拒之大呼求救（呼火故翻）溫聞之率衆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自臨安入錢唐告其事）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曲意下之（下戶嫁翻）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幾居豈翻）弘倧由是獲全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臥內使宣從事之命也見上朝直遙翻下同）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詬古候翻又許候翻）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誘音酉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興州慙忿而卒（自散關還至興州也虔釗蓋不知可否不度利鈍而急於求功之人觀其攻王都於定州攻岐王於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度徒洛翻）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復扶又翻居喪而釋服起復已得罪於名教未起復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可見朝章之紊朝直遙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三（起著雍涒灘三月盡屠維作噩凡一年有奇）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下

乾祐元年三月丙辰史弘肇起復加兼侍中

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及史弘肇等由是大臣爭譽之（執政謂蘇逢吉楊邠等譽音余）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行者行尹事未正除也）改廣晉為大名府（左傳晉卜偃曰魏大名也取以名府）晉昌軍為永興軍（以革晉命故改廣晉與晉昌）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侯益以王景崇欲殺己幸免而歸朝故毀之橫戶孟翻）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怨朝廷不能體先帝遺旨反聽侯益之讒也）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趙思綰趙匡贊牙校也見上卷）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趙思綰等本趙延壽部曲故呼匡贊為小太尉言匡贊入朝為已落漢人之手也）吾屬至京師并死矣柰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復扶又翻）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諸州鎮皆有客亭以為迎送宴餞之所）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壕寨使掌營造壕塹及次舍下寨）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趙思綰部兵牙將從趙匡贊鎮長安故家屬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校戶教翻梃徒鼎翻）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少詩照翻葺七入翻堞達協翻）

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欲以制趙思綰難乃旦翻）徙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欲以制王景崇）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

虢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奔趙思綰（靖姓也優伶之名與姓通取一義所以為諧也何氏姓苑曰靖姓齊靖郭君之後風俗通曰靖姓單靖公之後也）至潼關（虢州西北至潼關百有餘里）潼關守將出擊之其眾皆潰

初契丹主北歸至定州（契丹主德光北歸死於殺胡林此謂兀欲北歸至定州也）以義武節度副使邪律忠為節度使徙故節度使孫方簡為大同節度使（晉齊王開運三年契丹主德光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考異曰實錄方簡作方諫蓋方簡避周諱改名方諫實錄誤也）方簡怨恚且懼入朝為契丹所留遷延不受命（恚於避翻朝直遙翻）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孫方簡兄弟保狼山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三年帥讀曰率下同）控守要害契丹攻之不克未幾遣使請降（幾居豈翻）帝復其舊官以扞契丹（復以為義武節度使）邪律忠聞鄴都既平（去年十一月杜重威降鄴都平事見上卷）常懼華人為變詔以成德留後劉在明為幽州道馬步都部署使出兵經略定州未行忠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棄城北去（定州東至鎮州止隔祁州耳契丹聞鎮州將出兵故棄城而去）孫方簡自狼山帥其眾數百還據定州又奏以弟行友為易州刺史方遇為泰州刺史每契丹入寇兄弟奔命（奔命者奔走以救急也）契丹頗畏之於是晉末州縣陷契丹者皆復為漢有矣

丙子以劉在明為成德節度使

麻荅至其國契丹主責以失守麻荅不服曰因朝廷徵漢官致亂耳（謂徵馮道等也事見上卷上年）契丹主鴆殺

之。蘇逢吉等爲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爲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爲急。（上，時掌翻。）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李濤之疏，承蘇逢吉之意也。二樞密謂楊邠、郭威。）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易，以豉翻。）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謂岐、雍叛。）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勳舊之臣，柰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詰，去吉翻。）濤曰：此疏臣獨爲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爲將相交惡張本。）是日，邠、涇、同、華四鎮（邠帥王守恩，涇帥史匡威，同帥張彥威，華帥扈從珂。華，戶化翻。）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趙思綰據永興，王景崇據鳳翔。）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杜重威死見上卷是年正月。）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爲上將，有戰功，（李守貞破契丹於馬家口而克青州，又破契丹於陽城，其功不細。）素好施，得士卒心。（好，呼到翻。施，式豉翻。）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少，詩照翻。）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爲邊吏所獲。（治，直之翻。間，古莧翻。）浚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舊唐書地理志：浚儀，故縣，隋置，在今縣北三十里。唐武德四年，移縣於州北羅城內。貞觀元年，移於州西一里，後治郭下。）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戶參軍，累從移鎮，（晉開運初，李守貞鎮義成，後徙鎮泰寧、天平、歸德，至是鎮護國，爲亂。）爲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爲，于僞翻。）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爲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舐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舐，直氏翻。中，竹仲翻。）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據潼關。（舊唐書地理志：陝州平陸縣，隋之河北縣也。唐天寶元載，陝郡太守李齊物開三門，石下得戟，大刃有平陸篆字，因改爲平陸縣。九域志：平陸縣在陝州北五里。）以思綰爲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最近，（河中府西至同州六十里耳。）匡國節度使張彥威（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作彥成，蓋避周祖諱。薛史因之，今從廣本。）常詗守貞所爲，（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奏請先爲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爲所併。金山，雲州人也。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發兵屯境上，奏稱去三載前（難，乃旦翻。去，已往也。）羌族咳毋（龍龕手鏡：咳，音夜。毋，讀如謨。）殺綏州刺史李仁裕叛去，請討之。慶州上言請益兵爲備。（以備羌也。）詔以司天言今歲不利先舉兵，諭止之。夏，四月，辛巳，陝州都監王玉奏克復潼關。（監，古銜翻。）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間，古莧翻。）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二樞密，楊邠、郭威。二蘇，逢吉、禹珪。）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三相，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更，工衡翻，經也。）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喜，許記翻。）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以其使李濤上疏，請出二樞密爲外鎮也。）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此所謂士大夫，指言內外在官之人。）

（漢朝之命。）凡門蔭及百司入仕者，悉罷之。（門蔭謂任子也；百司入仕，所謂流外也。）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寧江軍，夔州，時屬蜀境，尚洪遷遙領也。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王景崇欲并岐、邠之兵以舉事。）契丹主如遼陽，（漢遼東郡有遼陽縣，大梁水與遼水會處也。契丹於此置遼陽府。歐史：自黃龍府西北行一千二百里至遼陽府。按遼陽府，契丹之東京，舊渤海地，距燕京二千五百一十里。）故晉主與太后、皇后皆謁見。（見，賢遍翻。）有禪奴利者，契丹主之妻兄也，聞晉主有女未嫁，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後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以賜禪奴。

王景崇遺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遺，唯季翻。）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契丹主留晉翰林學士徐台符於幽州。（徐台符從契丹主北去，見上卷上年。）台符逃歸。

五月乙亥，滑州言河決魚池。（魚池，地名，河決之後，謂之魚池口。）

六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辛巳，以奉國左廂都虞候劉詞充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

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于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高從誨既與漢絕，（見上卷天福十二年。）北方商旅不至，境內貧乏，乃遣使上表謝罪，乞修職貢，詔遣使慰撫之。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傷重而卒。（卒，子恤翻。）

秋七月，以工部侍郎李穀充西南面行營都轉運使。（為李穀見親任於周朝張本。）

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侈，強市人田宅，（以威力臨人，人畏其威力，不得已而就與為市，是為強市。）藏匿亡命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死曰瘐。瘐，音勇主翻。）其子檢校左僕射繼昭好擊劍，（好，呼到翻。）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密告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昊、奉聖控鶴馬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甲子，業入朝，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罪惡，籍沒其家。樞密使保寧節度使兼侍中王處回亦專權貪縱，（王處回以節度兼侍中，不在閬州。）賣官鬻獄，四方饋獻皆先輸處回，次及內府，（此所謂四方，止以蜀之境上言之。）家貲巨萬。子德鈞亦驕橫。（橫，戶孟翻。）張業既死，蜀主不忍殺處回，聽歸私第。處回惶恐辭位，以為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亦不得至梓州。）蜀主欲以普豐庫使高延昭、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普豐、茶酒二庫使，皆蜀所置。）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通奏使亦蜀所置。）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復，扶又翻。會，古外翻。至于宋興，蜀主遂以用王昭遠亡國。）

戊辰，以郭從義為永興節度使，白文珂兼知河中行府事。（時郭從義討長安，就以永興節授之；白文珂討河中，因使之知行府事。）

蜀主以翰林承旨尚書左丞李昊為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徐光溥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並同平章事。

蜀安思謙謀盡去舊將，（去，羌呂翻。）又譖衛聖都指揮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謀反，欲代其位，夜發兵圍其第。會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入朝，極言廷隱無罪，乃得免。廷隱因稱疾固請解軍職。甲戌，蜀主許之。（史言蜀主以新間舊。）

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初，高祖

鎭河東皇弟崇爲馬步都指揮使與蕃漢都孔目官郭威爭權有隙及威執政崇憂之節度判官鄭珙勸崇爲自全計崇從之珙青州人也珙居勇翻八月庚辰崇表募兵四指揮自是選募勇士招納亡命繕甲兵實府庫罷上供財賦皆以備契丹爲名朝廷詔令多不稟承於是之時劉崇爲獨慮然郭威既立天下爲周河東非素有備殆不能守也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鎭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常思白文珂不敢逼河中趙暉不敢逼鳳翔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近其靳翻惡如字又烏路翻自春徂秋皆相仗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壬午以郭威爲西面軍前招慰安撫使考異曰薛史周太祖紀七月十二日授同平章事仍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八月六日發離京闕按漢隱帝周太祖實錄七月加平章事制詞無西征之言至八月壬午方受命出征蓋薛史之誤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郭威以卒伍之雄而問策於馮道之老謀者觀其所以答寘威所以從則人之材識不合乎道者則有之若其量勢應物未可妄議由是衆心始附於威爲郭威得天下張本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趣七喻翻甲申蜀主以趙廷隱爲太傅賜爵宋王國有大事就第問之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以鳳翔之地在岐山之陽也己丑以王景崇爲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乙未以錢弘俶爲東南兵馬都元帥鎭海鎭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鎭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鎭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掎居蟻翻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九域志陝州北至河中一百二十七里同州東至河中一百餘里陝失冉翻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樂音洛忤五故翻由是將卒咸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施式豉翻下好施同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李守貞習見鳳翔太原之事以楊思權期漢兵耳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己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河中西關城在河西所以護蒲津浮梁者也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常思郭威營近城立柵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鎭幾居豈翻將即亮翻下同遣常思歸宋州史言郭威能審人之能否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施式豉翻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易以豉翻且彼馮城而鬭馮讀曰憑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帥讀曰率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輸舂遇翻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帑他朗翻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縻忙皮翻繫也史言郭威有智略亦因周之史官潤色已成之文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鴟張鄉讀曰嚮鴟張言如鴟之張翼欲高舉遠飛也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

水軍檥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鋪，普故翻。檥，魚倚翻。番步卒者，使步卒分番迭守禦。敬達之圍晉陽、郭威之圍河中，皆欲以持久制之。然敬達以敗，郭威以勝者，晉陽有援而河中無援也。司馬仲達急攻孟達而緩攻公孫淵，亦以有援無援而為緩急耳。） 蜀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回請老。辛丑，以太子太傅致仕。 南漢主（中國既號曰漢，故稱南之漢書南漢以別之。）遣知制誥宣化鍾允章（宣化縣，漢領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廢郡，置宣化縣，及晉興縣，唐以宣化為邕州治所，晉興亦屬邕州。）求昏於楚，楚王希廣不許。南漢主怒，問允章：「馬公復能經略南土乎？」（復，扶又翻。）對曰：「馬氏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害我！」南漢主曰：「然。希廣懦而吝嗇，其士卒忘戰日久，此乃吾進取之秋也。」（為南漢舉兵攻楚張本。） 武平節度使馬希萼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欲使潭、朗如二國然。）希萼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弘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萼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萼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萼不從。 蜀兵援王景崇，軍于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考異曰：實錄，戊辰，郭從義上言，都監李彥從將兵擊蜀川賊至大散關，殺賊二千餘，其餘奔甲而遁。漢隱帝實錄，九月，李彥從敗蜀兵於散關，而蜀後主實錄無之。蜀實錄，十月，安思謙敗漢兵於時家竹林，遂焚蕩寶雞。十二月，又敗漢兵于玉女潭，而漢實錄無之。蓋兩國各舉其勝而諱其敗耳。然漢實錄言官軍不滿萬人，而蜀兵數倍，是二三萬人，非小役也，豈得全不書！殺三千人，非小敗也，豈十月寶能再舉！蓋九月止是蜀遣將將小出兵，為漢所敗，漢將因張大而奏之耳。又蜀實錄十月但云思謙退次鳳州，不云歸興元，十二月云思謙自興元進次鳳州，蓋十月脫略耳。） 蜀兵遁去。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己未，始置匭函。（匭，居洧翻。）後改為獻納函。 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怨侯益之譖己於朝也。）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凡擇乳母，必取新生子者[illegible]之嬰子，故得以易。）抱延廣而逃，乞食至于大梁，歸于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長圍，

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邏，郎佐翻。）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眾。（殍，被表翻。）守貞憂形於色，召揔倫詰之。（揔倫媚守貞見上三月。詰，去吉翻。）揔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奪。但此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也。」（莊子曰：鵲上高城之危而巢於高枝之巔，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于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擐，音宦。）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幟，昌志翻。）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殪，壹計翻。）自是景崇不復敢出。（復，扶又翻。） 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志貪西顧，言後唐莊宗利蜀之富而伐之也。前蜀主謂王衍。意欲北行，言其銳意幸秦州也。事並見莊宗紀。上，時掌翻。）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鑒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以分漢兵之勢。（汧陽縣屬隴州，九域志在州東六十七里。汧，苦堅翻。）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酸棗李彥舜等逆蜀兵。（酸棗，古縣，唐屬汴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九十里。）丙申，安思謙屯右界，（右界，蓋寶雞西界，漢、蜀分疆處也。）漢兵屯寶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趣，七喻翻。）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寶雞而陳，（陳，讀曰陣。）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復，扶又翻。）己亥，思謙進屯渭水，（渭水過寶雞縣北。）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眾曰：「糧少敵彊，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

元（冀州元氏縣本鎮也）貴潞州人也。荆南節度使南平文獻王高從誨寢疾，以其子節度副使保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從誨卒。（年五十八）保融知留後。（保融，從誨第三子。史不言其得立之因）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延州北至夏州三百八十里，二鎮接境，讒言易生。難，乃旦翻）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與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初，高祖入大梁，太師馮道、太子太傅李崧皆在真定。（事見上卷天福十二年）高祖以道第賜蘇禹珪，崧第賜蘇逢吉。崧第中瘞藏之物及洛陽別業（瘞，於計翻。別置田園於它所，謂之別業，亦謂之莊）逢吉盡有之。及崧歸朝，自以形迹孤危，（石晉之時，漢高祖夙有憾於李崧，即位後，崧始歸朝，故內懼）事漢權臣，常惕惕謙謹，多稱疾杜門。而二弟嶼、嶬（嶼，音以與翻。嶬，音宜，又魚綺翻）與逢吉子弟俱為朝士，時乘酒出怨言，云奪我居第、家貲。逢吉由是惡之。未幾，（惡，烏路翻。幾，居豈翻）崧以兩京宅券獻於逢吉，逢吉愈不悅。翰林學士陶穀先為崧所引用，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解，戶買翻，姓也。鄭樵姓氏略曰：自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至春秋之時，晉有解狐、解揚）凡入軍獄者，使之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羣情震動，民間或訛言相驚駭。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部者，部分之也。邏，郎佐翻）得罪人，不問輕重，於法何如，皆專殺不請，或決口，斮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跡，而冤死者甚衆，莫敢辯訴。（斮，音側略翻。折，而設翻。脛，戶定翻。屏，卑郢翻，又卑正翻）李嶼僕夫葛延遇為嶼販鬻，多所欺匿，嶼抶之，（抶，丑栗翻）督其負甚急。延遇與蘇逢吉之僕李澄謀上變告嶼謀反。（孔子有言：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居昏暴之朝乎。上，時掌翻）逢吉聞而誘致之，（誘，音酉）因召崧至第，收送侍衛獄。（侍衛獄，即侍衛司獄，所謂軍獄也）嶼自誣云：與兄崧、弟嶬、甥王凝及家僮合二十人，謀因山陵發引（引，羊晉翻）縱火焚京城作亂；又遣人以蠟書入河中城結李守貞；又遣人召契丹兵。及具獄上，（上，時掌翻）逢吉取筆改二十為五十字。十一月，甲寅，下詔誅崧兄弟家屬及辭所連及者，皆陳尸於市。（蘇逢吉取李崧之家貲，又從而夷其家。曾未朞年，逢吉亦身死而家破，天道不遠，人猶冒貨而不顧，可哀也哉）仍厚賞葛延遇等。時人無不冤之。自是士民家皆畏憚僕隸，往往為所脅制。它日，秘書郎真定李昉詣陶穀，（昉，甫兩翻）穀曰：君於李侍中近遠？昉曰：族叔父。穀曰：李氏之禍，穀有力焉。昉聞之汗出。穀，邠州人也，本姓唐，避晉高祖諱改焉。（姓譜、姓苑皆謂陶姓、唐姓並出陶唐氏之後，唐穀之改姓陶，据此也）史弘肇尤惡文士，（惡，烏路翻）常曰：此屬輕人難耐，每謂吾輩為卒。（此事亦誠有之，但以此而倒惡文士，則過矣）弘肇領歸德節度使，委親吏楊乙收屬府公利，乙依勢驕橫，（史弘肇領宋州節，而掌侍衛，留京師，使節度副使治府事，副使其屬也，故謂之屬府。公利，言公取所當得者。橫，戶孟翻）合境畏之如弘肇。副使以下望風展敬，乙皆下視之。月率錢萬緡以輸弘肇，士民不勝其苦。（史言史弘肇所謂公利，其實皆虐民而取之輸。春遇翻。勝，音升）初，沈丘人舒元，（沈丘，古寢丘也，唐神龍二年改曰沈丘，屬潁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一十里。沈，式荏翻）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朱元遂留為南唐用。間，古莧翻）唐諫議大夫查文徽（查，鉏加翻）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唐置清淮軍於壽州）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于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羸，倫為翻）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過，音戈）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聞，音問）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

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丙寅，唐兵退保海州。（是時沂州屬漢，海州屬唐。九域志：沂州之界東南至海州一百里。）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與中國絕和，故商旅不通，今遣書謝前過，請復通商旅。遺，唯季翻；復，扶又翻。）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壬申，葬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于睿陵，（睿陵在河南府告成縣。）廟號高祖。十二月丁丑，以高保融為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辛巳，南漢主以內常侍吳懷恩為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將兵擊楚，攻賀州。楚王希廣遣決勝指揮使徐知新等將兵五千救之，未至，南漢人已拔賀州，鑿大穽於城外，覆以竹箔，加土，（以竹箔覆穽，而加土於竹箔之上。穽，才性翻；覆，敷又翻；箔，白各翻。）下施機軸，自塹中穿穴通穽中。知新等至，引兵攻城，南漢遣人自穴中發機，楚兵悉陷，南漢出兵從而擊之，楚兵死者以千數。知新等遁歸，希廣斬之。南漢兵復陷昭州。（復，扶又翻。九域志：賀州西至昭州三百餘里。）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為朕進取！」（為，于偽翻。）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筈，音括。箭筈嶺名，有箭筈關。）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敗，補邁翻。）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新關在隴州汧源縣西。唐大中六年，隴州防禦使薛逵徙築，謂之安戎關。汧隴之人謂大震為故關，安戎為新關。九域志：隴州汧源縣有新關鎮。）壬辰，軍于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聶，尼輒翻，姓也。姓苑：楚大夫食采於聶，因以為氏。）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禽；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考異曰：十國紀年：蜀廣政十一年正月甲寅，思謙以軍食匱竭，自模壁退次鳳州，上表待罪。蓋去年冬末已退軍，明年正月表始到成都耳。今從周太祖實錄。模壁，一作攘壁。）威乃還。（還，從宣翻。）韓保貞聞安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九域志：秦州東一百六十五里有弓門寨。）蜀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徐光溥坐以醯辭挑前蜀安康長公主，（挑，徒了翻。長，知兩翻。）丁酉，罷守本官。

隱皇帝上（諱承祐，高祖第二子也。）

乾祐二年春正月乙巳朔，大赦。郭威將至河中，（自華州還也。）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此漢兵柵於河西者也。王繼勳知漢兵據河之西，以臨河東，守備必厚，故循河而南，坎岸而上以攻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眾擊之。（帥，讀曰率。）客省使閻晉卿曰：（梁有客省使、副。宋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級、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照易辨耳。（易，以豉翻。）奈眾無鬬志何！」裨將李韶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邪！」援稍先進，（援，于元翻；稍，音朔。）眾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微兄健鬬，（微，無也。）幾為虜嗤。（用漢光武語。幾，居依翻；嗤，丑之翻。）然虜伎殫於此矣。」（伎，渠綺翻。）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邏騎多醉；（酤，音沽。墅，承與翻。貰，始制翻。邏，郎佐翻。）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毋得私飲。」（犒，苦到翻。）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少酒，言所飲不多也。少，詩紹翻。）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眾！」立斬以徇。甲寅，蜀安思謙

退屯鳳州，上表待罪，蜀主釋不問。（軍行逗撓者必誅，釋而不問，爲失刑。）詔以靜州隸定難軍。（唐置靜州都督府於銀州界，以處党項降者。難，乃旦翻。）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其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史言拓拔據夏州以驕蹇，成宋朝繼遷之叛。）淮北羣盜多請命於唐，唐主遣神衛都虞候皇甫暉等將兵萬人出海、泗以招納之。（皇甫暉與趙在禮作亂以成後唐莊宗之禍者也，奔南唐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海、泗二州名。）蒙城鎮將咸師朗等降於暉。（蒙城，隋之山桑縣，唐天寶元年更名蒙城，屬亳州，九域志：在州南一百六十里。）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於峒峿鎮，（峒，達貢翻，又徒董翻。峿，五乎翻。）俘斬六百級，暉等引歸。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漢人城寨之側給田以耕桑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於建州。（歐史曰：自遼陽府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今按建州在遼陽之西北，其南則義州，其北則土河，土河之北則契丹之中京大定府。大定府南至燕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北至上京臨潢府七百里。金人疆域圖：建州南至燕京一千二百四十五里，遼陽府治遼陽縣，至燕京一千二百一十里。薛史曰：自遼陽行十數日，過儀州、霸州，至建州。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未至，安太妃卒於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颺，余章翻。）庶幾魂魄歸達於漢。（白虎通曰：魂者，沄也，沄沄行不休也；魄者，迫也，迫然著於人也。）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餘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從，才用翻。）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主德光之子也。三月己未，以歸德牙內指揮使史德珫領忠州刺史。（珫，昌中翻。忠州時屬蜀。）德珫，弘肇之子也，頗讀書，常不樂父之所爲。（樂，音洛。）有舉人呼譟于貢院門，蘇逢吉命執送侍衛司，欲其痛箠而黥之。（呼，火故翻。箠，止橤翻。貢院，禮部貢院也。五季自梁以來，雖皆右武之時，而諸州取解、禮部試進士未嘗廢。唐明宗天成二年，敕新及第進士有聞喜宴，今後逐年賜錢四百貫。其進士試詩賦文策帖經對義，豐觀其爲重科舉之士，故史德珫雖將家子，亦識士族。）德珫言於父曰：書生無禮，自有臺府治之，非軍務也。此乃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蘇逢吉知史弘肇不喜書生，假手以逞。若

墮其術，是自彰己過。治，直之翻。）弘肇大然之，即破械遣之。楚將徐進敗蠻于風陽山，斬首五千級。（敗，補邁翻。）夏四月壬午，太白晝見。（見，賢遍翻。）民有仰視之者，爲邏卒所執，（邏，郎佐翻。）史弘肇腰斬之。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復，扶又翻。）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皆李守貞之驍將也。帥，讀曰率。）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督諸軍百道攻之。（此司馬文王取諸葛誕之故智。）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好，呼到翻。按禮記內則：聶而切之者爲膾。盜跖膾人肝而餔之，莊子寓言耳，豈知後世真有趙思綰者乎。）膾盡，人猶未死。又好以酒吞人膽，謂人曰：吞此千枚，則膽無敵矣。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爲軍糧，（稚，直利翻。）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犒，苦到翻。少，詩照翻。）求爲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誕，徒旱翻，大言謂之誕。）它日必爲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張全義鎮洛，著功名於梁、唐之間。）曰：君今拒之，後且爲患。乃厚以金帛遺之。（遺，唯季翻。）及思綰據長安，肅閑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天福十二年，趙在禮自長安入朝契丹，其牙將留長安者作亂，李肅討誅之。是其威望必重，趙思綰又懷其昔之恩，故雖驕強，其見肅也猶如奴事主之禮。數，所角翻。）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亟，去吏翻。汙，烏故翻。）妻曰：曷若勸之歸國？（史言李肅之妻有智。）會思綰問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說，式芮翻。）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三道用兵，謂郭威攻河中，趙暉攻鳳翔，郭從義攻思綰也。）若以此時翻然改

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爲華州留後以爲鎭國軍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不使入朝所以安其反側之心吳越內牙都指揮使鈄滔胡進思之黨也考異曰吳越備史十國紀年滔姓皆金旁斗按何氏姓苑元和姓纂皆無此姓今按字書鈄音他口徒口二切皆云姓也余按廣韻云鈄姓出姓苑也或告其謀叛辭連丞相弘億吳越王弘俶不欲窮治貶滔于處州治直之翻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復扶又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當作宣徽南院使按轡入城處于府舍處昌呂翻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　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嵞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摠倫等送大梁磔於市靖姓也嵞其名嵞同都翻寅嵞同說文禹會諸侯于塗山之塗作嵞磔音竹格翻徵趙修己爲翰林天文以趙修己數諫李守貞也唐有天文博士天文生皆屬司天監其待詔於翰林院者曰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鎭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悖蒲妹翻又蒲沒翻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魑丑知翻魅明祕翻魑魅山精野鬼之屬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王溥之進用於周由此言也郭威西征於外則得李穀王溥於內則得范質此豈一時偶遭武人之所能及哉

三叛既平是時鳳翔猶未平也因帝驕縱而概言之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暱尼質翻飛龍使瑕丘後匡贊後讀如字姓也鄭樵氏族略云後姓望出東海開封有此姓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爲廋辭醜語廋辭隱語也廋所鳩翻好呼到翻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爲意癸亥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近其靳翻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鎭國節度使扈從珂爲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爲鎭國節度使　唐主復進用魏岑魏岑以罪黜見二百八十六卷高祖天福十二年唐主之保大五年也吏部郎中會稽鍾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始以辯慧得幸參預國政會古外翻二人皆恃恩輕躁雖不與岑爲黨而國人皆惡之戶部員外郎范沖敏性狷介惡烏路翻狷吉掾翻乃教天威都虞候王建封上書歷詆用事者請進用正人唐主謂建封武臣典兵不當干預國政大怒流建封於池州未至殺之沖敏棄市唐主聞河中破以朱元爲駕部員外郎待詔文理院李平爲尚書員外郎李守貞遣朱元李平至唐見去年十一月文理院南唐所置尚書員外郎無曹局蓋於二十四司郎員外置也　吳越王弘俶以丞相弘億判明州以鈄滔事出弘億　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斂力贍翻喪車非輸錢不得出城下至抒廁行乞之人不免課率抒敘呂翻抒廁取人家虎子寫去穢惡以水洗之者也或縱麾下令盜人財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爲賓客得銀數鋌而返賓一作賀鋌徒鼎翻八月甲申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位兼將相留守節度使同平章事所謂位兼將相也肩輿出迎威怒以爲慢己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沈括曰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韜安重誨相繼爲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客次猶今言客位也坐於客次以候見吏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

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以文珂兼侍中充西京留守 歐陽脩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 壞音怪 而後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而易置之如更戍卒 更工衡翻 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志而所為如此者蓋習為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太祖既處之不疑 處昌呂翻 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 余按唐閔帝之初朱弘昭馮贇以樞密院宣移置諸鎮以致潞王之亂雖成敗不同而樞密權重則有自來矣 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守恩至大梁恐獲罪廣為貢獻重賂權貴朝廷亦以守恩首舉潞州歸漢 事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 故宥之但誅其用事者數人而已 馬希萼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 調徒釣翻 造號靜江軍 造號言創立軍號也 作戰艦七百艘 艦戶黯翻艘蘇遭翻 將攻潭州其妻苑氏諫曰 姓苑商武丁子子文受封於苑因以為氏左傳齊有大夫苑何忌趙明誠金石錄有漢荊州從事苑鎮碑曰其先出苑柏何為晉樂正世掌朝禮之制又有苑子園寔能掌陰陽之理按姓氏志皆云苑氏出苑何忌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寔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人故錄之以傳知者 兄弟相攻勝負皆為人笑不聽引兵趣長沙 趣七喻翻 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皐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岳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己丑大破希萼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萼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贇環之子也 環馬氏之良將也 希萼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 赤沙湖在洞庭湖西與洞庭湖通水經注云澧水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 苑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 見賢遍翻勞力到翻 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

曰臣受命期年 去年七月命郭威西征至是踰一朞矣期讀曰朞 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茅土 時楊邠為樞密使位在郭威上未嘗領節鎮 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肇為比 郭威自言職居近密乃帷幄之臣史弘肇掌侍衛兵所以領節不可以為比 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 時宰相三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吳虔裕三司使王章侍衛使史弘肇凡八人餘一人則未之知也或者并郭威為九人歟 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鬭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 觖窺瑞翻又古穴翻怨望也 乙卯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己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 難乃旦翻 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為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 推吐雷翻又如字 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 覃徒含翻布也廣也 不亦濫乎

吳越王弘俶募民能墾荒田者勿收其稅由是境內無弃田或請糾民遺丁以增賦 遺丁謂民年已成丁而戶籍遺漏未嘗當賦役者 仍自掌其事弘俶杖之國門國人皆悅 楚靜江

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萼、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于背，丁亥，卒。 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遊騎至貝州及鄴都之北境，（按九域志，貝州之南三十里，即鄴都北界。）帝憂之，己丑，遣樞密使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監其軍。（爲王峻佐郭威舉兵向闕張本。）十一月，契丹聞漢兵渡河，乃引去，辛亥，郭威軍至鄴都，令王峻分軍趣鎮定。（趣，七喻翻。）戊午，威至邢州。 唐兵度淮攻正陽，（九域志：潁州潁上縣有正陽鎮，臨淮津。）十二月，潁州將白福進擊敗之。（敗，補邁翻。） 楊邠爲政苛細，初，邢州人周璨爲諸衛將軍，罷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爲之謀主。邠奏諸前資官喜搖動藩臣，（前資官，謂官資皆前朝所授者也。喜，許記翻。）宜悉遣詣京師，既而四方雲集，日遮宰相馬求官，辛卯，邠復奏前資官宜分居兩京，以俟有闕而補之，漂泊失所者甚衆。（復，扶又翻。）邠又奏行道往來者皆給過所，（盛唐之制，天下關二十六，度關者，從司門郎中給過所，猶漢時度關用傳也。宋白曰：古書之帛爲繻，刻木爲契，二物通謂過所也。）既而官司填咽，民情大擾，乃止。 趙暉急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鄉與蒲、雍相表裏，（蒲，謂李守貞；雍，謂趙思綰。雍，於用翻。）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王景崇求援於蜀，而蜀兵不至，故言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爲急計。乃謂其將公孫輦、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輦、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詗之，（詗，古永翻，又翾正翻。）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丁酉，密州刺史王萬敢擊唐海州荻水鎮，殘之。（金人疆域圖：荻水鎮在海州贛榆縣。） 是月，南漢主如英州。（南漢以唐廣州湞陽縣之地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是歲，唐泉州刺史留從效兄南州副使從願酖刺史董思安而代之。（晉齊王開運二年，唐改漳州爲南州，以董思安爲刺史，唐之保大三年也，事見二百八十四卷。）唐主不能制，置清源軍於泉州，以從效爲節度使。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戸食實封壹阡戸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四 上章閹茂，一年。

隱皇帝下

乾祐三年春正月丁未，加鳳翔節度使趙暉兼侍中。

密州刺史王萬敢請益兵以攻唐。王萬敢去年已殘荻水鎮，今請益兵攻之。詔以前沂州刺史郭瓊為東路行營都部署，帥禁軍及齊州兵赴之。因王萬敢請兵，使郭瓊將以赴之，道過青州，因以易置劉銖。帥，讀曰率。

郭威請勒兵北臨契丹之境，詔止之。

丙寅，遣使詣河中、鳳翔收瘞戰死及餓殍遺骸，時有僧已聚二十萬矣。瘞，於計翻。殍，被表翻。已聚者二十萬，史言其未聚者尚多，大兵攻圍積久，其禍如此。

唐主聞漢兵盡平三叛，始罷李金全北面行營招討使。唐命李金全見二百八十七卷元年。

唐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多斂民財以賂權貴，權貴爭譽之。譽音余。晉開運元年，唐徙劉彥貞鎮濠州，劉崇俊鎮壽州。漢乾祐元年，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李金全北伐，未知彥貞以何年徙鎮壽州。在壽州積年，恐被代，欲以警急自固，妄奏稱漢兵將大舉南伐。被，皮義翻。

二月，唐主以東都留守燕王弘冀為潤、宣二州大都督，鎮潤州，寧國節度使周宗為東都留守。以漢兵大舉，弘冀年少，恐不能調用扞禦，周宗為唐祖佐命宿望也，故徙鎮揚州。

朝廷欲移易藩鎮，因其請赴嘉慶節上壽。五代會要：帝以三月九日為嘉慶節。洪邁隨筆曰：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勑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韋綬奏行之，宰臣以為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始於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受賀之事，蓋自長慶至今用之也。上，時掌翻。許之。

甲申，郭威行北邊還。去年冬十月郭威北征，今還。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福州人或詣建州告唐永安留後查文徽云，吳越兵已弃城去，請文徽為帥。查，鉏加翻。帥，所類翻。文徽信之，遣劍州刺史陳誨將水軍下閩江。薛史曰：李景保大三年，以延平為劍州，析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隸焉。劍溪上接建溪，下達福唐，亦謂之閩江。下，戶嫁翻。將，即亮翻。文徽自以步騎繼之。會大雨水漲，誨一夕行七百里，至城下，敗福州兵，敗，補邁翻。執其將馬先進等。

庚寅，文徽至福州，吳越知威武軍吳程詐遣數百人出迎。吳越未命吳程為威武節度使，先令知威武軍事。誨曰：閩人多詐，未可信也，宜立寨徐圖。文徽曰：疑則變生，不若乘機據其城。因引兵徑進，誨整衆鳴鼓止于江湄。湄，旻悲翻。水草之交曰湄。詩巧言：居河之麋。注云：本作湄，水草交也。文徽不為備，程勒兵出擊之，唐兵大敗，文徽墜馬，為福人所執，士卒死者萬人。誨全軍歸劍州。程送文徽於錢唐，吳越王弘俶獻于五廟而釋之。俶，昌六翻。吳越用諸侯之制，立五廟。

丁亥，汝州奏防禦使劉審交卒，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壟，詔許之。上，時掌翻。州人相與聚哭而葬之，為立祠，歲時享之。為，于偽翻。太師馮道曰：吾嘗為劉君僚佐，按歐史，劉審交，燕人，劉守光之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馮道事守光，為參軍，嘗為僚佐，必是時也。觀其為政無以踰人，非能減其租賦，除其繇役也。繇，讀曰傜。但推公廉慈愛之心以行之耳。此亦衆人所能為，但它人不為而劉君獨為之，故汝人愛之如此。使天下二千石皆效其所為，何患得民不如劉君哉。五代之諸州防禦使，實未足以當漢郡守二千石，後人特以專城分守，故稱之。

甲午，吳越丞相昭化節度使同平章事杜建徽卒。

乙未，以前永興節度使趙匡贊為左驍衛上將軍。趙匡贊自長安入朝，見二百八十七卷高祖乾祐元年。

三月丙午，嘉慶節，鄴都留守高行周、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昭義節度使常思、安遠節

度使楊信安國節度使薛懷讓成德節度使武行德彰德節度使郭謹保大留後王饒皆入朝(許之赴嘉慶節上壽故皆入朝) 甲寅詔營寢廟於高祖長陵世祖原陵以時致祭有司以費多寢其事以至國亡二陵竟不霑一奠(是年十一月郭威入大梁十二月將士扶立以時致祭之詔有司既停寢不行六七月之間宜乎不霑一奠也) 壬戌徙高行周為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為平盧節度使甲子徙慕容彥超為泰寧節度使 永安節度使折從阮舉族入朝(折從阮自府州入朝) 夏四月戊辰朔徙薛懷讓為匡國節度使庚午徙折從阮為武勝節度使(按五代會要周廣順二年三月始改鄧州威勝軍為武勝軍避周太祖名也史以後來所改軍名而書之耳) 壬申徙楊信為保大節度使徙鎮國節度使劉詞為安國節度使永清節度使王令溫為安遠節度使李守貞之亂王饒潛與之通(王饒潛以鄴州與河中通) 守貞平眾謂饒必居散地(冗散之官為散地散悉但翻) 及入朝厚結史弘肇還護國節度使聞者駭之(駭其不惟免罪又得大鎮) 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吳虔裕時蓋在楊邠旁) 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事見上卷上年十月) 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言故事無帶樞密使出鎮者) 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卒子恤翻) 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屬威(屬之欲翻) 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史弘肇呼郭威為弟為于偽翻) 逢吉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毛錐謂筆也以束毛為筆其形如錐也王章為三司使掌財賦故云然) 自是將相始有隙

癸未罷永安軍(復以府州隸河東也)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貴州時屬南漢宋白曰貴州故西甌駱越之地秦雖立桂林郡仍有甌駱之名漢武帝改桂林郡梁武帝以鬱林郡為桂州後割桂州之鬱林寧浦立定州尋改為南定州隋改南定州為尹州唐改貴州漢以郭榮遙領刺史而其職則天雄牙將也) 榮本姓柴(考異曰世宗實錄曰太祖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聖穆皇后柴氏以唐天祐十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丙午生於邢臺之別墅薛史世宗紀云太祖之養子蓋聖穆皇后之姪也本姓柴氏父守禮太子少保致仕帝未童冠因侍聖穆皇后在太祖左右時太祖無子乃養為己子按今舉世皆知世宗為柴氏子謂之柴世宗而世宗實錄云太祖長子諱亦甚矣) 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郭榮始見於此) 五月己亥以府州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折德扆為本州團練使(前此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寵折從阮也今從阮移鎮其子德扆守府州資序未至而府州被邊一城之地耳故降為團練使其後復以為節鎮以寵折氏) 德扆從阮之子也 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郭威言及此蓋已知帝之信近習而間勳舊也) 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駑音奴) 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威至鄴都以河北困弊戒邊將謹守疆場嚴守備無得出侵掠契丹入寇則堅壁清野以待之(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 辛丑敕防禦團練使自非軍期無得專奏事皆先申觀察使斟酌以聞(言軍期事須朝廷應副則不及聞於廉使許得專達朝廷其如尋常公事須先申本管斟酌以聞) 丙午以皇弟山南西道節度使承勳為

開封尹，加兼中書令，實未出閤。（年尚幼，且有羸疾也。山南西道時爲蜀境。）平盧節度使劉銖貪虐恣橫，（橫，戶孟翻。）朝廷欲徵之，恐其拒命，因沂密用兵於唐，遣沂州刺史郭瓊將兵屯青州，（歐史作郭瓊攻南唐還，以兵屯青州。）銖不自安，置酒召瓊，伏兵幕下，欲害之。瓊知其謀，悉屏左右，從容如會，了無懼色。（屏，必郢翻，又卑正翻。從，千容翻。）銖不敢發。瓊因諭以禍福，銖感服。詔至，即行。庚戌，銖入朝。辛亥，以瓊爲潁州團練使。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會飲而行酒令以佐歡，唐末之俗也。類說曰：亞其虎膺謂手掌，曲其松根謂指節，以蹲鴟間虎膺之下，蹲鴟大指也，以鉤戟差玉柱之旁，鉤戟頭指，玉柱中指也，潛虬闕玉柱三分，潛虬無名指也，奇兵闕潛虬一寸，奇兵小指也，死其三洛，謂拇其腕也，生其五峯，五峯通呼五指也，謂之招手令，蓋亦手勢令之類也乎哉。）史弘肇不閑其事，（言不素習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壺射之事，不勝者罰爵，自古有之；行令則末世之爲耳。）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倡，音昌。酒家倡，倡善爲酒令。）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詬，古候翻，又許候翻。）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毆，烏口翻。索，山客翻。）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孰思之！」（孰與熟同。）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上，時掌翻。鑣，悲驕翻，馬銜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虀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虀，牋西翻。樂，音洛。）欲求外官，楊邠固止之。

閏月，宮中數有怪。癸巳，大風發屋拔木，吹鄭門扉起十餘步而落，震死者六七人，水深平地尺餘。（數，所角翻。）（鄭門，大梁城西面南來第一門也。梁改爲開明門，晉改爲金義門，周改爲迎秋門，汴人只以舊門名呼之。深，式禁翻。）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臣之業在天文時日，禳祈非所習也。然王者欲弭災異，莫如修德。」延乂歸，帝遣中使問：「如何爲修德？」延乂對：「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觀，古玩翻。）

六月，河決鄭州。（歐史曰：六月癸卯，河決原武。按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云：原武縣在鄭州之北六十里。）

馬希萼既敗歸，（事見上卷上年八月。）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誘，音酉。溆，音敘。宋白曰：潭州西有梅山洞，爲蠻寇之窟穴。）欲與共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帑，他朗翻。藏，徂浪翻。）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益陽縣屬潭州，漢古縣，城在唐縣東八十里。九域志：益陽在潭州西北一百八十二里。宋白曰：以其地在益水之陽，故名。其城魯肅所築。）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于淹溪，璠敗死。（璠，音煩。）

秋，七月，唐歸馬先進等於吳越，以易查文徽。（馬先進等被擒見上二月。查文徽亦以是月爲吳越所擒。）

馬希萼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處，昌呂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九域志：潭州湘鄉縣有玉潭鎮，在潭州西。復，扶又翻。）

庚子，蜀主立其弟仁毅爲夔王，仁贇爲雅王，仁裕爲彭王，仁操爲嘉王。己酉，立子玄喆爲秦王，（喆，音哲。）玄珏爲褒王。

晉李太后在建州，（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于建州，見上卷上年三月。）臥病，無醫藥，惟與晉主仰天號泣，（號，戶刀翻。）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以其降契丹而亡晉也。事見二百八十六卷開運二年。）戊午，卒。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恙，余亮翻。從，才用翻。過，音戈。）

馬希萼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唐加希萼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萼。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使上表告急，言荊南、嶺南、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荊南高氏，嶺南劉氏，江南李氏。）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

南援朗州之路。（江南道兵援朗，道出岳州。岳州西至澧州二百餘里。荊南遣兵援朗，徑度江南，趨澧州，亦二百里。自澧州東南至朗州二百五十九里。）丁未，以吳越王弘俶爲諸道兵馬元帥。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于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朗、桂以潭州爲都府。）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徑入朗州，縛取希萼，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爲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九域志：潭州北至朗州界二百一十七里。）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斷，音短。）是日，馬希萼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歐史作湄洲。）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頃之，風回，反自焚。彥瑫還走，江路已斷，（自斷歸路，則當死戰，還走何爲！）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湖湘故事：彥瑫敗在九月十二日。今從十國紀年。）希廣聞之，涕泣不知所爲。希廣平日罕頒賜，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希崇與希萼通謀者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希廣之亡宜矣。）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龍陽縣屬朗州，隋所置也，取龍陽洲以名縣。九域志：在朗州東南八十五里。宋白曰：龍陽，故漢索縣地，吳分其地立龍陽縣。）聞彥瑫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紿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吳越王弘俶歸查文徽於唐，文徽得瘖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史言唐不能正查文徽敗軍之罪。瘖，於今翻。）

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蜀太師、中書令宋忠武王趙廷隱卒。

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駢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自馬殷以來與楊氏世爲仇讎。說，式芮翻。）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邪！」（事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希萼將斬之，駢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春秋左氏傳之言。使，疏吏翻。）駢若愛死，安肯此來！駢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爲公謀也。」（爲，于僞翻。）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贊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趣，七喻翻。考異曰：湖湘故事：希萼以十月二十一日直往湖南。今從十國紀年。）自稱順天王。

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之下，又有侍衛馬軍、步軍二都指揮，此皆梁、唐所置。寧江軍，夔州，時屬蜀，王殷遙領也。）殷，瀛州人也。

朝廷議發兵以安遠節度使王令溫爲都部署，以救潭州，會內難作，不果。（內難，謂殺楊邠等以召郭威之難。難，乃旦翻。）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典宿衞，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卻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遺，唯季翻。）弘肇督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契丹入汴，中原蕩覆；契丹北歸，漢承其後。）公私困竭，章捃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捃，居運翻。摭，之石翻。屬，之欲翻。三叛，謂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衡，讀曰橫。）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予，讀曰與。積，子賜翻。）以是國家粗安。（粗，坐五翻。）章聚斂刻急，（斂，力贍翻。）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按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敕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祇納正稅數，不量省耗。如此，則天成已前已有省耗，每斛更輸一斗，天成罷之，後至漢興，王章復令輸省耗，而又倍舊數取之也。）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沈括曰：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

（百字，如什寅伍耳。唐自皇甫鎛爲鹽鐵使，至昭宗時，乃定八十爲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錙銖涓滴，罪皆死。（鹽禁之設久矣。酒之爲禁，或罷或榷，歷代不常。自唐中世始申榷酒之禁，及其末也，又禁造麴。至於礬禁，新、舊唐書食貨志皆未著言其事，是必起於五代之初。本草圖經曰：礬石生河西山谷及隴西武都石門，今白礬則晉州、慈州、拱州、無爲軍，綠礬則隰州溫泉縣、池州銅陵縣，並煎礬處處出焉。初生皆石也，採得碎之，煎煉乃成礬。凡有五種，其色各異，謂白礬、綠礬、黃礬、黑礬、絳礬也。自岐伯至陶隱居之書皆言之。）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喜，許記翻。縱，子容翻。）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估，價也。）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朝，直遙翻。）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太后昆弟七人，業最幼，故尤憐之。）高祖使掌內帑。（帑，底朗翻。）帝即位，尤蒙寵任。會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吳虔裕出鄭州，闕宣徽北院使。）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爲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止。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爲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姓譜：後姓，望出東海、開封。）文進，幷州人也。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是年夏五月，劉銖自青州召歸。戟手者，戟其手而詬怒之。）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帝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爲不可。（復，扶又翻。）帝年益壯，厭爲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審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禁聲者，謂禁口勿言，使不出聲也。）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間，古莧翻。）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嘗夜聞作坊鍛聲，（作坊，造兵甲之所，作坊使領之。鍛，都玩翻。鍛鐵以爲兵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弘肇，屢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爲言，（史言殺邠等非太后之意。復，扶又翻。）帝忿曰：國家之事，非閨門所知！拂衣而出。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他故辭不見。（使閻晉卿得見史弘肇，則李業等之死不待郭威之入也。天方授郭威，故史弘肇等先死，以除其偪，豈待人事哉！）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廣政殿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廡，罔甫翻。按薛史：晉天福四年二月辛卯，改東京玉華殿爲永福殿。周顯德四年，新修永福殿，改爲廣政殿。此蓋以後來殿名書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五代會要：梁開平元年，改汴京正衙殿爲崇元殿，東殿爲玄德殿，萬歲堂爲萬歲殿。晉天福二年八月，改玄德殿爲廣政殿。將，即亮翻。校，戶教翻。）帝親諭之曰：邠等以稺子視朕，朕今始得爲汝主，汝輩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稺，直利翻。橫，戶孟翻。）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傔從，盡殺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傔，苦念翻。從，才用翻。）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寧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入朝。（急徵諸帥，欲其以從兵衛宮闕。李穀一刺史耳，而亦預徵入朝之數，必其智略聞於時也。）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事。前

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內侍省，當作內客省。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駭其變起於倉猝，而憂禍至之無日也。蘇逢吉雖惡弘肇，以弘肇詆毀逢吉，欲殺之，故惡之也。惡，烏路翻。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怱怱，怱怱，急遽不審諦之意。主上儻以一言見問，不至於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慘毒，嬰孺無免者。嬰，嬰兒。鄭玄曰：嬰猶鷖彌也。孺，乳子，飲乳之子也。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之所能解。解，佳買翻，釋也，說也。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之。勸之舉兵也。歐史曰：威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臥內。仁浦勸威反，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觀歐史，必有所本。通鑑所書，必本於周史。周臣為其君諱，復為魏仁浦諱飾耳。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累，力瑞翻。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趙修己諫李守貞，而勸郭威，自售其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將，即亮翻。戊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

超方食，得詔，捨匕筯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九域志：兗州至大梁六百里。慕容彥超三日而至，蓋以於先帝同產之親，急於赴闕，而不知其才智之不足以濟也。己卯，吳虔裕入朝。九域志：鄭州至大梁一百四十里。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懦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閻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趣，七喻翻。是日，郭威已至澶州，魏州南至澶州一百五十里，兩日而至，欲掩漢之未備。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鸗脫覘郭威，威獲之。鸗，力鍾翻，又盧紅翻；歐史作鸗，亦音龍。考異曰：隱帝實錄：丁丑，孟業至澶州；戊寅，郭兵至河上；己卯，吳虔裕入朝；庚辰，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郭軍獲鸗脫。又云：庚辰，郭諱次滑州，宋延渥納軍；辛巳，鸗脫還宮。薛史隱帝紀：丁丑，李洪義得密詔，遣陳光穗至鄴都；翌日，郭威以衆南行；戊寅，至澶州；庚辰，至滑州；是日，詔侯益等赴澶州守捉。餘與實錄同。周太祖實錄：十四日，陳光穗至；翌日，遣鸗脫，云見召侯益等令守澶州；十六日，趨滑臺；十七日，賞諸軍，令奉行前詔；十八日，自滑而南。薛史周太祖紀：十六日至澶州，獲鸗脫；十七日至滑州。餘與實錄同。按丁丑，十四日也，若十七日始詔侯益赴澶州，則十六日郭威獲鸗脫，何故已見之也？蓋帝遣侯益赴澶州，必在十六日鸗脫行在遣益之後。今從薛史周太祖紀。以表置鸗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厭，於鹽翻。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獲，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庭，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澶州西南至滑州一百餘里。趣，七喻翻。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考異曰：隱帝實錄：十一月丙子，誅楊、史；丁丑，孟業至澶州，王殷鎖業送郭威，即日首途；戊寅，至河上，見王殷；庚辰，次滑州。周太祖實錄云：十三日夜，太祖夢入朝見至尊，以夢示人；是日，陳光穗至鄴都，是十四日丁丑也；翌日舉衆南道，過澶臨十五日戊寅也；明日行次，遇鸗脫欲往澶州，十六日己卯也。下文又云：十六日趣滑臺。按大梁至澶州二百七十里，澶州至鄴都一百四十里，至滑州一百二十里，不應往還如是之速。疑周實錄首尾至滑州日不同，蓋十六日趣滑州，十七日至滑州也。今從周太祖實錄。延渥，洛陽人，其

妻，晉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勞，力到翻。）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侯益兼中書令，故稱之為令公。）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以此激眾心向背耳。）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眾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眾皆踊躍。（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剽，匹妙翻。許士卒以剽掠之利，以濟其私，可以得其力，而不可長守也。）辛巳，鷙脫至大梁。前此，帝議欲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屬者亦太草草。（屬，之欲翻。屬者，猶言頃者也。草草，亦言率爾欠審諦商量之意。）李業等請空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為，于偽翻。下當為同。）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誘，音酉。）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恟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李濤之言見上卷元年。）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蠛蠓耳。（爾雅註：蠛蠓，蟲之所生。一名醯雞。孫炎曰：此蟲微細，羣飛。列子曰：蠛蠓生朽壤之上，因雨而生，覩陽而死。莊子謂之醯雞。蠛，莫結翻。蠓，莫孔翻。）當為陛下生致其魁。（為，于偽翻。）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易，以豉翻。）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象先之子也。（復，扶又翻。義，宜寄翻。帥，讀曰率。袁象先，梁將也，事見梁紀。）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癸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劉子陂在封丘之南，赤岡之北。）帝欲自出勞軍，（勞，力到翻。）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使帝從太后之言，雖不能保其社稷，未至於野死也。）時扈從軍甚盛。（從，才用翻。下從同。）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陳，讀曰陣。）郭威戒其眾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拒之。（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彥超馬倒，幾獲之。（幾，居依翻。）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張彥超、袁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危，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間早幸臣營。（宋延渥，主壻，故云近親。牙兵，謂延渥所領義成牙兵也。乘，繩證翻。間，古莧翻。）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比，必利翻，及也。）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三相，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也。七里寨，即慕容彥超所屯七里店寨。）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阪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玄化門，大梁城北面東來第一門也。本酸棗門，梁開平元年改曰興和門，晉天福三年改曰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劉銖之射左右，其意何為？射，而亦翻。）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弒。（考異曰：實錄：帝至玄化門，劉銖射帝左右，帝迴轡西北至趙村，前鋒已及，亂兵驚擾，上下馬入於民室，郭允明知事不濟，乃抽刃犯蹕而崩。薛史隱帝紀：郭允明弒帝而後自殺。周太祖紀云：允明弒帝於北郊。劉恕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蓋郭威兵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按殺帝未必是允明，但莫知為誰，故止云亂兵。）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奔陝州，（九域志：大梁至陝州六百五十九里。李業欲依其兄洪信耳。陝，失冉翻。）後匡贊奔兗州，（欲依

（慕容彥超也）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號戶刀翻）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雨射者射矢如雨也）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迎春門汴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也本名曹門梁開平元年改曰建陽門晉天福三年改曰迎春門）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復扶又翻）遂刎其首而去（以白再榮真定之虐今罹此禍抑天道也刎武粉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匿於佛殿藻井之上（風俗通云殿堂象東井形刻為荷菱荷菱水物所以厭火杜佑曰漢宮殿率號屋仰為井皆畫水藻蓮荄之屬以厭火何晏景福殿賦繚以藻井編以綷疏又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圜淵方井反植荷蕖蓋為方井而畫藻其上也陸佃埤雅曰屋上覆橑謂之藻井）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卒子恤翻）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欲并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言幾至於死也幾居依翻）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棗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侍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射而亦翻）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自鄴起兵銖盡誅周祖之家子孫婦女十數人極其慘毒及隱帝遇害周祖以漢太后令收銖下獄使人責銖殺其家劉曰銖為漢家誅叛族耳不知其他威怒殺之王禹偁曰周世宗朝史官修漢隱帝實錄銖之忠言諱而不載銖今有子孝和擢進士第按銖所至貪黷酷虐在青州謀不受代賴郭瓊諭之始入朝叔怨楊史快其戮射而不納使至野死其屠戮周祖之家出於殘忍之性耳豈忠義之士邪王禹偁所記蓋為孝和之言耳今不取）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剽匹妙翻）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

者不從則斬之（分扶問翻）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楊楊邠史史弘肇）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處昌呂翻下處分同）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高貴鄉公事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乘繩證翻）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帥讀曰率下同）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考異曰五代史闕文周祖入京師百官謁之周祖見道猶設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按周祖舉兵既克京城所以不即為帝者蓋以漢之宗室崇在河東信在許州贇在徐州若遽代漢慮三鎮舉兵以興復為辭則中外必有響應者故陽稱輔立宗子信素庸愚不足畏贇乃崇子故迎贇而立之使兩鎮息謀俟其離徐已遠去京稍近然後併信除之則三鎮去其二矣然後自立則所與為敵者唯崇而已此其謀也豈馮道受拜之所能沮乎道之所以受拜如平時者正欲示器宇凝重耳）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易以豉翻）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誥稱郭允明弒逆（太后之誥云然郭威之志也此事考異已辯之於前）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其令百官議擇所宜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路振九國志劉崇之長子曰贇少慧黠高祖憐之錄為己子贇於倫翻）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按薛史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太后宮為長壽宮晉漢蓋以為萬歲宮也或曰因萬歲殿為名見賢遍翻）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羸倫為翻）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臥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己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誥所司擇日備禮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考異曰周太祖實錄己丑太祖奏遣前太師馮道往彼諭旨太祖將奉表於徐州未知所遣樞密直學士王度請行許之宰臣百寮表祕書監趙上交齎詔同日首塗五代史闕

文周祖讚道詣徐州冊湘陰公爲漢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人反行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爲謬語人矣王禹偁曰周世宗朝詔史臣修周祖實錄故道之事迹所宜諱矣按遺應智自荊陽還隱帝恐不肯歸周周祖未發之機其後欲歸美而云耳又隱帝實錄云初議立徐州太后遣中使驅諭劉崇請崇入纘大位崇知立其子上章謙遜恐無此事今不取郭威之討三叛也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每見朝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爲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衣於旣翻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蒼黃者猝遽之狀論盧昆翻撰士免翻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供奉官押班供奉官之長也生辰物謂聖節回賜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囚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百官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比必利翻十日爲浹旬徐州至大梁七百里郭威計程言之也請太后臨朝聽政考異曰周太祖實錄云太后自臨朝令稱制隱帝實錄自是至國亡止稱誥令從之朝直遙翻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璉兵敗奔還長沙馬希廣遣崔洪璉屯玉潭事始見上六月希萼引兵繼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爲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贇父環爲先王將六破淮南兵王贇父環馬氏之良將也將卽亮翻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湘陰古羅縣之地唐屬岳州宋屬潭州九域志湘陰縣在潭州東北一百五十五里宋白曰湘陰縣本羅子國秦爲羅縣宋元徽二年分益陽羅三縣界處巴峽流人因立湘陰縣以地在湘江之陰故名至長沙軍于湘西步兵及蠻兵軍于嶽麓盛弘之荊州記長沙西岸有麓山蓋衡山之足又名靈麓峯乃嶽山七十二峯之數百湘西古渡荅岸來往舍於此諸峯疊秀下瞰湘江道林嶽麓等寺皆在焉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彥瑫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于南津帥讀曰率屬之欲翻以馬希崇爲監軍馬希崇在長沙常爲希萼詗希廣希萼又以利啖許可瓊希廣使可瓊爲將希崇監軍所謂藉寇兵也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彥溫將騎兵屯駝口扼湘陰路劉江口有駱駝觜因謂之駝口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朗兵柵于湘西以兵扼其路可瓊德勳之子也許德勳亦楚之良將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爲樞密使袁義爲宣徽南院使王殷爲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爲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曹威爲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考異曰實錄國子博士司天監洛陽王處訥素與周祖善因言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祚未盡但以卽位後殺人夷人之族怨結天下所以社稷不得久長耳時周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之第俟旦而族之聞其言蹶然遽命釋之按周祖時方迎湘陰公立之豈得遽言劉氏祚短乎今不取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讎反覆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爲洪建請免死王殷先與李洪建分掌侍衞馬步軍以同僚故爲之請爲于僞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陝失冉翻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蜀施州刺史田行臯奔荊南高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于我執之歸于蜀伏誅鎭州邢州奏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內丘本漢中丘縣隋避武元帝諱改爲內丘唐屬邢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范成大北使錄邢州三十五里至內丘縣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九域志饒陽縣在深州北九十里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丁酉以翰林學士

戶部侍郎范質爲樞密副使。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五年。酋，慈由翻。暠，古老翻。)楚人惡其獷直，(惡，烏路翻。獷，古猛翻。)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爲强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爲希廣死。(爲，于僞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湘江之西。)師暠登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雜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巴溪度江，出嶽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間，古莧翻。啖，徒濫翻。)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爲楚將，(許可瓊，德勳之子，故自言爾。)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爲！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造，七到翻。)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斯言信矣。)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爲內應。(舸，古我翻。)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瞋，昌真翻。)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邪！(楚加許德勳侍中，故希廣稱之。)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斷，丁亂翻。)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覡及僧語，塑鬼於江上，(覡，刑狄翻。塑，桑故翻，摶埴爲神鬼之形曰塑。)舉手以却朗兵；又作大像于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怒，奴古翻。)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衣，於旣翻。膜，莫胡翻。下膜同。)甲辰，朗州步軍指揮使武陵何敬眞等，(考異曰：湖湘故事作何景眞，今從十國紀年。)以蠻兵三千陳于楊柳橋，敬眞望韓禮營旌旗紛錯，(先是，希廣命韓禮營于楊柳橋。紛，亂也；錯，雜也。陳，讀曰陣。)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手，式又翻。中，竹仲翻。)軍中驚擾，敬眞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創，初良翻。)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死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門，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却。(長樂之下當有門字。)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爲灰燼，(楚王馬殷諡武穆。)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溫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溫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奉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唐。(楚王希範諡文昭。九域志：潭州東南至袁州六百二十四里。趣，七喻翻。)張暉降於希萼。(張暉先是自益陽遁還長沙，長沙旣陷，遂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馬希崇通希萼事，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帥，讀曰率。)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爲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槊於地，大呼請死。(呼，火故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胤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卒如張少敵、拓拔恒之言。)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馬氏

舊有此四鎮之地是時寧遠巡屬已屬南漢。楚王此皆父兄官爵希萼未稟命於中國而自稱之以希崇爲節度副使，判軍府事。爲希崇殺希萼張本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爲之。臠食李弘臯、弘節、唐昭胤、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爲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嘗爲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天福十二年希萼希廣始爭國次年交兵至是三年矣一國不容二主，它日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師暠葬之於瀏陽門外。瀏陽門潭州城東門瀏音劉武寧節度使贇留右都押牙鞏延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爲二人以徐州拒周張本鞏延美據下卷及歐史當作鞏廷美鞏以邑爲姓周有鞏簡公晉有大夫鞏朔從才用翻與馮道等西來。自彭城而西來大梁在道仗衞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勞力到翻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種章勇翻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行，趣澶州。趣七喻翻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爲武平留後，以何敬眞爲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拔恆，欲用之，恆稱疾不起。自希廣之立拓拔恆已杜門矣事見二百八十七卷天福十二年

壬子，郭威度河，館于澶州。館古玩翻澶時連翻癸丑旦，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屋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被皮義翻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宗廟，事太后爲母。丙辰，至韋城，隋分白馬置韋城縣治韋氏國城屬滑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五十里宋白曰韋城縣古豕韋國也上時掌翻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恐京城士民懲前者剽掠之禍并進四出故撫安之離力智翻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臯門村。臯門村蓋在臯門之外按大梁城無臯門詩大雅緜之篇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伉毛氏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鄭氏箋曰諸侯之宮外門曰臯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之庫雉禮記明堂位記周賜魯公以天子之制其言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鄭注又云天子五門臯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歟詳而味之詩箋記注微有不同而五代之時汴城之外所謂臯門村蓋以郭門之外有村遂呼曰臯門村合於毛氏詩傳臯門村屬開封縣薛史云王檀葬于開封縣之臯門原以是知之

武寧節度使贇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于府門外，贇大驚，闔門登樓詰之。詣許州巡檢備劉信也汴京至宋州二百八十五里耳贇不意其至故驚而詰之詰去吉翻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衞，無它也。贇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是先使馮道迎贇故道在贇所崇威乃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衞，按薛史護聖漢侍衞馬軍也帥讀曰率下同徐州判官董裔說贇曰：說式芮翻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宋州睢陽郡贇父崇鎮晉陽睢音雖走音奏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誘音酉贇大懼。郭威遺贇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贇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馮道唐明宗天成二年爲相至是二十四年曰三十年舉成數也遺于季翻今崇威奪吾衞兵，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無以爲計也贇故疑馮道自謂疑頑老子良不安也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將即亮翻數所角翻贇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契丹之入汴責劉繼勳繼勳歸罪於道道幾死今宋州之事使劉贇從賈貞之意道亦必死矣而契丹主謂道

（弄兵事者甘心焉而為之無罪焉公事者非以其在位者僨事而斂其物者然歟人爭歸其名矣而然而道之全身圖為得失有國者無用彼相識然自後唐同光以來權歸使任事丞相取充位而已責人則無權惟受責而已故以此而言猶未盡受責也）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腹心聶文進、賈貞等數人。己未，太后誥廢贇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誥以侍中監國。（太后兩誥皆[illegible]威之志也侍中郭威官）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兵將校醉，揚言鄉者澶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南漢主以宮人盧瓊仙、黃瓊芝為女侍中，朝服冠帶，參決政事。（[illegible]）宗室勳舊誅戮殆盡，惟宦官林延遇等用事。（史言南漢廢以宦官女寵亡國，而南漢主所以能竊其世者，以僻處海隅，而中國未有真主耳。）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一 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八月凡一年有奇周自以爲周號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號叔之後有國者爲號公後謂之郭公號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建國號曰周通鑑因謂之後周

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 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皋門大梁城外村名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爲于僞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槩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以備耗折今悉除之矯王章苛斂之弊也稱尺證翻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羨弋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矯史弘肇虐刑之弊也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男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悅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鞏廷美等守徐州漢李太后遷居西宮按薛史漢太后遷居太平宮蓋即西宮己巳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以衛尉卿劉皞主漢隱帝之喪劉勳既卒它無親屬故也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說式芮翻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行戶剛翻俟徐州相公即位湘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間古莧翻曳讀曰拽音羊列翻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爲于僞翻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廢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溫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令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上年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遺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復扶又翻遺唯季翻主謂劉贇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

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諭示將佐，率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胡人用兵以月為候，月食又多妖異，故懼而不敢進。妖，一遙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敍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昌呂翻。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衛親軍也。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帥，讀曰率。為，于偽翻。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岢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間所置，其地在岢嵐、嵐谷之間。沁，七鴆翻。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域志：武安縣屬洺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為南漢，河東之漢為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矣。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扶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少，詩沼翻。 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省，差直省官引接，其屬則外鎮客司通引之職也。頗諳故事，諳，烏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 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為，于偽翻。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諭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 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喪，息浪翻。一旦為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按薛史本紀，詔曰：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粆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餳，同州石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棲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蘿蔔，亳州萆薢，沿淮州郡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被，皮義翻。甿，謨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 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處。使王峻處權勢之間，皆以是心處之，必不至有商州之禍矣。處，昌呂翻。 初，契丹主北歸，見二百八十六卷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橫海節度使潘聿撚弃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為西南路招討使。撚，乃殄翻。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遺，唯季翻。晉室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下同。契丹主大喜。北

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窺晉隰屯黃澤者欲窺邢趙屯團柏者欲窺鎮定）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更工衡翻）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爲王朴見任於世宗張本）頌協之子（崔協相後唐明宗）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石樓）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幾居豈翻）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

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離力智翻）玆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嫋骨支與朱憲偕來（嫋奴鳥翻歐史作褭朱憲使契丹見上正月）賀卽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楊邠奏前資官分居兩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議發兵救潭州內難作而不果劉郭易姓之際必未暇遣將南救未知陳思讓爲誰朝所遣當考按薛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圖進取長沙陷乃班師則帝所遣也）

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䛒使于契丹（䛒俗辯字從功從言宋景文手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爲辯至隋有刱其字又以功易巧矣）乞兵爲援 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卽崇遠也（魚崇諒先因避漢祖諱改名） 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卽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卽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陰慕容彥超赴大梁還兗州事並見上卷上年）爲主爲時（爲于僞翻）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韓愈從董晉於汴州賦曰非夫子之洵美兮吾何爲乎浚之都）緣不奉示喻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爲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以慕容彥超不自安故以此詔撫諭之）

唐以楚王希萼爲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孫忌卽孫晟歐史曰晟一名忌又名鳳）客省使姚鳳爲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至黃澤關路口磁牆之翻）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紊音問復扶又翻）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于

唐也。（上入貢見唐上月。）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叙，周羽沖三楚新錄作謝彥澤，今從十國紀年。）本希蕚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蕚，（首面，龍陽之色也。）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註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若拊背則狎之。）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蕚使彥顒預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蕚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柯，斧柄也。梃，徒鼎翻。）逃歸朗州。時希蕚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蕚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翥，章恕翻。）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蕚以子光贊鎮朗州。）更以希蕚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馬殷之嫡長子也。）尋奉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眞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蕚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使，疏吏翻。詰，去吉翻。爲王逵等以朗州攻潭州張本。）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　北漢李晉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剌梅里報之。（拽，羊列翻。剌，來達翻。）　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涉，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　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鋪，普故翻。）　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徵爲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漢巴郡之朐䏰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州，以其產鹽，置雲安監。）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爲，于僞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輸，春遇翻。）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交之厚，遂留周使。）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不飲酒，如韋曬輩者，亦加灌注，珙雖成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權無量之過，宴罷，載歸，一夕腐脇於穹廬之氈褚間，輿尸而復命。九國志：契丹宴待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曬北使，曬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韋曬時人韋昭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爲文章，而誤振云高祖時人，誤也。）　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更，工衡翻。）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節度之下，當有使字。難，乃旦翻。）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

國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屬，之欲翻。）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數，所角翻。沈，持林翻。忼，苦浪翻。史言周初相者能盡心贊襄，以濟多艱。）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從彭玕奔楚，因為楚將。）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域志：辰州東至潭州五百六十大里。）既至，眾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為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廢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更，工衡翻。）秋七月，（按五代會要，是月周遣會四廟。）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博興，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莊宗避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且請兵，（請兵以攻周。）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潁陵。（潁陵在許州陽翟縣。）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晏、王彥超互易節鎮。）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柴氏先卒，去年不死於劉銖之手。）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契丹之下當有主字。）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按唐書天寶三年八月，魏主幸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縣，漢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嬀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酋長未復故態，不欲南寇。宋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強，其兩翻。淀，徒練翻。淺水曰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漚，烏侯翻。）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厤。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更，工衡翻。）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許可瓊降希萼見上卷漢隱帝乾祐三年。）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縣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漢荔浦縣地，唐置蒙州，以州東面有蒙山，山下有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帥，讀曰率。下同。）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萼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蹀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蹀，大計翻，又徒協翻。齧，魚結翻。縶，陟立翻。梃，待鼎翻。踣，蒲北翻。）希萼踰垣走，威等執囚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按湖湘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三國時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朝淳化四年分屬潭州。九域志：衡山縣在潭州西南二百二

十里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趣七喩翻舉言討其簒奪
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
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爲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
象說言曰時人謂桂州爲桂林說式芮翻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
不欲與公爲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
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卽斷都軍判官楊仲敏
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
十餘人首斷丁管翻勍渠京翻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辰陽
地名馬氏置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至
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爲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
惶恐自殺希崇旣襲位亦縱酒荒淫爲政不公語多
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彭師暠
雖免死猶杖背黜爲民希崇以爲師暠必怨之使送
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爲弑君
之人乎奉事逾謹暠古老翻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
偃匡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蠻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
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
禍長知兩翻被皮義翻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爲兵
佃豪家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戶帥讀曰率與師暠共立希萼爲衡山王以縣
爲行府斷江爲柵斷丁管翻江卽謂湘江也編竹爲戰艦以師暠爲
武淸節度使武淸節度使廖偃等自相署置耳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
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
崇所爲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
俱及禍喪息浪翻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
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
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將卽亮翻趣七喩翻　冬十月辛卯潞州巡

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敗補邁翻虒亭在潞州銅鞮縣九域志潞州襄垣縣有虒亭鎮
虒音斯　唐邊鎬引兵入醴陵舊唐書地理志曰漢臨湘縣界有醴陵後漢立爲縣隋廢唐武
德四年分長沙縣置醴陵縣屬潭州九域志醴陵縣在潭州東一百六十里宛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
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
恆奉牋詣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
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
之犒苦到翻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
陽門樓瀏音留　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
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朗傳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
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二年楚歸吳敗將苗璘許德勳謂之曰待衆駒爭皁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　契丹遣
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
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
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
離力智翻　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
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
改侍衛馬步軍龍捷馬軍舊名護聖改爲龍捷步軍舊名奉國改爲虎捷　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
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
降附人忘其亡劉仁贍善撫將士故能爲唐堅守壽州　仁贍金之子也劉金爲楊氏將
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
甚易易以豉翻　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
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之喪敗後果如二臣所料　唐
主自卽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爲請唐主曰
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
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少詩照翻樂音洛　俟陛
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
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爲潭帥而潭人

惡希萼。（惡，烏路翻。）共請邊鎬爲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爲武安節度使。（爲邊鎬爲朗兵所逐張本。）　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爲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折逋，羌族也，因以爲姓。）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謂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遙翻。）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哂，矢忍翻。唐昭宗光啓二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乾寧三年得湖南，自此與江淮爲敵國，自光啓二年至是年，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鬭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鬩，馨激翻，鬭也，很也，戾也。詩云：兄弟鬩于牆。復，扶又翻。號，戶刀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　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大梁城西也。）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漢南有白龍峒，在平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弃蒙州，引兵趣桂州。（蒙州，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遺，惟季翻。）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廣；三十舅，謂希萼。南漢主，楚王殷女所生，故呼希廣等爲舅。）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朝，直遙翻。重，直用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爲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衆夜斬關奔全州。（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二里。晉高祖時，馬氏改永州之湘源縣爲清湘縣，置全州，本漢洮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帥，讀曰率。）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戩，子踐翻。趣，讀曰促。）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陝度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陝，失冉翻。將，即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易，以豉翻。）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王峻之言，出於帝防虞之所不及，而聳然有當於心，故不覺自提其耳。幾，居依翻。敗，補邁翻。）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謂鞏廷美等死。）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爲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

之爲耆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僞輸誠款實覘機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漢初彥超與行周同攻魏因而結隙且兗鄆密邇彥超舉兵恐行周擣其後故僞爲其書欲以間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職官分紀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朝會游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相百寮藩客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五代以來多以處武臣出將使命及總戎旅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趣七喻翻晉州南有蒙阬最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復扶又翻離力智翻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二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衆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衆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爲後患憊蒲拜翻撲普卜翻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復扶又翻王峻自晉州遣使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還從宣翻又如字比必利翻喪息浪翻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釘丁定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

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鎭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鎭舒州唐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爲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萊州屬周境廖偃遙領耳師暠爲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予讀曰與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有丞此南漢創置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郴丑林翻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敗補邁翻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曰宜章宋白曰縣北臨章水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爲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

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屬蜀唐使王延政遙領耳更賜爵光山王更工衡翻王延政之先本光山人故以爵之初蒙城鎭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將即亮翻唐主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帥讀曰率束藁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鬭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吾昔

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馬殷諡武穆王）淮南兵易與耳（易以豉翻）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朝直遙翻將即亮翻別彼列翻當丁浪翻）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爲于僞翻王逵等本有圖湖南之志於此遂決）壬戌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 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幟昌志翻剽匹妙翻）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先收其巡屬以弱慕容彥超復扶又翻）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昭武軍利州屬蜀曹英遙領耳）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向姓也本自有殷宋文公支子向父肸肸孫戌以王父字爲氏余按春秋左氏傳向戌宋桓公之後向式亮翻監古銜翻）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藥元福歷事唐漢晉爲將有功將即亮翻）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沭陽（下邳縣屬徐州東南至沭陽縣百里劉昫曰沭陽漢厚丘縣後魏改曰沭陽唐屬海州九域志在海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杜佑曰海州沭陽縣漢厚丘縣地梁置潼陽郡沭食聿翻）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燕於賢翻）

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易以豉翻）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誘音酉間古莧翻）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沭陽彥超之勢遂沮（沮在呂翻）永興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李洪信漢李太后之羣從也）城中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爲名發其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遂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還從宣翻又如字見賢遍翻）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之（敗補邁翻）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杜中令謂杜重威安襄陽謂安從進李河中謂李守貞皆以反而敗死事並見前紀）彥超怒及官軍圍城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衆前陝州司馬閻弘魯寶之子也（閻寶背梁歸唐歷節鎮）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匿命周度索其家（索山客翻）周度謂弘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愛弘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彥超彥超不信收弘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掊得金纏臂獻之冀以贖其主（掊蒲溝翻以手爬土也）彥超曰所匿必猶多榜掠弘魯夫妻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

北漢遣兵寇府州防禦使折德扆敗之（敗補邁翻）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扆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兵戍之（舊唐書地理志曰嵐州嵐谷縣舊岢嵐軍也在嵐州宜芳縣北界長安二年分宜芳於岢嵐舊軍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縣置軍開元十二年復置縣此蓋後唐復置軍也九域志岢嵐軍治嵐谷縣南至嵐州九十里岢枯我翻）甲辰帝釋燕敬權等使歸唐謂唐主曰叛臣天下所共疾也不意唐主助之得無非計乎唐主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治直吏翻）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唐自烈祖以來（唐主昪廟號烈祖）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更工衡翻遺唯季翻）約爲

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學，（好，呼到翻。）故熙載與馮延己、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州人也。（蔚，紆勿翻。）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三人及第。（廬陵漢縣，唐帶吉州。蔚，紆勿翻。）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舉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貢舉。（南唐罷貢舉，時中國未嘗罷貢舉也。）三月，戊辰，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爲樞密副使。（按是時中國無恩州，此即南漢之恩州也。鄭仁誨遙領團練使耳。宋慶曆八年平王則，改貝州爲恩州，始以嶺南之恩州爲南恩州以別之。）甲戌，改威勝軍曰武勝軍。（舊以鄧州爲威勝軍，今避上名而改之。）

唐主以太弟太保昭義節度使馮延己爲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爲中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既宣制，戶部尚書常夢錫衆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江文蔚疏見二百八十二卷漢天福十二年。）晟素輕延己，謂人曰：「金盃玉盌，乃貯狗矢乎！」（盌，烏管翻。貯，丁呂翻。）延己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治，直吏翻。）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己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吏，（仰，牛向翻。）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復，扶又翻。）大理卿蕭儼惡延己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惡，烏路翻。數，所角翻。上，時掌翻。罪誤入人死罪，謂之失入。）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己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爲太子少傅。（按唐既置太弟官屬，不應復有太子少傅，當考。）

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己、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斂而求息肩於唐。）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書曰：后來其蘇。言楚人望唐之休息，而唐又興兵役以疲之，非所以副其望，使唐主言而能行，不攜於衆口，烏有它日之敗乎！）吾欲罷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爲宜然。（宜然，猶言宜如此也。）延己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得潭而失朗、桂，故謂之三分喪二。喪，息浪翻。）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趣，七喻翻。）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乏，（罷，讀曰疲。）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先，悉薦翻。鎮星，土星也。亢，苦郎翻。分，扶問翻。）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皆立黃幡。（土色黃，彥超令立黃幡以從其色。人心悅則天意得；人有離心，厭勝何益。）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瘞藏珍寶，（瘞，於計翻。）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帥，讀曰率。）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近，其靳翻。）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者二千

餘人皆山林獷悍獷古猛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竟不爲用帝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帝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衍苦旱翻又苦旰翻赦兗州管內彥超黨逃匿者期一月聽自首首式又翻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寧軍爲防禦州以慕容彥超據兗州拒命降節鎮爲防禦州 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謂宋平金陵時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李建勳知國事之日非而骨得保其冢可不謂智乎 六月乙酉朔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昔少皞氏自窮桑而徙曲阜魯侯伯禽所宅少皞氏之墟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劉昭曰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後人立孔子祠自唐以來兗州治瑕丘而曲阜爲屬縣九域志在州東四十里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爲仙源縣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孔林樵採孔子廟在曲阜城西南闕里孔子墓在曲阜城北泗水上去城一里葬地畫一頃墳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有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墓中異木以百數皆諸弟子自四方致之植於墓中魯人莫之識也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帝發兗州 乙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秦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溉志曰李冰鑿離堆又開二渠由永康過新繁入成都謂之外江又一渠由永康過郫入成都謂之內江高駢未築羅城內外江皆從城西入自駢築城遂從西北作縻棗堰外江遶城北而東注於合江內江循城南而與外水俱注江江自西來其地勢高所以有水患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壞音怪 戊戌蜀大赦賑水災之家 己亥帝至大梁自兗州還至大梁 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 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說式芮翻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諜達協翻重直龍翻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騃五駭翻癡也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人之比前人謂阿保機德光等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度徒洛翻河東謂北漢 壬寅重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湟宋人以爲千古之恨觀溫公書此事則元祐初弃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 辛亥以馮繼業爲朔方留後 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躁則到翻好呼到翻喜許記翻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帝從之則喜或時未允輒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往往發不遜語帝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帝自鄴都入汴以至即位王峻之功爲多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帝帝即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帝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重直龍翻將即亮翻帝即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帝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亢苦浪翻又遺諸道節度使書求保證遺唯季翻諸道各獻其書帝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復扶又翻且曰卿儻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帝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峻必不敢不來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帝慰勞令視事勞力到翻爲敗王峻張本 重進滄州人其母即帝妹福慶長公主也長知兩翻 李穀足跌傷右臂跌徒結翻在告月餘在告在假也趣讀曰促朝直遙翻下同帝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任音壬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

承丕謀作亂。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安次縣屬幽州。孫欽本燕人而仕於蜀。當以部兵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府公，謂郭延鈞也。公者，人之尊稱。一府所尊，故謂之府公。欽不知其謀，從之。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處，昌呂翻。即開府庫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請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宜出詔書以示衆。」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反，因紿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巡察。」爲，于僞翻。即躍馬而出。承丕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衆，帥以入府，攻承丕。帥，讀曰率。承丕左右欲拒戰，欽叱之，皆弃兵走，遂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天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叱咤，陟駕翻。易，以豉翻。史言高行周所以能以功名終。癸卯，蜀主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以新經王承丕之亂也。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時敕：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已上，重杖一頓處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二 起玄黓困敦九月盡閼逢攝提格四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中

廣順二年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事。庚午，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栰度胡盧河入冦，胡盧河在深冀之間，橫亘數百里。丁度曰：胡盧河，即衡漳之別名。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九域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蜀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為備。蜀主遣奉鑾肅衞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趣，七喻翻。既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斷，丁亂翻。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皇十年，廢吉陽縣入廬陵縣，大業分廬陵縣水東十一鄉為吉水縣。言鎬非將帥才，將，即亮翻；帥，所類翻。必喪湖南，喪，息浪翻。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朝，直遙翻。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朗州，武陵郡。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倣、蒲公益、朱全琇、琇，音秀。宇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分，扶問翻。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昵，尼質翻。諸將欲召溆州酋長苻彥通為援，溆，音敘。苻，讀曰蒲。酋，慈由翻；長，知兩翻。苻彥通自稱苗帝。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二年。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瑫，土刀翻。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趣，七喻翻。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孫朗、曹進奔朗州，見上卷是年正月。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沅，音元。沅江，漢益陽縣地，隋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乾寧中改為橋江，梁復為沅江，屬朗州。九域志：在岳州西南一百二十六里。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帥，讀曰率。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蔽，直造益陽，造，七到翻。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口鎮。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醴陵門，潭州城東門也。折，而設翻。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武平，當作武安。武平軍府，潭州軍府也。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風俗通：漢有倉曹掾蒲昌。又晉書載記：氐酋蒲洪之先，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其後改姓苻，則蒲之所自出有二焉。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

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于南漢。郴，丑林翻。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詔所在賑給存處之。賑，津忍翻。處，昌呂翻。中國民先為所掠，得歸者什五六。丁未，穀以病臂久未愈，李穀病臂始上卷是年六月穀上頗有李守文乃明。三表辭位。帝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朝，直遙翻。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見，賢遍翻。面陳悃款，悃，苦本翻，誠也。帝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復，扶又翻。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處，昌呂翻。不直，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己事，毋得挾私客訴。」倩，七政翻，假倩也。事不干己，妄與詞訴，謂之客訴。

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族多羊馬，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北。彥欽故擾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掠綱商。剽，匹妙翻。綱商，往沿邊販易者。薛史：慶州北十五里寡婦山有番部曰野雞族，刺史郭彥欽擅加糴墮錢，民兇流怨，番族憤恨，好為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命寧、環二州合兵討之。唐志：古鳴沙之地置威州，周改曰環州。九域志：環州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寧州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

劉言遣使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鄰寇，謂唐也。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言削平湖南舊楚之地。

唐主削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唐主之保大三年也。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卷元年，唐之保大九年也。潭人謂之邊菩薩。菩，薄乎翻。薩，桑葛翻。釋氏有菩薩，菩，普也；薩，濟也；言能普濟眾生也。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綱紀，惟日設齋供，供，居用翻。盛修佛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己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比，毗至翻。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人非金石，唐主自謂真能享無疆之壽乎！然欲終身不用兵，而周兵已至淮上矣。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以歐陽廣言邊鎬必敗，其言驗也。

十一月，辛未，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折從阮自陝州徙邠州。難，乃旦翻。下同。討野雞族。

癸酉，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先，悉薦翻。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十二月，丙戌，河決鄭、滑，遣使行視修塞。行，下孟翻。塞，悉則翻。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帝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邪！」五代之時，不特方鎮入朝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二月辛未，會節圖羣臣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犒，苦到翻。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郴，丑林翻。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于蠔石。蠔石在郴州義章縣。蠔，音豪。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徐台符，崧之故吏，李崧嘗薦之，故為請誅誣告者。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更，工衡翻。王峻嘉台符之義，白於帝。癸卯，收延遇、澄，誅之。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使，疏吏翻。且請貢獻、賣茶，悉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

金陵，謚曰恭孝。　初，麟州土豪楊信自爲刺史，受命于周。信卒，子重訓嗣。考異曰：崇訓或作崇訓，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宗訓諱改名也。蓋考異則重訓嘗作崇訓。以州降北漢，至是爲羣羌所圍，復歸款，復，扶又翻。求救於夏、府二州。夏州李彝殷，府州折德扆。九域志：麟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二十里。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爲武安節度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王逵既得潭州，則殺何敬眞；既殺何敬眞，則攻劉言而并朗州。　詔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酋，慈秋翻。長，知兩翻。自餘猶不服，方討之。

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佃，亭年翻。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輸，春遇翻；下歲輸同。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詰，去吉翻。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二百六十五卷唐昭宗天祐元年。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帝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並賜見佃者爲永業，見，賢遍翻。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既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帝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　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按葉仁魯，漢高祖之親將也，天福十二年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曰帝之故吏，必嘗事帝於[illegible]中[illegible]時也。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　帝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行，下孟翻。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沮，在呂翻。閏月，榮復求入朝，復，扶又翻。會峻在河上，帝乃許之。　契丹寇定州，圍義豐軍。時置義豐軍於定州義豐縣。定州都指揮使楊弘裕夜襲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州，本道兵擊走之。　丙申，鎮寧節度使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乂從榮入朝，帝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乂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謂漢乾祐周帝討李守貞時也。汝輩宜效之。」王峻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己知軍府事。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王峻固求領藩鎮，帝不得已，以峻兼平盧節度使。高紹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帝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巡檢，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諸王所居爲名。或曰：初五十六宅，後止曰六宅。紹基不能匿，始發父喪。　戊申，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上言，布衣未有朝命者，謂之草澤。上，時掌翻。近游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謂潭、朗之敗也。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智識之士，何國無之，顧用與不用耳。　初，王逵既得潭州，事見上卷十月。以指揮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琇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軍司馬。敬眞、全琇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拏，女加翻。分，扶問翻。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眞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

全琇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伺，相吏翻。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琇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周行逢之謀，有潭、朗，自此逵發之矣。治，直之翻。夫復何憂！夫，音扶。復，扶又翻。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說，式芮翻。遣敬真、全琇南討，南討者，拒南漢之兵。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琇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妓，渠綺翻。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全、道、永三州皆在大庾嶺之北。趣，七喻翻。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太師謂劉言。朗府在潭州之西，故謂之西府。因收繫獄。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幾，居豈翻。獲全琇，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癸丑，鎮寧節度使榮歸澶州，澶，時連翻。初，契丹主德光北還，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更以玉作二寶，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座，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遺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螭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璽，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斯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傳之以金。貞觀十六年，別製玄璽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九天福二年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詔今製國寶兩座，其一宜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命中書令馮道書寶篆。者曰：國以玉璽為傳授神器，遂古象大暨閒。運斗樞曰：舜田得天子寶鬻負璽。世本曰：魯昭公始作璽。秦象大國帝皇帝，齊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制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墻，一角缺。及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投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中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荊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獻帝。魏受禪得之，以傳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為石勒所獲，歸于鄴。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以璽走，為追兵所逼，投於栖霞寺井中，僧永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隋平陳，始得秦璽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竇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于唐。唐禪梁，送寶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為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傳寶之。清泰敗，以寶自焚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螭龍紐起，文與秦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得之於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滅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傳國璽文，改為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真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得於江左。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之寶並沒於其寶，神璽俱歸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駮異，因載於此。更，工衡翻。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以符會等擅歸召變也。

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衎、衎，苦旱翻，又苦旦翻。樞密直學士陳觀代范質、李穀為相。帝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帝尚未食，峻爭之不已。帝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舊制，寒食節休假，前後共五日。假，居訝翻。癸亥，帝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帝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專務間阻，暫令詣闕，已懷怨望。間，古莧翻。令詣闕，謂皇子榮自澶州入朝也。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復，扶又翻。峻求領青鎮，見上月。觀其志趣，殊未盈厭。厭，於鹽翻。無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群后，孩撫朕躬。言視朝臣如机上肉，撫天子如嬰孩。帝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王峻、王殷佐命有功，一體之人，峻得罪，故慮殷猶懼。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諭以峻得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帝猶愍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幾，居豈翻。

帝命折從阮出兵屯延州。折從阮時爲靜難節度使。高紹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鄜，芳無翻。紹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三月甲申，以鎮寧節度使榮爲開封尹，晉王。王晏，汝州嵩人。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爲鎮寧節度使。初，殺牛族與野雞族有隙，聞官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官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反，與野雞合敗寧州刺史張建武于包山。敗，補邁翻。帝以郭彥欽擾羣胡致其作亂，事見上年十月。黜廢於家。初，解州刺史浚儀郭元昭與榷鹽使李温玉有隙，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州、安邑、聞喜爲解州。解，戶買翻。榷，古岳翻。温玉壻魏仁浦爲樞密主事，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爲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外，至五代樞密院亦置主事。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温玉有子在河中，元昭收繫温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帝時爲樞密使，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爲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爲怨，況肯以私害公乎！」既至，丁亥，仁浦白帝，以元昭爲慶州刺史。己丑，以棣州團練使太原王仁鎬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唐主復以左僕射馮延己同平章事。去年十月，唐失潭州，馮延己罷相。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惡，烏路翻。言於王逵曰：「何敬真，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屬，之欲翻。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倣飲醉而殺之。丙寅，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從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舉絲者，以貨物貸與民，至蠶熟而徵其絲。上，時掌翻。帝頷之。

五月丁亥，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悉蠲之。思亦無怍色。怍，疾各翻。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校，戶教翻。毋，音無，姓也。齊宣王封母弟於毋邱，其後因以爲氏。且請刻板印九經；蜀主從之。由是蜀中文學復盛。自漢司馬相如、楊雄以來，蜀中號爲多士，而斯文之盛，實則繫乎上之人。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知盧臺軍事范陽張藏英來降。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丁巳，板成，獻之。雕印九經始於唐明宗長興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史言聖人之道所以不墜者，以其有方策之傳也。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珓。珓，古孝翻。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于別館。劉言爲武平節度使，鎮朗州，非武安也。安當作平。言以元年七月得朗州，至是而敗。入朝，帝疑其不誠，遣使止之。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鬭而北來。觀民心之向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帝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予，讀曰與。王逵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翟，萇伯翻。又徒歷翻。逵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爲潘叔嗣殺王逵、周行逢殺叔嗣張本。九月己亥，武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滑州自唐以來置義成節度，宋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舊名，始改爲武成軍。於此時武當作義。塞，悉則翻。契丹寇樂壽。齊州戍兵右保寧都頭劉漢章殺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南漢主立其子

繼興爲衛王，璲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丹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宋朝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隰州。九域志：吉鄉縣在隰州西南一百六十里。）北至貝鎭，皆大水。帝自入秋得風痹疾，（痹，必至翻；又必計翻。）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帝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圜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自梁都大梁以來，未立郊廟。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隔爲五室而已。今始作太廟。）癸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于洛陽。南漢大赦。冬十一月己丑，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梁，帝迎于西郊，祔享于太廟。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恃功，恃佐命之功也。橫，戶孟翻。）凡河北鎭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掊，蒲侯翻。）帝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帑，他朗翻。）卿欲用則取之，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惡，烏路翻。）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事白帝，帝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戊辰，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北漢將喬贇入寇，（贇，於倫翻。）擊走之。王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從，才用翻。量，音良。邏，郎佐翻。因充京城內外巡檢，遂有此請。）帝難之。時帝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在左右，衆心忌之。壬申，帝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鎭寧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唐祠部郎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唐罷貢舉事見上卷上年。）先是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先，悉薦翻。白水塘在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馮延己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民愁怨無訴。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或譖鉉擅作威福，唐主怒，流鉉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鍇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鍇校書郎，分司東都。鍇，鉉之弟也。（鍇，口駭翻。唐以揚州爲東都。史言唐主惑於二馮而斥二徐。鉉、鍇皆徐延休之子。）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衆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郴、道州，（酋，慈秋翻。盤，姓也。郴，丑林翻。後郴、道二州時皆屬南漢。）之。乙亥，帝朝享太廟，被袞冕，左右掖以登階，（被，皮義翻。掖，羊益翻。）纔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俛，音免。）命晉王榮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劇，甚也，增也。幾，居依翻。）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元。聽蜀境通商。（晉天福初，蜀與中國通關塞，以後中國多事，蜀有吞并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戊寅，罷鄴都，（唐莊宗始以魏州爲東京，後罷東京，以爲鄴都。）但爲天雄軍。庚辰，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內外兵馬事。時群臣希得見帝，（見，賢遍翻。）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軍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唐明宗以軍士流言，賞賚成其驕，莫肯効命，何足法也。）帝聞之，壬午，召諸將至寢殿，讓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惡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贍，時豔翻。鮮，息淺翻。贏，怡成翻。）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

知怨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退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驕兵於分外希賞，苟非以法齊之，其無厭之心，庸有極乎！逞，丑郢翻。）初，帝在鄴都，（漢隱帝天祐三年，帝在鄴都。）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去年三月，榮爲開封尹。）未即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請間（間，古莧翻。）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即日入止禁中。丙戌，帝疾篤，停諸司細務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以鎮寧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戊子，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保義留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爲節度使。通，太原人也。帝屢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謂討李守貞、王景崇、趙思綰時。）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凡十八帝，皆葬關中，陵名各見前紀。）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久留宮中。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當衣，於既翻。斂，力贍翻。甓，蒲壁翻，摶埴而陶之，今謂之甎。）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傜，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義當與節鉞，（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魏仁浦勿使離樞密院。」（離，力智翻。）庚寅，詔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酸棗、陽武、常樂驛、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白馬縣有靈河鎮，漁池亦在滑州界，酸棗縣在大梁東北，陽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置溥州，尋廢，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塞，悉則翻。先，悉薦翻。）至是分遣使者塞之。帝命趣草制，（趣，讀曰促。）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爲永興軍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重，直龍翻。）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殿前諸班；馬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步軍；宋朝三衙之職，昉於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鎮皆屬蜀，李重進等遙領也。）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帝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榮，以定君臣之分。（長，知兩翻。屬，之欲翻。分，扶問翻。）是日，帝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宣遺制。丙申，晉王即皇帝位。（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內出太祖遺制，羣臣奉帝即皇帝位。」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

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吳權據交州，見二百八十一卷晉高祖天福三年，南漢高祖之大有十一年也。）子昌岌立。昌岌卒，（岌，魚及翻。）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漢以昌文爲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

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考異曰：晉陽見聞錄：「袞帥騎兵七萬，號十萬來會。」今從世宗實錄。）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爲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爲前鋒都指揮使，（義成軍，滑州；武寧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遙領。考異曰：世宗實錄：「賊將張暉領三千騎爲前鋒。」今從晉陽聞見錄。）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趣，七喻翻。）

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安思謙譖殺張業，廢趙廷隱，（二事並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蜀人皆惡之。（惡，烏路翻。）蜀主使將兵救王景崇，思謙逗撓無功，（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蜀之明德十二年也。撓，奴教翻。）內慙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宮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爲疑己，言多不遜。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閔衛士有年尚壯而爲思謙所斥者，復留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扆、嗣、裔，倚父勢暴橫，爲國人患。（橫，戶孟翻。）翰

林使王藻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侍衛之詔者；五代有翰林使，蜀蓋倣唐舊制。屢言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其三子。藻亦坐擅啓邊奏，并誅之。　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宋白曰：梁侯驛在團柏谷南，太平驛西北；太平驛東南距潞州八十里。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潞州治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荅之功，見二百八十七卷。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遁也，事見上卷。勢蹙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易，以豉翻。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少，詩照翻。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馮道歷事八姓，身爲宰輔，不聞諫諍，唯諫世宗親征一事。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乙亥朔，蜀主加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罷其掌禁兵之職也。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典禁兵。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乘梁侯驛之勝也。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至遼州界，則出其後矣。磁，牆之翻。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二百八十五里。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寧江軍，夔州，屬蜀；清淮軍，壽州，屬唐；樊、何亦遙領也。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重，直龍翻。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趣，七喻翻。宣徽使向訓監之。監，古銜翻。重贊，憲州人也。　辛巳，大赦。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山陵在鄭州新鄭縣。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帝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晁，直遙翻。好，呼到翻。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懷州獄也。壬辰，帝過澤州，九域志：懷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劉昫曰：高平，漢泫氏縣地。宋白曰：漢泫氏縣，後魏改泫氏，北齊改高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癸巳，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也。今從十國紀年。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趣讀曰促。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陳，讀曰陣，下同。巴公原在晉城縣東北。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進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白重進當作白重贊。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北漢主未戰而先有驕敵之心，宜其敗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勍，渠京翻。北人望壘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彊弱，楊袞必有見於此。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髯，如占翻。時不可失

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邪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幾居豈翻）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先悉薦翻太祖皇帝自此肇基皇業）北漢兵披靡（披普彼翻）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衆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一夏津漢鄃縣唐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二百五十里瑀王矩翻乘繩證翻呼火故翻）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去年馬全乂自潞州從帝入朝已補殿前指揮使未至散員指揮使也右番行首居殿前右番班行之首其官猶在散員指揮使之下行戶剛翻）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陳讀曰陣下同）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趣讀曰促）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北漢雖出於沙陀自劉氏纂高光之緒故旗幟尚赤幟昌志翻）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

全軍而退（考異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於契丹得偕飛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侮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使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陳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敗今從世宗實錄薛史）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剽匹妙翻重直用翻）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校戶教翻）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衆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薄迫也復扶又翻下卒復同）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僵居良翻勝音升）是夕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還從宣翻）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貲當作資）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被皮義翻褐毛衫也無柄曰笠有柄曰簦）乘契丹所贈黃騮（騮力求翻）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雕窠嶺在高平西北由紅豬嶺詩疏赤馬黑鬣曰騮黃色近於赤帥讀曰率）宵迷（夜行而迷失道也）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憊蒲拜翻）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張永德太祖婿既親且貴掌殿前兵侍衛左右故訪以其事決可否）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塞悉

則翻 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呼，火故翻 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使，疏吏翻 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累，力直翻；朝，直遙翻；將，即亮翻；下同 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 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轊車歸葬。轊車，小棺車也。轊，音衞 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兼者，以本職兼節鎮，祿賜優於遙領者。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此正除節鎮。 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置虞候都督以主候騎。虞候之官，蓋始於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揮使之下，與都副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 領嚴州刺史。嚴州隸嶺南，時為南漢所有，遙領刺史耳。今武臣所領遙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臨郡治民也。劉昫曰：嚴州，秦桂林郡地，唐乾封間招致生獠置嚴州。宋開寶七年，廢嚴州，以來賓縣隸象州。 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校，戶教翻 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行，戶剛翻。時諸軍皆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按薛史，自五季至宋，武官有軍主、廂主。曹威為奉國軍主，遷本軍廂主；劉延欽為控鶴主，是其徵也。 釋趙晁之囚。囚趙晁所以威衆，戰勝則釋之。 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袞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袞，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北漢既敗走，移晉州東出之師北攻汾、并。 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乘勝進攻晉陽，隨駕之下，當有都字。 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于西宮。周太祖既踐阼，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事見上卷廣順元年。 夏四月，北漢盂縣降。盂，古縣，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二百里。然宋下太原，徙治陽曲，宋白曰：盂縣本晉大夫盂丙之邑，漢為盂縣，按前此盂縣在今縣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盂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為名，即今縣是也。大業二年改原仇為盂縣，從漢舊名。 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九域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十里。 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二年，敕兗州管內已有沂州，其儀州改為遼州。九域志：潞州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里。 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州，以和川縣隸晉州。熙寧五年，省和川縣入冀氏。九域志：冀氏縣在晉州東二百八十里。沁，音七鴆翻。 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說，式芮翻。 漢超即降。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嵩陵，三月乙酉，梓宮赴山陵，四月乙卯方葬，蓋與北漢交兵，葬備多闕故緩。 廟號太祖。南漢主以高王弘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弘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邕州，固辭，齊王弘弼死，見二百八十二卷晉天福八年；鎮王弘澤死，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元年。 求宿衞，不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弘邈謀作亂，戊午，南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意。史言謀不先定者，非廟勝之策。 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師有歸志，宜其無功。 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剽，匹妙翻。 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

州民運糧以饋軍。（山東近使諸州謂邢趙鎮定）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度徒洛翻）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考異曰五代通錄諡曰文懿今從世宗實錄薛史）道少以孝謹知名，（以此知名人所難能也少詩照翻）唐莊宗世始貴顯，（馮道事劉守光位不過參軍入唐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離力智翻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滑音骨沈持林翻）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馮道長樂老敘既自陳其榮遇又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為子為弟為人臣為師長為夫為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其自述如此）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脩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之言）禮義治人之大法，（治直之翻）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死事之人十有五，（謂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進宗沈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業凡十五人）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惡烏路翻）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邪！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斷音短為于偽翻）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此事歐陽公得之於五代小說朝直遙翻下同）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少詩沼翻）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貿音茂易也間古莧翻）屹若巨山，不可轉也。（余考范質之為人蓋學馮道者也屹魚迄翻）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紝汝鴆翻治直吏翻行下孟翻）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五朝唐晉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王各為一姓石晉邪律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為一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怍疾各翻）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見賢遍翻）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冠古玩翻相息亮翻）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遠于願翻）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引論語夫子之言）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盜跖從卒九千橫行天下而以壽終子路仕衛孔悝之難子路死之葅於衛東門之上）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愆過也）時君亦有責焉。（時君謂五朝八姓之君）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為臣。（中士中君以人品言謂識見不及上而可以語上者）彼

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弃乃復用以爲相（復扶又翻）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溫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二州屬北漢雖降而都府未克終於無益大軍旣退則其地復爲敵有矣）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爲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符氏符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剄古頂翻）亂兵旣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廣順元年帝鎮澶州三年入爲開封尹）太祖爲帝娶之（爲于僞翻）壬戌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王彥超韓通攻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趣七喻翻）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勍渠京翻耨奴豆翻）舉城降以勍爲忻州刺史　王逵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去年王逵移使府於潭州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三（起閼逢攝提格五月，盡柔兆執徐二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下

顯德元年五月甲戌朔，王逵自潭州遷于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爲岳州團練使。（已而潘叔嗣殺王逵而周行逢收田父漁者之功矣。）丙子，帝至晉陽城下，（帝自上黨趣晉陽，七日而至。）旗幟環城四十里。（史言周兵之盛。幟，昌志翻。環，音宦。）楊袞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謙貳于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謙知之，不往。袞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因閉門拒袞；袞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謙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謙爲節度使。（創置方鎮以褒鄭處謙。處，昌呂翻。）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九域志：忻州秀容縣有忻口寨，在石嶺關南。）丁亥，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沁，七鴆翻。解，戶買翻。姓也。姓苑云：自唐叔虞食邑於解。晉有解狐、解揚。）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遊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陳，讀曰陣。）史彥超將二十騎爲前鋒，（二十太少，恐當作二千。）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還，從宣翻，下同。）又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兵來朝，（扆，於豈翻。）辛丑，復置永安軍於府州，（復，扶又翻。乾祐二年置永安軍，見二百八十九卷。）以德扆爲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乃議引還。（陝，失冉翻。考異曰：世宗實錄：[illegible]攻城日夕之間必取，會大雨，軍士勞苦，又聞忻口之師不振，帝數日憂沮不食，遂決還京之意。晉陽見聞錄：六月日周師南返，惟數百騎間之以步卒千人，長槍赤甲，[illegible]殺行而抽退。今從世宗實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北漢主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見上卷本年三月。）值周兵圍晉陽，留止代州。及桑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于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他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王得中之死，知所惡有甚於死者也。）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進軍者或乘初至之銳，或乘屢勝之勢，敵人畏懾，自守不敢迎戰，故易；退軍者士有歸志，敵人據險邀其前，率衆躡其後，輜重老弱皆足爲吾之累，故難。易，以豉翻。）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殿，丁練翻。）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怱遽，（遽，其倨翻。）芻糧數十萬在城下，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剽，匹妙翻。凡行軍所欲得以爲用者皆謂之軍須。勝，音升。）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前所謂都府未拔難得屬郡而無益者，要其終也。）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以乙巳發晉陽，甲子至鄭州考之，中間不應以乙酉至潞州，恐是乙卯。）丙寅，謁嵩陵。（嵩陵復土，帝適有軍旅之事，不獲親之，此其謁陵寘奠，謁陵其情有不同者。）庚午，至大梁。帝違衆議破北漢，自是政

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治直之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褊補典翻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守式又翻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河西節度使申師厚不俟詔擅弃鎮入朝太祖廣順元年申師厚鎮河西事見二百九十卷　署其子爲留後秋七月癸酉朔責授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其後遂以爲冗散之官申師厚以藩府失職牙將而得節弃鎮擅歸雖加責授猶賜故吾　丁丑加吳越王錢弘俶天下兵馬都元帥　癸巳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長山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長山漢於陵縣地江左僑置廣川郡及武彊縣隋廢郡改武彊曰長山唐屬淄州九域志在州北五十五里景姓也姓苑云齊景公之後余姑以春秋時言之晉宋皆有景公何獨齊哉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乙未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范質既爲司徒司徒竇貞固歸洛陽府縣以民視之府縣謂河南府及洛陽縣也　課役皆不免貞固訴於留守向訓訓不聽以竇貞固漢之舊臣故也考古驗今今何足怪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己巳廢鎮國軍唐末以華州爲鎮國軍　初太祖以建雄節度使王晏有拒北漢之功王晏拒北漢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　其鄉里在滕縣徙晏爲武寧節度使武寧軍徐州滕縣屬焉九域志滕縣在州北一百九十里　晏少時嘗爲羣盜少詩照翻　至鎮悉召故黨贈之金帛鞍馬謂曰吾鄉素名多盜昔吾與諸君皆嘗爲之想後來者無能居諸君之右諸君幸爲我語之使勿復爲幸爲于僞翻下請爲同語牛倨翻復扶又翻　爲者吾必族之於是一境清肅九月徐州人請爲之立衣錦碑衣於旣翻　許之　冬十月甲辰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稅藁禾稈也　場官擾民多取耗餘場官藁場之官耗餘者於納藁束正數之外又多取之言以備耗折也　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　己酉廢安遠永清軍唐以安州爲安遠軍晉以貝州爲永清軍　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羸倫爲翻　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如唐閔帝潞王是也　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癸亥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去羌呂翻　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

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今之班直是也五代會要曰時詔募天下豪傑不以草澤爲阻迸於闕下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　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帥所類翻　由是士卒精彊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力也史言周世宗彊兵之效

戊辰帝謂侍臣曰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還專委節鎮州縣責其清肅　河自楊劉至于

博州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匯爲大澤，匯，音賄，又戶罪翻，水回合也。彌漫數百里，又東北壞古堤而出，壞，音怪。古堤，前代所築以防河者。河屢徙，故古堤在平地。灌齊、棣、淄諸州，至于海涯，漂沒民田廬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勝，音升。菰，音孤，蔣也。稗，旁卦翻，草似穀者。朝廷屢遣使者不能塞。塞，悉則翻；下同。十一月，戊戌，帝遣李穀詣澶、鄆、齊按視隄塞，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

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疾甚曰病。尋殂。年六十。考異曰：劉恕云：世宗實錄、薛史帝紀、僭偽傳皆云顯德二年十一月劉崇卒；大定錄云顯德二年春旻病死；紀年通譜顯德二年崇之乾祐八年冬崇死；顯德三年承鈞改元天會，開寶二年承鈞之天會十三年死，開寶二年繼元改元廣運，興國四年繼元之廣運十一年也。河東劉氏有國，全無記錄，惟其舊臣中書舍人直翰林院王保衡晉陽僞署見聞要錄云：甲寅年春南伐敗歸，夏，周師攻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一日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又云：鈞丙戌年生，二十九承位，年四十三卒。右諫議大夫楊夢申奉敕撰大漢都統追封定王劉繼顒神道碑云：天會十二年，今皇帝踐阼之初年也；十七年，繼顒卒，末題廣運元年歲次甲戌九月丙午朔。今按周廣順元年辛亥，旻即帝位，稱乾祐四年；顯德元年甲寅，旻之乾祐七年也；旻卒，鈞立；顯德四年丁巳，鈞改乾祐十年爲天會元年；宋開寶元年戊辰，鈞之十二年也；鈞卒，繼元立；開寶七年甲戌，繼元改天會十八年爲廣運元年，據曆是歲九月丙午朔；興國四年己卯，繼元之廣運六年也。鈞以唐天成元年丙戌生，至顯德元年甲寅嗣位，乃二十九歲矣。鈞及繼元踰年未改元，蓋孟蜀後主、漢隱帝、周世宗之比也。諸書皆傳聞相因，前後相戾，惟晉陽見聞錄、劉繼顒碑歲月最可考證，故以爲據。遣使告哀于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爲帝，更名鈞。鈞，漢主旻次子也。更，工衡翻。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爲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粗，坐五翻。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馬希萼之帥羣蠻破長沙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隱帝乾祐三年。帥，讀曰率。府庫累世之積，皆爲溆州蠻酋苻彥通所掠，溆，音敘。酋，慈由翻。彥通由是富彊，稱王於谿洞間。王逵既得湖南，去年六月，王逵殺劉言，始盡得湖南故地，事見上卷。欲遣使撫之，募能往者。其將王虔朗請行。既至，彥通盛侍衛而見之，禮貌甚倨。虔朗厲聲責之曰：「足下自稱苻秦苗裔，苻秦之亡，苻宏奔晉，從諸桓於荊楚，其後無聞。彥通自以爲苻秦苗裔，蓋言出於宏之後。宜知禮義，有以異於羣蠻。昔馬氏在湖南，足下祖父皆北面事之。今王公盡得馬氏之地，足下不早往乞盟，致使者先來，又不接之以禮，異日得無悔乎！」言大兵若至，雖悔無及。彥通慙懼，起，執虔朗手謝之。虔朗知其可動，因說之曰：「溪洞之地，隋、唐之世皆爲州縣，著在圖籍。說，式芮翻。溪洞之地，隋、唐列爲郡縣，皆屬黔中道。今足下上無天子之詔，下無使府之命，使府，謂湖南都府。雖自王於山谷之間，王，于況翻。不過蠻夷一酋長耳。酋，慈秋翻。長，知兩翻。曷若去王號，自歸於王公，王公必以天子之命授足下節度使，與中國侯伯等夷，豈不尊榮哉！」彥通大喜，即日去王號，去，羌呂翻。因虔朗獻銅鼓數枚於王逵。谿峒諸蠻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扣鼓，竟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多構仇怨，欲相攻則鳴此鼓，至者如雲。逵曰：「虔朗一言，勝數萬兵，真國士也。」承制以彥通爲黔中節度使，黔中，自唐末至二蜀爲武泰軍節度。黔，其今翻。以虔朗爲都指揮使，預聞府政。預聞湖南都府之政。逵慮西界鎮遏使、錦州刺史劉瑫爲邊患，王逵之逐邊鎬也，以劉瑫鎮遏羣蠻。表爲鎮南節度副使，鎮南軍，洪州，屬唐。王逵表以其號寵劉瑫耳。充西界都招討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自彭師暠等擁立馬希萼於衡山，自署武清節度使，王逵因之以授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爲治，嚴而無私，治，直吏翻。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爲行逢跨有潭朗張本。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上諱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太祖，是爲聖穆皇后。后兄守禮生帝，從姑長於太祖家，以謹厚見愛，太祖遂以爲子。

顯德二年春，正月，庚辰，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虧欠抵死，詔自今每斛給耗一斗。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李彝興即李彝殷也避宋朝宣祖廟諱始改名彝興史以後來所更名書之難乃旦翻）以折德扆亦為節度使與己並列恥之（夏州自唐以來為藩鎮大鎮李氏又世襲節度使府州折氏方置節鎮折氏父子又晚出故恥與並列）塞路不通周使（塞悉則翻）癸未上謀於宰相對曰夏州邊鎮朝廷向來每加優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繫重輕且宜撫諭彝興庶全大體上曰德扆數年以來盡忠戮力以拒劉氏柰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產羊馬貿易百貨悉仰中國（貿音茂仰牛向翻）我若絕之彼何能為乃遣供奉官齊藏珍齎詔書責之（風俗通云凡氏之興九事氏於國者齊魯宋衛是也余按左傳衛有大夫齊氏此豈氏於國乎）彝興惶恐謝罪　戊子蜀置威武軍於鳳州　辛卯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仍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並當連坐（敗補邁翻）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橫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胡盧河俗謂之葫蘆河即衡漳水在東光縣西二十里）是月詔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彰信節度使韓通（周改曹州威信軍為彰信軍避太祖諱也）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冀州蓨縣東北有李晏鎮時築城屯軍以為靜安軍按薛史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為壘將即亮翻）帝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稟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行下孟翻）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此河南謂胡盧河之南也）　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蜀夔恭孝王仁毅卒（仁毅蜀主之弟也）　壬戌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

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觀其行（行下孟翻）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當丁浪翻）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唐主以中書侍郎知尚書省嚴續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為靜安軍　帝常憤廣明以來中國日蹙（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自此之後藩鎮割據中國日蹙矣）及高平既捷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以唐全盛版圖言之蜀亦舊疆也以漢晉事言之則契丹入中原重以王景崇之亂階成秦鳳遂入於蜀）帝納其言（為取階成秦鳳張本）蜀主聞之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蜀置雄武節度於秦州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鳳州刺史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往者季札請自行丙申以季札為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衛精兵千人為之部曲　帝以大梁城中迫隘（隘烏懈翻）夏四月乙卯詔展外城先立標幟（幟昌志翻）俟今冬農隙興板築東作動則罷之更俟次年以漸成之且令自今葬埋皆出所標七里之外其標內俟縣官分畫街衢倉場營廨之外（廨古隘翻）聽民隨便築室　丙辰蜀主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以備周也行下孟翻）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治直吏翻）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壹（吳李氏蜀孟氏幽入於契丹并為北漢）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比音毗）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梁失吳後唐得蜀而復失之晉失幽周失并）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

橫橫戶孟翻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隱鄔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夫羌呂翻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時使者使之以時也斂力贍翻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間古莧翻下同諜達協翻鄉讀曰嚮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唐與中國以淮爲境自淮源東至于海幾二千里易以豉翻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數所角翻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帝之取江北王朴之計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時劉氏據嶺南孟氏據巴蜀王朴欲乘勝勢以先聲下之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時契丹跨有燕地燕於賢翻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卷讀如捲凡兵之動知敵之主此以其時契丹主言之也惟河東必死之寇言北漢據河東與周爲世仇也不可以恩信誘誘音酉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事見上卷上年三月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是後世宗用兵以至宋朝削平諸國皆如王朴之言惟幽燕不可得而取至於宣和則舉國以殉之矣伺相吏翻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期讀曰朞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蓄積於邊上以爲用兵之備上欣然納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少詩沼翻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斷丁亂翻凡所規畫皆稱上意稱尺證翻上由是重其氣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開封在輦轂下事繁任重史言世宗屬任王朴自此而重然朴先事上於潛藩其君臣相得亦有素矣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將即亮翻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五代會要漢天福十二年廢陳州鎮安軍周廣順二年復上命訓與鳳翔節度使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高唐縣屬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昝姓也音子感翻五月戊辰朔景出兵自散關趣秦州趣七喻翻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敕額者敕賜寺額如慈恩安國興唐之類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唐以魏州爲鄴都興唐府晉改爲廣晉府大名府漢所改也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戒壇僧尼受戒之所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煉指者束香於指而燃之掛燈者裸體以小鐵鉤徧鉤其膚凡鉤皆掛小燈圈燈盞貯油而燃之俚俗謂之燃肉身燈令人帶布鉗以化誘流俗者亦幻惑之餘徹斷音短幻戶辦翻令兩京及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見賢遍翻王景等拔黃牛八寨黃牛等八寨皆當在秦州界戊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廷珪爲北路行營都統蜀以秦鳳爲北路左衛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彥珂副之武寧軍徐州屬周呂彥珂遙領也珂丘何翻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蜀趙季札至德陽聞周師入境懼不敢進德陽縣屬漢州去成都未遠已懼而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還奏事先遣輜重及妓妾西歸重直用翻妓渠綺翻丁亥單騎馳入成都衆以爲奔敗莫不震恐蜀主問以機事皆不能對蜀主怒繫之御史臺庚午斬之於崇禮門趙季札雖誅無救於秦鳳之喪失是以用人當審之於其初也六月庚

子上親錄因於內苑有汝州民馬遇父及弟爲吏所冤死屢經覆按不能自伸上臨問始得其實人以爲神由是諸長吏無不親察獄訟史言帝明謹於庶獄長知兩翻 壬寅西師與蜀李廷珪等戰于威武城東不利威武城前蜀所築也在鳳州東北 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陳讀曰陣濮博木翻 丁未蜀主遣間使如北漢及唐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欲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唐主皆許之己酉以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戊午南漢主殺禎州節度使通王弘政禎州漢博羅縣之地梁置梁化郡隋置循州治歸善縣唐因之至南漢改唐之河源縣爲龍川縣徙循州治焉以循州舊治歸善縣置禎州宋朝避仁宗諱改曰惠州九域志循州南至惠州三百里 於是高祖之諸子盡矣南漢主龔廟號高祖 壬戌以樞密院承旨清河張美爲右領軍大將軍權點檢三司事清河縣帶貝州權點檢三司事未除正使爲 初帝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帝或私有所求美曲爲供副供副者供辦以應副所求澶時連翻 太祖聞之怒恐傷帝意但徙美爲濮州馬步軍都虞候濮博木翻 美治財精敏當時鮮及治直之翻鮮息淺翻故帝以利權授之然思其在澶州所爲終不以公忠待之自漢以來能如此者吳主孫權及周世宗而已

秋七月丁卯朔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宰相以景等久無功饋運不繼固請罷兵帝命

太祖皇帝往視之還言秦鳳可取之狀還從宣翻又如字 帝從之 八月丁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景範罷判三司尋以父喪罷政事 王景等敗蜀兵敗補邁翻 獲將卒三百己未蜀主遣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如行營慰撫仍督戰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九月丙寅朔敕始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鈸鐸之類觀古玩翻鈸蒲撥翻聽留外句斷 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輸舂遇翻時敕有隱藏銅器及埋窖使用者一兩至一斤徒二年一斤至五斤處死若熟銅每斤官給錢一百五十生銅每斤一百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邪且吾聞佛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施式豉翻 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臣光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蜀李廷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又遣奇兵出斜谷屯白澗九域志鳳州梁泉縣有白澗鎮又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糧道黃花鎮亦在梁泉縣界有黃花川大散水入焉 閏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又遣千人趣唐倉扼蜀歸路趣七喻翻 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廷珪高彥儔等退保青泥嶺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觀察判官趙玭舉城降斜谷援兵亦潰玭蒲眠翻 考異曰十國紀年玭召官屬告之曰周兵無敵今朝廷所遣勇將精兵不死即逃我輩不能去危就安禍且至矣衆皆聽命舉城叛降周斜谷援兵亦潰五代通錄官軍之圍鳳州僞秦州節度使高處儔引兵往復援之中塗聞黃花之敗奔秦州玭與城中將校閉門不納處儔遂西奔玭即以城歸國今從實錄 成階二州皆降蜀人震恐玭澶州人也澶時連翻 帝欲以玭爲節度使范質固爭以爲不可乃以爲郢州刺史壬子百官入賀帝舉酒屬王溥曰邊功之成卿擇帥之力也屬之欲翻擇帥事見上四月帥所類翻 甲子上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

祿既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為民除害差可自安耳冒莫北翻為于僞翻差之為言稍也　乙丑蜀李廷珪上表待罪冬十月壬申伊審徵至成都請罪皆以覆國喪師也蜀主致書於帝請和自稱大蜀皇帝帝怒其抗禮不答蜀主愈恐聚兵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守劍門以備北兵之自岐雍來者守白帝以備北兵之泝峽而上者募兵既多用度不足始鑄鐵錢榷境內鐵器民甚苦之榷古岳翻　唐主性和柔好文章而喜人佞己好呼到翻喜許記翻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諂諛之臣謂馮延己兄弟魏岑陳覺等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克建州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開運二年破湖南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援李守貞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又援慕容彥超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二年皆為于僞翻　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先悉薦翻把淺之處自霍丘以上西盡并州界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疆埸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史先叙唐所以覆國之由埸音亦　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磁詳之翻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悉為汙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埇橋東南抵唐境皆武寧巡屬也埇余拱翻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謂淮南既平藉以通漕將獲其利也　丁未上與侍臣論刑賞上曰朕必不因怒刑人因喜賞人　先是大梁城中民侵街衢為舍通大車者蓋寡先悉薦翻上命悉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此言橫廣也又遷墳墓於標外立標幟見上四月上曰近廣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為人利世宗志識宏遠不顧人言然仁人不忍為也　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以絕蜀之援兵戊申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是年正月蜀置威武節度於鳳州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崇溥不食而死環真定人也蜀將士多中原人蓋後唐遣之戍蜀為孟知祥所留者也乙卯制曲赦秦鳳階成境內所獲蜀將士願留者優其俸賜願去者給資裝而遣之詔曰用慰衆情免違物性其四州之民二稅徵科之外凡蜀人所立諸色科徭悉罷之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劉仁贍之善守於此已見其方略分扶問翻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趣七喻翻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唐置奉化軍於江州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舊唐書地理志曰定遠漢曲陽縣地隋置定遠縣唐屬濠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里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還從宣翻又如字難乃旦翻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　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敗補邁翻下同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此時唐蓋置鎮於六安山口按薛史本紀顯德四年劉重遇奏殺紫金山潰兵二千人於壽州東山口又疑置鎮於此地未知孰是　丙戌樞密使兼侍中韓忠正公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稱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有往哭盡哀　吳越王弘俶遣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朝其援弘俶天下都元帥故置元帥府判官帝以詔諭弘俶使出兵擊唐使出兵常州以擊之則唐有反顧之憂為吳越兵為唐所敗張本

三年春正月丙午，以王環爲右驍衛大將軍，賞其不降也。（以王環堅守鳳州城，陷而後就擒也。）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窰，餘招翻，又作窯。）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曹、滑、鄭皆近京之州。九域志：開封府西至鄭州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滑州界一百里，東北至曹州界一百四十五里。陳、許亦近郡，而不發者，以方征淮南，道上供億故也。）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潁上縣，隋置，唐屬潁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一十七里。宋白曰：潁上縣，漢慎縣也，南北晝淮爲守，關防莫謹於此。隋大業二年，於今縣南故鄭城置潁上縣，以地枕潁水上游爲名。）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九域志：壽州安豐縣有來遠鎮。今按：來遠鎮即東正陽，西至淮河十里。）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趣，七喻翻。下同。）爲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斷，音短。）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九域志：開封雍丘縣有圍城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比，必利翻。）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九域志：陳州南至開封府三百三十里。）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illegible]戶[illegible]翻，[illegible]。砲同，音教翻。）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春水方生，故李穀慮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潁，（陳、潁，二州名。）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度，徒洛翻。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李穀之遺策，未爲失計也。）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爲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萬萬爲億，億億爲巨億。所謂巨億者，謂萬億及秭，孔穎達所謂大數也。）由是魏岑等爭譽之，（譽，音余。）以爲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龔遂、黃霸，漢之良吏；韓信、彭越，漢之良將。治，直之翻。）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重，直用翻。）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爲備。（以中戰兵乘城，益守兵。）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淮水西岸謂之西正陽，屬潁州潁上縣界；東岸謂之東正陽，屬壽州下蔡縣界。此據九域志、地理。）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爲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梁置南譙州於桑根山之陽，在滁州清流縣西南八十里。隋始置清流縣，唐爲滁州治所。清流關在縣西南二十餘里，南唐所置也。）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寧鎮，（九域志：壽州麻城縣有永寧鎮。此非也。麻城在壽州西南數百里，帝猶未度淮，安得至麻城之永寧邪！又考九域志，潁州汝陰縣有永寧鎮，又東百餘里至正陽，此則是也。）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爲餓殍，（殍，被表翻。復，扶又翻。）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宋敏求曰：凡節度州爲三品，刺史州爲五品。國初曹翰以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爲知，隔品爲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爲判，餘並爲知州。）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淝水自安豐縣界流入壽春縣界，經壽春城北入于淮，去城二里。水北爲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唐潁州有下蔡縣，時廢爲鎮，西抵正陽五十五里。）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

塗山之下。（塗山在濠州，本塗山氏之邑，禹會諸侯處也，今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濠淮有漢當塗縣故城，南北對岸兵守之際爲馬頭郡城。淮水逕城北而東流，渦水自西北來注于淮，謂之渦口，南岸正對馬頭城。）庚申，帝命

太祖皇帝擊之。

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于渦口，（渦，古禾翻，又音戈。）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艘，蘇遭翻。）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逵引兵過岳州，岳州團練使潘叔嗣厚具燕犒，奉事甚謹；逵左右求取無厭，（犒，苦到翻。厭，於鹽翻。）不滿望者，譖叔嗣於逵，云其謀叛，逵怒形於詞色，叔嗣由是懼而不自安。（爲潘叔嗣殺王逵張本。）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爲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爲戰場，曰：「敵至則與軍民俱死於此耳！」（何敬洙爲將，亦唐之良也，因王逵有潘叔嗣之難，又以成其名。）唐主善之。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敗，補邁翻。）（盛唐，本唐初之霍山縣也，開元二十七年更名盛唐，屬壽州；宋朝開寶四年改爲六安縣。九域志：六安縣在壽州南二百一十里。）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

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陳，讀曰陣。）方與前鋒戰，

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宋白曰：滁州之地，劉宋爲新昌郡，梁立南譙州於桑根山西，今州西南十八里南譙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徙新昌郡，今州城是也。隋改滁州，以其地爲清流縣。唐爲滁州。）欲斷橋自守。（斷，音短。）

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爲，于僞翻。）願容成列而戰。」（皇甫暉受唐莊宗畜養之恩，一旦作亂，莊宗以之喪亡，弃中國而奔江南，委質於唐，乃言人各爲其主，蓋兵鋒所迫，倉皇失措，爲是言以款敵耳。）

太祖皇帝笑而許之。（太祖自審智勇足以辦皇甫暉，故許之。）暉整衆而出，

太祖皇帝擁馬頸突陳而入，（陳，讀曰陣。）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它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呼，火故翻。手，式又翻。中，竹仲翻。）幷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

宣祖皇帝爲馬軍副都指揮使，（宣祖諱弘殷。）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

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史言太祖勇於義，謹於守。）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帑，他朗翻。藏，徂浪翻。下同。）

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竇儀有守。）

太祖皇帝由是重儀。（太祖之識度，豈一時將帥所能及哉！）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

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十七八。

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重竇儀，奇趙普，皆在潛躍之時，普自此爲佐命元功，儀乃爲普所忌而不至相位。）

太祖皇帝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爲敵所識。」（陳，讀曰陣。繁，蒲官翻。）

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貨財以助軍費。（好，呼到翻。費，芳味翻。）甲戌，徐州以聞。（九域志：泗州西北至徐州七百五十里。王知朗不敢詣闕而抵徐州，恐犯兵鋒而死也。）帝不荅。（以唐主稱敵抗禮，欲爲兄弟之國也。）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于淝。

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暉傷甚，見上，臥而言曰：

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鄰日屢與契丹戰，（皇甫暉本魏兵，唐莊宗使戍瓦橋，拒契丹，因而作亂。其自謂屢與契丹戰，蓋戍瓦橋時也。）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楊州無備，（詗，古永翻，又翻正翻。）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毋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繒，慈陵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犒，苦到翻。說，式芮翻。下欲說同。）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南唐祖唐太宗之子吳王恪。）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止隔一水，（謂南唐與周以淮為界。）未嘗遣一介修好，（好，呼到翻。）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自徐溫執吳政，屢泛海使契丹，欲與共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今主，皆然。）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言六國皆愚主，故蘇、張得行其遊說。使遇英明之君，雖辯如蘇、張，不能移也。）可歸語汝主：（語，牛倨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勞，力到翻。）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蘇州營田指揮使陳滿言於丞相吳程曰：周師南征，唐舉國驚擾，常州無備，易取也。（九域志：蘇州西北至常州一百八十餘里。易，以豉翻。）會唐主有詔撫安江陰吏民，（江陰縣，本晉暨陽之暨陽縣也。江左分置蘭陵縣，梁敬帝時嘗置江陰郡及江陰縣，隋廢，唐置暨州，南唐始置江陰軍。九域志：在常州東北九十里。）滿告程云：周詔書已至。程為之言於弘俶，（為，于偽翻。）請亟發兵從其策。丞相元德昭曰：唐大國，未可輕也。若我入唐境而周師不至，誰與并力，能無危乎！請姑俟之。程固爭以為時不可失，弘俶卒從程議。（卒，子恤翻。）癸未，遣程督衢州刺史鮑修讓、中直都指揮使羅晟趣常州，（趣，七喻翻。）程謂將士曰：元丞相不欲出師。將士怒，流言欲擊德昭。（吳越將士。）（毌福州之勝，謂唐之可乘也。兵驕者破，豈虛言哉。）弘俶匿德昭於府中，令捕言者，歎曰：方出師而士卒欲擊丞相，不祥甚哉！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唐以揚州為東都，故置留守。髡，苦昆翻。被，皮義翻。）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長山在鄂州南界，唐立寨以備潭、朗。）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唐天寶元年，分江都、六合、高郵三縣地置千秋縣，七載改名天長。九域志：天長縣在楊州西一百一十里。）獲芻糧二十餘萬。唐主遣園苑使尹延範如泰州，（梁有宮苑使，又有內園栽接使；唐置園苑使，亦猶是也。）遷吳讓皇之族于潤州。（晉天福四年，唐烈祖自潤州遷讓皇之族于泰州，今以周師攻逼，復遷潤州。）延範以道路艱難，恐楊氏為變，盡殺其男子六十人，還報，唐主怒，腰斬之。　韓令坤等攻泰州，拔之，（南唐升海陵鎮為泰州。九域志：揚州東至泰州一百一十五里。）刺史方訥奔金陵。（自泰州南奔，必度江取潤州至金陵。）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去年帝置靜安軍於李晏口。）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　癸巳，吳越王弘俶遣上直都指揮使路彥銖攻宣州，羅晟帥戰艦屯江陰。唐靜海制置使姚彥洪帥兵民萬人奔吳越。（帥，讀曰率。南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制置院，周取其地，置靜海軍，尋升為通州。九域志：通州南至大江二十四里，絕江而南即吳越之蘇州界。）潘叔嗣屬將士而告之曰：吾事令公至矣，（屬，之欲翻，集會也。王逵兼中書令，故稱為令公。）今乃信讒疑怒，軍還必擊我。吾不能坐而待死，汝輩能與吾俱西乎？眾憤

怒，請行。叔嗣帥之西，襲朗州。（九域志：岳州西至朗州五百五十里。帥，讀曰率。）逵聞之，還軍追之，及於武陵城外，（朗州，武陵郡。）與叔嗣戰，逵敗死。（考異曰：湖湘故事云：王逵奉詔伐吳，有蜜蜂無數集逵纛蓋，周行逢內喜，潛與潘叔嗣、張文表等謀曰：「我觀王公妖怪入傘，傘時忽落別人之手，我輩處身何地？我等若三人同心，共保馬氏舊基，同處富貴，豈不是男兒哉！」叔嗣、文表聞行逢之言，已會深意，遂乃拜受此語，各散歸營。廣本：逵命行營副使毛立為袁州營統軍使，潘叔嗣、張文表為前鋒軍，文表醴陵縣吏請具牛酒犒軍，立不許，叔嗣、文表因士卒之怨，縛立送于行逢，以兵叛逵，逵大懼，乘輕舟奔朗州，叔嗣追至朗州殺之。湖湘故事：逵連夜走歸朗州，去經數日，潘叔嗣始到潭州，既聞王逵走歸朗州，亦以舟楫倍程而趨，至朗州殺之。今按世宗實錄，顯德三年二月丙寅，朗州王逵言領大軍入淮南界；庚寅，言入鄂州界，攻下長山寨；癸巳，荊南高保融言逵自鄂州領兵復歸本道。又云潘叔嗣為先鋒，行及鄂州，叔嗣回戈，襲逵武陵，逵聞之，倍道先入武陵，叔嗣攻其城，逵敗走，為叔嗣所殺。又云：三月壬寅，進逵差牙將押送淮南將實澤等，蓋逵之未敗前奏事，三月始達行在。輿薛史承襲傳及湖南傳記略同。惟湖湘故事及丁璿馬氏行事記載逵攻袁州，叔嗣叛事，嘗行，云逵三月至潭州，四月叔嗣叛，丁璿云五月五日叔嗣殺逵于朗州，皆妄也。周行逢據湖南，仕進尚門蔭，行屢獻文章，不得調選，居鄉里者數，及張文表叛，辟為幕職，事敗逃遁，會赦乃敢出，窮困無以自達，採摭故事，撰湖湘馬氏故事二十卷，如京師獻之太宗，憫其窮且老，授將作監丞。行本小人，言辭鄙俚，非有意著書，故敘事顛倒，前後自相違背，以無為有，不可勝數，素怨周行逢，尤多誣毀，不欲行逢不預叔嗣之謀，乃妄造此說。凡載行逢罪惡之甚者，皆出於行。云：璿亦國初人，疑其說得於行，書皆不可為據。今從十國紀年。）或勸叔嗣遂據朗州，叔嗣曰：「吾救死耳，安敢自尊！宜以督府歸潭州太尉，（時湖湘以朗州為督府，潭州太尉謂周行逢也。）豈不以武安見處乎！」（言行逢必以潭州處己。處，昌呂翻。）乃歸岳州，使團練判官李簡（潘叔嗣為岳州團練使，判官其屬也。）帥朗州將吏迎武安節度使周行逢。（帥，讀曰率。下同。）眾謂行逢必以潭州授叔嗣。（謂，告也，語也。）行逢曰：「叔嗣賊殺主帥，罪當族，所可恕者，得武陵而不有，以授吾耳。若遽用為節度使，天下謂我與之同謀，何以自明！宜且以為行軍司馬，俟踰年，授以節鉞可也。」（觀此，則周行逢本有奉辭討潘叔嗣之心，以其迎己，故不發耳。）乃以衡州刺史莫弘萬權知潭州，帥眾入朗州，自稱武平、武安留後，告于朝廷。（行逢欲兼有潭、朗也。）以叔嗣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曰：「行軍司馬，吾嘗為之，（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見上卷太祖廣順三年。）權與節度使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叔嗣猶不滿望，更欲圖我邪！」或說行逢授叔嗣武安節鉞以誘之，（說，式芮翻。誘，以九翻。）令至都府受命，此乃机上肉耳。行逢從之。叔嗣將行，其所親止之，叔嗣自恃素以兄事行逢，相親善，（行逢、叔嗣親善事始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九月。）遂行不疑。行逢遣使迎候，道路相望。既至，自出郊勞，（勞，力到翻。）相見甚懽。叔嗣入謁，未至聽事，（聽，讀曰廳。）遣人執之，立於庭下，責之曰：「汝為小校，無大功，（校，戶教翻。）王逵用汝為團練使，一旦反殺主帥，（帥，所類翻。）吾以疇昔之情，未忍斬汝，以為行軍司馬，乃敢違拒吾命而不受乎！」叔嗣知不免，以宗族為請，遂斬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四 起柔兆執徐三月，盡彊圉大荒落，凡一年有奇。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

顯德三年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行，下孟翻。淝橋，於淝水上爲橋也。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礮，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礮與砲同，音普豹翻。從，才用翻。齎，牋西翻。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皮船，縫牛皮爲之。連弩，即今之划車弩也。射，而亦翻。矢大如屋椽，椽，重緣翻。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髀，中，竹仲翻。髀，部禮翻。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著，直略翻。瓊飲酒一大巵，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史言張瓊之勇，後太祖登極，遂以瓊掌侍衛親兵。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爲司空，復，扶又翻。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見，賢遍翻。天祐，唐昭宗年號。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跨據一方，謂四方割據之國；遷革異代，謂中國數易主也。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顧以瞻烏未定，附鳳何從，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漢耿純曰：攀龍鱗，附鳳翼。此言未見真主，則無從而歸附也。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被，皮義翻。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兩浙自錢鏐以來，湖南自馬殷以來，皆奔世奉事中國。乞收薄伐之威，薄，迫也；有鐘鼓曰伐。詩云：薄伐西戎。又云：薄伐玁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己曰：「此行當在左相，唐以馮延己爲左僕射，位在孫晟上，故晟云然。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爲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陵一培土，永陵者，唐主父昇墓也。培，蒲枚翻。唐陸龜蒙集城詞：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則培土以一簣土爲義。一培土猶言一畚土也。又蒲口翻。說文曰：培，墣小冢也。一培土猶言一冢土也歟。史作一抔土。餘無所知。」

南漢甘泉宮使林延遇陰險多計數，南漢主倚信之，誅滅諸弟，皆延遇之謀也。南漢主誅諸弟事並見前。乙未，卒，國人相賀。延遇病甚，薦內給事龔澄樞自代，南漢主即日擢澄樞知承宣院及內侍省。澄樞，番禺人也。龔澄樞繼林延遇用事，南漢遂亡矣。番，音潘。禺，魚容翻，又音愚。

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九域志：光州西南至安州六百里，隨州東至安州一百四十里，東北至申州二百五十里；申州東至光州二百五十五里；光州北至蔡州二百五十里。蓋以鄰壤之兵環而攻之。丙申，超奏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唐蘄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九域志：舒州西至蘄州二百九十八里，蘄州西至黃州一百一十里，三州皆瀕江。

彰武留後李彥頵性貪虐，頵，於倫翻。部民與羌胡作亂，攻之，上召彥頵還朝。自延州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直遙翻。秦、鳳之平也，事見上卷上年。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五代會要：顯德二年十二月，以新收秦鳳州所擒川軍署爲懷恩軍。所謂隸軍籍也。從征淮南，復亡降于唐。復，扶又翻。癸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舒州人逐郭令圖，鐵騎都指揮使洛陽王審琦選輕騎夜襲舒州，復取之，令圖乃得歸。得復歸舒州。

馬希崇及王延政之子繼沂皆在揚州，詔撫存之。楚、閩世事中國，其後爲南唐所併，囚於揚州，周得揚州，故撫存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所，行在所也。庚戌，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且招諭之，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以晟唐宰相，禮拜晟。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爲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

之。孫晟之辭直，周世宗亦何以屈之。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去，羌呂翻。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六州之地，皆瀕淮，周既得之，則唐失長淮之險，將使周兵從唐之請，而罷兵，江北之地，它日亦不能守矣。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輸，舂遇翻。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寬臣五日之誅，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王崇質，副孫晟來使。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爽，差也，言歲寒知松柏之後彫，此約不差也。許唐主自帝江南。儻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于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諸郡，謂江北諸郡也。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煩，勞也，言更不勞云云也。苟曰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復，扶又翻。上，時掌翻。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佻，土彫翻。國人，謂南唐通國之人。史言誕妄之士雅不足以孚于人，不惟喪身，且誤國事。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與孫晟，惡，烏路翻。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壽，鍾謨誤為李德明，修毀本。吳程攻常州，破其外郭，執唐常州團練使趙仁澤，送于錢唐。仁澤見吳越王弘俶不拜，責以負約。唐與吳越本通好，而吳越以周之命而攻唐，故責其負約。弘俶怒，決其口至耳。元德昭憐其忠，為傅良藥，得不死。唐非無忠臣也，不能用耳。為，于偽翻。唐主以吳越兵在常州，恐其侵逼潤州，九域志：常州西北至潤州一百七十一里。以宣潤大都督燕王弘冀年少，少，詩照翻。恐其不習兵，徵還金陵。還，從宣翻。部將趙鐸言於弘冀曰：大王元帥，眾心所恃，逆自退歸，所部必亂。弘冀然

之，辭不就徵，部分諸將為戰守之備。分，扶問翻。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柴再用事楊氏為將，屢立戰功，又及事徐溫父子。沈默好施，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施，式豉翻。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弈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帥，所類翻。至是有言克宏久不遷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效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趙括之母不肯保任其子，柴克宏之母自任其子，皆知之審也。孥，子也，言與其子同戮也。行，戶剛翻。陳，讀與陣同。勝，音升。分，扶問翻。孥，音奴。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會袁州刺史陸孟俊救常州。時唐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數千人皆羸老。羸，倫為翻。樞密使李徵古復以鎧仗之朽蠹者給之。克宏訴於徵古，徵古慢罵之，眾皆憤恚。恚，於避翻。克宏怡然。至潤州，徵古遣使召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以神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謂克宏，謂者，告語之也。君但前戰，吾當論奏。乃表克宏才略可以成功，常州危在旦莫，莫，讀曰暮。不宜中易主將。克宏引兵徑趣常州。趣，七喻翻。徵古復遣使召之，復，扶又翻。克宏曰：吾計日破賊，汝來召吾，必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而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亦斬之。柴克宏前日之恬然，乃養成今日之勇決也。初，鮑修讓、羅晟在福州，與吳程有隙。據天福十二年，吳越使鮑修讓戍福州，是年以吳程鎮福州。至是程抑挫之，二人皆怨。先是唐主遣中書舍人喬匡舜使於吳越。先，悉薦翻。壬子，柴克宏至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於其中，聲言迎匡舜。吳越邏者以告，邏，郎佐翻。程曰：兵交，使在其間，用左傳語。不可妄以為疑。唐兵登岸，徑薄吳越營，羅晟不力戰，縱之使趣程帳。趣，七喻翻。程僅以身免。克宏大破吳越兵，斬首萬級。朱匡業至行營，克宏事之甚謹。吳程至錢唐，吳越王弘俶悉奪其官。

甲寅蜀主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李廷珪爲左右衛聖諸軍馬步都指揮使仍分衛聖步騎爲左右十軍以武定節度使呂彥琦等爲使爲軍使也廷珪總之如趙廷隱之任蜀自李仁罕之誅趙廷隱專總宿衛諸軍後爲安思謙所譖罷事並見前　初柴克宏爲宣州巡檢使始至城塹不修器械皆闕吏云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唐天復三年田頵以宣州叛楊行密天祐二年王茂章叛梁乾化二年李遇叛事並見前紀頵於倫翻後人無敢治之者治直之翻克宏曰時移事異安有此理悉繕完之由是路彥銖攻之不克史言宣州獲全亦柴克宏之力闞吳程敗乙卯引歸唐主以克宏爲奉化節度使克宏復請將兵救壽州未至而卒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也克宏敵吳越可以勝使遇周師未必能爾復扶又翻　河陽節度使白重贊重直龍翻以天子南征慮北漢乘虛入寇繕完守備且請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陝服已立大功謂天福十二年晏舉陝城降漢高祖也晏時兼中書令故稱爲令公陝失冉翻河陽小城不煩枉駕晏慙怍而還作疾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孟洛之民數日驚擾以王晏出兵而白重贊拒之恐兵交而罹其禍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爲應援都軍使邊鎬以失潭州奪節今敘用之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爲句斷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稹止忍翻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爲將將即亮翻仁肇仁翰之弟也林仁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唐主之保大二年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九域志自常州北至泰州一百九十七里周兵遁去孟俊復取之復取泰州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于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蜀岡在揚州城西揚州城在蜀岡東南城之東南北皆平地溝瀆交貫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凡北兵南寇揚州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今陸孟俊復據蜀岡以斷周兵援路故韓令坤懼而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援兵至故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六合縣屬揚州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劉昫曰六合漢臨淮郡之堂邑縣晉置秦郡北齊置秦州隋置方州後廢唐武德初置六合縣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自揚州西北歸須過六合故云然折而設翻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軍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深式浸翻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時周兵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壽春城又東巨竹數十萬竿上施板屋號曰竹龍載甲士以攻之會淝水暴漲礮舟竹龍皆漂向南岸爲唐兵所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李德明歸至金陵被誅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九域志壽州東至濠州二百八十里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此揚州城東也敗補邁翻擒陸孟俊初孟俊之廢馬希尊立希崇也事見二百九十卷太祖廣順元年滅故舒州刺史楊昭惲之族而取其財惲於粉翻史曰楊昭惲長沙人父誕事馬殷爲節度行軍司馬誕仲女爲衡陽王夫人希聲襲位昭惲還衡州刺史自以地連戚里積財貨建大第二子爲牙內都將少長豪富任氣凌下士大夫惡之長沙兵亂陸孟俊怨曰楊氏怙寵滅義爲國人所患久矣於是族滅楊氏舒當作衡楊氏有女美獻於希崇令坤入揚州希崇以楊氏遺令坤令坤嬖之遺唯季翻嬖卑義翻又必計翻愛也幸也既獲孟俊將械送帝所楊氏在簾下忽撫膺慟哭令坤驚問之對曰孟俊昔在潭州殺妾家二百口今日見之請復其寃令坤乃殺之史言人不可妄殺雖女子亦能復讎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

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趣，七喩翻。）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近，其靳翻。）餘衆尚萬餘，爭舟走度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先，悉薦翻。）己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九域志：揚州江都縣有灣頭鎮。在今揚州城北十五里。敗，補邁翻。）獲漣州刺史秦進崇。（唐蓋置漣州於漣水縣。九域志：漣水西南至楚州六十里。）張永德奏敗泗州萬餘人於曲溪堰。（曲溪在盱眙縣西南十里。按昭信圖經，曲溪堰亦謂之新河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渦水入淮之口，謂之渦口。城東南至濠州九十里。渦，音戈。）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卽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爲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隋分晉陽縣置交城縣，取縣西北古交城爲名。初治交山，唐天授元年移治却波村。九域志：在陽曲縣西南一百里。宋白曰：大通監本古交城之地，管東西二冶，京鑛務東冶在綿上縣西，冶在交城縣北山。）廟號世祖。

五月丙辰朔，以渦口爲鎮淮軍。

丙申，唐永安節度使陳誨敗福州兵於南臺江，（今福州南九里有釣龍臺山，臨江，南臺江當即是此地。薛史地理志：福州福唐縣，晉天福初改爲南臺縣，南臺以江名縣也，後復舊。）俘斬千餘級。唐主更命永安曰忠義軍。（晉開運二年，唐克建州，置永安軍。更，工衡翻。）誨，德誠之父也。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自渦口至大梁七百四十里。）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長，知兩翻。）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彰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伺，相吏翻。）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駕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爲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將，卽亮翻；下同。）

秋，七月辛卯朔，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既兼總湖湘，乃矯前人之弊，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橫，戶孟翻；下驕橫同。馬氏自希範以來，始加賦於境內。）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去，羌呂翻。）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劉言、王逵舊將多驕橫，行逢壹以法治之，無所寬假，衆怨懟且懼。（懟，直類翻。）有大將與其黨十餘人謀作亂，行逢知之，大會諸將於座中，擒之，數曰：吾惡衣糲食，充實府庫，正爲汝曹，（數，所具翻。糲，盧達翻。爲，于僞翻。）何負而反！今日之會，與汝訣也。立撾殺之，座上股栗。行逢曰：諸君無罪，皆宜自安。樂飲而罷。（撾，側瓜翻。樂，音洛。）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詗諸州事，（詗，古永翻，又火正翻。）其之邵州者，無事可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逢曰：光委數聚飲，（數，所角翻。）欲謀我邪！卽召還殺之。親衛指揮使衡州刺史張文表恐獲罪，求歸治所，（求解兵柄，歸衡州也。）行逢許之。文表歲時饋獻甚厚，及謹事左右，由是得免。（其後行逢臨卒，謂其子保權曰：吾起隴畝爲團兵，同時十人皆誅死，惟衡州張文表獨存。是時王逵、張倣、何敬眞、朱全琇、潘叔嗣皆已死，唯■■■公安、宇文瓊、彭萬和與文表，史不言其它，此三人者必又相繼爲行逢所殺而文表獨免也。行逢死則文表有）

（敢夾）行逢妻鄧國夫人鄧氏（鄧，音五路翻。九國志作嚴氏），陋而剛決，善治生（治，直之翻），嘗諫行逢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逢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請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之，往也。墅，承與翻。復，扶又翻。府舍，謂朗州府舍也）。行逢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帥，讀曰率。輸，舂遇翻。下同）。行逢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撻時邪？行逢欲與之歸，不可（不肯歸府舍也）。曰：公誅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易，以豉翻）。行逢慚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之。行逢壻唐德求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農具而遣之。行逢少時嘗坐事黥，隸辰州銅阬（少，詩照翻。黥，其京翻。唐文宗之世，天下銅阬五十，辰州不在其數。辰州銅阬，蓋馬氏所置也）。或說行逢公面有文，恐爲朝廷使者所嗤（說，式芮翻。嗤，丑之翻），請以藥滅之。行逢曰：吾聞漢有黥布，不害爲英雄，吾何恥焉（黥布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自劉言、王逵以來，屢舉兵，將吏積功及所羈縻蠻夷檢校官至三公者以千數（羈縻蠻夷，謂溪峒諸蠻夷）。前天策府學士徐仲雅自馬希廣之廢，杜門不出（馬希廣廢事見二百八十九卷漢乾祐二年）。行逢慕之，署節度判官，仲雅曰：行逢昔趨事我，奈何爲之幕吏！辭疾不至。行逢迫脅固召之，面授文牒，終辭不取。行逢怒，放之邵州。既而召還，會行逢生日，諸道各遣使致賀，行逢有矜色，謂仲雅曰：自吾兼鎮三府（三府，武平、武安、靜江軍府也），四鄰亦畏我乎？仲雅曰：侍中境內（周行逢加侍中，故徐仲雅稱之），彌天太保，徧地司空，四鄰那得不畏！行逢復放之邵州（復，扶又翻），竟不能屈。有僧仁及，爲行逢所信任，軍府事皆預之，亦加檢校司空，娶數妻，出入導從如王公（從，才用翻）。

辛亥，宣懿皇后符氏殂。

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李平取蘄州。唐主以元爲舒州團練使，平爲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朱元、李平，皆李守貞所遣求救於唐者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初，唐人以茶鹽强民而徵其粟帛，謂之博徵（徵其所輸，博易也。言以茶鹽博易而徵其粟帛）。又興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勞，力到翻）。而將帥不之恤（帥，所類翻），專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操，七刀翻），積紙爲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敗，補邁翻）。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爲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紫金山在壽春南，或云即八公山），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并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牙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分，扶問翻。行，下孟翻）。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糗，去久翻，熬米麥爲之。糒，平祕翻，乾飯也）。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于濠州，遙爲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署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嗚呼！此年壽陽之陷，得非援兵不進之罪也）。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戊辰，端明殿學士王朴、司天少監王處訥撰顯德欽天曆，上之（初，王處訥私造明玄曆於家，因唐世所行崇玄曆而增損之也。帝以王朴通於曆數，乃詔朴撰定，以步日、步月、步星、步發斂爲四篇，合爲曆經，併著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曆一卷，以爲欽天曆）。詔自來歲行之。

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

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爲鐵綆千餘尺綆古杏翻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近其靳翻　九月丙午以端明殿學士左散騎常侍權知開封府事王朴爲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彥昇蜀人也　丙子上謂侍臣近朝徵斂穀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侍臣之下有曰字文意乃足近朝猶言近代也朝直遙翻下同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徵五代會要曰二稅起徵皆以月一日民間便之　山南東道節度使守太尉兼中書令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漢天福十二年安審琦鎮襄陽至是十年矣至是入朝除守太師遣還鎮既行上問宰相卿曹送之乎對曰送至城南審琦深感聖恩五代以來方鎮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今加官遣還鎮故感恩上曰近朝多不以誠信待諸侯諸侯雖有欲效忠節者其道無由王者但能毋失其信何患諸侯不歸心哉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于下蔡敗補邁翻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復扶又翻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帝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定國軍節度同州匡國軍也太祖登極避御名始改爲定國軍史亦因以後所改軍號書之太祖皇帝表渭州軍事判官趙普爲節度推官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李重進時在壽州城下張永德營下蔡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附俱爲將帥從千容翻下同李重進太祖之甥張永德太祖之壻故云然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之以蠟丸遺重進遺唯季翻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誘以久翻間古莧翻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飲於鴆翻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侍衛親軍分左右軍各有巡院以鞫獄囚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敕賜相公死以唐官稱之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索山客翻笏音忽晟可謂不負於所事矣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從才用翻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帝召華山隱士真源陳摶真源漢苦縣唐高宗乾封元年以老子所生之地改爲真源縣載初元年改爲仙源縣神龍元年復曰真源宋大中祥符七年改曰衛真縣九域志在亳州西六十里摶徒丸翻問以飛升黃白之術飛升者謂羽化而升仙黃白者謂煉丹砂爲白金爲黃金對曰陛下爲天子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戊申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治直之翻長知兩翻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後唐以來車駕行幸及出征則置大內都點檢之官後周選驍勇之士充殿前諸班始置殿前都點檢於都指揮使之上自宋太祖皇帝以殿前都點檢登大位是後不復除授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單音善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處昌呂翻考異曰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段處常今從晉陽見聞錄契丹不能爲之出兵爲于僞翻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忿懟數面責契丹主懟直類翻數所角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蜀陵榮州獠反宋白曰晉太元中益州刺史毛璩置西城

（皮姓漢武陽縣之東境周閔帝元年於此置陵州因陵井為名陵州古夜郎國漢屬犍為南安縣地隋壽於此置南安郡隋廢郡以其地屬貴州武德初割資州之大牢威遠二縣置榮州取境有榮德山為名榮音營）弓箭庫使趙季文討平之。（職官分紀曰唐有內弓箭庫使五代去內字）吳越王弘俶括境內民兵，勞擾頗多，判明州錢弘億手疏切諫，罷之。

四年春正月己丑朔，北漢大赦，改元天會。以翰林學士衛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內客省使段恆為樞密使。（省悉井翻）宰相屢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諸子皆幼，（上諸子宗訓是為恭帝次熙讓熙謹熙誨）且功臣之子皆未加恩，而獨先朕子，能自安乎。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前年十一月周兵始攻壽州）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甬余拱翻）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眾決戰，（帥讀曰率）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邑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校戶教翻）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復扶又翻使疏吏翻）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趣讀曰促）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上悅。庚午，詔有司更進祭器祭玉等，命國子博士聶崇義討論制度，為之圖。（祭器籩豆之屬也祭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也時禮官博士詔議祭器祭玉制度國子祭酒尹拙引崔靈恩三禮義宗云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十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又引江都集白虎通諸書所說云璧皆外圓內方又云黃琮所以禮地其長十寸以法地之數其琮外方內圓八角而有好國子博士聶崇義以為璧內外皆圓其徑九寸按阮氏鄭玄圖皆云九寸周禮玉人璧好有九寸之璧及引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郭璞注云好孔也肉邊也而不載尺寸之數崇義又引冬官玉人云璧好三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兩邊肉各三寸通好共九寸則其璧九寸明矣崇義又云黃琮八方以象地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共長八寸厚一寸按周禮圖及阮氏圖並無好又引冬官玉人云琮八角而無好崇義又云琮璜珪璧俱是祀天地之器而爾雅惟言璧環瑗三者有好其餘琮璜諸器並不言之則黃琮八角而無好明矣時太常卿田敏已下以崇義援引周禮正文為是乃從之更工衡翻聶尼輒翻）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侯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乙亥，帝發大梁。先是周與唐戰，（先悉薦翻）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帝每以為恨，返自壽春，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縱子容翻）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泝潁入淮。（丁度曰閔河本曰琵琶溝今名蔡河潁河也泝蘇故翻杜佑曰後魏蔡河下今按蔡河自東京戴樓門入京城出宣化水門東南下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潁河自嵩山發源由潁昌至鹿邑界與蔡河口合流經順昌府潁上縣至西正陽入淮河）唐人見之大驚。乙酉，帝至下蔡。三月己丑夜，帝度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擐音宦）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斷音短）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朱元恃其復舒和之功也）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

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垍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垍，其冀翻。說，式芮翻。爲，于僞翻。）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泝流東潰，遣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五代會要：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曰龍捷，步軍曰虎捷，左右軍。晁，直遙翻。）將水軍數千泝淮而下。壬辰旦，帝軍于趙步。（趙步，在淮河北岸水濱泊舟之地。人坎岸爲道以上下，謂之步。趙步，以趙氏居其地而得名。今自壽春花靨鎮泝淮東下百餘里，得趙步鎮。又東逕梁城鎮，北齊梁控扼之地也。淮水中有梁城鎮，又東二十五里至洛河口。）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泝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荊山在濠州鍾離縣西八十三里，卽梁武帝築堰之地。今懷遠軍正治荊山。）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鎮淮軍，時置於渦口。）癸酉，從官始至。（從，才用翻。）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歎息。（吭，苦郎翻。）甲午，發近縣丁夫城鎮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陳德誠，誨之子也。還，從宣翻，又如字。）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督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爲沮衆，流撫州。（沮，在呂翻。）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

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爲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行。甲辰，帝耀兵于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崇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舁，音余，又羊茹翻。）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勞，力到翻。賚，來代翻。）復令入城養疾。（復，扶又翻。考異曰：實錄：時仁贍臥疾已亟，遂歸款。然納款而城中諸軍萬計皆屏息以聽其命。又曰：仁贍輕財重士，法令嚴肅，故能以一城之衆，連年拒守，逮其來降，而其下無敢竊議者，斯亦一時之名將也。歐陽史：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嗟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爲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世宗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爲懷州刺史。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又曰：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錄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爲也。當世宗時，王環爲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爲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今從之。）庚戌，徙壽州治下蔡。（壽州，宋升爲壽春府，至今治下蔡縣，而壽春故縣自爲縣，在淮水之南，西北距下蔡二十五里。高宗南渡，復於壽州舊治壽春縣建安豐軍以爲控扼之地。蓋地險所在，通古今不能易也。宋白曰：下蔡，古之蔡國，吳之州來，左傳蔡成公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是也。爲下蔡縣，梁於硤石山築城以拒魏，卽今縣城也。）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讎爲其殺傷者，毋得讎訟。舊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爲多。是日卒，追賜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爲忠正軍，（楊氏以壽州置忠正軍，後改清淮軍，今復爲忠正軍，以旌劉仁贍之節。按薛史：唐明宗天成二年，詔昇壽州爲忠正軍；長興二年閏五月己丑，升廬州爲昭順軍；八月癸酉，升壽州爲昭信軍。宋白續通典曰：壽州，後唐天成元年，升爲順化軍節度。今並存之，以俟博考。）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爲忠正節度使、同平章

事。前許州司馬韓倫，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令坤之父也，令坤領鎭安節度使，倫居于陳州（陳州，鎭安軍治所），干預政事，貪汚不法，爲公私患，爲人所訟，令坤屢爲之泣請（屢，力住翻；爲，于僞翻）。癸丑，詔免倫死，流沙門島（登州蓬萊縣有沙門島，置沙門寨）。倫後得赦還，居洛陽，與光祿卿致仕柴守禮及當時將相王溥、王晏、王彥超之父游處，恃勢恣橫，洛陽人畏之，謂之十阿父（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橫，戶孟翻；阿，烏葛翻）。帝既爲太祖嗣，人無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優其俸給，未嘗至大梁。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詰，去吉翻），帝知而不問。

詔開壽州倉振飢民。丙辰，帝北還（還，從宣翻）。夏四月己巳，至大梁。詔修永福殿，命宦官孫延希董其役。丁丑，帝至其所，見役徒有削柹爲匕，瓦中噉飯者（柹，方廢翻，木札也。匕，卑履翻。噉，徒濫翻），大怒，斬延希於市。帝之克秦鳳也（事見上卷二年），以蜀兵數千人爲懷恩軍。乙亥，遣懷恩指揮使蕭知遠等將士八百餘人西還（既以之不中國感德，又欲使之言己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

壬午，李穀扶疾入見（見，賢遍翻），帝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御坐，徂臥翻）。穀懇辭祿位，不許。甲申，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河自都城歷曹、濟及鄆，其廣五丈，舊名五丈河。宋開寶六年，詔改名廣濟河。薛史曰：發五丈河，東流於定陶入于濟，以通齊魯運漕），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詔以律令文古難知，格敕煩雜不壹，命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杜佑通典曰：知雜事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謂之南床。百官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湜，丞眞翻）訓釋詳定，爲刑統（刑統一書，終宋之世行之）。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于定遠（斷，音短。敗，補邁翻），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上淮，謂淮水之上游也）。

蜀人多言左右衛聖馬步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廷珪爲將敗覆（敗覆，謂敗軍而秦鳳、階成四州之地覆沒），不應復典兵（應，於陵翻。不應，猶言不當也。復，扶又翻），廷珪亦自請罷去。六月乙丑，蜀主加廷珪檢校太尉，罷軍職。李太后以典兵者多非其人，謂蜀主曰：吾昔見莊宗跨河與梁戰，及先帝在太原，平二蜀，諸將非有大功，無得典兵，故士卒畏服（李太后，本唐莊宗後宮，莊宗以賜蜀高祖，故能言二主時事）。今王昭遠出於廝養（王昭遠，成都人，年十三，事東郭禪師智諲爲童子。蜀高祖嘗飯僧於府，昭遠執巾履隨智諲以入，高祖愛其慧黠，時後主方就學，令昭遠給事左右，由是見親狎。廝，音斯。養，余亮翻），伊審徵、韓保貞、趙崇韜皆膏粱乳臭子（按路振九國志，趙崇韜者，廷隱之子），素不習兵，徒以舊恩寘於人上，平時誰敢言者。一旦疆埸有事，安能禦大敵乎！以吾觀之，惟高彥儔太原舊人，終不負汝，自餘無足任者。蜀主不能從（及孟氏之亡，惟高彥儔一人能以死殉國。孟蜀主之死，其母亦不食而卒。婦人志節如此，丈夫多有愧焉者）。

丁丑，以前華州刺史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常朝服侍立（朝，直遙翻），客坐不安席，祚曰：豚犬不足爲起（豚與豘同；爲，于僞翻）。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定遠，縣名，屬濠州，唐置守衙。定遠之敗見上五月；壽春城南之敗見去年六月），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爲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爲右衛大將軍。

北漢主初立七廟（北漢主自以承高祖、隱帝之後，與僭竊者不同，然地狹國貧，且困於兵，今始能立七廟，以儗天子之制）。

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穀臥疾二年，凡九表辭位。八月乙亥，罷守本官，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以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王朴檢校太保，充樞密使。

懷恩軍至成都（是年四月遣懷恩軍西還，今方至成都），蜀主遣梓州別駕胡立等八十人東還（胡立爲蜀所獲，見上卷二年。還，從宣翻），且致書爲謝。

請通好(好呼到翻)癸未立等至大梁帝以蜀主抗禮不之答蜀主聞之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　九月中書舍人竇儼上疏請令有司討論古今禮儀作大周通禮考正鍾律作大周正樂又以爲爲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爲輔弼卽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爲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爲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卽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卽日宰相謂見在相位者南宮謂尚書省也三品謂六部尚書也兩省謂中書門下省也給舍謂給事中中書舍人也)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庸用也)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朞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堪謂勝其任稱謂稱其職也稱尺證翻下不稱同)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又班行之中(行戶剛翻)有員無職者太半(如諸衛將軍東宮官屬內諸使之類)乞量其才器(量音良)授以外任試之於事還以舊官登敘考其治狀(治直吏翻)能者進之否者黜之又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貲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言或親戚相與爲盜其中有能自首者則赦之其徒侶則論其罪也首式又翻)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村(將卽亮翻下同累力瑞翻)一戶被盜罪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充斥獨清皆言盜也)請令它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又累朝已來屢下詔書聽民多種廣耕上輸舊稅(朝直遙翻輸舂遇翻)及其既種則有司履畝而增之故民皆疑懼而田不加闢夫爲政之先莫如敦信信苟著矣則田無不廣田廣則穀多穀多則藏之民猶藏之官也又言陛下南征江淮一舉而得八州(八州謂光黄舒蘄和揚滁泰皆取之)再駕而平壽春(事見上三月)威靈所加前無彊敵今以衆擊寡以治伐亂勢無不克(治直吏翻)但行之貴速則彼民免俘馘之災此民息轉輸之困矣帝覽而善之儼儀之弟也　冬十月戊午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等科(此所謂制舉也時詔曰天下諸色人中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黄衣草澤並許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取文理俱優人物爽秀方得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癸亥北漢麟州刺史楊重訓舉城降(太祖廣順二年楊重訓以麟州歸款中間必又附北漢也)以爲麟州防禦使　己巳以王朴爲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點檢　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環音宦)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帥讀曰率下同)

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　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舡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艘蘇遭翻下同)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爲唐所種族(種章勇翻)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　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渙水逕宿亳之間東南至巉石山西而南入淮)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

唐兵於洞口，（今濠州東九十里有浮山，山下有穴名浮山洞，夏潦不能及，而冬不加高，故人疑其山為浮。洞口，蓋意即浮山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月城者，臨水築城，兩頭抱水，形如却月。）帝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北漢主自即位以來，（顯德元年冬十一月，北漢主即位。）方安集境內，未遑外略。是月，契丹遣其大同節度使侍中崔勳將兵來會北漢，欲同入寇。北漢主遣其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忠武軍，許州，屬周，李存瓌遙領耳。瓌，從宣翻，又如字。）北漢主知契丹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絕，贈送勳甚厚。（猶欲倚之以為聲援。）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蕘，如招翻。）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詗，古永翻，又翻正翻。清口，即清河口也。）戊午，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時淮瀆久無行人，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淖，奴教翻。塹，七豔翻。）士卒乘勝氣，芟涉爭進，皆忘其勞。（芟，蒲撥翻。草行為芟，水行為涉。）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聞，音問。）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九域志：泗州西至濠州一百七十五里，東北至楚州二百二十里。）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保義軍，陝州，屬周，陳承昭遙領耳。）所獲戰船燒沈之餘，（沈，持林翻。）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鄒草降表。延鄒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鄒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為，于偽翻。史言李延鄒忠壯。）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賞李延鄒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于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見，賢遍翻。）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事見上五月。）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璟，居永翻。）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九域志：高郵東南至揚州一百里。趨，七喻翻。）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渡江。（九域志：揚州南至江四十五里。）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癃病十餘人而已。（癃，良中翻，疲病也。）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南漢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膺卒。南漢主聞唐屢敗，憂形於色，遣使入貢于周，為湖南所閉。（閉，塞也；塞其道，不得通也。）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暇慮後世哉！（此所謂坐而待亡者也。又古語云：民主偷必死。南漢主將死之徵也。艦，戶黯翻。）

唐使者陳處堯在契丹，白契丹主請南遊太原，北漢主厚禮之，留數日北還，竟卒於契丹。（去年唐主遣陳處堯如契丹乞師。）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周紀五（起著雍敦牂，盡屠維協洽，凡二年。）

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

顯德五年春正月乙酉，廢匡國軍。（唐末以同州置匡國軍。）唐改元中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楊州軍府事。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北神鎮在楚州城北五里。）欲鑿楚州西北鸛水以通其道，（今楚州城西老鸛河是也。吳王夫差溝通江淮，後人於此立堰者，以淮水低，溝水高，防其洩也；舟行度堰入淮，今謂爲平水堰。鸛，古玩翻；下同。）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行，下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于江，（艘，蘇遭翻。）唐人大驚，以爲神。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唐於海陵之東境置靜海都鎮制置院，西至海陵二百七十五里。宋白曰：靜海軍本楊州很山鎮地，南唐於很山北立靜海制置院，周得之，建靜海軍，尋升爲通州。）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自靜海軍東南至江口，於很山之西渡江，登陸抵福山鎮，則蘇州常熟縣界，吳越之境也。先，悉薦翻。語，牛倨翻。比，必利翻。）已而果然。

甲辰，蜀右補闕章九齡見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姦佞在朝；（朝，直遙翻。）蜀主問姦佞爲誰，指李昊、王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爲毀斥大臣，貶維州錄事參軍。（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卒之亡蜀者，昊、昭遠也。）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帥，讀曰率。）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鬭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唐失淮南，死於城郭封疆者，僅有人焉。）

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璘，離珍翻。）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于鄂州。

庚戌，蜀置永寧軍於果州，以通州隸之。

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贇，於倫翻。）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楊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爲小城以治之。（今揚州大城是也。揚州古城，西據蜀岡，北包雷陂。治，直之翻。）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丙子，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奏敗北漢兵於隰州城下。（敗，補邁翻。）時隰州刺史孫議暴卒，廷璋謂都監閑廄使李謙溥曰：「今大駕南征，澤州無守將，（澤州當作隰州。）河東必生心，若奏請待報，則孤城危矣。」即牒謙溥權隰州事。謙溥至，則修守備。未幾，北漢兵果至。（幾，居豈翻。）諸將請速救之，廷璋曰：「隰州城堅將良，未易克也。」（將，即亮翻。易，以豉翻。）北漢攻城久不下，廷璋度其疲困無備，（度，徒洛翻。）潛與謙溥約，各募死士百餘，夜襲其營，（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楊廷璋蓋潛軍而至，與隰州約表裏相應也。）北漢兵驚潰，斬首千餘級，北漢兵遂解去。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丁亥，唐大赦，改元交泰。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弘冀，唐主之嫡長子。軍功，謂用柴克宏敗吳越兵以解常州之圍也。事見上卷三年。長，知兩翻。）宜爲嗣，謹奏上太弟寶冊。（上，時掌翻。）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

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吳越之兵雖於常州敗退蓋猶遙應中國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弘冀爲人猜忌嚴刻景遂左右有未出東宮者立斥逐之爲弘冀毒殺景遂張本其弟安定公從嘉畏之不敢預事專以經籍自娛從嘉是爲後主煜辛卯上如迎鑾鎮迎鑾鎮本唐之白沙也吳主楊溥自白沙閱舟師徐溫自金陵來見因以白沙爲迎鑾鎮白沙之地本屬江都唐分江都置永貞縣吳爲迎鑾鎮宋爲真州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杭路東沛洲在泰州東南大江中元是海壖沙島之地宋白曰東沛洲在通州東南通州海門縣界沛音布州當作洲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末楊行密自廬州起既建國爲重鎮周師度淮舒蘄黃先皆款附獨廬未下蓄宿兵多周師不敢輕犯也趣七喻翻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考異曰十國紀年遣樞密使陳覺奉表實錄載其表云今遣左諫議大夫兵部侍郎臣陳覺既驟貴蓋當時所假之官耳今從之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蘄渠希翻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指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復扶又翻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周既克靜海軍置通州通州南岸蘇州常熟縣福山鎮之地卽東晉之南沙也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光壽廬舒蘄黃滁和濠泗楚揚泰通十四州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

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蘄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謂周所遣進攻廬蘄黃之軍也近外謂近郊之外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將卽亮翻校戶教翻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凡唐舟艦在北岸者皆許令引就南岸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吳越軍臨南沙荊南軍至鄂州各犒之使罷歸犒苦到翻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己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銀兩絹匹錢貫茶斤穀石各以萬計其數共爲百萬己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泝江巡警庚戌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創其僭諡存其故鎮昇府卽金陵金陵唐之昇州故曰昇府其江南羣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長知兩翻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遼代己來上壽言奉酒上壽非聖節也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上時掌翻是月浚汴口導河流達于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此卽唐時運路也自江淮割據運漕不通水路湮塞今復浚之夏四月乙卯帝自揚州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新作太廟成庚申神主入廟太祖廣順三年作太廟於大梁至是始成五代會要太祖廣順元年七月追尊高祖璟爲睿和皇帝廟號信祖曾祖諶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祖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考簡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辛酉夜錢唐城南火延及內城官府廬舍幾盡幾居依翻壬戌旦火將及鎭國倉吳越王弘俶久疾自强出救火火止謂左右曰吾疾因災而愈衆心稍安 帝之南征也契丹乘虛入寇壬申帝至大梁命張永德將兵備禦北邊 五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勞力到翻 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徙安審琦爲平盧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郭崇攻契丹東城，拔之。（東城，漢勃海郡之東州縣也，隋改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爲鎮，屬河間。）以報其入寇也。唐主避周諱，更名景，（避周信祖諱也。更，工衡翻。）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去，羌呂翻。考異曰：世宗實錄、薛史顯德二年乙卯十一月伐淮南，唐之保大十三年也；三年正月、四年二月、十月三幸淮南，五年戊午三月江北平，唐之交泰元年也。而江南錄以保大十五年事合十四年，十五年丁巳改交泰，五月去帝號，明年乃顯德五年，又明年己卯建隆元年，中間實少顯德六年，江南錄最爲差誤。其記李昇復姓亦先一年，它事微此不可考據，故世宗取淮南年月事以實錄及薛史爲據。）仍告于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爲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爲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嘗笑烈祖戢兵爲齷齪，（說，式芮翻。戢，則立翻。齷，乙角翻。齪，測角翻。）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爲之輟食咨嗟者旬日，（謂晉高祖天福五年李承裕安州之敗也。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喪，息浪翻。爲，于僞翻。）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爲己任，更相唱和。（樂，音洛。更，工衡翻。和，戶臥翻。）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誕，徒旱翻。）唐主不聽。夢錫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爲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爲小朝邪！衆默然。（朝，直遙翻。）自唐主內附，帝止因其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于唐，（二人者，本唐臣。）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曆。（犒，苦到翻。是年正月，始行王朴所上欽天曆。）劉承遇之還自金陵也，（見上三月。還，從宜翻，又如字。）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海濱廣斥，可以煮鹽。鹵田，今謂之鹽地。鹵，郎古翻。鹻，古斬翻。）願得海陵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言難使周之官吏與唐之官吏雜居也。）當別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六月壬子，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石會關，拔其六寨。乙卯，晉州奏都監李謙溥擊北漢，破孝義。（孝義，漢中陽縣地，後魏曰永安，唐貞觀元年改曰孝義，屬汾州，在州東南。宋熙寧五年省孝義爲鎮，屬介休縣。宋白曰：孝義縣本漢茲氏縣地，曹魏於中陽縣故地今理永嘉後省入隰城，後魏又分隰城於今縣東二十里置永安縣，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洛州縣同，改爲孝義，因縣人鄭興有行義爲名。）高保融遣使勸蜀主稱藩于周，蜀主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于周而不答。（見上卷上年。）秋七月丙戌，初行大周刑統。帝欲均田租，丁亥，以元稹均田圖徧賜諸道。（時詔曰：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僞，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冊，可得披尋，因令製素成圖，直書其事。稹，止忍翻。）閏月，唐清源節度使兼中書令留從效（唐置清源軍於泉州。）遣牙將蔡仲贇衣商人服，以絹表置革帶中，間道來稱藩。（贇，於倫翻。衣，於旣翻。間，古莧翻。）唐江西元帥晉王景遂之赴洪州也，（見上三月。）以時方用兵，啟求大臣以自副，唐主以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李徵古爲鎮南節度副使。徵古傲很專恣，景遂雖寬厚，久而不能堪，常欲斬徵古，自拘於有司，左右諫而止，景遂忽忽不樂。（樂，音洛。）太子弘冀在東宮，多不法，唐主怒，嘗以毬杖擊之，曰：吾當復召景遂。（復，扶又翻。）昭慶宮使袁從範從景遂爲洪州都押牙，或譖從範之子於景遂，景遂欲殺之。從範由是怨望。弘冀聞之，密遣從範毒之。八月庚辰，景遂擊毬渴甚，從範進漿，景遂飲之而卒。（卒，子恤翻。）未殯，體已潰。唐主不之知，贈皇太弟，謚曰文成。辛巳，南漢中宗殂，（年三十九。）長子繼興卽帝位，更名鋹，（長，知兩翻。更，工衡翻。鋹，丑兩翻。）改元大寶。鋹年十六，國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獵，有南薰、大則、昌華、甘泉、玩華、秀華、玉清、太微諸宮，皆置宮使領之。）及女侍中盧瓊仙

等臺省官備位而已 甲申唐始置進奏院于大梁
臣屬故也 壬辰命西上閤門使靈壽曹彬使于吳越賜
吳越王弘俶騎軍鋼甲二百鋼古郎翻堅鐵也步軍甲五千及
他兵器彬事畢亟返不受饋遺遺唯季翻下以遺同吳越人以輕
舟追與之至於數四彬曰吾終不受是竊名也盡籍
其數歸而獻之帝曰曏之奉使乞匄無厭厭於鹽翻使四
方輕朝命朝直遙翻卿能如是甚善然彼以遺卿卿自取
之彬始拜受悉以散於親識家無留者 辛丑馮延
魯鍾謨來自唐唐主手表謝恩手表者手書之其略曰天地
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
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
鍾謨上奏乞令早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
位太子復扶又翻下復還同九月丁巳以延魯為刑部侍郎謨為
給事中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來賀
天清節帝生於九月二十四日以為天清節 帝謀伐蜀冬十月己卯以
戶部侍郎高防為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
李玉為判官 甲午帝歸馮延魯及左監門衛上將
軍許文稹右千牛衛上將軍邊鎬衛尉卿周廷構于
唐馮延魯被擒見二百九十二卷二年許文稹邊鎬被擒見上卷上年周廷構降亦見是年 唐主以文稹等
皆敗軍之俘棄不復用復扶又翻 高保融再遺蜀主書
勸稱臣於周先遺書見上六月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
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
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
兵正為今日為于偽翻臣等請以死衛社稷丁酉蜀主命
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詔左散騎常侍須城艾穎等
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須城縣帶鄆州即唐之須昌縣後唐避獻祖廟諱改

曰須城艾姓也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龐儉母艾氏行下孟翻 庚子詔諸州併鄉村率
以百戶為團團置耆長三人耆老也每團以老者三人為之長長知兩翻 帝留
心農事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 命武勝節度
使宋延渥以水軍巡江 高保融奏聞王師將伐蜀
請以水軍趣三峽趣七喻翻詔褒之 十一月庚戌敕竇
儼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去年竇儼請定禮樂事見上卷 辛亥南
漢葬文武光明孝皇帝于昭陵廟號中宗 乙丑唐
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 李玉至長安
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可襲取也歸安鎮當
在蜀金州界 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索兵二百彥
超以為歸安道阻隘難取索山客翻隘烏懈翻玉曰吾自奉密旨彥
超不得已與之玉將以往將即亮翻十二月蜀歸安鎮
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玉其眾皆沒 乙酉蜀主
以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為北面招討使丙
戌以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孟
貽業為昭武文州都招討使昭武軍利州自利州以至文州委以控扼江油劍閣之險
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為東面招討使山南
西道節度使韓保貞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
屯要害以備周 丙戌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並勒
歸州縣唐初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其後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此所謂課戶也唐又稅畝一歲稅以高戶主之月收息給俸此所謂俸戶也
官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
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朝直遙翻躁進之士
爭附之推獎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
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
與齊丘景達自濠州遁歸事見上卷上年國人忷懼忷許拱翻唐主

嘗數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治直之翻）涕泣何爲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邪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禳如羊翻難乃旦翻）吾欲釋去萬機棲心冲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愠於運翻）卽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洪州豫章郡）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爲之副（事見上）覺自周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怨齊丘（李德明死見上卷三年）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遽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爲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見上三月）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爲于僞翻）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覆審覆其言之虛實於周也）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言嚴續果能爲其主畫謀以拒周乃忠臣也）朕爲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還從宣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復扶又翻）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宋齊丘隱九華山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二年吳睿皇之太和三年也）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于周

丙午蜀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太師中書令陳王安審琦僕夫安友進與其嬖妾通（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妾恐事泄與友進謀殺審琦友進不可妾曰不然我當反告汝友進懼而從之

六年春正月癸丑審琦醉熟寢妾取審琦所枕劍（枕職任翻）授友進而殺之仍盡殺侍婢在帳下者以滅口後數日其子守忠始知之執友進等冎之（冎古瓦翻）

初有司將立正仗宿設樂縣於殿庭（前一夕設之謂之宿設縣讀曰懸下同）帝觀之見鍾磬有設而不擊者問樂工皆不能對乃命竇儼討論古今考正雅樂王朴素曉音律帝以樂事詢之朴上疏以爲禮以檢形樂以治心（治直之翻）形順於外心和於內然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以禮樂修於上萬國化於下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孝經所載孔子之言治直吏翻）用此道也夫樂生於人心而聲成於物物聲既成復能感人之心（復扶又翻）昔黃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三分其一而損益之上生下生而十二律備矣）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十二均八十四調而大備遭秦滅學歷代治樂者罕能用之（朴之言曰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大予丞鮑鄴興之亦人亡而音息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見一百九十二卷貞觀元年調徒釣翻下同）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時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大鍾謂之鎛小鍾謂之編十六枚同在一虡鎛音博編卑連翻）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

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為黃鐘之宮其存者九曲考之三曲協律六曲參涉諸調蓋樂之廢缺無甚於今陛下武功既著垂意禮樂以臣嘗學律呂宣示古今樂錄命臣討論臣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為黃鐘之管匏蒲交翻論盧昆翻秬音巨黑黍也長直亮翻與今黃鐘之聲相應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有三弦其長九尺律準蓋梁武帝之遺法而梁武帝又本之京房皆應黃鐘之聲以次設柱為十一律及黃鐘清聲旋用七律以為一均為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徵陟里翻發其均主之聲歸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朴之言曰奉詔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為黃鐘之管與見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以為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弦宣聲長九尺張弦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弦六尺設柱為林鐘第三弦八尺設柱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設柱為南呂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為應鐘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設柱為蕤賓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設柱為大呂第九弦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為夷則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為夾鐘第十一弦五尺一分設柱為無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為中呂第十三弦四尺五寸設柱為黃鐘清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為均之主者惟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歌奏之曲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獨見通鑑撮其要今備載之此法久絕出臣獨見乞集百官校其得失詔從之百官皆以為然乃行之時兵部尚書張昭等議曰昔帝鴻氏之作樂也候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鳧氏鑄金伶倫截竹為律呂相生之算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風從律而不奸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月律有旋宮之法備於太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陵夷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得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為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析為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律準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律法寂寥不聞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敘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羣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為宮復為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常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羣臣集議博士何妥駮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惟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樂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萬寶常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絲管並施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離咸秦蕩覆崇牙樹羽之器掃地無餘戛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常奏人工則音息世亂則樂崩若不得知禮樂之情安能制作之本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採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通音考鄭譯萬寶常之七均校孝孫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鐘虡足洽簫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常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常行廣順中太常卿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樂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與新法曲調聲韻不叶請下太常寺檢詳校試若或乖舛請本寺依新法聲調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從之

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歎曰吾昔獻謀幽讓皇帝族於泰州事見二百八十一卷晉天福二年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考異曰江表志齊丘至青陽絕食數日家人亦菜色中使云令公捐館方始供食家人以絮塞口而卒今從江南錄紀年諡曰醜繆繆靡幼翻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數所角翻不去此屬去羌呂翻國必危亡與馮延己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通鑑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己之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及齊丘死唐主曰常夢錫平生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夢錫左僕射

二月丙子朔命王朴如河陰按行河隄行下孟翻立斗門於汴口壬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延當作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單音善浚汴水甲申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于蔡水魏收地形志曰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九域志曰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朝會要曰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顯德元年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始改閔河為惠民河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

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丁亥開封府奏田稅舊一十萬二千餘頃今按行得羨苗四萬二千餘頃敕減三萬八千頃諸州行苗使還所奏羨苗減之做此 行下孟翻羨弋戰翻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淮南饑 大兵之後必有凶年 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 爲于僞翻 安在責其必償也庚申樞密使王朴卒上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朴性剛而銳敏智略過人上以是惜之 甲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 九域志大梁至滄州一千二百里 命義武節度使孫行友扞西山路 扞定州西山路以防北漢救契丹也 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 廷當作延 權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丁卯命侍衛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 時置乾寧軍於滄州永安縣九域志在滄州西一百里宋白曰乾寧軍本古盧臺軍地治直之翻 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 游口者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漲溢而洩游水也瀛莫相去一百一十里 辛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 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自滄州西行九十八里至契丹瀛州界正北行五百七十五里直抵幽州 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 過音戈 民間皆不之知壬辰上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 契丹蓋置寧州於乾寧軍 乙未大治水軍 治直之翻 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丁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 九域志獨流口在乾寧軍北一百二十里金人疆域圖涿州管下固安縣有獨流村 泝流而西辛丑至益津關 益津關在莫州文安縣九域志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里宋白曰益津關本幽州會昌縣唐天寶中改永清縣 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 隘烏懈翻勝音升 乃捨之壬寅上登陸而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 五百人爲旅從才用翻 胡騎連羣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

太祖皇帝先至瓦橋關 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白曰瓦子濟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 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 斌音彬 上入瓦橋關內斌平州人也甲辰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彥暉薊州人也 薊音計 於是關南悉平 瓦橋關以南 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 離力智翻甲戌至丙午四十二日除宴日不數 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據固安 固安漢縣名唐屬涿州今治所乃漢方城縣地餓奴頰翻固安縣西北至燕京一百二十里宋白曰隋開皇九年自今易州淶水縣移固安縣於漢方城縣地取漢故安縣爲名其漢故安縣故城自在易州易縣東南七百步趣讀曰促 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日上不豫而止契丹主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詣晉陽命北漢主發兵撓周邊 撓奴巧翻又火高翻 聞上南歸乃罷兵戊申孫行友奏拔易州擒契丹刺史李在欽獻之斬於軍市 軍中有市縣軍人各以土物自相貿易 己酉以瓦橋關爲雄州 九域志雄州治歸義容城二縣金人疆域圖雄州西北至燕京三百二十里 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 宋白曰容城漢縣唐武德中改爲會縣天寶中改容城縣歸義縣本涿州屬邑今移於瓦橋而涿州之歸義自治漢易縣故城屬契丹界歸義縣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爲歸信縣 以益津關爲霸州 金人疆域圖霸州至燕京三百五十五里 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 九域志大城縣在益津關東南一百五里五代之時所置也宋白曰文安漢舊縣晉置章武國在古文安城隋大業征遼經河口當三河合流處置豐利縣唐貞觀二年以豐利文安二縣相逼移文安縣就豐利城周世宗置霸州治焉大城本漢東平舒縣晉屬章武郡北齊廢郡爲平舒

縣五季改大城縣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帝置濱州領渤海招安二縣九域志在滄州東南二百七十五里濱棣二州瀕海無軍行供億之擾故發其丁夫築城按薛史濱州本渤海國軍周顯德二年升為州棣州之物海蒲臺商河縣爲棣州樂安郡秦壽春地宋為樂陵郡隋開皇十年於郡置厭次縣十七年又於陽信縣置棣州貞觀十七年自陽信移理厭次庚戌，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辛亥，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為霸州都部署，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為雄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壬子，上自雄州南還。九域志雄州至大梁一千二百里還從宣翻又如字己巳，李重進奏敗北漢兵於百井，敗補邁翻斬首二千餘級。甲戌，帝至大梁。　六月乙亥朔，昭義節度使李筠奏擊北漢，拔遼州，獲其刺史張丕。　丙子，鄭州奏河決原武，原武縣屬鄭州九域志在州北六十里命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發近縣二萬餘夫塞之。塞悉則翻　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中朝謂中國也從效以唐國勢削弱不欲復臣事之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晉開運二年留從効以泉州附唐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與唐比肩事周是抗衡也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乃猶汝也諒信也　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治直之翻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復扶又翻爾猶言如此也上曰：「不然。曏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于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語牛倨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治直之翻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見二百七十二卷唐莊宗同光元年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比毗至翻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見二百七十六卷唐明宗天成四年卒子恤翻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賈音古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彊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事並見梁均王及唐莊宗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見二百九十二卷顯德二年劉仁贍以堅守蒙褒，見上卷四年嚴續以盡忠獲存，見上正月蜀兵以反覆就誅，見上卷三年馮道以失節被棄，見二百九十一卷二年被皮義翻張美以私恩見疏，見二百九十二卷二年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為于僞翻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洪範之言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之言世宗近之矣。近其靳翻　辛巳，建雄節度使楊廷璋奏擊北漢，降堡寨一十三。　癸未，立皇后符氏，宣懿皇后之女弟也。宣懿符后見上卷三年　立皇子宗訓為梁王，領左衛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衛上將軍。宗讓後更名熙讓以恭帝即位避宗訓諱也　上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魏仁浦以吏屢仕至樞密使上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盡由科第邪！」己丑，加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上性嚴急，近職有

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與，弋呂翻。忤，五故翻。）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爲忝。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延祚爲左驍衞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衞親軍都虞候韓通鎭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衞親軍副都指揮使。以

太祖皇帝兼殿前都點檢。上嘗問大臣可爲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上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卿首薦之，何也？」對曰：「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行，下孟翻。）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見二百八十八卷漢隱帝乾祐元年。）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上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詼諧，不修邊幅，與弟澣俱以文學著名，雖甚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上以是薄之。（喜，許記翻。謔，迄却翻。浪，力葬翻。韓氏詩傳云：起也。）上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單父，縣，屬單州。單，音善。父，音甫。）以其嗜酒無檢而罷。癸巳，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上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質等出，相謂曰：「著終日遊醉鄉，豈堪爲相！愼勿泄此言。」是日，上殂。（年三十九。）上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見二百九十一卷元年。）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上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治，直吏翻。忘，巫放翻。）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illegible]翻。榷，古岳翻。好，呼到翻。）常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貶王峻，誅王殷，見二百九十一卷太祖廣順二年。分，扶問翻。）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寖寬。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焉。甲午，宣遺詔，命梁王宗訓卽皇帝位，生七年矣。（帝，世宗第四子也。當此之時，主少國疑，宿衞將士多歸心於太祖皇帝。明年正月，遂因出師翼戴，而天下爲宋，改元建隆。）

秋七月壬戌，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淮南節度使，副都指揮使韓通領天平節度使。

太祖皇帝領歸德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向拱爲西京留守。庚申，加拱兼侍中。拱卽向訓也，避恭帝名改焉。（帝後禪于宋，奉爲鄭王，后崩，諡曰恭帝。）丙寅，大赦。

唐主以金陵去周境纔隔一水，（時周境南至于江，金陵北至江二十二里耳。）洪州險固，居上游，（洪州據南江之要會，其地居金陵上游。）集羣臣議徙都之。羣臣多不欲徙，惟樞密副使給事中唐鎬勸之，乃命經營豫章爲都城之制。唐自淮上用兵及割江北，（顯德二年冬十一月，周師度淮；五年春三月，唐割江北。）臣事於周，歲時貢獻，府藏空竭，錢益少，物價騰貴。（藏，徂浪翻。少，詩沼翻。騰，躍也。）禮部侍郎鍾謨請鑄大錢，一當五十。中書舍人韓熙載請鑄鐵錢。唐主始皆不從，謨陳請不已，乃從之。是月，始鑄當十大錢，文曰永通泉貨；又鑄當二錢，文曰唐國通寶，與開元錢並行。（開元錢，唐武德初所鑄。）

八月戊子，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鎭者。」蜀主曰：「昊家多冗費，（冗，而隴翻。）以厚祿優之耳。」起，邛州人，性婞直，李

昊嘗語之曰：（卬，渠容翻。頊闋譁牛偃翻。譁，戶。）「以子之才，苟能慎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庚寅，立皇弟宗讓為曹王，更名熙讓；熙謹為紀王，熙誨為蘄王。（更宗為熙，避帝名也。歐史曰：本朝乾德二年十月，熙讓卒。熙謹、熙誨，不知所終。蓋諱之也。更，工衡翻。）九月丙午，唐太子弘冀卒。有司引浙西之功，（謂遣柴克宏敗吳越兵於常州也。）謚曰武宣。句容尉全椒張洎上言：（句容縣屬昇州。九域志：在州東九十里。全椒，漢縣，名；梁置北譙郡，尋改曰臨滁郡；隋改曰滁水縣，大業初復曰全椒；唐屬滁州。九域志：在州南五十里。句，如字。洎，其冀翻。）「太子之德主於孝敬，今謚以武功，非所以防微而慎德也。」乃更謚曰文獻。擢洎為上元尉。（唐都金陵，以上元為赤縣，句容為畿縣，自畿縣尉升赤縣尉為擢。）

唐禮部侍郎知尚書省事鍾謨數奉使入周，（數，所角翻。下數於同。）傳世宗命於唐主，世宗及唐主皆厚待之，恃此驕橫，（橫，下孟翻。）三省之事皆預焉。文獻太子總朝政，（朝，直遙翻。）謨求兼東宮官不得，乃薦其所善閻式為司議郎，掌百司關啓。李德明之死也，（見上卷三年。）唐鎬預其謀，謨聞鎬受賕，嘗面詰之，鎬甚懼。謨與天威都虞候張巒善，數於私第屏人語至夜分。（詰，去吉翻。屏，必郢翻，又卑正翻。）鎬譖諸唐主曰：「謨與巒氣類不同，而過相親狎，謨屢使上國，巒北人，恐其有異謀。」又言永通大錢民多盜鑄，犯法者眾。及文獻太子卒，唐主欲立其母弟鄭王從嘉，謨嘗與紀公從善同奉使于周，相厚善，言於唐主曰：「從嘉德輕志懦，又酷信釋氏，非人主才。從善果敢凝重，宜為嗣。」唐主由是怒。（居人父子之間而欲廢長立少，宜鍾謨之死也。）尋徙從嘉為吳王、尚書令、知政事，居東宮。冬十月，謨請令張巒以所部兵巡徼都城，（正與唐鎬所譖合，遂速罪。徼，古弔翻。）唐主乃下詔暴謨侵官之罪，貶國子司業，流饒州；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未幾，皆殺之。（幾，居豈翻。）廢永通錢。

十一月壬寅朔，葬睿武孝文皇帝于慶陵，（陵在鄭州管城縣。）廟號世宗。

南漢主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擢為尚書右丞、參政事，甚委任之。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南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南漢主將祀圓丘，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帥，讀曰率。）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南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邪！」玉清宮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薛用丕雜治之。（治，直之翻。）用丕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丕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分，扶問翻。）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鍾允章寃識抱不測之罪，正恐累及妻子，乃為是言，是自痛之也。長，知兩翻。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邪！」復白南漢主曰：（復，扶又翻。）「允章與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自是宦官益橫，（橫，戶孟翻。）李托，封州人也。辛亥，南漢主祀圓丘，大赦。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進士第一人謂之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下，戶嫁翻。）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宮者。由是宦者近二萬人。（近，其靳翻。）貴顯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謂士人為門外人，不得預事。卒以此亡國。（至宋開寶四年而南漢亡。卒，子恤翻。）

唐更命洪州曰南昌府，建南都。（更，工衡翻。）以武清節度使何敬洙為南都留守，（武清軍，衡州，屬湖南，何敬洙遙領耳。）以兵部尚書陳繼善為南昌尹。（將徙都豫章也。）

周人之攻秦鳳也，蜀中恟懼，（恟，許拱翻。）都官郎中徐及甫自負才略，仕不得志，

陰結黨與，謀奉前蜀高祖之孫少府少監王令儀爲主以作亂。前蜀主王建廟號高祖。會周兵退而止。至是，其黨有告者，收捕之，及甫自殺。十二月，甲午，賜令儀死。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竇儼使於唐，天雨雪，唐主欲受詔於廡下。雨，王遇翻。廡，文甫翻。儼曰：「使者奉詔而來，不敢失舊禮。若雪霑服，請俟他日。」唐主乃拜詔於庭。契丹主遣其舅使於唐，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客使殺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荆，姓也；燕有荆荆客荆軻，楚國本曰荆，此楚之前姿氏。更，工衡翻。久不返，視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與唐絕。罕儒，冀州人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九十四

資治通鑑凡二百九十四卷

周紀五
秦紀三
漢紀六十
魏紀十
晉紀四十
宋紀十六
齊紀十
梁紀二十二
陳紀十
隋紀八
唐紀八十一
後梁紀六
後唐紀八
後晉紀六
後漢紀四
後周紀五

臣光言先奉
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
聖旨賜名資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
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
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
衣之士讀之不偏況於
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長
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
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
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
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
敷文明之治思
歷覽古事用
恢張大猷爰
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
惟懼不稱
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
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
御府筆墨繒帛及
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
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
進御
先帝違弃羣臣
陛下紹膺
大統欽承
先志

寵以冠序
錫之嘉名每開
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
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
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
不任治劇乞就冗官
陛下俯從所欲曲賜
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
不責職業臣既無它事得以硏精極慮窮竭所有日
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采小說簡牘盈積浩
如煙海抉擿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
目年經國緯以備
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
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迨
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
無所逃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重念臣違離
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
嘗不在
陛下之左右顧以駑蹇無施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
酬
大恩庶竭涓塵少裨
海嶽臣今骸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
目前所爲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
陛下寬其妄作之誅
察其願忠之意以
清閒之宴時賜
省覽
監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
嘉善矜惡
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
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骨
九泉志願永畢矣謹奉表陳
進以
聞臣光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臣司馬光上表
元豐七年十一月
進呈
檢閱文字承事郎臣司馬康
同修奉議郎臣范祖禹
同修祕書丞臣劉恕
同修尚書屯田員外郎充集賢校理臣劉攽
編集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臣司馬光

獎諭詔書

敕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成事史學之廢久矣紀次無
法論議不明豈足以示懲勸明久遠哉卿博學多聞
貫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發揮緝綴成一家之
書褒貶去取有所據依省閱以還良深嘉歎今賜卿
銀絹對衣腰帶鞍轡馬具如別錄至可領也故茲獎

諭。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十五日

元豐八年九月十七日准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十月十四日奉

聖旨下杭州鏤板

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臣張耒

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臣晁補之

校對朝奉郎行祕書省正字上騎都尉臣宋匪躬

校對朝奉郎行祕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盛次仲

校定奉議郎充祕閣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張舜民

校定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充集賢校理武騎尉賜緋魚袋臣孔武仲

校定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武騎尉賜緋魚袋臣黃庭堅

校定宣德郎守右正言臣劉安世

校定奉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賜緋魚袋臣司馬康

校定修實錄檢討官承議郎祕書省著作郎兼侍講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上柱國汲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呂大防

通議大夫守尚書左丞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食實封柒佰戶臣李清臣

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二阡叁伯戶臣呂公著

紹興二年七月初一日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

庫下紹興府餘姚縣刊板紹興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畢工印造

進入

左迪功郎紹興府司法參軍主管本司文字兼造帳官臣邊智

右迪功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常任俠

右文林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强公徹

右修職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石公憲

右奉議郎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韓協

降授右朝奉郎前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事臣王然

校勘監視

嵊縣進士婁諤　進士茹贊廷

進士唐弈　進士婁時升

進士婁時敏　進士石衮

進士茹升　進士王悆

進士張綱

右迪功郎新虔州興國縣主簿唐自

餘姚縣進士葉汝士　進士杜邦彥

進士錢移哲　進士陸寔

進士顧大冶　進士呂克勤

進士張彥衡　進士朱國輔

進士杜紱　進士孫彬

右迪功郎紹興府餘姚縣主簿王絪

右從事郎紹興府嵊縣尉薛鎡

右修職郎紹興府嵊縣丞桂祐之

左迪功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晏肅

右承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馮榮叔

左宣教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丞晏敦臨

右承奉郎知紹興府嵊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范仲將

右宣義郎知紹興府餘姚縣主管勸農公事兼監石堰鹽場徐端禮

左奉議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

資治通鑑表畢

重刊元本資治通鑑後序

宋司馬温公資治通鑑一書爲史家絕作元天台胡身之音注宏通博洽其義例詳見自序中數百年來學者奉爲寶書久矣洪惟我
聖朝右文稽古 四庫所儲蒐羅大備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批通鑑綱目
高宗純皇帝御批通鑑輯覽
御製評鑑闡要諸書仰見
列聖筆削持衡昭垂袞鉞薄海人士固已敬譯而精研之恭逢
皇上幾餘典學復勅脩明鑑以續范祖禹唐鑑之書而史學於是乎益昌竊謂史家編年之有綱目其書法褒貶猶決事之有讞斷而通鑑則案牘之全也得全牘而讞斷之精義益明讀通鑑而綱目之是非乃備固非資涉獵矜記誦以侈多聞而已身之元本傳世日稀前明以來傳刻不下十餘種而展轉刊雕舊觀滋失識者病諸壬申之春予承乏江寧藩使適獲元初舊刻卷首有王磐一序謹案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所謂元時官刻本也於是鹺使阿公厚庵暨諸相知佐資鳩匠設局於孫伯淵觀察之家祠延文學顧君廣圻彭君兆蓀及族弟樞爲校勘翻雕之視元本無異加精美焉間有致疑不敢臆改擬別爲考證以質來茲承學之士由此書以博徵千三百六十二年治忽之迹因益以仰窺
睿裁予奪之公識千古勸懲之旨其裨益於人心學術者甚大夫豈詞章訓詁之書所可同年而議豐确哉予既賴諸君子相助之雅而幸古籍之得傳故樂書其緣起如此若夫温公當日作書之意與其持身行政之大蓋非淺譬略涉守陳言故紙所得而喻者讀其書知其人是在學者自得之矣

嘉慶二十一年四月上旬鄱陽胡克家書

通鑑目錄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江蘇書局刻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臣光聞古之為史者必先正其歷以統萬事故謂之春秋故崇文院檢討劉羲叟徧通前代歷法起漢元以來為長歷臣昔嘗得其書今用羲叟氣朔并閏及采七政之變著於史者置於上方又編年之書雜記衆國之事參差不齊今倣司馬遷年表年經而國緯之列於下方又敘事之體太簡則首尾不可得而詳太煩則義理汩沒而難知今撮新書精要之語散於其間以為目錄云

卷第一

	著雍攝提格 周曆以建子為正月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玄黓敦牂	昭陽協洽	閼逢涒灘 日食	旃蒙作噩	柔兆閹茂
周威烈王午	二十三 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二十四 王崩子驕立	周安王驕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秦簡公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簡公薨子惠公立	秦惠公元	二	三	四	五
晉烈公止	十七 [illegible]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韓景侯虔	六 初為侯	七	八	九 鄭圍我陽翟 景侯薨子烈侯取立	韓烈侯取元	二	三 聶政殺相俠累	四	五
魏文侯斯	二十二 初為侯 [illegible]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趙烈侯籍	六 初為侯	七	八	九 烈侯薨弟武侯立	趙武侯元	二	三	四	五
齊康公貸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楚聲王當	五	六 盜殺聲王國人立其子類	楚悼王類元	二	三	四 圍鄭	五	六	七
燕閔公	三十一 閔公薨子僖公立	燕僖公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宋悼公購由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悼公薨子田立	宋休公田元
魯穆公衍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衛慎公頹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鄭繻公駘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圍韓陽翟	二十四	二十五 楚圍我殺國相駟子陽	二十六	二十七 子陽之黨弒繻公立其弟乙	鄭康公乙元

強圉大淵獻	著雍困敦	屠維赤奮若	上章攝提格	重光單閼	玄黓執徐	昭陽大荒落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伐韓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廿六	廿七 烈公薨子頎立	晉孝公頎元	二	三	四	五
六 救魯取鄭負黍	七	八	九 秦伐我宜陽取六邑	十	十一	十二
卅一	卅二 伐鄭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文侯與齊田和會濁澤	卅七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一 伐魯取最	十二	十三	十四 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和田常之曾孫也	十五	十六 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王許之	十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六 齊伐我取最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廿二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二 負黍叛歸韓	三 魏伐我	四	五	六	七	八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柔兆涒灘	強圉作噩	著雍閹茂	屠維大淵獻 日食晝晦
十五	十六 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三 伐蜀取南鄭 惠公薨子出公立	秦出公元	二 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公及其母沈之淵旁	秦獻公元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烈侯薨子文侯立	韓文侯元	二 伐鄭取陽城伐宋執宋公	三	四	五
卅八 文侯薨子擊立吳起曰在德不在險吳起與田文論功公叔譖吳起起奔楚	魏武侯擊元 趙公子朝來奔與之襲邯鄲不克	二	三	四	
十三 武侯薨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	趙敬侯章元 公子朝作亂出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	二	三	四	五
十八	齊太公田和元 初爲諸侯	二 太公薨子午立	齊桓公午元	二	三
十五 魏吳起來奔王以爲相起明法審令捐浮冗以養戰士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敗秦軍而貴戚大臣多怨起者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廿一
九	十	十一 韓伐我執休公既而歸之	十二	十三	十四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三十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九	十	十一 韓伐我取陽城	十二	十三	十四

上章困敦	重光赤奮若	玄黓攝提格	昭陽單閼	閼逢執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孝公薨子俱酒立	晉靖公俱酒元
六	七 伐齊	八	九	十 文侯薨子哀侯立
六	七 伐齊	八	九	十
六	七 伐齊	八	九	十
四	五 伐燕取桑丘韓魏趙伐我至桑丘	六 康公薨姜氏絕祀桓公子因齊立	齊威王因齊元	二
二十一 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殺之并射中王尸太子臧即位討為亂者夷七十餘家	楚肅王臧元	二	三	四
二十二	二十三 齊伐我取桑丘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穆公薨子奮立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子思言不可以二卵棄干城之將又言人主自蔽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旃蒙大荒落	柔兆敦牂 日食	強圉協洽	著雍涒灘	屠維作噩	上章閹茂
	二十六 王崩子烈王喜立	周烈王喜元	周烈王二年	三	四	五
	九	十	秦獻公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分其地					
	韓哀侯元 分晉地	二 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韓哀侯三	四	五	六 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相害嚴遂使人刺韓廆并中哀侯
	十一 分晉地	十二	魏武侯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武侯薨不立太子公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
	十一 分晉地	十二 敬侯薨子成侯種立	趙成侯種元	二	三 伐衛取都鄙七十二	四
	三	四	齊威王五	六	七	八
	五	六	楚肅王七	八	九	十
	二十七	二十八	燕僖公二十九	三十 公薨子桓公立	燕桓公元	二
	三十	三十一	宋休公三十二	三十三 公薨子辟公立	宋辟公元	二
	魯共公奮元	二	魯共公三	四	五	六
則衆謀不又言國事將日非	二十九	三十	衛慎公三十一	三十二 公薨子聲公訓立	衛聲公訓元 趙伐我取都鄙七十二	二
	三十	三十一 韓滅鄭				

重光大淵獻	玄黓困敦 日食	昭陽赤奮若	閼逢攝提格	旃蒙單閼	柔兆執徐
六 齊威王來朝	七 王崩弟扁立	周顯王扁元	二	三	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韓懿侯元	二 與趙共伐魏圍安邑	三	四	五	六
魏惠王罃元	二 韓趙共伐[illegible]於濁[illegible]遂圍安邑[illegible]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與韓共伐魏圍安邑	七	八	九	十
九 威王朝於周時周室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威王．王又封即墨大夫以萬家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齊國大治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一 肅王薨弟良夫立	楚宣王良夫元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辟公薨子剔成立	宋公剔成元	二	三	四	五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卷第二

強圉大荒落	著雍敦牂	屠維協洽	上章涒灘	重光作噩	玄黓閹茂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一 敗三晉之師於石門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	二十二	二十三 獻公薨子孝公立恥秦之賓發憤修政欲以復穆公之業	秦孝公元 下令求賢士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邑基衛	二 鞅聞之西入秦見孝公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之圖國事	三 衛鞅欲變秦法國人皆不悅鞅曰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卒變法令民什伍相收司賞軍功務農織明尊卑．徙木以示信．黥太子之師以行
七 秦敗我石門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懿侯薨子昭侯立
七 秦敗我石門	八	九	十 衛鞅入秦先是魏相公叔痤薦鞅於惠王曰願君舉國	十一 而聽之不則殺之毋令入[illegible]惠王皆不聽	十二
十一 秦敗我石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桓公薨子文公立	燕文公元	二	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九	十	十一 聲公薨子速立	衛成侯速元	二	三

	昭陽大淵獻	閼逢困敦	旃蒙赤奮若	柔兆攝提格	強圉單閼	著雍執徐	屠維大荒落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法秦民衛言令便者徙之邊	四	五	六	七	八 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賣夏陽	九	十
	韓昭侯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秦敗我元里取少梁伐趙圍邯鄲	十八 邯鄲降齊救趙敗我師於桂陵初魏將龐涓疾孫臏之才而斷其足臏因齊客自載之齊爲齊謀主以害魏	十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魏圍我邯鄲	二十二 邯鄲降魏	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王與魏王論寶曰吾以四寶臣爲寶將照千里	二十五	二十六 趙來求救威王使田忌將兵救之孫臏爲忌謀引兵直趨大梁魏遂自救戰於桂陵魏師大敗於是齊最彊號令諸侯	二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昭奚恤爲相江乙曰昭奚恤惡臣之見猶狗猶并而惡鄭人之入首也	十八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共公薨子毛立	魯康公毛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上章敦牂	重光協洽	玄黓涒灘	昭陽作噩	閼逢閹茂	旃蒙大淵獻	柔兆困敦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十一 衛鞅伐魏取固陽	十二 徙都咸陽初并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廢井 田	十三 更爲賦稅法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八 申不害爲相國治兵韓不害請仕其從見昭侯曰今耕聽子之講而屬子之術乎昭侯命藏弊袴曰明主愛一嚬一笑吾必待有功者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 秦衛鞅伐我取固陽降趙邯鄲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四 魏歸我邯鄲	二十五 成侯卒公子緤與太子肅侯爭立不勝奔韓	趙肅侯元	二	三 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	五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康公薨子偃立	魯景公偃 元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十七

強圉赤奮若	廿五	十八	十五	廿七	六	卅五	廿六	十八	廿六	二	十八
著雍攝提格	廿六 秦始[illegible]秦諸侯來朝	十九 秦[illegible]天子致伯諸侯畢賀使公子少官會諸侯於逢澤朝天子	十六	廿八	七	卅六	廿七	十九	廿七	三	十九
屠維單閼	廿七	二十	十七	廿九	八	卅七	廿八	二十	廿八	四	二十
上章執徐	廿八	廿一	十八	卅 魏伐韓齊田忌救之殺龐涓虜魏太子申	九	卅八 魏伐韓韓來求救王用孫臏[illegible]待魏[illegible]困而後使田	廿九	廿一	廿九	五	廿一
						忌救之[illegible]太子申[illegible]鄒忌[illegible]田忌出奔楚					
重光大荒洛	廿九	廿二 衛鞅言孝公曰[illegible]如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illegible]可因此時伐魏[illegible]東徙[illegible]據山河之固[illegible]	十九	卅一 秦衛鞅大破我師虜公子卬[illegible]去安邑徙都大梁王[illegible]不用公叔之言	十	卅九	卅 宣王薨子威王商立	廿二	卅	六	廿二

		[illegible]衛鞅伐魏[illegible]公子卬[illegible]大破魏[illegible]秦封衛鞅爲商君									
玄黓敦牂	卅	廿三	二十	卅二	十一	卌	楚威王商元	廿三	卅一	七	廿三
昭陽協洽	卅一	廿四 商君相秦法令深刻[illegible]孝公薨太子立[illegible]告商君反[illegible]車裂商君滅其族	廿一	卅三	十二	卌一	二	廿四	卅二	八	廿四
閼逢涒灘	卅二	秦惠文王元	廿二 申不害卒	卅四	十三	卌二	三	廿五	卅三	九	廿五
旃蒙作噩	卅三	二	廿三	卅五 孟軻見王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illegible]所以利之	十四	卌三	四	廿六	卅四	十	廿六
柔兆閹茂	卅四	三 拔韓宜陽	廿四 秦拔我宜陽	卅六	十五	卌四	五	廿七	卅五	十一	廿七
強圉大淵獻	卅五	四	廿五 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	後元 與齊王會徐州以相王	十六	卌五 與魏王會徐州以相王越伐我	六 越王無彊伐齊齊王使人說之以不如伐楚之	廿八	卅六	十二	廿八

	著雍困敦		屠維赤奮若	上章攝提格
	卅六		卅七	卅八
	五 張儀來見說王王說之以爲客卿與謀諸侯		六 魏納華陰	七
	廿六 昭侯薨子宣王立		韓宣惠王元	二
	二		三 與秦齊伐趙獻華陰於秦	四
	十七 蘇秦說燕文侯合從六國以擯秦秦攻一國則五國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使蘇秦以從約	韓魏齊楚皆從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	十八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乃去	十九
	卅六 威王薨子辟彊立召田忌而復之		齊宣王辟彊元 與秦魏伐趙伐燕取十城復歸之	二
越王伐楚楚大敗之殺無彊盡取吳故地越以此散諸公子分爭王公濱於海上朝服於楚	七		八	九
	廿九 文侯薨子易王立		燕易王元 齊伐我取十城復得之	二
	廿七		廿八	廿九
	十三		十四	十五
	廿九 成侯薨子平侯立		衛平侯元	二

重光單閼	玄黓執徐	昭陽大荒落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柔兆涒灘	強圉作噩
卅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八 魏獻河西地	九	十 公子華張儀將兵取魏蒲陽以復與魏又使公子繇質於魏魏納上郡十五縣以謝王以儀為相	十一	十二	十三 初稱王	後元 張儀伐魏取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獻河西地於秦	六	七 入上郡於秦	八	九	十	十一 秦取我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肅侯薨子武靈王即位克己修政	趙武靈王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蘇秦自燕來奔
十	十一 威王薨子熊槐立	楚懷王槐元	二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蘇秦奔齊爲燕爲閒
四十	四十一 宋公剔成之弟偃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	宋王偃元	二	三	四	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平侯薨子嗣君立以一都易胥靡於魏曰治無小亂無大	衛嗣君元

著雍閹茂	屠維大淵獻	上章困敦	重光赤奮若	玄黓攝提格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王崩子定立	周慎靚王定 元	二
二	三 張儀出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	四	五	六
十 初稱王	十一	十二 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繆留諫	十三	十四
十二	十三 張儀來相	十四	十五	十六 惠王薨子襄王立孟子見之曰望之
三 諸侯皆稱王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四	五	六	七
十	十一	十二 田嬰請王曰五官之計[illegible]齊因[illegible]權舉欲城薛客以海[illegible]諫 [illegible]大聚士[illegible]文[illegible]	十三	十四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初稱王	十一	十二 易王薨子噲立	燕王噲 元	二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	三	四	五 貶稱君	六

卷第三

	昭陽單閼	閼逢執徐	旃蒙大荒落	柔兆敦牂	強圉協洽
	三	四	五	六 王崩子延立	周赧王延 元
	七 五國共伐秦皆敗去	八 敗韓兵獲申差魏因張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為相	九 巴蜀相攻王欲伐蜀而韓又來侵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王前儀欲伐韓[illegible]錯曰[illegible]名實附[illegible]	十	十一 敗韓師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
	十五 伐秦	十六 秦敗韓兵於脩魚斬首八萬獲申差	十七	十八	十九
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焉	魏襄王 元 伐秦	二 秦敗韓兵諸侯恐張儀說魏王倍從約因儀請合於秦[illegible]	三	四	五
	八 伐秦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五	十六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刺殺之	十七	十八	十九 燕國內亂王使章子伐燕五旬而取之孟子曰
	十一 楚趙韓魏燕共伐秦至函谷關秦出兵皆敗走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三 伐秦	四	五 蘇代鹿毛壽說燕王以國讓其相子之[illegible]子之南面行王事噲老不[illegible]國事皆決於子之	六	七 子之燕國三年國內大亂齊王使人謂太子平
	十一 稱王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二十八	二十九 景公薨子旅立	魯平公旅 元	二	三
	七	八	九	十	十一

著雍涒灘

二

十二 右更疾伐趙拔藺[illegible]使張儀詐楚絕齊交

二十

六

十三 秦拔我藺

齊閔王地元 [illegible]

十六 秦[illegible]張儀[illegible]以商於地六百里[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

四

十一

屠維作噩

三

十三 [illegible]楚[illegible]斬甲士[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七

十四

二

七 [illegible]秦[illegible]大兵 [illegible]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 [illegible]

十七

五

十三

上章閹茂

四

十四 [illegible]

韓襄王倉元 [illegible]

八

十五

三

十八 [illegible]

燕昭王平元 [illegible]

十八

六

十四

重光大淵獻

五

秦武王元 [illegible]

二

九

十六 [illegible]

四

十九 [illegible]

二

十九

七

十五

柔兆執徐	旃蒙單閼		閼逢攝提格	昭陽赤奮若	玄黓困敦
十	九		八	七	六
二 [illegible]	秦昭王 稷 元	[illegible]立之	四 甘茂攻韓宜陽五月不拔樗里子等果爭之王欲罷兵茂以盟告乃益兵以伐宜陽	三 王使甘茂[illegible]	二 初置丞相。
七	六		五	四	三
古	圭		士	士	十
壬	廿	中山[illegible]	九 [illegible]	大	七
九	八		七	六	五
舌	圭		圭	圭	廿
七	六		五	四	三
舌	圭		圭	圭	廿
士	士		十	九	八
廿	丸		大	乇	夫

玄黓閹茂	重光作噩	上章涒灘 日食	屠維協洽	著雍敦牂	強圉大荒洛	
夫	五	古	圭	士	十	
八 秦[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五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	四 [illegible]太子[illegible]來使	三	[illegible]
圭	士	十 伐楚。	十	九 伐楚。	八	
廿	丸	大 伐楚。	乇	夫 伐楚。	五	
乇 武靈王[illegible]	天	圭 伐中山中山[illegible]	舌	圭	圭	
五 楚[illegible]立太子[illegible]	古 楚太子[illegible]	圭 伐楚	士	十 伐楚。	十	
廿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天 [illegible]	乇 太子[illegible]	天 [illegible]	圭	
圭	士	士	十	九	八	
廿	丸	天	乇	天	圭	
大	七	夫	五	古	圭	
天	圭	舌	圭	壬	壬	

	昭陽大淵獻	
	十七	
章臺求割地不得因留之	九 伐楚取十六城斬首五萬	
	十四	
	二十一	
何為王以肥義為相國且傅王武靈王自號主父將兵略胡地又詐為使者入觀秦	趙惠文王何 元 封弟勝為平原君公孫龍為堅白之辯孔穿	鄒衍難而屈之
	二十六 孟嘗君自秦來歸	
懷王行果為秦所詐因之求割巫黔中郡王請盟秦人欲先得地王楚不復許遂不得歸國人患之召太子於齊而立之	楚頃襄王橫 元 楚使人告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怒伐	我取十六城
	十四	
	二十一	
	九	
	二十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閼逢困敦	旃蒙赤奮若	柔兆攝提格
周赧王	十八	十九	二十
秦昭王	十	十一 楚懷王死於秦齊韓魏趙宋同伐我至鹽氏	
韓襄王	十五	十六 襄王薨子咎立伐秦	韓僖王咎元
魏襄王	二十二	二十三 襄王薨子昭王立伐秦	魏昭王元
趙惠文王	二	三 伐秦主父出代西至西河	四 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王兄公子章素傲心不服王李兌勸肥義傳政於公子成義不可主父及王遊沙丘異宮公子章作亂以主父命召王肥義先入章殺之公子成李兌發兵攻之殺章成兌共執國政兌因圍主父宮主父探雀鷇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主父初以章爲太子後得吳娃子何因廢章而立何娃死愛弛憐章欲
齊閔王	十七	十八 與韓魏趙宋同伐秦至鹽氏而還	十九
楚頃襄王	二 懷王自秦亡歸秦人遮楚道懷王走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內將奔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三 懷王發病薨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四
燕昭王	十五	十六	十七
宋王偃	三十二	三十三 伐秦	三十四
魯平公	二十 平公薨子賈立	魯緡公賈元	二
衛嗣君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卷第四			

強圉單閼	著雍執徐	屠維大荒落	上章敦牂	重光協洽	玄默涒灘	昭陽作噩	閼逢閹茂	旃蒙大淵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十三	十四 韓魏共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爲將敗韓魏之師於伊闕獲公孫喜斬首二十四萬	十五	十六	十七 韓魏皆來獻地	十八 錯伐魏取城大小六十一	十九 王自稱西帝尊齊王爲東帝齊二不肯稱亦須之王[illegible]去帝號	二十	二十一 錯伐魏河內[illegible]
二	三 公孫喜與魏共伐秦大敗於伊闕喜爲秦所虜	四	五	六 入武遂二百里於秦	七	八	九	十
二	三 與韓伐秦敗於伊闕	四	五	六 入河東四百里於秦	七 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我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八	九	十 秦伐我河內[illegible]
五 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秦尊王爲東帝蘇代說王受而勿稱以收天下望王釋帝二日復去之	二十七	二十八 王與楚魏伐宋
五	六 秦破韓魏之師諸侯振恐秦王乃遺王書曰願王飭士卒得一樂戰王患之復與秦和親	七 迎婦於秦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宋王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柔兆困敦	強圉赤奮若	著雍攝提格
獻	周赧王卅	卅一	卅二
獻安邑以和	秦昭王廿二	廿三 伐齊	廿四 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安邑屬秦	韓僖王十一	十二 伐齊	十三
	魏昭王十一	十二 伐齊	十三 秦拔我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趙惠文王十四	十五 伐齊	十六 使藺相如獻璧於秦
滅之	齊閔王卅九 閔王既滅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幷天下	四十 燕人以四國共伐之遂入臨淄王走之衛又之鄒魯皆有驕色三國不納乃走莒楚使淖齒救齊遂為齊相淖齒欲與燕分齊地而殺王	齊襄王法章元 王孫賈攻淖齒
	楚頃襄王十四	十五	十六
	燕昭王廿七 昭王撫循其民二十餘年國已富實欲報齊樂毅曰齊地廣民衆未易獨攻也乃約秦趙韓魏共伐齊諸侯害齊閔王之驕暴皆許之	廿八 樂毅并將秦趙韓魏之兵敗齊師於濟西諸侯皆罷樂毅獨追齊王遂入臨淄齊王走保莒樂毅徇齊六月下齊七十餘城	廿九
驕而好大功伐齊楚魏皆勝之諸侯謂之桀宋齊王與楚魏共伐滅之偃走死於溫	魯緡公十二		十四
	衛嗣君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嗣君卒子懷君立荀子曰嗣君聚斂計數之君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重光大荒落	玄黓敦牂
	卅三	卅四 楚欲圖周東周武公說昭子曰器南則兵至矣乃止	卅五	卅六
	廿五	廿六	廿七 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司馬錯伐楚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廿八 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九 秦敗我軍斬首二萬	二十 王與秦王會澠池廉頗曰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藺相如避廉頗曰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殺之閔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求得立之布告齊國曰王立在莒矣	二	三	四	五 齊地盡已入燕唯莒即墨在燕將樂毅圍即墨即墨推田單為將反間於燕燕王使騎劫代樂毅田單乃詐約降夜縱火牛衝燕軍燕軍大敗騎劫死田單乘勝追奔至河上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
	十七	十八	十九 獻漢中上庸地於秦	二十 秦伐我取鄢鄧西陵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樂毅既定齊地唯莒即墨久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欲王齊王曰樂君[illegible]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也	衛懷君元	二	三	四

	昭陽協洽	閼逢涒灘	旃蒙作噩	柔兆閹茂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二十九 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東至竟陵初以郢置南郡	三十 白起遂以兵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三十一	三十二 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十八	十九 昭王薨子安釐王立	魏安釐王元 封弟無忌為信陵君	二 秦再伐魏圍大梁以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迎立襄王太史敫不見君王后田單解裘被涉者王惡之貫珠者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乃賞單牛酒幸臣九人讒田單貂勃為之辨單功王乃殺九人田單攻狄齊仲連知其不能下孟嘗君死齊魏共滅薛	六	七	八	九
	二十一 秦伐我拔郢燒夷陵楚兵散王遂不戰東北徙都於陳	二十二 秦取巫黔中	二十三 王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	二十四
卒皆忿怨無鬭志齊田單因以詐計大破燕軍殺騎劫齊城悉叛燕復為齊樂毅報燕王書	燕惠王元	二	三	四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五	六	七	八

	強圉大淵獻	著雍困敦		屠維赤奮若	上章攝提格	重光單閼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魏獻八城以和既而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遂圍大梁魏割溫以和	三十三 魏復叛秦穰侯伐魏斬首四萬得三縣	三十四 白起大破魏師於華陽之下斬首十五萬走芒卯取卷蔡陽長社魏割請武為和又敗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人於河取趙觀津		三十五 楚太子完來為質	三十六	三十七 魏人范睢得罪於魏相魏齊亡入秦說王
	二十二	二十三 趙魏共伐韓攻華陽韓使陳筮告急於秦秦遣武安君將而救韓八日而至大破趙魏之師韓釐王薨子桓惠王	立	韓桓惠王元	二	三
	三 秦伐魏魏亡三縣	四 芒卯伐韓秦救韓大敗魏師於華陽段干子請割脩武以和於秦蘇代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	滅王不聽卒以脩武為和	五	六	七
	二十五	二十六 秦敗趙將賈偃殺二萬人取觀津		二十七	二十八 趙奢為田部吏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曰以君之貴而奉公如法則國彊平原君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	二十九 秦伐趙圍閼與王使趙奢將兵救之大敗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韓魏既傷於兵服而事秦秦王將令武安君與韓魏共伐楚楚使黃歇至秦上書說秦王秦王乃止與楚	和親	二十七 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二十八	二十九
	五	六		七 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燕武成王元	二
	二十三 湣公薨子讎立	魯頃公元 讎		二	三	四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卷第五

玄默執徐	昭陽大荒落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柔兆涒灘	強圉作噩	著雍閹茂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三十八 以太后[illegible]侯秦擅國不利於[illegible]王以[illegible]舅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范雎言於王曰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穰侯華陽涇陽擅事制而不關王力勢反出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王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爲丞相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楚太子完亡去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三十 秦兵。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惠文王薨子丹立	趙孝成王丹元 左師觸龍勸太后使長安君質齊	二	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襄王薨子建立年少事決於母君王后	齊王建元	二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頃襄王有疾太子在秦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屠維大淵獻	上章困敦	重光赤奮若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四十五 武安君伐韓野王克之上黨道絕上黨民不願屬秦其守馮亭以地降趙	四十六 王如南鄭	四十七 左庶長王齮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王使廉頗軍於長平應侯使人閒廉頗於趙趙以趙括代之秦使白起擊趙軍大破之阬其卒四十萬人
十一 秦白起伐我拔野王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以其地降趙	十二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七
四 韓上黨守馮亭以城市邑十七來降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韓氏欲嫁其禍於趙願王勿受平原君趙勝勸王受之遂發兵取上黨	五	六 秦拔上黨使廉頗軍長平以拒之戰數不利堅壁自守王使鄭朱媾於秦虞卿曰王必不得媾不如附楚魏王使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如膠柱鼓瑟趙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
三	四	五 趙請粟王弗與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救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王不聽
楚考烈王完元 不得歸黃歇令太子變服亡歸而自請死於秦秦王以[illegible]之遣[illegible]秋王[illegible]太子即位以黃歇爲相封以淮北之地號曰春申君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玄默攝提格	昭陽單閼	閼逢執徐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四十八 武安君乘勝攻趙所向輒克韓魏恐使蘇代說應侯罷武安君兵由是武安君與應侯有隙王陵將兵復伐趙	四十九 王使王齕代王陵將圍邯鄲	五十 應侯譖武安君賜死杜郵魏無忌大破秦軍於邯鄲下王齕走還太子之子楚為質於趙呂不韋為之行千金說華陽夫人與太子約以為嗣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秦伐趙諸大夫皆以為於魏便孔斌曰鼓請陳字將贊而燕雀不自知其稱之至也孔斌相魏九月言不用歸老於家曰天下將并於秦行將何之	十九 王使晉鄙救趙畏秦之彊止壁於鄴信陵君禮侯嬴嬴勸信陵君權殺晉鄙奪其兵以救趙	二十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因留趙不敢歸趙欲封信陵君信陵君辭以負魏無功於趙信陵君與毛公薛
言之必敗趙軍括母上言括不可使將括果敗死	七 秦兵罷去王欲以六縣賂秦虞卿曰是助秦自攻也不若以六縣與齊秦王陵復伐我	八 平原君求救於楚毛遂劫楚王與之盟楚師乃出秦圍邯鄲魏新垣衍來說趙欲帝秦以却其兵魯連難之乃止魏信陵君來救趙	九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趙由是復存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去不見
	六	七	八
	四	五 春申君救趙	六 春申君破秦軍
	十三	十四 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燕孝王元
	十五	十六	十七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旃蒙大荒落
	五十九 秦取韓陽城負黍西周恐叛秦與諸侯合從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入秦受罪盡獻其邑盡而卒後七歲秦滅東西周
不韋又以其美姬有娠者獻於楚生子政	五十一 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攻趙取二十餘縣西周君背秦秦攻之西周君自歸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於秦
	十七 秦攻我取陽城負黍
公趙	二十一
	十 秦攻我取二十餘縣
	九
	七
	二
	十八
	二十七

	柔兆敦牂	強圉協洽	著雍涒灘	屠維作噩	上章閹茂
秦昭王	五十二 王復思武安君之為將應侯懼蔡澤因說應侯代其位周民東亡秦遷西周公於憚狐聚	五十三 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秋王薨太子立韓王入弔
韓桓惠王	十八	十九 入朝秦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王如秦弔
魏安釐王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衛懷君來朝魏而殺之更立其弟元君魏婿也	二十六
趙孝成王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燕王伐我王使廉頗逆擊大破之遂圍燕平原君卒
齊王建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楚考烈王	八 遷魯於莒取其地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荀卿與臨武君論兵又與陳囂論兵	九	十 遷都鉅陽	十一	十二
燕孝王	三 王薨子喜立	燕王喜元	二	三	四 王使栗腹約歡於趙燕請伐趙樂間將渠諫不聽遂起師趙廉頗大破燕
魯頃公	十九 楚遷魯於莒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衛懷君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衛元君元 懷君朝魏魏殺之立其弟元君	二

卷第六

	（續）	重光大淵獻
秦		秦孝文王　元　王卽位三日薨太子楚立尊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夏姬爲夏太后
		二十三
		二十七
		十六
		十五
		十三　滅魯
	師遂圍燕王以將渠爲相請和於趙	五
		二十四　楚滅魯
		三

	玄默困敦	昭陽赤奮若　日食	閼逢攝提格
秦	秦莊襄王（楚）　元　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呂不韋爲相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文信侯蒙驁將伐韓取成皋滎陽置三川郡	二　蒙驁將伐趙定太原取三十七城	三　王齕攻定上黨諸城置太原郡蒙驁伐魏魏信陵君戰河外大敗而還王薨太子政立年十三國事皆決於呂不韋
韓	韓桓惠王　二十四　秦伐我取成皋滎陽	二十五	二十六
魏	魏安僖王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秦蒙驁伐魏魏師數敗王乃復召信陵君毛公薛公勸信陵君歸王以爲上將軍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抑秦兵而還信陵君攻管不下召縮高縮高之子守管父攻子守人之所笑也臣主北下遂閉秦乃行萬金以閒
趙	趙孝成王　十七	十八　蒙驁伐我取三十七城	十九
齊	齊王（建）　十六	十七	十八
楚	楚考烈王　十四	十五　春申君徙封於吳	十六
燕	燕王（喜）　六	七	八
衛	衛元君　四	五	六

	（續）	旃蒙單閼	柔兆執徐	（續）
秦		秦始皇　元　作鄭國渠	二　麃公攻卷斬首三萬	
韓		二十七	二十八	
魏	信陵君王疑之使人代將信陵君謝病而卒子韓王往弔	三十一	三十二　趙伐我取繁陽	
趙		二十	二十一　廉頗伐魏勝之會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奔魏魏不能用趙數困於秦王思復得廉頗遣使者往視之廉頗之仇郭開與使者金令毀之言其衰老王遂不召頗	卒於楚
齊		十九	二十	
楚		十七	十八	
燕		九	十	
衛		七	八	

	強圉大荒落	著雍敦牂	屠維
秦	三　大饑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　蒙驁伐魏七月蝗疫	五　蒙驁伐魏取酸棗
韓	二十九　蒙驁伐我取十二城	三十	三十一
魏	三十三	三十四　秦伐我安僖王薨太子增立	魏景閔
趙	趙悼襄王（偃）　元　將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嘗居代備匈奴以便宜大破匈奴十餘萬騎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二	三　龐煖敗燕師
齊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楚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燕	十一　趙伐我取武遂方城	十二	十三　劇辛伐趙
衛	九	十	十一

協洽	上章涒灘	重光作噩	玄黓閹茂	昭陽大淵獻	閼逢困敦	旃蒙赤奮若
還寧等二十城，置東郡。	六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楚趙魏韓衛五國共伐秦，至函谷，秦出兵擊之，五國皆敗走。	七 伐魏取汲。	八	九 嫪毐詐為宦者，得幸太后，擅權於國，事覺，因發兵反，王討而族之，遷太后於雍，茅焦諫王，王乃復迎太后。	十 呂不韋免相。悉逐諸侯客，李斯諫，乃止。王用李斯謀，先以金玉去諸侯之名臣，然後使良將隨之，卒兼天下。	十一 王翦桓齮伐趙，取鄴閼與。
	卅二 伐秦	卅三	卅四 桓惠王薨，子安立。	韓王安元	二	三
王增元 秦蒙驁伐我，取酸棗等二十城。	二 伐秦。秦伐我，拔朝歌。	三 秦取我汲。	四 以鄴與趙。	五 秦伐我，取垣蒲陽。	六	七
殺其將劇辛。	四 伐秦。	五	六 魏與我鄴。	七	八 入秦置酒。	九 秦伐我，取鄴閼與。悼襄王薨，太子遷立。遷母嬖於悼襄王，遷素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入秦置酒。	廿九
	廿二 楚為從約長，春申君用事，與諸侯共伐秦，而敗歸，春申君由是益疏。楚去陳，徙壽春，以避秦患。	廿三	廿四	廿五 王無子，春申君納李園之妹，知其有娠而獻諸王，生子悍，為太子。朱英請殺李園，春申君不聽。王薨，李園先入宮伏甲，殺春申君。	楚幽王悍元	二
敗死，亡卒百萬。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十二 與諸侯伐秦，秦伐我，拔濮陽，元君徙於野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柔兆攝提格	強圉單閼	著雍執徐	屠維大荒落	上章敦牂	重光協洽	玄黓涒灘	昭陽
	十二 王遷呂不韋於蜀，不韋自殺。	十三 桓齮伐趙，殺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復[illegible]與李牧戰，秦師大敗。	十四 桓齮定平陽、武城、宜安。韓王請為臣，使韓非來見，王李斯譖而殺之。	十五 伐趙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	十六 韓獻南陽地。	十七 內史騰[illegible]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 大興兵，使王翦將之伐趙，下井陘。	十九
	四	五	六 納地效璽於秦，請為藩臣。	七	八 獻南陽於秦。	九 秦滅韓，虜王安。		
	八 伐楚。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以無行聞於國，悼襄王廢太子嘉而立之。	趙幽繆王遷元	二 秦桓齮敗我軍，殺扈輒。王以李牧為大將拒之，敗秦兵於宜安，桓齮走，封牧為武安君。	三 秦拔我宜安。	四 秦伐我，取狼孟番吾，李牧拒却之。	五	六	七 秦伐我，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郭開金為反間，言牧尚欲反。王以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捕得斬之，廢尚。	八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秦王善。及秦王即位，丹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怨，亡歸。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元君薨，子角立。	衛君角元	二

歲陽歲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作噩	滅趙王如邯鄲還自太原上郡歸王翦進屯中山以臨燕		景閔王薨子假立	秦因衆饑趙大破之殺趙及顏聚虜趙王遷於房陵故太子嘉率宗族數百人奔代自立為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鞠武諫不聽	
閼逢閹茂	二十 燕使荆軻來刺王不中殺軻王益發兵就王翦伐燕燕代破燕師於易水之西遂進圍薊		魏王假元	代王嘉元	三十八	楚王負芻元	二十八 荆軻刺秦王不中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圍薊	三
旃蒙大淵獻	二十一 王翦拔薊燕王走保遼東斬太子丹以獻王復進兵攻之王賁攻楚取[illegible]		二	二	三十九	二 秦伐我取十餘城	二十九 薊潰王走保遼東太子丹之首以獻秦而請和秦復進兵攻之	四
柔兆困敦	二十二 王賁伐魏滅之王欲易安陵地安陵君不可李信所率[illegible]敗王使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		三 秦伐我引河灌大梁王假降秦殺之遂滅魏	三	四十	三 秦李信蒙恬伐我不克李信走王翦益軍以復伐我	三十	五
強圉赤奮若	二十三 王翦攻楚國中兵堅壁不與戰王翦大破楚軍之於蘄南斬項燕遂略定城邑			四	四十一	四 秦國中兵負王翦戰不勝項燕死	三十一	六
著雍攝提格	二十四 王翦滅楚			五	四十二	五 秦虜王負芻滅楚	三十二	七

卷第七

歲陽歲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屠維單閼	二十五 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還擊代虜代王嘉王翦南征百越降之			六 秦虜王嘉滅代	四十三 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故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卒后勝相齊多受秦閒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閒勸王去從朝秦不為具攻戰之備[illegible]故得滅五國即墨大夫[illegible]楚之亡大夫[illegible]與之兵使收故地王不聽		三十三 秦攻遼東虜王喜滅燕	八
上章執徐	二十六 王賁自燕南攻齊滅之王初并天下號稱皇帝除謚法自為始皇帝[illegible]傳之萬世[illegible]斯議以為天下立郡縣乃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守尉監收天下兵[illegible]鑄十二[illegible]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				四十四 秦滅齊遷王建於共			九 秦并天下而衛獨存至二十一年秦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歲陽歲陰	秦
重光大荒落	秦始皇二十七 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又作甘泉前殿治馳道
玄黓敦牂	二十八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illegible]封泰山[illegible]南登琅邪遣徐市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神山[illegible]使千人沒水求鼎[illegible]西南渡淮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illegible]由南郡武關歸所至立石頌功德
昭陽協洽	二十九 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為盜所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illegible]登之罘刻石[illegible]琅邪道上黨入

歲陽歲名	年	事
		自上黨入
閼逢涒灘	三十	
旃蒙作噩	三十一	使黔首自實田　始皇微行遇盜蘭池關中大索二十日
柔兆閹茂	三十二	始皇之碣石使盧生入海求神山　壞天下堅城決通隄防　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　盧生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強圉大淵獻	三十三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　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居上郡而治威振匈奴
著雍困敦	三十四	李斯請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孔鮒藏書以待求
屠維赤奮若	三十五	使蒙恬除直道自九原抵雲陽　作阿房宮前殿東西五百步上可坐萬人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關中離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又作驪山墓凡役者七十餘萬人離宮道相屬羣臣莫知行之所在　秦坑諸生犯禁者四百餘人皆阬之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監蒙恬於上郡
上章攝提格	三十六	民有刻隕石者石旁居民盡誅之
重光單閼	三十七	始皇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從始皇南至雲夢浮江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還至吳並海北至琅邪之罘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病甚乃令趙高作書賜扶蘇令與喪會咸陽書未發而始皇崩於沙丘秘不發喪趙高乃與胡亥李斯謀詐為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及蒙恬死　遂從井陘抵九原由直道歸咸陽發喪　胡亥襲位　葬始皇　子嬰諫誅蒙氏

歲陽歲名	國	年	事
玄黓執徐	秦二世 胡亥	元	二世東巡郡縣自碣石旁海南至會稽而還　二世謂趙高曰吾欲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何如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也雖然沙丘之謀大臣諸公子皆疑之不服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柰何高曰重以峻法誅嚴大臣乘塞然後收羣賞賤者當貴之則皆歸傑陛下可以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於是更峻刑法作高始獄誅十二公子十公主羣臣振恐　復作阿房宮役益煩賦
	魏王 咎	元	咎魏之諸公子也陳勝使魏人周市徇定魏地市欲立咎為王咎在陳諸侯欲立市為魏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卒迎咎而立之
	趙王 武臣	元	武臣陳人陳勝以魏人張耳陳餘說勝將分兵徇河北勝遣其將武臣與耳餘俱徇趙地得十餘城兵數萬人蒯徹說武臣封范陽令於是燕趙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耳餘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畏誅乃勸武臣自立為趙王　陳王遣使賀趙趣其兵西擊秦耳餘說趙王
	齊王 儋	元	儋狄人故齊王族也與弟榮皆為豪桀　魏人周市徇地至狄儋殺狄令自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却之因東略定齊地
	楚隱王 陳勝	元	勝陽城人秦發閭左戍漁陽勝與吳廣為屯長至大澤道遇雨度已失期法當斬勝與廣因殺將尉號令徒屬行收兵得數萬人攻陳欲自立為王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　勝不聽自立為王分遣諸將徇地郡縣苦秦苛虐爭殺長吏以應之
	燕王 韓廣	元	廣故上谷卒史趙王武臣遣廣將兵北徇燕地故貴人因共立廣為王

	秦	元	[illegible]二世[illegible]文引兵[illegible]至戲二世乃驚[illegible]章邯[illegible]周文敗走[illegible]趙魏[illegible]皆自立[illegible]二世廢衛君角絕其祀
昭陽大荒落	秦	二	章邯[illegible]周文殺之邯敗楚兵陳勝[illegible]以降[illegible]李斯讒二世[illegible]章邯攻魏咎於臨濟田儋救之邯破殺儋咎降而死邯追圍田榮於東阿　楚將項梁[illegible]趙高[illegible]二世欲[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朝廷羣臣[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深拱禁中[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二世從之[illegible]由此得專[illegible]李斯[illegible]夷其族二世以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illegible]章邯大敗楚兵於定陶殺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北渡河擊趙破趙兵使王離圍趙歇於鉅鹿
	韓王 成	元	張良說項梁立韓公子成為[illegible]司徒徇[illegible]地數城成奔懷王
	魏王 豹	元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圍魏咎於臨濟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及楚將項它將兵救之章邯擊破齊楚軍殺齊王儋及周市咎乃降已而自殺咎弟豹奔楚楚懷王與兵數千人令復徇魏地下二十餘城自立為魏王
	趙王 歇	元	[illegible]
	齊王 市	元	[illegible]
	楚義帝 心	元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卷第八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

閼逢敦牂 七月五星聚東井			
	三	項羽大破秦兵走章邯虜王離沛公克潁川南陽趙高以盜益殷欲歸罪於章邯而誅之邯懼率軍降項羽羽封邯爲雍王沛公入武關趙高指鹿爲馬羣臣莫敢言其過高常言關東盜無能爲及秦兵數敗日蹙高恐二世誅之乃遣其婿閻樂攻	二世於望夷宮二世願與妻子爲黔首不得而死高乃立二世兄子子嬰爲秦王子嬰三族高家沛公大破秦兵於藍田
	二	張良從沛公入關留韓王成守陽翟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	
	二	救趙從項羽伐秦	
	二	張耳使張黶陳澤趣陳餘進兵餘不敢前黶澤死於秦軍耳由是怨餘會項羽救趙大破秦軍虜王離耳得出責讓陳餘餘怒棄將印去耳與趙王歇信都	
	二	將軍田都畔齊從項羽救趙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亦從羽	
破殺之於定陶懷王從都彭城章邯圍趙懷王使宋義項羽救之懷王與諸將約能先入關破秦者王之項羽願擊秦諸老將皆曰羽慄悍不可遣不如沛公長者使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宜可下懷王從之	二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矯懷王命殺義懷王因以羽爲上將軍羽引兵渡河大破秦軍虜王離諸侯將來救趙者皆屬服羽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沛公過昌邑彭越以兵從彭越初起斬期而後者酈食其見沛公沛公輟足擢洗納其言	遂下陳留沛公屠潁川張良以兵從沛公用良策取南陽沛公所過不虜掠秦民皆喜章邯以秦軍降項羽沛公入武關用張良策大破秦兵
	二	遣將臧荼救趙遂從項羽伐秦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旃蒙協洽		漢初用殷曆或云用顓頊之曆今兩存之…… [illegible]
漢高祖 邦	元	[illegible]
韓王 鄭昌	元	[illegible]
魏王 豹	三	項羽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趙將司馬卬定河內立以為殷王都朝歌
趙王 歇	三	[illegible]
齊王 巿	元	[illegible]
西楚霸王 項籍	元	[illegible]
燕王 韓廣 臧荼	元	[illegible]
卷第九		

柔兆		癸未八 壬午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二	
	四	
	四	
齊王 廣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二	

張耳自歸漢漢王至河內從漢王陳餘歸楚破項王隆使衡山臨

屠維		[illegible]
		[illegible]
	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強圉作噩

殷十乙巳十二甲辰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朔 顓頊十一甲戌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八庚子朔 本志十甲戌晦十一癸卯晦日食術有宿度審日所在宿度不可見曆家以術推之未必能中今但取其有時刻食分書記之 辰晷出四孟

三 韓信張耳擊趙背水為陳斬陳餘擒趙歇 信用李左車策傳檄下燕 隨何說下英布故漏其謀於楚使布遂叛楚歸漢 王歸秋洗足見英布 酈食其說王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乃止 王使陳平以金四萬斤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 楚圍王於滎陽急紀信詐降王得脫走入關 生說王南出宛葉 彭越破楚兵殺薛公 項羽東擊越王復軍成皋 羽還拔滎陽殺周苛樅公 圍成皋漢

五 漢使韓信張耳自井陘伐趙李左車說陳餘請以輕兵絕漢糧道餘不聽漢大破趙兵斬餘虜趙王歇

二 齊遣將屯歷下以備漢漢王遣酈食其說齊橫乃罷歷下兵與漢連和

三 九江王英布叛楚楚將龍且擊破之布去歸漢 漢用陳平反間 范增疑去疽發死 項王入關 漢王出滎陽 項王擊彭越 王東擊成皋 項王還攻成皋復取 十七城 項羽東擊彭越下邳 從項王還 王下梁地 自東擊越 守成皋

三 始從漢

著雍閹茂

殷十己亥十二戊戌三丁卯五丙寅七乙

四 王逃渡河奪韓信張耳軍使耳守趙地信收趙兵擊齊 楚拔成皋欲西 漢兵拒之 董公說王高祖勿渡河 鄭忠說王深溝高壘勿與戰 使盧綰劉賈將兵佐彭越 彭越下梁地 王復取成皋 酈食其說王據敖倉之粟 民以食為天 蒯徹說韓信擊齊

四 韓信襲破齊 曹咎與漢戰汜水上 項羽自將擊 [illegible]

三 漢將韓信擊破齊王廣 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 走博陽 橫敗 [illegible]

四 漢王與項王臨廣武而語 項王伏弩射傷漢王 漢王自成皋西 [illegible]

四

卷第十

丑九甲子朔 顓頊十己亥十二戊戌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朔

太公 羽欲烹之 漢王數羽十罪 羽伏弩射傷漢王胸 龍且救齊 韓信破殺龍且 齊地定 張耳為趙王 韓信為齊王 立英布為淮南王 [illegible]

齊王信 自立為齊王 廣武 [illegible]

屠維大淵獻

殷十一癸亥正壬戌三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後九戊子朔 顓頊十癸巳正壬戌三辛酉五庚申七乙未九戊午朔

五 [illegible]

五 韓信以 [illegible] 呂后 [illegible] 太公

五 漢王與項王約分天下 項王歸太公呂后 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 與韓信彭越期會 [illegible] 項王自刎 [illegible]

五 荼反漢滅之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此無名故忍而就之 既而自殺 田橫來降 赦季布 丁公 上都關中 上日西遷 婁敬說 張良學導引辟穀 臧荼反 上自將擊滅之 立盧綰爲燕王

上章困敦 殷十一丁亥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朔 顓頊十丁巳十二丙辰二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朔

漢高祖六 或告楚王信反 上用陳平謀僞遊雲夢 執信 廢爲侯 田肯說上以子弟王齊 韓信稱上不善將兵而善將將 上以諸將功狗也 蕭何功人也 陳平受封 辭無知之功 上大封同姓 留侯願封留 上先封雍齒以安羣臣 太公爲太上皇 王韓王信太原 第一 胡不與奔地 遂滅東胡 南併樓煩 代收故地 韓王信叛降匈奴 通作朝儀 魯兩生不肯行

重光赤奮若 殷十二辛亥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朔 顓頊十一辛巳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八丁未朔

七 朝儀成 上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 上自將擊韓王信 破之 信亡入匈奴 與之連兵寇邊 婁敬言匈奴不可擊 帝不從 圍帝於白登 用陳平祕計得免 封陳平爲曲逆侯 帝辱趙王敖 趙相貫高等謀弒之 匈奴攻代 代王喜棄國自歸 黜之 蕭何治未央宮成 帝自櫟陽徙都長安

玄黓攝提格 殷丙午蔀一年十丙午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朔 顓頊十丙午十二乙巳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後九庚子朔

八 上擊韓王信 遇柏人 貫高謀反不果 令賈人毋得衣錦繡 婁敬說上以長公主妻冒頓

昭陽單閼 殷十二己巳二戊辰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朔 顓頊十庚子十二己巳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朔 本志六月乙未晦食既

九 上使劉敬與匈奴結和親 徙六國後及豪桀十餘萬口實關中 貫高事覺 不死以明張王不反

閼逢執徐 殷十一甲午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朔 顓頊十甲子十二癸亥二壬辰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朔後九月

十 太上皇崩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 周昌力爭之 上以昌爲趙相 陳豨反 上自將擊之 見豨不擊邯鄲 知其無能爲 不誅常山守尉 以四千戶封趙子弟 以金購豨將

旃蒙大荒落 殷十己未十一戊午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朔 顓頊十戊子十二丁亥二丙辰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朔

十一 陳豨敗 韓信謀反 誅 柴武斬韓王信 上誅彭越 樂布哭越 下乃釋之 上欲令太子擊黥布 布言恐功臣不自危 上以大事 令太子將兵 上得之 陸賈說趙佗 王之 上治之 英布反 薛公陳三策 上曰可 上以馬上得之 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賈不以爲然 著新語 高帝自爲 非所以舒 上欲廢太子 樊噲排闥諫 與四皓 太子 又嘗居 料布三策 遂不使太子將兵

柔兆敦牂 殷十二壬午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朔 顓頊十一壬子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十戊申九丁未朔 本志熒惑守心

十二 英布敗死 上過沛 故老 周勃斬陳豨 孫通諫 上 欲易太子 太子之本 王衛尉辨蕭相國無罪 上疾 呂后問 曰 陳平 王陵 周勃 上崩 盧綰亡入匈奴 上 陳平 周勃 日不暇給 斬 弘遠 陳平不斬噲 陳相 上

二十第卷

卷第十三

強圉協洽 殷十丁丑十二丙子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後九辛未朔 顓頊十二丙子二乙亥五甲寅七癸卯九壬寅朔

漢惠帝元 太后殺趙王如意 以戚夫人爲人彘 帝遂病飲不聽政 呂后召趙王 周昌不遣

著雍涒灘 殷十辛丑十二庚子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朔 顓頊十一庚午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九丙寅朔

二 齊悼惠王來朝 太后欲鴆之 不果 蕭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 何死 所推賢唯曹參 曹參有隙 且參一遵何之約束

屠維作噩 殷十一乙丑正甲子三癸亥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朔 顓頊十乙未十二甲午二癸巳四壬辰七辛酉九庚申朔

三 匈奴遺呂后書不遜 噲請擊之 季布言噲可斬 呂后乃卑辭謝之

上章閹茂 殷十二己丑二戊子四丁亥六丙辰八乙酉後九甲申朔 顓頊十一己未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後九甲申朔

四 立張后 叔孫通諫築複道

重光大淵獻 殷十一癸未正壬午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朔 顓頊十一癸未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朔

五

玄黓困敦 殷十戊申十二丁未二丙午四乙巳七甲戌九癸酉朔 顓頊十一丁丑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後九壬寅朔

六

昭陽赤奮若 殷十壬申十二辛未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朔 顓頊十一辛丑正庚子三己亥六戊辰八丁卯朔 本志正辛丑朔食 五丁卯先晦一日食幾盡

七 帝崩 呂后詐名它人子爲太子 立之

閼逢攝提格 殷十一丙申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朔 顓頊十丙寅十二乙丑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九辛卯朔

漢高后 雉 元 太后王諸呂 陳平周勃詐從 王陵安劉氏 君不如臣

旃蒙單閼 殷十一庚寅正己丑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後九乙卯朔 顓頊十二己未二戊午四丁巳七丙戌九乙酉朔 本志六月丙戌晦食

二

柔兆執徐 殷十一甲申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朔 顓頊十甲申十二癸丑二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朔

三

彊圉大荒落 殷十己卯十二戊寅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朔 顓頊十一戊申正丁未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朔

四 少帝有怨言 太后幽殺之 更立其弟弘

著雍敦牂 殷十一癸卯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七己亥九戊戌朔 顓頊十癸酉十二壬申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九戊戌朔後九月

五 趙佗自稱南越武帝 入寇長沙

屠維協洽 殷十丁酉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七癸亥九壬戌朔 顓頊十丁酉

六

三十第卷

十二丙申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朔。

上章涒灘 殷十一辛酉正庚申三己未六戊子八丁亥朔。顓頊十辛卯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朔。本志正己丑朔食既。

七 太后殺趙幽王友。封瑯邪王澤。趙王恢自殺。朱虛侯章歌田。陸賈說陳平交周勃結歡。

重光作噩 殷十丙戌十二乙酉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朔。顓頊十一乙卯正甲寅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後九庚辰朔。

八 太后崩。齊哀王起兵以誅諸呂。灌嬰屯滎陽。陸賈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周勃使酈寄詐呂祿奪其軍。呂須曰無為他人守。周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入相國產殿門。朱虛侯誅之。遂滅呂氏。大臣迎立代王。羣臣皆疑獨宋昌勸行。

玄默閹茂 殷十庚戌十二己酉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朔。顓頊十一己卯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八乙巳朔。

漢太宗恒元 陳平以讓周勃。袁盎諫上驕絳侯。除收孥令。立太子啓。絳灌為二竇置賢師傅。上不受千里馬。令四方無求來獻。施惠天下。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陳平對宰相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帝以恩威懷服南越。吳公薦賈誼。

昭陽大淵獻 殷十甲辰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朔。顓頊十甲辰十二癸卯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朔。後九月。本志十一癸卯晦食。

二 賈山勸納諫。又諫與方正之士射獵。帝止輦受言。袁盎諫帝下峻阪。又諫慎夫人與皇后同席。

閼逢困敦 殷十戊辰十二丁卯二丙寅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朔。顓頊十戊辰十二丁卯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朔。本志十丁酉晦十一丁卯晦皆食。

三 詔丞相率列侯之國。淮南王殺辟陽侯。匈奴犯塞遣灌嬰擊走之。上幸太原。濟北王興居反。遣柴武擊誅之。張釋之諫嗇夫利口。又劾太子梁王不下車。又言中有可欲。錮南山猶有隙。又處犯蹕盜環用法平。

旃蒙赤奮若 殷十一壬辰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八戊午朔。顓頊十壬戌十二辛酉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朔。

四 季布言恐天下窺陛下淺深。絳侯下獄。薄太后明其不反。

柔兆攝提格 殷十丁巳十二丙辰二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後九辛亥朔。顓頊十一丙戌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八壬子後九辛亥朔。

五 除盜鑄錢令。賈誼賈山俱諫。

彊圉單閼 殷十二庚辰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朔。顓頊十一庚戌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朔。

六 淮南王長有罪遷蜀。袁盎諫不聽。長自殺。匈奴求和親。中行說勸匈奴毋貴漢物。又言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身。雖亂必立宗種。賈誼上疏言抱火厝積薪。又曰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也。又曰令信越之倫列為列侯雖至今存可也。又曰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又曰天子居下。上是倒縣也。又曰細民而不憂天下大患。上無制度。故貴賤無等。又曰移風易俗。無行義。宜定經制。又曰三代所以長久。諭教太子而謹左右也。又曰禮禁將然之前。遇禁已然之後。又曰大臣可刑殺而不可榜笞。厲辱所以養其廉恥。

著雍執徐 殷十二乙亥二甲戌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庚子朔。顓頊十乙

七

卷第十四

亥十二甲戌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朔。

屠維大荒落 殷十一己亥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八乙丑後九甲子朔。顓頊十己巳十二戊辰三丁酉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朔。

八 賈誼諫封淮南王諸子。知其後必反。

上章敦牂 殷十一癸亥正壬戌三辛卯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朔。顓頊十癸巳十二壬辰二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朔。

九

重光協洽 殷十二丁亥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後九壬午朔。顓頊十一丁巳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後九壬午朔。

十 殺薄昭。

玄默涒灘 殷十一辛巳正庚辰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朔。顓頊十一辛巳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朔。

十一 賈誼勸上大封梁淮陽以制諸侯。奈何高拱以成六國之禍。晁錯言兵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又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又勸上募民徙塞下。又勸上置良吏撫徙者。

昭陽作噩 殷十丙午十二乙巳二甲辰四癸卯七壬申九辛未朔。顓頊十一乙亥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朔。

十二 河決酸棗。除關毋用傳。晁錯勸上令民入粟拜爵以勸農桑。貴五穀賤金玉。詔賜民田租之半。

閼逢閹茂 殷十一庚午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朔。顓頊十庚子十二己亥二戊戌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朔。後九月。

十三 詔朕親耕后親桑以勸天下。除祕祝。除肉刑。上下寬厚斷獄四百。除民租稅。

旃蒙大淵獻 殷十一甲午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朔。顓頊十甲子十二癸亥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九己丑朔。

十四 匈奴入朝那。候騎至甘泉。上欲親征匈奴。太后固止之。馮唐謂上不能用廉頗李牧。詔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柔兆困敦 殷十一戊子正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朔。顓頊十一戊子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朔。

十五 令公孫臣申明土德草改曆服色事。上始幸雍郊五帝。

彊圉赤奮若 殷十癸丑十二壬子二辛亥四庚戌七己卯九戊寅朔。顓頊十二壬子二辛亥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後九丁未朔。

十六 令博士諸生作王制。分齊為六國。淮南為三國。悉王悼惠王厲王諸子。新垣平詐玉杯。

著雍攝提格 殷十丁丑十二丙子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九壬寅朔。顓頊十一丙午正乙巳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朔。

後元 誅新垣平。詔羣臣可以佐百姓者。

屠維單閼 殷十一辛丑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朔。顓頊十辛未十二庚午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九丙申朔。

二 復與匈奴和親。不相寬廢國。申屠嘉欲斬鄧通。上令通往而後請之。

上章執徐 殷十一乙未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後九庚申朔。顓頊十二

三

卷第十五

一乙未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朔。

重光大荒落 殷十一己未正戊午三丁巳六丙戌八乙酉朔。顓頊十一己未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朔。本志四丙辰晦食。
四

玄黓敦牂 殷十甲申十二癸未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九己酉朔。顓頊十一癸丑正壬子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後九戊寅朔。
五

昭陽協洽 殷十戊申十二丁未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朔。顓頊十一丁丑正丙子三乙亥六甲辰八癸卯朔。本志四乙巳水火木合於東井。
六 匈奴大入上郡、雲中，遣三將軍屯細柳、霸上、棘門以備胡。上勞軍至細柳，知周亞夫賢。

閼逢涒灘 殷十壬寅正辛未二庚午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朔。顓頊十壬寅十二辛丑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朔。本志十一戊戌水土合於危。正辛未朔食。七火東行畢、昴，還畢東北，出而西，逆行至昴，即南，酉東行。
七 帝崩，遺詔薄葬減喪。罷[illegible]書，賞張武以愧其心。長沙王以忠定著令。

旃蒙作噩 殷十一丙寅正乙丑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後九辛卯朔。顓頊十一丙寅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朔。本志正癸酉金水合於女，七乙丑金木水合於張。
漢景帝啓 元 尊文帝廟曰太宗。復收民田半租。減笞刑。張歐雖治刑名，爲人長者。

柔兆閹茂 殷十一庚寅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八丙辰朔。顓頊十庚申十二己未二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朔。本志七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守斗，十二水火合於斗。
二 申屠嘉欲斬鼂錯，發病死。梁孝王親幸無比。

彊圉大淵獻 殷十乙卯十二甲寅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朔。顓頊十一甲申正癸未二壬午六辛亥八庚戌朔。本志二壬午[illegible]彗星[illegible]
三 上因置酒，言欲傳天下於梁王，竇嬰以爲不可。梁王以此怨嬰。吳使者[illegible]。鼂錯言高帝封三庶孽，分天下半，[illegible]。錯以不[illegible]。上以袁盎言[illegible]。吳楚等七國反，[illegible]。七國以誅錯爲名，上斬錯[illegible]。周亞夫[illegible]。七國以梁委吳而絕其糧道，[illegible]。吳楚食盡引去，亞夫[illegible]破之。[illegible]備西北，[illegible]。[illegible]因移[illegible]江淮入武關，吳王[illegible]。過城勿攻，直據洛陽，分令漢東騎[illegible]。不聽。周丘以一節將兵十餘萬。[illegible]兵至，弓高侯擊[illegible]王公孫[illegible]全[illegible]。[illegible]濟北。[illegible]不從太子[illegible]以此得寵任。竇太后不許[illegible]。

著雍困敦 殷十己酉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朔。顓頊十一己酉十二戊申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朔。本志七癸未火入東井，行陰，九己未火入鬼，戊寅出。本紀十一戊戌晦食，本志無。
四 復置關，用傳。立太子徹。衡山王勃以貞信徙王濟北。

屠維赤奮若 殷十癸酉十二壬申二辛丑五庚子七己亥九戊戌朔。顓頊十癸酉十二壬申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朔。
五

卷第十六

上章攝提格 殷十一丁酉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八癸亥後九壬戌朔。顓頊十丁卯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朔。
六 廢薄后。長公主嫖譖栗姬，[illegible]膠東王。

重光單閼 殷十一辛酉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朔。顓頊十辛卯十二庚寅二己丑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朔。本志十一庚寅晦食。
七 廢太子榮，立膠東王徹爲太子。郅都[illegible]上爲[illegible]。

玄黓執徐 殷十丙戌十二乙酉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朔。顓頊十一乙卯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朔。本志十二甲寅晦食，填星居東井。
中元 臨江王榮坐事自殺。太后欲立梁王爲嗣，袁盎諫止。梁王使人刺殺盎。鄒陽曰兄弟無藏怒，無宿怨。田叔燒梁獄辭。

昭陽大荒落 殷十庚辰十二己卯二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朔。顓頊十庚辰十二己卯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後九甲戌朔。本志九甲戌晦食。
二

閼逢敦牂 殷十甲辰十二癸卯二壬寅四辛丑七庚午九己巳朔。顓頊十二癸卯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朔。本志九戊戌晦食。暮，十一庚午夕金火合於虛，相去一寸。正丁亥金木合於觜，三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金去木留二十日。
三 周亞夫不肯侯王信。

旃蒙協洽 殷十一戊辰正丁卯三丙寅五乙丑七甲子九癸亥朔。顓頊十戊戌十二丁酉二丙申五乙丑七甲子九癸亥朔。本志四丙申金木合於井。
四

柔兆涒灘 殷十癸巳十二壬辰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後九丁亥朔。顓頊十一壬戌正辛酉三庚申[illegible]。本志四[illegible]水火合於參。
五 詔讞疑獄。

彊圉作噩 殷十一丙戌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朔。顓頊十一丙戌正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十[illegible]。本志[illegible]
六 梁孝王薨，封其五男爲王。定箠令。李廣見匈奴[illegible]

著雍閹茂 殷十辛亥十二庚戌二己酉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朔。顓頊十二庚戌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朔。本志七[illegible]
後元 詔讞而後不當，讞者不坐。不[illegible]償亡金。周亞夫下獄死。

屠維大淵獻 殷十乙亥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後九庚子朔。顓頊十一乙巳十二甲辰二癸卯四壬寅六辛未八[illegible]朔。
二 詔勸農桑，修吏職。

上章困敦 殷十[illegible]戊戌三丁酉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朔。顓頊十二戊辰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午朔。
三 詔勸民種樹，可得衣食物。[illegible]之世，富庶之極，物盛而衰，[illegible]事也。

重光赤奮若 殷十一癸巳正壬辰三辛卯五庚寅七己未後九戊午朔。顓頊十一癸巳正壬辰二辛卯[illegible]戊子朔。
漢世宗徹 建元元 詔舉賢良。[illegible]又曰漢常欲治而不治者，失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辨[illegible]名而不察實[illegible]

卷第[illegible]

卷第十七

玄黓攝提格 殷十一丁巳正丙辰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朔 顓頊十一丁巳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朔 本志二丙戌朔食

犯罪者未必刑 又曰高明光大在加之意而已 又曰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 又請令二千石貢賢以觀大臣之能 又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 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 又曰所受大者不得取小 又曰道者萬世無弊 又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上雅嚮儒術 衛綰奏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 趙綰王臧請立明堂 申公曰為治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

昭陽單閼 殷十壬午十二辛巳二庚辰四己卯六戊寅九丁未朔 顓頊辛亥部一年十一辛亥二庚辰四己卯五戊寅八丁丑朔 本志九丙子晦食

二 淮南王安來朝 上以其屬尊材高尊禮之 竇太后好黃老言 抵趙綰王臧罪 萬石君家無文學而孝謹 太后勸上加恩禮於長公主 衛子夫初得幸

三 中山王聞樂流涕 天子為之加親親之恩 閩越圍東甌 上使嚴助發兵救之 閩越去 東甌因內徙 上招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嚴助以文詞得幸 終不任以事 上為微行 為柏谷主人所辱 上令吾丘壽王廣上林苑 東方朔諫 司馬相如諫獵曰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

閼逢執徐 殷十一丙午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朔 顓頊十丙子十二乙亥二甲戌四癸酉七壬寅九辛丑朔 後九月

四

旃蒙大荒落 殷十一庚午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朔 顓頊十庚子十二己亥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朔 本志正己巳朔食

五 置五經博士

柔兆敦牂 殷十一甲子正癸亥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朔 顓頊十一甲子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朔

六 上謂田蚡君除吏盡未 吾亦欲除吏 閩越王郢攻南越 上遣王恢韓安國等救之 淮南王安上書諫 會郢弟餘善殺郢以降 南越王遣子入宿衛 汲黯為東海太守 臥閤內不出 歲餘東海大治 召為主爵都尉 列於九卿 治務在無為而已 引大體不拘文法 黯謂上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上曰甚矣汲黯之戇也 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莊助論汲黯輔少主 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 匈奴來求和親 上用韓安國議許之

彊圉協洽 殷十二己丑十二戊子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九甲寅朔 顓頊十一戊午十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八甲申後九癸未朔 本志二丙辰晦食 七癸未先晦食 日中觽從東北過半 晡時復

元光元 初舉孝廉 李廣程不識將兵異道

著雍涒灘 殷十一癸丑十二壬子二辛亥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朔 顓頊十一壬午正辛巳三庚辰六己酉八戊申朔

二 李少君善為巧發奇中 上始好神仙 王恢請以馬邑誘匈奴 韓安國曰聖人以天下為度 故高祖文帝皆與匈奴和親 上不聽 發兵三十餘萬伏馬邑 匈奴覺之去 卒無所得 乃誅王恢

卷第十八

屠維作噩 殷十一丁丑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朔 顓頊十丁未十二丙午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朔 後九月

三 河決瓠子 淤不塞 田蚡與竇嬰私鬩

上章閹茂 殷十一辛未十二庚午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朔 顓頊十辛未十二庚午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朔

四 嬰坐弃市 河間獻王好古 實事求是

重光大淵獻 殷十一乙未正甲午三癸巳六壬戌八辛酉朔 顓頊十乙丑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朔

五 河間王獻雅樂 班固贊曰仁德而富貴 之不幸 唐蒙司馬相如通西南夷道 陳皇后廢 供奉如禮 東方朔諫引內董君於宣室 上令張湯趙禹定律令 用灋益刻自此始 公孫弘對策 下第 上擢第一 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 必信而已矣 轅固謂弘務正學以言 毋曲學以阿世 弘不庭辯 常與汲黯請間 所言皆聽 汲黯面詰弘不忠 弘曰知臣者以臣為忠

玄黓困敦 殷十庚申十二己未二戊午四丁巳六丙辰八乙卯朔 顓頊十一己丑正戊子三丁亥六丙辰八乙卯後九甲寅朔

六 鄭當時穿漕渠 匈奴入上谷 初令衛青擊匈奴 李廣為匈奴所得亡歸

昭陽赤奮若 殷十甲申十二癸未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朔 顓頊十一癸丑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八己卯朔

元朔元 詔議不舉孝廉者罪 衛夫人為皇后 匈奴入遼西漁陽 衛青擊匈奴 東夷薉君降 置滄海郡 主父偃諫伐匈奴 嚴安言周失之弱 秦失之強 徐樂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

閼逢攝提格 殷十戊寅十二丁丑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朔 顓頊十戊寅十二丁丑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朔 本志二乙巳晦食 紀三月乙亥晦食

二 主父偃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為侯 匈奴入上谷漁陽 衛青擊匈奴 至高闕 取河南地 上用主父偃策 築朔方郡 又徙豪傑茂陵 上聞郭解權使將軍為言其家不貧 公孫弘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睚眦殺人 解雖弗知 此罪甚於解殺之 族之 誅主父偃 孔臧辭御史大夫 願為太常

旃蒙單閼 殷十一壬寅正辛丑三庚子六己巳八戊辰後九丁卯朔 顓頊十一壬申正辛丑三庚子五己亥七戊戌九丁酉朔

三 匈奴太子於單降 公孫弘願罷西南夷滄海 專奉朔方 上從之 汲黯言弘詐 弘曰誠中弘病 張騫使月支還 匈奴入代郡雁門

柔兆執徐 殷十一丙寅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朔 顓頊十丙申十二乙未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朔

四 匈奴入代 定襄 上郡

彊圉大荒落 殷十一辛卯十二庚寅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朔 顓頊十一庚申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八丙戌朔

五 公孫弘為丞相 開東閣 弘請禁民挾弓弩 吾丘壽王難曰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 知其不足恃也 弘外寬內深 衛青擊匈奴 破右賢王 初為大將軍 又封其三子 衛青尊寵 汲黯加平日 上不冠不見汲黯 上以禮遇汲黯 淮南衡山王與賓客為反計

著雍敦牂 殷十一乙酉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朔 顓頊十乙酉十二甲申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後九己卯朔 本志十二癸丑晦食

六 衛青再出定襄擊匈奴 趙信降匈奴 蘇建盡亡軍 霍去病始侯 初置武功賞官

卷第二十

屠維協洽 殿十己酉十二戊申二丁未五丙 壬七乙亥九甲戌朔 顓頊十二 戊申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 甲辰朔 本志五乙巳晦食

元狩元 獲一角獸，初以天瑞紀元。濟北王獻泰山。淮南衡山王事覺伏誅。張湯以誅伍被莊助。匈奴入上谷。張騫請通西域，乃復事西南夷。

上章涒灘 殿十一癸酉正壬申三辛未五庚 顓頊十 癸卯十二壬寅三辛未五 庚午七己巳後九戊戌朔

二 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至祁連山，得金人。李廣為匈奴所圍，意氣自如。匈奴渾邪王降。汲黯論民出馬及交市事。金日磾牽馬不竊視。

重光作噩 殿十一丁酉正丙申三乙未五甲 顓頊十丁 卯十二丙寅二乙丑四 甲子七癸巳九壬辰朔

三 封膠東王寄子為王。徙貧民關西七十餘萬口。匈奴入北平定襄。作昆明池。上作天馬歌，汲黯謂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汲黯論殺士。

玄黓閹茂 殿十二辛酉二庚申四己未六戊 午八丁巳朔 顓頊十一辛卯正 庚寅三己丑五戊子 七丁亥九丙戌朔

四 張湯桑弘羊等造白金皮幣，算緡錢之利。初算緡車。卜式請出財佐邊，上尊顯式以風百姓。上令衛青霍去病度幕擊匈奴，青至闐顏山。李廣自殺。霍去病封狼居胥山，臨翰海而還。馬出塞者十四萬，還者三萬。去病不學孫吳。是後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狄山乘鄣。義縱擢寧成。王溫舒論囚流血十餘里。少府以詐妄誅。

昭陽大淵獻 殿十丙辰十二乙卯二甲寅 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朔 顓頊十二乙卯二甲寅 四癸丑 六壬子八辛亥後九庚戌朔

五 初行五銖錢。汲黯謂李息公不早言張湯，升受殺矣。上病鼎湖，愈，幸甘泉，祠神君。

閼逢困敦 殿十庚辰十二己卯二戊寅四丁 丑六丙子九乙巳朔 顓頊十二 己酉二戊寅四丁丑 六丙子八乙亥朔

六 初令民告緡。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霍去病薨。顏異坐腹非誅。

旃蒙赤奮若 殿十一甲辰正癸卯三壬寅 五辛丑七庚子九己亥朔 顓頊十甲戌十二癸酉二壬 申四辛未七庚子九己亥朔

元鼎元

柔兆攝提格 殿十二戊辰二丁卯四丙寅 六乙丑八甲子後九癸亥朔 顓頊十一戊戌正丁酉三丙 申五乙未七甲午後九癸亥朔

二 上以張湯面欺殺之。起柏梁臺承露掌。事令上林三官鑄錢。使張騫使烏孫，西域始通，使入貢。

彊圉單閼 殿十一壬戌正辛酉四庚寅六己 丑八戊子朔 顓頊十一壬戌正 辛酉三庚申五己未 七戊午九丁巳朔

三

著雍執徐 殿十丁亥十二丙戌二乙酉四甲 申七癸丑九壬子朔 顓頊十一 丙辰二乙酉四甲申六癸 未八壬午後九辛巳朔

四 立后土祠於汾陰。上始巡郡縣，河東守自殺。欒大始進，數月佩六印，妻以公主，貴震天下。得寶鼎於汾陰。周亞夫始封。趙禹為文深不用，至是更名寬平。尹齊以不勝任免，民恐失兒寬，輸租更最。使安國少季諭南越王及太后令入朝。公孫卿言漢興亦當黃帝之時，上得寶鼎，黃帝登天。

屠維大荒落 殿十辛亥十二庚戌二己酉 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朔 顓頊十一庚辰正己卯三戊寅六丁未八丙午朔 本志四丁丑晦食太白入天苑 十一辛巳朔冬

五 上幸雍，遂西踰隴，登崆峒。隴西守自殺。上北出蕭關，獵新秦中，勒邊兵而還。上幸甘泉，立泰一祠。南越相呂嘉不欲內屬，太后欲因漢使者誅之，使者不敢發。上使韓千秋以二千人

卷第二十一

往使，嘉反，殺漢使者及王王太后，更立王兄建德。千秋兵敗殺之。上遣伏波將軍等十餘萬人五道征南越。列侯坐酎金奪爵者百六人。石慶為丞相，備員而已。卜大夫棄市。西羌反。

上章敦牂 殿十一乙亥正甲戌三癸酉五壬 申七辛未九庚午朔 顓頊十乙 巳十一甲辰二癸卯四 壬寅六辛丑九庚午朔

六 李息等平西羌。楊僕等破南越為九郡。越侯遺等平西南夷為五郡。夜郎侯入朝。上幸緱氏，觀大人迹。郡縣皆治道繕宮而望幸矣。東越王餘善反。上欲使卜式書其科功先以書責讓。使西域者漸多。使公孫賀趙破奴擊匈奴，皆出塞數千里不見虜而還。徙民實張掖敦煌。卜式言鹽鐵船算不便，上由是不悅。司馬相如勸上封泰山。兒寬請上自制封禪儀。

重光協洽 殿十一己巳正戊辰四丁酉六丙 申八乙未後九甲午朔 顓頊十 一己巳正戊辰三丁卯五 丙寅七乙丑九甲子朔

元封元 上巡北邊，勒兵十八萬騎，使郭吉責讓單于，匈奴讋不敢出，乃還。過橋山，祭黃帝冢。東越殺餘善降，兵振旅。徙其民於江淮間。上幸緱氏，禮中岳。東巡海上，益遣方士數千人入海求神仙。上登封泰山，降坐明堂。禪肅然。東方朔言仙者自然。北巡邊，並海至碣石，歷北邊，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桑弘羊用平準，民不益賦而國用饒。卜式曰烹弘羊天乃雨。李再見王朔獨見僊星。

玄黓涒灘 殿十一癸巳正壬辰三辛卯六庚 申八己未朔 顓頊十癸亥正壬 辰二辛卯五庚寅 七己丑九戊子朔

二 公孫卿言見神人，欲見天子，上為之幸東萊。所見因禱萬里沙。上自臨塞瓠子決河，築宣房宮。以下皆負薪河，遂復故道。作甘泉通天臺。涉何殺朝鮮送者，朝鮮王右渠由是叛。遣楊僕荀彘擊朝鮮。公孫卿言天旱乾封。滇王入朝。積置吏入朝。吏不敢言。杜周為廷尉，詔獄繫者至十萬餘人。

昭陽作噩 殿十戊午十二丁巳二丙辰四乙 卯六甲寅八癸丑朔 顓頊十一 丁亥正丙戌四乙卯 六甲寅八癸丑朔

三 趙破奴以輕騎七百虜樓蘭王，破車師。為孫大宛之屬列亭障至玉門。作角抵戲。荀彘楊僕擊朝鮮，并其軍，朝鮮為四郡。彘坐爭功棄市。玄菟樂浪有箕子之風。

閼逢閹茂 殿十一壬午正辛巳三庚辰五己 卯七戊寅九丁丑朔 顓頊十壬 子十二辛亥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九 丁丑朔後九月本志六己酉朔食

四 上幸回中，出蕭關。匈奴烏維單于死。于紿王烏云欲入見天子，遣烏維之臣於邸。

旃蒙大淵獻 殿十丙子正乙巳三甲辰五 癸卯七壬寅九辛丑朔 顓頊十丙午十二乙亥二甲戌 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朔

五 上南巡，望祀虞帝於九疑，射蛟江中，遂北至琅邪，增封泰山，還幸甘泉，郊泰畤。衛青薨。初置十三部刺史。詔求跅弛之士。

柔兆困敦 殿十一庚子正己亥二戊戌六丁 卯八丙寅朔 顓頊十庚午正己 亥二戊戌五丁酉 七丙申九乙未朔

六 遣郭昌擊昆明。以公主妻烏孫。上每巡守，多從胡客，覽示漢富厚以傾駭之。兒單于立，匈奴益西北徙。

彊圉赤奮若 殿十乙丑十一甲子朔 顓頊閏十甲午十二癸巳朔

太初元 上至海上，考方士。柏梁臺災，作建章宮。初改用夏正，定律曆。

初用太初曆，甲子爲一年。正癸亥，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前十一月一日冬至。

公孫敖築受降城。上聞宛有善馬，遣使求之，宛王不與，殺使者。上使李廣利將兵伐宛。王溫舒夷五族。

著雍攝提格 二丙戌，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二　公孫賀爲丞相，不肯受印綬。李廣利爲郁成所敗而還，上令遮玉門，不聽入。趙破奴擊匈奴，一軍盡沒。

屠維單閼 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閏六戊申，九丁丑，十一丙子朔。七一處暑。

三　上東巡海上，還，封泰山，禪石閭。遣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亭鄣，至廬朐。匈奴入定襄、雲中、酒泉、張掖。大發兵六萬餘人，遣李廣利再伐宛，宛人殺其王毋寡以降。[illegible]功臣爲侯者四人。大宛待[illegible]馬而還，威振外國。

上章執徐 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二庚子朔。

四　李廣利還京師。捕樓蘭王，詰讓，遣之。以[illegible]鞮侯單于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重光大荒落 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

天漢元　遣蘇武使匈奴，匈奴欲降武，武不肯，徙之北海上。

玄黓敦牂 二癸巳，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閏三四一小滿。

二　遣李廣利擊匈奴，大爲匈奴所圍，殆死得免。李陵兵敗，降匈奴。山東盜賊羣起，作沈命法，而盜不止。遣繡衣使者暴勝之等討擒，僅能克之。雋不疑戒勝之。王賀曰：吾活千人，子孫其興。遣開陵侯擊車師，匈奴救之，漢兵不利。

昭陽協洽 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九甲申，十一癸未朔。

三　初榷酒酤。上幸泰山，還，祀常山。方士入海者終無驗，上猶羈縻不絕。匈奴入雁門。

閼逢涒灘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二丁未朔。閏十二。

四　遣李廣利等三將擊匈奴，無所得，還。族李陵家。

旃蒙作噩 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十一辛卯朔。本志正乙巳晦食。

太始元　匈奴左大將嗣位，其兄狐鹿孤單于。

柔兆閹茂 正庚子，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

二　穿白渠。

強圉大淵獻 二甲子，四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閏九。十月二日小雪。

三　上幸甘泉，遂幸東海、琅邪。趙倢伃生子弗陵，命其門曰堯母。江充以讒得幸，爲水衡都尉。

著雍困敦 二戊子，四丁亥，六丙戌，八乙酉，十一甲寅朔。本志十甲寅晦食。

四　上修封泰山，還幸不其，還幸安定、北地。

屠維赤奮若 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

征和元　上謂[illegible]子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巫蠱起。

上章攝提格 正丁未，四丙子，閏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六一大暑。

二　公孫賀父子下獄死，諸邑、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伉皆坐巫蠱誅。上幸甘泉。太子仁恕溫謹，由是寵衰。上使江充治巫蠱，[illegible]皇后、太子。太子[illegible]。上[illegible]皇后太子[illegible]太子兵敗。太子亡，皇后自殺。壺關三老茂上書訟太子冤。太子死湖。[illegible]

重光單閼 正辛未，三庚午，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

三　匈奴入五原、酒泉。遣李廣利等三將軍擊匈奴。丞相劉屈氂請昌邑王爲太子。會屈氂坐誣祝腰斬，廣利遂降匈奴。公孫勇等詐乘傳至郡縣，討斬之。田千秋上書訟太子，上感寤，族江充，以千秋爲大鴻臚。

玄黓執徐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一辛酉朔。本志八辛酉晦食，不盡如鉤，晡時蝕從西北下，晡時復。

四　上幸東萊，欲浮海求神仙，會風而止。上始寤方士之妄，悉罷之。有司請田輪臺，上不許。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使趙過教民代田。匈奴屠李廣利以祠社。

昭陽大荒落 正庚申，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十乙卯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後元元　馬何羅等反，金日磾擒之。上以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欲立幼子弗陵，恐女主亂國，先殺其母趙倢伃。

閼逢敦牂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

二　上在甘泉病篤，立弗陵爲太子，命素所信愛者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上崩。上[illegible]昭平君。班固曰：以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霍光增符璽郎秩。匈奴入朔方。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卷第二十三

旃蒙協洽 正戊寅 三丁丑 六丙午 八乙巳 十甲辰 十一癸卯朔 閏十二日冬至
漢昭帝 陵 弗 始元元 西南夷反，呂破胡討平之。燕王旦與劉澤等謀反，誅澤等，旦勿治。金日磾薨。雋不疑為京兆尹。霍光不封金建。

柔兆涒灘 正壬寅 三辛丑 五庚子 七己亥 十戊辰 十二丁卯朔
二 霍光引用宗室劉辟彊等。匈奴發衍鞮單于立，匈奴始衰。

彊圉作噩 二丙寅 四乙丑 六甲子 八癸亥 十壬戌朔 本志十一壬辰朔食
三 上官安因丁外人內女宮中。

著雍閹茂 正辛卯 三庚寅 五己丑 七戊子 八丁亥 十丙戌 十二乙酉朔 閏七，八二日秋分
四 立上官后。西南夷反，田廣明擊之。

屠維大淵獻 二甲申 五癸丑 七壬子 九辛亥 十一庚戌朔
五 成方遂詐稱衛太子，雋不疑收送獄。上官安驕淫。田廣明擊破西南夷。杜延年勸霍光脩孝文之政，從納寬和。

上章困敦 正己酉 三戊申 五丁未 八丙子 十乙亥 十二甲戌朔
六 詔舉賢良，議鹽鐵。蘇武留匈奴十九年，至是乃得歸。罷榷酤，與民休息，百姓稍充實。

重光赤奮若 二癸酉 閏三壬申 五辛未 七庚午 九己巳 十二戊戌朔 四一日小滿 本志七己亥晦食
元鳳元 武都氐反，遣馬適建等擊之。上官桀、蓋主、燕王旦謀反，皆伏誅。上年十四，知霍光之忠，辨上書者之詐。魏相擢顯，賞韓義之子。光以張安世自副。光用法嚴，杜延年輔之以寬。匈奴入寇，自敗去。

玄黓攝提格 二丁酉 四丙申 六乙未 八甲午 十癸巳 十二壬辰朔
二 匈奴畏漢，欲求和親。

昭陽單閼 二辛卯 五庚申 七己未 九戊午 十一丁巳 閏十二丙辰朔
三 眭孟上言石柳，伏誅。杜延年救田千秋。匈奴擊烏桓，掘發先單于冢，烏桓反，范明友擊破之。

閼逢執徐 二乙卯 四甲寅 七癸未 九壬午 十一辛巳朔 正一日雨水
四 田千秋薨。傅介子斬樓蘭王。

旃蒙大荒落 正庚辰 三己卯 五戊寅 七丁丑 九丙子 十二乙巳朔
五

卷第二十四

柔兆敦牂 二甲辰 四癸卯 六壬寅 八辛丑 九庚子 十一己亥朔 閏八
六

強圉協洽 二戊戌 四丁卯 六丙寅 八乙丑 十甲子 十二癸亥朔
元平元 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王吉、龔遂諫，不聽。霍光廢昌邑王，田延年與楊敞夫人參定大計。王式以三百篇諫。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丙吉保護皇曾孫。丙吉奏記霍光，白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霍光立宣帝。宣帝將立后，令求微時故劍。

著雍涒灘 二壬戌 四辛酉 七庚寅 九己丑 十一戊子朔 本志四月壬戌甲夜，辰星與參出西方。
漢中宗 詢 本始元 論定策功，行封賞。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關白光，然後奏。上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乃以黃霸為廷尉正。上追尊戾太子、史皇孫，加謚，置園邑。

屠維作噩 正丁亥 三丙戌 五乙酉 六甲申 八癸未 十一壬子朔 本志七月辛亥，夕辰星與翼出，熒惑守房之鉤鈐。
二 田廣明、霍光薦田延年，自出三千萬自乞之。何以議尊孝武廟為世宗，夏侯勝議以為不當立廟。黃霸獄中授經。遣五將軍與烏孫擊匈奴。

上章閹茂 正辛亥 三庚戌 五己酉 七戊申 九丁未 十一丙午朔
三 霍顯毒殺許后。五將軍擊匈奴，皆無功，常惠與烏孫兵大克獲。匈奴遂衰耗。趙廣漢為京兆尹。

重光大淵獻 二乙亥 四甲戌 六癸酉 八壬申 十辛未 十二庚午朔 本志十一月甲辰，辰星在翼，是日熒惑入鬼。
四 立霍后。赦夏侯勝、黃霸，用之。勝曰：陛下所言，臣故揚之。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太后為勝素服。

玄黓困敦 閏正己巳 三戊辰 六丁酉 八丙申 十乙未 十二甲午朔 二一日春分 本志十二癸亥晦食，正月戊午乙夜，月食熒惑在角亢，辛酉熒惑入氐。
地節元 楚王延壽謀反自殺。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卷第二十五

昭陽赤奮若 二癸巳 四壬辰 六辛卯 九庚申 十一己未朔
二 霍光薨，子禹為將軍，兄孫山領尚書事。魏相請損霍氏權，又請去副封。上知民疾苦，厲精為治，官不數易，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常稱與我共治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匈奴謀入寇，漢備之，引去。西域來降。

閼逢攝提格 正戊午 三丁巳 五丙辰 七乙卯 九甲寅 閏十癸丑朔 十一一日冬至
三 詔以膠東相王成有異等之效，賜爵關內侯。立太子。丞相韋賢致仕，魏相代之。疏廣不令許舜監護太子家。蕭望之上疏言霍氏。霍氏驕橫，上頗知其毒許后事，罷其親黨，出屯兵。路溫舒上書請緩刑罰。上齋居決事，初置廷尉平。鄭昌以為不若刪定律令。鄭吉擊車師，王奔烏孫。吉遣吏卒田車師。

旃蒙單閼 正壬午 三辛巳 五庚辰 七己卯 九戊寅 十一丁丑朔
四 封外祖母為博平君。霍禹及霍山、雲謀反，誅，霍后廢。霍氏族誅。人為徐福上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霍氏之禍萌於驂乘。令郡國上繫囚瘐死者名數。

柔兆執徐 正丙子 三乙亥 六甲辰 八癸卯 十壬寅 十二辛丑朔
元康元 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悉平。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

諫出諫官爲郡守 尹翁歸爲右扶風 莎車王呼屠徵西域畔漢 馮奉世矯制斬之 上欲封奉世 蕭望之以爲開後奉使者利爲國生事乃止

彊圉大荒落 二庚子 四己亥 六戊戌 八丁卯 十丙寅 十二乙丑朔 閏七

二 上以霍氏欲害太子 乃選無子而謹慎者王倢伃爲皇后 詔戒吏弄法及飾廚傳 更名詢 魏相諫伐匈奴曰 兵義者王 應者勝 忿者敗 貪者破 驕者滅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丙吉自曾孫遭遇 絕口不道前恩 帝所用皆更治民 上謂張安世曰 掖廷令平生稱我 將軍止之是也 張敞言昌邑王廢亡之效

著雍敦牂 二甲子 四癸亥 六壬戌 八辛酉 十庚申朔

三 封昌邑王賀爲海昏侯 封丙吉許史張彭祖等爲侯 夏侯勝謂丙吉有陰德 必饗其樂 張安世辭祿 每定大政 安世輒移病 安世爲人慎其來謁 二疏歸老 疏廣不爲子孫買田宅 黃霸守京兆尹

屠維協洽 正己丑 三戊子 五丁亥 七丙戌 九乙酉 十一甲申朔

四 賜尹翁歸子黃金 詔求高祖功臣子孫復其家 張安世薨 韋玄成陽狂讓爵 烏孫送車師王烏貴 趙充國請遣使行視諸羌 毋令解仇 比年豐稔 穀石五錢

上章涒灘 正癸未 四壬子 五辛亥 七庚戌 九己酉 十一戊申朔 閏四五二日夏至

神爵元 上始郊泰畤 祠后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張敞諫用方士之語 廣漢之逆 王吉言治道 先零羌反 遣趙充國等討之 充國曰兵難遙度 又曰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 充國以遠斥候爲務 行必爲戰備 止必堅營壁 先計而後戰 充國招降罕开 以支解羌虜 充國曰窮寇不可迫 充國擅遣辛臨眾 充國曰明主可爲忠言 充國奏罷騎兵 留萬人屯田 陳十二利 充國每上奏 羣臣初言不便 後皆從之

重光作噩 正丁未 三丙午 五乙巳 八甲戌 十癸酉 十二壬申朔

二 趙充國曰兵大事 當爲後法 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 充國言辛陽不可與 蓋寬饒坐直言自殺 鄭昌訟其冤 匈奴謀入寇 漢覺之還去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死 顓渠閼氏廢其子稽侯狦 而立握衍朐鞮單于 握衍朐鞮單于殘忍好殺 國人離叛 日逐王先賢撣來降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初

玄黓閹茂 二辛未 四庚午 六己巳 八戊辰 十丁卯 閏十二丙申朔

三 魏相薨 丙吉知大體不親小事 詔益吏俸 韓延壽爲馮翊 以禮讓爲治 吏民不忍欺 蕭望之譏不以少主妻烏孫 匈奴與烏孫 王叛

昭陽大淵獻 二乙未 四甲午 六癸巳 八壬辰 十辛卯 十二庚寅朔 正一日雨水

四 賜黃霸爵關內侯 嚴延年母曰人不可獨殺 當爲汝掃除墓地 匈奴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 西擊握衍朐鞮殺之 呼韓邪欲殺右賢王 右賢王立屠耆單于 東襲呼韓邪 呼韓邪敗走

閼逢困敦 三己未 五戊午 七丁巳 九丙辰 十一乙卯朔 本志十二乙酉朔食

五鳳元 匈奴五單于爭立 屠耆破其三人 漢廷臣欲乘匈奴亂舉兵 蕭望之以爲乘亂不義 乃止 韓延壽坐僭侈伏誅

旃蒙赤奮若 正甲寅 三癸丑 五壬子 八辛巳 九庚辰 十一己卯 閏八

二 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 匈奴呼韓邪擊殺屠耆 屠耆從弟自立爲閏振單于 在西邊 呼韓邪兄自立爲郅支單于 在東邊 楊惲坐訞言免

柔兆攝提格 正戊寅 三丁丑 五丙子 七乙亥 十甲辰 十二癸卯朔

三 丙吉薨 張敞言黃霸好爲奇 恐郡國舍法令爲私教 澆淳散樸 霸慙 史高上使侍書詰問

強圉單閼 二壬寅 四辛丑 六庚子 八己亥 十戊戌 十二丁酉朔 本志四辛丑朔食

四 廣陵王胥坐祝詛自殺 匈奴單于稱臣 減戍卒什二 耿壽昌奏置常平倉 楊惲坐怨望要斬 郅支攻殺閏振 因進擊呼韓邪 居之都單于庭

著雍執徐 三丙寅 五乙丑 六甲子 八癸亥 十壬戌 十二辛酉朔 閏五六一日大暑

甘露元 張敞坐殺不辜 上惜其材而貰起之 使亡 太子諫上以刑名繩下 上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上以許后故 不忍廢太子 乃補淮陽王以推讓之臣韋玄成 匈奴左伊秩訾勸呼韓邪稱臣入朝於漢 烏孫公主謀殺狂王 烏就屠襲殺狂王 上使馮夫人分烏孫立兩昆彌

屠維大荒落 二庚申 四己未 七戊子 九丁亥 十一丙戌朔

二 趙充國薨 蕭望之議單于位在諸侯王上

上章敦牂 正乙酉 三甲申 五癸未 七壬午 十辛亥 十二庚戌朔

三 匈奴呼韓邪來朝 發兵護輸以助之 圖畫名臣於麒麟閣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烏孫公主來歸 元后生成帝

重光協洽 二己酉 三戊申 五丁未 七丙午 九乙巳 十一甲辰朔 閏二三二日驚蟄

四

玄黓涒灘 二癸酉 四壬申 六辛未 八庚午 十己巳 十二戊辰朔

黃龍元 匈奴呼韓邪來朝 匈奴屠耆弟自立爲伊利目單于 郅支擊殺之 郅支聞漢擁護呼韓邪 乃西破堅昆而都之 帝崩 班固稱孝宣之治 信賞必罰 綜覈名實 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

昭陽作噩 二丁卯 五丙申 七乙未 九甲午 閏十癸巳 十二壬辰朔

元帝初元元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 減樂府員 省苑馬 貢禹勸上節用 愛民 韓轉穀以給呼韓邪 置戊己校尉

閼逢閹茂 二辛卯 四庚寅 六己丑 九戊午 十一丁巳朔

二 蕭望之周堪等輔導上以古制 多所欲匡正 史高與弘恭石顯相表裏 數故事不聽 望之等欲退許史 罷中書宦官 恭顯譖望之等 免之 立太子驁 上欲以望之爲相 恭顯譖望之 令自殺 賈捐之議罷珠厓

旃蒙大淵獻 正丙辰 三乙卯 五甲寅 七癸丑 九壬子 十一辛亥朔

三 罷建章甘泉宮衛 周堪張猛復進用

柔兆困敦 二庚戌 四己卯 六戊寅 七丁丑 九丙子 十一乙亥朔 閏六七一日處暑

四

彊圉赤奮若 正甲戌 四癸卯 六壬寅 八辛丑 十庚子 十二己亥朔

五 罷角抵等三服官 博士弟子毋置員 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 谷吉輔送郅支侍子至庭 郅支殺吉 匈奴以會輔國

著雍攝提格 二戊戌 四丁酉 六丙申 九乙丑 十一甲子

永光元 薛廣德諫御樓船 詔光祿勳以四科第郎從官 薛廣德諫 孔

朔。

顯不顧爲御史大夫。劉向上書，言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由上多疑心故也。又曰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又曰今出令如反汗，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又曰孔顏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皐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諸葛豐告周堪張猛罪，上兩黜之。賈捐之楊興僞薦石顯，抵罪。呼韓邪北歸庭。

屠維單閼　正癸亥三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三壬戌朔食。

二　匡衡言不改其原，赦無益。又曰爲天下者審所上。荀悅言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隴西羌反。馮奉世請用四萬人，一月可決。

上章執徐　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三　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

重光大荒落　正辛巳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閏十二。本志六戊寅朔食。

四　上復召周堪張猛，堪卒。石顯譖猛，令自殺。用貢禹議罷昭靈后等園及郡國廟。

玄黓敦牂　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八壬申十一辛未十二庚午朔。正二日雨水。

五　用韋玄成等議，毀太上皇孝惠寢廟園。匡衡諫變更先帝法令。又言理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又諫傅昭儀及濟陽王愛幸逾於皇后太子。河決清河屯氏河絕。

昭陽協洽　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一乙未朔。

建昭元　馮倢伃當熊。

閼逢涒灘　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閏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九一日霜降。

二　焦延壽謂京房得我道以亡身。京房言幽厲事，石顯告房罪，殺之。陳咸數毀石顯，顯奏咸與朱雲漏泄省中語，皆免爲城旦。公卿畏顯，重足一跡。石顯投夜開門，及薦貢禹。荀悅論佞幸。

旃蒙作噩　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一癸丑朔。

三　陳湯斬郅支單于。

柔兆閹茂　正壬子三辛亥六庚辰八己卯十戊寅十二丁丑朔。

四　郅支首至京師，告祠郊廟。史丹擁護太子。

彊圉大淵獻　二丙子四乙亥五甲戌七癸酉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閏四五一日夏至。本志六壬申晦食，不盡如鉤，因入。

五　復太上皇寢廟園。

著雍困敦　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

竟寧元　呼韓邪來朝，妻以王昭君。單于請罷備塞吏卒，侯應陳十不可，乃止。左伊秩訾不肯歸匈奴。馮野王以昭儀兄不得爲御史大夫。召信臣治行第一。劉向訟陳湯功。上欲廢太子，史丹伏青蒲泣諫。帝崩。班彪言元帝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復罷太上皇等廟園。成帝即位，元舅王鳳始專政。匡衡上疏戒妃匹，及慎威儀。

屠維赤奮若　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

漢成帝　諱驁。

建始元　匡衡條奏石顯罪，徙歸之，王尊劾奏衡阿諛不忠。初賜五舅爵。黃霧四塞，言者以爲外戚太盛之咎，王鳳辭職乞骸骨，上不許。薛宣言宜戒刺史煩苛。用匡衡議罷甘泉汾陰祠。

上章攝提格　正己未二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閏正二日春分。

二　罷五時及陳寶祠。立許后。杜欽請建九女之制。匈奴顓渠閼氏請立大閼氏子。

重光單閼　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十己酉十二戊申朔。本志十二戊申朔食，時加未。

三　王商辨水訛。日食地震，杜欽谷永以爲女寵太盛。匡衡坐盜土免。

玄黓執徐　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申朔。閏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七日熒惑踰歲星，居其東半寸所如連李。時歲星在關星西四尺所，熒惑初從畢口大星東北往，數日至，往疾去遲。

四　罷中書宦官，置尚書。谷永對策，比王鳳於申伯。馮逡請浚屯氏河，不從，河果決金堤。南山羣盜起。王尊爲京兆尹，旬月而清。陳湯坐事下獄，谷永訟其功，得免。陳湯策烏孫兵不出五日當解。

昭陽大荒落　癸卯前一年，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本志四己亥晦食，不盡如鉤，蚤食時從西南起。

河平元　王延世塞決河，三十六日而成。詔減省椒房用度，許后上疏自陳。復太上皇廟園。詔蠲除苛法。

閼逢敦牂　二乙丑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十一辛卯朔。本志十月下旬，塡星在東井，軒轅南耑大星尺餘，歲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塡貫鬼先到，歲大熒惑亦貫鬼，十一月上旬，歲熒惑西去，塡星皆西北逆行。

二　匈奴伊邪莫演求降，谷永杜欽諫以爲不可受。封太后同產爲列侯。公乘興訟王尊。陳立爲牂柯太守，平西南夷。

旃蒙協洽　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閏六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七一日處暑。本志八乙卯晦食。

三　詔以楚王囂素行純茂，封其子。令劉向校中秘書。向奏洪範五行傳以戒王氏專權。河復決平原，王延世等塞之。

柔兆涒灘　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二己卯朔。本志三癸丑朔食，十一月乙卯，塡星在鬼西北八九尺所，月食之。

四　單于來朝。王鳳惡王商，使人告商以暗昧之過而免之，商歐血死。杜欽說王鳳絕罽賓。

彊圉作噩　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本志二丁未晦食。

陽朔元　杜欽說王鳳抑損權勢。王章言鳳專權，章下獄死。杜欽勸鳳舉直言。薛宣不教子以吏職。

著雍閹茂　二壬申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二　劉向上封事，言王氏權太盛，必危劉氏。帝數息悲傷其意，而不能用其言。

屠維大淵獻　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九癸亥十一壬戌朔。

三　鐵官徒申屠聖等爲盜，討平之。王鳳薦從弟音代秉政。

上章困敦　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二丙戌朔。閏十二。

四　王駿爲京兆尹。段會宗復爲西域都護。谷永薦薛宣。

重光赤奮若　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

鴻嘉元　上始爲微行。

玄黓攝提格　正己卯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十乙巳十

二　王音言雉異。徙豪桀于昌陵。

二甲辰朔。

昭陽單閼 二癸卯四壬寅七辛未九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閏九十月一日小雪。

三 上以五侯奢僭欲誅之，既而不果。班倢伃辭輦。淖方成謂趙昭儀爲禍水。趙飛燕譖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上，許后坐廢。班倢伃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乃赦之。廣漢鄭躬等爲盜。

閼逢執徐 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一癸巳朔。

四 勃海等三郡河溢。李尋欲勿塞以觀水勢。趙護討鄭躬平之。杜鄴說王音親善成都侯商。

旃蒙大荒落 正壬辰二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本志九丁巳晦食。

永始元 劉輔諫立趙飛燕爲后，辛慶忌等諫，繫劉輔掖獄。王莽初封侯，折節爲恭儉以求名，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立趙后。劉向上列女傳，又諫作昌陵。詔罷昌陵。

柔兆敦牂 正丙戌四乙卯閏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六一日大暑。本志二乙酉晦食。

二 王音薨，王商代秉政。谷永切諫微行等事，上大怒，谷永發去得免。班伯戒沈湎。張放免就國。翟方進爲丞相，緣飾文深詆。孔光典樞機，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又時有所言，輒削草藁。王商惡陳湯，徙之敦煌。賜淳于長爵。朱博爲馮翊。

強圉協洽 正庚戌三己酉六戊寅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本志正己卯晦食。

三 復甘泉泰畤。谷永言神僊不可信。樊並、蘇令起爲寇，皆伏誅。梅福上書譏斥王氏，勸上納諫求賢。

著雍涒灘 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一庚子朔。本志七辛未晦食。

四 谷永諫扶攜梁王閨門事。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屠維作噩 正己亥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正己亥朔食。

元延元 谷永豫言三七之戒。劉向請指圖陳狀。王商勢上廢王立而用其弟根輔政。上問張禹以災異，禹保護王氏以自託。朱雲請斷禹頭。上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辛慶忌遭世承平，戎狄畏其威信。

上章閹茂 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

二 段會宗誅番丘。白烏孫分兩昆彌。漢[illegible]。郭舜請絕康居。

重光大淵獻 正丁巳三丙辰六乙酉八甲申十癸未十一壬午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三 岷山崩，劉向知漢必亡。上校獵長楊。

玄黓困敦 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十丁亥十二丙午朔。

四 定陶王來朝，帝美其材。傅太后因賂趙后、王根求立爲嗣。谷永專攻上身及後宮，帝知之不親信也。

昭陽赤奮若 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朔。

綏和元 立定陶王爲太子。封殷周後爲公。用何武議置三公。王根令夏侯藩求地於匈奴。上爲定陶王立後，閻崇以爲太子不當得。王太后令傅太后十日一至太子家。王莽告淳于長罪，長坐誅。許后賜死。莽遂代王根輔政。翟方進條奏淳于長、王立黨友，皆斥免之。用何武議置州牧。犍爲得古磬。劉向請興禮樂。向卒十三年而王氏代漢。

閼逢攝提格 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七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閏三。本志春熒惑守心。

二 上屬翟方進令自殺以應星變。帝崩，趙昭儀自殺。班彪謂成帝有天子之容。荀悅論張放。哀帝初立，儉約，政由己出，朝廷望至治。孔光欲[illegible]傅太后改築後宮，不令與帝相近。董宏請尊帝太后，師丹劾奏免之。尊恭皇爲恭皇，太后爲恭皇后。立傅后。王太后詔王莽避丁傅。罷樂府官。劉歆序諸子爲九家，曰使遭聖主得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河間王良以行義益封。師丹請限王公以下田，不果行。王莽罷就第。何武薦傅喜。李尋因災異戒女寵近習。賈讓奏治河三策。劉歆議世宗廟不可毀。師丹諫變改成帝政事。上欲免傅遷，迫於傅太后不得遣。耿育冤訟陳湯。

旃蒙單閼 二癸亥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漢哀帝欣 建平元 元帝不敕發傅夫人冢者。耿育諫暴揚成帝燕私之過。師丹諫爲恭皇立廟京師，申咸、炔欽訟師丹。唐林請復丹爵邑。傅太后譖中山馮太后祝詛，逼殺之。孫寶請覆治馮氏獄。

柔兆執徐 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八乙卯十甲寅十二癸丑朔。

二 策免傅喜。朱博奏復御史大夫。傅太后自詔傅喜就國。策免孔光，以朱博爲丞相。李尋、揚雄對皷妖。上用朱博議尊恭皇及丁傅同時四太后。傅太后謂王太后爲嫗。朱博奏免師丹爲庶人，遣王莽就國。楊宣曰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慙於延陵乎。朱博奏罷州牧。丁太后崩。夏賀良等請改元易號，增益刻漏，事以姦妄皆伏誅。以寢疾盡復前世神祠。朱博坐受傅太后指奏免傅喜，下獄自殺。策免彭宣。烏孫卑爰疐遣子質匈奴，漢責讓單于令遣歸。

強圉大荒落 二壬子閏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二丁丑朔。四一日小滿。

三 平當病不肯強起受封。王嘉諫數變易二千石及勸上畜養大夫。復甘泉泰畤。息夫躬告東平王雲祝詛，雲坐誅。

著雍敦牂 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

四 民訛言行詔籌。鄭崇諫封傅商。董賢得幸於上，叢物上第盡在董氏，乘輿乃服其副。鄭崇諫賢貴寵過度，下獄死。孫寶訟鄭崇，請治趙昌。王嘉諫封董賢。上卒以東平事侯董賢及息夫躬。毋將隆諫以武庫兵賜董賢、王阿。鮑宣言七亡七死。揚雄諫止單于入朝。王嘉難息夫躬爲詐謀，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

屠維協洽 二庚午五己亥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閏十二乙未朔。本志正辛丑朔食不盡如鉤。十一月歲入太微，逆行於右執法。

元壽元 以傅晏、丁明爲大司馬將軍。會日食，復收晏印綬。王嘉言寵賜董賢太盛。杜鄴對策言丁傅太盛。徵孔光、王莽詣京師。傅太后崩。免遣息夫躬等。鮑宣請免董賢，徵何武等。上爲之徵何武、彭宣。上欲益封董賢，王嘉封還詔書，坐下獄死。孔光復爲丞相。董賢爲大司馬。上使過孔光，光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顧董賢吾欲法堯禪舜，王閎進諫。

上章涒灘 二甲午四癸巳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三壬辰晦食。

二 單于、大昆彌皆來朝。正三公官。帝崩。太皇太后復召王莽爲大司馬。董賢自殺。何武、公孫祿不欲外戚輔幼主。迎中山王箕子爲嗣。貶趙后、傅后爲孝成、孝元皇后。丁傅皆免官斥逐，獨褒賞傅喜。貶傅太后曰共王母，丁太后曰丁姬。董氏從合浦。莽尊事孔光，所欲中傷者使光奏之，己從中白太后可其奏，免何武、公孫祿、毋將隆、紅陽侯立等。凡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與其黨王舜、王邑、甄豐、甄邯、劉秀等更相唱和以自尊。

大而外爲飾讓上以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焉　莽逼趙后傅后令自殺　彭宣見莽專權辭大司空而去　中山王即帝位　孔光爲帝太傅

重光作噩 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二甲申朔　本志五丁巳朔食

漢平帝衎元始元 莽令西南夷獻白雉　羣臣奏莽功德比周公賜號安漢公與孔光等爲四輔　莽乃襃賞宗室羣臣　羣臣奏太后不宜親小事太后詔自今惟封爵乃以聞餘皆四輔平決　二千石茂材吏初除奏事者皆令見莽考其能否　莽密致恩意其不合者顯奏免之　權與人主侔矣　莽奏帝母衛氏及諸舅皆不得至京師　申屠剛對策以爲不可

玄黓閹茂 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　閏八九一日霜降　本志九戊申晦食既

二 黃支獻犀牛　孫寶曰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　莽以民饑率羣臣獻田宅　王崇辭勝邪漢免歸　梅福弃妻子去　西域姑句唐兜亡降匈奴　莽責讓單于取而斬之　因密以四條授匈奴　又說單于更名知　莽納女爲后

昭陽大淵獻 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

三 詔公卿納采　張竦奏莽功德請加襃賞　莽子宇與婦兄呂寬謀血灑莽門以驚懼莽　莽皆殺之并誅帝舅衛氏　因連引漢忠臣及豪桀素所惡者何武鮑宣敬武公主王立王仁等皆死　云敞收葬吳章　逢萌曰三綱絕矣乃浮海之遼東　金湯受封不敢還家　嚴詡哭潁川士

閼逢困敦 二辛丑四庚子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

四 立王后　加莽號曰宰衡　莽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　莽立明堂辟雍靈臺築學舍萬區　徵天下異能之士至者數千　關並等言治河之策　桓譚請試驗考施行　莽風西羌獻地置西海郡　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西海民始嗟　更易官名罷置州郡天下多事吏不能紀

旃蒙赤奮若 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一辛卯朔　閏五六二日大暑

五 祫祭明堂復南北郊　郡國置宗師　孔光薨　吏民上書請加賞於莽者前後四十八萬餘人　加莽九錫　莽遣王惲等行風俗班釋無所上　公孫閎言災害　莽奏市無二價等制犯者象刑　莽奏發共王母丁姬冢　封師丹爲侯　策免馬宮　通子午道　劉慶請令安漢公行天子事　帝崩　謝囂奏丹石之符曰安漢公莽爲皇帝　太后不可　王舜請令莽稱攝皇帝　太后從之

柔兆攝提格 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朔　本志十丙辰朔食

王莽居攝元 立宣帝玄孫嬰爲孺子　劉崇起兵南陽以討莽不克而死　張竦請豬崇宮室　詔莽見太后稱假皇帝　西羌反逐西海太守

彊圉單閼 二甲寅四癸丑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

二 莽遣竇況擊平之　造錯刀契刀大錢禁列侯以下挾黃金　翟義起兵東郡以誅莽　趙朋等亦起兵三輔　莽遣孫建等擊滅之

著雍執徐 閏正戊申三丁未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　十一壬子實建冬至莽以十二月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令所紀皆用夏正

初始元 王汲等擊滅趙朋　莽於是自以獲天人之助謀即真矣　莽制五等爵以封功臣　莽始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爲名後更殺嫂及兄子不爲母服以示公義　宗室劉殷等獻符命　莽遂稱假皇帝改元初始　哀章復獻金匱圖　莽乃即高廟授神禪　元后不肯授璽

屠維大荒落 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九己亥十一戊戌朔

始建國元 尊太后爲新室文母　以孺子爲定安公　封拜十一公九卿　諸侯王皆降爲公　四夷皆降爲侯　莽因漢家富厚之業厭小其制度更爲疏闊　廢錯刀契刀五銖專行大小二錢　禁民挾銅炭　劉快起兵徐鄉敗死　禁民不得私賣田及奴婢犯者投四裔　遣五威將班符命於天下

上章敦牂 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閏十壬辰朔

二 班固論諸侯　莽作五均六筦之法以榷山澤鹽鐵酒之利收賒貸貰驗貸取息　莽改匈奴單于印文　又令還所略烏桓民　匈奴怨恨　車師亡降匈奴　匈奴受之與共入寇　陳良終帶殺戊己校尉亡降匈奴　孫建奏諸劉爲吏者皆罷　平后稱疾不朝會　莽發兵三十萬令十二將伐匈奴欲分其地立十五單于　莽作寶貨二十八品　百姓憒亂農商失業涕泣於市道　甄豐劉歆等本獎莽以求富貴非欲莽居攝及莽即真內懼而已　甄尋劉棻坐詐爲符命誅　莽始興神仙事

重光協洽 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

三 莽誘單于弟咸咸子登立爲孝單于順單于　於是匈奴大怒諸部並入寇北邊虛耗　嚴尤諫伐匈奴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龔勝不受莽官不食而死　郇相子不受太子稅　薛方能辭避世　郭欽蔣詡等不仕莽　河決魏郡

玄黓涒灘 正乙卯三甲寅六癸未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

四 斬順單于登　莽以洛陽爲東都　公侯以下千五百餘人皆未授國邑至有傭作者　復聽民賣田及奴婢　莽誘殺夜郎侯邯句町侯顯西南夷蠻皆怨叛　莽欲東巡狩以文母疾而止　文母謂莽嫚神多矣必不久得祐

昭陽作噩 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閏七八一日秋分

五 文母崩　滿昌劾小昆彌使不當居大昆彌使上　西域稱者先叛　除挾銅炭法　烏珠留單于死　須卜當立其弟咸爲單于

閼逢閹茂 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朔　本志二壬申晦食

天鳳元 下詔欲行四巡之禮然後即土之中既而止　遣平晏等往卜宅　莽疑忌大臣抑奪下權　莽置六卿六隧六服數變易制度吏民迷惑　匈奴求和親送陳良終帶等　莽乃罷邊屯兵　已而單于聞子登死復寇掠不絕乃復發軍屯之　益州蠻夷反遣馮茂擊之　復行金銀龜貝之貨罷大小錢作貨布貨泉

旃蒙大淵獻 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一癸亥朔

二 遣使還單于子登之喪　莽與公卿議制度連年不決不暇聽治獄訟冤繫獄者逢赦乃出　莽自攬衆事長備臣下政令煩苛使者勞擾郡縣以故民愁困無所告訴皆有離叛之心

柔兆困敦 正壬戌四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閏四五二日夏至　本志六戊子晦食

三 莽言地動不害　莽性吝嗇自公卿以下皆不得祿　至是始下吏祿制度而課計煩碎吏終不能得祿各因職爲姦以自給　長平岸崩壅涇水　羣臣賀以受匈奴滅亡之祥　馮茂以無功誅　遣廉丹等討西南夷　馬英諫不聽　越嶲任貴自稱邛穀王　刺殺王孫慶云可以治病　焉耆擊殺王駿西域遂絕

彊圉赤奮若 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八癸丑十壬子十二辛亥朔

四 莽授諸侯茅土以慰喜封者　莽置羲和命士以富賈爲之與郡縣通姦府藏不實百姓愈病　又申明六筦之令犯者罪至死　吏緣莽禁苛暴侵刻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皆相聚爲盜賊　臨淮瓜田儀　琅邪呂母　荊

州綠林賊等並起使者或言民愁爲盜莽怒免其官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莽說輒遷官

著雍攝提格 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閏十二乙亥朔

五 費興對止盜方略 莽考吏爲姦致富者取其家財以助邊又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揚雄三世不徙官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桓譚言揚雄書必傳 樊崇刀子都等起青徐 單于咸死弟輿立復求和親莽誘其大臣須卜當脅立爲須卜單于匈奴愈怒入寇

屠維單閼 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

六 莽作三萬六千歲曆 廉丹無功召還使郭興等討西南夷 募豬突豨勇以擊匈奴稅吏民貲三十取一公卿以下皆令養馬博募奇技以萬數 嚴尤諫須卜當又言匈奴可且以爲後當先憂山東坐策免 范升奏記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 韓博進巨毋霸坐誅

上章執徐 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十一甲午朔

地皇元 莽始令春夏斬人百姓震懼 置五大司馬州牧守令皆號將軍乘傳使者日且十輩 大風毀王路堂莽廢太子臨爲統義陽王 作九廟黃帝廟高十七丈卒徒死者以萬數 馬適求等謀殺莽莽因誅豪桀數千人 輕私鑄錢法 唐尊以象刑汙人衣 郅惲上書說莽令就臣位

重光大荒落 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八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閏八九一日霜降十二乙未立春

二 莽妻死太子臨有罪自殺長子安亦死 轉穀帛詣邊 犯鑄錢者愈衆沒爲奴婢者以十萬數 遣使行天下采淑女 莽厭高廟 秦豐起南郡 公孫祿請誅國師秀等以謝天下 民本以饑寒爲盜皆不敢略城邑殺牧守常冀歲豐得歸鄉里而莽不諭不能安集羣下畏罪莫敢言賊情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不制 田況擅發兵擊破青徐賊上言請毋出將帥使者以休息郡縣但選任牧尹盜賊必平莽忌況遣人代之齊地遂敗

玄黓敦牂 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子朔

三 九廟成 遣王匡廉丹東討青徐賊 綠林分爲新市下江兵 遣嚴尤陳茂討荊州賊 王業以梁飯肉羹示莽 平林賊起 廉丹與赤眉戰死 遣哀章就王匡王尋屯洛陽 漢宗室劉伯升等起南陽與新市平林下江兵合 王常知漢復興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四

資　治　通　鑑　目錄卷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五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昭陽協洽　正壬子　二辛巳　四庚辰　六己卯　八戊寅　十丁丑　十二丙子朔

漢淮陽王玄更始元　[illegible]

燕王　彭寵宛人更始使韓鴻徇北州以寵爲漁陽太守

漢梁王永元　永故梁王立之子更始封爲梁王

朔寧王隗囂　[illegible]

成公孫述　[illegible]

淮南王李憲元　李憲潁川人莽以爲廬江連率自稱淮南王

閼逢涒灘　二乙巳　五甲辰

二　[illegible]

二　永據國起兵招諸豪

齊王　張步瑯邪

元　更始遣將李寶張

二

卷第三十九

大癸卯　八壬寅　十辛丑　十二庚子朔　閏五　六一日大暑

[illegible]

旃蒙作噩　二己亥　四戊戌　七丁卯　九丙寅　十一乙未朔

漢世祖秀建武元　[illegible]

三　永稱帝於睢陽

王閎　[illegible]

囂與張步　[illegible]

漢盧芳元　[illegible]

龍興元　述稱帝於成都

三

卷第四十

大將軍 爲西州 禹拜爲 將軍鄧 自挫大 西五郡 融據可 耳實 守錢虜 能施則 殖財不 又曰 當益壯 益堅老 夫窮當 援曰丈 以朴

孕曰生女邪我子娶之有歌純曰 大王不正位號士大夫去歸之 思王鄧坐帝位於鄴王匡等 羣鄧禹大破之遣克河東毀印 等謀劫更始東歸南陽爲盛不果 遂相攻鄴更始奔新實赤眉立 劉盆子爲帝伏湛保全平原上 召湛行大司徒事李懷達吳 漢等圍睢陽李松破張印等更 始復還長安赤入長安更始 奔高陵卓茂曰設大祛禮順 人情上以茂爲傅曰名冠天 下當受天下董實上謂朱館曰 舉大專不忌小發詩斬藕廣 上入都睢陽更降赤眉鄧 禹入三輔民翕然之諸將鄧禹 徑攻長安禹不從璧栒邑赤 眉殺更始趙惠謹更始妻子 歸南陽帝賞鄧久殺進兵禹 穩執前黨禹將馮情宗款擄 栒邑擻帝虞賞防必歸馮栒 赤眉臘日爭闕相殺傷餉禾馮 衍守晉陽不降帝迎陰賞人徽 李通

柔兆閹茂

正甲壬

二

劉盆子解璽綬洩泣銚期 送李能使說賊吳漢等平 檀鄉帝曰亡國以功臣地多陰 讖自以軒轅校庭不願益封帝從

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光武持

四 光武將蓋延圍

光武使伏隆侑青徐步請降

赤眉欲西上隴囂擊破之

二

二 述遣將侯丹取

四

強圉

三癸亥 五壬戌 七辛酉 十庚寅 十二己丑朔 本志正朔食

三 鄧禹要擊異與赤眉戰於回谿大敗 異復破赤眉於崤底

丁綝求封本鄉馮勤典封 事安不默服赤眉挾掠長安西 入嗣定北地鄧禹入長安修復 遂之真定王楊謀反耿納歸而 誅鮑永馮衍知更始巳亡乃 降永盡歡其兵衍曰守道之 臣何彪死亡宋弘責桓譚爲繁 攀弘曰稽譙之妻不下堂彭 寵反圍朱浮於劉延岑反攻漢中 王嘉逐之遂據漢中進擊武都永爲 李實所敗岑走天水賈復擊歐 吳漢羣冠皆降之蓋延圍劉永 於隴陽蘇茂叛據淮陽降永 宗室買歡陽及王常皆栒睢陽 隆后隗位立郭后及太子彊寇 栒不與賣復闕帝爲解之蓋鄧隆 朱浮管相遣帝知必敗徐延大 破劉永蘇茂伏隆栒育張步 請降董斬鄧李反南陽赤赤眉 欲西上雕隗囂擊破之赤眉遂 移請陵鄧禹與戰不勝出之雲陽 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敗 赤眉將逢安漢中王嘉諸鄧禹降 鄧禹不能定三輔帝進馮異 代之敕曰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 定安集之耳赤眉引兵東

元 之不能蕉又與朱浮有隊浮數毀短之寵忿懼遂反園浮於劉又趣耿況況斬其使

五 永於睢陽蘇茂叛光武降永延大破永茂永走保湖陽

元

光武使來歙說

三

三 漢中盡有益州地

五

大淵獻

二戊子 三丁亥 五丙戌 七乙酉 九甲申 十一癸未朔 閏二 三二日 穀雨 本志五 乙卯晦 食

處帝要赤眉於宜陽劉盆子請 隆帝待以不死張步殺伏隆 張豐叛歸彭寵朱浮秦劉遣歸 帝親征鄧奔及董新皆降 綱西乘寇猶盛岑異破延岑岑奔 南陽諸營皆來馮悉遣其帥諸 京師敕其乘陽陽乘吳漢破蘇 茂周建於廣樂本睢陽反城迎劉 永蓋延吳漢圍之耿弁破延岑 於南陽岑走歸劣豐蘇竟不 衿功岑彭圍察豐於黎丘別違 傅使侑江東揚州悉平蓋延破 睢陽斬劉永耿弁請歸收上谷 兵定彭寵張豐東取張步上許之 隗囂始李義通使

張豐以琢郡降寵朱浮秦新走寵自稱燕王

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吳漢破蘇茂周建於廣樂睢陽反城迎永蓋延吳漢圍之延等克睢陽斬芳蘇茂周建奔垂憲立永子紆爲梁王

劉永立步爲齊王步遂殺伏隆而受永命

囂囂始來表通使

憲稱帝據九城有衆十餘萬

著雍困敦

二壬子 四辛亥 六庚戌 八己酉 十戊申 十二丁未朔

四 田戎欲降辛臣輕之使叛 吳漢收守長爲縣自降帝 欲親征彭寵伏湛諫而止祭豐 破張豐斬之帝令蓋延擒郊以 解隴陵之園馬成等園李惠於 舒侯霸明習舊與帝但情見 馬援帝親征秦豐不下公孫 述遣程爲等徇三輔馮異擊却之

帝以手書結納隗囂

二

梁王紆元

二

馬援謂公孫述井底蛙勸囂專意東方囂遣援至雒陽公孫

述以囂爲扶安王囂斬其使

四

四 延岑來降述述遣將程焉等爲三輔不能克

六 光武將馬成等園憲於紆

屠維赤奮若

二丙午 五乙亥 七甲戌 九癸酉 閏十壬申 十二辛未朔

五 王霸不救馬武遂破周建拔 垂惠彭寵奴殺寵以降 龐萌反岑彭拔東陵田戎弃閒 帝賜竇融書曰王者有分土無 分民自適己事而已朱祐拔業 丘斬秦豐帝自將豐龐萌於桃 城大破之進蘇董憲又破之萌襄 走保鼎獲劉紆耿弁擊張步拔 祝阿斬費邑破臨淄而西安自遣 弁不以賊遣君父張步敗隆 救之耿弁屠城三百未審挫折 初起太學備明禮樂文物樂然 使霸辟閉仲叔不間政事仲叔 辭去濤異屯關中三歲上林成 郝隴羆遣子恂入侍鄭興馬援 與俱東岑彭魏交駐敏鄧禮及 江南諸郝皆下之苑升秦鳥士 周黨等鈞采華名王賈友人請 貫不憚煩實融援修軍王西城 大都尉

三 寵獨臥在便室奴子宿斬寵直亡降漢國人立其于午韓利所午首降漢

二 王霸馬武破周建拔垂憲紆奔佐彊光武將龐萌來降光武自將擊破萌及董憲盾紆萌憲走保駒

三 耿弁擊步破歷下拔祝阿克臨淄步兵連敗遂降

馬援謂光武才明勇略非人敵班彪著王命論以風切囂囂不聽彪去依竇融勸融事心事漢融遣劉鈞入貢于漢鄉與隸囂稱王及廣置職位光武與囂謀伐蜀囂修書

五 匈奴遣使入盧與五原賊李與等和親欲令芳入漢地爲帝與等迎芳入都九原據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僞門五郡與胡通兵使掠北邊

五 田戎來降

七

卷第四十一

疑難嚣遣子入侍王元說嚣以一丸泥東封函谷申屠剛曰未至隸直固常爲盧及其已至又無所及

上章攝提格

二庚午　四己巳　六戊辰　九丁酉　十一丙申朔　本志九丙寅晦食

六　馬成拔舒斬李憲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帝厭苦兵事嚣[illegible]書隴蜀欲招降之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家無志河北之嚣臣不敢忘[illegible]軍之恩公孫述使田戎[illegible]荊州帝留[illegible]嚣欲自隴道伐蜀嚣深陳不可上幸長安使耿弇等上隴來[illegible]欲[illegible]隴嚣嚣遂反[illegible]將敗還[illegible][illegible]吏員十置一朱浮諫數易牧守復三十稅一馮異大破嚣軍於栒邑竇融使弟友詣闕上書馬援求見陳滅嚣之術又與楊廣書招之隗嚣上疏謝帝答賜之書劉颯使匈奴

吳漢拔朐斬董憲龐萌山東平

光武欲自隴道伐蜀嚣深陳不可光武知嚣終不爲用乃謀討之耿弇等上隴嚣遂反弇等敗去嚣進攻栒邑不克竇融使弟友上書又以書責讓嚣

六　馮異擊破芳將賈覽

六　荊邯說述乘時爭中原延岑田戎亦各請兵述使戎窺荊州

八　馬成拔舒斬憲江淮平

卷第四十二

重光單閼

正乙未　三甲午　五癸巳　七壬辰　九辛卯　十一庚寅朔　本志三癸亥晦食　九月庚子鎮入鬼

漢世祖建武七　罷車騎材官詔上書者不得言聖鄭興諫以功臣爲三公及政事促急陳元諫令司隸督察三公隗嚣使安定及汧馮異祭遵擊却之盧芳朔方雲中郡守來降鄭興不爲讖南陽謂杜詩爲杜母

朔寧王隗嚣元　公孫述封嚣爲朔寧王嚣侵安定及汧不克

漢盧芳七　芳以事誅李興兄弟其朔方雲中郡皆降於光武

成公孫述龍興七　隗嚣來附封爲朔寧王

玄黓執徐

二己未　四戊午　六丁巳　七丙辰　九乙卯　十一甲寅朔　閏六七一日　歲星

八　來歙襲隗嚣取略陽帝喜諸將欲進兵帝止之嚣圍略陽帝親征嚣郭憲諫馬援聚米陳形勢竇融與帝會第一先問會見儀適嚣大將及屬縣皆降嚣奔西城潁川盜起帝親征之潁川人願借寇恂東郡盜賊耿純入界不戰而降張步叛誅蜀兵救隴嚣諸軍皆退嚣得出還冀溫序以節撾人銜須而死

二　來歙襲取略陽嚣圍之不克光武自擊嚣竇融率五太守與帝會第一嚣兵敗奔西城王捷登城自刎王

八

八　嚣兵敗蜀中振恐述遣兵救嚣漢兵退

元以蜀兵救嚣漢兵退嚣乃還冀

昭陽大荒落

正癸丑　四壬午　六辛巳　八庚辰　十己卯　十二戊寅朔　古今注正月乙卯太白犯裏南星　本志七月乙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又犯軒轅

九　祭遵薨帝哀悼特甚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荊門吳漢等擊盧芳及匈奴無功來歙監諸將討隗純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陰興辭封郭伋爲潁川守羣盜自求降

二　嚣卒子純立來歙進擊純

九　吳漢等擊芳芳以匈奴兵擊破之

九　述遣田戎等據荊門

閼逢敦牂

二丁丑　四丙子　六乙亥　九甲辰　十一癸卯朔

十　寇恂誅皇甫文而高峻降隗純降隴右平

王純元　光武自將擊純純降王元奔蜀

十　漢復擊芳將賈覽於高柳破之

十　隗嚣將王元來奔

旃蒙協洽

正壬寅　三辛丑　四庚子　六己亥　八戊戌　十一丁卯朔　閏三　四一日小滿

十一　吳漢岑彭等伐公孫述帝以水戰委岑彭岑彭攻破田戎等直入江關至平曲述刺傷來歙歙召蓋延授以軍事上表而死帝曰貴戚宜斂手避二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鮑永仁不遺舊忠不忘君岑彭進至廣都臧宮擊破延岑公孫述刺殺岑彭馬援請不棄破羌以西郭伋言不宜專用南陽人

十一

十一　岑彭擊破荊門田戎遁走來歙擊破王元克下辨述刺殺歙述使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黄石岑彭擊破侯丹徑前至廣都臧宮擊破延岑述刺殺岑

柔兆涒灘

正丙寅　三乙丑　五甲子　七癸亥　九壬戌　十一辛酉朔

十二　帝詔吳漢直取廣都諸城皆降帝戒吳漢守廣都以致述漢擊破謝豐袁吉遂至成都有司奏封皇子帝封李通少子爲侯延岑擊破吳漢漢欲退去張堪止之述兵敗死岑以城降漢屠成都帝責怒之公孫述時李業飲毒譙玄以錢贖死王皓王嘉爭先死費貽漆身任永馮信詐盲帝皆表之又擢用程烏李育西士咸悅徵文齊爲援任丞據不閉城不拘邊吏以逼留法耿況六子垂青紫侍醫藥竇融與五太守入朝恩寵傾動京師孔奮單車就路任延言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竇融與五太守俱入朝上印綬

十二

十二　吳漢進逼成都謝豐袁吉戰死述出戰被傷以兵屬延岑而死岑以城降

卷第四十三

強圉作噩

十三　詔太官勿受異味以寶劍賜騎士駿馬駕鼓車帝出獵夜還郅惲拒關不開隨昱以九原降盧芳亡入匈奴諸王降爵

十三　芳攻雲中不

正庚申，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閏十二。

爲公侯。復純歷王莽以敎讓保全前封。班勞饗勳大封功臣。帝自隴蜀平後，不言軍旅。太子問攻戰，不答。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罷將軍官。鄧禹令諸子各守一藝。帝不用寶復爲宰相。高密等三侯參議國事。帝雖制御功臣而能有其小失。遠方珍甘，先賜諸侯。得公孫述樂器、車輦，法物始備。文書調役，十存一。竇融固辭爵位，不願其子有才能。

下。其將隨昱以五原降光武。芳亡入匈奴。

著雍閹茂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正二日雨水。

十四 西域始復通。梁統上言法令太輕。

十四

屠維大淵獻 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一甲戌朔。

十五 韓歆以直諫死。徙鴈門、代民以避匈奴。封諸子爲公。帝令伯升二子爲吏。事覈天下墾田。東海公辨陳留吏牘。歐陽歙坐贓死。盧芳復入居高柳。堪守漁陽，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歌之。

十五 芳自匈奴復入居高柳。

上章困敦 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閏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九一日霜降。本志三辛丑晦食。

十六 交阯徵側反。守相坐度田不實死者十餘人，帝悔之。馬援曰：死者不可復生。郡國羣盜起，聽其自相糾擿，吏不以逗留回避爲負，但以禽討自效。唯蔽匿者乃罪之，盜賊皆消。盧芳降，封爲代王。復行五銖錢。

十六 芳請降光武，封爲代王。

重光赤奮若 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本志二乙未晦食。

漢世祖建武十七 趙公良薨。請李子春，上不許。廢郭后，立陰后，詔不得稱慶。郅惲言無令天下議社稷。帝自言以柔治天下。莎車王賢爲都護。詔馬援等討交阯。

玄黓攝提格 正辛卯，三庚寅，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

十八 史歆反，吳漢討平之。馬援至浪泊，破徵側等。盧芳復反，入匈奴而死。

昭陽單閼 二乙卯，四甲寅，五癸丑，七壬子，十辛巳，十二庚辰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十九 遷四親廟於章陵。馬援斬徵側。東海王請讓。解原武妖賊之圍。太子彊懇求避位，以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莊爲太子。陰識與賓客語不及國事。陰興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所惡者知其有用則薦之，所好者事而不實，但私以財。桓榮論經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鍾興讓封於師。董宣殺湖陽公主奴，帝曰天子不與白衣同。上稱南頓父老安敢遠期十歲。劉尙誅中數王任貴。

閼逢執徐 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

二十 吳漢薨，無赦。漢戰敗不接常度，出征不買田宅。陰興固辭大司馬。馬援欲馬革裹尸還葬。

旃蒙大荒落 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

二十一 援謂梁松、竇固：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貧賤。與立邊陲郡縣置守令。祭彤擊破遼東鮮卑。莎車王賢驕橫，諸國來求都護，帝不許。

柔兆敦牂 正戊戌，二丁酉，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一癸亥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五乙未晦食。

二十二 劉昆謂火滅虎去爲偶然。匈奴饑，求和親。烏桓擊破匈奴，幕南地空，罷諸亭候。西域求都護，帝辭以若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

彊圉協洽 正壬戌，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十戊子，十二丁亥朔。

二十三 武陵蠻反，劉尙戰沒。匈奴日逐王比求內附。朱祜不存首級之功。

著雍涒灘 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十二辛亥朔。閏十，十二日冬至。

二十四 耿國請受南單于降。馬援討武陵蠻，惡與長者家兒共事。帝謂臧宮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屠維作噩 壬午部一年。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十二乙巳朔。本志三戊申晦食。

二十五 祭彤撫納鮮卑，使擊匈奴以效信。南單于擊破北單于，北單于卻地千餘里。馬援從壺頭擊武陵蠻，守險不得進，遇疫而卒。耿舒、梁松譖之。帝收其侯印。朱勃爲訟冤，帝乃解。宗均矯制降武陵蠻。烏桓內屬，復置護烏桓校尉。

上章閹茂 三甲辰，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

二十六 增百官俸。作壽陵，裁令陂池流水而已。詔南單于入居雲中，置中郎將衛護之。單于遣子入侍。給以米糒，歲賜繒綵。令邊陲八郡民歸本。南單于爲北虜所敗，詔徙居西河美稷。單于亦遣諸王助漢扞戍。

重光大淵獻 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閏六丙寅，九乙未，十一甲午朔。七一日處暑。

二十七 三公去大名。北匈奴求和親，太子莊謂帝不受。臧宮、馬武請擊匈奴，上不許。趙憙請遣諸王就國。樊宏謙恭薄葬。

玄黓困敦 正癸巳，三壬辰，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十二戊午朔。

二十八 帝優東海王彊，以大封殊禮。郭后薨。馬援知王磐必敗。又以諸王賓客無禁，知必有大獄。詔捕治諸王賓客。諸王始就國。張佚言爲陰氏立太子則陰侯可。班彪議北匈奴酬答之宜。

昭陽赤奮若 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本志二丁巳朔食。

二十九

閼逢攝提格 二辛亥，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十丁丑，十二丙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閏月甲午，日在東井二十度。

三十 羣臣請封禪，上曰：欺天乎！不許。帝以竇復敢深入，希令遠征。

旃蒙單閼 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九壬寅，十一辛丑朔。本志五癸酉晦食。七戊午，熒惑在鬼一度，入鬼中，出尾北半度。十一己亥犯軒轅大星。

三十一

柔兆執徐 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十二乙丑朔。閏十二。本志十一甲子晦食。

中元元 第五倫見上論政。上東封泰山。上拘符瑞而不實。起明堂、靈臺、辟雍。尊薄太后爲高皇后，以代呂后。桓譚諫用讖書怏事。

彊圉大荒落 正甲子，三癸亥，五壬戌，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正一日雨水。本志八丁巳，彗孛犯太微西南角星，相去二寸。
二 帝崩。帝樂講論，不以爲勞。趙憙扶下諸王。山陽王荊飛書擿扇東海王彊。東平王蒼輔政，薦士。

著雍敦牂 正戊午，四丁亥，六丙戌，八己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
漢顯宗莊 永平元 帝朝原陵。東海王彊薨，恩禮優厚。帝緣彊雅意，薄葬以彰其德。祭肜破赤山烏桓，塞外胡夷震讋，皆來內附，罷緣邊屯兵。東平王蒼議修禮樂。

屠維協洽 二壬午，四辛巳，七庚戌，九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閏九。十二日小雪。
二 祀明堂，初服冠冕，登靈臺，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帝以師禮事桓榮，帝禮待陰郭，每事必均。

上章涒灘 二丙午，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十一壬申朔。本志八壬申晦食。
三 立馬后及太子炟。帝謂馬后人未必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故后母子始終無閒。后衣大練裙，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圖畫二十八將於雲臺。鍾離意諫起北宮。劉平爲全椒長，民增貲就賦，減年從役。帝自撞藥崧，鍾離意諫帝褊察。改太樂曰太予。賜郭賀以黻冕。莎車王賢吞幷諸國，爲于寘王廣德所敗。

重光作噩 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十一丙寅朔。
四 東平王蒼諫獵。鄭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于寘王廣德誘莎車王賢殺之。東平王蒼上疏歸職。

卷第四十五

玄黓閹茂 正乙丑，四甲午，閏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十一庚寅朔。六二日大暑。
五 蒼罷歸藩。竇融薨。

昭陽大淵獻 正己丑，三戊子，六丁巳，八丙辰，十乙卯，十二甲寅朔。
六 王雒山出寶鼎。帝歸功公卿。

閼逢困敦 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十一己卯朔。
七 陰太后崩。宗均爲九江太守，閉督郵而民安業，止捕虎而去殘吏。均言文吏習爲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

旃蒙赤奮若 正戊寅，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十壬寅晦食既。
八 鄭衆不爲單于屈。初置度遼將軍。佛法初入中國，楚王英好之。日食，詔羣臣言得失，上以章示百官，引咎自責。鄭衆諫通使北匈奴。

柔兆攝提格 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七己亥，九戊戌，十一丁酉朔。
九 賜皇子恭黨名號王。帝好經術，自皇太子至功臣子孫四姓小侯皆授經，期門羽林悉令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樊鯈請誅廣陵王荊。

彊圉單閼 正丙申，三乙未，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一辛酉朔。閏十。十一月一冬至。
十 上自御塤篪以娛嘉賓。鮑駿責丁鴻辭爵。

著雍執徐 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十丙戌，十二乙酉朔。
十一 東平王蒼言爲善最樂。

屠維大荒落 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十庚辰朔。
十二 通哀牢夷，行者苦之。命王景修汴渠。天下粟斛三十。

上章敦牂 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本志十月甲辰晦食。古今注曰閏八閏月丁亥，彗孛犯鬼。
十三 楚王英謀反，廢徙涇。

重光協洽 二壬寅，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十一戊辰朔。
十四 楚獄連年，死者數千人。樊鯈止弟鮪與楚王爲昏。陸續受五毒，以明尹興。寒朗辨楚獄之冤。帝自幸雒陽獄，理出千餘人。馬后言楚獄多濫。袁安條出楚獄無明驗者。作壽陵，命祭以杅水脯糒，置吏卒數人灑掃。

玄黓涒灘 正丁卯，三丙寅，五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
十五 上幸魯，令太子諸王說經。上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耿秉請擊匈奴，帝使與竇固屯涼州。

昭陽作噩 二辛卯，閏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二丙辰朔。四一日小滿。本志五戊午晦食。正丁丑，歲犯房右驂北第一星不見，辛巳乃見。古今注丁未犯房。四癸未，太白犯畢。
十六 遣祭肜等四道伐北匈奴，竇固獨有功。祭肜坐逗留，免，歐血死。竇固使班超使鄯善，斬匈奴使者，又使于寘，降其王，西域復通。廉范以炬火破北匈奴。

閼逢閹茂 二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
十七 上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北海王睦不令使者稱其德。白狼王獻詩。班超執疏勒王兜題，不殺而遣之。百官以帝威德遠著，舉觴上壽。竇固耿秉破白山，降車師前後王，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旃蒙大淵獻 二己酉，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閏十二甲戌朔。十二一甲辰晦食。
十八 北匈奴攻耿恭於金蒲，恭以神箭卻之。又攻恭於疏勒，穿井十五丈乃得水。帝崩。館陶公主爲子求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反支日聽受章奏。閻章以妹爲貴人，不徙官。章帝賞楊仁。帝自遠郡用第五倫。耿恭責鍾尋不降匈奴。鮑昱請救關寵。第五倫言馬氏私恩過厚非宜。

卷第四十六

柔兆困敦 二癸酉，四壬申，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正一日雨水。本志正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古今注二甲申，太白入斗魁。
漢肅宗炟 建初元 兗豫徐旱，詔吏稟給貧民。鮑昱請還楚獄徙者。楊終請罷匈奴西域之役。陳寵勸崇寬厚，去煩苛。范羌引漢兵救耿恭得還。詔徵班超，超爲于寘所留。東平王蒼諫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鄭純卒，哀牢夷叛。阜陵王延貶爲侯。

彊圉赤奮若 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七丁未，九甲午，十二癸亥朔。
二 馬太后不許封兄弟，曰馬氏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馬廖勸終美業。安夷縣吏侵羌民，致迷吾等反。第五倫諫令馬防討羌。帝納竇勳女爲貴人。第五倫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

著雍攝提格 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閏八。九二日霜降。
三 馬防破西羌。耿恭忤防意，免官。鄧訓罷石臼河役。帝不忍遣諸王之國。

屠維單閼 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十二辛巳朔。
四 帝封諸舅馬廖等爲侯，太后曰萬年之日長恨矣。於是諸舅受封而辭位，帝許之。馬太后崩。帝專以馬氏爲外家，賈貴人但受賞賜，宗族無寵榮者。帝與諸儒會白虎觀，作白虎議奏。

上章執徐 二庚辰，四己卯，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本志二庚辰朔食。
五 詔以方正補外官，曰堯試臣以職。班超請兵以平西域，帝使徐幹將兵往佐之。

重光大荒落 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一庚子朔。閏五六二日大暑。本志大辛未晦食。
六 廢苑不禁民夜作。帝觀衛行諸王邸第。

玄黓敦牂 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七丙寅九乙丑十一甲子朔。
七 帝令皇后親拜諸王。竇后譖殺宋貴人，因廢太子慶，立子肇為太子。慶能避嫌，長稱太子亦親愛之。帝流涕送東平王。帝幸河內，詔毋得擾民，曰患不能脫粟瓢飲耳。

昭陽協洽 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
八 東平獻王蒼薨。竇后譖殺梁貴人及其父竦。馬廖不能教勒子弟，楊終以書戒之。第五倫請禁約諸竇交通賓客。竇憲奪沁水公主田，帝切責之，曰何異指鹿為馬。周紆曰本問馬竇等，豈知竇萊備乎。李邑毀班超安樂異域，帝切責邑，使受超節度，超使將侍子還，曰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鄭弘為大司農，開零桂道，省費以億萬計。帝藏充貲。

閼逢涒灘 閏正丁亥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閏二二日春分。本志八月乙未晦食。古今注九乙未食。
元和元 韋彪上言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選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又言宜置嗇夫捷給之對，深思韓侯木訥之功。詔去鉗鑽之科。車駕南巡，令司空自將徒支柱橋梁。帝詔朱暉等曰國家樂聞讜議，實要無怨詔書過耳。孔僖上言論說實事，不為誹謗。帝敕之。毛義仕為親屈。鄭均備貧以諫兄。班超破疏勒王忠。

旃蒙作噩 初用四分曆。辛酉都十八年。二辛亥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本志十一壬辰冬至。
二 賜胎養穀。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北匈奴衰耗，遠引而去。帝幸東郡，見張酺，先備弟子之儀。幸鄭均舍，賜尚書祿。柴告岱宗。孔僖不敢承光榮。帝觀禰東平獻王，拜丁牧周栩為郎。詔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袁安等爭議匈奴。詔曰閼閣衍衍得禮之容。寰慄抑心更非朝廷之福。詔倍屢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

柔兆閹茂 正乙亥三甲戌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一庚子。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三 帝北巡。詔引車解轡勿傷草木。鄭弘疾篤，猶言竇憲姦惡。第五倫不舉獻馬者。張紆得號吾生歸之，羌即解散。班超斬疏勒王忠，南路遂通。郭躬為廷尉，決獄從矜恕。

彊圉大淵獻 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十乙丑十二甲子朔。本志八乙未晦食。
章和元 帝令曹褒條正漢儀。迷吾復殺傅育。鮮卑斬北匈奴單于。張紆誘迷吾殺之，眾羌皆叛。何敞謂嘉瑞為異為怪草。曹褒禮成，帝不令有司平奏。班超破龜茲，降莎車，威震西域。

著雍困敦 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朔。
二 帝留諸王京師。何敞說宋由辭竇。宗意請遣諸王歸國。帝崩。崔駰戒竇憲。竇憲以鄧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南單于請并北匈奴，宗意以為不可許。竇憲刺殺都鄉侯暢，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何敞請獨往推按。竇憲請擊北匈奴以贖罪，太后許之。鄧訓以恩信撫養小月氏，遂破迷唐。

屠維赤奮若 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八甲申十癸未十二壬午朔。閏七，八二日秋分。
漢和帝肇 永元元 鄧訓擊破迷唐，叛羌皆平。公卿諫征匈奴，不聽，諸人稍自引止，獨袁安任隗守正不移。魯恭諫征匈奴。何敞諫征匈奴及為竇篤等起第宅。竇憲陷郅壽下獄當死，何敞諭救得出，壽卒自殺。竇憲等大破北匈奴，勒銘燕然山而還。竇憲為大將軍。袁安劾竇景擅發邊兵。何敞

卷第四十七

言諸竇專恣。

上章攝提格 二辛巳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本志二壬午食，史官不見，涿郡以聞。正乙卯歲太白俱在奎，丙寅辰又在奎。
二 月氏攻班超，超擊卻之。竇憲出屯涼州。北單于求入朝，南匈奴復擊北單于，大破之。

重光單閼 正丙午三乙巳四甲辰七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三 帝加元服。竇憲遣耿夔等破北匈奴於金微山，北單于逃亡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樂恢劾竇憲，竇憲逼殺之。袁安每言及國事，嗚咽流涕。韓稜止諸尚書稱萬歲。復置西域都護。竇憲欲立北單于弟於除鞬為單于，置吏士領護，袁安極言其不可。

玄黓執徐 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七丁卯九丙寅十二乙未朔。本志六戊戌朔食。
四 周榮不畏竇氏刺客。丁鴻言竇氏專恣。帝與清河王慶鄭眾共誅竇憲。張酺保全竇瓌。鄭眾為大長秋，宦官用權自此始。班固漢書。李郃諫漢中太守致禮竇憲。鄧訓卒，羌胡剺殺犬馬。聶尚召迷唐還大小榆谷，迷唐復叛。

昭陽大荒落 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本志四癸巳，太白熒惑辰俱在井。七壬午歲犯軒轅大星。九太白在南斗魁中，熒惑犯房北第一星。
五 北單于欲叛歸北庭，王輔討滅之。鮮卑徙據北匈奴地，匈奴餘眾皆歸之，由是漸盛。張酺等請誅曹褒，禮由是不行。梁王暢坐事，深自刻責，求減國邑，還侍衛，帝不許。貫友擊破迷唐，造河橋，迷唐遠徙賜支河曲。南單于安國欲殺左賢王師子。

閼逢敦牂 二戊子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閏十二癸丑朔。古今注六丁亥太白在井。
六 朱徽杜崇殺安國，立師子為單于。班超討焉耆尉犁，斬之，西域盡服。北匈奴降者立逢侯為單于，鄧鴻等擊破之，逢侯走出塞。陳寵為廷尉，務從寬恕，刻敝少衰。黃香為尚書令，憂公如家。

旃蒙協洽 二壬子四辛亥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正一日雨水。本志四朔食。二癸酉熒惑太白俱在婁，戊寅俱在井。八甲寅填太白辰俱在軫。十一甲戌熒惑太白俱在心。十二丙辰熒惑太白辰俱在斗。
七

柔兆涒灘 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二壬寅朔。
八 立陰后。

彊圉作噩 二辛丑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九 竇太后崩，帝始知為梁氏之出。群臣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合葬，帝曰臣子無貶尊上之文，不許。改葬梁貴人，追上尊號。清河王慶不敢為宋貴人作祠堂。迷唐寇隴西，劉尚趙世擊走之。班超遣甘英窮西海。

著雍閹茂 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十 耿譚以購賞離散西羌，迷唐遂降，譚受降罷兵。劉愷辭爵十餘年，有司請絕其國，賈逵上言宜循其志，從之。

屠維大淵獻 二己未四戊午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
十一 魯丕上言說經者如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

上章困敦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一己酉朔。閏五，六二日大暑。本志七朔食。
十二 迷唐復叛。

重光赤奮若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
十三 侯霸擊破迷唐，迷唐由是散亡。詔邊郡口十萬歲舉孝廉一人。

卷第四十八

一癸卯朔。古今註，正辛未熒惑鬼，十二癸巳犯軒轅大星。

玄黓攝提格 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十四 曹褒請覈圖二籍，廣設屯田以制羌寇。廢陰后。班超求歸，許之。超戒任尚以嚴急，尚果失邊和。鄧禹稱未嘗妄殺，後世必興。鄧陔稱兄訓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家必蒙福。鄧貴人辭母兄入親醫藥。衣與陰后同色，即時解易。帝有危疾，貴人欲從死，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立鄧后。徐防請試諸儒皆以家法，毋得意說。

昭陽單閼 閏正丙寅，三乙丑，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二日春分。本志，四甲子日食。

十五 有司以日食請遣諸王就國，帝不許。帝將幸江陵，得張禹奏，臨漢而還。

閼逢執徐 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九[illegible]，十一丙辰朔。本志，七庚午，辰在鬼中。

十六 北單于稱臣奉貢，帝以其禮不備，厚賜而不答其使。

旃蒙大荒落 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閏十庚戌朔。十一日冬至。本志，閏辛亥，太白辰俱在氐。

元興元 帝崩。鄧太后辨宮人盜珠及巫蠱。王渙為雒陽令，弘農民懷其惠。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卷第四十九

柔兆敦牂 正己卯。二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 本志正丁酉。熒惑太白在婁。

漢殤帝隆 延平元 最授諫張禹與鄧騭俱死。 太后省珍膳靡麗之費。 戒州郡覆敝災害，核增戶口，掩匿盜賊。 帝崩，太后立清河王子祜爲帝。 太后戒州郡檢敕親屬。 梁慬平龜茲。 清河王慶薨。 樊準上言儒風浸衰，太后詔公卿舉大儒以勸後進。

強圉協洽 正癸酉。三壬申。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十二戊戌朔。 本志三癸酉食。五月戊寅熒惑逆守心前星。

漢安帝祜 永初元 鄧騭兄弟求還第，辭封。 魯恭請立秋斷獄行刑。 又請斷大辟盡冬月。 罷西域都護。 燒當羌麻奴等叛。 徐防始以災異策免。 仲長統論事歸罪臺閣，不當策免三公。 周章謀立平原王，不克，死。 鄧騭屯漢陽。 令燕趙陽通胡市。

著雍涒灘 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閏七。八一日秋分。 古今往八月己亥熒惑入太微端門。

二 鄧騭敗於冀西。 梁慬破河西諸羌。 樊準請減節用度，遣使稟給貧民，徙就穀熟郡。 太后幸洛陽獄，辨察冤囚，雨大降。 滇零敗任尚於平襄，羌遂大盛，朝廷不能禁。 龐參請召鄧騭還，太后自徙中擢參爲謁者。 滇零自稱天子，轉寇三輔、漢中。

屠維作噩 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朔。 本志正己亥太白入斗。古今往三壬寅熒惑入鬼。五丙寅太白入畢。

三 魯恭議論謁遣不可虛得。 聽吏民入錢穀爲關內侯。 南單于反。 太后以軍旅饑饉，罷衛士不作樂。

上章閹茂 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 本志六癸酉太白入鬼。

四 鄧騭薦李郃、楊震等。 楊震長四知，以清白遺子孫。 任尚擊羌久無功，詔還屯長安。 鄧騭欲棄涼州，虞詡以爲不可。 詔平朔狄賊。 龐雄、梁慬等擊破南單于，南單于復降。 羌寇漢中，殺太守鄭勤。 法雄欲以恩赦降張伯路。 新野君病，鄧騭等求行服，曹大家勸太后許之。

重光大淵獻 正庚辰。四己酉。五戊申。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巳朔。 閏四。五二日夏至。 本志正朔食。

五 羌寇河東，至河內，遣將屯孟津以備之。 徙邊郡就三輔。

玄黓困敦 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

六 詔罷藏御非時之物。 詔封二十八將。 滇零死。

昭陽赤奮若 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閏。十二癸巳朔。 本志四丙申晦食。

七

閼逢攝提格 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 本紀三癸酉食。 本志十朔食。三癸酉熒惑入鬼。

元初元 屯兵河內以備羌。

卷第五十

旃蒙單閼 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本志九壬午晦食。九辛酉熒惑入鬼。

二 龐參招降羌豪號多等，始通河西道。 立閻后。 仲光等與羌戰沒，司馬鈞自殺。 虞詡說任尚令郡兵市馬以擊羌。 詡爲武都太守，減竈以疑羌人，討平羌寇。 安集百姓，初到米石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 太后逆鄧弘推意，不加贈位。 白蓋乘輅，門生輓送。

柔兆執徐 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八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 閏八。九一日霜降。 本志三辛亥食，史官不見，遼東以聞。三熒惑入鬼。五丙寅太白入畢口。七甲寅歲入鬼。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三 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任尚擊破零昌。

彊圉大荒落 正乙亥。二甲戌。五癸酉。七壬申。十辛丑。十二庚子朔。 本志二乙巳朔食。正丙戌歲留鬼。四壬戌太白入鬼。己巳辰入鬼。五己卯辰犯歲。六丙申熒惑入鬼。戊戌犯鬼大星。九辛巳太白入南斗口。

四 袁敞失鄧氏旨，自殺。 越巂夷封離反。 任尚募人刺殺零昌，擊走狼莫，隴右平。

著雍敦牂 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子朔。 閏三。 本志八朔食，史官不見，張掖以聞。三丙申鎮犯東井鉞。五庚午辰犯鬼質。丙戌太白犯鉞。

五 永昌等夷反應封離。 鮮卑寇代郡、上谷，發兵以備之。 鄧遵募人刺殺狼莫，由是諸羌瓦解，隴西邊復安。 任尚坐爭功死。

屠維協洽 三癸亥。五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 閏五。六一日大暑。 本志十二朔食，既，地如昏。四癸丑太白入鬼。六丙戌熒惑在鬼中。丁卯填在鬼中。辛巳太白犯左執法。

六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及鄧氏子，立學以教之。 劉芝欲獻芝草，曆懽止之。 楊琁擊破封離，諸夷悉平。 曹宗欲復通西域，遣索班屯伊吾。

上章涒灘 二丁巳。四丙辰。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 本志七朔食，史官不見，酒泉以聞。

永寧元 北匈奴及車師後王殺索班，班勇請復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 立太子保。 撣國獻幻人。 鄧康請太后自損私權。

重光作噩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十戊申。十二丁未朔。

建光元 高句驪王宮寇玄菟、遼東。 鄧太后崩。 太后臨朝，遭凶饑兵寇，太后深自抑損，故天下復平。 上始親政事。 陳忠勸上召用杜根等。 杜根不欲累親知。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 陳忠勸帝容納激切之言。 薛包以至孝使父母感悔。 王聖、李閏、江京等譖鄧氏於帝，鄧騭等皆坐廢死。 朱寵訟其冤。 耿寶、閻顯等用事。 內寵始盛。 楊震請出王聖居外舍。 又諫劉瓌襲爵。 燒當羌麻奴等反。 翟酺諫外戚寵盛，賞賜無節。 帝幸馮石府，留歡十餘日。 劉愷、陳忠請解臧吏三世禁錮。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陳忠諫。 高句驪王宮死。 陳忠請弔問其子，責其後善。

玄黓閹茂 二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 閏二。三二日穀雨。

延光元 馬賢擊破麻奴。 虔人欲殺濕媿，其子耗鐵詔文之詐。 高句驪王遂成降。 鮮卑寇殺郡守。 騰蒐韓成。 麻奴降。 陳忠諫使伯榮往來甘陵，王侯二千石拜車下。 又上言機事悉委尚書，而災變切責三公。 及尚書決事多違故典。 王龔引進陳蕃等。 黃閬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 黃憲年十四，荀淑識其賓。

卷第五十一

昭陽大淵獻 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本志八己亥，熒惑出端門。

一　[illegible]見憲，周然若有失。周陳言時月不見黃憲，則鄙吝之心生。郭泰謂憲若千頃陂。友人勸憲仕，亦不拒之。

閼逢困敦 二甲子，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閏十庚寅，十二己丑朔。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九庚申晦食。俱叛。二辛未，太白犯昴五。癸丑，太白入畢。九壬寅，鎮犯左執法。

二　張璫議西域三策。陳忠請復通西域，乃使班勇出屯柳中城。耿寶閻顯爲所親於楊震，震不肯辟。[illegible]爲王聖繕第，又言周廣、謝惲交結姦佞。鮮卑攻南匈奴。周燮曰：修道者度時而動。

旃蒙赤奮若 二戊子，四丁亥，六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本志三朔食隴西、酒泉、朔方，以狀上。史官不覺。古今注：四甲辰，太白入鬼。六壬辰，出太微。九甲子，入斗口。

三　班勇降車師，擊走北匈奴。王聖樊豐共譖楊震，殺之。來歷譖耿寶，禍將至。呼尤徽不與阿族。王聖樊豐江京譖太子保，廢爲濟陰王。來歷等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

柔兆攝提格 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

四　帝南巡，崩於葉。閻后立北鄉侯懿爲帝。誅耿寶、樊豐、王聖。班勇擊車師後王軍就，斬之。北鄉侯薨。孫程等誅閻顯、江京等，立濟陰王爲帝，封程等十九侯。[illegible]不聽門生言廢立事。改葬楊震。陳禪欲徙閻后於別館，周舉請奉事如禮。

漢順帝 保 永建元　閻太后崩。馬賢破羌於臨洮，涼州復安。虞詡劾張防，自繫。孫程張賢論救詡。詡薦左雄。孫程等十九侯就國。周舉說朱倀表諫。鮮卑數侵南匈奴，詡爲增置邊兵。班勇擊走呼衍王。[illegible]後軍師無復虜跡。

強圉單閼 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閏五。七一日處暑。本志七朔食，八乙巳，熒惑入鬼。

二　改葬帝母李氏，追上尊號。班勇張朗討焉耆，朗勇坐失期免。寶鄧閻氏之敗，許徵無餘言。帝備禮徵樊英，以待英無奇謀深策，衆人失望。李固遺黃瓊書，戒以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固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人不知其爲三公子。

著雍執徐 正辛未，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

三

屠維大荒落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九壬戌，十一辛酉朔。

四　[illegible]文[illegible]大誅。虞詡奏令安定、北地、上郡歸舊土。

上章敦牂 正庚申，三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十一乙酉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古今注：夏，熒惑守氐。

五　班始殺公主。

重光協洽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本志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左右執法，西北方六寸所。

六　沈景相河間王政，政改節自脩。復置伊吾司馬。繕太學，千八百餘室。胡廣等諫採籌立后。梁貴人[illegible]。

玄黓涒灘 正戊寅，四丁未，六丙午，八[illegible]。閏十二。郎顗傳閏十一[illegible]。本志[illegible]。六日熒惑在輿鬼五度。八戊[illegible]入軒轅后星北，東去四[illegible]。十癸亥，太白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相離數寸。

陽嘉元　立梁后。左雄上言吏數變易，宜久長。申無故去官之禁。又言孝廉年未四十不[illegible]。諸生試家法，文吏課[illegible]。帝從之，由是察選清平。

卷第五十二

昭陽作噩 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正二日雨水。郎顗傳是月熒惑在柳三度。

二　郎顗言王公競託高虛，忘天下之憂。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又言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又言禱祈無益。左雄諫封宋娥、梁冀。又諫拜樊豐九卿。李固對阿保外戚封爵太濫。又言中常侍子弟不宜進舉。又言長水司馬武宣等初拜便真，此雖小失，漸壞舊章。馬融對百姓屢聞恩澤之聲，未見惠和之實。又言嫁娶喪葬宜立制度。張衡對舉士宜先孝行。又言守相新故交際，公私放濫。張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積年不徙。段恭論龐參竭忠。

閼逢閹茂 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一壬辰朔。

三　上自露坐請雨。周舉以爲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終無所益。又言公卿數有直言者，忠正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言威不可分，德不可共。又言圖讖虛罔。

旃蒙大淵獻 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閏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九一日霜降。本志閏八朔食，史官不見，零陵以聞。古今注：四月乙卯，熒惑太白入鬼。

四　帝寵任宦官，參預政事。張綱諫，不聽。梁商爲大將軍，辭避經年。李固勸商黜絀王綱，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

柔兆困敦 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古今注：正丁卯，太白犯牛大星。

永和元　李固勸梁商救王龔，曰：舊典三公不有大罪，不至重問。梁冀殺父客呂放。虞詡諫增武陵蠻租，蠻果反。

強圉赤奮若 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本志八庚子，熒惑犯南斗。

二　李進討平之。宋娥等坐姦罔貶黜。象林蠻反。郭正稱法真逃名而名我隨。王龔欲奏張昉，或以楊震事諫之，乃止。

著雍攝提格 二癸酉，四壬申，五辛未，七庚午，十己亥，十二戊戌朔。閏四。五一日夏至。本志十二戊子，太白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閏月甲寅，辰入鬼。己酉，熒惑入太微，案志此年閏八月。

三　公卿議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討蠻，李固以爲遣將帥不如任州郡，乃薦祝良、張喬，討平之。左雄薦周舉。舉劾奏雄所薦武猛非其人。夏賀不舉士。張逵等誣梁商、曹騰謀廢立，帝知其詐，悉收誅之。

屠維單閼 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本志七壬午，熒惑入南斗，犯第三星。

四　梁商請早訖張逵之獄，以止逮捕之煩。帝以商子不疑爲校尉，商固辭。

上章執徐 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本志五己丑晦食，八己酉，熒惑入太微。

五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陳龜逼殺南單于。梁商請使馬續等招降匈奴。且凍等羌反，寇三輔。馬賢將兵十萬屯漢陽。匈奴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張耽擊破之。車紐降，吾斯猶叛。梁商、馬融、皇甫規知馬賢必敗。

重光大荒落 正丙辰，二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本志九辛亥晦食。

六　馬賢戰，死。東西羌遂大合。梁商歎離羣，舉知其將死。皇甫規請將兵擊羌，不許。梁商薨，梁商辭贈死之物。梁冀爲大將軍。李固安集荊州及泰山盜賊。

玄黓敦牂 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十一丙午，十二乙巳朔。古今注：二壬午，歲在太微中。

漢安元　遣杜喬等八使分行州郡。張綱埋輪都亭，劾奏梁冀。李固政爲天下第一。种暠等請行八使所舉。杜喬奏事說下狠暴。任峻爲雒陽令，民不畏吏。蘇章爲冀州刺史，案清河太守。吳祐爲膠東相，嗇夫市衣以進父，父令歸首。

昭陽協洽 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巳。閏十。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五丁亥，辰犯鬼，六乙丑，熒惑光芒犯鎮。

二　立兜樓儲爲南單于。遣諸國侍子祖饋。馬寔刺殺句龍吾斯。

閼逢涒灘 庚子蔀一年。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

建康元 趙沖與羌戰沒。立太子炳。高梵迎太子炳，以無詔不聽。楊徐盜賊羣起，遣馮緄討平之。帝崩。皇甫規對策言宜斥逐諸常侍，戒梁冀等驕逸。九江賊徐鳳、馬勉等起。盜發憲陵。

旃蒙作噩 二壬戌，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

漢沖帝炳 永嘉元 帝崩。太后欲秘不發喪，李固以為不可。清河王蒜嚴重有威，固勸梁冀立之，冀不從，立勃海王子纘為帝。固以軍費廢罷沖帝於懷陵塋內。太后多用固言。梁冀疾之，飛章誣奏固罪，太后不聽。張嬰復反。羌叛十餘年，費八十餘億。梁並招降叛羌，隴右復平。滕撫等擊徐楊賊，破斬之。詔恭陵在康陵上。劉君世獻金蛇於梁冀，种暠糾發之，冀陷暠以罪，李固救解得免。

柔兆閹茂 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閏六甲申，九癸丑，十一壬子朔。七一日處暑。古今注三月丁丑，月入南斗。本志三癸丑，熒惑入鬼。四辛巳，太白入鬼。五庚戌，太白犯熒惑。

漢質帝纘 本初元 詔大興學校，實進通經者，由是太學至三萬餘生。梁冀以帝聰慧，進酖而崩。李固欲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固，立蠡吾侯志為帝。朱穆勸戒梁冀。尊祖考為皇，妣為后。滕撫當封侯，胡廣黜之。

強圉大淵獻 正辛亥，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二丙子朔。本志正朔食，如月初。八月壬寅，熒惑犯質。

漢桓帝志 建和元 杜喬正色，朝野倚望。喬諫封梁氏及宦官為列侯。立梁后。唐衡、左悺等共譖李固、杜喬言上不堪奉漢祀。會妖賊劉文等謀立清河王蒜，蒜坐廢自殺。梁冀因誣固、喬與文通謀，皆殺之。吳祐責馬融：李公若誅，君何面目視天下之人。郭亮曰：義之所勸，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楊匡詐為亭吏守尸，因請葬李、杜二公。

著雍困敦 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本志二辛卯，熒惑在鬼中。

二

屠維赤奮若 二己巳，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四丁卯晦食。五己丑，太白入太微右掖，留十五日出端門。丙申，熒惑入井。八己亥，填犯鬼。

三 荀淑子八人俱有名，謂之八龍。荀爽喜為李膺御。鍾皓舉陳寔為功曹。侯覽屬高倫用吏，寔代倫受汙。寔遣鄉民歸本。寔不禁訟者。李膺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李脩以鍾瑾似其家性，復以孫女妻之。李膺謂瑾太無皁白。皓曰：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上章攝提格 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九庚申，十一己未朔。

和平元 梁太后崩。封孫壽為襄城君。梁冀與壽競為驕侈。冀作兔苑，賈胡誤殺一兔，死者十餘人。冀斥奪諸梁，進孫氏宗族，布在郡縣，貪叨凶淫。認士孫奮為守藏婢，破滅其家。朱穆諫冀。陳蕃笞殺冀客。冀遣客賣牛黃，延篤殺之。尊匽貴人曰孝崇后。

重光單閼 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二癸未朔。閏十二。

元嘉元 張陵劾梁冀帶劍入省。陵謂梁不疑，伸公舉以報私恩。冀疾不疑有聲名，以其子胤代為河南尹。馬融、田明私過不疑，皆坐髡笞。楊秉諫上私幸梁胤府舍。崔寔政論曰：見信之佐，括囊守祿之臣，言以賤廢。又曰：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粱肉。黃瓊議梁冀封邑賞賜。

玄黓執徐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七庚辰食，史官不見，廣陵以聞。

二 于窴殺西域長史王敬。

卷第五十三

昭陽大荒落 正丙子，四乙巳，六甲辰，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

永興元 朱穆為冀州刺史，令長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穆為宦官所訴，輸左校，劉陶等訟出之。車師後王阿羅多反，閻詳招降之。

閼逢敦牂 二庚子，四己亥，七戊辰，九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閏九。十二日小雪。本志九朔食。

二

旃蒙協洽 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一庚寅朔。本志三丙申，鎮逆入太微，七十四日去左掖。七己未，辰入太微，八十日去左掖。八己巳，熒惑入太微，二十一日出端門。

永壽元 劉陶上言：權要親戚所在貪暴，害民曰貨殖者，為窮寒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南匈奴薁鞬臺耆等反，張奐等破之。奐不受金馬，羌人悅服。

柔兆涒灘 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本志六甲寅，辰入太微，遂伏。八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

二 鮮卑檀石槐始盛，寇雲中。公孫舉等寇青、徐、兗三州。韓韶開倉賑民，曰：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潁川四長。段熲破鮮卑於遼東，坐詐璽書論司寇。熲討公孫舉等斬之。

強圉作噩 正癸未，四壬子，閏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六一日大暑。本志閏五庚辰晦食。四戊寅，熒惑入井口。七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三 九真蠻反。劉陶議鑄大錢，曰：憂不在貨，在乎民饑。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

著雍閹茂 正丁未，三丙午，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本志五甲戌晦食。

延熹元 梁冀考殺陳授，帝由是怒。南匈奴、烏桓、鮮卑並叛。陳龜上疏請改任牧守，簡練將帥。張奐誘烏桓破南匈奴。奐欲黜單于車兒，詔不許。陳龜言梁冀罪狀，因不食死。种暠懷撫羌胡，皆來服。

屠維大淵獻 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一丁酉朔。

二 梁后崩。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機事大小莫不諮決，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先輸上第於冀，吏民齎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冀鴆殺吳樹，腰斬侯猛。袁著詐死，不得免。郝絜詣門仰藥。族誅耿承。捕殺崔琦。琦曰冀何設書過之吏。冀秉政幾二十年，天子不得有所豫。冀以鄧貴人為女，欲殺貴人母，不畏。帝由是欲誅之。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密謀，誅冀及梁孫二族，黜免黨與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斥賣冀家財三十餘萬萬。立鄧后。封單超等五侯。黃瓊為太尉，沙汰貪汙，天下望致升平。范滂有澄清天下之志。滂曰：農夫去草嘉穀茂，忠臣除姦王道清。陳蕃薦五處士。徐穉炙雞，酒絮以酹知己。姜肱兄弟同被而寢，遇盜爭死。帝使畫工圖其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魏桓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帝多封故舊恩私，宦官始專權勢。李雲上書言帝欲不諦。杜衆願與雲同死，皆坐誅。陳蕃、楊秉救雲，坐免。侯寵益橫，黃瓊不能制，乃稱疾不起。第五種奏單匡臧，超陷種，坐徙朔方，孫斌等劫之以歸。陳蕃諫封賞踰制，內寵猥盛。爰延謂帝為漢中主。又諫與鄧萬世對博。

上章困敦 正丙申，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朔。閏正。二一日春分。

三 李固女使王成匿其弟燮。單超卒。四侯轉橫，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多為盜賊。滕延誅侯覽賓客。趙岐避唐玹之難，賣餅逃避壁中。段熲破西羌於積石。夏方為交趾刺史，日南賊皆降。泰山賊叔孫無忌侵擾東方，宗資、皇甫規討平之。

卷第五十四

重光赤奮若 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本志：三甲寅熒惑犯質。

四 劉矩使訟者更思。西羌反寇三輔。劉寵受山陰老父一大錢。羌寇汧涼，段熲抵罪。皇甫規曰力求猛戰，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規監關西兵，羌竊迎降。

玄黓攝提格 正甲寅，三癸丑，六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一己卯。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五 規奏刺史太守貪汙者，或免或誅，羌人翕然反善。荊州蠻夷盜賊大起，李肅棄郡走，胡爽抱馬首諫，肅殺之。馮緄將兵十餘萬討荊州蠻，請中常侍監軍財費。朱穆劾緄失大臣節。緄至荊州，蠻賊悉降。或譖皇甫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規上書自訟。規論功當封，徐璜、左悺求貨不與，遂陷以罪，論輸左校。

昭陽單閼 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十甲辰，十二癸卯朔。

六 宦官譖馮緄以軍還，餘賊復發，免。上校獵廣成，陳蕃以三空諫。楊秉劾奏令中二千石實覈所部，緣奏牧守五十餘人。皇甫規薦張奐自代，而為之副。吏民訟段熲者以千數，乃復以為護羌校尉。朱穆請罷常侍黃門，更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

閼逢執徐 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卯，十戊戌朔。本志：七戊辰歲犯；八庚戌熒惑犯質；庚申歲犯軒轅大星；十二丙辰太白犯房北星；丁卯辰犯太白；十二乙丑熒惑犯軒轅第二星。

七 徐稺與茅容言，不及國事。符融一見郭泰，知其奇儁，介於李膺。茅容危坐避雨，殺雞食母，與客蔬飯。孟敏荷甑墮地不顧。魏昭作粥，泰三呵之，姿容無變。泰設酒殽以慰左原，使勿恚恨。范滂謂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泰不肯仕，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泰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稺戒之，泰感寤。黃允以篤才知名，泰知其必敗。允與晉文經躍名京師，符融識其詐。仇香謂陳元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香謂鷹鸇不如鸞鳳。郭泰下牀拜香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香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度尚討桂陽賊，焚士卒珍積，激厲使之更戰。上幸南陽，胡騰請自比司隸，從事從黨者莫不竊然。楊秉諫詔除郎官太雜。寇榮亡命中上書訟冤。

旃蒙大荒落 正丁卯，三丙寅，五乙丑，七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本志：正丙申晦食。五癸酉太白犯鬼。壬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閏己未太白犯心前星。十癸酉歲犯左執法。十一戊午歲入太微，犯左執法。

八 史弼上言勃海王悝僭慢，宜豫加制約。楊秉奏侯覽兄參贓罪，并免覽官。尚書以為越職，秉曰三公無所不統。韓縯奏左悺、具瑗罪。於是誅梁冀功臣皆降爵奪國。鄧后廢。李膺、馮緄、劉祐皆輸左校。楊秉三不惑。劉瑜論災異八千餘言。桂陽賊攻零陵，陳球固守。張譽為度衛所枉，過赦不肯出。段熲討西羌，自春及秋無日不戰，遂大破之。陳蕃為太尉，讓胡廣、王暢、李膺。張敞諫王暢發屋伐樹。應奉諫立田聖為后。立竇后。陳蕃陳李訟李膺等枉。李膺破柱取張朔殺之。宦官休沐皆不敢出宮。劉寬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柔兆敦牂 二庚申，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本志：正朔食，史官不見，郡國以聞。壬辰歲入太微，五十八日出端門。六壬戌太白入鬼。七乙未熒惑犯質。九辛亥熒惑入太微西門，積五十八日。

九 荀爽對策曰：載趾適履，孰云其愚。皇甫規欲避位，故越界迎友人喪。上觀祠老子，用郊天樂。鮮卑聞張奐去，與匈奴、烏桓寇邊。朱零曰寧受笞死。范滂不可遇瓌。李膺等更相褒重，天下承風，以臧否相尚。成瑨、劉瓆、翟超、黃浮皆坐宦官抵罪。陳蕃上疏訟瑨等。[illegible]

彊圉協洽 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八壬子，十辛亥，十二庚戌朔。本志：五壬子晦食。正庚寅熒惑逆入太微東門，留百一日，出端門。七太白犯心前星。

永康元 賈彪說竇武等訟黨人。武上疏稱嘉禾芝草在德為瑞，無德為災。范滂對獄曰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赦黨人，書名三府，禁錮之。范滂不謝霍諝。滂謂殷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史弼不上黨人名。帝欲妻楊喬以公主，喬不食而死。傅堅諫巴郡太守上黃龍。董卓以破羌為郎中。帝崩。竇太后臨朝。竇武用劉儵言立解瀆侯宏為帝。

著雍涒灘 二己酉，閏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四一日小滿。本志：五朔食，十甲辰晦食。是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藩南頭星。

漢靈帝宏 **建寧元** 陳蕃責諸尚書不視事。帝即位。東羌既降復叛，連年不定。段熲請以步騎萬五千，用錢五十四億，三冬二夏，除討必盡。遂戰於逢義山，大破之。尊祖考為皇，妣為后。盧植說竇武不受封爵。植師馬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陳蕃固辭封爵。段熲追羌至涇陽，羌散入漢陽山谷。張奐請招降之，熲以為必殄滅。太后委政於陳蕃、竇武，徵用名賢，天下望致太平。趙嬈、曹節等諂事太后。蕃、武謀誅之。武收鄭颯下獄。蕃勸武速殺。節等奉帝誅蕃、武，遷太后於南宮。節等十八人皆封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為桓分為四王。

屠維作噩 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紀：十庚子晦食。志作戊戌晦。

二 尊董貴人為孝仁皇后。青蛇見御座。張奐為太后幽隔空宮，宜加恩禮，改葬陳竇，還其家屬。李膺、王暢宜為三公。奐坐禁錮。宦官所曰王者心有所想，未形顏色，而陰陽為之變。度東羌於射虎谷滅之，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膺等雖廢錮，而天下益慕之，有三君八俊之目。曹節等奏膺等為鉤黨，下州郡考治，坐死徙者數百人。李膺逃刑。景毅子為膺門徒，不以漏籍苟免。范滂不以累郭揖。[illegible] 泰哭黨人曰漢室滅矣。[illegible] 一門爭死。[illegible] 何顒 [illegible] 袁閎居土室十八年。[illegible] 病困拜車騎將軍，病愈復為中常侍。

上章閹茂 二丁卯，五丙申，七乙未，九甲午，十一癸巳。閏十二壬辰朔。本志：三丙寅晦食。

三 孟佗討疏勒不克。佗賂張讓奴，使迎拜。

重光大淵獻 二辛卯，四庚寅，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朔。正一日雨水。本志：三朔食。

四 立宋后。上朝竇太后。董萌為太后訟冤，曹節、王甫譖萌殺之。

玄黓困敦 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二辛巳朔。本志：十月熒惑入南斗。

熹平元 蔡邕謂上陵之禮，煩而不可省。胡廣周旋四公三十餘年，明解朝章，而無謇直之風。竇太后崩。曹節等欲別葬太后，李咸擁櫬自隨。劉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illegible] 以報父仇。王甫誣殺勃海王悝。以功封侯者十二人。蘇不韋鑿地入[illegible]

昭陽赤奮若 二庚辰，四己卯，六戊寅，八丁丑，九丙子，十二

二

一乙亥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十二癸酉晦食。

閼逢攝提格 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三

旃蒙單閼 二戊戌，四丁酉，七丙寅，九乙丑，十一甲子朔。

四　立石經於學門。蔡邕請除三互之禁。

柔兆執徐 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閏五。六二日大暑。

五　曹鸞上書曰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坐檻車收掠殺之。更申黨人之禁，爰及五屬。

強圉大荒落 正丁亥，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本志十朔食。

六　蔡邕諫以小故辱郊廟辟雍。又諫引召能文賦尺牘書篆者於鴻都門，待以不次之位。又諫除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遣夏育、田晏、臧旻三道擊鮮卑，蔡邕諫不聽，育等大敗而還。趙苞擊鮮卑，鮮卑殺其母，苞嘔血死。

著雍敦牂 二辛亥，四庚戌，六己酉，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本志二朔食，十丙子晦日食，自巳過午。

光和元　置鴻都門學。有黑氣墮殿庭中。蔡邕言變倖用事之咎，由是變倖共陷以罪，髡鉗徙朔方。王甫譖殺宋后。盧植言宋后家屬無罪。又言天子無私積。陽球諫為樂松、江覽等圖像立贊。初開西邸賣官。楊奇謂帝與桓帝猶舜比堯。

屠維協洽 閏正乙巳，三甲辰，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二一日春分。本志四朔食。

二　橋玄不顧其子以除劫盜。司隸陽球奏收王甫、段熲殺之，磔甫尸。曹節徙球為衛尉。審忠言宦官忝橫。呂強辭爵，且請裁抑宦官，減省宮女，為蔡邕、段熲訟冤。和海上言黨人錮及五族，有乖典憲，由是黨人從祖以下得釋。張脩擅斬單于，坐死。劉郃、陳球、劉納、陽球謀誅宦官，皆坐死。

上章涒灘 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九丙申，十一乙未朔。

三　立何后。楊賜諫作畢圭苑，任芝、樂松勸上為之。楊琁以灰囊車破零陵賊，趙凱誣奏琁，琁嚙臂書衣為章，自訟得免。

重光作噩 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閏十己丑朔。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九朔食。

四　置騄驥廐，調民馬一匹至二百萬。朱儁破交趾賊梁龍。檀石槐死，鮮卑衰。帝於後宮置列肆販賣，又冠狗駕驢車為樂。呂強諫稽私藏及選舉不任三公。王美人生皇子協，何后酖殺美人。

玄黓閹茂 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一癸丑朔。本志四熒惑在太微中守屏，十歲、熒惑、太白合於虛，相去各六寸，如連珠。

五　詔公卿以謠言舉牧守為民害者，多不實。陳耽以為放鴟梟而囚鸞鳳。程包言板楯蠻本無惡心，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桓典為御史，京師語曰避驄馬御史。

昭陽大淵獻 正壬子，三辛亥，六庚辰，八己卯，十戊寅，十二丁丑朔。

六　楊賜、劉陶上言張角等以妖術惑衆，宜敕州郡解散其黨。

閼逢困敦 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閏七。八一日秋分。

中平元　角等反，天下響應，號黃巾賊。以何進為大將軍鎮京師。帝用呂強言，赦黨人。遣皇甫嵩、朱儁、盧植討黃巾。帝謂張讓、趙忠為公母。宦官諫帝登高。趙忠、夏惲譖呂強，殺之。張鈞請斬十常侍，鈞坐死。皇甫嵩、朱儁破黃巾於長社。橋玄、何顒知曹操能安天下。許劭謂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傅

卷第五十八

燮上言治水自原，黃巾變服，所憂在蕭牆。又言邪正不宜共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賈琮為交趾刺史，[illegible]而盜賊自消。盧植圍張角於廣宗，左豐譖植，坐減死。米賊張脩反。李燮不肯立安平王續。[illegible]兄弟皆斬之。北宮伯玉及邊章、韓遂反。爆書。蒙正和。勳率辛曾等救左昌。朱儁攻南陽黃巾，久不拔。張溫……之。儁不受黃巾降以為無以懲惡。尤得張曼成。黃巾再下，黃巾上之尤一月再下。

旃蒙赤奮若 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朔。

二　帝斂天下田畝十錢，發州郡材石以修宮室。又令牧守出助軍修宮錢，或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有自殺者。黑山等羣盜並起。令黑山賊褚燕舉孝廉計吏。崔烈入錢得司徒。北宮伯玉寇三輔。崔烈欲棄涼州，傅燮曰斬司徒，天下乃安。詔張溫討北宮伯玉。陳耽、劉陶為宦官所譖死。董卓破走邊章、韓遂。董卓不遜，孫堅勸張溫斬之。帝造萬金堂為私藏。

柔兆攝提格 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本志五壬辰晦食。四月熒惑逆守心後星。

三　三公在外，始於張溫。傅燮不媚趙忠以求封。作銅人、渴烏。

彊圉單閼 正己未，四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四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并兵攻隴西、漢陽。傅燮諫耿鄙與遂戰，北地羌胡迎燮，燮不去，戰沒。馬騰反，與韓遂合。張純、張舉與烏桓丘力居反於薊。陳寔在鄉閭，民爭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著雍執徐 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八庚戌，十己酉，十二戊申朔。

五　劉焉建議置州牧，州任之重自此始。以焉為益州牧，劉虞為幽州牧。南匈奴右部叛，殺單于羌渠，子於扶羅立為單于。賈龍破馬相，迎劉焉。王芬謀廢立，曹操、華歆知其必敗。初置西園八校尉，諸將皆統於蹇碩。帝講武於平樂觀。蓋勳以為王者在遠而設近陳武耳。公孫瓚破鮮卑於石門。王國等圍陳倉，皇甫嵩不救以待其弊。

屠維大荒落 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閏十二壬申朔。本志四朔食。八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中大星。

六　國解圍去，嵩追擊破之。劉虞說丘力居使斬張純送首。蹇碩欲遣何進擊韓遂，進請紹兵以稽行期。帝崩。蹇碩欲誘誅何進，立少子協。進覺之，不入。皇子辯即位。袁紹、袁術勸何進誅諸宦官。蹇碩欲誅進，進殺之。何、董爭權，何進殺董重，遷董太后於河間，以憂死。進欲誅宦官，以三署郎代之。何太后不可。進欲但誅其放縱者。袁紹勸進誅之。進召四方猛將以脅太后。陳琳諫曰祇為亂階。曹操曰吾見其敗也。靈帝召董卓為少府，不至。拜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又不從。嵩從子酈勸嵩斬之，嵩不聽。卓留屯河東。鄭泰、盧植諫何進召董卓。种劭讓卓，卓使還軍。袁紹促卓進兵，太后懼，出張讓等還里舍。何進謀久不發，讓等知之，向子婦叩頭求復入省。進入省，讓等殺之。袁紹、袁術等燒南北宮，誅宦官二千餘人。讓等將帝幸小平津，讓等投河死。帝夜還。董卓迎帝於北芒。鮑信說袁紹襲董卓。卓使呂布殺丁原。蔡邕三日周歷三臺。卓議廢立，袁紹橫刀徑出。盧植不從卓議。卓廢少帝為弘農王，立其弟陳留王協。又酖殺何太后。除公卿子弟為郎，以代宦官。復陳蕃等

卷第五十九

爵位。南單于於扶羅與白波為寇，遂不能返國，止於平陽。董卓為相國。周毖伍瓊勸卓擢用名士，卓從之。荀爽九十三日為司空。中牟縣不為董卓屈。董卓自謂我相貴無上。卓遣兵剽略。卓以紹為渤海太守。中牟功曹說釋曹操。劉子惠曰興兵為亂何謂袁董。

上章敦牂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正二雨水。十一庚戌，熒惑歲太白合於尾。

漢獻帝協 初平元 關東州郡各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為盟主。鮑信知曹操以能成功。董卓鴆殺弘農王。鄭泰論關東兵勢。朱儁遷都，不自為相國副。楊彪黃琬以諫遷都策免。卓殺周毖伍瓊。梁衍說皇甫嵩討董卓。蓋勳責卓之口。帝遷都長安。卓燒洛陽宮廟，發諸陵，徙民數百萬人入關。王允為司徒。卓以王匡為河內太守。卓殺袁隗。孫堅殺王叡，先殺張咨。劉表用蒯越謀，荊州悉平。袁紹軍河內。敗進。曹操與卓戰滎陽。曹洪以馬授操。劉岱殺橋瑁。青州劉虞撫和幽州，百姓富足。卓使胡母班等安集關東，袁紹殺之。卓鑄小錢。孫堅見董卓兵至，徐入魯陽。卓破王匡。卓以下皆稱號。公孫度為遼東守，郊祀籍田。

重光協洽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十一辛卯朔。

二 袁紹等欲立劉虞為帝，曹操袁術以為不可。虞欲奔匈奴以避之，乃止。董卓為太師。孫堅敗卓將胡軫於陽人。袁術疑堅，不給軍糧。堅擊走卓，因入雒，掃除宗廟，修諸陵。卓謂堅猛能用人，諸將皆知忌之。卓還長安。皇甫嵩謂卓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卓稱尚父。卓使劉囂疏吏民以罪取其財。袁紹使人止。

說韓馥以冀州讓紹。耿武閔純諫，不聽。紹以沮授田豐審配等為將佐。韓馥自殺。曹操鮑信說紹以河南以待變。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董卓營殺張溫。紹公孫瓚破黃巾於渤海。帝使劉和召其父虞。袁術留和。袁紹與袁術相攻。孫堅擊破之。紹公孫瓚起兵攻紹。劉備為平原相。關羽張飛侍立終日。袁紹以周昂為豫州刺史。越孫堅攻劉表。公孫瓚表袁紹罪。黃祖殺孫堅。公孫度殺遼東名豪，遼東治居郡。董卓築郿塢。遼東學者管寧邴原避地遼東。王烈居遼東，以德化人。盜牛者改行。王烈遺布，使之賣。商賈以自棄。欲辟烈，烈為商賈以自穢。

玄黓涒灘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八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三 何顒知荀彧有王佐才。或以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彧知袁紹不能定大業，去歸曹操。操曰：吾子房也。袁紹破公孫瓚於界橋。程昱勸劉岱不絕袁紹。于毒等攻東武陽，曹操攻其本屯而自解。董卓抱中子皆以金紫。召呼三臺，又築郿塢，自為三十年計。王允與呂布同謀誅卓，所殺三人。正不立，不能久。董卓死。王允等殺蔡邕。王允不赦涼州。賈詡說李傕郭汜等攻長安。劉岱與黃巾戰死。陳宮等迎曹操為兗州牧。鮑信戰死。曹操擊黃巾，破之，受降卒三十餘萬，號青州兵。傕汜等縱兵劫掠。呂布走。王允不可。李傕郭汜等引兵西攻長安陷之。王允死。

揚戰死。王宏與宋翼謀討傕汜，不從，遂與王允俱死。士孫瑞歸功不侯，故免於難。賈詡不受侯賞。李傕郭汜樊稠敗馬騰、韓遂，馬騰降。曹操擊黃巾於壽張，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曹操領兗州。毛玠說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董昭說張楊通操上事，因表薦之。鍾繇說傕汜。陶謙等共推朱儁為太師。賈詡說傕汜徵朱儁。袁紹破公孫瓚於龍湊。州不敢復出。

昭陽作噩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十庚辰，十二己卯朔。本志正朔食。

四 曹操敗袁術於封丘，術奔壽春。于毒屠鄴城。王朗趙昱勸陶謙入貢長安。許劭謂孫策避地。其後陶謙殺曹嵩。曹操破袁紹，殺呂布不果。陶謙殺曹嵩。曹操圍謙於郯，所過多殘戮。劉虞攻公孫瓚，不勝。瓚執虞殺之。田疇入徐無山中，民從之者五千餘家。疇為設二十餘條，道不拾遺，烏桓鮮卑皆附之。

閼逢閹茂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本志六乙巳晦食。

興平元 改元。田楷與劉備救陶謙。曹操乃還。涼州舉孝廉，去其事。馬騰攻李傕等，不克走還。邊讓兗州士大夫皆懼。張邈陳宮叛操，迎呂布。曹操知其為亂，勒兵為備。荀彧夏侯惇說之。郭貢使殺汎嶷，卒完三縣以待操。呂布不能斷。程昱說而走。者以次用之。分河西四郡為雍州。與呂布三公爭。操遣使汝不實，與呂布戰，令廣陵太守立。帝於御前作糜。侯汝不實。劉繇為揚州。曹操給布今追曹。

其子璋。陶謙疾篤，以徐州授劉備。劉備與孫策，袁術不救當陳。發孔融以為術不足畏。劉日磾失節嘔血死。周瑜士皆知冠推結分好，分宅拜母。孫策見袁術，請兵復其父業，與劉繇以九江盧江而不備。策騎士逃入術營，策就斬之。劉繇敗走。孫賁使退屯歷陽。

旃蒙大淵獻三壬寅，五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二 李傕郭汜樊稠更相疑，數欲鬬，賈詡每以大體責之。傕汜相攻。傕劫帝，汜質公卿。朱儁憤死。帝立伏后。傕劫帝幸北塢。矢及帝幃。李傕郭汜欲殺帝，以傕之本白。圍從。帝以楊奉為興義將軍。外根本不堅。和汜傕然後。不食死。張濟和傕汜。帝東歸。汜乃遂定。不成。傕汜兵敗。汜死之。帝新豐。董承楊奉與傕汜戰於東澗，破傕汜。樂韓遣人追帝。帝渡河幸安邑。十餘日關中無復人迹。

瓊以爲不便，紹乃止。 袁術使孫策取江東，策破江
繇，皆失魂魄，既至，軍士不敢虜略，民乃大悅。 策破笮融
薛禮。 策與太史慈鬬於神亭。 呂範自請爲都督，策
以張紘、張昭等爲謀主。 策曰：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
不在我乎。 許劭勸劉繇保豫章。 笮融大起浮圖祠。
融殺趙昱、薛禮。 許劭謂劉繇：笮融不顧名義，朱皓推誠信人，宜
密防之。 曹操圍張超，臧洪欲救之，袁紹不從，超死，洪遂
與紹絕。 紹圍洪，歷年，七八千人相枕而死，無離叛者。
陳容願與洪同日死。 [illegible]衣冠自以職分當貴不
敗，乃築易京以自守。 鮮于輔、閻柔等奉劉和以攻瓚，瓚
曰：天下非我所決。 數

卷第六十二

柔兆困敦二丙申四乙未七甲子九癸亥十一壬戌朔

建安元 趙岐爲董承說劉表使助修雒陽宮室。 呂
豫州刺史屯小沛。 布襲劉備取下邳。 備請降於布，布復以備爲
書郎自出採稆，餓死牆壁閒。 楊奉、韓暹復陽等送帝還雒陽。 衛
策皆諫止之，術不從，策遂與術絕。 袁術欲稱號，閻象諫。 張承、孫
董昭爲操作書結楊奉。 孫策取會稽。 降王朗。 虞翻諫策遊獵。 董昭
說操遷都許。 曹操朝見袁紹。 曹操讓位於紹。 策自爲司空。
楊奉奔袁術。 袁術殺郭貢。 荀彧薦郭嘉。 嘉謂紹無決。 袁紹、黃
成功。 滿寵收郭邪。 操嘉孔融能
談清教，盜溢官曹。 論事考實，可當事不當，融任輕剌小才而
心久久，亦不顧附。 融信任黃禮所攻，曹操尊禮名儒，鄭玄
等曰：民從不可失也。 融爲袁譚所攻，曹操徵爲將作大
匠。 棗祗在峻與建屯田所在倉廩皆滿。 袁術遣將攻

劉備呂布往解之。 布攻備，備奔曹操。 或勸操殺之，郭嘉
曰：如此，智士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 袁術段煨不
肯爲布作書，屬備、張濟攻穰而死。 劉表不受賀。 胡謂
厚待賈詡而詡去，歸張繡曰：如此身與家俱全矣。 楊
劉表平世三公才也。 表欲辟，觀孫樂杜襲以爲不可。
曹操不殺禰衡，曰：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 表左右因形
以禰衡

彊圉赤奮若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十丁亥十二丙戌朔

二 曹操封張繡，繡降而復叛，擊破操軍。 于禁在亂能
整討暴堅壘。 荀彧、郭嘉謂袁紹有十敗，操有十勝。
又勸先取呂布。 或薦鍾繇使安集關中。
袁紹爲大將軍。 袁術稱帝。 陳珪勸呂布與袁術
絕婚，執其使送許。 陳登勸曹操早圖呂布。 袁術使張勳與
曹公言將軍如飢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 袁術之使張勳
韓暹、楊奉攻術，陳珪勸布誘暹、奉共擊勳，大破之。 因南侵
至鍾離而還。 高順諫布，布自詰，誠求贖路。 布與呂布
袁可救乎。 紹封孫策爲吳侯。 策討術，賈斬橋蕤走陳王
寵屯陽夏。 袁術刺殺之。 曹操討術，斬橋蕤，陳王欲殺
走渡淮。 何夔懷以免。 嘉與程昱許其無罪，曹操馬
楊彪孔融救之，以免。 術彪而辯其無罪。 孔融李樂郭
日暉袁不宜加禮。 滿寵考訊楊彪，殺之。 乃才李通不救
汜相繼皆死。 杜襲劉備詣許。 之僭遷胡李通不救
妻伯父嘉諸儒。 戒繁欽數見奇於劉表
執慕與爲親交。

著雍攝提格二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

三 荀攸勸曹操擊張繡。 段煨等誅李傕。 袁紹欲
徙都鄄城，操拒之。 田豐勸紹圖許。 操圍張繡至安

卷第六十三

一庚辰朔，閏二。
三一日蝕。 雨

衆必敗。 賈詡勸繡以敗兵擊而勝之。 呂布遣高順
攻劉備於沛，破之。 荀攸勸操擊呂布而止。 陳宮勸布出屯
於外，與宮相首尾以擊操。 布用妻言而止。 許汜、王楷謂
袁術不救布，爲自敗。 操決下郯，郭嘉勸迄不止。 攻之不聞
爲其所殺。 陳宮曰：逆賊曹操，何等明公。 布請降。 陳宮以守相
出就刑，操誅宮而撫其家。 操與宮語，拜郗慮爲臧霸。 張遼以
不肯殺餘衆，毛暉、徐翕歸操。 鄧曩表劉表與劉琮結好，暴以
三郡叛袁，審知袁術無成，陳登使孫策入劉表爲租太守
之。 劉表諭孫策曰：子義舍我，當投會稽。 策敬信義能
史慈釋而用之，去策之曰：子義舍我，當投劉繇，華歆爲一衆
以慈必逃，許知己死，亡人不相負。 策表華歆方略，
經年意坐吾城下。 瓚不救，別將公孫瓚曰天下方虎爭，雖
或降，或潰，紹直抵其城下。 瓚自且觀其人之視，華歆書
欲自出，絕紹軍後，關靖諫止之。 欲書召黑山及攻紹之別營

屠維單閼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四 紹攻拔易京，斬瓚。 關靖曰：陷人於危，必同其難。遂
死之。 田豫勸鮮于輔歸曹操。 袁紹立爲桓四單
于。 曹操擊斬眭固。 操以魏种爲河內太守。 袁術奮經
自致困敗，死於江亭。 妻子奔劉勳。 袁紹欲攻許，沮授先
獻捷者不得通，乃除爲經略。 曹操謂紹兵多而不可失。 因
譯授奪其權。 崔琰諫紹攻許。 操必以爲時不可分畫
不明適足爲吾奉。 荀彧論曹操勝敗。 沮授謂紹兵多而不可失。 賈詡勸
張繡絕紹從操。 楊阜論袁曹勝敗。 關中流民還者，韓嵩劉先
將多引部曲衛覬謂爲置官，賈牛使之耕，韓嵩言
餘劉表不助袁曹而坐觀成敗。 表使嵩詣許。 嵩言愛天

子。 官則不復爲將軍死。 劉曄誘殺鄭寶，以部曲與劉
勳。 勳取廬江，曄諫勳上繚，孫策襲取廬江。 策使虞翻說
華歆。 歆取豫章，策以子納禮事，策收視袁術、劉繇妻
子。 吳夫人給井救魏騰。 策以許昭有丈夫之志，赦之。
曹操謂劉備天下英雄，
惟吾二人。 備襲徐州叛。

上章執徐二癸卯五壬申七辛未九庚午閏十己巳十二戊辰朔，十一日冬至。 本志九朔食。

五 董承死。 曹操擊劉備，郭嘉謂袁紹而後
乘虛必襲許，紹後患。 備奔紹以取
誰紹極擊斬以之以子疾不從。 田豐勸紹
救白馬，斬顏良。 沮授諫紹，紹不從，謂紹取
渡河。 道爲所殺，操斬文醜。 紹登城財
孫策與備遁，文醜以委操後 [illegible]
昭與劉備以北擊 [illegible]
袁劉破之，至曹操 [illegible]
擊而多，事日以 [illegible]
勁將許 [illegible]
至弱備紹 [illegible]
不能，其先 [illegible]
紹何攻，不操 [illegible]
張沮授 [illegible]
保與審配 [illegible] 有渠帥 [illegible] 其不反 [illegible]
奔與審配有渠帥明其不反。 紹將田豐自高故爲敗所笑。 劉備遂紀

揚州刺史劉馥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曹操欲乘喪伐孫權，張紘諫而止。[illegible]周瑜薦魯肅，權一見悅之。肅因說權以保據江東。李術叛，權擊斬之。呂蒙於行陳。駱統勸權尊賢接士，人加以恩意。劉表破張羨。表郊祀天地。張魯叛劉璋，璋使龐羲擊之不克。趙韙起兵攻璋。

重光大荒落 二丁卯 四丙寅 六乙丑 九甲午 十一癸巳朔。本志二朔食。

六 曹操欲擊劉表，荀彧請宜乘袁紹困先取之。操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備見髀肉消歎。張遼說降昌豨。趙韙敗死。龐羲索賓兵，程畿不與。張魯以鬼道教民。閻圃諫魯稱王。

玄黓敦牂 正壬辰 三辛卯 五庚寅 七己丑 九戊子 十一丁亥朔。

七 袁紹薨。審配等廢譚，立少子尚。沮授諫紹出長子譚於青州，曰禍其始此。曹操攻譚、尚於黎陽。郭援欲降賈逵，逵叱之。祝公道出逵於窖中。張既說馬騰使擊郭援，鍾繇破援斬之。李典諫夏侯惇追劉備。周瑜勸孫權勿遣任子於曹操。

昭陽協洽 二丙辰 四乙卯 六甲寅 七癸丑 九壬子 十一辛亥朔。閏六。七一日蝕。

八 袁譚、袁尚敗走。曹操追至鄴，郭嘉請緩之，使二子自相圖。辛評、郭圖勸譚攻尚於鄴，譚不勝，奔南皮。王脩諫譚曰：譬人將鬬而斷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脩知管統必來赴難。曹操擊劉表至西平。袁尚攻譚，譚奔平原，使辛毗求救於操。劉表以書勸譚、尚和親。荀攸說操乘亂取譚、尚。辛毗謂操無問譚信與詐也。操北至黎陽，尚釋平原還鄴。孫權擊黃祖，會山越亂而還。

閼逢涒灘 正庚戌 四己卯 六戊寅 八丁丑 十丙子 十二乙亥朔。

九 袁尚留審配守鄴，復攻袁譚於平原。曹操圍鄴。徐晃請封降者以示諸城。尚還救鄴。李孚以譎計入城。操謂尚循大道來當避之。尚敗奔中山。操克鄴。審配罵辛毗。操謂配曰：何多也？配曰：猶恨其少。配謂張子謙：汝為降虜，我為忠臣。操哭紹墓，給袁氏。操與紹論方面可據，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操為冀州牧。牽招說高幹迎袁尚。崔琰諫操未宜先校計甲兵。許攸矜功而死。高幹降。袁譚叛，操擊之。譚奔南皮。公孫度卒，子康嗣。牽招使烏桓，令峭王辭遼東之使，不助袁譚。嬀覽、戴員殺孫翊，翊妻徐氏殺覽、員。孫權試攻黨孫輔。

旃蒙作噩 二甲戌 四癸酉 六壬申 九辛丑 十一庚子朔。

十 曹操克南皮，斬袁譚。李孚請安慰城中。王脩請收葬譚尸。操不殺管統。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并名士。操赦陳琳之罪。袁熙為其將焦觸所攻，奔烏桓。韓珩不肯受盟。張燕降。高幹復叛。杜畿[illegible]衛固、范先於河東卒討畿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荀悅作申鑒上之。悅曰：榮辱者，賞罰之精華。

柔兆閹茂 正己亥 三戊戌 四丁酉 六丙申 八乙未 十一甲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十一 曹操擊高幹，斬之。梁習為并州刺史，以謀策消散[illegible]，保擾服胡夷。仲長統謂高幹有雄志而無雄才。統著昌言。[illegible]擊平[illegible]州梁。

彊圉大淵獻 正癸亥 三壬戌 五辛酉 七庚申 九己未 十一戊午朔。

十二 曹操表封荀彧之功，增封邑。郭嘉勸操擊烏桓。[illegible]又勸[illegible]。邢顒聞操法令嚴，知其能平亂，往歸之。袁紹五辟田疇不至，曹操一命即起。操以疇為鄉導，出盧龍塞，擊蹋頓，斬之。操引軍還，而公孫康斬送袁尚、袁熙首。田疇辭封賞，操不奪其志。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既而悔之。諸葛亮自比管樂。

司馬徽、徐庶薦亮於劉備，備親詣亮，三往乃見之。備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亮拜龐德公於牀下。德公謂亮為臥龍，從子統為鳳雛，徽為水鏡。

著雍困敦 正丁巳 四丙戌 六乙酉 八甲申 十癸未 十二壬午朔。閏十二。本志十朔食。

十三 趙溫辟曹操子丕，操奏免之。甘寧知劉表終無成，去依孫權，說權取黃祖。權擊祖，斬之。[illegible]請代蘇飛首入函。寧殺淩統父，權命統不得讎。罷三公官，以曹操為丞相。毛玠、崔琰典選舉，士以清節自厲。崔琰知司馬懿為非常人。[illegible]安坐中自定。趙儼參張遼等三軍，遼等相親睦。[illegible]衛尉，使其子超領其衆。[illegible]劉表卒，少子琮立。[illegible]來迎，主簿[illegible]。劉琮以荊州降操。王威說琮[illegible]。操曰：方寸亂矣。張飛[illegible]。曹操追劉備[illegible]江陵[illegible]。劉琦合兵屯夏口。魯肅勸孫權合劉備以拒曹操。諸葛亮說孫權[illegible]。周瑜[illegible]破曹操於赤壁。[illegible]曹仁守江陵[illegible]。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illegible]以給軍食。劉璋使張松詣操，操不存錄松，松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田疇誓死不受封。邴原不以亡女與倉舒合葬。賀齊以戈取林歷山賊。

屠維赤奮若 正辛巳 三庚辰 六己酉 八戊申 十丁未 十二丙午朔。正二日雨水。

十四 孫權圍合肥，張紘諫權身自突陳[illegible]。曹仁走，周瑜據江陵。劉琦卒，劉備領荊州牧。孫權以妹妻備。周瑜[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知己，禍福共之。和洽言取士不可專以儉素一節。

上章攝提格 二乙巳 四甲辰 六癸卯 八壬寅 十一辛未朔。本志二朔食。

十五 曹操下令言其本志，止於為征西將軍。又曰：國家無有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劉備詣京見孫權，周瑜以備梟雄，求徙備置吳，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權以曹操在北方，不許。周瑜卒。[illegible]魯肅[illegible]。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illegible]。

重光單閼 正庚午 三己巳 五戊辰 七丁卯 閏八丙寅 十乙丑 十二甲子朔。九一日霜降。

十六 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曹操遣鍾繇討張魯[illegible]。操曰：賊在我不在賊。[illegible]馬超[illegible]。操以[illegible]。[illegible]。

玄黓執徐 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己丑朔。本志六庚寅晦食。

十七 曹操贊拜不名。常林諫五官將丕自討田銀蘇伯。程昱不欲丕擅斬降者。操以為善處人父子之閒。國淵上首級，不以一為十。誅馬騰。鄭渾安集馮翊，破斬梁興。立四皇子為王。孫權徙治秣陵。呂蒙勸孫權築濡須塢。曹操擊孫權至濡須。董昭議進操爵為公，荀彧拒之。操不悅，彧飲藥卒。龐統為劉備畫取益州三策。張松謀泄而死。劉璋與備絕。備還兵擊璋，據涪城。

令擊璋，備不可。備至葭萌，布恩德以收眾心。

昭陽大荒落 正戊子，三丁亥，六丙辰，八乙卯，十甲寅，十二癸丑朔。本志秋，歲填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餘日。

十八 曹操歎孫權軍容整肅。權謂操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并十四州為九州。蔣濟諫操徙濱江之民。封操為魏公，加九錫。鄭度說璋堅壁清野以待備，饑困走而擊之。法正知璋不能用度謀。備進圍雒城。楊阜知馬超必叛。閻溫求救見獲，死不易辭。阜諫韋康等降超。超據涼州。阜與姜敘謀攻超，敘母勸敘從超計。趙昂妻不以一子易忠義。姜敘母罵超而死。超敗，奔張魯。魏置尚書侍中六卿。袁渙家無所儲乏，則取之於人。渙聞劉備死，不賀。陳羣鍾繇請復肉刑。

閼逢敦牂 二壬子，四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十二丁丑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十九 張魯資馬超兵使取涼州。夏侯淵擊超及韓遂，破之。呂蒙勸孫權急攻皖城，拔之。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泝江，定巴郡。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邪。劉備圍成都。馬超降。備使簡雍說璋，璋與雍同輿出降。備有素恨劉巴，又黃權獨後降，備皆禮而用之。法正請許靖有虛譽而無其實，然不可棄也。劉巴請鑄直百錢以實府庫。趙雲諫以田宅賜諸將。霍峻守葭萌，拒楊帛，破向存。諸葛亮不禁止法正。亮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劉楨謂曹植忘家丞之秋實。魏公美二荀，進善去惡。又稱其論人久而益信。夏侯淵討宋建，斬之。魏公殺伏后。魏公欲殺亡士父母兄弟，高柔曰此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旃蒙協洽 二丙子，四乙亥，六甲戌，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

二十 立曹后。魏公擊張魯。涼州諸將送韓遂首。孫權欲取蜀，劉備固止之。備自得益州，權求荊州三郡，備不與。權怒，命呂蒙取三郡。魯肅與關羽會語。備與權更尋盟好，分荊州以湘水為界。諸葛瑾至蜀，與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魏公破張衛，克漢中。張魯封倉庫，奔巴中。司馬懿劉曄勸魏公乘勝取蜀，不從。孫權攻合肥。張遼先出戰，然後入守。遼襲擊權，幾獲之。甘寧凌統拒鬬得免。賀齊討權。宜以此為終身之戒。張魯出降。封[illegible]為列侯。黃權欲劉備迎張魯。朴胡杜濩破之。張郃略地宕渠。張飛擊破之。趙儼徙韓遂馬超兵於鄴。

柔兆涒灘 三庚子，五己亥，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本志五朔食。

二十一 魏公進爵為王。崔琰毛玠以讓得罪。桓階求案實玠事。何夔不事丁儀。崔林謂陳羣[illegible]如卿諸人足貴乎。南單于入朝于魏，魏人留之。魏王擊孫權。

強圉作噩 正乙未，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

二十二 蔣欽稱徐盛之善。孫權請降於魏王。權指周泰創瘢以服諸將。魏立太子丕。崔琰毛玠邢顒諫立曹植為嗣。賈詡勸丕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詡曰思本初景升父子。吳質令丕涕泣送王。魏王謂卞夫人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辛憲英謂太子宜戚而喜，何以能久。曹植妻衣繡，魏王見而賜死。法正說劉備取漢中。魯肅卒。嚴畯辭以書生不閑軍事，權以呂蒙代之。陸遜請部伍山越，得精卒數萬人。遜稱淳于式佳吏。

閏正。二一日春分。

著雍閹茂 正己未，三戊午，五丁巳，七丙辰，十乙酉，十二甲申朔。

二十三 吉本等攻王必於許，不克而死。曹休謂張飛若欲斷道，不先張聲勢。裴潛料代郡烏桓必叛。魏王使鄢陵侯彰擊烏桓。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楊洪謂諸葛亮曰無漢中則無益州矣。亮能盡時人器用。曹彰擊破烏桓。宛將侯音反。應余以身蔽太守。宗子卿說音遣太守出。

屠維大淵獻 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己卯，十二戊申朔。閏十。十二日冬至。本志二壬子晦食。

二十四 曹仁討斬侯音。魏王戒夏侯淵曰將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劉備擊斬淵。杜襲郭淮收散卒，推張郃為軍主。淮遠水為陳以待劉備。魏王出斜谷。劉備自知必有漢川。趙雲開門延魏兵。魏王引軍還。備遂有漢中。張既徙武都氐。劉備自稱漢中王。不助顏俊。劉封孟達取房陵上庸。魏立卞后。孫權攻合肥。費詩說關羽受前將軍印綬。攝侯謂宜益征南。關羽攻曹仁於樊。漢水溢，于禁等七軍皆沒。龐德不降而死。滿寵勸曹仁堅守。魏諷謀襲鄴，不克而死。楊脩坐交關曹植誅。杜襲諫魏王攻許。關羽威震華夏。魏王欲徙許都以避之。司馬懿蔣濟請以江南賂孫權，使之襲羽。呂蒙勸孫權取關羽，徐州易取而難守。呂蒙詐疾還建業，拒陸遜之謀而陰[illegible]遜使代己。羽由是悉撤江陵守兵以赴樊。權欲以孫皎為左右督。[illegible]魏王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七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
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上章困敦 己卯 都一

年正戊寅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魏蜀同用四分曆。

魏世祖丕 黃初元 武王知人善察難眩以僞亂敵對陳意思安閑乘機決勝氣勢盈溢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分毫不與。王褒賈逵以爲要不可忽。徐宣請專任譙沛人。衛者心。賈逵緩青州兵去。鄢陵侯彰問璽綬，逵責之。司馬孚止太子哭。又令羣臣早拜嗣君。陳矯以王后令立太子。誅丁儀丁廙。魚豢曰：貧不學儉，卑不學恭。令宦者不得過諸署令，爲金策藏之石室。司馬孚不令羣左右皆人爲侍中常侍。陳羣建九品官人之法。魏演等反，蘇則因其新集擊之，以爲善惡必離，則我增而彼損。張就爲黃華所執，密書召其父使擊華。孟達降。劉曄知達不能感恩懷義，大害于魏。賈逵言刺史皆尚嚴能之才，不言愷悌之德。王受漢禪，即帝位。辛毗勸帝不改正朔。衛臻以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徙都洛陽。蘇則請作威作福爲亡國之語。蔣濟謂西域大珠求而得之不貴。辛毗諫徙冀州士家，引帝裾。辛毗謂射雉於羣下甚苦。

漢昭烈帝 劉備 孟達降魏。殺劉封。

吳太祖

重光赤奮若

二辛丑五庚午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晉志六戊辰晦食。

二 賜甄夫人死。初詔天地之會勿劾三公。帝諸弟皆進爵爲公。劉曄料漢主必報吳。孫權稱臣奉表，遣于禁等還。劉曄請不受吳使而擊之。帝書屈以辱于禁。劉曄諫封權爲吳王，加九錫。吳既稱藩，夏侯尚等守備。楊彪不受太尉，帝以彪爲光祿大夫。罷五銖錢。張既破盧水胡，又擊羌胡，斬鄧光。烏桓既衰，鮮卑軻比能始盛，帝以牽招田豫鎮撫之。

章武元 費詩諫漢中王即帝位，不從。立吳后、太子禪。漢主怒孫權。趙雲、秦宓諫。張飛爲帳下所殺。

元 權徙都鄂，改曰武昌。諸葛瑾遺漢主書。[illegible]之親何如先帝，[illegible]貳於漢。權曰：子瑜不負孤。孔明豈有此[illegible]。權卑辭於魏，送于禁等還。權稱臣，謂權爲吳王，加九錫。邢貞宣以江南無寸刃。劉曄[illegible]乎。趙咨稱吳王聰明仁智雄略之主。吳王不立太子，[illegible]之物王悉與之。登以諸葛恪等爲四友。沈珩聘魏，張昭以爲長夜之飲，亦以爲樂。王醉欲殺虞翻，劉基抱諫。

玄黓攝提格

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閏六癸亥九壬辰十一辛卯朔。七月一百里。日蝕。晉志正朔不蝕。十一庚申晦食。

三 初令選士不限年。立子叡爲王。帝欲封諸侯，不可得。北海王衮不敢諫。侯求爲布衣不可得，帝聞漢兵遣七軍大爲吳將陸遜所敗，料其必敗。黃權來降，知漢必敗。遣太尉。封其妻子。詔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不得輔政及横受茅土。太后言外親犯禁者且能加罪一等。曰權不負孤，孤不負權。卞皇后。帝責吳王任子，復與吳連和。耳。棧潛諫立郭后。曹休等伐之。劉曄諫。子不至，乃使曹休等伐之。曹休請渡江擊吳。作終制藏之宗廟。吳兵敗退。黃元叛。董昭知其必不行。

二 漢主遂東伐吳，爲吳將陸遜所敗，走還永安。黃權降魏。漢主至白帝，不能復進。諸葛亮有歎。

黃武元 孫權遣陸遜拒漢主。漢主軍於猇亭，陸遜堅守不戰，遂大破之。則荊州可憂。遜知其必敗。漢兵不至，遜言夷陵要害失之。將士多言遜節度，遜言：而不救孫桓，而桓聞之不能。孫以濟國事，攻漢主，還未至，誅黃權家。諸將欲就魏。吳王任子不得，魏使曹休等伐吳。吳王改元，臨江拒守，復與漢連和。呂範等遇風敗退。陸遜知漢主不能復東。

昭陽單閼

三己丑五戊子七丁亥九丙戌十二乙卯朔。吳初用乾象曆。正庚寅二己未四戊子六丁巳八丙辰十乙卯朔。

四 魏正 蔣濟諫曹仁欲攻濡須中洲。仁不從而敗。曹真攻江陵，不克。董昭言當先文後武。高柔上言三公宜參政。侍中辛毗諫作浮橋入渚中。賈詡言當公 禪

漢安樂思 二 漢主自白帝還成都。

建興元 漢主崩，諸葛亮受遺。料黃元必東走，果禽之。漢主託孤於諸葛亮，亮曰嗣子可輔則輔。

二 朱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遂破曹仁於濡須。曹真攻江陵，呂蒙等宋然自代，抗拒卻之。

鄧芝來脩好。

閼逢執徐 魏 二 甲寅

四癸丑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吳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晉志十一月戊申晦。食十月歲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

五 立太學。辛毗諫伐吳。帝不從，臨江而還。劉曄料吳王不自來。衛臻料吳王不在濡須。鮮卑軻比能始貳。柔根來降。

二 鄧芝言并魏之後，[illegible]方始耳。

二 之不才可自取。又令太子事亮如父。漢主殂，永安。太子禪立。亮言漢主得中，如臯辭讓。又而得珠玉。又直畫幼宰參署。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楊顒諫。亮自校簿書。雍闓叛。亮撫而不討，先脩民然後用之。鄧芝倚好於吳。立張后。

三 吳主遣張溫報聘。溫與張溫好，今遷改所以陸遜言當顧以大體。張溫性虧暨豔好爲清議，臧否百僚。陸瑁諫之不聽。豔坐自殺，溫坐廢，後知溫亦坐廢。

出

旃蒙大荒落

魏二戊申，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吳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閏四，五二日夏至。晉志：五月壬戌，熒惑入太微，至壬申與歲相及，俱犯右執法，至癸酉乃出。

六 魏鮑勳諫伐吳，帝不從。臨江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遂還。蔣濟作土豚以出戰艦。

三 諸葛亮討南夷，馬謖謂亮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亮生得孟獲，七縱七擒。亮平四郡，皆即其渠帥而用之。

四 吳王不用張昭為相，顧雍為相。文武諸能，心無適莫。雍言而見用，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洩。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令中書郎咨訪政事，合雍意則反覆究論，不合則改容默然。雍不許江邊諸將擅襲，曰：彼皆為身，非為國也。彭綺反。

柔兆敦牂

魏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九己亥，十一戊戌朔。吳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七 帝以宿嫌殺鮑勳，廢曹洪。立太子叡。帝崩。劉曄謂明帝秦皇、漢武之儔。陳羣言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吳攻江夏，帝知其不足憂。

四

五 陸遜請移農，吳王曰：令孫父子皆受田。吳王攻魏江夏，不克。王盡寫科條以示陸遜、諸葛瑾，使損益之。士燮卒，子徽據郡不受代，呂岱討平之。

彊圉協洽

魏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二壬戌朔。閏十二。吳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閏十二辛卯朔。

魏烈祖叡太和元 孫資料彭綺必敗。王朗諫修宮室。孫資諫帝攻諸葛亮。復行五銖錢，罷穀帛。司馬懿鎮宛。立毛后，虞妃謂曹氏好立賤，必由此亡國。鍾繇請復肉刑。吳韓綜來奔。孟達據新城叛，司馬懿以書慰釋而潛軍進討。

五 諸葛亮出師漢中，上表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六 胡綜等擒彭綺。韓綜奔魏。

著雍涒灘

魏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正一日雨水。吳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正一日雨水。

二 司馬懿拔新城，斬孟達。漢諸葛亮出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帝幸長安。張郃與亮戰于街亭，大破之。曹真進討三郡，悉平。真使郝昭守陳倉，治其城。徐邈治涼州，教民耕，州界肅清。帝命曹休、司馬懿、賈逵三道擊吳。滿寵諫令休深入。休與吳戰于夾石，大敗奔還。賈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軻比能圍田豫於馬城。漢諸葛亮出散關，圍陳倉，郝昭拒卻之。帝遣張郃救陳倉，郃料亮已走。公孫淵因其叔父恭而自立，劉曄以為宜乘其新立有黨仇而攻之。

六 魏延請以萬人自子午谷襲長安，諸葛亮不許。亮出祁山擊魏，天水、南安、安定皆降。漢昭烈謂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謖為前鋒，敗于街亭，退還漢中，亮流涕誅謖。曰：若復廢法，何用討賊。王平數諫謖，又衞全軍而還，亮賞之。亮自貶三等，以右將軍行丞相事。營身自斷後，軍掩。

七 周魴詐降以誘曹休，陸遜大破休於夾石。吳王以呂範忠誠信任之，以周谷能欺更簿書而不用。

責什物，略無所棄。雲不以餘絹賜將士。亮求不調兵，但勤求其闕。亮上言：若不伐賊，王業必亡。曉大未解，以破羣疑。亮出散關，圍陳倉，不拔，糧盡而還。

屠維作噩

魏正乙卯，四甲申，六癸未，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吳二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

二 漢諸葛亮攻武都、陰平，取之。詔後世有由諸侯奉大統者，無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帝幸平望觀聽訟。衞覬請置律博士。改定漢律令。

七 諸葛亮攻武都、陰平，取之。復拜亮為丞相。亮謂吳稱帝之罪未宜明，乃與吳約中分天下。

黃龍元 吳王稱帝。羊衜毀胡綜實友目。與漢約中分天下。張昭謂吳主：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還都建業，留太子於武昌，使陸遜輔之。遜呵謝景，不令以先刑後禮論示東宮。步騭勸太子以任賢。張紘留牋勸治，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上章閹茂

魏二己卯，四戊寅，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巳，十二甲辰朔。閏九，十二日小雪。吳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八丙子，閏九乙亥，十一甲戌朔。十一日小雪。宋志：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

四 諸葛誕、鄧颺等以浮華相尚，為四聰八達之目。董昭奏宜加禁絕。帝下詔免誕、颺等官。卞太后崩。曹真與諸將自子午谷伐漢，陳羣

八 魏曹真等自子午谷寇漢中，諸葛亮次赤坂以待之。

二 使衞溫等求夷洲、亶洲。襲魏合肥，不克。魏降人隱蕃有俊才，胡綜請且試以小職。潘濬子以糧餉蕃，杖之一百。蕃果謀亂伏誅。

重光大淵獻

魏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一己巳朔。吳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十二戊戌朔。晉志：十一月戊戌晦，食。五月熒惑犯房。

五 漢諸葛亮寇祁山，帝命司馬懿拒之。張郃諫，懿逼亮，亮果敗。亮退，郃追至木門，敗死。東阿王植求通姻親，慶弔問遺，許之。又曰：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又曰：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又曰：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又曰：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欲共其榮，沒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又乞[illegible]表。書府不便，誠某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詔許諸王及公侯入朝。吳孫布詐降以誘王淩，滿寵不與淩兵。淩毀寵年衰耽酒，郭謀勸帝召而察之。

九 諸葛亮使李平守漢中，將兵圍魏祁山，擊敗司馬懿。亮糧盡退還，與張郃戰於木門，殺之。李平詐言軍糧足以責亮，亮奏平官，廢為民，徙梓潼。陳震言平腹中有鱗甲。

三 衞[illegible]，吳主免其官。孫布詐降魏以誘王淩，淩擊破之。

玄默困敦

魏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一癸亥。

六 改封諸王，以郡為國。帝愛女淑卒，議送葬，羣臣朝素衣朝夕臨。陳羣、楊阜諫。蔣濟諫伐遼東。田豫擊斬吳使於成山。劉曄善伺。

十

嘉禾元 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來，因留建業。遣周賀等之遼東，虞翻諫不聽。

朔。吳二丁酉，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晉志正戊辰朔食。十一丙寅，太白晝見南斗。

上意內外異同，帝反意而附之，乃得其情。陳騫謂父矯不過不作三公。杜恕諫任廉昭訐察羣臣。帝欲行尚書，陳矯跪止帝。矯謂司馬公非社稷臣。滿寵不救廬江，寵請徙合肥城近內，以誘致吳人，使登陸而擊之。

將田豫擊斬之。陸遜攻魏廬江，不克。

昭陽赤奮若

魏正壬戌，四辛卯，閏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六一日大暑。吳二辛卯，五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閏五，六一日大暑。晉志閏月庚寅朔食。

青龍元　軻比能誘步度根以叛，帝謂畢軌出軍適使二虜雖合爲一。公孫淵斬吳使張彌等送首。吳主欲攻新城，滿寵擊卻之。

十一　南夷劉胄叛，馬忠討平之。丞相亮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二　公孫淵遣使奉表稱臣，吳主爲之大赦，遣太常張彌等將兵萬人浮海授淵九錫，封燕王。張昭諫不聽，以土塞門。淵斬彌等首送魏。吳主怒，欲自擊之，陸遜、薛綜、陸瑁諫，乃止。吳主燒張昭門，昭起之。秦旦等欲焚玄菟，不果，乃自高句驪逃歸。吳主擊魏新城，不克。

閼逢攝提格

魏正丙戌，三乙酉，六甲寅，八癸丑，十壬子，十二辛亥朔。吳二乙卯，四甲寅，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

二　吳、漢相約入寇。漢諸葛亮屯渭南，司馬懿拒之。吳主圍新城，滿寵拒之。山陽公薨。田豫請以新城委吳，須其罷意然後擊之。劉劭請先移疑兵以怖吳。滿寵欲拔新城致吳壽春，帝不許。帝敕司馬懿不與諸葛亮戰。帝自將東征，未至，吳遁。帝策吳走，蜀必退。諸葛亮卒，漢兵亦遁。

十二　亮悉師以伐魏，與吳約同時大舉。亮屯田渭濱，與耕民相錯，而民安堵。亮謂司馬懿千里請戰，欲示武於其衆耳。亮謂蔣琬、費禕可繼己後。亮卒，懿追之，楊儀反旗鳴鼓，懿走。儀與魏延有隙，舉兵相攻，儀殺延。亮死之日，內無餘帛，外無贏財。張裔稱亮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廖立垂泣，李平發病死。百姓祭亮於道陌。蔣琬代亮執政，既無戚容，又無喜色。宗預謂東西增兵皆不足問。

三　吳主與漢約共伐魏，圍新城，不克而退。陸遜催種葑豆以安衆，引兵向襄陽，然後退。諸葛恪請爲官出丹楊山越。

旃蒙單閼

魏二庚戌，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一丙子朔。吳

三　郭太后崩。帝盛修宮室，廣增後宮。陳羣、高柔、辛毗、楊阜、蔣濟、王基、孫禮諫。阜諫帝著帽被縹綾半袖。阜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

十三　楊儀怨望，徙漢嘉，自殺。

四　魏主以馬易珠璣。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何愛焉。

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二乙巳朔。晉志六月丁未，填犯井鉞。戊戌，太白又犯之。七月己丑，填犯井距星。

與小吏語乎。衛臻曰：古制侵官之非，惡其勤事也。帝雖不能用，然優容之。帝問高堂隆柏梁事，隆對以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明訓。帝養齊王芳、秦王詢爲子。鵲巢凌霄闕上，高堂隆以爲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王肅諫役事不教期信及刑殺倉卒。王肅謂張釋之重於爲己，輕於爲君。中山王袞遺令戒世子。王雄刺殺軻比能。張臶論張掖石瑞。

柔兆執徐

魏正乙亥，二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庚子朔。閏正，二一日春分。吳二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卯朔。閏，二三日穀雨。晉志閏正月己巳，填犯井鉞。三月癸卯，填犯東井。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

四　高堂隆對李摯。陳羣上封事，輒削其草，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王昶曰：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又曰：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又曰：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十四

五　張昭卒。

彊圉大荒落

魏正己亥，二丁酉，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初用景初曆，以十二月爲正。韶改三月爲四月。漢仍用四分曆，正己亥，三戊戌，五丁酉，七丙申，九乙未，十一甲午朔。吳正戊戌，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

景初元　高堂隆建議以建丑月爲正，色尚黃。豫號帝廟曰烈祖，萬世不毀。帝使毋丘儉討公孫淵，衛臻諫。淵自稱燕王。賜毛后死。高堂隆以魏爲舜後，以舜配天。徙長安鍾虡、承露盤於洛陽。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董尋、高堂隆、衛臻皆諫。張茂諫奪吏民妻以妻士。高堂隆疾篤上疏，極諫，云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帝謂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帝命劉劭作考課法。崔林、杜恕、傅嘏皆以不可行，遂寢。衛臻謂蔣濟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盧毓謂選舉先性行而後言。

十五

六　諸葛恪使諸將羅兵幽阻，盡出山越，徙置平地。

著雍敦牂

魏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九己丑，閏十戊子，十二丁亥朔，十一一日冬至。漢正癸巳，三壬辰，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一戊午朔。

二　帝命司馬懿討公孫淵。懿料淵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又料一年可克。蔣濟料吳不救遼東。盧毓薦管寧爲司徒。司馬懿不攻遼隧，直趣襄平。懿值雨緩攻，不禁樵牧。懿斬淵使，不受任子，遂誅淵，平遼東。高柔諫以金屑飲公孫晃。立郭后。蔣濟諫帝寵任劉放、孫資。

延熙元　立張后及太子璿。孟光謂太子當以智意爲先，學問爲後。

赤烏元　羊衜諫殺公孫淵使。吳主任校事呂壹，太子登諫。是儀辨刁嘉之誣。謝厷解顧雍之譖。潘濬欲手刃殺壹。步騭保任雍等。壹詐覺，下獄，雍和顏問訊。議者欲焚裂壹，闞澤以

閏十。十一月一日冬至。吳二壬戌，四辛酉，七庚寅，九己丑，閏十戊子，十二丁亥朔。十一月一日冬至。

資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又曰：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帝寢疾，命燕王宇、夏侯獻、曹爽等輔政。放、資執帝手使作詔，改用曹爽、司馬懿。

為不可。吳主責諸葛瑾等不陳損益。

屠維協洽　魏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朔。復用夏正，置後十二月。漢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午朔。吳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朔。

三　帝崩。何晏、鄧颺等以浮華為明帝所棄，曹爽收用之以為腹心。晏等勸爽尊司馬懿為太傅，而奪之權，晏等用事，內外望風畏附之。

二　蔣琬以楊戲不應為快，以楊敏言憒憒為得實。

二　廖式反，呂岱討平之。吳主不赦周瑜子胤，欲苦之使知過。不使周權領兵，恐為作禍。

上章涒灘　魏正辛亥，二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吳同。漢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八戊寅，十丁丑朔。晉志七戊申朔食。

魏邵陵厲公　芳　正始元

三　張嶷討越巂蠻夷平之。

三

重光作噩　魏正乙巳，二甲辰，六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閏六，七一日處暑。漢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七，八二日秋分。吳正乙巳，四甲戌，六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二　吳全琮寇芍陂，王凌等擊卻之。朱然圍樊，司馬懿擊卻之。鄧艾始開屯田於陳、蔡間，軍食以豐。管寧能因事導人於善。

四　蔣琬欲自漢、沔襲魏興、上庸，漢主使費禕止之。

四　殷禮請悉荊、揚之眾以伐魏。吳主使全琮攻魏芍陂，朱然圍樊，皆不克。太子登卒。

玄黓閹茂　魏正己巳，三戊辰，五丁卯，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漢二己亥，五戊辰，七丁卯，九丙寅，十一乙丑朔。吳正己巳，三戊辰，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晉志四戊戌朔食。

三

五

五　立太子和。是儀諫寵愛魯王霸與太子無殊。

昭陽大淵獻　魏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朔。漢正甲子，三癸亥，五壬戌，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吳二癸巳，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一己未朔。晉志五月丁丑朔食。宋志無。

四　立甄后。司馬懿將兵入舒。曹冏論宗室。

六　蔣琬徙屯涪，以王平督漢中。

六　步騭等言蜀欲背盟，吳主明其不然。

閼逢困敦　魏正戊午，三丁巳，四丙辰，六乙卯，八甲寅，十癸丑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吳同。漢二戊子，閏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二癸丑朔。閏四，四一日小滿。晉志四丙辰朔食，宋志無。宋志十一月癸巳填犯亢距星。

五　李勝、鄧颺等勸曹爽伐蜀，攻漢中不克而還，關中為之虛耗。

七　魏曹爽寇漢中，王平據興勢以拒之，爽不得進而還。費禕將救漢中，來敏與圍棊以試之。

七

旃蒙赤奮若　魏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漢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吳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晉志四壬子朔食，十戊申朔食。

六

八　甘太后殂。

八　太子和與魯王霸有隙，賓客互為仇黨，延及大臣，舉國中分。全琮使子寄侍魯王，陸遜戒之。吳主斷二宮賓客，羊衜諫。全公主譖殺王夫人。陸遜、顧譚、吾粲數以嫡庶之分為諫，吳主殺粲，流顧譚，遜以憂卒。馬茂謀反，誅。

柔兆攝提格　魏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閏十二。吳同。漢二丙午，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閏十二辛未朔。晉志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宋志在九年。

七　吳朱然寇柤中。毌丘儉擊高句驪王位宮，破之。

九　孟光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諸葛亮惜赦。蔣琬卒。董允為侍中，黃皓不敢為非。陳祇代之，皓始用事。漢主追怨允，謂為自輕。譙周諫漢主遊樂。

九　朱然攻魏柤中，破之。

彊圉單閼　魏正庚午

八　蔣濟諫變改法度。何晏、孔乂諫與羣小遊戲。王基責吳不

十　雍、涼羌胡降。姜維

十　吳主徙武昌材瓦治建業宮。

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十二乙丑朔。正一日雨水。漢二庚午四己巳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正一日雨水。吳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七丁酉十丙寅十二乙丑朔。正二日雨水。晉志二庚午朔食。

能入寇，雍涼羌胡叛。

出隴右，瞻接之。

著雍執徐 魏二甲子

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十二己未朔。吳同。漢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十二庚申朔。晉志正乙未朔食，七癸丑朔食。填犯鍵閉。

九　孫資劉放告老，徐邈固辭司空。曹爽驕奢，弟羲數諫不聽。桓範諫爽兄弟俱出遊。孫禮勸司馬懿討曹爽。懿詐疾以示李勝。管輅言善易者不論易。輅戒何晏以慎德，謂鄧颺常疑見不譚。

十一　費禕出屯漢中。

十一　交趾夷反，使陸胤討平之。

屠維大荒落

魏二戊午五丁亥七丙戌閏八乙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九一日霜降。漢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閏八。九一日霜降。吳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閏八乙酉十甲申十二癸未朔。九一日霜降。晉志二己未朔食。又六壬戌太白犯井鉞星。

嘉平元　曹爽兄弟從帝謁高平陵，司馬懿閉城門勒兵，奏爽罪惡。蔣濟知爽不能用桓範，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移四方兵。爽不從，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懿收爽及何晏鄧颺等八族，悉誅之。魯芝辛敞斬關以赴爽，楊綜止爽解印綬，懿皆宥之。辛憲英令弟敞赴難。羊祜勸王沈不就曹爽辟，先知而不伐。夏侯令女截鼻自誓，言曰：曹氏衰亡，何忍棄之。何晏自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劉陶謂仲尼不聖。何晏好老莊，高天下效之。管輅謂鄧颺爲鬼躁，何晏爲鬼幽。夏侯霸奔漢。蔣濟病失言而卒。姜維寇雍州，陳泰敗郭淮，拔其麴城。鄧艾救洮城。王淩謀立楚王彪，其子廣諫。虞欽謂徐邈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

十二　魏夏侯霸來奔。姜維出雍州，擊魏不克。

十二　朱然終日欽欽，常若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又兵常裝戢，故出輒有功。

上章敦牂 魏二壬午

四辛巳六庚辰九己酉十一戊申朔。漢二癸未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己卯十二戊寅朔。吳二壬午四辛巳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晉志三己未太白犯

二　王昶自江陵、王基自夷陵擊吳，皆勝之。

十三

十三　吳主兩廢太子和及魯王霸，立少子亮爲太子。朱據屈晃諫廢太子。朱異知文欽詐降。魏王昶寇江陵，王基寇夷陵。

井距星。四辛巳犯鬼，五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

重光協洽 魏正丁未

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二壬申朔。漢二丁丑四丙子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吳正丁未三丙午五乙巳七甲辰十癸酉十二壬申朔。宋志十一癸未熒惑犯亢南星。

三　王淩謀廢帝立楚王彪，司馬懿襲淩於壽春，淩降而死。令狐邵謂從子愚不修德而願大，終滅吾宗。單固謂楊康何面目行地下。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甄后崩。司馬懿薨，以其子師爲撫軍錄尚書事。鄧艾請分劉豹部，又出羌胡，使居民表。

十四

太元元　立潘后。吳主疾病，召諸葛恪呂岱戒以十思。

玄黓涒灘 魏二辛未

四庚午閏五己巳七戊辰九丁卯十一丙寅朔。六一日大暑。吳同。漢正壬寅三辛丑五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一丁卯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四　立張后。王昶等請擊吳，傅嘏以爲不若進軍大佃，觀釁而動。司馬師不從，使王昶等三道擊吳。胡遵與諸葛恪戰，大敗於東興。

十五

吳侯官侯亮 建興元　吳大帝封其三子和、奮、休爲王，各使就國。潘后爲左右所殺。大帝殂。太子亮立。諸葛恪輔政，息校官，原逋責，衆莫不悅。恪以牒諫齊王奮。恪築東興兩城。魏兵三道入寇，恪迎戰於東興，大破之，獲韓綜。

昭陽作噩 魏正乙丑

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漢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七癸亥九壬戌十一辛酉朔。吳一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晉志六戊午太白犯角。

五　司馬師引二敗以歸己。張緝料諸葛恪必死。吳諸葛恪圍新城，漢姜維圍狄道。虞松請救新城而急趣狄道，吳漢皆退。張特堅守新城。鄧艾謂諸葛恪將辦罷。

十六　魏降人郭脩刺費禕。禕待之信，張嶷諫禕待新附太過。姜維數欲攻魏，費禕不聽。禕死，維得行其志，圍狄道不克。張嶷謂諸葛恪不宜離少主履敵庭。

二　諸葛恪恃勝輕敵，欲出師，滕胤等同諫不聽。恪圍魏新城，士卒疲病，乃還。由是衆心怨怒。孫峻誘恪誅之，以峻爲丞相。收葬恪。諸葛瑾陸遜皆知恪非保家之主。齊王奮有罪廢，徙豫安。南陽王和何姬不死，以字孤。

閼逢閹茂 魏二己丑

四戊子六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漢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吳二己丑四戊子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

魏高貴鄉公髦 正元元　李豐父恢不願子豐有名。司馬師殺李豐夏侯玄張緝。玄謂子元子上不我容也。李翼妻荀謂翼不知可與同死生。李豐難去必不免。杜恕稱郭沖而覺李豐，傅嘏知之。廢張后，立王后。漢姜維寇隴西，拔三縣。帝左右謀誅司馬師，師廢帝爲齊王，迎文帝之孫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之。

十七　姜維攻魏隴西，拔三縣。張嶷戰死。

五鳳元

歲次	魏	漢	吳
旃蒙大淵獻 魏正甲寅，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十一己卯朔。閏正。二一日春分。漢閏正甲申，三癸未，六壬子，八辛亥，十庚戌，十二己酉朔。二一日春分。吳正甲寅，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九庚辰，十一己卯。閏正。二一日春分。晉志二戊午熒惑犯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二 毌丘儉、文欽起兵於淮南以討司馬師。王肅謂淮南將士妻子在內州，必有關羽土崩之變。肅與傅嘏、鍾會勸師自討儉、欽。鄭袤勸師深溝高壘以挫其氣。王基請進。脅之衆若大軍一臨，必土崩瓦解。基又請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遂輒進據南頓。吳孫峻等襲壽春。師深壁以待儉、欽自敗。鄧艾先據樂嘉，師往從之。文鴦夜驚師營，師驚目出。欽退，儉亦走，衆遂大潰。尹大目追止欽。儉死，欽降於吳。杜友治儉獄，誅首事十人。程咸議女適人者不坐本族之罪。師卒於許昌。命弟昭統軍事。詔昭屯許昌。傅嘏、鍾會輒與昭還洛。以昭為大將軍，錄尚書。嘏以矜功戒會。立卞后。漢姜維寇狄道，敗王經於洮西。陳泰率軍救之。維退。泰不求益兵，希簡上事。	十八 姜維欲攻魏，張翼庭爭之。維敗王經于洮西。翼止維不宜復進。維圍狄道，不克，退駐鍾提。	二 孫峻等襲魏壽春，不克。魏文欽來降。
柔兆困敦 魏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吳同。漢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晉志七乙卯熒惑犯井鉞。九壬辰，太白犯南斗。	甘露元 帝講夏少康優於漢祖。又與諸儒論書易禮，諸儒莫能及。鄧艾料姜維必更入寇。維欲祁山，艾破維於段谷。王祥王覽孝悌。	十九 姜維出祁山攻魏，與鄧艾戰，敗於段谷。蜀人由是嗟怨。	太平元 孫峻用文欽計，使呂據等伐魏。會峻卒，以其從弟綝代秉政。呂岱以徐原為友。呂據引兵還，與滕胤共攻孫綝，不勝，皆死。據恥為叛臣。
彊圉赤奮若 魏正壬申，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一丁酉朔。閏十。十二日冬至。漢正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九己巳，閏十戊辰朔。吳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一丁酉朔。閏十。十二日冬至。九丁亥，八壬子，歲犯井鉞。九庚寅逆行乘井鉞。十丙寅太白犯九距星。	二 賈充以禪代訪諸葛誕，誕曰：吾將死之。充勸司馬昭召誕為司空。誕據壽春叛，求救於吳。吳孫壹來。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誕。吳文欽、全懌等救誕，入壽春。事為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餘萬圍壽春。詔王基移兵守險，基守便宜不從。吳朱異救壽春，石苞、州泰破之。誕不從，班、焦彝出降。吳全禕來奔。全懌、全端亦降。	二十 姜維出駱谷伐魏。譙周作仇國論，謂魏蜀皆傳國易世，異於楚漢之勢。	二 吳主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立子弟軍。辨蜜中鼠矢。魏諸葛誕來降。孫壹奔魏。使文欽、全懌等救誕。孫綝出屯鑊里，使朱異救誕，不克，殺異而還。全輝、全儀降於魏。
著雍攝提格 魏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漢正丁酉，三丙申，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吳正丙申，三乙未，六甲子，八癸亥，十壬戌，十二辛酉朔。宋志三月庚子太白犯井晝夜，歲又犯井。晉志八月壬辰歲犯實。	三 諸葛誕殺文欽。欽子鴦、虎來降，司馬昭不殺，使巡城。昭拔壽春，斬誕。誕麾下數百人不降而死。于詮冒陳而死。司馬昭被甲不攻，以取壽春。昭不阬吳降卒，以唐咨為將軍。昭奕王基有守。昭欲乘勝襲吳，基諫而止。以昭為相國、晉公，加九錫，昭不受。帝行饗老乞言禮。	景耀元 姜維聞諸葛誕敗，引兵還。姜維廢漢中諸圍。	吳景帝休 永安元 諸葛誕敗，唐咨等皆沒於魏。吳主亮與全尚謀誅孫綝。尚泄其謀，綝遂廢亮。立琅邪王休。曲阿老公勸休速行。虞汜止孫綝入宮。李衡妻勸衡自歸。吳主不許立皇后太子。吳主與張布、丁奉共誅孫綝。吳主不為諸葛恪立碑。
屠維單閼 魏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一丙戌朔。漢正辛卯，三庚寅，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吳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九丁亥，十一丙戌朔。晉志七戊子朔食。四甲申歲犯鬼東南星。	四 龍見井中。帝作潛龍詩。	二 董厥、諸葛瞻輔政。	二
上章執徐 魏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二己卯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漢二乙卯，四甲寅，六癸丑，八壬午，十辛巳，十二庚辰朔。閏七。八一日秋分。吳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八辛巳，十庚辰朔。閏七。八二日秋分。晉志正乙酉朔食。	魏元帝奐 景元元 高貴鄉公率宿衛兵討司馬昭，不克，為成濟所弑。王經諫討昭而不往告。司馬孚哭高貴鄉公。陳泰勸昭誅賈充以謝天下。王經母謂經死得其所。昭迎常道鄉公立之。陳[illegible]諫王沈不宜賞。	三	三 作浦里塘。黜會稽王亮為候官侯，亮自殺。
重光大荒落 魏二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吳同。漢二己卯，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朔。晉志五丁未朔食。又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	二 王基料吳將詐降。	四 郤正與黃皓比屋三十年，不為皓所愛憎。	四 薛珝使漢，知其將亡。
玄黓敦牂 魏正癸卯，二壬寅，五辛丑，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漢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九	三 漢姜維寇洮陽，鄧艾敗之於侯和。嵇康、阮籍等以放誕相尚，號竹林七賢。何曾請投籍於四裔。孫登謂康才多識寡，難免今世。荀勖諫昭使刺客入蜀。鍾會為昭畫伐蜀之策，昭以會都督關中。	五 姜維出隴右伐魏。廖化謂維智不出敵，力少於寇，而用之不已，必將亡國。維敗於	五 立朱后，太子𩅦。濮陽興、張布以佞巧用事，吳人失望。吳主欲與韋昭、盛沖講論，布忌其切直。吳主為之廢講。

庚子十一己亥朔。吳正癸卯三壬寅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晉志十一己亥朔食。

侯和。維與黃皓有隙，留沓中不敢歸。維聞鍾會謀伐蜀，請爲之備，黃皓寢其事，羣臣莫知。

昭陽協洽 魏二丁卯閏三丙寅五乙丑七甲子十癸巳十二壬辰朔。四一日小滿漢正戊戌四丁卯五丙寅七乙丑九甲子十癸亥朔。閏四五二日夏至。吳二丁卯閏三丙寅五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四二日小滿。晉志十歲守房。

四 吳呂興以交趾來降。鍾會鄧艾等五道伐漢。王戎謂會非成功難，保之難。劉寔謂鍾鄧必能滅蜀，而皆不還。會克陽安關取漢中。艾攻姜維，維走還陰平。司馬昭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王乂謂魏舒當爲台輔。舒不肯辭孝廉以穉高名。府朝辟務，舒未嘗是非。廖與大事，常出人意表。立卞后。鍾會與姜維相拒於劍閣，不得進，欲還。鄧艾請遂攻之。艾自江油鑿山通道，以縋將。艾欲斬其子忠及師纂。艾破諸葛瞻於綿竹，斬之。漢主及姜維降，蜀地悉平。郭太后殂。鄧艾好矜伐，又輒承制拜假。上言取吳之策。鍾會譖云欲反。

炎興元 魏鍾會鄧艾等五道來攻。蔣舒以私憾迎降。會遂克陽安關取漢中。艾攻姜維，維走還陰平。維拒會於劍閣，會不能進。艾自江油趣涪。黃崇勸諸葛瞻拒險，瞻與艾戰敗於綿竹，死之。諸葛尚恨不早斬黃皓。譙周勸漢主迎降，漢主從之。北地王諶自殺於廟。漢主勅士及郡縣悉降於魏。

六 交趾呂興等殺太守叛降魏。丁奉等攻魏以救漢，聞漢亡乃還。華覈上表弔蜀亡。張悌論魏必能滅蜀。鍾離牧破郭純，安集五溪蠻。

八

閼逢涒灘 魏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十二丙戌朔。吳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朔。

咸熙元 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奉帝幸長安，使賈充將兵入斜谷。邵悌諫昭使鍾會伐蜀。昭曰蜀易取，而人皆言不可，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惟會與我意同耳。又曰我豈可先人生心。衛瓘先入成都執艾。鍾會至成都，與姜維謀反，諸軍討斬之。衛瓘襲殺鄧艾。瓘謂田續可以報江油之辱。杜預曰伯玉其不免乎。晉公昭思鍾繇之功，宥毓二子。向雄收葬鍾會曰禮立於上，教弘於下，不亦可乎。吳陸抗等攻永安，羅憲堅守拒之。進晉公昭爵爲王。王祥不拜晉王。郤正從劉禪東遷，禪乃恨知正之晚。霍弋未知禪安危，保境不降。晉王昭謂禪無情，雖諸葛亮不能輔。初復五等爵。胡烈攻吳西陵以救永安，吳師退。荀顗等定禮儀律。辛憲英知鍾會有他志，又謂子羊琇軍旅之間惟仁恕可以濟。霍弋教呂興。遣吳人徐紹孫彧使吳，聽家人自隨，以廣大信。晉立世子炎。晉王昭欲立少子攸，何曾賈充山濤裴秀諫，乃止。

及郡縣悉降於魏。

吳歸命侯皓元興元 吳聞蜀亡，鄧艾鍾會死，使陸抗等西取蜀。蜀故將羅憲守永安，不得過。魏胡烈寇西陵，抗等引還。吳主疾不能言，託子䨲於濮陽興張布。吳主殂。興布以多難，欲立長君，白朱太后，立太子和之子皓。吳主皓貶朱太后爲景皇后，尊母何氏爲太后，封景帝四子爲王，立滕后。吳主驕暴，濮陽興張布悔之。吳主殺興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卷第七十九

旃蒙作噩 晉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閏十二庚戌朔。吳同。晉更名景初曆曰泰始。

三 晉世祖炎泰始元 吳紀陟洪璆來聘。加文王殊禮。文王薨，太子嗣位。受魏禪。司馬孚流涕。封魏帝爲陳留王。置八公。齊王攸不肯除長吏。除魏宗室禁錮。帝承魏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擢許奇爲郎。御牛用青麻紖。初置諫官。傅玄請古者敎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又曰魏文慕通達，天下賤守節。

吳歸命侯甘露元 遣紀陟洪璆聘魏。殺徐紹。殺景后及景帝二子。徙都武昌。

柔兆閹茂 晉二己酉、四戊申、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正一日雨水。吳二己酉、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

二 即用魏廟。尊景后羊氏。立楊后。郊祀除五帝神座。除漢宗室禁錮。吳人來弔。帝曰：哀情不能踐及，衣服何在。羊祜欲令帝遂服三年，傅玄以爲有父子而無君臣。帝雖從權制除服，而素冠疏食以終三年。詔帝雖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有司言晉受魏禪，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

寶鼎元 遣張儼丁忠弔晉。王蕃以沈醉見殺。丁忠勸吳主襲弋陽，陸凱諫止之。吳主遂與晉絕。凱數直諫，吳主以其宿望優容之。永安賊施但劫吳主弟永安侯謙以還建業。丁固諸葛靚擊誅之。朝士以滕牧尊戚，推令諫吳主以

本志七丙午晦、十二丙午朔並食。宋志無十月食。

爭。由是滕后寵衰見疏薄。牧坐徙蒼梧。大臣女簡閱不中，乃得出嫁。

強圉大淵 晉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十庚子、十二己亥朔。吳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三 立太子衷。無赦。李憙言山濤等占官田，帝赦濤而褒憙。李密言吾獨立不懼者，心無彼此。詔增吏俸。禁星氣讖緯之學。

二 萬彧鎮巴丘。作昭明宮，二千石入山督伐木。華覈切諫。吳主遣丞相迎其父神於明陵。

著雍困敦 晉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九甲午、十一癸巳朔。閏十，九一日霜降。吳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九甲午、十二癸亥朔。閏八，九一日霜降。

四 帝親講律令。盧珽張華請廢新律死罪於亭傳。杜預論考課以爲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請令達官各考所統，每歲一考，積優以成陟黜。王太后殂。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王戎謂祥以德掩其言。有司奏除喪。帝曰：奈何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王琛譖石苞云與吳通。帝發大軍備之。孫鑠勸苞放兵自歸。吳施績寇江夏。萬彧寇襄陽。胡烈拒卻之。吳劉俊寇交阯，毛炅擊斬之。吳丁奉諸葛靚攻合肥，不克。

三 吳主出東關。遣施績出江夏，萬彧出襄陽，以擊晉，皆不克。劉俊擊交阯，戰死。丁奉諸葛靚攻合肥，不克。

屠維赤奮若 晉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二丁巳朔。吳同。

五 置秦州，以胡烈爲刺史。帝將滅吳，命羊祜出鎮南夏。吳降者欲去者皆聽之。祜始至無百日之糧，季年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侍衛不過十數人。文立請敘蜀名臣子孫，免傳舍子爲庶人。文立不爲程瓊譽之。令太子拜二傅。

建衡元 立太子瑾。陸凱且死，言何定等姦回，賀邵樓玄存忠勤。遣虞汜陶璜出荊州，李勗徐存出建安，討交阯。

上章攝提格 晉二丙辰、四乙卯、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吳二丙辰、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六 胡烈討樹機能，戰死。汝南王亮坐不赴救，免官。杜預陳樹機能未可擊。吳孫秀來奔。匈奴居并州諸郡，置帥劉氏。

二 陸抗請傅均則衆勝寡，力侔則安制危。李勗徐存以建安道不便引還。何定譖之，族誅。定使將上御犬捕兕。陸抗諫任用小人。吳主使何定護夏口。孫秀懼，奔晉。

重光單閼 晉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六戊寅、九丁未、十一丙午朔。閏五，六二日大暑。吳同。本志十丁丑朔食。宋志十五庚辰食。

七 匈奴劉猛叛。帝責石鑒虛偽。吳主出華里。遣義陽王望拒之。吳陶璜攻九眞取之。北地胡寇涼州，殺牽弘。陳騫謂胡烈牽弘勇而無謀，彊於自用，非綏邊之才。賈充荀顗荀勗馮紞相爲朋黨，以巧諂見寵。任愷謂帝當引天下賢人共致政，不宜示人以私。任愷庾純請以賈充鎮關右。吳陶璜攻取交阯日南。毛炅罵曰：不殺汝孫皓，汝父何死狗。分益州置寧州。荀勗勸賈充結婚太子。帝謂衛瓘女有五可，賈充女有五不可。楊后固請娶充女。荀勗馮紞復勸之，遂成婚。充復留居故任。劉禪卒。

三 吳主廢徽文出華里，遇大雪而還。陶璜殺董元，克九眞，進攻交阯日南等郡，皆復取之。

玄黓執徐 晉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十一庚子朔。吳正乙巳、三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十二庚午朔。本志十二辛未朔食。

八 何楨討匈奴帥李恪殺劉猛。太子納賈妃。安平王孚常自退損，未嘗與廢立之謀。帝每拜孚，孚跪而止之。孚遺令稱有魏貞士。皇甫陶與帝爭言，鄭徽表請罪之。帝免徽官。何曾奢豪。帝與王濬謀伐吳，詔濬罷屯兵，大作舟艦。何攀說濬不必罷兵。李意言，帝勸王濬收其所欲，必可用也。吳步闡以西陵降。帝遣羊祜楊肇迎步闡。賈充、庾純爭言。羊祜楊肇擊西陵，羊祜敗還。吳陸抗拔西陵。

鳳凰元 晉武帝欲得王濬，吳主不從。步闡以西陵叛附晉。陸抗築圍守之。衆請攻之，抗不許。抗決江以西陵。抗擊破楊肇，拔西陵。斬步闡。吳主自謂得天助，欲并天下。何定以賀邵等擁衆，萬彧坐誅。留平庚子、樓玄、賀邵以忠直得罪，何定伏誅。抗請令廣州帝王之資，而昧百十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

昭陽大荒落 晉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

九 殺鉅鹿鄴女之寬，後遺詔帝雖得諸葛亮不能用。帝乃以女孫爲郎中。詔選公卿下至州郡長吏家女以備後宮。權禁嫁娶。藏匿者以不敬論。楊后惟擇長白。

羊祜以德懷吳人，吳人諸將進譎計飲以酒。祜入吳境刈穀爲糧，皆送絹償之。祜與陸抗對境，使命交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之藥，抗服之。抗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祜、衍與從兄戎常毀之。王衍敗俗傷化。

二 韋昭謂瑞應皆家人筐篋中物。吳主使臣下將許公卿詔但辭以經義。吳主積怒，收殺昭。立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吳主嫁娶斷司市

卷第

八丙寅，十一乙丑，十二甲子朔。吳同。本志四戊辰朔，七丁酉朔並食。宋志無丁酉食。

頭。

閼逢敦牂 晉閏

正癸亥，三壬戌，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二一日春分。吳閏正癸亥，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己丑，十二戊子朔。二一日春分。本志正乙未，三癸亥並食。宋志無乙未食。

十 詔自今不得登用妾媵為正嫡。又取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母子號哭宮中。楊后殂。后請立子以長不以賢。叔父駿女。山濤典選，尋一官缺，以實而又數。人勸嵇紹出仕。陳王貢議不西向而坐。門人為貢舉，太子宜終喪。后服杜預以為當既除之而行心喪。杜預初建河橋於富平津。鄧陸屬公卒。范粲足不下車，口不言三十六年。

二 王夫人卒，吳主哀之，數月不出。民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吳主車裂之。發後將章安侯母墓。邵疇自殺以明之。郭誕殺章安侯奮。奚熙據臨海叛，何植討斬之。陸抗臨卒，以西陵建平為要害，請屯兵八萬以備敵。周處去三害。

旃蒙協洽 晉二

丁亥，四丙戌，六乙酉，九甲寅，十一癸丑朔。吳同。本志七甲申晦食。

咸寧元 拓跋沙漠汗入朝，衛瓘留之。大疫。

天冊元 賀邵中風不能言，吳主以為詐，燒鋸殺之，并誅樓玄子孫。

柔兆涒灘 晉正

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閏十丁未朔。十二日冬至。吳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丑朔。閏十一，一日冬至。

二 楊欣討斬令狐拔。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帝曰：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夏侯和謂賈充，二婿當立德。荀勗就勸帝進齊王攸。吳孫楷來降。羊祜請伐吳，賈充等皆以為不可，惟杜預、張華贊成之。立楊后。楊珧自表一族二后，不奪宗之嚴。宗廟郭奕表楊駿不可任社稷之重。胡奮謂駿與天家皆未有不滅門者。

天璽元 孫楷奔晉。臨平湖開。陳訓以為非吉祥。吳主殺車浚、張詠、熊睦。使者詐書石印為瑞。

強圉作噩 晉正

丙子，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一辛未。吳同。本志正丙子朔食。

三 文鴦擊樹機能，破之。楊珧等建議，定諸王公侯國邑軍師之制。諸王無官者皆遣就國。羊祜固辭郡侯。祜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祜謀議皆焚草。祜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曰：勞師免責，非臣之志。衛瓘離間拓跋力微諸大人，使殺其長子沙漠汗，國內亂，力微以憂死。

天紀元 張俶多所譖白，吳主寵任之，後姦發，父子車裂。

著雍閹茂 晉正

庚午，三己巳，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吳正庚午，四己亥，六

四 馬隆知楊欣必敗。欣與樹機能戰於武威，敗死。羊后殂。羊祜入朝，上伐吳之計。祜曰：吳平之後，當勞聖慮。杜預請伐，張華以濟民。衛瓘撫牀曰：此座可惜。張華為賈充所作。太子由是得不廢。吳佃皖城，王渾擊破。

二 吳主聞張俶知孔丘不王而以孫方之。吳大佃皖城，欲以侵晉，為晉所破。

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乙未朔。本志正庚午朔食。宋志無。

之。焚雉頭裘。羊祜舉杜預自代。帝哭祜，冰淚霑鬚。祜不令以南城侯印入柩，帝聽復本封以彰其美。南州聞祜卒，罷市巷哭。改戶曹為辭曹。見其碑輒墮淚。杜預襲破西陵，晉張政妄還其俘以間之。秦秀何曾奢侈，請諡繆醜。傅玄每有奏劾，捧白簡簪帶不寐。崔洪面折人過，而無後言。李憙請討樹機能。

屠維大淵獻 晉二

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酉，十庚申，十二己未朔。閏七。吳同。

五 樹機能陷涼州。馬隆請自募兵選伐以討樹機能，許之。劉淵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王濟薦淵可使平吳。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李憙請使討秦涼。孔恂曰：淵斬樹機能，涼州方有難耳。董養謂王濟不作士大夫。王渾諫殺劉淵。王濬、何攀、杜預、張華皆請伐吳。賈充、荀勗非之。帝大怒。山濤曰：今釋吳為外懼。帝發兵二十餘萬，六道伐吳。馬隆擊樹機能，斬之，涼州遂平。傅咸請併官省役以務農。荀勗謂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三 郭馬反於桂林。吳主遣滕脩、陶濬、陶璜討之。有鬼目菜生黃耉家，以耉為侍芝郎。吳主數集羣臣酒，必令沈醉，有過失，輒刑殺之，或剝面鑿眼。由是上下離心。晉兵六道來伐。

上章困敦 晉二

戊午，四丁巳，六丙辰，八乙卯，十甲寅朔。

太康元 王濬以筏去鐵鎖，以炬融鎖，遂克西陵。杜預遣周旨等襲樂鄉，虜孫歆。預克江陵，斬伍延。自沅湘至交廣皆來降。諸將欲俟來冬更舉。預曰：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矣。周浚大破吳兵於版橋，斬張悌。杜預不令王濬受節度。

何惲說周浚，王渾濟江直造建業，渾不從。王濬克武昌，乘勝長驅。賈充奏吳主請降。帝聞吳平，流涕稱羊太傅之功。孫秀不賀。以為必克。賈充、荀勗請斬張華。王渾與王濬爭功。王渾上書，何必自明。杜預所聞。帝求名者不許也。荀勗奏山胡以為中國之患，請因平吳之威，徙內羌胡。州郡兵不可去。帝不從。論出之。

四 吳主遣張悌與晉兵戰於版橋，大敗。諸葛靚牽悌令去，悌不肯，從而死。王濬克武昌，殿中親近殺岑昏。王濬長驅東下，吳主使陶濬拒之，一夕兵潰。王濬入石頭，吳主遂降。滕脩、陶璜、吾彥聞吳滅，乃降。帝問吾彥吳所以亡，對以君明臣賢，曆數有屬。

重光赤奮若 晉正

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

二 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帝乘羊車，荒宴後庭。后黨楊駿兄弟始用事。楊駿、珧、濟勢傾內外。揚州刺史周浚移鎮秣陵，討叛柔服，吳人遂安。

玄黓攝提格 晉正

丁丑，三丙子，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一壬寅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三 劉毅以帝方桓靈，帝不罪。程衛與羊琇著欲從帝請而衛不可。石崇、王愷以奢侈相尚。傅咸言奢侈之費甚於天災。荀勗為救共朋，華斥逐之。賈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賈充薨。秦秀以充請諡曰荒。荀勗、馮紞共譖齊王攸。帝以齊王攸都督青州。王渾、王濟、李憙、羊琇欲手刃楊珧。李憙、甄德諫，帝不納。故分衣共食而不私以王官。曹志為吳士第四五。

昭陽單閼 正辛丑。二庚子。五己亥。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本志三辛丑朔食。

四 山濤薨。詔議崇錫齊王攸之物，庾旉等上言齊王不當出，博士曹志以為宜如旉等議，志坐免官，旉等皆當棄市，夏侯駿等駁之，乃得除名。攸憤恨成疾，醫言無疾，帝促攸上道，向雄諫，不聽。攸歐血薨，帝哭之慟，馮紞曰此社稷之福，帝乃止。孫皓卒。慕容涉歸卒，弟刪篡立。

閼逢執徐 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閏十二庚寅朔。

五 龍見武庫井，劉毅以為不祥。劉毅、衛瓘、李重請罷中正，除九品。杜預卒。罷寧州。

旃蒙大荒落 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十乙酉。十二甲申朔。正一日雨水。宋志八丙戌食。

六 劉毅卒。王濟譏父渾主者，王濟言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慕容氏殺刪，立涉歸子廆。廆入寇遼西，又擊夫餘，殺其王。

柔兆敦牂 二癸未。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本志正甲寅朔食。

七 魏舒遜位。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詔立夫餘王子依羅為王。拓跋悉鹿卒，弟綽立。

強圉協洽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八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閏八。九一日霜降。本志正戊申朔食。二月熒惑守心。

八 改作太廟。

著雍涒灘 正壬申。三辛未。五庚午。十己巳。九戊辰。十二丁酉朔。本志正壬申朔，宋志無壬申食。

九

屠維作噩 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

十 太廟成。慕容廆降。廆改服見何龕。荀勗不樂遷尚書。帝寢疾，楊駿出汝南王亮鎮許昌。皇孫遹聰慧，帝鍾愛，知太子不才而恃遹聰慧，故無廢立之心。帝以太子母弟柬、瑋、允鎮守要害以彊帝室。劉寔著崇讓論。劉頌言封建等事。劉淵為北部都尉，輕財好施，豪傑多歸之。

上章閹茂 三庚寅。五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丙辰。十二乙卯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晉惠帝衷永熙元 楊駿惡衛瓘，使以太保就第。駿輒改易要近。武帝欲以汝南王亮與駿同輔政，駿匿其詔。楊后請以駿輔政，帝頷之。帝崩，太子即位，改元。梓宮將殯，駿不下殿。以石鑒、張劭討亮，亮急赴許昌得免。何劭謂亮公不討駿，人而討乎。下論功者石崇、何攀以為駿大封賞。傅咸謂酒色殺人甚於作威。方屬為飾，安有怙忠而見疾乎。咸諫駿以正言犯駿。楊濟謂傅咸曰，觀駿必敗，不樂其辟，駿日以疏。劉淵為五部大都督。

重光大淵獻 二甲寅。四癸丑。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

元康元 改元永平。武帝將廢賈后，楊太后救之得免，賈后不知而怨之。賈后與董猛、孟觀、李肇謀誅楊駿，楚王瑋來朝。朱振說駿燒雲龍門，取姦人，駿不能用。東安公繇明王瑋誅駿，此大功也，奈何燒之。王戎說東安公辭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賈后廢楊太后為庶人，又殺太后母龐氏。太后截髮稱妾以請命，不聽。董養曰天人之理既滅，大

者矣。傅祗佐不可加。汝南王亮賞誅駿之功，侯者千八十一人。傅咸諫曰此用不以功，而厚賞至於權倖。侯使人以官私其所親。汝南王亮、衛瓘欲奪楚王瑋兵，使東安王繇、東安公繇有罪，二十四友石崇等。賈后使楚王瑋殺亮、瓘，又殺之。我赤心可破示天下。賈后矯詔誅瑋。張華請帝遣騶虞幡解外軍，瑋眾皆散，劉頌為賈后心助瑋，裴頠、張華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安然。賈模引裴頠、張華。瑋西鎮，賈后江州。

玄黓困敦 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甲辰朔。

二 賈后弒楊太后。

昭陽赤奮若 二癸酉。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九己亥。十一戊戌朔。閏二。三一日穀雨。本志是年填歲太白聚于畢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春太白守畢百餘日。

三 拓跋綽卒，弟子弗立。

閼逢攝提格 正丁酉。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四 匈奴郝散反，尋降而死。傅咸風樂乾，京師肅然。慕容廆徙居大棘。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旃蒙單閼 二辛酉。四庚申。七己丑。九戊子。閏。十一丁亥。十一丙戌朔。十一日冬至。

五 武庫火。拓跋祿官分國為三部，與兄子猗㐌、猗盧分統之。衛操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任以國事。

柔兆執徐 二乙酉。四甲申。六癸未。八壬午。十一辛亥朔。

六 郝散弟度元反，攻破北地、馮翊，及征西趙王倫。倫信用佞人孫秀，關中擾亂，朝廷徵倫還，以梁王肜代之。倫求錄尚書事，張華、裴頠不許。秦雍氐羌悉反，立齊萬年為帝。周處糾劾不避權戚，朝臣惡之，使為將以討萬年，萬年謂處受制於人，此成擒耳。楊茂搜徙居百頃。趙廞為益州刺史。

強圉大荒落 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巳朔。

七 周處與氐戰，死于六陌。秦雍饑疫。王戎苟媚取容，殖貨無厭，賣李鑽核。戎以三語辟阮瞻。山濤謂王衍誤蒼生。樂廣以約言析理，論人先稱所長。裴頠著崇有論。王衍等以樂廣為名教中自有樂地。拓跋猗㐌略地西北，附者三十餘國。

著雍敦牂 正甲辰。四癸酉。六壬申。七辛未。九庚午。十一己巳朔。閏六。七一日處暑。

八 天水等六郡流民就食梁益者數萬家，李特視劍閣而歎。張華、陳準薦孟觀擊齊萬年。

屠維協洽 正戊辰。三丁卯。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十二癸巳朔食。本志十一甲子后。六月熒惑守心。八月入羽林。宋志二月熒惑守心。

九 孟觀敗氐，擒齊萬年。江統作徙戎論。以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顒鎮關中。賈后淫虐，裴頠欲廢之，賈模、張華不可。人請裴頠言當言不從。魯褒作錢神論，公私百姓饑死。賈謐請立十表無益。劉頌言法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又請宜令主者守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賈后親黨太子。

后愛太子，勿令趙粲賈午入宮。后與粲午謀害太子。黃門誘太子爲書逆謀。太子數闕朝侍，好自揣肉，及賣葵求利，繕脩拘忌。江統陳五事。太子惡杜錫忠諫，置針氈中。裴權諫太子不聽。賈謐劉卞說張華廢太子，錄尚書，廢賈后。賈后使太子醉書，稱神文，以呈帝，遂廢太子，徙金墉。張華裴頠諫不聽。

上章涒灘 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一戊午朔。本志四辛卯朔食。五月熒惑入南斗，八月入箕。

永康元 閻纘上書，以爲太子罪輕於戾太子，宜爲選置嚴師傳，庶幾改過遷善。賈后復徙太子於許昌宮，臣坐辭送，聚徽、樂廣解遣之。中台星拆，張華子韙勸華遜位，不從。司馬雅等說孫秀廢賈后，復太子。秀說趙王倫先勸賈謐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仇。倫從之。賈后矯詔殺太子於許昌。倫矯詔引兵入宮，誅賈謐，廢賈后，徙之金墉，以宿怨殺張華、裴頠，賜解結、解系。倫性庸愚，受制於秀。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賈后死。立臨淮王臧爲太孫。淮南王允起兵誅倫，不克而死。孫秀殺石崇、潘岳、歐陽建。潘岳母責岳乾沒不已。倫加九錫，劉頌爭以爲不可。立羊后。趙廞據成都，不受代。陳總諫耿滕入少城。趙模著總服與廞戰死。

重光作噩 正丁巳、三丙辰、四乙卯、六甲寅、八癸丑、十壬子、十二辛亥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閏丙戌朔食。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六月歲星入虛危，辰入太微。八月戊午，填犯左執法，又犯上相。熒惑守昴，辰守輿鬼。

永寧元 張軌謀據河西，求爲涼州刺史。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號太上皇。倫欲以封賞悅人，至於奴卒皆有爵位。孫旂知子弼等必爲家禍，而不能制。殺太孫臧。孫秀專權，改倫詔令，百官轉易如流。張林勸倫誅秀，秀族之。齊王冏鎮許昌，成都王穎鎮鄴，河間王顒鎮關中，倫惡之，加位以安之。趙廞惡李庠善用兵，殺之。庠兄特、弟流攻廞，殺之。羅尚爲益州刺史，撫納特兄弟。辛冉勸尚殺之，不從。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盧志勸成都王穎應冏，穎從之，至朝歌，衆二十餘萬。孫旂勸新野公歆應冏。河間王顒初執冏使送倫，聞二王兵盛，乃復與之合。趙驤張泓等勸郗隆應冏，不從，將士共攻殺之。孟觀爲倫固守。倫遣孫輔、張泓、司馬雅等拒冏，孫會、士猗、許超等拒穎。張泓破冏於陽翟，冏不得前。孫會等破穎於黃橋，穎欲退，盧志、王彥勸之進。會猗超皆杖節，由是軍政不一。穎敗會等於湨水，長驅濟河。王輿等勸兵誅孫秀，廢倫於里第。帝復位，賜倫死。張泓等皆降。倫孫旂孟觀等其下所殺。立襄陽王尚爲太孫。冏入洛，詔以冏爲大司馬，加九錫。如宣景輔魏故事。穎爲都督中外，錄尚書，並加九錫。冏爲大司馬，[illegible]三府各置官屬。冏以太尉、[illegible]、河間王顒[illegible]。冏驕奢，[illegible]長沙王乂[illegible]文官備員，不先帝之業。冏專權，[illegible]於穎，冏[illegible]。[illegible]成都王穎以[illegible]介[illegible]。盧志勸穎[illegible]辭九錫，[illegible]而不[illegible]。[illegible]收其[illegible]欲[illegible]民，入蜀[illegible]。李特[illegible]流民[illegible]東萊王蕤[illegible]。[illegible]李特[illegible]辛冉[illegible]，特攻[illegible]，[illegible]於成都。[illegible]。

玄黓閹茂 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本志十一月熒惑太白合于虛危，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

太安元 太孫尚薨。河間王顒遣衙博與羅尚合討李特，特破之，遂克梓潼、巴西，自稱都督梁益二州大將軍。立清河王覃爲太子。張微圍李特，特子蕩救之，微敗。又[illegible]。冏驕奢，[illegible]。[illegible]。

知禍亂方興，逃入林慮。王豹勸齊王冏讓權位於成都王，分二伯。齊王殺之。齊王官屬趙驤、皋甫商與河間王將李含有隙，含逃奔長安，矯詔令河間王顒討齊王，以成都王代之。長沙王乂攻齊王，殺之。陳留王王輿兵討齊王。[illegible]廆於棘城，廆擊破之。廆以孟暉等爲官屬，皆當其才。宇文莫圭遣將素怒延圍慕容

昭陽大淵獻 正乙巳、三甲戌、六癸卯、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二。本志二月太白入昴，七月熒惑入東井，秋，太白守太微上將。

晉惠帝太安二 羅尚斬李特之。特弟流統其衆。詔荊州宗岱等討之，不克。荊州民憚征蜀之役，相聚爲盜。義陽蠻張昌因之[illegible]江夏太守，李辰立劉尼爲天子，改元神鳳。旬月有衆三萬，絳頭毛面，暴掠荊土。新野王歆請兵討昌。長沙王乂疑而不許。孫洵勸歆拜表輒行，王綏沮止之。詔荊州劉弘、豫州劉喬、雍州劉沈[illegible]討昌。河閒王顒留沈不遣。昌擊破歆於樊城，殺之，進圍宛。劉弘退屯梁，昌攻襄陽。李流據郫城。成都王穎、河閒王顒惡長沙王乂，欲去之。又寵任皇甫商。商弟重爲秦州刺史。李含勸顒殺之，重遂擧兵與顒相攻。顒陰使含與[illegible]孫等圖乂，乂皆誅之。張昌將石冰等攻陷荊揚江徐州諸郡。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illegible]掠爲務。劉弘遣陶侃等擊破之，昌逃奔下雋山。[illegible]弘表遷補荊部守宰，皆得其人。[illegible]成都王穎、河閒王顒合兵討乂。盧志諫穎，不從。顒遣張方將兵七萬出函谷。穎遣陸機等將兵二十餘萬屯河橋。乂奉帝出軍。張方入洛陽。[illegible]大破陸機於七里澗。孟玖[illegible]機於穎，族誅之。江統、蔡克等[illegible]。[illegible]。石冰[illegible]。周玘起兵[illegible]。陳敏擊破石冰，冰走[illegible]。李雄陷成都。[illegible]。李毅[illegible]。

漢高祖 劉淵

後趙高祖 石勒

成始祖 李特 **建初元** 羅尚[illegible]。特進攻[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涼西平武穆公 張軌

燕高祖 慕容廆

代昭帝 拓拔祿官 九

閼逢困敦

正己亥 三戊戌 五丁酉 十丙申 十乙丑 十二甲子 二日 正朔 兩水 本志二正 月蝕 犯歲又 八南斗 十月庚 申太白 犯角亢 經房心

歷尾貫 九月入 南斗

永興元 樂廣卒 東海王越又送金墉城

張方取而殺之 成都王穎入 京師大饑 河閒王顒關 劉沈起兵引兵自鄉讓長安召 張方還沈遣衛博鮮長安至顒 帳下沈單不幾據死沈敗被據 沈謂顒曰知已之惠輕君臣 之張光曰劉齊州不用 鄴討羅衡至江陽韶權巴 東巴鄴陵劉弘以米三萬 鮮給衛李襲顒留弘薛其手 版而遣之流民爲汲弘類業 以安之頴廢羊后及太手軍 陳敎實兕共討石冰斬之死 不言功相歆衆還家以類爲 太弟承都督中外顒爲女宰 雍州牧東太弟穎傳係日甚大 生衆望帝海王越勳兵復舉后 太子秦帝討穎遣石超迎戰衆

[illegible]

元熙 元

[illegible]

成太宗

建興 元

雄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旃蒙赤奮若

二 [illegible]

犯 守九 歲 月 井 東

[illegible]

柔兆攝提

光熙元 東海王越使繆播等說太宰顒奉帝還洛陽分陝而治顒欲從之張方以爲不可顒聞劉喬敗而懼

[illegible]

三

斬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晏平元

范長生 [illegible]

十二

十一

[illegible]

卷第八十六

格　三　亥五丁　戌七丙　酉閏乙　甲申八　癸未十　二壬十　朔九一　日霜降　本志　正戊子　朔七乙　酉朔十　二壬午　朔並食　宋志　乙酉氐　本志九　月填犯　歲十二　月癸未　太白犯　填四月　太白失　行自翼　入尾實　九月丁

攝等敗顒斬方首送越不許　山東兵進逼洛陽顒西奔華陰　越遣祁弘等西迎車駕　劉柏根反王浚遣將討斬之　長史王彌亡爲軍盜　[illegible]

拜爲丞相。雄稱帝。閻式勸立官位制度。

未守心　亥守心　房心　填己　[illegible]

強圉單閼　二辛巳　五庚戌　七己酉　九戊申　十一丁　未朔　本志　一戊申　朔食

晉懷帝熾永嘉元

[illegible]

四　石勒來陵　以爲平晉王　王彌來降拜青徐二州牧

汲桑以勒爲前鋒所向輒克遂進攻鄴破之殺新蔡王騰載棺以行苟晞大破之桑奔馬牧而死勒奔樂平胡張帥晉爲冀突等屯上冀勒往皖之與俱降漢漢以勒爲平晉王勒又勝爲丸襲伏利度而執之帥其衆歸攝漢以

二　遣太尉等救鄴　鄴定　大破其軍　兩民而歸　廣州其民而還

魔自稱大單于

十二　禄官卒　弟猗盧統三部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八

著雍執徐　正丙午　三乙巳　五甲辰　七癸卯　十壬申　十二辛未朔　宋志正丙午食　本志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　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

二　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越徙屯兗州　[illegible]

穎三寵乞活田甄等斬汲桑　于樂陵　越因清河王覃于金　[illegible]

永鳳元　劉石勒　[illegible]

勒寇山東　征討苟晞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代穆帝猗盧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脩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屠維大荒落

二庚午四己巳閏五戊辰七丁卯九丙寅十一乙丑六朔大日本志暑正月庚戌子熒惑犯紫微

是年填星久守南斗

晉懷帝永嘉三 山簡鎮襄陽乘事酣飲又嬖徽劉璠南夏淡亂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王敦知必有誅罰繆播繆胤王延何綏等有寵於帝參與機彊越皆執殺之何曾謂武帝未嘗言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必爲子孫憂會眾世當卒用亡家王尼見何綏曰知其必死寵劉垣請宿衛吏士以塞歸越爲代之漢劉景陷黎陽石勒寇鉅鹿常山劉聰攻壺關敗韓述越遣王曠等衆之敗於長平聽淵遂克壺關取上黨韶曹武等拒聽武敗聽長驅至宜陽垣延等敗走之王浚遣祁弘破石勒於飛龍山劉聰等復至宜陽遂逼洛陽越嬰城固守聽祈嵩山使劉厲等督攝留軍孫詢說越劉厲等破之聽等乃還戍梓潼來降登進據涪城王彌略汝穎石勒寇信都王堪等擊之不勝而走勒遂取魏郡顧本殺李臻封使殺本

漢高祖河瑞元 徙都平陽晉朱誕來奔勸攻洛陽淵從之劉景拔黎陽沈三萬人于河淵黜其官石勒攻鉅鹿常山劉聰王彌攻壺關敗韓述又破王曠等於長平遂克壺關晉上黨太守龐淳降來附聽等乘勝進攻洛陽使劉聰等敗晉將曹武垣延長驅至宜陽爲晉所敗石勒與劉聰退屯黎陽祁弘戰敗淵復遣聽等飛龍山 彌曜及劉景進攻洛陽以呼延翼爲後繼聽等至宜陽翼爲其下所殺其眾潰歸淵召聽還固請留攻洛陽聽所嵩山使劉厲等督攝留軍晉孫詢破之厲赴水死淵乃召聽等還王彌遣曹嶷徇青州鄴

後趙高祖 勒攻鉅鹿常山眾至十餘萬集衣冠爲君子營以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爲爪牙石虎自比張子房 稽(?)軍門求見勒王浚祁弘破勒於飛龍山勒退屯黎陽攻信都殺王堪敗魏郡太守劉矩降

成太宗晏平四 留琦等殺太尉李離以梓潼降晉羅尚遣向奮攻成太保李國主簿不克之晉梓潼進據涪城

涼西平武穆公

燕高祖 殺李臻王誕來奔 本龐

代穆帝二

卷第八十七

上章敦牂 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 蝕

四 成文石殺李國以巴西來降 錢璯反攻陽巴定杞周三 江南 劉聰殺之祁弘敗 張寶等殺漢劉曜陽王 廣宗等敗 漢劉聰等復取河內 梓潼 聽宋抽王 抽死於河內 留宋抽 劉聰等殺王 如綏反於南陽 以應 嚴嶷等劉曜 獵石勒等 洛川 劉 死故 劉璠 漢侵洛陽 石勒等破劉琨 漢以戒

漢烈宗聰光興元 淵立單后及太子和 聰殺和 晉祁弘 劉聰與敗死 安廣宗 勒始於安河內 共攻 乘 擊安昌 王 宋 語能行 此以 孝 淵以 樂 長 兵 禁 留

勸濟河 會王彌 略徐豫 克復北 濟河略 冀州 又略北 會劉聰 河 內 諸 於長 勒

五 文石 殺太尉 國以巴西降羅 尚 復取 寶 梓潼 太傅 攻

詔加軌 鎮西將 軍都督 隴右 京師來 奔遣 使獻馬 及 布

三劉琨 劉琨共 封白 部破之 現爲大衛 盧以 單于封 代 爲 之 兵 求 遣

重光協洽 二戊子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 本志十 月熒惑 守心

五 荀晞爲曹嶷所敗 高平 梁芬 流人杜 寇荊湘 琅邪王 攻春陰 使甘卓 周顗 帝與荀晞 謀討越 太傅 越以 會六州 進 帝以 鄭定 遣取漢中 石勒 及越 襲於寧平 王衍等 殺公卿 士十餘萬人又 王敗 何倫等於洧倉 殺 州早 徐州 破 王 漢 趙固等 八 楊

裴盾杜弢荀晞 王峻南陽都督五州 說王浚 興 晞 不 徒 步 出 倉 垣 衛 將 軍 姚 無 而 還 鎮 所 以 京 師 掠 麥 士 合 兵 陷 漢 潘 公 石 送 平 陽 者 帝 建 庶 死 王 立 魏 行 拜 於 光 杵 忠 臣 許 名 昌 立 太 子 擺 邪 六 百 立 使 王 王 之 須 蓄 從 子 苟 長 門 太 石 王 兵 以 晞 自 稱 陵 孝 王 牙 攻 以 檢 保 兼 王 節 之 弟 攻 牙 長 嵇 漢 元 攻 洛 劉 琨 明 琳 之 爲 太 臨 卿 漢 攻 之 漢 王 降 尚 荀 安 安 孝 斬 平 逾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攻長安 石勒 劉曜 曜因其遣劉雅攻 王 苟晞 殺其 使 書 切 將 新 平 眾 軍 勸 之 劉 琨 王 模 兵 伐 晉 陽 降 長 安 豐 于 騎 鎮 請 劉 罪

洧倉 四十八 殺王 殿 合 劉曜 劉 珍 洛 陽 敗 荀 晞 王 城 拔 使 召 劉 曜 歉 殺 劉 勒 趙 斬 之 豫 劉 鄴 王 秦 南 從 王 又 劉 琨 屯 勒 平 彌 以 沒 母 虎 氏 子 從

嘉平元 曹嶷破青州 趙固等破徐州 攻安陽 石勒大破晉兵 殺王衍等 石勒與荀晞共攻 殺裴 帝以爲洛陽太守 從都 欲東 東屯項關 保據東州 晉將龍驤 攻長安 來降 長安 軍 拔之 殺

勒攻苑 拔許昌 又殺王 敗 兵於平 殺王十 萬人 衍等 餘東海 燒王越 之 柩 又敗 何倫於

玉衡元 太傅 越 薨 梓潼 拔成 據 保 太 西 巴 登 始 克

祖逖爲[illegible]

郭 燕 翟 劉琨 九 子 卓 之 爲 其 封 其 尊 王 以 東 以 代 王 以

四 廆子 劉 爲 琨 遣 子 六 封 延 之 新 將 破 之 邪 遼 西 之 衛 猗盧

部 破 之 以 樓 煩 等 五 縣 地 與 猗 盧 太 傅 越 羽 檄 徵 天 下 兵 莫 有 至 者 山 簡 王 衍 等 灌 欲 入 援 京 師 爲 王 如 所 敗 輿 朝 議 遷 都 丁 項 出 討 石 勒 事 軍 牛 苟 晞 守 之 日 甚 密 無 復 邏 王 衍 越 不 克 而 歸 周 顗 王 籍 毒 憂 攻 揚 洛 杏 城 李 賦 尋 會 之 叛 者 王 民 疑 鍾 嶷 州 荀 晞 破 之 遷 安 兼 州

都 王 延 年 立 受 遺 輔 政 欲 立 太 子 和 淵 卒 呼 延 等 恥 不 參 輔 命 和 殺 劉 聰 王 延 安 昌 王 盛 等 不 與 殺 之 以 聰 等 攻 以 北 海 王 又 爲 太 和 弟 自 立 呼 延 后 又 立 共 安 王 樂 平 王 如 洪 不 受 又 勸 安 王 獨 河 內 王 石 勒 等 共 略 王 洛 陽 川 聽 王 殺 其 姊 兄 又 由 是 畢 太 后 卒 太 弟 又 龍 是 寢 呼 延 后 請 早 除 義 沖 勸 又 避 位 又 不 從

又 會 劉 曜 等 略 洛 川 所 爲 王 彌 殿 退 屯 敗 王 石 文 石 津 河 南 清 河 勒 南 候 蒯 於 陽 嚴 如 破 沿 江 西 屯

晉 代 地 猗 盧 之 爲 破 東 又 破 以 晉 元 求 馬 爲 樓 煩 陸 時 鮮 卑 五 縣 地 民 從 之 其 民 以 處

六九

資治通鑑 目錄卷九

卷第八十八

玄黓涒灘

正癸丑　二壬子　四辛亥　六庚戌　九己卯　十一戊寅朔　閏正日　二春　分宋壬　志食二　子志　本七

月癸戚　歲太白　聚牛女　之閒徘　徊進退　六月丁　卯太白　犯太微

索子新實閬非秦王　濺太關正迎實于確苟藩　泳洗去桓并謂王導爲　晉寇吾導請周節答何　至作埜囚對泝陳勒勸導　抑評華尚功晉劉琨書於　濤撫而短於控御琨使　劉琨合衆於中山王浚　使段疾陸眷擊走之琨　將邢延拓跋訪六脩以新　興等漢召漢兵以伐琨

六

胡亢起兵竟陵以杜　會爲太守石勒寇　衛晉漢主聰以帝爲儀　同會稽公琨帝論諸故閻　荀內相戢漢勒沖攻晉　陽不克劉曜長安走　秦王鄭入子長安傅祗　囂漢人拔三諸臨深　牢穆降于劉演石漢攻演　于鄭深穆復任歸勒劉　琨用徐劉謀殺令之威　之子泥奔漢導漢狐以擊　琨琨出收兵漢人兵晉陽　段琨父母實正入秦秦　王鄭爲太子留行等代　公偽盧救劉琨大破漢劉

檠等兵斬形延琨復得幷　州節盧留費澹等戍晉陽　彭天讓攻殺實定衆推　綝允代之閣鼎殺梁綜　索綝攻鼎殺之劉琨謂　王澄形雖散朗內實勳俠　澄與王機歛博不恤軍　事王沖逐之王敦殺澄　王機據廣州王如降　王敦衛玠終身不見喜　懼

二

呼延后卒　卜翊擊劉琨　斬沖　納劉　沖敗殺女爲貴嬪　斬襄扶晉陽斬卜　斬聰　誅勳內陵王之太第　靖固靖乃免而於　固車王桑詐陸安　平陽騎曜桑長走　渚太　大將軍劉拔　張諫聰欲立英桀　幾伏后不可劉殺　梁青之功無異犯爲　弃州疵迎越固王曰　固追殺之桑　大桑

將軍檠車騎曜檠劉琨　入豫陽拓拔猗盧救琨　檠等兵敗襄救陽而歸　傅虎以馬石曜而死　立張后眷勒據襄　國擊段疾陸破之　姚弋仲東徙榆眉

以求招勳部曰與功城除非　偽能爲　破積丹知謂車

三

晉紀勤　由壽春　以禦勤　食饑疫　鮮胡刁　膚說勤　僞送救　於晉張　賓請遣　兵向壽　桑然後　北還劉　勤黜譽　而用實　黃勤　自純津

濟河破向冰于枋頭攻劉演于鄴臨深年穆等來降勒用張賓策始據襄國分命諸將州鄴王浚使王昌及段疾陸眷等攻勒勒用張實孔翼計擊破疾陸眷衛其從斬末杯而不殺與歸之實疾陸眷結盟浚

屏勒遣兵劉衛討安長使　叛之兵　設費遇安　破　封石安

五

劉中　晉斬　劉漢遣陽將　廣還平　救陽　走之攻　劉擊劉　勒攻　陽擊　漢復留寶　晉等遇　高琨破自之等

濟之　等　成

卷第八十八

昭陽

作噩

正丁丑　二丙戌　五乙亥　七甲申　十一癸未　朔壬戌　中　壬

晉愍帝建興元

漢主聰使帝行酒著青衣　稽帝封侯中　帝以爲平阿公帝懷帝子劉聰爲太子帝　太以羣臣等　河南安帝　子州帝　宗民劉刺史　中尹　劉琨命鎮州丘之長安　立帝爲石勒　拓跋猗盧　北拓猗盧　胡晉陽　謀拓猗盧　封漢王　陳兵於　謀士法隨從　漢劉　拓跋猗盧　長宗　左以　文　陰安　以　王保　陳安　同前保　陳始以　相州　陳　管　隨　刺　南陽王保　直　引　律　令　以　不請　得立　直

忤言使中原　祖逖　起兵　陶侃　杜　破之杜　史之　陶侃爲荊州刺史　王　杜弢　武所　段　杜　張　光　大　胡　王敦　冲　陶侃　杜曾　長　安　州　劉　王　宋　費　叛　殺　攻

三

帝　懷帝及　太后　靳　太后　劉　后　陳　陳元　達　長　曜　段　趙　大　拓跋　安　石　王　浚　智　將　之

石虎攻鄴　之勒擊　鄭偉　劉　以　李雄　廣　雄　鄴

李雄　廣　晉

廣

王浚　子　天　春　爲

六

段匹磾　晉　劉　陸　劉　根　琨　至　築　以　北　城　子　鎮　之

段匹磾　王　浚　使　陸　疾　河　攻　段　輪　城　中　新　取

關逢

閹茂

正辛丑　二庚子　四乙亥　六己巳　七戊戌　八丁酉　十丙戌

二

日　中入　陽漢　漢　劉　浚　將　張　勒　以　劉　勒　入　拓　以　石　王　劉　不　長安

攻　魏　浚　祖　杜　張　長　劉　王　蒲

四

右　司　劉　尚　書　取　爲　大　用　不　安

內　等　以　爲　平　陽　陳　元　達

王　浚　　勒　　而　張　於　劉　琨

四

楊　張　漢　刑　役　門　路

牧　以　爲　帝　太　州　涼　西　以　平　公　又　爲　刺　史　實

立　以　四　之　人

七

劉　琨　請　兵　勒　石　會　取　國　胡　勒　封

卷第八十九

中朔閏十十一日冬至

留甯耕拒之敗趙染於新豐曜敗麴允於馮翊允襲漢將殷凱斬之劉曜攻郭默于懷默奔李矩趙矩因并州鮮卑以救默勢攻北地敗死

斬之曜敗麴允於馮翊殷凱與允戰敗走死曜攻郭默于懷默死趙染攻北地大敗死于晉王樂爲相國大單于續白樂爲相國人始懼之晉忌其克

以精討凌劉勒自入劝凌斬之裴襄不錫勒勒義而敵之以亂朱崇游曲忠統不州於之斬凌漢東都大大陝騎東單軍于將樂陵守于鐸而歸勒已附始于

晉遣兵閥有然而欣然辭位豊濫其更無禄秩

不果趙約進

旃蒙大淵獻 正乙未四甲子六癸亥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三 周王魏以吳人失職殺王導等不果南陽使周延殺周顗杜保安陳安討光等杜弢之保康攻奮貢秦章等杜陽春將張不隆絶相獲反防盜許弘杜之陽已丞不賀周以劉弘漢彥相隨稍撥其寶討陳之亂二弘杜陵弃隨寇周以劉斬漢府二猶牧收陶巻之爵猶稍下府陳彥守王子劉劉之寶發杜敗殺府陳彥守使穀數周以劉蕃杜下亮王以貢石教敗劉州誠衛敗弃王將置杜牧王刺敗于六保如殺之置以敗會蘭州於將州周斬王置河松石陶於五玉以求城於荀於數冀松會鍾邊王誠劉陶寬以牧王王杜求覽於左鄖州偭沅以中廣爲荊王偭弟左使陶陶州王迎陶杜州州弘陶將杜中擊州荊陶使救王杜偭拒梅爲文爲以劉劉偭沅以將之梅巧杜爲州殺拒杜州王偭將劉州王偭之樓沅與弘逆擊州以逆沅谏以王杜

建元元 太弟劉勒不從聽又閣禁以從數兵殺庶曹立聽恐聽爲行不亥妃自殺上召之賞使

漢拜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

立租賦法

五 后

立任

涼西平元公寔 趙薦長安之

八 晉進爵廣王常郡屬廣食山置官倚二代爲倚含之琨用劉而於請法用劉莫倚之盧或鍛相部就誅擒舉

強圉赤奮若 正甲申三癸未五丙午八辛巳十庚辰朔己卯七八秋閏二日本分五月志太癸未白發合于東

晉中宗建武元 漢劉暢教梁陽李矩許爲子産神康孝將宋哲至于建康帝上尊號出之次寫僕射國勸乃王改元爲晉王百官立返宗爲社稷王太子以段兀立世子公朝爲王子導劉乃立匹真爲盟太勸殷世城紹結王保匹磾碑不許乃使王子碑王不義之宴宜相城平其殺之劉石虎段匹祖磾世乃擊石虎段求匹磾克丙劉石祖逖將趙固以洛陽來降王鄭沐杜曾精以石勒

二 劉暢李斬梁與晉五子孫子寇前晉斬臣之河東子將與晉攻劉所敗晉等洛陽攻晉石虎陽太陽等

石虎攻城不克晉劉琨段匹磾段末孫共攻陸機段末陸杖國共段劉琨先引去等亦還

七

建興 五 等以詔司空拜帝不受宜安長繼懷中等卒以建康閥而等救韓璩中閻欲則生從我

晉以爲高昌王使邪進吐谷渾兄擒馬徒廣王之西而卒

代平文帝元 鬱律

晉三輔于現東歸其寧立卒子又立其國人叔之子鬱律

段匹磾北伐斬秦州刺史沮渠等以遣隴西相晉伯保寶爲劉北伐死所殺者衆故所沒死者歸之

得之如初以大司馬辭僕之同趙詣大將軍王以帝以來降劉曜以晉送行也受之聽帝以平陽曜不允忠宗以主出之降將車騎太宰曜鎭長安

實勒遣兵勒敗兵罷任以守擊

柔兆困敦 正己未二己午四戊巳六丁戊九丙申十一朔乙巳十二宋朔六食十二食丁卯乙

四 梁芳欲進尊號不果晉王王將賈渾拔等石勒擊劉琨之于平陽晉師攻段匹磾成平陽劉允悅進位長安太守劉曜兵人離心北地太守賈疋等戰以斬悉爲劉瞻以襲守劉元帝攻長安劉曜嵩熊耿胡安祭之等允降之亦進長安吉于平陽降陽帝以劉曜懷安平之降晉帝封懷安王于平陽帝出尺劉石攻大于劉曜殺王勒勒之攻子雄出聽石不聽衛勒

降於漢劉曜敗死匹磾號走邵續以弘勒殺之遣南陽王保擁兵北地已拒之允欲奉帝保之麴允不果保其權不可保

麟嘉元 或百日不出宮聽荒或三日一出政事委於相國粲百官以自入則皆除士不郭猗等私之使自怨而懷桑禪等王沈郭以甚官等劉粲人以民自殺王以以降立劉粲人等立以沈以聰以聰太后王將自后不立者以亮攻元大尉太易大將殺晉師以外劉聰後以自勒太尉殺晉師以太辛七人

石勒使石虎攻之人鑿丘拔丘陽河東勒使民招流民萬勒十二萬漢主以戶于平陽平使來攻劉琨擊劉琨勒之與樂平弘來降以并州弘張

六 晉將曹嶷以樂平降于樂平來

陳安自稱秦州刺史王長安千五百里趙冉寶帝命王陝晉諸軍

九 比延子殺寵少寵子伏之長子六伏之子立子伏之兵自立伐伏之子立勢爲六伏之子自立國而內劉衛之賊其國之

著雍攝提格

太興元

前趙王劉曜光初元

八

六

二

[illegible]

屠維單閼

二

二

元

九

七

三

[illegible]

卷第九

上章執徐

三

三

二

十

八

四

[illegible]

二丙寅閏三乙丑五甲子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四一日小滿本志六月丙辰太白歲合于房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犯上將九月犯南斗十月己亥癸戊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聯踦留積三十日

笠使努力守城泰段匹磾爲主劉亂請救邵續李矩郭默取洛陽趙將尹安等降矩使郭謂鎮陽翟河南之民多歸矩張春楊大殺晉王保陳安討誅之以天子禮韓保羊署討徐龕坐畏備除名徐龕請陸帝不受後趙孔異攻毀匹磾毀文舊敗之祖遜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城負土爲米以賊之潛敗劉夜當於汴水遜徒鎮雍丘後趙鎮戍多降趙固等互相攻擊遜使和解之皆受遜節度遜僑抄諸塢以期未附王敦茲周訪之世不敢爲逆蔡豹爲徐龕所敗坐讒王敦王導專內外之任時謂之王馬共天下敦綏驕隗有無上之心帝引刁協劉隗爲腹心以制之導任真推分善處輿廢敦懷不平與沈奔錄鳳有罪閫隗勸帝出心腹以鎮方隅帝以譙王承鎮湘州鄧鄉

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

安等四將屯路陽互相備阻或隆後趙或降晉曜命廣平王岳鎮洛陽不至而返河南遂空陳安討楊太斬之解虎尹軍結巴氏句徐等諜反曜悉蘇之氏羌巴鵝三十餘萬俱叛游子遠於徽中力謀曜彈之子遠讀赦悉官老翦使招引反者今復業曜使子遠將兵討句渠知雞之子遺閉壁不戰以待虛除伊餘氣竭而橋之氏羌悉隨立太學喬豫和祐諫作鄉明觀陵賓畫及壽陵曰以一觀之功足平涼州

厭次稱邵續勒禮而用之令自令禮士人毋得禮殺讀將尹安等來隆勒使石生等赴之虜宋始一軍以歸晉羊緊攻徐龕勒遣王伏都等敘之伏都雄暴龕殺之以叛孔眞攻段匹磾爲段文鴦所敗晉韓潛敗

寔遣陰監迎衛其實製之劉弘使閻涉殺寔州人殺弘立寔弟茂茂立寔子駿爲世子

德朝廷始重廆晉元帝欲留雖難不可晉以廆爲平州刺史

劉夜堂于汴水桃豹退屯東燕脩祖逖斬其叛將中山公虎擊徐龕龕降敗晉蔡豹于下邳焉舊云謀不辭胡語可與之勒赦初置選舉

重光大荒落　寅四　丑六　子八　丁戊己庚一

四　郭璞諫帝繁刑後趙石虎攻段匹磾於厭次禽其弟文鴦匹磾賁邵洎執邵使洎以城降匹磾朝服執晉節不屈刁協發僮客爲兵以載淵鎮合肥劉隗鎮淮陰各將兵以備王敦周嵩諫

四

三　中山　公虎拔厭次執段匹磾盡得冀幽幷三州之域

十一

涼西平成烈公茂九　茂寔靈鈞壽閣

晉以廆都督幽平二州平州牧封遼東公得承制置官司守宰

代惠帝賀傉元綺鈕　妻惟氏殺鬱律

亥十丙戌朔

疎忌王導祖逖謀進取河北而聞有內難憤惋而卒以逖弟約代爲豫州刺史李產知約必爲亂挈族遷幽州

以勒不罪宿怨禁李陽酒民釀

會叩門夜呼茂爲亂後

皝立子子爲世翰使東鎮遼仁鎮平郭

之暱殺之立其子質傳惟氏專國政

玄默敦牂　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閏十一己酉朔

永昌元　郭璞勸下救令謂璞以陳沈死爲禍謝鯤隊劉隗城狐社鼠王敦舉兵於武昌以劉隗刁協爲名沈充舉兵於吳興以應之周顗謂人主非堯舜皆有過人臣安得以兵發之甘卓初約與敦俱下既而不從魏謀不從王敦誰王承與虞惶虞望起兵於長沙以討敦斬鄉濟鄧駕說甘卓討敦又謂實融於天下未寧之時得以文服天子非今比也又勸使要虞襲武昌招撫士卒敦衆必潰歸敦使樂道融激卓俱東道融說卓僑許之而譲武昌卓遂起兵討敦武昌羣懼敦遣魏又等園長沙誰王承不肯逃避承與卓書使之璞進封琅邪王旻微戴淵劉隗入衛瑋康隗勸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懼王導帥羣從待罪求救於周顗顗外不與言而內實救之帝跣執導手曰方寄鄉百里之命以導爲前鋒大都督以寶救周札守石頭杜馳勸敦先攻札札開門納之謝鯤曰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王導

五　曜自擊王氐楊難敵及楊輯梁勳皆降之會有疾陳安求見不得以爲巳死遂叛呼延寔會遷屬安而死安自稱涼王氐羌皆附之有衆十萬曜謂安

四　中山　公虎圍徐龕晉劉隗來奔中山公虎拔泰山勒徐龕據殺之餘兗豬塢多降拔等襄城城父祖約退屯壽壽送取陳留張實卒勸哭曰何奪

十二

十　韓璞取隴西南安置秦州

二　世子皝襲段末柸入令支

刁協等出戰大敗太子欲自出戰溫嶠斷缺乃止帝謂敦朕當歸琅飛以避實降帝令劉隗刁協出避稱隗奔後趙協道死戴淵曰豈敢有餘但刁不足耳又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識者謂之忠周顗曰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立帝責王導敦欲以不孝廢太子溫嶠首稱其孝周顗謂二宮自如明韶臣等衛未可知舜曰吾大臣寧可華閒求活外投胡越呂猶勸敦誅周戴敦三問王導導三不應敦殺周顗戴淵王嶠諫敦敦欲殺之謝鯤救解得免王彬哭顗辭腳痛不肯跪謝甘卓多疑少決更至猪口累旬不前敦以廟虞幡駐卓軍卓還襄陽樂道融泣諫而死敦改易百官及州鎮謝鯤勸敦入朝敦不從復還武邑周崎詐許魏又告城中使堅守周詼受考至死不言其叔父級又拔長沙執譲王承送武邑王廣中道邀殺之處悝曰人生會死闓門死忠義何惧恒雄韓階武延毀服爲僮從承易雄曰惜雄位微力鵝不能救國離魏又求鄧壽爲奪知將用己周廣殺甘卓沈充錢鳳所譖必死郗鑿屯鄉山民食野鼠能鶩而不叛趙石虎拔泰山鑿退屯合肥王教使王諒誘脩謀殺之梁碩帥交州兵國諒後趙寇遣取襄城城父祖約退屯壽春梁鄉驕然帝崩太子紹立王導受遺輔政

當采實之秋而參殺實人知其無能爲羊后卒游子遠諫厚韓不聽

吾右侯之早揺與揺退議事輒流端

卷第九十二

昭陽協洽

三戊寅 五丁丑 七丙子 九乙亥 十一甲戌朔 正一日雨水

晉肅宗紹太寧元

成李驤任回寇臺登越嶲漢嘉皆取之 後趙寇彭城下邳卞敦王邃退保盱眙 王敦謀篡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 敦移鎮姑孰自領揚州牧 王彬數敦反敦欲殺之 成李驤寇寧州刺史王遜遣姚岳與戰於螳螂大破之遜冠發而卒 梁碩破交州奪王諒節斷臂而不與 立庾后 陶侃使高寶攻梁碩斬之 阮放殺寶 郗鑒與王敦論滿武秋失節敦怒而不敢殺 王允之醉臥得敦與錢鳳逆謀白其父舒以聞於帝 敦以兄含從弟舒彬爲方州欲以逼帝室

六 曜圍陳安於隴城安走陝中追斬之 石容受拷至死不言安所在 秦州氐羌皆降 封赤亭羌酋姚弋仲爲平西公 曜進逼涼州戎卒二十八萬臨河列營 諸將爭欲濟河曜不許 張茂果重賂稱藩

五 取晉彭城下邳 中山公虎攻廣固曹嶷殺之坑其衆三萬 劉徵曰無民 乃留七百口 樊坦言爲賊暴掠 勒不罪 賜之衣服

十二 李驤任回擊晉取臺登 與越嶲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戰于溫水敗之 釗載以郡來降 驤進攻寧州 敗於螳螂而還 楊難敵來降 李稚遣還武都 難敵尋叛 雄遣稚與兄琀擊之 深入無繼 琀稚皆死

十一 趙主曜自將大兵臨河欲攻姑臧 馬岌勸茂自出拒戰 曰且立信勇之驗以副隴之望 茂乃出屯石頭 陳珍料曜兵不久必退 茂畏趙之彊遣使貢賂稱藩于趙 趙拜茂太師封涼王 茂修靈鈞臺

三

世子胤自黑匿郁鞠部來歸 曜欲廢太子熙而立胤 其舅卜泰以爲不可 胤亦固辭 乃封爲永安王都督二宮禁衛錄尚書事

越嶲斯叟攻任回 遣曹黑討之

吳紹諫以爲刺恩不治於人心難屬盡從無益示怯頻疑蠆下之情廚主之霸辭辭箋之敵謀

閼逢涒灘

正癸酉 三壬申 五辛未 八庚子 十己亥 十二戊戌朔

二 王敦殺周嵩周莚周札 後趙石瞻寇彭城取東莞東海 劉遐退保泗口 石生寇許潁攻郭誦於陽翟誦擊破之 石聰敦生敗李矩郭默 王敦病以兄子應爲嗣 敦與錢鳳謀舉兵 溫嶠儲事 數鳳敦以爲丹楊尹嶠舉鳳憤譟使鳳言 不入 嶠與庾亮溫帝討敦敦欲被其香 帝命王導爲前鋒以討敦 都鑒討召 劉遐蘇峻入衛京師 王導帥子弟爲敦 發頁 郭璞爲敦筮無成 敦殺之 敦使 王含錢鳳帥衆向建康 敦嗣鳳壁腳兵

七 河南太守尹平屯新安 後趙將石生擊斬之 二趙自是日相寇掠

六 石瞻攻晉彭城取東莞東淮 石生斬趙將尹平于新安 二趙自是日相寇

十四 雄有妾子十餘人不立 立其兄蕩之子班爲太子 驤泣曰 亂自此始矣

十二 茂病疾驥以譴守臣鎮以官非王命遣令不以嗣服飲 駿卒立

四 賀始讖傳敗從國東木居山根

勢 含舜奮至淮南岸 溫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 王導謂含此擧直求輝代導當自書爲六軍之首 郗鑒謂帝當接兵相拒以展義士之謀不可自出決成敗於一戰 段秀等破含軍於越城 敦詔欲自行而不能起 敦卒應於其喪 帝使沈積說沈充許以爲司空 充不從 師兵與于含會建處 願曝說充以三寵 充皆不能用 劉遐蘇峻至 沈充錢鳳進攻寘陽門 遐峻纔大破之 周光謂兄撫曰 王公已死 何爲與錢鳳作賊 含等嶠譽後遁 王應勸含歸王彬 含不從 歸王舒 舒沉含父子於江 周光斬錢鳳 奚儒斬沈充 郗鑒請聽王敦家收葬 周撫不聽 光殺鄧岳 帝宥王彬等 溫嶠請不禁錮王敦弟佐

卷第九十三

旃蒙作噩

二丁酉 四丙申 六乙未 八甲午 九癸巳 十二壬戌朔 閏八

九一日霜降 本志十一癸巳朔食 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

三 王導欲贈周札 卞壼郗鑒以爲不可 立太子衍 荊州聞陶侃爲刺史 士女相慶 侃謂衆人當惜分陰 投酒器博具於江 泰鎮者必問所由 鞭賊賊者 藏竹頭木屑以待用 後趙寇河南 李矩郭默不能守 衆南彝 於是惟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 南頓王宗及虞胤爲帝所雜信 王導庾亮惡之 帝崩 王導卞壼郗鑒庾亮陸曄溫嶠並受遺輔政 太子衍立 生五年矣 卞壼責王導辭疾 尊庾后爲太后 臨朝稱制 政事皆決於庾亮

卞壼奏樂謨庾怡不得以父命辭職

尹奉稜爨量降李玹寧州遂安

八 後趙石他襲北羌王盆句除破之 使中山王岳追擊他於河濱斬之 楊難

敵襲破仇池 田崧奪劍刺楊難敵不克而死 後趙王騰以并州來降 晉李矩郭默來降 使中山王岳呼延謨圖後趙石生於金墉 後趙中山公虎戰于洛西 岳敗 退保石梁 謨戰死 曜自將救趙 敗後石瞻于

七 石他襲北羌王盆句除破之 趙中山王岳追斬他於河濱 王騰殺崔琨王

晉據并州降趙 趙中山王岳圍石生於金墉 中山公虎救之 敗趙兵於洛西 遂圍岳於石梁 趙王曜自將來救岳 敗石聽於八特 兵自澗於金谷 虎遂拔石梁虜岳 遂晉并州破之殺王 屬

掠生攻晉許潁 爲郭誦所敗 石聰救生 敗李矩郭默

十五

涼西平忠成公 駿 十三 初承晉元帝凶聞臨三日

汜蒲請改年驍不許 辛棗陰復收河南地

辛晏以枹罕叛 駿將討之 劉慶諫以饑 時謂王趙不遍能變 誅曠攻實察之鄒 州乎沈者

後趙使宇文乞得歸擊廆 廆使世子皝擊之 入其國城 大獲而還 段末柸卒 弟牙立

疾陸眷之孫遼殺牙自立

代煬帝 紇那 元 賀傉卒 弟紇那立

八時曜屯金谷，夜，軍中無故驚潰，遂歸長安。虎拔石梁，虜岳，遂擊幷州，破殺王騰。以南陽王胤爲大單于，置單于臺於渭城。

柔兆閹茂 二辛酉　四庚申　六己未　八戊午　十丁巳　十二丙辰朔

晉顯宗衍**咸和元** 劉遐卒，田防立其子肇以叛，劉嶠討斬之。遐妻邵氏燒甲仗。卞壼劾王導私送郗鑒。壼謂阮孚曰：執鄙吝者，非壼而誰。壼欲推貴遊爲放達者。王導以寬和得衆，庾亮以任法失衆心。祖約、陶侃恨不預顧命。蘇峻驕縱不奉法，亮以溫嶠爲江州，又修石頭以備之。阮孚知亮將召亂，求出廣州。庾亮殺南頓王宗，黜西陽王羕。趙人寇襲，魏該奔襄陽。石聰寇壽春，祖約求救不獲。聰進寇逡遒、阜陵，建康大震。王導出軍江寧，蘇峻遣韓晃擊聰，走之。

九 劉后卒，復立其叔父皚之女芳爲后，其叔父和爲太保。

八 勒略門候王假，求夜出，假欲收之。勒賞假，囚徐光，勒用程遐謀。營鄴宮，使世子鎮鄴。石至鑿晉阜陵。命王波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

十六 討斯叟，破之。張駿來修好。雄答書曰：欲爲晉功臣，而晉德聲。不拔。

十四 遣使修好於成，勸成王稱藩事晉。

二

強圉大淵獻 三乙酉　五甲申　七癸未　九壬午　十一辛巳朔　本志壬午朔　甲申食

二 寧州將楊術與成將羅恆戰于臺登，術敗死。庾亮欲徵蘇峻，王導、卞壼、溫嶠止之，皆不從。峻乞補青州荒郡，亦不許。峻遂與祖約俱起兵以討亮。溫嶠欲入援，亮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峻曰：我寧山頭望廷尉。桓宣讓祖約曰：使君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而與之反乎？孔坦、陶回請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若峻不來，往還其城。亮不從。峻黨掠姑孰鹽。乃悔之。以亮都督征討。琅邪王昱徙封會稽王。桓彝起兵討峻。

十 劉朗襲楊難敵，不克。張駿寇掠秦州，遣南陽王胤擊之，大破其將韓璞、辛巖等兵。辛晏、張闐以河南地來降。

九 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陘北，大破之。

十七 羅恆與晉楊術戰于臺登，術敗死。

十五 駿聞趙兵敗，乃去趙官號，遣其將韓璞、辛巖等寇掠秦州。趙南陽王胤擊駿，大破璞、巖等兵。辛晏、張闐降於趙，遂失河

三 與後趙中山公虎戰于陘北，紇那兵敗，徙都大寧。幷鬱律之子翳槐居賀蘭部，紇那求之，賀蘭藹頭不與。紇那與宇文部共

南地。

擊之不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著雍困敦

正庚辰　三己卯　四乙酉　五戊寅　七丁未　九丙午　十一乙巳朔　閏五　六一日　大暑

晉顯宗咸和三 [illegible]

前趙主光初十一 [illegible]

後趙高祖太和元（元改元）[illegible]

成太宗玉衡十八 [illegible]

涼西平忠成公建興十六 [illegible]

燕高祖

代煬帝四

卷第九十四

屠維赤奮若

正甲辰　三癸卯　五壬寅　七辛丑　九庚子　十二己巳朔

晉四 [illegible]

十二 太子熙欲走保秦州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十九

十七

[illegible] 吐谷渾 [illegible]

代烈帝元 [illegible]

上章攝提格		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
晉顯宗成和五	王導	以郭默爲江州陶侃起兵討默與導書曰默害宰相便爲宰相平王導保桓宣不附默陶侃擒斬默江州陶侃鎮武昌趙郭敬寇襄陽徙民於沔北武昌成李壽入寇巴東建平
燕高祖建平元		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子弘爲太子以中山王虎爲大單于劉后曰虎不足以當之太后姚弋仲王安攝位留主上程遐丁零趙王勒之子弘爲太子後勒晉令石堪似帝禮早朝趙賊大蓋也光勒子入祖王休民屠於郭權餘雅之山王河敵令晉勒北拔太守退河東王長安驗生入羣走之叛張駿稱臣貢
成太宗玉衡二十	李壽	寇晉巴東建平拔之
涼西平忠成公	建興十八	駿因前亡河後驗州胝受屠敗乃入趙之收以涼不驗休羌懼臣於趙前復南趙爲敗之王驗稱貢
燕高祖		
代烈帝二		

重光單閼		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十二丁亥朔閏二正一本志分日食壬戌本志無三宋朔一本志守月十癸丑熒惑犯
六	帝每見王導必拜手詔稱惶恐言敕弁議二朝不宜盡敬	
二	勒繕咸康作新宮勒特爲停作以成直臣之氣	
二十一		
十九		
魔與陶侃共書勸以清	中原條侃封王陳疏請以燕王行大單于事恆之韓	
三		

玄默執徐	二丙戌四乙酉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七	陶侃使桓宣攻襄陽李郭敬遺襲城拔新野宣守襄陽於侃使宣鎮襄陽軍十餘年趙郭敬去侃使宣在襄陽芸人民不能攻州
三	勒自言遇漢高當北面事之遇光武當並驅中原終不效曹孟德以欺人取天下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又當失其法令從之太子中山王虎倚恃不可中山勸之勒恆暮襄陽郭敬拔新野
二十二	李壽寇晉寧州費黑攻朱提建寧共消城中之
二十	張駿王涼州辯二州不立子世子
四	

五十九第卷

昭陽大荒落		正乙亥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十一丁巳閏十二月丙子冬至本志日蝕月入畢十一月癸亥
八	趙遣使修好焚其幣成人取寧州趙遣使來降石聰來降郭敬而還趙郭權據上邽來降	
四	王虎受遣使勒疾勒遣虎王虎絕内外召太子弘及彭城王堪石生以兵衛之太子弘遣使修好於晉 中山王虎自以爲大單于丞相魏王百官任位弘懼讓位於虎虎不聽虎	程遐劉隗降於虎遐等皆下相虎自太后殺其光若大不程
二十三	費黑寧州刺史尹奉降李壽使李壽守之	
二十一		張駿遣使假成以前進道欲稱臣趙建成皇帝駿
五	世子寧州刺史行乞宇得其所逃討豆和甫就殿就輪以仁有魔之弁仁不謀死起逐	東

閼逢敦牂		正乙亥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一庚午朔三本志十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尸
九	氐王楊難敵卒子毅立	右賢王及王弟以軍殺郭遂使降蒙遣子傳歸自不國隨晉明似梁州陶侃遣督刺勒侃武安定外舉桓宣荊諸將伐襄陽謝尚江夏出四皆以之
趙海陽王弘延熙元		丞相虎及武王虎表郭權上言王入秉朝政弘勝欲立虎自深禮受弘不當立自及弘后太仲朱攻之權
二十四	分	州軍太李雄卒
二十	二	涼防大自不歲信
燕太祖	號	遼段氏遣其弟蘭攻燕
六		

旃蒙協洽　二己亥

咸康元　帝加元服。帝幸王導府，拜其妻。孔坦諫，帝咨訪朝臣。導怨之。坦又勸帝回顧導，恒素…[illegible]

趙太祖虎建武元　虎命太子邃省可尚書事。勸虎殺少府任汪。

成邛都幽公期玉恒元　立閻后。班、鄭、羅演。

二十三　侈庶政…[illegible]

立世子晉。使備策命…至…寨…[illegible]

代煬帝後元　翳槐…[illegible]

四戊戌　六丁酉　八丙申　十乙未　十二甲午　朔十　本志二　乙未　食　月己亥　太白犯月　昴八　戊戌癸　咸入東　井

何以退食，自至通而不答。述非人導王…[illegible]…趙將軍…石虎…攻…建安君…[illegible]

遊暨江而還。晉人震恐。石虎攻晉，皆不克。…佛圖澄…天王…趙王…代王…[illegible]

謀弑期，事覺，并殺其母及皆死。信任期…李雄…始衰。…[illegible]

號君，楊…入西…寶…[illegible]…石虎同…[illegible]

…之文…使段…氏宇…[illegible]

以…帥…部…文部…諸部之…召…翳槐奔之…[illegible]

仁東單刺史平州。遣…所公…[illegible]…高句…之…[illegible]

柔兆涒灘　二癸巳　四壬辰　七辛酉　八庚申　十己未　十二戊午朔　閏七　八二日

二　晉…[illegible]…孔坦…庾冰…鄧嶽…[illegible]…李壽…范…林邑王…而篡其國。

二　索頭鬱鞠…[illegible]…三公…令長帥…作…[illegible]

二　晉鄧岳…夜…期…以從…才…中…司馬勤…漢王…[illegible]

二十四

慕容…[illegible]…段…宇文…[illegible]

著雍閹茂

正壬午　三辛巳　五庚辰　七己卯　九戊寅　十一丁丑　本志朔　二月太白犯…　丑犯…　五戊…　月…　九右執法…　白犯…　一月犯房…　子犯上…　[illegible]

四　王導為丞相…[illegible]…大臣…導…[illegible]

四　段遼…[illegible]…趙…燕…[illegible]

漢中宗　漢興元　壽…[illegible]…李期…[illegible]

二十六

…段…[illegible]…出兵…以攻…北…[illegible]

代高祖什翼犍　建國元　…什翼犍立…[illegible]

彊圉作噩　二丁巳　四丙辰　六乙卯　八甲寅　十一…　本志朔…　丑…　月犯…　入…　[illegible]

三　…[illegible]…氏王楊…所殺…自立…[illegible]

三　慕容皝…燕王…[illegible]…石虎…[illegible]

三

二十五

…[illegible]…段…燕…[illegible]

代烈帝後元　…[illegible]…翳槐…[illegible]

秋本月太白犯南斗…[illegible]

…[illegible]

屠維大淵獻　二丙午四乙巳五甲辰七癸

五　鄧岳擊漢寧州孟彥執霍彪以建寧降庚亮欲經略中原表桓宣等分戍漢沔亮殺陶稱李松擊漢巴郡執李閎庚亮欲移鎮石城爲諸軍聲援蔡謨謂亮不能以大江築蘇破安能以沔水寇石虎乃止王導薨

五　燕慕容評等擊遼西呼延晃張支敗死燕人送段遼首夔安等攻晉荊楊克郗城殺毛寶虎虜賣戚豪惑擢李巨爲中丞親任之中外肅然李農戍令支攻燕凡城不克徙遼西民趙奮南

二　晉鄧岳寇寧州孟彥執霍彪以建寧降晉李松寇巴郡執李閎李演勸壽奉晉壽殺之壽叔閔父兄時政事自頃勝之

二十七　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命世子重華行涼州

燕慕容評等擊趙遼西斬呼延晃張支段遼謀反誅之送首於趙以

之兵皝分城討叛之皆平洪李謂弟晉必棘城洪敗勸不去洪段從隨遼請將皝自敗迎之於趙兵山密雲攫亮鮮于之而用

出慕不攻使堅無甚凶謂以兵彊勸諫慕出赦誅鮮孫隆擊容克旬趙其守日敢害石封安擊因皝劉而與亡皝拒其王孫于興趙敗恪餘兵擊以當亡巳虎奕衆趙出自佩止根納欲趙徒清誅屆誅

二　什翼犍繼定都樺源川母王氏以爲寇至靡以還徙乃止

重光赤奮若　二甲子四癸巳六壬

十丙寅十一乙丑朔本志三月甲辰熒惑犯太微上將四月丁丑犯右執法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六月乙卯犯軒轅大星宋志三月甲寅熒惑犯上將

上章困敦　正庚子三己亥六戊辰八丁卯

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七　杜后崩正土斷白籍

六　庚亮薨以其弟翼督六州代鎮武昌漢拔丹川孟彥等死

歲計有餘以何充庾冰參錄尚書冰曰以前相之實猶不堪其弘況吾者哉又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勸盡人事郗鑒薨薦蔡謨爲徐州蔡謨諫今陳光攻壽陽陶侃不肯成郗城曰也有可乘之會非楊賣趙毫安等旅荊奕陷殺毛寶漢李竊巴東勞楊敗死

七　王華擊燕安平破之

事朝士拜之孫珍嬖殺崔約燕公斌驪紹王召鞍之張駿遺馬訊入實表辭寒徵虎欲新熊石璞諫而止漢主壽我書請其將李閎書曰趙王石君王破請遺以楛矢

六　虎將擊燕調諸州兵并舊兵合五十萬具船萬艘從遼西民於河南屯田幽州以東大括民馬燕王皝廢燕范陽大掠而還申鍾諫秦公輜輿太子宣送日可衛書事申扁用

四　命太子劭錄尚書事壽慕趙王虎壽侈攻御威刑乃效之國人愁嗟泉劇莱龔李矮坐直諫死

龔壯詐聾終身柩不至成都李閎自趙來歸

三　拔晉丹川殺孟彥等趙王虎來約共滅晉分其地壽悅遣使詣趙與舟師十萬將擊晉解思明龔壯等乃諫止

續杜駿時爲死事兒常能李奕暮晉東叙勢樹

二十九

二十八　遣刷皝入貢於趙表辭謇傲趙王虎

築龍城劉翔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於晉晉人未許皝上

慕容翰自宇文部逃歸皝襲趙燕范陽大掠而還

妹妻代王什翼犍趙李廣寇凡城悅綰拒之趙不能克皝使劉翔等獻捷請命於晉皝擊高句麗其王請盟而還皝子霸年十三勇冠三軍

四　築盛樂新城慕容妃卒匈奴劉虎寇西部什

三　始都盛樂

娶燕王皝妹爲妃

戊八辛酉十一庚寅閏十二己丑朔本志二甲子朔食三月太白熒惑合于太微中中犯左執法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

表言庾冰兄弟位兼將相恐爲圖寇乃留以軼爲大將軍都督河北鎮州牧燕王翔貴晉公卿以館欽忘督恥又勸晉人先取巴蜀據王華蔡破安平渡遼鎮平恪高句郭長之虜

翼犍擊破之虎卒子務桓立來請和什翼犍以女妻之

玄黓攝提格

二戊子四癸亥五丁巳六丙戌八乙酉十甲申朔正一日兩水宋志正己未食本志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子閏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

八　庾懌坐鴆人自殺庾翼欲移鎮樂鄉王述諫止之庾冰知門符爲詐冰恐易世愈疏勸帝立母弟琅邪王岳爲嗣何充以爲不可帝崩岳立充曰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立褚后徵后父褒爲侍中尚書褒固求出外除江州刺史

八　虎既治鄴宮又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東西南各爲攻討之備遣甲者五十萬人船夫十七萬李弘謀反誅韋謏諫營繕虎不能改張離損公侯吏兵以益東宮石虎自從平陵下詔以青州兵伐江南詔罷

五

三十

遷都龍城建威翰請先取句麗後滅宇文然後中原可圖又勸王自帥精兵由南道攀之遂入丸都句麗王釗出走積其母妻于陳亮以報王敗道等北用討父尸而慕揚韓道敗王報陷寡儀於曾壽劍載還

五　王遷雲中

昭陽單閼

晉康帝岳建元元

庾翼請桓溫有英雄之才又謂殷浩豐宜東之高閣何王濛伺浩出處以卜江左興亡翼與浩

正癸丑閏三壬子以下

九　燕開除晉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破之宇文逸豆歸遣段閑虎使閑戍令支

六　壽卒太子勢立

三十一

釗請降乃遣其父尸留母爲質宇文部將莫

六　燕世子儁入什翼犍帥衆避之

卷第九十七

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一戊申朔本志八月丁未太白犯歲在轅

會稽王昱云諱書實長華之以又與兄冰[illegible]

閼逢執徐

正丁未三丙午六乙亥八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九月八日閏一降霜

二　桓宣及趙李羆戰於丹水宣敗冰欲立會稽王昱帝疾篤何庾冰從帝之太子聃立二子爲太子始以何充爲褚太后臨朝稱制以褚裒爲太后之父出鎮京口則公私領觀庾冰卒庾翼還留子方之戍襄陽鎮夏口

十　有白雁集庭中石虎用萬餘人擢王所敗鄴之者百兵至言涼州將因所擊殺王擢遣使攻之作凡城及河東李宣攻不克兵敗於成都斬匠而罷

漢歸義侯　勢

太和元　立李太后閻氏爲皇后蜀王廣以恚成漢始祖及太宗因星變勸勢祀

三十　張瓘敗趙王擢于三交

二

燕王皝擊宇文逸豆歸出走死于漠北宇文氏遂亡皝以涉夜干爲不死而被殺不容于千夜之耆部衆皆

七　娶燕王皝女爲妃

本志正月壬午太白入昴歲星犯天關乙酉太白犯斗

旃蒙大荒落

晉孝宗穆帝聃永和元

太后殺白紗帷抱帝臨軒以石虎代鎮關中

十一　趙義陽公鑒拔入兵爲冠軍將軍召還

二　漢王廣求爲太弟不許乃廣周當屬思明

三十三伐

十二　高天錫諫漢溺北走就求其國遂臣道遂以求殺爲賊而不答諭之其謀因國以覩其殺爲目今以夏王女代翼犍攻尹凡城不克

封裕諫

八

落	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七戊辰十丁酉十一丙申朔
	臨軒徵褚裒使輔政裒用劉遐等言以會稽王昱錄尚書事庾翼卒請以子爰之代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桓溫英略過人可使居之乃以溫為荊州劉惔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位號常宜抑之趙將劉寧攻陷狄道王擢奔晉路永叛歸趙彭城屯帝位我得坐
	人發雍洛秦并十六萬至治長安宮規靈昌死梁陽為獵場犯獸者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修洛陽宮發牛二萬配牧官發民女三萬子以實後宮及賜太為諸公使者十二人流侯荊遣楊餘之民餘叛略鑿誅守令五十人地明切誅拉殺之春晉路永來莽使屯寮公姚弋仲清倫謝直鄭卿皆僤而下之使恆成樂安以圖燕
	請許之勢族當思明襲廣於涪廣自殺思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
	駿著降之分所統二十二郡為涼河沙三州自稱假涼王車服官屬擬王者赴
	以牛假民稅其什八王受之而賞黜二龍見于龍山祀以太牢命新宮曰和龍宮句格南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始自晉年不稱晉年二十趙戊鄴樂就狄使徒何不敢犯

柔兆	敦牂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朔本志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二	何充卒充不私親舊蔡謨與會稽王昱同輔政徵殷浩為揚州刺史袁喬勸桓溫伐漢溫拜表即行劉惔謂溫必克蜀然終恐專制朝廷
十二	嚴生譖朱軌殺之立私論之罪蒲洪切諫虎為之罷長安洛陽宮王擢襲張重華取武街麻秋克金城大夏為謝艾所敗
嘉寧元 李弈	自晉壽舉兵攻成都不克而死勢驕淫不恤國事刑罰苛濫中外離心僚自山出十餘萬落以蕭條晉桓溫伐蜀遂來
三十	四 駿卒子重華立尊嫡母嚴氏為太王后母馬氏為王太后趙王擢取武街麻秋拔大夏攻金城張重華以謝艾為大將軍擊破之秋降宋矩不屈死
十三	世子儁襲夫餘虜其王玄
九	

疆圉	協洽 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六丁巳
三	袁喬請合軍為一以趨成都桓溫擊破李權等遂克成都漢王勢來降林邑王文陷日南故臣鄧定隗文等反立范賁為帝保險溫歸蕭敬文
十三	麻秋攻涼枹罕不克虎使石寧助秋進攻為謝艾所敗秋又進寇河南復攻枹罕又與孫伏都攻之又敗虎以都進攻艾又敗之秋前代發金寶用吳進言發人使
二	李勢進李權皆堅將兵拒桓溫皆敗成都迎降遂走至葭萌溫遣李福位建康封歸義侯
涼西 平敬 烈公 三	華重
十四	
十	

	八丙辰十乙卯十二甲寅朔閏五六一日大暑本志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
	年可比蕭敬文反殺楊謙取巴西
	興苑數萬所萬鑄出天慈河趣之芝稱所無亦縮南使蓋過遺如地麻氏然嗣遊三之陷秋羌燭蒼命州獵吾皆夜作太戎虎秦父破降作子卒十五公曰子涼死王以宣實郡自復張者侯出八鄉非何瓘
十五	趙麻秋攻枹罕張瓘拒之謝艾軍大昭自秋之復河大又之復伏據破趙曰人秋破河羌赴進姑臧都與艾之王彼孫又張兩皆趙降氏瓘襲有虎又入

著雍	涒灘 二癸丑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本志五月熒惑入輿鬼填犯太微八月丙申太白犯左執法乙丑月犯太白四月入太微七月白犯軒轅
四	賞平蜀之功加桓溫征西大將軍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林邑寇九真荊州所陷
十四	太子宣殺秦公韜虎殺宣及其妻子九人焚之於鄴東宮官屬誅者數十人而立幼子世為太子劉后所生也張舉勸虎立世以劉氏為后虎又以燕公斌為丞相
三十六	晉遣使授官爵華
十五	燕王皝有疾世子儁立及其子恪為輔
十一	

屠維作噩　正戊寅　三丁丑　五丙子　七乙亥　十甲辰　十二癸卯朔　本志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

五　周撫朱燾攻范賁斬之　隴暐秦燕林邑不克　趙蒲洪據枋頭遣使來降　王浹以壽春來降陳逵進據之　褚裒帥諸軍伐趙至彭城北方士民歸附者日以千計　裒讓請胡滅鐵爲大慕燕恐更貽朝廷之憂　王僞季攜頭趙幸慶戰於代陂敗沒裒退屯廣陵逵亦焚壽春留眞邊鎮京口　司馬勳出駱谷據懸鉤三輔衆條皆聽之　趙王朗拒勳勳衆少不能自國自兩陽退歸　請眞怒情而卒以荀羨代爲徐州

太寧元　初帝書卒　東宮爲王　梁犢等戍涼州反東至長安有衆十萬樂平王苞李農討之皆爲所敗東至滎陽瀉王使燕公斌及姚弋仲蒲洪等擊斬之　虎疾甚以燕王斌爲丞相與張豺同輔政遣彭城王遵鎮關中豺與劉后謀矯留廢豺殺之遵至不得見而去　餘統鑒亂自殺　狩卒太子世立太后臨朝張豺謀殺李農農帥乞活走保上白使張舉圍之　遵至李城用姚弋仲蒲洪石閔策遵兵向鄴　胡鴆爭出迎遵太后及狩不知所爲加遵達都督中外鑒衛書后入鄴誅豺廢世及太后殺之自立　李及農罪敵之　立鄴太后張后以斌之子衍爲太子命石閔都督中外　鄴宮災　沛王沖起兵於劉以鑒遵至平鑒遵使石

閔李農討據之賜死阮其卒三萬人　閔說遵罷蒲洪都督雍秦洪怒歸枋頭遣使降晉　王浹以壽春降晉　晉樹眞入縱至彰城李農毳敗之寶遣去　樂平王苞謀以關右之衆攻鄴衆桀不從召晉將司馬勳自駱谷出據懸鉤遵遣王朗拒之勳走因劫苞以歸　遵許以石閔爲太子既而不果又猶豫閔兵權閔總遂遵亂義陽王鑒謀誅之鑒以告閔閔殺遵及鄭太后張后太子衍而立鑒鑒以閔與李農皆錄尚書　秦雍流民西歸者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萬鑒以洪都督關中洪不受　鑒使樂平王苞等誅閔農不克殺苞等以滅口　新興王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蒲洪連兵欲誅閔農閔農遣汝陰王琨等分討之　鑒又與孫伏都劉銖等謀誅

三十七　官屬上重華爲承祖涼王雍秦涼三州牧　梁振諫重華妄實賜及不勳致事　燕王備來約共擊趙

燕烈祖儁元　讀孫與封奕賞弘慕輿根皆勸儁乘趙亂取中原儁從之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　遣使約涼州共擊麗　高句麗送來晃更名曰活

十二

閔農不克復使閔農討伏都等誅之閔因曲鑒於御龍觀　胡羯皆棄閔去閔萬趙人誅胡羯死者二十餘萬

上章閹茂　二壬寅　三辛丑　五庚子　七己亥　九戊戌　十二丁卯朔　閏二　三一日　穀兩　本志三月戊戌癸歲犯歲十月丙寅癸歲犯蝕

晉孝宗永和六　朝廷聞中國大亂復謀進取以殷浩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　袁眞攻魏合肥拔之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帝臨軒徵之使者十極不至殷浩欲嚴以大辟衛稜爭之乃免爲庶人

趙新興王祗　永寧元　公卿張舉等萬餘人來奔汝陰王琨奔冀州　王胡來舞祗遣琨等伐鄴與冉閔戰于鄭北大敗而還　祗即帝位以琨爲相國　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姚弋仲苻健等皆受官資姚襄得士民心請爲騎者日以千數　琨伐鐵琨至邯鄲爲王春等所敗　殺喬據麗國自稱齊王　冉閔團襄國

魏悼武天王冉閔　永興元　閔改趙國爲衛石維爲李元曰育龍　公鄉張舉等萬餘人奔襄國汝陰王琨奔冀州張沈張賀度

段勤楊靈劉國段命姚弋仲彌洪等各擁兵據鄴鱗不附於閔　王朗麻秋自長安還朗奔襄國秋爲彌洪所麻　汝陰王琨等攻鄴閔大破之　閔討張實度于石瀆石鑒密召張沈等閔還慶鑒殺之并殺虎三十八孫

秦太祖苻洪　洪據枋頭育衆數萬晉以洪爲氐王都督河北　姚弋仲遣子襄擊洪洪擊破之　洪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　麻秋說洪先

取關右洪然之　秋因宴酖洪世子健收秋斬之　洪遺令健等入關洪卒健代統其衆請命於晉　趙以健爲都晉河南略陽公杜洪據長安健梁室權秦示無西嘉健雍衆而西謂兄子嘗曰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

涼西平敬烈公　建興三十八

燕烈祖二　備帥諸軍備曲州取安樂及劉鄧恒王午走保春口　慕容鄴諫阮鄴卒　王午曰若審李續人謂我直相聚爲賊　續謂備曰臣未謂得具

之晚　塵勃早夜輿儁警慕輿根曰求賊得賊但擊何疑　趙檀叛奔并州從曲州民於東方　備徇　州取　賞武河章獲實間　儁堅　城鑿龍

代高祖建國十三

重光大淵獻 二丙 寅四乙 丑六甲 子八癸

七 段龕以青州來降 司馬勳伐秦不克 魏周成魏統等來降 姚弋仲來降 桓溫屢求出師北伐留不許 溫君臣之迹鑿慶而已 八州賦稠不爲國用 遥彝表輒行 下屯武昌 朝廷惋懼 殷浩欲遜位 王彪之止之

二 祗去帝號自稱趙王 遣使求救於燕及姚弋仲 燕悅綰及姚襄汝陰王琨皆來救之 冉閔大敗走還鄴 弋仲怒襄不擒閔 杖之一百 趙所徙青雍幽荊之民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各還本土 道路交錯

三 常煒使燕 脅以積薪 辭色不撓 趙汝陰王琨燕悅綰及姚

自擊大破之 閔戎卒三十萬 石氏之威不能 遇辛縊 勸閔歸晉 因不食死 閔攻襄國 以子胤爲大單于 配以降胡 象護續 閔殺之

盡滅石氏 閔讓位於李農 閔欲塞 晉胡駿勸稱帝 閔從之 復姓冉氏 立王太后董氏 子李以太農爲遣室 諸使赦皆軍屯 不殺從農 李共告晉 晉條胡共 不遇 晉實寘 拔合肥 張賀度等共攻鄴閔

兩敗 張先於據關北 杜鄠來 關中堡壁皆附於健 洪固守長安 擒張先 洪奔司竹 健入長安 遣杜山伯獻捷於晉 苻洪 攻石軍 斬之

秦高祖健皇始元 健即天王大

三十 九

三 救趙 悅綰 遣劉 大破魏 兵解 秦國圍襄 逢封

十四

九十九第卷

玄默困敦 二庚申 五己丑 七戊子 九丁亥 閏十丙 戌十二 乙酉朔 十一 一日冬至 本志正辛 卯食 宋志無 本志 七月壬 子歲犯 東井距 星八月

庚午太白犯軒轅 戊子犯右執壘

亥十二 壬戌十二 辛酉朔 本志正月丁酉食 月戊子歲星熒惑合于奎 二月太白犯熒惑 三月乙卯熒惑入輿鬼犯積尸 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大星 太白入畢口犯左股 六月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 八月壘

八 趙汝陰王琨來奔 斬之 石氏遂絕 孔嚴諫殷浩北伐 及與桓溫不平 浩與謝尚屯壽春 張遇叛據許洛降秦 浩不能進 姚弋仲卒 戒諸子以事晉盡臣節 姚襄與秦戰而敗 姚襄以馬援襄 曰兄在 襄必不死 謝尚幡巾見姚襄 魏將蔣來求救 蒙施入鄴 給取傳國豐 謝尚姚襄攻許昌 秦苻雄救之 戰於械檻 尚大敗 奔還淮南 殷浩還壽春 王攜來降 桓溫使蕭 據司馬勳討蕭敬文 斬之 王魏之遣殷浩會稽王 書肆北伐 浩屯泗口 冉謀北伐 浩以單與羅太 學生 王俠攻許昌 拔之

高崧爲會稽王昱致書於溫 溫即旋師 王彪之謂郊祀不當有赦

劉顯攻常山 魏主閔救之 顯敗還 閔遂攻襄國 克之 殺顯及其公卿 焚宮室 遷其民於鄴

互相殺掠 因以饑疫死者什七八 諸夏大亂 無復耕者 祗使劉顯攻鄴 大敗而還 顯降 與魏通謀 弒祗及樂安王炳等 以顯爲大單于冀州牧 顯復引兵攻鄴 又敗還 顯稱帝於襄國

三 劉顯攻常山 蘇亥來求救 閔以精騎八千擊顯 敗之 遂克襄國 殺顯 董閏張溫諫 且遊燕 益兵然後與戰 劉茂郎闓知魏必敗 皆自殺 閔與燕戰于廉臺 爲燕

襄救趙 王秦精無出戰 擊魏勳之 閔遂出戰大敗還鄴 降胡執大單于胤降趙 石璩虜謹等死者十餘萬人 張艾勳閔觀郊以安衆 擒劉顯 攻鄴 閔召王來 稱疾不起 閔擊顯大破之 還誅秦周成魏等 降統晉

二 初稱帝 杜洪張琚屯宜秋 琚殺洪 自稱秦王 晉張遇據許洛來降 姚襄將尹赤來降 健攻宜秋 斬張琚 晉謝尚攻許昌 丞相雄救之 大敗晉兵於誡橋 徙

單于位 立彊后 太子其 趙張平以幷州來降 除趙前攻不便於民者 晉司馬勳入緣 健棄之於五丈原 勳走 殺實玄碩

四十 王擢來奔 以爲秦州刺史

元璽元 元 儁還 綱殺 勤稱帝 於樂慕 慕容恪將將士曰 冉閔勇而無謀 一夫敢北 高開 曰彼徒 我輔宜將致平地與戰 恪與冉閔戰于廉臺 分三軍

納與羅 因劫之 以歸 慕容恪攻中山 趙鄴拔之 燕王謂常燎 天且念朔而況孤乎 達釣 亡歸渤海 遂奔晉 偽如龍城 丁零 壘燕來降

十五

昭陽赤奮若 二甲申四癸未六壬午九辛亥十一庚戌朔 本志		戊戌熒惑入輿鬼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
晉孝宗永和九 秦張遇謀滅苻氏以其地來降不克而死關中豪傑各據城邑來請兵殷浩惡姚襄之彊使魏憬襲之襄殺憬并其眾浩遷襄于梁國權翼謂禍亂之端在此不在彼浩自壽陽北伐王彪之謂雷弱兒等詐偽未宜輕舉姚襄邀擊浩於山桑浩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攻山桑襄擊斬之襄據芍陂襄度淮屯盱眙		
秦高祖皇始三 涼張弘宋脩與王擢入寇丞相雄等與戰於龍黎敗之殺弘脩遂取秦州使苻願鎮上邽劉康反平陽苻飛討擒之王擢復取秦州苻願奔還苻飛攻楊初而敗健侮張遇為假子遇謀誅健不克而死關中豪傑劉珍等各據城邑召晉兵平昌王菁掠上洛	智及王侯公卿以歸封智為海濱侯	附會閔自謂中國英雄何為不可稱帝燕王鞭之蔣幹輔太子智守鄴燕慕容評攻之鄴中饑諸宮人被食啗盡燕人殺閔蔣幹求救於晉晉戴施入鄴紿取傳國璽幹出戰而敗燕兵入鄴虜董后太子 張遇及許洛五萬餘戶而歸晉王俠拔許昌丞相雄攻王擢擢奔涼
涼西平敬烈公建興四十一 重華		
燕烈祖元璽二 立可足渾后太子暐曾遷子劉李績反常山	於無極慕容討斬之秦興殺王午呂護殺興自稱安國王始置百官即帝位燕主謂晉使承人乏已為帝矣	以鹽之遂禽閔慕容霸攻繹幕段勤降慕容評攻鄴敗蔣幹王午自稱安國王慕容恪等討之評拔鄴虜魏董后太子智以歸詐云董后得傳國璽號曰奉璽君趙故將擁兵據州郡者皆遣使降燕蘇林稱帝
代高祖建國十六		

閼逢攝提格 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		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
十 周成自宛襲洛陽戴施奔鮪渚桓溫奏廢殷浩徙信安溫謂浩為令僕才浩報書遣空函桓溫司馬勳伐秦溫拔上洛獲郭敬溫與秦太子萇等戰藍田秦兵敗桓沖敗秦苻雄於白鹿原溫進屯灞上三輔郡縣皆降耆老感泣秦苻雄敗司馬勳於子午流民郭敞等降姚襄建康震駭王猛捫蝨談當世之務猛謂溫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與秦苻雄戰于白鹿原溫兵敗溫軍乏食而還王猛辭溫命肆珍勳		
四 丞相雄克司竹晉桓溫司馬勳入寇溫拔上洛獲郭敬勳掠西鄙涼王擢攻陳倉太子萇等與溫戰藍田萇兵敗丞相雄與桓沖戰敗于白鹿原溫進屯灞上健嬰城自守使萇等出戰丞相雄敗司馬勳於子午王擢拔陳倉丞相雄敗桓溫於白鹿原秦人收麥清野溫無食而還太		置荊州於豐陽川使郭敬守之丞相雄清河王法苻飛分討劉珍等擊斬劉珍夏侯顯
涼王祚和平元 祚自稱涼王立辛后太子太和丁琪諫殺之	立趙長等矯遺令以祚輔政長等請立長君重華母馬氏乃廢曜靈而立祚祚淫重華妃裴氏殺謝艾	遣張弘宋脩與王擢伐秦敗於龍黎弘脩死遂失秦州重華復遣王擢攻取秦州立世子曜靈方十歲重華兄祚與嬖臣趙長等相結常據請出之謝艾謂祚等必為亂重華疾手令徵艾輔政祚等匿之重華卒曜靈
三 慕容恪拔魯口呂護降姚襄來降使慕容評慕容彊進據河南封宗子為王		慕容恪討犢降之遂攻呂護於魯口朱禿杜能丁嬈孫元皆降慕容恪等請慕容霸有命世之才宜使鎮常山
十七		

本志
正月癸亥
閏九月
鎮星辛酉
太白犯執法左

攻長安，猛殺之。

子萇等逆擊敗之。司馬勳、王擢，雄擊勳，敗之。奔漢中。雄卒。健哭之，謙恭交闕。苻雄功高權重，而有志度，幼堅克處奉法。蒙平苻長子萇卒，太子丞苛節儉中帝英。健以苻生為太子。哀之後易寳。王擢奔獻武都，以安卒，自涼王姚襄來所逃歸。大鎮米一升直布一匹。

王擢擁秦，王擢陳而祚疑，奔秦之。

燕王儁，又更名名之，吳王忌才，垂缺，秃容段大號皇慕朱及宋奔。兵戍殺，等如智。丙辰城，苒龕翻段殺。龕城

旃蒙 單閼

二癸酉 四壬申 六辛未 七庚午 九己巳 十一戊辰朔

十一

氐王楊初為其下所殺，子國代之。姚襄北據許昌。
謂武陵王之志在於收復而已。王彪之

秦越厲王 生壽光元

大將軍苻黃眉謀殺生，生殺之。令僕射王猛、平昌王菁反，健立苻生，為太子，以生殘暴，遺詔大臣輔政。又謂太子生受執家者等以命從不，臣之立尊殺太后，太后梁氏立，改元，生殺梁后，生殺之。

涼西平敬悼公 玄靚 建興四十三

四

翻民以東遷，相慕儁不討。蘭陵、濟北、建興、河內、滎陽皆來降。姚襄據

十八

柔兆 執徐

閏六
七一日
庚暑
本志八
月己未
太白犯天江

十二

桓溫請遷都洛陽，溫討姚襄。王羲之諫。襄攻洛陽，桓溫比實。
弦以劉景升牛。溫敗姚襄於伊水。

二

王墮屬董榮、雷弱兒狗榮，歸殺之。生恭牢。
不獲羣臣殆射殺之，闕。

臣趙韶、趙誨、董榮皆為顯官。胡文王魚言星變，宜脩僕生殺之。后毛貴、梁楞、梁安以應之，俱固辭尚書令。從之。趙韶誨汝自為之。趙韶弟雷弱兒，殺趙韶等罷叛霸生。常將弓之羌，孫見朝臣，鉗鋸鋸不離刃，以左右。

四十
四
辨

祚欲殺張瓘，瓘以兵驚，軍必敗，國必危。殺之。擁起兵，瑤祚宋混應之。祚靈拉殺祚腰。混滅張至之靈玄曜之瑤姑。等納立弟衞，以玄靚為王祚。儀為而基。馬瓘李殺凉，叛討等誅。平之。

五
太原
王恪敗劉

許昌太原王恪高殺王，以慕容納其兄貢實義，句劉修段歸兵精備，乘以拒河之降，則捷龕殺早不。龕之。

十九

劉務桓

卷第一百一

正丁卯 四丙申 六乙未 八甲午 十癸巳 十二壬辰朔 十
本志 癸巳朔食 七月丁卯太白犯填在朔 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 十一月丁丑又犯東蕃上將

襄所在，民扶老攜幼歸之。襄孫策之儔。周成降。溫入洛陽，修復諸陵，使毛穆之等戍洛陽。姚襄奔平陽。荀羨救段龕，斬王騰。燕禽，退屯下邳。楊國從父儁殺國，自立。

秦生殺皇后梁氏。殺程脈其頂，而强平使稱虐刑。生以憂懼卒，何得為生殺之下？强留稱太后比。不過千足，為殺虎，行虎狼。周末足為肴，虐中食人。為義生曰對尹默，麟闕則姚襄延。飽當自止，赤殺降程襄。襄遂據襄陵，汝非聖人，安知吾食。

秦殺

襄於

秦殺龕，沿水遂廢。王廣國使都督縣陽降。屯

太子獻晉，苟羨都督王騰攻俗太斬，以王原不廣我騎之。日多卒，義禽殺彌等子彭之朱降。戒殷擁曹

王使其輸殺禽。殺無月當彊固急王騰都，侯敢曰以士為舞？并秀。

率弟立，代於冀巘。閏頭西什翼犍。請巡降頭。

彊圉 大荒落

四 卯 六 寅 九 丑 十 午 巳 丁
二辛 庚 己 戊 一 朔 本志 壬 白 太 月 鬼 興 八 月 七 巳 犯 十 一 天 江 歲 犯 房

升平元

帝加元服，太后返政。秦張平來降。納何后，禮如咸康而不賀。

秦世祖 堅 永興元

生謂太白入井，自為遇耳。姚襄進據黃落，鄧羌出井。故欲為王，而斬黃眉、堅光之生，而黃眉長自謀。生以魚蚡、雷弱兒等不為死。實反生殘殺，虐臣貴之言。使羞人一以大臣下生殺，誅一夫，將老坐，見之。王猛堅以平人下之與侍坐，乃猛為獄，太后公子，王猛乃去。堅之兄法，忘平太后勸王猛，坐堅苟陽，不降。

四十

五

光壽元

乙丑，濟陰逸而實之立，世子太子吳等勸垂，鮮卑王破，黥王，勅叛等，奴頭誅，降，劍貸。

二十

雄子孫

王使其幼，鄰彊子誓，暉以殷戒，曹攝。

著雍敦牂	正丙辰 三乙卯 四甲寅 六癸丑 八壬子 十一辛巳朔 閏三 四一日 小滿 本志八月戊午 癸亥犯填 在月 十二填 辛卯犯軒轅大星 十月己未 太白犯哭星
二	司徒昱辭政不受。王彪之不欲以桓豁爲豫州，恐非彊本弱枝之宜。王羲之書謝万，万爲方鎮，違才易務。又與万書戒之。謝万、諸葛攸攻燕東郡，不克。荀羨拔燕山茌，舍賈堅。燕悅明擊破羨，復取山茌。
二	堅自將討張平，敗平于銅壁。平懼，請降。鄧羌獲張蚝。堅以蚝及平皆爲虎賁中郎將。秦王堅命后妃去羅紈。世數之戰士不爲災。又欲讒王猛於堅，堅斬之。大后殺東海公法。堅改紀秦政。
四十	六
二	司徒評不討慕容根，故興之攻張平，李貳等皆叛晉。吕護走晉，并州使秦司空評走之，敗大將督邵劉。諸葛攸敗東郡，取兵之，以封奔遣。使諫者多遣晉，拔山茌，賈堅節而死，悅明復取山茌，吳王妃段氏死，以承巫蠱不死，以脫垂。
二十	一 劉頭勿祈其弟辰數部來奔閼

屠維協洽	正癸辰 三己卯 五戊寅 七丁丑 九丙子 十一乙亥朔 本志八月庚午
三	諸葛攸與燕戰東阿，攸敗。謝萬自許昌出，皆勁卒。萬及郗曇退軍，許、潁、譙、沛皆沒於燕。
甘露元	王猛寵幸已陳，與鄧羌同心，尸秦末執於市。堅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猛爲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朱彤任事，羣臣不敢言。猛歲中五遷。
四十	七 拒諫生日自虎能三曰張瓘欲殺宋混，而瓘及玄代先混之起兵殺
二	李續言太子暐有八子，儁有二僭主，夢虎齧其臂，而尸投之漳水，錄其爲高昌奔。
二十	二 劉悉勿祈弟衛辰殺其子而代立

太白犯填在太微中。正月，熒惑犯辰。三月，月犯鉤鈐逆行。乙酉，太白犯西七月乙丙犯井。乙亥，歲星犯江。太白與鬼丁，月犯軒轅大星。八月己未，犯天東。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

燕擊其將馮軍，涼王觀代敗，玄靚復輔涼州，去其牧。

慕容儁與司徒評諸將，晉散騎謝萬敗之，東阿，攸敗地，寡退走取疾圖南，以許司，遣輔之，將以沛大許，主所欲擾國，馬騎少之，發兵，皆郡樂鄴於。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上章涒灘

正甲戌 四癸卯 六壬寅 八辛丑 十庚子 十二己亥朔 閏十二 本志辛丑 八朔食既 不盡宋志

晉孝宗升平四
謝安有重名，不應徵辟，雖為布衣，時人以公輔期之。司徒昱曰：安石與人同樂，不得不與人同憂。年四十餘，乃赴桓溫辟。

秦世祖甘露二
分司隸置雍州。劉衛辰內附，賈雍掠之，堅黜雍。陽平公融諫，怒。孤泯卒于塞內。

涼西平敬悼公建興四十八

燕幽帝諱暐建熙元
大司馬恪、司徒評、陽騖、慕輿根受遺詔輔政。儁卒，太子暐即位，尊可足渾后為太后。吳王垂。慕輿根謀作亂，伏誅。恪遣變，上如常出入，一人步從。恪雖總大政，每事必與司徒評謀之，朝臣有過，不顯其罪，時人以為有宰相之器。恪遷官方大耳。郡國兵擅相侵，恪欲以吳王垂鎮蠡臺，不許。恪欲以李績為尚書，暐不許。

代高祖建國二十三
慕容妃卒，以女妻衛辰。

卷第一百一

重光作噩

本志如鉤。六月辛亥，月犯軒轅。八月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太白從端門出。八月甲戌，月犯氐。丙辰，歲星犯太微西藩。上將。九月壬午，太白入斗。十月甲寅，月犯第四星。十二月甲子，月犯房。

五
桓溫使弟豁攻燕許昌，取之。帝崩，無嗣，太后復立成帝子琅邪王丕，立王后。桓溫惡范汪，以所範得失，貶汪為庶人。

三
堅命牧伯守宰舉賢。衛辰掠邊民為寇，堅責之，衛辰叛去。宋混戒子弟及朝臣以無。

二
平陽來降，使段剛、韓苞守之。丁進說太宰恪殺太傅評，恪斬之。以洛陽孤困，呂護降燕，野王固守不過。

四

二十

玄默

二戊戌 三丁酉 五丙申 八乙丑 十甲子 十二癸 亥朔 正月 兩水 本志 月丁卯 熒惑犯 歲在 室 正月乙巳 填逆行 犯太微

晉哀帝丕隆和元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請遷都洛陽。戴施奔宛。[illegible]詔，[illegible]桓溫還都。盧辟王述，朝廷從之。所至，雖移鎮，自以為無[illegible]。護死，燕兵退。

四
堅每月一臨視太學。

三
孫興請攻洛陽，劉許[illegible]拔，殺范陽王友，呂護不克而死，代王什翼犍納女，亦以女妻之。

二十
五
納燕女，亦以女妻之。

昭陽大淵獻

三亥 五戊 七西 閏申 八癸未 十壬午 十二辛巳 九朔 二日 一降霜

晉興寧元
周太妃卒。江彪啟服緦。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錄尚書。郗超、王珣能令溫喜怒。謝玄北。皆未易才。溫謂恂及謝伐朱斌，襲燕取許昌。張駿自尋陽叛，桓沖討斬之。

五

四
晉朱斌襲取許昌。

郭太妃殺疾，不討。天錫弒欽於死。天錫立玄靚，自立。尊妃太后，劉逆太歸建康。

二十
六
什翼犍擊高車破之。

閼逢困敦

三庚戌 五己酉 七戊申 九丁未

二
燕慕容評寇河南。作庚戌制實戶口。帝餌長生藥得疾，褚太后復臨朝。李洪拔許昌、汝南、陳郡。朱斌奔淮南。朱輔保彭城。桓溫屯合肥。加桓溫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溫辭。

六
汝南公騰謀反誅。王猛勸盡誅其昆弟。平陽公等引商人為侯，因禁商人服車騎服。

涼西平悼公
天錫以秦天錫為

五
太傅評略地河南。李洪拔許昌汝南陳郡，徙其民於幽冀。使慕容塵屯許昌，悉留郡宮陽。太宰恪謀取洛陽，先招納士民。

二十
七

十一丙午朔

王述不屈。復召 桓溫至赭圻止之。沈勁欲立名節以雪父恥，求助陳祐守洛陽。充之 祐棄洛陽奔新城。

大將軍 涼州牧

旃蒙赤奮若

正乙巳 三甲辰 五癸卯 八壬申 十辛未 十二庚午朔 本志七月歲犯輿鬼

三 王后崩。桓溫移鎮姑孰，使桓豁守荊州。司徒昱會溫於洌洲，議北伐。帝崩，無嗣，立琅邪王奕。燕慕容恪拔洛陽，殺沈勁。周撫卒。會稽王昱為琅邪王。立庾后。司馬勳反，圍成都。溫遣朱序救之。

建元元 燕慕容恪略地至崤函，堅屯陝以備之。匈奴曹轂、劉衛辰叛，堅討之，降曹轂，擒衛辰。淮南公幼襲長安，李威擊斬之。

鮮卑禿髮椎斤卒。

六 太宰恪攻洛陽，執沈勁殺之。因略地崤函，關中大震。恪以不能全沈勁為愧。陽騖宿貴而謙恭愈至。

二十八 劉衛辰叛，什翼犍擊走之。許謙盜絹，什翼犍為之匿。中矢目，不殺射者。

柔兆攝提格

晉海西公奕 太和元

二己巳 四戊辰 閏五丁卯 七丙寅 十乙未 十二甲午朔 六一日大暑 大赤 八本 戊午月 白犯太 在太微中

庾后崩。朱序、周楚破司馬勳，擒斬之。秦王猛等寇荊州，桓豁救之，秦兵去。加司徒昱丞相。

二 王猛等寇晉荊州，掠萬餘戶而還。李儼以隴西叛，羌斂岐應之。

告絕于秦。李儼來降，既而復叛。

七 太宰恪、太傅評稽首歸政，暐不許。下邳王厲寇晉兗州，拔魯、高平數郡。晉趙億以宛來降，遣趙盤戍之。

二十九 使燕鳳入貢于秦。

強圉單閼

二癸巳 四壬辰 六辛卯 八庚寅 十己丑 十二戊子朔 本志正月太白入昴

二 桓豁攻宛，拔之，擒趙盤。

三 王猛等討斂岐，至略陽，斂岐奔白馬。姚萇…李儼…求救於秦，堅使王猛救之。猛引兵…郭…擒…邵羌…晉公柳、趙公雙、魏公廋、燕公武皆反。堅…諭之，不從。

天錫討李儼。儼求救於秦，秦救之。猛敗天錫兵，天錫引兵歸。

八 太原王恪卒。恪薦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可任以國家。…上庸王評…不任…晉…代…犯其中。

三十 擊衛辰，破之。衛辰奔秦，秦送之朔方而戍之。

著雍執徐

三丁巳 五丙辰 七乙卯 九甲寅 十一癸丑朔 本志三丁巳朔食 六月甲寅太白掩熒惑在太微端門中

三 以氐楊世為秦州刺史。

四 堅命王猛等分討四公。魏公廋降燕，請救，燕人弗許。光…權翼…破雙、武…必攻…王猛…長安…王鑒…斬…晉公柳…擒…而廢…不…寬…母弟…諸子…後。

九 太宰…樂安王臧…太傅評…以大司馬授中山王沖。魏公廋來降，吳王垂、皇甫真勸評取關中，評不從。悅綰…出戶二十餘萬。

三十一

屠維大荒落

正壬子 二辛亥 四庚戌 七己卯 九戊寅 十一丁丑朔 閏正 二一日春分

四 郗超裂其父愔牋，以徐兗讓溫。溫伐燕，引舟師自清水入河。…以為運道不通…溫至枋頭…燕…慕容垂…溫…敗…遣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

五 燕來求救，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王猛曰…溫…因可圖也。…苟池、鄧羌救燕…溫…出…洛陽…斬…燕吳王垂來奔，堅郊…

十 立…吳王垂拒溫…樂安王臧…不能抗…大敗溫於襄邑…請…秦…垂…奔秦…遂…羅…川…

三十二

上章敦牂

五 袁真殺朱輔，立其子瑾。大司馬溫圍壽春。李弘反於蜀，周楚討之。

六 王猛遣燕武威王築以洛陽降。燕樂安王臧…猛…以兵…石門…

運…王猛…梁…燕…李…真…不能…石…迎…執手…許…天下平定…王猛…之…地…可行…

十一 武威王築以洛陽降秦。樂安王臧…石門…

道…苑陽…王猛…燕…慕容評…太傅評…鄴…降…猛…高…王…秦…洛…太原…

三十三

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二辛丑朔。本志七癸酉朔食。

討平之。楊世卒，子纂立，叔父統與之相攻。

佩刀詐其子令使奔燕，垂懼而逃，堅待之如舊。以猛爲司徒、錄尚書，猛以二寇未平固辭。猛將兵六萬伐燕。猛克壺關，執南安王越。猛會楊安拔晉陽，執燕東海王莊。猛欲斬徐成，鄧羌勒兵欲攻猛，乃捨之。鄧羌先求司隸。猛敗評三十萬衆於潞川，遂國鄴。燕民曰：不勞。堅自將助猛攻鄴，猛潛至安陽見堅。堅入鄴宮，郭慶追燕主暐，太傅評、宜都王桓皆後之燕。地悉平，釋梁琛。因拜悅綰子爲郎，命王猛鎮鄴，郭慶鎮薊，論功行賞，燕牧守令長皆因其舊，命申紹等循行關東，除燕政之不便者。慕容暐入長安，封暐爲新興侯，慕容評等皆拜官。

貴真卒，子瑾立。奥世于秦。令襲龍城，不克而死。王猛寇壺關，楊安寇晉陽。太傅評將兵三十萬拒之。梁琛、樂嵩謂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王猛克壺關，執南安王越。申胤謂鄴必亡，然燕之復建不過一紀。太傅評鄣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丘陵。暐讓評，趣使戰。評戰敗於潞川，單騎走還。餘蔚開門納秦兵。暐北趨龍城。孟高抱暐而死。秦巨武縛暐詣秦王堅，堅釋之，令帥文武出降。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送於秦。宜都王桓殺勃海王亮，奔龍城，奔遼東，遼東不納，秦朱嶷於道獲之。燕州郡皆降於秦。梁琛不忍爲知幾，誕謂王猛賞丁公誅事布，黃敵謂謂與王垂必中與，趙秋謂秦必復爲燕有，慕容鳳貴權冀豈嬖勸將來之幾。

卷第一百三

三十五 重光協洽

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一乙未朔。閏十一月一日冬至。本志閏月癸太微端門。十二月辛卯，熒惑守太微，熒惑逆行入太微。

晉太宗咸安元（昱）

袁瑾求救於秦，秦王堅遣張蚝救之。桓溫敗之於石橋，拔壽春，誅瑾。伊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杜炅曰：溫謂格宇宙位極人臣，溫不悅。都超勸溫廢立，溫諸建康，白褚太后廢帝爲東海王，立會稽王昱，溫欲述之，溫王彪之取霍光傳，王彪之殷涓廢武陵王晞。立，溫卒不能言。溫見帝，帝欲陳述，溫不能。溫廢武陵王晞。殷涓等謀反，溫晞廢徙新安。帝謂溫若大晦，安等，賢路遠去。王坦之諸溫，溫見，遂溫去，謝安見溫拜。帝謂溫至不知。海西公執謝安爲家國，帝降封此帝謂王坦之，安，不宜此疑。帝能爲差勝，謝安謂王坦之不宜須與性命。

秦世祖建元七（堅王）

張蚝救袁瑾，敗於石橋。運丁零翟斌於新安，徙民流稗者於諸州。王猛以鍾離爲關東守。苻雅等擊仇池楊纂，破之。秦人令王統、楊安以甲士五千護之。吐谷渾碎奚遣使獻馬，秦王堅謂王猛以書論辟奚立三子，辟奚飲酒遊以爲子視不如洛陽，子辟奚遣使。慕容垂年七十以李優爲洛司，堅始如堅。鄧羌等爲武衛，猛以王鎮，并州人爲王猛鎮邪，堅以李優爲室如父。

涼西平悼公

稱藩於秦。天錫聞秦滅燕，有并兼之志，於秦遣使。姑臧南遞與晉立壇，公盟遺韓博送盟文約秦。天錫遣使大聚。

代高祖建國三十四

長孫斤拔刃向什翼犍之世子寔傷而死，格之卒，生子珪。

玄黓涒（灘）

二 從海西公於吳，庾希起兵據京口，周少

八 王猛爲關東士望，辟召慕容垂請

三十五

卷第一百三

三十六 灘

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十二己未朔。本志正月己酉，歲犯填，在須女。三月熒惑猶不退。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六月乙酉犯輿鬼。

孫討誅之。帝不豫，召桓溫入輔，不至。立太子昌明，封會稽王道子。坦之毀遺詔曰：天下，陛下安得專之？帝乃依武侯、王丞相故事。太子即位，太后令溫依周公居攝。溫望溫不得，悅。溫入朝。公不畢之，廢海西公，居吳縣，溫保之中，盧悚詐迎海西公，毋安於毛安之討誅之屈辱。

誅通，通容評，以禮遣送昭陽。關東之民，猛爲經營。王猛爲丞相，鎮冀州，六州之任，堅猶相得，不外內。太守苻堅爲之命事，如我子等。奇哉，高陽、平公。堅學於人，王猛被寒梁平。秦王堅謂：卒。

昭陽作噩 三十六

二戊午，四丁巳，六丙辰，七十一戊九乙巳甲申朔。本志九月癸巳，熒惑入太微。

晉烈宗寧康元（昌明）

桓溫來朝，謂謝安、王坦之。何超入說溫曰：天下事盡，溫以安不可輕，溫以九錫，壬辰宣示。桓溫辭王坦之，王坦之等遂安其事，謝安謂王坦之，溫卒，溫以其弟沖代之。沖不肯爲桓，溫寵沖等，安謝安、王坦之，安與上請崇德太后臨朝。謝安、王坦之，揚州盡忠於溫，盡忠揚州，所謂所謂。

九 王統、朱肜、毛當、楊安攻晉梁、益，晉梁州刺史楊亮自漢中自敗，周虓以成都降，劍閣、梓潼、益州、姚萇、楊安以秦兵克成都，周虓謂周仲孫，周仲孫之江，乞伏鮮卑因之賊，中以平。寇之以平梁、益。秦王堅以鎮附。

閼逢閹茂 三十七

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己卯朔，八戊申，一七，閏十一，日秋分，十一月癸本志，酉太白犯歲在營室，熒惑。

二 王坦之謂謝安曰：天下惜之，當爲賞，張育等起兵討秦，蜀兵所滅，江秦，以桓石虔請石虔敗姚萇於墊江。

十 蜀人張育、楊光與巴獠張重等共圍成都，育自稱蜀王，遣鄧羌討平之。朱彤、趙敦、鄧羌斬育等。秦王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

寶慶謂秦楊亮朝秦，秦王以爲非，亮謝安守以爲非，謝安之無所敗彪之毛當西奔周虓仲孫，以立成都。梁、益皆沒於秦。

孟符融勸堅誅慕容氏，不從。彗出尾、箕，掃東井，張

旃蒙大淵獻 三十八

正丁未，三丙午，五甲辰，七乙巳。

三 王坦之卒，言不及私，安族子玄，以爲將，皆豫謝安爲揚州，謝安辭納，惜然徐邈，出之，後之，王猛疾甚，堅親爲之祈南北郊，以猛戒之，慎終如始，王猛以晉爲鮮卑羌虜之敵，宜漸除之，堅立聽訟觀，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

十一 猛辟高平公融爲己爲中書侍郎，慕容垂以桓溫爲王侯之後

九癸卯十一壬寅朔本志十癸酉朔食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九月戌申熒惑掩左執法

秦南四禁二衛四軍將士及掖庭皆令受學

柔兆困敦

二辛未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寅朔本志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掩第四星九月犯哭泣星遲入羽林

太元元

帝加元服太后歸政桓沖解徐州自京口徙鎮姑孰秦拔南鄉桓沖聞秦攻涼州遣朱序等遊軍沔漢爲張天錫援聞天錫降乃罷除田租以口税米蠲役身移淮北民於淮南

十二

堅云自丞相逝世須髮中白拔晉南鄉苟萇等將兵擊張天錫 [illegible]

天錫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嬖倖用事衆情憤怒秦使閻負梁殊召天錫入朝苟萇等將兵隨其後 [illegible]

三十九

衛辰求救於秦秦行唐公洛等三道入寇代兵屢敗什翼犍走陰山之北高車四面寇鈔乃復度漠南還雲中什翼犍子寔君殺諸弟幷殺什翼犍國內大亂秦兵入雲中賀納塞寔子珪奔賀訥烈固請留珪

分代國爲二部使劉庫仁劉衛辰統之珪歸獨孤部依於庫仁庫仁奉事珪不以尊與易意以爲必能恢隆祖業

強圉赤奮若

二乙丑閏三甲子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四一日小滿本志正月熒惑守羽林

二

桓沖爲荊州刺史移鎮上明王蘊辭徐州謝安不許謝安舉兄子玄鎮廣陵郗超雖有隙稱其得人玄以劉牢之爲前鋒戰無不捷之謂謝安當保國家王彪以修室屋爲能郗超以書箱呈父愔愔恨其死晚

十三

熊邈始說堅營宮室慕容農知秦將亡勸父垂結納英傑

學下詔賞平涼代之功慕容紹謂秦將亡 [illegible] 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著雍攝提格

二己丑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

三

作新宮秦苻丕等攻襄陽韓氏帥女丁築夫人城桓沖擁衆七萬不能救新宮成秦俱難寇淮南彭超寇彭城 [illegible]

十四

長樂公丕等攻晉襄陽 [illegible]

卷第一百四

屠維單閼

正甲寅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閏十二本志閏己酉朔食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

四

秦苻丕拔襄陽執朱序慕容越拔順陽執丁穆 [illegible]

十一乙卯朔

十五

陽平公融等諫堅欲自將攻襄陽 [illegible]

等侵晉淮南大寇 [illegible]

上章執徐

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本志七月丙辰犯軒轅

五

以秦兵退賞謝安桓沖王后崩李遜據交州反

十六

命北海公重鎮薊城北海公重鎮薊朱彤作亂 [illegible]

重光大荒落

正壬午三辛巳八十己未十二戊子六庚子朔本志十一月丁酉食

六

帝初奉佛法引沙門居殿內王雅諫秦斬李遜爰等 [illegible]

十七

六十二國入貢 [illegible]

玄黓敦牂

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戌

七

桓沖使朱綽伐秦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

十八

東海公陽王皮謀反皆赦不誅 [illegible]

資治通鑑　目錄卷十一

二辛酉朔閏九十二日小雪

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和睦未可伐也石越曰歲鎮守斗福德在吳陽平公融曰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又鮮卑羌羯布滿畿甸不唯無功秦恐有腹心之變道安請駐蹕洛陽張夫人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中山公詵曰陽平公國之謀主劉蘭討蝗不能盡堅曰朕失政所致非蘭之罪

昭陽協洽　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丙辰朔

晉烈宗太元八年　桓沖伐秦攻襄陽楊亮攻涪城秦鉅鹿公叡張蚝等救之沖與皆遣秦大舉入寇詔謝石謝玄等拒之玄問計於謝安安不答而出遊山墅圍棋勝玄桓沖曰吾其左衽矣秦苻融攻壽陽朱序兵謝石等衆秦劉未樂擊之於牢之破秦兵洛澗斬堅成而秦兵阻肥水小陳謝玄請秦抑以渡晉兵玄等大破秦兵追至青岡皆閔風譽鶴唳秦走朱序呼秦兵敗矣與張天錫來奔謝安圖慕會捷書得秦樂工廟樂始備王國寶譜謝安帝衛隸之開酒禁增稅米

前秦世祖建元十九年　晉桓沖寇襄陽楊亮寇涪城遣鉅鹿公叡張蚝等分救之慕容垂擊火於枝以遇桓沖下韶伐除先爲晉主謝安桓沖晉官起第朝臣皆據獨慕容垂姚萇勸之秦戎卒六十萬騎二十七萬陽平公融拔壽陽堅至壽陽晉劉牢之敗梁成於洛澗成死堅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陽平公融處兵使却遂不可止融略陳以師退馬倒被禽秦兵遂大敗死者什亡八堅中流矢單騎走淮北歡御饑者不受綿帛慕容垂軍獨全堅往依之堅收散兵至洛陽衆十餘萬遣慕容垂鎮慰北還構望諫曰垂萬有陵齊之志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堅哭陽平公融乃入長安翟斌反河南長樂公丕給慕容垂兵使討之石越諫丕使苻飛龍密圖垂垂殺吏燒寧越勸丕因此除之越曰公士子好爲小仁終爲人禽垂殺苻飛龍而反平原公暉使毛當討翟斌當敗死

後秦太祖　姚萇秦伐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梁益軍秦王堅謂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竇衝以爲不祥

西秦烈祖　乞伏國仁秦王堅伐晉以國仁爲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秦王使國仁還討之步頹迎國仁爲主及秦兵敗國仁逆擊并諸部有衆十餘萬

涼太祖　呂光爲秦將兵平西域攻龜茲

燕世祖垂　垂從秦王堅伐晉慕容權慕容紹請堅危敗在此行叔父中冀今其時秦諸軍皆敗散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往依之世子寶慕容德請秋皆勸垂因此取之垂曰不可以負心棄危盡以其兵授之慕容農請燕與當在河陽取果必待熱垂請館慰北遷因謁陵廟堅許之權冀伏社士欲殺垂不果長樂公丕欲襲乘樂讓諫而止翟斌反丕給垂兵使討之又使苻飛龍密圖垂垂求入鄴拜廟丕不許垂殺吏燒亭垂留河內慕兵垂殺飛龍蠡誅氏兵慕容麟蠡瑱垂始奇之慕容鳳爲翟斌斬毛當垂濟河慕容及勸厲楷自鄉奔列人

閼逢

九　劉牢之伐秦克譙

二十　慕容垂至洛陽平原公暉閉門

白雀

猗胡及諸國兵

燕元　苻丕肯晨不得知在

秦幽州刺史王

卷第一百五

涒灘　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本志十辛亥朔食

郭寶克魏興上庸新城楊佺期克成固桓沖卒謝安置三桓於荊江豫三州趙統拔秦襄陽楊亮伐蜀崇德權太后巖劉春拔秦魯陽襲以涪城陽高茂戍洛陽謝玄伐秦克彭城劉牢之克鄄城得徐兗州謝安都督十五州高柔克青州苻朗降謝玄遣糧援救苻丕

桓之垂乃北趣鄴慕容農起兵列人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越敗死丕使姜齡諸竇燕王垂垂表請送丕歸長安堅竇之燕攻鄴拔外鄴六州之衆多附於燕高秦避張逃歸勃海不肯歸燕慕容泓起華陰慕容沖起平陽堅使鉅鹿公叡擊泓叡勳泓東走之路與泓戰大敗叛死叡司馬姚慕懼而叛竇衛堅沖破之沖奔泓泓來求慕容與堅召陣竇而救之晉趙統拔襄陽都竇退屯會陽晉楊亮寇蜀堅自攻後秦王萇於北地晉劉春拔晉陽都竇奔還長安楊壁等與後秦戰于趙晉東壁等敗暉帥陝路之衆七萬還長安堅關慕容沖追長安引遷使暉擊沖敗于鄴西又使河聞公城擊沖敗于灞上城死沖遂據阿城臺蠶以陷城降晉謝玄拔彭城劉牢之拔野城堅以錦抱遣慕容沖晉高秦兢青州苻朗降晉丕召張蚝王騰以自救皆不至楊膺勸丕求救於晉因謀劫之新平殺郡將堅缺其城角以恥之郡人勸太守荀輔堅守以拒後秦王嘉入長安堡壁歸者四萬餘人慕容暐謀殺堅畢覺審誅城中鮮卑晉謝玄遣糧援救鄴潘猛秦梁州奔長安

元　秦王堅使其子叡討慕容泓以萇爲司馬叡魏泓走路萇諫曰鮮卑皆思東歸不如驅之使東羣而擊之叡不從戰死萇遣使謝堅堅怒殺使者萇偃奔渭北馬牧西州民望尹雄等帥諸羌豪歸萇者五萬餘家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王改元萇進屯北地秦王堅來攻絕運水之路會天大雨士免渴死萇與秦楊壁守戰趙督東敗之獲壁等皆遣之萇儀移屯嶺北侯秦亡燕去然後取關中襲攻秦新平荀輔拒之

七十餘萬救龜茲光擊敗之龜茲王帛純出走西域諸國皆降秦王堅以光都督西域鐘軍道阻不通

列人翟斌推垂爲盟主苻摩閔門拒垂垂以新鎮侯在長安不稱尊寶垂引兵趨鄴垂稱燕王承制封拜制度留如王者會利妻知農將舉大事農起兵於列人援驃慕驃等督康之農自稱都晉河北驃騎大將軍趙秋勸農封實將士丕使石越擊農農曰晉用兵者結士以心不用吳物農曰越甲在外我甲在心衆慕攀越大發殺之農以朱鋒眞劉木垂至鄴改元封宗室功臣垂與丕晉精送丕歸長安垂攻拔鄴外鄴六州之衆參附於燕太康王楷屯肆陽使陳留王

丕求救於庫仁庫仁遣秦兒公孫稍救之大破燕將平規庫仁發厲門代鄴上谷兵欲救長樂公丕燕人慕與文等因三郡人不樂行夜襲庫仁殺之稍衆濱奔留真庫仁弟頭眷代攝國事

紹鶴鮮卑爲丸郡蘇堡堡皆下之故滑北王泓起華陰中山王沖起平陽垂使子鑄攻冀州苻氏諸公侯秦王堅使苻敷討泓敵敗死使實衛擊沖沖敗奔泓泓有衆十餘萬實秦使送秦帝歸國丕數鄴好慕容暐密務泓勉建大衆吾必無遷理泓向長安改元燕與垂歎華林圍秦兵追之賴子隆以免高蓋等以泓苛峻殺之立沖爲太帛丞制置百官慕容驕克常山中山秦公侯苻亮籌降秦王丕苻沖帥齒平之叛攻燕垂使平規衆丕破之沖進猛長安敗秦苻敷於鄴西又敗苻

九二

旃蒙作噩

正己卯三戊寅閏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六一大暑日本志

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

十

劉牢之至枋頭牢之與燕王垂戰敗退屯黎陽牢之進至鄴垂解圍去牢之追至蓋盧淵爲燕所敗牢之入鄴會稽王道子與太保安有隙安出屯新城以避之任權拔成都斬李丕益州平秦太

子宏來奔苻丕自枋頭復入鄴城太保安有疾還建康而薨氐豪楊定來辭攜

不克

秦哀平帝丕 太安元

長安諸將吐內飼書子堅眞慕容沖戰先勝使敗沖使高蓋擊長安入南城寶衡擊却之王丞奔帝顯燕慕容佐入蘄堅敗沖於城西追至阿城秦欲入之堅不許王慶使李丕守成都引兵還秦州楊膺姿謙謀難而死堅寶平原公聊慶敗聊自殺

沖攻殺高陽公方俱石子敗奔鄭晉劉牢之救鄴燕王垂解圍去長樂公丕就食枋頭牢之入鄴晉任權殺李丕取谷州沖攻長安堅飛矢滿身壁壘遣兵稱助堅晉爲沖兵所殺護火者反風殺之堅以饑書出奔五將山留太子宏守長安宏奔下辯權翼等奔後秦後秦吳忠執堅所新平宏爲楊壁頭遂奔晉丕自枋萇入鄴城後秦王不傳國重及禪代堅許萇綏殺之丕自鄴奔晉陽節帝位立楊后太于寧苻定等河北復來歸附寶衛自隴右猶共攻後秦王究實張猶曰人取鄉一切之功寧能忘不忠不孝平

二

萇攻拔安定衛嶺北諸城皆下之貴爵荷輔殺之遂屠新平秦權翼等來奔萇自故縣如新

平吳忠執秦王堅以來縊殺之慕容沖遣高蓋來伐戰于新平南蓋敗遂降

建義元

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秦河二州牧置百官十二郡都勇士城

光欲留龜茲將佐不可乃遷楊翰勸梁熙守高梧擎光水或守伊吾張統勸熙舉行唐公路因光及四州

二

啾於羅上遂據阿城翟城求尚寄令不得隆與苻丕通垂殺之翟眞叛奔邯鄴楷與擊眞爲哀所敗眞翟中山承營垂解鄴圍屯新城貞督祖賊單齎取尼隆不待後單與卻興戰破之暐謀殺秦王堅不克而死垂復圍鄴

卷第一百六

柔兆閹茂

正癸卯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十一

翟遼執滕恬之據黎陽反張願叛降謝玄退屯淮陰置湖陜二戍秦主丕謀襲洛陽馮該擊斬之其太子事海西公卒

秦太宗登 太初元

王廣攻毛興於枹罕興擊廣走之興欲攻王統諸氐殺興立衛平王永檄四方期孟冬與軍燕會臨晉妾延等皆起兵愿之喫宵廢衛平立秦主堅燕子登爲主秦主丕進屯平陽王統以上鄴隆後秦慕容永求假道東歸秦主丕不許戰于襄陵丕兵敗歿爲東海王慕所殺南走東垣難鬱洛陽晉馮鼓難殺

之執太子寧等張建廣公卿皆沒於永永殺楊石寇遺秦敕海王鱗等奔南安南安王登即帝位載秦主堅神主以擊後秦

建初元

萇如安定鮮卑去長安盧水胡郝奴據之稱帝萇進擊之奴請降萇即帝位于長安立魏后太

子興鎮遷謂天不恥壁下爲子冀擊金熙後齊于於安定破之冀如秦州姚碩據王城寶統以上鄴來降萇遷安定秦苻登攻碩儀萇救之敗於胡奴單走保上鄴

二

國仁擊秦敗之宜宜與侯惕莫晉降晉

大安元

王穆奉張天錫世子大豫因禿髮思復鞬以入魏安據昌松敗杜進遂逼姑臧王穆請先取嶺西

光破大豫殺禿婁柔于聞秦王堅衷發哀改元張大豫據俱城光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建興元

垂即帝位

慕容沖欲留長安鮮卑怨之韓延殺沖立段隨爲燕王改元昌平垂鸜段后可足運后以毋闞氏及毀昭儀配專劉詳蓋鑑日臣塞遲奉禮不散有寘慕容恆慕容永殺段顗立慕容覬帥鮮卑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顗立沖子瑤永殺瑤立亂子忠爲

帝改元建武留居聞喜刁寧殺忠立永爲河東王稱稱于燕太原王檔以會翰苻定等皆降垂南略地趙王翳討辭于乞喬之永假道於秦求東歸秦主丕不許戰于襄陵丕敗死公鄉皆降永遂據長子即帝位改元中興吳深據清河反驛救魏擊拓跋窟咄破之垂子柔孫威會自長子來歸垂拔清河吳操走

置敗隆後燕苻定等復歸擊慕容隆調任秦敗慕匡自降慕容農克令支斬餘騰遂擊高句鬱復達東玄竟因留鎮龍城慕容麟拔博陵殺擊將王竟垂定都中山遣北地王精攻苻定

魏太祖道武帝珪 登國元

珪即代王位徙居盛樂劉顯自善無南走

奴真以部蒙兄既而以其貳心殺之初稱魏侯辰代題叛走珪不追劉顯理珪叔父窟咄以遷珪于桓謀叛珪餘桓奇冀題等七姓珪北歸陰山依賀蘭部遺安同求救於燕慕容咄救執窟咄敗奔劉衞

辰衛辰殺之

強圉大淵獻　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朔

十二　以朱序代謝玄鎮淮陰溫群翟敗青徐兗璧壘身降於燕尊帝母李氏爲太妃儀如太后謝玄謂叢達將羅風霜之東猜鈴召命立太子德宗

二　立毛后太弟懿王旅勤東海王纂受登官罰楊定攻姚碩德碩德退守涇陽登單瓦亭關横與會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殺纂自立後秦主甚擊師奴幷横取之後秦姚方成獲徐嵩嵩屬之而死

二　姚碩德爲楊定所逼退屯涇陽萇破彰還屯陰徙以太子與鎮長安纂容秝攻蘭横萇敘積擊破苻師奴及永兵因取横遂如杏城姚方成擄徐嵩殺之萇僕韓秦王堅之尸以棘埋之

三　秦封國仁爲苑川王國仁破沒弈干金熙于遇運川歸車密貴裕有提倫皆降

二　彭晃徐炅破毀大豫於臨洸斬之王穆據酒泉自稱涼州牧涼州鐵人相食康寧彭昇叛與王穆連兵光自攻晃殺之郭竭諫穆攻索綴不聽不食而死光攻泉斬酒

二　高陽王隆擊溫詳於東阿走之光祚等皆降祚誓疑燕主垂於秦王堅垂見之號海隆擊破張顧於瓮口遼橋齊涉責徐兗璧桑多降使陳留王紹鎮雁城上谷王敏代郡許讓叛長樂公威言長子可取垂封翟遼於黎陽遼降敕之遼聚閭太原王楷至爭降翟遠顯中山章武王宙擊破之王祖張申叛趙王麟斬王斂麟擊劉顯大破之顯奔西燕立顯弟可泥爲烏桓王翟遼復叛慕容永攻閣横爲後秦所敗

二　劉顯雄於北方張袞勸珪與燕共取之燕慕容麟與珪會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

著雍困敦　正壬辰二辛卯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丁亥十二丙戌朔閏正二一日癸分本志十一月癸歲在餉九

十三　謝玄卒朱序戍洛陽

三　登軍朝那獻哀太弟懿卒與後秦各解歸立太子崇圍後秦主萇營而哭

三　萇軍武都與秦各解歸秦主登圍營大哭萇命哭以應之

西秦高祖乾歸太初元　國仁破越質叱黎複其子諡歸國仁卒子公府幼羣下立其弟乾歸爲河南王立后置百官遷都金城

三　光聽石聰讒殺杜進段業諫光用祛太峻

三　翟遼請降垂斬其使遂乃稱魏王改元建光陳留王紹爲辟閭渾所遷退屯黃巾固以太子寶錄衛書趙王歸破許讒廢代郡立段后以太子領大單于翟遼徙屯滑臺平幼破奧深深走羅幕高陽王隆討王祖張申破之申祖皆降

三　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九原公儀謂燕兄弟之國又謂燕王死寶可取

屠維

十四　帝娶敗於琅邪

四　登留輔重於大界東攻安定攻後

四　立秦

二　秦以

麟嘉

四　遼西王農自以安地求歸

四　珪擊

卷第一百七

赤奮若　二乙酉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本志十二月癸歲八羽林

王道子競蓬酒色寧小弄權利政素亂陰納董宮闕而歎許榮陳偕尼之鋒王國寶欲加道子殊禮帝怒嘉車胤有守誅資悅之帝親偕范實徐熱道子國實稀甯出之甯疏直民生兒不敢纂餘寨不敢棣娶又言土斷幷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餘識棣實達十五儀實采求風政

秦平涼克之後秦主纂纂大界殺毛后及二王毛后與後秦戰殺七百餘人亂秉而死登退屯胡空從楊定攻後秦隴冀略陽取之自稱隴西王登與寶衛等納共攻長安後秦主冀使門將祚歸登雷惡地止之登傳雷惡地勇略惡地弈後秦

王堅神僕以稱戰既而斬之秦主登克平涼索廬擢請刺登而屬其支辛遣授纂大界殺秦毛后及其二子楊定隴冀取陽略雷惡秦來降地

乾歸爲大單于金城王乾歸纂休官阿敕破之秦涼鮮卑光胡參降

元　光自稱三河王立石妃子紹世

使高陽王隆代鎮龍城孔金斬奚深送首范陽王傳等擊賀訥降之翟遼達丁零故提剌殺樂撫王温

吐突鄰破之賀訥染干救吐突鄰擊走之訥爲燕所破燕降慰

上章攝提格　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十丙子十一乙亥朔閏十一一日冬至本志九月癸未熒惑入太微十月太白入羽林

十五　慕容永向洛陽朱序逆擊敗之追至上黨翟遼向洛陽序退還襲陽王雅謂王恭殷仲堪才非方面將爲亂階劉牢之敗翟釗於郢城又敗翟遼於滑蠢張願降

五　後秦郭質起兵滿堌以應秦

五　魏揚飛攻杏城雷惡地應之萇以千六百兵破其數萬衆斬揭飛惡地降命種木於楯孔爲明郭質起兵鎮撤以應秦

三　吐谷渾視連卒子視顏立不受乾歸符命越賀轅歸叛

二

五　趙王麟會魏王珪擊賀蘭紇奚等部破之及沙門法長反高陽王隆討平之

五　珪會燕慕容歸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劉衛辰遣其子直力鞬攻賀蘭部賀蘭訥請降處于東境

重光單閼　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七辛未九庚午十二己亥朔

十六　范弘之請追贈殷浩

六　後秦苟曜請爲內應登與後秦戰馬頭原先勝後敗退屯鄜強金樞據新平降後登攻安定與後秦秦主萇戰敗

六　苟曜密召秦兵萇與戰於爲頭原先敗後勝秦強金槌來降萇輕騎入其壁殺苟曜敗秦主

四　詰歸降乾歸與沒弈干共擊大兜破之沒弈干壽叛射中其目乾歸閭呂光將伐之乃還

三　閭乞伏乾歸攻沒弈干遣兵伐之

六　置行臺於薊遣趙王麟等擊賀訥兄弟廟之麟盲拓跋珪必叛請攝還朝不從珪東叛翟遼卒子劍立改元定鼎

六　賀訥與染干相攻珪召燕兵擊之珪弟獻見於燕燕人留之以求馬遂絕燕與慕容永結好

	玄黓執徐		昭陽大荒落
	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十二癸	巳朔本志五丁卯朔食九月丁丑歲熒歲填同在亢氐十二月癸酉填去熒惑歲獨合	二壬辰五辛酉七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二丁巳閏七朔八一日秋分
	十七 朱序以疾去任以郗恢代之琅邪王道子面斥桓玄玄自訟父功玄以矟擬殷仲堪劉邁折之李遼請修孔子廟曰事如除	而寘念	十八
	七 立李后降後秦秦主不克華陰萇病篤而還竇衝進逼安定沒弈干後閭徙屯		八 竇衝求封天水王不得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登自攻之後秦太子興攻胡空堡擊平涼破之
登於安定萇自謂不如魏武王有四而算略差長	七 秦沒弈干來降萇病姚方成勸太子殺王統王廣徐成等萇然	秦主登來逼安定萇擊走之登曰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	八 竇衝來求救尹緯請使太子興伐秦以援威略鎮攻胡空堡孽平涼破之其疾病還長安萇謂與足辯後事
	五		六 立太子熾磐
	四 闕乾歸還召兵歸光遣弟寶攻乾歸於金城寶敗死又遣呂纂攻	彭奚念亦敗光自攻奚念於枹罕拔之	五
	七 翟釗遣其將翟都入寇垂自擊之都走垂進攻滑臺釗求救於慕容永垂詐渡西津遂濟釗奔長子永殺之崔逞以強幹方正佐四王		八 王機伐慕容永曰晉比老叩秦底智必克之
珪擊柔然匹候跋縕紇提皆降之殺副馬充三日懼劉衛辰遣子直力鞮寇南部珪擊破之遂滅其國少子勃勃奔沒弈干	七		八 珪襲薛干太悉伏屠其城

卷第一百八

	閼逢敦牂		旃蒙協洽
	二丙辰四乙卯六甲寅九癸未十一壬午朔本志十月太白填熒歲辰合于氐十一月癸丑太白犯歲在斗		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六壬辰七戊寅九丁丑十二丙午朔本志三月庚辰朔食六月熒歲入天囷
	十九 尊鄭太妃曰宣太后別立廟尊李太妃爲太后慕容永來求救氐帥楊盛稱藩燕慕容農拔青兗數郡敗辟閭渾入臨淄		二十 趙牙爲會稽王道子築山曰公在牙何敢死帝惡道子以太后曲不忍慶雖乃引時望及腹心方鎮要職於是朋黨互起徐義勸帝帝以賞道子酒勸長星
	秦王崇延初元 登聞後秦主萇卒大喜盡眾而東使太子崇守胡空堡安成王廣守雍登攻廢橋與後秦尹緯戰敗奔還崇廣皆棄城走登無所歸乃入馬毛山求救於乞伏乾歸後秦主興襲擊登殺之崇奔湟中即帝位乞伏乾歸逐之崇奔楊定與定共攻乾歸兵敗俱死		
萇卒興秘喪稱大將軍以伐秦姚碩德知與不疑己	後秦高祖興皇初元 秦主登盡眾來伐尹緯與戰於廢橋登兵敗走入馬毛山太子興發喪即帝位遂如安定	攻秦主登殺之竇衝叛討執之與燕結好	二
	七 秦主登封乾歸爲梁王納妹以求救發兵救之不及秦主崇與楊定來攻軻彈等擊破之翟瑥欲斬軻彈乾歸自稱秦王		八 置百官如晉故事魏文遷丙松壽王乾歸姊遣益州乳果徹以輕州西呂伐城光用嗣拔稱貴悔周都敗來藉莫無藩既之者謀納而殺
	六 拜禿髮烏孤爲河西鮮卑大都督烏孤用石眞若留贊受之命子覆鎮高昌		七 光伐西秦乾歸稱藩乞伏乃勅以子爲質秦孫遂爲涼州牧廉從之任使封武公孤
	九 燕主垂留鎮鄴西燕主永及太子寶南兵慕容大蓋小壁遂豆歸垂擊臺壁破永刁雲等來降臺壁戰敗于丹陽王取之晉陽垂圍長子永謀欲後秦闕救而止魏求長于晉永克王殺永西兗敗農等略秦來辟闔渾地後結好		十 太子寶等伐魏魏王珪避之河上寶至河不得渡寶聞垂病留兵與麟守寶謀欲立靖兵至中山立合道燒船夜遁魏王大破之參合陂寶僅以身免死者什八九伏諸伐魏縮王等
	九 慕容永來求救柔然曷多汗叛走追斬之杜崙殺匹候跋北走度漢北慶侯鎮之		十 伏亡燕太子遜歸北燕張來形動伐以珪度河燕西之里遷與守燕使主死兵珪秦合追夜垂至遁燕已燕者執相河珪避千

殺萬

大破之

柔兆涒灘

二乙巳四甲辰閏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十一庚子朔本志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六月歲犯哭泣星

二十一

納太子妃王氏帝以老戲發寶人貴人因帝疑弒之會稽王道子不捨問王國實叩秦門王爽拒之太子即位國寶復詔事道子參曾明權王恭慶以爲言王錯勸國寶殺恭不果恭欲誅國寶王珣止之氐楊殷來請命

三

西秦越質詰歸來降隴西王頑鹿破姜乳克上邽又破强熙權千成克略陽晉王緒因薛彊以破柳燕克衛叛

九

越質詰歸降于秦

龍飛元

光初稱涼天王備置百官加禿髮烏孤官爵烏孤不受

燕烈宗 寶 永康元

平規反於魯口垂襲走之之垂襲魏平城破垂殺陳留公虔軍過參合祭積饒垂皆哭遂發疾卽卒於上谷寶不位毅后謂寶隆能守衆不如農寶遇殺段后母睦逢謂子無廢族之義實定士陽清獨罷軍曾封高戶士民離怨於陽王隆纂平規西高應斬之遼和王農失民爽之取魏王珪寇幷州幷晉陽農走遂失清州垂命寶以不河公會爲嗣寶子從立段后太請策陰符餽封懿拒睦娶請聚保寶用趙王麟計固守中山珪帥謀范陽王德襲魏

皇始元

燕垂襲平城破殺陳留公虔珪欲逃聞垂疾篤乃止賀太后卒珪初稱警蹕張恂勸取中原將珪十兵四伐餘萬幷燕取士州珪慰納大夫井珪自拔陘東常山燕郡縣多降唯中山信都鄴不下攻之不克珪屯魯口

強圉作噩

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本志二月歲熒惑皆入羽林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八月守井鬼

晉安帝 德宗 隆安 元

道子以王國寶爲僕射悉以東宮兵尊太皇太后李氏立王后王國寶王緒勸會稽王道子削弱藩鎮權王恭殷仲堪起兵討之殷觀江讀詠仲堪起兵王珣軍胤說國寶解璇遣子殺

秦高祖 皇初四

姚太后卒興用李嵩纖秦服嵩朝取晉湖城陝上洛攻洛陽與勸政事納善言崇儒舉章高纂元覇古

西秦 高祖 太初十

涼王光來伐羣臣勸奔成紀乾歸曰勝負在巧拙不在衆寡乃宣言東走以誘呂延遂殺之

涼太祖 龍飛二

先纂西秦乞伏乾歸僞遣天水公延追之耿稚諫不聽延敗死禿髮烏孤叛攻拔金城實纂之敗弘衛率

南涼 烈祖

禿髮烏孤爲孤自稱大單于西平王攻涼金城拔之與涼實衙戰衙亭衙敗達弟利鹿孤救楊軌

北涼 王段業 神璽 元

沮渠羅仇爲涼衛書從涼王光纂西秦而敗弟勸弟之叛不從俱死弟子蒙遜因與諸部起兵

西涼 太祖 李暠

燕烈宗 永康二

范陽王德纂魏拓跋儀賀賴盧破之魏王珪拔信都宣都王鳳奔中山寶出屯深澤珪請以弟爲寶解去寶聞魏有內難不許寶慕人襲珪於柏肆得其衣韓燕兵自衆復爲魏所敗寶還中山纂抱

南燕 世宗

德守鄴城以拒魏趙王麟爲魏所敗東奔勸據南滑河保滑臺

魏太祖皇 始二

賀賴盧與東平公儀不協燕慕容德襲破之珪自攻燕信都拔之走慕容鳳遷屯楊城魏提作亂珪請

卷第一百九

國寶及諸以謝仲堪皆罷兵道子以兵屬世子元顯王廢起兵討王恭恭肇殺之秦取湖城陝上洛寇洛陽

成眈欲殺之

沮渠蒙遜叛拔臨松太原公纂纂敗之沮渠男成攻建康李段纂爲主取西郡晉昌敦煌纂討之不克郭摩反纂告業而歸纂破之欲楊統兄殺纂之桓怒立摩爲楊軌纂王程棄以爲從龍頭蛇尾

拔臨松呂纂纂纂遜破之兄遜從起男成涫兵樂泉殺酒疊太守攻澹進奉建康段太守涼桑爲改州牧討元纂克纂不

伐數十萬立慕興餘謀克趙王不河奔魏求清離王會至赴久乃自劃開餘崇高請王道中陽將隆及請山戰士皆止出鮮抑邀之弟寶欲常珪之餽劉和山而西以魏既圍悔之復欲中山不麟殺獄寶王果出北地山精丁奔西寶依中琴龍襄山奔勸城留高撫隆隆吾中山北曰死猶歸首違谷會農勸中西王曰留此山農如如生不如死

以弟爲實於燕解去不許夜燕人於襲珪珪柏肆燕既走黨兵自收珪復之衆敗眞封曲作亂秦陽候斬莚討莫之南難諫頓安公事攝國闌賀叛等部討庚吾平之還燕情網弟餽之常山和西以悔既而

中山人立開封公詳以拒魏清河王會迎寶於劉南與魏將石河頭戰於夏議遷破之會與仇尼鑄謀作鳳實屢欲殺之農隆固諫而止會殺隆羣傷農寶欲誅之不克走入龍城會勸兵攻之兵敗奔中山而死寶養高雲爲子詳殺庫傳官驥中山男女結盟拒魏詳稱帝改元建始殺拓跋鳳傳欲稱帝聞寶存而止詳荒徑好殺中山人迎趙

之珪復國中山燕主寶出奔龍城珪欲夜入王建止之城中立慕容祥珪嚨建面石河頭追寶至夏饑遷爲燕所敗珪以壬食解鄴中山國軍中大疫珪曰何虛無民破慕容麟於義壽遂克中山

著雍閹茂

初亦劉二丑十九六四二
曆用 戊閏一庚辛壬癸
景魏子十己寅酉戌亥

二

復寶謂廬陽之舉達絹 恭之郡子州以削之
為及道與之諫兵恭書殺使楷使劉不桓弱為
王緒子 甲恭 恭內仲討為王庾行玄藩腹譙道
蠱雖殺庾豈曰劉先箭堪尙說愉楷 為鎮心王子
力敗圖楷可晉牢期篡以之王督四道廣 謀尙引

埋期斬恭牢前之及桑屯之玄楷之徼桓觀所門楊明人日以奕太子
至至之敗之誅爲舉軀中退至奔韋王玄 抑壞佺帝謂飲事道宰不元
蘇石 走使元兄兵劉當走橫桓破愉擊佺故爲期之元醉委子之討顯
闖頭玄擬襲顯使拜牢 道江玄庾 江期謀時自風顯酒元乃稱恭謂
仲佺而恭說爲牢之恭子銜 楷尙州與作流矜 有 顯悉至則道

五

十一

賀達白縣周縣渾伐益來涼
請子闐走川於破吐州奔郭
和入山保視虔視谷等 麐

三

引慕山秦慕王之龍秀楊 數王拔段敗慕至
兵張公 奔乞軌孤蒙勳慕降儁西燕還慕始
遇拔弘常西蓋奔敗利及寧燕孟郡攻 勳燕勳楊

二

王儁為樂南河溫平破慕 取勳來王之慕孤
武孤降并及河燕之梁爲儁擾降乞楊所爲
威更 胡儁濮都西軌孤南勳 慕軌敗呂處利

二

家冀安謂追歲張慕張呂數王拔慕
孩爲城弘燕拔從拔弘降儁西魏
娛滅西又諫 冶去秦 孟郡攻使燕

燕中宗　建平元

立惲段 慕兵王 郎魏陽奚農羅元 威
高征速寶蘭疲威農還王王未勸兵
陽役骨至腸未切及謀珪儁至襲遼山寶
王作因乙勸可諫長南西表得唐西陌閣
崇蘭人連之勳以樂伐上閭旂慕王欲中

閉忍袁龍慕稱汗加之難 思禮留慕制陽還制奉汗蘭遂出龍骨闡慕
足殺曰 王大殺離 迎汗貴就之州復閱 迎太慕譚潰就城通汗潰
圖我汗盛改單策而餘寶達盛汗不慕北儁寶寶子殺殺寶速 謀隆奔
之旬必來元于等死崇遂弟而 許朱走已至寶竄速農南骨農進與還
月不奔寶昌自 馬弑加死擒復欲 稱黎不承骨 走城亡攻建

欲山奔珪據立王
復 鄴擊新之麟
中寶魏敗市 殺
原嚴克之魏麟詳
兵中麟王出而

元元 自德

寶策慕用黎寶 盧魏反王官元帝統燕慕鄴
北拒與張陽來燕來實死麟 晉制府王初遷
走之諫華德至主奔賴 謀尚百改行以稱滑

天興元

于繫 奔賀寶萬吏徙中行憲 置巡
栗時珪南賴代口十民六山慕又得行至
彈 如燕盧 以餘雜川 於置王慕鄴南珪

朝帝 而崔考令德禮董協立 察度平正社宮城遷國宏川於朱 不
野位珪裁宏天晁定儀鹼音官鄧守量權封稷廟始都號儀 秀羽封搏
東命即之總象崇律王制律制調令考衡讖 建營平 定崔容健爾能

卷第一百一十一

亡斬作妖果欲禁孫期各仲主命陽期仲堪脩佺以桓
入之亂術 拒之玄欲罷堪道推俱結堪爲爲期玄脩
海兄元聚孫佺 仲於兵荊子玄不盟與廣荊爲爲說
子顒衆泰期都堪壇 州閼爲受於玄州州雍江道
恩誘謀以不恢害所佺乃還盟朝遣佺 仲州州子

容及位濬陽誅不行以汗出皆斬亂 奇盛堪盛
慕丁尊 公之受統長滅殺蘭之太堤起使弟蘭
等后殺盛崇 命制樂之穆盛 子加兵太加聞
反 太郎及殺盛 王 遂蘭汗穆慕建原蘭汗
誅慕后帝弟高討奇攝盛攻垣穆討作安王 兄

來王師置德帝七考追慕
附楊 八號用人二尊加
盛氐部外土爲十祖幘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卷第一百一十一		
屠維大淵獻	亥四二 戊六丁 酉八丙 申十乙 癸丑甲 正一 日朔一 本爾水 五月志辛 未辰犯 軒轅大 星	
晉安帝隆安三	林邑寇交阯 杜瑗擊破之 元顯解其 臣道楊 子 州自辭領 秦姚興寇洛 陽崇侄期求 救於楊期 清河曰此 驍預襲已 特魏而洛 遣秦陷陽 救之	辛恭靖曰吾 不為羌臣 北推降 以燕謙 為燕王 發兵東 於孫恩 民會之 殺八郡 東心 會稽 行聚之 什數十萬 琅邪王 周裕 裕 入赴 子 西千 自元 佚 令公 富風 執 取瑯 敗 劉牢 不許
秦高祖弘始元	齊公崇以洛 陽降 佛 攻晉 陽以 稱 災異 號王 陵 增國 殄 克 洛陽 漢 以 北 秦降 淮	
西秦高祖太初十二		
涼靈帝纂咸寧元	光立 太子紹 自稱太 上王 呂纂弑 篡立 紹以 弘攻纂 纂殺弘 已	以光卒 排開 位 晉 紹不 曰 死 弘 不 殺 ...
南涼烈祖三	禿髮利鹿孤 從 命 分 城 統 孤 利鹿孤 遷 西平	孫立 利 遷 鹿孤 令
北涼王天璽元	段業初稱 涼王 太子 入用 紹 寇 沮渠 蒙遜 引兵 去	
西涼太祖		
燕中宗長樂元	留忠反 張眞反誅 燕歲十一日 以功 自 高和 令反 朗 公 輸 不 謀 初 李 叛 殺 張 帝 衛 處	慕容盛 之 忠 高 其
南燕世宗二	苻廣據 乞活 稱王 自 齊 秦 李辯 斬 以 魯 滑 和 之 降 魏 燕 和 入 韓 範	慕容德 據 滑 攻 取 竺 成 南 州
魏太祖天興二	魏 大 破 高 車 獲 口 九 ... 萬 餘 之 ... 張 庚 岳 ... 使 高 超 ... 築 ... 鹿 苑 ... 三 百 ... 十 ... 令 六	八部大夫 主先 李 書 籍 神 主 ... 人 之 ... 南 ... 晉 崇 ... 劉 衛 辰

卷第一百一		
上章困敦	正壬子 二辛亥 五庚戌 七己酉 九戊申 十一丁	末朔 本志 六朔 庚辰 食
四	八州刺史 會稽 荊州都督以桓玄 陷孫恩 琰崩 為 高雅之 命孫恩 恩劉牢之 上處 恩之 所 敗 討 逃	入海 都督 兼 州刺史 十六以元 顯 王 ... 自 殺 元 會 ... 令 子
二	隴西公 碩德 伐 西秦 大 師 之 破 秦 兵 抱 王 乾	歸 奔 ... 部 降 乾 ... 亦 來
十二	還 都 苑 川 谷 渾 吐 ...	乾 ... 入 寇 ... 秦 ... 降 ...
二	纂 以 高 弘 功 ...	后 立 楊 ...
南涼康王建和元	纂入寇 王 涼 利鹿孤	傳 ...
二	李暠 自 為 敦 煌 太 守 ...	篡 入 ...
庚子元	孟 敏 為 ...	北 涼 王 ...
二	燕 王 盛 自 稱 庶 人 天 王 ...	
建平元	德 即 位 ... 帝 后 段 ... 立	
三	和 ... 盧 ... 夫 人 ...	子 文 陳 以 ...

重光赤奮若	丙正
五	孫恩出口走 ... 劉 裕 北 ...
三	遣 乾 歸 ... 川 西 ...
涼建康公隆神	
二	孤 ...
北涼太祖沮渠蒙遜永	
燕昭文帝熙光始元	
二	
四	
卷第一百	

玄默　攝提格

元興元

四

西秦乾歸自稱平

南涼　禿髮烏孤

鼎元

二

安元

三

二

三

五

二十一

昭陽　單閼

二

五

二

三

四

三

四

六

第卷

行熒月羽孛太月本大六閏丑十十八六五三正　執　關
犯惑戊林合白壬志暑一五朔二甲乙丙丁戊己
太逆戌正于癸辰二　日　癸寅卯辰巳午未　徐　逢

相犯
東
上

亞一泣太月上歲逢丑九第犯丑八酉月在白丁食癸本申十八六四二
發月星白甲將犯貫歲月二房太月上歲犯丑十巳志朔一辛壬癸甲
歲丁十犯戊十酉發犯己星北白癸將犯二壘太月朔四　庚卯辰巳午

據縣檄氏　家不　同無弱失從后劉降丞春德不承　二
京忌而見無財貢殉起忌　道　勤裕劉以惠之及之
口殺寶無忌以稚書兵孟裕難劉除人　下字不租讀后玄
數桓　忌毋肆絶周討親數張殺之傑玄皆誅長知玄　立
親修裕皇劉親嬌氏玄等何易讀不劉讀被左　楚祭下劉

時有玄運帝
或千好于爲
恤輿行尋平
之乞小陽固
　裁惠　王

位畫滿數稍特請仄石取起爲閻桓王位草乇可孔於何淳徇　寵止闕
于田博更之瑞歸奔康襄兵可劉謙加相受饒　靖山無海於劉桐之朔
玄宅取制爲使蒔秦棄陽討　裕以九固禪之殿以陰忌南采裕裳　延
玄　人虔高塞許　敬　玄虔裕彈鍚封乃說仲爲起勸走嘉破會玄下
封禪書假士爵爲玄之桓篡仄以代　楚遣玄文不兵裕　循虔畫以闕

鎮求年傉　六
不涼號檀
許州來去髮禿

受取梁入遣安戶民隆姑王不渠離萬將實迎固侍
命遣情貢紡取于萬及臧術克取攻迎兵離鎮軽呂
使說　舉遠長餘臣遷鎮留遠沮之四等遣請隆

審城而秦者知　于餘臣迎將實於姻隆秦
利不者王代郭長戶民隆兵離秦請乃攻
難能晉臧呂隆安遷萬舉衆等秦迎遣伐

不求使等罷去　三
許涼詣官銜年
州秦遣書號檀傉

四

篤趙殺　桓
僭伯敷破
孔父遇之

爲立譚　五
世子卒
子歡　子世

者遊　醫昭死光　四
五畋熙者儀太海
千士與而卒半士宮起
餘卒苻焚支　卒鑿道
人死后之解苻賜曲逍

太　山
后慕高
立容十
苻母七
后段大

而南謀晉宣休及殺之司南之宣　五
止有取　走之劉雅事馬燕謀高
疾江條道敬軌之世休立滅稚敬劉

止爲公討龍雅千五隆譚之害作慕成岡
離卿桓勸之　萬戶隴　討亂容疾吐
而以玄擒韓高八得慕韓誅入建　鳥

置州室宮　鴨名五品官等列補琏爵　那悅　元　天
師郡八　築白有品官及置爵百親官置來代
各國宗西鷲鬼官各比數四官改　六舞大綝柔　賜

建度南　及殺慕
新墓平琏鄭和容
都南城如關破

一百一十三

林填月西左丙相熒
入壬北執辰二四
羽辰五法在月上

李　洲禱何裕縊質　罰江來休行陵策往玄殺還給尋王　刀得長之
舫無遂之無理奔還玄衆陵歸之奉王　謂自尊帝其陽殺又建發民政
忌克於忌復曲都令益增　劉　還裕己作追西兵郭　殊族　失
桓攻尋桑敗位阿　所鄙峻玄敬司承睿無起之上力親玄王誅裕期端
玄取陽彊何　劉王在總刑至宣馬制武失居　劉玄之至愉之執不舊

敗之以徐都尚鎰入馬南覆敗恒慼曾懸於江斬鎮巳玄出栗　舞陵殺
晉旬事州督會領瑾輕走舟桓據神靖之羅乘吳無通歸覆章桓之　桓
朔日委　八鎰揚康諫胡山讓　怒之殿辭臺甯成才裕舟裕謀爲裕弘
寬閣劉裕州以州以　瘠　華裕臣曰死橋甯之　曰殷山玄等主召據
純大據恭領裕餘王裕執玄於大實民　權數於裕何無　欲請謀劉闕

旃蒙大荒落
戚甲 星斗丁井白三 戊卯辰巳午
犯子九第巳八犯月本實十九七五
少癸月一犯月東太志朔一己庚辛壬三

義熙元
[illegible]桓據郡立任蜀赴毛法秦 為劉鑒屯陽春
司馬據王護作人譙璩縱 桓敕殿宋紀璽桑
馬復漢 謀亂不侯發奉留鑒克等之南桓之
休陷中氐為殺樂驛兵迎憙等江襲破桓府[illegible]
之江 楊成殤進因欲 備奔陵破之援遁[illegible]

相撫陵二拔穀據循
鳳北 城眷等廣逐
者荒遂山復州吳
道民克傾西 隴
路渡巳月上劉之

何據於何氏劉靈殺謙宋 玄毛正進陵來奔敗謀易經謂洲破 二收
后斬靈無末遣綏康殷遣劉於枯 等西奔何走靈克奔玄 玄劉為荊
胤桓溪忌可知於嘉陷桓殺枚之毛奔走玄王殷桐 敗恒劉於殺復州
 希 等輕謂帝等江振等回等脩帝王秦二仲以玄雖佳道峥等東兵
靈 毛敗 桓 奉陵桓軍洲殺之還康江后文備常衆巳規嶸大下得

七
[illegible]遣不容會請 室佛州經聽帥國羅以奔[illegible]
 歸從超慶以姚而者郡由請秦師什嶠 等
[illegible]南超與慕官紹九十事是歸臣覩為摩與來桓晉

乾歸
多立樹羆掖破大吐
附歸洛世卒之掖谷
之戎干子視大大渾鑒

三

建初元
戒 都康行遣涼
子手酒 皆使州
令東佳建闇牧稱自

五
克肇欲遼
熙而與東
襲入符幾句熙
契遂后拔麗伐
丹不乘之攻高

南燕 北海王超 太上元
德有其容歸之使在慶納
[illegible]陰詐法 超人秦子有
矣 遂段慕遣召德超遣兄德

二
六書
曹三
十衡[illegible]

卷第一百一十四

柔兆敦牂
五三正
乙丙丁
亥子丑

壬星巳五南癸星北午六歲壬江歲月南太壁又入太末二本實十十八
午九犯星斗亥八第犯月犯實五犯乙河白二合羽白癸月志朔二癸甲
犯月建丁第犯月二房庚氐癸月天丑四犯月于林皆歲丁十 壬卯辰

微犯法犯法月太鉤二卯天
庚右癸左十丙白鉤月歲關
宮執卯執一戌犯十己犯

二
裕榮承縱
等期祖不
為 殺克等毛
公封司 討脩
劉馬楊譙之

代之二歸求平桓 為盧會裕上劉 裕解請還振走
領卒郡南和之玄劉廣循十施取殺劉固則音建斬劉
荊劉 鄉於 餘殺州貢六鎮稱終敵辭好樂康之寶
州道魏等秦劉黨等刺獻州京 以宣歸之惟劉 寶
 規蘇十秦裕皆討史以 口劉陵請籍 恐裕帝討

八
以獻發檀二
傳羊傳 叔
檀馬檀禿盤事與

尚檀傳留胡王刺為
還還之尙威尙史涼
 遣傳俱泣還召州

西
裕郡等以請楊德公
與十南降盛擊頑
劉二鄉 盛破

傳
以秦馬東遜沮檀
傳王於獻至渠檀
檀與秦羊赤蒙伐

如檀 十党請 建實傳宗姑刺為
王傑傳二百宣孟功傑檀斂藏史涼
者猶檀主年傑檀名以收勳 鎮州

六
涼遜東寇傳
至擊 至檀
安西蒙赤入蒙禿
珍

二
珍寇蒙 涼
至遜沮為
安入渠好南與

六
昭公去克
以康官高
嫌上 雲句熙
賜黨博以驪襲
死公陵疾不高

二
地檀公用慮
王歸孫事變
鎮北五 僭猜超

亨肉超奔秦王與法尊慕封 宏容鍾
職刑欲魏法推濟宏討容叛事俱法與
去置復 宏奔陽鎮鍾鎮 殺叛段慕

不封宏容 檀公 超子超水不
聽手於鍾出參孫超即德為 檀
檢外段慕政五引位卒太立汝

三
南丁發陽以
宮綏八死德
室遷部 慕超冀
城
市

強圉協洽　閏正辛丑　三庚子　五己亥　七戊戌　十丁卯　十二丙寅朔　二一　春分　日本志　戊戌　食　七月癸朔　填　癸　二太白亥聚于惑婁　六辰辛卯　奎惑犯月在翼　癸月己辰太白　八卯

三　劉裕殺桓胤殷仲文等　王敬宣劉敬宣伐蜀　譙縱遣使稱藩於秦　毛修之守楊承祖　因之

九　楊盛復稱藩　中書令劉裕　魏主珪殺王　勃勃叛秦　仁以伯支　譙縱稱藩　秃髮傉檀

秦王興以乾歸為鎮　使秃髮　世子熾磐　傉檀求好　監國　其使來斬

夏世祖龍升元　勃勃　赫連　魏王珪　滅其劉衛辰子　以勃勃為安北將軍　秦王興　公鎮朔方　勃勃叛秦　自稱大夏天王　大單于

傳檀伐於秦　敗傳沮渠蒙遜　統石郡　遷西平　以降　勃勃敗秦兵　七破其衆　成作猛之

七　秃髮傉檀入寇蒙遜　破之攻楊統　遜西郡　降之

三　法遣　秦康　廣建諦

燕惠懿帝　高雲　正始元　馮跋作亂　殺熙　推雲承後　慕容熙　立司母　荷后卒　父無　后慕之　臣作　苻后　罪太　弟及　熙亡　攻城不　天為王　矜兵　熙走　引方　拔容

三　秦王興　故超母氏　人於其　趙　乃　求　秦王

四　超立　子為王　帝以其　伯兄賀　狄　降秦　容　文　慕容　殺　之華坐

著雍涒灘　二乙丑　四甲子　六癸亥　八壬戌

四　劉裕自入輔政　劉穆之　揚州刺史　以宣錄尚書　劉毅至貴　劉裕伐虎　大疫而還

十　譙縱稱藩　以桓謙攻劉　敬宣　裕以水大　不調　小舟

熾盤據苑川　秦王熾盤　謀取　南涼嶺

二　秦齊　熾盤　入以　勃勃　寇　北皆　嶺夏　附歸

嘉平元　秃髮傉檀　大夏　降敗　天王　子諸三薛　部將高　勃勃并我　攻秦必如騎破　姚取　大長　遷北　以亡　我力曰　平　不　騎　食　侯　死　安　破　傳　檀　秃　武威　於　秦

嘉平元　秦宗　九州之外　經之　自表有

八

四

二　立李后　太子彭　高句麗　宗族　敘　城　城上兵無人　而拔城　降　熙　執　上　馮　令　以　之　數　中　外　都　支　公　殺　死　後　皆

四　尊太后段氏　立后　延后　呼　以　超　異　五　災　孫　公　黜　而　權　懼

五　誅　以　宿　殺　題　寶

屠維作噩　閏十乙　二申　十二至　冬　本　月　太　井　辰　東　犯　戊　四　甲　酉　十　二　丑　犯　奎　戊　八　十　惑　閏　犯　五　成　羽　月　犯　月　林　歲　在　月　白　辛　十　在　惑　甲　志　至　一　朔　二　乙　亥　犯　鉤　鈐　惑　辛　氐　癸

燕　不可勸燕王　超臣皆言　南燕王有大清之可禦　劉裕伐燕　鎮將孟　獨恐　險阻出兵　死敵　秦　臨朐　胡　從　燕　克　廣　其　淮　江　撒　封　劉裕　謂　不　裕　燕　請救於秦　先　秦　不　能大救

伯支　封王　鎮錫　如　乞伏　歸　子　劉　弑　敬　以為　支　叛　平　不殺　言　誅　之　來　勃勃　平　王　沖　救　燕　將　王　敗　勃勃　南燕　封　救　兵　召　還　姚強

熾磐　告不　圍　於　克　歸　苑　盤　平　堅　從　乾　歸　辨　公　復　后　熾　磐　太　立　本　鄉　秦　歸　山　都　乾　鎮　川　逃　之　枹　罕　而　磐

貳城　大　破之

九　七　五　三　丙　丁　戊　己　戊　亥　子　丑

五　不　傑　南　不附　劉　興　宗　太　又　裕　豫　劉　人　知　為　裕　掠　寇　請　伐　南

羽　癸　月　執　又　將　徵　白　己　塵　填　月　天　癸　月　本　申　十　七　林　惑　戊　法　犯　乙　西　犯　丑　六　犯　壬　閏　惑　庚　志　朔　二　辛　入　子　十　左　卯　上　太　太　月　天　子　五　犯　壬　正　庚　西

十一　興　伯支　貴　與　沖　安　遇　長　殺　誅　伐　秋

譚　者　戒　難　易　尹　昭　沮　渠　攻　請　李　傳　歐　平　雜　讓　歐　使　公　傳　歸　攻　勃　死

更始元　熾磐　乞伏　姚　上　之　奚　於　秦　彭　見　魁　封　奚　使　念　念

三　勃勃攻秦　掠　平　涼　胡　七　千　餘　戶　雜　與　秦　王　戰　於

二　姚　冠　人　歸　傳　弼　秦　王　檀　傳　敗　入　王　復　立　稱　楊　后　子　武　太　后

九

五

北燕太祖　馮跋　太平元　以　士　盡　心　誅　太　王　之　雲　自　立　孫　弁　天　王　后　太　誅　討　仁　馮　跋　弟　萬　泥　張　后　太　不　自　輔　政　怨　叛　恭　以　伶　給　約

五　韓　掠　人　太　以　大　宗　寒　等　樂　客　伎　補　晉　宗　與　拔　宿　等

魏太宗　明元　永興元　以　衛　東　攻　序　服　散　加　異　疑　及　多　殺　王　亡　立　嗣　子　其　責　哀　已　怒　臨　后　珪　妹　其　今　太　外　逃　珪　不　嗣　劉　殺　太　王　將　死　出　衛　誅　右　臣　見　災　擾　食　珪　西　有　甚　其　不　美　必　日　納　不　賀　於　嗣　泣　人　母　先　為　齊　珪　賜　儀　所　左　大　醫　以　鑠　寒　東

復之　李宣　讒　水由　冰　月　日　近　無

卷第一百一十五

上章閹茂
二四七十九十囚本月犯鎮壬軒辰犯九歲
癸壬辛庚一朔壽大五八午庚乙少月犯
未午亥戌己　三白背月犯大末微甲左

六
攻往之趙廣靡斬三璉乘　邳留何復闕與談
廣使復　固睦王千復盧裕經徽無盤謀道章
劉佳國亡南裕之而公人說離欲誉裕宗齊　覆敗
裕亡曰遂燕欲民上以　盧璉屯司遺欲之無敗死
以曰我克主阮韓鄰下餘循覆下循　拒覆宗于

十二
西寇城王入定水皆以與勃渠及司譙來西乾
秦拔　勃寇陽遣內遊道至川　馬叔奔秦歸
入金夏勃拔清將從之勃壽不晉國璠　王入

二
金鄣　略安
城苑拔陽隴
拔秦復川秦南西

四
攻陽拔四人大而
秦清之千徙千還
勃勃定水阮餘萬戶

三
與蒙相　大檀泉姑檀宅以蒙八戶折鎮廬傳
沮遜攻蒙破於遂遜遣乘精遜千而掘禮山還
傳檀渠送羅遜傳錦國傳子賀和俘餘去奇石板還

十
與王送羅傳錦國傳子賀和俘餘降倮姑降遜
南傳相大檀泉姑檀宅而蒙八戶焦謙鐵　聚
蒙遜涼檀攻破於孝歛以焉精遜千而朔以來蒙李

六
蒙遜子馬
遜敗敢蘭
沮渠入世於

一
谷白公
公獲弘
廣萬乳叔封
川泥陳中斬
公上據山之

六
南悅超曰書死猶生開晉走追賁降苗屬宣康
卿慕降番劉不盡　門師劉獲以超以劉送斬
城中親勸超軍而能而壽納超裕之不無母散遂之

家綱具解　勸超之
造超其張超手
張攻支母光隆殺

克大退城林請戰使求秦循張恒請規裕　强會爲敗　曰燕不辱劉超
廣城保　王更　韓救　張華　劉得不秦來秦買召韓天奚可遂裕救
固超小桂鎮狀超韓於裕綱封超大權許姚救兵所還節誠晉再降　其

二
嵩然後從崔先救赦備從業孫牛自社道嗣
伐　素嶽元屈謨崔先赦然固嵩川華薄死缐
長孫柔留右軍城備後奚嶽　社長於嗣之走紹立

殺人清紹右珪閭　生通臣卿迎紹帝召臣長等羣藥鳳李朱悅
珪賀其河與共　嗔山王爲闊　爭嗣卿位用　孫八致懷封先提反
將夫子王左弒嗣還中洛嗣大公出餘皇　普命嵩公　燕歸　王餘

執丑畢
法填
丁犯

劉康公　盧循大洲欲道勝裕津欲江曰四以曰動北至月爲表至卯甚
裕行至劉循止敗循還覆不趣要秦　如夫咸人則豈亦耳必自淮稍賊
裕入無殺裕之於閬運勸運分　乘王此說物情士可止　敗殺口民無
循曰憂將使不桑裕陽令庾兵孟與仲勢令　危崩　得延和乃　臨復
建劉裕拒劉從落至徐乘　守和過傳同何裕賊江至日以上循張水恐

寇陽隴
拔南西
略安

耳自宜泊循覆爲下　循之州裕海曰必往　據術劉聽單之贊王令循
新且蔡耳曰莫不餘親　還使道十破覆據寇林道將馬鑾士誕劉
裕事番州　使雖足未敗循婦孫二賊其道江助規士迎斬民勸殺餘
謂直之此餘我用定將裕自陽咸番月卿裴福陵之開投番蠻會裕追道
賊遣固咸道得天也與斬裴　自與我先穴恒秦　門譙宗林　不盧覆

千焦謙譙壽
樂明以陸
都侯姑蕭
馬散蘭
世於
千馬

（續上年）

七　寇并州劉道規擊破之孫處克番禺平犢南劉裕大破廬循於大雷又破之於左里循弃番禺劉毅盲劉穆之權重裕谷襲之

重光大淵獻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七乙巳十甲戌十二癸酉朔本志七月丁卯歲犯填在犇四月辛丑熒惑入與鬼六月己亥填犯天關八月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子犯哭星

七　裕還建康孟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裕爲太尉盧循圍番禺沈田子擊破之循走交州攻龍編杜慧度擊斬之劉毅以私怨罷庾悅軍府

十三　婁紀紹附廣平公弼謀儀東宮郭播播使弼出鎮興使宋稜鎮樓西西秦王乾歸請降興請帝王非取祖於晉人　侍將於將來夏王勃勃寇杏城殺姚鮮又寇安定敗楊佛嵩取東鄉

三　乾歸請降於秦秦以乾歸爲河州牧河南王以子勒勃鎮度堅城又以兒子阿樂鎮疊蘭城子木弈干鎮嵯嵯城熾盤審虔伐南涼敗禿婁虎臺於熾南乾歸攻秦伯楊堡水洛城皆克之彭利髮驍據相罕乾歸攻之不克

五　勃勃攻秦杏城斬姚鮮進攻安定敗楊佛嵩取東鄉

四　沮渠蒙遜入寇圍樂都以子安屈爲貫乃去吐谷渾樹洛千入寇敗太子虎臺孟檀檀蒙伐蒙遜屈右請遂行度險傳檀　皆不皷大敗而還蒙遜復圍樂都以子染干爲質乃去乞伏熾盤入寇敗太子虎臺于樹南

十一　蒙遜拔姑臧蒯焦朗以弟擊鎮之遜伐南涼圍樂都取質而還南涼王傳檀入寇番禹蒙遜擊破之復圍樂都取質　而還蒙遜襲李暠爲李歆所敗

七　沮渠蒙遜入寇世子歆擊敗之

三　以太子丞領大單于以女妻柔然解偉曰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

三　慕容伯兒謀反誅

玄默困敦　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午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閏二本志十

八　劉道規以疾求歸以劉毅代鎮江陵殺剛愎心不服太尉裕居方岳常快快裕柔而順之毅頗謗文雅秦蓮參歸之與謝混都僧拖相結胡罹勸裕取殺

十四　楊盛叛遣爲現討之爲威所敗興遣楊佛嵩伐夏曰佛嵩見盛勇不自制吾常節其

西秦太祖熾盤永康元　乾歸斬彰利樂使都譚郊命熾盤鎮

六　秦陽佛嵩入寇勃勃與戰禽之

五　熾盤入寇取白土

玄始元　遷都姑臧稱河西王置官僚

八

四

四

卷第一百一十六

月甲申太白犯填在東井十一月丁五填犯東井十二月癸卯犯井鉞

於俛埔王后崩劉毅病求弟藩以自副太尉裕僞許之因殺藩及謝混下留封殺以司馬休之代毅鎮江陵命王鎮惡爲前鋒謝江陵克之殺毅太尉裕殺都僧施申禾對裕以官除宿變撫民救才諸篤長民藤護會脩恐裕討之劉穆之歸裕以老毋稚子委節下何疑諸嘉梨民勸長民困裕未還圖之王讓求先下以安長民心朱齡石貴名尚淺裕權爲元帥使伐譙譙裕使齡石由外水出不意裕以毛脩之與蜀人世鑣不遣置湘州

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多必敗畢爲裏所執立齊后

苑川熾盤攻南涼取白土乞伏公府弑乾歸走保大夏熾盤使弟智遣等討斬之熾盤命弟疊達鎮蟬郊婁機鎮苑川還都拖罕自稱河南王

昭陽赤奮若　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十二辛卯朔本志二月丙午熒惑填皆犯東井三月壬辰歲熒惑

九　太尉裕使丁許拉殺長民裕秦申土斷之制省流寓郡縣譙道福出使譙縱城朱齡石斬侯暉於平模劉鍾勸斛攻平模齡石先攻北城縱走死齡石入成都殺馬耽

十五　索稜以隴西降乞伏熾盤魏主嗣來請昏

二　乞伏曇達等擊休官於白石白阮曾降之索稜以隴西來降

鳳翔元　以干阿叱領大利叱土匠統萬築錐入城寸鄺一作者殺兵器造工匠殺千人數改雖達民蔡

六　傳檀伐河西王蒙遜敗遜蒙遜圍樂都不克遣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寇遜復入寇以太尉具延爲質乃去

二　立子致傳爲世子南涼王傳檀入寇蒙遜擊敗之遂圍樂都不克南涼禿婁文支以進河來降蒙遜南南涼伐涼以禿婁俱延爲質毋

九

五

五　奚斤等破越勸於敗邪山離石胡出以春叛命元城侯屈晉劉魏魏討之以被擒勸襲死屈伏誅於請劉秦師

塡太白聚于東井二月熒惑入輿鬼太白犯南河五月壬辰犯右執法九月庚午歲犯軒轅大星

章氏卒

閼逢攝提格　二庚寅四己丑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本志九丁巳朔食五月乙丑歲犯軒轅大星七月熒惑犯井歲塡犯輿鬼遂守之九月又犯輿鬼丁巳太白入羽林

十　譙王文思有罪太尉裕使其父休之殺之休之不從裕由是怒司馬國璠等夜踰入廣陵升聽事檀祗使擊之數乃走

十六　斂成討叛羌兵敗奔夏廣平公弼有寵引樹朋黨謀傾東宮與疾弼聚衆謀作亂兄弟在藩鎮者皆治兵欲討之會興疾憲鄴書尹昭喜虬等請誅弼乃解弼衛書令

三　熾磐聞涼王傉檀西擊乙弗將襲樂都羣臣皆諫焦襲獨勸之遂克樂都臺乞伏虎臺等涼郡縣皆降傉檀衆散亦來降熾磐郡秦王位立禿髮后

二　秦斂成來奔立梁后太子犢

七　唾契汗乙弗智叛傉檀使虎臺守樂都而討之孟愷諫不聽傉檀擊破乙弗河南王熾磐乘虛襲樂都虜虎臺等孟檀泣諫虎臺閉晉人傉檀梁歡唯陰利鹿闡不去尉實攻守浩臺不下曰妻子小事皆足動心傉檀降于熾磐初封左南公歲餘并虎臺殺之

三　禿髮樊尼等來奔

十

六　跋聘柔然斛律女斛律兄子步鹿眞執斛律并女送之和龍步鹿眞自立爲可汗從父大檀殺而代之斛律求還柔然跋使萬陵送之陵殺斛律而還魏于什門來聘不肯拜跋曰彼各爲其主不殺而囚之遼西公秦弗卒敗比葬七臨之

神瑞元　涼禿髮保周等來奔賜婁賀姚源氏于什門聘于燕責燕王跋不拜受留不胄見燕人因之衣弊不易柔然大檀入寇嗣擊走之崔浩占天文術數多驗由是常預軍國密謀

旃蒙單閼　正乙卯

十一　太尉裕發兵擊司馬休之休之與魯宗之合兵拒

十七　廣平公弼歸姚寶囚之

四　河西王蒙遜入寇拔廣武郡

三　勃勃拔秦杏城執姚逵坑士

四　蒙遜伐西秦拔廣武郡斬乞

十一

七　殺孫護兄弟及務鍛提

二　河西鐵胡及司馬順宰寇河

卷第一

三甲寅四癸丑六壬子九辛巳十一庚辰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十辛亥朔食鶉志八庚辰晦食三月己卯熒惑入輿鬼閏月丙午塡入輿鬼五月癸卯熒惑入太微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戊寅犯輿鬼八月庚申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

裕裕韓延之韓暗伐人之君可人以利眞物韻處懷期餘魯軌敗冢達之於破裕謝喻拒可諫曰天下無無喻不可先公胡陵之登擊軌破遂克江陵等司馬遣賜於殺劉敏宣倫廣固越軌之等破魯馬於石城司之休之魯宗奔魯軌等皆將秦使休之兵鍾賽陽鎮以劉道樓西江陵河求王蒙遜表內附

謀尹昭弼與使居將兵夏外勃王勃城拔杏逢執姚北與如弼地使平向新成姚救平等休司馬及之不及休之之魯宗奔等來使與將休之襄兵擾與陽命曰天雖所在之能達赫襄寇達建姚平涼周都

殺乞伏熾尼寅於浩臺執折婁子勃姐横熾磐沮蒙河平渠漢段梁免降精以曜仁君隗專奉勝桑羌南水秦赤於之降

卒二萬人與西河王蒙遜結盟赫連建攻秦平涼執姚周都與姚弼戰龍尾僵敗叛

伏翹尼寅於浩臺喬折婁子勒姐横上表於晉與夏結盟西秦王熾舂驤淖河蒙遜弟漢平降之隗仁據權三日不下

內遣公孫表討之長孫嵩救晉司馬休之不及代亮運嵩滑廣毛出則事實嗣入秦納夫人女王秦笑嵩俱見情山之謙以浩都靜鍾之司嵩表遣爲與感浩損擊霹東衆牛爲周舊請王晉不馬救長討公

柔兆執徐　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本志五月甲申歲留房

十二　魯軌寇襄陽趙倫之擊走之太尉裕秦璞邪王儁文伐秦裕碎號珀枕以賜將士治金痛劉穆之目寶詞執手答賤書耳行鵠受口並闕恩發部閣穆之不率

秦主泓永和元　魯宗之卒魯軌使晉襲陽不克與如華陰疾萬而遣宮條諫　敗沒廣平公弼敗建於龍尾堡爲之太子泓請死與爲之因弼泓請而免之以西平公主女于魏

五　熾磐遣使請晉劉裕請伐秦以自效裕以熾磐爲河南公

四　勃勃襲秦上邽屠之殺姚軍都進屠陰密殺姚夏子使子昌鎮陰儀胡安等以定來降使平術兄

五

十二　索承明請伐河西王蒙遜蕭曰此與石虎小豐何異

八　魏庫傳官斌來降魏延普冠幽州斬斌及庫傳官昌提

泰常元　公孫表爲劉虎所敗崔宏請使叔孫建晉其軍逆斬虎及司馬順宰等晉王仲德

百一十七

擅太順于六心
門微行太月之
右入自壬間

不東國太夏不洸遂道歸濟孫入臺戲項皆入鎮卻之至江願鎮雖
受公讓尉悅阮降克濟謝河建陽走尉城捷秦懸止欲徐　中惡代
加百裕附秦　洛拔之仲等臺王建許克增權之遣中檀留韶之
九揆篇　因道陽成　儀引魏仲秦昌藤所道　軍劉稱不不
錫封相以裏濟姚秦檀遣兵叔德陽　丘向濟王張穆輒濟克王

蒿山寇樓誅公望稱李姚帝呂及泓　等踹前力攻憤兩不去沖彌　泓
與　拔威之紹東據關宣位超呂餘與敗死聞疾宮與陽從弼率勸姚出
戰姚祁入　討平邢檀自　卸隆情卒走情賜臨與沖公　第與尹沙迎

陳趙克檀從京鎮徒昌寇晉鞍勃紹東還秦定恢夏鐵又姚屠鐵王敗於
留玄成道　龍戶安紹克兵敗於敗平長福姚秦子殺屠單之上勃死竹
公勸來濟晉不實定請許入　馬勃公安奔鐵安姚姚陰都殺封勃夏機

杏敗戰與秦荀雍勃鎮
城敗馬姚勃兒儀進之
　讓敗紹勃降殺據勃

雀遂者被論張猛丁昌廉州敗斬延宣　辯故河引孫城尉還
斬降驅吏請雀軍提傳兵燕之曾城庫假仲閒兵建走建滑
猛之曾民先反翟　宣斬曲遂畢叛傳道德師濟等叔秦臺

強圉
大荒落

志二　戊亥子丑寅卯
正　閏戊十十八六四
甲本十朔二己庚辛壬癸二

戊　癸惑執月犯十卯太積餘
朔五巳犯法壬軒月填微七日
食月熒右九辰執乙犯留十

十二

　蕭於流淮姚秦亦用攻檀宣
鎮等魏西泗驚姚趣沈備道陽王
惡屯魏上入　紹濟林敗濟抵鎮
等河長假河裕兵關子不自濟懸彭裕
久上孫道沂自斬破討克陝關自城發

去鎮沂關之其不衆泥秦入　太又於敗譚於鐘　租至功何繫曰盡與
家惡河　　未兩寨　主武沈尉破九秦千畔稍朱單弘　業於事欲秦
篤請入王裕成立相田泓關田裕姚原姚　河敗超食農鎮垂前之議相
里士渭鎮至列宜傾子於大子至讀斬洽林斬魏石復會惡成鋒濟林拒
從卒　惡濟譚及勢謂責破等陝　之等子阿兵以振義自之奈否子食

二

道鎮　恢姚平安盧說定恢　臣
濟惡晉誅讚公　雙恢姿反濟相
攻檀王之討紹東長衆紀安公泣君泓

佛安遂於敗河鎮還大於泓入沈敗代卒懸原死洽也君夏雅之公敗濟
念　入渭姚入惡　敗會與武田　之姚僵紹於等　臣雖曰　紹倫關
渭姚長橫不渭自王而泥戰關子晉又讀血憤九敗姚一殊彌尹禦會備

沈金戰玄洸　據稱平及都之
固壤不戰降姚備帝公姚討
守勿從死晉鶴敗東紹成濟

六

千谷洛堯樹奔山弟立小方里丞
破譚千并洛白而阿傳檀數　相
木葬吐樹於川于關卒樂併地千左書

遠秦艾州
等姚以降
鑿艾秦

五

謂必然守去之芥南定秦之裕兄
劉克不使我如耳據盡犢地約弟
勃勃裕秦能其取拾因安取北　篤

裕勃兵長買先泥
東勃南安僧斬
還引穆王請曾

六

使廣降西敵敗支嚶劉秦校
沮宗以涼不於涸遜裕怒郎
蒙遜渠詐勝公克解　閩滅斬

西
涼
九

公
歆

嘉
興

元

以膺世立西遜解
後宋子與王戰支
嵩卒事餘歆河蒙於湄

取
之

二

裕遣請秦其而嗣長等十河嵩朱
來崔許臣擊實乃孫將萬上與趙
晉劉假浩之恐西北達嵩兵屯　晉石

戰畔譚　智好少　劉勝雖嗣嵩治將敵待得必守國又括格之林又馬
敗城千崔姚虛實又裕慕　長長國非不之關不林有論慕及才篤請負
於阿死浩冀名用謂才容又孫於篤裕如裕中能篤　王容裕　人屈恩

卷第一百一十八

著雍敦牂

王勃勃入敵 自誠耳夏 信裕曰正足 請鎮惡不可 遣田子等 子等輔之而 王鎮惡沈田 長安使王脩 留子錢真守 代掌留任裕 遣徐疾之 劉穆之卒乃 經略西北聞 不受裕欲 道宋公籌王 之討平之 階廣州劉議 徐還期反 傳以籌未可 都洛陽王仲 降裕欲遷 殺之薛辦 秦主亂降裕 送入長安 姚不赴渭擄 生遁死大破

降不免 死不如 引抉 弘替鎮 惡降劉 裕送泓 建康斬 於市

正丁酉三丙申大乙丑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正二日雨水本志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七月甲辰

十四

沈田子殺王鎮惡王修殺田子傅弘之敗赫連璝於池陽太尉裕屯彭城以劉義隆為荊州裕帽王壽實有宰相才裕始受宋公九錫取東仁舉不籌文數有恩致口不彼穢深違璉攜劉後真殺王備關中鳳鄴敗曾隆赴真宋公裕以朱義石代鎮長安真道兵敗穢真赴實涕敕偶弘之關周毛備之敗張賓穢真薛兔朱義

七

以木弈干樂都姚艾叛降河西王襄還姚備堅艾傳以秦州來降

昌武 元

赫連贊至清陽籌晉傅弘之所敗關中亂都縣皆來降勃勃擒咸陽追敗劉勃真於會泥勃傅弘之嘉恩毛傅之勃勃入長安赫連攻實富據敕公齡石朱勃勃即帝位

七

秦還伐涼楚秋據而還秦姚艾來降姚傳堅之復以秦州降秦秦趙薛赴鎮拜涼營刺史州

二

河西王蒙遜入寇用張體順言不出晉以歡籌酒梟公

十

毀穆勃興魏通好魏長孫璝生等拔乙連國和龍不克

三

長孫道生等拔燕乙連國和龍不克擒萬餘家而還崔張卒崔浩以星為劉裕將燕之應

香食 長孫嵩等傳晉彭沛置六部大人司馬休之等自秦來奔秦姚成都以銅奴鎮來降召長孫嵩等還秦雍千餘家舉寇讀來降

屠維協洽

熒惑犯輿鬼八月甲壬太白犯軒轅癸西填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

二辛酉四庚申大己未八戊子十一丁亥朔本志十一月丁亥朔食自義熙元年至是日皆從上食三月五日熒惑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入太微將填在太熒惑熙填歲鉤己

晉恭帝 德文 元熙元

石奔薛關辭違昌執殺之宋公裕欲北伐謝晦鄭辟之謝裕使王韶之弒帝立瑯邪王德文

立褚后徵宋公裕入朝毛德祖秦稍叛歸裕使鎮虎牢司馬蛇之侍士有恩沫讓不忍荆王康業秦保金積拒司為順明等卻之薛辯降魏宋公裕受王爵移鎮壽陽書太妃為劉道肆求拘州裕以其會晉不用裕加寐種

八

孔子破吐谷渾實堪子鞨水降之匹遣破先會彭利和於錫川降三萬餘戶

真興元

叱奴侯提攻猶扳留毛儒祖秦城去章祖恩慕闕過禮勃勃搶目陂以非頹過我殺之勃勃目晉遂赦近我都長安統萬必危乃遺統萬以慕容璝餘南壽鎮長安勃勃常置弓劍赴側謀

八

三

散刑處役黨發顯謀目殿下不惟不能平尊還恐尊還方為社攘之畫厄稱又引近世災異以除皆不從

十一

四

嗣有事于東廟助祭者數百國

四月丙戌徙端門出正月己卯辰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己卯犯癸壘十二月丁巳入羽林			
		者徵晉而斬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二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上章涒灘 正丙戌三乙酉 五甲申七癸未 閏八壬午十辛 巳朔九一日霜 降晉志二月 庚午填犯太微 魏志十一月 乙卯熒惑填合 於角

宋高祖裕 永初元 王云欲歸老京師傅亮悟旨求還都 留徵王入輔 湛不為王文章不喜劉 諫議書詔晉帝欽然 禪徐廣悲泣帝即位 與君為零歡不謂晦 晉帝陵同謝封 秣陵王居 后未管帝朝蕭太 存王導失時刻 孫封爵謝安等子 穆之死人經帝易謂我劉 杜慧度立為太子 如之冢慧度攀林邑 降恰待義

秦太祖熾磐 建弘 元太子暮末立

夏世祖佛佛 真興 二

北涼太祖蒙遜 玄始八 王攻秦涼 浩壟涼敗 公發兵盧 王旋師 擊涼公 於之將 入殺歆 酒泉 以宋鎮西涼 為部史其 子恂鎮敦煌 鍾元 遜使鎮煌 使迎人 諸弟 之子 從氏謂尹 非我汝 不如 德待 以死涼 敗泉 涼王 河泉 酒公 數守 西北山 克氏 太亡 奔悲 死為 謂有 足國 速亂 辛元 惠寡 煌元 恂為 州刺史

西涼冠軍歆 永建元 公歆西涼河浩 王攻兵 張發 蒙氏 張尹 宋母 皆不順之止

燕太祖跋 太平十一

魏太宗泰常五 改謚道武帝 司馬國 璠謀叛誅 封 其子易弟子 玄之以

卷第一百一十九

重光作噩 正庚戌三己酉 五戊申七丁未 九丙午十一乙 巳朔宋志一月 乙酉熒惑犯房 月乙巳犯太白 氐十六填合 九月於

二 帝使張偉自飲偉諸將子下 以 陵王褚之亂淫祀文 王為妃之零陵 兄弟秀男 并殺王瞻 弟權王以重 離隔門太謝 其將任庭故 語訪論編泄

二 木 奔攻不吐谷渾 上等郡 克陷阿柴來白 封王隴河渠 西降蒙等 鄯善汨渠 入奔戰於 與千 五潤破 之獲 渠苟征西生 子孔擊 秃真汗等

三

九 王自攻之敦煌 屠城皆貢 汨渠等來 朝與戰於 西秦等渠 寨奔秦 木等五 敗潤兵 苟生為 秦所獲 唐遣契 叛子世 討之政 傉

二 河西王自將攻敦煌 之拔 自殺恂

河西王遣世子攻之 傉

十二

六

玄黓閹茂 正甲辰三癸卯 六壬申十八 十庚午宋志二 己巳填犯九 月朔熒犯 六月癸巳 歲熒惑犯執 卯於右執 法己未十 法犯南月 白犯斗癸 熒惑進辛 二月戊犯 戌犯軒轅十 房 巳太白

三 徐羨之無術 學直以志力 局度之朝野 宰臣 觀之 徐傅 同不問 徐學 豫 太 謂 輕 討子弟 異以才之 幼 亮受節 府 南 守 太后 前 無

三 子孔 大破 秃於河 真汨渠入 西都出 成擊連 遠 之虜

四

十 遺汨渠成都 五潤出 秦所 虜連為屯渠

十三

七 帝有疾 崔浩勸 立太子 選賢臣為師 友使佐理萬機 有成之錯無 長而監國 乃 亂之道 朝自 使萬擇 左天 孫國 輔立生 浩等 又 太 日 陽伐 略 以 偷 則 置宋 數 攻 若 等守 馬 郡 弱 召 降滑 取 司 至 待 斤臺不 太 無 之 長 將 伐 收 如 奚 東 塞 等州 命 之 垣 洛 關 如滑 鎮 地 帝 淮 州 上 斤州 攻 謂 拔 斤 虎 叔 等 滑 子 出 來 年 孫 建 滑 出 臺 自 屯 進 青 州

昭陽大淵獻
二月戊辰四日丁卯五丙寅八月乙未十一月甲午十一癸巳朔閏四六一日大

宋營陽王　魏
景平元
拔金墉蔡廓于栗磾　皆與竺拒　東陽邏　太后以　等攻祖虎牢　拒之斤　朝鐵　刺梓以欲秉　毛德祖爲拔　孫表於魏不　表竺魏奮　東陽秉垣　守李元攻　拔取之爲　昌復虎　自晦能牢　汲略不攻拔　絕魏康之苗人間可項許德委　檀其主許不堅殺公城昌祖斤叢保不禪于侍

斤等入寇將稍　據倉垣斤等拔清　叢臺據請鄴皆業　城走斤等圍毛　傳祖於虎牢魏　叔孫建寇青州遣　檀道濟等救之

四
遣使入貢　于魏晉　伐秃　興后　虎兄其　殺廬陵王義真　之王　王

五

十一
世子拔　傉檀　唐李　據其　附然　柔然　寇　吐谷渾　子更附　國世死　興立戰

十四

八
于栗磾拔金墉　遣使　長城　以雍州　招之　刺史　帝稱　許久　失所　不昌　復所以　作臨　祿　桓　魏攻　拔　救　秦　竺　伊　亮　孫　以　宋爲攻委　于李　之二帝

閼逢困敦
三月壬戌四月辛卯　六月庚寅八月己丑　十二月戊子朔宋　志又十月癸巳朔　食又十月癸巳　犯心

宋太祖
嘉元元
五
六
十一
十五

魏太祖　義隆
元　文帝
遣徐羨之等伐　戍庾王　愼　羨之　弘　以爲　廬陵王義眞　之等廢爲　王　以兵　王入　立宜都王

道濟　救　毛德祖　生百　人傷　魏　皆　毛　士　去　守　無　人　出　井　肯　失　徐　傳　巾　亮　司　去　出　許　取　太后　步　日　之　究　若　欲　據　魏　濟　被　魏　所　之　傳　生　百　人　傷　祖　舊　魏　不　偷　傷　地　爲　祖　吾　謝　門　晦　魏　蹐　周　遂不復其故日堅兵

吉
伐　白　魏　季　攻　國　提　四　降　太　末　西　有　河　之　之　諸　皆　鄴　郡

夏主
欲廢太子璝　立太子倫　倫殺璝　公　太原　昌　殺倫　立昌爲太子　名四門　曰招魏

十二
秦太子暮末　寇臨松郡　白草　自

魏世祖　泰
始光
元
柔然紇升蓋可汗　寇雲中　魏帝自將擊之　柔然五十餘重　騎圍帝　帝色自若　柔然斤色　郁久閭於陟　射　大檀　殺　其　走　帝　還　自　入見　始　昌　光　山　始　入　岩

祖太子晃　三十　七　不　大　子　卽　崔浩　位　年　曾　書　寇謙之　佛　歸　天　師　道　輔　命　之　寇　浩　之　方　事　北　天　師　道　佐　爲　自　而　師　神　古　自　右　不　百　羅　結　好　老　之　才　之　科　清　平　太　使　授

卷第一百二十

旃蒙赤奮若
正月丁巳　三月丙辰五月乙卯七月甲寅九月癸丑十一月壬子朔　魏　志　六月丁丑　十二月己丑　熒惑　入羽林　六十餘日

二
徐羨之　傳亮　徐羨之等始親上表歸政　魏　欲　步　之　燕　王　玄　武　堆　子　熙　元　後　燕　秦　卒　改　弘　孔　殺　寧　之　封　謀　帝　華　等　密　帝

爲侍中　帝召　魏　謝晦　由　后　呵　謂　吐　谷　渾　阿　柴　立　諸　子　而　則　節　權　孤　離　雖　日　折　易　子　弟　母　命　則　衆　折　矢　代　運　而　誡　彥　到

王義康　太后　以司馬　加　等　殺　錄　廬　門　崔　浩　遣　不　到　之　王　權　不　不　敢　皆　彥　之　王　謂　侍　王　不　朱　明　臣　二　人　下　而　人　而　人　亮　上　敕　殺　之　晦　脫　訟　悉　曰　顧　王　政　帝　石　自　二　蔡　首　華　刑　辭　頭　免　兄　廟　王　所　林　謂　雖　上　謂　帝　景　抱　嚴　末　傳　錄　前　行　首　王　楞　上　隨　以　傳　刀　位　隨　流　得　辭　末　華

秦呼　六
河西等　吐谷渾等　據白西　臨　崟之　吉擊　光　丘　黑　之　敗　之　破　將　降　來　檜　水　等　衆　遂　棄　叱　盧　沮　歸

夏主
昌　承　光元
武烈帝　太子　卽位　昌

十三
秦擊吐谷渾　吐盧　擊　臨　松　白　沮　渠　歸

十六
有女子化爲男子　傳以爲　權臣　爲　君之將　兆

二
宋
文帝自將　太后保母寶氏爲保　五道步堆伐柔然　柔然北走

柔兆攝提格
正月辛亥二日庚戌五月己巳

三
周顯　何承天勸　二千三鈞　邵徽　趙　周　外　境　求　全　死　非　徒　樂　謝

七
遣　莫　胡　入　者　寇　于　魏　實

二
遣呼盧古　擊　秦　伐

十四
秦人寇西安

十七
太子承立　太子　卒

三
秦王　遣者胡來請伐宋　夏王　赫連　不克　以　項　城　公　以　惠　謝　帝　用　兵　何　先　長

涼平　宋　朔　慶

強圉單閼

卯七戊寅九丁
丑十一丙子朔
閏正二一日春
分魏志正月
歲食月於發

四 鷄京陵見高 祖耕具杜

守城可以立功廣
登之郎解司爲以
授之帝以王弘
權道濟本不預廢
獄之謀召而使之
誅徐侯之傳帝
命到秦之權道濟
討謝晦道濟曰
臣丞晦智晦丞臣
舅晦起兵上表
移檄以誅王弘王
署首王華爲名且
曰臣若欲幕權當
輔翼幼主貴后
欲殺太子動謝
晦至江口過到孝
之虞登之晝儒停
十五日不戰劉
和之曰彼此共有
雨耳宜逮戰孔
延秀敗畫欣於彭
城洲晤鬪權道
濟來上懼懼無計
道濟列艦過江
晦軍大潰晦走還
江陵劉杣擊江
陵周超擊破之
帝自蔡蒯東還

晦愧謝周超攜弟
遜北走至安陸獲
之晦女謂晦當
橫戶戰竭奈何狠
穫都市延陵盍
讀晦不拾帝實之
魏王蕙龍園項城
道琳爲帝所實
過遂參懷要謂之
黑衣宰相帝鋒歲
三訊徽王教弘
自請不解訊贖
王華謂宰相頓有
數人何由得治
王華王蠱首殿景
仁劉進俱爲侍中
帝謂後世離離
謝弘徽精神端審
時然後言家人教
之若神謝選謂
弘徽異傷物同
不害正不王書首
辭封秦請赦
謝晦苑餘鎮
之謀婦女張太
妃卒反誅

八 山先

以請伐
實王
伐河西
攻西安
番禾不
克夏呼
盧古韋
伐入寇
王引還
韋伐拔
南安
左丞相
舉違與
呼盧古
戰敗於
嶸嶸山
夏兵進
攻袍罕
濼河皆
不克又
攻西平
掠三萬
餘戶而
去吉
毗鎮南
識辛濼
據城丞
之濟師

乘奔楊
玄

三 平原

拔南安
敗秦
暴違於
襲嶸山
進攻袍
罕進河
不克又
攻西平
掠二萬
餘戶而
璽鎮
主幽統
萬入西
宮委
斤克觸
阪及長
安

十五

禾不克
王違使
說夏主
使襲袍
罕

十八

子翼

四 夏赫連定引兵向長安帝乘虛復

孫滿等請幾柔被崔浩
請舉屈丐劉幾等請擧
瀆敗帝欲伐夏蕭固
爭帝貴其食使武士頓
辱之帝使委斤攻彌
阪周幾等攻陝崔浩
謂李顏畏於去魏由是
有隙帝自君子津乘
河冰擊統萬入其西宮
分軍四掠屋萬餘家而
遷周魏等破陝長輝
入三輔委斤克蒲阪赫
連乙斗奔長安赫連助
與乘長安西奔安定斤
入長安秦雍氐羌及河
西王皆來降羅紬醐
羅毅戶

著雍執徐

正乙亥三甲戊
五癸卯八壬寅
十辛丑十二庚
子朔未志六
癸卯朔食魏
志五月辛酉太
白辰合於西方

二己亥四戊戊
六己酉七丁卯
八丙申十乙未
十二甲子朔閏
十十一一日冬
至魏志十一
月乙未朔食又
五月癸未太白
犯天衛

五

范泰勸王弘
遜位徵彭城
王義康入輔政
弘降號衛將軍
謝靈運恨不參朝
政懷怨免官

弘文與疾執路

秦王暮末 永弘元

姚擊叛
降河西
焦萬爲
吐谷軍
元緒所
執文
昭王卒
太子暮
末郎位
河西
王入寇
攻樂都
克其外
城相國
元基拒
抑之歸

叛執左
丞相壘
據敗征
南古毗
王還袍
罕遠
遷頭等
入貢於
魏氐
樓玄國
赤水執
出連輔
攻吳
漢爲羌
所攻還
袍罕

夏主定 勝光元

魏尉眷
攻上邽
夏主昌
退保平
涼魏委
斤進軍
安定昌
侍勇好
自挑戰
魏人皆
儀之與
魏安頡
戰爲頡
所禽平
原王定
收餘衆

邽安
定降魏

公定乘
魏委斤
於長安
魏主
來攻統
萬夏主
使召定
軍定曰
統萬墨
據非可
猝拔待
吾禽斤
餘往內
外舉之
態不克
矣夏
主聽降
人言出
職爲魏
所敗不
及入城
遂奔上
邽魏克
統萬
平原公
定閣之
亦自長
安奔上

承玄元

秦
姚
睿來降
王伐
秦攻樂
都克其
外城秦
人歸狙
渠成都
以和
秦乞伏
千年來
奔王
伐秦至
擊夷還
攻西平

十九

神䴥元

尉眷攻上
邽夏主退
保平涼委斤進軍安定
斤以馬少梁叠自圍丘
堆爲夏所敗夏主乘勝
鈔掠城下安頓選二百
騎出戰禽夏主昌帝
以公主委昌器用給乘
與之副與昌共逐鹿深
入山潤曰天命有在亦
何所猛委斤恥無功
齊三日權追夏主定戰
於馬擊嶺斤與敏清劉
拔皆爲夏主所禽丘堆
秦輔夏於安定與高涼
王權乘奔蒲阪帝命安
頓斬堆而代之柔蠕
寇還鮮于臺陽反
赫鳳卒

本不妄賞賜賞不遺賤
罰不避貴然殘忍好殺
後多悔之夏安定來
降公孫軌實楊玄不
出迎

魏統萬帝留步兵攻
具以輕騎三萬倍道黨
行拯其城曰攻城下兼
也不若贏形餘使出戰
吾士卒去家二千里與
戰則爲之矣夏主出
戰帝書擊大破之崔
浩比趙倪曰風道在人
豈有常也帝幽馬織
爲夏兵所獲拓跋齊教
之得免帝遂奔入城
夏人閉門繫褐上乃
得出夏主奔上邽遂
克統萬統萬城可以
屬刀斧宮室壯麗帝曰
用民如此不亡得乎
崔浩謂趙逸棄文譽夏
過嘗不足罪帝連娥
清丘堆略地關右赫連
定閣純萬巳破亦奔上
邽帝命委斤班師斤
圍請盆兵以攻上邽
柔然寢雲中帝親犯
矢石將士畏服帝服
御飲膳取給而巳帝
韻屈丐蔡士藥城而朕
誠之蕭何對非稚言
也帝以財者軍國之

沮渠成都於河西以和涼州敎千年奔河西河西入寇至譽夷還攻西平

還平涼即帝位與奚斤戰于馬髦嶺禽斤及娥清劉拔魏人秦安定長安東奔癘阪

屠維大荒落　二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十己未十二戊午朔宋志五月壬辰朔食十一月己丑朔又食不盡如鉤星見輔方沒河北地闕

六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帝以義康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每事讓之帝以書戒江夏王義恭立大子劭帝奉外祖母蘇氏甚謹而不追封王徽弘東歸楊玄卒弟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

二　河西王拔西平立梁后及太子萬載辛進以彈殺誅五族河西王入寇王還保定連河西王枹罕使世子興國攻定連王與戰禽之又破吐谷渾慕利延王以妹妻沮渠興國王弟軻殊羅與叔父什寅謀反王刳什寅腹投諸河

二　夏酒泉公儁奔魏夏主欲復取統萬至侯尼城而還夏主登苦藍山而泣曰先帝以朕承大業世有今日

二　拔秦西平王伐秦至枹罕使世子興國攻定連為秦所禽王以穀三十萬斛贖興國于秦秦不許乃立世子普提

二十一

二　夏酒泉公儁來奔崔浩等擺國書浩勸帝伐柔然浩詰張淵等不言夏亡浩料宋不敵入寇蠕蠕自寬日久夏則散牧擁之可以盡滅浩諳寇謙之恐諸將顧虜不能金擊帝聞宋欲取河南曰不先滅蠕蠕則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帝至遂南捨輜重輕騎襲柔然柔然民畜駭散大檀蠕廬舍西走夏主寇統萬至侯尼城帝分軍搜討柔然境內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降者三十餘萬獲馬百餘萬雜畜數百萬帝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恐有伏兵勸帝還降者言去乾升盡百八十里前行二日則盡之矣統升盡價邑而卒帝使安原等襲高車於巳尼陂降數十萬落從新民於漢南馬牛羊為之價賤崔浩以剛鋌記天文帝為之立審疏食帝命浩規讓無陽終久深思鄉言帝指浩示高車帥曰腳中所懷通於兵甲

上章敦牂　二丁巳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宋志三月太白歲合於壘六月熒惑犯東井與鬼入軒轅魏志三月至十月

七　帝欲復河南之地命到彥之等伐魏彥之等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泗入河西上魏碻磝滑臺虎牢金墉皆棄城去彥之等分兵守之列兵河上西至潼關諸軍

三　殺什寅之弟白費去列吐谷渾慕璝入寇致暉等輦走之自正

三　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敗還夏主使其弟社于虔洛孤守平

三

二十二　太祖疾病命太子翼聽政宋夫人欲立其子受

三　宋將入寇先遣田奇來求河南地帝曰我當權斂戍相避侯河冰合更取之劉絜猶徙敎勅於河西帝曰此如閑中之處急之則奔突緩之自定南鎮請先發兵擊宋崔浩以為入夏南地畢還不可行師不如使其疲弊秋

太白歲再合

皆喜王仲德獨憂曰虜斂兵完聚必將復來姚聳夫攻冶阪為魏所敗夏主來約中分河北緯西餘鍾魏安頡濟河攻金懽杜籠秦城走歸罪於姚聳夫而殺之魏拔虎牢尹沖降到彥之欲南走垣護之諫彥之與王仲備還至歷城焚舟奔彭城魏寇濟南蕭承之優兵開門魏叔孫建敗竺靈秀於湖陸魏安頡攻滑臺長沙王義欣鎮書湯隨宜經理遂為盛落到彥之北伐資實甚威委棄湯盡顧琛詩對有十萬人伏王壘首歡兄弘滅府兵之半以授彭城王義康

月不雨至九月民多統叛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王王長河西之通乃贊城邑帥戶萬五千東趣上邽故地入於吐谷渾郭恆等謀叛誅夏發兵拒王王留保南安魏擊破夏兵遣庫結來迎王用吉毗謀不肯內徙

涼自將伐魏與宋約同滅魏中分河北魏主自統萬擊平涼夏主自鄜城讓救之敗於稱鎮原魏人圍之夏主衆積奔上邽魏進取安定東平公乙斗掠長安奔上邽隴西降魏秦楊顯以略陽來降平涼降

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遠欲代父臨天下翼秦仁親乃還東宮宋夫人因孀韶絕內外胡福以告錄而書中山公弘弘勒兵入宮太祖驚擺而翟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戰敦而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

涼擊之公卿欲發兵造船連司馬楚之等招誘南人浩以為如此是張虛軍而受實害且楚之等止能招合輕諫無頼不能成大功又謂宋人事天時地利無一可必敗帝以河南四鎮兵少悉命收兼北渡使杜超鎮鄴宋姚聳夫攻治阪安頡擊破之夏赫連謂以代敗鄜城始平公隴降等擊破之夏主自將悉擊隴歸夏與宋約中分河北崔浩料宋不遣據河自固勸帝伐夏帝自統萬鑿平涼安頡濟河拔金猜虎牢夏主還救平涼敗於穩鎮原魏兵園之夏主兵潰奔上邽魏進取安定赫連乙斗掠長安奔上邽叔孫建敗宋竺靈秀於湖陸夏隴西來降安頡攻宋滑臺帝執崔浩手示河西使者使庫結迎秦王不至

南安羌秦焦亮以叛攻南安楊難當遣符秦救之亮敗奔廣寧王魏遣使誅之楊顯以略陽降夏

魏長安守將走關中皆入于魏

平涼降使奚斤勝行執酒奉豆代田夏長安守將走關中悉平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食餒斬以徇

重光協洽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閏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八一日秋分宋志四月辛未太白在實五月犯天關東井六月庚子熒惑入東井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右掖門犯左

八　檀道濟救滑臺敗魏乙旃眷於壽張斬悉頹庫結於高梁道濟進至濟上為魏叔孫建所拒連戰二十餘日魏入拔滑臺執朱脩之道濟食盡引還夜唱籌量沙魏以降者為妄而斬之道濟常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不敢逼全軍而返爾

四　夏主大破秦姚獻軍遂圍南安王暮末食盡出降送於上邽無楷奔廣寧勸其父遺舉兵拒夏會

四　夏主伐秦大破姚獻使北平公韋伐國南安秦王暮末出降殺暮末及其族夏主畏魏之遇擁

義和　元　王遣子安周入侍于魏魏封王為涼王

燕昭成帝　弘　太興元　立慕容后

四　宋檀道濟救滑臺敗乙旃眷於壽張斬悉頹庫結於高梁叔孫建等拒道濟於濟上安頡等拔滑臺執朱脩之道濟食盡引去朱嘉思語疲育州走宋人卒如崔浩所料帝謂公卿皆不及司馬楚之請伐宋帝以兵勞不許宋以反聞輕王慕龍帝明其不然慕龍得宋刺客而赦之帝勝柔然遇者賜衣

卷第一百二十二

執法乙未熒惑犯積尸十月丙辰太白鎮合於須女	玄黓涒灘 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七癸卯九壬寅十二辛未朔宋志正月庚午熒惑入輿鬼四月歲入羽林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辛酉熒惑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	明堂星	昭陽作噩 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酉朔
思話棄青州魏來求昏帝依違荅之殷景仁爲劉湛參政事謝述共張邵死贊手留救林邑寇九德	九 王弘卒吐谷渾慕璝來告捷歸南國將士沒於夏者臨川王義慶以宗室令美得爲荊州司馬飛龍寇陰平劉道濟擊斬之趙廣等反攻成都燕王使朱脩之來求救趙廣劫道人程道養爲蜀王裴方明擊破散而復合劉道濟	病梁儁之勸遣給使出外謝弘微爲晉陵公主守財九年如故弘微曰內人術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	十 魏來求昏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秘其喪程道養郪天僞之等擊敗之臨川王義慶遣周籍之救成都趙廣等屯廣漢及郪縣之
遺卒擒奔河西夏主殺暮末及宗族五百人			
秦隴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將擊河西而秦其地吐谷渾慕璝使沒利延等徼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二 禿髮保周奔魏魏李順來聘魏主徵曇無讖王不遣而殺之魏由是怒		涼哀王牧犍永和元宣武
	二 立慕容后太子王仁魏主入寇石城等十郡降魏魏主圍和龍徙營丘等六郡民而去鄣	淵勸王納女請爲附庸於魏王曰結怨已深降附亦死魏朱脩之來奔使浮海求救於宋長樂公崇廣平公朗樂陵公邈以遼西叛降魏使封羽圍之	三 魏拓跋健等入寇封羽以凡城降魏
服遣還柔然滅悅入貢吐谷渾慕璝請送赫連定封西秦王帝作歌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使李順冊拜河西王爲涼王留徵世實遺遇盧玄李靈高允等崔浩欲髮號品辨族姓盧玄止之命崔浩更定律令得以官爵除刑學歸過百日乃法敕勤驛馳迎帝於漠南	延和元 尊竇太后立赫連后 太子晃吐谷渾慕璝送赫連定于平城殺之慕璝求故土嘗尉及流民公卿謂不與邪繼請改代爲燕年崔浩構不可帝伐燕使太子錄術書事燕石城等十郡降帝圍和龍徙營丘等六郡民於幽州朱脩之謀作亂不果出奔燕燕馮崇以遂西來降詔所徽名	士任其進退無得逼遣李順聘涼責涼王不拜順謂涼王猶足終其一世不復年矣牧犍繼立必亡	二 帝使崔徽張黎佐樂安王範鎮長安關中遂和封馮崇爲遼西王休屠金崖羌狄子玉反於安定陸俟討獲之俟請郎孤事以寬恕待高車高車轄慢復以法裁之必致怨

	閼逢閹茂 二甲子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閏三四一日小滿十一十日冬至宋志七月十六日四更二唱丑初月	始食四唱食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日在翼十五度半又三月丙辰太白在參閏月戊寅太白犯五諸侯	旃蒙大淵獻 二戊子四丁亥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十八日冬至宋志十一月十五日景極長又正月己未朔食又七月壬戌熒惑犯積尸掩上將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魏志九月熒惑犯上將又犯左執法
方明等擊破之帝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州刺史林邑求領交州不許裴方明禽程道助斬嚴遐趙廣等皆奔散甄法崇至成都程道養等逃入郪山楊難當襲據漢中謝靈運棄市	十一 楊難當引去留趙溫等守漢中蕭思話遣蕭承之等擊破之承之以斧推梁破楊和思話復漢中故地還治南鄭楊難當謝罪詔赦之河西王來告喪詔加爵	位	十二 燕王入貢封爲燕王劉湛以殷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斯構積陳乃深結司徒義康欲以傾景仁獨壽朝政義康殞景仁帝待之益隆殷劉門下人不相往來燕王來乞師以大水禁酒蕭華之請諸銅像及造塔寺符列言須報
王魏疾國人廢世子菩提而立書提兄牧犍武宣王卒牧犍即河西王位魏人使李順立之且迎王妹爲夫人王以劉昞爲國師親拜之	二 告喪於宋宋加王爵位		三 有神投書曰三十年若七年張慎勤脩德政
	四 王遣使稱藩請罪歸女於魏以請和魏主徵太子入朝王不遣太	子劉滋諫殺之魏拓跋健等入寇徙民而去	五 遣入貢使宋于燭湯于入貢以魏辭有王仁遣疾師使乞于宋魏拓跋丕等入寇大掠而去王使人請迎於高驪楊婚以爲高麗必爲麗
叛求昏於宋司馬天助來降帝稱李順策涼事有驗永昌王健等伐燕燕封羽以凡城降使刁雍鎮外黃	三 楊難當送流民在漢中者以西海公主妻柔然可汗納其妹爲昭儀赫連昌亡走追斬幷諸弟殺之燕王稱藩請罪爲女以請和帝徵其太子入朝干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常山寒擊休屠金當川斬之燕	王不遣太子命永昌王健等伐之徙民而還帝擊山胡白龍於西河爲胡所窘賴陳建以免遂破之斬白龍	太延元 燕湯燭入貢穆壽加征東鮮以梁眷之勳未錄西域九國入貢帝以爲通之無益欲不遣報使高麗來請諱樂平王丕等伐燕大掠而還安原坐誅

柔兆困敦　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二戊寅朔閏十二十一二十九日冬至宋志十一月二十六日景極長又十二月十六日亥初月始食一更三唱食既在鬼四度日在牛六度半又十一月辛亥歲犯積尸十二戊子熒惑入羽林魏志三月月及太白犯右執法八月熒惑犯左執法及上將丁亥歲守積尸十一月辛亥又犯鬼

十二　劉湛忌檀道濟威名說司徒義康因帝疾篤召道濟入朝誅之道濟且死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蕭汪之破程道養降弟氐奴晉精后卒錢樂之鑄銅渾儀

四

六　王求送侍子於魏魏不許魏娥清古弼入寇拔白狼城高龍蓬萬盧孟光將數萬衆來迎郭生因民懼還勤兵與王戰生死王迷犁龍城見東奔戶麗高

二　燕王求送侍子帝不許娥清古弼等伐燕楊難當自稱大秦王立后置百官娥清等拔燕白狼城燕王東奔高麗清華不追譽帝怒黜爲門卒楊難當據上邽館樂平王丕等擊之難當懼餓戊獻地丕欲誅豪帥及肅掠高允鎮而止高難不送燕王帝欲發秦隴兵擊之劉絜樂平王丕鎮而止置野馬苑柔然絕和親犯邊吐谷渾慕璝卒弟慕利延立

強圉赤奮若　正丁丑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朔正一日雨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宋志十一月十六日二更四唱月始食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日在斗二十二度半又四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五月丙午太白在太微七月辛卯歲入軒轅八月庚申熒惑犯上將九月丙戌犯左執法

十四　帝許嫁女於魏女卒而止趙廣等降斬程道養

五　娶魏主妹爲后犍故

妻李氏於酒泉李氏卒其母尹氏奔伊吾遣世子封壇入侍于魏求雜書于宋

三　郡吏民得舉告守令守令皆長精民而貪緩自若蓋魏高明使西域入貢者十六

國帝以妹妻河西王帝欲伐河西李順請俟他年

著雍攝提格　正辛未四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十一二十一日冬至宋志十一月十八日景極長又五月

十五　遣王白駒等迎馮弘高麗殺弘白駒等殺高麗將高仇立儒玄史文四學帝寬恭勤儉江左之政稱元嘉

六

弘素侮高麗政刑猶如在國高麗遷弘於北豐質其太子王仁弘怨叛請迎於

四　騾抄門五十以下者帝伐柔然至白阜不見柔然而還漠北旱人馬多死

卷第一百二十三

十五日月始生已食光已生四分之一在斗十六度日在井二十度又十一月癸未熒惑入羽林魏志十一月丁卯朔食

宋高麗殺之并其子孫

屠維單閼　二乙未四甲午七癸亥九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閏九十月一日小雪十一二日冬至宋志十月二十九日景極長又二月歲逆行犯左執法五月太白犯畢八月犯軒轅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太白在翼九月同入太微太白犯左執法熒惑犯右執法十月歲熒惑合於元十一月

熒惑犯房北第一星魏志六月甲午月見西方

十六　被苦老父義季若謂衡陽王則境內不善農時魏舊皆鎮王食太子那取上絡欲上必劭意之所置兵與從之東宮南豐太羽林等卒妃司馬氏

七　王李氏嫂魏公毒魏衛主氏王李遣不主自魏入寇將用姚王國計定出迎不城自學求援固然王柔蕪來弟魏而出魏遂敗姑臧圍王兄子

萬年出降姑臧潰王面縛降魏主釋而禮之

五　葛那取宋上路楊保宗來奔貿之上邽帝欲舉涼州爰斤等皆以爲不可獨崔浩以爲必克李順謂姑臧無水草浩言順受金帝伐涼州留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扶留壽事帝使弟伏兵漢陶以舉柔然源貿積先招降四部辭卑外援氣服則孤城易取帝舉破沮渠董來迷園姑臧帝見水草寶饒始銜李順姑藏隨廣河西王牧犍牧犍弟無諱宜得奔教煌安周弃吐谷渾帝謂伊戰所見同崔公乃可奇帝數穆壽備柔然柔然入寇至

七介山竇欲令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可沮敬鉾破柔然於陰山北高之刻歸柔然走禿陰保蜀叛於張掖涼州宣屬皆賜爵拜官胡叟知牧犍將亡寇敗常爽教授平城魏之儒風始振高允謂秉剛克文翁柔勝成人一也命崔浩與高允張偉同修史允知十月五星聚漠史之謬允謂游稚天下妙理至多何必聞災異吐谷渾慕利延西遣難漢帝召遷之楊難當寇上鄯帝責之而退

上章執徐　二己未四戊午六丁巳八丙辰十一乙酉朔十三日冬至宋志十日景極長又四月戊午朔食又九月十五日二更一唱月始食三唱食十五分之十二在

宋太祖元嘉十七　司徒義康專擅朝權自謂至親率心而行無君臣之禮東府甘大供御者三寸推崇之上浸不平湛每入上視日早晚殷景仁密言相王權重宜加裁抑劉斌等諂附義康上疾篤湛謂天下艱難無幼主所御孔胤秀等索晉康帝曹畢遂邀結朋黨羅伺禁省主相之勢

魏世祖太平真君元　沮渠無諱執元絜拔酒泉寇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永昌王健等討之敗保周於番禾竇太后殂禿髮保周自殺沮渠無諱降呂玄伯守王慧龍墓伊馥辟衛書求中秘

昴一度半日在氐十三度半

分矣。上自去秋不佳，[illegible] 憂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illegible] 太子劭拜京陵 [illegible] 居五年而 [illegible] 仁入殿，委以 [illegible] 父在何憂 [illegible] 凡其敗 [illegible] 行文書而已 [illegible] 范曄志趣異常 [illegible]

重光大荒落　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二十五日冬至宋志十一月二十一日景極長魏志六月壬子朔月見西方

十八　扶令育請召還義康，坐賜死。楊難當入寇，據 [illegible] 劉真道 [illegible] 拒卻之。詔裴方明討難當。

二　以沮渠無諱爲涼州牧、酒泉王。新興王俊坐怨望死。沮渠無諱擊沮渠唐兒於敦煌，殺之。奚眷攻酒泉，[illegible] 沮渠天周，殺之。無諱遣沮渠安周攻鄯善，不克。寇謙之請帝受符書。

玄默敦牂　正戊寅四丁未閏五丙午七乙巳九甲辰十一癸卯朔六月一日大暑十一月六日冬至宋志十一月三日景極長又七月甲戌晦食

十九　劉真道、裴方明擊難當，破之，遂克仇池。難當奔魏。魏古弼、皮豹子等入寇。沮渠無諱逐闞爽，據高昌來降。劉道產治雍州，山蠻自出爲居民。

三　帝始親至道壇受籙。太子晃諫經營靜輪宮。沮渠無諱棄敦煌，西 [illegible] 鄯善而據之。李寶入據敦煌。唐契攻闞爽於高昌，柔然追擊契，殺之。楊難當來奔。遣古弼、皮豹子等伐宋。李寶來降。[illegible] 李順死。

昭陽協洽　正壬寅三辛丑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十一十六日冬至

二十　魏古弼等克仇池，胡崇之戰沒。楊文德來降。姜道盛助文德攻魏濁水，敗死。

四　古弼等克仇池 [illegible] 胡崇之 [illegible] 楊保宗謀叛 [illegible] 執而殺之。楊文德據白崖反 [illegible] 皮豹子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柔然 [illegible] 水 [illegible] 敗死 [illegible] 太子 [illegible]

閼逢涒灘　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一壬辰朔

二十一　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帝以中詔戒敕之。何承天撰元嘉曆。

五　太子始總百揆。[illegible] 崔浩、張黎、古弼 [illegible] 劉潔 [illegible] 吐谷渾 [illegible] 沮渠 [illegible] 柔然 [illegible]

旃蒙作噩　宋初用元嘉曆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魏仍用景初曆正辛卯二庚寅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十丙戌十二乙酉朔閏正二一日春分宋志二月太白犯歲合於東井四月太白入軒轅魏志六月戊子朔食

二十二　錢樂之演京房律法，何承天改之。以武陵王駿鎮襄陽。[illegible] 帝欲經略河 [illegible] 沈慶之 [illegible] 范曄、孔熙先 [illegible] 謀立 [illegible] 徐湛之 [illegible] 誅之 [illegible]

六　初令中書以經義決疑獄。[illegible] 王那等攻吐谷渾慕利延於白蘭 [illegible] 吐谷渾 [illegible] 慕利延 [illegible] 于闐 [illegible] 蓋吳 [illegible] 破死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遣 [illegible] 伐 [illegible] 吐谷渾 [illegible] 吳 [illegible] 萬三千落 [illegible] 李寶來 [illegible] 留之 [illegible]

柔兆閹茂　宋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魏同宋志六月癸未朔食正月太白犯歲合

二十三　魏蓋吳來寇 [illegible] 雍、梁 [illegible] 兵境上 [illegible] 宗慤 [illegible] 魏境 [illegible] 拓跋仁 [illegible] 陳 [illegible] 四策 [illegible] 三州 [illegible] 杜坦 [illegible]

七　帝自擊蓋吳。[illegible] 崔浩勸帝 [illegible] 沙門 [illegible] 長安 [illegible] 永昌王仁 [illegible] 吐谷渾 [illegible] 梁 [illegible] 上邽 [illegible] 永 [illegible]

強圉大淵獻　宋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魏正己酉三戊申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一甲戌朔閏十一十一日冬至

二十四　帝欲以大錢一當兩 [illegible] 何尚之 [illegible] 衡陽王義季 [illegible] 胡誕世反 [illegible] 斬之。

八　誅沮渠牧犍。

著雍困敦　宋二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十二己亥十一戊戌朔閏二二十三日穀雨魏正十二月癸酉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十一戊戌朔志正月甲辰熒惑入羽林

二十五　罷大錢當兩。氐王楊文德爲魏所破，來奔。庾炳之免官。

九　皮豹子擊氐王楊文德，破之。文德奔宋。[illegible] 楊公主死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帝 [illegible] 萬度歸 [illegible] 柔然 [illegible] 帝擊柔然 [illegible]

屠維赤奮若　宋二丁酉四丙申六

二十六　帝如丹徒。帝曰：觀王 [illegible] 所陳 [illegible] 力 [illegible] 沈慶之 [illegible]

十　帝伐柔然，吐賀真遁去。帝伐柔然 [illegible] 高涼王那 [illegible] 吐賀真 [illegible]

乙未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魏同魏志四月丙申朔食

雍州山蠻

上章攝提格

宋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九戊午閏十丁巳十二丙辰朔十一一日冬至魏三辛酉五庚申七己未八戊午十丁巳十二丙辰朔閏七八二日秋分宋志九月太白歲合十月癸亥入太徵魏志六月庚寅朔食十月甲辰癸惑入太徵十二月辛未癸卯再犯太微

二十七　慶之大破山蠻悉遷建康爲營戶魏主寇淮泗間懸瓠發積戶以陵城陳豪拒卻之劉泰之敗死於汝東魏主遣帝書保慢劉康祖沈慶之蕭思話訣伐魏慶之謂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魏主復與帝齊遺以屠及樂昭蕭斌王玄謨等伐魏拔碻磝樂安圍滑壽龐季明入盧氏胡威之拔長社劉慶祖遣虎牢王玄謨以食懷失人心魏主救滑臺玄謨敗走垣護之忠石濟斧斷鐵鎖宗衛而返沈慶之諫蕭城斬玄謨又諫守碻磝龐法起等拔盧氏及弘康魏主寇鄴山爲崔邪利薛安都去鎖曹單騎與魏戰安都與曾方平約不進書更相斬安都等大破魏張是達提斬之柳元景釋達降者拔陝城據濟關關中夷夏擊康帝召元景等還劉康祖與魏永昌王仁戰於尉武力戰而死王羅濮爲魏所爲仁遂圍壽陽太尉義恭欲棄彭城奔歷城及彭洲陽陽以爲必不能至乃止魏主至彭城鵠與李孝伯交蕭楊文德拔陰平平武魏燕王譚破胡崇之等三營潰臧質走入盱眙沈璞預爲守備開門納臧質魏主至瓜步臨江欲濟帝謂江湛北伐之計子之過也又思檀道濟魏主欲求昏結好太子劭請斬江徐以謝天下由易不平

十一　帝伐宋圍懸瓠不克敗宋兵於汝東斬劉泰之崔浩恃才專政爲士數十人起家爲郡太子不能違高允知其不免閔湛郗標辨刻浩所擇國記於石允曰淇標所營分寸之閭爲崔門萬世之稱北人忿浩實錄潛浩於帝誅其五族及傳屬僅吏高允勸翟黑子以實對太子導允使歸過於浩允自言著述多於浩帝特赦之帝使允爲昭族秘書官吏百二十餘人允言浩罪不及死帝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允謂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愉蔽其公直允曰我不奉東宮指導恐負翟黑子帝謂崔司徒可惜李宜城可哀沮渠安周破車伊洛奔鄴者宋蕭斌王城王玄譏等入錄拔碻救樂安圍滑臺胡威之拔長社遥虎牢帝救綠河殿帛曰展至十月吾無臺矣帝自將救滑臺王玄譏敗走宋龐法起等拔盧氏及弘農帝伐宋至鄴山爲崔邪利宋柳元景等拔陝城據潼關尋自遇永昌王仁敗宋兵於尉武斬劉康祖禽胡盛之逆圍壽陽帝至彭城求甘肅甘橋借憚具宋楊文德拔陰平平武燕王譚破宋胡崇之等於盱眙帝至瓜步臨江帝得宋黃甘鄭啖之舉手指天

重光單閼　宋二乙卯

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魏同宋志五月太白犯昊星

二十八　魏師遇殺故彭城王義康王玄謨素碻磝歸魏主圍盱眙藏質封復便與之魏主力攻不克而去沈璞不追魏師魏破南兗徐兗豫背義六州蕭巢林木上每出師撐以成律故多敗邑里遂蕭條王孝孫謙江夏王義恭甚麥魏魯爽來奔司馬順則據梁鄴反何尚之以衛書事謨徐湛之請城討司馬顧則斬之沈慶之曰自歸而死將至逃散王僧綽沈深有局度帝與參機寄帝前後所委任凡十一人

正平元　帝引還取宋碻磝閭宋盱眙不克師還士馬死過半國人尤之魯爽奔宋游雅等更律令高允諫太子晃營田宅收利及寵信左右宗愛譖晃晃以憂卒帝壽知其無罪悔之帝愛皇孫濬常實左右

玄黓執徐　正庚辰三

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丙午十二乙巳朔魏初用玄始曆朔同

二十九　帝聞魏世祖殂更遣蕭思諮等北伐劉興祖以河南荒殘請直抵中山因敵取資帝志在河南不從帝使徐爰隨軍衛中旨授方略太子劭始與王濬多過失恐上聞之使巫嚴道育爲巫蠱祝詛上事覺道育亡命帝詰責劭濬不忍廢之蕭思話等攻碻磝不拔退屯歷城魯爽進據長社劉見宇柳元景進據洪關蕭道戚拔武漢塗闕二戍闕蕭思話遇皆引還帝責諸將曰虜脫送死父子兄弟自當之耳西陽蠻反沈慶之討之江夏王義恭還朝

魏高宗濬興安元　世祖追悼太子不已宗愛懼誅遂弒世祖殺蘭延等及秦王翰立南安王余韓綠達太后愛爲太師都督中外宋蕭思話等寇碻磝不克魯爽過虎牢柳元景據洪關蕭道成拔武興奉闕吐谷渾慕延卒兄子拾寅立南安王余謀誅宗愛權愛傳弒余更謀改立劉尼源賀陸麗長孫渴侯共立太子晃之子濬執愛誅之拓跋壽樂長孫渴侯坐事誅帝母閭氏卒古弼張黎坐事誅追尊景穆帝立保太后常氏屠各王景文反南陽王惠壽等討平之復佛法帝親爲沙門下髮陸麗固辭爵賞源賀以南北未實辭重賞取戎馬高允終身不言功

昭陽大荒落

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七辛丑九庚子十一己亥朔閏六一日處暑魏朔同二日處暑宋志十月辛丑朔食五星畢見

三十　蕭道成等攻魏武都不克武陵王駿討西陽蠻屯五洲太子劭始興王濬藏嚴道育事覺上欲殺劭賜濬死立建平王宏爲太子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徐湛之欲立隨王誕議久不決王僧綽曰建立仰由聖懷唯宜速斷以義割周勿令事泄離生處表取笑千載又曰人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又謂江湛曰弟亦恨君不宜上以謀告濬淑妃妃告濬濬告劭劭遂謀逆帝防宗宅加東宮兵至萬人資淑謂劭患嵐又曰既克之後不爲天地之所容劭殺之劭以朱衣加朝服入宮傳士超之弒帝於合殿殺徐湛之江湛下天與拒親而死劭召濬朱法殉王慶諫止之濬閣落淑妃死曰願之久夫劭卽位稱江餘弒逆武駿王駿與沈慶之起兵於五洲劭殺王僧綽南譏王義宣誠賓魯爽鸛恩話張永皆起兵應駿劭聚諸王大臣於城內劭立殺后顏延之謂竣尚不顧老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謀劭誅三鐵士民家口蕭斌勸劭自上決義義恭以南軍舟艦不精竣劭以逸侍勞劭謂我守石頭誰若見救劭立太子偉之龐秀之南奔人情大震王僧達見駿於鶴頭柳元景倍道先至江寧駿得危疾顏竣代決軍攻舟人不知劭水陸攻元景於新亭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劭兵垂克僕秀擊退鼓元景大破劭兵於新亭義恭南奔駿卽帝位頒王譏敗燕欽於奔牛蕭斌等皆降諸軍克湛城寺劭濬誅之鑠路太后立王后臧賞召柳元貴還州元景不從周朗謂重車賜卒不能與肥馬悍胡相逐又謂濮氏權制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違而孝之又謂檀帶寶笥著衣又謂僭麗之源實先宮闕又言宜稱事立人稱宮置又言王侯譏未堪務不應強仕又言俗好以畏沈人而不知所以致毀又言無世不下令不言准而非實郡縣以三周爲滿宋政於是平衰寢殺南平王鑠蕭闕據廣州反鄧琬一道攻不克沈法系四面攻克之省東宮官

二　宋蕭道成等寇武都荷莫于拒卻之殺杜元寶建寧王崇濟南王麗尊保太后爲皇太后赫連太后殂永昌王仁閭若文坐事誅

閼逢敦牂　宋二戊辰

宋世祖駿孝建元　鑄四銖錢　立太子子業

興光元

四丁卯大丙寅八乙丑十甲子十二癸亥朔。魏同。宋志七月丙戌朔食既列宿粲然又九月壬寅熒惑犯左執法十月乙丑犯進賢。

丞相義宣與臧質魯爽謀以今秋舉兵爽狂醉即日反義宣質狼狽應之爽板輔義宣為天子魯秀拊膺曰兄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帝欲迎義宣竟陵王誕不可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垣護之明胤破徐遺寶克兗州薛安都破魯爽於小峴斬之遂拔壽陽太傅義恭與義宣書論以殷仲堪假兵於桓玄義宣由是疑質質欲直趨石頭劉諶之勸義宣止之質攻拔西壘朱脩之不慮遑會秀王玄謨欲退還姑孰柳元景不許垣護之諫元弗前戰玄謨勸分兵援之質欲自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遣劉諶之與俱薛安都宗越陷陳垣護之燒義宣舡營質義宣皆敗走質啗達質死武昌殺置為竺超民所囚督秀死江陵置東揚郢州省錄尚書朱脩之殺義宣

旃蒙協洽 宋二壬戌

五辛卯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魏二壬戌四辛酉七庚寅九己丑十一戊子朔。宋志五月乙未七月甲辰熒惑再入南斗。

二 沈慶之曰不效何公往而復返武昌王渾改元置百官為戲笑坐徙死。郊廟初設備樂。節損王公車服。王玄謨請以樂頭為西秦州。魏器樂扞漢川。

太安元

柔兆涒灘 宋正丁亥

三丙戌四乙酉六甲申九癸丑十一壬子朔閏三四一日小滿。魏正丁亥閏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九癸丑十一壬子朔三一日蝕兩。宋志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八月甲午入心。

三 宗愨不能與典籤共臨州。太傅義恭以揚州讓西陽王子尚。沈懷文諫慶西州。移青冀并鎮歷城。朝議鑄小錢以費公私頗竭謂不如關費去柴。顏延之不受子竣賁供布衣茅室蕭然如故。

二 立馮后。立太子弘賜李貴人死。丁零叢井陘為寇陸真等討滅之。源賀請有死罪以戍邊。人告賀謀反帝知不然許宗之毆馬超誣訕上帝曰朕何惡於超而有此言。

強圉作噩 宋正辛亥

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魏同。宋志三月癸亥太白歲合於奎南六月丙申月掩熒惑於東壁。魏志四月熒惑犯太白十一月犯鉤鈐。

大明元 魏寇兗州申坦等追之不及因請擊任榛復無功。沈慶之救坦哭於市。顏竣恃舊好直上浸疎之因求出上許之竣始懼。閒訛言王玄謨反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帝忌竟陵王誕得民心使鎮廣陵命腹心劉延孫鎮京口以防之。

三 侵宋兗。

著雍閹茂 宋二乙亥

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

二 置吏部尚書二人蔡興宗謂主章雖欲輕重人心離變。高闍謀反誅。殺王僧達。魏封敕文寇清口殷孝祖築拒破之。魏皮豹子侵宋青州。

四 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又多置候官伺察內外增律七十餘條。高允切諫帝或不忍聞命扶出帝謂允而陳甚切朕聞其過而天下莫知允

朔閏十二。魏二乙亥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閏十一庚午朔十二月一日大寒。宋志十二月辛未熒惑入東井四月己亥犯北軒轅第二星十一月庚戌犯房及鉤鈐壬子又犯鉤鈐。魏志六月癸巳朔月生西方又三月太白犯房八月熒惑守畢。

帝不任大臣而與戴法興等議政事皆權重當時家累千金。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著定命論以釋之。

諫可不謂忠乎。允為郎二十七年不遷帝擢為中書令。游雅謂允崔公撰。宗愛始見其婦婦風節。帝北巡遇雪欲還尉眷諫。封敕文攻宋清口不克遣皮豹子助之。帝擊柔然度大漠處羅遠遁。

屠維大淵獻 宋正

己巳三戊辰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正一日雨水。魏朔同二日雨水。宋志九月月食既在胃三月填守牽牛四月犯五諸侯太白辰合西方五月歲犯東井鉞八月太白犯房熒惑守畢九月太白犯南斗十月太白犯哭星。魏志二月熒惑入東井六月太白犯鉞。

二 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敗於高平。以揚州為王畿東揚州為揚州。江智淵應有盡有應無盡無或告竟陵王誕反帝使垣閬襲之誕擊殺閬據廣陵自守帝使沈慶之擊之鄭援殺劉季之表斥宮帷帝誅誕左右著親千餘人誕出走十餘里復還沈慶之鼓慶所餉食不受表函顧城坐懷誘誅賀之以久雨不得攻上忽欲自濟江流義弼諫誕不聽又不忍叛飲藥死謂必若何康之活吾弗為慶之披廣陵斬誕城中男子三千餘人皆鞭面斬首呂曇濟匿誕世子景粹徙郊壇於午位五輅始加蓋

五 皮豹子敗宋兗州兵於高平。

上章困敦 宋二癸巳

四壬辰六辛卯九庚申十一己未朔。魏同。宋志六月太白犯井鉞七月歲犯積尸。魏志九月庚申朔食又正月丁未歲犯鬼四月太白犯東井。

四 皇后躬桑。沈慶之討蠻。周朗坐言事切直徙死。顏師伯以諂得幸。

和平元 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常太后殂。陽平王新成等擊吐谷渾。復置史官。柔然滅沮渠氏立闞伯周為高昌王。

重光赤奮若

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寅十癸丑朔閏九十二日小雪。魏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閏八甲寅十癸丑朔九一日霜降。宋志九月甲寅朔食入正月歲犯積尸四月太白犯東井北鉞又犯輿鬼八月熒惑入東井十月歲犯太微上將太白入亢犯南第二星十月入氐中熒

五 太宰義恭以卑弱脫禍。海陵王休茂左右張伯超有罪勸休茂據雍州反尹玄慶討斬之。沈懷文曰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謝莊須暴敷開門。沈慶之非朝賀不出門。張岱行四王府事與鎮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曰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無由而及。師士族雜晉者補將吏參逃亡為盜。

二 大旱復諸殿寺。

惑入井中。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魏志：二月，熒惑入鬼。九月，太白犯南斗。十一月，犯填。

玄黓攝提格

宋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九戊寅，十一丁丑朔，魏同。宋志：三月，熒惑入輿鬼。五月，熒惑歲合赴翼，歲犯上將。魏志：二月壬子朔，食。又九月，熒惑犯積尸。十月，太白犯歲，熒惑守軒轅。十一月，歲入氐。

六　帝投顔法秀簿於地，殺沈懷文。殷貴妃卒。制沙門致敬人主。祖沖之表上曆法。

三

昭陽單閼

宋正丙子，三乙亥，六甲辰，八癸卯，十壬寅，十二辛丑朔，魏同。宋志：熒惑太白合於畢。六月，太白入東井。七月，熒惑入東井，太白犯輿鬼。八月，又犯軒轅少民，又入太微，犯右執法。熒惑犯輿鬼。十月，太白辰合，熒惑守軒轅第二星。十一月，歲入氐。

七　江智淵以不稱戲及殷貴妃諡被責，以憂卒。詔非臨軍不得專殺。又樂黨皆須手詔。蔡興宗獨免慘辱。劉德願哭殷貴妃，得豫州。帝見高祖陰室，譏田舍公得此已為過。

四

閼逢執徐

宋二庚子，四己亥，閏五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六一日大暑。魏二庚子，四己亥，五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二乙丑朔，閏四五一日夏至。宋志：四月，太白入東井，又入太微，犯執法。六月，歲犯氐。七月，又入氐。十月，太白守房。魏志：七月丁未，歲守心。九月丁酉，熒惑入軒轅。冬，熒惑入太微，犯上將。十二月，逆守之。

八　帝殂，太宰義恭、柳元景、沈慶之、顔師伯受遺輔政。太子[illegible]寮。蔡興宗曰：國家之禍，將在此矣。[illegible]等盡改孝建以來制度。興宗曰：有[illegible]以此竊人。義恭引身避事，戴法興、巢尚之等專制朝權，多回改[illegible]事[illegible]來[illegible]不知是何天子意。王玄謨以嚴直出為南徐州。王太后殂，[illegible]帝謂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復以王畿為揚州，揚州為東揚州。宋境凡有州二十二。東方連歲旱饑，餓死者什六七。

五　柔然吐賀真卒，子予成立。帝如高車觀察天。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三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
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
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旃蒙大荒落　宋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八辛酉十庚申朔　魏同　宋志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六月庚午熒惑入東井九月丁酉熒惑入軒轅十月入太微犯西上將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　魏志四月太白犯五諸侯

宋太宗　泰始元（改元永光　鑄二銖錢）　戴法興專權韻廢帝欲作鑒陽邪帝殺之左右因帝殿殺義翳度柳元景顏師伯謀廢帝立太宰義恭沈慶之寺之帝殺義恭桃其服睹爲鬼目粽并殺元景師伯改元景和帝爲山陰公主置面首三十人帝歷指廟畫帝殺新安王子鸞及其婦妹發殿貴妃墓又欲發景寧陵太史言不利於帝乃止謝辟坐作貴妃妹繫倘方帝慎卽位以來未胥戒嚴激義陽王親使反而討之親奔魏蔡興宗稱費鄭曰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稱聽民私歸錢錢益彈小魏眼綏殞十萬不盜一掬納新禁長公主謂之謝賣嬪主堨何謁謀廢立被誅蔡興宗沈文秀勸沈慶之廢立不從帝殺慶之而廢之興宗又勸王玄謨劉道隆殿立立路后帝鹵諸父湘東王彧之於業中顧稚陵曳詔藏務豬王欲殺者以十數以劉隊子爲皇子帝遣使殺晉安王子勛於尋陽鄧琬奉子勛起兵帝襲南平太妃江氏一百殺其三子帝將巡荊湘欲先殺諸父阮佃夫貴寂之等弒帝立湘東王藏殺豫章王子尚會稽公主慧興宗謂廢帝喪禮不足四海必將乘人宗越等謀反誅王卽帝位尊路太后爲崇業太后立王后罷細錢之鄧琬貴顯不貴罷兵荊郢會稽皆歸

魏高宗和平六（帝殂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　帝靜以鎮之中外復安太子弘卽位年十二乙渾矯詔殺楊保年等陸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而不赴既至渾又殺之渾爲丞相專國事　宋劉昶來奔

卷第一百三十

柔兆敦牂（宋正己丑）　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　魏同　宋志正月甲午熒惑逆行在屏西南四月壬午入太微犯右執法七月乙卯熒惑犯氐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　魏志正月戊子太白歲合六月熒惑犯鬼八月丁亥太白犯房

二　王玄謨南討琬等沈攸之請共用一號子勛卽帝位徐州薛安都冀州當道固青州沈文秀會稽孔覬谷州薦嘉開湘州何慧文廣州實彝還梁州柳元怙皆應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蔡興宗謂叛者親戚布在宮省宜明罷不相及待以至信物情既定人有戰心豫州殷琰應子勛禁興宗謂臣之所憂更在事後肆安都謂京都地無百里可拍手笑殺篤僧鄉乾兗州殷孝祖使將兵入援人情大安畢衆敬熊取瓌丘遣劉勔等西討殷琰沈懷明等東討孔顗帝宣示嶷軍功順同逆一以所從爲斷勿憂親戚

魏顯祖（弘）天安元（乙渾爲其妻求稱公主）　秀曰寧取死今日不取笑後世馮太后誅乙渾臨朝稱制用高允李訢之言初立郡學　宋薛安都常珍奇來降遣尉元等救彭城西河公石等救懸瓠元至無鹽畢衆敬以兗州降鄭羲說石遂據懸瓠

卷第一百三十一

九月甲寅熒惑犯上將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己酉太白歲合

[illegible]

[illegible]

欲降魏夏侯詳勸琰降劉勔勔安湯不殺一人士民破資財無所失勔蕭惠開以東兵二人千破魏民十無所餘萬曰彭唯知逆不能天命人叛城強之殺郢等蕭惠進

彊圉協洽 宋正癸未

二壬午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十戊申朔閏正二二日春分魏朔閏同二日三月戊春分宋志六月癸犯鬼魏志十月戊犯鬼己卯朔食於參又食四月癸巳太白犯鎮合於鬼六月壬寅太白行

三

張永沈攸之斷手足帝於悦大雪士卒凍死者卿甚逆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魏拓跋石收汝南沈文秀崔道固皆降劉懷珍浮海救青州拒却之西魏慕容白曜攻申纂不附於魏沈攸之拒戰降薛安都城彭城者死等白曜不能破之乃以肥城降之計輯取麋溝攻之不可從之城清河人使其劉彭懷沈文秀降入升之城四帝不得行詐遂拔之薛安都以文秀降攸之攻畢眾敬欲乘虛以戰帝復信之敗戰沈攸之還淮陰收劉彭城自全其兵遂為房法壽等畢眾以明僧暠降淮北之孔道林以東陽拒劉休賓於梁鄒歸魏城與長孫陵攻青州崔道固劉休賓慕容白曜攻東陽休賓降魏魏叛東陽不果

皇興元

尉元等大破宋張永沈攸之於呂梁始得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東平王道符反長安段太陽公崇攻斬之宋沈文秀崔道固請降又求救鄭目請兵長社石攻宋汝陰不克來降申纂無鹽城攻之不克又以帝降鄭羲詔無鹽城肥城升城其人無仇四城魏守曜中兵擊鼓論救白曜降以曜皆以書諭宋人乃以十萬元同城又以書諭安破劉升城寡必不度世百口同降宋萬人宋平下斤宋秀大作孔用降之作詣謂宋人沈攸之等戰於淮陽以東來攻白曜宋東陽大破宋書不能攻下劉彭城長孫陵攻之宋太后歸政魏以長孫乏生以宋常珍奇以懸瓠叛宋來降攻劉彭和辭宋讀書

著雍涒灘 宋正丁未

三丙午五乙巳八甲戌十一癸酉十二壬申朔魏同宋志四月癸巳朔又食六月壬子朔月食又食十月丙寅太白犯輿鬼魏志正月太白犯鬼十一月太白犯氐魏

四

劉勔言張元支計不可從以崔道固降魏魏慕容白曜拔歷城魏劉休賓以梁鄒東陽降魏白曜圍東陽珍奇來奔劉休賓明常珍奇以懸瓠降魏魏李長仁反交州李長仁僧祐降魏黃兵伯紹討斬之思道反殺沈文靜長仁請降刺史魏人拔不其殺沈文靜

二

宋張讓以團城來降宋崔道固以歷城來降宋劉休賓以梁鄒來降宋常珍奇叛魏白曜拔宋東陽慕容白曜拔宋不其殺沈文靜

寅太白犯輿鬼魏志正月太白犯鬼十一月太白犯氐

魏殺路太后改藉之捉車為中郎將馬士為員外郎阮佃夫等用事

屠維作噩 宋二辛未

四庚午六己巳八戊辰十丁卯十二丙申朔閏十一月十二日魏朔同閏十月冬至大寒宋志十一月丁卯朔食又十月丙申太白犯九十月丁酉朔食魏志十月丁酉朔食

五

魏拔東陽沈文秀執節不拜柳欣慰謀立廬江王禕禕左遷南豫州刺史免官安王休仁請通令自殺魏將和親不悅休仁表解揚州孫隆野暢帝以兵僧傳饋辭

三

拔宋東陽帝寬減租賦民稍贍給置平齊郡以處齊民崔僧祐立太子宏復與宋和親

上章閹茂 宋二乙未

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辛卯十二庚寅朔魏同宋志八月壬辰犯南斗

六

為太子納江妃王后請外會之樂雅異於此蕭道成遷鎮淮陰置總明觀學士分儒玄文史陰陽五部立子賓館為孝武後

四

長孫觀敗吐谷渾王拾寅於曼頭山柔然予成入寇張白澤諫以四萬乘之甚畏柔然自守所以服歸之帝敗柔然白於女非九日佳以六千餘里獲其白澤諫令人敕告向書以下郭及第官蔣事容白曜斬李坐死告李數其降事敕斬及死柔然攻于闐以陰遣不能救

重光大淵獻 宋二己未

宋二己丑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魏同宋志十月辛卯又二月辛卯太白犯畢

七

帝晚好鬼神多忌諱用必造九十枚取他人子令寵姬子之以太子幼弱忌諸弟因射雉殺晉平王休祐王休先勸巴陵王休若殺建安王休仁荊州不受詔休仁不出帝陰雨殺之休若已殺休仁曰我已得令一休

魏高祖宏延興元

西部敕勒叛胡而叛殺其寒而殺敕祖騎召之不利顯祖汝陰王天賜討之顯祖好釋老厭富貴欲禪位於叔父京兆王子推羣臣固請傳位太子宏太子生五年帝位悲泣不自勝王者許之尊顯祖

鈴乙巳填犯井

玄黓困敦 宋正甲寅

三癸丑五壬子閏七己卯正辛辰十一己丑五分魏正月庚辰秋分甲寅八日辛巳九癸日七辛亥閏二乙卯朔閏六七庚辰一日暑

泰豫元

帝賜王景文死曰與全卿門戶乃誅王景文與客棊帝以梁劉勔等同受遺詔輔太子即位劉休祐等不能禁太后帝宋皇后陳貴妃之父太后崇隆之阮佃夫蔡興宗沈攸之為荊州太夫人王道隆等用事沈攸之聚眾為荊州刺史不敢坐鎮而用兵為郡縣異志寢食

日殺帝壽寂之以巴陵王休若和厚恭物情向之成賜死帝以帝好殺人殺道之帝賜蕭道成銀崇獻而好收禮道成入朝恭以鐵為佛寺功德像至皆百姓賣兒貼婦以非人主所為浮圖以揚州丹陽為心宜王景文求解揚州帝以非所任運於不若無心

二

大陽蠻桓誕帥八萬餘落來降使京兆珍之擊走之柔然寇敦煌宋將遣部安集之軍鎮比丘石柔然入寇上塞至於及初禁無柔然三郡寇不及遠禁討之漢南上塞用七萬五千上漢南侯不有諸祠社稷皆用酒脯天地宗廟

為太上皇帝居北苑崇光宮每歲貢賦漢南戍軍築城於於山宋垣崇祖至洛侯拒卻之

昭陽赤奮若 宋正戊寅

三丁丑五丙午九甲戌十二乙卯七癸亥十二月宋志十月戊午朔食魏同七星癸卯食於七星

宋蒼梧王昱元徽元

桂陽王休範自尋陽舉兵建康輔政謀不得為宰輔怨憤為之備

三

令民同部不借牛者一門不仕守令能靜盜者兼治二三郡縣吐谷渾拾寅寇澆河長孫觀討破之拾寅降上皇南巡懷州

閼逢攝提格 宋二壬寅

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朔魏同正月癸酉朔十二丁酉七月丙申太白犯歲合又食

二

休範反蕭道成請取新亭以拒之休範出新亭道成以桂陽王休範攻新亭黃回張敬兒詐降殺休範蕭道成之新亭壘成休範軍敗劉勔陳顯達等敗之丁文豪之眾進至朱雀桁撤橋道成遣騎破之杜黑騾攻新亭道隆不死顯達等陳兵以拒之休範軍大敗前隆與張敬兒道成還鎮新亭

四

罷門房之誅改口教用舉賢皆讞律正名於倉祥而人思祖曰為蠶福宜不覺之敕從舉為不可其事苦者則柔然寇敦煌遣將秀以討之

旃蒙單閼 宋二丙申

四乙丑六甲子八癸酉十一壬戌十二辛酉朔魏朔閏三四日二日小滿宋志七月丙申

三

張敬兒自請鎮襄陽以防沈攸之王季符告建平王景素反

五

申太白歲合於軫丁巳太白入氐八月己巳犯房北第二星九月癸卯犯南斗第三星十月丙戌歲入氐魏志三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羽林

柔兆執徐 宋二庚申四己未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宋志九月甲辰填犯太微西蕃魏志四月甲戌月食於尾又五月癸亥太白熒惑合於軒轅

四 景素陰結宿衛才力之士垣祗祖奔京口景素遂反遣段佛榮等討斬之沈攸之召峽中兵封璽廉劉攘兵嚴而拒命攸之諭下之待之如舊

承明元 馮太后以李奕之死怨顯祖使人弑之復臨朝稱制有司奏神主祔廟執事官皆賜爵程驗諫太后實之日議事實依古典正直世得但備故事太后聽察倫素而猜忍多權數帝性孝致專皆仰成太后無所關豫宦宦張祐等用事官至僕射封王公賜鐵券王叡得李太后于豫政事太后性處左右雖有寵小過輒笞鞭㮣幕復待之如初或更得富貴李訢出徐州

疆圉大荒落 宋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二庚戌朔閏十二魏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閏十一庚戌朔十二日大寒宋志四月丁巳熒惑犯輿鬼西北星丙子太白又犯之九月丁亥太白在翼魏志十月辛亥朔食又三月戊辰月食於尾室戊辰酉月望也十月乙丑月食於昴又五月庚子太白熒惑合於張壬申辰填合於翼皆入太微

宋順帝準 昇明元 蒼梧王遊戲無度好與左右數人單行市嘉邁人書鞭擊剣之民閭門戶書閉道無行人鐵椎鑑擊不雜左右殿省書懼食息不保阮佃夫謀廢立坐死太后賜以毛扇欲就之親屠杜幼文等三家書蕭道成禮爲的王天恩請以飽箭射之遺成負責樂謀廢立業不可紀僧眞曰天下之望不在袁褚道成欲奔廣陵起兵劉誓明垣榮祖紀僧眞蕭梧以爲不可乃止道成使王徽則結蒼梧王左右楊玉夫等共弑之道成讓奉於寶劉王敬則拔刀叱之責粲不敢直道成乃下議迎安成王準劉轄謂兒乘肉中距荷血道成鎮東府大權丞歸道成責劉闕手袁粲石頭郎時順旨尋陳太妃沈攸之以道成棄出己下事制輔政心不平攸之反於江陵攸之黃道成不與黨公共白太后廢晉立明而與左右密謀弑逆劉懷珍勸遺成攝人守夏口蕭曠入朝黨柳世隆自代睹謂世隆使攸之留攻郢城破之必矣瞻奉吾熙王璧留鎮盛城閣山闔謂衆心齊書江山可爲城隨責粲劉乘與王蘊黃回卜伯與等謀蘇道成粲不見道成秉恒穆曉後東襲奔石頭徼則蘇伯興武僧靜等攻殺粲桑道成赦黃嗣祖張承伯而用之張璝陳劉遐道成以靈兵付黃回使前驟曰無能爲臧寅諫攸之攻郢城柳甘隆挑戰焦廣厲攸之攸之改計攻城沈文季蘇沈登之江濬謂遣成有五勝攸之有五敗劉晉明轄攸之陰緣而衆旬不進必將自潰闕山圖亦知攸之必敗

太和元 初令工商雜族有役者止本部丞有勤勞不從此制信楊文弘陷仇池李璞諫其兒訴親坐范勸撰知太后怨訴告其謀叛斬蘇張白澤諫太后囊誅寵山之民皮歡喜擊楊文弘走之歡喜奴誅虐斬楊文度楊文弘請降以爲武都王

卷第一百三十四

著雍敦牂 宋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九乙巳十一甲辰朔正一日兩水魏朔同二日兩水宋志九月乙巳朔食魏志二月己酉晦食九月庚申月食於昴又九月熒惑犯輿鬼

二 范雲爲沈攸之送書張謨破公孫方平復取西陽黃回進據之攸之乘劉暴累恩士卒多逃攸之欲罪諸將逃者益宴葉敢發舉劉據兵燒曾隆於柳世隆攸之將士皆潰滅實曰孝其成而陵其敗吾不忍也投水死攸之走還江陵末至閭張敬兒已擒其城自經死督榮與樗蕭之同死蕭道成加太尉都督十六州以王儉爲長史殺康佩王任侯伯使桓康殺黃回道成以公私會修更立制度謝朏不肯從道成王儉謂道成推遷則人望去矣任遐謂禎淵惜身退能制之道成加太傅立謝后

二 宕昌入貢禁士民與非類婚偶魏太后忌李惠誣云叛而殺之

屠維協洽 齊正癸卯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魏同宋志三月癸卯朔食齊志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癸丑與填合於轅五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東上將魏志三月填逆行入太微留左掖門內九月庚子太白犯左執法

齊太祖道成 建元元 蕭鑠至荊州罷遣兵役巖刑讎敏謝朏稍晉文必錄身北面殺臨川王肆進位相國封齊公淵求爲官公進爵爲王愛宗褚謝朏齊旨解豊王璟蕭獺屋泣王即帝位不宋公侯皆除國褚炤數秦回不早死裴韻挂冠徑去帝不殺謝朏劉還謂致在孝經劉善明請除大明泰始昔政又讀傳討交趾崔祖思請令無員之官執文武二學又請進清業遐驕奮閱喜公子貢論蠶使勞擾劉思效言山潔之民不敢采食水草韶二宮諸王不得嘗屯騎封山湖斷諸將業部曲何黜謂禍淵王偷不輯賜氏運偷團家衛卒閭走馬殺汝隆王靈蘇宋宗室蘇姚道和立太子蹟王儉諫立符伍以李叔獻制文州楊廣香來隆胡轄之講范柏年殺之李爲奴叛入氐王玄親破爲奴玄說言帝有異志於宋明帝帝不以爲恨魏拓跋嘉等寨劉和入寇謝天義謀以司州附魏蕭景先擊破之王徽則業鎮南道王洪饒約柔然共伐魏

三 宜都王目辰等坐贓誅省侯官遣梁郡王嘉等奉劉昶以伐齊齊蠻夫蕭請降遣華珍迎之不果柔然入寇至壽而還賜高允錄竹牛酒

上章涒灘 齊二丁卯四丙寅七乙未九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閏九十二日小雪魏二丁卯四丙寅七乙未閏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九一日霜降齊志九月甲午朔食又十月辛酉熒惑守太微魏志二月壬午月食又九月壬戌太白犯左執法

二 魏拓跋琛拔馬頭崔文仲拔魏在眉靈鬱秦遺等反豫章王嶷討平之拓跋嘉等寇壽陽垣崇祖等擊破之帝命慮玩之等校定黃籍置巴州齊境有州二十三西陽侯警早孤帝薈之周盤龍子築宮外猶易竹龍崔慧景破李爲奴魏拓跋嘉等復入寇圍朐山玄元度擊破之帝欲加何戰常侍褚淵以爲不可有三稻魏馮熙等寇邊王僧虔請斷上湯殺因以楊後起爲武都王劉祥讀淵雍面見人爲鄭何益沈文季籍淵外何面見宋明帝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

四 隴西公琛拔齊馬頭齊崔文仲拔在眉梁郡王嘉等攻壽陽爲齊垣崇祖所敗引還齊角城來降遺嘉迎之遂攀寶閣朐山爲玄元度所敗屬熙等復攀齊徐守民起爲盜王敦進齊中山王宮屬皆名士

重光作噩 齊二辛卯

三 魏寇淮陽殺成買周盤龍父子縈擾魏數萬之衆魏寇下蔡垣

五 攻齊淮陽殺成買與李安民等戰不利而還法秀謀亂者類討擒

卷第一百三十五

四庚寅六己丑八戊子十一丁巳朔魏同齊志七月己未朔食又十月癸丑塡逆行守氐魏志七月庚申食又九月辛巳塡辰合于軫

崇祖擊却之王奐奏罷南蠻校尉宜淮北民桓標之等請援帝遣李安民等迎之安民不時進標之等皆爲魏所滅魏虜三萬餘口而去楊文弘請降車僧朗聘魏爲解奉君所殺柔然與帝書約共伐魏

之鑞鎖自解攻壽下蔡不克王敬請寄法秀餘黨爲馮太后營壽陵於方山淮北民桓標之等舉兵應齊討滅之諸將虜齊三萬餘口而還王數卒爲詩誅者百餘人爲義孝者千餘人以數子韓爲尙書令解率君殺齊使者車僧朗薛虎子請以資絹市牛屯田彭城鄧安等告虎子謀叛帝知其不然吐谷渾拾寅卒子度易侯立高閭等更定新律高車殺高昌王首魏國人立馬儒爲王

玄黓閹茂

齊正丙辰二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魏同齊志七月戊辰月食在危又六月庚子太白入東井八月戊子犯軒轅女主星甲辰犯少民星九月己卯犯太微西蕃上將辛酉入太微戊辰犯左執法十二月壬子太白塡合於氐度丙辰太白犯房北第一星丁卯犯鍵閉星又六月戊子熒感入東井丁丑與太白合七月甲戌犯積尸十月癸未入太微又正月己卯歲太白合於畢度又七月戊辰塡入氐魏志正月辛未月食七日丁卯又食十一月辛亥朔月寅見東方

四 帝殂太子即位帝以玉導爲病源碎之帝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土同價立太子長懋立王妃褚淵解司徒江謚怨望私結豫章王坐誅褚淵卒子賁屛居墓下

六 帝臨虎圈罷四方捕貢氏楊文弘卒從子後起立李崇爲荊州敕發兵送之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璽詔代之自然安帖發兵自防適使疑懼崇命邊戍掠得齊人皆還之崇在兗州置鼓樓邏盜帝始親享七廟服器皆依古制

昭陽大淵獻

齊二庚辰四己卯閏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卯朔六一日大晝魏二庚辰四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一乙亥朔閏四五一日晝辛齊志十二月乙巳朔食又六月己酉太白犯太微上將辛酉犯左執法八月甲申犯南斗第四星九月乙酉犯第三星壬辰與熒感合十月丁卯犯哭星又正月己亥熒感逆犯上相辛亥守軒庚子逆入太微三月丁卯與太白合

齊世祖賾永明元

復治民官田 族豫章王

魏不參朝務而時嶷書以楊爲陸平王治民官皆以三年爲小滿帝不豫天文裴實劉及沈攸之術伯玉曰豈得長死後實耳目自誅張景眞王敬則彊祖擧東宮太子有立意而殺垣崇祖又以帝以宿敬殺上伯玉忌殺張敬兒使謝超宗以罪死王僧虔辭開府王儉作長史僧虔不入王弘三兒知其所至

七 李安世聘齊魏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初禁同姓爲昏侯坐貪賄帝命於刑人處斬之韓麒麟請用重典必著斷斬立威當以鄉應之

閼逢困敦

齊正甲戌三癸酉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魏同齊志四月丁巳月食在南斗又三月甲戌太白入羽林四月丙申犯東井鉞星六月戊辰與熒感合於輿鬼度己巳與歲合八月庚午熒感犯太微西上將十月庚申犯進賢十一月壬辰犯亢十二月乙卯入氐又八月甲寅辰太白合於翼又二月戊辰塡犯東咸魏志四月丁亥月食

二 竟陵王子良愛才禮士開西邸以范雲任昉等爲八友范縝不信因果王儉謂蕭衍出三十貴不可言四戶專權納賂辦百萬始者誚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陳顯達說被大度初以始鑄王爲盜州鍾不紹韓帝武豫變寇皆降鍾保陳顯達不叛令方豫章王嶷白服蒂情侍宴幾固辭

八 初班百官俸祿李洪之首以贓敗賜死淮南王它請復斷祿高閭數之閭請築長城高麗使次齊使

旃蒙赤奮若

齊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一甲子朔齊志十一月戊寅月食在東井食三分之一又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十一月壬申入氐十二月己酉與塡合於實度又二月乙卯熒感守房四月戊戌犯氐六月乙亥犯房癸亥犯天江八月丁巳犯南斗十月丙戌入羽林又五月丙午歲與太白合六月辛丑與辰合十月己巳入太微十一月甲子犯右執法

三 帝命劉纘討交州李叔獻入朝王儉長於禮學賓客依頓接無自謂風流宰相唐寓之作亂於新城茹法亮呂文顯以姦佞用事

九 禁圖讖及下籤不經者班爵於羣臣彭城王勰有實行亮納若晶王揚爾初均給民口田柔然犯塞任城王澄拒却之柔然予成卒子豆崙立

柔兆攝提格

齊正癸亥二壬戌四辛酉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二丁巳朔閏正二十一日春分魏朔閏同二日春分

四 唐寓之稱帝於錢唐帝遣禁兵討誅之陳天福坐抄掠棄市

十 初服袞冕楊後起卒從弟集始立用李沖議置三長賦調始均穆亮等請擊柔然帝不許初制五等公服作明堂辟雍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

齊志九月丙午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庚子入羽林犯天關又八月戊辰癸歲入太白九月戊申歲合一月丁丑犯氐十二月庚寅犯氐八月乙巳未犯房又又鎭乙巳歲犯進實又十一歲合於軫度填星二月辛巳填犯填星魏地九月歲歲合

彊圉單閼　齊三

五乙酉七甲申九丙戌未十一壬午朔九癸閏齊志三月魏月食在氐九月庚子又食在實又五月戊壬太白犯畢六月庚東井八月甲寅入犯轅又二月乙亥發軒乙未合南斗九月犯又十二月癸卯犯星實十月己未辰太白合於氐庚度魏志三月丁亥發歲填合

五　荒蠻請一文惠太子普知稱精之觀司雍州蠻及魏兵寇以天生恒大生之以天生以魏兵入寇公破之又破之

十一　除荒人蠻寇桓天生等攻舞陰不克又云荒民田卒九十八人世入寇里子同實又破之城府執舞陰不克出入不勝伏之作工成卒傳紀虎高謹祐書

於南斗七月癸丑太白犯軒轅大星

著雍執徐　齊正

三庚辰六己酉辛巳正閏十丁未十一十八丙午戊朔魏正月己酉一十一日冬至辛丁未己亥丙戌三庚十六丁酉一八午申齊志月丁未小十日曹九月癸巳在少時九度加會食五分歲四食北東十寅合又一起十月太白犯房巳月己亥六七乙巳犯犯月法八月乙巳亥合房五月戊午與歲犯東井十二月壬子又月四合於星太白辰戊甲又戊寅月辰入東井閏四月己卯歲於畢氐乙巳犯房又丑十月不閏四月歲填一月丙寅填星會

六　巳東王子響出爲荊州刺史，桓天生以魏兵出據隔城，陳顯達攻破之，城復平，以魏兵及隔城，帝以毅氏帝至令中外出師宜者使於公。取隔城，不克，顯達之以爲便宜者，賈於民也。

十二　詔犯死罪者，以桓天生之父祖還歸降，帝不許其平上之卒，李彪封河東，郡諸州人之者立廟，伊尹太子戍，來降州人，育罪不宜引爲百姓服，解不克，有事者皆以爲鄰。

屠維大荒落　齊正

乙巳三月甲辰五十辛未十二朔壬寅丁亥齊志八年十月丁巳癸卯七庚又二月辛巳食在齊志二月庚又二月合羽入羽林十月癸巳太白入羽林月丁卯食又林合又十二月丙午三月入羽林八月己巳月從入羽林乙戌亥逆入羽林九月戊辰十二月入女須月度戌九月又十二月乙亥須戊戌月食十月八之七己丑朔月食在角十五分食在未八月丙

七　王晏以使者有罪講書王儉等文王儉曾下之，王儉卒，晏改其所爲，相長沙王晃以豫章王嶷爲大司馬，州郡何得見遣，上闕起居注，大夫由江陵歸

十三　初，魏太子恂、魏王天子以爲南安王楨，皆當死，孝文帝諸從子孫竟免，帝嘗命依親賞侍

月又二月甲申魏志九月行入氐月食既

上章敦牂　齊八己巳

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二甲子朔二月乙丑魏齊志大白入東井八月庚子入軒轅又十一月犯月戊申實犯乙亥又十二月丙辰太白犯氐九月甲午進東犯入合鬼四月癸戊戊歲入房犯十月乙亥發蟹又十月乙亥甲申又三月北入氐十又一月十二月丙午乙未又三月庚申門犯鉞又守鬼犯守月牛星又十月戊申月守又二月己亥食太白五分鉞又斗食歲太白三分犯發斗

八　歸隔城俘於魏，安陸侯緬得劫赦還，再犯乃誅之，丘冠先不拜

八　伏連籌殺其長史劉，巴東王子響復欲以魏帝使胡諧之等討子響，子響收兵張欣泰等至江陵，帝遣尹略之等，子響殺尹略等，又遣蕭順之等兵，至江陵，子響乃降，江津東軍以請右實下，左使蕭順之等殺子響，荊州孔長史伏曾等以爲兵之軍，殺房之代者以故交州刺史李叔獻阻兵不能禁，五代者以爲交州刺史之任，又由實請，及經帝欲以宜都王鏗，其巧者經久，王晏說之，昌侯

十四　陽平王頤破吐谷渾，立伏連籌爲吐谷渾王，度易侯卒，子伏連籌立，太后以帝不受胡太后，魏主欲以平日何以知有子，乃公卿請明日以太后爲皇后，魏帝有言，又帝不能，何必帝以爲，太后初崩，至事任者帝之所宜，又請帝收魏帝，事召阿伏

重光協洽　齊九

五壬辰七辛巳癸閏十己丑十二戊朔閏七八十一日秋分魏三月癸巳五壬辰六辛卯八庚寅閏己丑十二戊子朔七十

九　太廟薦帝后所嗜，以家人禮，別祭於昌林邑王

太祖以定律，於是議以範宮定律，王植等律

十五　帝始講成朝服，以明堂之昭明堂，作四時之辟，帝以太和中孝文以不能所祈，十二吐谷渾，定律令，烈服李冲等長孫稚定，推尊太祖爲太祖，二祧六宗，五廟一二合

一日歲暑齊志七月辛卯太白入太微九月乙亥犯南斗又三月甲午熒惑填歲合於虛度四月癸亥熒惑入羽林閏七月辛酉犯畢八月十四日熒伏在昴三度午熒在畢度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畢及立冬形色轉歲及二月壬午歲辛合於虛度閏十月填酉歲犯泣星又與太合又六月丙子辰十白合於七星庚又四月庚戊填逆犯泣犯星十月甲午從又轉魏志正月癸酉疑食案是月癸亥在張轡又己酉月食晦食又十二月辛卯月食盡案辛卯非蟣戀癸卯操也

年一祭四時徧行罷雜祀非禮者朝日夕月用朔朏不卜祥日帝讀諷風旱氣衿誠慕未濃帝饗羣臣樂懸而不作自太和朝淒主于新廟罷小歲朝賀高麗王璉卒帝素委貌布深衣見其使者闕置樂官除衿承祖爲律義樂軍佐濁子承祖姨不受謗遺得免罪

玄黓涒灘 齊二 丁亥

五丙辰七乙卯九甲十一癸丑朔魏同齊志十二月癸

十 徵齊王嶷齋庫火燒貲直三十餘萬杖主局數十而已錄遺令諸子奇優位有辟聽不足相陵侮辛之日齋庫無見錢武帝翁皆宮滿中尚等擊走之

十六 帝初祀明堂登靈臺隨月讀令齊使開高閭於十二室魏承爲土德李彪等請張吾以魏之宗室及功臣後封王者皆欲降爲公公爲侯侯爲伯子孫及長孫太祖子孫

未刻食未初始虧西北食十分之四申時復從十二月丁酉食在柳二分之二時起東食十二月甲辰子時復故食又五月辛巳太白入東井七月乙丑犯軒轅又二月庚子熒惑犯輿鬼三月乙酉入太微東井六月壬寅入太微

紛擾宋書立袁粲傳諱孝武明帝之惡復以范諸農爲林邑王

魏王如故作太極殿帝初朝日夕月初祀堯舜周公帝親祀孔子於中書省罷西郊諸壇臣吐谷渾伏連籌遣世子入朝不許仍伏得伏連籌攻其宕昌王梁彌承不遂帝破沒欲得宕昌伏羅大得羣臣之然老柔然人以以弑伏羅王之子爲立其陸叔父柔然主帝豆侖之老子立那蓋爲主

北游明根爲五更一日帝以李元凱爲文無好臣百年不絕帝食不帝以禮養老柔然豆弑元孫那蓋江陵縣日不根爲二百一年主帝李鄭義爲文

昭陽作噩 齊正 壬子

三辛亥五庚戊七己酉十戊寅十二丁丑朔魏同齊志正月戊辰太白歲合於晝庚二月丁丑太白犯東井四月戊壬犯五諸侯辛丑入輿鬼十月丙戌犯逆賓十一月戊戌入氐十二月壬辰犯南斗辛丑犯酉建東星又二月庚戌熒惑填填合於畫丑月戌午填歲

十一 玩齊武帝大怒物陳顯達謂太子曰是王融也融坐法下獄賜死子良以憂卒見太子昭業昭文皆爲王業嗣位太孫立王昭業爲帝太孫年少性輕佻帝謂太孫舉止甚不似太子乃屬意竟陵王子良王融欲矯詔立子良帝疾篤昭業入侍西昌侯鸞輔政鸞見王融謀立子良以子良爲太傅子良素無他志始不爲然上屬內外哀毀大喜太孫爲帝鸞爲尚書令子良以憂卒太后立何后太孫立何后追尊文惠太子爲文帝以蕭鸞輔政王融下獄賜死物少抵罪

十七 上始耕籍田立馮后魏上書不敢從帝命上始親與羣臣議遷都之事以河南日中國兵不宜以武力勝不以南伐之計任城王澄先言其不可帝自爲社稷之臣何所言伐爲不能帝欲以遷都之計謀於任城王澄澄曰此非常之舉人心未易定也帝曰卿意太子中庶子兼之上命帝以南伐爲名帝至洛陽命羣臣議遷都帝發平城至洛陽帝欲遂南伐羣臣稽顙固請帝乃遷都洛陽之計遂定帝執鞭乘馬而出羣臣李沖等泣諫帝曰今遷都之計不可中止乃定遷都之策帝位傳子將可陽帝而出平城至洛陽王石經讀禮記帝謂羣臣曰帝至陽西反於

閼逢閹茂 齊二 丙子

四乙亥五甲戌七癸未日三十一月辛丑二十四日壬申閏二月十四日戌七辛未十三癸酉朔魏同齊志五月甲戌朔日食月小滿一戊午時巳申食又一丁巳月三十日二分之甲寅月入太微戊子又五月三丁酉合又軒轅右執法太白合正月犯歲星丙辰四月庚申月魏志四月庚申食在斗

合於虛八月辛巳入東井十一月丁巳魏志逆行犯五諸侯月甲午六月庚辰朔食又正月戊長太白歲合於危

齊高宗 建武元年 陳顯達等謀立晉安王子懋及殺西昌侯鸞事泄子懋等見殺王晏蕭諶蕭坦之等與鸞謀廢立蕭衍爲鸞所用鸞以王子隆等爲帝所忌鸞以衍爲中書侍郎帝與其左右侍書以衍之謀告帝而帝不信之鸞又以帝之祖母太后令廢帝爲鬱林王立新安王昭文爲帝鸞爲太傅揚州刺史進爵宣城王鸞殺帝於延德殿以太后令追廢爲鬱林王殺何胤及蕭子懋子敬等鸞遣王廣之等殺安陸王子敬等又殺南平王銳晉熙王銶宜都王鏗等諸王鸞自立爲帝是爲高宗廢海陵王昭文爲海陵王尋殺之諸王並被殺之帝宣城王廢海陵王而自立殺海陵王昭秀巴陵王昭秀等帝謂蕭懿兄弟皆死帝殺鬱林王酒色不事人事而不飲酒孔稚珪等諫不聽帝殺桂陽王

十八 帝祭比干墓齊魏帝當親祀又不及寵勸帝臨嘗恭取帝三百官百官嚴擇才相尚書取辟寵于魏帝以代北寒好部門神宗性顯又諫又讀又以臣以平原祀又謂工又遷不解人不代之宜留之兵遷都令帝至洛陽帝欲任城王澄總攝留臺事以代都舊人不樂南遷魏帝北巡遷都魏帝納太和巡臣下魏帝以六鎮將士皆留代以魏主定都洛陽議者以爲太近齊境而朝士皆安之帝數得任城王澄遷都之功始安帝遷洛陽四方士民皆得留臺擊帝至平城帝以蕭寶卷遷洛陽帝親見公卿帝至平城爲魏帝巡帝親至戚家臨撫之死帝度舊臣士民遷之面折宜就帝親祀齊男女

穆亮等議遷帝都洛陽帝奔帝與之語或至夜分恨相得之晚齊王肅來奔帝使居鄴宮

旃蒙大淵獻 齊二庚子四己亥六丙申十戊戌八丁酉十二乙未朔魏同十二月壬寅熒惑出端門

二 魏廣陽王嘉等拒魏遣王廣之等衆救義陽魏王肅圍義陽齊蕭衍張沖等救義陽拔魏兵數萬魏城邵陽城不可破與之戰魏兵不敗南將陽士民皆歸魏將軍姜生以沈文季爲南兗州刺史以其兄城守皆沒及攻陽平之等帝殺之羣臣皆諸王始安王遙光等議殺之

揚王鐵謂公見接魏帝而有愧色必將殺王下我之於江夏王曰巴陵王之子倫於正殿殺之出受思高皇帝死而不聽得其王子之令衣海陵王以館食蕭鸞不能爲第三子吾當殿帝王別以於是得於是佐命倫誤謝寶卷上始欲立魏帝以沈文季爲太子太傅殺諸王流帝兒蕭寶卷爲太子依舊封王子兵爲太子以海陵王封所入司梁州爲侯殺者

十九 帝至壽陽帝循淮而東帝欲遂濟淮南攻鍾離帝將王肅等臨江魏帝以爲壽陽北魏人不可以小道齊雍州刺史曹虎僞降魏不可得帝歸魏帝欲以戰帝命王肅等攻義陽帝攻鍾離不克引兵還帝又遣將陳顯達等擊魏兵帝遣英等圍義陽齊以蕭衍爲司州刺史帝以魏兵盛引軍還魏主還至洛陽帝下令兵敗帝遣王肅以王肅爲豫州刺史以代劉昶帝命薛真度攻南陽敗績魏以李沖爲太子少傅魏人又使將軍王肅英攻義陽魏主登八公山賦詩劉昶王肅爲劉昶之所攻帝未發兵力西雍州寧可以近守

卷第一百四十一

柔兆困敦

齊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閏十二己未朔　魏二甲午五癸亥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十二癸未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　魏志九月庚辰朔食　十月丙午月食在畢

三

帝破裏蒸收鼻英餘澡　帝欲壞酒體蕭賴實謂宜移於實器　練親細務　魏薛法護來降

二十

[illegible]

彊圉赤奮若

齊二戊午四丁巳六丙辰九乙酉十一甲申朔　正一日雨水　魏同　魏志十月壬午癸亥歲合於端門之內

四

[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著雍攝提格

齊正癸未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　魏同　魏志二月丁卯月食在角又二月乙丑歲熒惑合於掖門內

永泰元

[illegible]

二十二

[illegible]

卷第一百四十二

三月丙午俱出

[illegible]

屠維單閼

齊二丁未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閏八癸卯十一壬寅朔　魏同　九日霜降　十一日霜降　魏志八月己未月食　二月壬戌月食在軫

齊東昏侯　永元元

[illegible]

二十三

[illegible]

卷第一百四十三

上章執徐

齊正辛丑二己巳四丁卯六庚午八戊辰十己巳十二丙寅朔　魏同　魏志正月丁卯又丑月食又十五分之三　正月己巳又十月丙辰月食在昴

二

[illegible]

魏世宗　景明元

[illegible]

倖爲阿丈阿兄數往刁敕家遊宴慶弔于湧子誼詞大子 陳伯之再討罪陽與魏傅永戰於肥口敗還 後宮火帝重徵以修宮害以夜繼實 於法珍等譖蕭懿殺之或勸懿奔襄陽懿曰豈有叛走向書令 帝使鄭植刺蕭衍植第紹叔以告衍 衍舉兵於襄陽 帝使劉山陽敕蕭穎胄以荊州兵襲衍衍使王天虎遺穎胄書云天虎口具而寶無吉山陽疑不進席闡文等勸穎胄斬天虎首以爲山陽殺之 穎胄疾南東王壞融鄉兵於江陵 穎胄處心委任宗史等 穎胄欲二月進兵衍以爲不可 以宣德太后令進寶融相國封宣城王曹景宗王茂欲迎南康王置襄陽衍不許 皐敬知衍必成功 諫敬康鶴馮道模鄧侯皆起兵應衍帝使薛元嗣等廣發沖據郢城拒西師 房僧寄請守魯山 鄧元起以武寧應衍 樓公則鑿湘州取之

重光大荒落

齊二乙丑四甲子六癸亥九壬辰十一辛卯朔魏同魏志七月癸巳朔食又正月己未太白熒惑合於奎三月戊午填入井八月戊午太白熒惑合于翼

齊和帝寶融中興元　南康王始稱相國　蕭衍

使劉孝慶任漾之等拒之 東昏遣吳子陽等十二軍救郢州 賴寶欲請救於魏衍曰攻取但以見付無康不捷但借鎮軍靜鎮之耳 吳子陽屯加湖與郢城舉火相陳不能相救 房僧寄卒張樂祖代守魯山 蕭穎李起廬陵沱僧闈拔去城 東尋自爲市錄東受潘妃杖 網塩爲高宗而斬之 張欣泰等謀謀諸衛降驛東尋亡建安王寶寅兵及村栲宅而潰 于茂等鄒吳子陽於加湖破走之 魯山郢城相繼降房長倫韻張孜當暢巾待命下從使君 韋敬守鄧趨死騰生 張弘策康城勸衍實指建康 衍取司州 崔假爲父及江置王鉛寬而死 衍曰用兵未必實力所魏威業使人說下陳伯之 伯之云軍未須建下衍直往遏之 休廟讓曰我家世忠貞有隨不二 魯休烈等殺任謀之穎胄欲召兵自救衍不可 衍克姑執 東尋開江郢隨遊歸如轉 曹景宗破李居士於江軍諸軍進国肆康 王寶孫爲諸將席東突陳死 王茂等敗王珍國于朱崔航南送進国宮城 衍使降者詐陳伯之云城中欲斷其手足 緣元瑜桓和李居士曾降楊公則失實胡琳曰纖中晉胸 公則荊湘州怯兵克獲買發 京口廣陵瓜步智降 蕭穎胄卒寶侯韓迎蕭僧

二　咸陽王禧驕奢貪淫 于烈不與稱羽林 北海王詳將彭城王勰帝使于烈以兵召禧等奪其政 帝始親政變臣讀脩等用事 寶陵王羽代鑾爲司徒固辟 帝獵北邙禧謀反蕭 廣陽王嘉鑾洛陽三百餘坊 立于后 北海王群爲司徒 于忠責王邁損公惠私 又謂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 遷圓丘於伊陽 源懷請罷蕭衍未克建康取江南 田益宗元英請乘閒取義陽

卷第一百四十四

貢參軍國又以荊州僕儔 東畢尊特子文爲靈帝 又好頭宮人宦者爲軍嗾戲作被創興去 又敕大官辦禮米爲百日嗣 鉛祛珍恐士民洗濟開城不出兵故長圍得成 東昏惜令錢曰戰求竊取我邪 又金鍵辦鍾倍宗於常要怨意不爲用 王珍國張權引兵入殿殺東昏送首於蕭衍 王志搖服樹豐不將殯名 衍謂王亮顯而不扶 楊公則我衛送公鄉士民 馬仙璉戰衍使鈔運道 追腰東昏侯 衍除虞政理滯訟辨死事瘞逆徒 貴邪守吳興不下 劉坦開城以疑鎖玄紹王僧粲讀湘州平

玄黓敦牂　梁正庚寅

三己丑五戊子閏六丁亥八丙戌十乙酉朔 魏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六丁亥八丙戌十乙酉朔閏五六二日大暑 隋志八月壬寅熒惑守南斗 魏志七月丁巳朔食十一月己巳月食盡在井又正月癸惑犯房癸巳填逆行守井三月太白辰合於須女

梁高祖衍天監元　迎宣德太后臨朝引范雲

沈約任昉爲驃心 約曰公建牙欒河此時應思今王藥已成何所復思 又曰若天子還都君臣分定當使有人同公作賦 約給襲先入 進位相國綜百授封梁公備九錫 殺湘東王寶睡 梁國置百官 范雲陳納余氏 進封樂王 殺邵陵王寶攸等 鄒文智等穿輸奉鄱陽王寶寅奔魏 蕭儀鎮荊州民皆安悅 和帝歸至姑孰禪位子樂 宣德太后臨軒遣使揩電以遜子別宮 樂王鄱帝位奉和帝爲巴陵王闕一日殺之 鯛覓遣不食而卒

以蕭寶義爲巴陵王 帝鋼南康侯子恪曰宋孝武東稽京鄉祖以材略見婦而無如之何湘東以丹景獲免而子孫死其手 又曰實梁雖云革命宗鶴未遣鄉兄第果有天命排我所殺適足示無度會耳 置將太將石函 擱到滅等以勸廉能監入南北按殺張弘策 陳伯之以鄧譖爲別魏帝達代之繕及褚鋼勸伯之撤江州反 伯之攻鄧伯倫於豫寶帝遣王茂等囊之伯之敗奔魏 帝遣使獻齡劉季連季達飭選鐵鄧元起欲之官朱道琛請先檢校龍奪人物曰曾富屬人季連獨僧反 朱士略納元起於巴西 李府諫檢許族罰軍糧 命王亮等議宗律令 作四適十二留以考鐘律 立太子統 江東畢米斗五千

三　齊蕭寶寅來奔 魯陽蠻叛雍州李崇擊滅叛權學陳伯之來奔以元丕爲三老 范紹謂衍兵無糧何玎克鄭 洛陽宮闕始成 高肇與張彝爭備公主肆彝沈雁累年

卷第一百四十五

昭陽協洽　梁正甲寅

三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一己酉朔 魏同 隋志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 魏志五月丁卯月食自地出食十五分之十二

二　劉季連食盡困蹙帝遣使受其降初行梁律 范雲卒帝拾沈約而以徐勉周捨代之 拾言誠款日不淮構事 斷鄱驍嚴奉 帝辛謝朏宗 魏元英寇錢陽取寶首欄元淮哉東闕拔五城康司馬素 漏遺根怯防勇魏關門棄魏党法宗等抑之 古鄒請代父死不曾易織殺耽業

四　梁州氐楊會叛 蕭寶寅伏闕下請兵伐梁暴鳳大鬧不務 命寶實屯東城陳伯之屯勝石以僕伐梁楊權等大徵叛氐 任城王灌救謂伐梁 復收寶荊 郢城王靈爲太師元英傑梁茹陽拔賀首欄任城王灌傻東闕拔五城康司馬明素 懶業始卒子紹先立 源懷請元尼須故人欽酒之坐非夠徽之所 傳慎損墳儀官五分之二 東荊舊樊梁安叛 納高貴蕭諡慎得暴漱死

歲陽歲陰	梁	魏
閼逢涒灘 梁正戊申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魏正戊申四丁丑六丙子八乙亥十甲戌十二癸酉朔閏十二	三 梁姜慶真襲壽春，入其外郭。梁[illegible]惠紹等與魏劉思祖戰於邵陽，[illegible]。魏元英[illegible]而惠紹[illegible]。王僧炳與魏[illegible]於樊城，[illegible]。蔡道恭守義陽百餘日，魏不能克，會病卒。[illegible]以死。柴慶宗以鈞城降魏。馬仙琕救義陽不克，[illegible]以城降魏。[illegible]南鄉陽，除[illegible]司州於[illegible]	正始元 楊大眼討樊季安，平之。梁姜慶真襲據壽陽外郭，蕭寶寅擊卻之。劉思祖破梁[illegible]紹於邵陽。任城王澄[illegible]。元英[illegible]破梁[illegible]。[illegible]自鍾離還。北海王詳貪[illegible]，高肇[illegible]。詳[illegible]，高太妃[illegible]。[illegible]
旃蒙作噩 梁二壬申三辛未五庚午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閏二三二日穀雨。魏正壬申三辛未五庚午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	四 初置五經博士，儒術大興。夏侯道遷以梁州[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州反，李[illegible]平之。王足入劍閣，[illegible]。鄧元起[illegible]。[illegible]平之。命臨川王宏等伐魏。魏王足[illegible]。劉[illegible]大眼來斛三十[illegible]。巴西復為魏。	二 梁夏侯道遷以梁州來降，邢巒將兵援之，巒略定巴西等郡。王足入劍閣，又[illegible]崔光[illegible]不當生殿堂之[illegible]。高肇之[illegible]。邢巒[illegible]勝，[illegible]。王足[illegible]梁州[illegible]，取益州。王足不得刺史，[illegible]引兵還，子梁。源[illegible]討梁州叛氐。巴西復入
柔兆閹茂 梁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辰朔。魏同。梁紀三月丙寅朔，魏志正月庚辰食，月食在氐。	五 魏元[illegible]等來寇，[illegible]陳伯之來奔。干茂先[illegible]大眼所敗。[illegible]鍾離，[illegible]又堰肥水，[illegible]合肥，拔之。[illegible]。魏邢巒[illegible]。[illegible]和拔[illegible]。魏元英[illegible]孤山。又破張惠紹[illegible]。王宏[illegible]潰。[illegible]洛口[illegible]。英圍鍾離。[illegible]必破賊。	三 昌義之[illegible]。元[illegible]等奔梁。[illegible]。中山王英[illegible]。[illegible]以為不可。[illegible]邢巒[illegible]。[illegible]大眼。[illegible]桓和[illegible]孤山。又破[illegible]。張惠紹[illegible]。大破梁兵於[illegible]。[illegible]。陳伯之[illegible]。[illegible]伏圖立帝。不許。[illegible]。和[illegible]
彊圉大淵獻 梁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	六 昌義之守鍾離，[illegible]。二將和，師必濟矣。[illegible]以高[illegible]大破元英[illegible]二十餘[illegible]	四 公孫崇請[illegible]大樂。中山王英作橋於邵陽洲以攻鍾離，詔召英還，英固請留攻。梁曹景宗[illegible]大破英於邵陽洲。中山王英[illegible]

歲陽歲陰	梁	魏
閏十丙辰十二乙卯朔，十一日冬至。魏正辛酉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丙辰十二乙卯朔。閏九月十一月小雪	徐勉為吏部尚書，[illegible]今夕止可談風月。	蕭寶寅皆免死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辛琛[illegible]方正長史。于后[illegible]歸咎高氏。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佰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卷第一百四十七

著雍困敦 梁三甲申

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魏閏 魏志八月壬子朔食又三月戊申熒惑在東壁五月癸未填逆行入太微六月庚辰太白歲合於柳

梁高祖天監七 初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 十蕭昺爲領軍峻切近幸不堪命 初十二卿分百官十八班將軍二十四班 魏安成王秀降 魏白早生以懸瓠來降 魏遣馬仙琕赴懸瓠 魏宿豫來降 魏元英邢巒拔懸瓠斬白早生 魏辛祥敗胡武城於金山 初造大裘

魏世宗永平元 皇子昌卒人疑高后 高肇益用事 元匡擔棺欲諫之坐立免死 京兆王愉據冀州反 李平擊愉破之 樂安王詮 高肇 在北州鎭 彭城王勰 讒 高肇 王平擊愉 殺之 兵送洛陽 士民流涕 通謀於李氏 李平以 城走平 救崔光 帝命高肇 楊椿 於野王 追執之 殺 救之 三關 以梁 中山王英 救懸瓠 白早生 破 以 府 梁 邢巒 杜 楊椿 攻宿豫 斬白早生 辛祥敗梁胡武城 拔懸瓠 戶 於金山 梁 高昌王麴嘉求內徙 柔然佗汗擊高車 敗死 子醜奴立

屠維赤奮若 梁八己丑

梁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魏同 魏志八月丙午朔食又三月熒惑入鬼四月乙丑太白犯積尸五月太白歲合九月甲申歲入太微十二月乙酉又逆行入太微

八 或請封會稽禪國山 許懋以爲古有巡狩而無封禪 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 魏元英復取三關 馬仙琕走 韋叡救三關 朱城安陸 曰爲將當有法 時不可專勇 帝遣 紹歸求和於魏 魏曰吾不可 先言和以息民 彼此之民 魏入不許 魏元志 蕭爲受郡 降 擊志破之 魏元樹來奔

二 中山王英請三關相須攻難不如攻易乃先攻東關克之二關皆潰 走梁馬仙琕 帝欲以所獲梁將贖 魏元志 帝不許 司馬 元 裴 延儁 孫 各造 樂器 帝 五經 令 劉芳 爲 作閑居寺 元樹奔梁

上章攝提格

梁初用大明曆 二癸卯四壬寅六辛丑七庚子九己亥十一己亥十二戊辰 閏六 七月己 魏同 魏志正月二日戊暑 月在張 月乙暑 魏子月食在柳 二月 又食在張 十二月 又閏 月壬午又食 月壬申太白犯太微

九 沈約求三司之儀不得 帝幸國子學 命太子以下皆入學 流爲術 書王都令史 宜城男承伯 作 宗 封平之 初行祖沖之曆

三 皇子詡生 胡充華 宦官 不可 愛 一身之死 使國無嗣 劉芳等 新學 止用 二舞 餘 仍舊

卷第一百四十八

重光單閼 梁二

梁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魏同 梁紀十月己巳 魏志十月壬戌朔食 二月己巳歲犯房

十 琅邪王國珍 以怨 殺 得 朐山 叛 降魏 魏盧昶 援 朐山 馬仙琕 討之 魏 二 百 里 梁 有 二十三州 名 浸 多 秣陵 老 人 蘆 帝 言 陛下 爲 法 急 於 庶 民 緩 於 權 貴

四 汾州劉龍駒反 薛和討平之 梁 朐山來降 盧昶援之 馬仙琕 克朐山 敗 走 士卒 免者 什 一 二 朐山 與 梁 爭 甄 琛 請 重 里 尉 之 任 以 除 洛 城 盜 賊

玄黓執徐 梁三辛卯

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 魏同 魏志五月己未 二月丙申 又三月丙午晦食 九月 歲 犯鍵閉 熒惑 守氐九十餘日 月填守房

十一 初 免老小 連 黜 皆 作 修五禮

延昌元 高肇爲司徒 清河王懌 以 肇 比王莽 又謂 肇 擅 權 因 徒 亂 君臣之分 立太子詡 人謂 郭 祚 爲 黃 甄 少 師 始 不 殺 其 母

昭陽大荒落

梁正丙戌三乙酉四甲申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 朔 閏 二 十 一 日 小 滿 魏 正 丙 戊閏二乙酉四甲申十一 七癸丑九壬子十一 辛亥三一日蝕 甲 寅 朔 食 魏志五月甲寅 又四月己亥 月 從 出 生 三 分 漸 滿 十 地 食

十二 鬱洲民殺 張稷降魏 魏 盧昶 討平之 沈約卒 赤章 稱 禪代不由己 出

二 梁 鬱洲來降 遣兵援之 游肇諫不去 壽陽大水 李崇乘船依女牆 裴絢叛 崇 日 吾 動 足 則 揚 州 非 國 物 討 禽 之 梁 殺 反 問 帝 委 信 不 疑 崔 光 恆 肆 地 震 踰 年 帝 命 太 子 拜 少 傅

月丙申又食盡在參 又四月庚午熒惑犯 軒轅 三月乙丑填守 房

閼逢敦牂 梁正

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九丙午十一乙亥十二丁 朔 魏同 魏志七 月癸巳 月 從 蝕 四 月 食 尾 五月 太 白 犯 軒 轅 八月 犯 九 又 十 四 法

十三 魏 寇 益 州 命 康 絢 堰 淮 水 於 浮 山 以 灌 壽 陽

三 田益宗以貪被代 子魯生等叛 入 梁 魏 取 蜀 帝 考 百 官 黜 陟 伐 梁 益 州 游 肇 諫 高 肇 等 將 兵 十 五 萬 杯 酒 楊 昱 請 宮 中 陽 固 諷 王 顯 實 庫 無 益 楊 津 等 賜 將 從 太 子 出 入 輸 物 者

旃蒙協洽 梁二甲戌

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 閏 未十 甲 午 六 十 二 己 巳 魏同 魏志十二月庚午 一日 大 戊 辛 未 十 三 庚 午 月 一 己 巳 寅 歲 太 白 熒 惑 合 於 斗 牛 月 太 白 犯 斗 寶 十 庚 寅 十

十四 任太洪劉魏襲關城不克 以鐵器數千萬斤沈 壅 淮 堰 魏 遣 蕭 寶 夤 等 救 淮 堰 崔 亮 攻 硤 石 於 硤 石 以 晉 壽 來 降 淮 堰 士 卒 凍 死 什 七 八 魏 任 宗

四 帝殂 子詡即位 崔光 高后欲殺胡貴嬪 中宮 衛 所 守 太子 別 於 與 于 忠 等 引 高 陽 王 雍 入 朝 廣 平 王 懷 居 中 崇 訓 宮 胡 太 后 臨 朝 高 陽 王 雍 擅 權 于 忠 專 權 殺 裴 植 郭 祚 元 叉 始 進 用

八十四百一第卷

屠維大淵獻	著雍閹茂	彊圉作噩	柔兆涒灘	
梁正己亥。十一月辛巳。三卯七戊寅。九庚辰。丙子朔。魏同丁丑五又十正月辛巳朔食。二月庚申月食。又五分之十在軫。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	梁正丁巳。三丙辰五乙卯。七甲寅閏八月癸丑。十一壬午朔。九月一日霜降。魏同。	梁二壬辰。四辛卯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魏同。魏志二月丁未。月食在軫。八月癸卯。又食在畢。	梁正戊辰。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午。十二癸巳朔。正二日雨水。梁紀三月戊辰朔食。魏志八月己酉月食十五分之八在奎。又三月丙子太白歲合。正月熒惑犯房。四月逆行又犯之。	
十八	十七　安成王秀卒。帝衣冠以小心，事主無分半點。神將帝前王秀不移，諸將哭泣，責而不許。	十六　魏文鶴不得爲仙人爲獸之形。宋朝初用其禮，去爵皆用。帝謂佛道所在，今朝廷不復一州。	十五　魏攻浮山堰，康絢擊卻之。拔西硤石，斬趙祖悅。反間使蕭寶寅，擊破之。下之遂圍武興。東益州保白水。魏攻淮堰，壞淮堰，死者十餘萬。	
二　太后初，撫羽林虎賁，稱大赦。殿中張仲瑀請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聽入其選。人羽林安武官，以從名帝其虎賁斬。	神龜元　張倫諫遣使與柔然抗禮。尚書胡國珍卒。先是普惠諫，崔光稱尺，太后謝不許。	二　大乘賊入瀛州。宇文延討平之。任城王澄、蕭寶寅等並請不可。	魏肅宗　諱詡　熙平元　李崇請崔亮、崔延伯以太后乘。	太后臨朝稱制。出于忠爲冀州刺史。胡國珍出入禁中，參咨大務。元通以高陽王雍疏，趙祖悅下梁。

昭陽單閼	玄黓攝提格	重光赤奮若	上章困敦	
梁正壬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魏同。梁紀十一月光初用十一正。魏紀正月乙卯朔太白入斗。又十月癸卯，熒惑犯房。	梁二辛酉。四癸亥。六壬戌。八己丑朔。魏同。十一月甲辰，月食。又十二月壬辰，月逆行。又五月犯軒轅左執法，又犯左執法。	梁二己亥。四戊戌。六丁卯。八丙子。十乙丑朔。魏閏五月丁酉。一日大暑。同二月食。無。又十一月丁未。又五月癸酉。熒惑填合於井。十一月辛亥，太白犯左執法。九月癸丑，又犯。	梁正乙亥。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子。十辛丑。十二庚寅朔。魏同。梁紀正月丙子日食。魏志正月乙亥朔食。又二月甲寅月食。又四月庚戌，太白熒惑合。七月，太白犯井。	
四　始鑄鐵錢，民多盜鑄，物價騰貴。	三　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復逃歸。	二　魏南荊州桓叔興以南荊州來降。釋僧明以義州降魏。裴邃攻義州，取之。封瑗殿火。	普通元　帝遣使于魏。帝羅文翰帝，何遣王衣冠，魏始通使。魏始元略來奔。	
四　阿那瓌入寇。李崇等討之。元孚使，告阿那瓌。柔然破六韓拔陵反。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	三　宋雲等自西域還。高車王伊匐立，伊匐弟越居殺伊匐自立。	二　南秦州氐反。使楊鈞送阿那瓌。高車王伊匐擊柔然婆羅門。	正光元　清河王懌，以太后義，劉騰幽太后於北宮，殺懌。中山王熙起兵，元略奔梁。	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

卷第一百五十

閼逢執徐　梁正壬午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閏正二一日春分魏二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九戊申十一丁未朔閏二三一日歲兩魏未四月癸丑歲逆行犯房

五　命裴邃督諸軍伐魏。成景儁拔魏童城。邃襲魏壽春，入其外郭。魏建城亦降。李國興攻魏郢州不克。朱异始用事。

五　詔臨淮王彧北討拔陵。衞可孤陷武川。胡琛反。蕭寶寅討之。高平鎮民反。崔暹敗於白道。彧敗。魏命李崇北討。莫折念生反。秦州人殺刺史李彥。南秦州人殺刺史崔遊應之。念生稱帝。遣其弟天生寇岐雍。魏遣蕭寶寅討之。元志敗沒。魏主親政。詔分鎮改州。崔暹坐失律。勅成元壽等執賴。苗扶等入寇。楊州人殺太守以應之。生部叛。朱始代魏。鑒勸隴西。賊悉據之。裴邃復寇。賴得州外。朱榮留蕭寶寅。命賊胡子延伯。權守全統州。禽深退說。蕭寶夤崇拔。崇度。高平人莫殺。斬婁神達。下京兆。

孝昌元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裴邃敗魏長孫稚於壽陽。豫章王綜以彭城降魏。魏安豐王延明等攻彭城。綜潛奔魏。法僧來。

旃蒙大荒落　梁正丙午三乙巳六甲戌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魏閏隋志三月丙午歲入南斗庚申月食九月王子太白犯右執法魏志九月丁巳月食又五月太白犯軒轅十二月癸亥犯鬼

六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敗魏長孫稚。裴邃卒。豫章王綜以彭城降魏。陳慶之敗魏於彭城。蕭綜奔魏。帝自以爲綜初生時。士卒死者什七八。綜謂小王之子。夜亡入魏。魏之復徐州。臨海陰陽作亂。以王之徵爲司空。魏彭城王勰之孫。西豐侯正德。曹宗拔魏順陽。之坐於斷免削。

孝昌元　魏黑水賊叛。魏遣王敗。元法僧叛。鑑王敗。出兵。陸之欲子。必后熙死。發徐與崔顥于入。臣隴根與梁命文解破宮鎔家何事元紹李軌神縱所以延蕭。皆崔元延士和僧遂伯雲崇顯。法僧據彭城叛。降魏。

與蕭寶夤討鄜州不克。汾州胡反。魏子建撫念生陷涼州。氐南秦州。韓祖香。莫折。

卷第一百五十一

柔兆敦牂　梁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閏十丙申十二乙未朔十一一日冬至魏二庚午四己巳六戊辰八丁卯十一丙申十二乙未朔閏十一十二二日大微隋志正月癸卯太白歲合於午魏志十一月戊申又合于女

七　魏以江革易元略。元樹夏侯亶攻魏壽陽。丁貴嬪卒。夏侯亶等拔壽陽。

二　魏常景元譚為杜洛周所敗。王深之定州。孫滕攻長孫稚。羊侃爲魏。元深王融。長孫稚敗於五原。元鮮于修禮陷定州。杜洛周陷幽州。葛榮殺修禮。元深爲葛榮所殺。賀拔勝。宇文泰。鮮于阿胡。王深爲朱榮所擒。元深降。天子自武泰。廣陽王深。

而死生念　梁救念生。辛雄請之。以陷能析州。陽平州呂伯度。破蕭寶夤。

強圉協洽　梁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魏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八辛卯十庚寅朔魏志九月癸亥再犯軒轅大星

大通元　湛僧智圍魏東豫州。成景儁攻魏彭城不克。帝幸同泰寺捨身。夏侯夔拔魏三關。陳慶之以廣陵降。湛僧智以城降。元慶和以城降。陳慶之克魏渦陽。

三　葛榮陷殷州。東秦州刺史。內將士以州叛。崔楷死之。雍州以拒魏。蕭寶夤殺。州以下據城叛。賊獨思。路陰。園爲魏。關中大賊。元鑒。辛等反。討。郭以下。鄭榮。子杜。生陸。粉。百國。

著雍涒灘 梁正己未

三戊午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 魏同 魏志正月熒惑逆行犯軒轅大星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

二 魏元悅元彧元顥來奔元願達以郢州元世儁以北青州李志以南荊州來降元彧還魏立元顥為魏王使陳慶之將兵送之曹義宗為費穆所禽魏羊侃來奔

降 守相州榮攻不能克 … 殺杜 … 而

魏敬宗子攸永安元

[illegible]

卷第一百五十二

屠維作噩 梁正癸丑

三壬子六辛巳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閏六七一日處暑魏正癸丑三壬子

中大通元 陳慶之取魏梁國元顥稱帝慶之取滎陽虎牢送顥入洛陽魏主北走慶之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皆克顥密謀叛梁慶之請益兵及赴徐州皆不聽上書止梁兵於境上魏爾朱榮奉魏主擊顥

二

[illegible]

卷第一百

六辛巳閏七庚辰九己卯十一戊寅朔八一日秋分隋志閏月壬戌熒惑犯積尸魏志十月己酉朔從地食十五分之七起西北又八月乙丑月食在危十月甲子又食在參又十一月熒惑自鬼入太微西掖門犯上將出東掖門犯上相東行累日句已去來逆行而西

顥敗死慶之為沙門逃歸魏元延明來奔嚴始欣以巴州來降遣蕭玩援之帝捨身於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

[illegible]

五十三

上章閹茂 梁正丁丑

三丙子五乙亥七甲戌十癸卯十二壬寅朔魏同魏志甲申望前月食又正月癸未熒惑逆行入東掖門三月己卯在右執法北留十四日順行而東四月己未出在端門自左執法南而東五月己亥太白在參

二 魏梁益州攻嚴始欣殺之蕭玩亦敗死以魏汝南王悅為魏王置境上悅不能入魏而還陳慶之圍魏懸瓠

魏東海王曄建明元

[illegible]

卷第一百五十四

之顏色不變　帝手刃榮幷殺天穆
帝得榮手板曰通今日不可制　大赦
爾朱世隆奉榮妻子奔河陰　田括
欲攻門賀拔勝止之　司馬子如勳世
隆據河橋攻京城以示彊　爾朱拂律
歸將胡騎來求尸　世隆謂兩行鐵宇
何足可信　李苗以火船蛻河橋世隆
北遣　世隆屠肆州以肆忿　斛斯椿
歸汝南王悅　爾朱兆自汾州據晉陽
會世隆於長子立長廣王曄　爾朱仲
遣起兵餘州　爾朱天光起兵關中
侯淵起兵平州　城陽王徽忌前勳帝
不納羣臣之策斬悄實賜靡實而恩不
誠物　仲遣陷西安州及清臺　爾朱
榮謂兆不過將三千翰堪代栽者唯賀
六運　兆召高歡向洛歡辭之　兆破
源子恭於丹谷自河橋西涉河水不沒
馬腹叩宮門宿衛乃覺　因敬宗於承
事寺樓殺臺子　寇祖仁斬城陽王徵
獻其首　兆實世隆耳目不廣歡使豆
陵步蕃襲秀容兆歸晉陽使世隆等守
洛陽　兆送敬宗於晉陽　高歡隸兆
不宜審天子　世隆殺高道穆　世隆
不追李苗贈經　世隆殺睢毋　兆弑
敬宗　步蕃大破兆於秀容　高歡與
兆共破步蕃斬之　兆使歡統三州六
鎮降民就餘山東　趙洛周逐爾贊贊
走山中而死　趙脩延執李球之　汝
南王悅南還斛斯椿復陵

重光大淵獻

梁二辛丑四庚子六
己亥八戊戌十丁酉
十二丙申朔　魏二
辛丑四庚子六己亥
八戊戌十丁酉朔
魏志六月己亥朔食
在所南又五月甲申
月食畢又十月甲寅
太白熒惑歲填聚于
觜參

三

昭明太子卒小民走宮門號泣滿
路　在東宮坐起常西向　道士
請墓地不利長子埋蠟鵝能鵝之歸太
子郡儲帝由是捨歡而立綱　周弘正
勸綱讓太子　宗感有服者悖食邑籍
鄉亭侯　樂山侯正則反誅　魏南兗
州來降

魏安定王朗中興元

日空宮爾百

朱世隆以曄疏遠無人望更議立君
廣陵王恭陽瘖以避元乂之難世隆迎
立之　節閔帝自授敕改元普泰詔
稱帝　劉季明議爾朱榮無所配享
爾朱兆以不預發立之謀欲攻世隆
節閔謂史作龍於國無功　不罪殺師
子者　崔祖鎮反國青州　劉霖助起
兵稱燕王　高乾迎兵據纂州　存歡
引兵東下乾濟迎之逐入羣州　李元
忠說歡討歟朱歡至山東禁士卒侵羅
遣近歸心　徵歡不至　爾朱世隆仲
遣兆天光皆驅淫食暴中外患之　侯
淵叱列延慶藝纂劉靈助斬之　璽勛
首函三月入定州　天光討宿勤明塞
禽之　荊州民斬捕脩延　仲遺討崔
祖鎮斬之　高歡起兵信部李元忠據
殿州以應之　世隆大光減楊椿楊津
之族　爾朱壺伯以星殺位以世隆爲
儀同三師　兆復叔殺州　仲遺與兆
會攻高歡　歡立元朗爲帝　歡縱反
闘使互相猜貳仲遠南走　製拔勝請
兆失策　投部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彌
者得天下之心　歡破兆於臆阿　歡
攻鄉　王乞德劫劉世胡以南竟州降

卷第一百五十五

玄默困敦

梁三
四甲子六癸亥乙丑
戊十辛酉十二八壬
朔閏三四一日庚申
魏正丙寅三小滿
閏四甲子六癸乙丑
壬戊十辛酉十亥八
申朔五一日夏二庚
魏志十月辛酉至
地食起西南又朔從
戊寅月食在翼四月
丙子又食在參十月
月癸巳熒惑逆又三
氐閏月丙申歲行犯
十一月熒惑入入鬼
十餘日出逆行南斗
六十日乃去　復入

四

以元法僧爲東魏王　邵陵王綸
坐強市殺人免削　魏爾朱仲遠來奔
魏樊子鵠拔譙城禽元樹

梁

魏孝武帝脩永熙元

高歡拔鄴　安
定王明從居鄴　爾朱世隆單騎厚禮
以斟兆納其女爲后兆乃悅　斛斯椿
賀拔勝謀聚爾朱氏而餘之　世隆圍
請天光天光乃賀來　賀拔岳謂天光
同心數力無不克　又勸留鎮關中遣
兵東討　爾朱度律仲遠天光兆同會
於鄴　高昂自將漢　不用鮮卑　歡
大破度律等於韓陵兵慕容紹宗髮軍
而去　兆奔晉陽仲　奔僧臺　斛斬
椿朱據河欄禽度律遣光使實願智入
錄爾朱泰伯及世隆天仲遠奔梁　歡
賓爲寧發子期以不　不信而斬之
賀拔岳侯莫陳悅襲忠安禽爾朱願髮
爲紹隆紹爾朱獨長斛心血以盟衆
安定王至邙山歡使王魏遺使魏關
椵視節閔帝欲孝之以椵以帝英特與
權僕歡歡廢之　斛關椿欲殺殺實拔
勝上之　歡欲立汝斯王悅閔其狂暴
而止　迎平陽王脩南之　歡還鄴
封隆之謂斛斯椿等立濯必爲卑歡送
度律天光於洛陽斬反　殺節閔帝
追諡徽宗　歡擊兆之奔秀容歡留居
晉陽　鄴遷反賀州侯景討平之　變
子鶴攻梁譙城拔之禽元樹　殺安定
王朗東海王曄　又殺汝南王悅　李
元忠將歡稱　歡使竇泰襲爾朱兆

昭陽赤奮若

梁二己未五戊子七
丁亥九丙戌十一乙
酉朔　魏同　魏志
四月己未朔食在丙
起正南又九月丁酉
太白歲合于翼甲寅
熒惑太白合於軫

五

魏耿翔以膠州來降　王早簡寶
據下邳來降　翔靈州來奔　魏
賀拔勝寇雍州拔數城

二

兆兵敗自縊　之容紹宗以爾朱榮
妻子降歡歡厚待之　罷行臺　追
尊武穆帝　斛斯椿等說帝猜圖散增
置閣內部曲　帝倚賀拔勝見弟以歡
歡　高乾說歡受禪歡撫其口　歡招
撫阿王羅　帝殺高乾弟昂慎奔晉陽
耿翔王早叛降梁　賀拔岳使宇文
秦至晉陽觀高歡　秦說岳中平涼招
撫約豆陵伊利等　岳以秦爲夏州
鄖珍封下邳　貳拔勝僕河北拔數城
歡使擊萬俟醜奴岳侯莫陳悅

閼逢攝提格

梁正甲申三癸未五
壬午七辛巳十庚戊
十二己酉朔閏十二
魏同　隋志四月
丁卯熒惑在南斗
魏志四月癸丑酉食
又三月戊戌月食在
九又五月己亥熒惑
逆行掩南斗魁第二
星遂入斗口

梁高祖中大通六

魏賀拔勝來奔
元慶和伐東魏
克瀨鄉　西魏獨孤信
來奔

魏孝武帝永熙三

丞相
歡禽紇豆陵伊利　泉企世擬
南洛令　禾寧泥圖災　宇文
秦謂賀拔岳云曹泥未足晏宜
先圖侯莫陳悅　悅殺岳於河
曲不據其衆皆奔遇平涼　薛
避知悅必敗　鎮洛不能齊婁
請避位趙貴赫連達請迎宇文
秦　韓襄勸秦行　秦知悅不
據平涼必無能爲日不速往愛
心將離　蔡佑殺彌姐元進
薛建達不掠避離之民　歡使
侯景招岳孝遇秦而還　秦劫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

孝武帝奔長安西見害
相歡入洛責辛雄等以
備位大臣處不諫爭出
不陷從衆誅之　推清
河王置丞制決潼　歡
引兵西迎孝武克潼關
屯華隆退屯河東凡四
十咎孝武不親歡乃還
洛　侯景取荊州　置
僻警躁歡饑之更立其
世子嘗見爲帝　西魏

卷第一百五十六

旃蒙單閼 梁正 戊申 三丁未 五丙午 七乙巳 九甲辰 十一癸卯

大同元 晉安王綱克之 [illegible]

魏文帝 炬 大統元 帝即位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西魏 司 朱道元 [illegible]

第卷

柔兆執徐 梁二 壬申 四辛未 六庚午 八己巳 十戊辰 十二丁卯 朔 魏志二月丁亥 又食 八月癸未 又食 十一月癸亥 歲合

二 上作 [illegible]

二 東魏高歡 [illegible]

三 丞相歡 [illegible]

朔正一日雨水 魏 正戊申 三丁未 五丙午 七乙巳 九甲辰 十二癸酉朔 魏志七月壬戌 太白塡合于七星

魏攻西魏漢中克之 復得梁州 陸襄禽鮮于琛

東魏司馬子如等攻潼關 [illegible]

[illegible]

彊圉大荒落 梁二 丙寅 五乙未 七甲午 九癸巳 十一壬辰 十二辛卯 朔 閏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三 歡在蒲津 丞相泰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泰實死囍偷彭樂敗　戰數負泰戰於沙苑　歡大敗彭樂賜出敵　去復戰歡欲更戰旣　偉金韓其屬乃降蓋爲　度河實甲士八萬漿鑊　仗十八萬侯景請謹　取泰書妃曰得泰失軍　何谷乃止高昂退保　洛陽西魏李弼克捕　坂復薛榮禮西魏略　定汾薛薛脩魏金曾　州穎州梁州樂陽督　隆於西魏任祥等救　穎川爲西魏宇文賀所　敗西魏叔裕寇雜　州拔之西魏郭黨寇　東荊慕容韋破之　邢磨納等儼舉兵隴以　應西魏起高奉海遣私　兵平境外之鑒武

著雍敦牂

梁二　四己丑六戊子九庚寅　巳十一丙辰朔九丁魏　同梁紀六月辛丑　食疑己丑誤　魏志

正月辛酉朔食又六月癸卯月食又二月庚戌三月甲子歲逆順行再犯上相六月太白入東井

四　以李胤之得舍利大赦

四　東魏賀拔仁復取南汾州　侯景等復取穎豫廣三州　泰令帝廢乙弗后迎柔然女爲后　東魏侯景等圍獨孤信於金墉　帝留太子欽守長安與泰東如洛陽　李弼遇東

魏將莫多婁貸文擊殺之　景等解圍泰與戰於河橋泰墜馬李穆扶其背以馬授之走　高昂等獨孤信等先敗之泰殺　亦遁降卒乃據弘農攻拔之　泰不言功祐出屯渭北　太子欽伏單于據咸陽　長安任宇文導　開門以長安讓宇文導　取咸陽取長　帝入洛陽　寶鑾取廣　復得以拒東魏　川以又之　保西遁　遂西讓玉壁　思政自李　韋孝寬　王思政

元象元　東魏賀拔仁攻南汾州　兵　虎牢取之　侯景以兵百騎破廣三州　魏西治南汾　歡以兵敗請解西大　高敖曹死

五　泰於行臺置學　陽武門以求得失　東魏等修定律樂　置紙筆命周

興和元　東魏　歡乃請帝　勸歡以十萬人城鄴　立高后　新宮成　發諸刺史　行與和曆

丞相獨孤信　侯景等與金墉　主賈字信文文　多囊泰於死　敗泰於河　戰而敗　毀之　諸將心　盡納等平　厲使宜　磨裕寶　景　是　軌魏走云　西寺三年　人寬寺　孝始改年　選後　英

卷第一百五十八

屠維協洽

梁正三甲寅五癸丑七壬　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　五癸丑七乙卯三甲　寅五　辛亥十二庚辰朔　魏志十二月甲午月

五　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何敬容獨勤於簿領爲時俗所嗤　以文華自命者皆以帝爲朱异所寵任　异阿諛食賂帝任之三十年　處當權門　郊祀初棄輦乘馬

五　泰於行臺置學　陽武門以求得失

上章涒灘

梁二四戊寅閏五丁丑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　東魏六一日大雪　魏仍用初用興和曆並同西　魏志閏正月光曆　食又十一月丁丑朔　白壤合於氐甲戌太

六　東魏以不受贈城

六　東魏侯景欲復荊州李弼等拒卻之　柔然入寇至夏州　魏乙弗后死　王賜恆請周惠達　郁久閭后卒　城豐等降東魏　帝致延和

食又二月壬子　犯井北軒轅第一星　四月入鬼　分州爲五品凡一百七州州郡縣多而戶口日耗

二　侯景欲復荊州不克　西魏宮延和　吐谷渾伏　等來降　帝逢卒于寺　呂立爲可汗

重光作噩

梁正四壬寅六辛丑八庚子十己亥十二戊戌　朔魏同魏志四　月壬辰月食　又四月己丑太白　合於婁丙午熒惑　歲合於奎

七　武林侯諮爲交州李賁反

七　宕昌王梁企定死弟彌定立　宇文泰欲革其外文　相宇文測遣東魏爲寇者或譖之　泰爲蘇綽等撰頒六條新制十二條

三　初行覇樣　濟海堰河瀆開　民俗鑄錢十九萬　孝子生廣　王遣宮人實　孝友請省　臨淮王　三長

玄黓閹茂

梁二四丙申六乙未九甲子十一癸亥朔　魏同魏志七月壬午熒惑歲合於井

八　劉敬躬反張綰討平之　盧子略攻廣州陳霸先擊平之

八　初置六軍　東魏高歡圍玉壁王思政拒之值大雪歡而退　太子鑄蒲坂帝待於華陰泰來朝

四　柔然數泣　相歡伐西魏圍玉壁不克而還　李元忠飲酒　如　射不讓　作樂

昭陽大淵獻

梁正壬戌二辛酉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朔閏正二壬午　日春分　二辛酉　魏正六己亥　未八戊午十丁亥　魏志三月丙午　朔月食

九　林邑王攻李賁敗於九德

九　東魏高慎以虎牢來降　歡於邙山泰圍東魏河橋　歡爲東魏所敗　還前東魏彭樂收兵金虜　敗東魏數收賀拔勝　及而泰見兵若千　惠泰軍敗走追至陝　思政不守故　自恆鼎將　名不守　魏拔虎牢　泰命大　東魏獨立以李賢

閼逢困敦

梁正三乙酉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　丙戌　朔同

十　李賁稱帝　帝幸蘭陵京口　何敬容免官

十　泰請賀拔勝　爲權衡度量　命蘇綽損益　更新制行之

武定元　東魏高慎以虎牢叛降西魏　歡拒西軍　錫律金　歡西敗　邙山　泰王　於乾　東魏　彭樂　斛律金　歡追至　高慎

二　歡以高澄爲大將軍　中書監　中書門下事　帝左右　澄使崔季舒　勸帝

貴貪污者司馬子如坐贓免歡爲子如擇爲高澄及歡驟笑崔暹戒屬諸貴楊愔謂狗以歡吠殺之恐無復吠狗命孫騰高隆之括無籍戶得六十餘萬歡擊山胡破之魏收改定與梁和

卷第一百五十九	旃蒙赤奮若	柔兆攝提格
	梁正庚辰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十一乙巳朔閏十十一日冬至魏同魏志四月丁巳熒惑犯南宮上將戊寅犯右執法	梁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八辛未十庚午十二己巳朔魏同魏志九月壬寅太白犯左執法
梁	十一　楊嶼陳霸先討李賁復聽人贖罪賀琛陳四事上詰責求其主名帝恭勤慈儉而疎簡刑法枉濫者多王侯驕橫或行殺掠上不禁	中大同元　楊嶼平交州李賁逃入獠中上留同泰寺講經寺災更作十二層浮圖初令犯罪者祖父母父母不坐詔通用足陌錢上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陳霸先破李賁於典澈湖岳陽王詧鎮襄陽陰待士撫民以圖大功
魏	十一　突厥土門始彊大遣使與之通蘇綽作大誥以革文章流弊申徽以單使禽鄧彥於瓜州	十二　宇文仲和據涼州張保據瓜州反獨孤信定涼州令狐整定瓜州王思政舉韋孝寬代鎮玉壁東魏高歡入寇攻玉壁五十日孝寬隨機拒之歡不能克發疾而退侯景寇齊子嶺楊檦拒却之安定公泰署空紙以授蘇綽使隨事處分綽謂爲國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綽卒泰薄葬以彰廉讓
東魏	三　爾朱文暢等謀殺歡不克而死置晉陽宮納吐渾女爲容華歡厚謝蠕蠕顯貴之遣陸剌求見公主婁妃勸歡娶柔然女避正室以讓之	四　運石經於鄴歡舉山東之衆伐西魏圍玉壁以挑西師西師不出死者七萬人不克發疾而還侯景趣齊子嶺亦不克歡使段韶輔太原公洋鎮鄴召世子澄詣晉陽侯景與澄有隙澄召之不至歡謂堪敵侯景唯慕容紹宗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強圉單閼 梁二 戊辰

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甲子朔魏二戊辰四丁卯六丙寅八乙丑十一甲午朔魏志正月己亥朔食

梁高祖太清元

謝宣明讀廬陵王續有 謂不鷂 湘東王繹聞 續卒喜羅屢破東魏 侯景來降羣臣皆以為 不可受朱異獨勸受之 周弘正讚亂階在此 上幸同泰寺捨身 遣羊鴉仁等應援侯景 上還宮 景復衛地 求救於西魏啓上自解 謝 命鄱陽王範擊穰 城 羊鴉仁據懸瓠 詔大舉伐東魏 朱異 謂鄱陽王範有雄才不 可為元帥 以貞陽侯

淵明南康王會理分督 諸將霸明復貞異歸會 理而代之 上謂荀濟 好反不可用 濟餘上 求偷佛法上欲誅之奔 東魏 蕭鴉明理寨山 以淮彭城羊侃圍勸之 攻戰不從 侯景戒梁 人深入 東魏慕容紹 宗擒萬彌明等於寨山 失亡三萬人 上聞敗 曰晉得蕭復為晉家平 紹宗克淮州 侯景 求立元氏輸之館以元 貞為魏主 景退保渦 陽 景奉斫人歷為足 景敗慕容紹宗 紹 宗使斛律光等試擊景 勿遇潰水 景師歸入 水而卻走草擺火不然

魏文帝大統十三 東魏

侯景據河南來降 景貳於梁 東魏圍景於潁川景復割四 城求救 于謹頭景蠢詐宜厚 其辭位而勿遣兵王思政詔宜 因機進取以荊州兵赴之安 定公泰乃遣李弼趙貴助之 東魏韓軌等引退 景與弼等 互相圍皆不克闕梁兵將至弼 等遇 王思政據潁川景出屯 懸瓠 泰使責法保等助景戍 守王悅以為景不可信泰召景 入朝不至乃召援兵景遂叛 降梁 裴寬勸羣法保誅景 王思政分軍據七州十二鎮 泰授以景官不受 鄭穆治岐

州三千戶數年至四萬戶

東魏孝靜帝武定五

齊獻武王歡卒 秘不發喪 侯 景據河南叛 邢子才 捕獲景兵發檄東方諸 州 陳元康諫高澄殺 崔暹 澄遣韓軌等討 景 澄留段韶趙泰深 守晉陽澄入朝 使元康杜弼 景保潁川 韓軌 景救於潁川 西魏 等還潁川引李弼 澄相晉陽發喪 齊獻武 於石佛頂盜發之 武王 王

澄招侯景景使王偉復 書不從 帝有文武才 澄忌之 澄使崔季舒 殿帝 荀濟等謀作地 趙誅澄事泄澄謂帝何 意反遂卿於含童堂 齊獻武王謂漏入宮必 敗 濟曰奉紹誅高澄 何謂反 澄餘殺溫子 昇宋遊道收葬之澄曰 人代鄉佈者不知吾心 梁蕭淵明圍彭城 澄違高岳慕容紹宗救 彭城 陳元康勸澄推 心用紹宗仍受金以安 其心 侯景陳紹宗來 驚曰高王定未死邪 杜弼謂實罰不失自然 蠢年 紹宗孫戒衆以 陽敗 紹宗擒蕭淵明 等於寨山俘斬三萬人 又克濬州 杜弼徹梁 謂侯景富復為俘患 澄厚禮蕭淵明 慈容 紹宗為景所敗

卷第一百六十

著雍執徐 梁正 癸巳

二 紹宗敗景於渦陽 景收散卒得八

十四 東魏高岳慕容紹宗等圍王思政於潁川 安

六 紹宗敗景於渦陽 紹宗謂景衆 家

卷

三壬辰五辛卯七庚 寅八己丑十戊子十 二丁亥朔閏七八二 日秋分東魏同 西魏一日秋分魏 志七月庚寅朔食起 西北

百人南走 羊鴉仁棄 懸瓠羊思達棄項城蕭 河南地皆入于魏 劉 神茂說景據壽陽 蕃 黯開城納景 何徽容 關景死為朝廷之福又 謂太子祖尚玄慮江南 將復為戎 景告敗復 以為南豫州牧 蕭介切 讓 東鎮高澄使貞陽 侯淵明請帝書求復遺 好朱異請許之僞岐以 為澄欲閒侯景使與禍 亂 侯景諫與東魏加 朱異納景金不通其 啓 景詐為鄴中書以 貞陽侯易景 傳岐詔 景寧背東手就繫 王 偉勸景反 交詳新送 李賁貴見天實作鳳陳 霸先討平之 徐陵聘 東魏 侯景求娶王謝 又求錄為匹沒鍛工 王偉謂景坐聽亦死舉 大事亦死 景謂元貞 河北事雖不景江南何 慮失之 臨貴王正儀 怨望 景陰與正德相

結 劉陽王綸廣啓景 反朱異謂綸不許朝廷 有一客 景啓不逃帝 曰朕唯 客致有念言 狀之失也 景反於壽 陽帝笑曰吾析叢答之 王偉勸景秦淮南直 撞建康 景擊取醮州 執實城侯秦因又攻歷 陽駐鐵降之侃讓景速 趙建康 羊景請禽擁 采石朱異曰今必無渡 江之志侃曰僧茲敗矣 臨賀王正王以茲紅 濟景 帝召 賀還景 浮自采石齊一朝廷給 戒嚴 江子略敗還 太子家受方子帝崇以 軍事委之太為停中書 省 條宮城 受畝之 備分軍屯守害朱異謂 徐思玉岩剌奉 賀季 問擊兵之名分曰欲為 帝 羊你部手守當 康信甘蔡塔交 臨賀 王正僑沒景 北反稱 西費分大秦秦石頭 謝穰秦白下走 景使

定公泰奉太子巡西境登隴歷 長城東至蒲州而還 柳慶諫 泰誅王茂

屬並宗被婁為督 梁 戍將棄城走復得懸瓠 項城盡復舊境 復與 梁通好 吏部侮假官 首者六萬餘人 高岳 慕容紹宗等攻西魏王 思政於潁川 梁徐陵 來聘 罷南郊道壇 辛術略江淮之北獵二 十三州 高澄欲禁錢 不重五銖者毋得入市 門

第一百六十一

屠維大荒落
癸三丙辰五乙卯七
甲寅九癸丑十一壬
子朔[illegible]
正月壬午熒惑守心
三月丙子又守心
魏志十一月丁卯月
食

三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卷第一百六十二

[illegible]

[illegible]

上章敦牂 梁正 辛亥 三庚戌五己酉八戌 寅十丁丑十二丙子 [illegible] 星及鉤鈐

梁太宗 綱 大寶 元

[illegible]

十六

[illegible]

齊顯祖 洋 天保 元

[illegible]

魏宇文泰入寇至建州而還

卷第一百六十三

重光協洽 梁二 乙亥

閏三甲戌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二庚子朔四一日小滿載二乙亥四甲戌五癸酉七壬申十辛丑十二庚子朔閏四五二日夏至齋初用天保曆二乙亥三甲戊五癸酉七壬申九辛未十二庚子朔閏二三一日穀雨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七 楊忠拔汝南執梁邵陵王綸殺之帝殂太子欽立突厥求昏於柔然不得始與之絕達奚武等攻梁南鄭

二 殺彭樂以[illegible]為梁相國司馬子如自求為王坐免官帝如晉陽殺魏孝靜帝又攝其陵元暉業屬元韶不及老嫗負璽與人帝殺之帝剝韶須叢加粉黛

卷第一百六十四

玄黓涒灘 梁二 己亥

梁世祖 諱繹 承聖

[illegible]

[illegible]

魏廢帝欽 元 王雄取梁上津魏興李遷

三 侯景遣侯子鑒郭元建寇合肥帝

四戊戌六丁酉八丙
申十乙未十二甲午
朔 魏齊同

元

[illegible]

突厥土門襲柔然大破之阿那瓌自殺土門始稱可汗

[illegible]

昭陽作噩 梁三 癸亥

五壬戌七辛酉九庚
申十一己未閏十二
戊午朔 魏同 齊
三癸亥五壬戌七辛
酉九庚申十一己未
十二戊午朔閏十一
十二一日大寒

二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閼逢閹茂　梁正丁巳四丙辰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正一日南至

三　陳霸先圍廣陵
超達圍涇州以屈
白頓　杜僧明敗王琳
於宿預　陸法和自稱
司徒帝鄖用之　帝待
魏使薄又與魏定羅琳
辭不遜魏始謀爽伐
王琳請帝還琳纂南如

乘劍侯擒以成都陳
遂失蜀地帝敬建遣
康胡僧甚等國群留江
陵嗣弘謂東人僧
東非買計西人欲同買
長策朱買臣謂進屬
替都陵所在湘嶺遇
驟非者之宅承是回
富貴陛下富貴杜
長豪雜卜非爲爲歲所
留陸法和以沙門法
教化齊郭元建謀群
建慶納湘軍侯瑱帶會
王僧辯鎮姑熟以指之
侯瑱大破元建於東
闕關建侯蕃不入貴
帝使徐佛受魏之王
琹聘魏齊東方自顧
以宿預來降

有不虞安得琳力　廣
季才勸帝遷建康　寨
段韶救廣陵涇州陳鎮
先等皆引邁　魏于鑾
等入寇　胡僧祐寘鑾
漢讀二國遁和無陳必
無此建　王稱隋前賞
兒戰帝復儒老子百賞
戎服以職　僧王僧辯
入援　陸陸和自鄒州
欲封援帝止之　撫宋
爲備周回六十俊盧
徵王琳入攜　撫內火
焚數千家　帝巡城驚
岐　王襲等出魏敗遣
朱買臣情斬來鎮賞
羣漢　樂家舍城中云
援兵大至　鐵歸隔外
楊　帝勢國書十四為
卷　謝答仁贈安圍建
就任約文贈守子城王
襲皆云不可不如降羊
仁璽血而去帝遂出隨
帝日讀書寓帝猶有
令日故樊之　魏使帝
陽王嘗審帝及太子夫
夏等　帝害殺賴於文
士僚起武夫　王僧辯

魏恭帝廓元　初作九命九　秩　殿帝以
元烈之死有怨言宇文泰閭而
廢之立其弟齊王廓　秦以賭
將稽二十六國九十九姓　泰
寘長孫徐謀伐梁　秦獻麼帝
李遷皆梅地巴隴回鎮白帝
樹獻關回軍略通漢中　于

借梁伐梁　權謂梁主廣卷據
丹陽上氣守子城中策守羅郭
下冀　于權等圍江陵拔其外
稽梁主出陰殺之　立蕭督爲
梁主實以荊州之地取其雍州
仍覃防兵於江陵　俘江陵士
貝數萬口入願爲奴縛小蘭者
殺之　尹儀殺説督殺于譴羣
魏冀不從既而譬之　王襲等
至長安宇文泰厚待之襄等忘
寘鞭嶽　于權上馬鍵黍不受
之尉遷題得承制劍兩民寘簣

五　帝討山胡平石樓
令九人食什長始
爲威虛　梁陳霸先圍
廣陵嚴超達圍涇州
王琳填杜僧明戰敗於
宿預柔然蕃羅辰叛
帝出羣大破之蕃羅辰
北走賀拔仁獻馬不

善拔黎翰晉陽負炭
魏收上魏書盧婁等坐
鑄史死獄中　柔然寇
肆州帝擊之柔然圍帝
於貴瓜堆帝安臥至明
乃起擊破之　高阿那
肱請益兵帝更滅其半
遂破柔然　帝復擊柔
然破之　段韶救廣陵
涇州陳霸先等皆走
即基削木霸紙以至海
西　柔然東從帝鐵之
於金川　段韶諸東方
自頓新之帝殺高陰
之子二十人擊轅叩鞍
一時頭絶　鐵四城於
路陽西南欲以致鐵鐵
人不出　帝北巡遼遼
攤

旃蒙大淵獻　梁正壬午三辛巳五
庚辰七己卯九戊寅
十二丁未朔　齊同
魏正壬午三辛巳
五庚辰七己卯十戊
申十二丁未朔

陳霸先等奉帝子晉安
王方智爲太宰承制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　王琳屯長沙傳檄
上流諸將以攻後
梁　齊高岳救江陵不
及因略梁地陸法和以
郢州降之　侯瑱等攻
齊蕭容儀於江夏　晉
安王來自尋陽郢梁王
位　齊高洋納貞陽侯
淵明爲梁主王僧辯不
從　侯平破侯梁巴武
二州　高渙破東廟斬
裴之橫王僧辯勳出屯姑
執　曲江侯勳復據廣
州　王僧辯迎貞陽侯
淵明齊江齊師北返
淵明郢位以晉安王爲
太子　命侯瑱等解江
夏圍齊人歸郢州　陳
霸先不欲納淵明會人
訛言齊將入寇霸先襲
僧辯於石頭殺之　侯
安都馬霸先　僧辯曰
委公北門何謂無備程
靈洗救僧辯霸先殺之

使助既京口明晉安王
即帝位以歸立爲司徒
尊夏太后　王后
僧僧奔齊　杜龕
王於與與　以義起
兵僧智以羣　攻　與
王備守長城　廣之
陳　周以賀　南義
克鎮奪文以攻　餘不
載自討卒與射門龕
先泰州毅約　霸
以齊任羣以　翟
降　乘盧都建克州
頭　侯安破閉　建
羣　徽等之之　謀石
銳嗣載降與引嗣霸
羣忌襲　郡　徽
裴智走權齊頭東
王僧以兵載助　霸
崇等用黨權謀侯安
霸先　齊等魏遣都
還道絕談晉　虜
羣破嗣琵柳權請之
得嗣徽齊建遼爲等
霸先破頭以羣嘉和
遂圍石齊以殺嘉徽
霸先請　貫丞齊王
必背盟爲魏於文韓
陳肇期　字　實
師璣北

後梁中宗詧大定元稱帝
尊龔太后立
王后太子歸
百官制度一
如王者而稱
臣於魏　以
蔡大寶爲謀
主　置武州
巴州爲梁侯
平所破

魏恭帝二　庾季才私
贖俘紳爲奴婢者宇
文泰爲之釋數千口
宗室諸王皆降爲
公　柔然鄧叔子來
奔突厥木杆始大取
鄧叔子及其從者三
千餘人皆殺之　蘇
綽盧辯定六官

齊顯祖天保六　清河王岳救江
陵不及　梁陸
法和以郢州來降
慕容儼鎮郢州梁侯
瑱等攻之　立蕭歸
明爲梁主使上黨王
渙將兵納之王僧辯
不從　渙破梁東歸
斬裴之橫　僧辯迎
淵明立之　發民一
百八十萬築長城
慕容儼守帶夏食萬
艾及韓皮　負　歸
鄭州於梁　遣　民
南還　帝鑾柔梁至
沃野大破之　然道
士爲沙門　梁剝霸
先殺王僧辯慶陳淵
明　梁王僧悟蕭奔
嗣徽以秦來任
納徐南讓州來州
達以子崇等助降石
頭璽平泰王歸據譚
清河王岳殺之彥徐

嗣徽柳達摩等爲陳
霸先所敗達摩支和
取賞秦石頭而番帝
殺之

卷第一百六十七

柔兆困敦 梁二丙午 [illegible]	疆圉赤奮若 陳二庚戊 [illegible]		
太平元 陳霸文 [illegible]	陳高祖 先霸 永定元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三		
三 [illegible]	周世宗 元 [illegible]		
七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卷第一百六十八

著雍攝提格 陳二 [illegible]	屠維單閼 陳己丑 [illegible]	上章執徐 陳庚辰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陳世祖 天嘉元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武成元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十 [illegible]	齊肅宗 演 皇建元 [illegible]	

孫瑒固守郢城周不能克而去瑒以中流來降周迪等攻熊曇朗斬之齊軍戍魯山者棄城走侯安都沈衡陽王昌於江中毛喜來始與周和親葬擊元帝周賀若敦遣武陵吳明徹退屯巴陵救與獨孤盛水陵俱進留侯瑱拒之瑱破盛於楊葉洲留春夏停大眸周巴陵守將降獨孤盛走

湘敦聚土爲糧詐爲鉤舡伏甲士使人乘長舡馬僞敗而伏兵擊之獨孤盛敗於楊葉洲巴陵降陳盛走還

自安之理燕子獻謀盛畫太后於北宮使政歸李太后楊情自解開府及王以潛汰天保以來爵位之遣者平秦王歸丞蠢以謀忌之迹告二王宋欽道勸少帝逮去二叔惜欲出二王密泰李太后李昌儀以告書太后演湛執惜子獻天和欽道於尚書省突入宮白帝而殺之成休寧抽刃呵演嫩丞樂叩刃仰視帝吃納不敢言書太后謂楊郎何不留使演爲丞相鎮晉陽番執朝敢王晞謂演往猶可以名殺出盛今日非人理所及上黨李妃杖潟文路晞謂演曰芒剌在背何由可久趙遺條謂相王不畏後世謂之基畏太后殿少帝爲濟南王

以演承大統仍戒勿殺濟南演即帝位帝命王晞等入東鄢條廢量事還韶帝傷綱立元后太子百年虞叔虎獻伐周之策帝輦廬冀奚走之王晞韶殿延非行毀之所歸不顧作畏官置石蘧晉亢讓義等也以省韓輸

重光大荒落

陳二丁丑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周同齊朔同閏十二周紀四月丙子朔食十月甲戌朔又食隋志五月己酉歲守南斗六月丙戌熒惑犯東井七月乙丑入鬼中戊辰犯斧質十月在太微右掖門内戊寅犯上將合爲一

二

裴景徽奔齊周殷亮以湘州降侯瑱以舡借賀若敦使引歸周許歸安成王瑱上賂周以黔中魯山慮孔奐立置酒之科畐異不受朔命上遣侯安都討之

七

巴湘復入於陳

周高祖邕**保定元**

令五府總於天官十二軍總屬相府事無巨細皆晉公護先斷後聞毀亮降陳陳取湘州賀若敦還坐除名爲韋孝寬置勳州岸寬以甲士百人城陰要改八丁兵爲十二丁行布泉嘗五錢取黔中魯山於陳

齊世祖湛**太寧元**

陳裴景徽來奔王琳鎮壽陽高歸彥勸齊宗殺濟南王從之高元海爲長廣王湛畫二策書太后謂廬宗不用吾言死其宜安肅宗徵湛嗣位曰百年宜量樂廬勿或廟人肅宗組於晉陽湛先使人發猶視之湛鄴帝位封百年爲樂陵王

玄黓敦牂陳二

三庚午六己亥辛未戊十丁酉十二八戊朔閏二三二日丙申周朔同閏正歲兩正辛未三庚午六齊亥八戊戊十丁酉己二丙申朔正一日十水周紀九月戊兩朔食既隋志閏辰月己丑熒惑逆犯二相甲子太白填合上五車七月乙亥太於犯與鬼八月庚申白太微十一月辛巳入惑歲合又周閏正熒癸巳太白入鼎二月壬寅熒惑犯上相月月壬午犯左執法三一月壬午熒惑歲十於危兩合

三

周迪叛豐讓章昭城皆不克陳寶還叛慶寄譟不歸改歸五鉄錢周人歸安成王瑱侯安都大破留異異奔晉安程文李克新安太子納王妃吳明徹攻周迪不克以安成王頊代之

梁世宗巋**天保元**

中宗殂太子巋立尊龔太后王太后

二

鬱河梁龍實梁歸陳寶於陳杜杲謂陳主介弟之價豈止一城初鵠杜圖寄食安縣

河清元

帝還鄴立胡后太子緯高元海尊懸平秦王歸彥出爲冀州和士開始用事王琳與盧潛不曉召靈歛畫太后祖帝不改服量酒作樂平秦王歸秦反於冀州段昭討斬之帝如晉陽尊遣帝對李后殺清河王紹德

昭陽協洽陳二

乙未四甲午六癸巳八壬辰十一辛酉朔齊同周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九壬戌十一辛酉朔周紀三月乙丑朔食隋志六月癸丑太白犯右執法七月戊子熒惑填合八月甲午熒惑犯軒轅大星丁未太白犯房九月戊寅熒惑犯右執法癸未太白入南斗辛卯熒惑犯左執法十一月辛酉犯右執法又周九月甲子熒惑太微上將十月壬辰犯左執法

四

周迪奔晉安陳寶應資迪以兵虞寄鎮不聽侯安都恃功驕倨賜死高祖爲三將之短周迪寇東興章昭達討之昭達破周迪迪走遂討陳寶應

二

三

侯莫陳崇坐妄言晉公護將死自殺頒新律刑名二十五等命晉公不名以于謹爲三老帝親饋醬乞言使楊荐結婚於突厥突厥貳於齊荐責之楊忠與突厥自恒州達奚武自平陽攻齊之并州初改鎮州郡縣者爲伯子男

二

魏收爲僕射不能匡救帝責高元海教我反斛律光勸軍城及長城和士開請殺侯射常侍何異士開與胡后擢姬士開與通鄴王儀驕河南王孝瑜殺之以三臺宮爲興聖寺周楊忠等與突厥寇并州帝欲棄晉陽東走河間王孝琬叩馬諫椎冰以備周人

閼逢涒灘陳正

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閏十乙卯朔十一一日冬至周齊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乙卯朔閏九十一日小會周紀二月庚寅朔食八月丁亥朔又食隋志四月庚子太白歲合於

五

周迪復出東興誘周敷殺之章昭達破陳寶應留異皆斬之

三

四

楊忠至晉陽城下爲大寶突厥不肯戰而還壘桑武亦自平陽還初鶴勿楊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齊人歸晉公護之母閻氏突厥來納聞使齊護心不欲而寶負納乃進尉遲廻齊落陽權長實露懸氣瀆斛出東闕周與齊

二

周以步卒鑄前鋒遣晉陽毀紹章敬之初班齊儀立丁祖法鑑殺彰城王徽帝權殺樂緣王百年使閻姐遺宇文護齊周楊忠入執至北河而還突厥親齡州毀賀請侯和親堅定然復遣閻嫗歸閻姐於周突厥復取齡

衆壬寅合於晝五月庚午熒惑逆行二十一日犯氐東南西南晝又二月甲午熒惑犯房右驂三月己未又犯

囊敗戰敗遂降齊景宣克懸瓠齊段韶敗迥於洛陽王雄追斛律光幾獲之楊忠詐會稽胡使送軍糧田弘滅宕昌

州周宇文護將三道入寇齊[illegible]敗周楊檦於軹關降之周權景宣克懸瓠段韶請擊突厥救洛陽韶擊周軍於邙山大破之

旃蒙作噩　陳正甲申三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卯朔周齊同周紀七月辛巳朔食隋志正月己亥太白熒惑合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九月辛巳熒惑犯左執法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乙巳太白熒惑合又閏正月甲辰太白熒惑歲合於晝

六　徐陵彈安成王頊程靈洗襲周迪破之驍牙斬迪首

四

五　陳公純等如突厥迎女賀若敦有怨言晉公護殺之教錐刺其子弼舌

齊溫公　緯　天統元　祖珽[illegible]和士開勸帝傳位太子即帝位立斛律后世祖稱太上皇帝軍國大事以聞珽奏改顯祖謚號

柔兆閹茂　陳正戊寅三丁丑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齊同周初用天和曆正己卯二戊申四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二癸卯朔周紀正己卯朔食

天康元　帝疾篤語孔奐等欲纂位安成王頊帝殂帝令投更籤於階石太子即位徐陵謂陳初白銀難得黃札易營立王后

五

天和元　築武功等諸城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陸騰討平之辛昂募人破萬榮賊

二　和士開祖珽譖河間王孝琬上皇捶折其脛而死又譖安德王延宗幾死元文遙請縣令治民之切始擇士人爲之

強圉大淵獻　陳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七己亥十戊辰十二丁卯朔閏六一日歲晝齊同一日歲晝周三壬申五辛未七庚午閏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九一日霜降周紀正月癸酉朔食十一月戊戌朔又食隋志八月壬午填辰合於驂九月戊午辰太白合又五月己酉歲熒惑合於井閏六月丁酉歲太白合於軫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庚子熒惑犯鉤鈐

陳臨海王　伯宗　光大元　安成王頊居尚書省到仲舉劉師知等惡其權重殷不佞矯敕遣頊還東府毛喜勸頊簪樂遂殺師知毛喜錆閣人馬配韓子高弁賜鐵炭誅到仲舉父子及子高余孝頊討華皎以湘州叛歸梁月求援於周韶吳明徹等討之周宇文直梁王援將兵來助皎立太子至澤周元定圍郢州徐度等襲湘州吳明徹等與華皎及周梁之師戰於沌口使小龍先受柏遂大破之皎奔梁餘度誘元定篇之盡俘其

六　陳華皎以湘州來附遣王操將兵助之兵敗皎來奔陳吳明徹取河東

二　陳華皎來求援尊叱奴太后崔猷請不宜納叛臣護與國遣衛公直等將兵助華皎元定圍陳郢州直等與陳吳明徹戰於沌口大敗而還元定并其衆皆沒於陳陳程靈洗攻拔沔州虜裴寬

三　斛律金卒金曰我以忠直勳勞致富貴何藉女寵東平王儼以赤棒碎數使較儼器玩服飾皆與帝同帝或先得新奇屬官必獲罪上皇胡后宥廢立意而中止祖珽躁許被流盜殺畢義雲

卷第一百七十

衆吳明徹取梁河東程靈洗攻周沔州拔之虜裴寬

著雍困敦　陳二丙寅四乙丑七甲午八癸亥十壬戌朔齊同周二丙寅五乙未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周紀十一月壬辰朔食隋志六月丙寅太白犯右執法九月庚戌逆行與填合於角十一月丙午歲守右執法戊子太白入氐又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四月辛巳入輿鬼犯積尸

二　吳明徹圍江陵十旬不克退保公安章太后下令廢帝立安成王頊又殺始興王伯茂

七　陳吳明徹圍江陵帝出頓紀南王操拒守馬武等擊明徹走之

三　阿史那后至自突厥于翼功高位重意撤恭忠俊楊忠戒子堅兩姑之間難爲婦始與齊通好趙文表討[illegible]降之

四　和士開出徐之才爲兗州始與周通好世祖殂以後事付和士開漏子琮說士開不改易黃臣必無異志

屠維赤奮若　陳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齊同周正辛卯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十丁巳十二丙辰朔隋志二月戊辰歲逆行掩太微上將五月甲午熒惑犯積尸

陳高宗　頊　太建元　帝即位歐陽紇據廣州反徐儉諭紇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周杜杲請復脩好

八

四　爲齊世祖羅朔孔城數入齊齊公憲等圍齊宜陽遣杜杲修好於陳

五　博陵王濟曰次當至我帝殺之趙郡王叡帝請出和士開太后帶不許士開以吳女殊讓略畫定達得入見諱叡殺之叡曰吾寧死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沛高阿那肱韓長鸞陸令萱穆提婆皆以[illegible]用事祖珽因陸媼和士開得復入殺胡長仁周孔城來降周宇文憲圍宜陽

上章攝提格　陳正乙酉三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閏四五二日夏至周二乙卯四甲寅閏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齊正乙酉閏二甲申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三一日蝕兩周紀十月辛巳朔食

二　洗氏不附歐陽紇章昭達破紇於淮口擒斬之蕭引曰管幼安袁曜卿但安坐耳賜洗氏繡幰車鹵簿如刺史章太后殂章昭達攻梁江陵劉蠢橋拔安蜀城決龍川以灌城不克

九　陳章昭達攻江陵不克

五　齊公憲與齊斛律光戰不利陸騰李遷哲與梁主共守江陵拒陳章昭達御之韋孝寬請於汾北築城晉公護不許齊斛律光出汾北圍定陽

武平元　斛律光救宜陽敗周兵明士爲和士開假子琅商實敕屈莊爲士開書貴惜廢立太子恆以蕭莊爲梁王躁解律復顯祖北圍周定陽光出汾

重光單閼　陳正己酉三戊申五丁未七丙午十乙亥十二甲戌齊同周正己酉

三

十　華皎說周衛王直得基平鄀三州

六　韋孝寬敗於汾北齊公憲東拒齊師憲自龍門度河拔齊五城齊段韶拔柏谷陳公純拔

二　光[illegible]上築十三城拓地五百里不伐其功敗周韋孝寬於汾北周宇文憲圍龍門度拔五城

四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日食　周紀四月戊寅隋志四月己巳　卯熒惑逆行犯輿鬼　六月庚辰熒惑犯太白　合於[illegible]

玄黓執徐

陳二　癸酉

四月壬申大辛未八月庚午十己巳閏十二戊辰朔　周閏十二月癸酉　壬寅朔十一己亥十二戊戌　八月庚午十己巳　一日大朔食　正月癸酉三月庚午日食　周紀　八月癸卯朔食　隋紀九月太白[illegible]

四

十一

建德元

帝誅宇文護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

陳三

三月丁酉四月丙申六月乙未八月甲午十月癸巳　十二月壬辰朔　閏十二月[illegible]　正月丙子朔日食　[illegible]　又癸[illegible]

五

明徹伐齊　[illegible]　大敗齊師　[illegible]

十二

二

[illegible]

四

[illegible]

卷第一百七十一

壬子太白與歲合於虛

閼逢敦牂

陳三　辛卯

五月庚申七月己未九月戊午十一月丁巳朔　周正月二日己亥朔　閏五月庚申七月己未九月　戊午十一月壬辰朔　周紀　陳紀二月丁亥朔　十二月丙子　太白合於危

以[illegible]

六

[illegible]王[illegible]三公本

十三

三

帝行三年之喪　[illegible]　立

[illegible]

五

帝使周之[illegible]

[illegible]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陸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旃蒙協洽 陳正丙辰 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閏八九一日霜隆本紀閏九齊同二日霜隆周二丙戊四乙酉六甲甲八癸未十壬年十一辛巳朔閏十十三日冬至周紀二月丙戌朔食十二月辛亥朔又食隋志五月庚辰熒惑犯右執法壬子又犯

陳高祖太建七 陳桃根獻青牛，帝遣之；又獻織成錦，帝焚之。吳明徹伐齊，敗齊師于呂梁。

梁世宗天保十四

周高祖建德四 帝謀伐齊。韋孝寬陳取齊三策。[illegible] 帝有疾，焚舟而還，[illegible] 所得三十餘城皆棄之。

齊溫公武平六 帝不見朝士，非寵習者不交語。[illegible]

柔兆涒灘 陳正庚辰 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九丙子十二乙巳朔齊同周正庚辰四己酉六戊申八丁未十丙午十二乙巳朔周紀六月戊申朔食隋志六月庚午熒惑入鬼十月庚戌犯太微西番上將戊午熒惑犯大陵

八 太子賴以江總為詹事，孔奐以為太子文華不少，重用教之才。

十五

五 太子伐吐谷渾。[illegible]

隆化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彊圉作噩 陳二甲辰 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齊同周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九辛未十一庚午朔周紀十一月己亥晦食隋志先晝熒惑入太微宮二百日旬已往還四月甲子出端門

九 吳明徹伐周，敗梁士彥於呂梁，遂圍徐州。蔡景歷諫北伐，坐免削。

十六 入朝於鄴。

六 [illegible]

齊幼主 恆 承光元 帝禪位於太子恆。[illegible]

勸諸將士賞臣家屬於三臺 [illegible]

著雍閹茂 陳二 戊戌 五丁卯六丙寅八乙 丑十甲子二十二癸亥 朔閏五六二日大暑 周正己巳三戊辰 五丁卯閏六丙寅八 乙丑十甲子朔 隋 志六月壬午癸丑歲 癸減太白聚於井按

陳高祖太建十 吳明徹攻周彭城，周王軌斷其歸路，明徹軍敗，其將蕭摩訶以輕騎突圍得出，明徹為周所擒。以淳于量為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以備周

梁世宗天保十七

周高祖宣政元 帝勤於政事，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初，帝欲伐突厥，疾甚，還。帝崩，太子贇即位，是為宣帝。殺齊王憲。[illegible] 尊皇太后阿史那氏為太皇太后，李氏為皇太后。以三年喪成禮。

林有用滕 [illegible] 鳳風 [illegible] 上高周兵 [illegible] 所責州

是月無癸丑，疑誤。七月丙辰太白犯軒轅，七月丙辰太白犯軒轅大星，己未，歲星入太微，八月丁酉，庚申，熒惑犯左執法，十月癸未，熒惑守氐，十二日。

屠維大淵獻 陳二 庚申朔 九月己丑 十一月壬戌 四月辛酉 六月丙寅 元曆 正月癸巳 初用 十三月壬辰 周 五十二月癸卯 七月庚寅 十二月己巳 隋 未四月己卯 七月戊午 太白 志十一月己丑 熒惑犯東井 辰七月壬辰 歲星入 房北第一星 熒惑云 巳九月己酉 太白犯南斗第五星 南斗月犯中星 歲犯軒轅大星 熒惑填合 五月辛酉 乙酉

十一 初用大貨六銖錢 周韋孝寬克壽陽 淮南之地盡沒於周 江北之民多叛 [illegible]

十八

周靜帝大象元 宣帝改元大成 初置四輔 周主 [illegible] 天元皇帝 [illegible]

上章困敦 陳正 丁亥朔 七月甲子 十二月壬申 三月丙戌 五月乙酉 九月乙未 十月丙子 正月甲寅 十二月甲午 十月丁巳 二月壬申 八月壬子 周紀 辰丑 六月乙卯 二十日 七月甲寅 日食 周 隋志 太白合於張 歲填合於翼 九月壬子 甲戌

十二 周司馬消難以九州八鎮來降，周將兵應之，遂攻敗之，而所還

十九 周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重光赤奮若 陳二 辛亥 四月庚戌 五月丁未 己酉 七月戊申 九月丁未 十一月丙午 朔閏三月辛三 一日 隋 四月庚辰 六月己卯 戊寅 十月丁丑 十二月

十三 周 [illegible] 元景山入寇 [illegible]

二十 太宰 [illegible]

隋高祖開皇元 [illegible]

[illegible]

丙子朔。隋志十月辛酉，歲犯執法；十二月癸酉、甲戌，辰、太白交相犯；又正月乙酉，歲逆行守右執法；癸酉，熒惑犯房北第一星。

五十

玄黓攝提格

陳正乙巳，四甲戌，六癸酉，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隋二乙亥，四甲戌，七癸卯，九壬寅，十一辛丑朔。

十四 帝殂，始興王叔陵斫傷太子，及柳后、長沙王叔堅擒之。叔陵脫走還東府，起兵，蕭摩訶討斬之，及新安王伯固。太子即位，尊柳后為太后。山胡口損隋，取其甑山，立太子胤。和后于隋，沙鉢略立(其)子，殺無辜。會稽舉身。

二十一 隋主納帝女，為晉王妃。帝曾得江陵，始制其事。國

二 置行臺於并、益二州，以晉王廣、蜀王秀為之，又令有文武才者(王韶、李雄)……

二 帝賜李德林百物，欲除幸，……（隋本年事）

昭陽單閼

陳二月己巳，四丙午，六乙未，九己卯朔；十一甲申，十二甲申朔。午朔，閏十二月，大寒，三十二己亥，十五戊寅，丙戌二十二乙丑。西十二丙寅朔，隋正十二月乙丑。己巳朔，食，隋紀二月。

陳長城煬公

至德元 帝疾，長沙王叔堅專恣，又出為江州刺史，叔堅為厭媚，帝欲殺之，叔堅內史毛喜言之，宣帝出叔堅乃免。叔陵之臣死地下，請於明宣。

二十二

三

二十一

二

（本卷下半）

閼逢執徐

四壬辰，六辛卯，八庚寅，十一己未朔。陳正己巳，二癸巳，五壬子，初用甲子元曆。隋正月甲子朔，食。九庚申，十一戊戌，正月甲子，日有雨，己七，正月甲子朔，食。

二 帝作三閣，……

二十三 入朝于隋。

四 梁主入朝……

旃蒙大荒落

陳正戊午，三丁巳，五甲寅，七乙卯，九甲申，十一丙辰，正月二十丙辰，八乙酉，十丁丑，隋紀正月。癸未朔，戊午朔，食。

三 ……

二十四 帝立太子……

五 ……

柔兆敦牂

陳正壬子，四辛巳，六庚辰，閏七丁丑朔；己卯，九戊寅，十一丁未朔。隋二壬午，四辛巳，六戊寅，八己卯，九戊寅，十二丁未朔，閏八。

四

梁公 琮

廣運元

六

彊圉協洽

陳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八癸卯，十二辛丑朔。隋二乙亥，四壬寅，七丙午，十二甲戌，十乙丑，閏八癸卯，十二辛丑朔；壬寅，己巳，五十二辛丑朔。

禎明元

二

七

著雍涒灘

陳二戊辰，四己亥，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十二庚辰，九丁卯，二庚子，隋二十二月。陳正丙寅，庚壬子，五卯一，己巳，二十己巳朔。

二

八

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恐出兵驚擾且之郊禮帝謂王氣在此齊周來皆不克彼何為者孔範曰長江天塹虜豈能飛度虜若度江臣作太尉矣[illegible]隋馬死曰此我馬何為死帝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屠維作噩 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庚寅朔閏大七二日處暑

三 元會帝昏睡至晡隋賀若弼自廣陵韓擒虎自采石濟江詔曰[illegible]有[illegible]宣[illegible]擒定朕當親御六師廓清八表弼拔京口擒虎拔姑孰兩軍南北並進帝晝夜啼泣軍事皆委施文慶文慶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奏[illegible][illegible]華快快邪可事信所[illegible]請皆不行蕭摩訶請逆戰不許請乘弼始至掩襲又不許任忠請固守臺城給臣兵一萬斷其歸路則不戰自去又不許帝數然命諸軍出戰任忠固諫不聽孔範曰當為官勒石燕然蕭摩訶等皆無戰意惟魯廣力戰屢敗弼弼移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大潰摩訶被禽任忠入辭帝曰陛下好任臣無所用力矣出降韓禽虎於石子岡引禽虎入朱雀門厲戰士皆敵京素請帝正衣冠御前殿帝曰吾自有計逃自殺於井軍人出之與張孔同東而上沈后太子深居處如常帝素諸宗室於朝覺城破皆出降會廣達猶拒賀若弼於樂遊苑力屈就禽晉王廣入建康斬施文慶等五佞人許善心在客館衰服號哭三日周羅睺守江夏隋素王使兵十餘萬不能進呂忠肅拒楊素於巫峽四十餘戰陳蕭紀自公安入援晉王廣使帝以書諭之羅嶷等皆降

九 賀若弼韓禽虎皆濟江弼使防人文書皆擒廣陵弼拔京口斬軍士黠酒著禽虎拔姑孰弼屯自士岡禽虎屯新林弼與陳蕭摩訶等戰大敗之禽虎自南門入陳宮摩陳叔寶叔寶釋鴉弼以籌禮弼與禽虎相詢晉王虞使高熲留孫廣華顆斬之廣入建康賁財無所取天下帶貫廣收賀若弼屬吏上縣召之萬笑其功王領陳高租曹取灰投水數之韶給五戶守陳陵綦王後屯濱口為隊周羅睺所拒不得前楊素破呂忠肅下巫峽巴陵以東無敵城守羅職及陳慧紀等皆降置鄉正里長宇文述禽蕭瓛蕭巖薛胄破陳叔慎於湘州斬之洗夫人以嶺南降孫建康城留王韶鎮石頭諸軍凱入獻俘太廟司馬消難以故舊得免死魯廣達得疾不讓班賜將士用布帛三百餘萬段元請以突厥為候正陳叔寶為令史帝折之封賞功臣或告高熲反帝斬之頓自縛文吏為敢璜大將軍論功投孔範等四罪人於邊裔帝厚給賜陳叔寶而不除官還陳氏子弟於隴右河西陳之公卿皆除官帝悔不殺任權奴周繇滕泣識帝抗賞若弼折韓禽虎陳叔文自裁先降求異常倒章鼎前知隋與陳亡韶毀甲仗與文學賞若弼上御授七策帝不雀帝以韓禽虎示突厥曰是執得陳國天子者帝請高熲猶鉉磨鑾益明元轉坐謀反誅朝野請封禪韶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便謂太平以廣平王雄為司空帝命牛弘等議樂郎歸猜立七音八十四綱何妥沮之帝令上用黃鐘一宮及得陳樂帝以為華夏正聲置清商署又命牛弘等儀雅樂周法衛安樂擬兩辛公殺撥舊視疫著以樂嫌州之俗又謂豈可樂人在獄而安雜於家畝者為止

卷第一百七十七

惡隋異人李[illegible]稜以拒隋宇文述討禽之爵陽王叔慎擁湘州不下[illegible]寶勸仁恩義斬之誘夫人保擒帥關陳亡乃降任瓌勸王勇拒隋不[illegible]事官去陳闔皆平

上章閹茂 正己丑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酉十二甲申朔

隋高祖開皇十 李德林諫鄉正始置不可[illegible]蘇威等譖德林出 之帝信任李圓通陳茂[illegible]柳莊出之帝稍忌 不悅學好猜視人小過加以重罪[illegible]之殿廷高熲[illegible] 殿廷非決罰之地乃令殿內去杖[illegible]初令坊[illegible] 免役收廣江南人未安隋致高智慧等皆反命[illegible] 江嶺賊楊素擊高智慧等悉平之封儀[illegible] 百餘籍深入千餘里十甸無擊閩浮書隋中以白[illegible] 不能隱立斬之王仲宣反置府州鐵矩以三千人破 曈救瘴州運樓收業徽更進孫發代之夫人衆介 詔夫人開府置官屬以便宜從事夫人陳三代[illegible]物示子孫曰皆吾[illegible] 用一忠順心所致夫人戴詔書自歸使者屢十餘州皆降[illegible]史萬歲[illegible]二歲[illegible]百攻[illegible]人[illegible]陳七度十所[illegible]

重光大淵獻 二癸丑四壬子六辛亥八庚戌十己酉十二戊申朔本紀二月辛巳晦食

十一 吐谷渾夸呂卒子世伏入貢求納女不許臨潁令劉曠以善政擢為莒州刺史滕王瓚暴卒

玄黓困敦 二丁未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閏二三一日霰雨本紀七月壬申晦食

十二 何妥與蘇威及子夔爭論有隙告威朋黨威坐免官盧愷除名郎茂[illegible]罷威頻任之法茂謂張元預兄弟不睦又坐得罪益其忿初令天下死罪大理覆治楊素才藝風調優於高熲推誠體國處物平當不如熲遠賀若弼謂熲素唯堪啗飯坐下獄自云格外進活有司奏府藏皆滿詔闢左藏院免北河東租調均天下田

昭陽赤奮若 二辛未四庚午七己亥九戊戌十一丁酉本紀十一月戊辰晦朔食

十三 楊素作仁壽宮役夫疲頓者因以填坑坎死者以萬數[illegible]詔議明堂制度不果立楊欽亡入突厥誑說大義公主使擾邊長孫晟往[illegible]欽擒之裴矩說突利使殺大義公主長孫晟請許突利婚以擇都藍祖孝孫從毛爽受三百六十律法

閼逢攝提格 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九壬辰閏十一辛酉朔吉傳十一月辛酉冬至然則閏十月也

十四 初行新樂[illegible]萬寶常聽樂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蘇孝[illegible] 民食豆屑及雜糠[illegible]初賜公卿以下職田[illegible] [illegible]引馬避之帝讀陳叔寶[illegible]以作詩何如思安時事[illegible]帝洛陽斥候 子我拘屈之[illegible]其命也[illegible] 至明年甲子冀至合至尊皇后本命[illegible]王劭封禪帝龍顏[illegible]千之吉之表今年又幹辛酉冬閏 目歌皇隋靈感志

旃蒙單閼 正庚申三己未五戊午七丁巳九丙辰十一乙卯朔五月甲子夏至

十五 帝以旱祠泰山謝愆咎收天下兵器禁民私造帝見仁壽宮壯麗大怒[illegible]封禪知皇后至必有恩賞[illegible]敕布於朝堂 帝謂蘇威非詐情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己則喜違之則怒[illegible]文武[illegible]世[illegible] 須參防濫則逃年不待暮有疾便辭[illegible]盜邊糧一升斬文武官四考受代

卷第一百七十八

柔兆執徐 正甲寅四癸未六壬午八辛巳十庚辰十二己卯朔

十六 初令工商不得仕進 詔死罪三奏乃行刑 党項寇會州討降之 吐谷渾世伏請稱公主爲天后不許

彊圉大荒落 初用張胄玄曆 二戊寅四丁丑閏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二癸卯朔 六一日大暑

十七 梁睿請討南寧夷爨震 史萬歲討爨翫深入千餘里 桂州李光仕反 周法尚討斬之 令狐熙爲桂州總管手教諭諸渠帥 州縣長吏始得之官 甯猛力詣府請謁 詔諸司得於律外杖屬官 帝命盜一錢以上棄市 有數人刦執事使奏改之 帝以六月殺人曰天雖生長必有雷霆 趙綽矯求入闕救來贓之死 帝謂綽大理爲朕特赦摩訶 帝怒綽救辛亶欲斬之 綽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 綽謂上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 肆曹斷獄以情而綽守法 帝晚節用刑益峻 楊素復任情不平 屈突通檢校馬得隱匿馬二萬餘匹 救太僕等千餘人死 劉昶坐子居士驕恣誅 初行張胄玄曆 桂州李世賢反 虞慶則討平之 秦王俊坐奢僭免官 楊素諫 上曰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上以安義公主妻突利厚遇之 都藍怒數爲邊患 詔享郿選刎設學 何稠與甯猛力約八九月至長安 猛力病死 命其子長真入朝 虞慶則婦弟告其謀反坐死 上賜璽書高麗王湯曰王若洒心易行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 湯卒子元立 吐谷渾人殺世伏立其弟伏允

著雍敦牂 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十二丁酉朔

十八 高麗寇遼西 命漢王諒等討之 獨孤陁坐使貓鬼病皇后當死 后爲之三日不食以請命 漢王諒糧盡遇疫而還 高麗亦服罪 爨翫復反 史萬歲坐除名

屠維協洽 二丙申五乙丑七甲子九癸亥十一壬戌朔

十九 命漢王諒等擊突厥 都藍襲突利破之 突利與長孫晟入朝 晟使城上舉四烽以恐突利 帝遣高熲破突厥於白道 楊素以騎陳破達頭 王世積爲親信所告坐誅 獨孤后殺尉遲迥女孫 帝單騎入山二十餘里 帝欲廢太子勇及簡東宮衛士 高熲諫忤旨 熲辭娶而妾生子 后以爲面欺 漢王諒言幸免熲殺 熲爲國令所告除名 熲母謂熲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耳 更命突利曰啓民 妻以義成公主 長孫晟請徙突厥降衆於兩河間 都藍爲部下所殺 達頭立爲步迦可汗

卷第一百七十九

上章涒灘 正辛酉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九丁亥十一丙戌朔 閏正二十一日春分

二十 帝謂賀若弼有三太猛 又功臣止宜授勳官不可預朝政 又謂弼好亂意終不改 晉王等擊突厥 長孫晟置毒於泉 達頭聞史萬歲名不戰而遁 秦王俊奢 帝謂碑徒與人作鎮石 寵巨愛絲使嗣 太子勇任情不飾 帝好儉而勇奢 獨孤后嫉妒而勇好內 由是失愛 帝曰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觀爲戒 勇冬至日受朝 帝漸生猜阻 元妃暴薨 后疑其被崇 陰求勇過 晉王廣不育庶子 傾身結大臣曲事左右 樂器塵埃 韋鼎謂至尊皇后所愛當與之 安敢預知 廣敬接朝臣禮極卑屈 由是聲名籍甚 廣泣辭后云常恐爲太子所殺 后曰使汝兄弟向阿雲兒再拜幾許苦痛 遂快意廢立 宇文述張衡爲廣謀奪宗之計 述厚賂楊約 約說兄素 素說帝 素僕息以激怒勇 帝遣候人以伺勇 揀去衛士勇健者 廣使段達脅姬威目發之 使告勇陰事 帝言我並還京師 發衛如入敵國 對執宮僚唐令則等輸之 元旻諫 爲太子 素延旻附託 素索東宮得火燧及於以爲反具 帝廢勇 斬元旻等 楊孝政諫 帝撻其胸 帝謂裴政劉行本在勇不至此 李綱謂帝不擇人輔導非太子罪 楊素譖史萬歲 帝令殺之 立晉王廣爲太子 勇升樹大叫 楊素言勇爲顛鬼所著 房彥謙及子玄齡皆知隋終亂 高孝基識玄齡及杜如晦 詔敢毀佛天尊像以惡逆論 蔡王智積不令諸子有才能恐致禍 王伽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解縱之皆如期而至 袁充表謂隋以來晝日漸長 太子之遣百工並加程課

重光作噩 正乙酉三甲申五癸未七壬午九辛巳十一庚戌朔 本紀二月乙卯朔食

仁壽元 韓洪與突厥戰敗於恆安 省國子學生 廢四門太學及州縣學 報謝符瑞於南郊如封禪禮 衛文昇說下山獠 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筠而代之 馮盎等討潮成州獠平之 命楊素等扶啓民以擊步

玄黓閹茂 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八丙午食 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閏十十一日冬至

二 楊素自引兩騎擊突厥 伺其頓舍未定擊大破之 自是磧南無寇 雲起言柳述驕豪 述譖雲起 帝謂子孫壞我法 如猛獸爲毛間蟲所損 蜀王秀好勇 太子使楊素譖之 帝徵秀 秀猶豫未發 源師泣諫 秀欲襲獨孤楷 聞有備而止 獨孤后崩 太子以竹筒貯魚肉而內之 王劭謂皇后有神光天樂迎之 往生無量壽國 命楊素等修定五禮 謂吉凶由人不在葬地 太子謂蕭吉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帝謂楊素勸吉地功過於平戎定寇 帝繫治蜀王秀 慶整諫 帝欲斷其舌 太子使楊素作偶人書帝及漢王諒姓名 縛手釘心 埋華山下 以驗秀 帝幽秀於內侍省 柳彧據害劾楊素 素譖之 除名配邊 裴肅訟高熲 請封二庶人以小國 楊素威權愈盛 與之抗者唯彧與李綱梁毗 毗對金慟哭以止蠻夷攻奪 毗上言素恃寵弄權將爲國患如王莽桓玄 帝由是疏素 使三五日一入省 賀若弼自許大將 李佛子反 劉方討平之

昭陽大淵獻 正癸卯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三 燕榮坐貪虐賜死 王通謂楊素正身治天下 通授賜多矣 又謂得失在僕公何預焉 又謂息謗在無辨 又曰無赦之國刑必平 重斂之國財必貧 又曰聞謗而怒讒之囮 見譽而喜佞之媒 突厥步迦衆潰奔吐谷渾 長孫晟送啓民於磧口 盡有步迦之衆

卷第一百八十

閼逢困敦 二丁卯四丙寅六乙丑九甲午十一癸巳朔

四 詔賞賜支度並付太子 帝勤儉嚴明愛民務農 丈夫不服綾綺金玉 故公私富盛 元年戶不滿四百萬 末年踰八百九十萬 然猜忍苛察 功臣故舊至於子弟無始終保全者 楊素與太子書誤達帝所 太子逼陳夫人 帝怒 命柳述元巖召勇 素矯詔執述巖 使張衡入侍 帝崩 太子賜陳夫人金合 太子即帝位 使楊約殺勇 袁充稱煬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 高祖謂漢王諒如龍內難 雖何用腹心爲 王頍蕭摩訶勸諒反 傅奕謂諒熒惑入地上井乃可怪 煬帝使屈突通徵諒 諒遂反 皇甫誕切諫 諒囚之 王頍謂諒欲入西則用西人 欲守東則用東人 裴文安請以銳兵直趣長安 使諒以大軍繼後 諒使騎襲蒲州 高頎明樂毗謀詐反者不克 裴文安未至蒲津百餘里 諒忽改圖召還 陶模諫 囚之 李景以代州拒諒 諒使鍾葵圍之 景委馮孝慈等拒守 楊素擊蒲州 計日破賊 以豆盧毓皇甫誕據城拒諒 諒擊殺之 綦良攻黎陽 余公理屯河陽 史祥擊破之 劉建攻井陘 李子雄發幽州兵擊破之 楊義臣自朔州救李景 驅牛驢爲伏兵擊鍾葵破之 晉絳呂州爲諒城守 楊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 破趙子開於高壁 諒欲還 清源 諒請降 王頍戒其子 又謂 五子同母 無分爭 又使諸子各鎮方面 章仇太翼請徙都洛陽 帝幸洛陽 發丁男數十萬掘塹置關防 陳叔寶卒 詔於伊洛建東京 元胄坐惡言誅

旃蒙赤奮若 正壬辰三辛卯五庚寅七己丑八戊子十一丁巳朔 閏七八二日秋分 本志六月甲子熒惑入太微

隋煬帝廣 大業元 立蕭后 罷諸州總管府 立太子昭 劉方擊林邑 命楊素等營東京 命宇文愷等營顯仁宮 徙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 入淮 又鑿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 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 帝幸江都 五百里內皆獻食 韋雲起用突厥破契丹 西突厥處羅攻鐵勒 爲鐵勒所困

柔兆攝提格 正丙辰三乙卯五甲寅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

二 東京成 併省州縣 命何稠等作輿服儀衛 鳥獸羽毛殆盡 帝還洛陽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典吏部參掌選事 太子昭薨 帝哭數聲而止 楊素疾 帝問醫 恐不死 改修律令 置洛口倉回洛倉 裴蘊奏徵天下散樂 魚龍山車等大集東都 樂人衣兩都錦綵爲之 帝以齊氏偏寵樂工猶封王

彊圉單閼 正庚戌四己卯六戊寅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

三　啓民請襲冠帶　帝還長安　朱寬入海至流求國　宇文述欲爲雲定興求官勸帝盡殺太子勇諸子　頒大業律　劉炫譖古者文業省故士多而府史少今文傳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　又譏往者詔除官少每州不過數十　改州爲郡增減官爵　帝北巡　發十餘郡丁男鑿太行道　議立七廟別爲高祖建廟於東京　長孫晟使啓民自基葦除道自榆林至薊三千餘里塞國戲役　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　周法尙請爲方陳外拒而行　啓民請變衣服如華夏帝不許　宇文愷作大帳下可坐數千人　帝宴啓民於城東陳百戲　諸胡獻雜畜數千萬頭　帝賜啓民帛二千萬段　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　高熲宇文弼賀若弼皆坐誹謗誅　蘇威亦免官　高熲所籌引皆爲名臣　執政二十年物無異議　蕭琮坐與賀若弼善廢於家　帝自榆林出塞　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　作觀風行殿　又行城周二千步　胡人十里之外屈膝稽顙　帝幸啓民帳　啓民陣鵠王侯相劉莫敢仰視　啓民從入塞而還　營晉陽宮　帝幸張衡宅　衛獻食公卿至衛士無不爲治　帝至東都　置十二坊以處一藝戶　裴矩上西域圖記勸帝開西域　帝命矩居敦煌引致之　鐵勒寇邊森詩降

著雍執徐 二甲戌閏三癸酉五壬申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四　發河北民百餘萬穿永濟渠始役婦人　崔君肅說西突厥處羅使拜受詔　倭王謂帝爲日沒處天子　帝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作六合木城榆車旋竄　常駿等使赤土　營汾陽宮　齊王暕以驕淫得罪　爲啓民置城造屋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　裴矩說鐵勒使擊吐谷渾破之　宇文述又破吐谷渾於長頭空其地　帝祠恆嶽　徵鷹師萬餘人　赤土以金鎖纜常駿船　薛世雄擊伊吾降之

屠維大荒落 二戊戌四丁酉六丙申八乙未十一甲子朔

五　啓民來朝　禁鐵叉搭鉤穳刃　帝西巡度河　獵拔延山長圍二十里　命元壽等擊吐谷渾伏允破之降其民十餘萬口　帝謂江東諸帝多傅脂粉坐深宮　高昌王伯雅伊吾吐屯設及西域二十七國來朝　伊吾獻數千里地　置西海等郡　發民轉輸西方先困　隋郡一百九十盛極於此　宴高昌王等　置馬青海求龍種　經大斗拔谷遇風雪士卒凍死者大半　帝復幸東都　裴蘊糾告漏丁得二十餘萬　蘊希旨曲法　突厥啓民卒立其子始畢　薛道衡謂高熲不死令當久行　裴蘊以爲悖逆坐賜死

卷第一百八十一

上章敦牂 正癸亥三壬戌五辛酉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閏十二丁巳朔

六　盜自稱彌勒佛入建國門設作亂　齊王暕討斬之　陳百戲於端門　執樂者萬八千人　胡客見彪纏樹曰何如與無衣者　裴矩宇文述虞世基裴蘊郭衍皆以佞諛皆幸　衍謂帝毋効高祖空自勞苦　帝每遊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隨　與親士煤謝姿淸柏接酒酣殽亂無所不至　陳稜擊流求斬其王渴刺兜俘其民萬餘以　詔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置散樂博士弟子相授樂工至三萬餘人　帝幸江都　張衡坐語言放還田里　王世充以巧佞有寵　牛弘婁告弟射殺牛弘命作脯　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欲巡會稽　初令從駕文武官著紫緋綠袍　裴矩勸帝召高麗王元入朝元不至　始議討之

重光協洽 三丙戌五乙酉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正一日雨水

七　帝自永濟渠幸涿郡命四司於前船選補　發四方兵集涿郡者晝夜如流　運糧食兵械死者相枕籍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辰杜崩　庚寅勸帝勿親征遼　諸將倍道進　帝召西突厥處羅不至　裴矩請許射匱婚使襲擊破之　處羅奔高昌遂入朝　民苦征役始爲羣盜所在蜂起　王薄起長白山　竇建德張金稱高士達起清河渤海

玄黓涒灘 正辛巳三庚辰五己卯八戊申十丁未十一丙午朔

八　帝命處羅從征高麗　潘誕鍊金丹不成斬之　庾質請帝留涿郡獨遣諸將伐高麗　詔二十四軍分道趨平壤凡兵一百一十二萬餽運者倍之　軍行止皆有次敘儀法　發軍四十日乃盡　并御營六軍亙一千四十里　段文振謂帝待突厥太厚異日必爲國患　又謂斛斯政險薄不可委以機要　又謂高麗詐降不可受宜速進傾其本根　造浮橋度遼水　麥鐵杖戰死　敗高麗兵進圍遼東　詔諸將三道並進毋得孤軍　凡軍事進止須奏聞待報降者卽宜撫納　遼東再三詐降以緩攻　帝自至城下詰責諸將　來護兒浮海先至平壤入其郭敗還海浦　九軍會鴨綠水　宇文述等衛百日糧及資械不能勝埋米幕下中路糧盡　高麗遣乙支文德詐降以觀虛實　于仲文旣遣而悔之　與述等追濟薩水　承其詐降而還　述等九軍敗於薩水還者百無一二　帝鎖述等而還　百濟屯境上陸懷兩端　帝不忍誅述與于仲文等皆除名　張衡坐怨望誅

昭陽作噩 二乙巳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辛未十二庚午朔閏九十二日小雪　本志五月丁未熒惑逆行入南斗色赤如血如三斗器光芒長七八尺於斗中句巳而行

九　募民爲驍果　衛文昇輔代王侑守長安　復宇文述官爵仍加開府　郭榮謂戎狄失禮臣下之事不足辱大駕　孟海公起濟陰見人稱書史輒殺之　樊子蓋輔越王侗守洛陽　孟讓郝孝德等亂山東張須陀屢破之　帝度遼督諸軍圍遼東二十餘日不拔　沈光墜於衝梯得垂絙復上　楊素謂其子玄感識度不如李密　密謂玄感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　帝謂素不死備猿　玄感請東將領自効帝悅之　頻預朝政　帝使玄感督運　運遼帝素之迷反於黎陽　游元不從玄感而死　李密說玄感以斷臨渝歸路爲上計　西取長安爲中計　坐守洛陽爲下計　玄感引兵南出　裴弘等拒之皆敗　遂圍東都民從之如市　玄感使韋福嗣遺樊子蓋書　子蓋斬裴弘策威令始行　然達官子弟從玄感者四十餘人　衛文昇救東都据楊索塞　帝攻遼東垂拔玄感反書至　蘇威謂玄感無所虜但恐浸成亂階　斛斯政亡奔高麗　帝夜引軍還委棄軍資如山　高麗閉城二日乃敢出追亦不敢逼　威賞猶執前見謂玄感必無成　帝遣宇文述等發兵討玄感　來護兒擅旋軍救東都　李子雄亡歸玄感　玄感屢破衛文昇衆至十萬　文昇力戰射殺楊玄縱　劉元進起餘杭應玄感　李密請斬韋福嗣玄感不聽　密曰楚公好反而不欲速吾屬必爲虜矣　密諫玄感揮舜說　李子雄勸玄感拒屈突通勿使濟河　樊子蓋故撓留之　玄感兵屢敗　李子雄李密勸之入關　玄感引兵西　李吾諫玄感攻弘農宮　宇文述等追敗玄感於園擁殺之　韓相國起爲郡尋敗死　帝使李淵代元弘嗣守弘化　帝忌淵曰可得死否　朱燮起與管崇起晉陵　帝使裴蘊治玄感黨與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則爲盜　盡殺三萬餘人受賑米者皆死　帝誅薛道衡王胄而誦其詩　又謂與士大夫高選亦爲天子　又謂虞世南獻性不喜諫　裴矩說闕達度設寇掠吐谷渾以自富　帝幸高陽　朱燮管崇迎劉元進爲天子　李密被執醉守者而逸　車裂楊積善等衆福嗣等　向海明起扶風　帝勞賞樊子蓋衛文昇　吐萬緒魚俱羅討劉元進屢破之二將皆得罪　王世充代將誠之　世充詐坑三萬人餘黨復相聚爲盜　杜伏威輔公祏起淮南　伏威降苗海潮破宋顥殺趙破陳

卷第一百八十二

閼逢閹茂 二己巳四戊辰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十二甲子朔

十　帝復伐高麗　屈突通討延安劉迦論斬之　徵天下兵多失期　高麗亦困弊因斛斯政請降　帝至懷遠鎮而還　來護兒欲獨取高麗崔君肅禁之乃止　楊公卿抄後陳取攜　帝還長安　召高麗入朝竟不至　更劉後塞不輿　韋斛斯政　帝祀南郊不齋獨獻上帝禮畢御馬疾驅歸　帝復幸東都　庾質諫下獄死　董純討賊屢捷而賊日滋或譖純儒怯坐死　孟讓寇江都王世充擊破之　張須陀擊盧明月於祝阿使羅士信秦叔寶潛入其營大破之

旃蒙大淵獻 三癸巳五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本志七月熒惑守羽林

隋煬帝	大業十一	帝命學士修書成萬七千餘卷　帝於觀文殿作書室　命郡縣驛亭村塢皆築城　王須拔歷山飛起上谷　帝疑李渾李敏愚圍　宇文述因
唐高祖	淵	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擊破母端兒　樊子蓋擊絳賊敬盤陀降者坑之　淵代之釋置左右降
魏邢公	李密	
夏王	竇建德	附劉黑闥　羅藝　高開道
梁主	蕭銑	
涼王	李軌	
秦武帝	薛舉	附梁師都　郭子和
定楊可汗	劉武周	
吳王	李子通	沈法興　杜伏威　輔公祏附　李子通起長白山依左才相　才相忌之　虞淮與杜伏威合　爲來整所敗
楚王	林士弘	附張善安　朱粲　朱粲以城父佐史從軍亡命爲盜　謂之可達寒賊　自稱迦樓羅王　衆至十餘萬

柔兆困敦

正戊子 三丁亥 五丙戌

十二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 初議捕盜 作毗陵宮苑 黃袞作水飾 張金稱

淵破甄翟兒於西河 淵與王仁恭擊突厥 選二千騎

竇亡命食樹皮屑昔得兗 黃君漢縱翟讓於獄 徐

高士達以建德爲司馬 悉以兵授之 建德襲斬郭絢

譖而殺之 高德儒見孔雀奏云鸞集 超授五品官 帝幸汾陽宮避暑 帝巡北塞 裴矩欲以宗女妻突厥始畢之弟叱吉 又誘其臣史蜀胡悉殺之 始畢怨怒 圍帝於鴈門 帝欲潰圍走 蘇威曰城守吾利 輕騎彼長 樊子蓋請據城徵兵重爲賞格 蕭瑀請求援於義成公主 且下詔罷征遼 帝撫循將士 云有勳除六品 詔募兵赴援 李世民勸雲定興多爲疑兵 義成告北邊有急 始畢乃解 蘇威請還西京 宇文述勸幸東都 帝顧眄東都曰大有人在 樊子蓋謂勳格不宜失信 帝以爲收物情 勳不過乘義尉 將士忿怨 帝謂蕭瑀相恐動 出爲郡守 楊子崇請早還 坐解宿衛 更遣龍舟

者數萬

奔海陵 有衆二萬 自稱將軍

轉掠荆沔

太平

元

鄱陽操師乞起兵自稱元興

卷第一百

七乙卯 九甲寅 十一癸丑 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本志五月丙戌朔食既

隋平周一朝殺萬餘口 帝驚悸不得眠 景華放螢 蘇威對賊漸近 五月五日獻尚書 又請以賊擊高麗 裴蘊譖之 三世除名 宇文述勸帝幸江都 趙才諫下吏 任宗諫杖死 命元都等輔越王侗守東都 帝謂征遼亦偶然 崔民象諫解顧斬之 城洛口倉 宇文化及智及犯禁 帝欲斬而釋之 張須陀與李密戰死 以裴仁基鎮虎牢 蔡王智積病不呼醫 楊善會與賊七百戰未嘗敗 楊義臣擊張金稱斬之 郡縣告敗求救 虞世基抑損表狀不以實聞 楊義臣收降河北賊數十萬 帝驚其爰 世基言小竊不足慮 義臣擁衆非宜 帝卽召之 韋雲起劾世基及裴蘊鄭譽 果奏雲起詭 皆名臣坐左還 郡縣官以禮觴豐謂爲點陟 民飢吏與法不散振救 王世充斬格謙

劾其所爲伺便擊破之

世勣說讓拾東郡掠滎陽梁郡 密說諸賊帥以取天下 皆不從 密因王伯當說讓 李玄英解議求密 密與房彥藻等遊漢河 密使賈雄餅術數以說 密說讓取滎陽 足食然後爭利 密爲鎮書實 破殺張須陀於大海寺北 讓令密別建牙號蒲山公營 密號令士卒如皆負藉響 密兵錢讓兵所陸不敎報 讓與密別去已而復舍

楊義臣擊士達 建德知其必敗 先備之 士達敗死 建德走據饒陽 還平原 收兵復大振 建德善遇士卒 郡縣稍降之 勝兵十餘萬 隋將王世充破斬格謙 謙將高開道收餘衆 轉掠燕地 軍勢復振 隋虎賁郎將羅藝據涿郡 柳城懷遠皆歸

王 建元始興 克豫章 以鄉人林士弘爲大將軍 帥乞與隋將劉子翊戰死 士弘擊子翊殺之 衆十餘萬 自稱鏗僭改元 其地北自九江南至番禺

八十三

彊圉赤奮若

正壬子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十二丁丑朔本志十一月辛酉熒惑犯太微

隋恭帝侑義寧元

王世充擊斬盧明月李密據洛口倉敗劉長恭孟讓入東都燒掠豐都市越王侗徙民入宮城侗遣元善達告急虞世基以爲誑煬帝罪善達由是人莫敢言盜封倫助世基義罔李淵起晉陽段達等敗李密於回洛密走還洛口密尋敗留守兵平樂園復據回洛命王世充等討密薛世雄將燕兵討密至河間竇建德擊擊破之李淵斬宋老生拔霍邑裴矩爲驍果堅歸元寶藏以武陽降李密魏德深治貴鄉民不知賊役之苦密李密陷衆倉李淵陽屈突通於圍東淵引河濟河王軍充等至東世與留守兵都擊李密共慈明爲密爲死張李而以數百兵瑀糞山府密守之七月不攻屈突通下李淵西入使堯君素守

劉文靜語裴寂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謂李世民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世民敬財下士劉弘基等皆依之世民與文靜密謀起兵使裴寂告淵淵謂世民今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寂以宮人侍淵煬帝命囚淵詣江都淵欲起兵會事解而止夏侯端唐儉許世緒等皆勸淵舉兵文靜使寂趣淵淵命世民等募兵旬日近萬人王威高君雅欲按劉弘基等武士彠止之淵起兵因威君雅殺之

元

密說翟讓襲洛口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隋將劉長恭等討之大爲密所敗讓等推密爲魏公河南羣盜爭附之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城洛口周四十里而居之房彥藻略汝南等部孟讓燒掠豐都市柴孝和以鞏縣降裴仁基以虎牢降密密置內軍八千以秦叔寶程知節領之密鄭破回洛倉裴仁基等燒天津橋祖君彥移檄數煬帝十罪柴孝和說密先取關中密曰士卒皆山東人東都未下

丁丑元

建德稱長樂王隋薛世雄兵三萬高河間建僞僞通以死士數百擊擊大破之附於李密

鳴鳳元

巴陵校尉董景珍等起兵奉羅川令蕭銑爲主潁川賊沈柳生帥衆降銑銑自稱梁公五日閭育衆數萬柳生擅殺徐德基銑步出營門柳生謝而救之銑入巴陵景珍殺柳生銑稱梁王蘇胡兒[illegible]楚豫蕭克之

鷹揚府司馬李軌起兵武郡執郡官自稱河西大涼王軌不殺隋官李賞與秦常仲與戰呂松仲輿全軍敗淨斬衆縱遣之曰我育天余當當其主

秦興元

鷹揚郎將梁師都起兵號幹攻將定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改元永隆左翊衛郭子和據榆林自稱永樂王改元丑平金城府校尉薛舉起兵劫金城令郝瑗自稱西秦霸王略取抱罕西平澆河等郡衆至十三萬舉稱帝立勸后太子仁果仁果攻下天水舉徙都之舉謂仁果才足辦事而殘忍終亡我國常仲輿舉李軌敗沒仁果襲唐密威之謀取長安關李淵已定長安乃圍扶風鄉

天興元

鷹揚府校尉劉武周殺王仁恭據馬邑陳孝意王智辯討武周武周引突厥擊智辯殺之武周擊破樓煩取汾陽宮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武周自稱活立沮梁后陷雁門殺陳孝意

伏威敗陳稜破高郵據歷陽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伏威視上卷背僞則斬之

二

大與賊帥張善安下廬江往歸士弘士弘疑之善安怒焚掠而去士弘徙都南康梁蘇胡兒鄱取豫章士弘退保餘干

自六月以後卷第一百八十四

河東引兵推潼關衛文昇等奉代王侑守長安李淵引兵圍之王世充與李密戰敗於黑石又敗於石子河李淵克長安姚思廉侍代王訶止軍士淵立代王爲帝遂尊煬帝爲太上皇屈突通使桑顯和擊劉文靜不克通塵頸曰終當爲國家受一刀通使顯和守潼關引兵東走顯和以城降文靜文靜遣寶琮追之通衆散被衛王世充擊李密倉城又敗

突厥寇晉陽文靜說淵結突厥爲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命建成元吉攻西河撫士李愛百姓皆欣悅遂克城斬高德儒開大將軍府置官屬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淵待之甚恭止市其半劉文靜使突厥請兵淵命子元吉守晉陽引兵入關淵至西河一日除子餘人官淵屯寶胡堡久兩不得進張綸克雖石劉文靜許始推以民衆土地入專公金王繼彭歸突厥淵推戴李密以行稟東方淵欲

棄肖西入且留諸將必競雄雄段達等敗密於回洛密走還洛口密敗東都兵於平樂圍復據回洛密與李淵書以士盟自處隋元寶讓以武陽降召魏徽掌記室徐世勸鄭得黎陽倉趙魏以南江淮以北東至于海郡歸盜賊皆附於密徐決客請先取江都王世充等與留守兵共舉密世充營於黑石與密戰破之遂圍月城密引兵直趣其營世充還自救而敗又與世充戰石子河敗之翟讓貪暴專惡密將

通子世民舉之仁果大敗而遣舉擬欲降諸寇勸之郝瑗以爲不可

歸晉陽 世民夜 突擊閭 根宗乃 復召單 還兩 止淵進 擊宋老 生斬之 拔霍邑 淵命 賞奴功 如又人 或隸 淵授官 太濫淵 曰隋以 吝勳賞 致亡 拔略汾 絳郡 淵書突 厥馬多 兵少而 來緩 薛大鼎 任瓌勸 淵濟河

而殺之 敕餘世 勳單雄 信使與 王伯當 分領其 衆諸 以書說 營陽太 守楊慶 下之 密閭世 充蕭兵 擊士濟 備倉城 世充果 夜至逆 擊敗之

取永豐 倉陰 華來王 遣等 長帥河 先濟給 張衆 取龍 文成違 屈突顯 使桑王 和顯實 長和史 孫華華 大奔 走之以 蕭遂降 竇翊韓 馮世 用李寂 民衆分 之策屈 軍圍於 突通自 河東軍 引大 濟河常 李李

以永豐 倉降 淵次長 春宮關 中之民 歸上如 市驗賞 皆過謹 淵命 成屯 建豐倉 永民衛 世北 渭突通 屈河東 秦潼關 保柴紹 及李 妻通 神輸等 段兵鄠 起淵 杜屯蕩 進世 翊招撫 民北所 渭歸附 至柴紹

妻號頓 子軍 丘行敖 斬奴賊 師幷其 衆來降 世民 見房玄 齡如謝 議引舊 謀主爲 劉弘 先屯基 安故長 敗留城 兵守 召建淵 世民成 諸軍等 十餘二 會圍萬 安克長 業止之 據與殺 約法民 二條十 隋苛除 隋陰

世師骨儀淵將斬李靖世民請而釋之立代王爲帝淵爲丞相進封唐王劉世龍請樵苑樹易布帛立世子建成使李孝恭招山南下之世民破薛仁杲於扶風關中諸郡皆降屈突通遣桑顯和襲

劉文靜不克通東走文靜追獲之遂定新安以西詹俊等徇巴蜀下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戸食實封玖伯戸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著雍攝提格	[illegible]	[illegible]
隋恭帝侗　皇泰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唐高祖武德元	[illegible]	[illegible]
魏邢公密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夏王建德　五鳳元	[illegible]	[illegible]
梁主銑　鳴鳳二	[illegible]	[illegible]
涼主軌　安樂元	[illegible]	[illegible]
秦武帝舉　秦興二	[illegible]	[illegible]
定楊可汗武周　天興二		
吳主子通	[illegible]	
楚主士弘　太平三	[illegible]	
卷第一百八十五自八月以	後卷第一百八十六	

魏七貫　元文都等謀與李密連和使擊宇文化及　密上表乞降拜太尉令先平化及然後入輔政　段達等起鐸　王軌以東郡降密化及北走　元文都等謀誅王世充世充夜襲宮城殺文都盧楚以世充爲左僕射總督內外　皇甫無逸奔唐　世充專政置十頭　錢惡米斛八九萬　陳稜葬煬帝　杜伏威沈法興皆上表降　世充詐稱夢周公令討李密　世充與密戰於通濟渠伏兵北山擊密大破之　鋒人詐稱獲密　遂拔偃師獲鄭頲　進攻洛口邴元真以城降　宇文化及士衆離散兄弟詣辭相尤遂鴆秦王浩稱許帝於魏縣改元天壽　王世充爲太尉　徐文遠拜世充　堯君素拜木鎭射綦以守河東

瑕前數不濬　呂子臧守南陽不降　廢大業律令　劉文靜諫引貴臣升御榻上曰平生故友不可忘　呂珉來降　追尊祖考　立太子建成　封宗室　薛舉寇涇州使秦王世民拒之　宇文明達招慰山東　邊要皆置總管雍　孫伏伽首以三事諫上賞之　竇威龍陳叔達竇抗精相　闕可汗內附　秦王有疾殷開山與薛舉戰敗還劉文靜除名　郭子和以榆林降　隋集胄無邁來奔　薛仁果圍寧州不克　王德仁殺

兵向東都魏徵請固壘勿戰諸將欲戰者衆密從之　程知節回身援樂　諸大敗於通濟渠　世充拔偃師　宇文溫請殺邴元真楊慶告其叛　元真以洛口降世充　單雄信亦降　密奔虎牢又奔河陽欲據守以圖進取諸將不願乃帥二萬人奔唐　徐世勣籍土地兵民與密使自獻之　密恥進食與王伯當謀叛　密請東收舊衆取王世充至稠桑唐復召之密遂叛賈閏甫巨翟歸死使雖復曾委兵柄援公且大福不再盛不

宇文明達以叛　秦王復討薛仁果　仁果虜劉感使說涇州不從而死　又虜常達達亦不屈　追謚隋煬帝　上引骨出穆升御座　李密來降拜光祿卿密意望三公又執政從求賄密甚不平朝臣多輕密上獨觀禮之　命淮安王神通徇山東　呂子臧欲粲勝滅朱擊馬元縱不從擊收餘兵攻兩陽毅子滅元規　劉蘭成取北海　竇抗罷　秦王至高墌深壁不戰曰彼縱我善乃可克　大破宗羅睺於淺水原乘勝率騎逐之

從唐兵追捕斬王伯當皆死

圍折墌 薛仁果 降 秦 王賴羅 驟兵緩 之則入 城并力 急之則 散歸嘶 外 豪 王使仁 果等將 降卒與 之射徵 李密 盡諸 諫果之 仁 蕭 黨秦之 見服王 心世 徐降勤 來郭使 與經李 格年誓 虎 以 東 鏜 楚景為 堯君蔡

所擒梟 首 帝 以薛仁 果為戒 遣李 詰招攜 山東 以秦王 為陝東 東道行 臺 西 突厥易 老邪來 隆 歸 君 死 世紫王 行將城 守太羅 驂 隆 來突 竭珠 邪獻受 帝不企 齊王 叛之 池斬道 氏李蟲 或斆 叛盡 餘

屠維單閼

初用傅仁均戊寅曆 正辛丑 三庚午 四己亥 五戊辰 七丁卯

九丙寅 朔閏二 三一日 穀兩 本志三 月丙申 鎮太白 辰復聚 東井冬 燹蕆守 五韓候

唐高祖武德二

秦王出鎮長春宮 元寶藏以魏州降 淮安王神通攻宇文化及於魏縣 化及走保聊城 神通道國之初 定稽備捕法使 吐谷渾擊李勣

崔世幹請受宇 文化及降淮安 王神通貪金為 不從 趙君傳 先發神通疾其 功不職 實建 德至神通遣 帝考第靈臣以 孫伏伽李綱為 第一實臺臣不 能諫 字文士 及封傳彝來降 許紹來降 秦叔實程知節 來降 李厚德 據德嘉隆 齊 王元吉寶三日 不貪不能一日 不獵 宇文歎 諫不改表言之 免元吉官 王 世充復取獲嘉 李公逸以罷 丘降 變厥始 舉與梁師都劉 武周連兵將人 寇會始舉卒第 盧羅立 張長

之擬帝 斬之 李世勣 發要薛 猜 帝 欲陸外 殺人李 秦立執 諫帝羅 授濟要 官 李 綱諫授 舞胡官 帝曰我 業已授 之

鄭主 王世充 開明元

世充 選朝 貴為府僚 世奔軌 政臺省府 晉閥然好

以甘言悅 上書者及 獨秦 獨 孤武都韓 謀殺世充 以農唐坐 誅 世充 不朝 盧 泰主嗜作 傳事 秦 叔實程知 節降唐 李厚德據 獲嘉降唐 世充傳 取之 李 世英謂世 充謀正位 鉞四方必 叛 歲齊 諫受九錄 進齊鄭 王 受禪 稱帝陸德 明恥為王 玄恕師 輕騎遊衛 市門外設

夏王建德 五鳳二

建德攻宇文化及於聊城生擒斬之謁蕭后哭煬帝收傳國璽撫存百官

建德儉 賑得財蔬 分將士賞 無所取常 食識指脫 粟不嗷肉 婢妾饑十 許人 得 脩宮人歸 果皆散遣 之百官隨 才授職從 任長安洛 陽者齊給 綏送之奉 表于隋隋 封建德為 夏王 克 邢州 建 德關王世 充自立乃 絕之 遣 化及首及 藉后於樂 厭 克略 州 克相 州 克捕 州執張道

梁主銑 鳴鳳三

便僭號 州不克

涼王軌 安樂二

軌欲去 帝號受 唐官爵 曹珍以 為唐帝 關內涼

帝河西 不相管 乃依爵 管故軍 稱從將 涼塗帝 斤軌唐 主怒絕 之 安 與貴說 軌降唐 軌不從 興貴興 弟修仁 起兵襲 執執送 長安斬 之

梁主師都 永隆三

僕 唐 延安擒 段德為 所敗 復僕延

安又籍 僕據所 敗

定楊可汗武周 天興三

宋金 剛鼓 武周取晉陽 爭天下武周 從之克介州 敗唐公於雀 鼠谷唐婁寶 誼李仲文

金剛敗唐婁 寂於度索原 晉州之北城 鎮多降 武 周圍晉陽克 之金剛進陷 晉州遁鋒州 又陷會州 尉遷敬德 華救寶縣廣 唐永安王孝 基等 與唐 殷關山戰敗 於吳貝川又 與泰王戰敗 於安邑

吳主子通 明政元

法興稱 梁王改 元延康 性殘忍 下多龍 叛 子

通圍陳 稜法興 伏威救 之 毛 文深募 江南人 襲伏威 鑾兩軍 交惑子 通迷被 江都稱 帝 伏 威降唐

楚主士弘 太平四

樂還從 無常被 城邑食 倉粟未 盜巢去 焚棄其

餘不務 餅餘粟 盡乃掠 人而食 之又殺 諸城堡 細饑以 充軍輔 城堡相 帥敵之 樂敗奔 衛運降 唐唐封 為楚王 段確 醉辱樂 餐殺確 奔王世 充

卷第一百八十七自十一月以後卷第一百八十八

遣致賂於突厥　劉武周寇并州陷榆次　段確使朱粲粲噉之復叛　安興貴執送李軌　劉季眞陷石州自稱可汗　劉武周克介州　姜寶誼李仲文敗於雀鼠谷皆虜逃歸　命裴寂擊武周　置十二軍　徐圓朗降　羅士信來降　西突厥始彊大　都公襲竇建德陷洺州建相州　淮安王神通退保黎陽　梁師都寇延安段德操敗之　蕭銑寇峽州許紹擊破之　命李靖經略蕭銑　竇建德陷相州　用裴寂譖殺劉文靜　杜伏威請降　裴寂與宋金剛戰於度索原敗奔晉州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浩州獨存　姜寶誼敗死　劉武周圍晉陽齊王元吉棄城走　上欲斬宇文歆李綱諫而止　宋金剛陷晉州逼絳州　突厥遣使來殺爲梁那　李綱諫太子建成不聽求解職　竇建德陷趙州執張道源　梁師都復寇延州段德操又破之　龐玉平漢中山獠　宋金剛陷澮州　呂崇茂據夏縣叛　帝手敕棄大河以東秦王世民表諫自請討武周　竇建德

坐數日後不復出　張羅古彊玄怨　蘇良謂世充語太多　裴仁基等謀殺世充坐誅　殺皇泰主　羅士信降唐　士信入洛陽外郭世充衛淯臺臨黎陽

灝建凝諫殺道源等曰高土興降羅蘇大王眞何如唐賜藝姓　藝敗建德於衛木　建德克黎陽獲唐淮安王神通李世勣　王軌奴殺軌建德斬奴歸軌首滑州降齊寬皆陽附　徙都洺州

陷黎陽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羅士信入洛陽外郭　夏侯端招慰河南會節旅食豐豆得還　王世充殺李公逸　秦王屯柏璧發救皖諭民韓單權　永安王孝基攻夏縣尉遲敬德等救之孝基等皆敗沒　上徵裴寂下吏而釋之寵待彌厚　殷開山等敗敬德於美良川秦王又敗之於安邑　秦王堅壁以拒宋金剛曰俟其糧盡必走乃可破也

上章　執徐

正乙丑　三甲子　五癸亥　六壬辰　八辛卯　十庚寅　十二己丑朔

三　秦武通敗王行本行本降斬之　宋金剛圍絳州

李世勣謀殺竇建德不果來奔　王行本守蒲州殺郭子武　獨孤懷恩謀反唐儉自劉武周所告之懷恩伏誅　突厥立楊政道爲隋王有衆萬人居于定襄　改納言等官封德彝爲相　劉季眞詐降　宋金剛走秦王追之一日夜行二百里破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二日不食又破金剛於介休降尉遲敬德　劉武周走突厥并州降盡復舊境　劉季眞棄石州走死　秦王焉屠夏縣　田瓚殺楊士林以顯州降王世充　突

三　世充以亡叛者多許父子夫婦

相告誅及四鄰而叛者益衆　以宗女妻突厥　田瓚以顯州來降　聞唐兵將至爲守禦計　世充與唐秦王戰敗於慈澗　拔成而饒　黃君漢取回洛　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　時德叡以七州降唐　世充與秦王戰宣武陵　杜才幹殺邴元眞　楊慶以管州　魏陸以樂州　王要漢以

三　李世勣與李商胡謀殺建德商

胡先發世勣奔唐　建德叛其父蓋　攻李商胡殺之　境內無盜商旅野宿　高士興擊羅藝敗於籠火城　王伏寶詡建德自斬左右手　高開道降唐封北平王　開道鑿青取頗鎭　建德攻幽州薛萬均兄弟擊敗之　劉彬勸建德救王世充成鼎足之勢　李藝復敗建德兵於籠火城

四　蕭銑諸將恣橫罷兵

營農　董景珍以長沙降唐　銑命張繡攻景珍殺之

四　張舉降唐　劉旻降

唐　師都遣人說突厥處羅共擊唐會處羅卒而止

四　宋金剛圍唐絳州金剛食盡走唐秦王追

之破金剛於雀鼠谷又破之於介休　尉遲敬德降唐　武周棄并州與金剛走突厥　金剛謀走上谷突厥殺之　苑君璋諫武周南傳武周謀歸馬邑亦死　突厥使苑君璋統餘衆

三　唐以杜伏威爲江淮

南總管徒封吳王　子通度江取京口敗法興將蔣元超於庱亭法興棄毗陵奔吳郡　伏威使輔公祏擊子通敗之子通棄江都保京口江西皆入於伏威伏威徙居丹楊　子通東走太湖襲法興破之法興走死子通盡

五

重光大荒落 四戊 壬六丁 亥七丙 辰九乙 卯閏十 甲寅十 二癸丑 朔十二 冬至 本志 八月丙

四 胡大恩降 使鎮代州 太子討劉益 成田世康取 齎銑五州四鎮 秦王置玄甲 茂爲前鋒秦 王與王世充戰 擒蕭彥瓊李 靖上取蕭銑十 竇韜趙郡王 李恭作舟檻以 劉統李君羨 破王玄應於虎 牢秦王大破 王世充於育城

象州王要漢以 汴州來降李 大亮援舉城 竇泉珍以長沙 來降突厥處 蠡卒頡利立 許毫等十一州 來降許紹拔 荊門鎮劉世 鷓出土門瀛 蠡平廣新二州

以嘗州執陸以 道來降楊廖 千金堡關 親羅士信拔 敗儁三秦齊王 雄信教秦王 武陵敬德荊畢 王與世充戰寶 內陽之金秦 王釋之引入臥 四尉趨散德秦 州來降睹將 時德以七 二十五毅來降 主還州齊以 城宮田安公 與世充同於曹 取回洛路秦王 入實君漢 於慕潤西壘 秦王敗世充 太子鎮衛反 進舉突厥使秦 爾二子李北舉 充用突通不 皆皆軍秦王世 陽而去秦王 厭處羅來至曹

汴州降唐 摩李大 高投樂城 使王瓊 求救於竇 建德許 碁等十一 州降唐

王瓊來攻 救

三 世充 與唐 秦王戰敗 擒蕭彥瓊 太子玄 應與唐戰 敗於虎牢 世充與 秦王戰於 齎城宮大 敗唐逃闍 洛陽王 懷文刺世 充不克而 死鄭覆 削竣爲偽

四 孟海公 擁兵克 軍救 復世 王遣唐 建德 相與 秦王 成石拒 於秋 殷 河東 漢 洛 上 將 津 王 從 曾 氏 曰 不 受 命 取 殺 武 瓊 王 世 建 德 將 略 賊 兵

五 唐田 世康取 五州四 鎮唐 趙郡王 孝恭李 靖等擊 銑文 士弘敗 於清江 銑所留 宿衛兵 總數千 師以出 戰大敗

五

有法實之地

三 杜伏 威遣兵 助擊洛 陽伏威 使王雄 輔擊李 子通大 破之子 通降鄭 送長安 雄鏈 擊汪 又闕人 華安皆 遂之然 降

六

自三月以後卷第一百八

戊朔食 蠶四度

齊毀長遜入朝 公王元吉爲楊 突鄭等所敗 等厥留鄭元齊 者帝亦留其使 於秦王敗爲 建河諸以將實 儁儁尉遣敬 黑擒王瓊取其 於大破建擒 牛口諸擒之 秦俘獲五萬人 王皆散遣之 王世充出降 李世勤劉殷 內陷單雄信 杜建客以死教 叔父淹蘇威 以窮銑死唐 法明以斬黃降 齊等行以山東 降南陽公主 拒宇文士及 王世辦以餘宋 等州降曹鄭 州降石世則 以嘗州叛據 君相降王弘

實丘行舉以 為援王執刀步 闢秦王達圖 洛陽殺志玄 救擊逃與李 仲文坐謀反其 河陽來降 王遷鄭破單雄 儁等於洛口 殺德謀敵劉命 成上欲楚將 秦王執不可 武牢來降劉 命成降太子詐 院之復叛劉 世敵謀洛州不 集而進程名 擾闕乳擒護達 之楊善經等 貌頭利入寇 竇建德至成稟 郭牢格薛收 精據武牢以拒 建德雷獲等 欲退保新安秦 王不從王破 建儁兵於武牢 東擄殿秋石竇

世充殺之 宋王秦 河陽走 雄雄信等 單於洛口 敗沈悅以 牢降唐 虎民食洋 什不存 泥實建德 一救遣甫 來至暕叢 羅楊公鄭 敗齊王 等吉秦 元擒竇建 王以示世 德世充泣 充世降 而王世辦 杞餘宋等 以十八州 三唐魏 降弘烈以 王州降唐 齊世充徙 末行而 死蜀

擊貝魏刺 史殺之 餘圓明起 兵賜黑闥 崔元發 以深州來 降圖胡 稱魯王 黑闥與唐 淮安王神 通李藝戰 於饒陽大 破之陷 滅州觀州 毛州人殺 趙元愷來 降陷定 州執李玄 通玄通自 殺李藝 將民請羅 於高開道 開道留之 因與藝絕 復稱燕王 北附突厥 南通黑闥 黑闥陷

家渭盲不 司達建 儁大敗於 牟口道舞 唐所擒 實氏與實 當行還歸 滅州善 行以稱弗 敢附將不 使擊拔以 其地降唐 爲士俊 擒推安王 拜通萬安 據使建 儁死長安 貸將多 匿雍物歿 爲固里泉 唐吏推補 之範擱高 雅實等權 復趣兵達 南牟劉黑 闢爲主擁 爲建儁稱 仇黑闥

銑鐵曰 會無天 此故至 徂唐高 之寶殺 洧劉 南以轄 降唐

靖進攻 江隊水 城拔之 承數貫 舟於江 中援兵 見之不 敢進 丘和商 士廢等 曾降唐 銑曰 何以 奈一人 我百舞 使禁武 陷出降 遂當死 目唯銑 者無舉 顧半 掠本諫 文辦舒 李銑 掠旦 降數至 饑兵餘 者十隆 萬皆

基伏威 盡有江 淮以南 據北之 地

九十

烈以襄州降 蘇世長謂帝豈可忿同獵問爭肉 又謂帝獵不滿十旬求足為樂 又謂拔香殿煬帝所為 秦王凱施長安 高麗入貢 誅竇建德 涖王世充 孫伏伽論赦令 獨孤修德殺王世充 初行開元通寶錢 劉黑闥反諱南 孟噉鬼反誅 太子安據北邊 突厥寇代州李大恩拒却之 徐圓朗威袁師以反 任環使崔權將賀子守盧城 突厥寇并州原州 汪華以縣數降 盧祖徇以半州降 免樂以

為民 命趙郡王孝恭等擊蕭銑 李靖乘江漲東下 淮安王神通與劉黑闥戰敗於饒陽 秦王為天策上將開館延十八學士 房玄齡謂杜如晦王佐才不可失 玄齡每破軍克城先收人物 李玄道謂死生有命非憂可免 靖銑悉兵出戰李增謂緩之則勢分急之則致死趙郡王準恭不從而敗靖乘其劉掠大破之遂圍江號被水城得舟艦皆散之江中援兵靖不進 銑降李靖不韓戰死者家 定峽東大行蠡省官

冀州殺麴稜 建德將卒爭歸黑闥 黑闥進逼宗城李世勣棄城走遂陷洺州相州半歲間盡復建德舊境

劉旻破劉企成 李靖招撫嶺南李擊志降 李世勣與劉黑闥戰敗走黑闥盡復竇建德之地 命秦王世民討黑闥 昆明內附

卷第一百九十

玄黓敦牂

三壬午 六辛亥 七庚辰 九己卯 十一戊寅朔

唐高祖武德五

秦王拔相州 洺水來降王君廓據之 秦王拔邢州 羅士信代王君廓守洺水劉黑闥攻拔殺之 段德操破梁師都於石堡城乘勝進攻夏州克其東城會突厥救之引還 李世勣擊劉黑闥殺高雅賢程名振邀取黑闥鎮還 李義滿兄子殺王寶盛袁師坐死 帝賂突厥突厥復請和親 各釋所執使者 突厥攻劉世讓於雁門不克 丘和贈大朔 秦王世民為黑闥所闥尉邊 救德殺之 世民大破黑闥於洺水上黑闥奔突厥 高開道寇易州 寧長寘降交愛道始通 世民齊河蠻徐圓朗 李大恩謀取馬邑為突厥所殺 王幹斬賀拔行威瓜州平 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為秦王世民管弘義官 世民留淮安王神通豪徐圓朗而還 杜伏威入朝留之 李子通謀亡歸江東 至監田備得誅 淮陽王道玄討劉馬闥 為盎降 改葬隋煬帝 突厥寇邊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衆之 封儀葬請先擊突厥戰勝而後與和 頡利南傳至晉州鄭元瑋親以廣掠所得曾入圓人不如和親坐受金幹頡利引遣 元瑋五使突厥幾死書數 太子班師 劉黑闥陷黑州 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於下博先出犯陳為竇不救道玄敗沒 太宗道玄夏朕深入心業效之 朗宗未嘗為矢刃所儲 帝謂秦王世民天下嘗汝元致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魔王元言參過失世民功名日盛為帝所尊種建成內不自安與元吉謂事妃鎮共謀備之太于令秦齊教與留敗並行 帝韻世民為書生所散非復哉替日子 妃嬪歸恭王云他日必不能容妻子母不

漢東王劉黑闥　天造元

稱王都洺州置百官 殺法行攻師建德舅缺通之 唐秦王拔相州 李藝助秦王擊黑闥敗劉十善於徐河 洺水叛附於唐 秦王拔邢州 李藝拔定樂康趙四州 黑闥拔洺水殺羅士信 高雅賢與唐李世勣殺死 唐程名振邀取黑闥鎮運 黑闥奔唐秦王戰大敗於洺水逃奔突厥 高開道侵唐易州殺刺史 劉復禮鋭徐圓朗迎劉世徽為主圓朗悔之殺世徽 唐秦王齊河擊圓朗 黑闥引突厥寇山東 秦王留淮安王神通擊圓朗而還 黑闥至定州故將曹湛等復應之 唐淮陽王道玄討之 道玄戰於下博敗沒山東震駭唐廬江王瑗棄洺州走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復據洺州 攻田留安於魏州 唐太子建成等擊之黑闥食盡夜遁建成等追敗之於館陶

梁主師都　永隆六

與唐段德操戰石堡城敗走德操進攻夏州克東城突厥來救乃引去

吳王杜伏威

伏威聞劉黑闥徐圓朗敗懼而入朝於唐唐以伏威為太子太保留長安 李子通謀亡歸江東至藍田捕得誅

楚主士弘　太平七

蕭銑敗散兵多歸士弘士弘復振 張善安以虔吉等五州降唐 士弘遣弟藥師攻循州楊略斬之 王戎以南昌降 士弘懼亦降 既而復走入安成山洞尋死

如太子仁孝帝由是無易太子意 且疏秦王而親建成元吉 王珪魏徵勸太子擊劉黑闥 任城王道宗破突厥 黑闥攻田留安於魏州 留安謂吏民吾與爾曹同心 棄賊必欲秦順從逆但自斬吾首去 魏徵說太子釋黑闥囚俘以散其黨 太子敗黑闥於館陶 黑闥走 命高麗還隋戰士

昭陽協洽

正丁丑 四丙午 六乙巳 八甲辰 十癸卯 十二壬寅朔 本志十二月壬寅朔食南斗十九度 七月癸卯熒惑犯輿鬼西南星

六 諸葛德威執劉黑闥以降 葬平陽公主以軍功加鼓吹 獲徐圓朗殺之 林邑初入貢 張善安反 段德操擊梁師都至夏州 劉世讓請戍崞城以圖馬邑 高滿政逐苑君璋以馬邑降 沙州人張護等反 柴紹使兩女子舞以破吐谷渾 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 張護等殺賀若懷廣立竇伏明爲主 遣太子秦王屯北邊以備突厥 輔公祏反 遣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孝恭飲血以安衆 太子班歸 竇伏明降 高昌王伯雅卒 渝州人張大智反 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 突厥縱反間殺劉世讓 張大智降 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 復以馬邑歸唐 竇靜請置并州屯田 張善安刺殺周法明 李大亮誘張善安執之

二 黑闥走至饒陽諸葛德威執之以降 建成斬之 徐圓朗棄城走死 李藝入朝 高開道引突厥侵唐幽州

七 賀遂索同以十二州降唐 唐段德操入寇至夏州

軍中謂輔公祏爲伯父畏敬與伏威等 伏威忌之 使闞稜王雄誕奪其兵權 公祏與左遊仙辟穀學道 伏威謂雄誕吾不失職勿令公祏爲變 公祏與遊仙謀殺雄誕舉兵反 自稱宋帝 與張善安連兵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

張善安反 唐遣張鎮周等擊之 王戎與戰不利爲所執 善安與輔公祏連兵 刺殺周法明 李大亮誘善安執之

閼逢涒灘

二辛丑 四庚子 六己亥 八戊辰 十丁卯 十二丙寅朔 閏七八一日秋分 本志

七 置大中正 高麗請班曆 詔明一經者皆敍用 州縣鄉皆置學 帝幸國學釋奠 定職事散勳官名 趙郡王孝恭大舒州 李世勣拔壽陽 孝恭絕馮惠亮等糧道 李靖謂攻石頭不如誘惠亮等使出戰 遂破之 惠亮等乘勝直抵丹楊 擒輔公祏 帝謂李靖爲蕭輔膏肓 孝恭殺闞稜 行新律令 定均田租庸調法 帝幸仁智宮 齊王元吉欲手刃秦王世民 太子建成止之 建成以甲遺楊文幹 或告建成與

高開道自以數反覆不敢降 將士皆山東人思歸 其將張金樹斷假子弓弦而攻之 開道置酒奏樂 先殺妻子乃自殺

八

杜伏威薨 公祏使馮惠亮等以舟師屯博望山 陳正通等以步騎屯青林山 唐趙郡王孝恭擊破惠亮等 進

自六月以後卷第一百

六月熒惑犯右執法 七月戊寅歲犯畢

文幹謀反 上召建成置之幕下 文幹據慶州反 上命世民討之 許還立爲太子 封建成於蜀 上夜出山外數十里 元吉與妃嬪封德彝更爲建成營解 上意遂變 復令建成還居守 流王珪韋挺杜淹於雋州 文幹陷寧州 世民擊殺之 上欲遷都山南以避突厥 世民自請數年必擒頡利 建成以胡馬授世民 突厥入寇 上遣世民擊之 韋仁壽撫定西南夷 置七州十五縣 世民與突厥遇於豳州 世民引百騎詣陳前責突利以無香火之情 頡利疑之 請盟而退 裴矩爲相

攻丹楊 公祏東走會稽 欲就左遊仙 未至 唐人執殺之

九十一

旃蒙作噩

二乙丑 四甲子 六癸亥 八壬戌 十一辛卯朔 本志九月癸丑熒惑入太微 冬太白入南斗

唐高祖武德八

張鎮周與故人歡飲十日 既而犯法無所縱 與突厥吐谷渾互市 雜畜被野 西突厥統葉護請昏 裴矩勸上許之 復置十二軍 始改與突厥書爲詔敕 張瑾與突厥戰大敗於太谷 溫彥博爲虜所執 初令太府校權量 裴矩罷 宇文士及爲相

柔兆閹茂

正庚寅 三己丑 五戊子 六丁巳 八丙辰 十二乙卯朔 本志十月丙辰朔食氐七度 六月己卯歲辰合東井

九 祖孝孫定雅樂 裴寂爲司空 員外郎更直 初令州縣民間祀社稷 歐陽胤謀襲突厥牙帳不果 傅奕請除佛法 奕謂蕭瑀不生空桑乃遵無父之教 詔沙汰僧尼道士女冠 太子建成酖秦王世民 上欲使世民居洛陽 建成與齊王元吉沮之不果行 上欲罪世民 陳叔達諫 元吉請殺世民 上不許 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謀誅建成 尉遲敬德不受建成金 元吉刺敬德 敬德開門安臥 程知節謂世民羽翼盡矣 建成等又譖房杜逐之 世民問計於李靖李世勣皆辭 建成薦元吉代世民拒突厥 悉奪世民驍將精兵與之 王晊告建成欲因餞行殺世民 世民欲俟建成先發然後討之 敬德請竄身草澤 無忌欲相隨而去 敬德言勇士八百已入宮擐甲執兵 元吉云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 張公謹投龜曰卜而不吉庸得已乎 世民使敬德召房杜首 傅奕密奏秦王當有天下 世民奏建成元吉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仇 世民伏兵玄武門 建成元吉入朝 世民射殺之 馮立薛萬徹謝叔方帥宮府兵攻門 敬君弘戰死 敬德以建成元吉首示之 宮府兵皆潰 世民遣敬德入宿衛 蕭瑀等勸上處秦王以元良委之國務 宇文士及宣敕內外令受秦王處分 世民跪而吮乳 建成許立元吉爲太弟 諸將欲誅二宮左右 敬德固爭而止 詔國事皆取秦王處分 馮立薛自出 世民皆釋之 立世民爲太子 軍國庶政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魏徵常勸建成早除世民 世民引爲詹事主簿 又用王珪韋挺 實勳殺舉雲起 上自號太上皇 王君廓勸廬江王瑗使反而執之自以爲功 高士廉房玄齡爲相 王珪啓世民敬後 告捕建成元吉之黨以求功者皆反坐 魏徵縱遣李志安等 唐臨遇督兩潛因歸耕 上傳位太子 太宗卽位 出宮女 稽胡劉仚成降於疑 師都信孫殺之 部衆多叛 乃朝于突厥說之入寇 突厥頡利突利舉國寇武功 立長孫后 上與后議賞罰 后辭以歸人不敢豫政事竟不言 突厥進至渭水便橋北 遣執失思力入見上 囚之 上與房玄齡等六騎詣渭水上 與頡利隔 突厥下馬羅拜 上曰朕獨出以示輕之 嚴兵以示必戰 彼失其本圖必懾 故與戰則克 與和則固矣 頡利果請和 上曰吾不戰而驕之使驚驗而無備則一舉可取矣 上不受頡利羊馬 使還所掠戶口 上敎衛士習射曰我居則爲汝師 出則爲汝將 上謂淮安王神通難至竊不可以私屬與勳臣同賞 房玄齡言秦府舊人怨嗟 上曰朕與歸等衣食皆出百姓 毀官以爲民 豈可論新舊而捨實不肯哉 禁妖祠雜古 置弘文館 舉士 追蕭隴太子溥陵則王魏徵等請送群 立太子承乾 初定功臣實封 蕭瑀陳叔達免相 上不欲虛爲存恤而無其衛 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 上謂止潛在稅庸吏淨不在奮法 由是商旅野宿路不給遣 上謂劉民以李君德劉內以充租 又謂人若之患不息外來常由身出 實

自九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二

軌請伐遼上不許
上粘封事於屋壁出入省覽
封德彝欲簡關中男魏徵不署敕曰以道御壯健足矣何必取細弱以增虛數且詐上失信數矣上悅
張玄素謂隋主好自專下諛上蔽故亡
張蘊古上大寶箴
上謂傅奕卿前幾爲吾禍然遇天變宜盡言如是
奕謂邪僻之人取莊老飾妖幻爲佛教
裴矩謂上使人賂吏陷人於法非導之以德

彊圉大淵獻

二甲寅閏三癸丑四壬午六辛巳八庚辰十一己酉朔四一日小滿　本志閏三月癸丑朔食胃九度九月庚戌朔食亢五度

唐太宗世民貞觀元

上謂文武隨時
詔諫官入閤議事
改斷右趾爲加役流
上自選戴胄爲大理少卿胄謂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所以布大信於天下
上讓封德彝致治者豈借賢於異代
杜淹謂德彝所言得大體臣心服不敢復爭
上以長孫順德有人性得絹甚於受刑
李藝反於涇州襲據豳州統軍楊岌攻之藝走死
併省州縣分爲十道
上自謂識弓矢猶未盡況天下之務
長樂王幼良坐左右暴橫賜死
苑君璋自突厥來降
或勸上陽怒以辨佞直上曰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之直
封德彝薨
蕭瑀爲相
上謂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不以順
長孫无忌爲相
長孫皇后不願兄无忌執政
无忌謂突厥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
蕭瑀請封建
高士廉出安州
宇文士及罷
杜淹爲相
上謂杜淹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
王君廓欲亡奔突厥不至道死
魏徵明馮盎不反上爲罷兵遣使尉懷之嶺表遂定
蕭瑀免
李孝常等謀反誅
長孫后爲兄安業請命
溫彥博責魏徵不存形跡徵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
上求規諫假羣臣以辭色
曰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
上不以秦府舊兵宿衛
上曰禹與民同利故民勞而不怨秦勞人以利己故民怨叛乃禁奢靡而民富庶
上令中書門下互相駁正勿徇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
上謂賈胡剖身藏珠亦猶帝王徇奢欲而亡國
崔仁師案反者皆甘心請死
孫伏伽諫騎射
劉林甫請四時聽選
唐初差人赴選省赤牒官悉赴省選
房玄齡省官留文武六百餘員
李百藥謂劉子翼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李乾祐謂法非陛下獨有
張行成謂天子以天下爲家不當以東西爲異
薛延陀等諸部叛突厥
突厥大雪入朔州會獵
鄭元璹知突厥將亡
上必待突厥有罪乃討之
西突厥統葉護迎公主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八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著雍困敦 二戊寅四丁丑五丙午七乙巳八甲戌十一癸卯朔本志三月戊申朔食婁十一度

唐太宗貞觀二

[illegible]

屠維赤奮若 三壬寅五辛丑七庚子八己巳九戊戌十二丁卯朔閏十二本志八月己巳朔食翼五度三月丁丑熒逆行入氐案是月無丁丑疑誤

三

[illegible]

上章攝提格 三丙寅五乙丑六甲午八癸巳九壬戌十二辛卯朔正一日兩水本紀正月丁卯朔食本志閏正月丁卯朔食營室四度七月甲子朔食張十四度

四

[illegible]

自八月以後卷第一百九十三

重光單閼 三庚申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十一丙辰朔本志五月庚申鎮犯鍵閉

五

[illegible]

玄黓執徐 正乙卯三甲寅六癸未八壬午九辛巳十一庚辰朔閏九一日霜降本志正月乙卯朔食虛九度

六

[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 正己卯三戊寅五丁丑八丙午十乙巳十二甲辰朔

七

[illegible]

閼逢敦牂 二癸卯四壬寅五辛未八庚子十一己巳朔五月辛未朔食參七度

八

[illegible]

旃蒙協洽 正戊辰三丁卯閏四丙寅五乙未七甲午十癸亥朔五一日夏至本志閏四月丙寅朔食畢十三度四月丙午熒惑犯軒轅

九

[illegible]

柔兆涒灘 正壬辰三辛卯四庚申六己未八戊午十丁巳朔本志四月癸酉熒惑復犯軒轅

十

[illegible]

卷第一百九十四

十道貢六百三十四府

強圉作噩 二子長四

乙卯六甲寅七癸未廿八壬子十一辛巳朔 本志三月丙戌朔食翼二度 二月癸未熒惑入輿鬼

十一 吳王恪晉王治出鎮。魏徵諫作飛山宮。頒新律令。劉德威論□□ 猛在主上不在羣臣。上豫為終制。魏徵諫以諸侯官吏。上謂 賢。敦徵舍今豈得嫌不足。又謂隋亡由虞世基。魏徵諫行新禮 王珪為魏王泰師，以師道自居。又坐受公主謁見。房玄齡等封禪儀 魏徵陳十思。魏徵諫居安忘危。溫彥博精神耗竭。以宗室勳臣為世 刺史。數洛遊入洛陽宮。魏徵諫親小人疏君子。上謂何曾不忠之大 魏徵謂封事雖無取無所損。馬周諫營繕奢侈。諸王太過，守令不擇人 唐儉謂上豈復逞雄心於一獸。柳範謂房玄齡不能止畋獵。武才人入 宮。

著雍閹茂 閏二庚辰二

四己卯五戊申七丁未八丙子十乙亥朔三一日蝕兩 本志閏二月庚辰朔食奎九度 六月辛卯熒惑入東井

十二 王珪魏徵謂三品見諸王降乘非禮。上命高士廉等撰氏族志，貶人物 堅帝今賞。上責趙元楷飾儲偫。追賞堯君素。上不集文章曰既 主思無德政。上以佩刀賞房魏。上謂高士廉等以未治為憂故曰新，今以 治為安故不逮。上謂虞世南有五絕。上往以為相。吐蕃求昏不獲，破 吐谷渾入寇松州。命侯君集擊之。魏徵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成之難當與 諸公慎之。薛延陀疆盛。上立其二子為小可汗以分其勢。初置屯營飛騎 岑文本謂馬周論事要，劉洎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劉玄平謂霍王 元軌無長。西突厥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與咄利失大戰，中分其地 高昌攻焉耆，拔五城。

屠維大淵獻

二甲戌五癸卯六壬申八辛未九庚子十一己亥朔 本志八月辛未朔食翼十四度 五月乙巳熒惑犯右執法 六月太白犯東井北轅

十三 上謁獻陵。房玄齡求解機務，不許。當太子拜，自領度支。王珪不立 家廟。尉遲敬德相衣出金創，不願尚帝女。初令據庭東宮選良家 于志寧馬周諫襲封。長孫無忌等不願之國。罷世襲刺史。高昌 王麴文泰自謂猶遊于堂鼠噍于穴。上將討之。薛延陀請為軍導。突厥結社 率反犯行宮。魏徵言上不能終美者凡十條。侯弘仁 說下鍾僅二萬八千餘戶。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遣帥其眾濟河北。上謂 中國根幹，四夷枝葉。詔松者自毀耳目，先笞四十。劉洎為相。遣侯君集 等討高昌。太子以遊畋廢學，張玄素諫。天下州府三百五十八。傅奕精 究術數而不信。奕謂邪不干正，胡僧不能呪。西突厥侯利發作亂，咥利失 走死，等失畢立沙鉢羅葉護。

上章困敦 二戊辰五

丁酉七丙申九乙未閏十甲午十二癸巳朔十一日冬至

十四 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囚，免租賦，賜同里老人。上幸國子學，觀釋孝經 飛騎給博士授經。高麗吐蕃等皆遣子弟入學。升講筵者八千餘人 命孔穎達作正義。作襄城宮。高昌王文泰卒，子智盛立。侯君集曰鑿 人於墟墓間，非罪之師。君集滅高昌，虜智盛以歸。魏徵諫以高昌為州 鑿唐地東西九千餘南北一萬里。劉仁軌杖殺折衝。魏徵謂隋之敗由百姓 陵官吏。仁軌諫獵妨收穫。甲子朔冬至。更定喪服，叔嫂錫服。初許封禪 魏徵諫以給使罪事元方。孫伏伽謂司農識大體無罪。侯君集下獄，岑 文本諫得免。魏徵諫勳萬均私高昌婦女。又疏言大臣當信而任之。 又言賢勝易守勝難。張玄素數諫太子，上賞之。玄素少為令史。上問其初 仕恥之。褚遂良諫孫伏伽不諱號外。上令犯十惡勿勳刺史。魏徵謂上 寬表奏，則州縣之事亦當觀之。

重光赤奮若

二壬辰四辛卯七庚申九己未十一戊午朔 本志二月熒惑逆行犯太微東上相

十五 陵東贊辭昏。以文成公主妻吐蕃贊普，贊普為之棄赭面。突厥侯 利苾始濟河建牙定襄，守吠北門。上幸洛陽。高士廉輔太子監 國。衛士懼役夜射行宮。罷襄城宮。詔明年二月封泰山。呂才辨陰陽 宴。吐谷渾丞相宣王作亂，諾曷鉢奔鄯州，席君買討誅之。并州父老請 幸晉陽。百濟王璋卒。上用蘇頲舊表。褚遂良言罷封泰山。太子 承乾遣刺客于志寧不忍而止。魏徵謂高麗可取。上使立西突厥沙鉢羅葉護。陳大德使高麗。 乙毗咄陸擊沙鉢羅。上指殿屋戒太子。上自謂有二喜一懼。魏徵諫封 隋民男兒。上以山東疲弊，不欲便伐。李世勣在并州十六年。上謂李世勣 等教之於長城。勝遠長城。上謂李世勣等斬縛延陀不利。延陀敗走入長城保朔州。 以為長安。上謂薛延陀遠水，不利速走。將白刃之 阿史那思摩前。上謂人臣納諫，將相之事。張行成諫上自謂

玄黓攝提格

正丁巳二丙戌五乙卯七甲寅十癸未十二壬午朔 本志五月太白犯畢左股 九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上將 十月丙戌入太微犯左執法

十六 魏王泰月給踰太子。褚遂良諫。上令泰居武德殿。魏徵諫。徙民實 西州。附浮遊者籍。岑文本為相。劉洎謂褚遂良不記，天下亦記 之。追復隋太子巢刺王爵位。上令劉洎請物勿為限制。張玄素諫太子 驕奢。太子以馬箠擊之。禁息宜(?)遣良諫。魏徵諫太子不可 長。上以太子師傅責之。上輟小殿材為徵營第。上謂物勿為限制 陸上命魏徵為太子太師。上問魏徵今日當者何先。房玄齡為太子 晉上濟韶立乙毗射匱可汗以禮。伊州刺史郭孝恪奴 契苾何力為部人所執，以上降伊人。侍臣知其敗，宜不立 主以求之。蘇文弑其王，又薛延陀何力以言 謂少蓋長婦人皆責武立其子。上自房玄齡請王 謂因敷取高則難之。不肯王業。則欲子故上者。仁弘 鑾入谷以衆輒麗崔立師謂反。者以上不顧何愛兄弟 亂臣齊文宣得楊遵彥救亡耳。魏徵謂有天而善許，治君無引上上 上公陀咄分可子記

昭陽單閼 一辛巳二

庚戌五己酉閏六戊申九丁丑十二丙午朔七日蝕暑本 志六月己卯朔食東井十六月庚申二月癸 戊犯鍵閉三月丁巳守心前星癸酉逆行犯鉤鈐

十七 上謂太子病足，從使不立，當立嫡孫，終不以嬖代宗，啓窺覦之源。魏 徵薨。葬以一品羽儀，妻裴氏辭。曰：非亡者之志。以布車載柩。上謂 有三鏡，以鏡失劉洎固成告反，腰斬。丘行恭食其心肝。上非之。 遂良謂漆器不已，必金為之。忠臣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上曰 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求無亡得乎。遂良諫皇子幼者為都督刺史。張帝 告侯君集反。上不已為之。尉遲敬德乞骸骨。上謂人主一心，攻之者衆。 圖功臣於淩煙閣。稍治之，拘紀綱。太宗祐敕諸紀萬州，反杜行敕。 封禪之陽死。上竊承權萬齊宮臣王則救嫌其引拜者，不暇之，太子起兵 效突厥與漢王元昌以乾齋陳淫敗王節折求答，為齊 杜楚客為之結黨，太子與侯君集等謀反，承乾為庶人。基以為宗之。李計 不失父太子得蠱。天年則魏王泰變以禍人當告之。來李靖謂 君集欲反求臣術，江夏王道宗知君集太子承乾乃諸君等陛下， 王安肯殺其子，蠱王道宗欲立魏王，先君集將反，乃諸君爲諸君歲後。上 事恐晉王上由是惡之。上必欲立魏王，以肅王治之。 上自投于牀，引佩刀欲自刺。遂幽魏王，立晉王治為太子。以漢王元昌、魏王泰為...

閼逢執徐 二乙巳三

甲戌六癸卯七壬申九辛未朔 本志十月辛丑朔食房二度 五月太白晨合東井

十八 太子。上謂若立泰，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 兩棄之。上謂長孫無忌公天下至公之道，不敢違。上賜須和雞賜李勣。又 請世勣不負李密，豈負朕哉。魏王泰為東萊王。其黨上遣以高麗命太子迎拜 二師。劉洎請令太子務學。親師友。鄭侯遂良戌使雜畜為聘財，上命太子遣物 則前太子。契苾何力請使薛延陀斂。薛延陀無忌欲為使蓋蘇文耗死，詔 絕其昏。褚遂良諫。上謂襲延陀長孫無忌，欲為使蓋蘇文。上遇 乃封之立高麗，王正倫坐言共誠，苦絕歸宿文僕驛碑 欲自觀國史。朱子奢諫。上命宣書六日事。魏徵君昏李大亮 不伐高麗而止。玄齡等相，上以亮不卒 國發弱不，新羅求救。上曰使相，不念高麗之兵，諫。故得不 從之。承乾於鄜州，順陽王泰於均州，上日朕非社稷之故，不得以 斷之。作考使郟會王封僖贈官改其謚，仍戒以女納東宮太子不 上以太子仁弱，欲更立吳王恪。長孫無忌諫而止。仍戒子孫以燕王且 義。

旃蒙大荒落

九辛未朔 甲戌六癸卯七壬申 月辛丑朔食房二度 五月太白晨合東井

十八 行。相里玄奬還言蓋蘇文不肯釋新羅。上乃議討之。褚遂良諫。李世勣 遂良謂四夷身外之物。上謂高麗有罪，今為可亡之時。上謂勸 以大勝則大敗。禁忌則陛下撥亂，太子守文。劉洎諫。上以英 劉駙諫以喜怒。長孫無忌請蘭世等先擊遼東。劉洎不說，苦河 北運糧者。上幕長孫無忌等與之。岑文本為中書令，受賀，上 褚遂良為相。上以未為得罰。戒之。偽等先擊遼東。受以貫文 麥當至，吉相至吉等舉而王太上於西突厥失以命張亮 白金之罪。上以而二上討吐蕃郭孝恪國王突中書 招慰名上上名不懂而至為太子將吐屯以戒其 手褫天下撥不懂太半命上等鄭元璹者之間 之秦輪名太以太上發左吐屯使文本受 家猜將勢未苾兩供頗河上發以舟師平東 見忌則利亦俟不免太亮而之上高李世勣為平襄 又謂自今十五年保突厥無事。又謂突厥之不北走，鐵勒諸延陀死則四夷來我 誹利苾輕騎歸朝。延陀洛則死於駒州州籍城受許愛河 其使情如可一突厥東上表賀。

十九 上發洛陽。詔太子監國於定州。尉遲敬德諫。上幸遼東，虜高麗戍卒 俘襲舊，處房玄齡反上，以書告反者責玄齡不自信，令 撫東京。上坐運權失期除名。臣有疑者，上發洛陽，以太子監國於定州。 ...

正庚午，二己亥，四戊戌，六丁酉，九丙寅，十一乙丑朔。本志六月丙辰，太白、辰合東井。七月壬午，太白入太微，逆犯左執法。

專決。上祭魏太祖，稱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上不逮，令高士廉攝……士卒不預征名，願以私裝從軍者，動以千計。戒太子……等輔太子。上以張亮、程名振等……以待乘輿。遂拔蓋牟城、遼東城……上以李世勣……高延壽、高惠真……上謂……以軍賜之……皆於駐蹕山……縱其降者……東征……子孫……上歎魏徵……獲其……父子死……從數日……薛延陀寇夏州，執失思力破之。劉洎爲人所譖，賜自盡。

柔兆敦牂

正甲子，三癸亥，四壬戌，六辛酉，八庚申，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閏三癸巳朔，食胃九度。七月丁未，歲守東壁。

二十　執失思力大破薛延陀，多彌走，所部騷然。孫伏伽等巡察四方。李靖請取高麗。道宗所解。詔以機務委太子。上於寢殿側置太子院。褚遂良請旬日遣還宮。李道裕謂亮反形未具，上以爲刑部侍郎。張亮坐假子五百，西突厥射匱……遣使諸部，延陀餘衆西奔……招討，自幸靈州，諸部請置官司，納貢。回紇吐迷度等數千人……使太子監國……上立咄摩支……遣使……耳。太子瑀請出家……臣請……蕭瑀……房玄齡……皆入朝……上謂……生日……何忘劬勞……以疾……致反。

強圉協洽

正戊寅，三丁丑，五丙戌，七乙酉，九甲申，十一癸未朔。

二十一　高士廉薨。長孫无忌伏泣諫上。魏徵……回紇吐迷度……八部……置六府七州……李世勣……以……幸翠微宮……遣……牛進達……高麗……太子……上謂……詔以……破高麗……作玉華宮……數城……段志沖……阿史那社爾……入貢……

著雍涒灘

正壬午，三辛巳，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二丁未朔。閏十二。本志八月己酉朔，食五度，七月乙巳，鎮守東井。閏月辛巳，太白犯軒轅星。

二十二　上謂太子……新羅王……侯君集……利發……武……阿史那社爾……王玄策……天竺……西洱……高麗……薛萬徹……以……上……李淳風……李君羨……房玄齡……崔仁……

屠維作噩

正丙午，三乙巳，五甲辰，八癸酉，十壬申，十二辛未朔。正二日雨水。

二十三　……契苾何力……上……李世勣爲疊州都督……太子……長孫无忌……以遺詔……天下……

之……長孫知人……阿史那社爾……吐迷度……立回紇……

唐高宗

治　永徽元

上章閹茂　正庚午，四丁卯，二己巳，八戊辰，十一丙寅朔。本志二月己丑，熒惑犯東井，四月己巳，犯鬼。五月辛酉，歲、太白合于柳。

立王后。日引刺史十人問民事。或告長孫无忌反，……立……吐蕃……

重光大淵獻

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七壬辰，九辛卯，十庚寅，十二己丑朔。閏九月二日小雪。本志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九月甲午，犯心前星。

二　宇文節、柳奭爲相。阿史那賀魯帥衆西走，擊乙毗射匱，并其衆，自稱沙鉢羅可汗，西突厥十姓及西域諸國皆附之。騎……

玄黓困敦

二戊子，五丁巳，七丙辰，九乙卯，十一甲寅朔。本志正月壬戌，太白犯牽牛。二月己丑，熒惑犯五諸侯。五月戊子，歲犯右執法。是月戊子，掩左執法。

三　梁建方等破處月朱邪孤注。褚遂良復爲相。……吐谷渾……弘化公主……

昭陽赤奮若

正癸丑，三壬子，五辛亥，八庚辰，十己卯，十二戊寅朔。

四　房遺愛、薛萬徹、柴令武坐謀反誅。長孫无忌……

閼逢攝提格

二丁丑，四丙子，閏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寅朔。六一日大暑。

五　王皇后、蕭淑妃……武昭儀……

旃蒙單閼 二辛丑四

庚子六己亥八戊戌十丁酉十二丙申朔 本志七月乙亥歲守尾 己丑熒惑入輿鬼 八月丁卯入軒轅

六 高麗百濟擊新羅取三十三城 程名振等擊新羅於貴端水破之 韓瑗來濟諫立宸妃 長孫无忌惡李義府出爲壁州司馬 王德儉教義府表請立武昭儀 中書侍郎 裴行儉謂國家之禍必由此始 上議立武昭儀 褚遂良曰武氏經事先帝 天下耳目安可蔽也 因置笏殿階叩頭流血 韓瑗來濟亦諫 李勣謂陛下家事何問外人 上意乃決 許敬宗謂田舍翁有十斛麥尚欲易婦 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上廢王后蕭淑妃 立武后 許敬宗請貴韓瑗來濟 愈惱 武后斷王后蕭淑妃手足投酒甕中 遣使立西突厥頡苾達度設爲可汗 沙鉢羅拒之不果立 許敬宗請廢太子忠立皇后子弘 李義府爲相 人謂義府笑中有刀 亦謂之李貓

柔兆執徐 二乙未五

甲子七癸亥九壬戌十一辛酉朔 本志四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

顯慶元 以太子忠爲梁王 立太子弘 杜正倫爲相 初以高祖太宗配圜丘明堂 崔敦禮 來濟請黃人作省 畢正義爲李義府自殺 王義方彈之 征役 蘇定方取西突厥 程知節斬之 王文度疾其功 使騎士結陳而行 且惠節制 定方勸程知節 不從 文度殺恆篤胡取其財 定方曰此乃自爲賊耳 川 又殺 韓瑗爲褚遂良訟冤 劉洎子訟父冤 樂彥瑋曰 若雪洎罪 則謂先帝用刑不當乎

強圉大荒落 正戊二己未四戊

正庚申二己未四戊午七丁亥九丙戌十一乙酉朔 閏正二十一日春分

二 遣蘇定方及阿史那彌射步真擊沙鉢羅 初隔日視事 上不留婆羅門術士 謂畢有不死之人 今皆安在 許敬宗李義府誣韓瑗來濟 褚遂良謀反 皆貶 蘇定方破西突厥 擒沙鉢羅 立阿史那彌射步真爲興昔亡繼往絕可汗 以洛陽宮爲東都 禁僧尼受父母拜 北郊不祭神州地祇 許敬宗爲相 南郊明堂不祀五帝 劉祥道陳選法

著雍敦牂 正甲寅二三

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二己酉朔

三 皆貶 行許敬宗等所修新禮 於龜茲 程名振等擊高麗 龜茲王布失畢卒 立其子素稽 阿史那賀魯請死於昭陵之前 拔赤烽 李義府杜正倫相訟 分西突厥地爲六都督府 上兩貴之 尉遲敬德學延年術 奏清商樂以自奉養 褚遂良卒 辛茂將

屠維協洽 二戊申四

丁未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十一癸卯朔 閏十一月一日冬至

四 唐臨坐挾私選授免官 西突厥興昔亡與真珠戰 殺真珠 許圉師爲相 李奉節告季方朋黨 許敬宗鞫之 因誣長孫无忌謀反 上竟不引問 徙无忌於黔州 遂免于志寧官 除柳奭韓瑗名 以高祖太宗並配天 更修姓氏錄 以后族爲首 任雅相盧承慶爲相 遣使追長孫无忌 逼令自殺 誅柳奭於象州 詔封禪以石米等 詔王李盧崔鄭不得爲昏 李義府復入相 上初幸東都 思結都曼反 遣蘇定方討之 太子加元服

上章涒灘 正壬寅四

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本志六月庚午朔食奎五度 二月甲午熒惑入南斗 六月戊申復犯之 案長曆六月無戊申 疑誤

五 蘇定方克思結 虜都曼以歸 上幸并州 還 上還東都 作合璧宮 命阿史德樞賓等討叛奚 降之 徙梁王忠爲庶人 徙黔州 盧承慶免 吐蕃擊吐谷渾 遂討契丹 擒阿卜固 百濟王義慈分其地爲五都督 上幸許州 鄭仁泰擊思結等四部 破之 蘇定方與新羅共擊百濟 上苦風眩 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還東都 遣契苾何力等擊高麗

重光作噩 二丙寅四

乙丑七甲午九癸巳十一壬辰朔 本志五月甲子晦食東井二十七度 九月癸卯太白犯左執法

龍朔元 遣蘇定方等三十五軍擊高麗 上欲親征高麗 皇后表諫而止 以西域諸國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 唐曆及劉仁願於百濟府 立故王子豐爲王 劉仁軌救之 請遣環福信圍劉仁願 諱而行 百濟退保任存城 敗新羅將金欽 命任雅相 蘇定方圍平壤 新羅王春秋卒 子法敏立 上見王勃檄雞文 逐之 契苾何力破高麗男生於鴨綠水 回紇婆閏卒 其姪比粟毒與諸鐵勒犯邊 命鄭仁泰等討之

玄黓閹茂 正辛卯三

庚寅五己丑七戊子閏七八二十日秋分 十一丙辰朔 本志七月己丑熒惑守羽林

二 改百官名 任雅相薨 相不和睦 高麗殺其子十三人皆死 龐孝泰與蘇定方解圍還 故吏從軍故賞罰平 薛仁貴三箭定天山 鄭仁泰等討敕勒 殺掠降胡 深入無功 士卒死者什八九 楊德裔劾之 上不問 契苾何力撫諭九姓 皆請降 上自東都還京師 作蓬萊宮 仁願劉仁軌破福信 扶餘豐謀殺福信 信被執以爲如此則百濟復興 高麗離間 初令八品 遂擊破福信 上官儀爲相 詔以兵從之 福信 便宜不率詔 九品衣碧 上從之 百濟王豐殺福信 僕射 劉仁軌 蘇海政與繼往絕殺興昔亡 由是西突厥叛歸吐蕃 詔以四年封泰山 許圉師免官 來濟與西突厥戰死

自十月以後卷第二百

自

昭陽大淵獻

正乙卯三甲寅五癸丑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朔 本志正月己卯熒惑犯天街 六月乙酉太白入東井

三 分磧南北爲雲中瀚海都護 李義府坐賣官 對留不遜 流嶲州 居蓬萊宮 吐蕃擊吐谷渾 破之 吐谷渾可汗曷鉢及弘化公主走涼州 遣鄭仁泰等屯京都以備吐蕃 詔孫仁師助劉仁軌 劉仁願 罷 三十六州 遣海軍 依實德玄等分十道問人疾苦 陸路留城 劉仁軌言百濟諸將 上 欽攻加林城 仁軌請先攻周留 破其巢穴 周留城降 百濟 敗倭兵於白江 百濟王豐奔高麗 王子忠勝等以二百餘城降 仁軌 任存城不下 黑齒常之聚眾三萬 復百濟二百餘城 常之與沙吒相如皆降 唯任存不降 使取任存 仁軌任用 以權仗養之 曰二人皆勇信重義 今是其感激立效之時 不用疑也 仁軌存 擁遺民 百濟遂定 上官儀稱仁軌遣黜剛而能盡忠仁愿乘節制而能推賢 皆君子也 詔太子決小事 高賢擊弓月 大食吞滅諸胡 勝兵四十餘萬

閼逢困敦 正己酉四

戊寅六丁丑八丙子十乙亥十二甲戌朔

麟德元 以殷王旭輪爲單于大都護 鄭公孝協坐贓死 上曰 苟害百姓 雖太子不赦 詔以三年封泰山 劉仁軌言願慶五年以來國家不恤戰士 難以成功 武后專恣 上動爲所制 與上官儀謀廢之 后知而自訴 上羞縮而止 因歸罪於儀 后今許敬宗誣儀與故太子忠謀大逆 儀坐誅 忠賜死 自是政歸中宮 上拱手而已 中外稱二聖 樂彥瑋孫處約爲相

旃蒙赤奮若

二癸酉閏三壬申五辛未八庚午十己亥十二戊戌朔 四二日小滿 本志閏三月癸酉食胃九度 月戊午熒惑犯東井 四月壬寅入輿鬼犯質星

二 吐蕃求赤水地不許 上幸合璧宮 姜恪爲相 上幸東都 弓月吐蕃侵于闐 命崔知辯救之 陸敦信爲相 樂彥瑋孫處約罷 初行麟德曆 劉仁軌盟新羅王法敏及扶餘隆於熊津 皇后請助祭泰山地祇 祀天以酋長累爵代業結陶館 郊廟初 用慶善破陳二舞 上發東都扈衛從數百里 米斗五錢 麥豆不列于市 許敬宗對帝丘 實德玄曰 吾不強對以所不知 張公藝九世同居 書忍字百餘 上至泰山

柔兆攝提格 二乙 七乙

用李淳風麟德曆 二丁酉五丙寅七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 本志八月乙巳熒惑入東井

乾封元 上封泰山禪社首 李義府卒 上謁老君於亳州 追尊玄元皇帝 還京師 陸敦信罷 鑄乾封泉寶錢 泉蓋蘇文卒 子男生代之 弟男建男產與之相攻 男生來求救 遣契苾何力等救之 劉仁軌爲相 不俱寶巽式 寶德玄薨 武后殺其兄元慶元爽 及其從兄惟良懷運 魏其嫂見害而死 劉祥道薨 遣李世勣等擊高麗 杜懷恭謂勣欲以我立法耳

強圉單閼 三辛酉六

庚寅八己丑九戊午十一丁巳閏十二丙辰朔 本志八月己丑朔食翼六度

二 上耕藉田 去耒耜雕飾者 耕九推 罷乾封泉寶錢 歷生羌十二州 李安期謂公卿黨譏賢者已謂之朋黨 楊弘武戴至德張文瓘趙仁本爲相 張文瓘諫造宮室 征四夷 李安期出荊州 上以疾命太子監國 李勣拔新城 薛仁貴破高麗 拔南蘇等三城 郭待封以離合詩求糧仗 元萬頃檄高麗 譏其不守鴨綠 郝處俊擊胡床 食乾糒 合祀昊天五帝於明堂

著雍執徐 三乙卯五

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 正一日雨水

總章元 李勣薛仁貴拔扶餘城 賈言忠謂先帝征高麗不克者未有釁 亦朕白姓出 劉仁願流姚州 李勣克平壤 許敬宗謂高麗見東北高麗將滅 上曰 高麗 後東都餌婆羅門藥 詔定明堂制度 分高麗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 以薛仁貴爲安東都護鎮撫之 李勣戒劉延祐獨出人右 太子諫籍沒征遼亡卒家 郝處俊立本爲相

八月以後卷第二百一

屠維大荒落 二

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丙午朔。本志六月戊申朔食東井二十九度。

李敬玄爲相。盧承慶判考三改。郝處俊爲相。詔定明堂制度法象陰陽不果立。徙高麗三萬餘戶於江淮及山南京西。來公敏諫幸涼州。詔徙吐谷渾就涼州南山議不決而止。李勣謂楷短有期豈能就醫工求活。勣請弟弼子孫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先撾殺乃奏聞。勣薨。勣選將必嘗相豐厚者遣之。勣曰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勣自謂年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死。裴行儉定選法。

上章敦牂

正乙亥。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庚午朔。閏九十月一日小雪。本志六月壬寅朔食東井十八度。七月壬申彗孛入東井。十二月丙子入太微。

咸亨元

劉仁軌罷。徐齊聃諫令突厥子弟事東宮。吐蕃陷西域十八州。罷西安西四鎮。命薛仁貴等討吐蕃。高麗劍牟岑反立安舜爲主。命高侃等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郭待封與薛仁貴不叶不用其策。與吐蕃論欽陵戰大敗於大非川。后母楊氏卒。令九品以上詣宅哭。皇后以旱請避位。命姜恪將兵禦吐蕃。趙仁本罷。官名復舊。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重光協洽 正己亥二戊辰四丁卯五丙申七乙未十甲子朔。本志十一月甲午朔食箕九度。四月戊辰熒惑復犯太微垣。
唐高宗咸亨二 上幸東都。命阿史那都支安集五咄陸之衆。流賀蘭敏之於嶺南。高侃破高麗於安市城。上幸許汝。

玄黓涒灘 二癸亥四壬戌五辛卯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朔。本志十一月戊子朔食尾十度。
三 梁積壽討叛蠻。徙吐谷渾於靈州故地皆入吐蕃。仲琮言吐蕃議事常自下而起。上思古王稱時。許敬宗曰繆。上還京師。高侃敗高麗於白水新羅救高麗侃擊破之。劉仁軌為相。邢文偉撰膳諫太子。王及善不肯舞倒。

昭陽作噩 二丁巳四丙辰閏五乙卯六甲申八癸未十壬午朔。六一日大暑。
四 命劉仁軌等刊補許敬宗國史。李謹行破高麗於瓠盧河。閻立本薨。蕭嗣業討弓月疏勒。弓月疏勒入朝赦其罪遣還。

閼逢閹茂 二辛巳四庚辰六己卯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本志三月辛亥朔食婁十三度。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
上元元 劉仁軌等討新羅。立金仁問為其王。召武承嗣于嶺南。追尊祖宗謚號。上稱天皇后稱天后。定九品以上七等服色。追復長孫晟長孫無忌官爵。郝處俊諫令二王主樂分朋角勝。上幸東都。或告韓王惲謀反自殺。天后請舉人習老子。父在為母服三年。上增京官祿。劉曉論選曹以書判取士。又論禮部用文章為甲乙。有朝登甲科夕陷刑辟。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

旃蒙大淵獻 二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本志正月甲寅熒惑犯房。
二 吐蕃來請和不許。劉仁軌破新羅於七重城。新羅王法敏謝罪。仁問還。上欲使天后攝政。郝處俊李義琰諫而止。北門學士參決時政。韋機杖宦者上賞之。天后廢周王妃趙氏幽殺之。斥常樂公主於括州。太子請嫁義陽宣城二公主。太子弘薨。追尊為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為太子。徙杞王上金於澧州。劉仁軌以美言許訴者。戴至德據理難詰而密為奏辨。媼謂至德為不解事。大理囚聞張文瓘改官皆慟哭。

柔兆困敦 二己巳四戊戌六丁酉八丙申十乙未十二甲午朔。閏三四一日小滿。本志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
儀鳳元 徙安東都護於遼東。詔封嵩岳。來恒薛元超為相。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罷封中嶽。李義琰高智周為相。吐蕃寇疊州。桂廣交黔選補初遣使。狄仁傑諫誅斫陵柏者。郇王素節降封鄱陽。徙袁州。改元赦。

強圉赤奮若 二癸巳四壬辰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本志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
二 上耕籍田。遣高藏扶餘隆各歸其國安輯餘衆。徙安東都護於新城以統之既而不果。張大安為相。劉思立諫遣使賑給。吐蕃寇扶州。徙周王為英王更名哲。詔用顯慶禮。自是禮官益無憑守。

卷第二百二

著雍攝提格 二戊子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十甲申閏十一癸未朔十一日大寒。本志十二月戊寅熒惑犯鉤鈐。案是月無戊寅疑誤。
三 百官朝天后。劉仁軌請李敬玄鎮洮河以陷之。改元通乾。上幸九成宮。從兵有凍死者。使婁破陳業。張文瓘輿疾諫討新羅。尋薨。李敬玄與吐蕃戰敗於西海。劉審禮陷沒。魏元忠上疏陳禦吐蕃之策。來恒薨。罷通乾年號。

屠維單閼 正壬午三辛巳五庚辰六己酉九戊寅十二丁未朔。本志四月戊午熒惑入羽林。七月辛巳入天囷。
調露元 上幸東都。韋機作上陽宮壯麗。狄仁傑劾奏免官。仁傑劾王本立。請上何惜罪人以虧王法。戴至德薨。吐蕃贊普卒子器弩悉弄立。上命裴行儉乘閒圖之。行儉曰彼大臣欽陵未可圖也。盜殺明崇儼。太子監國。作紫桂宮。裴行儉請送波斯王泥涅師還國。詔今冬封嵩山。行儉道出西突厥以便宜討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行儉陽為遊獵得諸胡子弟近萬人擒都支遮匐以歸。北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反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皆應之。蕭嗣業等討之大敗。霍王元軌開門待突厥不窮叛黨。遣將屯井陘龍門以備突厥。罷封嵩山。高智周罷。命裴行儉將兵三十餘萬討突厥。

上章執徐 二丙午四乙巳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朔。本志十一月壬申朔食尾十六度。五月癸未熒惑犯輿鬼。
永隆元 上幸汝州溫湯及嵩山。裴行儉破突厥於黑山擒奉職。斬泥熟匐。行儉伏壯士於糧車以詐突厥。行儉暮移營夜水大至。裴炎崔知溫王德真為相。吐蕃寇河源黑齒常之擊卻之。常之鎮河源遠斥候廣屯田。吐蕃陷安戎城。西洱諸蠻皆降之。吐蕃盡據諸羌之地方萬餘里。李敬玄貶衡州。宮中疑太子賢為天后姊所生賢疑懼。明崇儼密言賢不堪承繼。天后疑賢殺之乃誣賢謀反廢為庶人。立英王哲為太子。劉訥言坐獻誹諧集流振州。高真行刺其子貶睦州。李義琰涕泣引咎。王德真罷。曹王明降封零陵王徙黔州。文成公主薨于吐蕃。

重光大荒落 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六戊戌閏七丁酉九丙申朔八一日秋分。本志十月丙寅朔食尾四度。
開耀元 袁利貞諫宴命婦於宣政殿及引九部伎自正門入。袁誼謂世篤忠貞方為名家。突厥伏念自稱可汗與溫傅連兵為寇。命裴行儉等討之。天后表赦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郝處俊罷。劉仁軌謂唐家賣馬賣非嘉名。曹懷舜與伏念戰敗於橫水約和而還。黑齒常之破論贊婆於非良川。太平公主適薛紹。薛顗薛克構以公主寵盛為懼。夏州喪馬十八萬餘匹。蔣儼責田遊巖不諫太子監國。裴行儉離間伏念溫傅。遣程務挺等乘虛襲伏念於金牙山。伏念走保細沙。行儉又使務挺等躡之。伏念窘急執溫傅以降。裴炎疾裴行儉功幷斬伏念及溫傅。新羅王法敏卒。徙故太子賢於巴州。

玄黓敦牂 正乙未三甲午五癸巳六壬戌八辛酉九庚寅十二己未朔。本志四月甲子朔食畢五度。十月庚申朔食房三度。五月丁巳辰犯軒轅。九月庚戌熒惑入輿鬼犯質星。十一月乙未復犯輿鬼去而復來是謂勾已。
永淳元 作萬全宮。立皇太孫重照。王方慶奏置師傅等官。西突厥車簿反。上以關中饑幸東都。魏元忠使盜禁盜。裴行儉謂王勮蘇味道必掌銓衡。王方翼討車簿平之。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同平章事。作奉天宮。李善感諫。劉景先為相。突厥骨篤祿阿史德元珍等反。薛仁貴擊破之。破吐蕃於河源。

昭陽協洽 四戊午六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甲寅朔。
弘道元 上幸奉天宮。突厥寇定州嬀州。骨篤祿圍單于府。李義琰致仕。崔知溫薨。上還東都。唐休璟謂豐州不可廢。詔來年封嵩山。白鐵余反。程務挺討平之。召太子赴東都。骨篤祿寇蔚州。上幸奉天宮。太子監國。罷封嵩山。上還東都。天后不欲上疾愈。上崩。遺詔軍國大事兼取天后命。太子即位。太后稱制。裴炎遷政事堂於中書。郭正一罷。

卷第二百三

閼逢涒灘 二癸丑 四壬子 六辛巳 七庚戌 九己酉 十一戊申朔 閏五六一日大暑

唐則天后 光宅元 立韋后 韋弘敏爲相 中宗謂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 裴炎以白太后 廢帝爲廬陵王 立豫王旦爲帝 居別殿不得有所預 立劉后 飛騎歎於坊曲有惡言 坐來敵皆捕誅之 立太子成器 廢太孫重照 劉仁軌引呂氏以戒太后 太后使武承嗣慰勞之 太后使丘神勣殺故太子賢於巴州 王德眞劉禕之爲相 貶丘神勣爲疊州刺史 遷廬陵王于均州 高宗靈駕西還 武承嗣爲相 路元叡爲崑崙所殺 骨篤祿等寇朔州 葬高宗 馮元常言中宮權太重 又謂瑞石語詐 武承嗣改旗幟從金色 改百官名 裴炎諫追王武氏 由是獲罪 太后作五代祠堂於文水 徐敬業等起兵於揚州 以匡復廬陵王爲辭 李崇福以楚州應敬業 劉行舉以盱眙拒之 命李孝逸將兵三十萬討敬業 武承嗣等欲誅韓王 裴炎固爭 又謂太后歸政則敬業不討自平 崔詧告炎有異志 太后收炎下獄 令騫味道鞫之 李景諶證炎必反 劉景先胡元範保其不然 味道景諶爲相 魏思溫勸徐敬業引兵直趣洛陽 薛仲璋以爲金陵有王氣 不如先取潤州 敬業從之 思溫知其必敗 敬業陷潤州 執李思文 斬裴炎於都亭 劉景先胡元範皆坐貶 裴伷先見太后直言 劉仁軌附表 殺嗣宗 李孝逸逆擊 徐敬業 薛克構 魏元忠勸李孝逸 李孝逸罷 魏元忠勸李孝逸先 郭元振 沈 王方賓 李淮 柔山 崔督 相 實歎相慶王方翼亦坐流 或攻歸程務挺 裴徐通謀 太后遣使就軍中斬之 突厥待 韋方質爲相

旃蒙作噩 正丁未 三丙午 六乙亥 八甲戌 十癸酉 十二壬申朔 本志四月癸未辰犯東井北轅

垂拱元 劉仁軌薨 登聞鼓肺石不防守 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爲相 沈君諒崔詧罷 遷廬陵王於房州 武承嗣罷 頒垂拱格 太后貶騫味道以推惡於君 擢劉禕之以引咎歸己 突厥寇代州 淳于處平救之 敗於忻州 流王德眞 蘇良嗣爲相 詔吏民自舉 韋待價爲相 同羅僕固叛 劉敬同破之 魏玄同爲相 元萬頃等議一祖二宗並配天地 立阿史那元慶爲興昔亡可汗 陳子昂上疏言遣使守令用兵三事

懷義修白馬寺

柔兆閹茂 二辛未 四庚午 六己巳 九戊戌 十一丁酉朔 本志二月辛未朔食營室十五度

二 太后陽復政 睿宗固讓 武承嗣等譖李孝逸除之 初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大開告密之門 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擢用不次 使酷吏索元禮等按之 榜掠取服 周興來俊臣等效之 繼起 競爲羅織 陳子昂諫任威刑 諱大儀 蘇良嗣批懷義 王求禮請閹懷義 立斛瑟羅爲繼往絶可汗 俞文俊諫賀慶山 黑齒常之破突厥於兩井 郭翰薦狄仁傑

強圉大淵獻 正丙申 二乙未 四甲午 六癸巳 八壬辰 十一辛酉朔 閏正二十一日春分

三 骨篤祿元珍寇昌平 黑齒常之討之 韋思謙致仕 蘇良嗣不鬻蔬果 張光輔爲相 劉禕之以私議賜死 交阯李思慎反 殺劉延祐 曹玄靜討平之 黑齒常之破骨篤祿元珍於黃花堆 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廬陵王 爨寶璧與骨篤祿戰 全軍皆沒 武承嗣譖李孝逸 流儋州 命韋待價討吐蕃 不遣御史監軍

著雍困敦 正庚申 三己未 四戊子 六丁亥 八丙戌 十二乙酉朔 本志六月丁亥朔食東井二十七度

四 周悰請武氏廟立七室 減唐廟爲五室 賈大隱駁之 毀乾元殿立明堂 以懷義充使 郝象賢臨刑極罵 自是刑者塞口 武承嗣獻瑞石 云得於洛水 太后始稱聖母神皇 東陽公主以長孫甥族徙巫州 狄仁傑廢淫祠 琅邪王沖起兵博州 七日而死 丘神勣破千餘家 越王貞起兵豫州 命張光輔等討之 貞誦經帶辟兵符 尋敗 沖先期舉事 四方莫之應 故敗 常樂公主謂貞何淹回如是 勿虛生妄死 狄仁傑活貞黨五千口 殺韓王元嘉 魯王靈夔 黃公譔 東莞公融 霍王元軌徙黔州 王道薨 殺騫味道 太后拜洛受圖 薛懷義作明堂成 高二百九十四尺 薛紹 相 殺 無以加也 陳子昂諫擊雅州生羌因襲吐蕃

屠維赤奮若

永昌元 太后服袞冕 享明堂 尊魏王爲周王 墓曰陵 太后問陳子昂以政要 對以緩刑罰 息兵革 省賦役 撫宗室 懷義擊突厥至紫

二甲申 四癸未 五壬子 七辛亥 九庚戌 十一己酉朔 閏九十月一日小雪 以十一月爲正月 十二月爲臘月 明年正月爲一月

河不見虜 紀功而還 紀王愼徙巴州道死 女楚媛以孝聞 韋待價與吐蕃戰 敗於寅識迦河 除名流繡州 徐敬眞發嗣明 多引海內之士 連坐死者甚衆 與張光輔同誅 魏元忠臨刑 免死無喜之色 懷義討之 骨篤祿 玄同謂人殺鬼殺何殊 能爲告密人 殺劉易從 吏民爲之解衣求福 餘萬 黑齒常之被誣自縊 范履冰邢文偉爲相 又謂 陳子昂請太平之朝不宜亂臣賊子日犯天誅 又謂陛下何不悉召見繫囚 自詰其罪

上章攝提格 二戊申 四丁未 五丙子 七乙亥 八甲辰 十一癸酉朔

天授元 始用周正 造十二字 太后名曌 周興奏除唐屬籍 武攸寧爲相 王本立罷 韋方質上請 殺 王弘義 舒王元名 傅遊藝請改國號 太后有功 不可 太后使 嗣 人 後獨守 王 太后 平王 懷 讓 賜姓武氏 太后殺 太平公主妻武攸暨 以太平公主巧媚 得全 太后爲周 自稱聖神皇帝 以皇帝爲皇嗣 賜姓武氏 立武氏七廟 追尊周文王以下爲皇帝 傅遊藝爲相 王 史務滋傳遊藝改 宗秦客 宗室 殺 韋方質 邢文偉貶死 泉獻誠不與 來俊臣 突厥所破 解 餘衆 故居內地 復 姓 改 大雲寺 諸州置大雲寺 十

重光單閼 三壬申 五辛未 六庚子 八己亥 九戊辰 十一丁酉朔 本志四月壬寅朔食昴七度

二 始授尊號 納武氏神主於太廟 以唐廟爲享德廟 祀昊天於明堂 以武氏祖宗及唐三帝配 李嗣眞諫任酷吏 史務滋自殺 來俊臣以火甕鞫周興 釋教於道教上 岑長倩擊吐蕃 中道召還 格輔元樂思晦任知古爲相 升徙關內戶數十萬實洛陽 武攸寧罷 歐陽通爲相 來俊臣以亂刀斫張虔勗 徐思文流嶺南 傅遊藝自殺 武攸寧狄仁傑裴行本爲相 狄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王慶之等請立武承嗣爲太子 岑長倩格輔元沮之 承嗣諷酷吏殺輔元及歐陽通 李昭德杖殺慶之 且言立承嗣則天皇不血食 殺樂思晦李安靜 狄仁傑諫給學生假

玄黓執徐 四丙申 閏五乙未 六甲子 八癸亥 九壬辰 十二辛酉朔 六一日大暑 本志四月丙申朔食胃十一度

長壽元 立于闐王瑕 太后不拜 太后雖以權位籠天下士 不稱職者尋亦黜之 存撫使所舉人悉除遺補御史校書 沈全交譏之 郭霸諂魏元忠 楊執柔爲相 太后以任知古狄仁傑等下獄 必反 王 仁傑裂衾書冤 得召見 與知古等七家俱免死 止 霍獻可請殺其舅崔宣禮 李遊道爲相 須思晦 後 來俊臣殺泉獻誠 崔宣禮 鞫 甲 杜景儉 李 辭 盧 出杜 尚表示張德 武承嗣罷 李昭德爲相 王德 等 吐蕃黨 叛 附 於 遂 昭德 告 太后 謂 來 酷吏 姚 之 李 昭 德 物 心 非 虛 李昭德護 大 后 以 叛 神基 王 侍 爲 相 杖 李 崔神基 李昭德 謂 鬼 朴 叛 陳 石 僚 戶 嫁 新 官 刑 嚴 善 思 任 按 告 者 八 百 五 十 餘 人 以 引 生 羊 則謂人心已定 宜省刑 周矩諫 任酷吏 王孝傑破吐蕃 復取四鎮 於并州置北都 李遊道等五相同流 太后以生齒 改元 殺 朱 食 肉

昭陽大荒落 正戊戌 三庚寅 五己丑 七戊子 九丁亥 十一丙戌朔 本志九月丁亥朔食角十度

二 太后享明堂 以武承嗣三思爲亞獻終獻 劉妃竇德妃徐有功爭之 竇氏獄坐 龐氏 舞 神宮 樂用九百人 戶婢誣殺劉妃 姚璹請作時政紀 裴匪躬等坐私謁皇嗣腰斬 安金藏剖胸出五藏以明皇嗣不反 而受之 罷老子 習臣軌 新羅王政明卒 子理洪立 太后加金輪聖神皇帝號 侯思止坐畜錦誅 追加祖考尊號 等殺六道流人二千餘人 豆盧欽望韋巨源陸元方爲相 姚璹 萬國俊

閼逢敦牂 正乙酉 三甲申 六癸丑 八壬子 十辛亥 十二庚戌朔

延載元 突厥骨篤祿卒 默啜立 寇靈州 以懷義爲大總管 李昭德爲長史 蘇味道爲相 以懷義代 王孝傑破吐蕃 勃論等於冷泉 李昭德代 太后稱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求 婁師德 河源營田使 蘇味道爲相 王孝傑爲相 懷義擊 昭德 止

本志九月壬午朔食軫十八度

期內附 武什方以妖妄為相 罷 王孝傑為[illegible] 姚璹楊再思杜景儉為相 豆盧欽望請九品輸俸以助軍 王求禮言其不可 鑄天樞 來俊臣貶同州 王弘義流瓊州死 李昭德以事權流竄 杜景儉謂梨花秋開咎在臣等 李元素周允元為相 嶺南獠反 張玄遇討之

旃蒙協洽 二己酉 三戊申 五丁未 八丙子 十乙亥 十二甲戌朔 閏二三一日穀雨 本志二月己酉朔食營室五度

天冊萬歲元 太后加號慈氏 改元證聖 豆盧欽望等五相同貶 周矩按僧懷義 流其徒千人 懷義燒天堂及明堂 劉承慶請罷酺宴及修佛舍 劉知幾表陳四事 誅僧懷義 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天樞成 吐蕃寇臨洮 王孝傑討之 太后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改元 默啜遣使請降

柔兆涒灘 二癸酉 三壬寅 五辛丑 八庚午 十一己亥朔 本志十一月乙丑歲犯司怪

萬歲通天元 封神嶽 禪少室 武攸緒棄官隱嵩陽 改崇尊廟為太廟 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戰敗於素羅汗山 皆罷免 新明堂成 孫元亨為相 契丹李盡忠孫萬榮反 攻陷營州 曹仁師等與契丹戰敗於黃麞谷 張玄遇麻仁節皆為契丹所虜 募囚徒及奴以擊契丹 邊州初置武騎團兵 命武攸宜討契丹 陳子昂言軍事 突厥寇涼州 執許欽明 許欽寂使安東堅守 吐蕃請和 求去四鎮兵分十姓地 郭元振言軍事 王方慶李道廣為相 突厥默啜請討契丹 拜遷善可汗 李盡忠卒 孫萬榮代之 默啜襲破松漠 萬榮收餘燼復振 陷冀州 圍瀛州 狄仁傑開城縱民還農 姚元崇治軍書剖析如流 徐有功為御史 人相賀 潘好禮謂張釋之所行易 有功所行難

強圉作噩 正戊戌 三丁酉 五丙申 六乙丑 八甲子 十二癸巳朔 以十一月為閏十月 以就十一月甲子朔 於是十月二十八日小雪 十一月二十九日大寒

神功元 默啜寇靈州 許欽明求美醬粱米 劉思禮綦連耀謀反 武懿宗鞫之 連引李元素孫元亨王勮等三十六家 皆族誅 樊慤子訟父冤 自刳其腹 劉如璿歎泣 坐流瀼州 張易之昌宗得幸太后 默啜寇勝州 婁師德為相 王孝傑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 墜崖死 將士殆盡 武攸宜軍漁陽 萬榮乘勝寇幽州 姚璹等以降戶與突厥 默啜益彊 田歸道言默啜必負約 鑄九鼎成 太后問王及善政事 留為內史 命武懿宗等討契丹 朱前疑云夢太后八百歲 得拾遺 輸馬求五品 斥歸田里 武承嗣以侍婢族喬知之 李昭德來俊臣同誅 王及善吉頊謂俊臣不可不誅 俊臣欲羅告斛瑟羅 刑其婢 [illegible] 宗楚客為相 國家法罪止一身 [illegible] 武懿宗與契丹將 [illegible] 立見誅 侯思止 [illegible] 州保相族 契丹敗 阿遂妻 [illegible] 趙州誅殺 武懿宗請以 [illegible] 萬榮為家奴所殺 武懿宗 [illegible] 三思為相 [illegible] 殺河北人以比反者 狄仁傑謝 [illegible] 請以百口保無反者 小王求禮請斬懿宗 [illegible] 悔而存之 李嶠始置員外官數千 [illegible] 姚璹左遷 [illegible] 狄仁傑請罷四鎮 以封斛瑟羅 杜景儉為相 [illegible] 改正月為閏月 取正月甲子朔冬至

著雍閹茂 正壬戌 三辛酉 四庚寅 六己丑 八戊子 十丁亥朔 本志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

聖曆元 宗楚客罷 武承嗣求為太子 狄仁傑為太后分別子母姑姪親疎 又謂太宗勤勞天下 子孫當享其祿 陛下立子則廟食無窮 立姪則未聞祔姑於廟者 又謂王者以四海為家 何非陛下家事 [illegible] 二子則兩翼振 孫萬榮 [illegible] 廬陵王為太子 [illegible] 自全勸主上立廬陵王 吉頊 [illegible] 送武延秀逆突厥女 張柬之 [illegible] 為番乃執延秀 立閻知微為可汗 [illegible] 即元行沖請備仁傑 [illegible] 官遠歸 敬暉罷修城收穀 [illegible] 攸寧為相 閻知微 [illegible] 廬陵王太子使為元帥 狄仁傑 [illegible] 默啜大殺掠而去 還漠北 [illegible] 為泉導之 則為川 又謂邊 [illegible] 李嶠為相 誅閻知微三族 張柬之不足為 [illegible] 姚元崇 [illegible]

屠維大淵獻

二 以皇嗣為相王 置控鶴府官 員半千諫 斥之 吉頊魏元忠為相 宗楚客兄弟坐貪貶 太后重眉成八字 百官賀 河南北置武騎團

二丙戌 四乙酉 五甲寅 七癸丑 八壬午 十一辛亥朔

武攸寧罷 太后幸嵩山 閻朝隱為犧牲以禱疾 吐蕃器弩悉弄殺論欽陵 其弟贊婆等來降 太子與諸武誓於明堂 王及善[illegible]張易之無臣禮 楊再思罷 陸元方為相 太后幸福昌 [illegible] 可謂知人 [illegible] 使諭贊婆 守洪源 [illegible] 代兄 [illegible] 儒學復冤死者官爵 還其親友 [illegible] 立 求 [illegible] 狄仁傑 出閣 [illegible] 因師德所薦 [illegible] 小可 [illegible]

上章困敦 正庚戌 三己酉 六戊寅 閏七丁丑 八丙午 十乙巳朔 八一一日秋分 本志五月己酉朔食畢十五度 三月辛亥歲犯左執法 十二月甲戌晦熒惑犯軒轅

久視元 武三思罷 吉頊貶 吉頊謂分泥為天尊佛則有爭 太子已立 諸武猶為王 此驅之使爭也 陸元方云細事不足煩聖聽 以是罷 命斛瑟羅鎮碎葉 韋巨源為相 太后幸嵩山溫湯 作三陽宮 改元 豆盧欽望罷 [illegible] 狄仁傑諫 [illegible] 改元 [illegible] 內寵 [illegible] 張易之 [illegible] 作三教珠英 [illegible] 長年藥成 [illegible] 以張錫為相 [illegible] 仁傑薦張柬之 [illegible] 太后幸新安 [illegible] 魏元忠 [illegible] 狄仁傑卒 [illegible] 突厥寇隴右 掠馬 [illegible] 以一月為正月 常屠 [illegible] 復開屠禁

重光赤奮若 二甲辰 五癸酉 六壬寅 八辛丑 九庚午 十一己巳朔

長安元 改元大足 李懷遠為相 張錫流循州 蘇味道步揖聚所屬 地震食 王求禮不賀雪 太后幸三陽宮 顧琮李迥秀為相 迥秀妻叱勝婢出之 李懷遠罷 默啜寇邊 相王為元帥 未行而還 安恆請還政太子 諸武 王 諸孫 太后勞而遣之 邵王重潤 永泰郡主 武延基坐竊議張易之 皆自殺 太后還京師 改元 崔玄暐改官 令史 郭元振拓涼州境千五百里 積穀數十年

玄黓攝提格

二 初設武舉 突厥寇鹽夏 又寇并州 命薛季昶張仁愿拒之 蘇安恆請復辟 突厥寇代州 太子相王等表請封張昌宗為王 乃封鄴公 敕告楊豫餘黨毋得為理 吐蕃寇茂州 陳大慈破之 突厥寇忻州 吐蕃求和 論彌薩見 唐休璟 顧琮薨 魏璹 請解累 誅僧 [illegible] 張循憲薦張嘉貞 令[illegible]後臣等所按獄 太后

二戊戌 五丁卯 七丙寅 九乙丑 十一甲子 十二癸巳朔 本志九月乙丑朔食角初度 幾既

昭陽單閼 正壬戌 閏三己巳 四辛酉 七庚寅 九己丑 十一戊子朔 五本志三月壬戌朔食奎十度 九月庚寅朔食亢七度

三 吐蕃求昏 新羅王理洪卒 立其弟崇基 朱敬則請罷 唐休璟為相 張昌宗為實勸等 相攻 休璟 入朝 為實勸等 安石 張昌宗 讓其地 [illegible] 謂名將至鬼神 休 [illegible] 鞫之 不反 [illegible] 默啜請以女妻太子之子 [illegible] 昌宗誣魏元忠與高戩謀反 引張說為證 宋璟 都慎 [illegible] 張說 [illegible] 魏元忠貶 [illegible] 吐蕃 崔神慶 請召太子 [illegible] 宋璟 [illegible] 器弩悉弄 [illegible] 卒 子棄隸蹜贊立 [illegible] 裴懷古平叛獠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以六條察州縣

閼逢執徐 正丁亥 二丁亥 七甲申 十癸丑 十二壬子朔

四 立西突厥 可汗懷道 朱敬則遷為相 李迥秀貶 太后幸興泰宮 宗楚客 韋安石 [illegible] 相王為太子 [illegible] 張昌宗 [illegible] 崔玄暐 [illegible] 張柬之 [illegible] 始得進 [illegible] 宋璟不行 [illegible] 有天下 [illegible] 使張昌宗 [illegible] 使環 [illegible] 崔玄暐 [illegible] 楊再思 [illegible] 姚元崇 [illegible] 明以來冤人 不見 [illegible]

旃蒙大荒落 乙巳

二辛亥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十丁未朔
本志三月癸巳熒惑犯天田七月辛巳
掩氐西南星

唐中宗顯 神龍元

張柬之說李多祚楊元琰使誅張易之昌宗　桓彥範母讀忠孝不全　多祚李湛共迎太子王同皎挹太子上馬　柬之彥範與敬暉崔玄暐帥羽林兵入迎仙宮斬易之昌宗　彥範請太后傳位太子　玄暐云此乃所以報大德　袁恕己從相王屯南牙　張昌儀注第門一日亦足　太子監國　太子即帝位　周所陷者皆雪免　相王爲相　太后徙居上陽宮　上來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敬暉桓彥範爲相　屬籍　復國號曰唐郊廟百官文字皆如舊　韋承慶等三相　姚元之泣辭太后　立韋后　貲宜己諫贈后父王爵　上與后約不相禁　后干預朝政　左遷　韓諫改葬諸王公令子孫承襲　蘇季昶劉幽求勸張柬之等誅武三思　桓彥範　上官婕妤引武三思入宮上與之謀政事　爲之黜　武三思韋后譖敬暉等

監察御史崔皎密諫　上不能用　武三思陰令上官婕妤爲后作制誥　武氏爲王　三思等爲之黨　武攸暨等王爵如故　立張后爲太子之妃　追尊武后爲則天大聖皇后　太后崩　去帝號　上祀明堂　天下戶六百一十五萬　宋務光　魏元忠　韋巨源爲相　張說　楊再思　太后遺制　歸國公　光祿不受　敬暉等爲郡王罷政事　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　崔玄暐等　武崇訓尚安樂公主　立武氏廟　僧慧範等加官爵　追贈章懷太子　諸王　桓彥範相　祝欽明　太后　宋璟　張仁愿等　王同皎　則天故事

柔兆敦牂 丙午

正丙午二甲辰五癸卯七壬寅九辛丑朔閏
正二一日春分本
志九月壬子熒惑犯
左執法十一月戊午
熒惑入氐十二月丁
酉犯天江

二

李嶠于惟謙爲相　賜鸛國號法雲公　公主開府置官屬　以爲賀勸爲懷德王　韋巨源爲相　出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爲刺史　僧慧範等

加五品階　初置十道巡察使　上官婕妤進位昭容　韋安石罷　蘇瓌爲相　唐休璟致仕　武三思遣人誣敬暉等　上三思族誅　王同皎　以七品以武三思　新置員外官二千餘人　按王晙乃流嶺南　李承嘉等　周憬　思勗　鄭普思　李嶠請置　裴談　安樂公主請立爲皇太女　上不從　與三思謀殺暉等　立太子重俊　左遷武三思　宋之問

女不動逃　獸　去而哭之　沙　鑒寶勸官爵

強圉協洽 丁未

正庚子三己亥四戊辰六丁
卯七丙申十乙丑朔丁
本志六月丁卯朔食
東井二十八度十二
月乙丑朔食南斗二十二
十一度五月戊戌
太白入輿鬼中十月戊
丙寅太白熒惑合于
虛危

景龍元

廣備言取突厥策　上命武三思禱旱於乾陵遇雨　備武氏陵廟　因立韋氏陵廟　上命太廟準崇恩廟取五品子爲齋郎　楊季以　爲不可以君臣　儀遣崔日用　以金城公主妻吐蕃　命張仁愿討　紀處訥　突厥　武崇訓　殺武三思　太子重俊　李多祚等　武三思武崇訓　太子重俊與李多祚等發兵斬　九州　姚州　三思　上以　立太子　鄭愔　宗楚客　紀處訥　相王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宗楚客紀處訥　魏元忠子升與　爲相　勸大臣謀　魏元忠致仕　宗楚客等復請　元忠　相元忠流　渠州司馬　袁守一　則天不子　不可　上曰　此乃仁傑　私　狄仁傑　監國元忠　太子　慧範　太子

著雍涒灘 戊申

二甲子四癸亥五壬辰七辛卯閏
八庚申十己丑朔
九十月一日小雪

二

皇后稱衣有五色雲　赦天下　加遣志忠鄭愔　李嶠　同平章事　韋嗣立　蕭至忠諫濫官　度不敢南牧　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以文學士　仁愿不勝爵土　學士數與宴上賦詩　仁愿　陂文館學士　相　以周以下　勝日　安樂公主　上以皇后乳母嫁竇從一

曰陛下賞既妄加罰宜刑所不及　無私　蘇安恆死　李又諫　實從一誤見無須曲加承接

屠維作噩 己酉

正戊午四丁亥五丙辰七乙卯
八甲申十癸未朔

三

竇從之縛上縱奴掠人何以理天下　命宮女拔河　易從　崔湜　皇后　上以　宗楚客　韋嗣立　郎崔湜　太平公主　崔日用　相　安樂公主　貶　上祀南郊　皇后亞獻　韋溫　李嶠　蕭至忠　趙履溫　封戶　竇懷貞　祝欽明　侍中　宋務光　韋巨源　楊再思　上親　玄宗

上章閹茂 庚戌

正壬子四辛巳七庚戌八己卯
九戊申十二月癸未朔
本志二月丁卯
熒惑犯天街

唐睿宗旦 景雲元

河南崔日用　皇后　安樂公主　宗楚客　紀處訥　殺中宗　楊均　馬秦客　太子　相王　劉幽求　安樂公主　上官昭容　相王　立溫王重茂　韋后臨朝　平王隆基　溫王　太平公主　張嘉福　崔日用　鍾紹京　王毛仲　葛福順　李宜德　韋溫　宗楚客　紀處訥　太后　安樂公主　武延秀　上官婕妤　劉幽求　葛福順　王毛仲　陳玄禮　韋播　高嵩　相王即位　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姚元之　宋璟　蘇瓌　崔日用　薛稷　譙王重福　李重福　貶　鄭愔　張靈均　張說　韋安石　郭元振　李日知　太平公主　武氏　宗楚客　紀處訥　韋氏

赦　裴談　溫湯　王重福　嗣立爲道　唐休璟　中書　崔日知　李嶠　太子　上　郎

重光大淵獻 三丙子五乙巳閏六甲辰八癸卯十壬寅十一辛未朔七一日歲暑 本志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七月鎮太白合于張八月己未歲犯執法

二 郭元振張說為相 徙溫王於集州 追立劉竇二后作儀坤廟 韋安石不附太平又為太子辨譏 太平邀宰相欲廢太子宋璟拒之 姚元之宋璟請出宋王豳王為刺史 岐薛為左右率 置太平於東都 上命置於蒲州 張說請使太子監國 上從之 太平公主勸上悉復斜封官 太子奏姚宋離閒姑兄請從極法 皆出為刺史 劉幽求罷 韋安石為相 韋安石李日知代姚宋執政綱紀隳紊 柳澤諫復斜封官 上欲傳位太子和逢辭諫乃命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先議以聞 太子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復武氏昊陵順陵 作金仙玉真二觀 竇懷貞為相 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 尋罷都督置十道按察 以枯柿復生大赦 解琬減朔方戎兵十萬 竇懷貞為公主邑司 罷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等五相 用劉幽求魏知古崔湜陸象先等四相 崔湜薦陸象先 太平公主泣請湜為相 辛替否謂耳聞不如目覩 太宗祖也何不法 中宗兄也何不懲 和逢堯諭默啜使之冠帶 以興昔亡獻為十姓招慰使 司馬承禎請理國猶理身

玄黓困敦 二庚子四己亥六戊戌九丁卯十一丙寅十二乙未朔 本志先天元年九月丁卯朔食角十度 四月熒惑太白合于東井 八月甲子太白襲月

唐玄宗隆基 先天元 睿宗合祭天地 改元太極 竇懷貞岑羲為相 膺右秦 蔣欽緒戒蕭至忠非分妄求 宋璟謂至忠出入太平第 薛訥鎮幽州二十年無邊患 劉幽求聽譖以孫佺代之 改元延和 武攸暨卒 岑羲以保護功為侍中 孫佺與奚酋李大酺戰于冷陘全軍敗沒 竇懷貞請解官為奴 太平使術者言於上云帝座有變太子當為天子 上即傳位於太子 大事仍自決 太子即帝位 尊睿宗為太上皇 尊天后曰聖帝天后 改元 立王后 王琚勸討太平公主 劉幽求謀討太平公主流封州 崔湜欲殺幽求 王晙保全之 沙陀入貢 奚契丹寇漁陽 李日知不行捶撻而事集

昭陽赤奮若 二甲午四癸巳七壬戌九辛酉十二庚寅朔 本志十一月丙子熒惑犯司怪

開元元 初令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 仍其中選羽林飛騎 蕭至忠為相 上巡邊改期 嚴挺之諫酺晏連宵 以大祚榮為勃海王 賞嚴挺之 后親蠶 楊相如言明主愛忤以收忠賢 惡順以去佞邪 又言法貴簡而能禁 刑貴輕而必行 罷修大明宮以待閏月 郭元振為相 太平公主擅權七相五出其門 謀廢立及進毒 崔日用勸上誅太平公主須一制書耳 上與郭元振等誅竇懷貞蕭至忠岑羲等 上皇誥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 從居百福殿 賜太平公主死 崔滌勸兄湜盡誠對上 陸象先不從廢立之謀 高力士始登三品隳太宗之制 張說為相 陸象先罷 劉幽求為相 張說謂李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謀則忠 復置右臺 罷按察使 講武驪山 徵兵二十萬 流郭元振於新州 斬唐紹 薛訥解琬軍獨不亂 上獵渭濱 召姚元之為相 姚元之奏序進郎吏 上視屋不聽 張九齡勸元之抑諂諛 曰其聞豈不有才 所失在於無恥 元之用李擄 加尊號曰開元神武皇帝 人謂王琚權譎縱橫之才 可與之定禍亂 難與之守承平 乃命琚出按邊軍 改元 改官名 姚元之因足疾言張說潛謁岐王 說與劉幽求俱罷 盧懷慎為相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閼逢攝提格 閏二己未四戊午五丁亥六丙辰九乙酉十二甲寅朔三一日穀雨 本志七月己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唐玄宗開元二 令京官刺史出入常均 初置教坊及梨園弟子 姚崇請沙汰僧尼還俗萬餘人 遣薛訥擊契丹 默啜寇北庭郭虔瓘敗之斬其子同俄 禁創建佛寺 由是請屬不行 突厥石阿失畢來奔 立郢王嗣謙 劉幽求鍾紹京坐怨望貶 其罷員外試檢校官 皆坐貶 安石尋卒 周利貞等放歸 府官不許除吏 姚崇請從御史所劾實威東手 萬餘人皆陳牒 復置十道按察使 姚崇其子以事干魏知古 知古罷 出宋申璽王爲刺史 出珠玉錦繡焚之 昏 禁納契丹 戰於灤水 全軍敗沒 遣還宮人 出禁中宮女 吐蕃寇臨洮 上欲親征 薛訥王晙大破吐蕃 王晙等大破之 突厥胡祿屋等內屬 部落降 朝請 默啜求昏 上許之 王海賓戰死 突厥施守中虜之 立郢王嗣謙爲太子

旃蒙單閼 二癸丑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朔 本志七月庚辰朔食張四度

三 上以盧懷慎坐鎮雅俗 謂懷慎伴食宰相 突厥高麗降者前後萬餘帳 命薛訥屯涼州郭虔瓘屯并州以備突厥 默啜擊葛邏祿等 命湯嘉惠等救之 山東蝗 姚崇命捕之 上以馬懷素褚无量爲侍讀 待以師傅之禮 郭虔瓘請募兵赴安西 張孝嵩謂御史 發戎落兵破阿了達 下數百城 威振西域 或請精擇刺史縣令 崔日知楊懷爭罷 張孝嵩 崇諫貶韋玢 恐使來者畏揠 蘇祿代以爲擇十使向不能精 況州縣之 可擬乎 廣

柔兆執徐 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六乙巳七甲戌九癸酉閏十二壬申朔

四 長孫昕毆李傑 上命於朝堂杖殺 仍敕書慰諭傑 懷恨 折之 以郢王嗣直陝王嗣昇遙領 若水不安 北吐蕃於松州 倪若水諫取鵁鶄 默啜爲 上 捕蝗 姚崇遣使 嬰小可汗 立臣 毗伽求珍寶及雜擊之 其兄 太子中宗及 明使胡人 孫仁 請 發令 毗伽以職 谷戶 爲謀主皆別立子 拔曳固斬默啜首 來獻 蘇祿辭 欲 討 降 執 國人信服 特勤殺之 上以崇 姚崇曰 所坐 而 小 正 大 知老 教人 突厥 王郭 知運 河曲 降戶 毗伽 大 附 宗 以 新 姚崇遷吏部尚書 與相同 四方 弄 大 釋 老 人 仁 伽 以 叛 爾 於 宋璟 舒 姚宋 相 繼 爲 相 宋璟務擇人 舉 刑 比 自 用 武 之 破 之 戶 李 失 活 降 ... 宋璟以 ... 不 爲 相 ... 武 易 上 古 今 事 ... 御 史 中 丞 ... 不 撓 遺 補 ...

強圉大荒落 三辛丑四庚午六己巳七戊戌九丁酉十二丙寅朔 正一日雨水

五 太廟四室壞 宋璟以爲宜修德 以答天譴 上幸東都 姚崇以爲太廟材木朽壞 不可久 當以爲 毀 上以崇言爲然 將幸東都 宋璟諫 行幸 突厥請和 上賜宋璟 李大酺 賜姓 阿史那獻 徙 知運 擊突厥 敗 賞 姚崇 年老 以 辛氏 歸田里 郭知運 突厥 大破吐蕃於九曲 宋璟 元 姚崇以 置天兵軍於并州 兵八萬 突騎施 蘇祿 復 以 明堂 爲 乾元殿 復舊名 復令百官對仗奏事 孫平子請遷中宗入廟

著雍敦牂 四乙丑五乙未閏六甲午八癸亥九壬辰十辛酉朔

六 毗伽請和 宋璟不立遺愛頌 禁惡錢 并橫野軍於山北 兵三萬 實 爲 九 姓 之 援 鄭 以 徵 嶽 入 見 張嘉貞自請敕 經 告 者 宋 璟 以 范 知 崔 安 活 立 其 弟 李失活 卒 宋璟諫 崔沔 請 道 士 罷 歲 以 突 騎 給 州 縣 爲 順 公 上 還 長 安 爲 大 理 卿 初 用 實 允 會 議 當 事 頗 非 稱 職 又 諸 元 行 沖 ...

屠維協洽 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閏七丁巳八丙戌十一乙酉朔二日秋分 本志五月己丑朔食畢十五度 太白犯東井 六月甲戌月犯鉞星

七 俱密等國告爲大食所侵掠 子武騎數下制書 王仁皎 王毛仲寵幸 高力士長避之 大食 不以 寧 王 諫 吐 蕃 請 上 親 書 稱 壻 封 宋 璟 不 許 用 宋 璟 諫 而 止 正 之 宋璟 以 弄 食 殺 衛 士 冊 文 不 許 楮 元 量 上 璟 ... 爲 五 品 宋 璟 不 可 出 勅 叔 璟 牒 吏 部 請 放 ...

上章涒灘 三癸丑六壬午八辛巳九庚戌十一己酉朔 本志 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 五月甲子犯軒轅

八 褚无量卒 元行沖代之 校書 宋璟蘇頲罷 以張嘉貞爲相 源乾曜爲侍中 初令民互選爲衛士 以遣使禁惡錢 乾曜令二子外補 大食 復置按察使 張嘉貞爲相 誅 僕 固 跌 跌 隆 戶 籍 張 說 撫 救 同 羅 宿 其 張 嘉 貞 任 吐 蕃 固 等 欲 與 突 厥 襲 擊 ... 王 晙 謀 ... 吐 蕃 誘 乾 曜 ... 突 厥 ... 拔 悉 密 ... 大 振 ... 固 奔 ... 契 丹 可 突 干 攻 李 娑 固 ... 立 鬱 于 ... 可 突 干 爲 王 ... 上 欲 因 而 立 之 ... 奚 李 大 酺 ... 弟 魯 蘇 嗣 立

重光作噩 正戊申三丁未七丙午八乙亥十甲辰十一癸酉朔 本志九月乙巳朔食軫十八度

九 置中都於蒲州 宇文融請檢括戶口巧偽 突厥請和 上書報之 聽逃戶百日內首 戶八十餘萬 實 命 宇 文 融 括 戶 口 及 籍 外 田 突 厥 陸 象 先 謂 ... 康 待 賓 反 ... 郭 知 運 討 ... 康待賓始 ... 張說 ... 討 ... 王 晙 ... 不 ... 姚 崇 薨 ... 遣 ... 令 ... 新 曆 ... 梁 令 瓚 ... 鑄 渾 天 ... 京 兆 ...

玄默閹茂 二壬申四辛未六庚子九己巳閏五六辛未十一戊辰朔 日大暑

十 上幸東都 度使巡邊 罷百官公廨錢 以稅錢充 平之 姚 ... 九 室 ... 節 度 使 ... 太 廟 ... 以 ... 張 說 ... 邊 兵 ... 二 十 餘 萬 ... 以 乾 元 殿 爲 明 堂 ... 張 說 請 ... 汾 陰 ... 后 土 ... 宇 文 融 ... 令 ... 一 行 ... 張 說 ... 太 平 ... 可 ...

昭陽大淵獻 正丁卯二丙申四乙未六甲午八癸巳十壬戌朔 本志十一月丁卯歲犯進賢

十一 上幸并州 置北都 王晙爲相 張嘉貞貶 幽州 敕所在安置 人爲長 張說 以 祭后土於汾陰 王同皎 書 ... 王晙 貶 蘄州 ... 蕭嵩 ... 杜暹 ... 張說請 ...

閼逢困敦 二辛卯三庚申五己未六戊子八丁亥十二丙戌朔

十二 嗣許王瓘 睿宗 以 宇文融 爲 勸 農 使 南 宮 說 測 南 北 日 晷 極 星 王 皇 后 ... 田 突 厥 求 昏 ... 王 皇 后 坐 厭 勝 廢 ...

閏十二　本志閏十二月丙辰朔食虛初度

文融括撿決事　楊瑒歲括客戶及籍外田不利　謝颺言吐蕃公主欲逃歸　王后卒　上幸東都　申王撝薨　羣臣請封禪許之

旃蒙赤奮若

二乙卯三甲申五癸未六壬子八辛亥十一庚辰朔正一日雨水

十三　以客稅錢爲常平本　作勸農社令貧富相恤　置彍騎十二萬分六番　選源光裕等補刺史寵以宴餞　太子更名鴻　禁錮來俊臣等子孫　楊承令不樂外補坐貶　改集仙殿爲集賢　置學士　裴光庭請召突厥大臣使從封禪　初以睿宗配皇地祇　上謂春秋不書祥瑞惟記有年　令州縣毋得言祥瑞　水運渾天成　上不祕玉牒　封泰山禪社首　[illegible]　王　張九齡諫張說以階品私胥史　上以王毛仲掌監牧　馬蕃育至四十三萬匹　加開府　幸孔子宅致祭　上以王丘崔沔裴耀卿不勞人　[illegible]　召客不能致宋璟　契丹可突干逐吐于立邵固　上疑吏部有私別置十銓　吳兢諫曰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　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　于闐王謀叛杜暹討斬之

柔兆攝提格

二己酉四戊申六丁未七丙子九乙亥十一甲戌朔

十四　以李邵固爲廣化王　李魯蘇爲奉誠王　以國甥妻之　命張說等修五禮　[illegible]獠反　楊思勗討之　崔隱甫等彈張說　說止解中書令　岐王範薨　李子嶠詐稱皇子　上欲立武惠妃爲皇后　或言武氏國讎　且恐太子不安乃止　戶七百六萬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　李元紘杜暹爲相　幸廣成湯　楊思勗破反獠　突騎施蘇祿寇安西　勃海王武藝之弟門藝來奔　上詐遣[illegible]嶺南　武藝知之　貶鴻臚

強圉單閼

三癸酉六壬寅七辛未九庚午閏九己亥十二戊辰朔　十月一日小雪

十五　王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　張說勸上和吐蕃　滎澤汴口填淤復開汜水　張說宇文融崔隱甫皆坐朋黨貶　制新逃戶不免租庸　以諸子遙領方鎮不出閤　宮中育之　吐蕃悉諾邏陷瓜州　執刺史田元獻　王君㚟父　進寇玉門常樂　君㚟不敢出　[illegible]　回紇瀚海[illegible]殺王君㚟　與突厥互市以縑易馬　吐蕃突騎施寇安西　趙頤貞破之　以蕭嵩鎮河西　張守珪城瓜州作樂　蕭嵩縱反間殺悉諾邏　上還長安　命隴右河西團兵以備吐蕃　以疑吐蕃

著雍執徐

二丁卯五丙申七乙未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

十六　趙頤貞敗吐蕃于曲子城　瀧州蠻陳行範等反　楊思勗討之　宇文融爲決九河使　改彍騎爲羽林飛騎　吐蕃寇瓜州　張守珪破之　蕭嵩破吐蕃於渴波谷　大衍曆成　杜賓客破吐蕃於祁連城　初令長征兵分五番　初令戶籍三歲一定分九等　楊思勗執陳行範　新相　之　思勗剝人頭皮

屠維大荒落

三辛卯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亥朔　始用一行大衍曆　本志十月戊午朔食氐九度不盡如鉤

十七　張守珪破吐蕃　信安王禕拔石堡城　拓境千餘里　張守珪破吐蕃大同軍　稀祭　百人　宇文融裴光庭爲相　源乾曜楊瑒言明經進士不應限以歲　違免千秋節　置張嘉貞[illegible]　李元紘杜暹不協　坐貶　初以生日爲千秋節　宇文融廣置諸使　使百官失職　上心日疎　王毛仲寵太盛　漏泄　貶　私賣銅鑄上以融爲相百日而貶　上謁諸陵還赦　平樂尉

上章敦牂

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　閏六七一日處暑

十八　賜百官假尋勝遊宴　復給京官職田　始用循資格　吐蕃求和　築京西外郭　裴光庭與選　可突干弑李邵固　奚人叛降突厥　李元紘不禮契丹　可突干　張說知必叛　皇甫惟明勸上與吐蕃和親　吐蕃遣論名悉獵入貢　以忠王爲元帥討奚契丹　突厥突騎施使者爭長

重光協洽

正庚戌三己酉五戊申七丁未十二乙亥朔

十九　王毛仲以驕縱賜死　初置太公廟　宦官益盛　上幸東都　裴光庭請給吐蕃詩書　耕興慶宮側　張審素坐劫制使誅　上躬

玄默涒灘

正乙巳三甲戌四癸酉六壬申十一庚子朔　八辛未十一庚子朔　本志二月甲戌朔食營室十度　八月辛未朔食翼七度

二十　信安王禕討奚契丹　賜安金藏爵　奚衆來降　裴耀卿賜奚人一日畢　勃海寇登州　殺刺史　牛仙客加六階　蕭嵩請饗后土　上自東都幸潞州北都　過祠后土還　開元禮成　信安王禕破奚契丹　可突干西京　天下戶七百餘萬

昭陽作噩

二己巳四戊戌五丁卯六丙申閏七乙丑十甲午朔　三四二日小滿　本志七月乙丑朔食張十五度

二十一　毀儀坤廟　上遣大門藝發幽州兵　金思蘭發新羅兵擊渤海不克　大武藝刺門藝不死　與吐蕃立碑分界於赤嶺　裴光庭薨　孫琬以循資格諡光庭曰克　蕭嵩薦王丘爲相　丘以讓韓休　休峭直　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　杖殺[illegible]　郭英傑與契丹戰都山敗死　休罷　循資格及流外過門下　內外官萬七千餘員　立濬信等八王　裴耀卿請循河置倉通漕　宋璟致仕　蕭嵩韓休以不協罷相　嵩請及陛下未厭臣故得從容引去　裴耀卿張九齡爲相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採訪使　楊崇禮爲太府物皆精實　楊慎矜以聚斂進

閼逢閹茂

二癸巳三壬戌五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十戊子朔　本志十二月戊子朔食南斗二十三度

二十二　上幸東都　秦州地震　徵方士張果　裴耀卿崔沔劉秩等皆以爲不可乃止　上意又請李林甫結妃　裴耀卿置輸場三門　請立壽王以媚武惠妃　故得爲相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　裴耀卿以可突干折斬其王屈烈及渠帥　[illegible]以伺　張果歸恒山　李林甫夜? 太子甚? 上師突厥毗伽可汗卒　子登利立　薛王業薨　還京城　海說契丹李過　句者置病坊

旃蒙大淵獻

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七甲寅八癸未十一壬子朔　閏十一日大寒　十一月壬午朔　本志閏十一月壬午朔食南斗十一度

二十三　以李過折爲北平王　上耕藉田　九推乃止　犯李過折　張守珪上[illegible]　張守珪功之官　張守珪上謂　何功而事　上欲相張守珪　張九齡曰　非賞功之官　多巨　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　帛女　杖死　牛仙客　楊玄琰女爲壽王妃　所殺　契丹泥禮殺李過折　突厥使奚契丹寇　契丹泥禮殺李過折　突厥破之　九齡曰宰相非賞戰士之官　不禁鑄錢

柔兆困敦

正辛巳四庚戌六己酉七戊寅九丁丑十一丙子朔

二十四　敕逃戶盡今年不首者配諸軍　上作新戒賜縣令　皇子改名　張九齡初令禮部侍郎掌貢舉　張九齡請殺安祿山　上不殺　安祿山有罪　張守珪奏[illegible]　自謂有功　張九齡封　張九齡史思明誘執　張九齡請反誅之　初分月給俸錢　張九齡安王禕等坐與宗廟　武溫眘交遊貶官　後追贈太子承乾　為恒山愍王　豆服外祖父母大功　舅小功　舅母緦麻　上還西京　李林甫獻金錢以歸賈　則租稅　初加宗廟籩　突騎施請降　上

欲加牛仙客尚書及實封　張九齡固執不可　曰事有未允　臣不敢不盡言　九齡每力爭　林甫日爲仙客有宰相才　致事九齡言　上欲廢之　九齡諫曰　臣以爲不可　泣訴上　九齡固爭　林甫曰　太子瑛及二王　使人誘九齡　九齡奏之　上以中傳　謂　李林甫何日間中外　阿黨罷九齡　牛仙客爲相　自是朝廷無直言　李林甫爲伏獵侍郎　嚴挺之　李林甫以立仗馬諭諫官以　陰狡專權　蕭炅　裴耀卿　武惠妃以九齡坐　九齡與林甫

強圉赤奮若

正乙亥五甲戌七癸酉八壬寅十辛丑十二庚子朔　本志六月壬戌　熒惑犯房

二十五　置玄學　崔希逸襲吐蕃　破之　盧從源? 撰之嚴庭杖於朝堂而死　楊洄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　周子諒彈牛仙客　裴耀卿諫刺史犯贓免死決杖　以阿附明經試　進士帖大經　新羅王興光卒　子承慶立　牛仙客封爲國公　李林甫新律令格式成　刪刑方隅太子之死自是絕　置十八[illegible]　千才者授書省官　東都明堂上層以祠　五十八定減兵　王人長皆子諒　充凝自是不復　罷　東西畿樂大防　理　牛仙客羣臣長　楊綰表賀　改燕齊祭　罷　時請立壽　上帝　祈禱所　或賞　以羣臣　陵寢紙錢　祀用[illegible]　帝土物　廣江淮　官百　賽　宗　蒼林　宋康甫　立武惠妃薨

著雍攝提格

二己亥五戊辰七丁卯閏八丙申十二乙丑十二甲子朔　本志九月丙申朔食亢九度

二十六　上迎春於東郊　太子瑛　以所募長征兵　蕭炅以軍州鎮戍　六州胡落以之　杜希望拔新城　置戍　王忠嗣請立忠王璵爲太子　吐蕃寇河西　崔希逸　初以忠王爲太子　杜希望攻吐蕃　上命立壽王　王昱　吐蕃破之　信安王禕　突騎施　王昱之敗　崔希逸破吐蕃　林甫欲立壽王　以杜希望　置牛仙客　聚?　炅敗　吐蕃寇洮河　王昱救安戎城　南王　林甫欲立壽王　太子請立　嚴挺之　其從　蘇綠甫　勃　殺李　王武藝卒　子欽茂立　作行宮千餘間　吐蕃寇敗　破壽　爲海王忠嗣　江北　封李　路中之　京　置龍武軍　京都路中　伊北　一　勃海　雲南王　封

屠維單閼

二癸亥四壬戌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本志

二十七　榮王琬按行隴西　加聖文尊號　牛仙客皆坐貶　蓋嘉運大破突騎施　吐火仙及黑姓可汗爾微使其衆　吐蕃寇白草安人軍　破之　追諡孔子文宣王　七十子皆追贈公侯伯　處木昆等請降　安西　以

七月辛丑熒惑犯南斗。章仇兼瓊鎮劍南。通計神祐之年。

上章執徐（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十甲寅十二癸丑朔　本志三月丁亥朔食畢三度）

二十八　張九齡卒。章仇兼瓊克安戎城。以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裴耀卿謂蓋嘉運言氣矜誇，必無功。以鄯州破奚契丹。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不克。莫賀達干叛，所復降。吐蕃請和，不許。天下戶八百四十餘萬，口四千八百一十餘萬。米斛絹匹直錢不滿二百，行萬里不持兵。

重光大荒落（三壬午四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朔　閏四五一日夏至）

二十九　令諸州縣給不待奏報。上夢玄元得其像。吐蕃寇安仁軍，臧希液擊破之。突騎施判闕殺登利，國大亂。咄自立爲可汗。祿山以賂結上左右，始有寵。張利貞爲平盧軍使。邠王守禮肯擬知陷晴安。寧王憲薨，諡曰讓皇帝。吐蕃陷石堡城。

玄黓敦牂（正丁未三丙午四乙亥六甲戌七癸卯十壬申朔　本志七月癸卯朔食張五度）

天寶元　赦改元。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宿兵四十九萬。田同秀言玄元錫寶符。李齊物穿三門渠。享玄元廟、太廟，祀天地。改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韋堅諸使率百司權。李林甫擯處嚴挺之。納阿史那昕於加天寶尊號。王鉷以利自進。牛仙客薨。李適之爲相。突騎施莫賀達干殺之。都摩度降，以爲三姓葉護。拔悉蜜攻突厥，回紇葛邏祿共攻突厥，殺烏蘇米施。拔悉蜜立爲可汗。左右葉護突厥立爲蘇可汗。王忠嗣與三部共擊之，爲蘇走。突厥餘衆多降。護密王頡吉里匐降。皇甫惟明、王倕連破吐蕃。天下戶八百五十餘萬，口四千八百九十萬。回紇骨力裴羅入貢，賜爵奉義王。

昭陽協洽（正辛丑四庚午五己亥七戊戌八丁卯十丙寅朔）

二　安祿山入朝，寵待益厚。吉溫部不入百官御等坐貶。追尊玄元父及皇蘇涼武昭王。韋堅開廣運潭。皇甫惟明破吐蕃洪濟城。楊慎矜李林甫不敢受中丞。

閼逢涒灘（二乙丑四甲午五癸亥七壬戌八辛卯十一庚申朔　閏二三一日穀雨）

三　改年曰載。太子改名亨。安祿山兼領范陽。李林甫裴寬施可汗之。其寵益固。裴敦復破吳令光。大聖蠶斬王忠嗣擊突厥，立伊里底山破左廂十一部。拔悉蜜斬突厥烏蘇，立白眉可汗。王忠嗣擊突厥，至薩河內蜜十一部。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立回紇懷仁可汗。又嘉慶請置九宮神壇。楊氏於後宮。死。九宮赦。寬丁中。高力士謂大柄假人，誰敢復議。上納壽王妃楊。仁統上。

旃蒙作噩（正己未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

四　上謂黃素飛丹，天寶語留驩。故地。王忠嗣以安邊爲務，不收中國以邀功，見可勝乃興師。回紇盡據突厥故地。殺裴敦復。李林甫發兵部吉溫殺吉溫。以仁殺白眉，花門猶然。必有成。希奭治獄。李林甫羅鉗吉網。上立楊貴妃。吉溫能仇，羅希奭以希奭爲酷吏。結內侍皇甫惟明敗於石堡，諸使以楊慎矜代之。鮮于仲通薦楊釗。更成親昵。叛。戶口色役使民得復除。徵償更多。賦貢額外。銳弟李百倍萬。安祿山奏契丹奚殺其公主以叛。上賞楊釗。好度支郎。李勣立廟。生芝。王鉷爲丹使。稱曰。

柔兆閹茂（正癸丑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二己卯十一戊寅朔　閏十二一日冬至　本志五月壬子朔食畢十六度）

五　李林甫以金鑛爲謀。李適之立太子。坐貶。韋堅與皇甫惟明相見於道。士房琯。林甫譖云。吐谷渾陳希烈代之。立奚王娑固，契丹王楷落。高價市胡馬。初以四孟祀天地九宮。萬里。李適之罷相。貴妃物美選官給。唯以肅宗之初，令官以而已。貶官者日行十驛以上。張九章、王翼以獻貴妃數十人。杜甫婦姊夫柳勣等坐。連上不樂。高力士復迎還。韋堅再貶。連坐者結黨交杖死。貶王琚。

強圉大淵獻（正丁丑四丙午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

六　林甫使羅希奭殺李適之等。裴敦復。皇甫惟明。用戒邊以缺折。上合祭天地。除故斬刑。韋堅李適之王琚等。祿山以巧諂得幸。王忠嗣言祿山必反。忠嗣無遺賢。可克所得不如所亡。李光弼言石堡險固，非殺數萬人不可。嗣謂石堡得之未必制敵，不得無損於國。吾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忠嗣謀立太子。楊慎矜用史敬忠言，謀復祖業。兄弟同賜死。甫譖忠嗣。李林甫王鉷共譖慎矜。謀復祖業，兄弟同賜死。是及禍。哥舒翰為忠嗣泣。王鉷共譖。被杖。楊慎矜泣盡。上以

著雍困敦（二辛丑四庚子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

七　太子呼高力士爲兄，諸王公主呼爲翁。加尊號曰應道。赦。楊釗領十五使。李林甫等皆因高力士以進。上就位。五家請託，於制敕，賂遺盈門。封韓虢秦三夫人。玉真公主不敢。閣改號曰昭應。哥舒翰築神武軍。應龍城。吐蕃不敢近青海。立宅。玄元降於朝元。辛子閣羅鳳嗣。雲南王歸義。

八　楊釗數奏天下倉粟，市輕貨實左藏。上帥群臣觀之。楊國忠以李林甫爲妖言，杜殺之。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承平既久，府兵精鋭。林甫以爲西北邊無武備。李渾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求得之。乃加聖祖號。諸帝后謚。哥舒翰拔石堡，士卒死者數萬。以石堡爲神武軍。置深密都督。上謁太清宮。赦。上加尊號曰天地大寶。祔於太清宮。立突騎施。蕃王請留宿衛。吐火羅乞討朅師。

屠維赤奮若（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閏六癸亥十壬辰十一辛卯朔　閏六七一日處暑　又先去）

九　群臣請封西嶽。楊妃忤旨，送歸，獻髮，復召入。高仙芝破朅師。立其王素迦。楫洞災，罷封西嶽。吉溫叛李林甫，附楊釗。逐安祿山東平王。安祿山兼河北采訪。朔方軍士獻判官張齊丘，坐左遷。崔昌請承周漢，廢周隋從之。王玄翼言見玄元授妙寶真符。安祿山入楊釗獻勢，楊釗賜名國忠。更名國忠。王難得破吐蕃，克五橋。高仙芝滅石國，虜其王。南詔王閣羅鳳反，陷雲南，殺張虔陀。

上章攝提格（正庚寅三己丑五戊子六丁巳九丙戌朔　本志八月五星聚尾箕，熒惑先至而樹敦城。）

十　上祀太清宮、太廟、南郊。赦。楊氏奴與廣平公主爭道，鞭及公主，衣墜馬。程昌裔坐免官。上爲安祿山起第，廚廄之物皆飾以金銀。貴妃以錦繡爲裹祿山。安祿山兼領河東。以吉溫爲留後。祿山畏懼李林甫。鮮于仲通討南詔。謀作亂。奮曳落河八千餘人，戰馬數萬匹。以張通儒等爲腹心。

重光單閼（正乙酉三甲申四癸丑六壬子七辛巳九庚辰朔）

十　閣羅鳳大敗於瀘南。楊國忠大發兵詣雲南，先取高勳，百姓愁怨。高仙芝擊大食，敗於怛羅斯城。安祿山將兵六萬擊契丹，大敗，僅以身免。楊國忠領劍南。武庫火。段秀實詬李嗣業。

玄黓執徐（正己卯三丙午五乙巳七丁丑九甲辰十一癸酉朔　閏三四一日小滿）

十一　李林甫請禁惡錢。楊國忠奏罷之。阿布思爲李林甫所忌，殺之。王準謀逆。王鉷弟銲與邢縡謀反。王鉷破之。鉷謀殺陳希烈、楊國忠。楊國忠代王鉷爲御史大夫。李林甫知鉷與銲謀。王鉷賜死。李林甫罷之。鉷領諸使。楊國忠恕李林甫。楊國忠言李林甫與阿布思謀。阿布思部落潰。上皇以爲鉷。吐蕃請於雲南。召之出。史思明爲平盧軍使。王鉷以爲天不可賴。國忠爲相。南詔皆降。有名。於時不可以爲上者已用。皆出之。林甫領安祿山。國忠領四十餘使。李林甫薨。楊國忠爲相。省官。劍南。國忠奏請。張虔陀。廣平。謂王鉷坐死。王鉷欲殺李林甫，以李林甫爲平盧節度使。

昭陽大荒落（三壬寅四辛未六庚午八己巳十戊辰十二丁卯朔）

十二　楊國忠唱注選人，一日而畢。于孫皆流嶺南。安祿山謂以精兵自下反。國忠使何復以兵自安，朝以魏周隋後爲三恪。楊國忠使安祿山評李林甫與阿布思。下兵自下反使何復流嶺南。以兵擊南詔。劉遁酒門至胡培萬二千里，擒阿布思。祿山謂遊遁，判語不足知人。程千里擒阿布思。哥舒翰以楊國忠爲河西。

閼逢敦牂（四丙戌六乙亥七甲午九癸巳十一辛卯朔　閏十一一日大寒　本志六月乙丑朔食東井十九度　五月熒惑守）

十三　楊國忠言安祿山必反，召之必不來。上召之而來，由是益愛信之。置閑廄院。以安祿山爲閑廄隴右群牧等使。上欲加祿山平章事。國忠言其目不知書。祿山求領將士勳階將軍者五百餘人，中郎將者二千餘人。加祿山左僕射。賜一子官。上皆許之。祿山得張均、張垍。李林甫以將兵七萬討南詔，全軍覆沒。國忠益布思而歸。以太常卿張垍爲盧溪郡司馬，張均爲建安太守。國忠以宦官言。哥舒翰爲國忠所召。兵太盛，李宓將兵七萬討閣羅鳳，全軍皆沒。國忠以水旱歸罪於宰相。陳希烈罷。國忠薦韋見素代之。上以霖雨傷稼，國忠禁言水災者。

心五旬餘

力士首陛下以權假宰相臣何敢言　楊國忠逐韋陟貶吉溫　天下郡三百二十一戶九百餘萬口五千二百八十餘萬

十

旃蒙協洽（正庚申四）

己丑七戊午八丁亥十一丙辰十二乙酉朔　本志二月發惑太白鬭于畢昴井鬼間至四月乃伏

十四載

柔兆涒灘（二甲寅六）

癸未八壬午十辛巳本志十二庚辰朔十一月辛巳朔食既在氐十度　五月熒惑鎮同在虛危中

唐肅宗至德元

祿山稱燕帝　業不救城遂陷　儀李光弼將兵取河北　李光弼克常山　光弼擊破之　祿山殺顏杲卿　思明退據九門　命郭子儀　常山

強圉作噩（二己卯四）

戊寅六丁巳十丙辰八閏十一乙亥十二甲辰朔　本志四月癸亥歲星熒惑鎮星聚于鶉首　十一月壬寅太白芒去而歲留　十二月歲星犯軒轅大星　十二月熒惑犯

二

上　光平留遺取　破

九

江淮保鄣不可棄去 尹子奇陷睢陽 巡使諸將各以其意教戰 張通儒等還保陝 嚴莊引兵就之凡十五萬 郭子儀與回紇大破莊等於新店 莊等與安慶緒棄洛陽走 廣平王俶入東京 回紇大掠三日 上皇詔許還京 李泌歸衡山 上發鳳翔 郭子儀取河陽河內 嚴莊降 陳留人殺尹子奇 上入西京 安慶緒保鄴 改元天成 蔡希德田承嗣等歸之 軍勢復振 陳希烈等下獄 數傳許疾不汚祿山父子 葉護還國 廣平王俶郭子儀還自東京 上謂子儀曰有國家由卿再造 河南河東郡縣皆平 以葉護爲司空忠義王 歲給回紇絹二萬疋 以嚴莊爲司農卿 上皇至鳳翔 留甲兵 上迎上皇於望賢宮 釋黃袍擇定誓騎習馬執乾前引 上皇居興慶宮 李峴與呂諲崔器共治陷賊官 惟峴獨寬平 赦 立楚王俶 郭子儀爲司徒 李光弼爲司空 襲賜李鐙等 置南京西京中京 張良娣爲淑妃 立諸子爲王 李翰表論張巡 上始受傳國寶 史思明收曳落河六州胡之衆 耿仁智烏承恩說思明歸國 思明執安守忠以十三郡兵八萬降 以思明爲歸義王 上皇加上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郭子儀還東都 呂諲崔器處陷賊官皆死 李峴以爲太深 非開自新之路 乃以六等定罪 斬達奚珣等 賜陳希烈等自盡 餘皆杖流貶降 故韋妃薨 置神武英武軍

著雍閹茂

二癸卯 四壬寅 六辛丑 八庚子 十二己亥朔 本志四月癸歲鎮太白聚于營室

乾元元

上辭大聖尊號 上皇不許 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停檢括使 能元皓降 赦 復以載爲年 以王玄志鎮平盧 徙楚王俶爲成王 立張后 王惟貝謀殺李嗣業不克而死 安慶緒族叛者 盟囊臣人心益離 慶緒寇河內不克 新主入太廟 上享廟因祀上帝 赦 罷采訪黜陟使 張鎬言史思明許叔冀必叛 坐罷相 李換定嗣 立成王俶爲太子 崔圓李麟罷相 王璵以鬼道進 褒贈顏杲卿 顏杲明振救親故 立太一壇 左罷 斬妖巫 行韓穎曆 赦陷賊官 貶房琯劉秩嚴武 李光弼使烏承恩殺史思明不克 思明由是復叛 耿仁智改表 思明殺之 鑄乾元重寶錢 以寧國公主妻回紇可汗 漢中王瑀責可汗坐受冊命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 回紇遣骨啜特勤助討安慶緒 王仲昇斬拓跋戎德 安慶緒以讒殺蔡希德 命九節度討慶緒 不置元帥 以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大食波斯破廣州 太子更名豫 初以太錄賜百官六軍 郭子儀破安太清於獲嘉 又破安慶緒於衛州 又破之於愁思岡 遂圍鄴 慶緒讓位於史思明以求救 上皇幸華清宮 崔光遠拔魏州 羣臣上乾元尊號 史思明陷魏州 崔光遠走 王志玄卒 李懷玉殺志玄之子 立侯希逸 初令中使就授旌節 吐蕃陷河源

屠維大淵獻

二戊戌 三丁卯 五丙寅 六乙未 八甲午 十二癸巳朔 本志正月癸未歲蝕月

二

史思明稱大聖燕王 改元順天 李光弼欲擊思明於魏州 魚朝恩沮之 上祀九宮貴神 耕籍田 李嗣業薨 李揆諫加皇后尊號 后與李輔國表裏干政事 上不悅而無如之何 九節度圍鄴城 無統帥 史思明先抄權運樵采 士皆飢疲 戰於安陽河北 兩軍皆潰 郭子儀退屯河陽 諸節度各擅歸本鎮 李光弼王思禮獨全軍以歸 張用濟請守河陽 諸將請罪 上皆不問 安慶緒得諸軍餘糧 欲更拒思明 思明誘而殺之 州縣及兵皆歸思明 回紇骨啜特勤棄歸西京 呂諲爲相 苗晉卿王璵罷 李峴李揆第五琦爲相 李揆諫以羽林代金吾警夜 李輔國專掌禁兵 威分天下率稱制敕 李峴言其專橫 變改所行 輔國乃請解行軍 帝不許 制華繫政 魯炅卒 史思明自稱應天皇帝 回紇毗伽卒 子登里立 李峴言毛若虛鞠獄不實 罷相 韓擇木謂峴非專權 寬之稱益聖德 魚朝恩毀郭子儀 上以李光弼代之 以趙王係爲元帥 張用濟謀逐光弼請子儀 光弼斬之 張光晟以馬救王思禮 蔣實辛雲京始言之 以僕固懷恩爲大寧王 康楚元張嘉延據襄州作亂 寧國公主自回紇歸 以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 張嘉延破荊州 鑄重輪錢 一當五十 初給京官降 命崔光遠等討荊襄 史思明將兵渡河取汴州 李光弼棄東京守河陽 思明入洛陽 屯白馬寺 又陷鄭滑 上欲親征 羣臣諫而止 白孝德擒劉龍仙 李光弼誘賊戰馬 以鐵乂拒賊船 飛石擊之 光弼使雍希顥守野水 擒降李日越高庭暉 思明復攻河陽 董秦來降 荔非元禮破周摯於中渾 光弼又破之於北城 蜀鑾反 韋倫破康楚元擒之 貶第五琦 李歸仁寇陝 衛伯玉擊卻之

卷第二百二十一

上章困敦

三壬戌 四辛卯 五庚寅 六己未 八戊午 十一丁亥朔 閏四五一日夏至 本志八月己酉太白犯進賢 八月無己酉疑誤 十二月癸未歲掩房

上元元

李光弼爲太尉 于闐王弟曜同四鎮節度 黨項寇邊鄧追京殺 命郭子儀領邠寧以鎮之 李光弼攻懷州 敗史思明於沁上 第五琦流夷州 蒲州爲河中 李光弼破史思明於河陽 張維瑾曹玠殺史翽 據襄州反 韋倫不謁 李輔國罷節制 來瑱降張維瑾等 王思禮始以三公不爲宰相 赦 改元 罷中下祀 苗晉卿爲相 比胡廣 呂諲坐毘官官罷 劉晏爲度支置鑄等使 桂州破西原賊 崔光遠破羌渾 行三品錢 米斗七千 人相食 始令重輪錢一當三十 興王佋薨 太子以恭禮敢容 李輔國言高力士等謀爲不利 矯命徙上皇於西內 竄逐力士等 上皇由是不懌成疾 上欲誅輔國 畏其握兵而不決 衛伯玉爲神策節度 贈興王佋恭懿太子 置南都於荊州 命郭子儀自朔方取范陽 還定河北 魚朝恩沮之 邢延恩請以劉展爲江淮都統 因而除之 展知其謀 以宋州兵赴鎮 破鄧景山李峘侯令儀 遂據揚州 李光弼拔懷州 擒安太清 黨項寇美原華原 李藏用收峘餘兵保蘇州 劉展陷宣州 李峘奔洪州 湖 李藏用退保杭州 船突孝標陷濠楚 王襄陷舒和滁廬 鄧景山求救於田神功 許賂以淮南金帛子女 神功以平盧兵南下 敗展於都梁山 遂克揚州 大掠 展走度江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重光赤奮若

二丙辰 四乙卯 六甲寅 七癸未 九壬午 十二辛亥朔 本志七十月癸未朔食既大星皆見在張四度

唐肅宗上元二

張景超攻杭州敗李藏用兵 田神功濟江擊劉展 賈隱林破展於下蜀斬之 楊惠元破王暅於淮南 張景超走 平盧兵掠浙西十餘日 奴剌党項寇寶雞鳳州 新羅王薨入朝宿衛 魚朝恩言史思明將士離心可取 上趣李光弼等復東京 光弼等敗於河陽 山襄河陽懷州奔聞喜 李揆既貴州 蕭華入相 史思明愛少子朝清欲殺其長子朝義 以朝清為嗣 朝義將駱悅等弒思明 立朝義改元顯聖 殺朝清於范陽 朱融等謀奉岐王珍作亂誅 裴遵慶為相 殺子璋反據綿州自稱梁王 李輔國 上皇亦思見陛下 光遣李奐克綿州殺段子璋 復以李光弼為副元帥鎮臨淮 李輔國求宰相 裴冕沮之 去尊號以年號 建子月為歲首 赦停五京 初令與自代官 孫待封不肯誣李蘇用以脫死 劉晏貶通州 元載代掌財利 衛伯玉枝承寧 上祀圓丘 侯希逸引兵南

卷第二百二十二

玄黓攝提格

三庚辰 五己卯 七戊寅 八丁未 十丙午 十二乙巳朔

寶應元

追尊太子琮為奉天皇帝 李光弼拔許州 侯希逸自青州度 元載徵八年租調 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 復置五都 山急治之軍亂殺景山立辛雲京 崇嗣放散太原軍糧 鄧景山 貞奏末報 王元振殺國貞 王仲昇與謝欽讓戰中州 為欽讓所虜 絳州 郭子儀 李國

鎮絳州 裴茂據來瑱從淮西 奴剌寇梁州逐李勉 党項寇奉天 李輔國罷蕭華 以元載為相 崔伃 真如登天得鎮國寶十三枚 太子監國 越王係 李係誅之 改元 月數皆如舊 張后令太子誅 飛龍廄 勒兵 上崩 太子卽位 李輔國 程元振居禁中 外事 [illegible] 司空中書令 乾元 通 元振 來瑱 [illegible] 僕固懷恩 [illegible] 李寶臣 郭子儀 [illegible] 來瑱 史朝義 [illegible] 李光弼 [illegible] 天地

昭陽單閼

一甲戌 五癸卯 九辛丑 十一庚午朔 閏正 十二 一日春分

唐代宗廣德元

程元振譖來瑱殺之 李抱玉 [illegible] 史朝義 [illegible] 李懷仙 [illegible] 傳首 [illegible] 僕固懷恩 [illegible] 北 回紇 [illegible] 范陽 [illegible] 田承嗣 [illegible] 梁崇義 [illegible] 薛嵩 [illegible] 自 懷仙 [illegible] 不敢為暴 [illegible] 上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三

閼逢執徐

正己亥 三戊戌 五丁酉 七丙申 九乙未 十一甲午朔

二

放程元振于江陵 顏真卿請以郭子儀代僕固懷恩 李抱真亦言之 初以祖宗配上帝 立太子適 以郭子儀為河東副元帥 [illegible] 郭子儀 [illegible] 僕固懷恩 [illegible] 僕固瑒 [illegible] 李抱玉 [illegible] 吐蕃 [illegible] 河中 [illegible]

用為留後 河北諸州皆為兵 玄宗肅宗 李光弼以韋?? [illegible] 吐蕃 [illegible] 郭子儀 [illegible] 僕固懷恩 [illegible] 程元振 [illegible] 吐蕃陷松維保州 [illegible] 郭子儀 [illegible] 放天馬上騎

以後卷第二百二十三

旃蒙大荒落

正癸巳 三壬辰 六辛酉 九庚寅 十己未 十一戊午朔 閏十 二日冬至

永泰元

改元 裴冕 [illegible] 李抱真 [illegible] 郭子儀 [illegible] 吐蕃 [illegible] 僕固懷恩 [illegible] 回紇 [illegible]

河南 [illegible] 吐蕃 [illegible] 郭子儀 [illegible]

柔兆敦牂

正丁巳 三丙辰 五乙卯 七甲寅 十癸未 十二壬午朔

大曆元

劉晏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illegible] 魚朝恩 [illegible] 元載 [illegible] 楊綰 [illegible] 崔旰 [illegible]

自閏十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四

卑辭厚禮迎杜鴻漸入成都，鴻漸悉以軍府事委旰，因以節制讓之，上不得已從之。常袞諫以魚朝恩判國子監。黎幹穿漕渠。常袞諫受諸節度獻壽，曰彼非男耕女織得之。民苦什一法重，罷之。赦改元。周智光殺張志斌，又殺舉選人，加智光僕射。受詔慢罵。郭子儀躬耕以足軍食。陳少遊得桂管，賂董秀、元仲武，改宣歙。

彊圉協洽二辛巳四庚辰五己酉七戊申十一丁未朔。本志七月癸亥熒惑入氐，乙丑鎮犯水位，乙亥歲犯司怪。九月戊申歲守東井，乙丑熒惑犯南斗。十二月丁丑犯壘壁。

二 密詔郭子儀討周智光，華州牙將姚懷等斬智光傳首。分劍南置東川。郭曖稱我父薄天子不為。杜鴻漸入朝，以崔旰、杜濟為東西川節度。高郢諫造章敬寺，曰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三宰相勸上奉佛。李抱玉固辭僕射。吐蕃圍靈州，遊騎至宜祿，郭子儀屯奉天。山獠陷桂州。路嗣恭破吐蕃於靈州。盜發郭子儀父冢，子儀以為天譴。新羅王憲英卒，子乾運立。

著雍涒灘正丙午三乙巳四甲戌六癸酉七壬申十辛五朔。本志三月乙巳朔食奎十一度。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九月壬申歲入輿鬼。丁丑熒惑入太微，二旬而出。己卯太白犯左執法。

三 郭子儀謂諸子皆奴材。立獨孤貴妃。崔旰入朝。上召李泌於衡山，置之蓬萊書院。上令泌飲食結昏。上思齊王倓中興之功，追謚承天皇帝。楊子琳襲陷成都，遣崔寧歸鎮。朱希彩、朱泚、朱滔殺李懷仙。李寶臣討朱希彩，不克，以王縉領幽州，希彩為留後。崔寧妾任氏擊走楊子琳。王縉至幽州勞軍而還。蕭昕諭讓回紇。吐蕃寇靈武，又寇邠州，馬璘擊破之。辛雲京薨。郭子儀屯奉天。白元光破吐蕃。李晟屠定秦堡，吐蕃解去。李岵殺姚賓。徙馬璘鎮涇州，郭子儀鎮邠州，以備吐蕃。段秀實移更鼓，不救火，誅王童之。張萬福破許杲，辭將士賞。

屠維作噩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六丁酉七丙寅十乙未朔。本志二月壬寅熒惑守房上相。三月壬午逆行入氐中。是月鎮犯輿鬼。七月戊辰熒惑犯次相。九月丁卯犯建星。

四 郭子儀不疑魚朝恩害己。以好畤、麟遊、普潤隸神策軍。楊子琳引兵下江，據夔州，詔以為峽州刺史。以僕固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可汗。董晉謂回紇曰之父子寧而畜馬蕃，非我誰使之。郭子儀自河中遷邠州。吐蕃寇靈州。王縉誅王無縱等，河東軍府始定。郭子儀救靈州，至慶州。杜鴻漸薨。裴冕為相，薨。

上章閹茂二甲午四癸巳六壬辰七辛酉八庚寅十己丑朔。本志二月乙巳歲入軒轅。六月庚戌太白入東井。

五 魚朝恩專恣，上使元載謀誅之。李抱玉徙盩厔，軍士掠鳳翔。殺魚朝恩而隱之。罷度支及關內轉運等使，使宰相領之。元載以楊綰為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文人以載一名得千縑。臧玠殺崔灌。命涇原馬璘兼鄭、潁。賜劉希暹死。吐蕃寇永壽。元載驕橫，上始惡之。載出李泌於江西。

重光大淵獻二戊子四丁巳五丙戌七乙酉八甲寅十癸丑朔。本志八月甲戌熒惑犯鄭星。九月壬辰犯哭星，庚子犯泣星。十月己巳犯壘壁。

六 李抱玉讓山南西道。王翃擒梁崇牽，克復容州，又與李勉斬馮崇道、朱濟時，嶺南始平。楊子琳入朝。李少良言元載陰事，坐死。上厭元載，以李栖筠為大夫。韓滉判度支，國用始充。

玄默困敦二壬子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戊申十一丁丑朔。本志二月己巳熒惑犯天街。四月丁巳歲入東井，辛未歲犯左角。

七 回紇擄子女，犯宮門，上諭止之。赦。回紇奪長安令馬。李懷瑗殺朱希彩，朱滔立其兄泚為留後。

昭陽赤奮若四丙午五乙亥七甲戌九癸酉十一壬申十二辛未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本志四月癸丑歲掩房。甲寅熒惑入壘壁。五月庚辰入羽林。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月己丑太白入太微。十月庚午入氐中。十一月癸未入房。閏十一月壬寅太白、辰合于危。

八 薛嵩薨，子平讓帥於叔㟧。令狐彰薨，舉李勉自代，遣子歸東都。貶徐浩、薛邕。鄭王邈薨。回紇遣使賣馬，送之東千乘。吐蕃寇靈武。朱泚遣弟滔防秋。哥舒晃反，據嶺南，殺呂崇賁。郇模哭市。田承嗣毀安史祠，加平章事。吐蕃寇涇、邠，敗渾瑊於宜祿，馬璘於鹽倉，李國臣擣其後，乃退。元載請城原州，闢隴右、河西。郭子儀請輸一歲鐵市回紇馬。

閼逢攝提格二庚午四己巳七戊戌九丁酉十一丙申朔。本志三月丁未熒惑入東井。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九月辛丑入南斗。甲子熒惑入氐。十月戊子歲入南斗。

九 田神功薨。楊猷擒至鄂，復郢州。徐州琢刺史。汴宋防秋者潰歸。郭子儀請發諸道兵禦吐蕃。以公主妻田承嗣子。承嗣益驕。以楊猷為隴右兵馬使。郭子儀流涕論邊事。赦。楊猷入朝，馬璘求宰相，以為僕射。朱泚自請防秋。僧不空卒，贈司空。黎幹與巫覡更舞。朱泚欲輿尸入朝。回紇白晝殺人，不問。命郭子儀等分統諸道防秋兵。

旃蒙單閼正乙未三甲午四癸亥七壬辰十辛酉十二庚申朔。本志十一月辛酉朔食氐十一度。正月甲寅歲、熒惑合于南斗。二月庚戌熒惑入壘壁。四月甲子入羽林。七月庚辰太白、辰合于柳。七月無庚辰，疑誤。

十 裴志清逐薛崿，以衆歸田承嗣。承嗣襲取相州。朱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幽州留後。田承嗣取洺州。崔寧破吐蕃於西山。詔諸道兵逃亡毋得擅召募。田承嗣殺薛雄，盡據相、衛四州。封皇子述等為王。以李承昭知昭義。河陽軍亂，逐常休明。陝軍亂，李國清徧拜將士，得脫去。李忠臣以韓圍聚所掠物。李寶臣、李正己請討田承嗣，從之。磁州降。正己拔德州。李忠臣攻衛州。田承嗣圍冀州，李寶臣遣張孝忠救之，承嗣遁去。承嗣請束身歸朝。郭子儀以奏事不報為親厚。盧子期寇磁州。回紇刺人腸出，繫獄，酋長劫之去。吐蕃寇臨涇及普潤，李抱玉擊却之。李寶臣、李正己會棗強，犒賞不均，各解去。李忠臣亦釋衛州，南渡河。寶臣、朱滔攻滄州。吐蕃寇涇州，馬璘擊却之。朱泚出鎮奉天。李寶臣破盧子期，擒之。田承嗣以甘言說李正己，正己悅，不進兵。馬承倩擲絹詈李寶臣，寶臣始玩寇。承嗣以石讖惑寶臣，使襲朱滔。獨孤貴妃薨，贈貞懿皇后。吳希光以瀛州降。路嗣恭克廣州，斬哥舒晃。回紇寇夏州。上謂承嗣貪，朕百姓何罪，不令禁暴。

柔兆執徐二己未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九乙卯十二甲申朔。

十一 杜亞宣慰魏州。崔寧破吐蕃。上赦田承嗣罪。承嗣入朝，竟不至。增朔方戍兵備回紇。河陽軍亂，冉庭蘭討定之。田神玉卒，李靈曜據汴宋，[illegible]

彊圉大荒落 二癸未四壬午五辛亥七庚戌九己酉朔本志二月乙未鎮入氐中七月乙亥熒惑入東井

十二 李抱玉薨 復田承嗣官爵不令入朝 誅元載及其妻子 貶王縉括州 楊綰常衮爲相 郭子儀減樂 黎幹省騶從 崔寬撤第舍 吳湊 救楊炎等 崔寧破吐蕃 定諸州兵數 均節度使 增京官俸 令諸使毋得擅召刺史 元載祖母墓 毀 琳作亂 討平之 楊綰薨 常衮爲相 吐蕃寇 上不欲以武 蕃於渾瑊城 秀實 朕致太平 敕 韓滉數吐蕃 馬燧 瑞於 鮮于叔明 卓英 崔寧 李正己自青徙鄆 據十五州 富彊無比 吐蕃寇鹽州 韓滉長 賀瑞 崔寧破吐蕃 李正己 吐蕃

著雍敦牂 正戊申三丁未五丙午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朔

十三 毀白渠碾磑 回紇寇太原 李自良說鮑防勿與爭鋒 不從而敗 吐蕃寇靈州 李寶臣復姓張 河中軍掠回紇使 劉晏遷 吐蕃寇靈州 崔祐甫不賀貓鼠 李泌謂上 容元載 太過 使至 大惡 又謂路嗣恭 新立大功 不可以一般罪之 郭子儀合 殺張譽 三銓 吐

屠維協洽 正壬寅四辛未五庚子六己亥七戊辰九丁卯朔閏五六二日大暑本志七月戊辰朔食張四度十二月丙寅朔食危十二度

十四 李泌爲澧州刺史 忠臣以希烈鎮蔡州 田承嗣以姪悅爲留後 上崩 德宗即位 居喪 李勉鎮汴州 以崔祐甫正定河西將 李希烈逐李忠臣 二百人 除官八百人 崔祐甫稱其才 罷梨園樂工 以郭子儀爲尚父 張寶臣 祥瑞 奇異 馬 騎兵 歸京 中教坊 劉晏 王廷 楊炎 皆 崔祐甫 劉晏 山陵 禁衛 回紇 諸胡 華服 罷權酒 李正己 上訪政事 給事 張涉 楊炎 楊炎 李希烈

(相 李懷光 歸 吐蕃 俘 沈既濟 上選舉議 欲令州府辟吏 曾王皋貶官 以遷入覲 崔寧 內相 賈 而 置 葬 親 寧 三 代 兵 還 留 宗 於 鎮 後 上 其 楊 炎 改 腹 中 立 太 子 師 楊炎 外 詔 選 舉 十 四 年 郭 子 儀 尚 父 相 歸 大 由 金 帛 張 羊 有 司 楊 上 及 吐 蕃 關 炎 播 以 天 州 政 寧 在 朔 求 方 臣 因 遣 賓)

上章涒灘 二丙申四乙未五甲子七癸亥八壬辰十辛卯朔本志十一月戊食天尸

唐德宗适 **建中元** 改元 楊炎上尊號曰聖神文武 命黜陟使十一人分行天下 罷金部倉部 楊炎 涇原 劉晏 收 復 炎 洪 渭 徙 東 渠 陳 劉 元 漕 兵 元 李 懷 光 楊 炎 吐 蕃 討 劉 文 喜 劉 晏 李 希 烈 沈 光 朱 泚 崔 寧 舉 兩 稅 法 韋 倫 使 吐 蕃 上 官 勿 回 紇 給 上 皇 后 鹽 李 晏 劉 張 光 公 朝 者 十 一 人 太 子 妃 天 下 戶 三 百 餘 萬 兵 七 十 餘 萬

重光作噩 正庚申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本志六月熒惑太白鬭于東井

二 李寶臣薨 子惟岳求襲 不許 魏博田悅 淄青李正己 李惟岳 梁崇義 舉兵拒命 以王武俊 李納 田悅 馬燧 李抱真 李晟 破田悅 盧杞爲相 楊炎 郭子儀薨 劉晏 崔寧 張孝忠 李希烈 梁崇義 死 朱滔 李惟岳 田悅 陳少游 盧杞 段秀實 楊炎 張鎰 李勉 吐蕃 李懷光 范陽 李希烈 京兆 王武俊 李納 朱滔 田悅 盧杞

玄黓閹茂 正甲申閏正己卯八辛亥十一庚戌十二癸未六壬子十己卯朔二日春分

三 衛州刺史 田悅 李納 馬燧 王武俊 朱滔 李惟岳 張孝忠 深州 恒州 定州 易州 李希烈 朱泚 田悅 朱滔 王武俊 李納 馬燧 李抱真 李晟 張孝忠 康日知 崔漢衡 吐蕃

昭陽大淵獻 正戊寅四丁未六丙午九乙亥十一甲戌朔本志六月熒惑太白復鬭于東井

四 平盧 李希烈 李勉 張鎰 顏真卿 哥舒曜 李晟 王武俊 朱泚 朱滔 涇原兵 姚令言 奉天 渾瑊 李懷光 崔寧 源休 朱泚稱帝 段秀實 張光晟 李希烈 陸贄

(據兵民 反田悅不從 歸李上遷 召河而 始既 引 張 運 奉 關 輔 絕 造 建 中 正 元 曆 王 武 俊 使 子 士 真 攻 趙 州 劉 怦 諫 朱 滔 救 田 悅 朱 滔 李 納 王 武 俊 馬 燧 李 抱 真 李 晟 朱 泚 王 翊 李 希 烈 汴 州 李 勉 徐 州 王 溫 張 孝 忠)

[illegible]

十一月以後卷第二百二十九

閼逢困敦 正癸酉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九己巳閏十一戊戌朔閏一日冬至

興元元

[illegible]

自二月以後

[illegible]

卷第二百三十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三十一

旃蒙赤奮若 正丁酉二丙寅四乙丑六甲子八癸亥十二壬戌朔

貞元元

[illegible]

柔兆攝提格

二

[illegible]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

二辛酉三庚寅五己丑六戊午八丁巳十二丙辰朔

門　李澄敗李希烈於鄭州　陳仙奇殺希烈來降　上聞米至陝謂太子吾父子得生　程日華爲節度使　吳少誠殺陳仙奇自爲留後　李澄襲吐蕃寇涇隴邠寧　渾瑊駱元光屯咸陽以備之　上與李泌議復府兵　李晟克吐蕃摧沙堡　張延賞入朝　李晟請爲僧　因入朝　上令韓滉和解之　韓遊瓌馬燧等擊吐蕃

強圉單閼三乙酉五癸丑六壬午八辛巳十二庚辰甲申閏五癸丑六壬午八辛巳十二庚辰朔六一日大暑　本志八月辛巳朔食軫八度

三　張延賞爲相　李晟求罷不得　知延賞怨未解　淮西兵自鄭州叛歸　遇陝李泌邀擊破之　李晟固勸上吐蕃驗實　韓滉卒　劉玄佐　張延賞鄭昀吐蕃結贊上　乃許馬燧之請和　延賞與李晟韓滉　以張延賞　柳渾之言　不用　爲元帥李晟議入朝　吐蕃張延賞劉玄佐　李泌諫　上　上聞　張延賞卒　李泌爲相　李晟請罷　延賞之　吐蕃劫盟　渾瑊奔還　上乃召馬燧　李泌爲相　請復府兵　李泌諫上勿以兵權　上聞李泌　馬燧卒　柳渾罷　吐蕃寇涇隴　上謂李泌　戶口雖少而事多　上謂李泌勿報仇　李泌承平官額不可減　又害功臣　吐蕃寇　李泌請罷　李晟兵　又請以　吐蕃　李泌諫　法度　又以十萬緡京師　吐蕃留屯　請罷　上以　部曲　吐蕃　戎卒屯田　又使　李泌　又舌不可戍卒　留屯衛　吐蕃　太子　舒王　李泌　何以戍禁　不　相還延　三日　吐蕃　太子　諸道　又請和回吐蕃　掠汧陽吳山華亭而去　李泌請歲供百萬緡不受諸道貢獻

著雍執徐三己酉四戊寅六丁丑七丙午九乙巳十二甲戌朔　本志五月乙亥歲星　癸感鎮聚于營室六月癸卯熒惑逆行入羽林

四　赦　三年一定稅　李泌復京官俸　劉昌李元諒鎮涇隴　韓遊瓌　李泌曰陛下不惜官　又言為　上謂李泌　上諱　中　吐蕃寇　以從泌　言　臣不可　忠義　泌請　入見　汴宋宣　上欲　起　請　德宗　上欲　紀　有司　建寧　邠寧　泌曰　君相所以造命　不可言　命　乃　賊　朝　吐蕃　寇　邠寧　慶　李　邠寧陷吐蕃　亦　勝　吐蕃入寇　以邠寧　州　涇州　防秋　范希朝　鄜坊　何以爲　回紇　安國　公主　來朝　李泌　吐蕃寇　張　南詔　西川　吐蕃　以　劉　外　李泌請以張建封　爲徐泗濠節度使

屠維大荒落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八庚午十己巳十二戊辰朔　本志正月甲辰朔食營室六度

五　程懷直請除刺史　董晉竇參爲相　李泌薨　以李承緒爲濮光後　韋皋破吐蕃於臺登谷復嶲州　張孝忠　蘇州　李復克瓊州　回鶻天親可汗卒　吐蕃寇北庭

上章敦牂四丁卯五

六　迎佛骨　楊璘以棣州歸李納　王武俊攻之不克　回鶻忠貞可汗爲弟所殺　次相殺之　立忠貞之子　田緒爲李納取棣州　王武俊攻諸取四縣

丙寅七乙丑八甲午十癸巳十二壬辰朔閏四五二日夏至　本志閏三月庚申太白辰合于東井戊寅熒惑犯鎮閏三無庚申疑誤

吐蕃陷北庭　回鶻可汗遣頡干迦斯拜以爲父　頡干迦斯敗北庭爲吐蕃所敗　殺楊襲古　安西遂絕　葛祿取浮圖川　回鶻震恐　李景略以氣服梅錄　祀圜丘　李納以棣州歸王武俊

重光協洽三辛酉五庚申八己丑十戊子十一丁巳朔

七　劉昌築平涼城　胡谷堡　六軍驕橫　府縣不能治　張孝忠薨　安南　竇參　閣都護高正平　以張昇雲爲義武留後　吐蕃寇靈州　爲回鶻所敗　竇參誣譖吳湊　上始惡之　雲南執吐蕃使送吐蕃

玄黓涒灘正丙辰三乙卯六甲申八癸未十一壬子閏十二辛亥朔　本志十一月壬子朔食尾六度

八　劉玄佐薨　母戒玄佐以死報　李實　吳湊　以爲參　張滂分　班宏利權　竇參以招權受賂　貶　李實　劉　竇參　相　趙憬　陸贄　陸贄以張滂分掌財賦　裴延齡　竇參　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　陸贄謂宰相以才　又謂宰相　今之宰相　則　任日　臺省長官　又謂　用其所長　吏部　宰相　又謂更爲尊者所領　又謂　求才　李納薨　子師古　有　吐蕃　人主擇輔臣　易　陸贄　失士　李納　實　考課　精　則　天下　法　而　人　陸贄　上　又謂　外使者　財用　是　吐蕃　得　輔臣　之　人　陸贄　上　人　之　竊　積　上　諭食　而　贊　陸贄　吐蕃　寇　經　州　傷　陸贄　南　規　太　之　解　之　劉濟敗其弟澭公輔　吐蕃寇　王武　韓　于　瀛州　裴延齡　張　陸贄　諭　貞　收　吐蕃　奏　江淮　水災　陸贄　財　而　吐蕃　王　柏良器左遷　官　王武　宦官始專軍政

昭陽作噩正庚辰三己卯五戊寅七丁丑十一丙子朔　正二日雨水

九　張滂初稅茶　禁銅器　大發兵城鹽州　上令陸贄勿對趙憬論事　贊曰　是於心　之內　形迹之拘　又　言　苗粲　請陸贄　於　至士吏之有　當之　嚴禁　請　上　令　陸贄　可　又　讀　參　死　陸贄　之　救　張　居　王化　之　武　後　議　定州　賜　竇參三　城　陸　實　財　兵　相　將　陸贄　論　反　可　通　行　陸贄　受　蒲　不　已　謂　金玉　李師古將兵　討　之　劉　賈　乃　使　命　六　失　遂　辭　無益　李師古　破　吐蕃　王　於　西　延　異　等　分　備　遣　生　不　以　兵　因　戍　兵　掠　必　通制　有　損　裴延齡　晉　罷　四庫　張　三　使　請　於　均　機　失　日　東　於　乘政　韋皋破吐蕃於西山　延齡　別　不置　虛　名　數　戍　權　相　更　延齡姦詐　李晟薨　入朝　赦　陸贄請不授李萬榮節制　以上　令諸　條　奏　言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自六月以後卷第二百三十五

閼逢閹茂 正乙亥二甲辰四癸卯六壬寅八辛丑十一庚午朔

唐德宗貞元十 劍南羌蠻二萬餘戶降。加韋皋押西山八國使。崔佐時至雲南大宣詔書。雲南[illegible]吐蕃敗之於神川。劉濟自瀛州帥衆入防秋屯[illegible]。李[illegible]卒。[illegible]盈珍[illegible]坦所言皆公我國。不違。程懷直入朝。宣武將[illegible]惟清[illegible]作亂，李萬榮討平之。徙劉士[illegible]於[illegible]州。欽州蠻黃少卿反。陸贄請量移左降官，曰王者有責而無猜，[illegible]而無怨[illegible]。又言用人之法。又言均節財賦六條。李抱真薨，子[illegible]。韋皋破吐蕃於峨和城，上令[illegible]五守[illegible]。王虔休攻[illegible]州，王虔休敗於臨洺。裴延齡[illegible]，陸贄[illegible]。上書極言延齡[illegible]。裴延齡與[illegible]諸陸贄罷之。陸贄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illegible]延齡[illegible]不[illegible]。

旃蒙大淵獻 二己亥三戊辰五丁卯六丙申八乙未十甲子朔閏八九一日蝕本志七月癸[illegible]或太白相繼犯太微上將

十一 勃海王嵩鄰立。裴延齡譖陸贄、李充、張滂、李銛，貶之。陽城[illegible]。延齡[illegible]麻。酒以杜其言。城等伏閣救贄等。[illegible]張滂[illegible]李銛[illegible]之。陽城欲壞[illegible]。[illegible]延齡[illegible]以[illegible]。王[illegible]破[illegible]。回鶻[illegible]可汗卒，國人立其相[illegible]。李自[illegible]。元[illegible]詐[illegible]降。[illegible]留後。程[illegible]信立。回鶻[illegible]可汗[illegible]。程懷信[illegible]。王定遠[illegible]李[illegible]不克而死。南詔攻吐蕃[illegible]。又破[illegible]。

柔兆困敦 二癸亥四壬戌五辛卯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朔本志八月己未朔食十八度

十二 元誼帥衆奔魏州。甫[illegible]楊[illegible]拜必答之。[illegible]田緒[illegible]節度觀察使。[illegible]中立其子季安。[illegible]宦官[illegible]。李[illegible]以[illegible]宰相[illegible]。[illegible]上所除[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天下[illegible]清要或出其門。文[illegible]仙[illegible]以進[illegible]中尉[illegible]。初以[illegible]。[illegible]惟[illegible]俱[illegible]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許而[illegible]。裴延齡[illegible]。李[illegible]行[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宰相[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宗[illegible]。上不任宰相，唯[illegible]裴延齡、李[illegible]、王紹、李實、韋[illegible]。[illegible]汀州。年。

彊圉赤奮若 二丁巳四丙辰六乙卯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 本志二月戊辰太白入昴

十三 吐蕃[illegible]和[illegible]不許。楊[illegible]以[illegible]兵[illegible]方[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卒。盧[illegible]去。吐蕃[illegible]死，子足之贊立。[illegible]高仕破吐蕃[illegible]。韓又[illegible]張茂宗[illegible]尚主。盧[illegible]罷。[illegible]吳少誠不從天子之命，何以使下更從公令乎。張[illegible]封入朝。宮市[illegible]人物。

著雍攝提格 三辛巳五庚辰六己卯七戊申九丁未十一丙午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十四 長武戍兵作亂，韓全義[illegible]。[illegible]宗文[illegible]定之。[illegible]。相[illegible]邊兵[illegible]神策至十五萬人。吳湊言宮市。[illegible]于[illegible]。少[illegible]掠[illegible]山。陽城貶道州。韓全義破吐蕃於鹽州。明州[illegible]反。

屠維單閼 二乙亥五甲戌七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二庚午朔

十五 董晉薨。汴州亂，殺陸長源、[illegible]文珍召劉逸準於宋州。李錡賂李齊運[illegible]得浙西觀察使。[illegible]厚進奉以取寵於上。裴[illegible]吳少誠[illegible]。唐州[illegible]。王虔休薨。[illegible]異牟尋與韋皋約攻吐蕃，以兵[illegible]未集不果。[illegible]元[illegible]。曲[illegible]。吳少誠圍許州。上官涚欲走，劉昌裔止之。[illegible]破少[illegible]。

卷第二百三十六

上章執徐 二己巳五戊戌七丁酉九丙申十一乙未朔

十六 恆冀等四軍為吳少誠所敗。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illegible]諸軍討少誠。韓弘誅亂兵劉鍔等二百人。薛戎[illegible]馬總無事。薛盈珍誣奏姚南仲。曹文洽以死明之。南仲入朝，曰天下監軍皆如是，雖羊杜不能立政成功。黔中軍亂，逐韋士宗。[illegible]元帥[illegible]。[illegible]數十，爭論不決。新羅王[illegible]卒。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得之志。[illegible]張建封[illegible]。[illegible]廣子[illegible]。[illegible]徐州破吐蕃。[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以李[illegible]為[illegible]。徐州亂。[illegible]杜佑討之。[illegible]乃以[illegible]。[illegible]水[illegible]。保全之。韓全義[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杜[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吳少誠[illegible]。[illegible]陳州[illegible]。[illegible]吳少誠不[illegible]。[illegible]河東司馬。[illegible]吐蕃[illegible]。自請[illegible]吳少誠[illegible]。因進奉知名得為河東司馬。

重光大荒落 正甲午二癸巳四壬辰七辛酉九庚申十一己未朔閏正二一十日春分 本志五月壬戌朔食東井十度

十七 韓全義至長安，宦官掩其敗迹。上曰，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韋士宗[illegible]黔中，走。[illegible]楊朝晟卒，制以李朝寀代之。[illegible]南金為[illegible]。[illegible]作亂，殺[illegible]南金，立高固。制令出而復還。[illegible]書悉[illegible]。[illegible]送[illegible]上。[illegible]吐蕃寇[illegible]州，[illegible]州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吐蕃攻[illegible]。[illegible]入吐蕃，拔七城，斬[illegible]萬餘級。圍維州。[illegible]。加韋皋中書令。[illegible]章[illegible]李[illegible]。王武俊[illegible]。

玄黓困敦 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乙卯十甲申朔

十八 昭國[illegible]。吐蕃[illegible]。許孟容封還詔書。高弘本[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正牙[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正牙奏事。[illegible]以進奉得衢州。王栖曜[illegible]。

昭陽協洽 正癸丑二壬午四辛巳五庚戌七己酉十戊寅朔閏十十一一日冬至 本志三月癸亥入[illegible]斗色如血

十九 安南將王季元逐[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李元[illegible]而復之。杜佑入朝，為相。[illegible]吐蕃[illegible]。王叔文[illegible]太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崔[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陽山[illegible]。李實[illegible]歲旱，禾[illegible]不免租稅。韓愈請[illegible]。[illegible]高郢[illegible]。

閼逢涒灘 正丁丑二丙午四乙巳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朔

二十 李[illegible]卒。任迪簡以[illegible]。[illegible]。吐蕃贊普死，其弟立。[illegible]。太子得風疾，不能言。李[illegible]。

旃蒙作噩 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朔 本志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是月[illegible]己酉[illegible]經[illegible]十二月己酉[illegible]犯太微西垣

唐順宗永貞元 德宗崩。衛次公定策。上即位。王伾與李忠言為[illegible]。王叔文坐翰林決事。李師古屯兵境上以窺其[illegible]。鄭[illegible]相。召王叔文[illegible]曰。兵來不除道。[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叔文以[illegible]杜佑[illegible]。[illegible]五坊小兒。[illegible]。[illegible]以長子[illegible]為太子。[illegible]。[illegible]。王叔文[illegible]。[illegible]宮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叔文[illegible]。陸贄、陽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叔文母喪去職。

求却衛不得自稱中風程懷信蒙子勅焚命太子權句當軍國杜黃
裳貴[illegible]爲相鄭珣瑜高郢罷上傳位順宗自稱太上皇徙居興慶宮改元立
上可[illegible]爲太上皇后貶王伾王叔文憲宗不受昇平公主女口以貴超母得
上貯[illegible]以[illegible]奇寶劉闢自爲留後韋[illegible]義入朝以貴爲三
川安撫使罷度支別[illegible]劉闢自爲相發沈太后初作日曆貶韓
蔡[illegible]資[illegible]以[illegible]鹽鐵劉闢爲給事中跣令則謀反誅泰等
宗回鶻使[illegible]西川節度不受徵[illegible]進坐貶丹曰如此朝廷所
制惟兩京耳上許上舉[illegible]號而自稱[illegible]鄭絪爲相

柔兆閹茂

二月[illegible]甲午六癸巳閏十[illegible]八辛酉十[illegible]月[illegible]一日蝕晷[illegible]月太白入南斗[illegible]月復犯之

唐憲宗　純　元和元年

赦改元　州林蘊謂伊宥爲安州刺史　上皇崩　杜黃裳謂劉闢生取梓州

如拾芥[illegible]以高崇文爲帥不置監軍必有功非砥石　杜黃裳諫[illegible]

有[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新之[illegible]請以法度裁崇文練卒五千以嚴[illegible]

劉闢[illegible]李康求自雪崇文[illegible]宜杜黃裳請[illegible]務[illegible]上[illegible]

[illegible]以東川讓高崇文[illegible]之[illegible]

元稹論諫職[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劉闢[illegible]

師道[illegible]王太后[illegible]高崇文[illegible]

得數[illegible]

州隸東川以高崇文鎮西川　鎮武寧歸其濠泗　吐突承璀爲中尉　回紇以摩尼偕來

強圉大淵獻

正己丑四戊午六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　本志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

二　赦　杜黃裳出鎮河中　武元衡李吉甫爲相　上命房式和解之　李錡求入朝　既而復遷延　上以文海州教軍士食王潞[illegible]效死　[illegible]遂反朝　西川[illegible]富[illegible]事[illegible]武元衡鎮蜀　李錡[illegible]

宜州子[illegible]兵討李錡[illegible]　李吉甫請[illegible]

李國貞有功不可以[illegible]　上自謂[illegible]

錡家財代浙西租賦[illegible]

易以讒諫入翰林　上謂絳爲[illegible]　相鄭絪有辨[illegible]

愛女妻于頔之子[illegible]　李吉甫違宣上國計簿天下稅止八道四十九州百

四十四萬戶食兵八十三萬人

著雍困敦

正癸未五壬午七辛巳九庚辰十一己酉十二戊申朔　本志七月辛巳朔食七星三度　三月乙未鎮蝕月在氐

三　赦　上謂侗是則從之非是奈何不改　郝玼城臨涇　咸安公主薨

存小信棄大信　回鶻[illegible]可汗卒　鄭王[illegible]盧坦彊柳晟閻濟[illegible]

貢之等皆坐貶　罷五月人牛僧孺等指陳時政之失李吉甫泣訴於上考官韋[illegible]

者白居易論牛僧孺[illegible]　冊回鶻[illegible]裴均錯立[illegible]

之形[illegible]吐蕃[illegible]不死[illegible]

船以[illegible]

以[illegible]

實諫官言得失者　裴垍不以官私故人在正心　李吉甫罷　杜黃裳薨

州於臨涇　[illegible]南王翼卒[illegible]子[illegible]

屠維赤奮若

四　勅海王嵩璘卒子元瑜立　上謂宜[illegible]使已[illegible]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　惟願救百姓不[illegible]　李藩批敕　鄭絪罷　藩爲相　裴垍奏以李鄘代

卷第二百三十七

自

二丁未四丙子六乙亥八甲戌十癸酉十二壬申朔　本志閏三四月[illegible]日小滿　癸亥太白犯南斗

嚴綬　後救　王士真薨子承宗自立　李絳謂[illegible]先於事[illegible]　李絳白居易謂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

[illegible]以李絳爲翰林學士　李絳謂[illegible]進奏[illegible]宗歸未立[illegible]而[illegible]勿[illegible]立官自[illegible]　王於[illegible]爭[illegible]

許師道[illegible]　承宗[illegible]　上不[illegible]　李絳進之端[illegible]

自請[illegible]從兵而討[illegible]　上命拔李[illegible]

沙陀請從[illegible]河東使[illegible]

絳諫[illegible]

道必[illegible]

又言[illegible]

又言[illegible]

以[illegible]

李承宗[illegible]

軍吏[illegible]

官爲[illegible]

吳少陽代[illegible]

陽又激劉濟使討王承宗

上章攝提格

二辛未四庚午七己亥九戊戌十二丁卯朔

五　濟先諸軍擊承宗拔饒陽束鹿　張茂昭不以三鎮軍罷張煜　吐突承

白居易[illegible]兵[illegible]　[illegible]恒冀[illegible]定進死[illegible]

威權[illegible]歸河北[illegible]者必無功[illegible]

執之[illegible]以爲朝[illegible]又恐[illegible]

留後李[illegible]絳范[illegible]

義軍[illegible]

請罷兵[illegible]

此籍天下[illegible]

爲楊於陵[illegible]辨口[illegible]

承璀乃罷其中尉　裴垍有疾　權德輿爲相　張茂昭請除代人朝

任迪簡[illegible]

伊[illegible]

發[illegible]

上[illegible]

重光單閼

正丙申三乙未五甲午七癸巳十壬戌閏十二辛卯朔

六　李吉甫爲相　李藩罷　李絳謂[illegible]

權德輿論爲政寬猛　[illegible]

殷[illegible]

伯[illegible]

甫[illegible]

玄黓執徐

二庚寅三丁亥六丁巳午五戊辰朔正月一日癸亥雨木　本志五月[illegible]熒惑犯右執法

七　李絳謂同年四海九州之人[illegible]

此李[illegible]

固[illegible]

師[illegible]

昭陽大荒落 正乙卯三甲寅四癸未五壬子六辛巳九庚戌朔 本志十月己丑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十二月掩左執法

八

田融以弟興審射爲取禍挾之 勃海王元瑜卒弟言義立 權德輿罷
于頔坐子敏行賂殺人貶待罪 薛存誠謫先殺臣鍾虛乃可釋
武元衡復入相 以大水出宮人二百車 李吉甫嚴受降城入天德 李絳盧
坦諫 絳言邊軍兵皆虛數無實 歷天威軍 張伯靖降 吐蕃路
王俶作爲閤橋 回鶻西擊吐蕃至鸊鵜泉 邊軍神策 振武軍亂逐 李進賢
群臣請立郭妃爲后不許 命張煦鎮振武以夏州及河東兵納之
陽河 李絳論朋黨 開黎

閼逢敦牂 正己酉四戊寅五丁未六丙子八乙亥九甲戌十二癸卯朔閏八九二十日霜降 本志七月太白入南斗至十月出 熒惑入南斗中因留犯之 十月辛未熒惑犯鎮又與太白合于女

九

張煦入單于府誅亂者 李絳罷 吐突承璀復爲中尉 李吉甫請置宥
州於經略軍 李絳請許回鶻昏 張弘靖爲相 峽陽公主適杜悰
實行 吳少陽薨子元濟匿喪領軍務 李吉甫還爲相 汝州 楊元卿
請止蔡使而易帥增兵 元濟以董重質爲謀主 加王鍔使相 李吉甫勸
封淮西 張弘靖先弔祭 李吉甫薨 命嚴綬督諸道招討吳元濟 韋貫
之爲相

旃蒙協洽 三壬申五辛未六庚子八己亥十戊戌朔 本志八月己亥朔食翼十八度 六月辛未歲太白晨合于東井 是月無辛未疑誤

十

加韓弘司徒 削吳元濟官爵進諸軍討之 嚴綬敗於磁丘退守唐州
柳公綽自請討蔡 署李聽爲先鋒 裴度行營 陛下治家 河東兵戍
殺 蕭俛而歸王鍔誅之 劉禹錫爲先鋒 士卒 太后 禹錫所宜矜州
柳宗元梓人郭曩 田弘正遣子布助討蔡 王承宗李師道累表請
與元濟上不許 韓愈謂盜焚河陰轉運院 陛下 宜 李光顏勇而知
敕必能立功 又 盜殺 在 不 裴度 斷 行 驛 諸兵 專 蔡
義兵 言皆國家百姓勢力已竭者不須過有殺戮 罷 李光顏破吳元濟
士 賊 武元衡傷裴度 許孟容請起度爲相 補張晏等誅之
於時曲 盜殺武元衡

進 上謂若罷度官是奸謀得行朝廷無復綱紀遂以度爲相 李光進薨
獲 家 婦奴 讒 管鑰 王承宗 李師道遣兵入東都焚宮闕 呂元膺捕
之 裴度 言 嚴綬 無政 以韓弘代 爲都統 以吳少誠以 貝
州 山南東道爲兩鎮 使 寶 李師道 擒 奬 李光顏 吳承宗 軍于
元濟 分 兵 李光顏敗蔡兵於小溵 使李遜 高霞寓領之 王承宗 顏 吐蕃請互市
至 足 李光顏 反足下 攻陵 討 嚴州 李愬 使王智興擊破之 吳武陵 謂
平 呂元膺募山棚以衛宮城 李師道 攻徐州 王 北

柔兆涒灘 正丁卯四丙申六乙未八甲午九癸亥十壬戌朔 本志二月癸亥熒惑逆行入氐 因逆行 四月丙辰太白犯輿鬼 五月丁卯歲與太白合于東井 六月己未合于東井 是月癸未復入氐 閏五月 十一月戊子 是月無 諸鎮 己亥熒惑犯 二十 月癸亥熒惑合于虛危 鎮太白辰聚于危

十一

張弘靖罷 劉總拔武強 黜 鐵以 蕭俛以衆請罷兵者 劉 王承宗
官爵 命河東等六鎮討之 韋貫之稱德宗欲成功之速致亂 盜斷
建陵門戟 吐蕃贊普卒 可蒙可足立 李逵吉爲相 雲南勸龍晟
立其弟 勸利 皇太后崩 取中書門下 分 蒐 王勸以聚
斂得幸 宥州 軍 以 刺史 司公事 敗 于 鐵 城 李 上謂 但 當 論
用兵方略 豈得以一亂 逐 田進 討 平 之 高 霞 寓 敗 退 保 唐 州 高 霞 寓 李 遜 李光
張宿爲 霞 寓 冀 將 之 失 利 建 議 罷 兵 師 道 請 柏 輪 鄉 李 愬 後 王 涯 爲 相 初 置 淮 西 水
鎮家 財 除 其 拔 陵 雲 朋 黨 鄜 坊 神 策 兵 將 以 梁 守 謙 監 淮 諸 軍 使
運 錦 王 承 宗 告 事 所 敗 二 柵 奴 黃 洞 蠻 容 公 綽 杖 殺 神 策 代 之 軍 王 承 宗 運
黃 洞 蠻 屠 巖 州 走 而 歸 以 陳 楚 代 之

強圉作噩 正辛酉四庚寅六己未七戊子九丁亥十一丙戌朔 閏五

十二

袁滋坐畏懦貶 李愬以敗卒懼戰 自謂攻取非吾事 又不嚴軍政
心 使賊不備 回鶻摩尼 李愬請 衛 主上計 未許 丁士良擒丁士良欲剖其
降 士良不懼 李愬釋而用之 許以死 馬少良擒陳光洽 吳秀琳自
敗於 李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 既而復敗 丁士良 軍行 以撫 蔡州 降 吳秀琳
敗 柏鄉 引歸 程執恭名權 王承宗 斷白橋路 程 引 歸 吳秀琳 鄭士美
至 乃以文成柵降 得李忠義用之 以郾城 文成 柵 降 者 有 父 母 給 粟 帛 遣 李

著雍閹茂 正乙酉三壬子八庚戌朔十二癸丑 十辛亥 六月 本志一六度 正月 甲申 食 輿鬼 犯太微 西 上 將 逆行 三月 熒惑 入 南斗 因逆留 至于 七月 在 斗 南 斗 中 大如 五 升 器 色赤而 東行 八月甲戌 太白犯左執法 是月乙巳 熒惑 犯哭星 是月無乙巳疑誤

十三

李師道逆命 萬沫 鄜 李文會 林英譖之 殺 沬 因 貶
李師道 納 質 獻 地 上 始 治 宮 室 李 愬 公 度
上不悅 王鄂李 李師道 因 爲 相 之 王 承 宗 子 入 忠 獻 賢 父 仁 秀 立 程 權 爲 將 李
柏 王 承 宗 李 宗 承 宗 師 田 弘 正 勅 沮 二 王 明 三 獻 從 德 州 李 公 程 多
着 李 師 道 宗 承 宗 因 師 道 二 譎 三 獻 州 兵 二 使 入 佐 官
決 洗 雪 王 師 道 諜 獻 慢 悔 必 須 用 李 公 州 李 英 使 將 斜 入 官
以 語 師 道 之 許 言 用 師 道 須 令 宣 武 兵 等 五 師 道 度 杖 李 英 使 縶 始 族 斜 不
可 責 直 言 罷 師 道 將 師 道 河 陽 浸 驕 奏 等 五 師 道 度 杖 李 英 使 縶 始 族 斜 不
李 遜 實 直 言 罷 師 道 將 師 道 河 陽 浸 驕 令 宣 武 皇 甫 鎛 程 異 封 李 吉 師 道 軍 不
謂 以 李 裴 度 言 以 憎 惡 輔 弼 因 之 鄰 將 軍 州 鎮 河 上 取 嘗 其 心 耳 外 又 謂 太 平 已 八
今 其 黨 爲 相 負 販 赤 嘗 制 之 直 以 處 置 得 宜 服 其 刻 與 中 思 食 其 肉 進 師 淮 又 餘
四 方 費 羅 言 罷 之 所 能 制 之 直 以 處 置 得 宜 服 其 刻 與 中 思 食 其 數 李 師 道 不
方 順 從 俱 爲 相 朝 廷 力 所 能 制 之 直 以 處 置 得 宜 服 其 心 耳

九何 不忍 承自 墮 壞 鎮 請 減 百 官 俸 崔 植 封 還 敕 書 邊 軍 焚 杭 鎮 引 靴 轔
裴度 程异 月餘 不 敢 知 印 李 甫 鎛 李 裴 度 請 用 兵 事 小 委 在 鎮 山 東 吐 五 蕃 坊
暴 怒 恨 上 爲 之 殺 楊 以 柳 泌 爲 台 州 刺 史 李 道 古 薦 柳 泌 合 長 生 藥 漢 歸 今 吐 蕃 狐 書
窺 河 曲 程 武 擊 破 之 楊 以 柳 泌 爲 台 州 刺 史 李 道 古 薦 柳 泌 合 長 生 藥 漢 歸 今 吐 蕃 狐 書
趙 撫 安 之 州 正 請 自 黎 陽 度 河 裴 度 令 自 者 楊 劉 渡 鄆 州 河 陽 兵 叛 大 會 必 李
溯 請 置 實 田 弘 正 請 自 黎 陽 度 河 裴 度 令 自 者 楊 劉 渡 鄆 州 河 陽 兵 叛 大 會 必 李
麟 實 而 受 禍 裴 度 謂 君 子 小 人 各 有 朋 黨 在 察 其 所 爲 邪 正 規 李 翛 拔 金 鄉
李 師 道 至 死 不 知

屠維大淵獻 正丁亥二己酉四戊申六乙未九丙子十一丁丑朔 本志八月太白辰聚于軫 八月無丁丑疑誤 歲

十四

韓愈諫迎佛骨貶 韓弘拔考城 李愬降沭陽 上謂
宗奭鎮滄州 不就徵 斬之 李師道 田弘正 殺 之 鄆 州 平 迎 吐 蕃 使 者
道引兵鄆州 城州 殺 師 道 歸 ... 李 聽 安 居 速 而 吐 蕃 使 者
南北三十餘州 盛師 以 正 安 東 海 等 縣 食 豈 可
徙 悟 鎮 以 成 弘 上 道 州 以 海 州 克 東 居 而 縣 師 道 李 聽 安 居 速 而 吐 蕃 使 者
授 悟 以 兵 入 平 州 平 女 之 民 李 州 降 ... 劉 悟 等 李 夷 簡 叛 海 州 吐 蕃 使 者
罷 鎮 令 聆 殺 州 刺 史 人 上 ... 田 弘 正 請 入 朝
降 將 ... 李 夷 簡 ... 田 弘 正 請 入 朝
太 平 之 政 ... 馬 總 ... 王 遂 ... 楊 於 陵 分 三 道 ... 令 狐 楚 ...
韓 弘 入 朝 ... 程 異 卒 ... 皇 甫 鎛 ... 令 狐 楚 爲 相
爲 相 ... 崔 羣 罷 ... 裴 度 罷 ... 令 狐 楚 ...
吐 蕃 寇 ... 張 弘 靖 ... 田 弘 正 ... 令 狐 楚 ...
不 許 ... 孔 戣 諫 ...
清 殺 李 ...
柳 泌 ...
狄 兼 謩 ... 以 沮 武 儒 衡

上章困敦 正甲戌二癸酉四壬申六辛未八庚午十一己亥朔閏正 本志三月鎮太白合于晝四月太白犯鎮七月庚申熒惑逆行入羽林十二月熒惑鎮合于晝

十五 曹華徙治兗州 劉悟入朝 王播爲相 穆宗卽位 誅放 皇甫鎛 丁公著侍讀 令狐楚相 郭太后 上服 柳泌 金丹多餘 臣使進 憲宗 世官 許固辭 得知制誥 上事 遊太后 通 鄭覃謂 策中 王承元 令狐楚罷 柳公權 桂仲武 上 安南 吐蕃寇涇州 以外 田弘正 王承宗 承元 鎮 成德 李光顏 赦黃少卿 清宮 宰相 涇州 涇原 鄜坊 吐蕃

重光赤奮若 正戊戌三丁酉五丙申六乙丑八甲子十二月乙亥大二月癸亥太白犯五車九月三日庚戌犯左執法 本志二月乙巳犯

唐穆宗恆 長慶元位上 祀圓丘赦 劉總乞棄官爲僧 王播以賂求相 段文昌罷 蕭俛力爭不得遂辭 回鶻保義可汗卒 以張弘靖代劉總 杜元穎爲相 回鶻 請婚 公主 幽州 朱克融 囚張弘靖 王庭湊 殺田弘正 立 朱克融 牛元翼 深州 裴度 王播 李光顏 吐蕃 會盟 杜叔良 博州 王庭湊 深州 朱克融 成德 易定 魏博 田布 承天軍 鹽州

度支 魏弘簡 元稹 奸邪 中外 朝廷 李逢吉 杜叔良 敗 朝廷 以李光顏代叔良 討王庭湊

玄黓攝提格 三壬辰四辛酉五庚寅七己丑九戊子十一丁巳朔 本志十一月 會 二月 太白 熒惑 鎮 太微 六月 九月 八月 月

二 中使爲弓高不夜開城 朱克融遂陷弓高 白居易請選 監軍 精銳 令李光顏 田布 自刎 魏博 史憲誠 王庭湊 朱克融 赦 裴度 元稹 相 李逢吉 于方 李賞 李紳 李德裕 韓愈 宣慰 牛元翼 崔植 杜元穎 裴度 元稹 武寧 王智興 李愬 平盧 崔群 宋州 汴州 李介 韓充 李光 李程 牛僧孺 李逢吉 太子 立景王湛爲太子 上幸易賓 行幸 裴元翼

昭陽單閼 二丙戌四乙酉六甲申七癸丑九壬子十一辛亥朔 本志九月壬子朔食角十二度

三 賜中尉統軍等錢 牛僧孺不受韓弘饋 入相 南詔寇安南 賜供奉官 鄭注始用事 鄭權因之得嶺南 柳公綽 黃裴度出鎮興元 上投絹施山僧

閼逢執徐 三庚戌五己酉七戊申八丁丑十丙子十二乙亥朔 本志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逆入井中七日而出因犯輿鬼六月丙戌鎮依曆在翼鶉■行至參大度當居不居失行而前逆犯井鉞熒未熒惑犯東井丁亥入井中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八月庚辰熒惑犯鎮于東井鎮既失行犯鉞而熒惑復往犯之十二月熒惑逆行向參鎮守天關

四 張皋謂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 請郭太后 李逢吉 李程 李紳 貶 太后 王守澄 鄭注 李訓 太子卽位 尊郭太后 李逢吉 李紳 李德裕 浙西 韋處厚 裴度 王 牛僧孺 武昌 上欲 殺 上 賜 新 太后 李紳 張韶 染坊 入 清思殿 太子 監國 言 服 制

旃蒙大荒落 四甲戌六癸酉閏七壬申八辛丑十庚子十二己亥朔 本志四月壬寅熒惑入輿鬼犯積尸七月癸卯犯執法甲辰鎮犯東井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庚辰鎮復犯東井

唐敬宗湛 寶曆元赦改元 中使毆崔發 李德裕獻丹扆箴 牛僧孺罷 柳公綽 李渤 相是 朝廷 鎮 宰 仲方言崔發事上不赦 宰相言發誠不敬而母老乃釋之 上尊號赦 韋處厚 上言不可以李紳故使流貶者皆不量移 王播領鹽鐵正入不充而 劉悟薨子從諫匿喪求留後 武昭謀殺李逢吉坐死 謂寃死甘心 不謂人自全 李仲言等流嶺南 李絳請除近藩一將爲帥 李逢吉王守澄以授劉從諫 逢吉 悉鋒直諫授分司官

柔兆敦牂 三戊辰五乙丑九丙寅十一甲子朔六月太白犯昴九月 丁卯七丙寅九乙丑 本志 丁未 熒惑犯 井 輿鬼 五月甲午 六月太白 癸 歲

二 裴度入相 興元 上 欲幸東都 裴度諫 劉克明 朱克融 武寧 李同捷 殺 朱延嗣 立 王 劉克明 蘇佐明 立絳王悟 王守澄 等立江王涵 文宗卽位 李全略 李載義 崔 寶 崔 楊 興 張 立 裴 度 上 太 淮 士 仙 神 求 術 李 季

強圉協洽 正癸亥三壬戌五辛卯八庚寅十二戊子朔 本志十己丑五月丙戌熒惑犯右執法

唐文宗昂 大和元赦改元 能堅決 韋處厚力陳之 李同捷 遣 入見 上 以爲 以取相位 始少 李同捷 使者 所 獻 之 李同捷 王 王 裴度 王 王 自 所 討 以李 爲

著雍涒灘 二丁亥閏三丙戌五乙酉八甲寅十癸丑十二壬子朔四一日小滿本志七月甲辰熒惑掩輿鬼質星九月歲熒惑鎮聚于七星

二 王智興破棣州 劉蕡對策譏斥宦官 史憲誠遣子唐及幷志紹討李同捷 李郃請回己官以授劉蕡 晉王普薨贈悼懷太子 蕭洪詐稱太后弟 王升朝叛韓約討斬之 殷侑議王庭湊宜且含容專討同捷 詔罪狀王庭湊 王智興拔棣州 李寰徙鎮夏州 削王庭湊官爵討之 安南軍亂逐韓約 魏博拔平原 諸將虛張首虜以邀賞財力耗弊 李祐鎮横海 昭德寺火 幷志紹舉兵逼魏州 路隋爲相

屠維作噩 二辛亥四庚戌五己卯八戊申十一丁丑朔本志二月乙卯太白犯昴壬申熒惑掩右執法七月入于氐十月入于南斗四月壬申歲犯鎮

三 義成兵戍齊州者叛李祐討誅之 李聽討幷志紹平之 李載義拔長蘆 李祐擊李同捷破之進攻德州 史憲誠遣子唐入朝請以所管聽命 王智興請殺石雄詔流之白州 李載義破滄州羅城 李祐拔德州 李同捷請降 柏耆入滄州殺萬洪 遣同捷入京道斬之 貶耆循州 李祐薨 史唐改名孝章 休鎮州諸軍 史憲誠徙鎮河中 李聽代鎮魏博 分相衛澶以授史孝章 賜柏耆死 魏博軍亂殺史憲誠立何進滔 進滔軍破李聽 聽走歸滑臺 以魏博授進滔 復以相衛澶歸之 殷侑撫安滄州 雪王庭湊 李宗閔爲相 上戒韋處仁著夾羅巾 路隋謂宰相不宜兼金穀 上祀圜丘赦 杜元穎減軍士衣糧 軍士導嵯顛寇西川 王智興入朝徙忠武 嵯顛入成都外郭 貶杜元穎 南詔寇梓州入西郭釗以書責之 嵯顛大掠成都而去 嵯顛表杜元穎之罪

卷第二百四十四

上章閹茂 正丙子三乙亥五甲戌六癸卯八壬寅十一辛未朔閏十二本志五月丙午歲太白合于東井五月無丙午疑誤十一月辛未犯熒歲犯右執法

四 立魯王永 牛僧孺爲相 楊叔元激興元兵使作亂殺李絳 柳公綽以恩撫沙陀使守代北 溫造悉誅亂兵八百餘人 李載義擊奚破之 命裴度平章軍國重事 上以宋申錫爲相與之謀誅宦官 李宗閔排裴度出鎮襄陽 李德裕言清溪關不可塞惟重兵鎮守乃得無虞 又以蜀兵脆弱求北兵千五百人鎮蜀 勃海王仁秀卒孫彝震立

重光大淵獻 正庚子三己亥五戊戌六丁卯八丙寅十乙丑朔正二日雨水本志三月熒惑犯南斗杓次星

五 幽州軍亂楊志誠逐李載義 牛僧孺謂志誠今日得之猶載義前日得之 上以載義有功寵待甚厚亦以幽州授志誠 新羅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王守澄鄭注誣宋申錫私結漳王湊 守澄欲以兵屠申錫家 馬存亮曰如此京城自亂 崔瑨王正雅請以獄付外廷 崔玄亮謂殺一匹夫不可不重況宰相乎 牛僧孺謂申錫已爲宰相復何求 貶湊巢縣公申錫開州司馬 上遣中使修太廟韋溫曰如此百官皆虛設 崔郾治陝虢以寬鄂岳以嚴 李德裕奏請蜀兵治器械 吐蕃維州守將降 德裕請乘此攻之 牛僧孺曰棄誠信有害無利 悉還之 南詔寇嶲州

玄黓困敦 二甲子四癸亥六壬戌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本志正月太白熒惑合于羽林十月太白熒惑鎮聚于軫

六 韋溫請不受尊號 回鶻昭禮可汗死從子彰信立 徐人殺李聽親吏 李德裕修邛崍關徙嶲州 立太子永 王璠言以縛送悉怛謀爲非計 牛僧孺謂太平無象 僧孺出鎮淮南 杜悰勸李宗閔用李德裕爲大夫

昭陽赤奮若 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八乙卯閏八甲申十癸未朔閏一日秋分本志五月甲辰熒惑守心中星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七 劉從諫見事例不一 朝士多請託歸而益驕 以崔珙代高瑀鎮徐州 加楊志誠檢校尚書 李德裕爲相論楊虞卿等朋黨 楊志誠留中使不受新官 李德裕折李宗閔給舍非美官而何 李載義使二卒守回鶻門 李德裕謂鄭覃殷侑論議惟陛下欲聞 李宗閔出鎮興元 王涯爲相兼兩使 李德裕請徙劉從諫於宣武 李德裕請試進士論議罷詩賦 又詔玄宗疑忌宗室幽閉之故爲安朱魚肉 請散處方州 加楊志誠僕射 杜牧作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孫子序 李款彈鄭注章數十上 王涯抑之 羣臣上尊號上以民彫弊不受 上得風疾飲鄭注藥注始有寵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三

[illegible seal]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四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玖伯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閼逢攝提格 二壬午五辛亥七庚戌八己卯十戊寅十一丁未朔 本志二月壬午朔食奎一度 八月庚寅太白熒惑合相犯推曆度在近太微十月庚子熒惑鎮合于九

唐文宗太和八 上疾小瘳出見羣臣 李中敏謂致雨之方莫若斬鄭注雪宋申錫 李仲言因鄭注王守澄得召見講易 上欲以仲言爲諫官入翰林 李德裕執不可 仲言等惡德裕召李宗閔以[illegible]之 幽州軍亂逐楊志誠立史元忠 李宗閔爲相李德裕罷 李仲言爲侍講 高重等諫 復進士試詩賦 王庭湊薨子元逵襲位 楊志誠流嶺南尋殺之 李德裕出鎮浙西 上謂去朋黨難於河北賊 李仲言改名訓 [illegible]州軍亂 鄭注爲太僕卿 郭承嘏諫 以史元忠爲幽州留後

旃蒙單閼 二丙子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一壬寅朔

九 巢公湊薨 浚曲江 王璠李漢譖李德裕賂杜仲陽結漳王 鄭注爲太僕卿李款自代 路隋坐救李德裕出鎮浙西 賈餗爲相 李德裕貶袁州 上與李訓鄭注謀誅宦官 以仇士良爲中尉 以訛言下楊虞卿獄 李宗閔貶明州 出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監軍 楊虞卿貶虔州 李固言爲相 訓注爲上畫太平策 李宗閔貶處州 舒元輿爲中丞 沙汰僧尼 李甘欲裂鄭注麻坐貶 李宗閔貶潮州 賜宋若憲死 鄭注爲侍講 李珏言注姦邪 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流嶺南尋賜死 羅立言爲少卿 高元裕以制辭貶 訓注所惡皆目爲二李之黨貶逐無虛日 詔不問二李黨以安人情 王涯增茶稅 杖殺陳弘志 李固言出鎮興元 李訓忌鄭注使鎮鳳翔 罷沙汰僧尼 舒元輿李訓爲相 李訓謀因殺王守澄 韓約奏金吾有甘露 仇士良等 上入宮 詭召兵 誅宦者 追斬李訓 李石爲相 族王涯賈餗舒元輿王播 羅立言郭行餘李[illegible] 李石言寒冽由刑殺太過 却江西湖南衣糧 陳君賞謂賊至閉門未晚 薛元賞誚責李石 杖殺神策將 詔赦逆人親黨及詿誤

柔兆執徐 正辛丑三庚子五己亥六戊戌九丁卯十一丙寅朔 閏五六二日大暑 本志正月辛丑朔食虛三度 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

開成元 赦改元 李石謂古人因事爲文今人以文害事 劉從諫表請王涯等罪名 加檢校官 吐谷渾詣豐州降 [illegible] 發其骨投渭水 鄭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亦倚以自彊 [illegible] 李石謂宰相知人則用有過則懲 [illegible]

強圉大荒落 正乙丑三甲子五癸亥七壬戌十辛卯十二庚寅朔 本志六月庚申太白入東井 八月壬子入太微犯左右執法

二 竇易直未嘗用親故 彗出長八丈 上分日膳供一旬 柳公權謂天子當進賢退不肖明賞罰 澣衣乃末節 陳夷行爲相 河陽軍亂逐李泳 振武黨項叛 韋溫日中見太子辭侍讀 振武突厥叛 立王德妃楊賢妃及諸王 李執方誅河陽亂兵 石經成 蕭弘詐稱外族 李固言罷

著雍敦牂 二己巳四戊子五丁巳七丙辰十乙酉朔 本志二月戊午熒惑入東井 三月乙酉入輿鬼 五月辛酉太白犯輿鬼 甲寅犯右執法 六月丁亥犯熒惑于張 十月辛卯犯南斗

三 李石遇盜 齊王湊贈太子 楊嗣復李珏爲相 上知仇士良刺李石 無如之何 石出鎮荊南 鄭覃謂在人不在物 [illegible]

屠維協洽 正甲寅二癸丑四壬子五辛巳七庚辰九己卯朔 閏正二十一日春分 本志正月丁巳熒惑太白辰聚于南斗 八月壬申熒惑犯鉞入東井 十月戊午犯辰入南斗魁中

四 裴度薨 表言儲嗣 上謂人主當擇宰相不當疑宰相 鄭覃陳夷行與楊嗣復李珏爭言 [illegible] 崔鄲爲相 劉從諫言 [illegible]

上章涒灘 正戊寅三丁丑五丙子六乙巳八甲辰十癸卯朔 本志二月壬申熒惑入輿鬼 四月太白入輿鬼 五月辰見于七星色赤如火

五 仇士良魚弘志立穎王瀍爲太弟 復以太子成美爲陳王 上崩 [illegible]

重光作噩 二壬寅四辛丑六庚子七己巳八戊戌閏九丁酉朔 十月一日小雪 本志閏八月丁酉熒惑入輿鬼中

唐武宗會昌元 上祀圓丘赦改元 [illegible]

玄黓閹茂 正丙申四乙丑六甲子七癸巳八壬戌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本志六月乙丑熒惑犯東井 丙寅太白犯東井

二 [illegible]

不從爲之抑止矣契丹盡給馬價亦不去因突入大同川掠河東牛馬抵雲州
城下留發兵屯邊以禦之　賜嗢沒斯姓名李思忠　擬武州嚴備侯爲介書
使劉沔答頒于迎嗢沒斯書　李德裕請令公卿議太原擬武州嚴備侯來介書
逐回鶻以劉沔爲招撫使李思忠等分將蕃兵　李思忠曲石介馬
稍前追回鶻　何仲武招撫使李思忠請與諸將討回鶻
祖來問公主以劉沔發兵　仲武爲幽州　李思忠上　嗢沒斯等移合
張仲武固稱嚴寒且言　朝清　鶻　李思忠
吐蕃達磨贊普卒　未可進兵　李忠順　李思忠深入欲討　保大
胡爲贊普結都那不拜日國必亡矣　州　坐誅族　論恐熱起兵討亂者敗尙思羅
於洮水殺之

昭陽大淵獻

四己未六戊午八丁巳十一乙酉朔　本志二月庚申朔食東壁一度七月癸巳熒惑入東井八月丁丑犯輿鬼

三

回鶻逼振武劉沔使石雄等將雜虜襲擊之大破回鶻於殺胡山迎公主
寅　以歸　李思忠請留京師　爲介走保黑車子　黠戛斯遣注吾合入
德裕　上欲求安西北庭　李德裕曰此乃用實費以易虜名乃止　崔珙罷　李
戛斯請册命黠戛斯使臧回鶻　大和公主至　賜何重順名弘敬　上陽黠
回鶻可汗書　上命李德裕草詔赦曰學士不能盡人意　劉沔盡殺歸義軍
劉　回鶻降曲州者三萬餘人　李德裕請追贈柔相謀　德裕求罷不許
不同從諫請以弟子積爲留後　從諫襲李德裕初澤踏近處廢心與河朔
官軍若又因而沒積則四方相効威令不復行安　又言餘魏不與之同寧撓
元逵則積必成擒請遣使論之　上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　德裕與王
諫死何弘敵詔曰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薛士幹入黠境宜爲知從
軍權　詔劉積擒賣歸東都不從　杜牧上李德裕　士上黨事出　士爲王
茂元相上謂有功當顯賞有罪不亦討劉招討　德裕築元德受韶宗仇州相
宰相守澤之境　上即命降詔討積赦　王元逵望仙譜李黨閔湖王
薛茂卿拒不知　李彥佐晉絳招合入　韶遞平觀　事黠崔鉉與
王元逵等五道攻劉積令　吐蕃論恐熱擊尙婢婢　婢婢卑對以却之　令李回
宜獻河朔　李德裕請令諸軍惟取州毋取縣　李彥佐逆留以石雄副之

四

劉積上表自陳何弘敬亦爲奏雪　三鎭具無擬　以李回
敗山兵如平事不降　裕請以其地迎李回厚
諫官救臨弘言人卒士常降李　論恐熱且以當明刑賞　王元逵
出裕使裕太原使何士弘知欽在州有邑　以何上　元逵攻宗務
王德元王使以武兵洨鎭擧攻下州　誠奏　弘敬久不時
陽茂於名宰營諸武朝士推議者　斬殺　破　爲　王茂元卒　州

閼逢困敦

二甲寅五十一年己酉辛丑七月二十一日秋分　本志八月甲寅朔食　蒼龍二甲逆行守房　上相歲星　自十二月至四年正月入南斗　十二月癸未太白晝見　房星逆行守心

四

楊弁作亂逐李石　太原軍楊弁五百人令人　王宰請
以客舍楊弁　劉積擧兵　思弁自五　王足以
楡社與太原軍揚　恐弁　人乃尙書劉　德裕　又
武宰悉降　李德裕請於楡社　王宰受王宰
仲宰實楡爲劉稹客所　楊弁　劉沔
已晏保於實故遂賜王　王宰恐楊弁　斬劉
牢俓遇調　楊弁上書　王宰言　太原軍
上婢上謂太原兵以楡社劉　李德裕請
之官不能爲分　楊弁　王逢　郭誼殺劉稹
杜以州太原　關羣安等　王宰以兵攻
便及入上　德裕　李石　劉稹　郭誼
亂又實貨利不可不誅　李德裕　郭誼
罪　王式知何　王元逵　劉沔　王宰
劉稹　郭誼　王釗　劉從諫　之作

旃蒙赤奮若

二戊寅四丁丑六丙子九乙巳十一甲辰朔食　本志七月丙午朔食張七度　二月壬午太白掩昴　五月辛酉八日犯軒轅大星　九月壬午癸巳熒惑犯太微上將　按九月無癸巳　疑誤

五

上尊號　郊赦　義安太后崩
外獄坐貶　柳仲郢謝李德裕曰
毀天下佛寺　崔鉉罷　李回爲相　括天下寺及僧尼
受五臺僧　李讓夷以其人兵亂爲相　上欲立王才人爲后
置備邊庫　杜悰李讓夷　以鄭肅爲相
爲諸者　李德裕薦李紳以爲禮部
怒食甚　上服丹藥始有疾　李德裕爲之　吐蕃論恐熱　李德裕戒李紳
十餘萬　黨項雖道士　李德裕以之　崔元式

上　多　石
李　斬占　雄入
宰　郭精兵　不
陽　誼等以州
上中留　郭
許郊指揮　郭
鄭廟而事　郭
從　德　月
李　戒以　李
德　河　裕
裕　朔　三
評　午　　大
李　宗　虞
閔　以　德
琥　寬　裕
貶　厚　不
續　安　使
南　昭　監
　　　　義

柔兆攝提格

正癸卯二壬申四辛未七庚子九己亥十二戊辰朔　本志十二戊辰朔食南斗二月丁丑熒惑犯畢大星　十四度

六

上崩　裕出鎭荊南　王起等爲可汗　遏捻立　虞商入相　以息軍亂
韶米暨討黨項　宣宗卽位　杖殺趙歸眞等　復代宗神主增太廟爲十一室　上都增七寺　李德裕爲荊南節度使　以白敏中爲相　冊黠戛斯可汗
上改名炎　上謂李德裕每顧我毛髮洒淅　李讓夷罷　李回鶻　鄭太后立　太皇太后以德裕爲東都　立鄭氏爲太皇太后
上疾不能言　宦官立光王怡爲皇太叔　李德裕　李紳　李景讓　貶李德裕　李讓夷罷
李德裕回鶻遏捻留守　鄭太后　立郭宗　祧穆　敬文武四室　祫祀文宗　藉船　錢
皇帝　黠戛斯　以私　捷主司　李景讓　穆敬文武四室稱嗣

強圉單閼

二丁卯閏三丙寅四乙未六甲午九癸亥十二壬辰朔四二日小滿

唐宣宗

大中元　郊赦　少保分司　馬植言陳理不當盡宥淫法　李德裕爲太子　太后崩　張仲武大破諸奚　崔元式韋琮爲相　上思令狐楚擢其子綯
葬貞獻后　上數賜兄弟　裕貶潮州增州縣官三百餘員　鄭光爲節度使　吳汝納訟弟湘冤死　李德

著雍執徐

二辛卯四庚寅五己未七戊午九丁巳朔　本志五月己未朔食參九度

二

上以冷亂所遇回鶻遏捻　丁柔立　李德裕坐貶
王家上崔元式罷　周墀爲太平之首　張仲武
葬母坐貶　李德裕貶崖州爲相　回鶻遏捻西走
主無夫族　時宰相　馬植爲相　李宗閔
冠軒輕夫安皇后于南谷　韋琮罷　崔龜從爲相　貶賀　鄭顥
婢婢破論恐熱於南谷　降　莽羅急藏　上疾石雄　由是失意　萬壽公主下嫁
上多擢景宗朝公卿子孫　山東衙衣

屠維大荒落

三甲五乙卯三丙辰正壬子九戊辰七辛未十癸亥六辛寅十二庚戌朔　閏十一日大寒

三

立韋丹碑　論恐熱敗婢婢于河州
鄭頲言原州　武寧軍士　出兵應接
子立直方立　周墀等以四道取三州七關
武寧亂逐李廓　上以鄭涯周墀相　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七關來降
門下新麥未登徐州立周墀　李延齡立　崔鉉魏扶爲相
言鑄馬將師必亂顯言　西川取維州　山南西道取扶州
師幽州改立周墀　李德裕　上御延喜門　張仲武卒　方鎭鄭顥

上章敦牂

二己卯五戊寅六丁未七丙子九乙亥十二甲辰朔

四

令狐綯爲相　以周墀相　馬植罷　魏扶卒
黨項爲邊患　以白敏中爲都統　孔温裕　孔温業
崔龜從　白敏中　論恐熱大掠河西　鄯州
白敏中　自點檢

重光協洽

三癸酉六庚子八戊戌十二壬寅七辛未十二己亥朔

五

史元張義潮以沙州來降　吐蕃以張義潮爲節度使
元稹破黨項　鄭光　畢諴　以白敏中爲都統
入朝求太河西　黨項平　白敏中　裴休
宰相崔龜從　賜歸義軍　上以儒臣代邊帥
王贊　弘誘雞山　張義潮以十一州圖籍來獻
龜從出鎭　宣武　盜　河湟平　論恐熱　崔命

玄黓涒灘 四丁酉六丙申閏七乙未八甲子十癸亥十二壬戌朔八一日秋分
六 王贄弘平雞山盜 崔鉉請羣盜皆陛下赤子 劉潼請所處武臣恥不
戰之功議者貴欲速之效 宰相諫免鄭光租役上從之 馮少端討鄧
裴平之 党項復擾邊上謂畢誠禁中頗牧 李業殺降虜 魏謩請黜之 盧
鈞抑牙將擊訴者 裴休爲相 畢誠奏党項皆平 張直方貶思州 節
寺度僧初給祠部牒及畢歷公驗 修

昭陽作噩 二辛卯六庚申八己未十戊午十一丁亥朔
七 郊赦 定折杖制 上不用鄭光爲方鎮 度支奏天下租稅鹽酒錢

閼逢閹茂 正丙戌三乙酉六甲寅八癸丑十一壬午朔 本志正月丙戌朔食危二度
八 赦逆亂餘黨 上謂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 上重惜服章故當時以
緋紫爲榮 敕使怒餅黑上譴之 上問樵夫賞李行言 雷王運等冤
上與韋澳論官 令狐綯謂官者有罪勿捨有闕勿補

旃蒙大淵獻 正辛巳二庚戌四己酉五戊申八丁丑十一丙午朔閏四五一日夏至
九 王元逵薨子紹鼎立 李君奭以父老聚僕祠得刺史 党項皆平 崔鉉
出鎮淮南 上明察量記 令韋澳作處分語 浙東軍亂逐李訥 上令
醫愈疾不與官而給錢 詔戎臣失律幷罪監軍 柳仲郢謂場官非特敕所宜親
鄭祗德以子貴願求分司

柔兆困敦 正乙亥三甲辰四癸酉六壬申八辛未十一庚子朔
十 鄭朗爲相 裴休請建太子上曰朕遂爲閑人 詔哀閔回鶻 韋澳械
鄭光莊吏租足乃釋之 裴休出鎮宣武 韋盧爲術士所誑 鄭祗德入
謂子顥求作相是吾死日 冊回鶻懷建可汗 李景讓請遷穆宗出代宗
初令僧尼受戒給牒 上欲用蕭鄴爲相疑樞密使佑之更用崔慎由
李蔚宦不避鄭朗馬誦之

強圉赤奮若 二己巳四戊辰五丁酉七丙申八乙丑十二甲子朔 本志八月癸酉熒惑犯東井
十一 韋澳辭判戶部 上欲幸華清宮納諫而止 上樂聞規諫 魏謩出
鎮西川 容州軍亂逐王球以宋涯代之 以蕭鄴爲相 上謂祝漢
貞嘗得預朝政 又謂樂工羅程藝我悟高祖太宗法 王紹鼎荒淫軍
中欲逐之會薨軍中立弟紹懿 以盧鈞爲使相鎮寅元 尙廷心請內侍李
承勳止之 鄭朗罷 王端章冊回鶻不至還坐貶

著雍攝提格 閏二癸巳四壬辰五辛酉六庚寅八己丑十一戊午朔三一日穀雨
十二 王式卻南蠻杖羅行恭 劉瑑爲相 崔慎由欲甄別品流瑑以西晉
折之 軒轅集謂王者屏欲崇德自然長生 罷光陵朝拜及忌日
崔慎由請立太子 蕭鄴罷 勃海王彝震卒弟虔晃立 嶺南軍亂因楊發
夏侯孜爲相 劉瑑薨 上使優人追李璲節 命李承勳討嶺南 湖南軍
亂逐韓琮 李涿貪暴致蠻寇安南 宣州軍亂逐鄭薰 張潛言藩府不增
賦斂不減糧賜然後羨餘可賞 王式鎮安交趾 崔鉉討宣州 上謂于延
陵階前則萬里 上謂遺安能理人 令狐綯令刺史便道之官 上謂宰相
可長 上聽韓陸莊 蕭寘有節 餘商平湖南 蔣伸謂徼幸者多亂亦非難 上以權
爲相 韓季友平江西

屠維單閼 三丁巳五丙辰六乙酉七甲寅九癸丑十一壬子朔
十三 敕置大同軍 上見永福公主折匕箸謂不可嫁士族 武寧軍亂
逐康季榮命田牟鎮徐州以安之 上愛次子夔王滋欲立之故久不
建東宮 上餌李玄伯藥疽發 上命王歸長等立夔王 王宗實於
淮南元寔勸宗實入見上上已崩乃迎立鄆王漼爲太子誅歸長等 懿宗
即位 尊太皇太后 誅李玄伯等 追尊晁太后 赦 蕭鄴出鎮荊南
杜審權爲相 裘甫攻掠浙東 令狐綯出鎮河中 西川減糧傳以惜費 南
詔始怒 豐祐卒子酋龍立 不冊立遂稱帝國號大禮改元建極

上章執徐 三辛亥五庚戌七己酉八戊寅十丁丑十一丙子朔
唐懿宗咸通元 浙東軍敗於剡 柏觀 裘甫入剡 沈君縱等又敗於
剡西 甫衆至三萬改元羅平 王式討裘甫 式謂兵多賊速破則費少 鄭祗德告
急越中恟懼 夏侯孜薦王式 南諸將掠
備 發房鄞等拒之不得前 明州民自相帥拒賊 甫據寧海 劉暀請乘王

閏十十一二日冬至
式未至入越州甫不從 式軍所過若無人 甫請降 式曰甫來當免死
式曰式在此賊不能妨人樂飲 式令洪師儀立效以自明 式悉誅與賊通
者賊始不知城中所爲 式命諸縣開倉賑貧民 以籍吐蕃回鶻爲騎卒
烽燧使懦卒乘羸馬爲候騎 式分東南兩路軍以討賊 王式諸將請以
坐貶 裘甫敗劉暀責之 高羅銳克寧海 王式斷賊入海之路
甫屯南陳館 薛韋謂劉暀等固之須前誡亦可閉傷 浙東軍敗賊 甫拔於南陳館
南復入剡 王式曰甫來就擒耳 諸軍團之 甫出降擒之 諸將問式
所疑夏侯孜 王式才有餘 不日告捷 又與式書 軍須期悉力 白敏中爲
書令劉鄴請贈李德裕官 夏侯孜出鎮西川 畢誠爲相 上祀圜丘
赦改元 南詔陷安南

重光大荒落 二乙巳五甲戌七癸酉九壬申十辛丑十二庚子朔
二 發鄭道兵救安南 白敏中出鎮鳳翔 杜悰入相 悰請兩樞密不宜
貶儀州贊人王寬 李鄠以土軍收復安南坐失守
以王寬代之 又贈杜存誠官 李琢貶崖州 段文楚罷邕管戍兵募士
軍代之 李蒙利 以衣糧戍兵什減七八 李弘源坐貶
杜悰欲遣使弔祭南詔會其寇嶲州而止

玄黓敦牂 三己巳五戊辰八丁酉十丙申十一乙丑朔
三 上尊號赦 蔣伸出鎮河中 南詔寇安南遣蔡襲將諸道兵拒卻之
命蔡京制置嶺南 上怠於政事李儒太過議蔡襲曰繼賞濫刑其殃必
至 勝歸後去授得福甚多 蔡京請分嶺南爲兩道節度敕以京鎮邕州爲西道
京忌蔡襲恐其立功奏罷諸道戍兵 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不信
州軍亂逐溫璋 田牟爲軍士執板唱歌 夏侯孜爲相 王式悉誅徐州
兵數千人 罷武寧軍分隸諸道 軍士逐之道遇無所容 貶崖州
蔡京賜死以鄭愚代之 南詔圍安南 嗢末始入貢

昭陽協洽 正甲子三癸亥六壬辰七辛卯九庚寅十一己丑朔
四 祀圜丘赦 南詔陷交趾殺蔡襲 荊南等軍復入城殺蠻二千餘
義潮克涼州 據交趾溪洞皆降之 劉蛻以方用兵諫游宴 以泰州爲天雄軍
羣盜入徐州 楊收爲相 鄭愚自言儒臣無將略 以康承訓代之 畢誠罷
楊收爲相 杜審權出鎮浙西 置行交州於海門以宋戎

閏六七一日處暑 本志七月辛卯朔食張十七度
領之 杜悰出鎮鳳翔 曹確爲相 陳磻石自海道運糧 韋宙請屯兵容
言 劉蛻謂敕命已行何不可改 黜蛻 斯請經籍及畢回鶻不許 劉蛻張雲
令狐滈不可爲諫官 復以徐州爲觀察 蠻寇西川 奴殺沈詢

閼逢涒灘 正戊子三丁亥五丙戌七乙酉十甲寅朔
五 令狐綯自訟劉蛻張雲坐貶 蠻寇嶲州 命張茵領交州進取安南
蕭鄴坐蠻事左遷 司天以彗爲含譽 南詔寇邕州五道兵八千人皆
沒 遂圍邕州 天平小校燒營卻之 康承訓奏大捷 蕭寘爲相 康承訓等受
賞而不及小校 募徐州兵援安南 兩林敗南詔 康承訓分司 命高駢
取安南 夏侯孜出鎮河中 路巖爲相

旃蒙作噩 正癸未三壬午四辛亥六庚戌八己酉十一戊寅朔
六 王皞竟請以郭后祔憲宗 杜宣猷爲宦官增墓得宣歙 蕭寘薨 高
璩爲相 楊收聚兵食江西以奉嶺南 南詔陷巂州 喻士珍降之 高
璩薨 徐商爲相 子儀爲晉王 高駢破峯州蠻 鄭太后崩

柔兆閹茂 二丁未閏三丙午四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十壬申朔 四一日小滿
七 鎮國後平西州 拓跋懷光破論恐熱 李福拜辱南詔使劉潼 蒙釋之
上召見勞賜遣之 王紹懿以軍政授兄子景崇而薨 吐蕃寇邠寧
貶李福 葬孝明后 何弘敬薨子全皞立 以王景崇爲成德留後 李維
周爲高駢玩寇不進以王晏權代之 駢大破南詔 遂圍交趾 以何全皞
魏博留後 楊收出鎮宣歙 拓跋懷光擒恐熱傳首 王晏權以
能克留後以高駢鎮安南 拔交趾殺段酋遷等 令劉潼招撫南詔
靜海軍於安南 黜憂斯求冊立請曆 上好樂及遊宴 赦 置

強圉大淵獻 二辛未四庚午五己亥六戊辰八丁卯十丙寅朔
八 張義潮入朝命其族子惟深守歸義 高駢開海運路 劉潼破六姓蠻
爲相 曹確諫以李可及爲將軍 上不豫 降繫囚 懷州民逐刺史 以于琮
楊收貶端州 上疾瘳 韋宙加平章事

卷第二百五十一

著雍困敦 二乙丑五甲午六癸亥七壬辰九辛卯十一庚辰朔閏十二

九 李師望請分西川置定邊軍從之崔彥曾憚發兵之費留徐卒戍桂州 戍卒殺都將推龐勛為帥擅歸 遣敕使赦其罪 勛不敢入境 崔彥曾遣兵討勛 勛陷宿州 高駢以從孫潯代鎮交趾 新不同謀者殺其首以安其衆 將兵討勛戒以毋傷 密攻勛於宿州不從 彥曾奔兗州 崔鉉 勛陷徐州 李湘請邀擊勛 勛陷濠州 戴可師 康承訓將兵討勛 以辛讜求救於杜慆 陷都梁山 令狐綯為淮南節度使 所拒退屯 求救 宋州 龐勛 慈苦馬舉 曾翔為南北招討 魏博遣兵討龐勛

屠維赤奮若 正己未四戊子六丁亥八丙戌九乙卯十一甲寅朔正二日雨水

十 康承訓將兵七萬屯柳子 西龐勛始濫授官 搜括耕民為兵 同昌公主適韋保衡 勛僭大 辛讜引淮浙米舟突圍入泗州 徐賊 孟敬文 玉 朱邪赤心以沙陀救泗州 王弘立請擊柳子 自將 戴可師 龐勛殺之 康承訓破賊 龐勛 承訓引兵 三 大周 勛敗死 於柳子 官軍至 斬賊 柳子 弘立 賊遇 宿州 崔彥曾 殺之 不殺 令 米 破 州 梁丕 孝 直 辛 走 守 馬舉 彭城 徐州 保 勛 兗州 破 孝 救 王弘立 以 大 將相 信 陸 降 龐勛 承訓 拔 賊 李 蕭 宋 禦 彭 戲 勛 僖 戚 斬 朱 邪 攻 臨 濠 州 鄭 新 徐 王 賊 帥 於 北 津 張 寶 勛 山 西 掠 宋 毫 張 玄 李 家 頭 康 承 訓 拔 滕 縣 成 宿 州 逃 歸

卷第二百五十二

上章攝提格 二癸未五壬子七辛亥九庚戌十己卯十二戊寅朔

十一 上尊號 敕康承訓討龐勛使 吳行魯 楊慶復守備 承訓貶恩州 以王鐸為相 又欲遣 張陵 成都 盧耽 告急 朝廷遣支詳 南詔 寇 黎州 楊慶復 以 援 柳 舉 賓 傍 自導江 奔漢州 止 援兵 不使進 居 人 奉 信 楊 慶復 成都 之 韋保衡 短 梓 倚 支 詳 慶 將 至 蜀 州 和 者 蒙 不 犯 三 部 落 以 復 城 攻 戰 再 敗 王 出 倍 衆 敕 鑒 後 使 吏 遣 南 詔 附 援 復 水 三 日 乃 得 過 遷 軍 至 城 下 夜 遣 之 慶 復 新 穿 州 旗 出 鎮 西 道 請 合 人 為 治 道 自 是 不 復 犯 嚴 三 百 光 州 遣 刺 史 楊 堪 言 不 可 以 徐 州 賊 餘 黨 叛 立 同 昌 公 主 薨 招 宗 族 三 百 餘 人 劉 瞻 諫 被 貶 何 全 皞 立 中 宮 官 南 溫 璋 貶 振 州 溫 璋 自 殺 未 得 葬 軍 亂 殺 康 州 王 鐸 荊 南 為 威 化 軍 李 國 昌 鎮 振 武 以 徐 州 為 成 化 軍

李家 撫 康 承 訓 斬 朱 攻 據 沛 來 降 康 承 訓 拔 築 城 抵 宿 州 張 寶 勛 龐 勛 西 掠 宋 毫 張 玄

杖殺賊將 與 宿 州 陳 玄 稔 詐 為 淮 兵 取 符 離 遂 克 徐 州 斬 龐 勛 兵 權 在 勛 至 斬 之 馬 舉 直 許 信 康 承 訓 家 賜 軍 二 年 十 二 斬 之 上 荒 宴 委 政 路 巖 通 賂 遺 勛 寇 清 溪 關 宦 官 李 師 望 殺 楊 殷 南 韶 師 與 寶 滂 李 國 昌 辛 讜 定 邊 已 竇 滂 欲 自 遣 經 苗 全 緒 等 先 夜 縶 繩 軍 然 後 遁 去 王 玄 稔 全 緒 康 承 訓 張 承 竇 滂 黎 雅 州 嘉 州 竇 滂 奔 導 江 留 顏 慶 復 援 蜀 寶 滂 復

重光單閼 二丁丑五丙午七乙巳閏八甲辰十癸卯十二壬寅朔九一日霜降

十二 葬同昌公主 路巖出鎮西川 人以瓦礫擲之 上賜安國僧沈檀講座高二丈 劉鄴為相

卷第二百五十三

玄黓執徐 二辛丑四庚子七己巳九戊辰十一丁卯朔

十三 張允伸薨 軍中立其子簡會 於琮出鎮襄陽 趙隱為相 張公素逐簡會 韋保衡譖于琮而代之 李璋劉瞻皆坐與 韋保衡 于琮 韋殷裕告郭淑妃 上杖殺殷裕 親友 貶 州 胡 所 據 逐 韋 保 衡 遷 除 不 應 見 間 貶 之 廣 德 公 主 常 從 李 國 昌 賜 姓 發 兵 討 之 李 璋 劉 瞻 復 宗 朝 廷 獲 全 李 國 昌 為 州 多 為 群 胡 所 據 追 上 宣 宗 諡 大 同 軍 兵 不 赴 之 歸 義 軍 稱 疾 不 代 之

昭陽大荒落 正丙寅三乙丑五甲子七癸亥十壬辰朔

十四 上迎佛骨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 南詔寇黔南 秦匡謀棄城走 斬之 王鐸出鎮宣武 韋保衡貶 幽州 立少子普王儼為太子 上崩 僖宗即位 韋保衡賢州 韋保衡罷 劉行深韓文約 上疾甚 劉鄴 太后 追尊王太后 賜韋保衡死 蕭倣為相 任邊 西門季玄謂李可及徒煩牛足 威郭鄴亂政 於路 信 貶

閼逢敦牂 正辛酉二庚寅四己丑五戊子六丁巳九丙戌十一乙卯朔閏四五日夏至

唐僖宗 乾符元 盧攜言民飢困宜加振恤 賜路巖死 崔鉉知 魏 鄭 劉瞻還朝 市人 裴坦薨 劉鄴 出鎮 淮南 劉瞻為相 趙隱出鎮浙西 罷 母 恐其 饑王 凝 令 多 具 百 戲 迎 之 劉 瞻 卒 崔 彥 昭 為 相 裴 坦 為 相 韓 允 中 薨 子 簡 立 南 詔 寇 大 度 河 黃 景 復 劉 鄴 昭 改 元 徐 州 群 盜 起 敕 鄭 濮 討 之 南 詔 陷 黎 州 攻 雅 州 軍 潰 遂 相 天 德 云 欲 入 朝 訴 寃 楊 慶 復 復 書 責 之 新 津 而 還 牛 叢 上 黨 項 回 鶻 寇 民 殿 傷 王 摳 李 晉 之 蠻 至 新 蠻 遷 蠻 為 吐 谷 渾 城 都 城 外 黨 守 民 兵 救 西 川 民 殺 傷 李 詩 討 誅 之 之 回 鶻 為 吐 谷 渾 所 居 蕃 知 所 之 召 冊 使 還 歲 饑 民 困 不 賑 恤 而 盜 賊 王 仙 芝 始 起 末 所 致 逃 不 道

旃蒙協洽 二甲申三甲四癸丑六壬子七辛巳九庚辰朔

二 祀圜丘 敕田令孜為中尉 上呼為阿父 委以政事 高駢先遣使開成都門 南詔請和 高駢斬黃景復 以 高駢追擊南詔 破之 城平寇軍 王鐸 罷 王仙芝 討誅之 高 請自 築 于 南 詔 不 許 以 突 將 戍 卒 逃 匿 武 都 者 沐 源 川 遣 蠻 不 復 為 寇 作 亂 遣 宋 皓 討 之 衆 蕭 倣 職 名 停 其 糧 給 突 將 作 亂 高 駢 誅 突 將 家 近 萬 人 浙 西 王 郢 等 陷 曹 濮 黃 巢 起 應 之 衆 至 數 萬 李 蔚 為 相 李 茂 勛 逐 張 公 素 據 幽 州 楊 知 至 秦 韋 王 仙 芝 不 食 稼 十 餘 州 韋 禹 詔 淮 南 忠 武 宣 武 義 成 天 平 昭 義 軍 討 之 賊 使 擊 走 之 上 賞 之 尋 坐 貶 賊 逐 高 提 回 鶻 遣 羅 川 以 宋 威 為 招 討 草 賊 王 仙 芝 寇 沂 州 蠻 盜 掠

柔兆涒灘 正己卯四戊申五丁丑六丙午八乙巳十甲辰朔本志九月乙亥朔食軫十四度

三 天平張晏等作亂 張思泰等殺安之 詔毋得窮詰 鈕板以備盜 令百姓各置弓刀 龍王鐸為相 高駢兗州 號泰寧軍 李茂勛以幽州授其子可舉 崔彥昭 防禦 網船 宋威破王仙芝於沂州 賞 州 中 外 密 芝 王 仙 芝 陷 汝 州 執 王 鐐 鄭 州 陳 汝 嘉 嘗 仙 芝 秭 之 兵 州 原 州 懷 州 仙 芝 延 招 芝 在 陷 仙 芝 郢 州 都 陽 翔 曹 宋 威 招 芝 陷 等 高 駢 鎮 西 川 鄭 州 死 軍 賊 至 攻 申 光 等 兵 州 宣 武 州 廬 壽 舒 州 陷 蘄 州 鄭 畋 仙 芝 掠 唐 鄧 州 柱 州 仙 芝 首 逐 李 分 軍 為 二 黃 巢 傷 仙 芝 奔 芽 山 仙 芝 攻 蘄 州 遷 為 官 請 易 帥 招 許 之 黃 巢 擊 傷 仙 芝

強圉作噩 正癸酉三壬申五辛丑七庚子八己巳十戊辰十一丁卯閏二丙申朔食本志四月壬申日一三度

四 王郢誘宋皓 執之 黃巢陷鄆州 殺薛崇 黃巢陷沂州 王仙芝陷郢州 南詔 僭號 曹翔 立 王鐸陷州 陶 詳 宋威 州 兵 劉 巢 之 降 江 州 宋 威 王 仙 芝 陷 鄂 州 黃 巢 陷 宋 州 鄭 畋 王 鐸 州 可 勉 李 封 州 中 使 王 承 顏 鄭 州 仙 芝 出 張 自 勉 救 之 招 降 之 宋 威 節 度 崔 安 潛 請 討 使 宗 不 肯 之 王 仙 芝 陷 申 州 王 鐸 以 王 鐸 牙 嚮 自 勉 以 陳 許 之 兵 救 宋 州 攻 鄂 州 王 仙 芝 安 州 陷 隨 州 武 寧 宋 威 討 崔 安 潛 王 郢 走 死 明 州 降 之 劉 巨 容 辭 斬 之 黃 巢 破 鄭 州 王 仙 芝 走 安 之 陷 光 州 招 降 自 勉 之 劉 秦 仁 柳 彥 璋 斬 之 擊 朝 廷 不 能 禁 遂 據 江 州 宋 威 與 曾 元 裕 斬 之 黃 巢 陷 蘄 州 留 張 自 勉

著雍閹茂 正丙寅四丙六乙丑八甲子九癸巳十一壬辰朔

五 王仙芝攻江陵 陷其羅城 李福救之 解去 高駢徙荊南 李克用殺段文楚 據大同 曾元裕破王仙芝於申州東 以元裕代宋威 曾元裕破王仙芝 黃巢寇宋州 曾元裕 黃巢陷沂州 濮州 黃巢陷 黃巢 曾元裕 仙芝 巢 李國昌請自討克用 殺段文楚 據 大同 軍 帥 餘 衆 不 至 歸 討 克 用 黃 巢 攻 亳 州 改 元 王 霸 黃 巢 敗 乃 請 降 除 將 軍 竟 不 至 黃 巢 陷 朗 州 岳 王 仙 芝 死 黃 巢 推 巢 為 王

州　黃巢掠汴宋攻葉陽翟　詔發兵守東都險要　王重隱陷洪州掠湖南　曹
師雄掠宣潤　湖南軍亂逐崔璆　黃巢度江陷虔吉饒信州　以盧攜方爲
振武李國昌爲大同　貸商人錢穀以贍東都　以御史易財　楊嚴懇求解度
支　南詔請尚公主　崔璆以爲不可　鄭畋盧攜爭事破硯皆罷　豆盧瑑
崔沆爲相　宰相盧攜施句者　辛讜使賓宏使南詔　李國昌不受代與李
克用陷遼州軍寇忻嵐軍　盧攜方義　河東土團馮鄴虎求優賞　高駢徙
浙西　沙陀焚唐林崞縣　發諸道兵會晉陽以禦沙陀　沙陀敗官軍於洪
谷　黃巢攻宣州不克入浙東開山掠福建　宋威襲　昭義兵掠晉陽爲民
所殺　李蔚罷　鄭從讜爲相　詔幽州及吐谷渾沙陀討李國昌父子　皆
嵐軍翻城應沙陀　黃巢陷福州　昭義兵掠代州爲民所殺　杭州募鄉兵
董昌錢鏐等爲八都

屠維大淵獻

正辛卯　四庚申　七己丑　八戊午　十丁巳　十一丙辰朔　閏十一　一日冬至　本志四月庚申朔食胃八度

六　高駢屢破黃巢巢趣嶺南　辛讜違徐虔使南詔　河東軍亂殺崔季康
崔安潛募賊同侶捕賊　又置黃頭軍神機營　王鐸自請討賊出
鎮荊南爲南面都統　河東軍亂　李侃欲殺張鍇郭咄以悅之　軍士復巢取復職
黃巢求旄節除率府率　李侃請尋醫　以李蔚代之　高駢請自將兵討黃
巢不許　黃巢得告身大怒　陷廣州執李迢殺之　高駢徙淮南　黃巢士卒
瘴疫　自桂州北攀長沙陷之　李係奔朗州　巢進攻江陵　王鐸奔襄陽　劉漢宏
焚掠江陵　李蔚罷　張鍇郭咄納李邵　王處存鎮義武　劉巨容曾全晸破
黃巢于荊門　巨容謂國家喜負人　縱巢不追　巢復振　巢轉掠陷鄂饒信宣
歙杭等十五州　衆至二十萬　王鐸分司　盧攜爲相　陳彥謙陷柳州

上章困敦

正乙卯　三甲寅　六癸未　八壬午　十辛巳　十二庚辰朔

廣明元　改元　沙陀寇忻代陷大谷　諸葛爽救之　河東亂殺康傳圭
侯昌業以直諫賜死　石野豬謂上遇堯舜必駁放　度支借
富戶胡商貨財　田令孜陰爲幸蜀計　陳敬瑄以擊毬得西川　鄭從讜鎮
河東軍中遂安　高駢爲諸道都統　安南軍亂逐節度使曾袞　李琢爲
朔招討都統　張璘擊王重霸降之　黃巢退保饒州　江淮盧蘊破賊　朝廷差
以自安　以楊師立鎮東川　牛勗鎮興元　段彥謩殺宋浩　劉漢宏侵掠宋
兗　黃巢復振張璘殺之　除監軍楊沆降麻出案　妖人稱陳敬瑄
黃巢黨陷睦州婺州　盧攜專權　豆盧瑑附之　崔沆爲所沮　赫連鐸誘沙陀
高文集等皆降　黃巢陷宣州　潰據請遣使和南詔從之　巢度江屯天
長　高駢嚴備自保　飛表告急　上下失望駭懼　詔河南諸軍　黃水齊克讓屯
汝州　劉漢宏降　李克用退討高文集　李可舉敗之於藥兒嶺雄武軍　李
琢赫連鐸敗李國昌於蔚州　國昌克用奔達　克用日雖兌老死沙破　崔
安潛分司　黃巢攀曹全晸破之　辭能能鑑卒於稽場閉能還兵殺之能走
死　齊克讓還兗州　溵水諸軍皆散　黃巢遂悉眾度淮　所過不虜掠　惟取丁壯
爲兵　吳師泰乞留振武　黃巢入潁宋徐兗　敗陷潼州皇甫鎮死李調出
王重榮亂河中　豆盧瑑欲以天平授黃巢　盧攜不可　及巢度淮　攜稱疾不守
巢逼東都　田令孜豆盧瑑崔沆勸上幸蜀　上令張承範將神策二千八百人陷
潼關　令孜爲諸道兵馬都指揮使　齊克讓以饑卒爲人過保潼關　黃巢
東都　劉允章帥百官迎謁　巢入城勞問而已　巢陷虢州　秦宗權據蔡州　三
神策軍雇病坊貧人代行　華州盧淮應埃屍遂倉有米千斛斛神策軍襄巢
日糧而行　神策軍上關　齊克讓居關外皆絕食　黃巢軍大至不見其兵宗克
力戰竟日　士卒饑甚　焚營而潰　官軍忘守禁谷　潰卒璩爲坦塗不巢自禁入
交攻關　關上人潰走　以巢爲天平節度使　王徽裴澈爲相　田令孜克罪
於盧攜罷之　攜自殺　令孜奉上西走　百官皆不知　巢入長安　張直方谷文
武迎駱上　尚讓慰撫百姓　賊見貧者或施與之　後數日乃出大掠　巢不歸禁
上自駱谷趣興元　鄭畋請上留鳳翔　不許　巢入宮即帝位　國號齊改元
金統　唐官三品以上秀傳立后置百官　朱温爲巢館諸葛爽降之　巢能爽
鎮河陽羅元杲走　鄭畋閉將佐欲巨賦閉絕傷而　敗皆楊諸道討賊改上
至興元　巢殺豆盧瑑崔沆于琮及張直方　張濬勸李康以樓糧鎮上　義
武王處存河中王重榮發兵屯渭北　陳敬瑄遣使迎車駕

重光赤奮若

二己卯　四戊寅　六丁丑　九丙午　十一乙巳

中和元　陳敬瑄杖殺內園小兒　蕭遘爲相　上至成都　詔屢趣高駢
討賊　駢終不出師　聽駢得以墨敕除官　樂朋龜張濬拜田令孜
王鐸爲相　陳景思以沙陀及諸胡入援至絳州而還　朱温陷鄧州　以
鄭畋爲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畋與唐弘夫敗尚讓王璠於龍尾陂　有書省門

自十一月以後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賊者殺三千餘人　翟稹李友金募沙陀得三萬　使陳景思奏赦李國昌父子
詔從之　百官追車駕者稍集　諸道貢獻相繼　王徽爲尚書　諸葛爽復以
河陽歸國　拓跋思恭李孝昌入援　鄭畋傳檄天下　賊不敢窺京西　朱玫
殺王玫以邠寧兵討巢　唐弘夫程宗楚王處存入長安　黃巢出屯霸上　官軍
貪虜獲無備　巢復襲敗之　弘夫宗楚死　處存走　巢殺人洗城　拓跋思恭李孝
昌敗於王橋　巢加尊號　高駢出屯東塘　以禳雉集之異　李克用過掠晉
陽　契苾璋救之乃解　楊復光說周岌　秦宗權共討黃巢　復光分忠武軍爲
八都　高潯王重榮拔華州　鄭畋爲相兼都統　李克用還鴈門　朱玫自
興平退屯奉天　高仁厚益與平兵　改元赦　韋昭度爲相　鄭從讜斬論
安　田令孜慶實從篤軍不及　蜀軍郭琪反　封平之　孟昭圖言天下非北司天
下天子非北司天子　令孜沈之於江　星統如議　武寧軍亂　時溥殺支詳而
代之　王緒據壽州光州　以王潮爲軍正　高駢敗于石積　李群復取蘇州
南詔上表請和　高駢與周寶交惡　留屯東塘百餘日復歸　董昌據杭州
杜雄陷台州　成麟殺高潯據潞州　孟方立攻麟殺之　李昌言自興平乘
虛襲鳳翔逐鄭畋而代之　曹全晸戰死　鄭畋分司　盧約陷處州　閔勗
逐湖南逕李裕而代之　雷滿據朗州　周岳據衡州　向瓌據澧州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五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玄黓攝提格　正甲辰，三癸卯，五壬寅，七辛丑，八庚子，十一己巳朔。閏七。八一日分。

唐僖宗中和二　王鐸代高駢爲諸道都都統。鄭畋爲相。李克用寇蔚州，契苾璋討之。阡能寇掠邛、雅，蜀中擾。許大起。高駢好神仙，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以方術惑之，賂左右共爲欺罔，駢倚用之如左右手，公私事皆決於用之。悉排擯舊將而進其黨，軍政大壞，又使駢深居不與將佐相接。諸軍大集。長安斗米三十緡，賊賣人爲糧。鍾傳據洪州。以閩縣權鎮南節度使，不行。高駢貢賦遂絕。句胡曾爲…… 反。高駢承制除…… 荊南監軍朱敬玫殺…… 朱溫以同州降。王重榮…… 韓簡攻…… 王鐸…… 鄭從讜…… 李詳…… 楊復光…… 高仁厚…… 以李克用爲雁門…… 中過晉陽…… 阡能等五賊……

節度使。鄭紹業不敢赴荊南，軍中以陳儒知府事。王鐸以鄭昌圖守昭義。朝廷以王徽代之，徽辭不行。昌圖不能守，委去。孟方立自稱留後，徙鎮邢州。秦彥逐竇潏，據宣歙。

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五十五

昭陽單閼　正戊辰，三丁卯，五丙寅，六乙未，八甲午，十二癸巳朔。

三　李克用至沙苑。罷王鐸都都統。田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王重榮、楊復光戰於梁田陂，賊敗走。其子鎔以朱瑄鎮天平。李克用屯乾坑。五萬衆於梁田陂。韓簡攻鄆州，不克；諸葛爽復取河陽。朱瑄請和。還攻河陽，與李罕之戰，敗於武陟。樂行達先歸，據魏州，稱留後。衙將爲部下所殺。高仁厚代之。李克用圍華州。鄭紹業分司，以陳儒鎮荊南。莊夢蝶爲韓秀昇所敗。以楊行愍爲廬州刺史。呂用之使行駢殺俞公楚、姚歸禮。衙將救華州，李克用敗之於零口，進軍渭橋。以朱全忠鎮宣武。李克用拔

自六月以後

閼逢執徐　二壬辰，四辛卯，六庚寅，七己未，九戊午，十二丁亥朔。

四　巢行攻更名秦稜。楊師立檄陳敬瑄、田令孜罪，其東川。李克用救陳許，將出河陽，諸葛爽拒之，乃自陝濟河。楊師立反，進攻梓州。以陳敬瑄爲三川招討使，命高仁厚討師立。朱全忠救黃巢，逐高駢。李克用救陳州，破巢於王滿渡。巢東奔兗州。李克用追至冤句。

自四月以後

旃蒙大荒落　三丙辰，四乙卯，五甲申，七癸未，九壬午，十一辛巳朔。閏三。四一日小滿。

歸等據鳳翔拒之。朱全忠謀殺李克用於上源驛，克用僅得免。克用欲攻全忠，劉氏曰：當訴之朝廷。高仁厚圍梓州，楊師立不敢入。楊茂言斬師立出降，東川平。仁厚進圍，朝廷遷之。鄭君雄斬楊師立出降，東川平。李師悅追黃巢至狼虎谷。林言斬巢首降。朱全忠敗秦宗權于澱水。朱宣救之，賀瑰上表自訴。何地藏寺所書。秦宗權遣秦賢寇許州。王鐸從滄州如長安。王建、韓建等帥衆奔行在，田令孜養爲假子。秦賢陷汴州。鹿晏弘元走。令孜使王行瑜襲殺晏弘。秦宗權陷襄州，劉巨容走。陳嚴據睦州，王敬莞據福州。秦宗權殺王鐸。李昌言卒，弟昌符立。秦宗權遣兵四掠。

卷第二百五十六

光啓元　招撫宗權，上發成都。張璘囚陳儒，據荊南。盧光稠陷虔州。秦宗權攻許州，朱全忠擊敗之。上至京師，赦改元。朝廷號令止行於山南、劍南數十州。秦宗權稱帝，置百官。以時溥爲都統討之。李可舉、王鎔共攻王處存。李克用救之。秦宗權寇荊南。田令孜募新軍五萬四千人。司空圖…… 易州陷。李克用救無極，敗鎔兵於新城。王處存復取易州。王重榮爭鹽利，令孜徙重榮兗州，以王處存鎮河中。令孜自領鹽使。甚致亂。李全忠攻易州，坐死。李可舉自殺。李全忠代之。劉仁恭…… 之復居之。王重榮數田令孜十罪，朱玫、李昌符…… 而出兵。秦宗權陷蔡州，李克用救重榮。王處存敗。朱玫、李昌符討王重榮，李克用救之，敗二帥于沙苑。王潮殺王緒而代之。孫儒常濬上…… 令孜奉天子幸鳳翔。

柔兆敦牂　三庚辰，五己卯，七戊寅，八丁未，九丙子，十二乙巳朔。本志四月癸丑，熒惑犯月角。

二　張郁陷常州。李克用還軍河中，請誅田令孜。令孜劫上奔興元。杜讓能解縛牽馬以從。上遣孔緯等召百官。朱玫、李昌符復與李克用合。蕭遘召玫至鳳翔迎駕，百官不肯扈從，孔緯獨還。李昌符焚閣道。王建扶上過火中，至與元。李克用還太原。鄭從讜爲相。石君涉…… 自立爲兵馬留後。涉奔朱玫。擬以鄜坊節度使李克用爲副元帥。高駢以呂用之爲嶺南節度使。王重榮…… 董昌…… 襄王煴…… 王建…… 朱玫立襄王煴…… 李克用…… 秦宗權陷…… 錢鏐…… 楊行愍…… 孫儒…… 朱瑄…… 杭州王…… 舒州……

自四月以後

強圉協洽　四甲辰，六辛未，九壬申，十一癸卯，十一庚午，十二己巳朔。閏十一，十二一日大寒。

三　朱全忠遣朱珍詣淄州募兵。上至鳳翔。鄭從讜以母老辭相位。王建取閬州。朱全忠敗秦宗權。楊師立…… 高駢以呂用之爲…… 秦宗權攻許州，以師鐸爲…… 畢師鐸攻廣陵，呂用之出戰，師鐸少卻，高駢聞之…… 師鐸斬之…… 朱全忠…… 陳儒…… 張雄據…… 用之以甲士百人入見駢…… 駢怒，出用之。迎秦彥…… 高駢…… 師鐸……

資治通鑑　目錄卷二十五

二〇三

[illegible]

卷第二百五十七

著雍涒灘 三戊戌
丁酉七丙申 九乙未五 本志 一十一甲午朔 三月戊戌朔食胃 度八月癸丑熒惑守輿鬼 歲鎮太白聚于周

文德元 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都統討秦宗權

[illegible]

屠維作噩 正己酉 三癸
壬辰六辛酉八庚申 十己未十二戊午朔

唐昭宗 諱 龍紀元 赦改元

[illegible]

卷第二百五十八

上章閹茂 二丁巳 四丁
丙辰六乙卯八甲寅 十癸未十二壬午朔 閏九十月二日小雪

大順元

[illegible]

重光大淵獻 二
辛巳四庚辰五己 酉七戊申十一丁未 朔

二

[illegible]

玄默困敦 正丙 三丙
乙巳五甲辰六癸酉 八壬申十一辛丑朔

景福元

[illegible]

卷第二百五十九

（前年續）
乘閒州　復以時溥鎮徐州　李存孝以邢洺磁歸朝廷　張濬…以…洒
降朱全忠　全忠拔濠州遂攻徐州　王瓘陷婺州　蔡儔…求救於全忠　明
不救　楊行密使李神福等討之　…道景福層…洪…楊守亮破之
州鍾文季卒　黃晟代之

昭陽赤奮若

二庚午四己巳閏五
戊辰六丁酉八丙申
十乙未朔六二日大
暑

二

時溥攻宿州殺郭言　李茂貞請再賜顧彥暉節　王建敗岐梓之兵于
利州　徙李茂貞於山南不從　李克用擊李存孝遂舉王鎔取鎔兵於
叱日嶺李匡威救之敗克用於元氏克用還邢州　朱友裕圍邑城殿朱瑾於
石佛山　朱友恭勝之友裕逃歸張夫人救之得免　李匡籌拔幽州李匡威不
得歸欲入朝京師士民寶羅王鎔迎歸父事之　柳兆請門地高可畏不可待
王建殺陳敬瑄田令孜　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自焚死　李匡威劫王鎔欲
奪其位墨君和負鎔以免鎮人攻匡威殺之　劉仁恭攻匡籌不克奔河東
楊行密圍蔡儔於廬州張顥出降實積惡其反復請殺之　王審知拔福州范
暉走死王潮自爲留後　鏐爲蘇杭觀察使　上以武臣難制出會滅等爲
節度使以請王代之　李匡威攻樂壽武強　王鎔救邢州李克用敗之於平
山進擊鎮州鎔請和且以兵糧助攻邢州　楊行密克廬州斬蔡儔不發其軍
曰儔以此得罪　鏐爲城杭州羅七十里　恐雄卒濟弘鍾代之　李茂貞上
表不遜上務欲討之杜讓能諫不聽曰但恐臣徒爲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
禍　崔昭緯陰附邠岐害讓能　市人投瓦石擊昭緯及鄭延昌屬與失其印
朝服　命嗣覃王嗣周討李茂貞　歙州得陶雅爲刺史　龐師古攻兗州
敗朱瑾　以錢鏐爲鎮海節度使　李克用圍邢州實李韓維李李孝以成塹
蠡　鄧季揚逃歸汴　王嗣周軍潰于興平李茂貞王行瑜進軍臨臯上爲
之斬西門君遂等　臣杜讓能以謝之　韋昭度崔胤爲相　茂貞勸兵不退陽
鎮能死　自暑嗣廷勤恩軍邠岐南北司依二鎮以邀恩還者因崔嗣王
詔以回詔命　以王潮爲福建觀察使　楊行密取舒州　韋昭度不授王行
瑜尚書令　朱全忠求領鹽鐵不許　鄧處訥殺周岳據潭州

閼逢攝提格

二甲午四癸巳五壬
戌七辛酉八庚寅十
一己未朔

乾寧元

李茂貞入覲　朱全忠敗兗鄆兵於魚山　鄭綮爲相自謂時事
可知　張鈞卒兄鐇代之　吳討以黃州降楊行密　李存孝出

旃蒙單閼

三戊午五
丁巳六丙戌八乙酉
九甲寅十一癸丑朔
本志七月癸亥熒
惑犯心

二

李克用入幽州　朱友恭破朱瑾擒安福順　陸希聲爲相　王摶罷
軍中立兄子珂　楊行密請討朱全忠　黃碣謂董昌寧死爲忠臣不生
爲叛逆

卷第二百六十

柔兆執徐

二壬
子四
辛亥六庚戌八己酉
十戊申十一丁丑朔
閏正二一日春分
本志八月壬申太白
晝見在氐不見至九
月丁亥乃見謂當
出不出十月太白鎮
合于南斗

三

強圉大荒落

二丙午五乙亥七甲
戌九癸酉十一壬申
朔

四

韓建奏八王謀殺臣欲劫天子幸河中

卷第二百六十一

發兵定關中。仁恭不從，克用舉兵伐之。上欲親討李茂貞，宰相諫而止。韓建殺十一王於石隄谷，以謀反聞。遣孫偓、宋朴。周德權勸王建招撫東川。羣盜。劉仁恭敗李克用於安塞。李秦勸。奔楊行密。錄取潮州。命張建討李茂貞。復王建西川節度。復茂貞官爵。朱全忠遣顧師古、葛從周擊楊行密，淮南大震。李繼瑭棄同州走，以韓建兼鎮匡國。遂州侯紹、合州王仁威、鳳翔李繼溥各以衆降王建。建克梓州，顧彥暉自殺，以王宗滌為東川留後。李克用謂劉仁恭。辯防出於晉。楊行密擊龐師古於清口，斬之。又敗葛從周於淠水，汴兵震。若不滿于人，朱全忠由是不能與之爭。立何后。王審知為泉州，兄潮遣之無怨。斟謨於其四子，以軍府授審知。知讓其兄審邽，審邽以無軍功不敢當。縣信歸化上書。王建以為小吏。不足審。辭紹言臣在浙南，必不敢知邊。建斬山行密以令二。劉王王罷賜物。鄭戍不敢盜邊，後以滿軍與召三王斬之。沒道古上諫切諫。既施州。

著雍敦牂 正辛未，三庚午，五己巳，八戊戌，十丁酉，十一丙申朔，閏十一月，十一日冬至。

光化元

以劉崇望鎮東川。李克用通好。韓建修復宮室。武安節度馬殷知桂州。還宮。鳳翔復李茂貞官爵。錢鏐鎮海軍。於杭州。茂貞、韓建與朱全忠。文遂、盧彥威取滄、景、德三州。武安留後。邵、泗、二州。馬殷取衡州。劉仁恭遣子守文。五日取邢、洺、磁三州。朝廷聞王宗滌已據東川，召劉崇望還。以華州為興德府。承州朱全忠遣氏叔琮伐趙匡凝，取唐、隨、鄧州。以顧彥暉為節度。康懷貞拔鄧州。趙匡凝懼，復附於汴。上還長安。朱全忠不可。王宗滌請分遂合等五州別為一鎮。使和州。州奏遣顧全武。佛經降而背之。羅弘信薨，子紹威代。朱友恭敗。以李嗣昭等攻邢州，葛從周擊敗之。進至青山。李嗣源。兵拒戰，從周人於胡。壁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王珙以汴人寇河中。李嗣昭敗之於汴。州王祝不受其求，奪鎮李罕之以衛州降楊行密。附朱顧全武救之，討之。以李罕之奪其妻子。楊行密以成及易魏約等於錢鏐。朱全忠會兵，奏叛。劉隱討平之。先勸諸拔澤州，虜其妻子。

屠維協洽 正乙未，二甲子，四癸亥，七壬辰，十辛酉，十二庚申朔。

二

崔胤罷。陸扆為相。楊行密攻徐州。魏州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朱全忠救徐州，楊行密引去。蔡州軍亂，劉仁恭發幽、滄兵十萬屠貝州，攻魏。全忠遣李思安救魏，博敗劉守文於內。朱友裕代之。全忠遣葛從周自邢入魏，大破劉仁恭於河東。王鎔復從之。陳章。崔洪奔淮南。朱全忠以朱友黃擒羅可及。五百里。仁恭自是不振，而全忠益橫。羅紹威求救於河東，既而復與之絕。丁會攻下。攻潞州，拔氏叔琮樂平軍。偷次。劉繼威擊敗之。不克，陳之。李嗣昭代。澤州東，李克用遣李君慶攻潞州。以丁會代之。之罷武信軍。於遂州。李罕之疾，以朱全忠從之。康懷貞取潞州。李克用遣李君慶攻潞，不克。以李嗣昭代之。陝軍亂，殺王珙，立李璠。陳寶以海州降楊行密。李罕之。朱全忠召葛從周。李嗣昭攻澤州，取之。王師範以沂州叛。乞師於楊行密，李茂貞。以陝降朱全忠。臺濛。王綰。彭城拔密州，攻沂州。不克。殺李璠。李璠拔郴州，斬陳彥謙。又拔連州。曾袞。仁自殺。朱友謙殺李璠以陝降朱全忠。楚王師範以朱全忠。南皆平。

上章涒灘 二己未，三戊子，五丁亥，七丙戌，十乙卯朔。

三

康懷貞攻臨州，錢鏐拒之。崔胤出鎮廣州。劉延樂諫李克用治城塹。葛從周擊劉守文，拔德州，圍滄州。劉仁恭攻邢、洺以救之。李克用遣李嗣昭攻邢、洺，從周擊敗之。上與崔胤謀去宦官。南北司各結藩鎮為援。王摶請徐圖之。李鋋討平之。宦官求援。朱全忠有功，嗣昭敗。劉仁恭於老鴉堤。李嗣昭敗汴兵于沙河，拔洺州。葛從周還。以王建兼東川、武信都指揮。李嗣昭復攻邢洺，從周擊走之。瀧州徐彥若出鎮廣州。康懷貞、葛從周復取洺州，敗李嗣昭。李嗣昭敗之於山口。王鎔請和。馬殷遣李瓊攻桂州，擒劉士政。陳可璠以桂州降。王鎔以朱全忠。定州。劉仁恭降。殷遣秦彥暉等伐劉士政，擒之。以兵奉牛存節。民耕牛以勸農。仁恭子守文。昭代。柳取昭州。鄜州。五州皆降。王師範。朱全忠圍定州。盧龍城。張存敬拔瀛州，乃還。李嗣昭下太行，拔懷州，攻河陽。張存敬取深州。王處直與存敬戰，又敗劉守文。以處直為義武留後。朱全忠進圍定州。李嗣昭救河陽，閻寶救之，乃守。威定州。五州皆陷，河北皆服全忠。光於馬水，自是河北皆服全忠。

重光作噩 正辛亥，二甲寅，三癸未，四壬子，六辛亥，七庚戌，九己酉朔，閏六月七日處暑。

天復元

德昭伏兵執王仲先、劉季述，殺之，迎上復位。以上太子為德王。崔胤請盡誅宦官。崔胤、陸扆罷。德昭等三人皆賜姓李。朱全忠為東平王。方得升殿。悉除使相。錄其功。李茂貞入朝。崔胤、陸扆分典兩軍。中尉不決。李茂貞留兵宿衛。李繼昭。復用事。上疑其事，告急。朱全忠遣張存敬攻河中，王珂乞師於李克用，克用不能救。以王珂為全忠。李茂貞、韓全誨劫車駕幸鳳翔。晉州。河中晉、絳二州降。王珂舉族遷汴。全忠令張存敬。叔琮等攻河東。李克用。氏叔琮自天井關入。朱全忠取晉、絳、河中，王珂降。李克用遣使請和於朱全忠。全忠以其子李氏叔琮等攻李克用。崔胤以宦官典兵。韓全誨等與李茂貞結為黨援。全忠發大梁兵西行。李繼筠、李彥弼等。行軍司馬。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崔胤召朱全忠。全忠至華州，韓建降。全忠攻鳳翔，李茂貞拒之。朱全忠拔邠州，李繼徽降。上以李茂貞為。全忠還河中。李克用遣兵攻晉州。勢大梁。西行。李繼筠等。但東行。

掠內庫。朱全忠至河中，京師大駭。司馬鄴以同州降全忠。李繼昭以兵衛鳳翔及。朱全忠遣使詣闕上。全忠至華州，韓建降。李茂貞、韓全誨劫上幸鳳翔。全忠至長安，宦官百官迎。崔胤召朱全忠。全忠至鳳翔。全忠乃北取邠州。李茂貞求和。崔胤上表。全忠請迎駕。上至鳳翔。全忠引兵還河中。李茂貞。其兵八千。韓建降。全忠遣朱友寧。名賢避地。王建遣王宗佶。於潞州。崇信。楊行密遣李神福、台濛。錢鏐。王建取興元。傳戒子以兵。

玄黓閹茂 正戊申，三丁未，四丙午，七甲辰，十癸酉朔，本志五月甲子，太白犯軒轅左角；又歲星太白熒惑在軒轅中；太白遂犯端門；上犯長垣中星。

二

朱全忠軍武功。李嗣昭、周德威攻晉州。朱全忠使氏叔琮賜姓李。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李茂貞。全忠以軍。叔琮、朱友寧大破河東兵於蒲縣。克用叔琮。李嗣昭敗走。李克用宵遁。朱全忠下晉、絳，大敗。全忠還河中。全忠引兵西攻鳳翔。李茂貞出戰，敗。周德威勸李克用。李嗣昭。李茂貞敗。朱全忠圍鳳翔。王建取興元。李克用。楊行密。錢鏐討。朱全忠使。李存信。顧全武。李茂貞。孔弘。弘中。淮南。朱全忠圍鳳翔。王宗佶。李嗣昭。朱全忠。鳳翔。朱全忠。李茂貞大敗。

行密說降之　行密攻宿州不克而還　孔勍取成隴州　韋貽範求起復韓偓不肯草麻　李茂勳屯三原　康懷貞擊走之　杜稜諫錢鏐以孫儒之黨爲親兵　徐綰許再思作亂攻杭州　韋貽範再起復爲相　柳璨爲請王宗播不血戰恐不自保　王建爲秦承厚吮目　王宗滌克興元　李繼密降以董死建忌宗滌得衆而殺之　朱全忠欲歸河中　高季昌謂功垂成安可捨去　馬景詐降云汴軍遁去李茂貞出擊大敗而還　由是喪氣　李思敬以洋州降王建　或勸錢鏐東保越州　杜建徽叱之　鏐遣顧全武戍越州　全武曰之越不如之揚　乃遣全武以子傳璩告急於楊行密　徐許召田頵共攻杭州　全武說行密曰田頵得志必爲王患　李儼至揚州　行密置制敕院　王建拔興州　李彥韜降於汴軍　朱全忠獻食物犒　與李茂貞連和　李茂勳屯北阪以救茂貞　上稱見二擊士　朱全忠遣孔勍乘虛襲取坊州二州　李茂勳聞之遁去　鳳翔城中犬肉賣於人　人肉上鬻御衣以充用　韋貽範薨因顥欲自西陵　盧江威造等拒破之　李茂勳請降於朱全忠　更名周彝　李茂貞密謀誅宦官與全忠連和　楊行密召田頵　頵徵錢鏐錢及取質而還　錢傳璀請爲質於頵　丁章逐朱敬據温州　上言十六宅凍餒死者日數人　令速和解　鳳翔卒羸　韓全誨　寰光竊陷剡州　岳州鄧進思卒　弟進忠代之

昭陽大淵獻

二壬申四辛未五庚子七己亥八戊辰十丁卯朔

三　王師範以朱全忠圍逼天子分兵襲河南諸州　劉鄩據兗州　市人不知　張居厚襲華州事泄走死　李茂貞白上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連和　上累召崔胤　胤稱疾不至　全忠擊鳳翔北山兵　茂貞爲子侃求尚平原公主　上出鳳翔幸全忠營　崔胤抑諷於鄆平復爲相　上入長安　盡誅宦官數百人　以內諸司歸省寺　兩軍八鎮隸六軍　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　李克用攻晉州　停鳳翔所除官　張承業等不死　崔胤忌陸扆貶之　殺宋柔等　韓偓謂萬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　賜蘇檢盧光啓死　分司　褒寵朱全忠將佐　崔胤請以輝王祚爲元帥　全忠副之　王溥　忠奏　全忠表待道昭鎮秦州不果　韓偓薦趙崇王贊爲相　全忠怒偓　崔胤恃全忠　上令全忠取平原公主　朱友裕鎮華州　全忠留步騎萬人於兩軍　使朱友倫將之　侍衛京輔皆全忠黨　全忠歸鎮　裴樞爲相　李克用謂崔胤權寵則怨多　勢侔則釁生　又謂全忠欲有事淄青　慮李茂貞等掎其後　朱友寧齊州　圍葛從周圍兗州　全忠以四鎮魏博兵擊王師範　李神福圍鄂州　朱全忠判元帥府　丁章死　張惠據福州　王茂章救王師範　淮南兵攻宿州　康懷貞擊走之　許德勳勸馬殷不絕朱全忠　杜洪求救於朱全忠　全忠遣成汭馬殷雷彥威救之　李珽謂汭曰潭朗吾恭安得不爲後慮　王建攻秦隴　建以馬示王殺　王敬聯以雲州叛降劉仁恭　李克用遣李嗣昭討之　敵聯帥衆棄城去　契苾讓據振武叛　嗣昭討平之　克用杖嗣昭　李神福敗成汭於君山　汭溺死　馬殷雷彥威歸陷江陵　許德勳過岳州還　劉進忠於長沙　李茂貞解倘香令以避彥全忠　崔胤請召募六軍六千餘人　朱友寧攻博昌　驅民十餘萬幷禁爲土山　遂屠之　進攻青州　王茂章拔密州　使張訓守之　朱全忠拔登州　王師範王茂章破朱友寧於石樓　斬之　全忠自攻青州　茂章戰且飲酒　茂章引去　李虔裕死之　張訓封府庫植旗幟而去　陳諭渥睦州叛　錢鏐遣方承珍擊之　虔鏐宗杜建徽兵仗　建徽食不顥　朱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而還　以王建爲蜀王　王宗本謀取荊南　田頵詣楊行密獄吏求貨　行密欲保境息民　抑頵攻取　行密間康儒於頵　顥與安仁義同襲兵　行密召李神福於鄂州　神福詐云攻荊南　遂東還　安仁義襲常州不克　王茂章徐湜擊蔚州破之　朱延壽與田頵通謀　楊師厚敗王師範於臨朐　又敗其弟師克　送闥青州　楊行密詐失明　誘朱延壽殺之　田頵執李神福妻子招之　神福不從　神福敗王壇廷建於吉陽　檄又敗之於曉口　儀徐綰以還錢鏐　頵自將逆戰　行密使壽濮悰其後　汴人拔棣州　王師範降於朱全忠　田頵使郭行悰等屯蔡湖拒李神福　自引兵拒臺濮戰于廣德　敗遣宣州行悰等皆降於濮　侯矩以襲州降王建　建取樞忠爲施四州　劉鄩今軍士非素遺從副使者無得與之俱　鄆侯王師範命然後降　朱全忠以鄆爲都押牙　坐受四鎮將吏庭參　朱友倫因擊毬死　全忠盛殺同戮者　趙匡凝鄴荊南　明人走　以弟匡明鎮之　錢鏐遣方永珍救楊行密　鳳翔邠州兵屢近京畿　朱全忠遣兵屯河中　田頵出戰死　喬濮克寬州　李神福以杜洪未平辭宦州　郭師從保據錢傳璀　獨孤損爲相　裴贄寵　朱全忠殺張濬葉　彥送其子格於漢南　劉仁恭黃契丹草　劉守光誘執述律阿鉢

自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四

閼逢困敦

二丙寅閏四乙未五甲子七癸亥八壬辰十辛卯朔　五一日夏至　本志十月辛卯朔食心二度

天祐元　朱全忠奏殺崔胤　詔貶之　散遣所募六軍　以崔遠柳璨爲相　朱友諒殺崔胤　李茂貞李繼徽侵逼京畿　上遷都洛陽　驅徙士民　上謂華州民不復爲汝主　何后言大家夫婦委身全忠　王建遣王宗祐迎駕至興平　宮　朱全忠養判神策六軍諸衛　宮人耳語　安爲佑國軍　上以絹詔賜王建李克用楊行密　杭州　行密遣李神福擊杜洪　全忠求和不許　洛　全忠令寇彥卿促官家發來　上發陝至　人左右皆汴人矣　上至東都　赦改元　以陝　忠自領忠武　賜錢鏐爵吳王　羅紹威爵鄆王　趙匡凝攻襄州　王宗阮擊敗之　張武鎮李　全忠　全忠西擊邠岐　馮涓勸王建與臣茂　斂　朱全忠欲殺德王裕　既而云崔胤賓衛　上　蔣玄暉帥史太等獄上於赦殿　輝李　柴　三　李神福攻鄂州　朱下有疾　以劉存代之　以非王令温使勿來　歸何太后　邠岐兵不　朱友恭氏叔琮殺之　復以張全義爲河南尹　全忠屯雷丘　掠淮南以救之　陳璋以衢州叛　於湖南　馬殷請行密不事天子不足與　劉隱賂朱全忠得清海節

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五

旃蒙赤奮若

正庚申四己丑六戊子八丁亥九丙辰十一乙卯朔

唐昭宣帝柷　天祐二　王茂章拔潤州　安仁義以李遇誠有禮委身授之　陶雅救睦州　軍夜驚不動　虜錢鎰以歸　朱全忠使李振代王師範　全忠圍壽州　州人不出　乃引歸　王師範舉族還大梁　朱全昱致仕　全忠使蔣玄暉殺昭宗諸子　劉存拔鄂州　執杜洪殺之　葬昭宗　王師範鎮河陽　獨孤損出鎮安南　張文蔚爲相　裴樞崔遠罷相　樞不與張廷範太常卿　柳璨幷損遠譖去之　楊渥爲相　泣曰此吾家之不幸　蓋寓卒　彗星竟天　陶雅會衢睦攻婺州　錢鏐救之　詔以十月親郊　柳璨李振勸朱全忠貶逐衣冠裴樞等以塞星變　朝廷爲之一空

趙匡凝修好於王建　殺裴樞等朝士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全忠盡殺言柳宜車轂者　裴贄貶死　士大夫不入朝者令州縣督遣　魏將李公佺作亂奔滄州　王建遣王宗賀擊馮行襲　軍鎮之　盧佶陷温州　方承珍攻婺州　趙匡凝奔廣陵　進擊荊南　趙匡明奔成都　陶雅拔婺州　濠州劉金卒　楊行密疾　府授劉威　徐温殺可求　使人召渥　朱全忠

柔兆攝提格

二甲申四癸未七壬子九辛亥十一庚戌十二己卯朔閏十二　本志四月癸未朔　食胃十二度

三　吐蕃寇涼州　李簡至宣州　王茂章奔兩浙　刁彥能據定軍城　陶雅歸歙州　錢鏐取睦州　羅紹威患牙軍驕橫　欲借汴軍誅之　朱全忠許會魏鎮兵伐滄州　又遣馬嗣勳會女葬　與紹威合擊牙兵盡殺之　陳璋歸衢州　方永珍取婺州　遂攻衢州　楊渥攻湖南　陳知新拔岳州　以朱全忠爲三司都制置使　不受　魏將史仁遇作亂據高唐　全忠召滄州諸軍討之　至歷亭　魏兵又亂　遂拔高唐　殺仁遇　李嗣昭攻邢州　張筠擊走之　劉守文攻貝冀　鍾傳卒　子匡時立　養子延規以江州降淮南　朱全忠如洺州　楊渥遣秦裴攻江西　魏之亂兵據貝澶相衛五州　朱全忠討平之　全忠留魏半歲　羅紹威殺牛羊豕近七十萬　紹威悔誅牙兵　秦裴先擒劉楚　乃圍洪州　全忠發兵擊滄州　周本迎陳璋歸淮南　兩浙取衢州　朱全忠軍長

盧滻人不出羈紹威供億數十萬人無闕。秦裴拔洪州，虜鍾匡時。楊崇本攻夏州，劉知俊敗坊州兵。劉仁恭殺文境內士民。劉守文謂子叛父來將安用之。王建始承制封拜。李存勖勸李克用救劉仁恭。克用召仁恭兵與共攻潞州。劉知俊敗楊崇本於美原，西軍自是不振。高季昌敗荊南。湖州高彥卒，子澧代之。錢鏐薦王景仁。朱全忠遣李周彝救潞州。廢鎮國隸匡國軍。丁會以潞州降河東。朱全忠釋滄州還。劉守文乞餘糧以濟饑民。吉州彭玕附湖南。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五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彊圉單閼	正戊寅 四丁未 六丙午 九乙亥 十一甲戌朔 正二日雨水本志六月丁酉熒惑犯積尸	
梁太祖開平元	晃守 光燕 附劉 自梁 王 州沮纛 臣耀 官之安曹 還欲紹薛禮曆曆勳 輦帝 威遂威貽見帝帝進遣遣飴遣 梁自篁受勳矩王禪遣王李州百 王諸大禪之以歸位百却恩 官	院較王宮建爲元當金郎天晏名年稱御因安却引城李燕載緩讀梁奉 翔於 東濟 族晏帝子謂晃號臣殿之山之兵下思居何與父 冊 翔知曹璟京陰舉誠貴位乎王 受 執遂入劉安大 人涉楊寶 不崇州濟殿王唐 帝 可朱王去百王仁攻城守宣安劉奈以疑稍 顯政 陰西 帝改行朱王作全更粵官始燕大拒光據山仁千靈式大
唐太祖武帝天祐四	克用 王失生晉復稱勳 臨節辭於書帝晉 張 敢此曰王王王晉	咸 爲攻虜思 攻救傣王等李將懷 更而保攻城之州幾丹單以承 數周夾潞懷安梁遣之威命堅嗣州貞梁附負機梁約會王冠阿 爲囊 攻傣鎮州貞代李州 等周守昭 攻虜梁約歸阿共東與要保契監復
岐秦忠敬王天祐四	李茂貞 后殿居 宿反告寬 婁爲名其王符闕 爲宮所家輝昭宣王岐	
吳越武肅王王	勸 於討信溫州信瓘傳鏐 王羅處虞移州 於討琮遣 羣竇州約兵斬克溫虞傳子鏐錢	處虞越鏐 兵 州約王爲梁討 降以 吳以梁
楚武穆王	降存揮遣入陳遣 爲梁於殷馬 彥等拒寨冠知劉淮逆以梁勳殷 揮詐之彥殷新存南王殷 進	纂許救入梁南之彥殷彥荊命州恭 州玗兵州遂等陽之不 擒儒彥寇李達 揮遣恭南殷 攻雷不攻會 拔殺擒於受 之勳恭以鎮玲准攻秦 討與梁岳彥克洪彭遣岳之存越敗
荊南南平武信王	攻雷流昌使南昌以興 江彥散安 節爲高 陵恭 梁季度荊季梁季高	攻倪季彥季 昌公攻彥却季 之可昌恭昌梁敗安洣恭之昌 稱遣 討命之季陽又 擊
吳景帝天祐四	楊渥 勳殺溫張彥纂嚴隴 等朱顥顥楨左審王 於思溫徐忌右翻渥弘周殺	州兵克楨等米死纂雷南鍾玲州遂不隱敗湖知劉唐云禮制遍於殺洪 攻 州鍾志 鐃彥以傳梁 失屈被於南新存 欲堵 不庭左州 信遣不梁鐵遣敗恭救湖李遣岳死擒越兵擊陳遣復遣移能下右又
閩太祖	王審知 加琅邪王 知侍中 梁	
蜀高祖天復七	王建 消之王又謀聽塞欲請 勸 書遣自者既復道 王爲勸晉帝乃無唐云檄移	修之唐相韋王帝 同賊失唐稱以 故族衣 莊宗位王爲在稱與制蜀 事使冠用爲信 卯亟不臣不曰王
南漢烈宗襄帝	劉隱進爵大彭王以梁	

卷第二百六十六

著雍執徐	正癸酉 二壬寅 四辛丑 六庚子 九己巳 十二戊 戊朔 志辛丑 本四 月戊 熒惑犯 上將 子犯 執法 左	
唐哀帝 二	如淳州祖 文蔚李 帝上 李安後歸 兗役卒 知 州 號 張 相 子 楊 遣 兵 不 上 遣 羣 黨 不 大 晉 王 破 之 大 貞 道 歸 周 僧 殘 攻	州州李昭亡軍文威討穰 存赦者士請以守 又瑋之多面降書光劉 寇寇 爲軍帝說羅守 路晉晉恣士文守紹文
王 五	李等存嗣卒承存見 克 立 爲 將 存 位 篡 克 存 位 象 命 軍 子 爲 王 張 扶 出 吏 爲 於 克 受 錄 帥 貢	皓爲懷李名 曲光爲救潞克貞田斥蘇攻貞城乃代穰 韓判 穰 拔夾貞思宗賜顧請相之州 國里蘇循諸會 別七特契貽瑋以遣鎮 晉寨攻安實張鎮降 范晉潞 樁等州魏命居部彊丹矩晶子尊示 江 潞代 全文 劉韓居兵州康等致 博康滑幾不阿爲院友四稱 豬尹州康以魏州以守建實攻不懷歸仕勳兵懷寧之受保相 文代居
五	會晉兵雍於 之 梁 敗 攻 州 嘉 胡 攻 平 克 瑋 萬 之 谷 數 梁 關 上 不 救 劉 代 卒 子	梁南 遣遣 絶 江尹 皓 拔 梁 豬 遣 存 李 瑋 攻 晉 州 攻 又 州 路
	遣兵救 信州王 遣仁取趙 景梁 南陳之淮 淮 寬 闡將 蘇 本 州 仁 保 張 淮 東 而 攻 取 南 州 洲 於 敗 既 魚 蕩 東 復 失 洲	
	李殷存桂遣鄂淮黎 暉州恭陵遣高茶北 瑋以代州兵州南所秦克雷奔又州鄂實方 卒弟守 攻爲秦敗彥朗彥廣取 運於由	
	淮李冠敗馬梁爭辟辯士 南厚之季頭震季畢前 將入昌於 不昌但進	
五	攻高敗馬楚鄂裴之顓使景嚴韶立 荊季之頭兵州纂 徐賊王可顯太可 李厚南昌於 寇察敗張溫弑 求自速求	
武成元	張格扶 蜀王改元 以韋貫僧 韋格罷王改 相阿前 宗元 張信 將 諫 忌王 相 作宗 信 主六 鳳 求 謀 王 冀 求 以 殺 寬 之 獲	
	梁以爲清海節度使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七

州牛存節救之晉兵退帝歸阿保後謂欲與共嶽沙陀然使對冊城邠晉劉之兵寇梁州帝以朱史軍晉泣振院王師龍二百口師第請敘長幼堂刑劉知使敗岐兵於暴谷晉蜀引鎔錢參遣王東仁來請討淮兩晉周傳展寇晉州帝自將教之至陝州儀威返胡數瓊報上平闕劉知使擊破之遣鎔暴掠顧州遣寇袁鄉擊淮岬攻留丘廬善

將不克李恩諫卒子鎮昌懿位劉守文攻劉守光敗於廬秦軍又敗於玉田乃選寶數仕璟稱桐揚揚

璋李存暴來止存儀李李顧說殺克審嚴發承瑋李存節自為送虔使子王毋梁於大承事實伏乘等之兵銖嗣李守昭周殺上黨使梁使其昭周王召引儀威步兵殤哭入夏甚偽王心義衆稱然梁王曰謂晉

黨子新立不知兵必將領若出冀不黨可敗北逐師謂將救上黨王懿梁夾乘大破之解遣州之圍京用遣言解嗣儀威李副弼攜隙儀威衆勝攻澤州不克王錫晉陽修致事始承何封拜王兄事發衆復乘

晏讚隴高李昌屯漢口許然勗攻之李昌求成呂師周攻權南取昭賀惰叢縣富六州殿惠民權士賜南遂安

以太夫人教立王將隆演朱瑋兄事可求額以溫鎮閬州可求留之親使竑判可求不忍殺溫使鎮秦事殺額溫使額獨用左牙卒溫事軍府之致溫與可求修致息民隆演稱節度使弘廣王周本呂

師遣蘇兩浙圍蘇州兩浙將張仁保入寇取東洲陳瑋敗仁保赴魚蕩復取東洲柴再用以曾飯搞部兵梁寇秦鄉寇晉丘盧壽晉不克

會遣將晉岐邠梁兵攻不雍州立克宗太子立鶴周后徐立張銷紀星鑄武步宿山十騎三萬

七

屠維大荒落

丁酉二丙申四乙丑五甲子七八癸閏九一亥霜降日二壬十朔戊初用曆秀林胡量曆丞丁卯正朔

三　上還都

祀圓洛陽延州丘藏奧來舞高葛李河中上州降劉丹後拔延州知鄜坊二州上遷洛降降上用劉陽旅王重渾劉守文師劉守光越敗錢軍鳥出鼎蔦元行陳前擒守欽所攻濟州光道等立守呂克延祚拒文子守

王劉知後聞懷重師死而敬叛歸鳳翔安據華州長鳳鞏劉捍送知翔殺之河後亦求援克東華遣楊置州合華師厚劉鄜討劉知後擒鄜克度開劉知從楊上李陝華州師厚拔後奔劉知楊師鳳翔安以厚克長精燕劉守光丹州王克李彌商州上走擒之讓兵遷西都軍鳳審州立李將王班畫洪附于房州楊度以肇叛附遣

唐莊宗　六

存勗知後梁求援劉使梁來州自將晉下使王儀威南梁晉周不克攻州

會岐邠兵兵攻雍雍州晉克梁儀威不梁晉周不克攻州

兵敗來秦同華雍州後入于梁王遣知後攻置州梁慶簡虎等攻邠寧以救之入寧衍慶三州知後引遣遷懷岸等於三水大破之

六

李實殺延萬子劉萬翼高梁奔寇丹梁丹延降梁州梁劉後拔知州延坊二鄜降梁州劉知以同後雍州華降執來擇殺劉知之後

王見隆仁章惜義有智而志之果鐵其用錢鐵等大破淮南兵解蘇州圍信州危仔信來奔高擅欲益殺百姓擅叛附淮南使錢鏐討之

苑攻圍高安以助危全楓攻錢米志錢所敗吉州彭玕來奔

李洪入寇悅可福擊敗之

吳宣帝　六

隆演餘權遣假子知錢治昇州圍蘇州兵敗遣歸初置遷梟危全颯衆十萬寇洪州劉威守兵歸千人日宴敗全颯

不敢進屯衆牙軍湖南兵圍高安周本將兵猜去劉貳本謂全觀敗援兵必遷又謂衆寧不敵帑衆皖用之周本據危全觀於衆牙軍迷取實古州南雅鎮軍鎮州米志鎮敗施攻弘上高危仔僞奔兩

梁以晉知爲閩王殺淮南使發知遣遂與之絕審知徐約寬刑尊賦公私克實境內以安

二

梁洪以李州楊襄以房虔來附州失之華以太判六子開丞冀府和鑄爲王行相秀林胡王宗曆稱廉并足而者豐食不書而者足不

梁以閩爲南平王

上章敦牂 二辛酉三庚寅五己丑七戊子九丁亥朔本志十二月庚午望食

四 劉延祚出降劉守光族呂兗趙王羈呂瑋以詭守光鎬父仁恭請敦仕殺劉守文高宗谷殺李彝昌軍中立其族父仁福上以宋州大水而衡王友諒廢瑞勞黜之分晉絳賈定昌軍窺袁紫彥約督沂勍密殷之羅紹威卒子周翰代之馮行馨將李班字靖敬州上以許徽之初不革置者於欲官弁岐害敗國夏邠兵王鮫州涇邪

七 遣周德威會鳳翔兵圍夏州不克趙王鎔求援王急發兵救之王自將屯趙州王處直以兵從王進逼梁營卑于野河北閨德威譯天武眾篇奇貨德威與張承衆勸王退屯高邑

七 求巴劍州於蜀蜀以貨與之遣兵圍夏州不克

克湖州沈行思殺陳環誅之

梁以貿為天軍上將荊僕于敗南口救油南赤准邁兵財函之石南斂擊辰入饑呂州遣討窺則以師廉之以巨昭劉容川以昌魯來高州降

湖南入寇季昌敗之油口

七 岐王加隆演調吳主赦高濱來奄徐遇木偶謂皆民衣宜解力貧者衣教耕赤石園湖南義廣所光鋼處位於傳全擢讓受光不卒全稠迎其播延昌子之立昌貳延梁嚴於求戌可逸以新之鬮

二 太與唐子襲有道出道隊於興襲潘焼元為權代使齒王求岐劍州巴之貨與萬七莊卒萬太子名元更審坦二子百十人廟周庠為傳齊赦相年改明元

高州容州入于楚

吳取信州盧光稠以虔州來附始盡得江西高澧以湖州來附

克之晉周德威國晉州之師軍彙却晉陳暉克楊州執李洪渥興以劉留威為殺昌楊後韓達逵涉罷趙光杜號鎮相丘上告謝圍盛教馬紹以將乞鼓請饒有功重臣其幾博上以府子周翰領知事岐劉留使攻寶州攻慶信貞等之邠寧以救入懷貞等州軍行慶三虔引遣王楠章用二鐵大懷貞等滄敗於三水孫州置宰殺軍京人以飼

重光協洽 唐正丙戌三乙酉五甲申六癸丑七壬午九辛巳朔十一二十三日冬至蜀正丁亥朔本志正月丙戊朔食十月癸戚犯左執陆

乾化元 晉人掠刈劉者以困梁軍王景仁出兵逐晉人至高邑日蝟士卒饑而退晉兵乘之大敗梁兵於柏鄉景仁等走還河北大寶命楊師厚將兵屯河陽晉人圍邢州王檀城守晉王國魏州上遣李掠助羅周翰城守殺州劉行珠作亂王存儀誅之上絹存儀方繼若臨之以兵則兼速飛突晉人掠真博遣衛上屯白司馬敗

八 周威掠儒鄉刈柏者梁鄉始困人儒威梁處壓而衞門王景之怒而仁兵儒出轉戰威北至而河而野王止梁壽謂帝其我自勝必王欲晉周先威請儒日鐵侯卒以梁退乘欲兵大驕兵之梁敗於

八 蜀奪繼主之婦岸怒始王蜀絕與王兵臨蜀境遣逼韜寇長安至軍虔敗還遣兵寂興元不克蜀屢破岐兵王遣劉知後李繼崇等攀蜀大敗王宗侃等於會泥職追至西隸國之蜀王宗蜀

錢鏐襄湖州奔淮南

呂師周攜潘金威斬之穆兵擊宋鄭馬實為朗州節虔使劉嚴攻容州取之又取高州

八 業殺盧球晶而延之尋代李泰卒代之贊全播譚疾自免劉嚴取韶州

使者勸上圖鎮定上李陝遣楊師厚等屯三原上梁邁西州背兵至夏館師解等楊州王屯濕忠儒景仁使霸廷上屯杜冀鷹等宗而趙王鄉廷末敗鎔鎮兵鷹等絕鎔權二殺求援州晉孫觀燕劉光救勸守鎮翰不從天祐定復釋違王年上戰趙景仁等律令絡行新王景式柏鄉仁進軍

永平元 公主晉李繼燕蜀主嫁之始崇岐絕尊命王與侃等兵嚴宗趙溫將謀破岐兵寇破元唐與擊擊道之卻主如蜀州廣利將兵諸岐西破主王蜀還侃等宗劉知與嚴於後泥撒青大

高州容州又取攻節度使留梁為歸以攻取之取高州[illegible]

自三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八

以備之楊師厚自碰相救邢魏晉兵去師厚中魏州溫轄以邠岐之師寇長安康懷貞等敗之於軍虔大救劉守光欲稱帝孫劉謀晉王與五鎮共尊守光為尚父光守表求河北都統賂以為秉紡使守光鄰義往無郊天改元乃謀耨帝張全義手鎔祚欲紘上全義止之劉守光寸斬孫鎮守光自稱燕帝改元塞天其日契丹陷平州上關

柏鄉李存建目勸軍青勿殺梁戰士悉解甲殺兵王退屯趙州張承冀圍邢州王圍魏州王觀河於攀陽周德威掠貝博渡衛劉守光鎮會鎮定鎮鎔誚先取守光然後喻討王自魏州還趙王享王於趙

敗岐兵於明珠曲蜀主自救西縣劉知俊敗解圍饋王以轄奪知俊兵李攀梁韓且還其族於秦州

敗走保岐西縣人圍之唐遣蘇不秦鎮元王宗鐵等救西縣敗岐兵於明珠曲蜀主復如利州又如興元大破岐兵岐兵解圍去蜀主西還

靜海節度使以曲美為萬獸克寶州上乃遣高晉趙寬不出將多被誅上誅忿稽士卒爭避匿或傳沙陀至上至魏北巡至相州晉趙將入寇

州周德威戍趙州王與趙王等共尊劉守光為尚父王會趙王於承天軍謂朱溫不日必有天誅遣李承勳賀劉守光不肯稱臣守光囚之守光攻容城王處直求救遣周德威將救之

玄黓 二

劉守奇來奔

九

周德

九

蜀梁加王宋[illegible]及築江陵 王衍父[illegible]昌外郭

九

李[illegible]

二

赦

南漢

涒灘

正庚辰 四己酉 閏五戊 申六丁 丑七丙 午九乙 巳十二 甲戌蝕 六一日 大暑 本志正 月丙申 熒惑犯 房第二 星五月 壬戌順 行去心 四度犯 心大星

晉人攻幽州劉守光求救帝自將擊鎮定以救之擾殺孫驚等於自馬以毀疑饋嚴豐厚迫數李思安非讓而殺之上至魏州命楊師厚攻棗強貿德倫攻備糧上至下博南遇待習逑趣棗強盛強卒擊李周幾上鄴拔纂強屠之晉史建瑭等入賀德倫營軍中驚擾帝師諸軍皆遣還目州疾增劇張襄進殺劉鑾威梁逾侵內附帝至東都至西

威會鎮定兵下祁獻關劉守奇劉貴非說下逐州奪奔梁德威攻曲州梁主攻備縣李存審屯下博橋執將權者斷晉纏去曰矣王至建史嗣瑭李為賊詐入梁兵倫貿德火營躍梁殺人遣主寶為毀劉進殺劉

宗汾救文州

師發隨梁以殷為武安武呂靜江寧遣節度使洪鄂四面都統梁遣章戰等為運廣和叶使吳陳璋擊取岳州

吳陳璋入寇遣傾可福拒之季昌出兵攻襄州為孔勍所敗梁荊貢路絕

不服徐溫溫遣柴與用等攻宜州遇隆溫誅之諸將始畏溫徐知誥事溫甚謀為昇州刺史條政州七宋齊丘以術于知隨皆納說劉威入觀以解嫌徐溫事劉威陶惟如武忠王威等悅服人亦寵溫退等推隆

演鎬吳王陳璋擊楚岳州取之遣攻荊南遣劉信屯吉州李秦圍卒岑州人寨譚全潘代之附子梁

王鏻龍太子更名元膺王宗汾攻岐文州拔之

高祖天皇大帝 龑

都薛貽矩卒諸上謂我死諸子非晉王敵無非地友帝愛奪子友夕欲以爲後次子友珪無寵心不平且不自安帝亂諸續友文歸王氏尤有寵帝疾甚使王氏召友文出友珪於萊州友珪與韓勍謀夜獄帝使其納友貞殺友文於東都輕以爲反友珪郢帝許州軍亂殺韓建救楊師厚奉羅周翰魏博使周翰於帥州廢建昌宮以張宗

邀威以淮景內附李存威拔瓦橋關及莫州王欲斬李嚴孟知祥諫而北建李存審將駒兵助焉德威李嗣源拔濃州德威擒單延珪梁朱友謙以河中來附且求救王自將救友謙敗康懷貞於解縣友謙諧

昭陽作噩　三癸卯　五壬寅　七辛丑　八庚午　十己巳　十二戊辰朔

梁均王瑱乾化三　友珪祀圜丘赦改元鳳曆趙巖與均王友貞謀討友珪廢自在招

討楊公一書耳均王使馬慎交說楊師厚率或說賊厚謂義討師何珪君臣友均徵龍騷軍欲王激鄴云袁盡阮之軍象先帥友突入宮爾珪使爲殺妻及諸軍十萊掠杜廷班皆死己象先使萬迎均王晚郎帝位趙都帝均鍾更於又楊更以王名爲鄴荐師小必與事大師厚歸藩奇掠關劉守鎮州遺城壞業師厚

冀王晉討使朝劉軍懷劉討平之朱友謙以河中附晉進康嫫眞等討之救翔爲相晉王救河中懷眞等敗於解韓友珪召楊師厚歸厚曰往亦如我何師厚敗王鎮明於厚店彝太祖劉劉以陽州附晉

十閏備咸拔順州又拔安遠軍降劉州又拔盧臺軍劉光滄克古

北口居庸關降劉守光令元行欽收兵山北使高行珪守武州李關謙下山後八軍進攻武州行珪降元行欽攻行珪關源救之敗行欽於廣遣軍隆之嗣謙儒州拔高行與王珪珂分從牙兵將嗣謙從闕

衛兵劉劉以陽州來附

十

吳李濤攻衣錦軍進之瓘救以虔濤又歸傑攻廣傳虔花福值傳瓘攻吳

常州敗於無錫

姚彥章侵吳鄂州樂南求昏許之

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梁以季昌爲勃海王季昌繕完粟兵交通吳蜀

朝廷浸不能制

十　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李濤攻吳越衣錦軍爲錢傳瓘所廣花

虔韶信屯廣傳復爲儀瑾所廣楚姚彥章寇鄂州吳越錢傳瓘寇常州温敗之於無錫梁王景仁寇徐温敗於霍丘

三　赦　太子疏唐道襲過失以爲太子少保王嘗爲相以杜光庭

求昏于趙

爲謀議蔡國公太子元膺召諸將宴唐道襲云將作亂徽兵入宿衛太子兵攻發戰道清風於下道權敗死王宗與太同戰死妃台太衎子敞於前會子齡子謀張宗立格徐

自十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六十九

閼逢閹茂　四丁卯　六丙寅

四　朔方韓遜卒子洙代之晉王窺邢州楊師厚拒卻之王殷

滄州通於寶州以守青代之號治爲相王景仁與徐温戰敗於霍丘

十一　蔚王順儀劉太師面李小喜

幽州城下詣之守光欲降李小專上之其夕小喜降於晉軍且告食燕明日王令攻拔其城擒劉仁恭守光至燕樂擒之以周儀來鎮幽州王自鎮定獲晉陽

燕劉守光大帝伏燕守何如劉拔州瀘州又平光是雖進光又王州拔李救衛救趙營莫又州求紹之信州拔瀛與趙會天劉傳州將州威之光順光檀儒破守困入周驟籍王自詣晉

十一　蜀王宗鐸等寇階州及長城關

吳劉崇景以袁州來附王瓚襲吳黃州執馬

季昌以水軍取夔州不克

十一　劉崇景以袁州叛附于楚

四　太子開崇勳府荊南寇慶州王成

八乙丑　十甲壬　十一癸巳朔

以徐州叛附趙吳會牛存節符討之敗吳朱瑾

先謝守光死刺劉仁徐心自錄先王嘉鎮吏推王稱尙書令始開府置行書王會兵自將之兵攻梁邢州不克

李繼徽之子彥魯毒其父而代之

朗許貢救劉樂景敗歸復失虔州

王瑗鎮破黃州柴再用敗楚許貞兵復取虔州梁王殷以徐州來附朱瑾救之敗歸

先蜀知之錄王宗訓毛文錫判權密文錫諫決峽遷曰高季昌不服其民何罪南超寇黎州王宗範等擊敗之追至大度河俘新萬計王宗鋒等破岐階州及長城關

旃蒙大淵獻

貞明元

牛存節拔徐州蔣殷自焚

正壬辰　三辛酉　六庚寅　八己丑　十戊壬　十一丁巳　閏二朔　一日三　兩蝕

趙光逢致仕楊師厚卒上宮中受賀端嚴勸上分魏相爲兩鎮使劉鄴將兵六萬虞河以歸魏人魏軍不樂分從遂作亂劫賀儒倫求復晉上不許漢叛附于晉李保衛殺李彥晉以邠寧來附使王權助劉鄴拒晉岐劉知德國邠州書彥咸拒之晉人謀陷軍州劉鄴伏兵國晉王稱遣之鄴自實溫衆盧劉晉陽會久兩檢句鄴至樂平全盧而

十二

梁張彥以魏博

來附李王使先存晉清據臨大自以之軍繼條賀王倫勸張先餘彥彥滑至承王迎偽等餘彥而八人餘撫其王衆李以彥前鎗帳都銀撫馬使黨衆而從服心大與王屯劉鄴來魏然鄴河鎗復賀魏倫以

十二

李保衡殺李彥

魯以邠寨附于梁遣劉知後攻之蜀王宗縮克階州成州李繼滄以寨州降蜀劉知後攻邠州末克閩其家陷蜀引兵遣遂奔蜀蜀王宗縮宗瑞克鳳州退韜以繼鼎州附於築

以女嫁劉巖

十二

徐溫以子知訓

爲行軍副使溫出鎮潤州子知訓留廣陵秉致

五　敕

綠綱金三王南

韜不復犯遣遣王宋縮宗讚攻蜀州宗瑞宗翰攻鳳州宮中火閣門不內救者赦宗縮等克階州成州李繼梁以秦州降岐劉知後來奔宗縮會宗瑞克鳳州赦改明年元

逆歸于楚嚴求都統及南越

王於蜀不得曰安能梯航事僞庭自是貢使遂絕

運濟鄴欲據威之周德威遇晉遣屯華餘之王引兵守不帝晉鄴晉遣戰鄴曰可軍衛張未給輕也但人勝十解權可中來帝怒使鄴使晉戰諸以河永飲鎮將鄴蕭定管敗遷康張德妃卒人王友殿伏逆讓殿謀爲友帝晉之餘忌敕由是諫趙宗寶專任等嚴張漢傑敬昇權受贈諫翔李嚴皆謀巽劉鄴克壽晉王不岐改元鼎退韜以擺來附

其通道州之路梁道州取之王從百餘騎城劉鄴晉梁人國之數軍方魏得出鄴乘虜錢晉陽王曰鄴是於梓不德爭於決戰鄴退雨而遇欲據臨滑周德威迫之廷屯華錢王與之對是高行周賀李蜀無樂

博歸王王衆領之王以李存進爲巡接使魏城書然王以軍府事委司空頗璵召從子不以白王王族之王以孔謙爲支度務使聚三領兵十年軍須無關然帝僞重敘懇亦歸王自州不服于晉王歸取懷州絕

柔兆困敦

正丙辰 三乙卯 六甲申 八癸未 十一壬子朔

二

劉鄩不出王如貝州詐云還晉陽鄩襲魏州李存審踵其後王還與存審夾攻之於故元城西大破之

[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

十三

使皮光業入貢通好於晉

[illegible]

十三

[illegible]

與吳越[illegible]

通正元

[illegible]

號大漢

強圉赤奮若

[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十四

審知為子延鈞娶越王之女

天漢元

[illegible]

乾亨元

[illegible]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

著雍		
四		
敕邦囊 國事求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十五		
攻……		
十五		
光天二		
敕……		

攝提格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	[illegible]	[illegible]

魏以觀軍陷陳王彥章敗趣濮州輜重驚潰入幽州陳陳亂德威父子戰死瑰據土山王奪之諸將欲斂兵保營明日俟諸軍集復戰閻寶曰梁兵日晚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無不勝者退以爲所衆彈者再克諸

軍來集者必潰河北非王有也李嗣昭曰但擾之使不得夕食自破矣王建及先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王哭周德威曰是吾罪也取梁濮陽李嗣源失王所在宿於河北王以是疏之撤則阿攝降梁晉軍

宋齊丘除民丁口錢以穀帛當稅曰安有民富而國貧知誥齊丘盡夜謀事虔州久不下以劉信代王祺吳越楚閩救之錢傳球攻信州周本閉門張幕軍欽陳瑋使蘇湖劉信擊吳越閩楚兵皆却之信攻

虔州不克徐温怒益兵使更攻之遂拔虔州執譚全播可求勸徐温以知詢代知誥知誥出可求爲楚州可求說温建吳國温復留之

使周后殂歐陽梟贊誓以廣其居改明年元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六

至德勝度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屠維單閼	上章執徐
朔	一己亥四戊戌五丁卯六丙申八乙未十二甲午朔	三癸亥五壬戌六辛卯閏庚申八己未十一戊子朔七一日處暑
梁均王	貞明五　賀瓌攻德勝南城晉聯艦艨斷晉救兵幾拔之晉兵至乃走退屯行臺村瓌卒王瓚代之拒晉於楊村夾河築壘劉鄩屠兗州族張萬進王瓚與晉李嗣源戰威城瓚與晉王戰河南獲石君立既而大敗走保北城君立謂晉將而爲梁用雖竭誠離則信之以戴思遠代王瓚	六　李琪附趙張得相位受賄作姦免流貶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子令德爲留後求節鉞帝不許友謙叛附于晉詔劉鄩等討之暴等圍同州晉李存審等救之鄩等敗遣歸帝遣實維說溫昭圖裴求移鎮母乙攻掠陳綦穎討擒之
唐莊宗	天祐十六　李存審築夾河兩城於德勝王還魏州王自領幽州以李紹宏提舉軍府孟知祥薦郭崇韜爲中門使專掌機密賀瓌攻德勝南城幾陷王建及帥死士入隸壯閣斧其笮而從之救兵乃得度瓌走王怒郭崇韜令別擇河北帥馮道諫而止李存進作浮梁於德勝劉知遠救石敬瑭讓劉歲萬爲張救進求軍劇耳李門與嗣源戰王瓚威城梁王邀於餉者爲潘張審梁所紹賴李免榮以敗王瓚梁王南於河陽故濮	十七　李建及以私財分士卒韋令圖譖之王罷其軍職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來附梁劉鄩圍同州遣李存審等救之大破鄩等至下邽而還鎔王鎔不親攻事權移左右石稱蒙以仮得李張文偉作亂於請敗而韓韜趙王以爲
秦忠敬王	天祐十六　蜀王宗播等入寇	十七　蜀王宗儔等寇隴州王出屯汧陽
吳越武肅王	遣傳瓘伐吳傳瓘舟戰灰豆及沙大破吳軍於狼山江殺彭彥章傳瓘復伐吳與徐溫戰于無錫大敗而還王見何逢馬而悲斬鄉姬父以正法枕圍木及鈴以警縣微行夜叩北門不納賞其吏吳來求和許之與徐溫王隆勸建國不許	求昏于楚
楚武穆王	攻荊南吳人寇軍州乃還	吳越來求昏
荊南南平王	楚人入寇求救於吳楚人引去	
吳惠帝	武義元　吳越錢傳瓘入寇徐溫勸王稱帝王不許乃即吳國王位置百官用天子禮徐溫爲大丞相彭彥章與錢傳瓘戰於狼山江軍敗死之劉信等使運州以救荊南錢傳瓘攻常州徐溫與戰於無錫大破之溫僕叛將陳紹曾指復使與兵緒將續因旱乾乘勝臧吳越溫曰久亂民困錢公末可輕不考戰勝以戚之戰兵以讓之使兩地民安業乃歸其停與和自是三十餘州民安藥者二十餘年爲寵僧躬乂自稱大封王入貢徐溫出屬江公濛於楚州盡恒隸禁民嗇兵釋	二　楊延式欲械繫張崇溥貴都統王以恭謙保位尤不樂肆國沈飲成疾徐溫謂楊氏無男有女當立王殂溫槍權江公濛立其弟溥金陵城成陳吉讓上費用之轄溫不視而贊之
閩太祖		僧浩源以白龍崇之爲王延彬待瑞延彬求泉州節鉞於梁審知黜之
蜀順正公衍	乾德元　赦王宗播等傳岐王宗昱攻隴州皆不克蜀主與太后太妃遊宴近郡名山太后太妃各出教令刺判史令錄官王承時等犯禁原之自是禁令不行削金飾明官爵遣桑弘志討之	二　桑弘志克金州執全師朗劉庫出鎮張士齊諫流褚州士祭赴水死權昭乞數州寶之以寶宅蜀主北巡金甲珠帽而行段融諫不從次安遣城王宗儔等攻隴州食盡而遣蜀主如閬州道路供辦民始慾怨又如律州
南漢高祖	乾亨三　立馬后梁命吳越王鏐來討鏐不行	四　立學校開貢舉設銓選通好于蜀

自十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一

重光大荒落　丁二亥五丙戌六乙卯七甲申九癸未十一壬午朔六月乙卯朔食

龍德元　徙渥昭圖於許州_惠王友能反昭靈泰威等討之友能至陳留敗還陳州明之_改元

尹皓段凝譖劉鄩帝戲殺之_友能降曲之_張文禮乞厲兵自德懷度河晉人必適敬翔曰墜下不乘此叢晉不可復破諸張不可乃止_叢思遠襲德勝北城敗還

十八　王稱先王之教以辭吳蜀_傳真獻傳國寶_張承業

假子名僞明丞以軍事委之_趙王嗜佛老遊西山數月方歸_石希蒙復勸遊宅所李弘規敷蘇漢衡等殺之_趙王使子昭祚族弘規寵治黨與

讀讒之愈久則得之愈堅_又謂王自取之誤老奴矣_諭王恨殺石希覬者觀軍皆攝張文禮激之送弒論王寧文禮貊帥盡誠王氏_文稱求節鉞于晉王王不得已以為成德留後_蘇循舞爾稱臣獻書日筆_張

十八

歸李濟于吳

展鄉鑾入寇姚彥章討平之

季昌杖倪可福而賜之金

吳睿皇溥順義元改元歸錢

鏐于吳越_徐溫勸王郊天曰唐末傷費安足效_救請勑逼制崔太不能如宅何人

三蕤妃有寵高妃選家_蜀主厭香燕皁英亂之繡山爲兩所

敗則易新者

五倪曙爲相

文禮內不自安北召契丹南召梁兵王衛壤丸絹春送與之_文禮召符習王閱習能復鎮乎習請行王建閣實史建瑭助之伐鎮州_實辭拔趙州文禮卒子處瑭拒守實等圍之_建瑭卒戴思遣襲德勝北城王擊敗

之倖斬二冀_李副源爲善準副繼管_王威直愛養子都欲以爲副攀子節存晉爲新州團錄使威直使都召契丹以解鎮團將士弟徇都固衆心曲威寬處西第而自立_王自攻鎮州斬韓正時_王都餽契丹入叛

玄黓 敦牂

三辛巳五庚辰七己卯八戊申十丁未十二丙午朔

二　戴思遠襲魏州至魏店遇李嗣源拔成安而還又衆攻德勝北城聞晉王至遁歸楊村毀遂襲晉衛州取之戴思遠又取淇門共城新鄉澶西相南皆爲梁有契丹改元天贊王建殺大封王躬乂自稱高麗王

遏曲州陷涿州攻定州王自鎮州救之

十九　王處直爲王都尋卒王遇契丹於新城北將士大懼欲入并陘避之郭崇韜李嗣昭勸王進戰王至定州契丹退保望都追擊破之會大雪契丹引去

契丹所宿業枝不亂李嗣肱定媯儒武州李嗣源屯澶州梁戴思遠將襲魏州嗣源先爲備思遠拔成安而去思遠急攻德勝北城李存審固守王自幽州救之五日至魏州思遠去鎮人攻長圍閻寶輕之不

十九

二

王延美襲漢主於梅口不克

四　蜀主好微行令士民著大裁帽奪王承綱女流其父

六　漢王遊梅口鎮避災閩人襲之遺詭僅免

爲備鎮人壞長圍出攻寶營寶退保趙州王以李嗣昭代之嗣昭爲鎮兵所射中腦卒遺命任圍督諸軍攻鎮號令如一鎮人不知王以李存進代嗣昭嗣昭諸子不受王命以牙兵擁喪歸潞州李繼韜囚兄繼

儁自稱留後王不得已授之閻寶卒王以優人李存儒爲衛州刺史梁毀蛭襲取之戴思遠又取淇門等縣步軍備三分之一張處球掩李存進營晉兵雖捷存追戰沒王以李存審討鎮存審拔鎮州醜張

昭陽協洽

三乙亥五甲辰七癸卯八壬申十辛未十一庚子朔閏四五二日夏至十一八日冬至本志十月辛未朔食

三　晉李繼韜以潞州來附裴約據澤州不從

遣董璋攻之唐李嗣源襲鄆州據之帝大懼以王彥章代戴思遠促使進戰彥章自楊村水陸俱下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連破唐諸寨聲勢大振彥章與唐兵俱浮河東下彥章急攻楊劉不克唐郭崇韜築城於馬家口彥章引兵爭之唐主自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彥章復攻楊劉聞唐兵且至解圍退保楊村彥章疾趙張曰俟功成旋師必誅之

同光元　盧質

薦豆盧革盧程爲相李繼韜內不自安叛附於梁裴約據澤州不從契丹寇幽州以李存審鎮盧龍晉王即帝位國號唐大赦改元尊母曹氏爲太后嫡母劉氏爲太妃太妃賀太后有喜色張居翰事於

與唐主書以季父自處

梁以鏐爲吳越國王鏐始建國

置百官諸軍府爲朝廷敎令爲制敕將吏皆稱臣惟不改元以傳瓘爲鎮海鎮東留後杜建徽爲左相

遣子希範入貢于唐

季昌聞唐滅梁更名季興欲自

入朝梁震諫不聽季興爲唐主謀請先取蜀後取吳季興謂入朝有二失又謂唐主驕矜荒忘吾無憂矣

二　徐溫欲引兵循海助

唐梁之勝者嚴可求諫而止可求謂唐主始得中原志氣盈滿不出三年必有內變饑自章不彰辨以之朝廷失徐溫不忘彥章殺張願之功嚴可求預料唐主所問教虞叛聽劉趙獲言唐主審財唐諫拒

五　蜀主以韓昭潘在迎

顧在珣爲狎客實夕荒宴王宗壽泣諫在迎巨嘉王好酒悲龍笑而雲張星韻甚之亡國所徵非珥徵可於坐流秦州卒於道

七

處瑾兄第王丞以趙將爲節度使判史符習辭成德王自領之習又辭相衛求河南一鎮自取之張承業卒以何贊知河東張魏知鎮冀軍府事趙季見閒王何時取河南

卷第二百七十二

段凝素忌彥章解附趙張陰沮其功若雖其過帝亦恐彥章功成雖制召使助董璋攻澤州董璋拔澤州殺裴約決河注曹濮以限唐兵李援謂段凝侯其有過則社稷危矣凝路趙張遂代王彥章爲招討使敏翔李不張宗重諫援聽凝寇掠澶州帝遣王彥章取鄆州彥章與李從珂殿敗退保中都唐主自將鑿彥章擒之彥章謂朝爲梁將暮爲唐臣何面見天下之人唐主知彥章終不爲用遂殺之帝聞唐軍將至召羣臣問策莫能對敬翔謂臣今請陛下避欲必不從決戰必不果雖更平復生不能爲陛下謀願先賜死城中有兵四千朱韓請出戰不從帝屢見約衆危謀亂盡殺之或情幸路陽或請幸段擬軍趙嚴曰一下此權雖心可保乃止鄭廷請辜實詐降曰但恐未丁趙嚴弄

郭崇韜以魏州爲東京太原爲西京真定爲北都追尊祖考契丹入寇至易定而選盧順確獻策取鄆州李嗣源贊之帝遣嗣源襲鄆州克而守之帝屯澶州使朱守殷守德勝梁王彥章攻德勝南城拔之運破諸彥帝命守殿攀北城撤屢村東保楊劉彥章亦岸河而下各行一岸一日百戰彥宣彥攻楊劉帝引兵敬之曰李崩在內何豐郭崇韜範廷光請梁豐延博州東岸扈家口以適鄆州之路崇韜黛城大

許州　帝令皇甫麟殺己　帝温恭儉約但以信趙張陳戦李至亡　敬翔謂君晉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何辭以對又謂李振謬爲丈夫遂縊死　温昭圖斬趙巖沒其貨　段凝入援至封丘以五萬衆降唐　唐主貶梁貴臣鄭珏等十一人族趙巖等十家毀梁宗廟

日彦章兵至龕攻之謀竭力戰得全　帝以大軍救之彦章退　帝循河而南彦章棄鄒家口復趣楊劉　李嗣源救楊劉彦章解圍退保楊村　唐軍復屯德勝　盧程坐辱任圜貶　帝命李紹斌救澤州未至澤州陷　帝遣

與唐　梁發兵寇掠澶州帝屯朝城　梁康延孝來奔謂梁君臣行事必敗勸帝自鄆直趣大梁　李紹宏勸帝與梁和以鄆易衛以河爲境郭崇韜曰段凝不足畏宜用延孝之策得其君則諸將自潰　王彥章辯

攻鄆州李從珂敗之於遞坊鎮彦章退保中都　帝自楊劉濟河與李嗣源攻彦章擒之　李紹宏欲先下東方諸鎮康延孝請直趣大梁　霖請殺驟敢決河不能救汴此去汴延近而平比其濟河晉已擒攻貞矣因斯

自將前驅　帝發中都取曹州　李嗣源至大梁王瓚降　帝入城敗梁百官　帝以手引李嗣源衣曰天下與汝共之　盛驚梁主首　推思錄射帝中敕帝赦而用之　實衆先首入朝　館梁節度判史將校不讀改

更亦降郭不梁先
瞞不中權外韜張入帝梁植尸諫　義
斬祖其義止使諸之皆樹帝令爲　義
輒從都　　　
（續）先梁不郭權外規張入帝梁植尸諫　宣道滿稱貢讒人徘張請洛之北
叛者聞崇兼盡盆全朝欲太焚全而遣諭梁鎮滿　任自優全遷陽　都

諮韜罪退復面三監全杞　東趙韋相光戶言事諫憲以爲　洛下
郭謂發埒何居　省官義南廢京光說　逢請中　出　長西帝陽定寫
朱退陵失得方城寺張請郊梁　嵐綺趙署不書孔張復安京如　州唐

閼逢涒灘		二己巳五戊戌八丁卯十丙寅十一乙未朔十八日冬至本志八月戊子癸歲犯星十一月庚戌犯上相甲子犯左執法	
唐莊宗同光	二	唐憲丞浸帥心躁王祖陽后郊所令以縛上郊使 孔使代遣干爭還正唐李於赦詔安助分崇禮以 契李謙郭之詣攻權契孔言使陵河由郭鎮南附略不李重 丹嗣解崇闕事由丹謙廟陽孔是崇鎮郊賦捐許鑾內 寇蹶豆諸韜始監是出排三太謙人韜心爲出軍歸句 瓦得盧復遣至軍將審張司妃帝上徵不受獻官內內士爲使 橋救以內千與相李憲並留迎祀赦信績十官外府始權 道之租賜臣人主離嗣引韓晉太南文詔遺萬動府助懲鹽郭	乃遣選 傳李閱梁帝大錄高朝右待繼不弟書亂皆　崇繼棄衆殺者商郭諫信來 令繼帝大鐵萬朝右待繼不遷弟書亂皆　業繼弃衆殺者商郭諫信來 韜滅權四兩賂帝如韜鎮許繼令事斬李殺備契積　欲季崇宜以者
秦忠	敬王	岐王入關子入主上臣遣唐始稱洛王主不王藩禮貢表唐之正之進王卒立嗣子讓繼秦王秦	
吳越	武肅王	唐因冊爵加官別梁命	
楚武	穆王	加尚書令	
南平	武信王	封南平王	
吳睿	皇順義四	王如白沙觀樓船餘艘來朝兩王為名退水軍敗度翟	
閩太祖		漢主入寇汀漳屯境上擊敗之歸	
蜀順	正公乾德六	李繼韜君德諫沈唐來使李嚴來請宋光嚴備珍得國寄入唐爲家主許相戍兵以州唐來李衛利使嗣	
南漢	高祖乾亨八	漢主自將屯閩汀漳境上人擊敗之歸	

崇韜權侔人主權抑倦乘倖官疾之以脊梁自威數別流品勳舊怨之 崇韜欲求出鎮所親止之勸立劉后從之 后皆財以施尼師 李嗣源中邢州以備契丹 李存審求入覲郭崇韜抑之 帝與李存寶手權不勝便鎮幽州 契丹寇新城 李嗣源求解兵柄 革遷人爲遣 修唐諸陵 賜霍彥威姓名李紹眞 楊立據潞州求節鉞李嗣源等討之 廣賀言孔謙貸錄是趙嚴復生 又云臣惟事天子不事租膺 帝入汴之日以周匝故許陳傳儲傳源判史郭崇韜諫止之贈年帝卒與之百職之士愼數 蘇昭文言宜增士卒實給收撫梁兵安集百姓裁省士

木 令州鎮毋得修浚城隍毁防城之具 李存審卒 存審以所出百餘織示錯子曰嘗知爵父起家如此 契丹寇幽州 命李紹斌擊之 張廷蘊以前鋒克鄰州 劉后以李姬賜李紹榮 孔謙求解職帝欲誅之 蓋還決河既而復壞 契丹主驅璉東 孔謙孔循爲租庸使璽餞以充帝欲民不聊生 何浑遮爲諫徵 契丹攻勃海無功 契丹寇幽州 敕禁稍唐直帖支鄰既而不行 契丹寇易定 帝敗伊闕使從官拜梁太祖墓後合圍士卒死僞 賜李鐵贏鐵養 契丹寇府州 遣李嗣源赴汴州遂北救幽州 劉后拜張全義爲父 契丹寇嵐州

傳王宗立誅殷鑒不果卒憤而 王宗號寶之於宋光嗣 寶龍武萬二千人爲親軍以王承休安重霸領之 遣歐陽彬聘唐李彥稠遣 以唐修好召遇東北成單 發格爲相餘王魯柔許寂危之 以宦官王承

休爲秦州節度使使采擇美女 改明年元

旃蒙作噩

正甲午三癸巳五壬辰八辛酉十一庚寅閏十二己丑朔 本志四月癸亥朔食 三月戊申望食九月甲辰望食 三月丙申熒惑犯上相四月甲子犯左執法六月丙寅歲犯右執法九月丙辰太白歲相犯

三

欲改葬昭宗少帝既而不果 契丹寇幽州 上如興唐 待習治河堤 李嗣源取御鐘上恕 上毁節位壇爲瑕場張惠讀忘天皆本木祥 李嗣源敗契丹于蘇州上從嗣源鎮寘定 郭崇韜固鮮落鎮簡李從河戍石門 郭崇韜勸上除李嗣源 上至徽勝楊村威城獻戰歲 宦官言宮中夜見鬼由無人乃命采民間女子數千實後宮營歸亡遺者千餘人上遷洛陽 復以洛陽爲東都興唐爲鄴都 饑惠以妖宴戚衆帝后親葬之 趙光胤卒 太妃別太后成疾而卒太后亦悲哀成疾 畢 郭崇韜調上讎不忘艱難舉氣自稍 太后殂帝五日方食

羅貫迕伶官坐死上閉戶拒郭崇韜諫 李紹妄鶚毀凝有盡世奇才孫吳不如 郭崇韜請以魏王繼岌爲伐蜀都統以成冀威名 兩七十五日 郭崇韜覽孟知祥爲西川餉發實爲相 李遇欲斬陳又 李紹琛克威武城郭崇韜韜宜力取鳳州因糧於戢 李叢謂宜蔡蜀人心崩離急擊之 王承捷以鳳與等四州降 程泰璉修擒機侯唐兵 李紹琛過興州敗蜀三招討于三泉 雜貞綿太后 宋光葆以梓綿等五州王承弼以洋肇璧三州王宗威以梁開等五州王承岳以階州皆降 李紹琛至利州林恩閬降 魏王繼盤至劍州 王宗蕃以遂合等五州降

秦王

從曮 唐伐蜀以曮饗爲轉運使供糧餉

唐賜王玉冊金印御衣 鏐遣使以受冊告吳 吳以國名同與之絶

殷聞蜀亡而懼上表請老 殷不征商旅四方輻湊 高郁請鉛鐵錢商旅皆易而去他皆 又令輸稅者以帛代錢 民間機杼大盛

唐以季興爲西川東南面都招討使令取夔忠萬爲巡屬 季興將水軍上峽爲張武所敗遁還 梁震謂蜀亡未必不爲吾禍

五

徐知誥厚遺陳彥謙 彥謙臨終留書徐溫勸以嫡子爲嗣 吳越王鏐來告受玉冊 以國名同與之絶

閩忠懿王疾令子延翰權知軍府 王卒延翰爲留後 陳本圍汀州遣柳邕等討之

咸康 元

赦

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陽平化三學山 王承休請蜀主遊秦州 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不能得 蒲禹卿切諫 蜀主閬唐兵西上不信曰吾方欲耀武 唐克威武城 王承捷以鳳州降唐 蜀主至利州遇威武敗卒始信之 遣三招討將兵逆戰 蜀兵曾曰龍武糧賜厚屯兵安龍 戰 三招討敗于三泉 蜀主西走使王宗弼守利州 興洋梓等諸州皆降 松唐 安璽霸使王承休入赴雜而自

白龍 元

遣使何詞覘唐之 詞還言唐主驕經 自是不復通中國 改元 更名龑 長和驃信求昏以女妻之

自十一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四

柔兆閹茂　唐明宗天成元

正戊午　三丁巳　五丙辰　七乙卯　十甲申　十二正　[illegible]

[illegible]

實正

元

加[illegible]

長興

大

閔惠宗

蜀高祖

二

自四月以後卷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強圉大淵獻

正癸丑二壬午四辛巳六庚辰八己卯十一戊申朔二十一日冬至本志八月己

卯朔食正月甲戌熒惑歲相犯二月辛卯熒惑犯鎮閏三月己巳犯上相六月辛丑犯房九月壬子歲犯房

中國相吾取吳如囊中物契丹述律后立中子德光爲嗣初賜百官冬服毛璋欲不簿詔邊府說之乃受代契丹盧文進卹衆十餘萬來弈罷朱驛律軸鏤長與徙歲賜告身以萬數皇子從榮錢天雄趙季夏運蜀金帛十儀入洛

二

帝更名亶安重誨謂孔循諳典故知人物聽其言議立相任圜欲用李琪循欲用崔協循謂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馮遣崔協爲相初旬閒從厚尹河肅對六軍契丹趙思温不曾逮諸曰后行書則繼之以爲霸爲副招討代房知温屯盧蓋以鄴從讓爲景州剿史葬族之留劉訓葬將兵討高季興

初置監牧房知温將鄉都兵殺爲晨既而與安審通共討誅之建李仁矩安輸孟知祥殊慮審亂兵九宿擁三千五百家萬餘人加房知温隸侍中達璟華公主歸蜀荊南久兩疾疫權不屬召劉訓還任圖與安重誨爭館恭肇色俱屬温童請立太子任圖龍發延關判三司西方鄴取樂忠墓州賜豆盧革章說死從榮左右勸勿捧簿生帝欲斬之李赤延復姓待帝如汴州朱守殷疑權而反範延光急從擊之安重疑殺任閑趙鳳吳而實之帝至大梁城降守殺自殺免遺負二百萬絲發將輕將佐韓反安重譏議伐吳帝不許帝欲

二

會唐兵攻荊南屯岳州唐冊封國王立宮殿置百官

蜀物下峽季興掠之唐結之曰宣閒水神唐劉訓董璋與湖南三面攻之久兩疾疫唐兵還執趙使史光遼附於吳

西方鄴取夔忠萬三州

乾貞元

徐知誥陽失儀自罰以窮朝綱徐温受高季興貢物而聽其將藩於唐温卒徐知詢欲代知

誥勸攻温曰爾不如也嚴可求徐玠勸温以知詢代知誥温以知詰孝權不忍知詰表求洪州使且上之凶閒至王即皇帝位赦改元尊王太后以徐知詢爲諸遣副都統知詢都督中外諸軍事

延稟請延鈞勿煩老兄再下唐以延鈞爲節度使

知祥以李敬周爲遂州留後知祥斬李嚴朱弘昭擄而歸洛瓊華公主及千仁贊至成都留趙季貢爲副使城成都

三

漢主如康州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六

著雍困敦

二丁丑四丙子五乙巳六甲戌八癸酉十壬寅朔閏八九一日霜降十一月二日冬至本志二月丁丑朔食十二月乙卯望五鼓食正月

壬申太白熒惑合于奎閏月癸卯熒惑犯上將庚戌太白犯右執法乙卯熒惑犯右執法九月庚辰填歲合于箕辛巳太白熒惑合于鎮十月乙未太白犯填十一月壬寅熒惑犯房太白歲相犯于斗

召周玄豹趙鳳諫自古術士妄言多誑人族不宜寶京師立四親廟於應州追尊諡號

三

毛璋驕僭契丹陷平州上欲李鄴都軍士不悅而罷安重誨不受吳使與之絶璟鎮至長安守兵拒之遂入朝西方鄴取歸州荊南復取之孔循諫安重誨與皐子昏而自以女妻從厚重誨怒出循鎮許州安重誨請華温琪惟權密可代上曰可重誨與王建立互相短上怒重誨欲出之朱弘昭解之而止鄭珏致仕王建立爲相王都據易定陸結薄鎮謀拒命留王晏球等封之桑會禿餘救都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

之於道人磯擒二將歸二將於吳許德動請衆駒季阜棲乃可圍也德動攻荊南擒高從嗣與荊南戰敗于白田

三

鏐諸子使功定論乃以嗣鎮授所璋傳

殷如岳州袁於等敗荊南於劉郎洑王環請荊南接中朝吳蜀留之爲吾扞敵環自傳治殷傳者遣兵擊漢圍封州敗於賀江吳苗璘王秦章攻岳州許傳動敗

與楚戰敗於劉郎洑吳以季興爲與王許楚傳動入寇擒從子從嗣敗楚兵于白田季興卒子從歸立

二

遣入唐使不受唐絶遂苗璘達秦章王楚岳攻敗於州人礮道楚所爲楚人擒歸之復赦太后王殂

唐以延鈞爲閩王度民二萬爲僧

知祥與董璋爭鹽利毛重威戍夔州知祥召令擅歸明宗不能詰

大有元

楚圍封州赦改元蘇章敗楚於賀江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七

	屠維赤奮若 二辛丑四庚子五己巳六戊戌八丁酉十丙申朔十一十四	日冬至本志 六月癸丑望食既在虛一度 十二月庚戌望食既 二月辛酉熒惑填合于斗 三月壬辰歲犯牛 九月丙子熒惑入哭星
知温討荊南 竇延琬據慶州拒命命李敬周討之 王晏球指定州城示使者曰不若愛民費兵以俟自潰 立畏宗嗣赴曹州 王雅取歸州 王建立領曹州 上謂三人俱受識恭獨朕僅脫族滅 李敬周拔慶州 張昭遠言宜選師傅教皇子及待之嫡庶有異 楊思權教從榮嘉兵	四 馮贇語執政以從榮輕易 王晏球拔定州王都自焚擒禿餒 趙敬怡卒 崔協卒 帝還洛陽 從璨戲登御榻安重誨奏誅之 初置場市党項馬 從榮判六軍 趙鳳爲相 追諡昭宣帝去廟號 復以鄴都爲魏州 馮道諭以執變鋪田家詩 併	三銓 康福胡語奏事安重誨以爲朔方節度使福辭上曰重誨不肯 福破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朔方始受代
	四 韓玫奏烏昭遇見鏐拜舞稱臣安重誨誅昭遇以鏐爲太師致仕	
	命希聲知政事先行後聞 鉛錢一直錫錢百 王環敗荊南兵于石首 莊宗高季興離間高郁	希聲矯殷命殺郁 殷哭曰吾何可久居此
	南平文獻王從誨 楚敗荊南兵于石首 從誨復附於唐 唐以從誨爲	荊南節度使兼侍中
	大和元 徐知詢擅留李簡親兵二千 知詢與知諧爭權 周宗使周廷望說知詢	入朝留爲統軍 知誥始事與政 廷望以反誅死 大赦改元 申漸高飲酖酒
	王延稟以建州授子繼雄	
	李仁矩來求助南郊錢 仁矩傲董璋 璋欲斬之 璋留閬州戍兵 知祥謂吾弟犯法亦不可貸	朝廷命西川餉峽路 知祥不從 安重誨使李仁矩翻董璋又戍綿遂以備之 璋與知祥結婚同謀拒朝廷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上章攝提格　二乙未四甲午六癸巳七壬戌九辛酉十一庚申朔二十五日冬至本志六月癸巳朔食　乙卯太白犯天鐏十一月壬戌熒惑犯氐十二月丙辰月犯天江

唐明宗長興元　郭在徽請鑄當五千錢朝廷以其指虛爲實論之祀圜丘赦改元康福討李匡賓斷之復以安爵軍爲昭義曹敍妃以后位頤王德妃德妃不受立曹后安龍諱諫遣錦地衣王衛妃由暴怨龍諱譜毀之重誨誘楊彥温使據河中逐李從珂上欲面訊彥温重誨請急擊之上讀藥彥　綱必生致彥溫宏自遍拔河中斬彥綿傳首上黜從珂居私第重誨屢諸罪之上不許上加尊號敎防使以下須朝延除禦或告安龍誨蕃人謀反從進藥彥兵以宗族保之張稠朗爲三司使吳延傳拯來奔泰王從榮宋王從立王光業請止荀厚董兵利遂閬麥或反曰吾不貧南貧我則討之人孟知祥反攻閩董馮遣謂諸公遂安令解其樞務果董璋陷閬州爲仁矩姚洪屬殺死范延光爲璋命石敵壇討攜餘董光業璋遂合巳遂果五州陷弘贊馮遜鄴據劍門又入劍州大以不敢遺保劍門

秦王　從榮入朝陪郊祀因徙宣武

吳越武肅王寶正五　鏐附表引咎

楚武穆王　殷寢疾請傳位希聲於廷疑其巳死授希聲起復武安節度使殷卒遺命兄弟相繼置劍祠堂　損不遺兵守四境希聲嗣位去建國之制唐以希聲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

南平文獻王　遣使奉表告絕於吳吳入寇不克

吳睿皇大和二　立江都王璉爲太子荊南告絕擊之不克王傳拯殺陳宣奔唐徐知詰自茲鬱　可求卒徐景通參政事

閩惠宗

蜀高祖　董璋築十寨於劍門趙李夏謂璋貪殘好職志大謀短必爲西川之患或告李仁罕反知祥屏左右諸其第璋知祥上表言人情惡璋因武虔衎璋閬棄民兵閬遣兵掠遂閬鎮戍　趙李夏請先取遂閬併力守劍門璋攻閬州知祥遣李仁罕等攻遂州璋陷閬州唐命石敬瑭討兩川夏督奇晏城自守康文通降璋趣利州權少遣保閬州知祥驚知祥命張武以水軍趣變州璋陷衛合巳遣果五州張武陷渝瀘州王弘贊等鄴據劍門知祥遣李肇等據劍州龐福鉞奔先入劍州擊却唐兵知祥閬之喜曰吾事濟矣

南漢高祖天皇大帝大有三　梁克貞等拔交州執曲承美以歸令李進守之克貞入占城

卷第二百七十七

　龐福誠據劍州朱偃陷黔南涪州契丹東丹王突欲來奔石敬瑭至劍州爲李肇所敗瑭保劍門瑭州復取閬州石敬瑭征蜀未有功關右疲於饋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西方藩鎮皆懼敬瑭本不欲征蜀果表論之

重光單閼　二己丑五戊午六丁巳七丙戌九乙酉十一甲申朔六日冬至閏五本志十一月甲申朔食　正月乙亥太白犯羽林四月甲寅熒惑犯羽林八月丁巳辰犯端門十一月丙戌太白犯鍵閉

唐明宗長興二　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朱弘昭事安重誨瑭燕退而婁其怨重又令石敬瑭拒之上召重誨還敬瑭以權運不繼樂譽而遣重誨至三東而還朱弘昭閉門拒之兩川兵陷利州以安重誨鎮河中崩鳳曰重誨終不叛主李仁罕陷忠萬州靈安慰賜突厥姓名曰東丹慕華仁罕陷變州安柴阮走以李從珂爲大將軍孔循卒李愚爲相立王淑妃趙延壽爲樞密使罷趙　錢王淑妃孟漢瓊用事縣宋無度安重誨致仕二子奔河中重誨執送之攀稠將兵趣河中遣璽光縈重誨所爲遂謫李從璋殺之均田稅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解讓靈筆以武皇獸爲戒李進唐復通州丞初髠鐵禁令民納肅歸錢

吳越武肅王寶正六　唐復鏐官爵云羅者安重誨矯制也

楚王　希聲卒弟希範立唐以希範鎮武安兼侍中

南平文獻王　唐加從誨中書令

吳睿皇大和三　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爲相齊丘入九華山求隱居徐知諫卒以徐知詢鎮洪州知誥出鎮金陵令子景通執朝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爲相佐之張崇貪暴而厚路權要爲廬州患二十年

　王延稟及子繼雄鎮福州延鈞使王仁達拒之殺繼雄攜延稟建州人奉王繼昇奔吳越誅延稟延鈞伯陳守元等求神仙作寶皇宮守元謂延鈞避位受籙爲天子六十年

　李仁罕陷遂州石敬瑭謂知祥必葬夏魯奇敬璋棄劍門北遣趙李夏料敬璋必遣趙廷隱陷利州廷隱欲因董璋至營殺之知祥不許知祥令李仁罕取峽路陷忠萬州安監變州雲趙廷　隱請取興元知祥不許唐遣蘇原等論兩川以安重誨擅與兵今巳伏事知祥欲與董璋同謝昇璋以知祥錫好獨完怒復與知祥絕一趙廷隱以利州讓李肇

四　楊廷藝起兵攻陷交州逐李進破殺程寶

　朱偃陷黔南涪州李董敗石敬瑭于劍州

玄黓執徐　正癸未五壬午七辛巳八庚戌十己酉十二戊申朔十一月十

三　藥彥稠康福討党項初彫印九經等破党項契丹請藥彥稠權以爲歸之必爲邊患以李贊華鎮滑州党項皆陸上歸前骨於契丹孟知祥殺董璋併東川范延光請陸下不屈意據之則知祥無由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何屈意之育命李存瓌據給之李從珂鎮鳳翔趙鳳鎮邢州趙德鈞城夏鄉潞三河

　鏐病謂將吏所立然使授傳璋印鏞又戒勿以易姓廢事大繆卒陸仁童扶傳璋戲粟

　希聲希聲居喪食難藩起比之阮籍

　二月唐賜爵勃海王

四　知誥作禮賓院以延士大夫金陵城周二十里知誥加領儀勝

　延鈞復位陳守元謂延鈞六十年後爲大羅仙主延鈞求吳越王術書令於唐不得遂與

　福慶公主卒李吳謂不與璋同上表則負約在我又謂不願壞墓則不者取梁洋安用璧州又謂宜備東川璋謀鄴成鄴王瑭諫不從璘季夏謂

五　立子耀樞等爲王

自七月以後卷第二

六日冬至本志四月庚辰熒惑犯積尸九月庚寅太白犯哭星十一月己亥太白犯壁壘

以策契丹上戒秦王習經義勿爲詩契丹忠操刺殆上不受李金全屬日爲治何如康潞論五不足倔六可畏秦王輸權范延光趙延壽皆畏之石敬瑭求外籍孟鵠鎮求武上知不可而不能易馮贇爲宣徽使判三司石敬瑭鎮河東發徽違聚兵守要害契丹不敢南下張彥超以府州附契丹石敬瑭以劉知遠爲腹心

罹仁言明先王建位不知事令公傳璽更名元積去國儀用韓鎮法置擇能院命沈樞掌選舉殿最諸將請餘陸仁章劉仁杞元璉請歸臨安告許者不閩緒將輯睦唐加元瓘中書令

璋暴畏失人心城守難克野職必成壞又謂璋不守畢究公之利也今人心危稱公宜自出梁之趙廷圍曰必爲公擒之知祥進廷隴拒璋廷隴不視璋書璋敗落仁嗣於赤水擒之遂入漢州知祥自將至彌牟負璋戰於難躁擒璋大敗復取漢州知祥追璋至赤水而遣命趙廷隴攻梓州璋遷梓州王雕殺之以降知祥有疾王處回出空器

李仁罕使傳趙廷隴知祥入梓州仁罕廷儀爭梓州李吳勸知祥自領之知祥以趙廷隴鎮閬州自領東川唐遣知祥甥李存璋來撫諭知祥拜泣受命上表謂罪傲稱藩然益驕倨知祥欲令五鎮表已爲蜀王且求節錢李吳曰如此則輕置之權皆在兼下不若自表知祥得東兵三萬人表請其婁子命仁賀鎮觸都軍詔聽知祥自除節

百七十八

昭陽大荒落　二丁未五丙子七乙亥九甲戌十一癸酉朔本志九月辛巳太白犯右執法

四　劉昫爲相瓊州請孫超爲詣李仁福卒子彝超嗣位朝廷閻仁福贊通契丹從彝超赴延州以安從進鎮夏州彝書稠將兵送之李彝超稱爲軍民所留執政令秦王自歸師傳劉瓊爲王傳以規觀被鍊李彝超不受代官軍自盧關退保金明立從珂等爲王上暴疾諸軍破覺項上旬日不出都人潰軍山野安從進攻夏州不克而邊李仁稽賓不通契丹實州自是輕朝廷因號言夏賞軍士谷驕加彝號大赦又賞賓用度谷署何遷請立太子上曰朕當歸老太原秦王從榮旨執敕欲華吾兵柄幽之東宮乃除天下兵馬大元帥令節度使見元帥以軍禮庭參從榮側目於執政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各求出以避之上怨二人請一先出乃以延壽鎮宣武以朱弘昭爲

吳越文穆王　元瓘元唐賜吳瓘爵元王元瓘謂兄璙此也之位仁仰服詮常元召錢璹

楚文昭王　希範唐以希範爲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希範怨希擊先立不鎖鍛其母弟希旺

五　宋齊丘勸遷都作宮城於金陵立王后徐知以水語爲災火妓燒出醫樂吳閣請光東延兵將光徽會州閣建

龍啟元　稱帝大赦改元更名璘李敕王繼屬爲相吳屬爲樞密立福鵬爲閩王位主避作大宮殿薛復位以文僭召萊得光依吳吳奔子叛從反圖聿誅

度使以下東兵亦不徽

唐以知祥爲東西川節度使蜀王知知祥自作冀服饒路擁王赭知祥謂摩執致書曾寄吏小人其亂可使

六

閼逢　唐潞王從珂清泰元（閩帝璘　唐以元瓘爲吳　唐以希範爲楚　唐以從祥爲蜀）

欄密限文賞使杭州屬興船入吳不受責給留元飾位宰相上諸胡贇馬識費圖用仕之七初令遠吏擇馬給崇遣之范延光出鎗成德以馮贇爲樞密廢殺議令子事宋王掀兩端黨自全雷李彝超范延光勸上勿鶴臺小言上疾甚從榮歸帝已弱自知不爲衆所附彊不得立欲將芽兵入宮以制權臣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勍慶義識共白上云從榮反討誅之上贇悲與絕而蘇遣漢瓊召宋王從厚於魏州馮道謂任贇劉瓊王居數皆無罪弘昭欲暴誅官屬十七人實力爭之始得流貶趙遣以諫從榮知名上殂宋王至鄴位賜司衣王氏死朱弘昭忌朱今調不今在閣帝側上育我治之志而不知其要實末少斷李憂謂上訪問不及吾聲堆璽

六（徐知）

二（吳蔣）　太后薛文傑使吳爲以頭痛對威輸言北觀釘其之遂族將吳寇延徽建州閩主忌王仁違之智而殺之

明德元

七（閩后）

自

敦牂

正壬申
三辛未
四庚午
七己亥
九戊戌
十一丁
四朔閏
正二一
日春分
十一九
日冬至
本志
六月甲
戊太白
犯右執
法

殺改元應順朱弘昭馮贇
忌中書令貴不受弘昭貴
葛驚王從珂出其子重吉於
獨州召女尼入宮王由是屏
曹唐納與朱遇爭禍章
擢太后特彥趙叔殺忠趙
淑安州李端討珠之以王
光妃爲太妃朱馮從范延
王趙天雄石敬瑭於成德璐
送趙河東皆不降制遣使嚴
鳳又命洋王從瑾代璐王鎮
勤翔王陽稱欲拒命將佐皆
之惟馬胤孫請臨賽赴鎮
王移徽鄆道以討朱濤爲
名王思同執其使以關
命恩同等討鳳翔侯益知
軍情將戀辭不行諸軍大
樂攻鳳翔城妻陷璐王泣籍
外軍閩者袁之張虔劍以
白刃驛士卒登城士卒爲反
攻之虔劍走免楊思權帥
諸軍入城降尹罷亦如之外
軍潰思同等六節度皆走
思同至長安劉遂羅拒之
璐王纂衆而東劉遂雍出
盧財軍士前至者給賞令過
帝欲自迎璐王以位驛之
康義鐵求自將欲以禁軍迎

趙王

王

平王

諸還居
私爲
將延徽
敢閩兵
於浦城
圍建州
垂克知
詩以其
與臨川
王濮壽
召還閩
人追敢
之周
宗以遷
都爲不
使與使
宋齊丘
論知詰
罷還都
周宗鍾
與主禪
位齊丘
以爲宋
可請斬
宗由易
許意
知詰傳
還府舍

延徽敗
閩兵於
浦城
王延宗
救建州
士卒不
進請薛
文儀而
食之

蜀王郎帝位
趙季貝爲
相王處回
爲福密唐
張虔劍孫漢
鄴舉梁洋來
降大赦改
元取唐敵
關以南又
取階州張
虔劍孫漢劍
舉族詰成都
取唐成文
州以孫漢
韶鎮雅州張
虔劍讓與元
立太子仁
贇令監國
諸季貝李仁
罕趙廷隱王
處回張公鐸
侯弘實受遺
輔攻獨主
殂李貝詔
處回宣速立
嗣君豈但溝
泣李貝教處
回備仁罕

殂察
王弘度
判六軍
押昵黨
小楊澗
齊諫不
聽謝病
鑄

降爲己功軍士負賜物揚
言至鳳翔更請一分殺李
重吉朱洪實欲守都城嚴
禁誠以爲欲反帝斬洪實
路王權王思同嘉其忠錢欲
有之楊思權等取見其面與
劉延朗謀而殺之朝廷所
將兵遇西軍則迎降無一人
戰者安從進爲京城巡檢
階受璐王書同州河中先
降康思立欲守陝而不能亦
降璐王留陝移書論洛陽
士庭康義贊衆微窩侯驍
而隆帝召朱弘昭諜所向弘
昭封井死安從進殺滿贊
帝召孟襄璋實實奔來
帝齊錢州璐甫遣圖門不行
李愚欲白太后而道盧
導請不軍太后豈得衛權勸
進王實康錢誠而璐之
閔帝至衛州遇石敎相與圖
興復王弘實言舞將侍衛
府慶法物璐以成功自沙守
樂欲刺敎璐奔洪進帝劍劉
知遣盡殺從騎徐置司去
誠王至乾奏達內諸殺遣
宣孟璐璐於路闢康劍
事遣謂奏奏詳附蜀百官
禁

諭徐知
徐卒
齣知詰
王臨川
和濮於
知州
宋詰召
還齊丘
爲金陵
居判官
南圖
與主
加知詩
大丞相
齊王九
錫不守
知詰
召子景
過還金
陵爲副
大使以
景遷參
政事居
江都

太子更名昶
郎位李仁
罕宋判六軍
李鞏入朝
扶杖不拜
張公鐸等譜
仁罕云有異
志仁罕伏
蘇投杖而
拜鑾文景策
據源州叛李
延厚討平之
李鞏從邛
州唐圍文
州范延聯却
之

二月以後卷第二百七十九

旃蒙
協洽
正丙申
三乙未
五甲午
七癸巳

迎璐王於弊福王不見王
入錫太后太妃哭梓害春奔
韓馮道等以劉進無謂太
后下令廢閔帝爲鄂王以潞
王知軍國舉尊令節帝位
帝許賞軍錢人百歸應用五
十萬緣左藏見物不遇三萬
乃率民財及借壘謀五月
帝使王柳獻閔帝殺孔妃及
四子宋令詢自經劉遂
清弄興州而歸徵關以南盡
爲歸有改元斂郝環判
樞密鳳翔將佐皆居要近
讓康義識有司急斂民財
民參自經赴水拜公家物僦
及二十爲緣李專美謂國
之存亡不事在厚賞亦在修
法度立綱紀乃據見財給之
楊思權尹驛繼七十緣上卒
猶怨望爲潞言葬明宗帝
親宿陵所韓胤劉延朗
爲樞密帝棄昭石敬璐心
韓鳳翔辨佐參與帝留之韓
昭胤李專美以勸不宜稽忌
帝乃復命敬璐爲河東階
州附蜀馮道鎮鎮同州
范延光爲樞密出復以李從
嘯鎮鳳翔房知溫棄頃帝

有隊帝郎位知溫儼自齊州
入朔帝厚遇之蜀取成州
以子重笑判六軍文州
附蜀劉昫李愚數忿爭事
冬凝瀚帝庫之置可相者名
於瓊瓊餅後視天而挾之
盧文紀爲相帝用韓昭胤
言免楚匡祚死立劉后
牛知柔瓌邠州共討河西雜
腐帝韻從璋從數何物據
雄濬劉昫免籍中通貪三
弓三十八爲民悅而吏懇之
洮願爲相索自通投洛
水全帝驚贈官契丹寂塞
州石辭穗屯百井楊懼破
契丹於壞上李愚劉昫罷
三司更相賀張延朗圖蜀
文州不克契丹引去石歡
璠龍歸毀延朗爲相葬
鄆王秋冬單民滋亡

二
范延光出鎮汴州李
彝趙卒兄彝殷代鎮胃
州追章魏太后趙延奉
爲樞審史在德上章嚴詆
文武宰相諫言請罪之詔曰
普魏微踰實皇甫像參今劉
濤等靖湯在德何相遇哉
韓昭胤爲相劉延皓爲樞

元瓘性
孝尊禮
毋黨而
不還官
任使

從誨兄
事梁寶
孫光
憲謂馬
民審僧
將亡何
足棄
勸遇居

天祚
元加
徐
景遷平
章事知
左右軍
徐知誥

永和
元赦改
元立
陳后以
其族人
守周匡

蜀楚恭和
孝王
明德二
赦韓李太
后母昭儀

八

十二壬戌朔

遜后弟也琉郎爲副使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又寇應州石嵐嶽爲首全之計路太后左右朗帝濟謀敵瑭奏邊兵千褐時民饑詔河東借民設吳錦綜籍權民涼敬亂始光徽塘屯忻州朔廷賜夏衣軍士呼萬歲詔竊盜不計賊皆死劉延皓出鎮天雄帝疑石敬瑭命張敬達屯代州分其權盧文紀筆求復延英故事房屬劉延朗爲僞諸使副延朗及薛文遇明東屬與趙延難亢位屬劉鹹并使者睢糶方鎮路延朗鹽厚濮近遺蜀人寇金州馬全節拒卻之劉延朗求賂於全節韓昭胤出鎮河中馮道不憚挫除

土洲從誨以事鬱光憲

使陸亂輔之柴再用不以戮功語史官徐知諤荒縱徐知誥怒之或曰借使知諤治有能名於公何利大赦改元加知誥太師大元帥封齊王

勝爲殿劉以李令盛賜繼鵬陳旨過於歸守瑀李可駁閩未疾甚李放濟殺可敗閩主怒倣祕閩主及陳后立繼鏻更名昶大赦林延遇不以閩事語漢李倣專權閩主與林延浩等殺之其衆奔吳越業翺忤肯放之以陳守元爲太師賞罰選舉受辭請託

爲相全師郁攻唐金州不克

柔兆涒灘

正辛卯二庚申四己未六戊午七丁亥十丙辰十二乙酉朔閏十一一日冬至十二二日大寒本志三月壬子熒惑犯積尸

晉高祖 敬瑭 天福元

唐主朝魏國公主識歸欲與石郎反邪馬胤孫爲相呂琦李崧請與契丹和親則石敬瑭不能爲思鋒文遇謫戎昱詩帝責怒琦崧而罷敬瑭請移皦以審帝意房屬等皆以爲不可文遇勸帝從其請從鎮鄆州制出兩班失色敬瑭與將佐謀之劉知遠勸令拒命桑維翰請結契丹敬瑭從之趙瑩段希堯楊彥詢以爲不可敬瑭亦不罪敬瑭表請帝傳位許王帝命張敬達等攻晉陽定州軍亂方太討平之張敬達營於晉安安審信安元信帥衆奔晉陽元信謂帝失信必亡安重榮帥衆奔

馬希杲鎮桂州有善政裴仁朐譖之會漢兵寇蒙桂州希範自將兵巡桂州漢兵退從希杲知朗州

二 知誥始建元帥府以幕職判六曹及鹽鐵知誥以子景通爲副元帥高從誨摩幾勸知誥即帝位徐景遷以疾罷第景遂代參知政事知誥

閩康宗 昶 通文元

改元立李春鷰爲后尊太皇太后閩人聞潞王敗亡曰將如吾君何

九 孫德威侵楚蒙桂州不克劉攜爲相

卷第二百八十

晉陽天雄軍亂張令昭逐劉延皓求旌節帝欲遣延延皓皇后請之而止徙張令昭齊州令昭不從殺使害命范延光等討之桑遷逐沙彥珣據雲州彥珣收兵還攻之遷走死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張萬迪帥衆自懷州奔晉陽石敬瑭求援於契丹敬瑭父事契丹主賂以盧龍及山後八州劉知遠謂稱臣則可父事太過厚遺金帛足致其兵若劉土田他日必爲中國大患契丹主謂天意令我救石郎劉知遠待降兵無私故士無貳心知遠以保城自任楊光遠謂契丹無能爲帝悅帝聞契丹許救敬瑭命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契丹主引兵自揚武谷入救晉陽過忻代州皆不顧契丹至虎北口鄆日大破張敬達等於汾曲石敬瑭出見契丹主契丹主謂唐不守險要我長驅至此我銳彼沮故急擊勝之契丹敬瑭圍敬達等於晉安寨自是音問

不通唐主遣范延光自晉山入趙德鈞自飛狐入潘須自晉絳入以救之契丹主軍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唐主難下詔親征而實憚行張延朗等固請北上諸軍自鳳翔以來驕悍符彥饒不敢東以法置文紀勸帝留河陽遣近臣晉戰違趙延壽將兵會拔鴆鈞於爲州唐主如懷州龍敷請立李費葬爲契丹主以幽魏兵送之唐主謂石郎使我心驛隨均唐括馬發民爲藩軍趙德鈞自吳兒谷趣鄰州欲并范延光兵延光不可唐以德鈞爲都統趙延壽以兵屬德鈞德鈞出屯團柏劉帰德殺楊漢童樸延州契丹主立石敬瑭爲帝劉幽薊等十六州遣契丹約德輸帛三十萬邢改元椒法謝皆依明宗之舊立李后契丹每日結東以俟遣過謝德鈞屯團柏翰月不進戰去晉安百里音問不道諒鈞爲延壽求鎮州唐主曰能卻胡寇雖代吾位

置百官以金陵爲西都唐盧文進來奔知誥使李德誠周本勸進宋齊丘頒李建勳曰尊公功業蓋矣

資治通鑑　目錄卷二十八

強圉

二

唐烈

二

四

十

卷

作噩

祖

昇元

元

著雍閹茂
申正　己己甲戌亥壬未申晉
朔月本卯酉曆朔十八六五正
食戊志朔二正　甲乙丙丁戊

三
災官以考之秦民銅器
張允言所以數災則賞安者
遣李重　州郡進光使侍晉壽　亦延降廣故號定三晉傳融遣桀
錄從貴職辟分為入　官晉東契赦光　龍終於福年　於陳自抱李
之隱為公儀相西朝赦　軍京丹之鎮帝內身契敕外毀茅修特象群
封開私勝貝京　聽　路加　天赦附無丹　乃觕淡格揚務以
之封自津別留桑河桑王陽帝命平范帝隙主作勸藥實陽兵頒府
亂尹鋒　為守維決維權為尊楊　延不　受稿浮雖宮顧加吏
兵　錢范兩以輸鄆輸恥西號光李光許趙帝命役戶少曰千裁儀
東鳳　延鎮魏博州李使京　遠秦受　恩事實　墾猶宮朝節令
走翔以光　府徙　楊契長以鎮鞠其瀚遙契　薛田多難政　奴
發軍鄭致徙為楊范樞丹安大天殺降暉請丹上融五於焚　楊使
疎亂王仕濟鄭光延留坐為梁維毋徙出以鎮尊等項羅猶薛光皆

彭夫人卒希範始縱聲色

二
周本以吳亡愧恨而
卒　專姓封　以丹丘　楊諫　用常犯唐主怨齊言居官固　請齊卒
讓宗李請趙閩使殺宋名改徐舉刑法主爲盲丘　丹　辭讓預丘
墓廟立復可晉者契齊號吳玠酒安有曰　唐出宋陽徙舊墓政自宋
則呼建后　楊屯運失預丘　而主上辭　勳詠翰　習服
泣公妃　立建州讓計政不宋不表表唐讓為李張張辟羽讓
主閩楊宋婦絕墓請悔得齊改謝唐主泉相建居延觀衣墓

三
晉冊閩主命為閩國
王辭不受直諫杖黜為民

廣政元
張業王處回為相

十一
吳權自舉愛州
兵攻交州交公羨進不萬操漢公兵
敗　據殺矯請之弘達　於操州羨權可益救王主羨攻
海敗　據殺輕請之弘達　口死弘交公進不萬操漢公兵

屠維大淵獻
晉用續小年　卯申未子亥戌丁閏二分志庚食北東東盈
馬朝曆而正四六七八十十酉七日　七子缺極復南而
重元五差癸壬辛庚己戊二朔八秋本月朔於於於木沒
四月巳犯北午諸月犯中
太東軫犯侯丁與星
辛白井甲五五未鬼

四
馮留與軍據帝固權書中今入
晉以師夫　人辛周元元
暉之社權惡偏重勤事天數遣出王以天丹博比預奉懿
厚朔重趙適其李於臣美子成藥維處衛子以州帝知唐其
過方滅瑩叛藥化害近等兵　桑輸實進有王　閩　祀書
拓以同諫降信可相習官疆復維鎮之用階廷為以以　不
敗安制乃而杖汗殿猶　馬禁輸相子契級胤道軍許閩議
彥　帝止齊而　樞欲安壯私過州威丹邪鎮事謀王鄭因
超劉怒　延流帝丞復重則續失　鎮主帝定知辭從元之
而知欲王祚之以院之榮為錢帝契定懲攝州卯以益獨
遣殺　楹入　冊之害中入　閩之　不丹州石重　寵書為入
馳其忠冊帝固權書中今入
晉元元周辛人夫師以
折　妾瓊王請以　夫帥瓊晉
來遣契納為武無夫人　為以
使適丹娠元蕭于人卒周元元
殺死溫三其匡士州等　八府開之匡劉濃愁　上範晉
未飽百毋齊愁團破劉學置天　齊勃州寇彭將天加
足皆口曰死廖彰樊勤士十策始學廖遣辰士軍策希

三
李　不許　於息
州族饑敕不
秦之運
號不外政不事運改號　復立廟主昇義高宗　鄉而以年數知請
守不成官得子之太義唐姓唐　更　祖祖之禪二祖三為　辯亦
唐主尊以輔者預孫　祖祖主李宗唐名以次太室吳王之十世餘等姪

閩景宗永隆元
遜
主損違鎮于閩叔武用林殺積求　置都厚宸　分
晉使來不鄭入晉主父延巫與之三神閩賓得於控又二
廣閩見元貢　忌延望者言　滑丹主衛賜拱鶴欲
都泉劉從隆穆　延愚　傳遇進董火之告遇帥控立攻宸孝出楷王追歸及
緯斬叔義閩建朱又遇欲隙之等拱歸延閩衛閩走桐繼及殺李
之以義維至主都主義都宸乃重鄭誅建疑文重主之陽父之失劉泉都

十二
趙請好　相十及主其為
光於修光漢餘卒復子相
齊晉楚二年漢以損

上章困敦

南唐初用陳成勳中正曆四丙申六乙未七甲子九癸亥十一壬戌十一月十五日冬至本志十一日丁丑薄食

五　釋鄭元弼　安彥威謂陛下以蒼生之故事契丹臣何屈節之有　以劉知遠爲鄴都留守　安從進言移青州置漢南則赴鎮　以馬全節鎮安州　胡漢筠說李金全降唐　詔全節討之　唐李承裕逆金全　全節大破之　追至雲夢　擒承裕殺之　贈桑千等官毀龐守榮　范延光請居河陽　楊光遠擅殺之　和凝爲相　帝謂法外稅民罪同枉法　帝以李澣輕躁罷翰林學士　楊光遠入朝以其親校數人爲刺史　乃徙光遠青州　安重榮觴　應州吐谷渾千餘帳來奔

閩王延政來求救　元瓘遣仰仁詮等救之　林鼎諫不聽　世子弘偓卒　仁詮等大敗於建州城下　遣歸　晉加元瓘都元帥

劉勍擊彭士愁山寨　士愁以錦獎溪三州降　希範以五千斤銅鑄柱立於溪州

四　楊璉醉卒舟中　晉李金全來降　李承裕將兵逆之　爲晉所敗　沒於雲夢　唐主戒承裕毋入安州城　承裕貪掠而敗　唐主悅恨

二　閩王曦猜虔與弟建州刺史延政有隙　移兵攻之　延政求救於吳越　兵未至　延政舉曦兵大破之　殺潘師遣　建州兵始威　吳越兵

延羲自稱威武節度使閩主　更名曦　稱藩于晉　晉囚鄭元弼

三　三司　趙季良等分判三司

十二　趙損卒　王宗保爲相　尋卒

五　累日唐主詰宦者殘食　又爲倉吏不稽民刻軍　安得帳餘　立齊王璟爲太子　固辭　赦訂奏登　毋得言審聖　廬主用孫留采　言東巡江都　欲留都之　以漕運不給乃還　張延翰卒

三　至稱而還之　不去延政　僞復求救於曦　曦遣王鑭業救之　延政大破吳越兵於城下　延政與曦盟于宣陵　猜恨如故　度民爲僧萬一千人　晉以曦爲威武節度使閩國王

重光赤奮若

六　遣兵送吐谷渾還故土　作浮梁於德勝　張彥澤殺張式　涼州軍亂　李文謙自焚　吐谷渾白承福

元瓘屬章德安以其子弘佐元

以兵權助晉討安從進

晉安從進來求援　從誨奏言其

五　遣使假道於晉以通

三　王延政城建州以

四　罷諸將藩領節度使以文臣代之　晉安

十四　更名璟

正辛酉四庚寅七己未八戊子十丁亥十二丙戌朔　本志八月辛卯太白犯軒轅　九月己卯熒惑犯上將

入朝　安從進謀反求援於荊蜀　安重榮恥臣契丹　執殺其使者　侵掠幽州軍于與　野表諭與吐谷渾等擊契丹　桑維翰表陳其不可　以劉知遠鎮太原　知遠嘗爲僧所答　召而稽之　衆大悅　杜重威代知遠領親軍　重威怪市人之多　帝如鄴都　留諭安重榮　重榮登騎與安從進渾謀　滑州河決　楊彥諭使不丹言　安重榮如人家惡子　契可制　郭威勸劉知遠以不路招吐谷渾白承福　帥重降　知遠　安重榮契沮　和凝請留空名宣執付鄭王　安從進反　攻鄧州　王遣張從恩等擊之　詔高行周討從進　從恩敗從進於花山　從進走保襄州　安重榮反　舉兵向鄴　鄴遣杜重威等討之　焦鑾勸獲從進弟從貴　斷足歸之　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　王重周勸重威擊其左右翼而自攻中軍　趙彥之來降　重榮敗走保真定　張彥武取趙州

瓘卒遣　章德安誅戴惲　幽弘侑於明州　軍不晉賜曹仲遣諭解之　民戴嘉禾　弘佐閱書積及十年　乃復民稅三年　晉以弘佐爲吳越國王

狀且請討之　以兵糧助晉

契丹晉不許　或勸陳復鄰上　唐主曰　吾不忍復言兵　使彼民安此民亦安矣　漢主欲與唐分楚地　唐主不許　李建勳罷　吳越火　其王有疾　或勸唐主乘其擊　不許　遣使唁之　唐主縣蒲屢鄰葛惟王紹類上言

比霖臣獵罪者衆　中外疑惕　定田稅　民閩稱平

延政爲富沙王　延政自稱鎮武節度使　執王延喜於汀州　曦殺王繼業及楊沂豐　陳匡範請日進萬金　貸省務鎮以足之　黃紹頗請令人輸除官　曦自稱閩皇　領節度使　與延政相攻　暴骨如莽　殺王繼嚴

閩主稱帝　延政自稱元帥

從進來求援　辭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八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九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戸食實封壹阡戸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玄黓攝提格 酉閏二 甲申三 癸丑六 壬子八 辛亥十 二庚十 朔四戌一 日小盡

晉高祖天福七 杜重威拔鎮州斬安重榮送首契丹改成德爲順國軍 延州將賀行政作亂以何建討平之 涼州遣使請吏 帝以馮道爲中書令 帝崩齊王重貴立 景延廣專政 契丹遣使來責 與契丹失歡

吳越忠獻王 弘佐

楚文昭王 弘作天策府

南平文獻王

唐烈祖昇元六 宋齊丘求知政唐主聽入中書又求知尚書省坐阿私罷齊丘總望以齊丘鎮洪州

閩景宗永隆四 立李后 子亞澄爲閩王 王延政 閩汀州延主遣林守 數忠等泉光 口欲擊中州 包洪建等 逆擊敗之 閩主厚以 辭求和於金 政延政不延 閩主以受誠

蜀楚恭孝王廣政五

漢殤帝 玢 光天元 高祖殂 長子弘度立 鎮王弘熙容 弘昌 幼子 而 止 高祖 弘熙 殺 弘昌

卷第二百八十三

昭陽單閼 二己酉 四戊申 大丁未 九丙子

晉齊王 重貴 天福八 契丹將入寇 帝聞契丹 還東京 以年 桑維翰 相 國用不足 遣使者分括民穀 爲州縣 延作亂 送州斬之 尊帝母

吳越 弘佐初立 容以卑辭 諸將 閩州 十八

唐元宗 景 保大元 烈祖殂 元宗立 宣城 以齊王景遂爲 年嗣

閩福恭懿王 天德元 延政 稱帝於建州 國號殷

大 以宦者田數 節度使

漢中宗 乾和元 晟 帝殺

（上表附注）召劉知遠 知遠由是怨 齊王 尊太后 劉知遠 等 請太后 自高 自殺 權 寶等 延 高祖 州 從自 官 相 自 大 臣 辭 李 丹 契 孫 延廣 等 爲

酒 渾 坐 鎮 從 子 百 大 英 美 陳 實 得 李 簡 之 光 殺 李 相 錫 以 物 周 之 光 而 欲 醉 酒 陽 又 岳

自 天 王 弘 改 元 名 度 始 者 官 任 孫 子 以 張 八 弘 樂 王 等 又 州 餘 圖 越 承 邊 州 備

十二乙巳朔 本志四月戊申朔日食 八月丙子熒惑犯右掖 十月丙展犯進實

安氏爲太妃 景延廣 契丹來責 禁爲 劍歸 劉決 輪 叔 遣 因 寇 不聽 立敵 后 單馬 光州 走 遣 還 延 中 前 以 及 蝗 鍛 死 括 定 七 不許 節 全 其 杜 盡 後 南 略 丹 州 弃 遣 爲 民 水 樂 許 委 契丹 南 寇 恆州 欲 効 之 爲 私

妃仰氏

八 鎮 九人 部 千 作 殿 民 出 田 自 東 其 聽 財 逃 各 西 業 人 拜 寶 強 惟 受 置 匿 弱 兵 贖 食 者 者 官 入 失 租 租 募 籍 龍 函 刑 名 令 稅 米 歛 不 見 復 恆 外 縣 書 受 於 賁 拓 歛 得

長 而 止 烈 王 祖 其 立 子 夫 鍾 冲 祖 服 欲 遇 之 香 士 李 聽 殿 立 烈 丹 致 勳 棲 餽 餔 能 禍 不 鑄 寶 立 王 建 樂 立 延 后 改 元 以 立 承 爲 宗 恭 福 相 繼 立 信 入 陳 州 延 之 王 等 宮 陳 政 服 更 祖 欲 太 貽 對 男 遺 民 實 稱 聽 招 馮 百 業 后 稱 祖 傳 業 覺 生 益 烈 森 精 宜 潘 適 馮 喜 實 諫 躁 服 祖 立 子 夫 聚 而 敢 下 稱 杖 朝 數 光 斬 主 削 陳 歸 州 主 皆 歛 相 祐 后 改 效 爲 曰 之 士 聞 百 逾 其 發 官 延 入 陳 立 倍 魚 楊 元 魏 太 臣 不 主 縣 直 戶 王 貴 政 潘 西 望 尚 任 寵 思 果 以 徵 宗 以 鄭 實 嫁 之 陳 使 十 承 郭 攻 寶 諸 恭 恭 潘 立 故 陛 元 者 女 尚 韓 陳 家 閩 事 諸 敢 楊 況 閩 果 聚 爲 承 褒

女 誰 亦 元 元 后 壽 自 何 建 方 不 宋 爲 陳 鬼 出 以 燕 元 國 寇 太 室 主 遣 討 之 丘 齊 斬 鑄 唐 保 宋 實 傳 爲 遂 勳 五 謂 宗 恐 無 李 曰 見 太 改 許 女 蕭 不 儼 立 延 事 其 勳 正 守 齊 相 黨 王 齊 鎮 師 后 保 嚴 張 歸 九 放 過 周 全 景 欲 州 張 約 景 王 撫 李 等 丘 朱 之 謂 煩 唐 己 體 尊 卿 追 辨 其 改 位 宋 后 屢 主 勞 士 業 周 人 爲 建 州 景 遂 以 過 審 之 邊 實 宋 華

殷改元 而實循遇折 果反思思果循名熙之禍手潮庫令其使熙從昌諸虛 北歸州實敗萬殺譖潮潮請王晟立 帝擇等劉陳惡以獻 陳紘循齋 嶺遇於張景之弘等等斬弘 更弘殺拉習思道 成璧弘不弘昌盛

閼逢 執徐 開運元

正甲戌 三癸酉 五壬申 六辛丑 九庚午 十二己 亥朔閏 十二 本志九 月庚午 朔食三 月戊子 望食九 月丙戊 望食 二月壬 戊太白 犯乘己 巳癸感 犯天蝕 四月丁 巳太白 犯五鎮 侯七月 甲申犯 東井八 月甲辰 癸歲入 兩斗十 二月癸 丑太白 犯辰

契丹前鋒 遣貝州發邵趙延壽等 納契丹令與珂以州城 方略號制皆機用兵 帝不能主出景延廣 契丹厚屯帝如遣州 丹寇太招以元城契 幽州道討劉知遣爲 寇黎瞻容劉使契丹 王於秀丹知遣破偉 州降契丹貞周儒以博 謀引契儀自楊光遣通 河寶津勤馬家口濟 兵戊河遣景延廣遣 趣鄆州丹李麻荅濟河 之契帝圍守貞等拒 於威城等救高行周等 李守貞是敗之解去 家口由自不契丹於馬 李彝殷契饋散復東 契丹軍丹州濟河使 璩貝博楊民再敗汾隸 爭會丹光軍民由是 西會契會遣引兵欲 出山東鎮韶劉知遠 屯樂平樂帝定知遠止 細擊女百於宮中舉 官請雞樂

不許璩楊光遣圍樓州 李璩走之蜀人寇 隋州之契丹主來敗趙 廣州主北互有勝負 契丹光晉晉軍之威始 知楊北遣之妄契丹 收兵敢去景延廣疑其 詐不過追契丹分雨 軍所儒焚掠殆義麻 荅陷泰州爲全節攻 契丹兵州拔之籍天 下鄉敗七戶責一卒 泰州復蜀兵於西平 梁遣延儒州帝遇大契 景十廣出守西京 發三傳六使括率民 處謀景延實困財 求利命李守貞討鋒 光道擊契丹救青州楊 可官爲敗之韓鄉肆 得七貝餘人遣張兵 房寨拔州趙延服走從 官軍驟淄州或貫 道處道離如使撣僧濟 處密出鎮同州飛 置恒敢陝以桑雄輸復 之耐之慈治漕州雜 抉李

二 閩宋發 居稱出 鎮唐主命 齊王景遂參 抉國政濤延 己等欲因之 陽絕中外乃 韶惟魏岑查 文徹得白專 餘非召對不 得見蕭儀實 崇切諫乃收 前韶儀韶 權下恨無并 將討朱文 進以暑疫而 止濠飾劉 崇後求兼專 州唐主陽不 曉而代之 查文衛肆議 伐殷至蓋竹 殷敗唐兵 于邵武擒臧 循

二 鐔天鐔 通寶錢 唐書誣 之唐主爲與 殿絕閩主 衛忌朱文進 連重遇李后 延倫實妃之 龍欲立其子 亞潛稱尊二 人爲鳳二人 弒閩主因立 文進爲閩主 盡誠王氏之 族殷主進吳 成義討之不 克文進稱 藩于晉留 從劾殺贊紹 願以泉州降 殷程鎮以 違州許文旗 以汀州降殷 朱文進遣 林守諫等攻 泉州留從劾 羣殺之殷 主遣吳成義

攻福州唐 查文徽入寇 張漢真敗 唐兵于邵武 擒臧循朱 文進詐稱唐 兵助討賊臣 林仁翰殺違 重遇朱文進 以降

七 復 將相以 節度領 遣使 晉兵 攻階 州敗 於西平

二 漢 使瑩主 越王殺 昌弘 僵爲陳 曲相 王弘齊 猷彌 王弘鎮 漏

自二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四

旃蒙 大荒落

正 戊 戊三丁 西四丙 寅六乙 丑八甲 子十二 癸亥朔 正一日 兩水十 一十日 冬至 本志八 月甲壬 朔食 七月庚 戊歲犯 井鉞八 月甲戊 犯東井 九月甲 寅太白 犯兩斗 鎮十一 月甲午 朔犯哭 暈

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 留契丹欲徙河西民 於遼東折從遠拒境不 從復置翰林舉士 蕆改元劉昫爲相 以劉知遠爲北面都統 以備契丹桑維翰一 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無敢違帝疑劉知遠 觀望知遣知見陳自守 而已郭威謂河東霸 王之資置鎮寧軍於 濱州楊光遠子承勤 等劫其父塞青州降 薊廷命李守貞滑殺光 遠趙延壽入寇圍鎮 州帝欲自將拒之會有 疾命張從恩等屯邢州 契丹主繼至屯元氏韶 諸軍稍却因憫爛揚亂 退屯相州

二一 契丹寇邢州入鎮 境皇甫遇蔡容 彥超與契丹力戰於安 陽水上安審琦救之得 免契丹自相州驚遁 張從恩等亦南奔黎陽 趙延壽等南至湯陰

而還遜相州爲攻城狀 苻彥綸知其將遁折 從遠圍勝州攻朔州 帝疾小愈自將北征 馬全節等泰乘契丹衆 數鄴幽州從之帝如 濱州劉知遠謂勝胡 猶有後虔況不勝契 丹陷邪州沈城謂趙 延壽引犬羊之衆璩父 毋之邦杜威晉諸軍 北上濕玉李彥韜踏 桑維翰帝以玉爲權密 使分維翰權彥韜謂 朝廷毅文官何用富蠡 去之改與儀清軍 諸軍攻契丹拔泰州及 滿城遂城契丹主復 引兵兩向杜威等退保 泰州又退至陽城契丹 追圍之李守貞謂風 沙之中不弗象塞此風 助我也襲元福曰載 賴我不能逆鳳而戰宜 出其不靑羣之諸將 羣契丹大破之涇北二 十餘里契丹主衆衆騎 以走餘將欲追之杜威

顧璠杜 昭達爲 程昭悅 入侍 昭悅以 攸佞得 幸璠疾

之昭悅 譖播昭 達欲寧 仁後作 亂弘佐 殺播及 昭達曲 仁後 慎退其 不譴仁 後罪

希範敵 殺弟希 杲 因叢僕 削丁思 瑾官

三一 何俶洙 和全恩 助查文徽攻 建州敗閩兵 於赤嶺李 弘殺以福州 來附遣福

拔鐔州公私 供億困弊 唐兵入建境 建人役木閩 道迎之叉克 建州罹兵焚 掠建人失堂 汀泉漳三 州降宋太 后殂新楊 思恭以謝建 人謝仲宣 悅齊王景遣 召還宋齊丘

三一 福州人 迎殷主 改國號曰閩 閩主以有 唐兵未暇從 都使從子繼 昌鎮福州

唐何徵洙等 益兵入寇 楊恩恭趣陳 望觀敗於赤 據望死閩主 畢城自守 李仁達等殺 王繼昌據福 州立卓嚴明 爲天子稱澤 于晉殺漢 真攻福州敗 死李仁遂 殺黃仁觀陳 繼琉遂專兵 柄仁達因 大閩使軍士 殺嚴明立己 爲留後稱爲 於唐唐賜名 弘義或會 福兵將叛閩 主遣歸伏兵 於隆歸八千 餘人董恩 安審不負王 氏建人威其 言無叛者

八

三一 殺 王弘韶 殺雅 思潮劉 殳王等 翻

自八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五

曰遼賊李不死更宋衣曩邪　諸軍退保定州遂南還　帝遇大梁復以鄴都爲天雄軍赦　杜威見恆冀璟錄又畏契丹之彊表求入朝不許遂擅去鎮桑維翰請因此廢之帝不許　威獻部曲四千人受粟給而還爲乎除又獻觀粟云在本道又因公主求天雖　述律太后欲與晉和　桑維翰勸帝復與契丹和契丹欲得鎮定兩道晉使不用任遂絶　和疑継　馮玉爲相　桑維翰諫霍賞優人恐戰士解體馮玉贊帝歸傻由是益寵信玉招權納賂朝致益壞　置威信軍於曹州　置鎮安軍於陳州　高麗王肆請共擊契丹取渤海　建卒子武立帝遣使論之以他爲解　馮玉李彥韜李守貞共譖桑維翰退之引趙瑩爲相

唐兵克建州閩主降王忠順死

柔兆敦牂

二壬戌　四辛酉　五庚寅　七己丑　九戊子　十二丁巳朔　本志二月壬戌朔食

三　帝利趙在禮之富爲皇子延煦娶其女　党項拓跋彥攻靈州　孫方簡以妖術聚衆據狼山導契丹入寇　馮暉因馮李求復鎮靈州朝廷因使之擊拓跋彥超　契丹欲寇定州遣李守貞等拒之　河決楊劉　李崧馮玉使杜威招趙延壽延壽詐請降　李守貞破契丹於長城北斬解里　劉知遠與郭威謀誘白承福等殺之而取其財吐谷渾由是遂微　李彥韜欲殺慕容彥超李崧言如此恐藩侯人人不自安　藥元福破拓跋彥超於旱海馮暉遂入靈州　劉知遠敗契丹於陽武谷　李弘達以福州稱藩　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　河決臨黃　契丹使劉延祚以瀛州詐降　杜威請大舉取瀛莫馮玉李崧信之　李守貞得威

李達稱臣求救　諸將皆以福州險遠難救水丘昭券獨請救之弘佐命張筠等水陸救福州　弘佐欲鑄鐵錢增將士祿賜錢弘億諫而止　張筠等兵自譽浦入福州

晉以希範爲都元帥

四　以齊上爲中書令不預政事　李建勳馮延巳爲相　高越指延巳過惡貶　常夢錫掌宣政院與嚴續皆不附馮魏坐是疎退夢錫遂縱酒不預事　李弘義舉兵伐泉州　留從效廢王繼勳而代之擊退福州兵　陳覺請召李弘義入朝弘義見之甚倨覺不敢言覺還至劍州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兵攻福州　唐主遣王崇文將兵助之克其外郭

九　施州田行皋叛遣耿瑚討之

四　殺劉道庠及鄧伸

皆而舉之　趙輸謂威所欲無厭不宣假以兵權　會威守貞等北征敕牓云先取關南後平塞北又聯業擒虜主　杜威屢請益兵由是禁軍盡在其麾下宿衛空虛　威等至瀛州城中已空遣梁漢璋追高模翰至南陽務敗死　威等焚掠而還　契丹主大舉自易定趣恆州威等至武強張彥澤邀與俱西至中渡橋與契丹夾滹沱而軍　威怯備諸將但相承迎罕諱軍中　李穀請造橋議壯士攻契丹與恆州合勢虜必遁威有難色　契丹遣蕭翰等並西山出晉軍之後陷欒城斷糧道及歸路　契丹疑晉人面而縱之運軍見之皆走　李穀密奏北軍危急請帝幸滑州守河津　朝廷與軍前隔間斷絶　桑維翰求見帝言事不許見執政不從退

又克第二城　弘義更名達稱臣求救於吳越　漳州軍亂陳諸留從效討平之　吳越兵入福州匝唐戰不利城益危　陳覺馮延魯魏岑爭功不相聽由是不克　杜昌業謂未數年府庫耗半其能久乎

曰晉不血食矣　帝欲自將李彥韜止之　王清請爲前鋒攻契丹令杜威節諸軍繼之以入恆州威許之清力戰於水北威不盤不救清舉軍皆沒　大軍食盡威騎豹降於契丹契丹主給之許令帝中國威遂劫館將舉軍降士卒皆慟哭　契丹以兩赭袍令趙延壽與威皆衣之　王周以恆州降　郭璘以易州拒戰死　李殷以定州方太以邢州降　契丹以孫方簡鎮定州　發禍謂中國將相當用中國人衛致令乖失則人心不服　契丹主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先趣大梁　皇甫遇威憤自殺　帝始聞杜威降明且張彥澤已屯宮門帝欲自攻會得契丹主與太后書乃止　帝遣延煦延寶奉表及國寶迎降　帝脫黃袍著素衫拜受宣　帝

強圉協洽		[illegible]
漢高祖天福十二	晉安	[illegible]
吳越忠獻王		[illegible]
楚文昭王		[illegible]
南平文獻王		[illegible]
唐元宗保大五		[illegible]
蜀楚恭孝王廣政十		[illegible]
漢中宗乾和五		[illegible]
卷第	二百八十六五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七	

[illegible]

契丹延壽不能決延壽欲於待實館上事李林止之求處王兀欲置酒鎮趙延壽兀欲發要觸契丹主遣留嗣立帝欲自澤議歸洛汴歸將欲先取鎮鎮郭威以為河北虜黨猶威若建前進後則事危潭歸路險栗少無以供慮不者自晉韓趙陝萬無一失從之以劉崇為北京留守劉晞奔大梁帝奪太府史弘肇攻澤州末下帝欲召還蘇逢吉等以為如此播河南人心屬勢復據弘肇亦以為可進不可退乃止翟令奇以譯州降崔廷勳不攻河陽受一城之命耿崇美等自實州北遁史弘肇與武行傳兵合弘肇御軍嚴鑿所遣秋豪不犯帝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弘肇之力蕭輸欲北去恐中國無主而鬩己不得從容乃迎明宗子從益立以為帝召高行周武行儀皆不至王淑妃吉君母子分死今黨臣單迎新主衆欲璽守大梁以侍北救劉審交以為必不濟乃用趙建等策自釋梁王達使奉表稱臣迎帝契丹主兀欲自

以兄子不願為嗣又非述律太后命乃以麻荅守恆州勒兵北歸李從胡以韓州降帝至陝薪輸欲殺張鎮鎮曰此國家大體我實百之帝至洛陽獎契丹所署公卿告陵殺李從益王淑妃帝至大梁赦復建東京改國號曰漢述律太后發兵拒契丹主李泰韜以兵迎降太后迷敗契丹主曲太后改元天韓高審莫以相州降王繼弘殺之或傳趙延壽死郭威勸帝起復趙匡贊因移鎮杜重威移鎮鄆州攝而拒命求援於麻荅麻荅違楊資以曲州兵助之韜舊行周恭容秀超討重威王章能聚財肆軍遼六廟麻荅食狡殘忍薛懷謀以洛州降麻荅違楊安李殿攻之麻荅以謹兵為無用減其食以餉胡兵人情懋憤李樂結壯士贊府舍攻契丹麻荅走保北城李數贊滿道審奔勉戰士士爭自書麻荅蒔弃定州道以自再樂為留後再樂劫李林和擬欲殺之李數佳實之乃止又欲軍民財以實軍數亦止之楊衆楊安

著雍涒灘

三庚戌五己酉六戊寅八丁丑九丙午十二乙亥朔本志六月戊寅朔食八月乙酉壘犯太像酉垣戊戊歲犯右執祛十月丁丑犯左執祛

乾祐元

趙步李服求降劉讒以飛州降降懷贊殺之復以恆州爲鎮州路賊不周職多少皆死威達吉欲并鄆保族之帝丞以軍旗委錫邠郭威諸司委鎮達吉蘇偽建無法而謂斷達吉貪詐市河南爲高從歸鎮審州安審瑨肇卻之又寇鄆州尹實破之蘇達吉爲李庸甚容秦超欲爲攻郭郭高行周欲徐侍其弊由是不協李漕請親征以濟及實貞國爲相帝如鄆都以益子承訓留守爲道李林和嶷自鎮州遇趙匡贊以長安降蜀高行周韜攻城多殺士卒緩之食盡自潰甚容秦超數陝隸行周帝如秦超曲猶和解之帝殺幽州兵千五百於繁養骸建曰今守此以死為期帝謂衆心衛權城無所保杜置威出降城中餘死者什七八帝許張建不死而殺之達其部曲歸幽州蜀發虔劍等寇鳳翔李廷建肇長安蠱子承訓卒帝至大梁侯益請降于蜀

赦改元命王景崇迎回鶻使者因

經略關西趙匡贊將奔蜀李怨以為漢新得天下方務招使若謝遇歸朝不失富貢蜀歸諜不容尺鑿乃使和求入朝帝許之侯益亦請入上審帝更名書趙匡贊入朝趙思趙自文其面審藏珍勸王景崇殺之景崇敗李廷建于子午谷又敗張虔劍于散關帝大衛楊邠出劉信于許州蘇達吉楊邠史弘肇郭威愛遣輔政帝趙蘇杜重威立建子承祐為關王尊節帝位尊李太后赦王景崇至鳳翔侯益來發或勸景崇殺之不果益遇去景崇悔之史弘肇要毋徽日入朝侯益賂執致得關封尹改廣晉府曰大名晉昌軍曰丞與侯益毀王景崇於朝景崇權且怨朝廷會有韜徵趙匡贊牙兵趙思趙等景崇徽郄之思繼至長安據城反景崇鎮吏民表己知軍府留以王守周鎮丞與趙暉鎮鳳翔以景崇爲邠州留後增邊庭殺田令方契丹邪偉忠麻荅等贊掠定州而去孫方彰復據之晉末州蘇復爲漢有叢違吉等多除

吳越

忠懿王俶

遷倧王於衣錦軍使薛溫衛之何承訓復請殺胡進思及其黨弘俶惡其反覆斬之進思屢請殺弘倧弘俶不許進思命薛溫殺之溫不從乃進二盜夜入弘倧遇之則救之殺盜遣

楚王

希廣南漢來求晉不許希萼屢訴於漢求官齊毆弘肆事賂執政使不與而和解之南漢入寇救賀州遣徐知新任廷暉殺之敗遷斬之

遣使謝罪於漢乞修職貢

從誨卒子保融襲位

六

漢李守貞來求

援查文徽魏岑請遣李金全等出兵沂州以應之無功而旋

十一

趙匡贊入朝于漢李廷珪兵敗于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侯益不納虔釗夜遁漢兵追之敗于散關韓保貞自隴州張遣何軍建俱西攘王景崇來求景崇互市請降張鶻王處回奪衆專赤蜀主殺鶻歸處回以

六

求晉

於趙楚不許鍾九童請猶兄弟方爭亡於不暇安能審我達內侍吳懷夙將兵肇趙拔賀州

自三月以後卷第二百八十八

屠維作噩

漢隱帝 承祐 乾祐二 赦
王繼勳夜襲河西寨劉詞擊走之 郭威斬愛將以禁酒 李

官楊邠以爲費國用抑之李濤奏出邠及郭威於外鎮坐罷相 李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完城繕兵趙思綰奏表獻御衣守貞遂遣兵據潼關 李彝殷屯兵境上奏討喚毋留以陰陽不利止之 王玉克潼關 以楊邠爲相郭威爲樞密使自是國事皆決於邠三相拱手 邠謂文章禮樂何足介意 邠藥趾除拜士大夫有終漢世不遷一命者 遣郭從義討長安白文珂討河中 王景崇不之邠州聚兵鳳翔 契丹主尋晉主女以賜擇奴 河決魚池 王景崇以鳳翔降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趙暉請攻鳳翔 劉崇與郭威有隙用鄭珙謀始纂士牆兵宗城不稟留令 諸將相仗不進留郭威往督戰諸將皆受節度 馮道勸威勿愛官物以賞士卒威由是得衆心 屬蠢珂勸威先攻河中曰三叛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岐雍自破矣 郭威樵饕士卒 李守貞望禁軍叩城搴迎既而踊躍詬欒 郭威謂攻城如以士卒投湯火不若築長圍而守之坐食轉輸俟彼食盡然後急攻且招諭之則彼父子不能相保 又謂守貞有輕我壘之心宜靜以制之 趙暉破蜀兵於散關 王景崇殺侯益家七十餘人乳母劉以己子易侯延廣 李守貞兵屢敗繼倫曰待只餘一人一騎乃大王鵲起之時守貞猶信之 趙暉敗鳳翔兵取西關城 暉詐爲蜀兵誘鳳翔兵出而敗之自是不敢復出 蜀安思謙出散關軍保貞出沂陽以救景崇思彈羣退屯鳳州 李彝殷屯丹延境上以應李守貞高允權以聞朝廷知解之 蘇逢吉惡李崧誘其僕葛延遇告變族滅之士民家往往爲僕隸所曾制 楊乙爲史弘肇月宰葛繆 唐李金全寇沂州 葬高祖 安思謙進屯模壁食盡而去 郭威將如鳳翔戒白文珂劉詞曰賊必來突圍成敗之機於是乎在 威至華州而環

斜滔謀叛事連弘億弘億判

胡進思卒弘俶由是獲全 漢以弘俶爲東南都元帥

徐進敗蠻於風陽山 希萼謀

楚貞懿王 保融

七 淮北羣盜參請命 遣皇甫暉將兵萬人出

十二 安思謙屯鳳州

王昭遠知樞密府庫恣其取與 李昊徐光溥爲相 安思謙譖趙廷隱夜置其第李廷珪救之得免 置獻納函 蜀主遣安思謙救鳳翔毋昭裔諫不聽 韓保貞出汧陽 思謙敗漢兵於寶雞退保鳳州 思謙請先運糧四十萬朝乃可出師 思謙敗漢兵於玉女潭進屯樓壁食盡而還 徐光溥坐淫洪挾私免

七 南漢主如英州

上章閹茂

正己亥 三戊戌 六丁酉 七丙寅 九乙丑 十一甲子朔閏五六一日大暑 本志十一月甲子朔食六月乙卯

三甲辰 六癸酉 七壬寅 九辛丑 十庚午 朔本志六月癸酉朔食 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 庚戌犯填辛酉填犯右執法 丁卯太白犯歲 自元年八月己丑填入太微垣犯上將左右執法屏蝎者句巳往來凡四百四十三日 十一月辛亥始出左掖門

三 萬敢求益兵遣郭瓊赴之 郭威請勒兵臨契丹留止之 遣使鹽河中鳳翔遣數有僧已聚二十萬 朝廷議移易諸鎮聽其入上書 故人請留劉審交之賓辭而癸之滿道曰劉君之政易能但人不爲耳 漢長原陵不楷一冀 折從阮舉族入朝 吳度裕出鄴州 以郭威守鄴都稟備契丹、史弘肇欲令威領樞密蘇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以外制內可乎 將相始有隙 罷來安軍 榮榮爲郭威藩子 以折傷展爲府州圖隸使 郭威勸帝稟教於太后委任楊邠等親虎直遣饒邪 較防圖奏奉必申觀察 以彙弟承勳尹開封

鑫殷輕中原每助叛臣遺重略 朝延亦讓羸之 唐皇甫暉寇海洄成儀欽敗之 契丹給晉主田於律州 安太妃遣令贊青南向職之 史德琉諫父弘肇推書生曰公卿欲彰大人之過耳 民仰視太自弘肇腰斬之 李守貞食盡兵出層敗部將奏降郭威督籍軍彖攻之 趙思蠻食盡屠人以給軍權 李肅程謙能說令請降韜以爲華州留後 思蘊遷延不之官郭從義凝之白郭威籌而殺之 威克河中外郭李守貞退保子城 威謂觸水取魚安用急爲 守貞自焚 德總倫諫於市 王溥勸威焚朝貴書以安反側 帝殘贍縱押敢左右太后誨之不從 張昭謀不職 王守恩爲西京留守食鄙抒廟乞人不免率斂 郭威怒其肩輿出迎以頭于令白文珂代之 守恩厚實獻及賂權實朝廷遂不問 帝欲實郭威辭以臣之有功由居中大臣鎮安供儀所致請均其賞從之 宰相樞密侍衛使皆運官惡落鎮欽望遂備加之因一人立功賞軍天下 守命漢 景而出王亦 契丹寇河北州鎮皆墜城自守 契丹深入及鄴都北境 帝命郭威督諸將禦之 契丹聞漢兵度河引去 威至邢州而還 楊邠爲政苛細以周瓌爲王 景崇謀主敦前實官皆詣闕既而雲棄求官無以專之又令民出入皆給過所不勝煩而止 王景崇令二將燒東門詐降己亦自贄 王萬敵傳廣獲水鎮

唐查文徽寇福州吳程遣人詐降擊文徽擒之 杜建徽卒 漢加弘俶諸道元帥 歸查文徽於唐

明州弘俶奏民墾荒田者勿稅由是境內無墾田 或請斜遣丁弘俶杖之國門

楚恭孝王

希萼希萼以羣蠻陽攻益將敗渾于陳播殺擁渠蠻之田破迪超黃處敗死遣崔洪璉屯玉渾希

攻潭州 妻苑氏諫 希廣欲讓國於希萼劉彥瑫等不可 王贇敗希萼於僕射洲 希廣召遣曰勿傷吾兄 苑氏知希萼必及稱赴井死 馬希瞻以兄弟爭國知必覆宗疽發背卒

蜀田行皋來奔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忠於我執而歸之

八 聞漢已平三叛罷李金全招討 劉彥貞妄稱漢將大罪南伐留燕王弘冀鎮潤州周宗守東都 福人或告吳越秦城去請查文徵爲師文徵引兵應之 陳誨敗福兵獲馬先進等 福人誨文徵擒之誨全軍以壽 壽馬

海泗招之無功而遷 魏岑復追鐘謨李德明始用事皆恃恩輕據苑仲敏疾之敏王建封上書請進用正人唐主恐殺建封及沖敏 唐主閑河中破留朱元李平爲省郎漢王萬敢寂獲水鎮 留從劾兄從顧殺董恩安謙南州唐主不能制以從劾爲爲清難節度使

待朔不間

十三 立諸子玄喆等爲王 趙廷隱卒

八 以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 宗室勳舊誅戮殆盡 宦官林延遇等用事

卷第二百八十九

填犯左執七月甲申熒惑犯司怪八月癸卯太白犯房庚戌犯心大星十月辛酉太白犯歲

郭瓊說劉錄入朝　史弘肇與蘇逢吉等酒令欲殺逢吉楊邠爭止之　趙延又勸帝修傷以消長請權貞觀政要　河決鄭州　晉李太后病戟手馬杜重威李守貞　王殷屯濱州　楊邠郭威史弘肇王章同輔政國家程安　章增殺省耗二升錢以七十七爲省陷　犯擊璽酒轉之禁錄淵皆死　帝左右及外威用事　太后故人子求稅軍職史弘肇斬之李業閣晉卿聶文進後匡贊郭允明劉錄皆怨執致　帝賜伶人栒帶弘攀奪以還官　帝年益社獸爲大臣所制　楊邠謂陛下禁蠻有臣等在　帝積不能平左右乘閻播之云慈爲亂　蘇逢吉屢澈李業等　帝遂與業等謀誅邠等太后止之帝曰固事非閻門所知　業等伏兵於廣政嚴殺邠弘肇章及其親黨　密詔李洪義殺王殷於漕州郭崇威等殺郭威於鄴都　蘇逢吉閣攀驚懼　李洪義恐事不濟以密詔示王殷又示郭威　魏仁浦謂不可坐而待死　郭威令諸將取己首以獻天子諸將皆

萼請別置進纂務漢不許　希萼懟乞師於唐唐何敬洙將兵助之希廣告愈於漢　劉彥瑨將兵擊朗州大敗於湄洲道遇　或告希崇反狀巳明希廣不忍殺　張暉纂益陽逃歸朱進忠屠益湯　五騎謂希萼何異

先進於吳越　以易查文徽　楚馬希萼來乞師遣何敬洙助之

曰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請從公　入誅之威逆舉兵而南　侯益請附城以控其錄慕容彥趙以爲慍帝命益將兵趣澶州　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以其兵從涉河　威使駕服附表　威至滑州宋延遲迎降　威復令將士行前詔　王嶠許士卒旬日劉掠　帝閑郭威涉河悔懼曰屬者亦太草草　李鎮請陳府塵以賜諸軍　郭威至封丘太后悔不用李齊言　慕容彥超謂北軍猜蝗蝗請生致其魏　責嶺劉寵進會侯容屯赤閑　宵北軍遇於劉子汝　太后令帝飛留論郭威勿輕出不從　蘇文進謂百郭敢可擒　莱容彥超謂帝來日害中無事幸再出郵臣破賊　郭威戒士卒勿先動　兼夜彥趙弓輕騎犯其陳不利由是諸軍奪氣稍稍降於北宜侯益等皆等往見威　威遣宋延遲衛乘與不敢進而還　比甚南軍且悉慕容彥超奔歸弃州帝與從官數十宿樽鑾　帝徵馬欲還害劉錄射之回至趙村爲亂兵所弑蘇逢吉郭允明等皆自殺李業

貢譚求救於曹公　希萼大舉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漢議發兵救希廣會內難不果　朱進忠救玉潭權洪璉遵歸　希萼攻岳州　王贇謂希萼兄弟雖睦敗不從命　希萼至長沙出湘西　彭師暠請與許可瓊水

等走威入城諸軍贊掠　軍士劫取白再樂助因例其首張允偁鑰而傳卒　或執寶延徵援魏仁浦仁浦曰因亂鎮怨寿不忍爲　劉錄晏謂錄以公所爲稚當如此　王殷郭崇威請棄掠者　威勳東寶貞固蘇馬琏復其位　威不殷驚帝群禮　馮遺受歎拜　威婺太后請立嗣君始欲立高祖少子勳勳久贏病乃立弟子贊遣馮道舞皆徐州迎之　威令范寶草太后請令及迎新君儀往　常思釋張承德　威請太后臨朝鏃政　王峻爲樞密王殷爲馬步都使　後匡贊李業皆死　契丹入竅陷內丘饒陽郭威將兵舉之　范貿副樞密湘陰公簪留章廷業楊邊守徐州隨使者西來　郭威至滑州贊遣使尉勞諸將不拜曰劉氏後立吾蠻有權乎　威至濬州將士忽累肆請威自爲天子擁之南行　威駭太后請寧爲毋　威至大梁驚舉門村寶峻閏峻出迎勳進　贊至宋州王峻王殿遣郭崇威將兵拒之　張令趙以部兵歸崇威　贊謂馮道此來侍公

三十年猶相耳左右欲殺道贊止之　太后除贊爲湘陰公張鏻引兵入許州劉信自殺太后令威監國

陸夾舉朗軍可瓊潭通希萼沮其計　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可瓊閉暠不今士卒知朗軍進退　希廣顧可瓊真將軍吾何暠　彭師嵩請毅可瓊不從師嵩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待　希廣塑鬼及大像顧纓腱

拜以求福　希萼急攻長沙可瓊羣軍陸之遂克長沙　希崇迎希萼勸進希萼自稱楚王執希廣殺之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二十九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三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 臣 司馬光奉
勅編集

重光大淵獻 [illegible]

周太祖 廣順元 帝即位改元赦令倉場毋得收斗餘 [illegible]

北漢 世祖 乾祐四 [illegible]

吳越 忠懿王 [illegible]

楚王 [illegible]

楚貞懿王

唐元宗 保大九 冊命馬希萼爲楚王 [illegible]

蜀 楚 恭孝王 廣政十四 [illegible]

南漢 中宗 乾和九 [illegible]

歲守心 己卯熒惑犯鬼 壬午犯天尸 四月甲午歲犯鈎鈐

[illegible]

卷第二百九十

[illegible]

玄黓困敦

二丁亥四丙戌六乙酉八甲申十一癸丑朔二十七日冬至本志四月丙戌朔食七月乙丑熒惑犯井鉞八月乙未犯天鑠九月辛酉犯鬼庚晨太白掩右執法十月壬辰犯進賢

二　修大梁城慕容彥超反命曹英等討之張令彬敗唐兵於沭陽獲燕敬權彥超勢沮王峻奪李洪信兵洪信懼入朝崔周度諫慕容彥超而死彥超疑閻弘魯監財掠殺其夫晏北漢寇府州折德扆敗之德扆拔北漢岢嵐軍帝歸燕敬權於唐曰叛臣天下所疾唐主助之得無非討唐主衛亦歸中國人鄭仁誨副權密帝親征兗州克之慕容彥超自殺帝謁孔子百代帝王之師敢不拜傷聽卒子繼業代鎮朔方李崇說蕭海真以幽州內附王峻言專帝從之則喜不從輒恒帝優容之峻嫉鄭仁晦等稱疾求鄴帝欲自往迎之始起高行周勇而知義初滅犯

五　遣兵侵周府州爲折德扆所敗德扆入寇拔岢嵐軍

王母吳氏卒

于南漢

劉言　唐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與王逵周行逢謀擊運州行逵與張文表潘叔嗣相須成功行逵不召鐸會符彥通王逵等拔谷陽遂克長沙殲公谷拔岳州唐將皆棄城走龕復轄北故

十　孫朗曹進作亂攻邊鎬不克奔朗州孫朗請唐朝無貝臣軍無貝將忠佳不分嘗劉不富周慕容彥超來求援遣兵助之敗於沐獨燕歡嬰爲副所獲周歸徵權韓熙載請周有國逡而爲治圍契丹徒以廬語往來不爲唐用唐文雅臧諸國初置貢學擇龍之馮延己徐景運孫歲爲相蕭儀攻延己延己救其死

十五　大水入成都溺死五千餘人王承丕瓊韶後郭延鈞謀據東川孫欽討誅之李廷琏婺周人聚兵關中請詮兵

十　唐訓張侯寇桂醬殺訓州轄走逵寇王州潘郴撤敗崇於爐之伏尸石十里八

自九月以後卷第二百九十一

昭陽赤奮若

正壬子二辛亥三庚

二　詔折從阮招討野雞族罷戶部營田及租牛戶以其田莊及牛縣民或請盡之帝曰利在民猶在國出棄仁會坐贓死帝使體目放自按國法當存恤放毋王峻出視河決

靈鎮刑名禁北邊俘掠契丹契丹高謨翰寇冀州何福進拒却之契丹饑流民入塞者數十萬口李般病費不能執筆留刻名印用之數民訴訟必歷縣州鐵察使乃諸盡雀不能書者聽執素紙非己事毋得訟野離族反討之劉言告復糶南李數請以田敵稅牛皮聽民私買實河決鄭清帝不受買寔物徐合待請餘萬延遇李濉歸州楊重飼歸執

六

王逵　周以劉言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軍事

地逵攻郴州與南漢將潘崇敗戰敗于鐘石言請移湖南治朗州貢獻賣荼悉如馬氏周人許之

十一　卲業言周主恭後修德恐其南征宜爲之備馮延己復爲相大旱淮可涉民救權于

唐主欲罷桂朝兵延己不可侯訓張勝攻桂州訓死樂走李建勳戍家人勿封土立碑爲開發之堞歐陽廣言邊鎬必衰湖南劉言舉兵陷長沙鎬走言復據湖南湖南請鎬爲邊和何馮延己孫歲罷唐主謂兵可終身不用馮稀尊入朝留之

十六　毋昭裔出私財營學館刻印九經蜀中儒學復

十一　南漢主晟疾立子繼與等五人爲王敢

閼逢攝提格

正丙子二乙亥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一辛未朔

辰五己卯七戊寅十丁丑朔閏正二一日春分十一九日冬至本志四月乙丑熒惑犯靈臺五月辛己犯上熒丙申犯右執法

顯德元　帝祀圜丘赦改元罷儐能賭禮王判內外兵鄴都晉流言帝責諸晨軍士之勸偷思己將不念主賞乃止曹何功而受入侍醫樂翰勤晉王褒粟宜行大事晉王懼密帝命鄭仁誨爲以葬遂決紙衣瓦椅帝命王溥爲河八口恨矣王仁相曰吾無帝命李重進鎬出鎮帝殂世宗拜晉王凍主與契丹鄭位北寇穰令均敗自圍柏入執征馮道諫死帝教爲唐太宗及曰陛下能凍兵過隴州山吞北目東入王彥會符彥鄜超自西入

自洛陽帝郊迎設簠附僭于廟王殷入朗何福進言其壽横契丹寇府州折德扆纂却之帝執王殺殺之誣以謀反帝饗太廟繼及一寔晉王終禮

峻宗榮榮英烈滔其入朝契丹寇鎮定帝賞馬全乂忠於所專命左右劾之高允權卒于紹基謀發位王峻求兼蒲鎮帝不得己命峻領平盧作傳國贊二王峻欲改易李相帝不堪其驕橫貶峻商州帝遣兵屯鄴延高紹基懼始解軍府事以榮榮爲開封尹晉王鄭仁海館遭州殺牛族迎鞠官軍言軍掠之遂與野難族合敗張建武于包山魏仁浦不以私誠廢鄭元昭王仁鎬副樞賓常思進所鑿鎬帝悉以與民契丹張藏英來降田數刻九經板成王殷入朝止之聽唐民耀於淮北毋得載以舟車滑州塞決河契丹寇樂壽帝得寅疾術者言官散財乃儀郊祀作圜丘太廟社稷諸壇於大梁廟主至

七　北漢主閔劉太祖殂韻中原可圖真契丹楊褒合兵四萬南出圖柏敗昭義兵裕其將穆令均北漢主環滿州而南爲周主於高平南楊袞觀周陳

周加弘俶天下都元帥

逵表請復治朗州逵自渾逐朗以周行逵知渾州王度朗說符彥通使去王號受逵命逵曰度朗一言勝數萬兵表劉瑤爲西界都招討使周行逵以勳儉

容蕃盤崇寇郴道州

以王逵爲武安何敬真爲靜江節度使南漢寇全道承州逵遣周行逵銳言以數真將兵衆之至長沙孀言命殺之及朱全琇行逵譖張倣殺之逵驂朗州執言尋殺之復移使府於潭州使周行逵知朗州盤

十二

周徐鉉諫鍇羆貢舉乃復殺之鉉顰田等民田坐流紆州徐鍇誄令馮延奮巡撫諸州亦坐貶

十七　安思讓以驕橫誅罷孫漢部軍瞻命李廷琏等十人分與禁兵

十二　交趾吳昌文來請命以爲靜海節度使殺高王弘數

自五月以後卷第二百九十二

樂愛能等趣遇州以糧之敵帝倍道而進揄兆郭仁謙諫械槊之寅北巢主遇於高平北漢兵甚威衆惱帝氣谷鋭戰纔合愛能何徽先道帝危飄犯矢石實戰太祖謂發承德社稷安危在此一舉相與力戰爲仁瑪曰乘輿受敵安用我軍馬全又曰賊勢已極將爲我擒願陸下按彎徐觀諸將破賊獲張元徽北漢兵大敗樊愛能等遇劉嗣止之嗣不從又敗北漢兵殺王延嗣愛能等閱大捷復還張系傑勸帝行法以籍軍旅帝誅愛能等七十餘人將士始知甲不行姑恩之政賞有功將校數十人命符彥卿王彥超合攻晉陽漢李太后殂汾州珠州降葬太祖北漢民爭迎周軍泣訴劉氏賦役

曰未可輕進北漢主曰勿妄言將戰東北風轉爲南風王得中扣馬諫不從發元徽先犯周右軍右軍遺周主親督戰張元徽乘勝略陳馬倒爲周所殺北漢兵大敗楊袞不救全軍而退北漢主收餘兵阻

劉事始湖南吏民便之行遂請馬民父子著廟子孫乞食又足劾平

之重軍士掠之民失盛吏保山谷命李殺供軍食馮道卒嵐壽州降立符后王彥趙克石州沁州降帝如晉陽忻州降帝至晉陽鄭處謙拒楊袞袞奔契丹處謙以代州降契丹屯忻代之閣遣符彥鄉等屯忻州桑珪等殺鄭處謙史彥超貞契丹戰死折傷殿來朝以爲承安節度使帝攻晉陽不克會久兩引還藥元福謂進軍易退軍難漢所得州縣復入手北高帝偽嵩陵而歸師錦誅帝觀細務甲厚擅棄河西歸黜之乘範緣相寶貞國職司徒隸役同編戶廢鎮國軍王晏使晉黨止致慶安遺承情軍帝謂兵務積不務多百農夫不能營一兵世窯無用者乃大選練歸軍追驍勇斥贏老士

潤水又敗王延劉死北漢主自賜寒嶺北遣晝夜不息儀能入晉陽楊袞屯代州遣王得中求救於契丹汾州遼州降周嵐州憲州降周周王彥超拔石州沁州降周忻州降周周主自攻晉陽不

李金精所向皆克歸事使巡檢貫州縣捕盜李穀塗濱鄆齊扶河

克而去王得中曰家國兩亡晉獨生何益周嘉所得州縣惟桑珪據代州不下攻拔之北漢主憂憤成疾以國事委子承鈞尋殂契丹立承鈞爲帝改名鈞

旃蒙　周世宗 柴　顯德　北漢　孝和帝 鈞

周命我司農曆

單閼　二

二庚子　四己亥　五戊辰

李彝興恥與折德扆並列級周使宰相請攘之帝曰彼展忠力安可攘軍州賀易羊馬丞仰中國趙之何能

十二　嚴續爲相吳廷紹罷錢淮把遂劉仁贈爭之不得周師入殺命劉查眞

十八　周人謀取寮鳳遣趙季札行禎邊備季

十二　殺通王弘鼓

乾祐　八

七丁卯　九丙寅　十乙丑　朔閏九　十月一　日小實　本志　二月庚　壬朔食

爲初舉令錄命王彥趙等波胡重河以限契丹留重臣種言得失帝有削平天下之志欲先取秦鳳展大梁外城詔近臣獻爲君離爲臣不易論攻關邊領王朴謂攻取之道宣先始內政又讀唐可先取以河東爲役圖命王乘向調等肇秦萬廢諸寺策欲賴者三萬餘區秦亂度信尼歲搶曾帳上親餘因宣其宽長吏始親徽裕胡立爲蜀所執帝以發奚在濆州借莫私求終不以公忠得之宰相情罷西師不許景饑龍使豐熙歸錢禁民間鋼器雖佛像亦消之帝曰祈志於蕃斯蔡佛奚朕身可以隋民亦非所情段建雄敗蜀王榷於貧花猜之蜀兵退守育泥趙璣以蔡州降取成附二州帝奘王連舉將

等集之召宋齊丘謀離殿崇鍐知懼寄周敗唐兵趙壽州城下又敗趙山口

札以文武自任言邊將不才請代之命王明建撥行北出周人寇廉鳳命李廷珪高彥傳等拒之趙季札至傷陽澄懼奔轉蜀主新之敗周師於威武城執胡立王實敗於轄花爲周所擒李廷珪等退保實泥實

柔兆執徐

周初用王朴欽天曆二甲子四癸亥五壬辰七辛卯八庚申十一己丑

朔十二日冬至

三

[illegible]

九

世宗 祖

[illegible]

周行逢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十九

[illegible]

十四

[illegible]

自三月以後卷第二百九十三

[illegible]

彊圉大荒落	[illegible]	[illegible]
四	上以功臣子未加[illegible]	[illegible]
天會元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著雍敦牂	三壬午五辛巳七庚辰八己卯十戊寅十一[illegible]	[illegible]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乃臣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
交泰元	改元中[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	[illegible]
南漢	恩赦 侯 大寶 元 [illegible]	

卷第二百九十四

屠維協洽

二丙子 五乙巳 七甲辰 九癸卯 十一壬寅朔 本志六月壬辰熒惑犯心大星

六

安審琦爲家僕所殺 王朴謂禮以檢形樂以治心形順心和而天下治 朴獻律準以定雅樂 朴行汴水立斗門 浚汴水導汴入蔡浚五大渠 減田稅 帝貸民米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解 王朴卒帝以玉鉞卓地而慟 帝如滄州擊契丹 乾寧軍降 帝乘舟命諸將水陸俱進 益津關降 帝登陸而西野次宿衛無一旅胡騎不敢近 瓦橋關降 莫州瀛州降 帝將攻幽州不豫而止 孫行友拔易州 置雄霸州 李重進敗北漢兵于百井 帝還大梁 李筠擊北漢拔遼州 河決原武吳廷祚塞之 留從効求置邸大梁帝不許 帝令鍾謨語唐主及吾時完守備爲子孫計 立符后 立梁王宗訓 帝用魏仁浦爲相曰何必科第 范質王溥參知樞密 吳廷祚爲樞密使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 張昭謂先見安危於未形此宰相器 帝欲相王著范質寢而不宣 帝崩 羣臣有過帝面質之服則捨之文武各盡其用人皆畏其明而懷其惠 恭帝即位生七年 赦 立曹王熙讓等 葬世宗 實使不令唐主靈下受昭

三

契丹命北漢窺周邊會周主南歸而止 周李重進入寇敗北漢兵於百井 李筠入寇拔遼州

李徵古曰乳毋不至邪 又與陳覺勸唐主舉國授宋齊丘但居禁中談釋老 陳喬不肯草詔 覺矯周主命令斬嚴續鍾謨請覆之 放宋齊丘於九華山 竄覺宜州 賜徵古死

齊丘縊死 唐主恨常夢錫不及見 周主令修守備 乃城金陵及諸州增戍兵 議從都豫章 鍾謨議鑄永通當十錢 太子弘冀卒 張洎謂不宜以武功爲謚 鍾謨恃兩朝之寵專橫於國 唐鍾言其與張巒謀反 謨言鄭王從嘉德輕志懦不如紀公從善果敢凝重宜爲嗣 徙從嘉爲吳王知政事居東宮 貶謨於饒州巒於宣州 罷永通錢 建南都 翁殺契丹使者契丹遂絕

二十二

李昊領武信節 李起曰使無舌乃不言 徐及甫謀奉王令儀爲主作亂伏誅

二

鍾允章請誅亂法者宦官惡之誣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并一子殺之 赦 以龔澄樞爲內太師 自是宦官益盛能臣文士名僧皆先下蠶室乃得親近

資治通鑑目錄卷第三十